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二〇冊目次

饗兩狀元編次皇明人物要考六卷

〔明〕焦竑 翁正春輯
明萬曆三衢舒承漢刻本

一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四卷

〔明〕楊廉 徐咸撰
明嘉靖二十年魏有本刻本

一〇三

史外三十二卷

〔清〕汪有典撰
清乾隆十四年淡艷亭刻本

三一七

鐫兩狀元編次皇明人物要考六卷

〔明〕焦竑 翁正春輯

明萬曆三衢舒承溪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題皇明人物要考序

軻天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士者信乎貞元會合淑氣攸鍾聖哲之生不偶也哉

太祖提三尺劍掃胡元混一海宇首重文教越三百餘禩海內文治熙熙矣其間聖賢之生固迢然三王而凌漢唐跨

宋元遠矣其臣下有以功名見則致君

澤民匡儲師保勲在彝鼎有以忠直見則抗疏敢言不避錮鑊而精貫日月有以文學見則擬危科撰國史沛王教登文明之域有以武畧見則剿亂孽平胡寇振王矣破夷虜之膽間或有遂巢由之志慕夷齊之清者亦樂道忘岳之道

執也有懷斯篇之奸滔檮杌之邪

殞身覆族之餘孽也然我

國家濟、古之孝熙、文物之盛終非微奸小隙戕之也君子上邇洪永宣然之化下敷弘正嘉隆之盛則人賢文物始末出處昭々可攷况今

聖天子御極其曰王者興可謂超三越五

矣嗣是而名世出當必有出類拔萃

矣余於

昭代慶故欣然引其首云

萬曆甲午撰

翰林院侍讀普江沈我李廷機謹題

大明臣論斷

崔銳安陽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翰林庶吉士正德

田一橋論曰文敏崔銳字子敬

諸卿皆謂曉之官事崔銳字子敬

獨銳長揖為我朝廷砥柱

而後諸卿見之皆長揖焉他如

以力言沮朱卷之楊皇祖故

維持正論銳其居首哉

楊道評曰世亂識忠臣歲寒知松柏

敏當開奴到理得志之日諸卿皆渴跪而文敏獨

為士風樹一幟遠長揖而不禮世謂眾人皆醉我獨

醒眾人皆濁我獨清文敏足以當之矣

胡世寧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安撫官正德間

歷仕四十餘年天性廉約衣食糶

且也愛惜人才志存經濟無不言無不盡十

陸五日定主... 九日惜人才... 於壞哉

焦竑評曰世宰居官清約廉而能為親其歷仕四十餘年衣食如寒士雖有積俸之資自恒忍而不敢再觀其疏寧王之反救九疇之殺寧其宇宙間人豪哉

大明君論斷

穆宗莊皇帝... 緊論曰我帝之嗣位也以仁義為麗以道德為威初

銖銖嚴刑峻法以厲民也帝嘗極之復詔四方諸亦未

什之帝廷者皆祖宗之遺也帝曰朕法以嚴為宗

之朕今日論位不談有所則以故善政播揚于海宇朝

野謳歌于中外朕特惜夫享國未幾年而奉山告

頽向之四海謳歌者轉而為淚泣大痛哉帝也何其

享不長哉

穆宗總論評穆宗皇帝之嗣位也能奉遺詔尊禮元

老斥逐方士此其守成令主已出一頭地矣何也

有武皇之寬易則難多矣落不可無世宗之嚴殺

其美主間出劉乘豆濟以奉德萬無疆之業故夫

大明臣論斷

海瑞 廣東人登嘉靖甲子舉人初授邑尹善於治民

唐文獻 諱曰海後鍾璽璵璠璩故其性喜直道手節耿

厲廉介成謠閭閻交頌清風播揚海隅生靈咸蒙其澤

破膽狐狸亦寒心矣曰對像安適安適則臣臣乃隆曆之

間朝郡肅清公之力也丹青之報豈大明同朽哉

劉應秋曰直言質主漢之汲長孺斷果決 春之

包文拯也若海公者其我明之長蘅我明之文極也

欽惜也朝臣忌之終于無補使稱宗任以台人加以

相位則已而振舉治化必行于今如斯而已乎

各伊仁 山人上疏諫作漳漳縣馬氏財商羊之盜

不避刀鎗特若龍驤夜之飲擬為商糾 達于之危視若坦途

君名南相申時行許國謀欲殺之乃加誣三件輕辭

而罔視垂竹帛而永休壯哉

鄒元標 江西南昌人進士授刑部主事

焦竑斷曰仕籍未登已厭豺狼之當道官箴始膺

中本也

人物考

整之橫金 未幾拜為御史大夫

許身殉國忘寡母之昊天 母死哀哭旬日

捐軀報主繼先忠之為國 國無二主

點不易展禽之直莫尚 無去此則以化

可此德之加豈極下一死自擬殷士之仁可同 必與

等同一人也 朝廷拔肅臣工欽祗直聲動乎天下

氣充塞兩間雙忠 數命與謝沉寢冷處雙忠

萬古垂休也

羅島化曰然鄒公者直殷動于海宇廉一流于後世

當世貪夫媚人比比然有可不厚人之鄒老耶

人物考

人物考

人物考

人物考

人物考

人物考

大皇帝功臣考

洪國公丘 福 成國公朱 他 英岡公張 輔

第二心 黔國公承 晟 也國公不 朱 永

成陽侯張 武 恭寧侯吳 忠 成

保定侯孟 忠 同安侯火 忠 成

靖安侯王 忠 玄誠侯王 忠 成

隆平侯張 信 安平侯 忠 成

思恩侯房 寬 寧遠侯 忠 成

清遠侯王 友 寧遠侯 忠 成

寧陽侯 忠 寧遠侯 忠 成

安陽侯郭 恭 恭順侯吳 忠 成

定面侯蔣 貴 興安侯徐 忠 成

昌平侯楊 共 保定侯梁 忠 成

南和侯方 葵 武平侯陳 友 忠 成

平江侯陳 懷 懷寧侯孫 鍾 忠 成

襄城侯李 璣 威寧侯仇 欽 忠 成

臨淮侯李 性 定遠侯鄧繼沖 忠 成

平江伯陳 瑄 武義伯王 瑄 忠 成

遂安伯陳 志 安鄉伯張 興 忠 成

永新伯許一 成 建平伯高 福 忠 成

恭順伯吳允 誠 永順伯薛 斌 忠 成

武進伯朱 榮 忠 成

仁宗皇帝封榮考 保定伯梁 銘 忠 成

清平伯吳 成 崇信伯費 忠 成

新建伯李 玉 泰化伯滕 忠 成

英宗皇帝兩朝封榮考 會川伯趙 安 忠 成

修武伯沈 清 永寧伯譚 忠 成

平鄉伯陳 懷 忠 成

定襄伯郭 登 忠 成

南寧伯毛福壽 忠 成

海寧伯董 興 忠 成

武功伯徐有貞 忠 成

昭武伯曹 欽 忠 成

憲宗皇帝封榮考 靖安伯和勇祖 忠 成

○當今皇帝封榮考

寧遠伯李成梁

文臣拔尤考

弘文館學士宋濂

大學士具伯宗

吏部尚書詹同

刑部尚書開濟

禮部尚書陳遇

御史會鳳韶

按察使王良

大學士楊溥

大學士李善

大學士高穀

文和公劉琨

文恪公王鏊

文忠公楊廷和

忠安公胡濙

文靖公金善

文穆公胡廣

文懿公呂原

翰林修撰舒芬

御史中丞章溢

大學士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翰林學士王禕

大學士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忠宣公黃福

肅愍公于謙

恭定公年富

第四卷

襄毅公李

文肅公錢

文恪公耿

莊毅公王

文敏公魏

文毅公倪

文安公林

都御史王

文懿公章

文肅公何

恭毅公王

文莊公邵

第五卷

吏部侍郎張元

文肅公謝

戶部尚書雍泰

右都御史顧佐

左都御史黃綬

提學副使宗

給事中張

文靖公王

文莊公葉

盛

文襄公周

文毅公李

文肅公錢

文恪公耿

莊毅公王

文敏公魏

文毅公倪

文安公林

都御史王

文懿公章

文肅公何

恭毅公王

文莊公邵

吏部侍郎張元

文肅公謝

戶部尚書雍泰

右都御史顧佐

左都御史黃綬

提學副使宗

給事中張

少保保胡宗憲

忠定公韓文

文忠公王

文襄公周

文毅公李

文肅公錢

文恪公耿

莊毅公王

文敏公魏

文毅公倪

文安公林

都御史王

文懿公章

文肅公何

恭毅公王

文莊公邵

吏部侍郎張元

文肅公謝

戶部尚書雍泰

右都御史顧佐

左都御史黃綬

提學副使宗

給事中張

少保保胡宗憲

忠定公韓文

文

文

文恪公吳 荅教公摩 荅教公鍾 同 荅教公章

忠愍公楊繼盛 按察使楊 瑄 白沙公陳憲章

文毅公羅 綸 端敏公胡世寧 忠烈公孫 燧

忠節公許 達 清惠公耿九疇 文端公周 經

文恪公楊 廉 文簡公毛 澄 都御史陳 壽

忠宣公劉大夏 襄惠公洪 鍾 巡撫 林 俊

第六卷

都御史吳廷玉 文襄公唐 龍 郎 中黃 璽

都御史羅 遜 尚 書軒 親 襄毅公韓 雍

御史陳茂禮 巡 撫高 明 副 使夏 寅

人物考 名目 正 卿夏時 正 會 事王 琦

恭愍公陳 遜 副 使李夢陽 副 使何景明 按察使李 攀 龍

副 使李夢陽 副 使何景明 按察使李 攀 龍

禮部郎中况鍾 通 判祝允明 節愍公劉 儁

侍郎節愍公陳洽 尚書忠肅公郝 楚 學士忠愍公劉 球

名 儒吳與弼 檢 討莊 杲 給事中賀 欽

庶吉士鄒 智 盧廣公蔡 清 中烈公孫 燧

端敏公 世寧 新建伯王守仁

神廟狀元編次皇明聖考卷之二

渭陽集 茲編次

聖朝帝王考

三衛可承漢重梓

太祖高皇帝諱孟也注宋氏諱元璵字國瑞仁祖第四子初潛龍黃冠寺至正十五年起義兵丁酉年下金陵置江南行中書省為右丞相封吳國公丁未即吳王位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即皇帝位諱大明洪武在位三十一年崩壽七十一葬南京孝陵神烈山立后馬氏徐王馬公文也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崩壽五十四合葬孝陵

卷之二

太祖有二十五子長懿文太子早夭泰憲三樓第二子晉恭王桐第三子燕王第四子周定王構第五子楚昭王楨第六子齊王棣第七子魯王梓第八子趙王杞第九子魯荒王檀第十子蜀獻王椿第十一子湘獻王桓第十二子代簡王桂第十三子肅莊王讓第十四子遼簡王植第十五子衡王純第十六子寧獻王權第十七子岷莊王榑第十八子谷庭人德第十九子益王松第二十子藩簡王模第二十一子安德王棖第二十二子唐定王梈第二十三子鄧靖王棟第二十四子伊豫王楊第二十五子下孫王太祖關乾轉坤取天下於胡元之手自虞以來惟我朝得天

下為正而功成之後享三十二年一盛也聖壽七十有一二盛也自江左併中原三盛也太子諸王二十五人公主一十六人皆受冊封四盛也國紀之于此建文帝諱允收太祖遺詔入皇太子次子也洪武二十五年冊為皇太子高皇帝崩即皇帝位政元建文在位四年及靖難兵入金川門宮中火起成祖自帝祖或言其發姓名有一大臣隨之出及老婦中國題詩金山寺云滾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見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春穀哭未休始知其為建文君云云及至京入西內不知所終

張子曰太祖都金陵諸邊塞遠者逾六七千里北虜出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脇邊諸王俾得提兵防禦舊制也厥後地大權重易以驕僭勢使然矣蓋臣為國家計久遠懷實生之憂以行主父儼之策寬其時事遂以歲月勸其分王子弟優游漸漬得樂而行之地不削而自削矣夫何諸君急于成功是以動天下之兵也夫漢之吳王濞山黃海之削猶可言也我朝周岷湘代未聞有吳王之罪然故而驟削之為禍豈淺小哉亡何而靖難之師興矣以當時庫都高拱諸人素疏章臺在也執柄者方且討周禮以官名易制度奚益哉其美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可愛而至子胤

祖文自滿。據太昭第四子元至正二十年四月七日
 生高皇后馬氏出也。初封燕王。建文二年。起兵。四年六
 月十七日。即皇帝位。改元永樂。在位二十二年。崩於榆
 木川。壽六十五。葬長陵。廟號太宗。高皇后徐氏。中山武寧
 王徐達女也。永樂五年。崩。壽四十六。合葬長陵。成祖之
 子四仁宗。皇帝。長也。第二漢族。人高。順。第三趙簡
 王高。隱。皇帝。少子。高。瑄。也。未受封。馬文皇帝。信。起事至
 下京師。大小百餘戰。皆身冒矢石。即位之後。四征北虜
 三下南。又舟車之地。無間。大小遠近。悉奉琛珍。玉若
 芻。刺。滿。刺。加。多。魯。漢。斯。等。處。新。受。朝。命。為。王。者。殆。三。十
 餘。國。東。遼。遼。水。越。越。女。直。野。人。元。良。哈。之。地。之。特。都。更。衛
 所。設。官。統。治。約。三。百。處。而。面。部。落。數。百。種。皆。重。譯。來。附
 此。足。想。見。其。功。德。之。純。盛。者。也。
 解。縉。序。四。夷。咸。貢。詩。曰。皇。帝。臨。大。寶。之。明。年。紀。元。永
 樂。嘉。祐。前。二。共。歸。仁。壽。一。德。威。平。休。祥。照。應。民。安。物
 阜。四。夷。畢。來。東。若。朝。拜。日。本。進。軍。東。南。若。琉。球。山。中
 東。北。有。安。南。占。城。西。南。海。東。洋。爪。哇。暹。方。緬。甸。水。邦
 孟。定。麓。川。咸。遠。八。百。老。摘。里。車。面。若。烏。思。尼。刺。西。北
 提。吾。甸。奴。哈。迷。遠。者。莫。高。朝。聞。夕。引。奉。貢。儀。物。皆。至
 京。師。其。文。辭。禮。述。盛。德。對。揚。為。休。誠。服。心。悅。發。自。羊
 外。殊。音。重。譯。異。夷。奇。詭。獻。飲。飲。詠。歌。無。已。唐。虞。盛

滿天下。惟書成。神光。如日月之照。雲行
 雨施。妙運。莫測。無雲拱手。於穆清而有生之類。利
 見于四方。萬里之遠。我。時。時。時。時。之。永。車。來。王。而
 不能已。吾民何幸。而錄茲。其。實。實。實。一。時。也。朝之
 群臣。亦咸。相。謂。成。有。三。苗。之。征。周。公。有。及。秋。之。膺
 宣王。遂。震。而。秦。漢。及。隋。波。弊。中。國。力。夫。之。爭。無。時
 或。寧。唐。宋。石。極。上。天。厭。罪。命。我。太。祖。高。皇。帝。起。而。定
 之。不。定。而。從。不。言。而。化。八。表。同。風。四。十。餘。年。皇。帝。以
 聖。繼。聖。比。隆。唐。虞。殊。方。歸。命。者。接。迹。而。至。宜。有。詩。歌
 垂。之。頌。歌。執。遠。古。而。通。之

太宗昭皇帝諱高彥成

昭皇帝諱高彥成。祖第一子初封為燕世子。永樂三
 年。立為皇太子。成祖崩。隨登太寶。改元洪熙。在位一年。
 崩於欽安殿。壽四十八。葬獻陵。后張氏。彭城伯顯之女。
 也。及正統七年。崩。合葬獻陵。仁宗之子十八長。即宣宗
 也。第二子。鄭靖王。瞻。堦。第三子。趙靖王。瞻。堦。第四
 子。顯。獻。王。瞻。堦。第五子。襄。憲。王。瞻。堦。第六子。利。憲
 王。瞻。堦。第七子。淮。靖王。瞻。堦。第八子。澤。靖王。瞻。堦。
 第九子。梁。莊王。瞻。堦。第十子。衛。宗王。瞻。堦。內若
 昭國王。則見帝系也。
 宣宗章皇帝諱睦。仁宗第一子。永樂九年。立為皇太子。
 仁宗即位。立為皇太子。孫仁宗。崩。即皇帝位。改元宣德。在
 位十年。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八。葬景陵。廟號宣宗。初諡

胡氏都督榮之女及宣德三年二月以多子
請開居別宮正統八千十一月初五日薨諡靜慈仙師
葬金山原不稍廟雖后孫氏太保安國公忠之女初冊
封爲貴妃及胡后就開冊孫氏爲皇后天順二年薨合
葬景陵生英宗皇帝附于廟宣宗生二子皆爲帝長英
宗也係后孫氏出次即景皇帝也係賢妃吳氏出英宗
北據及復辟景皇帝仍爲祁王云宣宗女二人

陳建曰宣廟英武適于成祖故能平內讎安外夷皆
躬履戎陣如摧枯拉朽然所以然者由宣廟爲太孫

時當因循講武從成祖北征者知用兵故遂能如此
由去國初未遠乘祖宗百戰之餘威將士習于戎陣

卷之一

戰勝攻克固非偶然也至正統之末國家承平已久

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遂至麥臺之禍

故建嘗謂正統土木之變宣德遺化之役諒之也

英宗廢皇帝諱和鐸宣宗第一子宣宗即位立爲皇太子

宣宗崩即皇帝位改元正統十四年八月北狩元月初

六日薨爲太上皇帝景泰元年八月還居南宮是七年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復登帝位八年正月十七日薨

於乾清宮壽三十葬裕陵廟號英宗后錢氏中軍都督

追封榮昌伯貴之六至成化四年薨合葬裕陵又皇后

周氏宣宗生母也慶雲伯追贈寧國公能之女至弘治

十七年薨合葬裕陵宣宗之子九人即憲宗第二子德

莊王是海第五子見選才愛封爲第四子諡莊王是
澤第五子秀懷王見謝紀第六子尊簡王見澤第七
七子吉簡王見淡第八子忻穆王見治第九子徽
莊王見沛第十子英宗女子八人

陳建曰英廟以一八之衆而行事前後大徑庭何耶
蓋初以幼冲即位生長深宮未諳世故故王振得擅

權誤國天下幾危及北狩時年而監險阻備嘗情僞
悉知登大寶遂躬親政務屏遠權奸精明之治光

于均考

景皇帝後祁鈺宣宗第二子賢妃吳氏所生初封祁國王
正統十四年英宗北狩乃即皇帝位尊母吳妃爲皇太

后景泰八年英宗復辟仍爲祁王是月薨壽三十諡曰
廢爲祁王妃正德元年薨合葬金山再立皇后杭氏以

天順元年廢而死當兄皇之北狩則攝步以維艱遠神
器之有歸則服藩以多澁惜乎未幾而遽薨且又之嗣

而罔繼靖言思之良足致慨

陳建曰景帝多難之際能任賢選將南征北距轉

危爲安易亂爲治其功偉矣然不欲奉迎英廟只此

一事不是然而英廟之歸實由於此何也蓋無意於

迎者乃所以迎之也不欲其歸者乃所以趣其歸也

此妾在帝不知之時也。遂因亦不覺之。趙侯嘗問趙
奉迎則彼以爲所重在此虜必快嘗尋質如宋之徵
欲迎請愈勤而金不可得然不急其君而無意於迎
則彼以爲與花交質而無用若歸之以對恩此
漢高姜受之選語所以謂敵而致大適爾使遇五湖
之復歸天也非人也雖然亦會遂具通爾使還五湖
劉石阿骨打奇溫溫輩爭中國爲帝國豈但如是乎
意宗純皇帝證見濟英宗第一子太后周氏所生初名
深都王福政冊爲皇太子景宗三年降封沂王天順元
年改今諱復立爲皇太子英宗初卽皇帝位在位二十
三年崩于乾清宮壽四十一葬茂陵廟號憲宗后王氏
中軍都督追贈皇國公鎮之女至正德十三年崩合葬
茂陵憲宗之子十有四其第三子卽孝宗也第五子岐
惠王祐楹 憲宗第六子益端王祐楨 第七子衡春王祐
樞 第八子雍靖王祐檣 第九子壽定王祐禧 第十
子成化十九年生尋以本年死第十一子汝安王祐
棹 第十二子涇蘭王祐楫 第十三子榮莊王祐樞
有第十四子申懿王祐楫 憲宗女六人
孝宗敬皇帝諱祐楹 憲宗第三子太后紀氏所生憲宗卽
位立爲皇太子憲宗薨尋登太寶踐元弘治在位十八
年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六廟號孝宗葬泰陵后張氏壽
寧侯追封太保昌國公亦之女至嘉靖二十年崩合葬

秦陵孝宗只有二子長即武宗也次子爲悼王厚善
被孝宗御極首開經筵尊禮儒臣次選官僚堪任六
部立預備倉而民生賴築張秋隄而河患除止上納
劄而仕路清招商開市益利溥矣銀用熟番世澤遠
矣經略哈路高命將臣邊備飭美他若臧上供畏天
戒選民壯謹條例疏錢法列職官姓名召輔臣顧問
委顧命得人明習國事勵常國治約諫聽言之美尤
三代而下不易得者八十年之治風有由哉
武宗教皇帝諱厚昭孝宗第一子太后張氏所生立爲皇
太子孝宗崩遂即皇帝位成元正德在位十六年崩壽
三十一廟號武宗葬陵陰三后夏氏慶陽伯僊之女嘉
靖十四年崩合葬慶陵附于廟武宗無嗣辭臣奉太后
命迎興世子而入繼大統云
陳建曰正德間瀕危者有數事焉逃瑾泊天八黨亂
政無異於漢五侯十常侍唐元和甘露之黨也流賊
之擾過及於兩畿山東河南川蜀江面之境無異於
漢黃巾唐僞巢元紅巾之亂也賓藩蓄怨之變無異於
於漢七國晉八王之禍也召邊兵入京師無異於何
進召董卓之亂也武皇帝之變李盈朝政在下臣巡
遊燕樂荒蕩萬民異於秦隋漢唐之季也嗚呼前
代有一于此未武不亡正德朝養是數者而國家安
如磐石豈非天與

世宗肅皇帝諱福臨，宗第二子，獻皇后所生。武宗無嗣，帝以興世子奉迎入繼大統。四月二十二日，即皇帝位。改元嘉靖。在位十五年，崩於乾清宮，壽六十。廟號世宗。葬元陵。皇后姓陳氏，泰和伯陳萬言之女。嘉靖元年，冊立為皇后。七年十月初二日崩，諡曰悼靈。葬天壽山。改諡孝潔穆宗。即住還葬永陵。附于廟。廢后姓張氏，錦衣衛指揮僉事張樞之女。初封順妃，繼立為后。五年而廢。又四年而薨。改曰繼后。葬金山。孝烈皇后姓方氏，平安侯銳之女。初封為德妃，後冊為皇后。十三年而崩。諡孝烈。先入永陵，玄宮附太廟。及穆宗即位，加上尊號。遷主祀別殿。世宗之子八長次俱卒。天第三子即穆宗。

穆宗，世宗第四子，景恭王戴鼎第五子，福陽王戴垣第六子，成懷王戴鼎第七子，肅親王戴慎第八子，均恩王戴祿。

穆宗莊皇帝諱常，世宗第三子，嘉靖十六年冊封為裕王。世宗崩，即皇帝位。改元隆慶。在位六年，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六。廟號穆宗。葬昭陵。皇后李氏，德平伯銘之女。嘉靖三十二年封為裕王妃。三十七年薨。葬金山。隆慶元年，諡曰孝懿。皇后六年又加上尊諡，合葬昭陵。附廟。皇后陳氏，通州人，明安伯景行女。嘉靖三十八年封為裕王妃。隆慶元年，冊立為皇后。六年今上即位，尊號曰仁聖皇太后。萬曆六年三月加號懿安。十年仍加。

號康靖皇太后。李氏，宛平人，武清伯僎之女。隆慶元年冊立為皇貴妃。今上即位，上尊號曰慈聖。皇太后萬曆六年加號昭文。十年加號明肅。穆宗之子四薨，懷太子早夭。聖上其次也。第三子靖悼王初封藍田，而薨。隆慶元年，追今封賜諡。葬金山。第四子潞王，今上皇。上御名鉅鈞。穆宗第二子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八月十七日生。隆慶二年立為皇太子。六年穆宗崩，乃即皇帝位。改元萬曆。

慶成王生一百子，俱成長。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宣國將軍，每會紫王，坐座不相識，而人皆隆準。此古今極異事也。

○公主駙馬考

曹國長公主高皇帝姊也。下嫁李貞公主薨，徵時洪武元年冊為龍而公主貞拜駙馬都尉，封恩親侯。三年貞進封曹國公主。如國號十一年貞薨，追封龍面王。

又下嫁王七一，洪武元年追封太原長公主。七一贈駙馬都尉。

慶陽公主，皇兄蒙城王女也。洪武元年封為慶陽公主。女夫黃琛為駙馬都尉，累官中都留守。食舊守俸。公主祿五百石。四年召為慶陽郡主。永樂二年卒。

○高皇帝十六女

臨安公主，皇長女也。洪武九年下嫁駙馬都尉李祺。太。

師師國公善長子也走年始定公主禮二十四年大

師賜死公主尋薨以憂卒

當國公主 高皇帝第二女也十一年下嫁駙馬梅殷

汝南侯思祖子也用事建文時至永樂二年以嫌中離

死謚榮定官一子都督同知二子指揮使主後稱大長

公主以二十三年薨

○第三女未詳

安公公主 高皇帝第四女也十四年下嫁駙馬歐陽倫

二十八年倫以私販茶獲殺

安寧公主 高皇帝第五女也十五年下嫁駙馬陸賢吉

安侯仲亨子也

○第二女未詳

懷慶公主 高皇帝第六女也下嫁駙馬王寧洪武三十

五年封永春侯尋削爵

太名公主 高皇帝第七女也十六年下嫁駙馬李堅指

倭食事贈都指揮使英子也堅以建文初封樂城侯北

征陣亡主後稱大長公主宣德元年薨

福清公主 高皇帝第八女也十八年下嫁駙馬張麟鳳

朔侯龍子也永樂十二年薨

壽春公主 高皇帝第九女也下嫁駙馬傅忠頤國公友

德子也主以二十一年薨亦不食而死

○第十女未詳

南康公主 高皇帝第十女也二十一年下嫁駙馬胡

永嘉公主 高皇帝第十二女也二十二年下嫁駙馬郭

鎮武定侯英子也建文元年鎮平王後稱大長公主

○第十三女未詳 ○第十四女未詳

汝陽公主 高皇帝第十五女也二十六年下嫁駙馬謝

達都督食事彦子也

寶慶公主 高皇帝第十六女也永樂十一年下嫁駙馬

趙輝府軍前衛千戶也主以正統中薨輝至成化十二

年始卒

○熱入太子二女

江都郡主 文太長女也洪武十三年下嫁儀賓耿

長興侯炳文子也建文初造郡主為公主儀賓為駙

馬後瑞奪職主亦降郡主

○第二女未詳

永安郡主 太宗長女也洪武末下嫁儀賓袁容右都督洪

子也三十五年進郡主為公主儀賓為駙馬加封廣平

侯洪熙元年止食本縣宣德元年復主以年薨容

以宣德四年卒贈國公諡忠穆

承平郡主 太宗第二女也下嫁儀賓李讓永樂元年進

郡主為公主儀賓為駙馬加封富陽侯讓以永樂二年

卒贈景國公諡恭愍子茂方舉二十二年奪爵主以宣

第六女以強壯五歲
○睿宗皇帝四女

嫡第一女康第二女梓潼 嘉靖四年追封一文為長寧公主二女為善化長公主

永福長公主 睿宗第三女也嘉靖二年下嫁駙馬鄧景和四年主薨三十一年景和以辨直削爵為民流徙吳

邵隆慶元年復爵三年薨諡榮顯

永安長公主 睿宗第四女下嫁駙馬謝詔 年主薨四十一年詔卒贈少保

○世宗二女 皇長女嘉靖二十四年下嫁駙馬李和隆慶三年和卒

安泰公主 第三女嘉靖二十六年下嫁駙馬許從誠隆慶五年主薨

○穆宗六女 長公主萬曆九年下嫁駙馬侯拱辰

長公主萬曆十年下嫁駙馬梁 月餘卒

長女達來公主 次女太和公主俱早卒隆慶元年追贈

長公主十五年下嫁駙馬馬輝

次公主十六年下嫁駙馬王昂

開國元勳考

國公李善長直隸定遠人初以書生從起義歷中書省

參議參政中書左相國吳元年平張士誠以帷帳轉餉

功封宣國公洪武三年以中書左丞相追封加太師授

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參軍

國事食祿四千石四年致仕十年起總中書省大都督

府御史臺事明年削祿千八百石二十二年坐流言自

殺奪封長子祺駙馬都尉永樂元年卒子芳留守衛

指揮指揮食事芳卒子恒保葉恒子誠誠子宣宣子

魏國公徐達直隸鳳陽人從起義為首將歷大元帥同食

樞密院事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書左丞相相國

吳元年以平張士誠功封信國公洪武三年為中書右

丞相征虜大將軍以平中原功進封加太傅授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奉軍國事食

祿五千石仍以大將軍北征及守北平十八年薨子輝

祖嗣初名允恭永樂元年以不附靖難師下獄削爵五

年卒子欽嗣十九年削爵二十二年復封尋薨子顯宗

嗣正統十二年薨無子弟承宗嗣天順七年薨八年子

伯嗣正德十二年薨孫鵬舉嗣萬曆元年子邦瑞嗣十

六年薨子惟志嗣承宗備鴻臚寺左司官督留京守備

郭國公當遇春直隸澤州人從起義歷中翼大元帥樞密

院中書參政平章政事吳元年以平張士誠功封後

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洪武二年以中書

平章軍國重事征虜左副將軍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子茂襲封鄭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右柱國祿三千石二十二年以金山營哈出
誤機事安置廣西平賊封弟曰開國公永樂元年以不
附靖難師安置雲南之昭安早子繼祖繼祖子寧寧子
儀弘治五年詔復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紹襲
紹卒子經襲經卒子鳳襲鳳卒子玄振襲

曹國公李元忠直隸府胎人帝嫡子初賜姓朱尋復歷帳
前親君副都指揮使同僉樞密院浙江行省右丞平章
政事洪武三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平江南中原功封授
開國輔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知軍國
事務

子景隆嗣後以征虜大將軍拒靖難師永樂元年降附
加祿一千石四年下獄幽死國除弘治六年詔玄孫瑋
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源襲卒子性襲見永樂以
後列侯表

宋公馮勝直隸鳳陽人初名國勝改名宗異復名勝與
其兄國用從義起歷元帥帳前親軍都指揮使同僉樞
密院都督同知洪武三年以銀青榮祿大夫大都督府
右都督太子左詹事征虜右副將軍平中原功授封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知軍

國事祿三千石累為征虜大將軍破北虜有功二十八
年以有宿過不食卒國除

衛國公鄧愈直隸虹縣人從義起十六為管軍總管歷元
帥樞密判官湖廣行省參政右丞平章政事洪武三年
以右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為征虜將軍平江左淮功
封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
同參軍國事祿三千石進大都督府右都督累為征虜

右副軍征面將軍平面堯有功九年薨子道子鎮嗣政
封申國公亮無干弟銘指揮義事子源富嗣尋卒永樂
間子繼挺襲挺子炳弘治六年復為南京錦衣衛指揮
使卒子繼坤襲

右開國公王與約生封公元甘一者也
意國公歐普莊江西人唐子以爲漢文相舉章州降附因
故封授之吳元年薨子文廣為江西省參政係流爵不
得襲
楚國公廖永安直隸吳縣人以舟師降附為同知樞密院
破張士誠兵深入被執不屈詔還封之尋卒無子第
永忠代任

信國公湯和直隸濠州人從起義為首軍總管歷大元帥
同僉樞密院御史臺右御史大夫子諭德備將軍洪
武三年以定中原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中書侯食祿千五百石尋為征面將軍

四川總大都督十二年遣封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祿三千石二十八年薨長子都督會事鼎先卒追贈信
世子鼎子歲早卒晟子文瑜文瑜子傑病廢無子弟繪
繪子紹宗弘治六年詔復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
嗣國公傳友德直隸省州人歲辛丑率眾歸附授指揮洪
武三年以江淮行省參政從平中原功多封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顧川侯食祿一千五百
石進大都督同知四年為征虜前將軍平蜀十七年以
征南將軍平雲南進封祿三千石勳為特進右柱國世
襲總兵征北虜有功二十七年平靖難後子孫坐方
黨不得嗣國除

卷之一

涼國公藍王直隸定遠人鄂國公常遇春孫弟從軍有功
歷指揮大都督府會事洪武十二年破西番功封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永昌侯祿二千石流寓十七
年以左副將軍平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二十一年以
征虜大將軍破平可汗進封祿三千石二十三年再以
功加祿五百石二十六年坐不軌族誅國除
延安侯唐勝宗直隸涿州毛城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同
知大都督府事平江淮等處功多封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世襲祿如故祿千石七年贈
千石二十六年薨追論奸黨國除
吉安侯陸仲亨直隸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同知大

王

重刊

卷之一

江夏侯周德興直隸濠州人後起義洪武三年以湖廣行
中書省右丞平江淮等處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侯
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八年坐亂宮苑國除
淮安侯華雲龍直隸濠州定遠人洪武三年以同知大都
督府事燕王附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平
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侯如故祿千五百石七
年增千石鎮廣東召還奪祿薨國除
濟寧侯顧璘直隸濠州人洪武三年以大都督府副使從
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督府事
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二年薨子敏嗣後追論時
奸黨國除
長興侯耿炳文直隸濠州人元帥若用三子從起義洪武
三年以泰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從平中原功多
封階勳號襲如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
永樂二年以舊嫌自殺國除
寧江侯陳德直隸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大都督府
會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
督府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一年薨子鏞嗣從
征雲南戰死無子國除
寧昌侯郭子興直隸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大都督

王

重刊

用僉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督府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六年薨二十二年子振榮薨無子國除

六安侯王士直隸臨潁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平陽衛指揮使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督府僉事祿九百石七年增一千六百石十九年薨子咸嗣二十三年坐法失侯為安衛指揮卒子斌調清平衛

梁陽侯鄭遇春直隸涿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朔州衛指揮副使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督府事祿九百石七年增一千六百石二十三年薨

平涼侯費聚直隸臨淮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大都督府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督府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二十六年薨子超光戰死孫寵襲指揮坐法謫交趾國除

江陰侯吳良直隸定遠人從起義光祿為江陰衛指揮使洪武三年以大都督府僉事戰守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督府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四年薨子高嗣永樂二年坐嫌失侯洪熙元年謫戍海南

海侯吳祚良之弟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吳子府左相兼大都督府僉事戰守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督府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二年薨子忠嗣

都督府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二年薨子忠嗣永樂初坐法失侯

南雄侯趙庸直隸廬州人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中書右丞兼太子副詹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二十六年坐監獄論死國除

德慶侯廖永忠直隸巢縣人楚國公永安弟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中書省平章政事兼同知詹事院事于楚浙閩廣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四年以征面左副將軍平獨功多七年增祿千石八年坐奢僭修死祿之子棧嗣十七年薨黨事發國除

南安侯俞通源直隸巢縣人贈國公通海弟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江淮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從平閩楚等功多封階勳號襲同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加千石二十年薨黨事發子祖從誅不得嗣

廣德侯華高直隸和州人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從平江淮功封階勳號襲同延安職如故祿六百石四年薨無子國除

營陽侯楊璟直隸合肥人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同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五年薨子通嗣二十年坐法失侯為靖定衛指揮使

蘇春侯康錫湖廣蘄州人故大都督府同知兼太子左率
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柱國新國
公茂才之子以父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祿十五
石七年增千石十五年南征亮于軍于淵嗣生法侯
永嘉侯朱亮祖直隸六安人爲元將被殺故不誅洪武三
年以浙江行省參知政事累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
祿十五石七年增千石十三年自廣東召還祿死子
暹以府軍衛指揮使坐法同杖死國除
藍川侯胡美湖廣漢陽人初名廷希以避高帝牛敗傷
漢陳友諒丞相舉南昌降附洪武三年以中書平章政
事兼同知詹事院事累平南功封謀章侯階勳號襲如
延安祿千石七年增千石一
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加千石十三年復以犯
常平諱改封二十六年坐監獄論死國除
第平侯韓政河南睢州人吳元年降附洪武三年以山東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累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職如
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加千石二十六年坐監獄論死國除
宜春侯黃彬不詳其里八月辛丑洪武三年以江西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累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祿九百石
七年加千六百石十七年薨追諡好賞國除
宣寧侯曹良臣直隸安豐人壬寅率衆降附洪武三年以
山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累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
祿如故祿九百石五年北征戰歿子泰嗣薨無子國除

河南侯梅思祖河南歸德人洪武三年以湖廣行中書省
右丞累戰功封階勳號如延安祿九百石七年加一千
六百石十五年薨子義不得嗣以指揮吳選遷東都指
揮使
河南侯陸聚不知何許人仕元爲同知樞密院事崇徐邵
二州降附洪武三年以山東行中書省累戰功封階勳
號襲如延安祿九百石七年加一千六百石十三年薨
無子國除
永城侯薛顯直隸沛縣人自盱眙歸附洪武三年爲江淮
行省右丞累北征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祿千五百石
鈔捏殺人論海南削祿三分之一四年召還七年加千
石二十年薨二十六年追論監獄除
東勝侯汪興祖直隸巢縣人初爲張瑄勝義子冒其姓後
復洪武三年以大都督府同知從平中原功封祿千五
百石有過不給券六年征蜀戰歿還其封無子國除
西平侯沐英直隸定遠人初以義子賜姓名朱文英後復
洪武十年以大都督府同知討西番功封祿二千五百
石是時除特進榮祿階勳柱國號襲同洪武三年功臣
例鎮守雲南二十五年薨子春嗣三十一一年薨子晟嗣
安慶侯仇成直隸舍山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
從破西番獲功封階勳同西平祿二千石流爵子孫
指揮使十七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二十三

平亮子泰嗣後絕

永平侯謝成直隸濠州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安慶侯祿二千石二十七年坐法下獄死

鳳翔侯張龍直隸濠州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安慶侯祿二千石二十七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三十年亮

安陸侯吳復直隸合肥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祿二千石流爵十六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子傑嗣三十一年坐法失侯吳南

雲南指揮

景川侯曹震不知何許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安慶侯二千石二十七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子傑嗣三十一年坐法失侯曹南

死國除

宣德侯全朝典直隸吳縣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十五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子世襲亮子鎮不得侯為平垣衛指揮

陳遠侯曹興不知何許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二十六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亮子鎮不得侯為平垣衛指揮

靖寧侯葉昇直隸合肥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祿二千石流爵後以數平嗣寇受上賞二十四年追論初黨論死除

宣德侯曹興不知何許人初以指揮守濠州有功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祿二千石流爵二十六年坐法失侯曹興除

雄武侯周武不知何許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祿二千石流爵二十三年亮子與襲龍江右衛指揮同知

定遠侯王弼直隸定遠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祿二千石流爵十七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子世襲二十一年破北虜功多受上賞二十七

十七年坐監黨不合死國除

崇山侯李新直隸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九年為入都督府

參事以營

孝陵功封勳號如定遠祿二千五百石流爵

武定侯郭英直隸濠州人肇昌侯子與弟洪武十七年以前軍大都督府僉事從平雲南功封勳階級世襲如洪武三年例祿二千五百石從破北虜功多受上賞永樂

元年亮子鎮尚公主薨得襲子珍次子銘繼子瑄以女弟為皇貴妃得復爵正統十二年薨天順三年珍之嫡孫昌得嗣爵五年亮子良復以瑄子事弘治十七年始得嗣正德二年良亮子助嗣歷掌營府位師傳進公爵

下獄死大誠嗣

事從平雲南功封勳號襲如武定祿二千五百石後平

嗣寇受上賞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東川侯海峽直隸肅州人洪武二十七年以右軍都督府僉事從平雲南功封勳號襲如武定祿二千五百石二十三年薨子域先以戰功至都督同知位海上

從征雲南戰歿左都督無子國除

鶴慶侯張萬直隸應州人洪武十七年以前軍都督府僉事從平雲南功封勳號襲如武定祿二千五百石二十

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航海侯張萬直隸肅州人洪武二十年以右軍都督府僉事從平雲南功封勳號襲如武定祿二千五百石二十六年

坐藍黨論死國除

船體侯朱壽不知何許人洪武二十年以後軍都督府僉事從平雲南功封勳號襲如武定祿二千五百石二十六年

坐藍黨論死國除

漢面侯納哈出故元丞相據金山洪武二十年以其衆四

萬餘降附封授推誠輔運欽承效力武臣柱國子孫世襲祿二千石二十三年從征岷州平于武昌舟中子察

罕攻封番陽侯祿如故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全字侯孫格直隸鳳陽人以父大都督府副使贈燕山侯元北虜之賊子武德衛指揮使累官後軍都督僉事二十一年為右丞相破虜封勳號如武定祿二千石世襲

後不知所終

永寧侯張鈐直隸定遠人洪武二十三年以右軍都督府僉事追論雲南功封勳號如武定祿二千石世襲

涼侯張興直隸肅州人以父左軍都督府僉事追封金山侯再封樂浪公英陷北虜不屈死二十一年封欽承

父業推誠宣力武臣柱國而涼侯祿二千五百石世襲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越舊侯俞淵南安侯通源之弟初名通淵洪武二十五年以右軍都督府僉事錄舊功封欽承父業推誠宣力武

臣在國祿二千石世襲二十七年卒

歷城侯盛庸不知何許人建文中以都督同知充平燕將軍拒破靖難師於濟南封世襲勳號祿米無米永樂元

年以舊將嫌下獄死國除

志勤伯江廣洋直隸高郵州人洪武三年為中書右丞相

帷幄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祿

五百四十石流鼻鼻為御史左右大夫中書右丞相十

三年坐慢儒誤政賜死國除

誠意伯劉基浙江青田人洪武三年以前御史中丞弘文館學士太史令贊謀帷幄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祿二百四十石流鼻八年薨子魏拜江西行省參政遷卒孫為特賜襲祿五百石二十五年

薨子法不得襲法子拒拒于臺臺子模成化中授翰林

院五經博士稔子憲先卒憲十歲弘治八年授處州衛指揮使嘉靖十八年詔封伯階勳號如基特加祿為七百石二十年薨孫世延嗣萬曆九年奪爵為氏復爵東莞伯何直廣東莞人國初為元左丞以廣東降附累官浙江左布政使致仕洪武十八年追諭舊功封祿一千五百石世襲勳號無考二十一年薨子榮嗣坐監禁

論死國除

傑光伯桑先不知何許人洪武十七年追諭父永義侯世傑功封祿一千七百石世襲勳號無考二十六年坐監

黨論死國除

○文皇帝功臣考

漢文皇帝功臣考

漢國公丘福直隸鳳陽人從靖難師為中軍都督督事洪

武三十五年論功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右柱國世襲歲祿二千五百石仍進本府左都

督永樂二年加太子太師五年加祿一千石八年以征

虜太將軍師師北征敗殘妻子諫從廣東國除

成國公朱能直隸懷遠人嗣父職千戶從靖難師為左軍

都督會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封仍進本府左都督勳

階號同淇公歲祿二千五百石世爵永樂元年加太子

太傅四年以征夷將軍討安南加祿一千石薨子師子

身嗣定祿三千石永加太保總兵管兵正統十四年星

駕北征遇也先敗歿子儀嗣止食祿一千石後加一千

石累加太子太傅子簡南京弘治九年薨子輔嗣累加職任如父嘉靖二年薨子祿嗣八年薨無子弟鳳嗣十八年薨子希忠嗣累任京營大副入直禁庭代郊記者幾四十年加太師萬曆元年薨子時泰嗣三年薨子應

祿嗣自殺子鼎臣嗣

英國公張輔河南祥符人父王故元樞密院知院歸附後

為燕山護衛指揮會事從靖難師還都指揮同知陣亡

贈崇國公輔積功王都指揮同知洪武三十五年封信

安伯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大夫柱國歲

祿一千石三年以父子功多進封新城侯增祿五百石

六年以征夷將軍平安南進封勳右柱國歲祿三千石

世爵後加大師解營府務參預軍國大政知經筵監修

實錄號加輔運佐理階為光祿大夫勳為左柱國正統

十四年從北征陣亡幼子燧嗣累掌榮府知經筵加太

師監修實錄正德十年薨孫嵩嗣嘉靖十九年薨子溶

嗣知經筵監修實錄加至少傅萬曆十年薨子元功嗣

元功次元補次呈明人物考卷之一

○開國元勳考

黔國公沐晟直隸定遠人父西平侯英兄春洪武三十一年嗣侯以征南將軍鎮守雲南永樂五年兼征夷左副將軍討安南功封階勳如英公賜號奉天邛運推誠宣力武臣祿三十石世襲加大傳正統五年薨子球嗣景泰元年薨子球嗣弘治九年薨從孫崐係展弟定邊伯昂後入嗣正德十四年薨子紹勳嗣嘉靖十五年薨子朝輔嗣二十六年薨自越至朝輔俱以征南將軍鎮雲南生加官傳授贈太師太保朝輔二子融肇嗣封相繼天第朝輔以鎮守都督同知嗣隆慶五年生法連繫前爵禁錮子昌祚嗣

忠國公石亨陝西渭南人正統十四年為都督同知大同副總兵樂虜敗歸京下獄赦出克總兵官封奉天邛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武清伯祿三十石世爵祭廟西直門御之進封武清侯加祿三百石天順元年以奪門迎駕進封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祿二千五百石再加五百石世爵為總兵恭禪朝政四年生亂法怨望下獄拷死國除

保國公朱永河南夏邑人父謙伯志孔襲爵歲祿千二

百石總兵營兵成化二年平判裴流賊進封侯十五年平建州夷功進封加祿三百石十八年禦西虜功千世襲賜號奉天邛運推誠宣力武臣階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二十三年再加祿五百石累進大師章後府弘治九年薨子曜嗣以征虜大將軍總督加太保正德六年薨子麟嗣侯

成陽侯張武湖廣瀏陽人從起靖難為中軍都督食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進中軍都督府同知封奉天邛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世爵歲祿一千五百石永樂元年薨無子國除

蔡寧侯陳廷直隸泰州人從起靖難為後軍都督府食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進本府都督同知號階勳襲如成陽歲祿一千二百石十七年薨子楡嗣二十年生法下獄死庶兄子鍾嗣宣德五年薨子灝嗣七年薨無子弟灝嗣正統十四年薨篤北征陣亡無子弟進嗣成化八年薨子恒嗣弘治七年薨子璇嗣正德七年薨子儒嗣嘉靖十二年薨子璉嗣薨無子弟瑞嗣薨子良術嗣

武安侯鄭亨直隸合肥人從起靖難為中軍都督府食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封仍進本府左都督號階勳襲如成陽歲祿一千五百石累為大將鎮大同宣德九年薨子能嗣正統十年薨子宋嗣成化十二年薨子猷嗣嘉靖二十八年薨子映嗣萬曆七年薨子惟忠嗣

武三十五年論功封仍進本府都督同知勳階襲如成陽歲祿一千二百石永樂十年薨子英嗣永樂二十一年坐從弟指揮賢謀逆則爵安置雲南宣德十年放還與京衛指揮使正統元年卒子俊襲天順元年復封伯四年薨子昂嗣成化八年薨子達仍為指揮使
 侯火真本名火里火真韃靼人從起靖難為前軍都督僉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封仍進本府都督同知勳階襲如成陽歲祿一千二百石永樂十年薨子英嗣永樂二十一年坐從弟指揮賢謀逆則爵安置雲南宣德十年放還與京衛指揮使正統元年卒子俊襲天順元年復封伯四年薨子昂嗣成化八年薨子達仍為指揮使
 將軍從北征陣亡坐失計國除
 鎮遠侯顧成道蘇州都人洪武中為都督僉事襲貴州建文初北征被獲降附以仕世子守城還後軍都督府右都督洪武三十五年論功仍故官勳階襲如成陽歲祿千五百石仍守貴州數以功及言事受賞永樂十六年薨子統先按舊定指揮便為建文君所誅孫與祖嗣正統十四年從北征失律削為都督同知景泰三年封伯爵歲祿止牙石天順元年復為侯祿千三百石七年薨保淳嗣成化九年薨無子子溥嗣弘治十六年薨子仕隆嗣嘉靖七年薨子蒙嗣嘉靖九年薨無子從子承光嗣溥仕隆竟俱歷任將帥加保傳有廉能數
 靖安侯王忠湖廣齊國人從起靖難為右軍都督僉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進都督同知勳階封襲如成陽歲祿

二千石永樂七年以左叅將從北征陣亡坐失策國除
 武城侯王聰湖廣新水人從靖難為都指揮使洪武三十五年論功進中軍都督僉事勳階襲如成陽歲祿一千五百石永樂七年以左副從北征陣亡子琰嗣伯貴十年薨無子國除
 永康侯徐忠直隸合肥人從起靖難為前軍都督僉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進本府左都督勳階襲如成陽歲祿一千一百石永樂十六年薨子安嗣成化十七年薨孫簡嗣弘治十五年薨庶子溥嗣嘉靖三十三年薨子喬嗣嗣薨子文傳嗣
 隆平侯張信直隸臨淮人從起靖難為都督僉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封勳階襲如成陽歲祿一千石子孫世襲伯爵永樂二十二年加少師子世襲侯正統七年薨孫淳嗣十年薨子福嗣天順元年薨第孫嗣弘治十七年薨從弟祿嗣正德四年薨子璋嗣嘉靖二十三年削爵三十七年故從子相嗣萬曆三年薨子炳嗣
 安平侯張定遠人從起靖難為中軍都督僉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進本府都督同知勳階封襲如成陽歲祿一千石子孫世襲伯爵永樂十七年以右叅將從北征陣亡子安嗣伯世法嗣成國除
 威安侯郭亮直隸合肥人從起靖難為左軍都督僉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進本府都督同知勳階襲如成陽

孫世襲伯爵永樂二十一年薨子慶特子侯天順二年
薨無子弟昂嗣仍伯成化五年薨子鎮嗣弘治五年薨
子寧嗣嘉靖元年薨從子璣嗣二十七年薨子寶嗣
思恩侯房寬河南陳州人從起靖難郡都督世襲洪武三
十五年論功奏議故封勳階號如成陽歲祿八百石子
孫世襲指揮使永樂七年薨襲如何例
寧城侯李彬直隸定遠人從起靖難為右軍都督僉事永
樂元年追論功封勳階號襲如成陽歲祿一千石以左
叅將從平安南功加祿五百石鎮交趾二十年薨子賢
嗣景泰二年薨子男嗣成化十八年薨子璽嗣賢男俱
任寧府軍以正德二年薨無子庶兄子嗣嘉靖十年薨
無子從子應嗣長應俱任寧府三十一
從子儒嗣隆慶四年薨無子從子璽嗣
面寧侯宋晟直隸定遠人永樂元年以中軍左都督充平
羌將軍鎮甘肅三年論招虜功封奉天朔運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一百石流爵六年
薨子琥以尚主特子世襲代鎮洪熙元年坐嫌奪爵弟
璣復以尚主襲正統十四年扈駕北征陣亡子傑嗣六
年薨子城嗣天順元年薨子幼弟讓嗣成化八年薨城
子愷嗣正德十六年薨子良臣嗣嘉靖三十年薨天順
嗣萬曆五年出使還為盜所殺子世恩嗣
清遠侯王玄朔廣州人從起靖難為都指揮同知永樂

元年追論功進奉天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清遠伯世襲歲祿一千石十六年從平安南進封
加號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世襲八年從北征督
輜重達節度下徵奪侯正統元年銀其孫為都指揮
寧遠侯何福不知何許人永樂七年以太祖舊將為右
軍左都督鎮甘肅以撫降虜功封推誠輔運宣忠效力
武臣歲祿一千二百石流爵八年以嫌疑被劾自殺國
除
成山侯王通陝西咸寧人永樂元年以父百戶進贈金鄉
侯真戰功封奉天朔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鎮義伯歲祿千石七年以山陵功進封祿二千二百石
世襲宣德元年以征夷將軍總兵鎮交趾薨城下徵奪
侯後救出復為都督同知守昌平景泰三
寧陽侯陳璘直隸壽州人都督僉事亨子永樂元年為右
都督追論父死事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嘗陽伯祿一
千石七年以征西將軍鎮寧夏進封奉天靖難推誠宣
力武臣加祿三百石洪熙元年子世襲加太保正統元
年奪太保減祿米之半五年復太保歲祿天順元年加
祿二百石天順七年薨子酒嗣成化二年薨子輔初第
致嗣二十二年輔以嫡嗣為瑛勸衛弘治元年輔坐法
失侯正德元年以瑛孫繼祖嗣嘉靖三十五年子傑藩
寧陽侯三年薨子大祀嗣六年薨子應昭嗣

安南功封奉天翔運檢校人 永樂六年為中軍都督食事征
 國安遠伯世襲八年 以下安南獲簡定功進流侯祿
 一千五百石二十二年 以從駕北征功予太子太傅
 世襲宣德二年以征 將軍討黎利敗殺安南子濤嗣
 累佩將軍印加大傅天順 五年薨子承慶有足疾孫景嗣
 弘治十五年薨子文 嘉靖十一年薨子珣嗣累佩將
 印加保傅二十二年 子震嗣
 陽武侯薛穆山東膠州 永樂初靖難功至右都督十八
 年以督造宮殿功封 一千一百石為奉天靖難推誠
 宣力武臣階勳同成隆 二十二年以北征功世襲加祿
 五百石宣德三年加太 保掛大將軍印五年薨子敷早
 死孫說嗣正統四年薨 子琮嗣嘉靖八年薨子翰嗣二
 十三年薨無子族孫 嗣
 安陽侯郭義泰安州人 永樂十八年為右都督以督造官
 殿封祿一千一百石 階號如陽武流將明年薨子孫
 世襲指揮
 恭順侯吳克忠遼遠人 允誠來歸累功至左都督永樂
 十年以捕叛者功封伯 克忠忠嗣洪熙元年同陽武侯
 北征擒虜功進封祿一 千二百石敷階號如陽武世襲
 薨子理嗣天順五年 薨欽之難子繼嗣正德元年薨
 子世顯嗣嘉靖二十 六年薨子繼嗣

恭順侯黃貴遼遠人 降附永樂二十二年以都督食事從
 北征有功封流伯洪熙 元年與世襲宣德元年敷階號
 如陽武流將祿一千二 百石五年薨無子以弟可帖
 木兒為指揮天順元年 帖木兒子忠嗣伯貴六年薨子
 瑞嗣弘治三年薨子 昂仍為指揮
 定西侯蔣貴直隸江都人 正統三年以右都督征西番朵
 兒只有功封伯七年以 平麓川功進封祿一千五百石
 勳階號如陽武世襲十 四年薨孫琬嗣累官營府加保
 傅成化二十三年薨子 驥嗣正德四年子整嗣嘉靖三
 年薨子傳嗣掌營府三 十四年薨弟祐嗣萬曆六年薨
 子建元嗣
 安侯徐璠湖廣大冶人 薨祖稱伯貴正統九年從成國
 公北征以功進封流侯 天順四年薨
 清平侯吳成遼陽人 洪熙元年以都督食事北征功封伯
 祿一千一百石宣德 四年再以前進封階號如定西
 八年薨
 昌平侯楊洪直隸六合人 正統十四年為宣府總兵左都
 督以勤王功封昌平伯 是年復以破寇庸關北虜功進
 封奉天翔運推誠宣力 武臣光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
 一百石世襲景泰二年 以鎮朔大將軍薨子傑嗣四年
 薨無子族兄俊嗣七年 生法罷子珍嗣天順元年生父
 俊以謀謀死失侯 階成後復指揮同知

以定侯梁遠河南汝陽人宣德十年嗣父銘伯爵景泰三
 年以平貴州寇功進流侯祿千五百石天順元年恩例
 與世襲階號如昌平成化三年亮子傳十六年亮弟
 任嗣正德七年亮子永福嗣嘉靖十四年亮子繼瑄弟
 太平侯張乾河南祥符人天順元年為右都督以奪門迎
 駕功封奉天朔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歲祿二千石世襲二年亮子璽嗣天順四年降指揮使
 南和侯方璽全椒人都督政之子景泰五年以左都督征
 貴州功封伯天順元年復以平蠻功進封勳階號如太
 平流貴歲祿千二百石三年亮
 武平侯陳友直隸全椒人天順元年為右都督以征苗功
 封伯世襲二年以寧夏出塞功進封流侯勳階號如昌
 平歲祿一千一百石四年亮
 定遠侯石彪陝西渭南人忠國公石亨姪天順元年為定
 聲將軍破北虜功封伯二年再破北虜功進封祿一
 千二百石勳階號如昌平世襲伯爵三年坐使人奏留
 鎮大同誅國除
 平江侯陳璘直隸合肥人正統二年襲父佐伯爵十四年
 平廣寇功封流侯加祿一百石朱陽階號天順七年亮
 陳寧侯孫鑑山西大同人天順元年為左都督總京營以
 迎駕功封奉天朔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歲祿二千石世襲二年以平苗功進封

封一千三百石世襲成化七年亮子輔嗣十六年亮子
 瑛嗣嘉靖十八年亮弟瑄嗣二十二年亮子秉光嗣三
 十七年亮子世忠嗣
 武靖侯趙輔直隸鳳陽人為征夷將軍都督同知以平安
 廣寧功封伯爵祿一千二百石四年以征虜將軍平遼
 夷功進封流侯無給券二十二年亮
 襄城侯李璡直隸和州人襲祖璣爵成化四年以征蠻功
 進封流侯無給券弘治二年亮
 威寧侯仇鈺直隸江都人正德五年為都指揮僉事遊擊
 將軍以平安化虜人功封伯七年以平河南寇功進封
 奉天朔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祿一千
 二百石世襲十六年亮子恩為疾孫寧嗣嘉靖二十二
 年為大將佐恩通虜死後磔屍其子奔市國除
 懷遠侯常玄振故鄆國公贈開平忠武王遇春八世孫嘉
 靖十二年由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繼絕世封號仍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
 石世襲二十七年亮子文濟嗣萬曆十年亮子胤緒嗣
 臨淮侯李性故曹國公贈破陽武靖王文忠七世孫嘉靖
 十一年由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繼絕世封號仍開國
 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石
 世襲本年亮子叔父沂嗣十五年卒子庭竹嗣歷任
 奉天朔衛一年卒子言恭嗣

定海伯劉繼坤故衛國公贈寧河武廟王六世孫嘉靖十
 一年由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繼絕世封號仍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石世
 襲二十年亮子 錫嗣四十年亮子世棟嗣萬曆十六
 年亮
 宣慰侯湯紹宗故信國公贈東甌集武王和六世孫嘉靖
 十一年由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繼絕世封號仍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十四年亮
 子佑賢嗣三十一年亮子世隆嗣久領漕事加少保萬
 曆廿年亮子名器嗣
 其安伯孫湖廣大冶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指揮使以
 宣慰侯繼絕世
 靖難功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世
 襲歲祿一千石永樂二年亮孫亨嗣亨亮子賢嗣成化
 五年亮子順嗣弘治十七年亮從子良嗣嘉靖七年亮
 子夢陽嗣
 武康伯徐理河南西平人洪武三十四年為都督僉事以
 靖難功封勳階號襲如興安歲祿一千石永樂六年亮
 子禎嗣正統九年亮子勇嗣景泰四年亮無子國除
 襲城伯李遂直隸和州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指揮同知
 以靖難功封階勳號襲如興安歲祿一千石永樂三年
 亮子隆嗣果督守備營府正統七年亮子珍嗣十四年
 亮子隆嗣果督守備營府正統七年亮子珍嗣十四年

全龍嗣嘉靖十八年亮子應臣嗣
 新昌伯唐雲不知何許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督僉事以
 靖難功封階勳號如興安流爵子孫世襲指揮使永樂
 元年亮子襲指揮如例
 新寧伯譚忠直隸清河人洪武三十五年以父都指揮同
 知湖死難功封襲如興安宣德八年亮子璵嗣正統十
 四年亮子裕嗣景泰三年亮子祐嗣累總管府如太保
 太傅嘉靖四年亮子繪嗣亮子國佐嗣
 應城伯孫嚴直隸陽陽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指揮僉事
 以靖難功封階勳號襲如興安歲祿一千石永樂十四
 年亮子天驤召還不五年亮子亨嗣二十一年亮子瑛
 嗣亨亮子榮嗣景泰二年亮子繼先嗣弘治十六年亮
 子銀嗣嘉靖十八年亮子爵嗣亮子文棟嗣
 新成伯趙基直隸虹縣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指揮使以
 靖難功封勳階號襲如興安歲祿一千石世襲宣德元
 年亮子榮嗣成化三年亮子泰嗣弘治十三年亮從子
 爵嗣正德十三年亮子武嗣子祖復嗣
 宣陽伯陳旭直隸全椒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督僉事以
 靖難功封階勳號襲如興安歲祿一千石世襲永樂八
 年亮無子國除
 宣昌伯房勝不知何許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指揮僉事
 以靖難功封階勳號如興安歲祿一千石流爵子孫世

許指揮使永樂十二年薨

廣恩伯劉才直隸霍丘人洪武三十五年為督餉事以靖難功封階勳如典安歲祿九百石流爵子孫世襲指揮同知永樂八年北征失律下獄國除

忠誠伯茹瑄初廣德山人洪武三十五年為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以降將封奉天朔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石流爵子孫世襲指揮使永樂七年以

不朝谷王下獄處死子諱成洪熙元年赦歸里國除順昌伯王佐不知何許人洪武三十五年為中軍都督同

知以降附封奉天朔運宜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石流爵子孫世襲指揮使三年鎮臺南有罪

陳國除

平江伯陳瑄直隸合肥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指揮以降附功封祿一千石流爵永樂十二年以北征功與世襲

治漕河督餉有聲宣德八年薨子佐嗣正統元年薨子孫嗣亮子銳嗣累掌營府加保傅增三百石弘治十三年薨子熊嗣正德六年薨無子從子至嗣累掌營府加

保傅嘉靖三十三年薨子王茂嗣武義伯王通祿一千二百石後漢天順元年子琮改襲成

山伯成山伯王琮襲封祿千石成化九年薨子輔四年

武義伯洪武三年薨子維嗣是為龍嗣

安伯陳志四川巴縣人永樂元年為都指揮同知追諡

靖難功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石世襲八年薨孫瑛嗣宣德七年薨子植嗣正

統十四年北征歿無子弟都嗣弘治十七年薨孫鍾嗣累掌營府加保傅嘉慶元年薨孫樹嗣

安鄉伯張興直隸壽州人永樂元年為都指揮同知追諡靖難功封勳階號襲如遂安歲祿一千石五年薨從子

勇嗣十年薨子安嗣正統十四年薨子恂嗣正德二年薨孫坤嗣亮子銘嗣

榮昌伯陳賢直隸壽州人永樂元年為都督餉事追諡

靖難功封勳階號襲如遂安歲祿一千石十三年薨子智嗣生棄父趾失爵為指揮使

永新伯許成不知何許人永樂三年為都督同知以登謀殺駙馬梅殷者功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歲祿一千三百石流爵子孫世襲指揮使永樂十五年薨

建平伯高福陝西咸陽人父仕文為都督同知以征交趾戰歿永樂六年追封福嗣爵為奉天朔運宜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二百石二十二年薨子遂嗣宣德五年薨弟進嗣亮無子從子震嗣亮無子國除

廣寧伯劉榮初仍故父名江直隸甯遠人永樂十七年為

宣德五年薨弟進嗣亮無子從子震嗣亮無子國除

宣德五年薨弟進嗣亮無子從子震嗣亮無子國除

宣德五年薨弟進嗣亮無子從子震嗣亮無子國除

宣德五年薨弟進嗣亮無子從子震嗣亮無子國除

宣德五年薨弟進嗣亮無子從子震嗣亮無子國除

宣德五年薨弟進嗣亮無子從子震嗣亮無子國除

宣德五年薨弟進嗣亮無子從子震嗣亮無子國除

宣德五年薨弟進嗣亮無子從子震嗣亮無子國除

夢觀大夫柱國唐微一千二百石世襲十八年薨子滿
 嗣宣德九年薨無子弟安嗣成化七年薨兄子權嗣十
 五年薨安子璠仍嗣伯弘治二年薨子信嗣嘉靖元年
 薨從子泰嗣二十六年薨子允中嗣萬曆元年薨子嗣
 德嗣
 恭順伯吳允誠襲人降附為左都督永樂十年以獲叛
 者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十六年薨子克忠嗣
 承順伯薛瑄直隸順天昌平人永樂十八年為都督同知
 兼管造功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正統四年北征陣亡子孫嗣成化十二年薨
 子勳嗣正德六年薨子璽嗣為指揮使
 忠安伯金玉直隸合肥人從靖難永樂十八年為中軍都
 督食事以督營造功封勳階榮祿如承順祿八百石十
 九年薨
 武進伯朱瑄山東沂州沂水人永樂二十年為都督食事
 以北征功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歲祿一千二百石世襲洪熙元年薨子冕嗣正統十四
 年陣亡子瑄嗣天順四年薨子璽嗣成化九年薨無子
 弟寡嗣弘治二年薨子潔嗣正德三年薨子本嗣十二
 年薨無子叔江嗣嘉靖九年薨無子弟海嗣二十七年
 薨子承勳嗣萬曆元年薨子世璽嗣

仁宗皇帝封榮考
 保定伯梁銘河南汝陽人永樂三十二年為都督同知以
 宿將及東官舊恩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宣德八年薨
 子瑄嗣
 忠勤伯李賢直隸蔚州人初侍藩邸為左都督洪熙元年
 封祿一千石流竄是年薨子順嗣指揮食事
 宣宗皇帝封榮考
 廣義伯吳管者鞏人洪熙元年為都督食事以北征功
 封薨子玘嗣景泰七年薨從弟琮嗣成化四年生淑滿
 四歲薨成
 清平伯張瑄成本名賈瑄遼東人洪熙元年為都督食事以
 從征功封祿一千一百石世襲孫瑄瑄嗣伯爵景泰元
 年薨子璽嗣成化十四年薨無子從弟琮嗣弘治十四
 年薨子傑嗣嘉靖十年薨子家方嗣萬曆四年薨子國
 乾嗣
 崇信伯費瑄定遠人宣德元年為左都督鎮井關以宿將
 及却虜功封祿一千石三年薨子釗嗣天順四年薨子
 淮嗣弘治十一年薨子柱嗣嘉靖九年薨子棣嗣十七
 年薨子燁嗣三十三年薨子坤嗣四十二年薨子甲金
 嗣
 寧伯李英陝西西安人父興哥俱虜帥宣德四年為都
 督同知以平番寇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弘治九年

夫伯天賜元年詔以伯天賜為都督同知以從平漢康人功封祿八百石流爵正統六年薨子英為指揮使

秦伯伯勝定山後人宣德四年為都督同知以戰功封祿八百石流爵正統五年薨子福為指揮使

順義伯金順是刺人本名阿魯哥失里降附宣德四年為右都督以戰功封祿八百石流爵八年薨子恩為指揮使

○英宗皇帝兩朝封榮者
封祿一千石流爵九年薨子英為指揮使

定西伯蔣貴正統三年為右都督以破西虜榮兒只伯功封祿一千三百石

寧遠伯任禮河南彰德人正統三年為左都督以征西虜采兒只伯功封祿一千二百石流爵十二年加恩世襲成化元年薨子壽嗣為寧夏總兵討滿四失利論戍子私為指揮使

修武伯沈德滁州人正統元年為左都督以營宮殿功封祿一千一百石世襲七年薨子榮嗣十四年從駕北征陣歿子輝嗣祿三百石成化元年薨子祺嗣二十

寧伯嗣廣直隸丹徒人正統六年為左都督鎮宣府以宿將積戰功封一千一百石九年薨子章為指揮使上宣力武臣

川功封初為推誠宣力武臣歲祿一千二百石景泰元年薨以平苗夷功增祿四百石世襲天順元年接徐有貞倒表奉天翔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四年薨子瑞嗣成化七年薨子添嗣十五年薨子雲嗣正德九年薨子

○英宗皇帝兩朝封榮者
封祿一千一百石十四年從駕北征陣歿特子瑞嗣

寧伯蔣信故把台忠勇王金忠甥正統九年為右都督以戰功封祿一千一百石十四年北征陷虜薨歸後

爵祿五年薨特子子善嗣弘治中薨無子國除

修武伯沈德滁州人正統元年為左都督以營宮殿功封祿一千一百石世襲七年薨子榮嗣十四年從駕北征陣歿子輝嗣祿三百石成化元年薨子祺嗣二十

寧伯蔣信故把台忠勇王金忠甥正統九年為右都督以戰功封祿一千一百石十四年北征陷虜薨歸後爵祿五年薨特子子善嗣弘治中薨無子國除

修武伯沈德滁州人正統元年為左都督以營宮殿功封祿一千一百石世襲七年薨子榮嗣十四年從駕北征陣歿子輝嗣祿三百石成化元年薨子祺嗣二十

守伯朱謙河南夏邑人景泰元年為都督同知鎮守宣
 府以破虜功封祿一千二百世襲二年子永嗣
 懷柔伯施聚北直隸通州人景泰三年為左都督鎮守遼
 東以宿將有戰功封祿一千二百石天順二年子世襲
 六年亮子榮嗣成化元年亮子鑑嗣弘治八年亮子瑄
 嗣嘉靖八年亮子瑄嗣嘉靖十五年亮子壽嗣三十四
 年亮子嵩嗣隆慶三年亮子光祖嗣
 南李錦毛福河南祥符人本降虜景泰三年以都督同
 知繼苗寇功封祿一千石世襲天順二年亮子榮嗣成
 化六年亮子文嗣弘治六年亮孫良嗣嘉靖十九年亮
 子重嗣三十四年亮無子弟邦器嗣四十年亮無子
 弟國器嗣
 南和伯方瑛全椒人景泰五年以左都督平苗功封祿
 千石世襲亮子毅嗣天順六年削爵成化七年卒子嘉
 祥嗣嘉靖十年亮子東嗣三十八年亮子炳嗣亮無子
 弟輝嗣
 鎮濟伯楊善順天大興人天順元年為左都御史以迎駕
 復辟功封奉天都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
 夫柱國歲祿一千二百石世襲二年亮子宗嗣成化元
 年降為知攝下同知
 懷柔伯董興吉隸長垣人天順元年為右都督以迎駕復
 辟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成化元年仍為右都督十

一年卒
 又安伯張銳英國公輔弟天順元年為右都督以迎駕復
 辟功封祿一千三百石六年亮子鑑嗣成化元年章為
 指揮
 豐澤伯曹義直隸儀真人天順元年為左都督鎮遼東以
 宿將獲軍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四年亮孫振嗣弘
 治三年亮子愷嗣嘉靖五年亮子棟嗣六年亮無子弟
 松嗣三十九年亮文炳嗣
 武功伯徐有貞直隸長洲人天順元年為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以迎駕復辟功封奉天都運推臣宣力守正文臣
 特進亮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一百石世襲武功衛指揮
 使亮年奪爵亮全嗣四年赦開成化八年卒
 武強伯楊能直隸六合人天順元年為右都督鎮守大同
 以破虜功封祿一千石四年亮無子弟倫為指揮使
 高陽伯李文陝西商州人天順元年為右都督以征虜功
 封祿一千石四年奪爵為都督僉事年
 宣城伯衛顥直隸華亭人天順元年為左都督以迎駕復
 辟功封祿一千一百石世襲四年以而征功弗奪成化
 二年增祿一百石弘治十一年亮子璋嗣正德十二年
 亮子諱嗣嘉靖三十五年亮子守正嗣隆慶二年亮子
 國本嗣
 懷柔伯董聚直隸長垣人天順元年為左都督以迎駕

後孫功固祿一千二百石世襲五年諱反族誅國除
寧伯焦禮山後人天順元年為左都督鎮守遼東以宿
將及殺虜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七年嘉祿嘉祿成
化八年堯弟後嗣弘治十二年堯子洪嗣正德五年堯
弟洵嗣十四年堯從子棟嗣三十六年堯子文耀嗣
彰武伯楊信直隸六合人洪之從子天順二年以右都督
迎殺破北虜功封祿一千石八年再以戰功予世襲成
化十三年堯子理嗣弘治二年堯子質嗣嘉祿十七年
堯子樞嗣四十一年堯子炳嗣今為總帥歷任大將軍
曆十五年堯子世襲嗣

○憲宗皇帝封榮考

寧安伯和勇祖太師和寧王阿魯台父阿卜俺只降為右
都督成化九年為巡擊將軍右都督以兩廣功封祿一
千一百石流爵十二年堯子忠為錦衣衛指揮使
伏羌伯毛忠陝西涼州人本降虜成化三年為右都督以
征西番功封祿千石流爵四年以征滿四陣殲世襲孫
銳嗣嘉祿二年堯子江嗣十二年堯無子第漢嗣三十
年堯從子桓嗣三十七年堯子登嗣
順義伯羅秉忠降胡少州左都督困即來子成化四年為
右都督以平蠻功封祿一千石流爵十六年堯子珍為
指揮使
○寧伯劉慶著縣人太監劉永誠從子成化七年為左都

督以迎終戰功封祿一千石九年再以功予世襲十年
堯子祿嗣十一年堯弟福嗣弘治十四年堯子岳嗣嘉
祿六年堯從子文嗣十七年堯子良嗣三十一年堯無
子叔城嗣隆慶四年堯子應元嗣
寧伯李慶河南陽人成化十二年為右都督湖廣總
兵以平盜功封祿一千石流爵十四年革二十年復貴
弘治五年堯子孫為指揮使
寧伯王越直隸澤縣人成化十六年由太子太保左都
御史以威寧海功封奉天朔遷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十七年復以
進光祿大夫柱國歲祿四百石十八年再以功增祿五十石十九
年堯子弘治七年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起總督十一
年堯二子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寧伯趙勝遷安人成化十九年為左都督以修京城功
封祿一千石流爵二十三年堯孫鑑為指揮使

○世宗皇帝封榮考

新建伯王守仁浙江餘姚人正德十六年為南京兵部尚
書以論平寧王功封奉天朔遷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石世襲總帥南征嘉祿
八年堯從子世襲隆慶二年子正儀嗣萬曆四年堯子承
嗣
○嘉祿皇帝封榮考

李成洪遼東鉅野衛人萬曆六年田璉東總兵太
保左都督以破東虜功封奉天副運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歲祿八百石八年復以功世襲十年
加祿百石十一年再加百石尋兩加五十石

○文臣拔尤考

國初文臣最著者莫如

弘文館學士宋濂浦江人辭元主召遂隱龍門山著書序
子濂太祖召至江陵以不嗜殺人為勸因蒙知遇洪武
二年除翰林院學士以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
為禮部主事五年擢太子贊善大夫嘗勸帝讀大學衍
義及漢武嗜神仙尚武功為武帝嘉納之九年除翰林

學士承旨知制誥修國史謂之曰朕起布衣為天子卿
自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世世與國同休不亦
美乎十年致仕賜文綺御製文集皇太子贈衣二襲上
諭曰卿忠可貴金石故以是賜明年入朝上慰勞數四
因曰卿純臣哉四夷皆知卿名卿宜自愛其見敬重如
此平生內誠外恕一出於正不事主產田宅尤篤於倫
品處家庭皆可為法貽財不肯苟取日本遣使齎百金
求文却不受酷好詩書以山水文籍自娛所著有潛溪
集龍門子無相謬語云

史中丞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庠子歲與劉基宋濂葉琛
並被徵召初安行殺戮罪重章曰同立也他日江東兩

淮導推浙江按察司僉事按察使宋思頑等坐法糾連
溢上曰朕素知溢守法毋恐溢因得脫累立戰功上謂
曰溢雖儒臣父子宜力平定諸寇功不在諸將後因問
征閩方略溢條陳便宜卒有功效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
兼太子贊善大夫上視杜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怒泉
俱罪且不測溢進曰風雨連朝無足為怪即體官失儀
皇上誠教自足昭格願賜寬上為之解頤及從海道
出征屢乞終養不許及三上章始允溢哀毀兼作二年
喪性最孝友外若和緩至臨大事事是非不避權勢必
盡心於理遇事敢言善回人主意談笑如張於無遺
帝嘗問其執法中丞功九律焉

韓樸學士王樸學士充義烏人元政亂樸生書千餘言時
相嫌其切直隱青嶺山著書戊戌歲徵召樸書省樸廣
略機務上每稱其充而不名辛丑遷平江西頃上覽之
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
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授江南提舉司校理累遷起居
注出同知南康府事

上即位召入議禮改漳州府通判上新天永命既召修元
史兼繫訓職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付制兼國史院編
修官樸明經達理善開導人主入召對殿庭必賜坐從
容宴語云

韓英毅次學士吳伯宗以國朝州州中狀元賜賜彭元鼎

指禮部外郎時胡惟庸用事伯宗不肯附庸因中傷之謫居陽伯宗上書諸時政固言惟庸專恣不法將甚則切上覽奏即召還賜衣紗奉使安南得馴象方物以歸及還講中官陳正心誠意之說明年改翰林典籍上製十題命賦遂援筆立就詞甚峻潔上稱才子賜銀金錦衣後因忤旨貶陝西教授至淮安召還為翰林檢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命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明年參事弟仲宣譯薦人詞達公復為檢討進年卒雅性溫醇博學能文所著有南宮使安成均玉堂集云

父淵閣大學士朱善字備萬豐城人十歲能文其祖甚喜之及壯以經學授徒元末兵起隱居鄉里事繼母孝洪武八年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進年奏對失序謫教遼東略無愠色日賦詩文尋放還鄉日改訂皇極經世十七年一思用老成召授翰林特詔明年奉旨授文禮閣陞文淵閣大學士遷疾請歸卒前一夕星墜于屋而公遂謝世

大學士文恪公宋誨父壽卿仕元封公諡忠肅諡承家教性持重不苟笑語雖為貴介公子而孜孜親師取友學益該博洪武十三年徵除國子助教嘗侍上為文渾健古雅及授翰林學士上幸太學召為碑文俟文淵閣大學士會太學成學從日衆師生相許教尼不行上命公自文淵閣遷祭酒公嚴謹繩墨身言並教養食學

廟一時士皆化焉上御制詞樂公謂其累天人之性一仲尼之誠至以尚父賜周概之后以病老遣中使諒問又召其子驤侍養及卒遣官致祭年八十諡文恪

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廖國徵州新安人元舉茂材官至學士兼御史甲辰太祖兵下武昌見上授國子博士吳元年以翰林侍制遷直學士上諭之曰翰林為文但取通達街達時務無事浮藻即如孔明出師表何嘗雕刻然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何用過求為同拜曰誠如聖諭洪武四年陞吏部尚書六年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因請編大明日曆及皇明實訓云

國子監祭酒周凱臨海人博學能文洪武初薦修元史授太子書專除翰林三年起陞禮部尚書奏請選人專任東宮罷兼職上曰朕以廷臣有才望無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恐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若江充事可鑑今今府省臺官兼東宮官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同心不亦善乎五年陞詹事府有會要記成時政及起居注記言動宜令其有府各置綱目簿錄聖旨及時政候會要編類為書上從之出為湖廣參政致仕八年召為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自稱討久道人尋竟坐罪公資性過人才為學博為文浩蕩不見苦難初遇吳楚文多激越中更亂離隱遁一兼

須知院凡部今封爵顯碑碑性性命公為之故公文

重盛傳於世云

翰林院學士劉三吾茶陵人嘗應廣西及王師下廣而遂

歸茶陵洪武十七年廷政使茹常薦徵至老矣應對詳

慎上喜除左贊善歷陞翰林學士公博學通經史文章

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審議懿文太子薨上意在

大器問三吾對曰皇孫年當世適之子子及孫承適統

統即立燕王置泰晉三王何地土領之遂立建文君

孫太孫十八年三月上省躬錄二十三年授晉世子

晉王太孫十八年三月上省躬錄二十三年授晉世子

十六年以清趙勉為戶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

又復學士上殿表箋多說詞命公及右贊善王俊華操

定領天下尋暴卒

刑部尚書開濟洛陽人嘗自比賈誼洪武十四年御史大

夫安然薦公有治才名權為刑部尚書未幾遂命為員

尚書公勤敏有為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情

最動皇上喜賜第又立為六科以試各郡邑秀才首以

經明行修次工習文辭次通曉四書次人品俊秀次言

有條理次捷達治道上一一從之性甚敏慧有才辨凡

事無大小果其計裁決者俱待公判畫以故最得親

信公亦益自奮勵他部事無不理焉人忌其才高又見

出使公議事漸遠赴瀋公

祖教授前翰林院纂修官胡翰金華人幼而穎敏嘗博

中拾銀若干緡坐候選者而還為父奇之益督以學博

覽經史交結名士過廣川弔董生謁曲阜拜孔子墓西

歸及四方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而皇駐兵金

陵聘先生遂赴焉會以金華民藉田出兵者先生曰

此豈不習操戈藉以為兵徒費糜粟耳上嘉納之授儒

州教授洪武己酉奉旨纂修元史賜白金文幣以歸素

嗜山水泉石晚歲卜居三洞之上幅巾短杖徜徉終日

京闕大學士吳憲父師道為元國子博士沉博學善屬

文初為縣學訓導以疾解洪武十二年應授翰林

待制後以應對失旨左遷縣學教諭未行致翰院典籍

仍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二卷言敬天忠君

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上奇之因命為序時撰千家

姓為表進未幾考功致志事降侍舊尋改國子博士十

九年秋致仕公嘗言孔子封王為非禮自是以後布政

使更實國子祭酒丘濬其兄與公皆同云

除禮部尚書陳遇自劾歸學貫串經史元至正中授溫州

教授以元綱不振遂弄官歸閑居一室編其名曰靜說

先生閱世亂每風興發者叩天願早生仁聖以活生靈

太祖拔金陵待御史泰元之薦公有輔翼才即日召見

與語大悅禮待極厚先生所著名目特錄

與語大悅禮待極厚先生所著名目特錄

三幸其弟令之官輒辭上問供國營民大計先生以不
殊授入簿敘任賢爲對除翰林學士同辭又奉密命偕
中官趙信往視浙江還奏稱旨命爲禮部侍郎又辭遂
疾上遣醫來賜錦被及愈入謝上稱爲君子者三除禮
部尚書又辭自是不強以職每召見賜坐侍食談說經
史古今成敗孝弟仁慈事群臣以遇議者力爲解上諒
其誠諭曰卿老不欲仕有子今帶刀衛朕先生以子切
辭孝年七十有二賜祭加東國器及賜命葬鍾山
翰林文學博士方孝孺台州寧海人聰穎絕倫尤善屬文
見其籍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慕之八呼爲小韓子宋濂
見其文大加賞與洪武壬戌以吳淞薦召入京師上使
人觀之見其舉動端整謂皇太子曰此壯士也當老其
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上曰此異人也吾不能用盤
爲子孫光輔太平足矣還歸杜門著述會仇家得罪辭
連孝孺有司籍其家械赴闕下上立命釋之已而家
益窘嘗絕糧處之泰然受徒石鐘山若將終身洪武二
十五年復徵之上方重刑罰以其志在教化謂左右曰
今非用孝孺時乃除爲漢中府學教授建文帝卽位召
爲翰林院文學博士直文淵閣改官名易制度規書居
多三十五年六月靖難兵至金陵建文君潛逃成祖卽
位詔召之三降詔而居不以衰絰見成祖怒曰何爲者
此皆諸日吾弟已出矣得不得之服束絰許成祖怒起

曰汝不屈我乎孝孺曰死卽死耳何貴爲汝屈哉成祖
大怒命割其舌孝孺大罵不已且以相染舌之血書燕
賊二字成祖怒甚繫之獄竟族誅妻鄭氏與諸子尤自
松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母族林彥清妻族鄭原
吉門生廖鏞林嘉猷皆坐誅先是蜀王嘗詔孝孺賜號
正學所著書甚多惟遜志齋集行于世云
都察院副都御史練安字子寧洪武十八年進士及第入
對言朝廷用人徇其名不求其實小善遽進而小過遽
棄以有限人才供無窮誅殺此非聖世所宜有也上嘉
納之後翰林修撰仍以吏部侍郎改御史臺副都御史
與劾國政增雜師起子寧疏書國公李景隆觀望不忠
請斬之不報會紀善周是修直史蕭周道疏振用事者
將罪之子寧曰國事至此尚不惜人言顧所論吾遇有
無何如耳遂釋修等不論文皇帝卽位召子寧責問之
不屈而死親族以下徙死者數十百人或言建文臣不
順天命請追戮之帝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又語學士
楊榮曰子寧若在朕當用之後百年同知王佐褒其文
名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立祠祀之新淦新淦
峽江人士各爭子寧爲縣人立祠祀之其教慕高諒有
如此云
監察御史曾鳳韶吉安廬陵人登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學
案第于燕不屈成祖公正大統召之不應命判血書憤

詞子襟詞曰生居廢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至繡衣之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合天下地而不愧乎天祥遂自刎而死其妻劉氏亦自經云

翰林修撰王叔英台州黃巖人博學有氣節自少以孝行稱如漢陽縣有惠政嘗遇旱度禱不放遂絕食天大雨復祈晴遂霽累官翰林修撰拱靖難兵至金陵公守廣德州募兵入援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着絕命辭其妻曰人生寄世間忠孝莫先全嗟子事君父自有多過終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其空在案對之不能語遂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表表其忠死有陽關周

果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踪遠難繼有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遂自縊妻劉氏亦自縊而二女赴井死焉

衡府紀善周德字是修少孤立學明詩經舉當丘縣學訓導入見高皇帝帝權為周府奉祠正改衡府紀善預纂修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衆極折之蛇不為動請難師訓金川門宮中焚燎明日先生雷音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大神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年四十有九文皇帝登極有言是修不顧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

有詩集義等書

浙江按察使王良河南人登進士官至按察使靖難師既入京公慟哭誓以死從會使召之公執使者下獄堂上收諸師印携歸解與其妻決妻先自投于池良遂舉火與家人同赴火死

華蓋殿大學士文貞公楊士奇泰和人建文初廷臣薦充翰林編纂官時魏後改編修入直文淵閣陞侍讀公有經濟才廉辭寡懿文學蘊藉獻陳立隆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成山東憂疾十分之五公與李慶呂震不協上輒從公言偏公孤立曲為調劑一日上謂侍臣

曰袁與卿輩繩然糾譯錄章惟士奇封入五疏章朝政無闕生民果安乎諸臣皆謝詔公及奉公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謫愚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賜公員一印上崩景陵即位公首定南北取士法上華朝臣食爵位者其甚劇觀因薦親位上議赦諸請與傷田租上問楊榮是富對曰若論從征知邊將才否墨匪險易及虜情順逆臣等皆不及上笑公數諫上微行後果獲二盜賜金綺七年乞方面郡守聽三品以上京官及裕按薦用犯賊連生又乞極刑之家有賢多予十官以省冒濫即位冲年昭皇后臨朝委任公公乞免田以省冒濫又乞罷罷諸特從加少師正統四年乞致仕

宣書展墓通歸數年間災變頻仍每切修省期通慎獄
 休養生民又能嚴最百司推薦才傑公卿清果頗稱得
 人及辛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公
 身歿大學士文敏公楊漢安人定文二年舉進士為
 翰林編修靖難後七臣入內閣公少年最敏敏是時內
 難初平危疑未戢公內承顧問外剛政務稽察文事日
 無虛晷七年英邊公及湖廣金幼孜危行脫脫不花來
 歸公至甘肅受降及三殿災上便宜十二事上大漸
 寵幸太子至即位改元洪熙陞太常卿進太子少傅謹
 身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支三條明年上崩公急迎太
 子于南京入即位 裕陵即世進少保五年英墓至武
 林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敏歷相四朝經畫三帝山陵
 累從出塞屢受道旨撫順討逆勦勦萬里運籌設險折
 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於解紛調停有術果而
 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肅度圓融祿厚財豐驛驛
 既貴顯賢思皆歸心焉
 武英殿大學士文定公楊溥建文二年舉進士為翰林編
 修靖難後侍東宮東宮觀漢書稱秩秩之對曰釋之該
 賢非 帝寬仁亦未得行其志因類編文帝事以獻東
 官大悅時二王乃中東宮官僚多得罪永樂十二年公
 與芮善王愷陳善俱下獄公在被議書不無失陳所
 議公獄陞翰林學士又

德六年冬上坐文華殿三樓此特諭以祖宗積德累善
 篤生 太祖太宗及我 皇 躬親勉勵圖 無遠云尋陞禮部尚書兼
 詩擢之座上朝夕覽觀勉勵圖 無遠云尋陞禮部尚書兼
 學士 裕陵即位 昭皇后 臨朝復入內閣乞早開經
 筵預擇諱官及選官中左右侍從之人油漆本源源成
 德性 昭皇后 一日后召三楊及張輔胡濙諫曰嗣
 君冲年幼等幸併力同心共安社稷又召公前曰 先
 帝無念知忠履形愁雲不謂今日復得見卿公伏地泣
 左右皆悲愴后又顧上曰此五臣三朝簡任皇帝萬
 幾宜與五臣共理正統四年宣宗錄成進少保兼武英
 殿學士六年昭皇后崩十一年公卒年七十五贈太師
 諡文定公夙真淳實操性直剛不尚機警無榮恩厚至
 議政決疑與諸大臣爭可否或有躁心浮氣公能含已
 從人略無係咎
 自贊曰貧可以為學而理或未明時可以行遁而存
 有不不至緬懷古人夙夜惟厲而莫及焉嗚呼老夫三
 楊學士者謂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增太師
 泰和楊文貞公士奇少師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贈太師建安楊文敏公榮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贈太師石首楊文定公溥三公歷事五朝位居
 台鼎不容無述
 武英殿大學上文達公李善宣 德八年舉進士才藝有聲

沉潜好學 裕陵初上疏言帝王之道理一分殊處有
差等乞減黜官月俸 景泰初立上正本十策天順元
年入內閣兼翰林學士山東饑請發內帑金三十萬兩
賑之時石曹奸橫 上密諭輔臣抑其干請會御史楊
瑄劾二人上欲大用瑄二凶意出內閣哭訴上前上不
得已下武功伯及公詔獄是日大風拔木 上悟釋公
調福建參政瀕解 上顧王黜政吏部左侍郎學士璫
月進尚書二年領春坊事三年早坐誅 上聞公逆復
事對曰此輩貪富貴非為社稷計萬一景泰先薨奈何
天下人心歸嚮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與民休息今
為此輩十壞七八上悚然詔革奪門功賜公第五年虜
卒來入雲中塞至雁門明年虜又入河面塞公薦將師
顏彪等調兵食量上五事善邊江南北大水請下寬恤
之詔加太子少保 茂陵卽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
會火具屢見請出宮入簡近習成化二年外艱詔起復
公上道中所見軍民利病八事又言祖宗創業垂統官
禁甚嚴內外閑密內帑充積無得妄費遂有嘗所無起
離宮賜有常度無開侍穴額垂省覽是年冬卒贈大誥
諡文達公恭莊端重練達政務不屑為小廉曲謹政務
在九卿議擬不相侵奪薦用耿九疇軒輅 年富王竑
李東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諸大吏文武
皆得其人他若止江祀之刑葬出達族人也

謹身殿大學士文毅公商榷淳安人鄉試會試殿試皆第一

一爲翰林修撰十四年景帝監國入內閣陞侍讀明年

八月上皇還京陞學士三年兵部左侍郎兼奉坊學

士太常少卿京帝不豫太監與安問公云何公曰今

上乃章皇帝子當復立章皇帝孫它非所當立疏未達

石亨章迎上皇復位亨素忌公中坐死奏上內批除

名公去久不得召成化二年召復入內閣首疏入事動

政納諫諸將材飾邊備筆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

勵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四年議慈懿皇太后喪禮

得稍泰廟是年彗星見言官劾公力求退正允陞兵

部尚書兼學士八年上弭災七事崇正道謹命今親賢

臣慎賞罰勵官守恤軍民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

文淵大學士上召見語及監國事公言景泰有社稷功

當復帝號公因請立皇子東官先是悼恭太子薨

上憂念已知西宮有子育於貴妃皇子之母因病別居

久不得見公請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育朝夕

接見庶遂母子之情懼朝野之論遂命擬皇子名皇子

母薨得肅淑妃立東官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十三年

建玉皇閣上疏請停造進護身大學士會黑青見條八

事曰借符券禁死好求直言理免

關隘增兵糾巡撫汪直開面嚴羅

伺察大忌并條汪直十罪上立命

楊華董與事議公不安請老陞少

年七十二贈太傅諡文毅

孫繼皇曰宋朝舉三元者三人而

至內閣秩一品事業爲時名臣豈

耶自是而後惟福建泉州李廷機

試中會元廷試中榜眼亦庶幾商

謹身殿大學士文義公高穀永樂

吉士中書舍人正統五年爲侍講

學士入內閣英宗北

狩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兼翰林

學士上皇廷議不能決舍人趙榮

又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彗遂衆校

名書公所公袖入

朝上閱詰問公曰得旨臣所送祭

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立

太傅薦陳詢楊鼎兄日講官王文

公視南畿災尋還朝力救都給事

學士謹身殿閣臣以子不得鄉舉

義試裕陵復辟致仕歸家杜門不

然巨廬瘠田僅足衣食其方致瑞

風文敏姚燮曰高公鯁直不同時是有守始以學士侍經筵入內閣輔政致改爲國恪持公論景泰閣力主遷使迎鑾之策天順初歸老于家益人臣進退乃道始終不渝者也

贈文淵閣大學士文憲公彭時字弘道安福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歷官翰林侍讀十四年入內閣以忤旨罷天順元年復入內閣時上嘗用南陽每名對亦嘗詔公公持正或至色爭議定不相嫌南陽亦推重公歸求聞達怙寵中傷南陽上曰主賢專用時內臣詆訐公曩然曰李公有經濟才胡遂至此力辯其誣河南衛官張橫凌人刺事者誣謀反獄成公持不可竟治其寃百口

口茂陵卽位先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尋進兵部尚書成化二年歸省還朝明年宣府地震疏陳六事實錄成道官保兼文淵大學士四年孝莊太后崩公言宜從合葬禮秋葬星見時儲位久虛公懇乞修省乞言中正名均愛以薦繼嗣又言大臣進退宜斷自聖衷不可專委苟近五年冬無雪疏言近光祿貢薪城內抽分指冠大甚而獻赤玉者停估增直竊取府庫伏望經筵以惠生民進吏部尚書七年冬裴復見上言政教如罷佛事議令命更延納重刑罰受直言漸有官獄皇庄七事大監制永成沒有軍功乞贖伯魯力沮得寢再引平不十一年陞少保卒贈太傅諡文獻公資稟既異充養

年問散種溫休休好善衆謙舒劉終歲未嘗空會非美不妄取人

慶道甫曰予親可記乃見文憲公之贊朴非若李文達之多智也及讀國史謂時端愼嚴密外和內明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文憲公劉定之天資絕倫書過目成誦父嘗竄其文爲曰此子八面受敵之才正統九年進士第三名授翰林編修四年京師大水上十事景帝卽位又上言十事成化二年南陽卒內閣乏人上用公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一日傳旨命製九霄詩公頃刻成四句七言詩百首以進上大奇之三年進工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尋改禮部公在閣時進客麻皆國家大計

部尚書諡文憲公博學能文性尤孝友微時聚族既任分諒自甘菲惡色溫氣和與物無忤居官謙謹直言略無阻忌名重天下云文莊公丘濬號壺山天資過人孤貧力學以景泰五年成進士敗庶吉士益務博覽群書爲文平易順暢成化元年爲侍讀修英宗實錄濂陰縣學士內艱服闋還職五年陞翰林學士十三年爲國子祭酒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掌監事嚴立師道綜理詳密泰陵卽位上大學衍義補上喜陞尚書禮部掌詹事時年七十矣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入

內閣上時政勸帝以敬天法祖體驗身心雷情政治七年陞少保改尚書戶部大學士武英殿公母以寬大敦上心忠厚安士習平順正文體經濟數人材更張立治休上嘉納之三原在吏部持正不寬何人公不說誣許三原以故臺諫又勸公公乞老未允卒贈太傅諡文莊公選學精思遠謀石畫明習國家庶政不肯諂媚上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論衆論難以辨博洽其說所著上有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李的等書

文靖公徐應泰五年進士授修撰歷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弘治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七年加少傅吏部尚書進身殿入

年命撰三清樂章率同官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非禮也班于衆章皇極經世不可黷亂且初設文淵李士

命講經論史培養本源獨正闕失非謂其阿諛取容也

上嘉納十年三月上坐文華殿召公及對李謝三公至

殿取諸司題奏付公等每一疏上必云與先生輩議公

等擬批答上上覽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應

手疾書罷無疑清公等懼不能稱上意是日見

上天質明帝聖心仁厚大喜自是不復召公目昔乞休卒

年七十二贈太師諡文靖公嘗置義田八百畝以贍族

人

文和公劉瑄正統十三年進士由鹿吉士歷官至禮部尚書大學士公素鄙薄萬安時對客罵萬安負國無耻安憤恨指以飛語假借優以中傷之二十一年公致仕卒贈太保諡文和公義安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秉初議迎變成化初議

書皇居喪禮末年論除左道密政呂言卒定儲位有大臣風節在經筵最有毅小人多怨凡所建白人鮮知者上雅重之且親表履至鄉人向化嘉靖初立昭賢祠祀公

文靖公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天順四年進士由編修歷諭德殿子少詹事泰陵即位陞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

閣四年進尚書文淵大學士在翰林諸書纂文及入閣

益錄習國憲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上方

勵精召公及李謝至文華殿平臺履閣議大政如吳一

賞張天祥獄

客皇后陵殿殿禮進退營府公侯伯災異去醫大臣皆上

前稱可否公確正見者稍遲李敏進謝方實三人同心

輔政故時人語曰李公詳劉公斷謝公允侃侃云

文正公謝遷字子喬餘姚縣人成化十一年進士由修撰

陞右諭德又陞左庶子兼翰林侍讀弘治四年陞少詹

事兼侍讀學士受去八年與長沙內閣又加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十六年加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

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十八年加太傅 泰陵大漸入受
顧命 康陵即位奄瑾專政公不得其職正德元年乞
致仕去成化弘治間翰林殿華最著吳文定與公二人
一時並負公輔之望吳以憂去公入內閣十餘年號能
持正又定竟不得入內閣公數言文定於洛陽曰吾去
且用之未晚公曰吾豈私原薄耶顧科第年齒望實皆
先子越在此慚焉故言之而公終不聽耶正德初天變
輔皆上疏自劾公求去不得復上疏薦文定及王文恪
自代遂與洛陽並致仕嘉靖初遣使存問六年春復召
入內閣尋進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明年三月乞歸十
一月卒年八十贈太傅諡文正

卷之三

文恪公王鏊成化十一年舉進士授翰林編修弘治初陞
侍講實錄成陞諭德八年陞侍講學士試士兩宮專尚
經術陰奇者屏去文恪一變十一年陞少詹事兼侍講
學士十三年陞吏部右侍郎十六年夏去正德元年復
除侍郎兼學士會災異謝還求退薦為公是時八奄導上
遊御中外洵戶部韓文率諸大臣伏闕請誅八奄上怒
召諸大臣相視莫敢發言公對曰八人不去亂本
不除竟不能去瑾入司禮監首逐韓文繼逐劉謝欲引
焦芳入閣廷議推公公遂與芳同入相時瑾方威鎮士
類公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而殺之吾尚何顏於此
遂欲置韓文於死地又欲置他事中劉謝公前後力救

七

卷之三

得免瑾又欲殺劉大夏坐激發士官罪死公曰士官素
叛何為激發瑾又惡楊文襄謂棄遠太費公曰楊總制
高才偉略為國修邊豈可以公為罪瑾見公開誠與言
亦強聽公言其專事煇炳瑾憐日甚公無可奈何四年
夏力求去瑾念公相作又輒發怒欲中傷公公備極杜
門瑾敗得免嘉靖初遣行入存問后與論歲願起公未
及起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諡文恪公器度宏深問學充
賅有識譽為文春密爾雅議論數暢開居戶部力學避
遠權貴人莫能視其面所著有震澤長語文集等書
文正公李東陽少而奇穎景帝命肄京庠天順八年舉進
士調庶吉士繼授編修轉侍講進侍講學士明年克東
官諱讀官夏去弘治二年遷左庶子以次遷至文淵閣
大學士入內閣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十七年祀闕里還上時政疏十八年上不豫入
突縣命 康陵即位加少詹事太子太傅正德元年上
不親政公與劉健謝遷上疏曰先帝顧命惟德以陛下
為記適者地動天鳴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未
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交易易始盡憂在民生國
計若罔聞知事涉于不幸貴戚卑不可破或自從中出
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政易若誰顧命之名不盡
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之何不報又陳政令十失加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葬蓋殿大學士二年進

擅權益甚高卿崔璠御史兼理工事張傳皆誣執
荷校長安門公力救得成還內苑御和獵歌上疏諫止
三年給事張奎御史張或忤璠尚枝公疏救巡撫楊一
清逮繫至公又力救是夏有提匾名文書疏理罪者
怒群臣悉治獄公又力救五年早上疏四事會張永發
瑾奸伏誅論功加特進左柱國七年流賊數十萬殘破
半天下賊就平論功加藤公一子錦衣指揮拜上以京
軍不習戰陣欲更調之軍公諫不聽之休卒年七十贈
太師諡文正慧悟風成文章流麗代言數奏明暢爾雅
又能獎進才荷推挽殷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泰陵
務勸康陵時保獲善類清謹弗踰休休不事敗歸卿
寺人顧思之

文肅公劉忠以成化十四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歷侍講
侍讀學士時國家無事翰林李東陽程敏政章以文藝
文逆有聲摩公獨沉默正德二年陞南京禮部侍郎逆
尚書明年改南京吏部公性峻行方操舍一介不苟得
惡士人競趨自處常遇執貴人力抑之以故久在南京
名更隱居多僦仰瓦舍公獨毅然持現撫寧趙蘭石更
廣名籍詭冒者千人焦方知為公賢五年瑾傳旨召入
翰林比至相見又不喜業已召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
士掌詹事府事專諸勅瑾誅始入內閣時張永繼用事
公公益持重永遣其黨廖鵬來謂公不加寵永不悅公

在門僅三月乞致仕不許累進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公輒進諫言貴倖益不悅正德六
年瑾辭疾強起知貢舉尋乞省墓上忽召長沙至暖閣
摘錄中語言欲罷公長沙力解公即陛辭去嘉靖初存
問卒贈太保諡文肅

文忠公楊廷和新都人歷官至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又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七年加少師轉華蓋殿十
一年憂去服闋梁文康靖上遣行人起公復入內閣康
陵崩內外危疑公擔戴凶奸奉 敬皇后旨導
祖訓迎 世宗入繼大統救封公伯彝不受一品十二
載者續進太傅贈勅皇禮部公辭太傅力辭大禮去削

籍子煥進士第一亦以論杖闕下請成雲南公初讀書
日以奉計長于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于當代事章條
件人才政蹟遠防阨塞軍伍錢役糞壤遠邇心耳濡
如月歷周旋而指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裕如也居家
儉素不遷羣役畱心清物榮學士攬修邑城置義田

文襄公楊一清入歲景奇童入翰林成化八年進士中書
舍人出提學陝西陞大常卿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薦陞
副都御史正德二年公總制三邊時劉瑾惡公遠詔獄
長沙力救得釋兵部薦欲土用公不果五年安化王反
宣夏召公總制陝西各路用軍川大 不悅 公
入 已 貴 公與永觀間論事公欲發而止者三未

間曰何為公曰公仇越已捕外賊不足憂矣顧內賊方
橫且夕未除公能不為寒心乎永矢色曰內賊誰也公
遂促席手畫璽字永曰彼日夜在上傍且親信技討賊
矣奈何公曰此易耳顧無能為公畫策者公亦天子
信幸臣公班師入京請上問諸軍夏事上必就問公
錡傷微并述乘亂取賊謀不軌大亂將起上英武必
大怒瑾瑾誅柄用公公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
載三人爾萬一不信以死繼之得請遂行母禍禍不潛
踵永勃然曰永何惜餘年不報主上乎已而永如公策
謀理召公吏部尚書中原益起上平賊十一策賊乎加
少保兼太子太保入內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進武英
殿旋致仕嘉靖四年虜寇關隴走公兵部尚書兼憲職
提督陝西軍務未幾召入內閣首薦起謝還費宏遂請
老加少師改華蓋殿上念公老朝朔望八年公計去張
桂霍船劫之上不問則籍明年卒繼孫元模詔請復官
公生而隱官貌類時人學博才雄嘗調停慶慶濟務尤
曉暢邊事羽檄有午一夕十疏口指指校中機宜又
好汲引人人或已顯揚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爭
趨其門二十七年贈太保諡文襄

文忠公張孝初名璽年四十七始舉嘉靖元年進士時
上以與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
者久之不決公乃上書云上以與世子入繼 武皇帝

非繼 武宗廟也今以復 武宗則第以復 孝宗
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 獻帝弗考而考 孝宗侯
獻帝有子而無子 皇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是
年冬授南京刑部主事三年再上疏 上召與鼎廷議
竟如公說陞翰林學士四年進廟議陞詹事兼學士五
年陞兵部右侍郎轉左進謁廟議及奉安獻皇帝神主
儀六年兼翰林學士進大禮要略修明倫大典是年八
月詔訊李福達獄署都察院事尋陞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賜 記二曰忠良貞一曰輔弼遠得懿疏官
事公遂奏革鎮守內臣清勘皇親莊田七年加太子太
保辭遂加少保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
傅吏部尚書禮部尚書大學生子四代諸官一子公建議
請嚴宣諭杜私誼重制誅平濫職定服制又應制陳言
曰審裁奪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條 上日事經筵
作教一箴及五箴註皆發之公八年敕重修大明會典
是年與桂文襄不相能八月降敕諭百官並勒致仕公
至天津召還九年有四郊之役知營建事務修祀像成典
進郊祀議又請供古立九壇以廣儲嗣又正孔子祀云
疏請更名上改名字教字懋恭十年雷震五門面岸致
仕無何召還三月如兼太子太師進華蓋殿八月又致
仕十二年四月召還十三年加少師命有司作實錄稱
十四年病乞致仕明年上使錦衣千戶視疾且促還朝

至廣州疾作歸又三年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諡文忠

惠安公幼歲于源澤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為兵科給事

永樂元年秋以素封稱言陞戶科都給事中以上公

忠實可託遂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建文

君踪跡特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德孝順事實篇成俾

公以此勸勵天下就跡無不到於湖廣最久十四年內

親起為禮部右侍郎明年巡江浙二十一下延均臺還

朝上駐宣府公馳夜上謁上就寢聞公至被衣急起

召入勞公賜坐與語公言無慮上欣納之旋始藉太子

監國藩王謀竊嫡造飛語命公往察公至以所見七事

省諷教孝謹密施以聞太子即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

南京宋義閣章奏是公所上密疏深嘉其忠俄上崩景

陵即位復禮部左侍郎兼職如故來朝雷行在禮部宣

德敗元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閣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

恭靖二錄章是秋登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從還尋兼

詹事六年兼行在戶部事聖節賜公詩一章及面陽

寒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裕陵即位益敬禮公失

行在禮部印自劾上不問改給九年乞致仕不允十四

年北征雷守京師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幾

言上皇蒙塵已久宜即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

明年正旦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

允三年以太子太傅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太子太

師是年十一月己巳上皇萬壽節公乞今日官拜覲

不許又明年上皇復位力疾入一見請老去遣子長

寧來謝上念公屢請朝廷安門忠愍授長寧宮錦衣世

鎮撫卒年八十九公平易寬和廉靜恭慈自奉簡薄與

居有常才猷宏遠體典則純經蓋井然不亂國家大體

與諸閣老相可否必執正諫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部

貢舉未嘗疾言遺色人皆知為君子長者所養有芝軒

集律身規鑑行于世

左春坊大學士解縉字縉紳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

是歲吉士上封事論時政萬言上覽之喜公年少有

才志諸大臣皆忌之上數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潛忌

公得 上意乞改公御史達 上公在臺嘗為王國用

草諫書雪韓國公為唐徽所疾又為夏長文作劾都御

史袁太疏太切齒恨公又贈時直言竟坐深文得罪且

不測 上憐公召對優慰諭賜銀曰汝歸且讀書十

年著述冠帶來廷又命公修正元史刪定禮經凡例公

歸家八年 上召來奔喪有司劾公違詔奔喪請河州

衛又建文元年召入翰林待詔時繫後召公與黃淮備

顧問遂命居內閣未幾又召湖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

楊榮西公侍讀學士七人分直文淵閣永樂初重作

高廟時建文總裁官上議建儲公稱世子仁孝天人歸

心以尊奉嫡自古成祖逾年冊世子為太子建公翰林

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議頗洩高煦大恨欲殺公時
用兵交趾公力言不必伐上出公為廣西參議率至
剛奏公怨望改交趾永樂八年入奏事南京高煦密疏
言公因上出塞遠觀儲君無人臣禮上怒逮公并至
剛下獄十三年正月卒獄中公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
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過聖明名動天下脫羅讒害中
道天關不盡其用其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隨于
心苟可用力盡意為之篤于詩書及名賢之後吾引拔
士類襟宇闊略不屑屑細故一而表裏洞達絕崖畔人樂
親之求文翰者日輻輳與之無倦文雄勁奇古新意壘
出故事高處逼于長退之詩家宏豐雖似李杜書小指
明人物考卷之三

精絕行草皆佳

文簡公黃進以洪武三十年奉進士為中書舍人靖難後

訪問政務稱旨命公與解縉公御榻左側顧問內閣掌
制勅又選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璉與同事直文淵閣
秋陞編修進侍讀上議建公曰立嫡以長萬世正
法上是公言立東宮陞左中書五年陞右春坊大學
士兼侍讀進講東宮大孫立之兼輔太孫六年命襄義
金忠面劾及留學上稱太仁厚舊法四人輔太子
明年上北巡又明年上征討長沙李法良及太子遣
豐城營恭討之漢庶人忌沮太子諸彬公侍太子卒遣
彬歸法良十一行上稱北狩公復謂漢人曰依

李嬌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傅八年十二月生公奉表此
上不赦逮詔獄凡十年獄中有必從集自省錄駭陸
卽位出獄陞少保戶部尚書陵大漸太子在南京
未至深憐卒禍中外洵洵而楊公佐鄭襲二王監國
僭太子至公憂危嗟血宣德元年漢庶人反公留佐二
王監國班師始還第二二年秋公上賜葬父來謝
賜遊西苑比辭又宴太液池明年聖節復來上喜賜
宴景陵廟公奔美逾月辭歸正統十四年卒年八十
三諡文簡

文靖公金善字幼孜新淦人建文元年進士授戶科給事
靖難後入內閣改檢討數月陞侍講時翰林坊局巨日
進講經閣書士奇閱易廣閣詩公閱春秋因上春秋直
指三卷七年與楊榮胡廣扈從北八年從上征虜上歷
指所過山川諫公記之十二年復從北征十四年還南
京明年扈從北京十八年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
士復連歲扈從北征次開平上曰朕夢神人語朕上帝
好生者三何祥也公力請班師上曰善遂次榆木川上
賓天東楊南計公雷中軍護喪太子卽位陞大學士
賜銀圖書洪熙元年時法司論死罪多寃上命臨決
必三大學士會議奏公如律例多平反未幾還省母毋
卒景陵起公服中為總裁官修兩朝實錄明年持節
出寧夏冊慶府兩郡王妃還上對事從上巡邊度

鳴山上曰唐太宗征遼嘗度此山公對曰太宗尋悔足役以故建憫忠閣至宣府還宣撫六年卒贈少保諡文靖公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不肖伐善爭名爲文和平寬綽類其人

父穆公胡廣廬陵人進文二年公以進士第一爲翰林修撰長陵入正大統性侍講尋改侍讀陞右庶子五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十二年十一月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前職又三年得疾且劇上使醫來問疾尋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獻陵嗣位加贈少師諡祭厚贈其家還遼二聖恩何處也公居官敬慎在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爲本未嘗及人過每

于制勅視草必具可否以聞力陳封禪非禮諫治遼閭奸黨其衆泰坊也小心盡誠多所裨益兩考京畿解試四爲廷試讀卷官鑒別公明素勅修高麗實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總裁志在於植名教獎善類永嘗一比匪人人或毀公上不之信公處榮祿未嘗一日忘山林幽淡閒遠之趣公退閑戶讀書賦詩而已著有

念義公憲義初名聖己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嘗言一日上問汝憲叔後平頌首謝不敢上御書義字賜公易名達文即位陞吏部右侍郎靖難後陞尚書代張統時盡改建文諸例公從容爲上言損益貴適

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上喜公忠實信其言永樂

二年兼詹事七年巡北征佐太子兼國諸王及遠夷奏請詣行在所除悉啓太子處分公熟于典故達政體不動數年事賴以濟十七年父喪歸起復明年從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赦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公與給事馬俊巡應天問民疾苦考察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二十年上北征還坐東宮事與而陽係獄尋釋獻陵即位預政議進公少保兼尚書歷進少師賜公銀圖書未幾又制塞忠貞印賜公宣德三年秋從巡遼還上顧塞少師老不欲煩以事教公報吏部務朝夕備顧問明年夏郭進代公尚書又賜公忠厚寬弘銀章一七

年今有司治第八年進一品九年賜宴禮部後一年辛年七十二贈太師諡忠定公爲人孝友質實和厚簡靜事君有誠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爲乞乞必歸於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之憂退朝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陰被其利云

憲靖公夏原吉湘陰人洪武庚午領鄉薦入太學遂擢戶部主事陞戶部右侍郎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各勸民隱公明寬大人咸悅服長陵入正大統轉左臺陞戶部尚書蘇松諸郡大水公往治水慮乃息而撫

建北京樞密院命公知選入入用 長陵北巡公
扈從歲餘駕征北虜 皇太子孫璉守北京命公輔導庶
事修舉京師肅然北京宣徽成公奉勅詔 皇太子及
皇長孫千南京十九年上從征虜公力諫許旨能官
獻陵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公以母喪辭不允加少
保立東宮又加太子少傅賜銀章一未幾 獻陵崩
景陵嗣位公以舊輔尤重阿汪公亦孜孜惟謹龍養日
盛賜舍私貞翰圖書明年扈從巡邊還 上念公春秋
高賜勅嘉勞命簡職務朝夕備顧問兩朝實錄成賜白
金羅綺明日入財署歸得悉愛特遣太師謚忠靖公天
性孝友與人交久而敬平故人在患難平周給之德
人人物考 卷之三

舉徵而心報未嘗存怨惡心接人溫然處事善善以而
惡惡矩矱守前深門廊不見涯淡在上前所言必歸仁
厚臨政必酌大體益有陰令其德者當時掌財賦以愛
人節用為先酌大體略煩苛以故數與大役供餉贍給
而民不繻髮雖憫無矯飾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皆
靖公君子長者云

學士沈慶天資敦實博涉經史洪武中舉文學弗就 文
皇帝初臨御命為翰林典藉 上覽公書稱善一切大
制作必命公書日侍清閒賞賜優渥子弟皆官之由典
籍陞檢討修撰侍講宣德初遷翰林學士年踰七十上
章致仕不允九年卒年七十 祭葬給驛歸喪公考友

身靜不附權貴士論高之開殿閣戶焚香鳴琴賦詩以
自樂德宇澄澹風韻蕭散所耽唯載籍法書名畫花料
奇石居人韻士至必具饌歌奕愈度修然者有滇南楊
隨筆錄云

文清公薛瑄字德溫河津人幼能賦詩長讀周程張朱書
遂焚前作尊心性理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九年進士
擢御史正統初王振問三楊吾鄉誰可為大臣者皆薦
公召為大理少卿三楊私公一見振公曰安有受官朝
而拜恩私門耶振聞憾公誣以棄律出罪人竟坐公死
係獄公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仲救免歸田十四年程
信薦起為大理丞分守北門樂虜景泰四年秋召還京
人人物考 卷之三

為大理卿 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薛瑄石專用主遂引疾致仕去四方從學者日衆
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發諸義出處大節
光明俊偉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以誠其言平易不
為奇辭之說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純篤著讀書錄二十
卷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諡文清

文懿公呂原字達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未冠時已博
洽通經史父景州學官原不克慕家貧力學郡言無
奇之補弟子員發解浙江明年成進士第二選翰林侍
讀與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馮陳文李治商榷劉俊等
習制誥于東閣十四年罷初改通政左參議仍舊

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書）用知制誥公朝會
衣青袍亨笑曰何為先生易（詩）公不答未幾岳正暨公
列上石曹雖狀上番中曹石（詩）訓上岳去岳公公與李
賢同在內閣李公通達見（書）立斷公守正謹恪精濟之
將修一統志克總裁官母平去通景川政立歸合葬載
舟中極哀毀病抵家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公資性
渾厚容貌端偉在內閣六年清操不苟取于性儉約身
無統緒篋中惟紗衣幾糲分祿贈宗人清心寡慾無
隱過至老點點不侈于常舉順天官南太常卿

文肅公岳正字季方號家泉畿內郭縣人二十一領鄉薦
正統戊辰進士第三名授編修孝奉三年遷左贊書天

順元年召對稱旨入內閣參預機務時石守曹吉祥勢

方張公岳極言於上且退而面諭導之使為保全計二

指雖陽諱中實節之未幾造乘詣兩正貫直諫君父不

數日內批降公欽州同知公過家辭母憂數日兵部尚

書陳汝言二人職還者中公外事遠語微考掠誦成

肅州鎮夷所未及行李鐸都督克寧公虛四年石生法

錄明年曹又誅上恩公言辭工伍於歸田後陵即

住謀復公官吏部擬調南京上曰曹克經廷官未幾南

陽欲薦公南國干祭酒公不應意者偽為公勸南陽章

示高陽遂大疑公成化元年廷推公張寧高兵部清黃

官不習性與化知府公至仕為刀民事操利權典修水

利積數出羨餘補助民役稱賢守宰三年求朝乞致仕
家居越三載卒嘉靖中贈太常卿諡文肅公偉貌修髯
言論灑灑動循矩度文章節氣名滿四海居孝家第交
友有終始之誼抱負經濟屹屹不肯下人有古豪傑風
曹石事或議其迂又曰未信而諫直應曰渠謂我諫官
耶我道當如是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即言無
礙府以故奇公者雖多忌者亦眾云

侍講學士程敏政字克勤成化二年進士少時讀書一月
數行下以奇童薦入翰林入仕益攻學問弘治十一年

召至京以太常卿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侍東宮又
明年主考禮部給事中奉詔劾敏政凌會試題罷進士

附金錢無數同考官林廷玉復疏可疑六事上遂治午
前敏政素負時名不能忍辱下人朋輩要洋人亦幸

敏政敗污去不可起復不復相左方敏政竟奪職點
案于唐而等十餘人敏政逾年憂復卒敏政著述尚本

實建白傳經義議論英發出人頭地世宗初永嘉建白
多採用之

文定公吳寬為諸生時有文行負重望登成化八年進士

第一歷翰林奉坊唐事侍康陵東宮選講閣雅詳明意

存規諷弘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議葬葬廟禮先是成

化四年孝莊皇后崩中外籍籍言周太后萬歲後葬裕

陵祭儀廟禮皆如邇至是諡稱孝莊皇后與存莊同顯臣

覺其誤未顯言如禮官議不決上再詔廷臣議公時掌詹事托家議臣曰魯頌姜源閭宮春秋考仲子之官皆別廟漢唐皆然至宋始有並稱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姪仁宗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為法眾議是之議上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公位曰尚眾望相用忌者沮之公益中遇生平歷官兩為吏部侍郎充修實錄副總裁領詔教內閣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平贈太子大保諡文定公忠信宏厚廉請方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遠跡權勢

卷之三

三

翰林修撰舒勞運賢人初生時人聞空中呼狀元姓舒勿責稟奪異十二歲時關寫依人賦郭守祝公奇之薦補諸生督學蔡虛齋試藝官選正德丁卯中鄉試丁丑進士授翰林修撰庚寅武廟北狩上隆聖孝疏奉上草服疏反復數千言諫諭切至已卯南巡幸同院官伏闕懇疏罪則閣中杖斃死出福建市舶提舉卒已世宗立召復官運還內外艱時以疾卒年四十四先生生平主貞氣剛毅所遺責者實欠勇若當喪為文章宕遠不窮所著有易問太極通義釋義周禮定本等書至於律曆象數古今名物無不洞究精微惜也天奪之速而竟愛阮以終有志者每為之長嘆云

卷之三

四

翰林待詔文璧字微明八歲歲時諳又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父溫州守林獨異之曰兒早晚成無害也既長就外塾穎異挺發日記數百言為邑諸生文日進年十六溫州公以病報先生為廢食振臂而馳至則浸三日矣痛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察合數百金為溫州公贖先生固辭不受因曰勞苦諸公派欲以生汗遊者久之寧處人者并基先生名貽書及金幣聘為使者及門而先生聲疾亟臥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士何寧竟以反敗尚書李克嗣撫吳中薦先生而先生益以久次官貢至京超授翰林待詔翰林楊慎貴佐吏部解惠名能博精負一世才以得下上先生為幸大司寇林俊尤重之先生為待詔可二年修國史待經廷歲時上尊慈帝所得恩賜甚厚然居恒邑邑不自得上疏乞歸先生歸社門不復與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履常滿然所與從諸獨書生故人于屬其他即郡國守相連綺宦商賈人不能博先生一赫號而先生所最慎藩邸其所紀不宜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固家法也為詩傳情而發胡秀妍雅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達意時治歐陽虞陵書法無所不規歐陽率更眉山蘇章海岳抵掌睥睨而小楷又精絕在山陰父子間八分入鐘太傅雲龍手而所不論也其書遊戲得象外理置之越興與倪元鎮黃子文至不知左右疾且對而好

施周入之急見以為變深自表而待入溫然無少長無
政使至九十猶嬰髮不衣海內習知文先生名久幾以
為異代人嘉靖己未年卒所著有甫田集行于世

忠襄公郭資洪武十八年進士為廣西士戶部主事曉練

錢穀聲譽頓起陞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敗北平參議上

言弊政陞參政不數月進布政使請劾大振靖兵起

公獻策防禦已而留侍 獻陵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

夜并備輯睦兵李轉給饋餉盡心瘁力不畏強禦靖難

後陞戶部尚書 上曰資朕蕭何也時建北京軍民初

安而官司諸費冗濫嘗以樽節恤下為務深見信用永

樂十九年巡行營建百費並與昔公調度 獻陵卽位

立東宮以公奉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適足疾賜杖給

手條致仕復其家宣德三年夏公報部務明年召公以

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朝參公愈感激效忠雖邪黨身

兩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僚屬有吏莫不敬懼焉滿考賜

宴禮部將以敕書督公如歲寒松柏相愈老愈勁其優厚

如此以疾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諡忠襄公受眷三朝

屢登八座廉介動履剛果有為自始仕至老視國如家

天所施為毅然自任不畏疆禦未嘗避怨科害與人辨

論屢屢見於辭色而推之於政略無害人毫物之心誠

國家忠謹直亮輔弼之臣也

建安張翥曰惟公之生吾國才外庶郡蓋冠金

憲臺風猷宏振紀綱秩秩出參大藩政典弊凡所設
施算無遺策顯命薦臨特拜方伯赫赫 太宗休養而
與命公居守撫民躬兵既正大位嘉公勞績進位尚書
厚其養錫公愈飭勵經國如家訪諮弗恒恩寵疊嘉
仁宗嗣位進位師臣俾休于家憂施以恩 皇上繼統
養公者舊詔復任事維公忠貞秉所共知維公勳業顯
著于時

工部尚書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為山面按

察倉庫坐事左遷主事戊午夏建文初授陝西命事又

坐事除員外靖難後依陞禮部右侍郎進年轉左永樂

二年尚書工部時營北京取材川蜀七年奉委伐山通

進深入險阻時下乾嘉公勞蹟九年治漕河已入蜀

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蒙江西

明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番舟十九年造黃舟公初治

開盡用濟 郎金純都督周長修復會通河置十五

信圖京與興安符 人主東及滾黃河故通用侍郎張

深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第一入於寧陽築壩城

場遇洪水盡入漕河用御史許堪築自是提漕京師罷

海運公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公剛果質直有經濟

才馭下稍嚴以故事亦易集洪熙初賜葬祭正德初賜

祠會進河上

吏部尚書郭璉永樂中為郎官

初為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四年代安嘉為行在吏部尚書上諭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為朕擇才昨郎中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經任者必動於咨訪有得即錄故官不乏才呂蒙正交發薦允文材館錄慎留意正統元年除公尺籍時進士至賢入選公試以嘉禾詩奇賢輔相材拔驗封主事未幾累擢大臣皆欲引去公曰主上冲年吾輩當先朝簡任受付托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遷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若臣愚義如此眾是公言疏上盡爾諸大臣七年請老公在吏部兼銓十四年名不及塞然深廉樸實不用

洋漢羅為內閣所使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意美公金忠少廉慨有大志及靖難兵起以布衣入見具言象大事當以人材為急上悅授署紀善日侍帷幄

管理戎務署長吏郎真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為兵部尚書公博覽史集議論河懸

諸位未定上密問歷數古昔通弊事對上喜賜

公大鑒且命以講議佐太子公侍監國時勅起孝統

為文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殿夢福福臨諸天日而已或

謂勝廷臣及宮僚過者上令公察察公退數頓首再三

為白無此事朝廷下寬宥他日即如人言臣且連生以

故金義諸多公為人謹靜無與人親愛無為所動凡事

稱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或闕誤引為已過不遺片善

不念舊惡餘俸周位鄉族卒贈少師諡忠襄子達子為

檢討改都給事中長臣副使

忠宣公黃福字如錫昌人也鄉貢士為清源主簿有惠政

丞奉勳職才識明敏洪武中論大計上奇之三十一年

起陞工部右侍郎增難後陞左尋陞尚書公親民如子

勞不安輯驅動不倦又勸諷字中朝士達謫至者咸見

溫恤兵民咸悅嘗奏欣附中官馬馴怙恩肆虐公數裁

抑驕驕誣公有異志上察其妄不問前在交趾凡十九

年及還文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元年獻劾交

趾反時洽以兵部尚書代公累奏乞公還撫交人會公

出封親藩即日名還出領交趾藩集泰清事屯田便宜

上出其章示而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華垢

封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用正直明果一志國家生

民今六卿中鮮及福者今年七十夫乃朝暮奔走道路

勞瘁不已殆非國家優老之意上曰然改南京戶部尚

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當時諸大臣多依違承順公特

正不同以故去南京初陞即位加少保兼贊機務每

事先審定付翼城伯李隆隆亦敬信公比視事公不出一

語公曰體當如是時以公議復設提督憲臣正統五

年卒成化初賜太保諡忠宣

下仕大夫無難識與不識知為君子并所聞說所願

已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給族姻屬之室無

百稱

文瑞公王直字行儉泰和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賢蔡等
三十八人爲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公與馮文辭退古
作者召入翰閣書幾密文字授修撰上巡北京留黃
淮楊士奇及公輔道監國再巡急爲憂國陸侍讀學士
立太子陞右庶子兼前職正統六年出部左胡忠安公
八年爲尚書吏部代郭十四年虜犯邊上駕欲親征
公率廷臣諫上不從命留守加太子太保及上兵敗北
棧景帝立進少傅屢乞遣使奉迎上皇不允景泰元
年上諭大臣絕虜使公言報使便上不悅會于肅怒

公言始釋內臣與安呼曰瞻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

五

人乎衆未荅公厲聲曰臣皆王臣惟上是使敢弗行乎
安語塞遣李實使虜三年加公太子太師以何文淵爲
尚書佐公舍人何觀劾公又御史陳綱論劾公請老不
許松陵復位請老去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文端公
方面備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殯人
和氣可掬學究才敏詩文精緻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
怠既秉鈐軸益重慎時方面官及廷臣薦舉每居司部
公簡意人才于請願絕奔競之風一息

文忠公王英字時秀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席吉士入翰
林未幾召公與王直入內閣書機宣統五年進修撰

扈北巡尋進侍講二十年從征朝至關海還至威廣
鎮上命碎李陵進驛今碑還奏喜曰秀才二十八

人中讀書者耶朕當重爲用正宜宣力勿憚勞苦公因
言虜退幸勿窮追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計秀才直
不欲驕武爾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有聞即奏上駐
師安平鎮軍中有怨言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有其
過稍與恩澤異日必得其死力上喜命兵部李慶給
糧及上晏駕東宮命公與蹇夏西楊等定喪禮議國政
直內閣明年歸省還朝景陵召入便殿諭曰洪武中
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
英慎自勉命入內閣參預中秘裕陵即位克史館總
領火少考

米之三

三

袁官晉禮部左侍郎兼前職正統八年出禮部事顧
謙會潮江早命祀南鎮公至紹興應時注雨人咸喜曰
侍郎雨也明年京師旱上疏乞加賑恤益修省章請引
年不允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平春秋七
十五證文安次憲公與終文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瞻
尤善草書寬弘樂易豪俊勢達不屑曲於顧直諒好規
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公

慈谿陳敬言曰江右推多出名儒顯宦若宋之晏
殊王安國元之吳澄諸君子其文章名位功業皆炳
然當世而垂耀竹帛者豈偶然哉王弼實益諸名山
秀氣之所鍾也公亦撫州人也其文章名位功業

不相然自入什歷陳通顯不離朝廷四十五年
列聖春過久益不替似又過之矣豈天之生私於
舊之人哉抑雅知公之才德自足以致身於青雲之
上耶

上耶
嘉慶公于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元年
授御史從計漢唐人上命數廢人罪澤義正廢八流
汗伏地 上喜思用公巡撫江甯平反冤獄五年山西
河南歲 上親書公名陞升在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
公問民疾苦百弊漸剔凡歷十八年十二年復右侍郎
還部十四年秋廢也先入寇上欲親征公與兵部郎壁
力言不可不聽師駐狼山 上北狩京師大震章皇后

卷之二

三

三

立獻王監國憂謙廷勳王據監國有未處分馬順附振
衆怒擊之廷中大譁賴公鎮定即陞兵部尚書加太子
少保時內外注視倚公安危調兵為禦虜城中計是年
九月章皇后以皇太子冲年邸王親宣宗于年長宜嗣
大統即皇帝位遂尊上為太上皇帝明年改元景泰時
三營精銳盡簡征行留者皆老弱公見上泣曰虜賊將
長驅深入不可不預計宜急遣官募義勇某氏夫更遣
辛練器械等營經理相定十月朔喜寧導也先設
皂還京五日入紫州京師戒嚴待講徐理長言占家倡
義南遷二三大臣依違其間公慟哭言京師天下根本
郊廟社稷後廢百官庶姓公私積累皆在一動則大勢

盡去宋事可鑒敢言南遷者衆共譏之群心始定公奏
用王通楊善守京城孫堂衛領分兵出戰監以于欽業
盛等官率平楊洪柳河為總兵盡移郭外人入城嚴通
州糧公率先士卒躬環甲冒以恩義諭感激六軍十一
日也先擁衆至城下公及中等統兵出禦虜見我師堅
不可撼喜寧驟也先邀大臣及出議兵索金帛萬萬計
廷前莫夫公曰日本兵知有軍事他非所聞即出德勝門
外閉門對壘約戰以上皇在虜未敢動已謀知 上皇
面移我發大砲擊虜死者萬計也先大沮遁去論功加
少保總督軍移如故公辭不允景泰元年二月公論除
喜寧也先始悔過果遣使請奉 上皇還京 上勅公
毋入勿勞 天之二

三

三

防護京城且謀通使群臣顧望不能決公曰天位已定
誰復異謀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 上
喜從公言九月上皇至京師居南宮三年薦王忠肅公
自遼東召還院是年五月立懷獻太子加太子太傅先
是也先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
葉宗雷福建鄧氏七廣東韋蕭泰各擁衆數萬僭號攻
害嘉瑞變在呼吸公內顧京師外籌邊陲防衛陵
震嚴密 月抗控虜果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入城堡仍
雷貴州藩臬條置立奏動中機宜儼守已成相顧驚服
胡濙款兵糾盜悉平口不言功益自斂飭上推誠倚任
環梁朝綱文武大臣面剛進退官庭密務指膝調停清

廉方正一錢不取力還賜第止宿直旁有無嫌妄鄉
數椽僅蔽風雨薄田僅蔽饑饉供饘粥食無兼味衣無絮
帛大端舒良及子等皆憫公不敢撓法相悖事忌公處
辭兵柄公亦辭總督避軍公嘗臥病中官更番來視賜
上供取竹漚以和藥或言柄用太過上意益堅群情
遂起怨謫益興上病時上方出南內復位尊以奪
門為功誣王文監王誠及公意欲金符進立外藩都衛
史蕭維禎恨王文排已得先入內閣又恨公每抑已故
懷管欲殺公謀反官族徐有貞從上窮言不殺諫今日
之事何年公自知功高隙深延說不復自辯遇害時年
六十籍其家子冕戾龍門公死之日天日變陰霾欲
空思切悼枉四海一詞章皇后嗟嘆累日茂陵卽位赦
是還公屍產成化二年復公官遣官致祭弘治三年特
贈太傅諡肅愍皇帝制曰卿以俊偉之器經濟之不
歷事先朝勛勞茂著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奉
公道而自持為權家之所忌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
實憐其忠特命行人復卿子爵嗚呼哀其死而表其生
一順乎生理屈於前而伸于後允協乎人心
太原王瓊曰正統己巳之變于謙以社稷為重力排
群議退苐練兵坐擁張虜光輔中興厥功非細當時
天下之人皆知其以身佩安危功在社稷而竟莫殺
身凶家之禍于後日哉奈何于公效用之日正小人

側目之秋故事機一變于公于是難免矣程璧璣謂
于公之受誣為注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
法吏之手斯固公論也夫
文莊公華盛字理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
中己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屢從失律敗事者以謝
天下房退請明賞罰言效勞如孫鑑死事如謝澤韓清
宜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
懲陞都給事中劾于少保德勝之役時北虜方張大臣
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
礪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泥白羊不破則
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難守不
過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郊社生靈何宜急固守宣府居
庸為便會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勅公往視民用安釋景
泰二年上疆灾防患十二事又請于朝三年遷山西
右叅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東薦勸賞獨石等軍務先
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蹙蹙未復到上刊書可與
革者八條次第行之一時品式具備而又于極摘戊
卒不任戰者屯田以給軍中諸費七年外覈去元順二
年召為右叅都御史巡撫兩廣至廣興利革弊左肅心
高令監商入米餉邊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斬首
萬級八年移鎮宣府代李東復修官年言田之法養老
優貧留意風教四年陞公礼部尚書五年改吏部六年

張所內八年止
入河套議城堡
東勝從民耕守其中救公往設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增兵守險可爲遠圖上從之九年轉左在吏部奮意人才於實行議論恒中經義未幾卒年五十五諡文莊

安福彭時曰公溫雅簡重崇道謹尚名節言動思股古人居家傳孝友蒞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苟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自若去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然存心寬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雜客公退手不釋卷元古辨疑始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爲文師歐陽修而功業自期於韓范以漢公爲鄉先生尤景慕焉大用未究而卒惜哉

景毅公程信字夢龍正統七年進士十年遷吏科給事中景陵即位公監軍宗廟城上五事都督保鏢禦席失利乞入城公堅持不可船督諸軍在城上設謀爲寇援虜引去景泰元年使蜀乞賑饑民革廟居兩宮時上中與固本十策天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公太僕卿再陞左食無巡撫遼東五年還京侍郎刑部受去成化元年起兵部侍郎當是時四川貴州山都軍警據大壩山皆之險叛服不常陞公尚書提督軍務與相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公王永寧自右大軍又分

兵會于大壩將士休公方督連破二千餘寨凱旋進大理卿疾作告老下九七年應詔求言公上兵事可更者四款可伸者五款
山軒韓合六卿上言利害三十餘事明年致仕卒
知太子少保諡襄毅公才雄氣果沉思曲算無書不讀倚詩文略不經意而蘊渾可俟所著有晴洲集子欽政丙戌進士官翰林學士

壽光劉明曰公爲諫官知無不言言必達大體而嫉惡太甚位兩淮及法司必以敬正輔長官不隱忍坐以爲賢軍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南京等屬議殺則斥之曰乃有司之事也故斷不可預征川貴時得以便宜行事公不爲一人不殺一人而曰刑賞人主

大柄論者以爲獨體又曰此古名臣之言可爲後世法者今敏政平能昌其大業容可量乎
文襄公周忱字伯器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盡心刑獄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南財賦繁夥延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西南直隸公辭赴靖王至江南召父老問利病興革四年秋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乞致仕
小九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卒年七十三諡文襄先是胡瑄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公濟之以寬安撫軍民斟酌便宜更定稅法與民交貨民甚便之又當時東河清軍與民爭軍船出官厥民率期舟又經年往復失業八萬平江伯議

奏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交兌民聞馬草及文武奉
難子轉輸公請立折銀之法正統初淮揚益鹽課公
視撥剩餘米貯揚州鹽場聽兌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
鹽賤官得預鹽民得食米公大濟糧官皆用牛
膠萬船公請以京庫牛皮朽腐者煎膠兵校合用米磨
明查非違歲月不可公令工沃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
海鹽柔得海塘合役萬夫經三四年費萬計皆出公度
文海竟不為患尺百上供及廟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
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給餘米歲不下萬計饋遺往往
不吝各得其歡心江南人至今尸祝之公宇量恢弘才
識通敏莊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辭者雖卑官賤吏破
人勿令與之
云嗟斯開心訪納性尤機警善畫諸部錢數鉅萬一盈
指無遺算嘗為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
輒按據諸詳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為
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通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
能及

南陽李賢曰周文襄公撫巡南都歷二十二年虛心
訪問善採衆長謀畫深遠苟可利國利民破格為之
是以蘇松粟欠提糧悉皆完納其定濟農倉也則平
糶勸借以符賑其視災推揚也則撥餘米以給壯丁
公私兩利上下便之北虜跳梁京師戒嚴糧運艱阻
復添募民運數十萬石永造軍器要萬件發運應期

貢賦未嘗稽欠虞事周而且敏大都以便宜從事一
時理財無出其右矣然當時中官王振擅權於公極
重禮之必有所以馴之者

恭定公年富宇大有懷遠人永樂中以吏科給事陞陝西
參政歷都察院民隱革糾弊興學勸農尤城廂正統
九年陞河南布政使撫輯饑民力行節儉也先倭寇陞
左副都御史校督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徵和豪橫廣
屯田民樂更生軍賞必信忤襄垣王公請老不允有美
准誣公不法請坐郕總兵上非禮于謙上議曰糧宜以
在衣監軍裴度以御史督師我朝近日左都王朝食
那來學皆坐總兵上准妄言沮軍法官罪事據公
亦託公曰富公廉朕以邊
倚言中傷公逮詔徵南陽
解建康縣陽南陽公為戶部又薦公上曰臣部非年
宣化公於公廉於出中道時陝西督師之八公
世孫余子僕史部公侯官乞致仕不允卒年七十
亦完公剛正忠信言寡欲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才
節時推重云

贊曰公嚴正公之遺直有忠貞之風外應元不
一而歸肅然一室遠近起公同能是耶保民為心
公識

錢焦翁兩狀元羅次至明人物考卷之三

以上原缺

建隆火雲上無大冠有功加太子太保還臺四年入吏部代益山為尚書請寄不得行五年春致仕公與王玠以剛方為時望在吏部時崔尹為侍郎不拒能謀大臣忌公最多年隆景敏

恭肅公林鶴字一鶴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為御史持大體略細故嘗監試禮部內閣陳循王文子不得舉誣者官劉儼又以公邑子林挺得舉誣還升一公事自得釋天順元年知鎮江府陛辭召見賜食至郡公汲汲興利除害不累前人短未幾改知蘇州務簡靖即有建章必審嚴無三吳人重公名輒有蘇才起陞江西按察使據律平反免獄不恤情對廣德賊賊歷江西左布政

歲餘奏減民租十五萬領南有警家急調兵食得禦成化六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審訊刑獄必從容調劑極處僚屬內銀云起刑部侍郎年未五十清舉出諸卿石畢卒子官公秉禮直義造次必恭傾公餘閱古史臨帖瘦必夜分漏盡即起取下稍簾交遊不苟事母程氏極愛敬為行孝廉君子也嘉靖間贈尚書諡恭肅

文靖公魏驥字仲芳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為松江訓導及及造就人材諸生讀書學官夜分提茶勞問諸生益感數有書三考復留十七年師遠薦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員外轉南太常少卿三辭試在吏部侍郎老辭入年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正統十三年陞尚書景泰初致仕年已七十七矣公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謂公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得立朝願少待公曰吾為無臣宜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循憂愧裕陵復位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不治生產端厚祗慎簡約廉勤頗徑直好別白君子小人權要人不悅性好吟咏矢口適情不求彫飾自齊意未成化間存問遺書子完營墳墓有司請如何葬完敬辭公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平年九十八諡文靖

彭記曰百年眉壽天官上卿盛德雅望達邇耆稱度內達尊其之權衡謙虛守禮開朴性成好學不厭焉

老精開使臣就問特奏 聖情雖免後事遺世罕聞

文肅公錢鈐字習禮吉水人 才敏力學永樂八年登解江

西會試第十以翰林庶吉士除檢討 上言公有鄉人

惡公者欲構陷公無可指乃指公爲練子寧撫宜坐束

陽上言曰習禮有文學史才願陛下憐察上欣然曰使

練子寧尚在朕且用之况習禮乎公感泣宣德初預修

實錄五年陞侍讀學士正統初賜坐講又進五倫書修

宣廟實錄陞學士七年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

公不設西楊兩揚坐或問公應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楊

閣上上命工部具座禮部欽位次二楊始自內閣坐諸

學士上九年乞致仕不許十年禮部右侍郎兼學士

裏內批用公而陳祁或掌院事武賀公曰吾今且爲有

司又奚賀爲未幾陞高南皆得陞侍郎入閣公尋兼署

吏部稱疾辭致仕公孝友忠信篤于倫理厚生送死推

財賑難好古秉禮勤有矩則文章論議士類宗仰歸山

十五年八十九年贈文肅公在位三十餘年典文衡者

八請養者二佳時暇日擇勝往遊長篇短章發於歌詠

以揚太平之盛美所著有應制集詞垣集歸田集

泰和王直銘其墓詩曰洲背之山有崔嵬墳是誰所

營武肅令孫公之遊北旌旆于千山靈來應風卷雲

舒松木有水驪水有原公之本源人其式旌公每來

歸子孫莫莫詩讀書有永無數惟公世家海內所

聞政事文章亦頗其鄉我與爲文式爲于義 十而

終尚利後嗣公官三品神道有碑我作是詩 日世之

語

思文公李時勉初名懋以字行安福人弘治二年進士少

有大志七歲小學四書皆成誦選庶吉士預修太子實

錄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條上十五事

未幾詔擢下獄尋出獄復官 獻陵卽位公有諫疏而

中坐出 上怒至便殿命力士撻之拍其肋幾死明日

改御史又明曰下詔徵宣德元年十月 上恨公言類

觸仁考怒令縛時勉面鞠已又令縛時勉斬西市 上

復憐時勉也直立脫公柱捥復其官預修兩朝實錄陞

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陞祭酒與陳敬宗齊名陳方慶肅

下公平恕得士太學生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

一新條教變化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

瘞者節縮餐錢力爲贍給皆諸生讀書與寢有時燈光

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守正傾

權公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

忤閣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罪解尋乞致仕去又

明年北狩上疏言親君子遠小人褒忠節迎還車駕復

仇雪耻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歲化中贈禮部侍

郎諡忠文公文學老成行修著節義足以表俗剛正

足以任事量足以容而忘不可奪

公嘗作北京賦歌曰煌煌帝都今遺錦囊山帶河
今壯以雄天開日明今王氣所鍾旁隆造天今惟帝
之官邸氣授今開溪深鎮夷夏今宣皇風王道平
今四方來同願皇圖之業固歷萬世今無窮○論文
曰夫文章之見重于世以英人而苟非其人雖美而
傳反以爲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
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傍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
陸費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
議論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
得而議焉 贊曰於乎劉士浩然正氣博聞有養學
自中秘危言倭行歷事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
士司成如驛我是荷校類代門徒之義歸老于田名
儒風致

父介公劉儵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 茂陵在東宮公爲左春坊大學士充國史總裁已而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公公不爲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公閱之不明取士徇私會詳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楊克落淳名二人因劾公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五等坐公罪重開科試士 上命高文義公覆試諸得舉者朝還高公請奏事門上丑力言二臣之子文亦

可觀顧祥有定額儼等本無罪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府準其子應試王文復疏詳 上不喜曰代王言者以人臣還法論遂已先是盧俊選崇安舉人第一以說藥罪還縣時人爲之語曰楊文姓名還是楊生名氏京闈貢士明年 裕陵復位二人得罪其子責不得試禮部公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介公學有沉潛文無險塞取于明潔

樂晚曰公文筆行足任承 爵往往惟龍許權奸不獲致用豈非命耶

父恪公耿稔字好問清惠公子景泰五年進士爲廣吉士除給事中又改翰林檢討是言石亨被御史劾恨情惡則入物云

年去請公泗州判官改定州成化初召還翰林歷國子司業祭酒勤教諱有恩義時異姓諸侯年幼者習學成

均公類古勲威言行可法者爲書授之十二年陞吏部右侍郎轉左二十二年進尚書清慎公平銓法疏理諸

請審者不便改南京禮部泰陵卽位改南京兵部弘治初召尚書禮部燦張諸大禮傳經律酌古今行之崇王

請朝公請速制勿許而東由南海貢獨公請却去六年轉吏部代三原加太子太保時諸王出閣選十進士侍

讀十進士詣吏部請九年考滿得陞改出王府公以爲例不可公在吏部薦進賢才務協輿論發舉不濫于

請斷絕杜塞伴門卽內陞亦封章抗議弘治八年卒贈

太保諡文恪

鄭曉曰公偉幹脩纂望之儼若神明明堂問該治文意雅正冠冕綈紳益世濟其美者且父子清脩不營產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儒相中不易得者

肅公王翹字九皋滄洲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二甲第一改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正註誤選行人宣德元年面楊屠陸行在山東道御史謹重達大體歷十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楊善推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理六年鎮陝面七年東虜被掠吏民師出極北遼東面震動且憾廉陽公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撫遼東十二年破虜有功陞石副都

是時人物

卷二

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嘉加太子太保時南蠻寇兩廣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捕朝廷命公總督兩廣軍務明年賊平召還臺命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代三三初公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帛牛酒

實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遷定止公久號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至諸將庭參責其玩寇喪師失律當斬

願效死用命得釋公即出巡遼起山海關抵開

曠溝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候千里相望不絕

指委公立軍備練卒伍嚴購窮之偶配鄉黨人情大悅

塞孤達軍輿輒置綠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較馬牛羊數十萬遂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暖頗得

一戰報主公是年出塞大破虜新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公威望已著諸蠻大懼益推誠諭盜寇止

息公常言警戒捕撫各有機宜以故川廣得免緣邊之患公初入吏部公銓註嚴考察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英宗復位罷舊官條公上疏乞致仕南陽言于上曰王朝廉謹老成吏部非此人不可乃不聽其去任用益篤已而南陽被議公力言其浮實可用以故南陽復被寵任焉上進退大臣時時召公面可否稱公先生憂乞休不允

茂陵即位免公兩雪朝參恩禮

中

卷三

侵遼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忠肅公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陽厲憂勤仰思待且居第三十餘年不改于舊且善知人大武大吏如施聚焦禮范信取九疇年富李秉程信皆公薦用賈賊雖橫亦不能加害焉

南陽李文達曰阜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欲援而殺簡而廉剛而暴強而義

彭惠安贊曰概舉五朝始終若一為國元老為士矜式官躋一品壽踰八旬推今較古如公幾人淡然無欲不識煙而况苞苴其我敢施古稀三不惑于公見之矣

子監祭酒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
庶吉士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公與焉上時試其
文行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明習法律練達時
政永樂十二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史館預重
修高皇帝成政翰林侍講獻北京賦平胡頌及爲
善陰陽頌十七年奉御雲見甘霖除獻聖德瑞應頌是
冬甘露降于孝陵松柏復獻頌又獻龍馬祥麟獅
子驕虞賦肉艱去宣德貳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及成
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公容儀端整步履有定
則人望之起敬又居大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
革舊習自屬諸生進學成德政令肅於朝廷公以是得名
集明人物考卷之四

亦以是致怨僉僉生徒懷忿訟公法司請逮理周文襄
曰蓋疏中雪印爲屬州辭或謬誤公驚曰得無詐君不
果上事亦竟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
南監從公學上從之鼎至監清慎力學修行後仕至戶
部尚書公善飲嘗飲襄城伯李隆所雖酩酊言兒儼然
不亂私嚴好禮類如此公劉正介潔不見喜愠撓之不
亂淫之愈清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公獨
久不調竟歸如是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
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家居不輕出入被
其容接莫不與起別號清菴居士天順三年卒壽八十

彭惠安公贊曰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顧然
無累抑抑德聞人望知畏詞林重經下其進退然有
古廉於公作配

莊毅公王竑字公廣江夏人成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
正直剛毅有經濟才爲戶部給事中鄰王監國初坐午
門視朝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
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惛服有目曰此正奸臣當重
誅百官批殺順又索毛王二長隨監國爲擊死是冬虜
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退虜京師戒嚴公上言虜去
不大挫必至宜急爲戰守計勿遂爲無事陞食都御
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險陞軍政一新又能愈以
大義感動人心北門屹然尋病遂京景泰三年總漕淮
上三年兼巡撫清理極法賑濟饑民勅巡河御史王岷
貪濫請成開平會災傷四年上疏勸帝遣君子退小人
又必省刑罰而上累欽旨財用而抑貢獻上嘉納之
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薦公陞副都御史仍進
淮安上皇復辟陞浙江泰政尋除明天順五年字求
寇陝西我兵華壯京師曹賊反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
公視師會屠逆黨淮上成行惠被嚴望益重茂陵
卽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公守正嫉邪人知嚴憚不
能盡行其志三閏月請老去正德中謫莊毅
彭詒贊曰於惟姦臣實能誅主首碎子庭歌斯舞

侃侃黃門潭澤馬府風力厲戰威略銳虎惟使孝成乃國翼羽乃當急流完名歸處

陳建曰公劉毅豪俊尚氣樂義所當爲嘗往直隸主長面陸有志功名自推校馬順後名滿天下豈非一世入豪哉

忠毅公王驥字尚德東鹿人永樂四年進士拜兵科給事中劉正政言使山西奏竊徐澤盜池蔚謀二十餘萬民困以蘇尋改山西按察副使理冤獄最盜風紀振肅入尹順天宣德二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越九載還尚書練達兵政得大臣休正統二年虜寇甘涼命公而延與便宜教公至積閣達備知軍今廢弛謂日集衆棘門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詢平日畏敵而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即斬以獨軍表懷因問戍兵定更革減餘虜入莊浪公遣兵援以方略敗之又遣副將孫貴率精騎出擊敗虜衆於石城公計虜勢猖獗不一大擄川無以示威與都督任禮分道出塞交攻轉戰二千餘里俘虜人畜數千上勞奏晉寧大理寺卿還京六年雲南麓川思任發叛命公督諸軍征之時方盛夏暑熱難進兵公曰賊毒吾民行可鑒乎敢阻軍者斬至金齒部分三道以進抵上江夾攻三日不下因風縱火焚賊砦斬首五萬餘級賊首皆遁又移兵討寧郎羅凱進討靖遠伯朱熾思任發自張司復及公稱督軍往取之麓川宣慰司設隘川宣撫司

是年秋而延軍夏其涼廣聞風畏避不敢近塞十三年賊孽思機發復據孟養梁公入督軍至金沙江賊堅撫而悍拒我公潛渡破之苗富盡備海王公克征蠻將軍討之獲俘獻京師南夷悉平增祿百石今世其裔是泰初敗南京兵部三年飛天順元年復兼兵部尚書尋請老卒年八十三贈侯諡忠毅公天資沉毅識重宏偉有文武長才遇事剴果劇繁治劇不以爲難行師征討用法言明而料敵制勝雖老于軍旅者有不及故所至殲能成功及其晚節保身全名守以謙虛而忠愛之心始終如一誠一代偉人也

彭時曰於惟王公挺主冀土河教李堂才兼文武早

遊藝苑被服書詩乃登黃甲給事環閣流譽萬葉踐

故中外愛陟司馬式儀有位雍容殿陛正笏垂紳手提樞軸清辭化鈞視師三邊程典戎佐兵將力齊虜聞震處其有狼噬輒獮以兵鼓強伴弱而北以罕惟帝念功官賞是懋外野疏封寵延先後入文出武幾平無倫名昭宇宙允爲元臣

端毅公王恕天順四年官至河南左布政使安輯流穴解散盜賊成化元年陞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豪華殲殺人獲渠魁餘悉解散時襄陽盜起劉千斤等作亂內難復起會總兵朱永討平之流民復業建祠祀公四年巡撫河南關而賑災均賦焚廉抑貪明年陞南京刑

部侍郎十三年運右都明年理南臺繼政兵尚巡撫江
南賑食理免全活萬計公以近日貢賦擾民疎乞召還
繼造入論中官王敬奇暴上從之三十年轉南京兵部
加太子少保分會員外林俊經歷張繼言事得非公力救
之侍郎馬顯乞致仕內批公名落官保致仕是時天下
無事內則宣戚外則關部各引私黨壅清顯及汪直李
孜省內外交結得進退大臣甘心依附惟公著節
不撓 泰茂郎位召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公薦楊
守陳彭韶張悅周經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
重執政忠 王徽黃伯昭賀欽道直如周漢祁順並
皆薦用博野在內閣每持公公直已不屈兩科勸博野
入閣博野惡貶南科官知州劉榮御史李真以忤
薦公入閣博野惡貶南科官知州劉榮御史李真以忤
言下獄公力解內批高祿通政參議徐生太監院判公
言非制違上意乞休不允內閣滋不悅謂公好名公以
不得其職連疏乞休弘治六年時璉臺忌公為御璉劉
文泰神疏指斥公公亦疏辨後遂致仕卒年九十三贈
太師諡端毅

海鹽鄭曉曰公仕宦四十餘年諫疏百餘上皆忠直
剴切憂民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
諫如汲長孺惠民如鄭子產晚年尤考論著述理會
問學可謂老而彌篤者

文敏公姚廷宇大章潮陰人正德戊午鄉舉壬戌會試

第一與孝龍同登進士擢吏科給事中言修德舉賢選
風憲立訟法等八事甲子內艱服闋復舊任會慶受累
數言樂廣方略 鄭王監國議即真公舉議有方景泰
元年起陞南京刑部三年改南禮部奉使雲南考察官
吏四年還朝置禮部 上不嫌群情洵洵禮官方具議
立東宮 上皇已復辟謂公南京刑部未幾召還禮部
天順二年南陽屬政吏部時王鄒為家宰選用人才資
公為歲七年遷禮部尚書 上顧公議度又奏對都雅
喜之 茂陵即位率群臣上恩難難飛逸欲重名拜數
事成化四年疏請謹小星為品之分以肅百男之慶
帝皇后崩議合葬禮又議祈禱禮 上以孝廟太后故
輒報坐公疏言先帝治命錢后與表合葬書內闕無忘
朕言此綢常大事臣等不忍誤朝廷又率有官伏文華
殿門哭諫頓首再三請太后竟從百官議五年代崔恭
為吏部七年滿九載加大子少保是時屢有災變公力
陳薦遭侵異禍亂將起疚心危論其 上感悟因乞鑒
不許未幾平賊少保諡文敏公資儀山立議論河懸雄
才偉度遇事立斷奏誘后進振拔濟濟南意所交誠不
避親戚成化初言土不死事大臣王佐鄭瑄皆乞諡如
公請諡者謂公可屬大事如周勃吾應變成務如姬崇
世以為知言

安撫彭特寶曰山川間氣生名賢才高意廣氣浩哉

讀書下筆入湧泉科名 豐占多士先拜常禁近拱和
廷羽儀煥爛有鳳鸞時平景泰天順間南京三品看
屋還雲龍風虎會當年文昌高朗凌白雞降輔天
皇司化權四方英俊歸陶甄公於是時任調元滿深
負重如山淵忠言議論果百篇致君欲過竟齊前心
勤事左思歸田終情未遂殊憂煎翻然長往不少延
襄教公王振宇世昌澤 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御史有
名天順四年起陞山東按察使七年陞右副都御史巡
撫大同成化元年請告還京去居 年召署院事六
年禦廣延綏有功轉左又以黃州梁功陞右副都御史
八年以軍夏功轉左明年出巡按搜套擒虜果斬有二
百人功著 卷之四
百八十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十三年加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兼憲職十六年出大同禦虜時汪直爲公遠統
兵而而未至春林虜大掠出塞公曰受命討虜無俘獲
何以報班師還營師出塞至威寧海與虜戰斬首四百
餘封威寧伯與世券仍左都御史掌院事十七年出軍
夏尋佩征而前將軍印統總兵鎮大同移鎮延綏斬虜
首功加太子太傅掌院事明年言官劾公奪封編
管安陸弘治元年許還鄉七年陳亮下廷議公功過復
左都御史致仕十年虜大入塞陞而急起總制寧夏并
涼諸路軍務并經略哈密召至陛見加太子太保公其
才略著威聲再起亦奮厲出塞破斬賀蘭吳虜奪還掠

我人畜加少保兼太僕十二年卒謚襄敏傳學能文凡
兵法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該究詩歌雄邁跌宕若
不有意懸技數言賈第極寡援接平切如恐不及一士
功名富貴爲世所崇云
清簡公樊瑩宇廷璧保常山人天順八年進士爲御史巡
南淮豪有力者憚公清介吳政撓阻條上清軍事宜行
之者今又巡雲南交人誘邊氓盜掠殺吏民方議用兵
移諭禍福交人畏御史清梗皆納款知松江府故富饒
公布衣蔬食乎於士民又議折徵米穀減布縷征通幹
漕法穀事行之毋知平陽以黃孔昭薦陞河南按察使
未幾尹應天府三年陞南京工部侍郎改都御史計擒
竊田賊酋款解其黨素有諸藩王營造費尋以疾致仕
薦起撫治斯勝粟流冗安輯馬鈞陽又薦召爲南京刑
部侍郎雲南畫賧五月勅公考察雲貴諸更罷召還都
爲尚書十八年致仕正德三年逆瑾誅公安理陞平侯
事及擅戚上供有收贖盡其官比瑾誅公卒已三年詔
復公官十四年贈太子少保謚清簡公明習律令察已
奸僇保保自樹交遊稀寡人皆敬而畏之 按公初死
兩淮清介有守既死漢南交人納款再摧繁都殷望益
著歷少司空六司寇弼濟寧民之功居多
文毅公倪岳字舜谷錢塘人上元籍父諱南京禮部尚書
謚文僖公瑾傳秀異爲文敏捷登順天元年進士入翰林

有為編修進講上前音吐洪亮 上喜歷歷得請至事
 士成化二十三年 茂陵升祠公禮部侍郎議曰國朝
 九廟已備今憲宗升祔當視二廟或之別所如古
 太室之制又不言奉移太后亦當視下之殿公言
 周姜嫄為帝嚳之次妣魯頌閔宮之制持見其此別
 廟之証漢唐有故事可考如奉先殿儀奏上報可整正
 京師諸浮祠刪削諸允費時欲考定孔廟從祀公言馬
 融王肅之徒立身不無可議而注疏至今多用其說何
 可盡廢從公言弘治初吳異求言疎實畏天戒七事又
 陳八事內臣章春諫天入貢開海道公力言不可六年
 陞尚書諫迎召法王請禁度僧道九年陞南京吏部加
 太子少保轉南京兵部會清寧宮災 上傷者二十八
 事十三年召為吏部尚書釐正品類禁絕干謁十四年
 卒贈少保諡文獻公才學識量優于經術狀貌魁梧又
 足稱其志意
 肅敬公余于後字士英青城人景泰二年進士為戶部主
 事陞員外郎開雲籍敏有吏才兩粵家爭既久未決公
 一言立斷出為南安知府而安關中會用繁劇難治公
 酬酢從容上下爭開樂業以利吾民又鑿山開水道
 轉運田千頃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都
 督王禎始城榆林及成化七年創修八年公廣榆林城
 增三十六層堡使卒伍實之天擇後子弟教之建學立

師稱今人樹藝開泉石外地興市下遂得極數萬石有
 是榆林始為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而據寧夏不敗復
 辟出入公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
 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設通河外至正統初洪河移
 沿邊始立泉石刻為堡寨勢無天順以東虜知東西路
 險難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屢來侵犯入屯其中自
 是虜顧店內而我守禦及在外屯請于沿邊墩臺空處
 築邊牆以資捍禦引延慶為邊防便報曰可于是東起
 清水營東城營西接寧夏花馬池延袤二十餘里為堡
 十二墩營八上築百雉絕不得據我要害矣
 莊肅公張俊率兵入為學力行鄉里推重天順四年舉進
 士自刑部郎出為江提學誠信待士請試觀觀屹不
 為動弘治元年八年大旱陳遺書章恤小民敦儉素裁
 冗食禁嚴罰無事又上修德園治二疏時眾營為公而
 廷議不合出為南京吏部尚書尋陞兵部參議機務累
 疏乞歸 上賜書嘉加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保公號
 重簡靜上下安之平居發畏小心無欺言厲巨至臨事
 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雅素清約終始不
 渝力崇節儉以挽靡俗事業光明後傳為世推重云
 襄毅公項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歷主事員外
 郎遷 上北征擢房中飼馬亮七晝夜達宣府得達陞
 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按察使陝西民飢不待奏報

糧發倉賑全活萬人威化間番寇及飢民俱亂公嚴討
賊勝飢民與水饑延饑俱有成功會星變言官因論安
殺公再疏自列乞歸不許八年召還院十年代王鑾為
刑部尚書十一年拜兵部有錦衣衛戶章瑛挾注直為
擅稅朝官莫敢言者公草疏約同官尹旻勸之上
忽罷極遠直司設監瑛戍邊直又見上泣言復領厥
還直公廷訊欲坐罪死公廷辨懷慎不屬藩籬去久
之不欺復兵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公
劉君毅遇事敢為不忌群議故能所敵制勝昂者
依及排擊尤暴身犯大難中華鎮固移暴自珍天下云
蕭蕭蕭曰王公叙馬順項忠權汪直此其人豈以死

王利害動其心耶

康公陳倭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戶部
郎父廷教諭沒文昌公蹈海迎柩會征秋青帥天津諸
衛公言舊負未盡新額薦積人亦不能堪詔減三十五
萬東天順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公假便宜勅督軍與
內鄭起復明年擊平解兵始得奔喪成化元年以戶部
郎中陞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戶部右侍郎公練習錢
穀凡四方災傷邊饑請易粟為益箱條折利害曲折佐
尚書楊鼎鼎亦能聽公言七年京師大饑勅公出太倉
米百萬斛賑糶公乘絕射利者請止以上閉不與八年
彗入河套兵出公首餉上便宜乞內帑助邊除經道機

丁飛輓軍興不乏翰林大捷連傳一等明年改吏部十
三年侍郎九載陞南京戶部尚書歷更又九載請老公
孝友廉慎沉毅簡質南曹務閑惟戶部金錢布數出納
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掣阻不可盡如法公一按典則制
國用省財不啻數十萬平謐康懿

文安公林翰字亨大閩人成化二年進士為翰林編修
歷陞論德弘治三年為祭酒上疏請開科進人才詔開
貢公祭酒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請託不行膳餘錄
悉貯公署九年進禮部侍郎掌監事十二年改吏部明
年陞吏部尚書會災異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言清
吏奪定莊田折權鈔處監生嚴軍政省供應財才聖
奸貪得不急寬民力時有御史逮獄儒生實緣授中書
舍人成命忤旨自劾不報十七年復疏重根本四事
曰保固南京佑啟皇儲撫綏百姓增進大才公再請開
科增解額是年請老不允正德元年廷薦公家宰未幾
改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固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
大孝以先天下集群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
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慰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脩
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獎民困節工費以省財用疏
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陟撤蔽大優容以廣言路疏
甚剴切忤逆瑾陰奏改復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六贈太

子太保諡文安

莊敏公林聰字李應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為給事中劾
石亨楊洪諸大將及內臣金英著風裁也先遣使行成
送還上呈有言迎駕只一車二馬足矣公力言宜厚及
尚書何文淵俞士悅通政李錫侍郎張敏諸大臣亦多
忌公王于之喉御史王溥劾公下廷議坐比禮送法罪
新胡忠安立解左遷國子學正 裕陵復辟起陞右食
都御史兼山東飢陞右副都御史捕江淮盜賊天順三
年內親起復時曹欽反隨就擒幸功者卒安取首級至
使都人不敢夜出公時署院事請禁歲平雲冤濫成化
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公承命救撫活民甚多九載滿秩

皇朝人物考 卷之四

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大同將吏用命邊事稍寧逾年
致仕越二年赴堂南臺召入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諭獄詳明清整奏舉十四年校事遼東約陽及御史張
琿竟坐請戍明年致仕不允十八年卒年六十六贈少
保謚莊敏公立朝四十年侃侃風節天下相慕而和氣
如春厚誼如山見者敬愛無已其文學之盛存于見卷
集并奏議若干卷

劉瑔字曰吁號敏齋天胡忍情不壽其身獨壽其名
德乎士論心照汗青靡然風節近服逮警從容履易
陞降帝庭帝於爾春終始恩榮宸章具其炳如日星
文毅公許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除御史也其

肅山東風裁卓然時有李總兵被方士誣以謀反內監
汪直專主成獄下法司獄公發方士奸機于市李得釋
陞山東按察副使明敏摘伏如神弘治初陞廣西按察
使尋陞食都巡撫大同數條邊事戎政修明小王于互
刺入貢邊塞以寧轉陞右副都巡撫陝西平役調詢且
興水利開屯田去貪殘獎循善格強禦上下有權人稱
神明關隴大治十年陞戶部左侍郎主事鄭岳言事下
獄疏救釋之翌星見又條上修省事外戚奪河間民田
公往覈田歸民十三年廢入大同且犯宣府京師戒嚴
公兼憲職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出師勦虜銳失律
總兵王璽又敗俱得罪公乞致仕歸廷臣交薦 泰陵

皇朝人物考 卷之四

時時稱許進可大用未果 康寧師位召入為兵部左
侍郎九年進尚書代劉大夏時 上不親政公疏乞勦
聖學止遊逸改吏部尚書代焦芳三年考察滿外官劉
瑾得罷輒欲置諸全殘被點者公持正不肯瑾怒誣公
薦舉奏非其人除籍又藉公家瑾誅復官致仕卒贈太
子太保謚襄毅

按公八十六登仕籍長 諱嘉猷武邑世諸戶部尚書
讀少傳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工部尚書詞知
府論兵部尚書國朝二百年來官業之盛無如許氏
者

石都御史王忬號思質太倉人武宗時父王佐為兵部侍郎

郎倬生將舉進士選御史太子出閣上重師道三事論
內暨領東殿校門黃帳劾貪吏接順天聞虜犯北口公
請屯兵京城而身往守通州果六王竟不能渡河而而
陸餘都御史經略通州會虜退一清汰京軍可減清軍
數十萬得沿邊數萬壯士又請築外郭設刺巡總督
通派昌密為四鎮犬牙行之何棟督剿遼東大將軍仇覽
調兵入衛公治餉管按上情公以軍典法公若不悟身
歷詰要害獨秉無之壬子巡撫山東尋巡視浙閩提督
軍務以何改巡撫請誅賞便宜行事兩會兩廣北會江
左諸鎮將領應援屬賊王直輩襲我公以俞大猷湯
克寬統後兵擊之賊黨蕭顯等率眾犯南沙遇松江公
以別將盧銓掩擊之前後捷聞甲寅巡撫大同上手

星明人物考卷之四

勅吏部用公至鎮歲稔請糧賑貧活者萬計破虜捷聞
進兵都石侍郎兼右食都御史遂轉左兼右副都代楊
博資劉澄度節黃台吉等數萬騎入犯古北喜峰諸堡
悉發兵拒之路上八事九月虜至却之進右都御史
兼奏歲防秋孫明年虜入淩河殺掠又督兵拒之詔
切責奪一官會員外郎湯繼盛疏論相當受刑公寬之
公子世貞又為護喪高在衛之夫明年邊有備虜不敢
發詔復所奪官戊午虜犯邊左我帥一歲三捷始勝累
額無勝黑谷額而議兵之議起矣時兵歲益壯可自調
發十之六七大司農皆軍與餉粟稱是見以為石渠諸

將計不敢任而調發如故公疏十三事請三歲舉之
年虜又犯遼陽獲首虜八百有奇以高故不奏聞故事
春秋調發視秋省十之五至是以練兵故復汰其二而
虜卒受數萬入寇公請援兵不聽虜見入遼家口公毛
擊之事聞下諸將歐陽安獄而御史以高說言論殺安
都御史鄧懋卿言公病倖不任事負上恩當罪杖逐
逮制微論殺公隆慶元年世貞自父免復原職今上贈
公忠貞公好稱說經術而長于吏事由巡按歷總督推
毅賢士徧天下

星明人物考卷之四

文懿公楊守陳字維新嘉人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
成化三年累官司經洗馬充經筵講官公進講武成篇
剖折古今與公規諷甚切遷侍講學士內艱去起復簡
公日講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泰陵即位進宮寮
官柄臣忌公擬侍郎南吏部上覽曰守陳宜留此用
即去南京自公在吏部屢蒙特正論台修憲宗實錄
克副總裁力請老不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卒贈禮
部尚書諡文懿公孝友方正與人交處於信義居常恂
恂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至說理論事辭是非毅然
不可屈博學多識文鋒辭雅所著有晉菴說川東觀桂
步諸稿其昆弟三人又繼登進士守陳官諡總守適官
府尹守陳官主事子二長茂元乙未進士官禮部副次茂
仁丁未進士官主事

文毅公黃孔昭初名曜以字行浙江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年十四喪父母哀毀骨立既長友人建寧守賀誼薦公松溪訓導不果嘆曰士有志用世乃藉人薦舉耶遂棲居刻苦讀書清介有守登進士為屯田主事察友忌公能嫉奸吏誣奏事竟白陞員外歷文選郎中持銓清慎汲汲以人才為慮常曰國家用才猶農人積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日乃可以濟事彼沽名逐嫌者人才何自如之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隨其地望參之與論薦用各當其才或錄其家于諸公輒瀝言以却之公慎交遊陝恭愍謝文肅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梁營薦建按察使事章

聖朝人物

卷二

五

文毅

應陞右通政歷五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原學薦公竟未及稱用而卒公體兒嚴重不妄笑語沉靜自持厚倫睦族讀書尚理致尤精詩格謝文肅嘗以公之憂喜知人才之進退如是者十五年廉名清節終始不違于前

郎中孫鎔論大禮官尚書

文毅公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進士會試第一入翰林為庶吉士逾年除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莊胤黃仲昭曰此非盛世事也天子孝奉二宮惟在養志明日三人上章疏上怒杖闕下左還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南陽謫官又稱翰林章諫未行改南京大理評事轉福建按察使事毅然以振風化

為已任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開門卻掃弗入撤府二十餘年公卿累薦弘治十四年召祭酒南監以父喪辭詔終制服闋上任謹製度尚德化厲操臨諸生翕然同風上脩學政陳時弊二疏正德元年陳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格重詔令敬天戒再疏乞休未乞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得報歸復三疏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致仕嘉靖初建南禮部尚書致仕公少遊庠校讀書問學員經濟志略然不自衒露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見歷淡望之麗朴節之和厚開心見誠好賢禮士與物無忤居常平易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推手不易

建朝人物

卷二

六

文毅

且慕嗜好謹出處至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卒年八十八贈太保諡文懿

文恪陽公曰儒雅如黃禾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敏華既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廣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東有不為允言之求度在宋魯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

彭韶贊曰無思不通無書不讀讀書農主聰者疎服美彼世光葩芴滿林有三尚書有六桂芳吁嗟我公

直等如殺奏章已具死不目願

正德初制有曰老成端謹聞望素著凡宜師表嘉靖

制又曰學行老成名實相稱蓋亦崇矣

嘉靖公馬文升字魯圖鄆州人景泰二年進士為御史天

順間按察使福建成化初陞大理卿四年以右副都御

史巡撫陝西與項忠討平滿四上時政十五事樂遠三

策命前制三邊九年虜驚通十三年陞兵部右侍郎出

德遠東軍將至五花營以入鞏圖諫士上禦邊十五事

建州女直復叛公往撫勸會汪直巡邊巡撫陳誠戎裝

遠近公獨與直抗禮直不一誣公長起邊塞上遣刑部

尚書林聰即訊遠東直稍禮聰上報盡如直書下公詔

星明八月初六日

蘇南成重慶直敗復官致仕十九年及公巡撫遠東禁

輯科害人無敢犯公三至遠東督樹奇績東人至今思

之明年陞右都督漕事兼撫江北未幾陞兵部尚書李

政南戶弘治元年入臺為左都御史明年改兵部尚書

大雨上時政鑑拜吏部尚書加太子太傅十七年上

諭云明年天下官朝觀卿用心訪察大彰烈陟對曰聖

心留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圖報以故考察無

異議加一師兼太子太師正德元年致仕去遂瑾恨公

除名瑾該復官辛年八十五贈太傅諡謚肅公立朝五

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險凡有大議眾莫敢失公至一

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情繫億兆

望之知為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開難位極人臣名聞

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臆利害屹然如山不

可搖奪云

憲安公彭韶天順元年進士為刑部郎事敗廣東司司隸

缺數門事多涉貴近豪戚省挾撓且公屹然持正不吐

茹外戚家冒賜額奪民田勒公即按頃賊公往視上疏

曰直定田祖宗來許民謂種不復增科以勸力農今周

或強辭飾奏傷民病國臣實不忍奪小民衣食以賄貴

戚又遺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是時何喬新同官刑部

並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四川按察副使請王府禁奢侈

違內臣及行人又劾雲南太監錢能擾驛通十四年為

廣東布政使屬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非禮真獻又

初市舶太監常春珠池監丞黃福錦衣鎮撫梁海楊稱

進奉本虎富康力役小民雷廉騷動百方積索所過蕭

條內臣見疏大怒每中傷公會公嘗應詔陳言條漸不

克終四事諫以此夫之上不聽調貴州未幾吏部尹尚

書薦公大臣器二十年遂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首謹

儲公簡靖明法禁更不敢犯召為大理卿未上又生論

內外官重嚴遂改訓都御史巡撫順天 泰陵即位陞

刑部侍郎巡視浙江劾罷不職守臣又勒公理塩法尋

召入吏部侍郎弘治三年彗星見天津公上厚根本武

役錢正近侍慎官爵四事又請于朝無偏故奏細事四

年尚書刑部安達侯柳景範兵兩廣巡撫率結營其奸賊雖萬是有挾欲破法且擠故巡撫公竟抵景法獲其爵明年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公孝友溫恭廉明直諒寡慾清心始終無玷儀狀款然不啻寒士義已昌辭人不可奪所著國朝名錄督簡陽文獻志政義百餘卷

文肅公何喬新幼敏穎有奇質讀書發難出人意表初主事南京禮部轉刑部郎中持法嚴莫可撓奪為福建副使擒獲強捕海盜賊贖課能守祖控險設縣表儒賢政績高偉不肩瑣雜書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悉盡去坐法去撫戴南陽山谷流民六萬戶陞布政使湖廣會典人物考卷二四

水災公均縣平徭列九等校移成化十七年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兵事已饒出粟三十萬石賑之虜自河曲入基急設伏敗之召入刑部左侍郎尋寬大同殺逆將紫荆居庸告急勅公巡邊聲言搗巢虜遁去山西又獲命公賑饒得便宜行事公請內帑准鹽銀及濟僧道謀得粟數十萬分部賑恤活人三千萬梧州宣慰使楊輝妻妾寵服于友欲奪嫡子愛請小會不從輝立友為寧安宣撫使公至盡得其情率友宣撫前軍銷印檄州以安陞南京尚書疏奪內臣守備廬州還民弘治初召京公執法嚴毅凡中外請寄一切不行上疏乞禁胡服諱有御御史者尤橫欲驟得大理丞公薦鄉中親

侯公會外氏與人訟謀公得金錢行賂公引甘鋒位諸老平公守官清慎律已方正博學清法律敏于吏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惡必行其志

泰襲公馬昂字志高濟州人舉舉入國子監授序班正統二年為陞監察御史整飭大同兵備入平刑部失囚堂上官下獄陞公刑部右侍郎改副都御史參贊其肅軍務勅都督王喜喜生罪戾遠東守臣賈凱馬亦斤蒙古罕東諸番掠去公出塞擒大會鎮南奔景泰初病還朝致仕四年為起總督軍務代塩山兼巡撫兩廣擒偽將軍周鐵等三人陞右都御史七年平順賊釋左都御史天順元年致仕入見復舊命巡視山西還院二年陳

汝言坐罪下獄論死代為兵部尚書五年虜寇陝西下總督軍務與懷寧侯汪瑄而征師且出會曹欽反與瑄擊賊賊誅加大千少保仍掌部事裕陵每召公對論特官短長用邊鎮巡撫亦令南陽與公議公實直有任事晚暢軍務選擢將校多得其人茂陵即位陞戶部尚書與都御史周十二營軍公在部亦欲理財裕國用顧面算計非其所長功名損於兵部四年致仕卒年七十八少保諡恭襄

安公嗣襄武少奇質以正統十年進士歷官翰林官學每勸裕陵勤經筵以明聖學謹內治以又言表朝尊崇孔子冕服循前代用天子制

程崇不稱封號不加甚爲關典宜更 茂陵用公議增
建五十二舞八佾十四年陞 樞密右侍郎尋轉左十六
年陞尚書二十三年加太子少保弘治初致仕及平諱
文安

郭曉曰公文辭簡直有理致不爲苛濫語而口意宛
轉可愛尤熟國家典故談論建白緣飭吏事有學有
用者也

葉毅公秦鑑字世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南京御史
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知雄縣調知
府谷署院知茂州調秦州成化中爲西安知府清廉自
守禁官府知市吏民畏愛十三年陞陝西參政調廣西
星明人物考 卷之四

十八年陞食都御史巡宣府破虜柴溝堡巡撫陝西時
秦府叛校韓積公悉擒治王許公凌親王 茂陵怒逮
公詔獄藉其家止絹一疋故衣數件奏聞 上嘉數釋
公且賜鈔旌其廉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
公獨與抗直遣 上問各省撫臣賢不直獨稱公廉能
上出公疏示直直頓首伏罪弘治二年以右都御史總
兩廣軍務破賊岑欽等遂克田州又破海寧黎及澧水
後山賊四年勦總兵柳景不法逮景下刑部獄追賊獲
最景擬他事許公亦被逮坐免諒臺交章論救上報聞
三原在吏部極言公廉直忠信尚批南戶部尚書代黃
紱上年致仕十四年虜報急以王忠肅馬恭襄故事召

公戶部尚書兼憲撫陝西十五年總制三邊事務
整花馬池塩課買馬門據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餘
城堡開塞一萬四千所刻山峒二千里加太子少保召
還部尋致仕卒年八十贈少保諡襄毅公剛毅廉介歷
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妾
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通瑾專政時藉公
家人言巨萬竟無所得

恭毅公王鑒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敏達有才暢
習吏事初授刑部主事陞陞員外郎郎中屢遷河南按
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
憲王入朝 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
星明人物考 卷之四

姓遼道訴正按察使究且言其清勁鋤豪州者有恩有
威 上喜立命法司釋公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
陝西設法戡荒全活數十流徙歸家天順七年遷大理
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幾藩議奏參論情法多所平
反時例諸律比者類尚深刻爲名公獨持明允濟以長
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論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
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疏陳時政十事 上嘉納商文
毅知公薦代姪文敏吏部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
仁十年卒諡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性廉
西參政
文敏公崔鉉字子鍾一字仲晃安陽人弘治十八年進士

以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正德初官臣專權卿生皆伏謁
跪公遇瑾吏館門獨長揖瑾怒目視公他日詣史官林
見入皆長揖益怒詔張線曰翰林白面後生多輕薄如
崔統尤甚會 孝宗實錄成瑾矯旨史官陞級調部屬
州縣練政理改公南京駢封司主事瑾誅召入翰林
上書李文正公及時惜主澤民為賢理財張兵無徒驅
狼翰墨十一年九載滿陞侍讀明年請告歸嘉靖元年
召修 武宗實錄明年日諱陞南京國子祭酒公開誠
善講明教修正文體日衣冠坐東堂對諸生問難將議
大禮江南北大幾人相食上疏極諫報聞十八年春改少
詹事兼侍讀學士未幾擢南京禮部右侍郎都御史王
驥言句容朱家巷老皇祖故葬墳址具在請表揚公獨
持不可曰與王之墓失實為罔事竟寢致仕卒贈尚書
諡文敏公宏才博學好古能文素履儼然出處無玷其
高標令人仰止云

文懿公儲璵字壽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
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十年陞太僕少卿公淳行清儉
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考功三年歲否不濟交遊稀寡
嘗罵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教科道龐泮等不宜以
言事下獄又上言乞令史官紀注言動如古左右史康
陵初陞太僕卿明年食都御史總權南京間局無事專
心經史訪諸國朝故事又明年八月部侍郎遊理專權

公卿奔走理前公愧憤引疾求去長沙與公善得允致
仕內批公有才望行且超群公去數月璵誅公復起時
權幸繼用事公亦不樂明年乞休改南京戶部又改南
吏部公辭益力其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諡文懿
文莊公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知許州臺
訓士毀淫祠立義舍修先賢墓徵戶部員外郎進郎中
周文端劉忠宣公器重之兄歲杪會計皆區條具疏章
奏多出公筆按察副使提學江西以身屬教先行檢
校後辭臺治崇雅士類頗興慶運浙江按察使石布
政胡璉與公交善德四年公以右副都御史總督
巡撫湖廣清平不事賦役後官嚴憚之特勸理
兩事一無所遺瑾銜之致仕璵起巡撫貴州尋陞戶
部侍郎兼食都御史督運勘通州城壞歸奏俱稱旨七
年請歸奉十四年陞南禮部尚書尋嘉靖初起公前職
璵疏辭上令有司存問尋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公
實性純整同學談治老親睦族莫違役人應務之才知
巨皆通文辭典重判落華藻歸於純厚所著有學史
蘭端二錄

陳建曰公性度端凝臨事循謹學未嘗或言厲色於
聲色貨利絕口不言惟清思者書開拓古今粹然自
出機軸其曰願為夏士夫不為假道學尤為名言
文莊公在鴻儒類惟天底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知府段

堅奇之選入郡學提學陳選具其文真高等木農發所
河南以成化二十二年進士除南京戶部弘治九年
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教人以涵養爲本文莊高
末正已舉人志勵治思賢共與到入見論人才曰
藩臬中如王鴻儒也曰可大用也德十平入吏部歷左
右侍郎上曰傳誠與直能濟國事擢名天益也時吏
部尚書陸完有名譽與完交通公與德夏思靖王
忠肅二公堅可輔成勳完完不說十四年三月陞公
南戶部尚書是歲臺澤反完敗公出督滿百師至九江
聞變謀起兵計賊又聞康陵南巡至信陽平謚文莊
公傳聞多謬學有體要爲文宏裕尤明習國家故事凡
祖宗設政任人又先立規行已歷歷能言皆有根據
至論時務要失成敗援證今古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
和而有禮

新銀焦會兩狀元編次皇明人物考卷之五

翁侯焦 弘編次

○文臣拔尤考

晉陽翁正春校正

吏部侍郎張元稱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為編修歷遷
言與時爭議不合請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理學
名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陞侍講學士後陞翰林學士
日講泰陵知公名特聽公講說喜之母服闋進南京太
常卿修通鑑纂要後以學士掌詹事疏勸講太極圖及
面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忻然嘉納至索太
極圖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正德初陞吏部左侍郎
學明人物計 卷之五 一

兼學士卒于官公勤學好問力探經傳隱多所獨得
議論揚揚雅所孤貞剛果不屈好面折人過交陳選舉
翰林章皆以道學相規學者稱爲東白先生
康惠公李承勳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慶官
都御史公幼清敏長與諸兄承恩等相師友修勵行業
初任太湖縣歷主事郎中出守南昌劇賊矯藩內外孔
棘公深帶雄才撫機揮應屢破靖安華林林源諸賊陞
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右布政十五年副都御史巡
撫遼東自汪直開邊後虜孽橫行邊境公修築定邊慶
雲古城鎮美松山柴河六堡振望百餘所屯田千五百
頃又修城濬隄樹木爲阻東土稍寧進奉一級進年諸

告嘉靖初起南京刑部侍郎郎進尚書召入京加太子少
保上疏論特政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
督園營郭勛驕縱其羽翼又經理兩廣戎事頗貳素
裁各省鎮守中衛內臣二十七人又請清弊騰驤四衛
上從之九年大風臺駭公上言邊事其要在用人理財
十年議耕桑禮公言惟上下節儉墾田興水利謀郊
公以傳經術順人心對上知公幾用吏部不果卒贈少
保諡康惠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拜盜安民長於戎政
荆楚之聞人也

少保胡宗憲別號梅林新安人登嘉靖戊戌進士初授餘
姚縣知縣剽割有數大臣交薦除監察御史遷按浙江
時倭夷內侵勢甚猖獗公選將練兵內修外攘屢卻巨
寇浙土以寧羣陞副都御史總浙江江西福建等處兵
務兼巡撫地方加官保後遭陸鳳儀之譴落職居家後
二年坐廢世蕃黨卒于獄隆慶改元復公官浙人建祠
會城而祀之

文肅公謝鏐字鳴治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元年授
翰林編修校勘通鑑綱目四上封事言諸學園治昔宋
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目不能推之政治願 陞下
求賢講學校史實經筵理修身以立大本大本立則萬
目自舉十一年進侍講承義請告弘治元年薦起修實
錄三年陞南京上修明教化六事明年致仕又累薦十

二年家拜禮部侍郎兼掌祭酒事力辭不允公居官律已率人嚴立條約兩監中故有焚金公悉藉於官均贖俸蜀構書樓度諸經史刻除道辟虛請生食者贖死者斂財之術十六年預修通鑑纂要奏請老特賜告正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公忠誠孝友性氣屹屹好善嫉邪不屑互回非其書不讀非其友不交非其時不仕家居稍餘財周賑宗戚疏食布衣囊無長物人高其行云

簡肅公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為廣吉士歷兵部主事郎中成化二十三年陞浙江景寧有礦金泉議用兵公盡心力悉解散私治元年左右改使巡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道監課補藩臬餉大同等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萬曆八年改陝西會妖僧偽逆報聞鈞陽曰張都御了此不過數日公果授算擒之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右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去貪利武臣時漕司負算假銀太倉稍寬其息公曰國費取息太非政體築高郵寶應湖隄以殺水勢十四年陞南臺十八年遷南刑部尚書尋還臺有請嚴禁奔競貪黷者正德元年忤遷歸田又明年卒病革時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公丰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實飾吏治賴太子少保謚簡肅

陳建曰公為廣吉士內閣欲雷官翰林公與劉大夏力辭二公皆以政事為名臣其在南都與尚書林瀚中丞林俊祭酒章懋並稱四君子

忠定公韓文成化二年進士為工科給事中劾都御史王越薦原任吏兵尚書李秉王竑速公考許幾死出為湖廣叅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尚書康陵即位內侍劉瑾等日導遊戲廢萬幾時號八虎公每退朝較泣不能止屬吏李夢陽說公曰大臣義共國休戚待泣何益公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益堅去瑾章易耳公教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早密叩閣老倡諸大臣具疏上諫疏曰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臞旨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警蹙寔為放廢逐犬或排優劇錯陳于前至導萬乘與外入交易狎昵嫖戲無復體體目送不足夜以繼之勞精神漸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見鼠歷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竊錄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私不思皇皇帝業在陛下身今大婚既畢諸嗣永建萬一起居失節將

此章蓋粉粧隨何補于事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
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
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
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
爲慮非細伏望聖裁斷割私愛將永成等明正典刑以
回天變洩神人之憤保靈常之業則宗廟社稷幸甚疏
入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上遣司禮監入人詣閣議
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或問
公疏言何公故不應令吏部侍郎王葵請閣低洛陽語
蓋曰事且十歲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
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國言良是事奴僕
事上久不忍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眾莫敢出一語
答榮面公曰此疏本出公公云何公曰今海內民窮盜
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應所臣教上始
踐祚輒棄萬機造妄無度狎昵群小文等何忍無言榮
曰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旅退是日瑾等益第
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堅持猶不肯下是夜瑾等繞上
前伏哭頭觸地上色勸夜收王岳范寧瑾又曰狗馬
鷹犬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諱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
上立詔瑾入司理監寬岳寧南京途中賜死遂連戶洛
陽餘姚三閣老自是瑾益專弄權嬖詔奪公官削籍又
逮公詔獄欲殺公公有校匠名曹者事不果瑾誅復官

致仁世宗即位加太子太保存問公清心寡慾處厚
純粹又奮勵充養識量益宏居常押押至臨大事參斷
璽罕至死不撓卒贈太傅諡忠定
戶部尚書雍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
縣知縣吳濱湖湖漲淹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
公堤斷疑獄有數舉召爲監察御史舊令行吳人奸頑
公不受一錢赴盜兩淮兩淮龍下貧而餓者幾二千人
公赴滿俱與完室歷陞浙江右布政時勢豪鬻私益
鄉人效尤盜竊橫行公先收勢豪抵罪群盜悉平及爲
都御史巡撫宣府恭將李穉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將奏
聞稽跪堂下受責公曰此法也杖之三軍股慄稽已乃
諫公時相言官劾公擅辱將官罷還居章甫別墅不涉
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驛薦起左副都御史採未幾
陞南京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欲親用公公
不應遂斥公去而諸所嘗薦公者鈞陽靈寶皆獲罪公
歸復居章甫日焚香讀書與鄉人倫稽士不與上官相
見年八十卒公性氣廉厲風度毅然人所至輒有遺愛
紀紹陽然人不取干以私晚年起用以不諂故令致仕
都御史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性鯁
直言動嘉落初爲刑部主事獄中重囚多枉拾死者公
巡視蘇活人無算會廷議擇郡守王忠肅公薦嘉與
府公訪一蒼頭書一佳畧中蕭然如旅舍與學勵士聞

乃與兄子資三之一以子托之許死兄子言孤子非
許出逐之奄有其資公召父老詢得其實兄子服罪陞
食都御史巡視應天無何卒平生劄正清介執法不回
內恕外嚴決疑應變才氣雄毅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貲
被服如寒士
贊曰秉德不回厲歷中外三十餘年死無可欽懷間
有金暮夜無知我故執之於法為宜
右都御史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及尹兩京副按不
撓貴戚飲服面楊屬公有丰采威廉遂擢副都御史寵
賜璽書遂考嚴御史貪恣不律嚴愷等二十人請吏還
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與史老疾獨獄三人為
民尋陞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奏公受鑒金私遣歸上
審知其詳欲付法司治奸吏面楊對曰不辜不足干上
怒請付佐治恩法並行矣上從之數月又有囚告公久
淹不理上又怒立命三法司會鞠實出千戶氣清清最
無罪家三人奉當死係獄一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
立命磔清面市正統二年公乞請老劾戶部復公家後
十餘年卒公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吏撫之
信敬公陳鑑父孟玉平居好善一夕夢神人與語曰今
為爾子以大衙門遂生鑑永樂十年為御史陞右副
使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忠厚清慎悉民
疾苦在陝十餘年教與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

選衛迎父老或委數程久旱公至即雨而又公三
反察人益愛戴公召入臺為右都御史與王文共秉正
統景泰間文與公更出鎮陝西已而文嘗代公入陝御
史為文上疏言文風采乞留以臺取清惠以俾郎出代
公尋陞都御史太子太保景泰四年秋致仕卒諡僖敏
陝人尸祝焉

朱簡公戴珊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初御史督學南畿十四
年從學陝西副使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布政使弘
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汾陽諸府豪右多罷流聚為利
公今自有且練兵制為營陣法陞刑部侍郎尋尚書十
三年改左都御史 上親鞫大獄諸司集候公從容應

人物志卷之五

對時有開折天威頓霽上知公清慎每延宣接應面咨
至移駐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免命醫賜食問有憾諭
若至憐骨肉公不覺泣下上為動容一日公私惡華客
曰珊老病予勿萬一客死異鄉不暇目公同年好友受
知主上獨不為我一言乎次日議事畢 上問珊病華
容言曰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九 上曰卿
去就與珊朕先歸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
兆何忍捨朕先歸下之泣曰吾不得退矣十八年
卒于官贈太子太保益恭簡公德性和順且耿耿不苟
合而源遠無城府素職守法不為物撓而常近厚祿
仕四十年餘無餘貲辰入西出窻寒暑不變別歷中外

所至有毀德學政尤著

李東陽贊曰昔我孝宗咨訪耆碩公長中臺時間造
膝公秘不洩曰我后之德公簡帝心帝監公直公所
執法船就繩墨其有弗率則惟我職無曰棘棘或爾
默默我法弗忒曰我無遺責世有碑玉亦鮮完璧惟
公始終有美無擇惟帝嗣位惟父臣具式臺許廟議
方懋爾績古亦有言天壽平格有平若公書弗臻極
惟所遺值及所樹植今名在茲永耀金石

左都御史黃紱正統十三年進士及為參政過崇慶忽旋
風起剽掠不得行公曰即有免且散吾為若理風遂
止抵州檣城陞參中若有神官州縣寺云公嘗訪州面
人物志卷之五

有寺當大道倚山為巢嘗夜縱人劫貨財掠婦女裁其
中公率吏兵擒之廉得其實按律殺僧毀其寺及為湖
廣左布政獲妖僧繼繼監送京師伏誅後為副都御史
巡撫延綏劾參將郭鍾等擅殺奸張綱諸士卒素貧苦
延綏時甚豫出餉三月軍中人人感泣願出死力以報
效虜亦不至有詔毀卷寺公以太尼給配軍士無妻者
公出延綏男婦辭送之已為尚書戶部益不屑顧尼威
稜獲然盡革財賦內外諸積弊敗左都御史入臺天下
仰望風采公愜有忤人多人忌之請老去未幾卒
提學副使宗巨少以文名已而成鄉薦明年成進士授興
部主事太宰李默見而奇之謂為其將得考功日夜與

李十錫徐子與梁公實及王世貞遊益相切劘為古文辭君以湛思故嘔血謝病歸萊室有百花洲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居二載李公復入政府移書遊君君不獲已為強起補考功諫文選選指勳員外郎君強敏於職不廢亦時時位其長有所推進而其好為古文辭日益甚出為福建布政司參議君行過省太公於金陵遊燕子磯為文記之復偕子與遊茅山題詩刻石君至任旋有倭難當守而門鄉氓輒負未入者幾萬又戒門者內之君求善人具者百人至更害閭予白金人為勞且約曰俟吾戰而俱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人凌碑脫上魚首其後君度賊已集數之火長累百發洞中賊死者無算遂以潰去督府微君議獲免君威名先度極無敢譏者久之遷其省訓使督學校君每出校士坐堂上取談題為程義以夕旦閱卷次日造選諸生無不人人佩服已徐出所為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佩服也諸生愛者謂學田租贖之不給則為月俸俾具繼之以為常君既精強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謂司達大夫用名重故造請文事填委君又以其間刺意懸雅誥吟非夙夜不已遂寢瘁日以至於稍次其平生著述幾十餘卷并之疾革衣冠生爐奉手書三詩為帳輒輟然有術風來意已微筆而逝君於詩好建安及李杜於文好司馬遷其地李夢陽然自以其才氣勝之不屑屑取似也其

橫放雄厲莫可得而摹擬高者凌太虛秀者奪萬色務出意氣之表以自怡快寧敢而鋒軍蹶而千里至於諱說千古成敗慷慨擊節寧為藉母寧為李此豈局躡韓下老士壞者哉乃其孝友廉潔一試於閭稱循良有差為文王吐氣矣

禮科給事中張璽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內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得葬舉孝官劉儼中傷得罪公疏言元宰私其子貽考官夫大臣體天順中數義抑書石事上以是知公茂陵即位乞經筵進講大學衍義久薦起王族李秉謙大臣不悅皇太后生辰設宴公言釋老不當崇奉壞風俗傷名教給事中徵等劾南陽獲罪公又申救以故東忌公適廷厲公可任清黃等官亡何竟陞知府汀洲公至洲先教化後刑罰盡除吏民弊政勵學後進祭器表節義仁義獨禁游惰辭事一新諸上官忌公才輒推挫公致仕歸家居三十年卒

鄭曉曰公雄文直道重廉厚同屬意大用卿命馬呈專對不辱出守南郡勤恤民隱早見過歸養高材林壑閑家有則孤踪無玷如公者出則為天下士處則稱先生者也

文恪公吳納馬行好古兼喜醫術有名江東鄱邑交薦為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士至南京蘇懇辭時太子監國

知公命於初五子第於禮部候侍郎重公遺子銘從學
洪熙初除監御史歷陞南食都御史去城餘恥說隨
嘗德浙而表陸宣公里修岳郭王基斷秦檜碑以快種
綱常爲務爲大根抵經書出入還固博覽詳玩通達古
今在臺十餘年昌詞義也風采凛然雖心存恕厚未嘗
察察求入過而奸賊不法之徒自然消沮正統五年請
老卒年八十六謚文恪所著小學集解文章辨體思齊
集

知府劉寬宣德五年進士唐吉士改同知金華不以妻子
隨不與流輩伍時早緩催科免逋負表先賢墓復無義
門家探閱經史權顧天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筆削自
重

卷之五

任無所召遷惟南雄知府南雄當賴南景衡多商稅前
中以贏餘饋迺客且狼殺華公至存稅十一緒郡學不
有私一錢未數月中貴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看辱公
郡人擁議中貴去至韶韶人道前事中貴懼急傳馬馳
奏公抗救使大不報認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歷
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與國家愛養小
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不從更窮
治竟卒獄中公喜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然燈起
書生平清約甘心貧窶

贊曰古之范丹公實與匹利誘不回勢林不惑大度
類松喬然存立易國 永與民生息權姦志竭權禍

有世監聖明以保其身

恭毅公章繪正統四年進士爲主事歷郎中景泰初
獻太子年人心危懼御史鍾公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
宮大臣輟首昨吉曰作死公憤即具疏陳修德額災十
四事且言凡臣不可干外政倭臣不可假威福後官不
宜盛服也又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又以天位受
陛下構上皇至尊也朔望歲時宜率百官朝見復汪后
于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于東宮以定國本上見錄大
怒下公詔獄炮烙殺錄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扶體無
完膚竟不承以體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重寤
四塞乃止厚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者遂釋三人杖

午門前一百鍾死辱建誦公鍾榮徽越二年 裕陵復
時出獄拜禮部右侍郎山東饑公乞減田租十之五公
有足疾會石亨招飲不往楊善在禮部議論多相持共
短公于上改南禮部又改南吏部 茂陵即位議大婚
禮上疏云諒陰新婚禮自別乞來春舉行成化初條
救荒四事四年敕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於 諸不
職者高公不可公獨上南諸司構公激言官忿並交章
劾公上遣侍郎葉盛給事毛弘許得白五年轉左十二
年請老卒 泰陵即位特贈尚書諡恭毅官一子公銅

詔獄二三年間景帝拒議言數孝教裕陵茂陵卒踐天
於者三君子有力焉

奉敕公廖莊宣德五年進士選表吉士改給事中正統六年出陝西張鑑得便宜從事又上章劾面楊中職十一年陞南京太壇少卿景泰五年災異下詔求直言公上疏仰惟上皇被雷虜庭上操有方夏惠詔書以大兄皇帝鑒與未復虜仇未報為意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舜徵五典之心也仰賴神靈迎歸上皇于南宮永知萬幾之暇嘗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大子者天下之本臣愚以為上皇諸子皇上視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蓋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保屬天下之人心矣近年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以為憂謂強矣召祥之道莫過於此疏留中不報明年內艱來京適章鍾二疏入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遣三人杖千門前卒不死諡定羌驛丞裕陵復位召公會外艱與葬祭改南大理請老上嘉其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謚恭敏公任性易直秉義洞然好制尚氣言辭激憤又好面折人人不能堪公已芥蒂以故益恨公公既抗忠獲罪名聞天下顧不屑謹細行違嫌好賓客交遊為懼獨卒不能葬衆率錢相泉助人始信公廉清其潤送天竺然也

家公鍾同于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監察御史

史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社稷并陳時政缺失疏之縛下詔獄城徬極告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歲謚忠貞莫敢收葬裕陵復辟因鍾同忠誠義氣可貴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咨知縣茂陵又謚公忠又謚稱公妻羅氏官其一子通政知事登上疏請公遺骸出闕土中歸葬成化二十三年賜謚恭愍

彭韶贊曰仁也父子義也君臣首揭三綱攸序五倫凡民之生氣拘物蔽惟公真兒氣蓋萬世龍逢比干雖死不死湛恩府加爰及妻子

按公與章公論事有曰願獻狄梁公之誠甘受比干之慘詞嚴義正忠且智無過于公矣

知府張源登成化羅倫榜進士以言事忤宰相去尋拜兵部主事轉員外郎陞南安府知府府富而廣要衝大山長谷以命竊聚為民患者日衆公下車悉捕滅之羣虜民勞役弗息請丞當道俾均節之且修橋梁道路又毀淫祠百數十區為社學表先賢跡若張九齡李嗣訓元城諸公皆特祠至周程三先生既祠而又立吟風弄月臺以致景仰其模範化風俗類如此後謝病歸民立生祠祀焉歸三年卒壽六十三公資稟靈異充以學問老

且不傳詩文成一家言公書之必冠冕一代所著兩

鶴城天趣清和慶雲東海諸案若干卷

公楊繼盛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驛封主事還軍馬

員外郎時仇鸞驕恣請與禽焉馬市公上疏斥其不可

者十藉其說之譯者五鸞公捷遣計詔逮公獄狀

道典史驗年權知諸城尋還南京戶部主事又還刑部

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公嘗獨居深念至夜分記張安

公謂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

方用事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遂以癸丑正月疏謝少

師嚴萬十罪五奸請召二工問狀嵩更指以爲謬詔逮

公公具對侃侃斷指出脛不易辭竟獲公許傳觀王今

昔罪公繫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而寺臨刑賦詩云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

下相與傳誦焉嚴後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紳太僕卿

董傳策相繼論嵩嵩又欲殺之上不聽公死七年

上用御史鄒應龍言罷嵩遣世蕃議戍嶺南又二年紳

史林潤發世蕃還京詔乘市萬曆改元贈公太常少卿

諡忠愍

按察使楊瑞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爲御史印馬坊內民

群訴富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人怙寵恃勢

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既還京連字

連見二凶日橫公與十三道御史上疏有漢語二凶者

二凶先諸御史 上前宣彈章入 上怒召諸御史

請大華殿傳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旋且誦且對歷

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引大臣刑甚慘

酷竟坐公死奏上曾大風拔木松木減成鐵鎖改戍南

升二凶逆謀釋歸田 茂陵即任復公官陞浙江按察

副使海鹽等海塘皆公修築陞按察使力振憲度察吏

奸勤聽斷無爾獄禁官獄正風俗甫半載病卒章時尚

論美塘濬湖無片言及私事

鄭曉曰劉公之言行必無已已八月之事廖公鍾公

之言行必無丁丑正月之事楊公之言行必無辛巳

七月之事五公忠憤遇害敢言死且不避彼受顯指

星明人物志卷之三

爲權貴人應大博一笑者真天淵矣

白沙公懷獻重領正統十二年解薦少顧悟讀書一覽輒

記再上禮部不第聞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

焉成化二年復遊太學尋歸白沙杜門不出日對書籍

忘寢食者累年卒未有得于是惟靜坐久之然後見此

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於是浩然自信曰作聖之

功其在是乎一時名士如羅倫莊景岳與遊四方從學

者踵至十八年布政使彭韶薦召至京今就試吏部解

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驟然辭卒不就試時年

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受翰林檢討疏謝歸至南安知

歐求觀秘書...上情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
上今文職然後觀書殊類康濟遠矣去獻章以應選監
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稱爲辭酌虛名武受不受
各有攸宜耳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弘治十
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

大毅公羅倫成化二年進士第一對萬言中引程正公
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
時多執政欲養去下句公云爲翰林修撰會南陽起
復公諸私第言不可復上爲陳古今起復非是且曰
如其不然必軍富新故事長劉秩故事言事及復數
子言滿副提舉福建布政使是差省少起復者明年召
見明令物非卷之五

復官陝南京等縣疾醫...受從日以註經爲業垂十
年卒公嗜學好古篤志...
微古置業田廬族人武勳...
行遇乞人死干道解衣...
曰瓶粟奉天情之有舍比舉...
茅棲息東給隴畝往來共...
文一發感嘆之意而人亦莫...
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端毅公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五年鄉試第二明年
成進士授德安推官廉明有聞署歷南京郎署與李永
勛親校余祐友善時無南都四君子十八年應詔上疏

邊務十事續三考出知廣西太平總鎮嚴備夷人官民
悅服內艱起補貴慶陞江面按察副使兵備東鄉紳群
盜抄掠爲饒信患設計擒之嘗調征姚源毛坊建昌
等處有功又城廣昌南豐城新城民不被害令廢處有
反狀人莫敢言上疏曰江面之禍不止盜賊可慮寧王
自得衛兵成謀日橫驍按閩閩鈴東官吏禮樂政令漸
不出自朝廷臣請赦王自治其國勿撓有司以防未然
疏上宸濠忌恨賄用事者計欲殺公詭爲離間親王還
捕之公已還福建按察使省歸濠察其黨巡按御史潘
鵬發卒襲公公間行自投...
會勦必生公死言官入訟...
皇明人物志卷之五

年六月度濠反都御史王...
中爲湖廣按察使尋晉右...
即位陞吏部右侍郎未...
上備邊二十五事復憂...
重威柄慎微當事忌之...
官人二十事會言劾公...
左侍郎六年晉南京工...
部上用霍韜言陞太...
畢復尚書刑部永嘉惡...
不可殺得不死轉兵部...
政曰定武略崇德...
重將權據或備更賞罰...
御史吳

烏籍絕筆源上諒誤惜人才凡十條又議棄哈密力薦陳九疇馬吳唐龍可用決意辭歸九年卒贈少保謚愍愍公宏克遂應深識天下之務遇事斤斤執事不以福患怵沮雖獨立寡諸周旋卿佐不滿三載而耕米英銳必欲贊臣至理不肖苟且以察官寵至於清約自守常如寒士而極孤獨厚故舊及先進之裔有流落者傾貲賜之不吝豈沒而可祭于社者非耶所著有衍義唐見春秋誌疑奏議等書

忠烈公孫繼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刑刑江而冤獄多平反正德六年起陞福建右參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公存刑部稱方敷敏達至藩臬益著聲

續靖寧庶人康濠嘗逆謀結錢寧張璠日夜伺中朝事

幸有受入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謀益著九年乾清

官災議建儲庶人賂遺諸奸謀立其子朝議選才節大

臣出鎮之陞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嘆曰投艱於我

死生以之比入南昌南昌洵洵謂庶人且慕得入為帝

諸省臣多附黨又伺公言動輒告庶人公周防密畫使

不能知先是胡端敏公論濠下詔獄宸濠必致之死公

力為譴雪得不死遂謀日有述托集他寇曲為備首城

進賢又城兩康又城瑞州請復撫統二府兵備不果又

請勒胡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犄角九江蓋以重

兵廣州參政通判入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且密疏

言宸濠必反盡為伏途諸奸所得不得已乞休不九

三年江面大水賊徒凌十一吳十三閩廿四出沒鄱陽

湖公與副使許達自外掩捕三賊會大風雨不克濟言

官發宸濠反狀朝廷遣大臣即許十四年丙子宸

濠反俟諸守臣入大言曰太后密旨召我監國公請看

密旨濠曰天祥暗移法不知耶公益怒張目直視厲聲

罵賊遂縛許副使達奮起爭曰孫巡撫大臣安得無

禮并縛許公公與許達殺惠民門外宸濠用三賊為牙

爪追招賊黨至安慶敗歸王守仁起兵吉安擒宸濠於

湖中嘉靖改元贈公禮部尚書謚忠烈立祠江面伯子

繼歷官都督仲子陞官符卿李子陞南京禮部尚書謚

文恪

餘姚呂本曰人重大倫世崇名教爰自委質惟君所

詔移孝為忠致身以報順逆殊途陰夷道美英忠

烈實九蹈之在昔江右公往保釐濫蓄異志士民危

移勢方履虎公氣益怡家國深計精貫神祇日晏忘

寐夜分不寐足食練兵悲為之備逆變陡作舍生取

義天監大忠事昌後嗣懿武三季善繼心深厥儀抑

抑成性存積霜比燥秋陽等溫行商德盛譽滿乾坤

人亦有言世跡其美憲臺觀風宜莫先此

忠節公許達正德三年進士為人沉靜有謀略初今樂陵

原弓馬或棄城於公恭死士十人人持大提隨戰向往
突擊人馬俱驚賊不敢入境以功陞山東按察金事分
巡遼海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微遠鎮懷輶陞江西
副使時宸濠蓄逆舉憤內外構結莫敢誰何公每案其
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
公以爲不可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
公議宸濠反公不屈曰孫都堂大臣不可輒無禮宸濠
並縛公且問公何言公罵賊言天無二日我惟有赤心
肯從汝反耶汝悔無及宸濠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
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遂遇害嘉靖貳
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忠節昔何景明作樂
丘明人物志卷之五

陵今行以美之

其辭曰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戰場到今漂
血成野水如山白骨積秋霜雲臺功高將不收投筆
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得言封侯唐
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
抗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盜時縣吏州官皆
亡命北梁白馬終日行濟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門戰
只聞開門迎呼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

清惠公耿九疇字禹範廬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
六年爲禮科給事中議禮持大體有清譽正統二年改
爲淮運司通知公性節儉嚴肅尤慎交接無毫髮私吏

胥豪商勢家凜凜不敢肆嘗條奏監法事宜著令參
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已而
被誣誣獄得釋以都御史清理兩淮監法景帝初
陞刑部右侍郎屢辨疑獄勢利不能休尋兼江北巡撫
歲凶盜起公善循拊流民復業錄諸都大辟囚寔得釋
景泰三年公以侍郎出鎮守陝兵西除弊弊貪威望
益著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公言將官能嚴紀律精
練習勤撫字絕侵漁養銳氣一可當百不然徒冗食耳
是秋考察陝西方面官四年加右副都御史有旨市羊
角爲上供燈公諫止天順元年遷臺官諭曹石遠竄
撤斧遠公降江面右布政江都公清江且命公老改南
陽人勿志

青不至其門

文瑞公周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陽曲人江陵籍公歷
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 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弘治
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時有以民田獻
太監李廣公竟奪田歸民八年災異陳古諫早親朝勸
德政節修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等事十四年陞戶
部尚書藩王請河湖稅錢中官織造請帶長蘆監引執
不與上從之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兵部僉戶部
官非制備帑需請括稅銀輸太倉公曰不可之賊機造害

本齋臨土本諸賢至若禁煙等情寧官減役大齋堂保額外奪民田又賦稅二分公請毋得增稅移累貧民疏三四上竟從公言十三年致仕 康陵卽位起南京戶部奏法又起禮部奉贈太保諡文端公初在清教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已應變裁剝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采

按公貫穿經史敷對詳明職掌司徒理財節用痛抑諸費蓋欲效陳晉公李文靖之爲者若人可多得哉文恪公楊廉平方震豐城人成化丁未進士翰林庶吉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內艱復闕改南京兵部清查後湖黃冊上疏請經筵講學因地震勅奏用事大臣首薦張

元楨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攽諸復禮王恕復楊茂元盛應期他所論薦如周英王鴻儒張吉王雲鳳劉大夏謝鐸林俊等皆有時名上時政事又陳備邊數事帝申陞南京光祿少卿入賀千秋節丁卯陞南京太僕少卿外艱復除陞南京右通政壬申冬陞順天府尹會虜犯所需車兩銀數千兩公以根本且慮力言於兵部移大興道運所餘銀給之仍奏免派補又奏免夏稅壹萬五千餘石又令農民改撥者入贖賑濟備邊凡徵稅則例無飲儀節悉加裁定者爲令乙亥春陞南京禮部侍郎疏論文修論廟祀巡遊皆切至從之 世宗登極用爲左尚書首進大學衍義略節節錄略以申論大禮

癸未春力請乞休歸杜門却掃獨留置馬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諡文恪公事親養志間移祿以其甘旨自奉其薄友愛諸弟清約嚴重望之懷然執之溫和愛人好士一出於誠每講說旁引曲證務令得聖賢指歸乃已平生所著有文集奏議家規皇朝名臣言行錄理學名臣言行錄等書

羅欽順曰國朝士夫留心理學者性有之以余所聞若河津薛文清崇仁吳聘君步仁胡敬齋所見若蘭谿章文懿晉江蔡虛齋豐城楊文恪諸公則君子之論皆無間然者也文恪公之學問端用力得之乃父復春先生後養師胡九韶九韶師聘君淵源固有自若夫初役傳東甌深及約則公所自得爲多其平居應酬立朝議論篇章著述政事敷施大抵自學術中出可謂名實相副者矣

文簡公毛澄字憲清岷山人弘治六年進士第一人方正嚴毅有濟務才初受修撰預修會典陞右諭德進右庶子兼侍讀正德初預修 孝宗實錄遷禮部右侍郎尋侍講十二年爲禮部尚書持正守典不與諸貴倖通以高康陵爲奉 聖理皇太后言備大舉士梁儲駢馬崔元迎世宗與邸及副總裁修武宗實錄大禮議起公守濮議請以益王子後 獻皇帝上不從置皇太后至一請由大臣定則久又不從會諸生不得難父母斷不

得帝后其所生又不從上不喜動公將願者管文敘
得遺書論主僕議非是公不從嘉靖二年致仕加太子
太傅卒贈少保諡文簡公心術平通學術純正狀先抑
抑謙恭至是非義利禍福確乎不易孫在成進士今爲
名御史

鄭曉曰余釋褐時大簡公知貢舉國士遇我也公清
修雅量顧宏達無枝杜然有定執不曲徇人大體議
起公最先去當是時內閣楊廷和蔣瑄毛紀費宏五
部尚書喬宇孫交彭瑒林俊趙貞吉事端侍郎江俊
何孟武云

南京刑部尚書前巡撫陝西都御史陳壽字本仁潯陰人
嘉靖八年進士弘治初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

丞被劾王恕稱公廉正陝南京光祿少卿轉南鴻臚陞
倉部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都正德初科道
劾瑾被逮公疏救瑾怒奪職八年起撫陝西還南京兵
部侍郎疏乞休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萬貴
妃寵族入橫其中官衆方結妖僧僥倖于國是公疏論
獄得釋在榆林會父師入寇出奇兵却之加俸及歸田
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廖鍾鼎虐吏民楊文襄屬起公撫
陝公至陝勵清勤劾鍾鼎長敘戴比去陝人號哭不忍舍
卒之後都督楊宏疏言壽和兵還虜請恤其後公歷官
四十年大率多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康最者老無所

歸諸子族膏瑋瑋然歟不能葬

楊文襄曰公爲官時直論時政得失無隱不書諫劾
人皆宋王素爲諫官言事才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
廷憂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
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忠宣公劉大夏天順八年進士爲庶吉士出職方事歷
郎中出爲福建泰政巡海道兵久弛公至造哨船葺倉
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
陞廣東右布政使過崑山弔大忠祠建宋慈元戶廟轉
左江江弘治六年河決決秋權右副都御史治河番逢平
江伯陳銳內臣李興同往公上疏曰河性湍悍張秋乃
明八物

下流險穽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道南竹遂疏孫家渡
更築長堤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十年虜
入塞師行之軍與公以戶部侍郎出經畫公至邊召問
父老得其要領捐輸通衢云凡境內官員客商家願輸
者米自十石上州自百束上聽印中貴子弟不禁也不
兩月積蓄有餘益任時中貴子弟爭市故也十一年乞
致仕賜諡杜門修廬十三年加拜右都御史總督兩廣
軍務公差賢才斤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不便者一切釐
正十五年陞兵部尚書時邊事急上謀出兵掩虜公言
不可一日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江
南荆于運糧江北困于京操批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

者是年以災求去不許因上兵食要務十事名問天下
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得求順理即致太平又
問近且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權呼聖德
如天地北邊缺總兵上諭內臣諸公用李明曰公別惟
二人內批竟用李李去鎮無幾劾章至 上曰悔不用
公所薦公入御榻前對久不能起 上命太監李榮掖
公出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十八年春 上賜都御
史戴璫及公白金二錠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
年劉瑾專政璫制達公詔獄戍肅州五年赦歸田璫誅
復公官致仕卒年八十一諡忠宣公平生不以勢位自
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如父母遇有實行未嘗先洩
其言

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絕
足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期期負功
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嘗預作壽藏記曰子嘗見士
夫家子弟受父兄者俟其自後必求名儒大等鋪張行
業以誌其墓作國史者憑而採之予無似承相宗世澤
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官無一事可述者萬
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愧于
地下耶用是述平生履歷而勒諸石公嘗曰居官以正
己爲先所謂正已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李東陽曰肯
人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非東山其人也

豐城楊廉曰劉忠肅之爲人也明議治體如質太傅

通達國事如陸微與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
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是故先民之遺執
也吳廷舉謂古人云憂民如有病見容似無官公足
以當之矣

襄惠公洪鐘字宣之錢塘人成化己未進士授刑部主事
諳習憲典大司寇威器重之庫子陸異外癸卯內艱丙
午起復陞郎中己巳江福流賊甫定命公往視請令有
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子弟銷其兵器易以詩書廉歲潛
化奸宄時論是之弘治己酉陞江西副使癸丑陞四川
按察使所在發奸摘伏無所撓避而庭無宿訟由是蒙
恩累遷丙辰入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建左戊
辰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時來賓虜勢猖獗公以邊
備積弛乃建議增邊牆自山海關直抵居庸延亘千餘
里繕復城堡二百七十軍民寧謐遠近大悅名稱藉甚
然權貴人數短公於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
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丑陞右都御
史仍董漕政戊辰命掌南京都察院事陞南京刑部尚
書己巳改北京工部轉刑部兼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
庚午出總川陝湖廣邊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丘仁
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公至以計擒
滅之藍伍起蜀與鄢老人等聚衆往來寇暴川陝遠近
駭動公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謀設伏躬冒矢石前後

斬獲招降以十數萬倫其渠首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土官楊友揚愛相仇敵為吏聚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寧諸州縣公遂調兵勦平之復其故業朝廷降敕獎賜進太保總麻乞歸築室西湖號兩峰居士如是者十年嘉靖三年卒壽八十有一謚襄惠賜葬錢塘

忠惠公周璽字天章廬州人弘治丙辰進士簡任吏科給事中始事孝宗多所建白上一一採納迨武宗即位逆瑾專權公疏其擅改威命竟違詔旨罔上行私氣焰逼人朝士斂手以避乞陛下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謝天下疏上瑾即恨乃屬陸順天府丞使去言路因恩所以救之計串錦衣指揮楊玉誣公以蔑視使臣遽增制收

付于獄今王自衛王杖之三十公略不少屈曰吾死不足惜今忠義畏僕可惜耳瑾聞而益憤之又令加杖遂死於獄卒年四十七後瑾伏誅正德朝賜祭至世宗即位復賜諭祭有柳樹未伸遽焉淪沒之句歷其子仍茲上振訪追諡祠于合肥城東奉秋令有司特祭焉孰謂公之庶可湮沒無聞乎哉

尚書林俊字待用見素其號也晉人成化戊戌進士為主事署員外白沙為上京日與諱學時妖僧繼曉扶近侍梁方以校術進上為建永昌寺公疏切論之下詔獄經歷張武誦欲併下獄俱議遠方二人直聲震海內王

涇祠三百奇勝學築城民德之諸吏俾服辛亥權按察使湖廣一候肅整吏不敢犯禁止私饋有忌之者久弗調上時以引疾乞休歸已而起廣東右布政使奔者起南京食部御史巡江時江防頗弛公悉心經理且持身清約與張聞蕭齊名陝西地震公上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錄正人以端國本因薦謝方石諸靜

夫楊方震漢任輔導江西盜起遣公巡視比至楊示盜許自新招獲巨魁餘孽解散改巡撫更定要約處稅量均徭役庶務一新值內艱武宗嗣位廷薦擢右副都御史仍撫江西歲外艱改巡撫四川藍鄙之寇水虞公陳師無旅頒軍令數事將致賊撫之怨報攻保寧即收

道救之遇賊於華龍單與抵其巢宣朝廷德意示以福福賊頓首伏地公曰吾撫汝賊羅拜而謝既而淫雨淫溢賊失期疑阻遂謀非州縣要害川兵脫不支公取將領等命斬以徇諸軍股栗進戰皆捷賊眾披靡前後擒斬俘獲無算已而曹南弁監都餘寇復藏公督兵追勦總制尚書洪襄惠公諡其渠師四十八人執之捷聞降

降敕獎諭晉右都御史上官楊友與其兄夢爭駭已率其宣撫詔乃以萬金賂環求復公言宣撫不宜復亂既不可啓竹理意璽誅乃已公又奏請召用舊臣劉健胡遷林翰王鏊韓文以復舊政公不待新報已意遂致生辛巳公行七十世宗繼統起為戶部尚書又改刑部

書命特起筵上親儒臣勸講學疏內仲犯法者一無所貸癸未加宮保再疏請歸命有司給廩存問公事二親盡誠孝厚宗族助婚喪雅志林壑一介弗苟取冲素如衆士接引名流者有見素葉荅楊應寧少博書曰事業身益瘦每及歸諸老輒相阻不知平生僅此易退小節故出將併夫去矣三月滿力請骸骨卹槨衣沽當數夕我也

新修集卷二狀元編次皇明公卿卷之五

文臣拔尤考

尚書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籍梧州成化丁未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子民疾賊息訟則家禮實行之都御史屠滿徽吳公爲邑權瑄修家廟公竟祥曰非奉舊例新恩不敢役一民費一錢也又忤市舶太監且駁淫祠修學宮忤上官意逮保得釋弘治九年滿爲吏部選公成都同知政松江請修軍政十八年廣東盜起劉忠宣馬鑑屬爲陸兵備食事討平之村池水蓋王德二年吳公物來之六

章兵備改益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參議轉理州副使時公勦鎮守太監潘忠二十罪忠亦列上公罪初之無狀止以枉道回獄官吏部前十二日從戍屬門瑾誅放還敗雲南副使陞江西參政討姚源賊用兵以歷年勦以萬計吳公雅多智略勇不避難諍責解散賊擁之入巢勦公求撫公如前責辭辭色不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誘勁賊入其酋公出一鼓平之晉廣東右布政立指船運貢文易之法平傳校額面獨復賊作亂分兼兵部副使十二年湖南飢公以副都御史賑濟辰州奉勅劾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又疏六事備宸濠之變報聞蒙大恨惟恐公巡撫江西 世宗即位召爲兵部右侍郎

上疏化輔臣敗南京工部又敗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植貧窮奉私釋止妄工晉南工部尚書卽疏歸後二年卒年六十六公不備藻飾神采英毅士識雄偉言竹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輕財好施素敦友誼妻子恒冒飢寒所居泮隘無負郭田卒之日無以爲斂都御史姚鏡爲營辦

崔銑曰銑平生頗識當世賢士大夫如吳公之真才深履歷行定力解儀也嗟乎吳公衣食人惠廣矣妻孥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瘡九死皆歷之不能一月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比卒未聞報德者

聖朝人物卷之六

大業公唐龍字虞佐浙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知郟城縣郟舉教流賊且至公集壯工守賊無敢脫城去公追殺數百人以有功擢叻臺風義峻整接濟南上疏諫巡遊斤鑾幸轉接江西逆濠南平禁兵在境爲患公禁不得逞疏請班師民獲安堵陞陝西按察副使督學校文責雅正品士先器識無陞山西按察使義感因徒明燭誣獄以太僕卿徵尋推食都御史總理漕運署副都召入臺陞吏部侍郎會關中飢邊多警遣兵部尚書秦石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公務賑卹病者與流者復一時將佐樂爲用連年虜犯寧夏有柳門之捷犯延綏有清水之捷吉囊自將十萬犯安會則又有興武乾溝之捷

後俘獲斬首幾千數廷議封爵不果大為刑部尚書劉源清以討亂卒過嚴劉淑相以奏許執政皆坐重典公論者皆得錄用加太子太保轉吏部尚書板輟不望崇恬退後滯幽錄救得未戒執憲持法權勢庇援無所避上以九廟成恩宥大禮大獄諸臣二十餘人公有刀焉尋乞歸養朝野榮之再起為南京刑部尚書又改南兵部公謂制敵在任將請待邊吏文法少寬故諸宿將違係廢黜廢棄疏舉四十餘人無何疾卒年七十公清忠耿直其歸大事正色直言意氣慷慨神采英毅屹不可同而性大可平表裏洞見見人之善與之惟恐後然疾惡太過以是見稱於人所著有易大旨歷官奏議漁石

集仲子汝楫嘉靖庚戌進士第二人

文徵明曰今制大臣既既得請葬祭矣其易名以諡則得德視功出宸斷不輕畀也凡館閣侍從之賢乃得諡文其部院諸曹間有得此者祖宗廟廷今不數臣焉若家宰唐公其一也公少從學章文懿公之門得淵源學優行縝為文章謹嚴典重有左氏先秦風精詣閭肆號稱作者數歷中外隨試輒效聲望偉然而面師侍賦之功為多諡曰文襄諡者謂公足以當之夫

寶宋曰堯先生之數業今爛昭昭其末端試為刀于百里方民繁金而懷恩分流狩于三陸兮胡迄遁而

莫覽佩征部之疊疊今賜皇威于六奇乘衡鑒于文皇今執班姬之能欺

少卿貴璽字伯固董田人弘治十年進士推官德安府陞刑部主事清勤謹律經義決獄平掌十三司議讀陞員外郎改兵職方郎中內數復除會康陵北巡人公危疑武阻公行公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為生太拙賜夷馬革自託何愚衆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上將南巡時寧康人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康人交通江彬又提勦兵在左右公卿文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士諫諫公曰上巡遊本起彬然彬方攝權擅兵無敢斥言者不敢舍彬為文語獨

集仲子汝楫嘉靖庚戌進士第二人

陳子華曰崇正學通吉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公自必死形見疎大悉縛下二公詔獄鉗校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係逾月除公名陸竟死公歸杜門著述家素貧乏恬不為意嘉靖初名為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贈大理少卿公沉澁好學雖疾病文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流自成一家言

都御史羅通言水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巡四川有風節十九年言事得罪謫知縣正統初為員外郎理宣府邊餉陞兵部郎中三年從劾書王驥其肅征虜有功十四年冬虜寇至公守居庸關獲食都御史改副都守

有方略才敏擒虜首解三帖木兒提備兵五千南
襲虜至拘羊山斬捕有功召入參贊軍務理院事景泰
元年給事中言公本河泊所官以內閣陳循薦其曉暢
兵法尋陞副臺恭昌平侯軍務令更兼院事訪誤戎機
不便同年公疏乞勅石亨楊洪各率精銳馬步官軍
自柴荆出大同法自居庸出宣府沿途延提督官軍
堵塞關口修理牆柵勦除賊寇防護耕種公又言邊軍
老弱首功虛張虜勢德勝之戰道在都門斬虜幾何陞
六萬六千有餘又言腰玉珥貂者皆苟全性命忌能
言千謀不喜且乞罷兵柄都院翰林科道之曹于公亦
舊道憲在賊賊爲國計無他謀等宜同心協力勿互
嫌是年公乞下今擒斬也先事章者賞萬金封公侯上
命公往鎮山西兼護餽運三年冬公言虜恃馬力出入
塞下今也先使臣有馬四萬宜增價酬之不數年胡馬
自空此生弱強虜之策也是年督兵懷來至長安額又
斬首有功龍門諸城遺種數萬命公總領虜遺班師
還京協贊軍務四年訓練將士是秋與蕭維禎並陞左
右都御史天順間致仕公樹功居庸關民建祠祀焉
按公往鎮山西公意不欲行于謙上疏曰當國家多
事之秋非臣子辭勞之日臣謹詣熱山而事情謙宜
往通宜爾是言也非以扶已之長實有激勸之美部
院調和而國事矣有不濟者哉

鄭瑞公曰羅公綽有風節却兵曉吏事至于今
思慕之
尚書軒冕字維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天性廉介
進士督學上嚴冬忽值水援出擁被危坐有司急進
齊却之
政公清修嚴明不請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前
使者修不檢公矯以清約禁絕和買四時一布袍蔬食
不厭遭責即行僚屬尚未及知時守浙阮鑑亦清
謹安靖與公善公既去阮乘食公亦清廉浙具稱治景
泰四年陞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政南臺內數奔喪天順
初首用公爲刑部尚書取公爲都御史三人廉亦有
名海內信回米義耿公去公亦請致仕上召公慰
留晚疾不可強與致仕陞辭上曰昔浙江廉使方滿
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公頓首謝賜金易路費公去復
召爲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公嚴毅遇人無賢否悉峻
拒不與接歲時過慶賀事身居一室朝服端坐安無一
言鼓嚴出行禮禮竟歸保僕聞公來輒避公公卒後修
史者令有司取行實無有也
襄毅公韓雍字永熙吳人正統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奉
命錄囚數出疑獄十三年巡按江西會應陵賊起公與
巡撫俞瑄楊瑄捐斬二百人衆解賊匪據察副使廣東
發日事陞食部御史巡撫江西年沐三十歲遊治曉

習人情照奸貪疏充滯拘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凡所
經指後按爲例景泰七年勅掌王不法并論府察上遣
官卽詔天順初滿從邊調山西副使坐累致仕二年起
爲大理少卿尋復官都是冬巡撫大同歷詳論法善爲
朝廷言北門公精悍閑達有智略時出已意經畫防守城
堡部署將校糾去奸姦訓練士伍逾年戎政大修虜不
近塞七年還議事上喜公狀見陞兵部右侍郎裕校
一征夷將軍用兵兩廣王宏薦公以僉都御史督理軍務
勅公及朝會南京諸衆欲分江西兵從遊擊將軍率達
官由廣順入廣東送賊大軍從潮廣入廣西令諸兵固
固勿與關公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大兵聚而爲
正分而爲奇今兩廣已無完郡全大麓賊聚蹙不圖而
起其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攻大麓攻埃高
康雷東可應南詔而可取播慶其可斷陽明諸路勢如
常山蛇動無不應攻無不克何煩於遠自古暨夷來寇
不可以禮義較惟戰勝自貳叔救云寧我薄人軍志曰
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可巧遲何泥于
因眾從公會諸軍出東道建備著平陽朔諸賊又進平
修仁荔番諸鄉遂直抵大麓賊不其際崇焚其積聚四
面夾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餘其黨盡歸千戶
所刻石紀功班師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巡

都歷一千四年公言賴澤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
預爲彈壓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
兼巡撫開府梧州公得奉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
以故謫議遂起內臣黃然忌公威權不得肆族人上書
誣公上以爲這使卽詔公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薨
毅公明經讀律洞達說義爲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
爲所各臨戎海政豹受賜持江面嶺南被其恩澤稱辭
酒醉風生泉湧
御突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興化府莆田治九年進士
一年喪父繼戎後勵志讀書年二十慨然嘆曰聖學聖人
之學如須臾作首元錄進士時廣東師事白沙學
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特辟
守嚴擊強委徐輔以寬富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寬密復
李上下考績歸至淮寒幾死爲監察時犯服朴素騎北
馬身若無官有尚書某受賂公竟劾去遂以母老乞歸
養母供其旨短牀牧席身治畦隴妻子服食粗糲皆人
不堪公泰然自足自坐斗室宛經書體驗身心隨得
隨錄常曰儒者有向土二天詩文特士直耳正德中吏
部以公清苦奏改晉其教諭資其祿鮮旣又援侍郎潘
禮例奏給月米上從其請以資孝養又辭奏上不允
公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
起號哭亦卒於族千達賜爲休養後爲治除詔表宅里

曰孝廉

林俊曰公稱悟既深充養益熟陽夏梓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都御史高明字上達黃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徙耕淤地歲收歲數解議者欲侵畝生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歲額不改天順四年御史趙明等疏更語蠲稅事上詰疏出誰公任寔章疏都御史寇深言景年奏順督勇高明乞貸明上怒亦解顧言公曰高明能御史先是公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納賂下獄死誅石亨公籍其家參頭得免石亨自益山麓陞山東按察使上謂南陽曰高明宜內用又謂寇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南京久弛縱公振綱紀劾罷諸貪殘吏會淫雨極言陰盛陽微急宜修省以回災異揚州益寇起劾公勦捕公授方略舊賦九百餘人沿江以軍中官衛私盜辱官校公盡籍其盜勅中官又修劾戶部及諸巡撫縱法狀陳利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公公亦三疏請終養成化十四年上杭賊起即家劾公便宜討賊公力疾赴聞大破之尋疏乞休公天性孝廉後轉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微若布政夏更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初岐嶷有巨入志日記數百言稍長亦擇力問學初爲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久之發爲文章詞公與

寇脫去流俗自成機杆陞江西按察副使使使里與賞黜浮華閱卷一目數行下又善鑒察別復文山所至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陞浙江參政處州民苦盜賊走山谷招不所曰罷夏參政來公撫至即散化化二十二年進山東右布政使徵簡有容安民即用或獻賦作不聽曰勞而不怨斯可疏論閣家之勢在臨今台則安離則王崩今兩京並連其勢宜當合以成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宜在賑恤臨清南北咽喉或望爲害不小宜選大臣有整實者鎮守二邦兩兵屯田示天下形勢足議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金部御史黃俊鎮臨清吳中旱饑有司莫以告公投書巡撫發廩二十萬人勿竟來之云

萬石韜十萬石他所論列若文廟禮樂之教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才之類皆切於政本公誠心重道無黨無援自任仕爲郎署至副使三十年未嘗以條疏降志

按公之言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閑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夫今之人以詩書爲糟粕以博奕銷白晝以榮身肥家爲子孫慮而不知此身之玷多夫公之言豈不爲名言哉

恭愍公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三年進士爲御史成化初疏救羅倫劾學士倪謙嚴博于進又劾尚書馬宗諸大臣不職巡江西貪殘吏空風刑去賴南賊流入贛公

官兵收捕改提學南圻陞按察副使河南提學言勤師
程規約簡明誨訓生徒必求踐履斥纖怪靡蕩之詞選
按察使出寬抑出酷更奔內艱歷廣東布政使歲滿役
華市始著人販海求刑及市御選賓公疏言珍禽奇獸
之好不可以示外夷罷中朝事竟止中貴人不能堪誣
奏公違法詔即詔林公上京賴南人號哭挽留者數萬
至昌平正德中贈光祿卿諡恭愍公學詳行方文詞簡
古潔廉無私終身粗糲

門生王鏊曰先生抱經濟之才秉剛方之氣其督學
南都也先後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章縫折筆之管
不啻黑皇而人長之如神明能去惡之如父母其藍
提明人勿考之矣
河南也亦然左轄領表節用愛人通商惠工時方農
布而中貴譏忌煩其身嘗曰居官必盡此職行事必
盡此心船艙之矣

三府夏時正季李英慈縣人仁和緒正統十年進士歷刑
部郎中據獄福建會上杭盜且起輒發倉賑贖不待報
天順初進大理丞以母老乞致仕不許乞移近地便養
改南京進少卿成化初改太常又遷南京大理寺正卿
七年歲大疫巡視江西兵食累奏二百二十人革冗徭
理庾賦省無名之稅十餘萬勸民築七十萬石賑饑民
二十三萬餘南昌城堤得不壞長河洞人叛公置車
撫定疏上時舉二十事當路人不悅指公奸名遂上章

乞致仕歸仁和僦居民舍布政使張公瓚為述而詞書
院于孤山處舍家食者凡三十年卒年八十八公博學
高才工詩文書畫最善著述尤詳于稽古體文字云
崑山黃文華公之文章如春空曾雲動 合南意
又如蔡國抽絲秋鶴引吮無不令人欽羨者公按公
宜遊所至雖有積弊斥貪墨賈賊及於城墮盜賊
歲有古人風而志養親當情山水晚年著述弘多
杭州府志先賢祠記皆公手筆也

食事王琦字文達仁和人永樂甲午科鄉貢試部副
授南陽汝州學正身範物先生徒率自唐灌提監察御
史以正直激揚學行者咸稱廉潔而按察公事提督學

士風不墜以母憂去起復值蜀患劇盜攻劄四川兵
簡務論為公難之琦在徵日事不遑難臣之職也即就
屏居風遠振盜賊解息蜀荒具之知與時違不能獨
人俯仰跡乞休致年踰五十歷官清白家無擔石之儲
不敵以紙補隙在官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門陶
如也歲大侵無以供朝夕冬旦暮大雪連旬僵臥不能
出門戶人有饋者非故舊推不受即故舊餽數亦却之
有言曰之曰當道雅重公試一言何所不滿公曰吾求
無愧於心耳心苟無愧雖饑且寒無不樂也何言之抗
守胡君濬聞其貧餽之不受奏聞于朝欽賜百金此
面辭謝曰在官勿錄周貧以粟不以粟而金無功焉故

後竟以餓寒卒

贊曰徽弁榮名飴甘窮餓雪寒迫人晏然高臥饑死

極小失節失大比跡享公廉輿立備

江面按察司提學副使空同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徙大

梁甫冠舉吳五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郎中才敏氣雄

簿書外日招集名流為文會酬倡營益三關招商用法

嚴被擯下獄得釋每抗疏言出今不平宜府殊法一經

宣戚即厄不問不報乙丑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之弊

末言皇親橫則外戚驕恣張侯辨懇摘奏中張氏字為

四母后遂令面話乃列張侯不恭狀悉實可接遂下獄

為惡黨也獲奪俸三月上諫劉大夏曰朕欲寬夢陽

人物志卷之六

一與左右謂當挺杖栗念則泄如朕親謀臣何正德初

八閣道上無遊閣部臺諫協情諫之不克閣遂斥諸大

臣已知部奏實空同子仲奪官降山心布政使經歷致

仕戊辰劉瑾以快前及羅以仇事擢起京人意其必死

是時瑾發體傷損康于康子謂瑾曰李能法皇祖為文

殺之大矣天下學者望瑾乃覽空同子釋之瑾誅起為江

西副使提學勅許奉聞重事空同子探學舉士外有大

更白臺使及同官者痛其侵官空同子許之各起訟當

路素忌其才名落職寧陵人方書其圖威劫謀內省果

受制知空同子不可陽下之及康八叔有言其黨附者

特旨以洪司寇林俊不可止卒年五十八子校舉進士

所著有詩文集云

王釋登論曰夫中興宗匠夙稱李瞻嘗其文采葩旒

辭調豐鬱山龍藻火之文重黃鐘玉磬之音韻宮商

朱紫麗且炫目誠亦一代之奇也然僕以為李君之

詩功崇而業淺何者李君生于弘治正德之間崛起

關隴蛟騰虎視力挽七朝之廢身濟百年之溺指而

號於眾曰古不漢魏非古也律不盛唐非律也一時

海岱英靈之士翕然趨之而風雅之學亦復遂振今

讀其詩吾獨惜其調高而意直才大而情疎体正而律

庸力有餘而功不足也則則其詩太過而平不及其

傲刺深鋒朱殿凡有識者無不可知此猶戰國之

人物志卷之六

余之後漢以炎劉僕以為李君之詩撥亂反正之力

多粉飾太平之事少所謂可與創始難與守成故曰

功崇而業淺也夫武宗時李君亦職於關西徐子白

眉於東海李資弘亮徐學精深長才絕力則徐不逮

李清聲古色則李不逮徐故自不能一律齊也

陝西提學副使大復何景明字仲默汝南信陽人也弘治

間進士除中書歷官至陝西提學副使公為人謙抑溫

退未嘗以才凌人及論國家事當否則蹈厲奮發有萬

人獨杜之氣由少至壯齒未嘗一問家產人有疑急又

無不各厭其意道弗合者雖隆貴人忌不與見至老

士即貧賤老尤折節下之竟以不受壽卒于官

以下原缺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四卷

〔明〕楊廉 徐咸撰

明嘉靖二十年魏有本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朝名臣言行錄序

孟軻氏論取友之道自鄉國
天下而後尚論古人言有序
也今世學者覽典墳涉史籍
希慕黃虞上下周漢則有之
矣至於先達故老德業風韻
懵焉罔知豈非博聞蓄德之
缺與曩本釋褐使留都謁宗
伯月湖楊公公以手編
三朝名臣言行錄二卷授之嗣
於同年集齊丘大理得近代
名臣言行錄二卷則海鹽東

濱徐子所集也間嘗披閱服
誦仰止不暇中間翊扶

景運贊輔太平黼黻文章闡
明道學定難拯危安邊攘寇
忠鯁節義炳炳焉凜凜焉直
與臯夔伊呂龍逢諸賢頡頏
輝映何古今人之不相及哉
又就而攷之

國勢安危政體沿革與夫

祖宗列聖涵養培植之厚因可
槩見矣故今萃合為一付藩
司執事者梓而傳焉

嘉靖辛丑秋七月望

賜進士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南前大理寺右少卿
後學餘姚魏有本書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六楊龜山先生集
徐成撰書曰在十年閏四月十六日城西村
徐成收書五月壬子至補作之六月廿三日



新刊皇朝名臣言行錄引川諸書

蘇伯衡文集

歐陽圭齋文集

御製文集

國初事蹟

覆瓿集

朔運錄

潛溪文集

王忠文公文集

一齋文集

言行錄
六朝國書

始豐臺

方正學文集

劉三吾文集

黃忠宣公文集

東里文集

聖諭錄

奏對錄

兩京類稿

楊文定公文集

抑菴文集

錢文肅公文集

耐軒文集

兩谿文集

桐山文集

敬軒文集

古穠集

天順日錄

可齋雜記

涇東臺

水東日記

言行錄
天朝國書

縣衙瑣探

吳齋文集

否泰錄

姚文敏公文集

類博臺

方洲集

一峰文集

名臣贊錄

白沙集

游齋文集

定山集

立齋文集

南昌郡志

新安文獻志

觀菴文集

增臺類稿

自朱子作宋名臣言行錄其後李幼

武有名臣續錄有別錄有道學名臣

錄又其後元好問有金君臣言行錄

蘇伯衡有元名臣事略皆因朱子而

興起焉者至

國朝彭文惠公名臣贊錄亦然或謂

朱子不可擬擬之非僭則妄廉謂作

太玄以準周易作中說以擬論語則

不可若記事之書取法於大儒譬之

為員用規為方用矩何為而不可哉

論者徒知尊朱子而不知其不在乎

是也廉亦取法朱子者故綴此以解

人之惑云揚廉識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豐城楊廉纂集

第一卷

魏國公中山徐武寧王

誠意伯劉公

鄂國公開平常忠武王

曹國公岐陽李武靖王

衛國公寧河鄧武順王

信國公東甌湯襄武王

西平侯黔寧沐昭靖王

參政陶公

學士承旨宋公

參政越國胡武莊公

御史中丞章公

待制王忠文公

祭酒宋公

大學士朱公

平江伯陳恭襄公

少師蹇忠定公

少保夏忠靖公

少保黃忠宣公

英國公定興張忠烈王

祭酒胡公

左都御史顧公

少師楊文貞公

少師楊文敏公

少師楊文定公

尚書周文襄公

第二卷

祭酒李文毅公

侍講劉忠愍公

祭酒陳公

副都御史吳文恪公

都督山襄毅公

尚書王文端公

知府况公

僉都御史魯公

少保于肅愍公

昌平侯顧國楊武襄公

知府劉公

右都御史軒公

尚書年恭定公

尚書魏文靖公

尚書耿清惠公

侍郎薛文清公

尚書王忠肅公

庫齋吳先生

少保李文達公

侍郎劉文安公

尚書王公

御史鍾公

侍郎葉文莊公

右都御史韓公

侍郎林公

布政使陳公

脩撰羅公

侍郎楊文懿公

僉都御史楊公

尚書余肅敏公

徐達

中山武寧人

字

直隸鳳陽人國初封魏國公卒年五十

四追封中山王諡武寧配享廟庭

大明中山武寧主姓徐氏諱達鳳陽府鳳陽縣人家世農業王年二十有二值元末兵興歲癸巳朕集義旅王來麾下視其所以周旋幾二年動靜語默悉起群其朕於是命為帥首凡有徵征以代朕行又幾一載明年乙未朕被敵所執敵之帥首亦為

言什野

卷之二

乙

我軍所執明日王來以身代朕歸朕縱敵帥首易王還已而從朕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時機務浩繁姑孰之郡密邇大江况元帥首驤子海年率舟師以拒江面為朕肘掖之患不暇率兵四征乃命王為將擇精兵數千東取溧水溧陽王兵至守者不戰民庶咸安明年丙申春二月敗元舟師于采石王仍屯溧水三月召王從征建業越十日庚寅師入建業越七日丁酉命為大將浮江而下水陸並進東取京口大破元師京口已定東探浙右時張士誠擅稱名號遣將已據毗陵旌旗相望其守

者潛遣間諜誘我王侯王察知遣使歸告請勦兵以討朕許之王將二萬人逼近其壘復遣使歸告賊勢必窘益兵可下朕遣戰將千餘會甲上三萬師會合圍毗陵張士誠自姑蘇發其弟張九六將兵數萬來援王遣兵逆戰不移時破之生擒張九六城守猶堅朕復益新附二萬合勢共圍守者窘甚出計多方誘我新附者二萬新附帥首密從傾營入城助彼來戰勦我軍環其城而營之因新附者叛四方去其三獨王固守其南開平王德營東南外一舍之餘扼彼援兵尚未警移聞新附者叛

言什野

卷之二

乙

寇迫王營王拒守且戰開平自外來援內外夾攻大敗其眾擒其平將張德餘軍敗入其城上復環而困之士誠自姑蘇遣將呂珍寅夜入城督兵以守與王相抗初彼軍雖少糧且足用戰守益堅及誘降入軍多糧少戰且狐疑丁酉春王將呂珍潛遁城下師旋復遣征軍圍城圍援至王發兵扼要而戰援者敗俘斬者眾旬日城降宣城亦附凱旋時四方群雄甚多朕固守江東數郡命王移馬厲兵以觀四方之勢又明年戊戌命王點兵固守建業朕親下浙東金華既平六月師還未幾遣王西

征皖城水陸並進微北秋命王西征池州師抵而平陳父諒遣兵來救斬首萬級生獲三千餘時張士誠發兵來寇止興城陷遣王將兵復取師抵城下不旬日城復生獲三十餘輩戰死其年惟揚元義兵盡歸王貢秋王從朕下潯陽陳父諒敗潰時張士誠發兵攻長興留王守潯陽未幾召歸師次中塗今復守潯陽比至陳兵已入城守王遣兵與戰陳兵復潰俘斬數千獲其衆屬戰時潯陽之境空荒棄而弗守師旋建業癸卯春正月取豫章城降命王西取武昌不克班師中塗豫章內變

王復討平張士誠北寇壽春朕親往援王爲前部張兵敗北旋師金斗周圍其城戰間陳父諒大率六寇豫章詔王罷金斗之圍歸整舟師解豫章之難秋七月師次彭蠡陳父諒罷圍爭戰王身先諸將敗陳一巨艘死者千五百人自是彼軍勢弱我軍威振由王身先癸卯歲晉王守京朕西征武昌甲辰武昌下克陳之後其年大會兵于京師乙巳歲命王取淮東淮陰諸州仲夏師旋歲丙午命率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盛戰於吳興皂林之野生擒張瑒公萬不數一卒盡赴京師冬十一月師

抵姑蘇明年丁未秋九月姑蘇下鄒浙左之太平詔班師命王西畧晉樞九溪羣服還軍京師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朕即大位二月命王爲征虜大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經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公命率甲士二十五萬北定中原抵齊魯而民安所過輯兵守禦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所得壯士帥而徂征不煩朕念北齊既平命渡河南兵至大梁父老耄襲以迎西下洛陽長驅峭直直抵潼關守者拒戰王命宋國公爲勝拔之朕命據關而守諭歸大梁北下河內由鄴下趨趙州抵臨清其年八月三日辛未北入胡都捷奏平胡復命西下晉冀如命并陘長驅晉冀以平二年春正月召渡河西兵入關中守者皆棄金有關內之地召歸天下太平三年冬十有一月論功行賞命王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改封魏國公五年夏五月衆議北入沙漠王至霸北兵庇而還勅命沿邊輯守嚴鎖于燕口外餘民自是收盡海內無虞十七年甲子太陸數犯上將朕惡之召罷北鎮勞勞于家是年臘月二十有一日衆

疾朕恐之星馳四召名醫咸至終疾弗瘳明年乙
丑二月二十七日己未薨特封中山王諡武寧享
年五十有四爰以是年四月十八日己酉瘞于鍾
山之陰生男四人世子允恭襲封魏國公文四人
長女燕王妃王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
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之處攻城不著與人
不戲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
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
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既薨朕恐歲月幽遐磨
滅績朕特親筆生前張我武威偃兵息民況一
區夏重安人神之勞以示子孫耿光萬世勒諸堅
石樹當神道歌曰景命昌兮天彰錫我並後兮忠
良幽韜秘畧兮神機默溫溫兮蕙剛東旌鉞而徂
征兮旣出旂幢繚繞兮雄氣軒昂戰騎蹙兮蹄疾
旌旗烈烈兮前行六軍濟濟兮甲冑殲殲兮
精鉞舍之兮周盧星列屬靈兮比比懸傍刀斗聲
頻兮令密山川妖魅兮奚藏響張力勁兮鯨櫓槍
幾披星月兮秋霜肅肅忠海內兮孰前當推堅撫順
兮我武惟揚

御製神道碑

中山武寧王寶元聖之首南收吳越北定中原東
平齊魯西入關陝入抵皆王之功今其薨也

皇上以王豐功偉績始終本末非詞臣所能周知故
親筆之刻置祭道

朱善無神道碑後

太祖高皇帝仗一劍起淮右舉湯武吊伐之事有識
之士雲附景從於時壯股心膂之臣皆英武傑持
超邁之才若純誠厚德顯顯焉尊主庇民之心者
中山武寧王徐公其首也天監厥德報福彌厚迨
慶後人愈遠愈盛非一時同輩所可擬也王四子
長輝祖襲爵魏國公文增壽

太宗皇帝靖難之際有翼轅而竟死非命初追封陽
武侯進定國公

楊士奇撰定國公墓誌

天眷

聖明篤生賢輔削平群雄翼我洪武及狄陰山雪
耻千古攻城弗屠手完藏府錫爵分茅以有魏土
黃彼朔野莫敢子侮氣作山河不物以腐

無漢

劉基

誠意伯

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元進士累官歸德國初仕

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卒年六十

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
魏徵之流而異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
時聞閱書肆有天文一帙因閱之朔月卽背誦如
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
伯生撰行狀

公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水中特魯道原

言行錄

天卷之一

二

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

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今歲十年後有

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

行狀

太祖皇帝下金華定括蒼公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

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

有王氣欲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

也公獨張口不言

上召公入內公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

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

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

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

小明王公大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遂

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

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言行錄

天卷之一

八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踰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張氏入寇時曹國公欲

奮擊之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

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

矣趣使疾進兵遂窮追賊至東陽擒之以還公至

京師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

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

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

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

上移兵湖口以金木相犯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

居多公爲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

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

上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爲

上言李入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欲數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任

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然後可若東小

木爲之將速顛覆如臣驚鈍尤不可爾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恠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

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

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

庸何如公曰此小憤將傾軋而敗輩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

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事無

才願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先是相胡惟庸公乃大戚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

蒼生之福也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

胡丞相以暨來視疾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卷石

自是疾愈篤

上使冠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

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

率以天文書授子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

後人習並行狀

汪廣洋與胡惟庸相結庸法久之御史中丞徐

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害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對以無是事

上頗聞基方病時惟庸挾盟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

廣洋不能爲國効忠敗南海遂死于道

公在勝國年甫弱冠已擢巍科然而低徊散地餘

三十載及東南多故稍見任用竟莫能行其志焉

今

上龍興遂爲心腹之臣殫其智慧上讚

十年濟一統之功傑然爲開國宗臣

初公著書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公之

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

此

皇明之所以興也一人之斥含有關於天下國家之

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

徐一夔撰

劉之文不寂宋潛溪而世獨稱宋者劉掩於切案

耳

楊士奇跋

子房之策不見詞章玄齡之文僅辦符檄未見樹

開國之勲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公可謂千古之人

豪矣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疑伊

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

葉序

公剛毅博懷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下色

然與人文游開心見誠坦蕩無間阻至於義所不

言

直無少假借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

莫能測其機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自言其功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嘗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

臣或有過失得諫者公必為救解而免又以文章

為當代首稱云

並行狀

華淪於夷曷任於時夷歸諸夏仕止乃宜就桀就

湯節義美虧大哉王佐燭物炳幾運籌制勝真

龍以飛昭回制作文章是名為宗臣爾爾爾爾

彭韶撰

常遇春

開平忠武王

字

直隸懷遠人國初封鄂國公卒年四十

三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配享廟庭

王賦性剛毅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為群盜劉聚所

得王聚聚終不能有成聞

太祖駐兵和州聚聚來歸

宋濂撰神道碑

上抵采石礮元兵陣於礮上倖難登岸王乘快舸繼

至

上麾之使前王即會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

石

言行錄

庚子夏五月從徐公拔安慶時偽漢陳友諒揚言

拔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伏銳士于九華山明日

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

陳友諒攻南昌王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岸山與

之臨舟大戰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火熾一里之

間湖水盡赤敵將張瑄邊素號暴猛王射之中矢

走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御舟而已舟

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玄諱中濟矢死士卒一萬皆降

丙午秋八月諸將攻浙西王立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攻之偽丞相張士誠悉發境中兵爲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結營東阡復出敵背士誠出親兵拒關王一鼓勝之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湖州亦下遂進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

冬十月同徐公奉命北伐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戰王單騎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射刺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師次太原守將廉擴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卒未至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王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廉擴帖木兒果中傷而遁

並神道碑

虜復侵通州王遣兵拒之通州之人免於荼毒其德王尤深王遂帥師破開平大俘獲而歸至柞河

川以疾覺拒過通州人皆罷市迎哭飲食必祭王並掘廟碑

王爲人守讜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旅守節制及其自將兵所至無不克捷由其知識明而才力雄故所施各得其宜也

上召臣瀛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土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爾尚爲文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

並神道碑

惟王文武全才有力如虎雖猛將之盈庭孰英風之致擬今南征北伐關地千里混一之功佐運之勳震今而耀古真可謂不負平生之語矣

祭文

蘇伯衡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肅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動颶飈馳霆春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杖劍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殲靡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荆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且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讓浙六軍例戈木根既陳何有條河乃牧普

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茫茫朔漠漂河
所經華將刻將邊塵弗驚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燁
其有光亘古不沒幅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
王功爲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尤輔帝
業邇運之勲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
垂成王忽長逝 帝字與哀如失一臂愛加恩寵
用賜王封衮衣繡裳昭曜泉宮 天子曰噫未懷
朕志共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
雖云歿生氣凜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
垂示千億 神道碑銘

三八六二
長材偉貌猛如虓虎手提椎埋早歸

王主強漢僞吳席卷以舉長驅入燕光復中土錫昨
嚙封以開鄂渚允矣元戎赫然威武廟祀千通血
食千古 彭都撰贊

李文忠 岐陽武靖王

字思本直隸靜海人國初封曹國公卒年四十
六追封岐陽王諡武靖配享 廟庭

王父隴西恭獻王尚曹國長公主生王十有二歲
而公主薨時元末大亂恭獻攜王走軍中幾不能
存聞

皇上駐兵滁陽始來見焉

皇上喜甚卽自養育擇師傅以教之一日取所業示
近臣曰是亦可以當於馬上習之哉丁酉乃以舍

人領軍策應池州僞漢陳友諒發兵寇城王擊敗
之戊戌進攻青陽石埭太平旌德皆下會兵取嚴
州授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守
嚴州僞吳張士誠遣其徒率苗獮水陸奄至興王
戰大敗其衆復取所斬俘馘載巨筏中東流而下
水寇見之亦遁 並倫撰神道碑

乙巳春正月士誠遣僞司徒李伯昇大率其徒號
二十萬寇新城王聞之卽令將士未至新城十里
許有地曰龍潭立營其上新城守將遣人由間道
詣王曰衆寡莫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之至王曰

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且
八千之謝玄破八十萬之苻堅庸非衆乎吾若未
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為攻矣若
與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之有遂下令曰彼
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之
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王橫擧據鞍引數
十騎乘高馳下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逆戰王
格殺數人出入陣中所向皆靡因督衆乘之敵遂
大潰自相蹂躪城中將士亦鼓譟而出呼聲動地
莫不一當百斬首數萬級擒將士七百餘人委棄
鎧仗彌亘山丘自是張不能軍矣

丙午八月召還京師陞受 宸算總水陸之師下
江浙冬十月師進克桐廬新城富陽至餘杭謝再
興子五人嬰城固守王合圍攻之一日而拔杭守
將潘允明聞之恐遣其負外方聲請軍門請降王
曰師來臨城而負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師乎尋
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靈
百萬擇所托而來尚有他意乎王見其誠引入臥
內歎笑欬接因命條畫入城次第異日遣歸允明
遂封府庫籍軍數出城拜降王入宿於城上令曰

敵有擅入民房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金卽誅以殉
由是內外帖然民皆不知有更革事就加榮祿大
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戊申春正月

上卽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二月間中既平餘
燼復合

詔王討平之二年來以王爲偏將軍副開平王常
遇春征迤北由遵化度鹿兒嶺敗江文清於錦川
次全寧元將也速連戰一鼓敗之追至灤河斬其
宗王慶生遂進攻大興度其必走乃命兵千餘伏

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斬其將馬住進克

上都秋七月開平王薨于軍中八月 詔王領其

衆接援慶陽師至太原大將軍中山王徐達已討

平之王聞大同受敵甚急因諭衆曰吾與若等受

命而來關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若候進

止吾恐大同之敵愈盛不可復制於是出鴈門次

馬邑元驍騎數千猝至王與戰擒其將劉平章進

次白陽門又擒驍虜四大王前軍已去敵五十里

禽管王至據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爲營是夜

虜果悉銳來攻王堅壁不動奕二營以待敵督令

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軍爲左右翼出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將脫列伯降衆萬餘遂進兵至莽哥舍不見虜而還三年春正月授征虜左副將軍總兵北伐二月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稅真夏五月克應昌獲元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金寶玉冊以歸元太子僅脫身走追之不及而還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進攻紅羅山其擁兵自固者皆請降冬十月朝廷論功行賞加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賜鐵券四年西蜀平詔王帥兵鎮撫五年春詔王同中山王復征遼北王總東道兵五月取和林師進可溫至哈刺莽來虜遁去王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晉東平侯常政駐機重於廬車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無程並進至仕刺河元將哈刺張疊子悉起營渡河列騎以待王督軍力戰虜却追至騁海虜來益衆王擬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之水渴死者衆王患之至哥兒麻思出野尋水脉急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爲文四牲以祭六年冬十月將兵屯代縣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七年春

詔總兵北伐王驍兵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丁刺者擒其平章陳安禮不省飛至順寧陽門者斬其將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欽李羅帖木兒秋七月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其宗王朵桑失理擒承旨有家而還自是邊境肅然矣王器量沉閑人莫測其際臨陣蹈厲奮發至遇大敵膽氣益壯故有不戰戰必勝及釋兵家居恂恂若儒士嘗師金華范祖幹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其處身處家一循禮度惟謹及出爲詩辭皆偉壯可觀至音樂華靡事泊如也

三

勳威之貴一世人豪淹貫群籍曾是大瀚甲冑蓋亦家有戰袍宋元故都無舉並包宜威萬里實爲爾勞庸建上公以國于曹追王廟食沒靡寵褒

彭制撰贊

鄧愈

寧河武順王

字

直隸虹縣人國初封衛國公卒年四十

一追封寧河王諡武順配享廟庭

王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勇力過人元季天下雲擾

衆推王領軍年方六十出戰必挺身破敵

上駐師滄陽王率所部來附克管軍總管從渡大江

取太平定金陵守廣德謝元帥率衆來寇王奮擊

俘千餘人轉行樞密院判移戍宣州取休寧績溪

乘勝克徽州浙江苗楊元帥率衆十餘萬來攻王

與越國公胡大海分門出戰大敗其衆戊戌正月

克婺源三月取嚴州遷同僉樞密院事己亥正月

領兵各浙江臨安大敗張寇庠子七月鄱陽院判

干光取饒州以城來附命王鎮之偽漢陳友諒據

江州數遣舟師攻城王屢殲其衆辛丑正月除江

南行省參政仍兼僉書行樞密院事總制各翼軍

馬襲逐衆取樂平擊敗蕭總管等饒境悉定進取

江西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而實無獻王知

其情卷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壬寅正月

授王江西行省參政留之四月陳友諒悉兵圍江

西水漲直抵城下王與諸將固守屢挫其鋒相持

九月三月

上親率兵至大戰唐郎山友諒死甲辰八月從開

平王兵合圖贛州降之南安南雄韶州皆送款乙

巳正月進右丞相加湖廣省平章出鎮襄陽新附之

民未有定志王撫而鎮之選邇悅服吳元年十月

擢御史大夫洪武元年命大將軍經畧中原王攻

唐州取南陽克隨州金商均房之境悉定三年命

王爲征虜左副將軍平龍右大敗王保保于定西

吐蕃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十二月封衛國公

食祿三千石五年討豐州等處溪洞蠻夷平之九

年吐蕃數阻烏思藏使者王爲征西將軍窮追至

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獲馬牛羊一十餘萬還

王器宇宏偉而沉毅簡重謙恭鎮席而奉公守法

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又能禮賢下士窮

惠愛人廣德宣州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州之民

至今猶懷其德不獨將畧之雄兼有君子之行

金宋事史記神道碑

惟武順王洸洸大夫功參佐命義旌之初氣蓋六

軍視敵如無何堅不陷何強不勦吊民禮士樹彼

來蘇節鎮八州恩信以數稽古凌烟褒鄂爲徒

彭制與黃

湯和

東甌襄武王

字乃臣直隸鳳陽人國初封信國公六年七十

追封東甌王謚襄武配享廟庭

王幼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群兒父老異之及長以長個儻然知畧壬辰歲聞滁陽王擒濠仗

劍從之時

太祖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

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丙

字伯英

卷之二

十四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

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丙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

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丙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

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丙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

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丙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

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丙

取寧夏東勝大同宣府九月遷京師封中山侯明
王珍僭號以重慶爲都王珍死子升立 詔王征
之升鎮瞿塘峽以還舟師王以計敗之五年北征
窮追和林十年

帝念王之功爵爲公國王信十八年五開山嶽爲記
王率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

上喜爲造第於鳳陽又謂曰日本小夷拳擣東海郡
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
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爲兵以守之

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
有語及兵法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何

以必古爲哉家舊勝美百餘晚年皆資遣軍家得
賞賜多惠鄉閭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錫
田里見故父遺民雖如也

堂堂襄武豐沛故人股肱之佐心膂之臣從下江
東奮舉旣闔摧堅撫順吊伐用伸六合一統允藉

元勳釋兵以老情寄彌親功崇元祀李鄧其倫
功勳義實

沐英

黔寧昭靖王

字文英直隸定遠人洪武初封西平侯卒年四
十八追封黔寧王諡昭靖配享 廟庭

王八歲而孤遭元末大亂隨母逃難母亦病沒緣
無所歸謁

上蒙衆

上爲惻然撫之爲子賜姓朱氏

上即位金陵建元洪武 詔復王姓王天資忠孝厚
重簡默雖在暑戲不樂見戲十八爲都尉三十三

封西平侯從大將南征下崇安鄧陳友定拔漢寨
遂定閩中從北征過驢駒河擒知院李宣爲征西

副將軍抵嘉嶺山關地數千里爲征西將軍平納
降七站出和林略亦集乃路俘其全部以歸雲南

就我信使

上命穎國公傅友德爲征南將軍王爲副將軍率師
討之自辰沅陞出羅鬼並定普安皆下之相匪刺

元爾彌遣其司徒達里麻以精兵十萬拒我師王
大敗之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萬疋相匪刺元

爾彌遁滇池島中投水死父老率出金馬山焚香

羅拜以迎王師王入善闡城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官府圖籍撫其民雲南平

程立本撰廟碑

王留鎮雲南辯萬物以定其真賦視民數以均其力役踈節目以寧便其人麓川緬車里八百媳緬皆內附平緬以三十萬衆寇定遠有將兵二萬討之戰殺百人王曰吾知賊不足破也獲一衆明日寇殊死戰王督戰益急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自是平緬不復反矣

廟碑

於惟昭靖早育

潛官知勇自奮克叙戎功戰守方隅聞皆攸崇西南

言行錄

卷之二

廿二

大夷元室遺宗孔固有年拒

命弗通一鼓平之百蠻率從卽彼開府以錫世封

彭公勳贊

陶安

字主敬直隸當塗人元書院山長國初仕至行省參知政事卒年五十七

年十六令賦喜秋雨詩且拘之以韻安立成不加點綴弱冠時開門研討經籍得四明程氏讀書日程倣考亭六條法及呂舍人規大肆力於經史尤銳意濂洛關關之學值元季擯斥江南不甚擢用一時名儒頌上皆樂與之師友高門鉅族往往奉幣帛延致西塾經指授爲聞人者甚衆至正四年中浙江鄉試八年禮部試下第行省授明道書院山長再調高節書院

太平人勳志

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安首先來見

太祖問曰有何道教之安曰卽今群雄兵起不過子女王帛將軍若能反群雄之志不殺人不虜掠不

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願以身許之

太祖曰諾克太平授安元帥府令史陞都事後

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南安贊佐功多官翰林學

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國朝事蹟

先生沉涵

道藝以千載自期名聞于江南及學校官問道者

德者接武而至 朱德懷夫人常氏墓誌

歲乙未夏六月適 天兵渡江克采石乘勝攻太

平安幸父老聞城門降即參幕府議取金陵丙申

克金陵奏捷使漫會丁母憂服闋授江南行省都

事癸卯 上討武昌甲辰克武昌拜黃州知府尋

改令桐城復調饒州知府時閩寇陷浮梁樂平進

圖郡城安諭父老率子弟固守右閩寇成擒民被

脅從者乃立宥之全活者甚衆四境以寧

高皇帝嘉其功御製詩以美之詩曰匡廬巖穴甚奇

濟水怪無端盈彭蠡鱷魚因韜去遠洋陶安鄱陽

府 卽一理吳元年拜翰林學士先是集江南宿儒議

禮安爲總裁官修大明令爲議律官 御製門帖

賜之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洪武

元年律成尋拜參知政事

語曰朕自西渡江東來安幸父老迂朕駐紮熟首言

曰方今海內鼎沸群雄奮爭不過子文王耳耳非

民之父母也願將軍反他雄之所爲據王業之度

招賢納士首取金陵駐蹕于此以匡天下安願以

身許之朕遂諾後不數年間大江之南盡爲我定

突爲人外攘而內實精于易發驗如神文章論理

敘事純正瀟暢而步驟不凡 趙平八抄志

宋濂

字景濂浙江浦江人元至正間召入史館爲編修官辭去國初仕至翰林學士承旨無太子贊

善卒年七十三

先生在姪七月生兒時苦多病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家求一目前盡九歲爲詩誦有奇語至正己丑用大臣薦爲國史院編修官固辭入龍門山著書應務撰行狀

濂博極群書自布衣召入史館爲編修官著孝經

言行錄卷之二周禮傳龍門子數十萬言歐陽修知宋府世

龍門先生既辭辟命將去仙華山爲道士而達官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嬰疾習懶不能事事嘗憂老氏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聞先生之言則大喜因歌以述其行先生行吾亦從此往矣他日道成爲列僊無相忘也劉基撰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序

太祖定鼎金陵遣使召至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奉

旨授皇太子經

上御端門諭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留意講

明之

上詔丞相善長歸江西軍中掠牛抄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和丞相退

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貪民貧則君不至獨富損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聯觀之上御西廡大臣皆坐侍

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遇凡有任使靡書夜躬閱載冊書千牘進之或覆視千冊一字不遺先生

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夕饗

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偉德耀功之文承

上古意論父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在

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家事苟有間亦一二

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邪

上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

不願居職任也嘗奉制誅厲令七舉足即成有自

古戒禽荒之言

上忻然曰卿可謂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

應制之作亦不留筆署調二字於君室之壁有

言有辭

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

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卽辭

上強之至三觴而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成賦

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

露降

上召先生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授之手注于卮以賜

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醫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先生德尊而不若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

門求改士先後相繼繼漢朝貢者救問先生安否

日本侍潛集刻板國山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

生文集不啻拱璧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

先生卻不受

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

非所以崇國體也

先生躬默自持似不能言者嘗曰古人爲學使心

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復說道之

蔽也尤篤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爲

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釣距縱爲所紿亦弗與較

臨財應非義不取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

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譽之內誠

外恕一出於正故上下信服平居布衣蔬食無異

貧士不事生產不置田地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

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

時去書不觀及致仕歸青蘿山關一室曰靜軒終

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親近甚明一黍上能作

十餘字人以爲不飲酒寡嗜欲所致十三年冬孫

慎以罪被削先生安置茂州以疾卒於夔州臨歿

端坐歛手而逝

春日載陽列宿繁張江漢湯湯是爲先生德容之粹文名之高學問之長外武輔夏復我綱常功在萬世易其敢忘

彭鼎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免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踴躍前古接景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

上卷

天壽之一

五

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感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巖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汗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魯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聞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

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山嶽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衆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數噉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表華以爲報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真有益於黎元醉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附人才選志 祭文

上卷

公卷二

廿六

胡大海

武莊公

字通甫直隸正定縣人洪武初仕至行省參知政事卒追封越國公諡武莊配享廟庭

皇帝屯兵豫陽公使策諷韓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乙未春三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又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毘陵公皆列戎行或舉旗斬將或操矛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破宣城

上命行樞密院判官鄧愈戍宣州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徽州拔之元帥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蕪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入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克嚴州公又偕往降溪洞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謂蘭溪去嚴爲甚通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二月王師取婺州陞公簽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效己亥春正月攻陷諸暨州十一月又平嚴州庚子夏五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閭閻之襟喉地也可棄之乎乃

繕城浚隍爲堅守計辛丑夏五月

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關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于婺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父母

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爲文以祭且命有司瘞公像配享十忠貞公廟庭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

苗軍左丞王完者有軍十萬自上江順流而下入

杭城守之調省部鎮撫李才領兵圍徽州

太祖命院判鄧愈胡大海拒戰殺死李才苗衆遁走

完者後脅江浙丞相塔失帖木兒主婚強娶平章

慶童之女爲妻張士誠降元朝塔失帖木兒陰通

士誠發兵至湖州市營圍之完者出兵不及自縊

死兵散部將貝同僉領元帥蔣英等三萬人來降

太祖率兵等攻克婺州就遣胡大海鎮守壬寅二月

初七日英等刺殺大海叛降張士誠

太祖痛悼不已於聚寶門迎喪復令金華城中建祠塑像遣使祭之後李文忠克杭州擒瑄等至京

太祖命取大海蜃像於市曹懸掛刺將瑛等血祭之

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苟得甲士之驩心則

耕田鑿井之民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

生則持戟荷戈者必不免於愁嘆孰有能兩全者

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

然吾行軍惟有三事而已不殺人虜人婦女不

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爭趨赴之蓋公

處心以仁蒞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化惟

其威也故不待戒而兵自不敢犯昔祭征虜制御

士心不越法度所任吏民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

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

聖皇啓運四方倏同非龍在天颶行雲從中有一人

萬夫之雄其人謂誰時惟越公寧潭越公勁氣橫

驚手荷鉄及其擊若路彼趨以馬我捷以步陷陣

如飛逢者必仆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瞪目疾視前

無堅城有聲洗洗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勲以凝

皇帝曰都爾子羽翼整爲雄藩爾鎮其城爾衆政府

解爾宥密爾勞爾不以盡乃職公既受命分間建

牙威震化孚莫敢譁汝傾汝掖汝疾汝靡化汝

呻吟而爲謳歌視彼郊原其耕耨耕視彼閭閻其
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處處何以致斯伊公之力
我民無穉倖公棄捐精神上游固合化權民之云
思何其舍施

章溢

字孟哲浙江龍泉人洪武初仕至御史中丞卒年五十六

公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為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武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孝所感宋廉保神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又避地入閩中

太祖皇帝遣使召公乃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

上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密

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奇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神道碑

太祖謂章溢曰爾在處州石林叅政處叅謀軍事聞知部屬甚多授爾浙江按察使事往處州收集赴京助我調用溢集到原部下鄉兵二萬名令以充載管領赴京聽調

太祖大喜後用溢御史中丞國朝事蹟

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憐存大體不屑竹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屬表居

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搏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奏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誠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

公自喪母悲感過度及營宅非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臨終親友何濟來候曰當收斂此心外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公性孝友父喪未舉而兵

發里開室廬被焚公稽顙願天火至厖所而滅與
二兄別居已久既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
怡怡之情諱如也公狀貌宏偉器局夷曠而撫世
酬物一本於誠外若和緩而其臨大事則議論爭
辯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 孟神道明

某眼有稜足以洞視千古長聲如戟足以畏讐言
壬或建大將旗鼓而殄殲於妖冷或被虞士冠服
而容與於雲林可顯可勝載浮載沉一委順於外
物初無累於貞襟縣千尋之丹崖莫踰其峻緒萬
仞之重淵罔測其深抱忠毅之志而耿耿自信所

行年謂不變不改若百鍊之精金者邪 宋撫撫匡山

伏君中原民幸為屬出而濟時去以全義結廬匡
山以待

聖世皆田觀風莫辭勞動提兵于南邦人攸暨臺端
等錡金汝作彌忠孝全歸心無所滯 彭韶撰贊

王禕

忠文公

字子充浙江義烏人國初以聘起累官翰林侍
制奉使諭降雲南死節年五十二贈學士諡忠
文

公大父石峽書院山長而夕夢五色芝產門楣翌
日公生識者以為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惠稍長
師事侍讀黃文獻公緒至元戊子為書七八千言
上之時字雖其切直格不以聞臨川危素濟南張
起巖等鑒為不報有齊琦者得邵子先天數推言
天人幽微甚驗見公嘆曰子充異代人物也公亦
知世道終不可為乃歸隱書巖山中著書深自晦

匿

大祖皇帝取發微至行在署中書省掾每商略機務

悉契

上表語必稱子充而不名 鄭養性行狀

土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撫耳學
問之博卿不如撫才思之雄撫不如卿除侍禮郎
禮制多公所定除起居注啓沃良多

詔修元史召宋濂與公同爲總裁筆削之勞一無所委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

上所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于

上卽命齎賜之

五年正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諭之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于朔漠者遣使脫脫欲連兵以拒我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公見脫脫欲以威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燔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邪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

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

並行狀

雲南梁王拒險非實共武壬子詔待制王禕往使廷臣危之公驍然就道至則館公于別室廩餼有加羈縻不道明年公見執死之嘆曰雲南禍其自我矣

王恭事無異詞亦

王公以翰林待制奉命招諭雲南之未下者至則以天命人心從違吉凶之道反覆開諭其人初已齎服會有僭竊拒命者公奮義死之後十年大兵下雲南公死事始白于中朝然擁覆之澤未及也

皇上祠大統之五年詔贈翰林學士賜諡忠文於

是距公之死七十年矣公之文宋學士諸公序之詳矣予特錄其死事以著其文之本也嗚呼王公之死以使命蓋與唐顏魯公同魯公之書傳於後雖片楮尺素人得之千金不易矧文者至理要道之所寓乎其傳無疑也

楊士奇撰文集序

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則情義譴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秘爲文宏麗沉雄自成一家所著有華川集續東萊大事記

行狀

公集

卷之三

四十六

宋訥

字仲敏直隸涿縣人元進士知縣國初任至蔡
酒卒年八十

先生濡染家教動以矩矱雅性遲重不妄言笑擢
科登仕爲時聞人中經繹騷懷寶自晦

皇朝徵詣公車除國子監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塞
學者如客得歸寧同諸儒應制謀諸勅文操筆立
成推稱

上意

三行錄

卷三

會建太學成中外歲貢學徒日夥師生相奸教尼
不行於是擢公爲祭酒所以提挈錙铢不遺餘力
居常寢食恒在廂房不宿于家

並刻三

中州文獻遺緒可徵稽古力學飾車以行百僚讓
德六館蜚聲嚴而有愛樂育群英乃叙教條兩
兩絕士皆適用 一人以寧制詞策重吾道增榮

彭和撰

朱善

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國初薦起官至文淵閣大
學士卒年七十有二

先生少聰穎不好弄好讀書十歲作文通四書五
經大義祖洞雲先生嘗指以示人曰吾是孫也日
必爲令器壯年以經學校徒士展兵變隱居鄉里
養親教子之外惟著書立言以聖賢道學之傳爲
已任著述有詩經解願詩經輯釋史輯等書奉繼
母李氏克盡孝道壬寅亂劇扶母逃竄十餘日兩

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至

新編

皇上平定天下開設學校豐城仍舊爲富州州守獲
侯憲中延公訓導州學南昌守許方延至郡庠皆
有成致大府以名聞于 朝授職教授洪武八年
起取赴京 廷試第一除授翰林修撰署院事知
制誥逾年以家私不完謫教遼東公略無愠色方
且日賦詩文有遼海集未至遼城 賜還鄉語子
逢掖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汝祖所著皇極經
世等書而考証之十七年

天子思用老成驛使召公授翰林待詔十八年奉

旨校文禮閣撤棘之日授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
是年九月遣危疾

上命醫治月餘疾增劇逢撤詰關上訴蒙賜告
歸臨終起坐加冠帶舉手加額曰感荷

聖恩無以報效言畢而逝卒之前夕鄉人望見有星
如虹墜於所居之屋衆咸謂文星之墜以到家之
日計之得十九日

陳瑄

恭襄公

字彥純直隸合肥人歷仕洪武宣德間封平江
伯卒年六十九追封平江侯諡恭襄

太宗皇帝初自北蕃靖內難至江上公具舟迎濟封
平江伯時北京軍儲不充命公歲運百萬石道
海給之公創建百萬倉於直沽尹見灣城天津衛
籍兵萬人戍守公善任使均勞逸秋毫無取於下
漕舟所經海島吏人畏憚官軍悉閉匿公下令俾
出爲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軍無敢譁人兩便之

海溢坍沒隄岸起揚之海門歷通奉北至鹽城九
八百里奉命以四十萬卒脩之

據七寺板神道碑

既建北京罷海漕浚濟寧臨清河通南北餉運公
建議造淺艍二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
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
以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
引舟浚儀真瓜州二堤潮港之湮鑿呂梁徐州二
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望湖長
隄間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
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

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移閘皆舟楫
通行未遑之利於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以貯江
南輸稅於徐州臨清通州皆建倉以便轉輸慮漕
舟昧河深淺自淮抵通州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
所舍置卒俾道舟可行虞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
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爲之果

神道碑

公以都督僉事操舟師於龍江

太宗文皇帝舉兵靖難至江北公知天命有歸卽率
舟師迎濟公以明敎之識幹濟之才遭遇

聖明戮力效勞昭著史冊耿耿不磨

楊榮撰墓志

言行錄

卷之十一

五十一

轉粟江淮津輸京師濟作河渠避海干危苑彼桃

陰在河之湄以息以薪行者如歸節其勞逸七飽

而嬉載漕百千卒倍而奇秩祀侯封令名永垂

彭和撰贊

寒義

忠定公

字宜之四川巴縣人進士歷仕洪武宣德間
官至少師吏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
定

公生而穎異首骨隆起及就舉郡守臧奇之選補
郡庠生尋領鄉舉登洪武乙丑進士第授中書舍
人初名瑒

太祖高皇帝因問曰得非寒叔之後乎公叩首不敢

對

言行錄

卷之十一

五十二

帝嘉其篤實因更名曰義御書義字賜之華除年擢

吏部右侍郎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書

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復之公從

容爲言損益貴適時且問舉數事陳說未

文皇帝以公忠實采從其言小人有諸公不忘建文

者賴

上聖明不聽

楊士奇撰墓志

永樂二年冊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命公爲詹事侍師傳旨以勲臣

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丁蓋元僚也

上欲有諭 皇太子率論詹事從道意公亦委曲周

悉 皇太子尤愛重公所言靡不信用七年

車駕巡守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

及遠夷有奏請詣行在餘悉啓聞處分公熟于典

故達于政體孜孜無倦不勤聲色而事賴以濟數

奉命兼禮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

父喪歸

上及 皇太子皆遣官賜祭 皇太子贈賻尤厚有

詔起復公詣北京謝

上尉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

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應天等府問兵民

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之公謂 國家多

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出其太甚者教

人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建革者具奏行之

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

進少保兼吏部尚書遂進少傅又進少師賜師傅

之臣錄章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公首被賜

上諭之曰朕有過舉卿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公

等匡直 扈從征庶人高輿還寵眷尤厚復從

輒違既賜新第於大明門寵賜淳加吏部言公歷
少師九載

勅褒諭仍賜宴禮部

公為人沈深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君

有缺處人有量無所排未嘗輕步一語傷物至於

議法亦不苟為包含歸中正歷事 五朝凡五

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顛躓之憂退朝之暇手不

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

士許嘗竊論之曾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

為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飾玩好俾獻簡之遇人

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公蓋兼有之矣並蓋

太宗嘗與論群臣 御筆書塞義等十人名命各疏

于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

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

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

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曰諛而附勢雖

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

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慤直而許人怨不

施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馴儉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革除年間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

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

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王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

耳揚士奇撰新編嘉靖

言行錄

卷之六

五

夏原吉

忠靖公

字維詰湖廣湘陰縣人鄉貢士歷仕洪武宣德年間官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謚忠靖

公自幼端厚好學年十三父教誨公浸益知自勵母夫人廖守節教子終父喪即出教里塾取束脩以資養出入鄉間其老長皆忘年賓禮之特已貢軍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共擊之置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邪揚士奇撰新編嘉靖

言行錄

卷之六

五

洪武庚午以詩經選鄉貢入大學遂擢戶部前四川部主事授承直郎進承德郎曹務叢勝凡倉庾府帑之出入簡牘之著悉有條理同官後至於事有未通者咸以質公公口環左右公雖紛冗必為之盡心蓋人人德公如師陞戶部右侍郎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公明寬大人咸悅服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陞戶部尚書永樂初蘇松諸郡大水命公往治發浙西兵民十數萬疏決壅滯自松江黃浦東北以達于海水患乃息而

撫恤曲當人不言勞又撫綏其飢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賑之散給有方民賴以濟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東南命公自南京抵北京督視運送給以錦衣衛官校且命便宜行事公於號令中備矜恤之意人人效用

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餘

車駕親征北虜

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命公輔道庶事脩舉京師肅然自是屢奉命侍

言行錄卷之二今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尚書蹇公歷官九載皆賜

勅嘉獎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論

太宗親宴之別敘北京宮殿成奉勅召

仁宗皇帝及

今上于南京

二聖喜公至賜宴勞及鈔白金鞍馬北虜復起寇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六

師忤旨罷官

仁宗皇帝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公以母喪未終

辭

仁宗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朕與卿等協力之時如卿以親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公乃不敢復言遂加少保仍兼戶部尚書賜玉帶

今上正位東宮加公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三職如故賜銀章一其文曰純愍糾繆且諭公曰朕有過舉卿但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明年夏從巡邊既還

上念少師蹇公及公等四人者皆春秋高欲優逸之賜勅嘉勞命輟職務而仍其符朝夕侍

上備顧問謀議而恩義益厚

公天性孝友與人交久而敬平生在患難率

調給之遇士之貧者賑之有顛蹶失所者援之德

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心接人溫然處事善

長而惡惡短襟宇瀚深閤扉不見涯湊嘗有從諫

汚公金織賜衣懼欲逃者公曰汚可浣何懼為吏

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

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卿大夫雅量推公第

一知者蓋比公於王子明韓稚圭之度

戶部尚書夏原吉有德量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

人焚棧謀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微甚急左右

諸罪笑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庸易之弗及并存者
車之而行部人感泣曰他則無故加極若此平生
才一遇也在戶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
墨所汚吏驚懼即肉袒以俟曰汝何預焉叱起
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臣不謹筆汚
精微文書

上命易之 古報錄錄

上前所言必歸仁厚臨政必酌大體其稍有密雖混
然無迹蓋有陰受其德者矣故不問貴賤疏戚識
不識者知其為善人長者喜為詩四方士重公名
言行錄 六卷之一
得其一篇一誅藏以為茶 並神道碑

寒夏何如久而專 名臣錄
公自結知

高皇傳及

列聖皆任以心膺信如著龜勢利不能奪護間不能
行行義可質鬼神忠貞可貫金石詳茲遺事之集
公之縮淺弛張默贊顯相卓乎有非一時所能具
者也開我

皇明平康之治以基

聖子仙條無疆之統天豈偶生公哉

張元祐撰

黃福

忠宣公

字如錫山東昌邑人鄉貢士歷任洪武正統間
官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七十八贈太保諡忠
宣

公授項城縣簿政清源皆有及民之政陞衛知事
蚤慕勤職而才識明敏刻剋宿弊數出意見輔翼

上官陞經歷上書論國大計

太祖皇帝覽而奇之超陞工部右侍郎特兄信用

太宗皇帝初臨御治齋養離間之罪李景隆于

言行錄 六卷之一
上前并拈公為姦臣公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姦

則非

上知其正直不問遷左侍郎遂陞工部尚書初建北
京置行部政公行部尚書交趾平郡縣其地建都
布按三司總之公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印而重
其治公視民如子徇其所欲革其少惡勞輯訓飾
躬動不倦且戒郡邑吏咸脩撫字之政吏承公仁
無敢違戾公以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歷
間纖鉅悉盡心焉於是交人益戴公如父特中朝
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見溫恤或有疾病躬造視

之援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導其民而悉如禮焉中官馬駙帖恩肆雷公數裁抑之駙誣奏公有異志

上深照其美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公居父趾幾二十年

仁宗皇帝登極上言六事悉見採用驛召公還交人扶老孺勿送公皆號泣不忍別

宣宗皇帝嗣位馬駙激變交趾時兵部尚書陳洽代公掌藩臬二司累奏乞公還蓋以文入思公之深

公時以持節親藩冊封即日召還復詣交趾時交冠黎利據列城叛

朝廷命將率師討之及公偕行總師者失律為寇所得并得公寇皆下馬拜公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共置公于館禮送北歸

公再往安南為賊所得相與羅拜曰我父母也然有金歸輔

朝廷公斥之喻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共南長饋以饌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

州公悉以所贈歸之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

公在南京帥府參贊機務旦視事皆褻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至或以為言公曰體

常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也

公秉心正大介然義利之辨以直道事君以寬惠建民在交趾二十年共人無老稚皆戴之如父母

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為君子也

公文之成在於頃刻或有真其點竄一二字者

者輒笑曰吾豈文人韻士哉

公自小官至一品始終以國家生民為心斥姦闖諛無所顧忌下人有過多見優容所與交將輔於

道憂國忘家老而彌篤所得俸賜卒分族姻屬續之日室無百緡平生立心行事一以不昧天理為主

番番老臣實為忠貞南交內屬藩屏是公公往殿之屹然長城戴安反側盡瘁竭誠十有九載優詔歸寧三狄峻秩留後南京論文考德稱情令名彰顯

張輔

定鼎忠烈王

字文弼河南祥符人歷仕洪武正統間封英國公卒年七十三追封定興王諡忠烈

王器宇雄壯顧盼有威

太宗皇帝靖難時襲立戰功封信安伯加新城侯永樂五年安南國陳王爲黎季犛篡弒命王爲總兵官統兵八十萬往問其罪既入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王師拒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交州入之東勝引兵嚴清化城覆其巢

言行錄

卷之二

六十二

穴降表民十餘萬季犛遁入海亡兵子關賊來

襲逆擊敗之繼督舟師往攻斬敵數萬級窮追奇

羅海口生擒季犛并其二子蒼登餘衆降附交南

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王建議

復古郡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統鎮之凱還進爵

英國公七年餘驍簡定僭偽號殲衆復叛惟交州

完守又命王征之王率師二十萬復簡定于言利

柵之山而歸九年賊陳季曉倡亂復陳氏再命王

往討賊聞王師至走海洋城險荷花口王率兵促

之至交子江登岸賊設巢伏以俟王偵知之以戒

先驅群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執其象鼻象

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敗擒斬無算遂獲陳

季曉以獻是役也收勝於至險之中衆以爲神既

而以王鎮守其地盡平餘寇名臣錄

宣德甲辰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做漢制釋縗易吉服震奏已遂退徧語群臣明

且易服士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比此例蓋洪武

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上曰朕乃遂即吉乎尚書蹇義請簪取二說君臣皆素

衣冠黑角帶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日

上素冠麻衣麻紵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

公如

上所服餘文武群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蹇義夏原吉及臣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

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

宮在殯吾豈乃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

所執是因唯白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

宣廟時漢府塞進人以公謀公即縛其人白于

宣廟得此早覺而易於撲滅

宣廟俞鑑之消頤佐爲都御史譴官保金功臣去輔

兵權而寵養無虛日天下倚以爲重四夷莫不知

名王振專情視動成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公公

亦屈節於欺以避禍十四年死於土木之難公爲

人寡言笑終力絕人重章縫之士爲本朝武臣之

冠

先輩論定關中必曰馮鄧取江左必曰諸唐擒鄧

舊唐勳之長破僂張宋青之勇殊不知一平交趾

三縛渠魁易章莽爲桑麻變雕題爲華夏豐功盛

烈又豈止與定關中取江左區區者同日而語哉

黃福撰與師序

桓桓太師國之柱石計平南交以廣禹迹吏于其

治職方是入反側連衡餘孽復息再勞戎行以靖

疆場百蠻聞風來貢重譯美哉斯勳名昭罔極

主部都察

胡儼

字若思江西南昌人鄉貢士歷仕洪武永樂間

官至太子賓客

先生博極群書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皆通其說中

洪武丁卯鄉試授華亭教諭政長坦上疏乞近便

養親改餘于自是著爲令

先生筮仕華亭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

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寒甚暑不廢

宰桐城以愛民爲本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

中虎爲害傷人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嘗捕

蝗途中見餓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藥

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百人

入翰林時朝廷選任儒者若解大紳胡光大楊

士奇金幼孜黃宗豫楊勉仁一時共事者七人先

生在衆中遇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及更官

僚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復敷陳以圖裨

益以外舉去詔奪情道南京見東宮詢及民

情所對皆切時事爲祭酒身率諸生人材翕然從

化特國子生以故告歸者皆坐成邊先生爲言

其情有可矜者以得免

閑居二十年餘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自處甚
淡薄凡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必審度以求至當惟
恐貽患於人群論中 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辨以故
所至能全交 楊濟探墓碑

公少以穎異之資銳志古聖賢之道於群書固不
措究其他子史百家亦探索無隱且生文獻之邦
得賢士相師友能伯幾以古文辭自高一見公亟
稱其有所養悉以古文法授之 楊濟探墓碑

先生既歸雖聲聞不至於朝廷而在朝之論贊

言行錄

卷之二

六十五

德者俊必歸於先生達官顯人與東南好文之士
之徵言者足相踴於門先生年踰八十官至三品

王直撰
姚詩序

德望之隆國恩之厚天下之似者蓋少
建造君子儒林之特出耄年亦邪其德不卑小
官彌厲堅白輩兵翰苑物論允塞大校瑤瑤深探
隱顯師表成均言行維則歸老東湖

太子賓客

彭祖撰贊

顧佐

字 河南太康人進士歷仕洪武宣德間

官至左都御史

除莊浪知縣午節會射將佐以文士易之公連發
三中無不驚服尋擢御史守正嫉邪為應天府尹
剛稜不撓吏民畏服勲豪貴戚為之歛手政聲赫
赫議者謂類包孝肅之知開封府 名臣錄

宣德三年六月中早朝罷 召楊榮及臣士奇問

廷臣中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

言行錄

卷之二

六十六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臣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
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
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陞佐右都御史賜璽書令考
黜不肖先滌積弊佐奏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

宣德四年顧佐自陞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
下至吏卒悚側憚然更有違咎者掘佐之過謂受

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以聞

上密以示臣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
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

葛威資於皇不得不遣平歸使備所川皇亦皆樂得歸耕實官皇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求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德

上歎曰朝臣之類如此因怒詆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臣對曰此末事不足上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臣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故皇緯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

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及臣論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鞠之實千戶

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為狀教之誣告

上口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

並重論

顧都御史佐性嚴重聲望偉然未嘗口毀譽人旦晚東朝房上殿面前雙膝立戶外官僚行道以此

為驗往往有挽驢駐馬折而還者雖公遣時得君之盛要亦有惜伏彈壓之實焉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上候朝之所兩門入惟都察院正官獨處一小夾室近歲都御史錢公佐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群坐

並水東日記

太康之墟卓有良臣烈烈汝介匪矯而真高簡不接一榻凝塵尹正天府明察如神擢中執法實表縉紳赤棟生氣公論以伸事歸臺閣弼于

一人
彭訓撰贊

楊士奇

文貞公

名寓字士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由薦舉歷任
華除年至正統間官至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
殿大學士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

公自知學手不釋卷十二三通舉子輩鄉人請爲
子弟師嘗有儒生過館下棲棲然携書數冊公詢
之聞其母老無所養乃分其從之半與之俾得束
脩奉母 楊澤撰神道碑

公早孤感奮力學郡縣交舉爲學官皆不就久之

徵入翰林任編纂授齊王府審理副

太宗皇帝即位擢爲編脩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
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
其中典機密臺陞侍講 王五撰小傳

殿下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日

諭臣上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
者臣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
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爲君不可
不知爲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爲
治皆苟而已 殿下即召翰林典給取閱既大喜

曰此爲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自
閱又取一部命翻刊以賜諸子且諭臣士奇曰果
然爲臣亦所當知遂賜臣一部 聖諭錄

永樂七年贊善王汝玉每曰於文華後殿道說賦
詩之法一日 殿下顧臣士奇曰自古人主爲詩
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
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爲高矣後來如
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詩百王除兇報千古
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志
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漢世之鑑戒也

如 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

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麗近古其間亦有可
裨益治道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爲也 殿下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爲對曰帝王
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

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餘
事於今 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
可姑緩 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
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
記誦詞章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致辨於此

十四年冬周王梵王來朝謁 孝陵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諸皇孫陪謁開謁陵展敬之位

如何臣對曰二王尊屬貴列稍前兩旁 東宮稍後居中 皇太孫列于 東宮之後亦居中諸皇孫列 皇太孫同班而列分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所書位次正與臣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臣足之

末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臣士奇新改華蓋殿

大學士謝

恩畢開析薪司 奏准備歲例賦北京山東東八十八萬爲宮禁香炭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寒義夏京古奏事未退

上望見士奇笑謂寒義曰新華蓋殿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臣言 詔下裁兩日今開析薪司傳 古賦囊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 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密即命減除四十萬

並聖諭

時天下諸司來朝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間畜馬蕃請令朝覲正佐官領馬歲課其息今奏言朝廷求賢任官令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章貴賢賤畜之意乎 小傳

末樂中御史李祥舒仲成嘗奉 勅理木植稅課之弊王汝玉預馬汝玉

上監國時所愛者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可萬一

上有聞得罪及重既迂意遂已犯者後皆苟免及

上嗣位尚書寒義因奏仲成他事

上曰是嘗爲御史查理南京木植稅課乎對曰然曰李祥安在對曰丁母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

副即 命都察院捕治仲成臣士奇聞之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又追理則事即

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時召衛綰穉病不起即位進用綰前史趣之

見之喜即有 旨蘇洽仲成而降 勅獎諭臣且楊米久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

憂 聖諭

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

上頗厭之因而免謙朝公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足罪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為戒若傳之於遠入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遂令朝如常

上嘗論科舉之弊曰北方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如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命與禮部議未上而官車安駕

言行錄 卷之五

宣宗即位遂行之

上詔公與楊榮謀之榮曰宋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使公曰榮言當從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漢垂珠崖則史以為美願勿疑

上意遂決 並小傳

上奉

皇太后謁陵謁此

上侍

皇太后於行殿賜近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及臣士奇

楊榮金幼孜楊溥四人見

太后曰爾等皆先朝舊臣勉輔嗣君遂賜酒饌及白金綵幣皆叩首退既還京臣間因獨對

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

太后為朕言

皇考往年在京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

事皆有譏評言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重厚小心

但多思而少斷汝等持正言不避逆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之

失

先帝甚悔不從汝言

宣德六年七月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臣前報

者言范太監來臣惶惶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臣俯伏悚懼言陛下奈何以

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

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

並聖錄

公處心正論事必當大體常扶君之而抑小人每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解縉

尹昌隆之死言於

仁皇皆與存後秉謙執虛未嘗自滿薄利篤義壯老

一心云 小傳東里芳洲同邑連閑出際

聖明顯融棲武東里典綸命後芳洲繼之所與同事

雖無非元夫偉人各展斧藻然即二先生以觀東

里若清廟九室玉璫珠璣陳列就次玄酒既酌黃

流復裸禮備樂和幽明歆懌可謂古也矣芳洲若

泰山喬嶽一翠千里長岡建郡短麓作邑至於傾

崖絕壑歌險危峻難容人跡乃見天造可謂杰也

已 劉定之撰初游跋

事節堅貞元氣所鍾早孤自奮嫺美文忠江湖脫

穎館閣優崇知人畢達休休爾容匡輔

四聖恩寵始終有文有行有謀有功師垣眉壽一代

儒宗 彭端公撰贊

寧言今差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

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

雲貴江浙湖廣南直隸之人起解北方極邊補伍

者南方之人死於寒凍北方之人死於炎瘴况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甚未當永樂十年二月初五日奉

太宗皇帝聖旨北京人民有在各處充軍今後勾丁

行役不要發去只就河間立一衛所著就那裏當

軍宣德二年三月初一日奉

宣宗皇帝准兵部奏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湖廣該勾

軍丁除逃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留在附近

近衛所帶管食糧操備近來該部執稱原舊隊伍

難以改發此是畏避文案繁勞不思兵備之無實

奏對錄

天末

二八

楊榮

文敏公

字勉仁福建建安人進士初名子榮御改名榮歷任革除年至正統間官至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敏公初名子榮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更名榮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其中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黃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公齒最少最敬一日晚

上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在出江西二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之歸聚者已悉復業蓋

朝廷初有聞即遣行人許子謨齋

初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

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

初吳觀公請奏訖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求足褒從之自是益重公時四方之事方殷七人者

且侍左右承顧問受

皆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晷上時步至閣中親問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

當時公尤勦勸速皆通市公進修撰數月復進侍講明年秋公請告歸省又明年春七人皆賜一品金織衣且勞之曰天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分理也

甘肅守師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逃歸赤斤蒙古衛將為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

勦彬率師勦之且命公往與彬計度可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天時沮寒人疲馬瘠不可行耳小醜不足以煩大軍遂

勦彬旋師無義叛者復歸

十八年冬將西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聚農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對曰

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征非信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三殿災公偕金公陳便宜上

數事皆見施行重賢愛民或陷非辜必援之尚書夏原吉以兵饟不給坐繫呂震言其系姦侍諫李時勉許論事亦有言其實者皆激

上怒公悉奏曲為之辯解

宣宗立高煦反公首勸上親征遂召從討平之

公父卒 詔奪情起復永樂七年當從幸北京適聞母喪又奪情以行從征北虜師至鹽鹵河而還軍士乏食公以爲言

上命供御之贏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歸而陪償衆賴以全公在軍事既繁劇以親養不飲酒食肉時哭泣不自勝因以贏幃

上憐之車駕還南京公乞歸終制不許

三 其 撫 傳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斷於東楊

元集卷之十一

六十一

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侯三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

古 續 文 集

公爲人闇䟽果毅遇事當爲奮前不疑議刑辟率

居寬恕勤職事嚴寒暑及小疾未嘗少怠於四裔邊徼事及邊將勇怯智愚靡不通知內篤孝文睦嫺之行家故豐裕且有厚祿能濟窮恤患無間疎戚喜賓客善交際雖貴盛無崖岸貴賤大小皆歸

心焉 墓誌

文武無資通人之器運籌帷幄折衝千里權祐三朝捧日而起

恩遇有加抑畏無替保身全名純邪掌制親魏當時燁燁來裔卓哉相業吁其難繼

彭 彭 俱 贊

楊溥

文定公

字宏濟，相府人。進士，歷任洪武正統間官。至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定。

仁宗一日東宮觀漢史，嘆張釋之不易得。公進曰：釋之誠賢，然非文帝之寬仁，何由得行其志？臣以為高祖之漢，一時不易得；如文帝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采文帝事編為事類，以獻。仁宗甚悅，賜書褒美。先生在獄中，餘十年，家人供食，救絕糧。又

上命巨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

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為？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閹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蓋天王成之如此，為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初入鄉試，為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儼為知人。後儼為祭酒，先生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人兩高之。
古樂雜錄

楊文定公，敏善玉檢計，振張脩撰益相見，輒出所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即樂從。公亦善改人文字。泰和陳學士當筆誤，蔡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於言色。公即已之。

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

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蓋以姓同，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西，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乃因以南。楊號文定馬東王，則抑庵西王，則泉坡蓋亦然也。
並水東日記

江漢炳靈，以發文明。早居館閣，晚踐狷狹，微艾思奮，處困而亨，謙虛好學，保泰以貞，老成體國，蒼龜典刑。東里建安，參合成名，二十餘年光輔太平。
彭訓撰贊

宣德四年秋，公聞母喪。

上深悼念，遣中書護歸治喪事。勅有司，葬其母如一品夫人禮，從。

上命起復居省，憲以便咨訪。如弘文故事，秩滿陞禮部尚書，仍兼學士。公已即休，特命入內閣，倚任甚重，時與公師楊文

貞公少傳楊文敏公同事，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由學而能致治者。

先帝在御時，切諭臣等此事。

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豈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當豫擇講官，必得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左右隨侍之人，用輔養本原，皆見嘉納。

嘗上疏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

乃發戍南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求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

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庶幾人宜水土，兵政

有備。詔廷臣議而行之。

公夙稟醇實之資，養其剛大之氣，刻志苦學於聖賢，言行精思，力踐發為文章，必據於理，不涉浮華。自官翰林至登館閣，始終四十餘年，謹畏清慎，未嘗以私干人，人亦不敢以私干之。

周忱

文襄公

字恂如，江西吉水人。進士，歷仕求樂宣慰間官至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謚文襄。

太宗簡進士曾瑑等二十八人入文淵閣，俾進學。公自陳願進學，其間

太宗喜曰：是真有志者。命增為二十九人。改翰林庶吉士。旦暮，大官供膳，月給膏燭之費。公感激，自奮于學，與修求樂大典，歲壬辰授刑部主事。公為人既精敏，而又盡心簡牘，有所推諫，無不曲當。

振基誌

卷之二十一

六

公擢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初蘇州府稅糧，負欠七百九十餘萬石，常松亦然。公至，詢父老，皆云：蘇松民俗，大戶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累納欠。公乃使大小戶一例加耗，官降斛斗，久失糧長往往私造大入小出，公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槩。於是出入均平。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同知府況鍾奏減八十餘萬石。舊例不許團局收糧，糧長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圖。

編團聚一處推糧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定與加耗總徵平米上國每國設糧頭團各一名管收置立撥運文簿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候起運之時酌量支撥如京通等倉遠運正米一石支與三石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置立網運文簿聽其博淺等項費用填註回銷支撥羨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令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令加五除依前撥運外猶有附餘令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濟農將逐年撥運剩米運入以備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賑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脩築圩岸開挑河道人夫關納口糧秋成不還其賑濟農民每歲插蒔之際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給之秋成隨糧還官若遇凶歲則再賑之不還者不復給往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為打造淺船民則自行雇船裝運經年徃復多失農月公乃與平江伯陳瑄議奏軍民令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船交兌令衛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糧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如各處并南京衛所運糧官軍未曾過江

者聽於蘇松常鎮等府縣交兌如與過江船錢米二斗豐年米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六五升視墊蘆席折米五合方兌船在江或遭風公又令州縣支糶餘米蓋倉二十餘座於瓜州江畔遇到船糧搬入收貯聽候交罪日量支餘米養人看守
民間馬草每年運赴兩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千束該用五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六七所費不貲公奏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分一千束止用三十兩若南京則輕齎赴彼買納人皆稱便
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領票於南京戶部關支當米賤時一兩可買粟米七八石公因會議奏准折支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京官俸糧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布每疋准正糧一石舊例驗收務重三斤糧解領布到官率因紗麗不堪觀驗十退八九公知之奏稱布匹斤重紗麗其價反賤紗細布輕其價乃高乞不拘斤重粉在長關如武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

各處走遁馬疋及鋪陳等件死損多被馬頭科逼
民財買補歲無虛日公創法每田一畝收米一升
九合隨糧帶納另嚴收貯遇有死損驗馬上中下
價直給米備用馬頭科歛之患遂息

正統初淮揚地方被盜鹽課虧欠公奉 詔巡視
乃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
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各
縣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鹽戶將私鹽於
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選糧米食用于時米
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

十四年邊事緊急工部移文造鹽甲腹刀撒袋以
救百萬計其盛俱要水磨明亮公取餘米依數成
造比計水磨明盛非遲歲月不可暫令攝錫以副
急用處事周而數多類此

公在南圻凡二十二年兩造喪皆起復視事

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十年未完者 朝廷遣官催
促相繼終未能完遂憂忱為侍郎往任之忱為人
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破產岸為之虛
心訪問庶採衆論不一二年累欠之數皆完美餘

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京
師之米甲於諸省

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主振極重之遊
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子建造者必往
求之所獲必過望

上任既專公亦盡心於其職為人謙恭不立崖岸言
若不出口謀慮深長善米衆論征輸皆有常度貢
賦未嘗稽欠且有贏餘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
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
需之類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斗之

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
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脩葺濬治一
切取諸餘米人爭為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
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官
於是徵需雖然逋負自若人益思公焉

學博而邃禮和而恭茂著才猷爰作司空撫綏南
服國計以豐民無移粟歲不知凶憚大成裕沛乎
有容沒而尸祝人仰休風 二十八宿孰能右公

公允所獻為不軌已見空谷之細民父老及守令

而後決之於已尤善記憶有奸民以經公斷理數
事嘗公者公曰汝於某時某處吾已決之何為復
言邪吏於糧稅有所欺隱則曰某年撥某處若干
某年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為神

某結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卷之二

李時勉

文毅公

公名懋字時勉以字行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仕
永樂正統間官至祭酒卒年七十七謚文毅

先生少負大志勤於學問窮性命道德之奧於書
無所不讀求樂初取進士第

太宗皇帝銳意文學擇進士之尤者俾盡讀中秘書

學古為文辭先生與焉其文學日進有盛名以母
憂去居喪務盡禮服除喪後刑部主事所治無冤

人與脩

高廟實錄成授翰林侍讀先生自以蒙恩厚思所以
報殊遇凡事有當言者輒以聞

上亦多聽納雖甚忤終不譴

宣宗皇帝尤矜容之陞侍讀學士待之加厚寬與之

歲三命典文衡

上臨軒策士則命讀卷人皆以為公正統初

上御經筵命先生無經筵官每當進講必盡誠敬異

有所感悟

上亦為之傾聽聞者莫不稱善以心記淳夫其人也

時太學缺祭酒而難其選諸公皆謂莫如先生相

與古

上遂以任之諸生數千人皆習經藝先生開導訓誨各因其才而必窮其旨趣俾有所領解如饑者得食渴者得飲於是小大皆有所當就病者有醫死者有歸其未娶者俾有室皆先生出資為之倡而仁義之行成焉諸生事先生亦如子之事父有急必赴難危難不避賢才之盛蓋彬彬焉

車駕視學行釋菜禮退御晏倫堂祭酒當以經進講而先生久病嗽人疑之至是升堂愈敬愼色溫氣

下

和賜坐西南隅講尚書闡明帝亮所以親親仁民

協和萬邦之道辭旨清遠聽者忘倦

上為之善甚賜予有加

王直撰墓表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力三打十數爪不死泊

宣廟即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聞直言矣正統時為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

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材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義兼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為文以祭之後王振怒其持儒禮構以罪枷於監門

諸生不忍願代者甚眾獲免未幾歸上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小雅

李先生為祭酒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材督勵尤切夜讀務盡三更將五更命膳夫提鈴循門喚起讀書或自潛行察動情無燈者明日責罰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絕

可齋筆記

洪熙改元文毅充講席奮忠諫動天地而感鬼神繼司成均諸生愛之如父母晚路權璫執命文毅見辱石大用代死諸生號救闕下者數千人

陳弘

於乎剛士浩然正氣博文有養學自中秘危言峻

行歷事

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士司成奸驕我忌倚校願代門徒之義歸老于田名儒風致

彭韶撰

劉球

忠愍公

字求樂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任永樂正統間官至侍講以直言忤權奸死錦衣獄年五十二贈學士諡忠愍

君奉二親必極其歡心居喪哀毀兄弟五人友愛甚篤事伯兄尤謹同居舍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玳為莆田知縣奉夏布一匹即日封還貲書誠之曰力行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

除禮部儀制主事取前後條例類為一帙於是禮

儀制度一檢閱之頃可盡得之嘗奉使掌蜀府

喪禮王厚餽之堅却不受其在經筵拳拳於開導

於迪凡考校編纂之事尤克盡心而為人寬厚議

論慷慨不為阿比之習平居憂時之心恒切

正統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鳴咤詔求直

言時宦官王振專恣士夫側目先生上疏論及謂

權不可下移振怒欲嫁禍無由適脩誣董璘自求

為太常卿下錦衣獄而先生所言有謂太常卿必

得儒者衛使馬順迎合振意誣先生與璘朋奸亦

下獄竟死焉

門人彭訓撰傳

劉忠愍公與子為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食憲山東至京師公時為誦官留飲具論邊事將有後來之患又二年為正統六年召為大理少卿又二年為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即前四年所論邊事疏有詆訐權臣語遂為所仇擠以死又六年為正統十四年公所言邊事大驗今

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權奸追贈公翰林學士加今謚遣官祭以少牢所以褒恤禮儀光榮隆厚而公之名一日靈耀天下嗚呼自古以來士鮮全節

如公者天地間蓋不多見其明有以燭事幾於未

然其忠欲以救事勢於將然其直氣正言至於忤

權奸死而不悔是蓋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

之大防立萬世之人紀矣類若予輩之庸碌不足

為重輕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又三年為景泰三

年冬得公與張御史手書觀之追想平生三復慨

歎書此以志於其後云

時在院以文鳴者吉郡最多公居其間金春王應

鯨鏗聲譽光前偉後為二三元老宗工所重公議

論堅正以古賢哲為歸以子孝臣忠為榮此其素

心也心以學經經以爲文其本深矣觀兩溪文集者其宜以是求公焉集若干其文甚富然劉蕡集制科策胡銓集沮和疏斯集雷震章蟬奧之孕月也羣失之通天也罪之者其是在是乎知之者其是在是乎具眼者先焉

劉定之無兩溪集序

正統中忠愍安成劉公以死事爲天下慟雖販夫孺子亦皆知公之爲烈也公職論思居講讀地謂權不可下移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啓乃心沃朕心非若淺治史魚之忠侈然蕙直而不顧以自嬰其禍者比天下事固有忽然出於不可測者而公

當之也

蘇東坡志謝新序

於惟忠臣詞林之英沉思力學好義勇行大阿倒持執命腐刑乞戒履霜勿致堅冰不售蒙難乃檢而傾囊贈官階節惠易名凜凜大節萬世猶生

彭祖興贊

陳敬宗

字光世浙江慈谿人進士歷仕求樂天順間官至祭酒卒年八十三號休樂老人

陳敬宗由翰林拜南京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望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即待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稟嚴於對君之禮對客善飲襄城伯重斯文或盛設延賓既罷必留敬宗再飲主至酹酌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

古蹟集餘

字子舉

六法之二

七一

公承求樂甲申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與脩

高廟實錄成授刑部主事十二年脩五經四書大全成改翰林侍讀後丁母憂宣德改元起復脩兩朝實錄未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爲人矜嚴好禮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公進學成德戶部尚書關中楊昇初發解于鄉試春闈不利自北京求入南監從公卒業其爲士大夫所重如此景泰元年致仕

名臣錄

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類然無累抑抑德隅人望知畏詞林重輕上其進退師於國子身以

為爾來是樂不懶于位時有古廉於公作配
彭祖與黃

吳訥

文恪公

字敏德直隸常熟人由薦舉歷任永樂天順間
官至右副都御史卒年八十六謚文恪

公父為沅陵縣主簿以被誣繫京師為父訴冤事
未白而父歿公扶柩歸葬治喪不用浮屠自是大
肆力於詩書為文章振擡理致江陰崇明二縣舉
為司訓不就昆山令薦至京以公善鑒令教諸子
弟鑒書艱辭不欲會

仁廟監國聞之命即南京教各尚書之子復拜鑒察

行錄

天卷之六

九

御史驛陞右僉都御史

前彬撰墓誌銘

海虞吳敏德為僉都御史持敏慎之心秉廉直之
節其議論舉措有前賢之遺風視世之隨俗變化
方外而圓內者相去遠矣

王五撰墓所

比年吾友吳君敏德又為性理群書補註敏德學
端而識明志篤而行莊所著非止是編其集解又
公小學

上初御經筵即錄上進敏德歷官右副都御史清肅
之暇又輯前代名臣諫疏以屬其屬年七十即引
疾退吾嘗論敏德古道古心蓋非今世所常有者

吳思菴先生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群王秀才
好遊航船兩航船吳中所謂夜航船接渡往來船
中群坐多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學祇
足供談笑也

本集日記

公自童壯積學有素其求端用力必由博以入約
自體而達用不事矯飾務以行檢為先至其為文
根抵則以群經為之本波瀾則以選固為之輔於
是形諸論著不啻同人言必以實而要其歸則一
本於理公應詔起自田里為御史為會都御史

所至皆藉藉有聲若夫文則又公之餘事耳

應思菴

公淵乎其學炳乎其文才識議論博達古今其在

臺憲十有餘年寒暑諍諍正氣凜然其心寬厚仁

恕未嘗察以求人過而奸詐不法之徒自然消縮

摧沮不敢喘息方將倚公特重臺憲坐肅風紀而

公力以老夫非衆人所以望於公也

陳製宗序

古貌古心學窺性理孝義幼聞實形踐履避迹儒

賢監國所禮乃教世胄乃司風紀卒載其惠清德

莫比篤老幼書以忘憂喜修正遺文垂訓無已

正統六年以年及七十上疏懇辭者再

朝廷嘉

其賢特賜宴而遣之亦異數也公素與守備南京
襄城伯李公善臨行李以紫貂裘帽及白金百兩
為贈公一無所受還家閉門著述家務悉委諸弟

所著有思菴前後集性理群書補註小學集解所
編輯有晦庵文鈔詩鈔吳文正公文粹文章辨體
等書其立論於性理之奧多所闡明

錢並興行

初赴京時鄰有少婦寡居夜穿壁欲奔公所公亟
命僕啓戶冒雨而出次日即遷他寓所家居環堵

行錄

天象之

蕭然周文襄公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為創新
第于城中舊址公曰某素不愛華麗何為勞民傷
財以重吾罪耶文襄乃止

山雲

襄毅公

字

徐州人歷仕宋樂正統間官至都督同

知卒年六十四贈懷遠伯謚襄毅

太宗征迤北公以指揮使隨行功爲諸將先尋陞都督

宣宗制諭克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出鎮廣西先是

廣西溪洞徭獍叛服不常數爲邊患公至鎮之以

靜煦之以仁嚴號令入賞罰親率官軍與賊前後

十餘戰臨機應變能以身先士卒故所向無前由

是蠻夷懾服居民按堵

天子嘉其功進都督同知

王偉撰神道碑

公資貌魁梧善騎射曉兵略持已以厲屬事謹慎

甘苦與衆共之臨戰人皆出死力及其卒也廣西

之人皆爲立祠歲時祭之

錢習禮撰墓碑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真誅殺山襄毅

公繼之則光前絕後矣公深沉有將略用兵如神

而其廉其正文臣中比肩者亦不多見其馭上官

亦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違限有驚怖成疾者有

斃於杖下者有調兵官至死不敗歸復者其嚴如

此

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肆也性鯁直敢言公進

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記貪餽廣西素尚貨利我亦

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製白袍有一沾汗如

白袍點墨終不可渝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苟

不納之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黷貨則

朝廷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反畏蠻子邪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

庶操始終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並水東

王直

文瑞公

字行儉江西泰和人進士歷任永樂景泰間官至少傅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公自幼端重異於常兒家貧力薄刻苦讀書永樂改元領薦薦明年登進士授翰林修撰

車駕巡幸北京

仁宗為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黃淮楊士奇與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慎不懈

中外咸倚重之及再幸北京公扈從

宣宗為皇太子慎選宮寮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群臣諮詢皆以

爲公又兼記注至於

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李賢撰神道碑

王抑湑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其官不當則曰若教飽老當是奪更覺郎當弊袖長要多切中云 水東日記

正統己巳秋北狄犯邊

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爲不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

特命公留守京師

神道碑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會奏虜情遣使迎復當從明日

上御文華殿門內而諭公侯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掌印官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

累以爲言何謂吏部王公首對云大意以爲必

乞遣使勿有他日之悔上色稍不怡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公繼有對蓋

以爲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差使盡禮紓邊急耳辭揚而意婉

上意益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群臣既出文華門

太監典安甫出而大呼言爾等因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言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有答王公

面發赤大言曰豈可爲此言今日群臣皆朝廷

人一唯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止王

再而詞色愈厲典安爲之語塞既而陞禮部侍郎李實等爲正副使以行物書既下則直言曰

不交迎復實等請閉閣白之是時

第奉黃武許市也。與馬典安雖短於才。弱於僧。佛誤信二三。故世人。久能。人。不易。千。以。私。惟。於。山。使。用。深。可。罪。也。
才。未。日。就。

公。方。而。脩。焉。蓋。字。宏。偉。望。之。者。神。仙。中。人。天。性。發。重。寡。言。笑。於。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精。縱。四。方。求。者。接。踵。屢。典。春。闈。文。衡。得。人。於。盛。在。登。科。三。十。餘。年。恭。勤。不。怠。如。一。日。及。位。家。字。益。加。謹。慎。時。方。尚。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亦。留。意。人。才。奉。命。部。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其。商。以。備。按。用。自。是。四。方。多。稱。得。人。奔。競。之。風。

為。之。一。息。居。第。臨。陋。曾。不。屑。意。一。切。世。味。安。於。淡。薄。朝廷。重。公。之。德。每。優。禮。之。免。其。朝。謁。及。退。休。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
神。道。碑。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盡求詩者公峻拒不為作時所介者是公之故人言公于他人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盡且自序肯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再大年題其后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

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為史官困於譏謔以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授詩于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鏡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素少百年公論蓋指選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歸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為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為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為議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為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蘇。簡。黃。孫。

吳魏王年以下豈得其抑庵諸老班乎曰予幸其不罹權奸之時而無綱常之責者也。
名。臣。贊。錄。
先生官京師居禁城東時有與先生同姓位望聲實相伯仲而居城西者故謂先生為東王至先生之官愈顯然終不以其官稱而第謂為東王先生者師尊之意出于士大夫所同故其形於言者久而定也先生始為歷文章之任至學士中馬廐政事之寄至家宰終焉循道德之選至師傳此三地位者公論也自以先生為堪之無異辭而當先生居之時雄辭八冊之鼓動於聽聞觀賢拔俊之各

伸其績效雍容廟堂儀範群辟之仰配乎古昔至於今猶可追美遐思不容泯也

劉崧之撰表辭序

況鍾

字伯律江西靖安人由吏員歷任永樂宣德正

統間官至知府卒年

伯律永樂十三年薦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二十一年遷郎中宣德五年陞蘇州府知府奉勅乘傳之任至即黜僞官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八年夏旱既發預備糧賑農俾得盡力於田畝復興周巡撫講究收糧之法由永樂間轉輸北京餉道遼遠糧長以一微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

可作錄

卷之二十一

七十一

百一十萬石除正供及餽車船之費羨餘皆為糧長所匿乃議別立糧頭以分其勢眼同收受互相覺察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為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為來年經費之本由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及九年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納數十萬疋小麥數十萬石皆以餘米代納而凡雜出供費亦以餘米買辦上不失征科之期下無害髮于民每旱輒發此餘米賑之每活餓數十萬人此法既立不惟二十餘年積弊不戮一人而盡除其愚利之及於貧困亦無窮矣又慮凡百差違

人橫求各縣財物置簿令八直老人記之朔望考閱人皆畏憚歛戢民以接逾官員於歲在官不得負販乃驗丁輪差嚴不過三次罷其在官者置綱運簿以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以防非禮需索其綜理周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疏正統五年軍民二萬八百餘人乞留陞正三品仍知府事七年以疾卒民競立生祠祀之

南昌郡志

剛正之氣卓特之才其潔清之操一塵不染其執守之固千夫莫回既明且果亦敏以勤官朝署也

事

三聖

惟其敬典侯邦也庶千星惟其仁靡基

弗副靡悴弗煦令行秋霜東流時雨歲久當遷民

樂留者萬計天從所欲詔特俾之重臨普張益

州前後其異施若况吳郡必古今而同心者歟

楊士奇撰贊

鍾始由小吏事呂尚書震寢薦其才授禮部主事

進郎中時

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所知鍾舉左春坊

左中允張宗璉

仁廟召問楊文貞公士奇曰人皆薦外任下僚者鍾

何乃舉朕官官文貞公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揚薦

宗璉不意遂為所先

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即日擢宗璉大

理寺丞蓋已有嚮用鍾意

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

鍾等九人為知府詣授璽書以行文貞公以詩送

鍾至蘇州廣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嚴禁狡猾

而惠愛窮弱執勢家侈恣不法者立杖殺之吏民

大驚奉令唯謹又表除京運米二十餘萬備生孤

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詩頌鄒亮獻二十詩鍾

獨稱賞欲薦其才于朝會有以匿名書教亮過

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

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

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干為義類如此歲

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稱曰况青天時已

有代鍾者竟易去文貞公贈之以詩有曰十年不

愧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數年鍾卒吏民多

垂泣送其柩歸鍾政績具見張修撰洪所著傳而

宗璉後坐事政同知常州有御史清軍凡同姓名

即坐不復更驗郡籍宗璉臥地受杖不為遣人多

賴之及病卒官舍惟一破篋他無有也常民爭出

錢欽其後師之千家又立祠江遠大石灣君山之
上子至大石灣嘗謁祠祠有楊文貞公記文具東
里集

曾穆

字希文澗江天台人進士歷仕永樂正統間官
至右僉都御史卒年五十七

希文自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肄學邑庠攻苦食澹
篤志經史雖祁寒盛暑不少休自嘗書人嘗咬得
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于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

楊榮撰誌

公登進士第還鄉杜門讀書未幾戒行邑長驢寶
楮萬緡辭弗受或曰贈亦禮也何故拒之公曰區

區始出仕可以此自累乎

拜監察御史奉職無所避時

仁宗監國漢庶人為不法公具啓聞章寢不下常
州巨商罹法當斬鄉人懷金三百兩乞減死公斥
去之鄉人以姻戚故復來遂執之

擢福建按察僉事理冤滯絕貪墨推豪右無所顧
避泉州進士李思義其妻吳少而美舊與中表富
民林肆者私思義調官廣西林令二黠僕從行中
塗謀殺思義及其姪吳歸林納之李之族人訴于
郡郡受賂反坐訴于憲司憲司受賂如郡積十餘

年不決公廡得其情一訓即服漳州富民許某有
初無子以兄子為後既而妾生子乃與兄之子實
三之一以子托之許死兄子言秋子非許出逐之
奄有其父公召父老詢之得其實兄子服罪

傳記墓表

公卒家無以為歛公卿賻治其喪始克襄事希文
為人剛正清慎內恕外嚴寡嗜慾薄滋味歷仕中
外二十餘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日聞者
莫不咨嗟悼嘆嗚呼士之才足以應變智足以決
疑非不有也而求其清介有守執法不回似希文

者殆亦不多見焉

墓誌

由監察御史陞福建僉事超拜內臺叅總憲度駁
歷中外三十餘年剛介之操凜如一日

王德振題
勅諭後題

會都御史詹穆其介可稱也

名臣贊錄

于謙

肅愍公

字廷益浙江錢塘人進士歷任永樂景泰間官
至少保兵部尚書為權奸所害卒年六十追贈
太傅謚肅愍

公少秉大志讀書過目成誦作文雲行水湧不知
止極人莫不以其稱公而公以古人功業自期待
若不肖也

夏正長撰并序

公弱冠取進士授官御史長身玉立正色敦言受
知於

于謙

卷之二

七

宣宗皇帝超拜行在兵部右侍郎年才三十巡撫河
南山西不能媚權貴一出十八年權貴後竟悟乃
始留理部事明年為正統己巳

夏正長撰并序

于節庵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少卿

前後幾二十年矣其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

汴人嘗誦其詩曰手帕磨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

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水東
日記

虞首也先寇獨石宣府一帶及秋特猖獗甚六師

親征公與尚書鄭瑄力言臣當嚴勅宣府總兵楊

洪固守應撫不煩六師不虞更部等大小臣合辭

請留亦不聽遂行八月三日也止望師北狼山上木玩忽不為備虜騎奄至王師敗績死者填委

怒為浩

英宗皇帝北狩遠去京師大震公時居留聞報大慟念惟司馬掌邦政一切攬而有之忘寢食

聖烈慈壽皇后聞知公名進尚書是時三營精銳盡簡征行留老弱弊敗京師百萬眾聚事情百出公先事預防運同一心萬目齊視倚為安危輕重

景泰帝尋以廷臣合辭勸進遂尊

景泰帝尋以廷臣合辭勸進遂尊

英廟為太上皇帝改明年為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君南北道通朝貢無來戰守之具一月完備士氣復振人心乃定太監喜寧本胡種也土木敗降也先因為其用盡以我細大告之遂為鄉導奉

英廟趨紫荊關京師戒嚴往往望而南奔又侍講徐理妄言占象倡議南遷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公為慟哭於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崇廟三度社稷威在百官萬姓聚藏倉儲威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監矣一步不得難此太監金英特是八言堅持固守之議公奏簡觀

信及感嘆重臣環衛官闕守九門各以強幹有

志節給事中等官王竑相監之盡令郭外携挈入

城仍行虜所經由堅壁清野固守勿戰公乃請率

先將士躬擐甲冒軍於德勝門外閉闔城門誓言

以死泣諭三軍曉以國恩當報忠義難得事機一

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

之朔也先入紫荊關傳言送

駕還京長驅直前其先至者星散前突我軍堅不為

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却也先次至城下我亦不敢

向虜輕放一矢朝廷遣使至也先壘問安言

寧族也先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奉

駕還宮邀我議和金帛等物百萬許將以媒孽豪端

責我以所難從也廷議依違莫決禮部問公公曰

今日止知有軍旅事他非所政聞七日我謀益審

奉

駕就寬燥地與其壘離隔乃砲擊其壘虜死砲下萬

計也先大沮背遁

當虜之遁而去也或言邀擊之便公曰勝之不足

以雪耻稍失之則所損惟多况所全又有大於此

者乎彼輩無有人心冥然而墮覺乎

王居天柱地維之位駢列公方外來不期月適值多難獨能煉補以無傾天真純佑儲以待之非偶然也進少保開門謝客有言今日宋李綱大不能及公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城下但不盟耳明年

燕廟還京石亨等請大加公爵賞乃川官公一子副千戶世襲

十月虜酋也先糾衆擁

太上皇帝入關直造城下索大臣王五胡漢于謙出迎衆知其詐不出乃遣通政叅議王復中書舍人

趙榮充大臣出迎親見

太上諭二人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三人乃回而

虜騎四面剽掠勢益張於是兵部尚書于謙督總兵分營憑城與戰互有殺傷連戰二三日不退陳

公良乃請寫勅調各邊精騎入衛又請寫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達達并漢人有能擒斬也先

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燕以疑其心是月十四五也先果先遁去是時居內閣者歲未明而入抵晨

方出勤勞比他日為甚而內外依舊防禦丁陳二

公之乃居多可謂勤計

公侍身嚴非分一毫不取諸人位至卿大夫世室

廬盡屏其弟已居正屋數間以居夫人重氏卒時

公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之多艱窮年不遷私弟

居止朝易留一童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

酒嘗未疾在告太監興安舒良受 旨更番來視

尤公自奉諸凡過於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為計所

資用一切尚方製之至輟 尚膳醢醬蔬菜之屬

為賜時上幸萬壽山伐竹為漚以和藥尤異數也

言官常言柄用過重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

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 朝廷正要用人

似此才學一箇來換于某衆官默然退自是任之

愈堅唯任重而難猜者衆道行而怨謗隨興

英廟尤復寶位有敢益天以微功者借公以重其地

與素所銜於公辭加迎立外藩之罪而甘心之不

幸之日天日無輝陰霾蔽空行路吞嗟冤聲一口

他日

聖烈慈壽太后言公竭忠所事死於無辜

英廟大悟而深悔之不一二年甘心公者皆以反逆

伏誅夷滅無遺類嗚呼天道好還不疾而速如此

代 並刊記

侍郎于公巡撫河南山西妙年敏手下視無人尚
普海豐王公學行樸實時以侍郎幹事河南頗不
相得未幾陞戶部議事嘗期于輒不得還人謂兩
皆有不平者于因有參政孫原貞王來薦代之舉
坐降官景泰中于當軸乃最不喜議事官入朝常
先期奏止之七年夏間四川侍郎羅綺將還奏遣
人驅之使還不復有以禮待下之意于協贊積北
與今年尚書富冠都憲深李都憲秉計在奏中又
聞兩宰執之子皆領欽取舉人固虞事變之將作
矣 水東日記

近世于少保曰功之首

名臣錄

楊洪

武襄公

字宗道陝西漢中人歷仕永樂景泰間封昌平

侯卒年 追封穎國公諡武襄

宗道善撫士卒甘苦是同倅兩寇毛輒應機決策
操戈奮鎗為諸將校先尤善騎射矢發則寇應弦
而墜百無一失由是屢表震驚腥膻遠遁莫敢撓
邊 楊洪無志義堂

公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歷
陞將帥能用許兵遇寇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

於劫營虜人畏之呼為楊王在邊校之諸將紀律
嚴士卒用命為一時巨擘焉 古廉雜錄

楊武襄洪為人雖尚權譎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
此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朝廷主張以成其名

耳蓋自宣德正統來已受知於

上閣中廬陵楊公瑾皆愛重之如初為杜衡指揮所
誣以親尚書源復 旨而衡貶廣西繼為部卒李

友全等奏

上以付洪自治煩類宋太祖待郭進事 水東日記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遣楊洪孫堂范廣等

帥兵二萬擊虜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于固安
得牛馬驢數百匹登還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
以虜既退京城解嚴詔撫安天下十三日楊
洪等旋師入見言虜衆已盡絕其實不過百餘散
掠各郡駭人畜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官軍不敢
逼其南去者各郡以漸捕獲之北去者洪等逐至
開城焉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殺既奏
捷以洪為昌平侯

石本錄

行錄

卷之七

四十一

氣銷回鶻羅拜呼韓趨朝壯武虎臣不救標姚

彭部長

劉實

字嘉秀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任宣德天順間終
南雄知府卒年六十六

嘉秀來京師課績不授足於達官貴人之門自陳
其才薄親老乞授教職以自便自通判而視教職
其位之崇卑秩之厚薄固覺然不侔矣乃欲辭此
以居彼是豈利於富貴者之所能為哉會有

詔旨省祿度官中外執事之臣以冗退者累千百嘉
秀自謂必得所欲乃復有金華之命豈不以其才

行錄

卷之七

四十一

足以為治長非典教之職所能盡與今嘉秀辭之
既敏朝廷留之益固其猶有古之風與嘉秀出
判郡事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廉介之操
純有聲稱

劉誅無隱行序

君授官金華府通判郡賦以早歲通不能完民或
衛子女以足教奏寬貸之又贖還其子女賢賦至
浦江其丞王詔君鄉友也具盤饌舉進詣館饋君
君謝弗納坐郡治公務有閒輒探按閒經史閱視
事至乃掩卷已則復然郡僚或竊笑之不為改郡
中顏孝子宗澤昌東萊祠墓沒沒脩葺郡義門合

變世久漸不能自給又買馬出丁供山西驛以君
言得免役

制定之節小傳

南京鄉閭較文給惟幕食得遂以為

舊常然

也君却還之丁母憂廬墓蔬食以終喪擢順天府

治中民饑送餉不受委而去君縱之門外

景泰中召修宋元史于東閣筆削任心無所吝承

屈避見所修才合已意笑聲微聞陸聞者驚

惴相戒勿以棄示君

擢知南雄府府為江廣要路商稅鉅萬官于是者

鮮不盈厝雄其餘以待過客亦無或缺望君至存

稅之一二以總郡學補張九齡大使嶺松而已未

數月中竟使嶺外至南文先遣驛來南雄視供帳

不如昔所聞君又與騎抗禮不假借色辭驛馳還

南安明日從中貴至入驛與諸從騎弓劍羅立左

右郡僚庭參畢遂出獨留君語以慢已共苛辱之

庭中轟然南雄民自驛門外爭走入為君謝過以

身冀赦遂以君出中貴見君待民心徐問知其平

素欲召釋前憾君不復往中貴去至部詔人為言

南雄守驛書言公矣中貴乃亦以驛馬重程疾馳

先聞達君至京入見具言臣從官三十年不以吏

自隨餐粗衣敝欲為國家愛養所部不忍勞費
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霽威聽其言不復更窮治獄事得釋有日矣以病

卒

贊曰子聞安成大夫上云君喜著書尤用意於春

秋中夜有得覽童子然燈起書之如獲至寶斯可

謂慕學矣而其所行與古廉吏范滂廉範者何相

異學而知行之誠難能也然以是律已可爾以是

求合於釜之人欲與已不齟齬豈可得乎位至郡

太守全而歸之其託鑑於

聖明為幸已多矣

並小傳

惟公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之而不

回勢惕之而不阻

彭時撰墓名

南雄知府劉實其廉足尚也

名臣贊錄

軒親

字惟行河南鹿邑人進士歷任永樂天順間官至刑部尚書

公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落水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為御史獨振水聲之聲為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餘堪故舊經過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

言行錄

天順之二

廿六

鷄僚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素侈縱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既而以卓食饋之亦不納

古華雜錄

天順紀元秋刑部尚書睢陽軒公惟行以老疾告上不許付吏部數日召公赴文華殿有所問視公誠有疾會吏部覆奏始賜公休致

聖天子優待臣下之恩一天地生長收藏之德也又明日公陞辭復承召問公歷陳為御史為按察使為都御史所以

上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具僅二竹簾足汝平公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出半公頓首以疾告

上知公之不可強乃賜絲金綵段二表裡白金二十兩公辭既即日就道

劉廉節撫送疏

左都御史軒公持已甚嚴遇人無間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諸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屏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設嚴而此禮既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問今吏寫數十大冊以為他日傳世考

言行錄

公案之二

附二

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修史有司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上送官耳

恭詩賈

廣州府知府沈宗當為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武庫司典皂隸凡諸司多竊意焉蓋皂有定數得之多或得之卑皆可觀利耳一日告子曰惟利亦可

水東

以觀人琮司皂者久不以動心而于人撓法者得兩公焉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觀是已

於惟廉士古之季及為介為通復謂我激我豈激

者百年一日廉憲中丞風紀以植諫諫不行奸墨

拜迹乃掌邦禁動節愈力老而復起憲臣是式

年富

恭定公

字大有五緯懷遠人本姓嚴洪武初附籍訛為年鄭貢上歷仕永樂天順間官至戶部尚書卒年七十謚恭定

公擢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陞陝西參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賊吏正統甲子陞河南右布政使饑民流聚南陽陳州諸處無慮十數萬剽掠居民公撫輯之皆賴為編氓

進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公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無濫天順政元將臣石虎以危事中公賴英廟保全為戶部尚書公益恭儉夙夜不懈以國計為已任不動聲色而事無不集甲申春以陝西累年用兵而督餉多不得人乃薦楊瑋余子俊可用吏部以為侵官公上疏極論為賢為國之道且求致仕不許

公為人剛正言不輕發應靜寡怒過事政為臨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世不易得

允穀年公古之遺且朴忠自與中外荐歷乃貳憲
臺拊循疆場不合而歸蕭然一室輿論起公司徒
是職保民薦賢人服公識百世聞風懦夫可立

彭彭果贊

言行錄

卷之七

四

魏驥

文靖公

字仲房浙江蕭山人鄉貢士歷仕永樂景泰間
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卒年九十八諡文靖

公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才諸生在學居者候
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至三
更乃携粥以隨尚有誦者供粥一碗如此者亦不
煩數間一行之士子感激篤尚斯文性好吟咏臆
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禮重之呼為先生顰見
惟怕一方振亦不較

古雅錄

公在南都法司因早恤刑有王剛惡逆訴冤或以
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特正此
謂也獄遂決翌日而雨又戌卒四人牧馬三人互
毆一人死所司拷訊一人當之公曰罪一人情可
矜罪三人律不合

上請卒得旨三人各杖一百改戍邊

景泰錄

景泰改元至京閣老陳公考試時所取士也來見
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
輩而公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已
事安得善終

公為人端重祗慎簡默庶勤好別白君子小人布袍櫛食不別治生清修苦節人或難之先是

上御奉天門顧禮部臣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其勅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贍之勅未臨浙而公薨

墓誌

百年肩壽天官上卿盛德雅望遠邇著稱海內達尊莫之抗衡謙虛守禮簡朴性成好學不厭篤老精明使臣就問特養

聖情辭免後事遺世筆絕

墓誌

耿九疇

清惠公

字禹範河南廬氏縣人巾進士歷仕宣德天順間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卒年六十五謚清惠

公生自幼穎敏弱冠登永樂甲辰進士第宣德辛亥擢禮科給事中凡事務存大體有清譽正統改元之明年大臣言兩淮鹽政之弊推公為鹽運司同知公巡行諸塩場盡革宿弊復條奏數事遂著為令癸亥丁母憂塩場數千人詣闕留公從之乃進陞塩運使廩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清不如使君之清

李賢撰神道明

陞刑部右侍郎屢與同官辨獄獄不為勢利所休有婦誣其夫衆欲斷異公曰不可杖其婦而歸之人服其當鳳陽歲凶盜起復勅公往紮之公乃留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以杜奸寇觀視之心招徠流民七萬餘戶一方晏然景泰初勅公審錄諸郡大辟囚公曰法寬澤物吾所願也凡以情得原者二十六人有來婦人何苟家者既去而死其家訟苟與弟殺之苟誣服公驗其無實而釋之後知殺者果仇人也人服其明代還過議關中重地

宰臣缺人特 勅公以往既至革弊則貪威望

振初六部卿佐使外文移不得徑下按察司以故

假蹇不受約公首奏下之邊將請於臨兆諸衛添

取防兵 朝廷下公議公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為

少矣在為將者馭之何如耳果能嚴紀律精練習

勤撫恤絕侵漁以養其銳氣則一司當百加以賞

罰明信則人人自奮不然徒兄食耳遂從公議轉

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聞 朝廷下有司買羊角

以充燈費上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而蘇軾輟諫

止之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遂止 家二二 四四 神道碑

耿九疇軒輒皆願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

順初首用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但二人之

才不異於衆特取其行之高於人洎供職未有建

明耿欲糾石亨之罪為所排出為江西布政尋轉

四川

上知其為人清正但為亨輩所嫉一日泛論人才念

及九疇非其罪實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未幾

因禮部缺人召至京師

上憐其衰命為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閑可也

天曆日錄

公天性孝友親終追思不忘遇亡日悲痛如初喪

時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居家惟焚香讀書而

已交人不泛關節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

犯九論事是非確然不撓未嘗詭隨於邪正之辨

尤嚴坐是與衆寡合累遭讒困賴

上知其所存卒保全之 神道碑

摧奸以直結

主以廉廉則大則直則左遷榮辱無與乎已行止一

聽乎天此先生之大歸而後輩但能道其一斑也

嗟乎國之元老民之具瞻清風銀髮遺像凜然

岳正撰畫像贊 四一五

薛瑄

文清公

字德溫山西河津人進士歷任永樂天順間官

至禮部左侍郎卒年七十三諡文清

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公年十二作詩

賦監司奇之已而從魏范二先生講周程張朱諸

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

是至忘寢食

李賢撰神道碑

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手銓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

讀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燭記之或通

宵不寢味而樂之提調山東學校每臨諸生親為

講解不事擢楚皆呼之曰薛夫子

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邀拜其門公正色曰安

有受爵公朝而拜官私門邪已而遇諸途衆行跪

禮公獨不屈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妻

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公辯其

冤都御史王文詒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

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冤獲各死何愧焉手持

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

免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造詣益深

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獨公不

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蘇松饑民貧果富家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

特遣太子太保王文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公抗

章辭之獲免者衆

英廟復位召入內閣居數月見將臣言等竊弄威

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

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憐憫以復性

為教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

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買櫝而還珠也

公為學實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身心不

安凡辭受取與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

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

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

誠待之其言平易簡切下為宰繫詩辭之說

先生平日泰疏削其繁皆不存一日檢閱舊書及

讀書錄東置架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

惟覺性天通忽遽疾痛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

震屋白霧逆室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

錫撰行狀

門人

先生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常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

張內撰文集序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為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

古繼聲錄

薛文清公銳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也至謂吳草廬未及許魯齋則予不敢知耳

謝荷項探

有錄

二朱之

四人

力行好古進趨有程瘧跡河洛以究春陵揚歷外憲大棘之鄉縲絏非罪復起而丞貳卿掌制以獨以承宣實遠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維道之積

彭如撰錄

王朝

忠肅公

字九臯直隸鹽山人進士歷仕宋樂成化間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謚忠肅

公授大理寺正左遷行人宣德丙午廣陵楊文貞公薦陞監察御史乙卯陞右僉都御史正統丙辰奉勅鎮守江西植良善抑奸貪風采凜然官民畏愛

姚夢撰行狀

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

言行錄

卷之三

四十九

斥候珠連壁貫千里相望簡關行伍老弱者更政之貧窮者賑給之饒寡者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詞訟無間輕重量情以布教累贖罪錮人命亦以物抵償公在邊十數年間措置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疋邊用克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所舉總兵參將如施聚焦禮輩皆自衆中拔起為夷狄所憚

景泰壬申總督兩廣軍務自懷公以下悉聽節制

吳興弼

庫齋先生

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天順間徵聘至京除諭德
國辭詔計還山卒年七十九

先生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校凝然有立年
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鮮道學之傳心慨慕焉乃親
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盡舉業
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上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
錄收歛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為其
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
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
者二年

門人妻說無行狀

還知遭風舟幾覆衆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
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居鄉動必以禮
或謂其迂僻先生不少變於俗每省親太學粗衣
敝屨人莫識其為司成之子

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手足
胼胝非其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四方來學者卻其
束脩雖饑寒切身有所不顧寒士欲就學者克已
為義而館穀之

並行狀

興弼師道尊嚴好善字奇古自成一家暇則詠物
適興曾襟高邁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曉悉
曾見詠桃一詩云靈華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
物華春氣稔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
也氣象

上命行人齋勅書東帛造其廬興弼不竟官職就辭
幣帛至

上召吏部命為左秦坊諭德引見 文華殿對云老
病不堪供職

上不名所辭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
弼終不就

並古樂雜錄

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踴躍
思奮嘗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
焉故不輕於著述

行狀

宋真儒迭出道學益明遠紹洙泗之盛今企於幾
百年之後恨不生於其時也方今海內之士學明
德尊足為師表者庫齋先生一人而已

門人胡居

知聖人可學而至也則因淳公之言而發憤既而
謂師道必尊而立也則守伊川之法以迪人下學
上達日新又新啓勿忘勿助之機則有見乎鳶魚

之飛躍體無聲無臭之妙則自得乎太極之渾淪
弟子之在門牆者幾人尚未足以窺其間域彼冊
青人物者或未暇深考其故徒據其一二近似之
迹描畫之又烏足以盡先生之神章也生長東南
攝越日少三十而立志五十而未聞道茲也欲就
而正諸慨弗及先生之存門人陳獻章撰祭文
耳根何處得浮塵浪說庫齋識未真風月周堂燈
火夜伊川路上見斯人張鉅熊見玉枕詩話
先師庫齋遺藁某藏之十二年矣出入必偕天順
初先師膺聘入京途中紀行諸作皆當日手書寄
白沙凡七紙烏摩悲乎先師道德名譽傾一世婦
人小子知之華夏變窮咸知之平生愛一色一辭
不以假人某之所得徒以一日在門下然誦其言
想見其風采而得其為人則宜其有惕然而感動
然而興者矣陳獻章哭其弟後

李贄

文達公

字原德河南鄧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
至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卒年五十
九贈太師諡文達

公美姿貌年十八始入學讀書登進士第使山西
見河津薛瑄講論淵源心悅之益學不厭始為驗
封主事轉文選郎中公餘閉戶讀書五經要義多
所自得景定即位公進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
歲弊成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
近振士風結民心陳教宗見之以為至論

石草薦江西處士吳興裔

上問曰何如人公曰與鄉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

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事

上乃命行人齎勅帛聘之

上厭左右招權納賂與公言及之公謂人君之權不
可下移能自攬取則彼之勢自消

上曰然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五更二鼓起拜
祖宗畢視朝循此定規定則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

縣或有政事訪問大臣商確復省夾章奏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亦不可送與閣下看奸邪不忠如此公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為堯舜之君矣

上一日又曰內官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譴亂小人朕初復位即於

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及立

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以此

遠絕之公曰譏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絕之

最是禮部請 東宮出閣讀書

上召公謂曰先讀何書對曰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必皆讀禹貢盤庚周誥甚費心

力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時任意寫去以此寫

得不佳公曰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可先

講讀寫字亦不必求佳但熟畫不苛且率易為善

上召公從容問政治得失公因登言錦衣官校差出

提抄罪人勢如虎狼貪財無厭有司不勝其擾左

右貴近諸公多妄言

上遂疎公復察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於公所言者

遂召其指揮戒之而待公如初或謂招總公曰若除此弊終亦不辭先某吏部舉布政賈銓可大用上命公觀之以貌不稱名對乃以為副都御史並名臣對

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奏考官劉瑄校文類倒置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弟議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不能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群議方息

五年四月

上謂官軍一季係關銀十四餘萬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比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並天順日錄

吉祥之姪曹欽為變公被傷不出加太子少保時微有動搖國不之意得公力止

今上即位歷陞少保華蓋殿學士尚書如故成化丙戌遭父喪乞終制不許公為人孝友忠信謙恭嚴密居位號崇尚正學懿容善類得時行志自三楊後莫能及之

河岳之英鍾為哲人體貌明粹踐履立淳潛心六籍濯舊來新不二以止乃翕而信受知

英皇忠信日親密勿帷幄人望如神太平宰輔定策

元勳 彭和撰贊

十一行碑

卷之二

六十八

劉定之

文安公

字主靜江西永新人中進士歷任正統成化間官至禮部左侍郎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諡文安

公父髦以易經魁鄉閭學者稱之為石潭先生公自幼天資絕倫書過目輒成誦石潭先生日授以書而不令作文字公毋私為之而不敢有所呈露一日公病先生往視焉於牀褥間得所作祀竈文及詠桃漿諸詩先生大驚異然未嘗口許之也自是乃稍敢以文詞進然毋進先生輒斥之忽一日公文以所作文字進先生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宣德乙卯歲中江西鄉舉明年會試禮部第一人廷試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制選撰正統己未京城大水詔求直言公上十事其一言彌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且其二言公卿侍從且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近南北其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其五言宜

做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其六言武臣子孫宜習翰墨其七言守令宜詳加察其八言宜錫富饒其九言廷臣丁憂宜令終制其十言宜遏僧尼奏留中不下

已已歲北虜犯蹕

景泰帝登極公上言十事其一言戰陣宜倣古藏火鎗增刀斧其二言守禦宜繕亭障塞峽隨其三言簡用使臣其四言遷移降虜其五言兵士月錢其六言守令虐民其七言選賢克將其八言武臣濫爵其九言總攬權綱其十言經筵進學 朝廷嘉

言行錄

卷之三

十一

納焉壬申北虜遣使來朝固邀我使往報居言戰者以為虜懷寢伺之心宜絕之而勿往執政柄者以為苟不往報恐開邊釁公上疏屢數十百言備陳前代所以待夷狄之道與今國勢之強弱事理之順逆以為宜暫遣使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倘我以和往彼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 朝廷雖從言官之議而亦以公言為曲盡事理云

公之學自六經子史下至小說雜技釋老之書無所不窺終身猶成誦非他人彷彿記憶者比其為

文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然通真蘇氏父子者居多初年所著經義及策畧業舉子者家傳而人誦焉年十七八已名動郡邑間比登進士遂名動天下才惟公卿輔相與士林中知之雖武夫悍卒亦無不知之者求文者日踵門戶

公自曲為應答不少厭係初比虜之變內外章疏無慮千萬惟公之奏為人所膾炙云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年弱冠即授徒于鄉貧束脩以養二親每暮夜歸侍晝則赴學館一日冰凍徒涉手足皆龜折比就館則早食已罷公隱忍至午方得食其

言行錄

卷之三

十一

貧困蓋如此既入仕即分俸歸養而已惡衣菲食無異寒士或以為居侍近者不宜如此公亦不能從其言也 並行狀

公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惟恐傷之過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若怯懦然至其居官論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者弗及為編修嘗因水災陳十事以規切時政及為侍講當北虜排難以十事上書比任洗馬正北虜求和邀使之時群議未決公又陳言以為宜遣使以答其意所陳三疏皆峻立證今事理明辨文氣壯

偉居內閣再進密跡皆國家大計之事必從公論而案已勤事視昔者有加一日中使傳

旨命公製元宵詩却立以俟公據几筆不停連時刻成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

彭時無科道

王竑

字公度陝西河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至兵部尚書

公賦性正直剛毅無絲毫詭隨人意自其為給事時國運中否奸邪柄政公首率諸同官且章疏廷

論其蠱政誤國之罪時有與奸邪為黨者不平其言從旁沮止其論奏公勃然奮其忠直之氣手擊奸黨以死由是萬口稱快而積憤消眾正和應而公道服而公之名遂以聞於天下

薛瑄撰墓誌記

六十三

郕王監國於午門視朝百官彈劾奸臣誤國者方讀彈文未起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起拉馬順首曰此正姦臣當除去監國退百官拳擊馬順死

可齋雜記

公自給事擢陞今職適虜寇入犯京師遂命公董師以禦之公即戎服鞭馬赴軍號令區畫咸適機宜部伍行陳應時整肅將帥協謀士卒思奮乃出奇折虜寇之鋒而奪其氣虜既奔北因驅逐盡境而還京師既解嚴而遠邇遂以寧謐夫以公之聰明機辯過人百以千等而有為之才著于朝

廷著千軍旅者卓卓如此

劉永記

陞今官出鎮居庸時虜方入寇邊兵誦誥公以大義開諭之正色以率之靜以鎮之由是衆志帖然始定若是謂非負正氣所見大有異於人者不能也

劉永記送督漕運序

公始擢第年尚少慨然以經濟自許比官諫省立朝侃侃無所顧忌土木之變摧折禦侮忠義奮激以功超拜食都御史再遷副都兩奉 聖書巡撫淮陽總督國漕威行惠施自景泰初元迄天順末

禪公名大振于中外

六十四

今上即位國任老成登公入座駟致柄用而公已爲疾矣

上每留之而公請命力勇退急流勝徒富貴

王德撰傳記

休庵詩曰王公庵居昔名譽拉摧奸臣九天上即

今却以休爲名無乃勇氣非少壯君不見健帆高

掛乘剛風一日千里無留踪歛然卸落微洲島知

進識退無途窮丈夫處世當如此眷戀富貴非其

雄黃門領袖立殿前烏臺副佐尤當權西邊戎畧

萬貔虎南畿靈力聚鷹鵠

劉定之撰作詩

世之偉器國之重臣如虎豹在山如山川出雲

如金之百鍊如弩之千鈞在漢爲沒長孺在宋爲包希仁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昔聞其語今見其人

包濟撰集

鍾同

恭愍公

字世京江西永豐人第進士歷任景泰間官御史以直諫死錦衣獄年三十二天順初追贈大理寺左寺丞諡恭愍

世京鮑庭訓踐孝友培忠義之基厚孝景泰庚午領鄉書明年登進士拜貴州道監察御史風采壁立嘗因待漏與儀制郎中章公綸期論易儲事頗獻狄梁公之誠脫受比干之慘無所憾詞氣嚴正繼之以泣綸亦慨然以身許之某年某月某日公

言行錄

卷之二

六十六

疏上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兼陳一切弊政聞者毛竦咸度事非難破勢重莫移躡其朝陽鳴鳳而危其手犯逆鱗既而綸疏隨入并收下錦衣獄某年某月某日公死焉蓋知有其國不知有其身也

英宗復辟下詔謂其忠誠義氣貫于金石追贈奉政大夫大理寺左寺丞

利也天道義也君臣首揭三綱攸序五倫允厥有生罔不同具蚩蚩衆人氣節物蔽二五穀精惟公獲粹中兮虛靈善兮由備載帥以志載充以氣充

余謹言天下大計旬然雷震弗驚弗懼倚與那與

孰不有死林林總總草木蒼壁龍逢比干雖死不

死於昭上帝乃眷乃顧湛恩龐洪爰及後裔魏魏

泰華中柱天地耿耿列星垂曜萬世

御史鍾同之死刑部侍郎林鶚之好禮其列與嚴

美矣
名臣錄

言行錄

卷之二

六十三

葉盛

文莊公

字與中直隸崑山人第進士歷任正統成化間
官至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五諡文莊

公授兵科給事中已巳之變公率同列劾將臣
從者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天地然後選將練
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
明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
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
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被則虜騎何以薄都
城急宜遣固守宜府居庸為便已而河南陳州沔
民弱動命公往視公即無程以進除貪冒賑饑
寒民用安輯彭時標神道碑

景泰元年八月北虜送

駕還京將入關矣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
之顧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于上感
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公不顧且疏言之有

旨令尚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遂
山西布政司右叅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
石馬營八城遇虜北守殘賤未復公列其利害可

興筆者為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既設暖鋪
以便行旅均疏圖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
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
者俾事刈稼載課餘糧千石凡軍中買馬勞功恤
倉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戢亦繁盛
以外艱去權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
允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諸許蓋商計益多寡
入米餉邊而後出境公私兩利之

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定有言增兵守險者
有言大舉搜套驅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
耕守其中者公為吏部侍郎受命往議方畧奏言
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為
遠圖宜令守臣剴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
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
便也從之

公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政古人居家
悌孝友睦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著與僚友論事不
激不隨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終不及人之過
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辯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
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惜乎大用未究而卒

顧允文莊萬大之特博學宏詞出言遠識君子焉
依樂善無數給事責項以登憲職撫綏朔南保登
勿失吏禮之貳德音秩秩希文不相古今所惜
彭如漢

韓雍

字永熙吳縣人進士歷仕正統成化間官至右

都御史卒年五十七

公生秀穎異常書過目輒成補成童選補順天府
學生正統辛酉以詩經中京闈鄉試明年登進士
第癸亥拜湖廣監察御史乙丑奉

命銓囚有碭山縣學教諭丘純因責膳夫祝磨兒其
父令磨兒遁去乃告純筆死棄兒他御史問勘誣
伏尋純偶於黃河傍得一支解者認為磨兒父遂

坐極刑公疑之遣人蹤跡得磨兒純由是得白

戊辰按治江西古之廬陵等縣兇徒葉徽饒劫掠
勢甚熾公與巡撫侍郎楊公寧設法捕首賊二百
餘人悉寘重典地方以寧已已陞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江西黜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
威大著

英廟復辟調山西副使坐累致仕戊寅遷大理寺右
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間決強盜十八人內二人
訴被同起二人嘗指時左御史寇公深云會問已
明奈何公曰人命至重有詞且暫留問不實決未

遲二人得留餘欲行刑公復曰若不留指者將誰與證始留四人後訴者得白

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公曰律之本意謂結交朋黨素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時誰不幅聚其門者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東漢時以朋黨害盡忠賢覆轍可蹈邪是冬奉

勅巡撫大同宣府 陞辭召至

文華殿論遣之賜寶鈔三千貫蓋異赦也至則恤軍

言序得

文華殿

七十一

士結城堡糾治貪蠹震懾虜虜志有古守邊者風矣

未還議事陞兵部右侍郎會有意之者適

英宗皇帝上賓因事遷浙江右參政

成化乙酉兩廣蠻寇弗靖

上命都督趙公輔文總兵官出征夷將軍印兵部尚書王公冰特舉公素有雄才能幹大事遂起公於浙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趙理征夷軍務公既受命會於南京眾議欲分江西軍從游擊率達官由東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公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

制聞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雖專之可也夫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今兩廣已無元郡而大

藤峽賊巢穴不圖而趨其未見其能濟苟全師

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接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

西可以取郴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

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煩於逐乎自古蠻夷來

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叔敖云寧我薄人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所以兵貴拙速不

尚老遲又何泥於困乎於是命將分兵諭以

朝廷威福之重示以賊勢可滅之機眾歡呼咸願死

言行錄

二卷之三

七十三

戰不逾月先破脩仁荔浦次及大藤峽前後生擒

斬首奪回被虜俘獲賊屬共四萬一千七十六有

奇捷聞

皇上嘉喜陞公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

撫賜綵段六表褒叙功當蔭子公以與弟睦授

錦衣所鎮撫先是公與將士約能生擒被虜男女

者准其功故無妄殺之慘功成之日士皆歛迹無

譁秋毫不漁於衆凡子公以兩廣土地廣遠恐餘

孽復生重貽邊患

請於朝願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

上可其奏陞公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於梧州開議
總府居中調度兩廣副總兵參將而下悉聽節制
奈何承制專決也久一以繩下不貸大吏於是左
上書言公不法事

皇上知公功勞遣使勸復多虛公即引疾再三陳乞
上知其誠惻特賜俞允俾致仕時年五十有三

公為人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不為岸谷有
信義發適奸伏如神然每存心於愛人不事苛刻
秉兵柄於一方未嘗濫殺一人政務填委不忘文
事摘詞洒翰思如湧泉無少凝滯

並尚書張瓚
撰行狀

公拜監察御史正統十三年巡按江西尋陞右僉
都御史巡撫後屢踰屢起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
致事卒公敏識高才嚴明敢為在江西施設最愜
輿情百司悚懼至今民猶追頌

南昌郡志

林鶚

字一鶚浙江太平人進士歷任景泰成化間有

至刑部侍郎卒年五十四

公登辛未進士第明年拜監察御史丁丑擢鎮江
知府壬午當道者以鎮江事簡而公才長於治劇
請以蘇州知府姚堂兩易其地詔如其請公在
蘇州僅一年起拜江西按察使又三年即遷右布
政使尋轉左憲寅拜南京刑部右侍郎丁憂服除
召為刑部右侍郎公始終歷六官再守大郡二刑

百行錄

元案卷之四

上五

曹於兩京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其為御史時適

朝廷方重臺諫一時言事之臣捃摭或過其實公獨
持大體畧細故有所不言言必當其實時舉以總
三法司奏按士論翕然推重嘗監京府試大臣子
有不預薦者意考試官故黜落之以沽疆直名誣
其取士不公公邑人林挺適入試在中列疑公有
私逮挺考訊將中公以法及調所試考卷驗皆如
格事遂得白

英宗復辟九前日言事臣過許者幸左遷其官特召
大臣擢其得大體者知大郡公符鎮江陞解召見

論以擢用之意賜食太官燕給鈔為道里費公至
郡舉偏補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興舉之未嘗
一言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又調蘇俗喜誇
詐好興作公一切鎮之以靜有所建革必詳審至
再然後施行蘇人以公有雅望旦夕效於是頗
有後言久而見公所處置事一一各有深意然後
帖然大服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
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都憲主
其議公以迂遠而多石且壞民廬墓之言於大臣
請按京口脾胃露蠲故迹因而浚之以通舟楫春
夏以牌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
便至今人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之功也蘇學廟
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公奮
然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
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
賢為疑公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敎
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淫像哉况古人席地而
坐正不如此也聞者莫不悚服廉憲江西一時僚
貳分巡各道者人異其兄往往用已意出入於法

公一正之以律多所平反廣信民矣傳天神夏尚
書等遠近驚疑公榜諭之且教其魁其惟遂息又
嘗以歲饑奏減恒賦十五萬石禁樂戶買良家女
為娼追贖南洞寇不使入境江西士大夫至今稱
良方面者必歸公焉在刑部三年罪無大小必加
研審其或未當必從容請于大司寇務得其情合
於法而後已故獄經公者咸稱無冤抑

公事之暇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夜分
乃止五鼓輒起率以為常聞人有異書必求之既
得手自校讐有未安者訪善本是正奉身儉薄甚
簡言語嗜好待下過嚴而於交遊不苟令事母程
淑人尤極其孝敬母性嚴終日侍立未嘗少假以
辭色有所不愜意則跪請移時雖中夜不敢離左
右家事大小一一以咨決焉嗚呼若公者豈古所謂
篤行君子者歟

初林公之在刑部年未五十地望已驟出諸公
右人方冀其大用而遽止於是其沒也予與黃公
實治其喪圖籍之外囊橐蕭然今其子微雖以
恩補國子生而事業僅僅意官至三品而家無百金
之積產無一畝之增古所謂居官儉雖大臣無享

諸者公真其人矣

龍舞題神遊碑後

陳選

字士賢浙江臨海人進士歷任天順成化間官至廣東左布政使卒年五十八

公父貞輔為御史出巡福建活沙賊徙從數萬人公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從鄉先生陳遂游日坐一室誦習木嘗嬉戲敝衣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自如為文理致深客讀之有味 吳寬撰傳
出巡江西風紀大振不以刑罰立威官吏相戒自不敢犯

言行錄

卷之二十一

七十九

憲宗嗣位公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慎言甚剴切提學南畿學者競為浮華之文力欲變其故習徧歷郡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為教令讀小學書暇則習禮一特諸生翕然感化擢廣東布政使廣民疲困為除徭役蠲和買備賑濟皆務為惠養計數辦冤獄閩人賴克哥等三十人漁于滂丹為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以通番論又邑民劉馬住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為盜公察其冤悉釋之尤不畏貴倖中官有第曰為武職者逼娶婦為奪還之於是乃有提督市舶司者

尙進貢為奸利役戶苦於供需特減三十人其後
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刺國
使臣市舶利其貨不問公發其偽時又有撒馬兒
罕使臣恒六摩以獅子入貢浮海還國云欲往滿
剌加更市獅子公言此西域賈胡為圖利耳使墜
其謀必貽安南諸夷之笑國體所關甚非細故中
官既蓄戕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每為阻抑
怨益深乃誣奏亡事勤事者求事實不得必欲文
議以罪竟連公赴京廣人數萬擁留之公在道病
作行至南昌而卒

公志

公志

公志

公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潛脩默識不求人知其
學以克己求仁為要因自號克庵讀書不資於文
詞遇格言即手錄千冊為力行之助平生言者不
出口視所當為者則勇於為之不顧利害其處事
緩而詳御下嚴而恕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
終身然也身既貴顯獎會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
无器蔬食相對無愧色自河南開喪還行裝蕭然
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僉
約有寒士所不及者

並傳

嗚呼此吾友陳公士賢之墓公有天下不可奪之

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遏於天下之
大勇

國家承平日久士夫多奄奄無氣節聞有之而檢
身之功或歎焉故其發之也不耀而其持之也不
恒如吾士賢則何可議哉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
其操履恪然一出於誠其居此官即欲盡此職其
行此事即欲盡此心其視去就升沉甚輕一在於
生靈國家餘不恤也官輟所至無不感動響應
者巡江西江西人到今萬口一詞稱頌為名御史
南畿河南繼公提學者譽美然切切感慕者惟公
公憂去河南士民遮道泣送者萬計復相率立生
祠及去思碑被奄誣時兵民數萬填溢循巷號訴
於

詔使多涕泣者闕復以賂唆公所黜吏張聚者證公
吏死不從公名滿天下士夫無間識不識論一時
正人必僉曰陳某陳某

張元積撰墓表

羅倫

字彞正江西永豐人進士第一仕成化間官翰

林修謨養病山間卒年

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為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

附錄

卷之二

卷之二

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詰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隸富禍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為大救時行道為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府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為人所知然亦以此

取嫉於人明年召選復脩撰改南京司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許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為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

附錄

卷之二

卷之二

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論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為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違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味齋筆談

孫忠大節文公入山者為宋一人高風直氣羅一峯者為今一人六月文山此啓故有一峯此書有一峯

此書故知文山此啓此書蓋有不待駭技駭
附而有舍者亦自然也予讀前史每見文山之烈
未嘗不起千古廢腐之想但予晚生不能接見文
山眉宇徒切想望而已然越人去國期年得見似
人者吾予雖不見文山得見似文山者喜矣今之
世豈無似文山者哉成化丙戌附驥一峯之尾登
第得拜一峯泰山喬嶽白日青天蓋真文山者矣
不徒似也嗚呼曾幾何時而一峯謫矣及其再見
又未數月而一峯病矣又不數年而一峯卒矣嗚
呼予於一峯當何如哉一峯跋文山此啓自謂一

字一

字一

字一

字一涕張東白跋一峯此書又謂一字一涕予於

一峯吾道之哭世道之哭朋友道之哭雖一字萬
涕有不足以寫吾痛未宜止曰一字一涕者哉

鼎承跋書文丞相

近日得會丘董二公具道先生處心行己之要又
獲覩佳翰就此推求而知所志不允任道甚力意
者天憫斯道之孤生此豪傑共任倡興之責歟

胡若仁所與書

勘東里作相時以百官釋難請令得受皂隸錢自
是遂以為例獨先生不受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觀之軀武臣俗
吏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詞連先生法當下
錦衣獄鎮撫官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鞠成
獄之先生遂得免

並錄有撰遺事

嗚呼一峯為道義先覺為仁義邦郭為士庶依托
為當世賢舉為沛公表之雲而翔千仞之鸞為鼓
萬物之風而架層空之閣其心洞洞其性落落其
文浩浩其行卓卓白日青天泰山喬嶽嗚呼一峯
九原不作吾誰與歸吾終從子於冥漠

陳獻章
陳獻章

人心皆孔孟世道皆商周此意無人會西風吹古

丘

丘

丘

白日金牛洞青天丹鳳樓思君不可見新月上簾
鈞

周興振挽詩

楊守陳

文懿公

字維新浙江鄞縣人巾進士歷仕景泰弘治間官至吏部右侍郎卒年六十五贈禮部尚書諡

文懿

公五歲就家塾日記數百言初學詩歌輒有奇語稍長習舉子業詞理兼優曼出諸輩四方學者往往傳錄所作經義論策之文以為式

憲宗皇帝初開經筵公為講官多所啓迪一日講書

武成篇公進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

垂拱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

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

禍有高居無為肆情變態者乃啓祚山之變是何

也蓋舜之所以無為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

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

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而

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

安其危而利其備樂其所以亡者耳此聖狂治亂

所以異惟

陛下留意時左右聽者悚然懼倖有重公欲援之者

使所親諭意公謝却之於於其人曰吾猶痿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肯自首而改節邪

詔集議祀廟禮官請祀

懿祖而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

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祀太祖者即始祖必

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本

統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園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

嘗有取于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

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

向之位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合食

為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

之帝而祀之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請并祀

懿祖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祀畫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祀主藏於後殿祫禮行于前廟

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嚴無悖禮義有不解從

弘治元年春公上疏請

上日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大畧謂

陛下下一日之間居 文華殿之時多慶 乾清宮之

時少則心清理明 聖德日隆矣 優詔嘉納脩

憲宗實錄以公為副總裁仍兼聖部事公上章請解

部事專史職章再上皆不允踰年公又疏乞致仕

且曰史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尚書王恕

者尚招人言况臣迂疎豈勝此任伏望放臣致仕

養病林下以盡餘年

上不許致仕命公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

職如故公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

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

今采輯尚可補 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舊例群臣

意疏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乞以留中之奏

悉附史館擇而書之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墓誌

公天性孝友與人交篤於信義居常退遜體若不

勝衣言若不出諸口至商確義理論事是非曲直

則侃侃剛直視義所在勇往奮發雖壯夫不逮也

嘗被命教內侍者教成多去為近侍與公同事者

率因之取寵貴而公獨無少資藉士論多之公博

學多識於書無所不讀遇有所得即為論著蚤歲

嘗作五經四書私抄而詩書二經尤為精到至其

家庭授受而用以取科者則專門易學

王德輝
神道碑

楊繼宗

字承芳山西陽城人進士歷任天順弘治間官

至左僉都御史卒年六十三

公為童時性資鯁直言動不介第天順丁丑進士觀刑部山東司政授貴州州司主事獄中重囚勸三五百計桎梏年久多死于臭腐公每提督必給與飲食令三日一櫛沐蘇活人命無算王忠肅公薦知嘉興郡公至止帶蒼頭家僕一人如旅寓然御史楊公琅且公善政奏

言行錄

卷之二

九十一

聞旌異滿九載民老幼不忍舍去遞道留之弗得立去思碑後陞浙江按察使下車之初憲綱一時為之振舉初藩臬諸司所用威辦於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公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父母官吏畏之如神明未幾以內艱去任將行悉以解舍中器物付之有司一毫不以自隨篋中惟貯大明律書數卷衣數襲而已制終

詔起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方外威宦官莊田多占民間地土公悉奪而還之權貴歛迹成化乙巳上疏左遷雲南按察副使弘治元年陞湖廣按

察使復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卒于官

公為人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忠孝大節議論風采雖

甯人孺子皆知其名

並黎淳撰神道碑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孔子孟子之所謂剛者吾未見其人矣見其似者可矣今之君子若尚書王君公度御史謝君元吉太守楊君繼宗僉憲陳君夢祥亦庶乎其似者非歟尚書不得其職數月去御史三上章出百日謫去太守墨抗強武乞錢若

言行錄

卷之二

九十一

若水例致其仕去僉憲九載不遷辟讒去

并序

吾聞侯以嘉興人物莫大於陸號名宦莫過於楊繼宗修志之餘皆欲大其祠宇實錄其行以萬古其人於天下

蘇景雲撰嘉興府志序

漢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卻之金承芳治郡久始終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為事史外猶有餘書承芳抵官以來蕭然獨處齋閣此二者尤非夙昔之所多見也或謂公別白大明節日大疏言國大激三者非自全之道此蓋其細者

也
彙字撰送行序

中行錄

八卷之二

九十二

余子俊

詣敏公

字士英四川青神人進士歷仕共恭弘治間官

至兵部尚書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

公生十歲而孤自幼有大志過異常兄稍長從吳

應憲某受詩經中景泰辛未進士第授戶部主事

陞員外郎在部屬中獨開敏精厲嘗有兩勢家爭

田久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之姓同執

為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濟盡張產邪卒為直

之一時能名聞于上下出知西安府西安會府公

官有錄

卷之三

七

務叢委訟謀紛紜三邊之事咸萃于彼使車往來

無虛日公處之裕如治行為關中七府之冠

賜璽書旌異

丘源撰傳

公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具疏言陝西有三邊

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

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渡河來犯

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

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

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暴來化遑掠我邊人以

為嚮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有是虜額居內

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以爲美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立砦堡界石一帶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爲邊牆於是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迤蔓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寇稀矣

榆林列戍始於正統歲調官軍未有衛也成化初

立衛未就緒也公請以先年陝西清出遠年不明

軍籍及有罪謫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

編伍以實之擇軍中子弟之俊秀者爲弟子員素

請建學立師以教之俗不藝圃教其種植自是饒

果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爲屯田得糧十

數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爲重鎮而與寧夏甘

肅鼎立而三矣虜自後綽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

鳴鏑向之丙申移鎮關中有

詔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厲兵之方條上事宜凡七

疏入皆從之行之至今勅公在西安患城中水多

隲民以爲病至是乃開新渠至今便之號爲余公渠涇陽縣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貴健吏

擊山開道溉田千頃永爲秦民之利

公沉重簡默外若和緩內實嚴毅凡文移必自起草每夜至二鼓方寢一生仕宦立朝之外皆在西

北二邊而於關中尤久故於榆林事爲詳其功尤

大而灼然在人耳目者修邊牆一事其後又以大

同宣府切近京師依倣所已行者爲之竟爲忌者

所沮不克成論者謂其功程已有一次第假饒未爲

盡善但十得四五而亦享四五之利不猶愈於盡

廢乎

公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其功業在

朝廷重澤在天下者夫人皆知之至其規畫之周詳

奏請之委曲非稽之奏議則或者未必一一悉其

本末今去公既久而奏議始行於世是固有待於

後之賢子孫也公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

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又曰大

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

爲遠慈自全之地其城惡校時恐謗紛如不恤執

之不易卒以成功人至於今利之且頌公之德不

襄因言以求其志因奏以考其績蓋無一不相副者
楊廷和撰奏議序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卷之二

近代名臣言行錄小序

我

皇明名臣昉於莆田彭公鳳儀錄替後泰和尹公正言有通錄豐城楊公方震有言行錄莆田林公從學有補贊述作多矣而近代名臣固未有錄之者咸不自揆通加搜訪共得四十有八人亦爲言行錄是皆我

英

憲

孝

武四朝之所培植者雖其事功所就不無大小之差然志行風節才猷學識充養磨礪卓爾不群皆足爲士君子立身立朝之法程也載籍雖繁識見復庸僭妄漏畧之罪知不可追錄未盡者尚有缺

千續考云

嘉靖辛卯六月既望後學海鹽東濱徐
咸書

升錄

二會

皇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後學海鹽徐成纂集

後學海鹽鄭曉校正

後學濠梁崔鼎梓行

第三卷

侍郎章恭毅公

尚書林莊敏公

尚書項襄毅公

尚書程襄毅公

少保商文毅公

尚書王瑞毅公

知府岳公正

布政使夏公

定襄伯郭忠武公

尚書陳庫懿公

少師馬端肅公

僉都御史高公

都督同知王公

少保秦襄毅公

少保丘文莊公

尚書何文肅公

尚書耿文恪公

都御史鄧襄敏公

按察使楊公

知府張公

尚書彭惠安公

尚書周文端公

尚書張莊簡公

侍郎黃公

第四卷

尚書劉忠宣公

尚書倪文毅公

都御史張簡肅公

都御史戴莊簡公

尚書林文安公

侍郎謝文肅公

尚書許襄毅公

尚書章文懿公

尚書韓忠定公

尚書吳文定公

祭酒蔡公清

都御史王公

尚書王文莊公

庶吉士鄭公

都御史孫忠烈公

御史陳公

寺丞黃公

副使許忠節公

檢討陳公

邢中莊公

給事中賀公

布衣陳先生

敬齋胡先生

皇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三

章綸

恭毅公

字大經浙江樂清人正統己未進士仕至南京

禮部左侍郎卒贈尚書

景泰初為儀制郎中適園家多故公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首請坤會試取士額次言太平十六事累

數千言俱准議行北虜也先索使通好公言宜暫

結往來之盟以待天時人事之至車駕欲幸大隆

福寺公言以萬乘之尊臨異端之地傳之後世誠

非美事又因災異請下詔求致災之由上示撤樂

減膳之教下推捐俸救民之仁節濫賜之費嚴補

官之俸慎差遣之擾備義倉汰僧徒諸事皆極剴

切

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為太上皇別居南宮

已在儲位又明年乃易兩宮陳隔嫌除濬明災異

荐臻人心危懼廷臣無敢以言者時公為儀制郎

中特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變理三

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悼孝義

八慎賞罰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

辨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太甚
謂內臣不可干外政使臣不可假威福後官不宜
盛聲色凡為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悖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
之至矣然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嘗親受冊封
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陛下尊為太
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
率群臣朝見于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
皇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于東宮
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誼篤而和氣充天意
自回災異自弭矣疏上忤旨下公錦衣獄刑逼誣
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拷掠慘酷體無完膚漬死者
數卒無一語他及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連
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刑乃少緩明
年秋南京大理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諸復儲杖于
闕庭因命杖公與同至百同死公幾絕復甦禁錮
愈嚴公了無懣悔意磔二載 英廟復登寶位
意旨還正儲宮首錫公心出之獄嘉歎良深遂擢禮
部右侍郎 碑

初御史鍾同亦上言今諸司各陳所以致災者因
以復儲事諷禮部禮部老臣縮不敢對曰作死作
死公疏方具奮曰我復不言誰當言者遂言之至
是并建同天順初首詔釋公檢公疏無所得內臣
有能舉以誦者
上擊節褒賞 謝舞撰墓誌
天順八年 憲皇嗣位有司奉遺詔百日外請行
大昏禮公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
未安釋服公除在前代固有常制諒陰昏配於今
日不忍隨旦乞特諭禮部來春舉行時雖迂公言
識者韙之
正統之末社稷非景帝未知如何一時安撫之功
卓矣所不遑者易儲一事耳使當時廷臣有能直
諫以身殉之則儲未必易後有繼八連章會諍必
從乃已則儲必可復正月十七之變亦何自而萌
奈何獨公憤發一言遂罹楚毒豈意生全復躋顯
位以功名考終而榮及後世忠義之報何如哉蓋
公孝友朴淳剛方坦易學問該洽遇事敢言然若
政教大體匪奸匪誣屢後景帝拒絕謫問全護兩
官其亦終有悟于公之言也 並碑

公入獄之時有黃霧四塞之警僊續之又有山頽石壞之異

李文正公年譜

鐸成化初被旨入校

先皇帝實錄見公景泰中論復儲下獄事輒嘆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而不一之載何以示天下後世亟持以告總裁官學士劉文安公公曰諸臣奏疏允留中者例不得書鐸曰天下事復有大於此者此而不書將奚書公益上其事增入之公憮然曰業已成無益也鐸至今未嘗不以爲恨

墓誌

景泰壬申茂陵徙封沂王公時爲禮部郎中星

大業之三

進言不恤至復儲事尤剴切當是時元臣故老猶多在列咄無一語獨公以死爭帝怒寘公獄漬死或者謂帝意他有所在故罪公特甚是蓋不然公所言獨他忌諱者多矣帝於此特遲留不即處分耳懷恐既覺帝繼未有嗣舍故太子不立而誰立乎此理勢之必然者異時茂陵手詔復帝舊號辭旨溫厚且追究當時權臣不已帝之意至是益彰矣嗚呼公之言惜不盡用也使早用之兩宮既惟祥志翕定又豈有他日多故哉天下事安危倚伏蓋相因特無人先言之并鑒之者爾幸一有言

者而君子獨小人衆文國以共厥功覽公之傳益壯其事而悲其意後世考公論列者尚知所鑒之大如此云

儲侍郎曹公傳後

實嘗論名臣于正統昇泰間劉忠愍敦君臣之大義章恭毅明國家之大紀于肅熙建社稷之大功皆所謂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者

邵二泉文集

林聰

莊敏公

字季聰福建寧德人正統己未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卒贈少保

授刑科給事中即毅然以古直臣自矢曰所不盡心以報國者非夫也

車駕凡行內外多事公侃侃在職知無不言劾光祿卿李亨太監王振家僮張伯通奸狀又劾總兵官楊洪孫鎧不協狀時皆譴之景泰元年轉都給事中內侍善增駙馬石璟景帝所親信者有罪皆劾

之不避

廷議迎復 莊宗之禮或謂虜人變詐不測遣一車

二馬往迎是美公曰

上皇北征為宗社計也迎復禮宜從厚胡中安公出一小紙袖中示公與葉文莊云此小人質朴之言大抵皆欲從厚者吾欲以此進如何王文端聞之曰此禮失而求之野然於此可驗人心同然進之是公舉手加額曰賴有此幸毋遲疑適王文至果以質之王曰匿名文書類耳事幾寢公患之以聞迎復竟從厚

莊彭華撰墓誌

景泰三年奸臣建議請易儲之說事下廷議衆持疑未敢發聰首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懷激不肯署

名奏牘事雖不能沮而人諒其忠未幾倫設東宮官屬聰為右春坊司直郎內閣大臣言聰不宜散置改補吏科都給事中聰居職久益褻褻以言自任思不負知獎吏部官選法未當或私有所徇者輒指斥改易至屬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當事者外雖示敬憚而中實忌之嗾御史劾聰甥為教官因聰言得善地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論當死大臣當連名署奏牘次及禮部尚書胡濙濙曰抵

聰至死耶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適朝廷遣使問

之濙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悸不安耳帝始知聰為人所誣竟坐末減左遷國子學正

英宗復辟起公左食都御史山東饑命公賑貸公詢

按莊官散諸村落給食及鹽藥舍居數十萬還陞右副都御史江淮鹽徒橫行公往擒其渠魁泉數

人餘脇從則用輕典盜以寧息

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詔公撫之公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陞右都御史巡撫大同

九年今明肅勸懲有法八年以疾致

政越二年召赴南京都察院視事命撫提督悍江
又三載召爲刑部尚書未幾加太子少保其決獄
不瑣屑等委任遇大事則反覆詳覈躬自筆削屬
官咸心服以爲不可及凡大政會議亦多所剖決
嘗偕太監汪直往覲遼東失機事皆得其宜以
報汪奴祝縉紳獨禮敬公公爲人恂恂和氣滿容
身若不勝衣未嘗有疾言遽色及遇事則正色議
言確然有不可拔者

並墓誌

先是爲都察院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
以悅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縮院章道中時有
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幹其屬聰曰已既
不言而又過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聰自抗易儲之議著直名海內士皆想望風采而
郡縣聞公所至皆惶汗喪魄救過不暇一時大臣
風裁屹屹足鎮浮薄而繫人望如公者益鮮其比
至于再起則更爲溫厚謙抑與物無忤議者雖疑
其跡涉浮沉而卒亦無少貶云

並小傳

項忠

襄毅公

字蓋臣浙江嘉興人正統壬戌進士仕至兵部
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正統十四年八月公以刑部員外郎扈從北征
留虜中困公飼馬公仰天竊歎日圖歸事本朝夕
之公挾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疲遂華馬壯奔聞
道攀巖懸澗九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巖裂割
者百數而公不知也

呂太常撰行狀

公爲廣東按察副使按部高州謀賊携男婦數

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携家理憤
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

正公神道碑

天順三年公拜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公以拯民爲
已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全活以萬計聞繼母
喪陝之軍民赴闕留者千人詔奪服還任明年以
大理卿徵旣行陝人復詣闕借留

天子欲慰陝人乃拜公右副都御史仍撫其地軍民
喜公來爭焚香遠迎歡聲如雷公之得民心也如
此

行狀

公撫陝西時洮岷生熟業作亂公調兵撫捕之遂降其衆虜犯延綏公調兵禦之虜遁去關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公奏開一渠餘三十里湮陽鄭白渠亦久廢募募上疏鑿灌田餘七萬頃人懷其惠立生祠祀之

劉本壽撰

固原土達滿四然將官劉清生事搆其醜類謀叛不三月間有衆二萬且據石城將舉大事遠近戒嚴守將寧遠伯王壽廣義伯吳琮巡撫都御史陳价等率官軍勦捕兩被殺傷都指揮費良死之事聞衆推公詔以公總督軍務同總兵官劉王討之

言行錄

卷之三

十一

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遽退公即陣斬一千戶以殉衆乃定會有星字于台斗中外詢占者以木在秦州不祥公曰賊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憂感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候援至即以師據賊水草坐困其勢朝廷尚慮師淹後月詔問公可否益兵公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及兩侯伯上章者惡公異已各肩浮言公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百日彼漸有欲降者公乃以二卒自隨單騎抵秦曉以禍福

於是賊中脅從之衆相率來降獨蒲四興左右復來劫營前後大小三百餘戰皆卻之已而蒲四乃夜使愛將楊虎狸者出營遠汲被擒公先揚言斬之虎狸乞命公乃諭以順逆許以不死解所束金鈞賜而遣之約爲內應以故蒲四卒爲虎狸所賣成擒斬首七千六百有奇俘獲二千六百因陳四事爲經久計上皆從之

行狀

先是公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殺賊雖矢石如雨累無懼色鈞陽馬公普勸其持重公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

西紀石城記

言行錄

卷之三

十一

京圻大水勅公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公於發廩賑濟外更設法義勸得米一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各萬餘軍民全活者二十七萬八千有餘

行狀

荆襄賊李胡子者本劉千斤餘黨舊流民爲亂公復總督軍務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搜捕凡遣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二千餘級獻俘于朝者百餘人仍獻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字于天曰言者謂荆襄殺戮所致公再疏自列言爲國

任然未嘗妄殺因乞骸骨上溫詔慰公且召之
還後荆襄三十餘年牙孽不作跡其摧創之力未
必非無綏之地也

錦衣百戶韋瑒者挾汪直爲詞察屢興大獄至擅
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其非公奮筆具疏
草倡諸公卿奏之瑒坐謫戍邊朝野稱快而其黨
競仇公不置又有千戶吳綬先在軍中抗法爲公
所黜時亦用事極力構公欲真之死公廷辨惓慨
不少屈僅坐落職以去久之陷公者次第皆敗

上洞察公枉復兵部尚書致仕

並神道碑

言行錄

卷之三

十一

公自去官家居者二十有六載中朝縉紳論舊德
宿望可當大任者益未嘗不在公弘治初吏部侍郎
彭公巡視兩浙嘗薦公可用而公遽疾竟不果
起

墓誌

公在先朝功名滿世節氣動人當權璫赫烜時世
飢大臣俛首屈膝莫敢吐氣而公視之如尋孺直
言抗論按法行事畧不少顧及其投間抵隙撻疵
索瑕釀成排擠之計且欲陷之坑穽而公侃侃正
色力折姦回而奪之氣竟亦不絀甚公之禍無何
直道有明而公之節義大伸于天下慶澤敷演于

後昆顧非公有大功德于天下而皇天之默祐也
耶

戴經家乘序

言行錄

卷之三

十三

程信

襄毅公

字孝實直隸河間衛籍休寧人正統壬戌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卿卒贈太子少保正統己巳七月英廟親征北虜公與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土木師潰九月景皇帝位公與言官上疏劾兵將扈從者失律敗事詔追罪首禍及其黨與命公籍錄中官王振家事竣公以國仇新敗之餘宜得人才為用乃上疏薦除名大理卿薛瑄等數人皆下詔徵用之行狀

十月北虜犯京師中外戒嚴廷臣薦公及戶科給事王竑諸軍事詔公分守西城竑分守北城公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詔所司即日議行時虜酋野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鏗禦之失利欲領餘衆入城監軍中官向義請納之公持不可曰朝廷歸國兵而授之鏗今小不利使之使戰則鏗必效死納之則虜勢益張人心益搖非計之得因入疏言之詔勿納鏗而虜勢漸逼公自城上督諸軍為援虜乃引

去京師解嚴

英廟還自北狩居南宮朝廷請朝謁之禮天象變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反覆數千言皆切當世務而敬天一事則請景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

時公雅負公輔之望臺部闕員多進擬而廷議復以宣府遼東兩鎮邊餉為重請增右叅政兩人督其事吏部尚書何文淵具公與兵科都給事中葉盛名上詔以公為山東葉為山西士論益不滿焉公至遼東時巡撫都御史寇深已得請倉官吏卒盜糧石以上者處死又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俾公鈎考之公曰使彼直盜雖斗殺之不恤但今故為此加斛以置之死地豈情也哉取諸新斛立碎而火之

為太僕卿時馬政久廢朋言蠲與三營大將石亨孫鏗曹欽聯疏入言太僕急徵諸衛馬非便請以其事隸兵部從之公曰如此則為不得其職矣即移文言太僕職專馬政而高廟有旨馬數不許人知今自隸兵部使馬之增耗太僕不得與聞脫有

警而馬不給則孰任其責願明示爲令兵部懼以爲言詔復其事歸太僕

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召至文華殿顧問良久道及邊事先是用曹石言罷天下巡撫官兵民皆不便英廟乃命學士李賢尚書王翱舉堪任者得李東白圭王宇及公一時號稱得人遼東守將海寧伯董興縣曹氏公一切裁之以正典嚴憚之

已卯二月朝廷謀聞建州夷酋董山潛結朝鮮令公議察之公使有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廝其境上得朝鮮投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院使制書還報公具以聞曰棄其未發遣二急使往問之可伐其謀英廟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

召爲刑部右侍郎取大明律條分目析爲律學指掌二編隨以自益

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破合江以上九縣勢甚猖獗邊報益急

上用廷議進公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

發川廣軍費者漢兵計之公至未嘗分大軍爲三道有督之以入金鵝池而分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公授以方畧期四路俱會大壩兵及李子開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龍援下福如兩諸軍以神銳勁弩卒之礮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而貴州軍已踣其後四川雲南軍已攻其左右驚顧四散不支連破二千餘寨獲銅鼓數十斬獲五千級生擒二千人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窺幽暗不可入公命諸軍以上石室其門圍守月餘賊死洞中

自聞十餘里公又陰察九姓土僚之附于賊者還師撲之不踰年都掌悉平公復請移瀘州衛于渡船鋪以控諸蠻分裂都掌故地諱求寧苦部易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以轄熟夷

辛卯春上以雨澤不降令群臣條陳闕失公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大約謂當今在外惟延綏兩處無感無撓劫之患四方流民悉聚荆襄此大可憂也而不求規畫之良以爲經久之策在內惟京營乃天子六師所以居重馭輕四方有事惟病其不練而困于不足凡此皆宜更

張之大者兵弊五事亦皆連類引喻詔下兵部一時任事者難之未幾復有事于三方悉如公言

應城伯孫繼先多不法會事覺有詔下公多請之者公執筆奮然曰侯伯乃武臣領袖懲一戒百正在於此遂盡發其貪尅諸事繼先坐免黨與皆謫戍領表軍府肅然

公爲進士時嘗以事詣內閣楊文定公見而奇之與論鄉郡人品高下應答如流確有定見曰遠到之器也

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爲西患輔臣有請興十萬

言行錄

卷之三

十八

之師以大同守將楊信爲總制搜勦之公力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與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弗追此不易之法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衛敵公曰此大舉亦繫國勢之強弱以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蓋關陝連歲受兵今此之往勝形未具而先自用豈謀國之道衆服公言卒與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狀並行公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或欲興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爲得體

征川貴時詔以便宣之權付之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辭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

人主之大柄懼聞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爲後世法

劉文和公撰墓誌

公性嫉惡太甚每曰論事必須先別是非論人必須先別小人君子人有善樂道之如已出有過面斥之不少恕而中則實無芥蒂亦無後言常慕宋張誅之爲人誦誄之言願斬丁謂以謝天下然後斬誅以謝謂以爲其丈夫語

行狀

言行錄

卷之三

十九

公在正統末捍虜都城景泰中督銅礦寧破松潘夷寇天順初巡撫遼東成化初督四川貴州軍務平山都掌叛夷而最後參贊南京留務謀獻納宣威力平暴亂者實兼文武之功

李文正公序

商輅

文毅公

字弘載浙江淳安人正統乙丑進士及第仕至少保吏部尚書憲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太傅

公游邑庠時學論王端最名有經學試以舉業下筆千餘言立就即以狀元宰相期之宣德乙卯後解浙江明年會試弗利乃入太學李忠文公時爲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乙丑會試廷試果復舉第一入爲翰林脩撰

己巳陞侍讀召入內閣脩顧問預機密時車駕北

狩人心洶洶公力主群議請郕王即真以安反側聞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

並楊子器撰傳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被重

刑猶欲窮治不已公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體有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得罪衆皆無累

壬申初議易儲公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古參夏官議附和者衆公

爭不可踰歲鍾同章論相繼請復儲稿不可測公因召對力採綸得免

景皇帝不豫而儲武未定太監興安以言歸群臣公

查然曰

宣宗章皇帝之子但當復立宣宗章皇帝之孫它非

所當立者言未及進而奪門之兵啓矣其廟復

位即日以迎立事置于少保等極刑召公與高學

士教入便殿耐論再三計議改元年號章詔班赦

石亨密語公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

款公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遂厲誣謗欲附

致于少保利索與安和解

上愈怒興安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

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耳上怒稍解乃坐削

爲民公去後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三元賞與

姚萼效力東宮最多可惜其去議者從旁排擠竟

不復召

意願即位之明年追念舊恩遣使驛召之公次年春

至京以野服見懇辭不允乃復舊任首疏八事勤

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

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上嘉納之

慈懿皇太后崩詔議葬禮公與彭文憲公力言祔塋

祔廟所以體先皇篤夫婦之懿昭今上全母

子之情斷不可有異議至華廷臣伏闕泣請

上為感動卒從之 並謂遷攝神道碑

辛卯冬葬出天田入太微垣公引咎自劾復條陳

弭災事宜以聞一曰崇正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

賢臣四曰慎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

恤軍民言極懇切多見稱納

一日議及郕王監國公親親言有社稷功當復帝

位號左右聞者皆泣下

上聞之亦下泣遂復景帝號 並傳

丙申夏皇子薨

上方以嗣續為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懼忌無

敢語公獨婉轉探引東宮乃立復上疏畧曰

皇子聰峭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貴妃撫育

保護恩踰已出內外稱贊貴妃之賢近代無比但

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揆

之人情焉體誠為未順伏望

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

於接見庶得以遂母子之至情愜衆人之公論迺

月東宮母紀貴妃薨奉宋李宸妃故事殯歛悉

如禮 並傳父願稿

上建王皇閣于宮北將有事焉公上疏言皇上為

此無非上為母后祝釐下為生民祈福聖心誠敬

入所共知但稽之千古未為合禮昔傳說之告高

宗曰黜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乞

將前項神祠停罷神像送宮觀侍奉祭服祭器樂

舞之具送太常收貯一應齋醮之事悉皆停止勿

為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為祥

上是其言即罷之 行狀

黑箓見公因條陳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不得重

給符券曰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曰諸色人許直

言自達曰分遣部使者慮因以理冤抑曰停不急

營造曰實三邊軍儲曰守緣邊關隘曰增置雲南

巡撫

上皆嘉納

汪直新坐西殿立威擬至尊內外官以不帖席公

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悲曰用一內臣焉得係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旨

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

問渠敢擅執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

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

敢擅自換易此人不然國家安乎危乎懷安開之
昨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廡

致仕歸北劉先生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某與公
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

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
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本有

復職之命至日衆竊謂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綵
纓青布負領自稱原籍為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

聞者謂其文帖

馬少師曰我
朝賢佐商公第一文真文達莫或先也

王恕

端毅公

字宗實陝西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平贈太師

知揚州府憂辭致徽凱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
多所全活作資政書院教郡子弟科不乏人天順

間遷江西右布政使揚人立石頌德
撫治南陽諸府南陽豪爭礦殺人公獲其渠魁餘

悉解散以內艱去會襄陽盜起詔公起復會兵擒
其渠走之及剿千斤輩作亂公亦會王師平之大

帥欲縱兵搜山公不可下令曰擅殺者斬復榜示
流民諭使復業民為建生祠繪像事之

並李東陽撰

雲南夷獠為梗敗公左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鎮
守內臣私市外夷誅求無厭人莫敢問公劾之其
下郭英懼而自盡沒其寶石于官并械送其下數
人于京師且勸上不寶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
宜一切拒絕有駕帖下郎中鍾蕃所公言舊例駕
帖下諸司司禮監印刑科號皇門諸司關防今皆
無之何以為信設駕帖有賜死者其人將何如死

之恐孤臣節不死恐違君命又言肯交此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鴈衝啓業致麓賊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在雲南九關月疏二十上由是直聲動天下

巡撫南直隸公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因言古之明王有拔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接之抵之却之焚之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崇恭儉爲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回珍玩奇貨令四方無來獻中官王敬美傳東南搜索奇玩所至驚

上言行錄

卷之三

廿六

懼公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橫索玩好昔唐太宗遣使梁州諷李大亮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牙大亮與蘇頌不奉詔臣敢不效之又具言其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而召災沴上乃詔戒敬久之敬等俱收捕下獄同惡王臣斬于東市中外稱快謂公有回天之力

王並

警撰墓誌

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刑部員外郎林俊以諫建永昌寺下獄經歷張徽救之亦下獄公言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爲諱設有奸

邪誤國雖復肯爲朝廷言者疏入俄有旨令致仕公怡然就道

孝宗即位召爲吏部尚書旋加太子太保公在吏部裁抑僥倖褒獎名節甄拔淹滯中貴無敢以私干劉文穆在內閣每有沂軒輕公亦不屈守脩將琮與南京科道相訐奏科道多得貶黜琮自如公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知州劉榮御史李興以忤文穆下獄公力辨之得減死內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祥爲本司參議公言祥出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超陞恐非所以愛之也唯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事乃止時有建白多謂業已行矣公言天下事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無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公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留之執政有不悅謂其好名者

上言行錄

卷之三

廿七

便馬 並誌

南京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易奉命點軍爲留司所奏出補外職公論揀之未允臺諫交奏以爲老臣言宜聽紘易乃得改京任徵王奏乞陞鈞州爲府晉王乞爲世子別設典禮皆論止之兩廣都御史秦紘奏安遠侯柳景不法坐致仕去公極言紘當用乃起爲戶部尚書

公在吏部時臺諫劾巡撫及藩郡官奉旨點革公以爲不得其職連疏乞休皆不許南臺薦公可入內閣上曰朕用秦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

謀議亦無不聽

弘治初視學命下公請釋實用幣窮用三獻分獻官致拜疏上許分獻行拜禮公又爭之乃於孔子前加幣用太牢改獻爲奠至日分奠鄒國亞聖公並碑

公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蒲田彭公肝江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楨皆豐甘數世之培植海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宣謀猷輸忠赤同寅協公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

之人追思還求而不能已儲學郎薛公九卜序

公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濟天下之才如司馬君實宜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今年九十矣猶致論經史著述爲書而一言一動必揆諸矩度此殆可傳之終古而不朽者然則公亦無待于祠也王要鳳撰祠堂記

皇上一日御經筵公侍講退召問予以大學心有所忿懣一章之旨予略述舊聞以對公頗然之因曰今日當講先生於此教句各貼一先字謂事未至而心先有所忿懣則忿懣之行不得其正不知若

無箇事有以激其忿懣彼亦安得無端而生忿懣耶卽是有所忿懣則忿懣卽着於其事矣又安得謂之無事而先忿懣耶予意公此說儘精切苟非有得於體驗者直道不到此公且微笑當講先生未必有體驗身心之學也

公本治易然於各經亦皆涉獵尤熟于書詩豈言我亦耆老方理會學問此亦可見學問之有益于人也不然此老何以至今日尚拳拳也而公之德之小垂老而不衰者其有得于學問之力益信矣時公年七十四

公又問今學者補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言是固自由也

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如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官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以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追追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干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初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兄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于仕且令靜覽群書閱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並書

平生篤信好學自始學至仕至卒年九十有三每夜書燈達旦不熄倦則眠覺即誦讀日與士夫相接終日講說其進脩德養老而忘倦似衛武公然務爲實學不立門戶所不殊乎人而衣錦尚絅則殊所行不異乎人而在重道遠則異嘗曰仲尼

不爲己甚中庸而已故求道以中庸爲的苟合乎此雖芻蕘之言不以爲非儻有不合雖先儒之言不以爲是其擇乎中庸守而勿失似顏子居常反身循理以集義爲事故其浩然之氣剛大莫逆似孟子平生不與惡人遊惡人言常祿之外秋毫無取省身克己日求寡過其方嚴如程正叔簡而易溫而厚見者悅聞者來其和氣如程伯淳其在官也褻職有關以爲己責思補之生民有害以爲己責思除之君子未用以爲己責思進之用而有患以爲己責思衛之小人未退以爲己責思黜之故

言

卷之三

廿一

當其時天下之君子敢爲敢言者皆有所恃而不恐天下之小人黨惡害民者皆有所畏而不爲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似伊尹守湯之日及巡撫之時允惠政之行必先齟齬其有不法雖顛覆王公有所託而不從雖徐伯友預及當路撼之而不撓其王敬王臣錢能段英之屬皆口託天憲以擾民者西殿汪直則屈辱大臣矢射有司者守備蔣宗則勢傾科道者乃皆奏之或誅戮或謫戍或折使屈服罪有攸歸譬之鳳鳴高岡而鸛鳴無聲虎嘯深藪而豺狐遁迹其不侮齟齬不畏強禦似仲山甫

才之所施左右咸宜由評事以至侍郎所如底績未嘗一考而輒遷其官此文治綏民之效也其戡亂也在廣平則平吳廣華在荆襄則殲劉千斤石和尚蔣虎力在雲南則伐羅雄而真蠻服在湖州則撫定饑民之亂於山西則誅妖賊王良而宥其脅從其全活隨在不下數萬餘人至於用兵謀畧皆懸合機宜雖良將不過其才兼文武似李衛公其在揚州立資政書院如高尚書銓儲侍郎嵯所造就孔多在江西提學如浮梁戴恭簡珊奉和蕭尚書禎淦縣孫都憲仁安福劉祭酒震皆文藝之外而別其器識誘以遠到在留都時如錢福不與科舉之列一經品題則名魁天下在兵部則考選京衛得將官四千餘員在吏部政務之暇輒引屬官講學致當世名儒布列函丈又巡訪海內之士隨器薦用如盧氏耿家宰裕莆田彭少宰韶盱江何尚書鑑太原周司徒經錢塘倪宗伯嶽蘭溪章祭酒懋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以弼成弘治之治其誘進後學薦達賢才似范文正荆襄勦賊我師失利將欲退走乃鎮定不搖留都有賊夜入寢所乃觀書不顧雲南之行愉人欲戕以蠱毒嘗誠以

撫下居之不疑竟亦無患其經變歷險無所動心似韓魏公故劉文和公以國朝第一正人稱之陝西通志

國有正氣曰惟忠義忠義斯存國勢乃尊保保王公奮有三原歷事五朝正色危言其言維何別邪與正邪正既分國是斯定逆鱗屢犯犯且弗傷惟公之誠惟

先帝之明

帝曰老臣國之耆耄卹典榮名有加于舊公如汲黯逆亂寢謀公如裴度邪佞所仇公雖亡矣神豈云

邇上騎箕尾下壯河嶽刻碑照後惟昧之覺

岳正

字秀方直隸涿縣人正統戊辰進士及第以修撰入閣被謫復任成化初出爲興化知府

公長身美鬚髯神未秀發氣屹屹不能下物舉鄉試卒業太學李忠文公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公皆預焉正統戊辰會試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廷試及第授翰林編修每開口論大事嘗閉戶夜草疏請復恭讓后位號其元端俯樓隙窺之驚曰柰老母何取其草裂之乃止

李文正公撰傳

英宗復辟政修撰上庶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召見文華殿上遙見遽曰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涿縣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謂曰今用汝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全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

亨張軌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公不敢對時亨軌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軌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軌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蓋亨軌以事非已出故挽之云爾

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姦臣未盡之故上以問公公曰姦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不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

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覲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王援近例請官邏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法其從十數人邏者准應捕律朝論疑之

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上令撰榜格公

與呂文懿公見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光建進善之旌鮮立誹謗之本秦始皇謾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

新復實祚正當以充壽為法以奉為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急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輟海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方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

公間為

上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生之公徑造亨觀令稍自飲戰二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上下詔責躬實公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為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憲以母老留閩月尚書陳某者曹石黨也憾公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嫉惡者以私事中之遂繫詔獄考掠備至謫戍肅州缺夷所時太監猛虎石鎮甘肅相傳有密諭須生不須死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

上每意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年曹石俱以不軌敗上謂內閣李文達曰何岳正固言之文達固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幸甚乃命釋為民憲宗嗣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曹謫戍廣西臺諫詰復二人官以勵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公在院供職充經筵講官世宗先朝實錄文達欲

薦公為南京國子祭酒公不應有忌者為公劾文達疏草會廷薦公為兵部侍郎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譴逐皆補外公得知與化府時論譁然為之不平成化己丑入覲因引疾致仕

陳緝熙邢遜之二公相繼為祭酒有官錢為公用簿不特注忌者因肆為弊寧皆得罪去彭文憲敦勸公請代之公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為自是當道交絕

公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下人有古

豪傑之風

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季方應之曰初上用我左右責任教戒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有自京師來者傳大膽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曰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為

寫陋容遂隱括其辭題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我必當有感如或救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夏寅

字正夫直隸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山東右布政使

公幼而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苦羣力于學擢進士初除南京吏部主事日取群經及百家言讀之久之發爲文章淵閎奧逸脫去流俗自成一機杼聲稱蔚然由稽勳郎中拜江西按察副使專董學政其政以崇實學黜浮華爲本和人善鑒士經其省拔者後多知名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勵學者江西人至今稱之陞浙江叅政處州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聽曰須夏叅政來乃可公檄至卽散還其家丙午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以容愛民節用有屬以興作者不聽曰勞而不怨斯可

公平居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天祥自期待留心當世間朝廷政令善喜形于色或有他則不懌終日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當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宜在賑恤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

馬爲害不小宜選大臣有量實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爲山白金四萬兩贖徐州命都御史黃俊鎮臨清吳中旱饑有司莫以告公投書巡撫發庫二十萬石糶十萬石三吳併獲以濟他所論列若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皆切于政本雖不盡用識者慮之平生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

公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憮然避席曰名言也

止軒夏先生讀書數行並下每試諸生日暮約卷畢則閱卷亦畢當晚衙入揖卽一一別言之次早吏胥騰牘以出矣藻鑑人才多在驪黃牝牡之外

楊應撰文集序

郭登

忠武公

字元登直隸臨淮人營國威襄公英之孫正統中以數銜舍人累功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柱國定襄伯卒贈定襄侯

公七歲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作文伯父都督公嘗撫其頂曰麟鳳兒也吾弟爲不死矣

彭文憲公撰碑

正統七年麓川用師靖遠伯王驥復薦公速佐王公至雲南諸夷聞官軍至各懷疑畏靖遠以臨安

言而錄

公卷之三

四

地當要害分兵命公鎮之至卽檄召諸夷之任事者刻日皆來宣布朝廷威德及所以褒順討逆賞善罰惡之道諸夷感激帖服爭遣人致珍貝以餽公悉却不受

十四年七月虜大舉入寇上親將衛之至萬全

前軍覆沒人情洶懼遂進公都督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大同及上北狩邊陲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盡閉人心土崩有變公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公曰天眷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虜竟逼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

獨死也公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吊死問傷親爲藥療傳藥修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悉駕索金帛

以萬計公曰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喚以顯秩諸人踴躍如約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虜遂驚疑退去公大勦曰駕材果敗吾事時賊勢愈盛安托他故同京獨公晝夜籌慮練兵恤民法令嚴整虜亦漸知公名不敢犯

南文毅公撰墓誌

公守大同初西寧倭宋英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上班師將旋駕公欲有陳論不勝自達乃告學士曹

言行錄

公卷之三

四

鼐張益宜從紫荆關返萬益曰然卽當入奏旣而行營果入紫荆公以爲得請矣俄復折而東總四十餘里耳蓋竟從居庸也未入而蒙塵矣

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千餘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卽歸駕公閉門不納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表彬以頭觸門大呼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有所獻瑄尤效力及如約以賄往虜矣不應竟擁駕去

世野記

十月虜以和為名進襲京師公欲率所部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驛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智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關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慮首尾不揅之患又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

兵革之後庶事草創上疏極論之其畧曰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關事雖未信情亦可推又曰推誠待下側席求賢擴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公以京兵新選不可輕戰疏奏有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鬪勇此謂知彼知己可守則守者也其淡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為數處擇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

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出一兵拒之者公不勝憤晝夜相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為賞格期

言行錄

卷之三

四十二

言行錄

卷之三

四十二

公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公率六騎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規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竟若全軍而返為善公曰我軍已去城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色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前後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公定襄伯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衆咸謂自有賊以來當為戰功第一

公憤邊事未戢輟政猶存思得公廬有為者相與共事復上疏其畧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者既無廉耻之心蒞政者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方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無所持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

公欲大興屯田而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乃上疏乞官爲設法措置公初至大同土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疋而已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疋精兵數萬人

並誌

公爲將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初至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挫衄善撫士卒人人愛之如父母旣代歸有相携泣送至闕者天順改元英廟復位命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去八月被謫謫居甘肅杜門著書不與人接七年憲皇嗣統俾復元爵鎮守甘肅大臣

上卷

卷之三

四

薦公文武元勳宜在中朝乃召公還總神機營掌中府事奉命提督奮武等十二營遇有兵事多所建明其在營中施爲注措一以至公人不敢干以私

公性至孝太夫人有疾兩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

公初守大同當創殘之餘人心搖撼而能鎮以大義保全耿城衛護宗社其功不細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爲擺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

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傳以爲神云

並研

郭定襄守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水東日記國朝武臣能詩者莫過定襄伯郭元登謫甘州時有送岳蒙泉歸朝詩曰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幾淚倚門親曰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王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今有聯珠集行于世

麓堂詩話

上卷

卷之三

四

陳俊

唐懿公

字時英福建莆田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太子

少保南京吏部尚書

授戶部主事父廷卒解官迎喪海南富土物一無所取服闋仍除舊職景泰甲戌差督天津等衛舊欠秋青草束俊上言採取舊有額已難徵辦况歲增耶漁不可以竭澤朝廷是之得減增數三十五萬束蘇松諸郡負上供銀七十餘萬兩復受委往徵不數月告完郡長貳訝其才俾典閭部章奏

言行錄卷五十三

四十一

轉郎中兩廣用兵遣俊督餉餉假以便宜處分時廣中鹽利甚夥鹽商往往越界以規利俊令凡越界鹽每引輸米二斗以餉兵公私俱便丁毋憂乞守制不允師還始奔喪總兵監軍合百金為賄卻之

召為戶部右侍郎俊於戶部號素練至是邊事動四方奏災傷文移選集咨議旁午尚書楊鼎以剛訐自任俊佐之凡所裁處悉合事宜部屬相謂諸稿有陳公筆如皎金然其重之如此

並蒲陽文

辛卯京師饑公奉勅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糴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公請于上凡糴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河而飢者獲濟

公為人沉毅簡重淵澄山峙望而知為正人平居篤孝友寡言笑操履端方確乎不撓既仕以清白自持雖位至六卿蕭然不異布衣

並王文肅公漢墓誌

公自登科筮仕數歷兩京致位通顯凡政事之大者禮樂銓選兵戎錢穀或議或專公無不與奮才奏功蓋四十年矣而天下之士不以此稱頌于公究公之心亦不以此自居也至於論列今之大臣清脩慎重坐於廟堂不動聲色足以坐鎮雅俗標榜後進負德望知大體者必首及于公焉蓋非一人之私言也

崇禎集

馬文升

端肅公

字負圖河南鈞州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卒贈太師

初鈞之東南陽望氣者以爲有異氣焉公之鄉也公以宣德丙午生生而有異質識者遂以其兆歸公公之爲童也日臥凡兒百十于地下識者又無不曰是異人也

圭峯集

公按山西朔廣所至有聲天順癸未陞福建按察使憤鎮守中官擾民輒繩以法民戴其德歌謠載

道

韓文公墓誌

周原土夷滿四倡亂邊陲告急特起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俾典都御史項忠總兵官劉玉會兵討之生擒滿四俘獲男婦二千六百名口斬首七千六百餘級捷聞

憲宗皇帝賜勅勞陞左副都御史時流賊蹂躪漢中李鬍子潼關火鋸見滿城王虎各聚衆劫掠殺敵官軍其鋒銳甚公悉以計剪除之壬辰虜寇臨鞏公督兵追至黑水口生擒平章鉄列孫斬首數千顆遂陳時政十五事及御邊三策尋命制三

邊秋九月北虜寇韋州深入回原及紅水川公檄召諸路兵按伏湯午嶺廣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名類因改其嶺爲得勝坡勒石紀功乙未召爲兵部右侍郎適遼東有警

上以公諳練戎務俾往備之公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士卒復上禦邊十五事皆切時宜虜患遂息陞左侍郎食二品祿戊戌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已過由是表益懼爲亂上命公再往時太監汪直恃寵倖功陰主鉞議邀公偕行公弗聽先泣其地招撫黑鎖忒等

二百餘人比直至虜已解散直無所獲深銜之已亥言官劾總兵歐信韓斌及鉞激變事情達繫至鉞厚賂直傾公公一無所辯遂謫戍重慶日與蜀士考德問業若未嘗貴顯者直敗入冤始雪詔復其官俾致仕甲辰起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鞏輯科害人無敢犯公於遼東至是凡三往皆樹奇績東人至今思之

並墓誌

先是公奉命整飭遼東邊務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行事乖方多被公節制更易會太監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裝遠遁除道餽厨供張鮮

備賄託僞從見汪叩頭欲趨狗媚無所不至惟公與汪抗禮奴視其左右以是見輩多舉餞而詆公餞乘間短毀汪還奏公妄啓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公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朝廷遣林聰司寇同汪往勘汪稍加恭敬聰深自結納勘報一如汪言遂下公錦衣獄公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竟坐謫戍士論惜之

朱希真集

弘治改元召為左都御史掌院事二月

上耕籍田公與行九推禮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公厲色曰新

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直以此瀆亂宸聰耶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公謂即位之初不且輟罪言官於是得釋時論趨之

哈密忠順王先為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擄奪王母金印國人驚散後王母故鎖檀亦故其子阿黑麻於弘治四年內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具聞公以為哈密國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同居一城種類不貴又有小列禿七力克數種強虜時肆侵凌至為難守必須得元之遺璽要封以理國事庶可爾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數十年未得安耳因訪

求得陝巴襲封忠順王王哈密未幾阿黑麻復據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遣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內閣丘公謂公曰哈密事重煩公一行眾議謂哈密一方事耳今北虜在邊四方多故公往甘涼四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侍張海督僉撫謙往經略之張縱往修嘉峪關捕父通阿黑麻點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公以此虜既遣使入貢復據陝巴金印追勅使往又久不報其輕中國之心著矣遂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兩廣福建開闢示絕西域諸

下

卷之三

三

番入貢以弭其勢無何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二百餘據哈密公謂此虜若專示以恩而不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因訪肅州撫夷指揮楊嘉以襲殺牙蘭之策請

勅令肅州副總彭清統

番漢兵襲殺牙蘭牙蘭知之遁去兵至哈密獲城追勅之僅斬六十餘而威聲大振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西域遂寧

吳復哈密記

建州夷當伏加謀叛械繫京師下法司鞠問巧辯不服公徐以數語發其姦伏始惶懼請罪遂投鼠

海南貴州兩叛公議遣鎮遠侯鄧澤率兵往擊之
且授以方畧克五十餘寨俘男女數千餘口而還
戊午春二月 皇太子出關加少保兼太子太傅
公即上疏畧曰 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
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
恐虧損盛德上忤納焉

虞酋火篩擁衆寇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
上親酒宸翰賜以尚膳品具召公至內便殿啓以戰
守之策公因舉保國公朱輝等整檣官軍以待且
令各邊謹斥埃修器械具庖知有備即時遠遁

轉吏部尚書早朝畢

上入煖閣召公面諭曰明年天下諸司朝覲卿務用
心訪察的實大彰黜陟之典復諭曰聽得麼公對
曰聖心留意求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以
圖報稱仍命中官扶公下階及乙丑考察大朝官
員汰去不職者一千餘員人無異議

正德改元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昏禮欲用儒士
七人篆刻番字公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給事中
安奎以爲宜聽公言不可墮其姦計則大臣垂首
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家之利瑞慙憤誣公抗

拒新諸大臣力爲之辨其事始自會兩廣缺都御
史總制軍務被薦者不樂于外乃疾御史劾公公
遂求去 封章累上前後二十一疏人謂公得大
臣體

公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屢廢屢起
其志不爲少變在位時凡有大議衆莫敢決必待
公而後定其於無名之請非分之求則痛加裁抑
畧不爲動以是權幸多不樂之

公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脩髯偉貌
望之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雖位極人臣
名聞夷夏退然若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
屹然如山不可搖奪嘗監鄉試者二讀發試卷者
五其所識校登台輔爲名卿者不可勝數遭際明
時受知 列聖豐功偉烈照耀簡冊可謂社稷臣
矣議者謂公忠鯁如汲長孺勲名如郭汾陽相業
則比韓稚圭范希文殆非過論也

初公之終前數日州城西大劉山忽崩是日天鼓
再鳴群鶴飛繞其廳事久之乃去翼日里人有王
姓者自某回忽遇公于途見公蟒衣玉帶矚從甚
威自此而南若出師狀拜而別之吁亦異哉

弘治乙卯吏部缺尚書最推兵部尚書馬公都御
史屠滸及一二侍郎堪補公自以部次年勞當得
之不意竟歸于滸公意不平賦一近體云朝退凭
闌一黯然獨將心事訴蒼天清朝有意推公道白
髮無心着錦鞍天上浮雲偏蔽日中陰氣已凝
堅云滸既得吏部當班于公之上固辭居下及
當廷試讀卷又恐居公之前卽先移病以侍郎吳
原博代時謂正統中王抑庵以禮部侍郎世家宰
卽立胡宗伯之上未聞讓舊長官今滸自度不可
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議班何違制奪序若是哉

一
卷
屠滸

讀西征石城記見公仗皇威除害戡亂之武讀撫
安東夷記見公敷皇仁篤夏綏夷之文讀興復哈
密記見公闡皇圖大一統之規模文武兼隆安撫
胥得舉出公之遠猷匪直德望才業若茲而學問
文章可考而見之焉

公醇正忠直當代偉人遇時大行敷文飭武勲烈
茂著中泮傾險巖然如山晚際

老廟倚毗尤隆公負碩德峻望感格啓沃挺然以重
者自任作事慶士雲會一時莫不精白以承休德

故十八年間盛美之治效爛然可掇也自公之得
謝也不踰年而人政一變升降之機其繫乎
並馬公三記序

高明

字上達江西貴溪人丹恭辛未進士仕至右

都御史

公米冠時常制服愈母疾以孝聞

奉直正公

拜監察御史巡都城所議獄條多著為今巡河南

宣滯理枉罷去不職吏六十餘人

江西通志

天順改元率諸御史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亂

法下獄死聲益振午刻忽臺囚五十餘人劫獄走

泉相顧駭愕公馳片紙報九門母出行者使號諸

金得卒百餘襲捕之庚辰劾天下不職官御史趙

明為疏首實出公筆辭頗激

詰主筆者公請獨任不以累趙都御史冠公深素

重公從容言累年彈文奏章皆高明手出幸不以

細故為罪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吏部擬公

為山東按察使上謂李文達公賢曰高明宜內

任又謂冠深曰明可都御史未幾遷大理寺丞

御史鍾同景恭問諫復儲事下獄死屍久不獲公

究待之率諸同年買棺治歛屬鍾子啓歸葬焉

宗踐許權南京右僉都御史政令清肅時淫雨為

災公極言內自宮禁外至夷狄皆有陰盛陽微象
又請塞納馬納粟諸倖途薦郎中何良等可用朝
論建之

揚州鹽寇作守兵失利勅公督捕公造巨艦名

曰善亭往來江南北躬督卒伍擒賊九百餘人又

竝江高山置邏堡為久計有中官鬻私鹽又擅執

儀真衛指揮卒聞不可解公撫卒令勿譁籍鹽入

官乃舉劾如法嚴南京諸曹不職者三十人清四

十八衛軍政理兩淮鹽課劾戶部及諸巡撫官縱

法狀陳利害十餘事多見施行

上杭盜起勅起公往捕公力疾上道停四百餘人

誅首惡四十餘悉輕坐海濱民矯令募亡命為不

軌公慮興大獄止坐妖言律誅之既又析上杭溪

南里置木定縣眾多其功會疾作不入報疏乞骸

骨納勅符以去

並傳

公成化間乞終養歸貴溪山築菴開亭逍遙其中

起捕閩賊賊承詔出早開詩有四壁蕭然安一榻

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將卒題絕句曰歸去來兮

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事野語

吾儒莫浪猜又書一對句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

日送百骸歸地嘗號五宜居士

王化錄

高公初乞歸號稱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宜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昔孔幾有三宜去司空圖有三宜休皆歛退事史傳所稱載嗚呼勇退固難事然退而出而復退其出不徇物而退不爲矯情者蓋尤難焉君子論事必先大節矧其才卓卓有治效可指述哉故公雖名位未極功澤不徧施棲厥終始稱國之大臣可也

傳論

王信

字君實陝西南鄭人正統中襲鞏河衛千戶累

功陞都督同知

公父忠征迤北歿于戰陣呼岳民生公甫半歲持節育于成俱以公奏請旌爲忠節
正統己巳虜犯京師公拒戰于西直門外以功擢求清右衛指揮僉事景泰乙亥從征五開諸驍選指揮同知天順辛巳曹賊犯關公戰于東市遷指揮使被簡充文華殿侍衛成化初用王忠肅公薦鎮通州改守倒馬關修治城堡虜不敢近

李文公

公守荆襄丙戌春石和尚劉千斤僭逆荆襄震驚公憂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攻之主師逗遛不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爲援兵至驚潰走棄潰追斬六十級陞都指揮同知

神道碑

公鎮臨清累會倉糧凡公私利病止盜安民及河道開墾廢墜等事悉以區處公晝夜巡行不憚寒

暑大暑肆惡立加誅戮決獄明慎請託不行
公鎮湖度榜示禁條刻易舊弊 詔詢軍民機務
公條陳八事曰緣城隍廟儲蓄有從役立賞罰選
能官禁衛戶練將才順守備又上疏以本鎮地方
連遭水患禾稼漂淹郎陽新築城垣衝塌過半軍
民有愁歎之聲倉廩無儲蓄之儲將來之患可不
預防因言一慎專任以利民情二實倉儲以備兵
荒三修兵衛以圖無患四禁科罰以省財用

朝廷嘉納悉見施行

神機

永順保靖二長官夷世相仇公諭以感惠率自解

不為前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城之公

巡邊面諭竟不煩兵而下詔請苗犒以牛酒且詰

其逆順故皆稽顙曰累歲苦虐使微索故作亂今

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為屬役願敢反耶因請為

公舉肩輿以示敬

甚誌

辛丑公上疏謂湖廣瘴夷雖曰腹中之患實無能

為但我軍森然之徒利其犒發可以邀功為今但

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刑襄流連

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盡加誅殺非

惟死及無辜正恐致傷和氣城池器械武備之急

務當修葺完固整飭犀利以防有警田地高低不
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獲未竟餘糧已空機杼
纒停布縷何在求免飢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
惠守令大加存恤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
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制奉三司方面所以折衝
禦侮永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勵以律已端本
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於所司

所部都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公薦之於朝且
云荒俊之士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
若不曲加延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

廣乎

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公卽日上道嘗語人曰荷
國厚惠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
區耳及任抗章乞休不允公益思奮厲運河公私
勢要奪水病儲一裁以法不少假借帥府舊有湖
前官漁利其中公卽開通以泊運舟疏放蓄洩日
夜運謀多忤於人未有怨者

公沉毅簡重被服備素出入省闕從人莫敢犯歷
鎮大邦不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
累子孫者我所遺也諸子稍有違禮則怒色終日

不命之見不敢見總兵權者皆為子弟奏官公但
令讀書自刀無他求

並刊

公平居默坐展玩經史敝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
昏喪傾心賑恤無所顧吝出鎮三十年簡無華號
之衣廐無肥良之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可
玩一無所好

曹御史璘稱公脊梁鐵硬心腸木枯

東山劉忠宣公云子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
王君實若人那討得來

提學沈副使鍾稱公操履潔白如馬援曾

不才之三

六十一

論厚

如祭遵嗜學如杜預處事嚴整乎是非利害如趙
充國實不愧乎古之名將

並應仁解

秦紘

襄毅公

字 山東單縣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少保

戶部尚書

公初為南道御史係保秦職綽有風裁後以事忤

軒公輒疏公不職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知其賢

薦知雄縣歷嘉穎二州俱有惠政

事略

成化中為華昌知府清廉自守禁官府賈賣吏民

畏愛後總制三邊有績

嘉大記

公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掠民苦之公乘機治

三行錄

不才之三

六十一

不才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厥

憲皇怒逮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

綃一疋故衣敝事亨回奏公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詔釋公暨直賜鈔萬貫以旌

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鎗汪直亦以事至汪時

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公獨

與抗禮畧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公乃密疏

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汪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稱公廉能上以公疏示

汪扣首伏罪稱公誠不謬上釋之

總制兩廣時總兵官安遠侯柳景食而不法公具列其狀劾之逮下刑部獄追賊鉅萬就其鋒景挾戚畹于內降冀滅其賊且據他事誣公以圖報復公亦被逮赴獄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三原王端毅公時在吏部亦極言公當大用乃起爲戶部尚書公爲都御史風采益峻御史姜絃輩不職公劾之皆貶謫去臺綱肅然人謂有顧佐之風公平生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至大司徒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

威望剛正爲時名臣

陳鳳梧解寶鉞贊

丘濬

文莊公

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

公少孤力學大資過人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謂許文正公仕元無能政于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不仕可也者儒碩師見其論初甚駭之已而又大服以爲先儒未有言及此者

何文廟公撰墓誌

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公曰已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衆以爲然功過皆從實書之

時經生文士爲文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公考南京鄉試及禮部會試凡怪詞險語皆痛斥之然諱不恤也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士有慕道德者過爲詭異之行以微名公因會試發策言之其在太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忠文公綜理微密則忠文不及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宗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略焉考諸儒所宜

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見于傳註語錄學者皆未易求乃朱其精切者寥寥二十篇倣魯論語作學的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奪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又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作大學衍義補上之上竟之甚喜

公在位務以寬大啓上心以忠厚變主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祖宗舊典是循首上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又請訪求遺書上皆嘉納洪武末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而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以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廢官當黜者幾二千入乃救曰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

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黜蓋用公之言也嶺南人物自張文獻公有聲於唐余襄公崔清獻公有聲于宋迨公四人焉公晚登政府疾病半之故其見于功業者僅若此然大學衍義補一書其經濟之才可見矣使得久於其位盡行其言相業豈三君子所及哉

公穎悟絕人私淑于趙考古無書不讀其爲己之學見于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端國朝大臣律已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

出其右者乃不得預名臣之列議者惟以與三原王公晚年相軋爲婚疾計聞始于內宴坐列丘以內閣王以冢宰各執已意致隙適衛賢劉文恭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因憚王公踰階據其短以丘密授風旨王亦尋致仕去而言者譁然指摘其悼亡長思錄戲劇五倫記此直陶靖節之閒情賦寓情文墨耳宋洛蜀黨禍亦自譏諍之一言夫以東坡固失矣伊川豈盡爲得乎則二公是非判然矣

先生之學博極群書如巨海之吞吐百川含弘無

際矣先生之才華國名世者四十年晚際

聖明登之台輔付之鑪錘且取其所著書下大內用

以廣益聰明權衡百度矣先生之道尊為國師門

生學子遍天下天下人誦其文家有其書雖庸人

孺子亦皆知其名而仰其下風矣先生之業其亦

非常矣哉蓋自有瓊崖以來其所鍾人物未有如

今日先生之盛者嗚呼其不為虛生也已

程敏政序公文集曰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

學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

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

之補其言鑿鑿乎必可見之于行行之必可以興

文治洽文教而致吾君子堯舜三代之上流聲實

于兩間作楷模于來世使道不為空言蓋先生之

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

泰和羅環跋公世史正綱曰先生博通羣卷著書

滿家其大者大學衍義補皆治國平天下事蒐羅

今古斟酌可行總數十萬言上之朝廷

聖天子嘉納獎賚有加仍命福建刊行又有世史正

綱始泰終元千教百年之事皆正色書之為天下

後世之正論亦數萬言所以明君臣之分父子之

親男女之別至于華夷之內外猶切切焉然此論

之正人皆有之特以忤于大勢利而忘之忤于小

不忍而忘之給習于聞見之末浸久而忘之今此

書一出直而不矯學者得而讀之勿以涵養此心

壯以振作此氣知正論不可一日無正氣不可一

時餒凡有所言有所行一正氣所發則董子所謂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不由于此耶挽正氣于筆端扶綱常于萬古者

先生其人豪也哉

何喬新

文肅公

字廷秀江西南城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刑部尚書卒贈太子少傅

公少穎異年十一二通鑑道無遺病陳子經續長編書法卒曹彬包拯不書官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紀義軒附不經之談書遼金失內夏外夷之辨爲彌撰中規所奇而沉晦周謹時然後出言動必以儒賢爲準其學以窮理爲先博物洽聞爲輔正心脩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爲

期白公之隙自存心寄盡在書有異種輒從假錄藏書至三萬卷忘其族與其身之既老

林俊撰

公髫髻時已有出群器識日惟從事家學而問辨出人意表嘗以宋書趙普事質于少宰公曰觀其沮立德昭陷於逢君之惡而史氏於其兄顧官書其爵乎若包孝肅公亦名臣也宜以爵書而否焉如公論何又嘗從客問曰吳臨川以宋舉人而仕元今預從祀之列抑亦不以此累之乎公大異之

周景康集

公耿介嚴冷法執是確不可移積忤衆錦衣伺之

無其術大奏讞大制作皆出其手在閩奏威銀鑄課額調半和以無病於民而實其給惡土豪尤者交番辭者于獄在河南黜貪橫有強援守者一人

今者二人趙甲飲陳乙酒肆歸而溺諸河甲之子訟乙毆死誣服公讞之曰肆節比民居毆必有聞去河遠負亦必有以見驗果拾甲沙泥乙得辨開封並郡竟歲飢故事賑至秋公令連賑麥實乃已前後安輯南陽賑荆襄一再賑山西全活不可勝計南陽招回復業十四萬人附籍六萬餘戶北虜犯邊設伏及溝橋斬獲甚衆又犯邊殺邊將圻輔

上同

天卷之三

十一

震怒案判居庸尤急公往經畧練兵立險爲必搖老營之計小王子聞而遁播州楊友諒宣撫遂謀奪宣慰誣有反狀公往訊且得其奸奏誅其黨教人革官削印而遷友保寧其他疏還留守李良廈洲革官校私駕帖禁京師胡服胡語錮罪囚第徭役行賤糴經畝注措皆靖正國是禁書太平之大端

基誌

刑部廣東司分轄錦衣衛其官校率倚勢肆橫本司官多優容之否則捃摭報復故多憚難爲惟公住其司獨曰法者天下之公有犯至司都從公坐

罪不以貧嘗有百戶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產者
舅子死其孫訟于官堂衛事都使表彬囑公左右百
戶公悉奪財產歸其孫百戶銜之喉刺事旗校百
方拮據卒無所得由是官校相戒不敢犯

公初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師其先公
贈以白金文綺公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
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
不可卒不受在閩時典市舶內臣死鎮守太監分
其餘貲遺三司公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公
帑及陞長汴臬都指揮僉事武成德公嘗薦閻職

言行錄

卷之三

二十三

贖以犀帶銀器數事公笑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
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慰遣使致金銀為壽并
獻文梓可為棺者公一無所納或言可受公曰我
之在得正在今日此其所以為廉蓋性然也

高頊綱

廉美

公性嚴毅學識精敏居官清慎勤三者始終如一
表進錄

國朝父子尚書何為盛識者儼之范之文正忠宣可
謂世澤之綿弘治初與王瑞毅三數公稱大老可
謂人望之重也兩得疾 敬皇帝命醫診視遣中

官賜酒米蔬藪可謂春遇之深雖祥世二品已即
貧而義利界畛截不可犯平生氣節文彰惠安文
學友丘文莊以為知已而聲色澹然

補遺

公性剛介寡與茲仕即嘗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
愛憎為賞罰守其誓終身不渝掌刑曹劾吏畏其
嚴明拒絕請托或有以禍福皆不顧所著有周禮
註解左傳補義宋元史臆見椒丘集沒後有司請
謚謂其仕也有功有烈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
既無愧于薛瑄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特贈太
子少傅謚文肅雖出異教然亦稱其情云

言行錄

卷之三

七十三

江西

耿裕

文恪公

字好問河南盧氏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清惠公之廉德重望雖登華陝要不規爲儒播在天下著之國史今青崖公爲史官爲祭酒爲禮部世守清白爲儒流冠冕公之澤其益昌乎

李文正公書宋廣公牘後

先任吏部之臣廣介端貞不如王翱公忠直亮不如王恕坦夷無物不如耿裕

御史汪直奏陳

三才集事

二二四

嗚呼我公衣冠之裔河洛之英文儒之粹邦國之

植有閒厥先肇自鉅鹿韞德炳文奕世以績惟清

惠公寒畯名臣懿行峻功委社後人山川秘靈載

萃于耿篤生我公風骨秀整沉浸書史務探本原

弱齡飛騫甲科諫垣乃遷禁林掌國之史文詞

醇深維古是擬乃長國學摯化之樞樞範端良維

衆所趨乃遷少宰乃改宗伯未重國鈞彼爲我阮

孰堪留鑰轡公而南民恬卒趙維公具瞻戊申之

冬

天子求舊詔趣公來在朕左右公謦舊列直哉惟清

媚于神人上下以寧客與有年仍膺上宰公辭居帝曰無改公曰帝德何以報之臣維盡瘁以死繼之孰幽孰明爰甄爰陟孰材短長交繩爰尺九是用舍奚愛與惟惟理之若

帝命是承番番在廷羽儀多士宮保載加寵眷滿至胡不眉壽遠此弗祥俯仰最夕而公殞亡百僚嗟傷當寧震悼天不慈遺奪我元老維公殯行綽有古風江夏之博山公之公凍水之儉安陽之忠愍是衆美繇初迄終峻級崇階人曰已貴緬懷良臣公以爲畏才猷文學人曰已備不如古人公以爲

魏才難之歎在古則然衛今之世敢謂無賢考公平生儷美從昔閱茲百年胡可多得惟

天子憫卹尤勤贈官加贈以勸具臣節惠名曰文與恪質諸幽明公可無怍凡我同朝與公後先漸濡德義各亦有年爰酌一觴以爲哀條公乎不

亡歆此敬辭

贈惟懷祭少

鄧廷瓚

裏敘公

字宗器湖廣巴陵人景泰申成進士仕至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

授淳安知縣抵任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人無知之者改兵部尚書張公鵠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獨知公爲知梧州疏上會丁母憂不果

吳大定公撰碑

貴州新設程番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夷僚雜聚猝難撫治吏部求其人得公曰是前薦知

元宋之三

三十一

梧州者公至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及廟宇解舍以次興造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墾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蔚如中州

巡撫貴州適累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

上敕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公初至遣人百計招撫不從始合衆謀餉糧調兵次第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千級生獲二千餘口城首悉數輩赴京冠旣湯平公上奏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合九長官司其人世稱驕縱桀驁惡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于此軍

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寇剷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凡所條陳十一事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皆公所建白也

兩廣自成化初故都御史韓公雍平寇之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掌院事數月復輟之往公性不瑣瑣細故至是益思以安靜爲治屬吏有賢勞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其一二大甚者若諸司濫設悉奏除之曰

二行錄

三合卷之三

三十一

釋俸出于民毋徒費也顧群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以都御史金公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二司並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臣臣合選治所于郴州爲便又以廣東龍水爲賊巢宜卽其地設千戶所調遣新軍守禦仍宜給以隙地屯種以爲久計奏上悉從之公於群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壠大桂諸徭作亂以次平之其後口會等處東飢竊發其勢尤熾未幾首惡李景光覃傑及甘黨黨二百餘人悉被斬獲兩

廣竟亦無事

公自爲州縣至大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移雅量
如莫曉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剛炳人亦
莫能及也

並神道碑

楊瑄

字廷獻江西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浙江

按察使

天順初英廟復辟公時爲御史印馬于圻內民
群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
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職
命吏部記之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舊學連見祥
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
于亨者亨乃與祥合謀上諸暨彈章入

言作錄

二卷之三

七十一

上震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公
與某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
天意先入諸莫能回悉下錦衣獄逼公誣引大臣
刑甚慘酷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
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餘多敗奏上會京城大風
雹按木壞臺走正陽門下馬牌子郊外於是獄皆
從減公就戍遼東之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
二凶謝度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之南丹居
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居
憲廟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

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禦衛所之裡外海塘健跳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修築之而海鹽縣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
公巡海數歲波恬烽息成化丁酉春忽報倭紅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察案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出巡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美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慮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船入貢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

公集

卷之三

公集

為按察使以憲度久弛力振之嚴門禁察吏奸斷訟明敏無留獄禁官署毋廢桑以爭民利諸婦女毋入寺觀以隳風俗甫半載而病病亟察案往問尚輿論築海塘之法濟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
余讀狀至天順間二凶事為之慟哭流涕而不能已豈獨為公悲也哉嗚呼正統之末社稷非景帝莫可保而一時竭忠效勞者皆可謂社稷臣也二凶於是時亦不恩不貲貴富極矣而忠勞幾如逮景泰末誠所謂惠懷無親者矣天下非

燕廟其誰歸而二凶者貪天之功并髦產魚肉其

其社稷之臣殆盡此余所為慟哭流涕而不能已也嗚呼二凶是舉豈直邀功以固位而已哉蓋以國政王之非也於是勢焰炙天孰敢一睨眦之而公露章顯斥濱死而不易辭可謂忠議之臣至曾不數年而二凶者身刑家戮遺臭無疆而公乃高陬令終流譽千載豈直薰蕕之辨而已哉嗚呼使二凶不自作孽則國家無憂而其貴富延及千來胤未已公非以忠議著則雖他有表見豈能若是之焯焯後世決不可泯我是亦足以為萬世人臣之至戒至勸矣

並墓誌

公集

卷之三

公集

公子源弘治間任欽天監五官監候正德改元七月源因逆瑾亂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剛固劬
武皇安居深宮絕遠遊獵龍弓馬殿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本部科道俱稱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雲霧交作為眾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理應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

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勤
上宜思患預防意在謹也瑾大怒喚源面叱之曰爾
何官亦學爲忠臣乎復矯詔痛杖三十謫戍肅州
行至懷慶卒于孟縣之河陽驛妻斬釁救覆尸墓
之

金川雜記

行錄

卷之三

二二

張寧

字靖之浙江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汀州

知府

公幼穎敏絕人七歲題畫龍有真點金精恐飛去
之句人已識其不凡

休泰撰家傳

景泰甲戌會試考官奇其文擢賓第一不遂批其
卷進對大廷自當出一頭地廷對舉筆數千言觀
者走相報稱學識不易得侍郎姚夔讀之驚問曰
得非張寧耶少保干譚嘆曰是之謂天馬行空跋
驟不凡者

夏時正撰墓誌

八

授禮科給事中嘗謬自將遇事即言宛平縣以買
辦繁重奏乞踏勘大興宛平鋪戶均平坐派公奏
法出學生踏勘夏若節省以避貧困

丙子順天府鄉試內閣大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
中歸咎考官公奏元宰私其子而爲暴才稱屈失
大臣體難居內閣乞令罷歸聞者竦然

英皇復位方勵精爲治因災變日御齋宮恭默恩道
用祈消弭公會六科乞詔在京衙門將稅政苛法
所當改革甚難者悉奏舉行其有不盡不實許言

官劾奏

皇上尤當專慮澄心嚴恭寅畏靜存動察默感潛孚凡可以上當天心順而從之隱微冥漠一念轉移望深爾意優詔允答

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違忤迎駕之功竊弄張甚事關體科舉奏無避聲焰減戢上以是知公稱

公不可多得

朝鮮國僉殺毛憐衛郎卜兒哈父子朝廷將往

問罪而難其人忽內降差公與都指揮武忠偕往既行得遼東奏兩夷警殺勅諭急差追留取便

進止時次遼東公拜教言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即

語鎮守等官調官軍肅陣直前既至導揚威德陳警禍福君臣感悅相視震愕仰若山斗益重

朝廷有人識者謂公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橫行鴨綠

知言也

憲皇嗣位公首勸經筵進講大學衍義部院缺尚書等官宜取巡撫都御史王竑李東回京從宜任用奏定增添天下鄉試舉人名額並俞允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聖公言孔子道大德尊既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

號求勝于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公議罷之太監輩苞重公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諸公咸勸公行卒不往他日以事會與輩語頗洽公語一不及前事輩始大不悅

成化改元 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尚書姚夔

會大臣牧買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福公奏

皇上表揚孝心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但

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孝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

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南京給

事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謫邊方公

會六科申球大忤李姚二公會兵部保公與翰林

岳正堪任侍郎都御史與論方宜之乃得旨各陞

知府侍郎尹旻舉宋人送唐介高名千古重如山

之句再誦贈公 並誌

公至汀先教化後刑罰訪諸屬民弊政革之勸學

有規造祭器八百事費不及民表節義郵孤獨禁

游惰民方安之而疾作矣在任幾一年歸時年甫

四十一巡按御史劉珂張敷尚書李東侍郎葉盛

黎淳並奏起公皆以疾辭王端毅公道郡城特造公教勸之文士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迹不事干請

臬士夫東西行者未嘗不造謁得一接見為幸望
隆朝端名震海外德惠被于郡邑行養子于鄉鄰高
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公豈非一代之偉人
也哉

家傳

公景泰初舉進士有大魁之望大學士王公文以
南人忌之抑置二甲旋拜禮科給事歷都給事中
遇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議

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英廟復位尤所眷注嘗

獨召公論事公從容論奏多所裨益英廟每對

廷臣稱真給事中晚年欲大用公會憂不果成化

言行錄

卷之三

八十二

初王公竝復入

朝首為公自助大學士李公賢嘗以公見劾遂假歷
練之說出公和汀州公素負經濟量泰天順間為

諫官第一

姚錦撰名宦傳

石谷吳伯通序公文集曰先生今之陸贄也塞于
時跡頗與宣公類皆可慨也其文集與奏議可並
傳無疑

彭韶

惠安公

字鳳儀福建莆田人天順丁丑進士仕至刑部
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除刑部山西司主事改廣東司署員外郎有張岐
者自外臺擢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公以其人非
才力論其不可而願朝廷收召王竑李東葉盛
以伸公論疏入詔獄都給事中毛弘言公持論雖
過心實懷忠得宥復職尋進本司郎中

外戚指揮周遵與圻內民爭田願得內臣及錦衣

言行錄

卷之三

八十二

衛官往勘會有旨命公正法司官以行衆皆推公
公至其地環視周圍徑歸上自劾之奏曰田本民
有雖其戶報不及管業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細
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汗下以補高仰潦
則資高仰以裨汗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者
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則民安民安則國安豈
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復詔獄科道交章
言公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

先帝顧左右曰彼不見周遵之事奈何又請耶立却

其奏

並米端儀撰自序

星變公上疏言漸不克終者四事以爲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又褒陞其家與

先帝時后家相等此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希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陛下鷹防之意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

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克進貢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古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馬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思寵哉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

前陽文獻

陞四川按察副使所至平冤滯黜奸蠹敦風俗恤民隱庶而不激明而不苛蜀人畏而懷之至今數賢廉訪必首稱焉

開邑劉某與其族爭里役陰族安奇邑氏焚滅其家男女二十有一人死府久不決公訊而服定遂會某乘其從兄避盜掠家財以去比覺聚群小夜殲之盡其家一十有二人死陽訴于公公訊又服淫祠多見焚毀司有五顯廟碎其像易以趙清獻公神主寅采相觀渴風爲之一變

林俊撰神道碑

陞廣東左布政使鎮守內臣顧順歲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公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土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凋傷國本遺害及大也監船內臣輩春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肆船司爲造辦貢獻之需公疏言今之官民富強不及千昔者蓋因害財之多故也使及今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爲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願將眷所奏餘戶暫與一半以後逐年俾罷詔減其半太監梁芳弟錦衣衛千戶某在鄉國私採禽鳥等

物進貢官民俱懼其害公上疏言狀忤旨
州布政使濱行之日廣之父老涕泣河下如去慈
親有追送救百里之外者

陳公甫以學行有聲于時公薦于朝曰國以仁
賢爲寶臣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叨厚祿願於獻
章醇儒未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惟善之寶

召爲大理卿未上坐論鎮守內外等官貢獻非宜道
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軍務
陳時政以弭天變議糧運以便軍民並行狀

孝廟初臣寮交薦王端毅公及公數老人望當顯用

端毅起爲吏部尚書公爲刑部侍郎奉詔巡視浙

西効罷守臣一人尋無右僉都御史整理兩浙離
政踈言浙西鹽利倍浙東而浙東亭戶抑配尤甚

宜定折價之輕重及減溫處課額事竣還朝倭鄭
俠流民圖圍龜戶窮苦狀以進進吏部左侍郎與
端毅莊凝重醇人不敢于以私神道碑

庚戌冬彗星見于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
得失公言軍民利病曰厚根本曰減役錢言時政
得失曰正近侍曰慎官爵時左右傳權者非一公
於正近侍其畧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

禍福人所畏懼今軍馬錢糧人臣柴炭盡付其手
分例相沿更相倣效虛名實支遊掩外覲誰能詰
之此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

承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
寬宥有毆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
復宥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
之死者或有給還產銀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
祠覓地第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聲勢移人
望風震懾伏望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
勤克明以折其氣上法祖宗乾綱獨攬發良善

而親忠賢遠佞媚而斥奢縱事務歸于所司威福
必由已出終篇又言朝廷一日萬幾安能勞心
周溥願陛下執其要焉然祖宗勤政之典乞師
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陞
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報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
先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就於御
前公同計議內閣輔臣亦同在彼詳論可否事體
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溫
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於聖明耳目

而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典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矣 上嘉之

陞刑部尚書時安遠侯柳景總鎮兩廣都御史秦紘發其贓貨鉅萬事聞僞吏公抵景于法奏褫其爵景挾戚毗于內降欲以破公議之是非用擠秦于危地公執奏不易 朝廷不以公爲然復下大臣廷議竟如公言其後景賊銀追及八百兩有

乞免其餘欠公復疏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

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應追贓數十未及一乃特蒙

恩盡行蠲宥海內聞知貪饕之徒窺此舉措一旦釋

之其如物論何且景賊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普

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奸回藉口

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踰入不從左右有不

樂公所爲者摘公官屬細故怵公公不爲動會尤

早求言公復陳時政得失二事乞遽斷荆庾人之

事正內官王菊苗通高永之而陳軍民利病二事

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酌量優免陵戶差

役皆時所難言者

公天資粹美涵養深厚其學以博覽爲宗務清朗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緒閑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已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退然如無所有處丘里終始欲以質儉起類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簡所知云抵家半載邨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可善其後而減宿舛哉 並行狀

林俊褒異舊臣疏畧曰臣聞何喬新與彭韶先爲刑部屬官並負盛名積官俱至尚書韶忠亮懿醇喬新貞方恭慎又各備術精究吏事熟諳得古人

之深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先名純德文學政

事節操皆屬心焉韶沒有贈有諡仰咨我

聖天子優異名德盛心然韶文學經緯道適中和危

言峻行剛貞風文有也正有也忠與節與恪與清

與憲則又有也其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

盛得諡爲文彭韶宜無所靳况吳訥諡文恪魏驥

諡文靖彭韶實足並美嗣休又宋臣歐陽修諡文

忠范仲淹諡文正論者謂韶正色立朝先憂爲國

生今之世無規古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不知定

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人鮮細不類其人不足

服中外之心爲後世史書之信事雖不行士論稱快

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王岐東節剛勁可寢大猷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

郭恕爲疏

公巡撫一居鎮靜吏不敢欺士民相安其愷悌凡歷四省兩直隸人愛若親父母巡歷額先入爲快留則樂去則憂別則走送泣下惟不利于貂璫及爲眉山宜興二柄要不禁宜興至死猶追憶

皇明撫運世有文武元貞氣完岳降申甫烈烈惠安

二行錄

二公案又三

九四一

遇我

英宗又我 憲宗又我 孝宗純誠允亮忠蓋始終

邃學壯猶茂揚中外人有鳳麟國有著蔡弘治大老端毅椒丘公參其間千一其流基有唐虞而有堯舜爰及都俞

天子之聖

帝念遺德曰子易名曰子贈祭曰子經營言則原懿

言則惠安兩峯義我萬目之視

神道碑銘

周經

文端公

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太子

太保戶部尚書卒贈太保

公爲春坊左中允侍 皇太子講文華大訓皇太子每起立拱聽內閣大臣或以爲勞謂公宜跪請

坐聽公不從竟得如禮

弘治己酉擢禮部右侍郎每議政蒞事必傳經義

若卻西域貢獅毀黃村尼寺爲 先朝盛德事皆

公與左侍郎倪文毅公贊成之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三行錄

公案又三

九四一

改吏左侍一日有中官諭旨欲以通政司經歷高

祥爲參議公獨承諭執不可退與王端毅公上疏

論之靈壽獻大明川民田于太監李廣戶部駁議

弗得公會諸司具奏事遂寢乙卯諸司以災異言

事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佛省遊幸止貢獻

而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公手後有踪跡爲此草

者以問尚書耿公公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爲尚書

不宜他諉時論蓋兩賢之

拜戶部尚書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

其官公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

徽幣南京奏給長蘆鹽入千引請于兩淮仍給准
鹽價銀二萬兩公言鹽莢本以涿遼且各有分地
若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命止長蘆鹽
勿給浙江守臣亦請給竹木銀鈔稅爲織費公文
言關征非舊且新地大水民困征役乞暫停織造
從之每委官監稅必諭以愛節民力如課入多者
則與下考

大同缺馬尚書馬端肅公請給折糧銀市之且戒
督糧官毋得沮格既得旨公言糧馬各有職不宜
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爲據詞甚
直

敕上爲政令兵部以馬價銀充用

給事中魯昂以財匱乏請令諸藩公帑積貯及均
徭美銀盡輸太倉公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實資
齎熟上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
天下之財恐非藏富于民之意又有言取太倉銀
三萬兩爲張燈具公言不可以小民脂膏供耳目
之玩內臺臺奏增麗掃卒當給月廩公言禁地非
外人所得入不遇爲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之
有寧宮災方議修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
公曰今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奏

銀就京師顧役爲之

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開其旁近民田
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公言河間地多
沮如比因久旱貧民卽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卽
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
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
又聞憲宗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
彼亦無以爲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
異矣疏四上後有以碭縣退灘地獻爲東宮庄
者上因公奏皆抵之罪一時近戚貴幸有所陳

請公一裁以法皆飲不得肆

公少受學于政經恩吳既謝事歲致衣一襲銀
十兩終其身蔡知府霖卒申御史論罷官皆貧甚
並致優卹久不厭其教尚義氣類如此自爲小官
已志世用日待莊懿公習聞天下事久置清散兩
薦爲內閣不果入其爲尚書簡任蜀吏親爲裁決
剴繁應變復無稽而秉正執法不爲權勢所撓
尤人所甚難者

公出太原世家早監甲科徧翰苑奉坊者幾三
十年史局編摩責備周考按皆舉其職

上在青宮公爲講官尤多替沃之功然人皆知公文士而已

朝廷昇以政務凡禮儀銓選皆若素習通儒之名會然以起及掌戶部以身任事不顧利害而爲之有古大臣風

吳文定公序

張悅

莊簡公

字時敏直隸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公少而凝靜十八從進士陳文壁游篤學力行已爲鄉里所推重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在刑部時朝士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嘗有言耳訖事而問之曰其人無大罪旣據法施之矣敢飾言以市恩聞者歎服在新江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覲視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無敢于以私者所獎拔或出新進往往取魁甲爲聞人衆神其明而莫測其所爲用成化甲辰以湖廣按察使朝覲時中官尚銘在東廠任事衆群趨其門公獨不往銘銜之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而公之名益彰

華亭縣志

爲工部侍郎孝廟嗣登大寶在朝大臣相率上疏求去位公獨不可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言邪弘治元年遷禮部再遷吏部癸丑大旱公陳蠲糧章卹小民崇儉素炊元食禁監罰

數條并修德圖治二跡皆嘉納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在吏部尤爲尚書王恕所倚信凡有言無弗從嘗
兩攝選衆議翕然稱允任留都鎮定簡靜上下安
之雖中官亦加敬禮守備太監陳祖生嘗設席獨
延公真上坐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
席其爲時所重如此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
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
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獻爲皆公無私
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
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
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
豈有遵書本行而悞者尚書王公去位衆望咸屬
公或言內未有爲之地者公直視不答其人懼而
退性素清約自小官至重任終始一節爲縉紳表
率者四十餘年

縣志

公歸處舊居杜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時
見風俗奢靡日甚於是益禁節儉以率子孫至於
待賓日常所費亦不敢少豐以助薄俗所尚嘗有
言揭竿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
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擅飯雖大賓不宰牲

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年譜

黃孔昭

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南京工部右侍郎

公年十四遭父職方公與母夫人金氏相繼下世自京師扶柩返葬哀毀骨立既長執友建寧守賈汝知其賢舉為松溪訓導累公歎曰士之出仕乃藉人薦舉取慨然誓取科第以世其家樓居讀書刻苦特甚至忘寢食

為文選郎中公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為慮嘗

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積千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于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于上官俾務使用之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其不可時既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舉始服公之正在文選者十五年

公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廩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雖鄉人之仕其地者以尺帛來餽亦卻去

後同考會試有明家子某後門百金私謁此不容見終身儉素雖老且貴如未仕時尤不妄交游故布政使陳公士賢公祭酒謝公鳴治皆鄉人之卓然者獨以道義相好若刑部侍郎林公一鶚既歿念其子孱弱為經紀其喪復輯其事行傳之後奉詔薦舉異才以今應天府尹樊公廷璧福建按察僉事致仕章公德懋奏二人蓋公素所賢者士論以為得人

並吳文定公傳

吏部侍郎再缺諸大臣以公名信彭公鳳儀張公時敏薦雖未調而望之者日愈不厭

公體貌嚴重不躁語戲笑沉靜自守厚倫睦族以舊居讓弟文第貧割俸金給之立義塾擇族子弟為師歲出束脩為之助讀書尚理致尤精詩格不苟製所著有定軒集

並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侍郎謝鐸嘗稱之曰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進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尚書張悅又稱其學純有要志潔有為公正無私追配前哲剛直無詘邁出等夷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

張元禎

字廷祚江西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吏部

左侍郎

公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獻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爲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安萬事定之句王驟驚曰異哉斯童他日必爲國家偉器

憲宗初卽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原曰講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四者則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養病家居

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有謂忠義恬退當今鮮倫又有學際天人之許

弘治初召同修憲宗實錄進春坊左贊善又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錄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既又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修大明會典召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孝宗雅意向公特爲低几就驪之旋以母憂去服闋進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

侍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又掌內閣諸勅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學

孝宗忻然嘉納帝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

朕也且將本用竟不果王鑒撰神道碑

公少侍父疾額天請代喪禮尚古事母色養惟赴召時不及躬欽恤之終身遇二弟有恩嘗建一莊歲置租二百石以濟族鄰以四百石貸鄉民有司爲給帖青籍其於書務博淡尤好探經傳臆隱多所獨得一時談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公岸然不爲

下作易詩春秋語要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目近思錄家語解畧皆未脫稿爲詩文始務奇崛勇脫蹊徑晚就平實若出二手然類爲人所重莫爲軒輊論議揭揭尤深嫉惡至不可近及再入宦途益寬厚雖後進寒士亦與抗禮顧或爲賤抑要其中心有所見賢者之不可測者固如此天每艱於生才才者未必用有如公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公癯然纖弱崖岸孤峭剛果之氣不可屈人有過能面折之爲文務奇崛每作不經人道語恍乃削

異爲同黜奇爲平淡造詣益深矣所交若陳布政士賢羅修撰晏正陳檢討公皆以道學稱于時公入翰林未幾卽歸臥林下不起名高一時天下士想望其風采一旦起立華髮駸駸大用或者始忌而毀焉昧者弗察紛然和之亦不復究其初之何如也一公之身胡前譽之多後尼之深耶其亦命也已矣然公之名在天下固不得而掩也

神道碑

公三入朝皆以召命彼何人斯謂公躁競肯公取家薦藁盈車未覩光靈徒切嘆嗟今公居朝議口置露良心未喪亦或昭昭公豈昔異實妨賢路欲尸公所匪公是惡公歿將期清議愈明議者絕口惜者吞聲古亦有言蓋棺論定磨礱渾璞益見光瑩

賈史撰祭文

楊廉序公文集曰先生身軀弗長類裴度目如懸珠類東方朔細瘦類李賀神氣安定如山岳音吐朗徹如鐘磬又曰先生名重華夷聰明過于一世造詣高于一時其出言吐語固復絕于天下之人人無不知之然必於儒者之學果有見焉始可以讀先生之作昔胡邦衡以詩人稱朱子肅恐讀斯

集者或不免于詞章視之故於簡末偕丁寧焉

劉大夏

山宣公

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公爲兵部郎中時有中官用事獻定交南策以中旨索未樂中調軍數公故匿其籍使者旁午吏數被捶若弗聞者獨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公子俊力言沮之事遂寢

朝鮮使者爲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

人爲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貢手爲鴨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舉此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

虜數寇雲中邊帥失律中外震驚調發戰守無虛日每一報至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行輒獲效時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公者遣人言于尚書真一往見公罷詞謝之然猶迫趣不已乃自求外尋出爲福建參政奉勅巡海海道兵久弛而倉儲既下勢盜卒難就理公曰在得人耳募千鎮

巡省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尤者總諸水寨兵船戰哨船各若干艘緩急異用其倉計儲立收支法案說一館而親督察之不半年海道肅然

並詳實錄

公爲廣東右布政時監督諸軍平後山賊軍人俘賊屬獻中有一女子儀容閒雅步止羞澁公呼問乃潮州士人家女被賊虜去長欲收爲妾蠻婦妬忌育以爲女也公惻然與憫閉在一室令二老婦守之統軍都指揮王永意公欲得給與衣裳鉛粉又半月出視光彩動人公問其所願欲答曰願回本鄉公曰回鄉須差軍人護送千里之程豈勝于辱乎乃擇里長兒某者嫁之且以數牛賜其家耕作

言行錄

嘗過崖山吊大忠祠念宋慈元后陵寢無主輒泣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於義弗稱諱於白沙陳公甫爲之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

河失張秋擢公右副都御史治焉公既至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以中官開運道章敢適上公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

順禧未可輒治治于上流

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人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疏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堤起河南胙城蓋徐州經渭長垣東明曹縣諸縣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

五旬而事竣

並前傳

弘治丁巳比邊倉場糧草告乏公以戶侍簡命經畫瀕行周司徒經謂公曰邊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剛取禍矣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公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寔遂

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

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者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相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公此法立有糧草之家自往告報中貴家人卽餘以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

六行錄

公爲戶侍三上章乞致仕老皇特旨令馳養病病痊起用公歸踪跡不出里閭入官所資每賜族人之貧賤者庚申進右都御史總督廣西軍務勅使臨門卽携二僮以行兩廣人士聞公來如餓兒之得乳母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正之廣人駭駭樂生矣

事紀

延異

壬戌陞兵部尚書時比邊告急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達謀出兵圖之密言于上乃召公問計公曰臣聞從征將士言當時全仗朝廷威德乃獲遁免上曰未幾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

言

宗

上

上聖武固同于太宗今將領兵遠有不逮且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上乃悟曰朕幾爲人所誤事遂寢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銳氣上曰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餼以至窮對曰江南衛所困于運糧江北衛所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上翌日詔各衛門凡有損于軍民弊政悉疏以聞

上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間策
公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
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將保定兩班
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 上可遂勅京營都指揮
戴儀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子于宮門誣公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後此軍者
所爲耳 並實錄

修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做工公
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爲此也上言
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 上上令司禮監語

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事幸意減去人
夫卽調旨來切責劉閣老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
也近日劉某每以老辭位朝廷每下溫旨勉爾尚
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
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孝宗
欣然納之用軍夫卒如公所裁之數

弘治癸亥四方奏災異畿甸四五月無雨公引咎
求退且言兵政弊端 上不允令開具弊端公陳
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管軍
士困于私後倣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

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調軍民之力運糧
而濫食者衆六曰釐生民之財買馬而私用者不
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
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干執要十曰禁衛前
其公行奏上 孝廟一一准行之

公爲兵部尚書淳熜戴公爲左都御史 孝廟有
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弘治乙丑春二公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
茶果用朕閤朝親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
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

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公卿知之未
免各懷愧懼也

孝宗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文
以非卿職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
帖密封進來公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曰先朝
李孜省可爲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

管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
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宜
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

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

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孝宗嘗召公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如古之帝王公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川人行政有疑者卽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俾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 上曰大學士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也豈可用哉以是而言內閣亦未可盡托

孝宗每召公入內庭奏事公至跪御榻前 上轉首左右顧近侍內臣卽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公對久事畢欲起不能 上曰司禮監

行等

二公案之四

二

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興爾李榮與某扶掖出順門外回禁且扶且謂公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於 上前幸隱惡揚善公曰

聖上天性聰明其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也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人

官如某者與老監踪跡疎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對並言行

戶部郎中李夢陽弘治中建言指斥政事之非者孝廟怒下夢陽錦衣獄一日北鎮撫具獄詞以讞有旨令夢陽復職他日獨召公奏事畢 上曰近日

外事若何公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懼聖德如天地之大 上曰李夢陽本內事關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官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卽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公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刑部尚書聞廷議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公獨對 孝宗因譚及之公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

行等

二公案之四

二

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聞珪所爲無足異者 上曰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公對曰臣幼讀孟子內見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臯亦執之而已今之法司恐事亦出此似未可深責也 上頷之明日旨下一依刑部所擬無改

光祿寺之設供承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已不足用乃責令京師舖戶買辦官中不給貨累市

井餘借私治辛酉公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而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已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上孝宗惻然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父璞曰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爲參政布政都御史日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事有疑難心未明者不以公文顯行雖於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末必書名以此士大夫於公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竭力圖有成績期不相負人有言及勢要貪婪軍民有不得所者公必處額不樂於公所得爲者一一思以濟之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公平生於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故自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求恩澤其功德在人耳目未嘗泯也公歸後大臣有子不當隆而自乞恩澤者言宜參駁不允因言公官居一品子孫當得恩典公耻陳乞今宜舉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勸合已到公一無所言

族人以公長子和生已故孫如愚當其公不如其進不促其行不作朝中故舊書第云到京日先見西涯李閣老必有所處正德丁卯如愚到京見西涯時劉瑾方用事西涯云爾祖正人瑾方忌之其機無由發也爾入監禮部必請肯本內必及爾祖姓名瑾見之如孽平生吾見其禍未見其福也賤令速歸如愚至家公喜曰西涯愛我一至于此公爲職方郎中聲價藉甚任滿三載朝中諸老皆欲以太僕卿之公知其故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

平輒曰使我做時其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則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不能奪公陞福建參政後爲大司馬日嘗言所以至今日者得參政布政之力也公平生宦轍所至不喜屬吏奉承有曲意奉承者未嘗喜不及者未嘗怒也公居官接物雖稱從容和易至屬官之不少者則一裁以法未嘗姑容苟免也私治甲子北邊總兵員缺有李某者求媚近戚以

情于上欲傳奏得之上曰傳奉先朝弊政朕始革罷豈可復踵其久懇請上命司禮監與兵部議之太監李榮對曰有旨傳奉尚書劉某且執奏中官口傳之詞彼豈聽受耶其人懇不已上一日奉天早朝退獨召公授一帖子公啓視之乃硃書某入姓名也退至部語同列曰上既命兵部推舉只當以堪任者以聞如某人才望非帥臣選終不可從明日推某某以請上徑從內批出用李某其人到未久被劾取回他日公獨對上乃曰向用李某蓋不得已今敗事矣朕悔不用卿所舉之人也

公與吳廷舉書曰居官之道以正己為先所謂正己非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吾友於利固素知其澹然矣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所為而為即程子所謂今之仕者為己也持此以往而欲政善民安以成佐理之功恐未可得幸熟思而自考之事上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誠則自然動物怒則能體上下之情體其情而感動之將無人不可馭無事不可為豈徒可治郡而已哉並言行錄公於本兵外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國有大政大疑

每召公至內殿面與參決所議事雖左右貴近元勳輔相有不與聞者公亦不以告人王帶蟒衣元寶之賜迺出諸大臣之上賜誥有廊廟英姿湖湘間氣之褒乙丑五月孝廟賓天四上章請老乃從之

公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寺無名供饋歲省官府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正德丁卯激怒于今上將及禍太監竇瑾知重公者叩首諫曰此先帝意非劉大夏建白遂免時逆瑾用事日誅求臣僚而大臣中有欲中害公者昌言云

抄劄劉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瑾因潘尚書奮毛總兵銳獄詞連公姓名戊辰夏遂矯制差錦衣衛官校建公千戶羅某至廉知公貧難以酒器為贖彼堅却不受八月至京繫北鎮撫獄同繫者教公行賂為求生計公曰如此而死唯累一身稱貧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瑾怒欲置之辟會官議于朝堂屠左都瀟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充軍罪亦無耶法司比附守禦官撫馭無方致所部軍人反叛律充軍十月遣戍肅州當時士夫以公出微為喜賈驥傳車挾二僮以行故人贈送謝絕不

受發都城口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
攜筐餽進果食亦有焚香密禱曰願公生還者已
已四月到配所即買地爲墓作終焉計人問公何
不挈親子姓侍行公曰吾仕宦日不能爲子孫乞
得一官今充軍老死願令子孫補伍豈人情所安
也庚午夏京師風霾蔽天寧夏軍鎗叛亂肆赦天
下公得釋歸八月謹詳復公原官致仕 並後事
藏記
公嘗預作壽藏于東山之陽記曰予嘗見士大夫
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
張其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
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而後四十年在家
在邦無一事可述以傳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
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也取用是
自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孫生等藏之以
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庶予之心安焉西涯
李閣老見之戲云天下皆如公翰林文章無用矣
公曰先生輩文章宜紀有大功德者予非人敢以
相累哉 實錄
公嘗以先世二宗族屬疏散冀幾弗可識作敦本
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且爲家規誦燕

所教子讀書勉力農務常命督耕雨中曰督勤忘
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
公爲詩文有自得之趣敷奏履議操筆立就而明
白切要轉折流通足以動人西涯李公謂公乃普
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信不誣也公數歷
中外八遷厥官靖寇者三行邊者二治水者一皆
天下之所謂難事而從容暇豫以能有成功壯而
奮庸老而委順而皆不失己焉非盛德其孰能與
于斯 並前傳
公平生不刻意作詩間有爲而作皆事核意真情
到意具如撫諭田州句云如何萬頃桑麻地天與
夷人作戰場雖土官岑濤亦感動也出錦衣獄中
有句云紅塵未了清時價白髮重來此地遊蓋公
爲兵部郎中嘗下獄也謫戍甘肅過六盤山句云
綠野誤連三品地白頭今到六盤山蓋以爲終子
侍郎不起求必有此謫也謫所示子姪句云報國
未能平海宇充軍終是累兒孫蓋以逆瑾有劉某
求讓充軍批旨也又云猶有先朝宣召夢急趣黃
幄面承恩蓋思孝廟君臣相遇于載一時雖在
謫所不忘情也謫所贈同輩詩曰時事何人苦變

更遠城持戟半歸生蓋刺劉瑾用事士大夫有罪
多譴戍甘肅也至赦歸過六盤則直述其事曰遷
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蓋公下獄充軍
車雖出于逆瑾禍機則發于大學士劉宇也字河
南人嘗告瑾抄劄公云言行錄

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觀
當世未見有如此者白沙外傳

公之爲人也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
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
誠懇切如司馬君實爲是故先民之遺軌也

序

十五

邵二泉寶送公行邊詩曰司徒始受命朝野賀得
人謂公唐室晏謂公漢家恂千載有韓范公也真
其倫公有激衆議有撫衆仁未至百草秋既至萬
卉春緩急在公手瑣瑣安足陳

蔡虛齋清上公書曰清戊午歲寓都下得拜送老
先生致仕南歸當是時老先生已絕念世途自分
與赤松子爲伴矣旣而爲先帝所簡在士望所
推戴幡然復起爲國家擔當大事無少趑趄前却
之態此豈止世名流期以一節自高者所可

論其涯量也哉且老先生數年在朝廷天下士大
夫人人知其不可一日無者況重以先帝之遺
托去之一字在老先生豈忍遽出之口而形之辭
哉彼人念不及天下大計識不剖破世間黑白而
徒顛倒公論以效順移門而老先生則因事見義
欲以全一生之大節欲以全君父之大恩欲以立
士大夫之表則固宜決于今日之一去也然老先
生今日之去爲老先生計固得之矣若爲朝廷計
爲天下計則有大不然者不知誰當執其咎耳
林見素倭撰公神道碑銘曰粵古在昔徽隆星精
遼猷方格坐廟以行黃髮詢茲底裏孚契如水如
魚于斯允儼良臣惟聖商實惟賢于是獻替一日
三宣風時海馴遺弓斯泣悠悠蒼天斯日何日
泰陵昂昂岳俯一方公化在東公神在旁

倪岳

文毅公

字舜咨直隸上元人大順甲申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卒贈少保

公父文僖公奉命祀北岳其配姓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公文僖以爲岳神所感也因名曰岳幼卽知向學業文之餘無通事偶有群吏將赴吏部試戲出微詞爲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

文興

文興家傳

行解

天宗之說

上三

公生而瑳岸秀異甫五歲聞鄰塾書聲卽請入游問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富有天蓋已悟天包地外之理

王鑾撰行狀

公狀魁岸目光炯炯袍笏偉然望之如神天資明睿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初在翰林凡考校纂修綽有餘力每進講上前以古義傳時事爲勸其言剴切而吐洪暢人擬之范祖禹

國朝自德祖以下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禮畢神主將升柩於制當祖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祀至太祖爲百世不遷之

祖公以此說固所以尊太祖然豈太祖崇本

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其意蓋出于此國家自德祖以上

莫推其世則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祀

德仁三祖以次當祀至太祖太宗爲周之文武

百世不遷今憲宗升祔當祀懿祖一廟宜於

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

歲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禘祭之制時又有言

孝穆太后當祔廟者復詔議之公言周之美姬爲

帝馨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

姜姬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

也且唐宋以來自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

孝穆神主立於奉先殿旁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

奉先殿之儀奏上詔悉從之二疏蓋皆出公手

云並家傳

上初卽位言者多集皆下禮部剖析議儀多出公手

遂登正京師諸神祠淫名侈費裁革幾盡時議者

又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之祀公言

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八

經出于熒燼類詠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

自唐之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况七十二子名字自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於是從祀諸賢咸仍其舊

進左侍郎時以災異求言公與尚書耿公等疏寅

畏天戒七事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深嘉納焉

未幾復陳八事太意謂當今財日加匱民日加貧

宜務行節儉以爲天下先又言天下地土有定而

宗室之封日增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

時裁約又言臧賄應省供應罷上多從之

京師大雨雹公言雨雹之作天所以告

陛下宜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又勸上勵精以

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後

黜奸貪進忠直時有旨召諸僧領占竹公言占竹

僧侈爲異端首

皇上卽位先賜罷黜中外稱聖今一旦召復之豈不

爲聖政之累西域胡人從海道貢御公言御者外

夷之獸直僞未可知且海道亦非西域常貢之路

詔還之並行狀

爲南京吏部尚書奉詔考庶官甄別惟名參贊兵

部時留務亂公東正運變不激不隨百廢頓舉
兵民皆恃以爲命吏部缺尚書上選于衆特召
公至則釐正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盛氣
人莫敢干以私除目一下翕然稱快天下想聞其
風采 寺文正公集墓誌

鈞陽馬公嘗卧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

思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今少增之民

不病而國用足詔下廷議公曰馬公國家元老其

言誰敢違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

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乃不果增雲南思堂梗

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

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

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于天下

乎使思堂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

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

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於是衆皆從

之

公自在翰林則已留心世務經史之外凡民生休

戚財計贏歛邊務利害罔不諳習每大廷集議衆

相視莫發公獨慨然高論衆多唯唯以從一時軍

國大計多公所裁定爲文立地數千言卷容略達
自成一家尤喜爲詩下至官府文移細碎吏抱案
前運筆如飛殊不經意視之則宿構者有不能及
而法家老吏不能增損也

並行狀

公居常能鑒別人物一旦當銓選初揚進退各當
其才或言別白太過終當召怨公不卹曰吾知冢
宰之職當如是

國朝罷中書省專任六部治政事聖謀深遠超出前
古當時猶慎簡六部之長欲其練習庶務俾三歲
更迭爲之後既不行有缺止于轉遷而已百餘年

元史之四

三

米政事舉息則存乎其人若其間稍或自振迅衆
相顧而驚以爲立異故東漢時在位者多清確謹
畏循常襲故之人其弊必至取媚于時如胡伯始
而後已如文毅公爲人挺然任事不少還忌其亦
有大臣之風者哉

並傳

公所受諸詞有曰台斗望隆方作庶官之儀表詩
書澤遠丕揚歷代之聲華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弟川集

先生弱冠舉進士歷翰林編修侍讀以至學士嘗

修

英廟實錄及

憲宗文華大訓紀載之文秘在中局世莫得而見也
謹讀經幄根據書史傳以時重子明張暢達有竦天
聽而回聖心者然其功尤隱而難知及出爲禮部
侍郎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吏兵二部參贊
留務入堂吏部如黜滯祠部舉物謹天戒守舊章
諸疏亦嘗考古義稽古典極陳利害辭嚴理正得
古人告君之體是其文見于敷奏聞天下皆傾耳
注目顯然知勲業之所由建非苟具簿書循條格
之爲者誠可謂有用之文也

元史之四

三

國朝父子入翰林爲學士並謚爲文實自倪氏始且
以文集繼世梓行者金華王忠文公之外不一再
見亦於此著一代之盛云

並傳文正公集青齋

張敷華

簡肅公

字公實江西安福人天順甲申進士任至南京

刑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

公父洪爲監察御史預土木之難景泰初以死事

恩蔭公爲國子生公少負氣節七歲時里社有竹

木之崇公指揮群兒斬伐殆盡既受廩益勤問學

登進士簡入翰林爲庶吉士成化改元授兵部主

事累遷郎中多忤時貴或令邏者拮据無所得

李文正公孫道碑

言行錄

卷之四

三

爲浙江右叅議監溫處二府銀課景寧有礦盜聚

至數千人鎮巡官議進兵公曰此可撫而定也乃

刻日使自歸身往蒞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

我張公也皆駭首聽命公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

宥之

擢湖廣左布政使歲大饑給粟散粥藥病埋死增

價致賈遣使告糴因修學官以備直貢餼者所活

不可勝計

巡撫山西歲復歉奏蠲增解池鹽課以補王府歲

祿會霖雨躬禱于神池獨不壞歲給大同遺餉多

用拊納公請太原以此可通軍者運米民亦便之

改撫陝西禁婚娶論財喪墓不得舉樂有妖僧據

山爲逆群議洶洶兵部尚書馬公曰張公實在必

有處分比報至則公已授計令父老生縛之矣

總督漕運首黜武臣部運充無良者權貴干請悉

拒弗納近例漕司多徵太倉官銀少免利息公謂

通貢乃下剝上攘所致而官爲借貸大非政體峻

爲之禁

公爲左都御史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會

獄重獄有寵臣坐法或疑當末減公執不可卒從

重議正德改元有旨令致仕公卽日上道歸

公風采凝重辨義利若黑白事有不可不曲爲遷

就進退得失未嘗一動其心遺命所屬猶謂不以

悻省爲子孫累蓋至死不亂也

北神道碑

世嘗疑清望之士不樂任錢穀公兩司財賦事皆

優贍而永蘄之節可通神明溫雅不隨果介不刻

愛憎喜怒不加之意端處慎動凝然靜密而食殘

矯僞者自革蓋其廉能公斷根于性本發于心源

貞之以文章學問故抱負該施粹焉不見其迹自

可久而不變所謂大受之器

方朔集

初公爲庶吉士李文達彭文憲二公欲留官翰林公與劉東山時雍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爲名臣及公入內臺值逆瑾竊柄旋至廢棄廷諭之辭忽從中降公名乃在尚書之列暨于身後贈官賜諡卹典隆厚一無少缺於是天下曉然知曩昔之事非聖明本意而公論之終不可掩也

公平生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望重一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公與林瀚林俊章楊志

言行錄

公未之聞

志

戴珊

恭簡公

字廷珍江西浮梁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南京刑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太保

爲御史督學兩畿凡考校必以文藝古器識有請謁者孫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撓群士帖服至無後言遷陝西按察副使仍專學政政如南畿

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竄流聚爲利公刻日令首罪民所關田多置稅畧償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

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

縱其脅從千餘人事遂定

爲左都御史益自檢律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數嘗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迷職

官者再

孝宗親鞠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開折天威頓霽上知公清慎每廷奏宣而問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然者公不覺泣上亦爲之動容

李正公傳墓志

公累以老病求退

孝宗不允一日公私懇于東山劉公曰珊老病子幼

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也受

知于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劉入議

事畢因問戴某近來何如劉入言戴某有病累疏

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皇上憐而允之上曰彼教猶來奏乎劉公曰戴某

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

日爲彼申達下情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

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非何忍捨

朕而先歸乎劉公以

上語告公公曰吾不得

及家矣

公德性和粹中取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

守法不爲物撓而意嘗近厚祥仕四十餘年家無

餘貲一意官守雖尊官高年猶手創章牘展入酉

出算寒暑不變敷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身既沒人至今道之不衰

林瀚

文安公

字亨大福建閩縣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京

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公爲祭酒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才大畧謂今天

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

不無遺材淹滯之數禮部議擬詔令開貢四年

林瀚選行狀

公在國學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凡差擢歷事

定立條規雖勢家子不容請託越次故事祭酒膳

役銀歲以百數計公悉貯之官購置祭酒公署一

所合監師儒公解采備實公創其始也

災異公率群僚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

弊定庄田折鹽鈔處監生嚴軍政省供應壯才壘

禁奸貪停不急寬民力有御史自巡按執歸建獄

二三儒生黃緣傳奉授中書公上疏言御史當脩

垂寬宥以全風憲之職中書官收回承命以杜倖

進之門則天命天討協天下之至公矣疏入忤旨

上疏自劾不報

未幾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

重 祖宗之根本京城內外軍民艱窘宜量發贖
濟曰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春官鄭德宣
進修屏耳目之玩好戒禁苑之游觀曰撫綏百姓
以重邦家之根本各省兵荒相繼賦役日增宜節
省財力慎重名器曰增進賢才以重致治之根本
明年甲子適符洪武十七年 聖祖開科取士之
期宜加增鄉試解額以廣賢路

正德改元時豪宰缺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圻交
章薦公學優才瞻臨事公平剛方素著廉介久聞
宜居其位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災

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大畧謂

先帝奄忽上賓 陛下親承付託之重惟任大臣而

不改乎 先帝之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乎 先

帝之所貽謀黜遠近習而力體 先帝之親賢遠

佞不假貴戚而力行 先帝之割私任公戒飾違

俗常若 先帝之不忘乎夷虜節省財費常若

先帝之不忘乎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做 先帝

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學之實通于天下矣曰

集群議以決大政大畧謂 陛下嗣大歷脈之祚

繼體守成之時夫何所采旨由中出內閣之所議

機者徑行改易所當謀猷者不預聞伏願上念
祖宗創業之至難 陛下付託之至重延接大臣講

求治理事無大小悉從擬議再召內閣預聞施行

務得政令之大體務合人心之大公其次曰政州

治以奉陵寢崇倫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

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

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

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雖集衆論之長而裁

制多公操筆言皆剴切無忌士論趨之然權姦自

是側目矣

逆瑾亂政素嫉公正直南京科道官言事被建公

獨往送贖以俸金且議上章直之瑾聞愈銜之勒

令科道招詞建公同黨乃矯詔降公浙江左叅政

致仕公聞命即行怡然自得後瑾復矯詔指公與

大學士劉公健謝公遷尚書劉公大奏韓公文都

御史張公敷華等為朋黨頒示天下瑾伏誅御史

凌相等交章謂公德尊聖重有經濟之宏規不宜

置散地詔復公尚書仍致仕 並行罪

方伯姚鏌謂公金甫
孝廟盛時有韓范之遇家政輯睦子孫醇謹有萬石

君之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晉鄙之化雁眉
皓首鄉人具瞻有文潞公富鄭公洛社之望焉
副陳伯獻謂公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
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
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人皆以爲
名言

先生學問淵委識遠而養見休休焉至方若員至
勇若甚怯溫煥若可親而居中栗不可乘知先生
者容亦淺之知先生也廣至介而狹來公大而疎
先生薰其火而會其迹泯然者也

見青巖

謝鐸

文肅公

字鳴治浙江大平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禮部
右侍郎卒贈尚書

公爲編修時嘗奏旨校勘通鑑綱目上疏言神宗
書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求賢
講學以史冊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
隨矣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在南監動以身教每嚴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捐皂
後錢以沛僚屬籍膳夫錢于官構東西二書樓以
皮鏤板上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餘
若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差遣論列尤
多在北監請增號舍修堂室又謂廟門衝面多狹
斜以爲褻慢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
居學官以省僦直皆出夫皂雇役餘悉籍爲公用
諸生貧困者亦有給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
喪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衡見未始有徇俗希人
之意

公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免
然家居孝友自達養後輒無意仕進與工部侍郎

黃公世顯為知已始終不負嫻無知識用之者皆
有周恤然實無長物惟節儉入為之其居常第蔬
食醴飲而已

並墓志

蔡虛齋清上先生書曰清家居時提學周時可先
生道及盛德云秉禮執義一時學士大夫所共推
重清雖不肖心已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諫錄
讀之又得遜志齋集及赤城詩集讀之三集者皆
執事所訂定表章其所關涉與近時人所刊行泛
泛者迥不類執事所養於是益昭然可辨私心益
用勤向慕不能忘第愚下之資不能遂藉是以私
淑為愧耳三集之中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鬱鬱
百年而幾泯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當世
執事與黃亞卿公及前學諭趙先生之功大矣

鹿南集

許進

襄毅公

字季升河南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太子

少保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擢監察御史出鎮甘肅山東風裁卓卓都御史陳
鉞附太監汪直放驁遼東為御史強珍所劾公亦
率諸御史論之珍被逮調戍公與凡劾鉞者皆牽
俸三月

李文正公摘神道碑

遷山東按察副使監鄉試事有欲私貴家子者執
不從東昌有武官子懷金挾一儒生飲于酒家是

宣德縣志

云云之類

三

夜被殺有司疑生所為備極拷訊生誣服公徧閱
商賈見酒家以殺之翼日買布數疋訊之遂伏辜
巡撫大同上邊事數條北虜入貢驕詐百出公嚴
為節制遂不得逞武邑王聰沐不律公奏置干法
降為庶人又奏太監石岩若誣公擅用旗幟降知
交州府

甲寅虜犯西陲復命公為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吐魯番世讐哈密遣部酋逐其王入據其城久不
復公與都督劉寧輩出調赤斤罕東諸夷為聲援
冒雪夜進城中人從亂者餘八百登臺自保公諭

使下或欲盡屠之公不可乃止

召爲戶部右侍郎刑部主事鄭岳下獄不以罪公

疏白之尋見公會奏修省數事東申虜入大同命

燕左僉都御史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出師進

勦陳以無功獲譴或因以累入遂令致仕歸數年

廷臣論薦者數十疏乙丑召爲兵部左侍郎督團

營兵馬進尚書正德丙寅公上疏請勤聖學戒遊

逸政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方逆瑾擅政事多亂

時傳公議瑾寢不能容乃以署員外郎再署郎

中者爲非制謫令致仕又以公嘗薦雍泰爲失當

除其名而怒猶未解又摺其在大同時嘗籍軍丁

出銀雇後爲典守者所刺故苛爲稽察因以中公

幾至不測事未結而瑾敗朝廷用言者復公官仍

致仕而卒矣

公器宇魁岸抱負甚偉議論洵洵出若無不可爲

者法尚嚴峻凡有請託多拒不行見者敬而憚之

許襄毅之成功也有六善焉威信洽乎夷戎歸心

一也小列充效義我得與助能制番囚死命二也

善用謀人謀則中機三也誓言遠征不惑浮議不

思勞賢四也首醜宵遁坐策全勝綏恤協從而安
定之五也勦思謙謀不急近功不多戮賊六也又
曰襄毅生八百死命仁人也其後也其哉

國制文極於六曹天造不論夏寒經綸惻惻

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全亮實協熙績臺省坐臻

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

其廟之遇文遠呼俞一德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

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王公就單縣封丘黃公

巍然輩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

畜帷幄佞幸請劍必死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

其人先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

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

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

有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苟體又變

矣雖形迹罔露善導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

仲毀譽進黜氣臨滿盛公卿歛遜正德以來遂靡

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賢稍有嘉美便立祠金

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

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

章懋

文懿公

字德懋浙江蘭溪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禮部
右侍郎致仕嘉靖初進尚書奉贈太子少保
少游庠校讀書學問貞經濟志畧然不自銜露與
人交恂恂儒者也天順壬午舉鄉薦以易經魁浙
士丙戌再至禮部察然舉首入翰林為庶吉士逾
年拜官編修屬時朝廷舉張燈故事命下詞臣詠
詩君謀諸同官莊君相黃君仲昭曰國家無車海
宇又安內庭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

十有餘

卷之四

長

此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今
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
養則斯舉固足以為樂然而大孝在乎養志雖金
是亦無有不樂者且量蓋進諫焉越明日三君者
同上章大要以培養聖德為本如長公旨上怒
左遷君知臨武縣會廷臣有言上頓悟遂改命
南京大理寺左評事 王文肅公序

遷福建按察司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為己任而事
多掣肘不得盡行所志嘗因歲序却輒符題其門
曰要使鬼神司屋漏不須鬱壘衛門庭題其楹曰

無才自愧虛糜祿有病惟應早掛冠雖盡心職業
顧直以德學顯而不以吏事名然議處資貨入通
貿易以便商福安聽民採礦以絕盜海田認納虛
稅以便民假并清軍以擒泰寧之寇先行賑濟以
平尤沙之賊則又其善政之卓然者也行部積勞
觸瘴成疾考績赴部遂求謝事蒙宰尹公慰留之
辭益力尹公諒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
可退公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懋之罷軟多矣古人
一介不取懋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懋之酷多
矣年雖未艾發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退
之足矣尹公憮然驚歎知其意決特爲具奏得從
所請時年僅四十一 從子撫興行述

先生歸閉門卻掃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從者如
雲執業問難橫經而論道顯賢名公卿若穴隱者
仰止高風接軫于門貧無供具刈蔬脫粟而餉之
或諷爲文章曰小技爾子弗職又有詰弗著述者
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家食二十
餘年元臣與堂諫論薦無虛日咸以出處卜治亂
焉 唐龍撰行實

孝宗勵精圖任儒宗北監既用謝公鐸爲祭酒辛酉

後特起公主南監祭酒時方遭父喪方辭詔添設司
業聽終制赴官癸亥服闋赴留都視事大學謹祭
度尚德化厲廉耻六館諸生翕然向風蒙傑有志
者排日執經質問所疑隨方而答人人自以爲得
師姑蘇尤樾母病不得歸省晝夜涕泣公許之或
謂例阻則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
情也聞者數服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
德政元丙寅陳言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鑑
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淫厲忠愛再疏乞休未
允任滿三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
辭不待報而歸復三疏始得請時逆瑾擅權名卿
多遭斥辱而公已先幾去矣

平生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見涯涘壘
之龐朴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好賢禮士樂
人爲善包荒藏疾與物無忤人與之交則親與之
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
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性尤
寡慾衣服飲食官室器用隨寓而安百凡嗜好一
不入其心行藏去就以時而動惟義之歸自出身
九轉以至八座然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

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

公所雅言謂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氣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則一志一否祗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做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藝有三巨擔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拔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語便覺自擎拔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門人董蓮稱公學由孔楊德舍坤章履道坦坦君子謙謙進得泰

之豪征退得遜之嘉趣住得漸之羽儀處得靈之

高尚時止時行其道光明又似得之良馬殆深于易而善用之者也姜念事麟亦贊公舊德深厚喜怒不形于色恩怒不繫于心矜伐不出諸口驕吝不措于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排以聞然自命可謂稱情矣 並行述

公爲編修甫四十日偕同官黃朱軒莊定山論上元烟火非是謂先是羅一峯論首相不當奪情亦諫時稱翰林四諫 林俊撰行狀

莊定山嘗稱公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

會究極義理精微身體力行惓惓斯世不爲矯飾

周長齊時可亦云羅一峯嘗稱吾弟德懋雪力澄山之才也 行實

嗚呼儒雅如黃朱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欽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則

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

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

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魏胡不立異

論之伯恭今求其人容非公乎 楊應泰文 弘實撰公祠堂記曰先生壯歲以文章魁天下以

史諱著翰林以經濟稱于海內自史館左遷波歷中外未克展布晚始起爲司成天下莫不賀得師焉及請老歸棧邊林壑隱然繁天下之望者幾二十年上之初政有意用之問使在途而先生卒矣論者於先生猶若未滿焉然以予觀于先生其共詩康靖之節平暢淳雅之文簡廉朴直之風在朝在野邇邇承嚮蓋不動聲色而取取迴瀾老盜悼傷君子之論焉可誣也若是而謂先生之道未光于世則豈可哉夫天下之道德烏乎定于一而已矣太哉孔子萬世之師也孟子去孔子未遠也闢邪放淫勤一生以爲任大開立矣後數百年而有董子欲黜百家于漢又數百年而有韓子欲去二氏于唐然其識與力皆不逮乎其志故汎然莫之能定也周子程子繼起于宋其識與力超然獨詣繼絕開微爲世先覺而朱子繼之著書立言行于天下久矣先生以盛德負重望弗惑弗貳而扶衛之意慙慙其間蓋先生之信朱子猶朱子之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孟也故雖未嘗昌言如董力辨如韓然篤信好曰君子與之起宋儒于千載其可謂金許之後無人乎哉

韓文

出定公

字實道山西洪洞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卒贈太傅

公上世出相州宋魏公之裔公生時母夫人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潞公與爾父因以文名

楊廷舉撰墓誌

公在工科時左都御史王越總制三邊邀功啓讞乃會劾列其狀及推德望懋著前吏部尚書李公東兵部尚書王公玠於內頗涉兩宮憲皇怒建

至文華殿考試幾死

張潤撰行狀

南京參贊尚書缺人僉謂非公不可至則留務一新營威飢米價騰踴死者相枕藉公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度支以未得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拯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卽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糴

墓誌

改戶部尚書召見論以鹽法積弊欲議處羣輩以充邊餉公陳七事一曰革開中引鹽之弊二曰革興販私鹽之弊三曰革賤賣官鹽之弊四曰革

補殘鹽之弊五曰革夾帶殘鹽之弊六曰革越境賣鹽之弊七曰革運司發弛之弊指摘剴切臺案嘉納於是數十年積弊無遺公私告便時宣大聲息甚急需索供億復值大喪人婚相繼并內外及各王府諸邊賞賜費用不貲悉心經畫緩急以濟太監苗達等征廣無效日費動逾千金力爲舉劾乃對甚乞公督餉以圖中傷遂寢追究羽流幻術計還節盜務物抑威曉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舉正窩占引鹽乞討織造等事干權倖然警叢集人爲公危之公裕知也

行錄

卷之四

四

武皇登極太監劉瑾等依憑春宮宿愛蒙蔽聖聰蠱惑百出每以夜爲日荒湛無度因而挾內令外機柄竊持威福倒置虐焰橫空縉紳凜凜率自顧以避公追痛孝皇深以宗社爲憂首倡府部科道等官伏闕抗章暴露其狀卽繼以泣乞置諸法武皇覺悟殺欲脩從奸邪洩謀營救有地輒報中止用是愈無忌手握口銜恣其猜弄塗炭乃極尋索公細故捏寫旨意降級致仕給事中徐某論救謂公寡慾清心數十年無仇讎之樂矯枉過直以一子爲刑曹之官比因忠憤所激不應停勒徐坐除

名公緣此再降級開住復將子高唐州知州七聰刑部主事士奇各爲民仍假失落簿籍復捏旨差官校械繫至京鞠錦衣獄會早朝投匿名文書于丹墀錚瑾罪惡中言必欲害公報復急情瑾怒甚監禁數月無隙可入該司具實上請仍被捏旨罰米一千石大同上納陸續更罰米二千石稱貸以給庚午瑾誅公方詔復原職

嘉靖登極臺諫交薦起用賜書褒嘉尋以守正被害加太子太保令有司存問復賜誥有曰比因權豪之竊柄痛惟朝政之紛更乃能守正不阿以

行錄

卷之四

四

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關屹乎山岳之難挫甘奇禍以忘家凜爾冰霜之不變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庫起文才博于九裘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千百代之後家慶彌彰每宣讀畢公俯伏感泣痛惟老朽不圖復見今日

公夙肯上屹舉止凝重雍粹若天成加以奮勵充養動爲遠大作程自給舍迄藩岳部院四十餘年歷事三朝受知列聖夙夜圖報馳勉以忠愛爲主晚斥姦權慷慨任重直聲壯節玉振中外晦庵劉閣老嘗語人曰國家養士百四十年當其時只

後得箇聲實道者

並行狀

公年五十時喪其嗣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并納妾爲勸言及輒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爲哉卒獨處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命小孫溫足教其念書作對句雖處穢貴自奉甚薄清心寡慾如此所以剛特不羸卒能與東山齊名也

雜錄

公平生政跡甚多而晚年抗疏誅瑾一節尤卓聲奇偉

公素少疾家居好吟咏垂老猶能作楷行細字家居行義可述者甚多鄉里化之惟恐惡聲入于其

耳

公本公內

史二

國朝文臣謚忠定者惟少師蹇公一人蹇公厚重博大爲當代名臣公德量暨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未若蹇公之顯且久也至論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蹇公之在當時恐亦無能勝之

並誌

質庵諫垣時不立異于物無所於爭而論事侃侃籌諸心體量諸事爲理當否物勢便矣政因革所宜蓋有人不能言獨言之者美歷大藩以至中丞少宰司馬司徒廓大遼求莊簡而殷重休休然其容抑抑貶損親賢而下筭以詢春遠缺根求易憲

黔化潛運淑乎其無形而天下陰受其賜蓋有人不能行獨行之者矣當其時與司馬劉公東山都憲張公介庵稱弘治大君子

見東華文

吏部請諡有曰愚同寡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于學

吳寬

文定公

字原博直隸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及第仕
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公始試久不售已絕意進取提學御史陳士賢見
其文奇之敦勸就試爲京闈書魁試禮部各第一
殿試之日魁選未定憲廟已出御便殿趣讀卷
衆亟擬以省元卷上既賜及第時論翕然然其選
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輩流方務舉業公獨博
覽群籍爲古文詞下筆已有老成風格羣試應天

不利以歲貢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
亦有如此貢士也執江陰卞郎中華伯有低頭拜
東野之句武功伯徐公高邁少可折節與文曰館
閣器也王濟之機神道碑

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作輒傳播中外位益
高望益重學者稱爲範本先生每東朝進講閒雅
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爲
上誦之今上在東宮學少閒垂僚屬上疏曰竊惟
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
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問歇人

生入殿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
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千內終不
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也

神道碑

初成化戊子議葬慈懿皇太后于裕陵時已有
皇太后他日祔慈祔廟之說矣至弘治末

太皇太后崩既上尊諡曰孝肅貞順聖慈光烈輔天
承聖母皇后同慈懿之制矣內閣大臣覺其誤乃
上疏言成化初因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將順之意
今當再議於是始詔禮官會議議未定上頻召

計什筆

天奉之四

五十一

三四元臣密議便殿中反覆甚勤吳文定公以掌
詹事亦與議一日衆促文定言文定乃云竊謂美
姬閔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焉別廟之證自
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
帝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
之歿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
後世所當法哉食日然遂奏請出徽號稱太皇太
后立廟別祭竟從之野記

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
然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種時花木退朝

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爲具召客分題聯句爲樂者不知有官者被選官條人動色相賀公獨慨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堪此勞哉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強也及爭制誥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之還廻不進意公亦不能無失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之甚安之衆議爲之水釋神道碑

吳山有田數百畝每歲租入視親戚故舊之貧者分給之友人賀辭元恩在京遭疾遷至其邸晨夕視之賀死殯之爲衣素一月鄉人教官某客死于

京貧甚其子假貸于人公聞之惻然亟命還所貸

自出白金爲衆先衆皆樂助竟得以喪歸李傑撰行狀

憲廟實錄陰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掌府事久之

擢程學士敘政以策免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歷

俸不入考公曰少詹學士職與我同彼則先官卽

日上疏請以印讓上有旨命公仍掌之士論益多

公徐源撰行狀

公忠信弘厚天性學力夾成全德未達時家應繼

人役徵擾百端公見重于有司其父亦長者不以

有公自事或當許甚時謂公曰盍一白之上官公

曰譬我不做秀才乃潛入金吾徒以寬其事父不知也里僕子以私憾公伺夫人出隨賈公千車旁公召成勿應而已縣官矯激束縛公家人至事公禮儀亦矯而簡慢公殊不介意縣官述職公正佐吏部家宰欲黜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黜之亦未至是家宰從遷佐別郡野史

公爲人靜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見其過舉不爲

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卒未嘗

碌碌苟隨言詞雅淳文翰精妙無幾古人成化公

治聞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然位雖

通顯而迄不得柄用天下惜之舊州府志

大學士王公整序公文集曰余昔銘公墓嘗評其

文美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

求自謂得公之深也茲復何言乎獨念公主頗好

蘇學其於長公每若數教然者及其爲文力去浮

豔一歸醇雅軒徐則有歐之態老成則有韓之格

信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養可知已明興

文士代作獨楊文貞公爲之最爲其有典則也公

之文視文貞吾未知所先後位亦顯矣使獲當路

于時其功業豈少哉議者至今惜焉而公之所以

自托于不朽者固自有在又何待于外者歟

蔡清

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祭酒
溫陵蔡介註齋飭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
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四儒爲真派平生精力盡用
之易四書蒙引之間闡發幽秘梓學宮而行天下
其於易深矣究性命之原通幽微之故真有以見
夫天下之順象其物宜天下之動通其典禮四方
學士宗之曰虛齋說也守無變扶衰振落溫陵進
就可謂易學一時矣經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
達疏奏詩文別出體格接人心而繫名教空澤于
仁義道德粹如也貞剛善晦而間亦取夫名者之
忌在禮曹三原王公引入爲吏曹竟復爲禮曹乞
南又乞告特起授察副使督學江西寧麻人仇予
因仇介夫介夫引而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
人望而介夫先歿矣

見墓序

謹始來京師謁今大司成丘公公爲海內儒宗不
屑一世獨言介夫學醇而行潔可以進之于古人
實實加嘆賞不釋口云介夫氣清而色和外閑
而內辨始卽之固已使人忘其鄙吝及與之又處

不自覺其薰然于中而優游乎其相忘于外也與之論天下事治俗之隆汙文章之高下道學之邪正古今人心術之公私事功之立後賞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折斷之其言精深剴切聞之者瞿然以驚惕然有所興已則犁然有所得確於是益服立公之知人而吾介夫果非庸衆人之可及也

並儲侍郎贈序

先生與孫九峯書畧云清所以見怒于寧王者一是賀王壽旦獨去朝服中綈膝一件二是三司官舊用初一十五朝王而於初二十六日謁孔子清

前介錄

三谷家之四

壬子

乃力請三司勿徇舊例俱用初一十五行禮乃先謁孔子三是王素有憾于林都憲待用讒人因言清與待用頗厚王遂併怒清而力求清之短使人於京師傳謗欲以併壞之四是王一日於宴待間故設機械直議其不能詩文清始據理對之爲稍拂其意蓋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折挫也至于奏討護衛事清已知爲王積怒而同僚又有挾術相傾者寧復敢一語及之爲此累不敢輕自屈以取容隨其多方措撓誠慮一旦死于無名則非惟有於朝廷任使及斯文責望之意而吾一身上

下關係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慮也故遂決意引疾致仕耳

寄李宗一書曰清賤病已二十年非止今日宗一之所素知而始終一貧賈負義轉則雖宗一有未盡知者茲不欲多及也靜言思之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庠序群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教教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自考雖然士之常也清亦嘗有自解之法卽今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夫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慰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爾耳

前介錄

三谷家之四

壬子

先生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欲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擢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而回者也

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指

又曰處今世亦自負月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應詔云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並虛齋集

介夫蚤歲壁立已有聞于士夫中年僂蹇仕途一時名公鉅卿無不改容禮敬之至于東南之士講學以求是當者率於介夫取正焉蓋學識操觚如

月朔集

王雲鳳

字應韶山西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副都御史

御史

公平生坐立言動皆不苟處私室如在公門暇日未嘗不對聖賢語為性嚴察吏不能僇奸當事無忌諱與人交侃侃不脂韋相逐為詩文核而奇能自作古典至揮灑詞翰更絕

錢崇撰送行序

先生二十歲舉進士除禮部主客司主事即清忠效官獨立不懼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款

安時

憲崇弗豫禮部沿舊舉齋醮先生言於部尚書周公洪謨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佛老官非禮若為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於天三日可不充用土魯番貢獅子先生謂宜卻之尚書耿公裕用其策疏入得允天下傳為盛事

為祠祭員外郎郎中尚書兄公岳因災異疏整政用先生四事曰懲邪惡禁給度停減齋醮議處宗室言甚剴切後度僧不止先生乃獨疏列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及

旨下度僧不多人皆喜其有回天之方

丁巳京城風竄踰旬先生陳恪德弭災之道大意納忠言罷左道齋醮傳辦奉諸事

上遂下詔求真言先生又代部尚書及諸大臣條二十三事曰勤聖學接群臣奮剛斷復早朝黜軍衛恆軍士清軍匠重名器禁私罰情財用崇儉德減妄費停踏勘節供應停齋醮專巡邏寬馬價恤夫役慎工作謹服用修武備疏濬禁開言路

時太監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然微中外人莫敢言先生獨上疏乞斬廣泄神人憤以弭災變廣

怒令道士設醮呪死不驗及令校尉數伺先生出入

望駕郊天看牲回誣以駕後騎馬下錦衣獄謫知河南陝州

比至問民疾苦典利祛害惟恐後州城井深二百尺民難於水乃勸富僧通唐人長孫操廣濬渠水入城民皆踴躍日受百狀皆與剖白匹夫匹婦得言其情沈姓兄弟因鬻爭訟則買贖遺之兄弟感愧有勢豪謀利病窮民者必痛治之而又表賢者之間講程朱之學毀僧尼寺以正風俗拆泰山廟

以給學由於是士民翕然懷服

陞陝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教人讀書自小學近思錄始次及各經史語學者以聖賢之道立志以堅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之理慎行以致踐履之實勿妄為高遠惑於日用之常勿過為詭異出乎人情之外以五要肅士心以十有一行正士教以九戒敦士禮以二十一過禁士愆又立四科以待士立十政以收士學政肅清三秦豪傑之士莫不興起

為副使整飭洮岷邊備軍法嚴明邊卒悅畏西戎遠遁其餘疏八事并禁約三十餘事皆可常行為山東按察使關防凜然人不致犯雖同僚有乖理法者亦必曰慎勿使先生知郡縣吏之賢否博詢密記以行獎賞一時長若神明時劉瑾專橫因前官陰使校尉緝訪無可刺舉事因以寢

丁母夫人憂歸吏部尚書張綏欲起復先生乃上書力止之服闋陞國子監祭酒始被命欲堅辭友有遺書言執政者誦

太祖褒中士夫不為君用者當殺身滅家語於是先生父大司徒公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死乎不得

已泣而就道至無所餽饗怒欲重以禍不能得而
罷時國學教廢先生以十有七約示諸生約東太
嚴詐謗四出先生不爲動六館士子卒感服
養病歸都御史石邦秀通政丁鳳御史楊邦禎交
薦其賢

上命巡撫宣府地方上疏以疾辭不允乃上楊太宰
書畧曰伏惟晉位太宰竊爲天下慶而不敢奉問
者非敢效劉元城不通司馬公書之義也以時事
多端每一把筆輒長太息而止近於各文中始見
陛下保益慶位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憂

可行錄

卷之四

五十二

聞忠諫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
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
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殿
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
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東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
足以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
倫淪落以死擯岳正坎珂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
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
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畧也一人私
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畧也

一身極榮極貴極富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
者不復可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速可
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盛
而士風以振擢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穢
恐有奔趨富貴饒錢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
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
于德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
某孤疏遠辱薦榮今蒙委以巡撫重寄感激之
餘慚懼交至久病殘喘豈堪任事向者臨歸寺中
拜別妄有看不得幹不得之言此某之本心也况

可行錄

卷之四

五十二

今兩耳全聾調治不痊只當耕田納稅爲畝畝之
餘民養親讀書忘歲月之不我豈有夢寐更著冠
束帶耶惟俯垂憐念縱獵鹿于林莽之外投魚蝦
于澗汙之中使各得其性焉則某未死之年皆執
事之賜也倘執事他日解重而南某尚當杖竹跨
驢候門下于待隱之園或隨杖屨登金山之巔把
酒醉江以吊千古之豪豈不快哉官之崇卑有無
何足掛之齒頰間也

先生至宣府以便宣從事號令嚴明法度整肅參
將而下莫敢喘息練習軍士率有紀律虜畏不敢

輕入北門鎖鑰時論歸之

先生年十一歲時與鄉人立妓女過之拜而不答同舍生或借其有潛與妓女先生知之後以扇還拂之地下同舍生慙買他扇償之

先生天資豪邁狀貌魁異智識卓越器度弘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爲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常曰一息不教便與天地不相似理明義精視國家生民利害若切於身遇事敢爲機動矢發無留礙一有弛張上下響應雖權力弗能齟齬臨死生禍福之際有定見不苟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所著書有小學章句博趣齋稿讀四書私記俱呂博撰墓志

爲陝西提學副使設四科以取士曰求道曰讀書曰學文曰治事士皆興起建書樓于正學書院廣收書籍藏之以資諸生誦覽取人首名錄次文詞斥遠貪殘之徒進拔忠正之士禁止僧道師巫之術其學政嚴厲不少姑息士始不堪而忠直其法何景明曰予至關中見幸菴近山歌湖漢陂頌說戴公之德康馬呂段頌說楊王之政諸君子卽三公時所就士雖先後際遇有時而三公風教由此

彭矣

俱齊大曾

公與晉溪王公白巖喬公稱晉中三傑說者謂公廉靖過晉溪方剛過白巖也

王鴻儒

文莊公

字懋學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南京

戶部尚書

公敏悟絕人書過目即成誦甫成童作書端勁得歐顏法有親屬爲府史者致公佐書郡守金城段公堅見公書奇而問之史以實對遂召見數日風神清激非塵埃中人也乃留居府中續食授衣親課其業遂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天台陳公選校士至南陽閱公卷驚曰此經世之文非舉子業也

成化癸卯發解河南丁未舉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初領倉庾出納明慎軍民稱便遷員外郎擢丹淮安督稅鳳陽皆有聲蹟於是衆益信爲全才

公督學山西以陶養爲本以文藝爲末抑浮崇雅先行檢而後詞華品藻高下毫髮不爽又好面誨人每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終日不倦士子翕然歸之

爲吏部左侍郎以甄拔人物爲已任好崇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齊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趣名者亦趣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惟知有

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社稷生民於是攸賴識者履其言

金石錄

孝宗 日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論時政且及當時人才上曰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

對曰此人才行誠不易得 聖諭是也劉公後以告鄉人胥員外文相曰 朝廷用此等人方擔當

得大事子老不及見子其識之

行狀

公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爲主雖一字之異同亦必求其原而審其義之所安故其所得宏博與衍交發互益其於六經沛如也嘗觀史每

三才集

卷之四

卷之四

以歷代君臣之行事爲案而已從中斷之審得失辨邪正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尤明習國家故事自 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己之詳皆能一言之至論當世之務原始必要其終可否成敗必證以古人之故至誠待物和有禮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由是士樂親之無間識與不識皆知其爲成德君子也

語

鄒智

字汝愚四川合州人成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以言事謫石城吏目卒

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群經子史一經目卽不忘嘗居龍泉庵食無繼甦之給則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警拔雖數千言可立就蜀雖多才未能或之先也

丁未冬星變智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萬安劉吉其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

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臣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已而言事者誣知州劉堅御史湯鼎爰

言朝政嫉智者因疏智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氣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今

湯鼎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

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爲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

目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

不受

孝廟首登大寶明日常朝用御史二人侍班糾儀湯

公輒輪侍智造其私第告曰

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直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劾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公愆微聘至京智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苛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于上前

其言而卒莫能用識者憾之

公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當道重其人往往待以賓禮會總督都御史秦公紘檄遣童驤修

書得居廣城白沙陳公甫先生忘年而友之時以

詩文相命居無何得暴疾卒

嗚呼古義不闢古人不復世之號爲士大夫通經術者立乎人之本朝則唯唯默默偷以全軀孰有

知君之忠直乎於權貴貨利也見之則掉尾談之

則垂涎孰有如君之剛義乎弱冠之年無導于前

卓然自樹其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乎假之以年殆

未可冀然執此以往則固青天白日斷斷乎不可磨沒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傳

公非所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文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雲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于言表

立齋遺文

孫燧

忠烈公

字德成浙江餘姚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宸濠之變不屈被害贈禮部尚書

公天性明微精于易春秋子史諸書靡不淹貫蚤魁鄉省舉進士授刑部貴州司主事陞員外郎郎中所司獄訟平反居多勅諭江西刑獄十餘年終不決者至則決之如流獲伸其屈者不可勝紀一十二郡士民輒以神明頌之事竣復命方太監劉璉禁銅忠良虐鵬熾公以廉鯁忤璉連遭貶謫璉誅公始獲全漸次陞秩督餉關藩掌憲貴陽東臬右轄中州所至歷有異政

李操撰故實

巡撫江西時宸濠橫逆剝民豪政潛謀不軌公至首舉官校之虐害良善奸民之侵奪財產樂官之白晝殺人啓請具獄濠忌乃駕縣郡王將軍自德以法公知其意在文過姑置之間因巡歷上下密謀于故舊之有權力者與共除之或曰彼逆謀未露徒自中傷公以爲然遂疏罪狀以聞俱爲中道姦細所匿弗得達復憂乞骸骨亦不報不得已乃紆謀旁行將以徐爲之所於是與巡按御史李潛

范輅布政使議陳洪謀殺宗副使許達先後協謀時糧餉兵布官要害外以賊其黨與內以防其舉動會南昌人張儀官于京銜倭以其實告御史蕭淮淮乃暴其狀以聞於是遣勲戚重臣戒諭未至而逆校林華自京馳報濠懼已卯六月十四日因各官入謝生辰宴禮濠出立露臺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公請密旨看濠語塞第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公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怒却入殿庭易戎服出呼公罵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公亦曰

朝廷何負於汝而汝欲反耶一時官屬駭愕相顧獨

副使許達反覆辨論且厲聲曰我輩亦方面大臣今日何得如此濠大怒喝令武士縛曳之及達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方熾奄忽陰暘慘淡城中男女無大小皆相顧泣下事聞贈官賜諡命有司立祠省城春秋祀之賜祠額曰旌忠

江西通志

江右自寧藩強大以來荼剝生靈非特藩府之人能為害凡江之光棍狡猾假名軍校佃僕者皆足以害民而官府莫敢辦者幾十年矣自公之巡撫也廉得其人悉抵于法自是寧亦憚公威德擒約

郡下雖府中之人亦不敢恣故江右之民三數年來方始帖席他如民有訟則與平反之民有賦役則與均平之民有讒奇之害則明立條約以清查之民有盜賊之擾則申嚴保甲以消弭之民有課辦之繁則通融料理以寬舒之倉臺者汰去之賢勞者旌禮之所至必進諸生親為講析經義修飾黌校以作興之故凡可以厘濟斯民者公必曲為之處而周為之慮寧未嘗一日不計公以為必去此人才得肆其逆歟公亦未嘗一日而忘寧之變也故公日問因徒量情校贖及行所屬問刑衙

門一體准贖金穀故所在倉庫充實又申飭衛所

州縣民兵明立部伍按時操演所至躬為簡閱務得梟勇以應緊急征調皆所以預為備戒以防寧之變也故公雖過寧未閱月而陽明一呼諸郡響應亂人就縛兵足以用食足以餉者咸公平日先事預防之績也

真忠錄後

一川先生自少讀書有名鄉會試皆高選居官恒自許曰此心不敢不盡此身不敢不勞公初暫處清戎察院御史范公銜命將至藩臬諸公以都憲行臺舊臨居者輒病議當卜址別建公

曰有正人無邪地際此民窮財匱而可爲我造新衙門乎仍舊貫而加葺之可爰移後堂向前數尺檻下隱故溝淤沙中得一古銅鏡背刻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

忠感記

公自下車以來日親庶政常至夜分漏下五滴即起秉燭而坐與諸葛公之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者同一意舊例巡撫官俱携家屬公任四載獨居恒如一日與岳武穆之不受名姝者同一心間關奏疏務揚好惡以保宗社與審武子之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者同一愚委身不去賊脇以兵而辭色愈厲又與文信公之從容就義者同一節

忠義錄

公初遇害民恨不卽死亂甫平長街委巷老稚相與扶攜哭公柩一日凡十餘祭一祭凡數十人至百餘人哭皆盡哀吁於此可以驗公之澤占民之恩矣

哀忠錄

嗚呼令阿苟容生也何庸慨憐激烈死也何恫勸勞施于國而惠澤被乎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東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已炎公益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

能變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爲之圖蓋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

王守仁祭文

文行錄

卷之四

七十三

陳茂烈

字時周福建莆田人弘治丙辰進士官御史

母老乞終養旌為孝廉

茂烈先世浙之瑞安人曾大父以軍功注興化衛總旗遂居郡之梅峯茂烈嘗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遵俗不與群見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篝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吾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曰省克非學之法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奉使廣

東所司以故事致贖乃謝曰吾窮時嘗撙徒兩泉司尚不欲規利于人况今日邪於是往拜白沙陳公甫願執弟子禮白沙與之語累日甚喜且告以爲學須主靜一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服其教

補謝文獻

爲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憂之訟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之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氏爲類爭者媿服時張守本以嚴學強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峻徐開解爲瘡厚上下官有賢薦而民有去

思考績歸主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爲救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繫風紀之重尚書伯者子受賂崔者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先生再劾伯去而崔猶留先生以母老乞終養供母外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出則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常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自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主甘平

林見素撰墓誌

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程跡辭不拜既又授侍郎潘禮事例奏給月米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奉養又具疏辭制曰朝廷以孝治天下陳茂烈既家食親老特給月米以資養贍不准辭茂烈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以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履地疾轉亟泣謂岳曰吾平生所事見素所友吾弟如不可諱惟身後是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海內大夫士聞而傷之御史王應鵬列狀上聞詔賜坊牌用表宅里扁之曰孝

應祀於鄉賢以優恤其家 莆陽文獻

辭免資養疏畧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卹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哉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養而臣亦得以自遺其貧非誠有及人之惠蓋已之孝也古人行哺負米皆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因貧茹寡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之養竟未酬涓滴之恩且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亦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先生杜門養靜領悟深而尤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有懼先生知爲親子嘗評弟物品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閔冉程朱高第子無讓焉薦者謂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 墓誌

黃鞏

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南京大理寺丞卒贈大理少卿

初筮德安府推官法理有聲部使者交薦之以考績留刑部主事清勤供職部堂咸遣子就學令掌一部奏牘尚書何公鑑轉兵部奏調鞏爲兵部主事倚任尤重正德甲戌進員外郎文會試同考官得馬理等三十餘人皆知名士歷車駕職方二司郎中以母喪歸服除時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或

尼其行鞏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爲夷焉華自許何愚蓋有志于殉國也 莆陽文獻

補武選郎中已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輩逆上下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不聽諸部司司劾威起而諍之鞏以其事出于邊將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及之者鞏獨疏六事畧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者寧內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

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為最急者為陛下陳之其一
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各生乎動
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為能主靜惟君
子為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
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
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
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
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
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

言路者

國家之命脉也

言路之通塞

國家之治亂

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
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
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
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
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
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
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
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
哉伏望陛下以從善為心以聞過為明廣開言路
以作士氣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

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
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
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陛下近日以來無
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大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
不驚疑竊歎以為恠事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厚虞
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
何夫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
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

以昭上下之分

以明示天下之人

庶幾體統以正

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
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
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為陛下懼焉其四曰戒
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
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議觀魚終綱目
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
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
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害縣
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為民父
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威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

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卽今江淮之飢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憂養尤恐不支兄又重以感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死亡也哉奸雄竊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

行錄

卷之四

二十九

下者獨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與民更新罪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心如是則尚可為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不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一个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簪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寔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為利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不令紛紛未已者則江彬

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沈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遺姦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嚙指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况于無本其何以安洪

行錄

卷之四

三十

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宴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枚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卽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惟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恩焉重駕員外郎陸

震見其疏稿，同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爲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害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死，軀極脩，羸幸得甦，以詩遺第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禹死不悔也。前陽文獻

兩都盛傳君諫，疏幾于紙貴。蓋無不嘆其剴切者，予得而讀之，見其養氣之克析理之密，疏中引通書語尤爲的當。一時諫疏無慮數十，惟君爲第一。

楊月湖書

輦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鄰邸。日中

未舉火，亦不以屑意於官府。無絲毫干

輦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其素志如此，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幾自成家。甫一時人物輦與茂烈名行相次，惜未究其用，又甘無子而輦年尤夭，雖然觀二人所樹立，亦可與天壤俱敝矣。」

文獻

許達

忠節公

字汝登，河南固始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江西按察副使。宸濠之變，不屈被害。贈左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

公舉戊辰進士，明年授山東樂陵令。期月，即能令行境內。辛未春，劇賊劉七等颺起，畿甸焚屠城邑。公先築濬城，隍又使民各起牆屋，外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主才可。客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伺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之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有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撫按交薦其才。超陞山東按察僉事，兵備於武定州。是時劉七等寇倡，徧自陝以東橫行，而武定城隍夷不格，牛馬民欲萌去。公力定之，又事築壘，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壬申五月，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公追至高花縣，斬首四十有八。未幾賊錢鸞以百騎劫德平，公追戰於楊二庄，一鼓盡剿平之。自是賊南奔狼山，颺風敗舟，乃滅郡人立破寇安民碑以頌其功。

高陵呂鼎撰
縣志誌銘

公初爲樂陵令以諸寇功陞山東僉事尋轉江西副使時宸濠陰蓄逆謀培克暴橫境上騷然公每繫縛其黨以杜其惡濠雖分敬而內實憾之己卯六月濠反縛都御史孫燧將殺之公反覆辯論毅然以爲不可濠曰許遠何言公曰惟有赤心耳肯從汝反乎濠怒遂喝武夫縛公併斬之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蓋公嘗與孫公有先發後聞之謀爲人言所沮公既就縛慷慨激烈厲聲大罵不絕口曰我則死矣汝逆賊亦當旋死遂挺刃受刑于惠民門外觀者壯之時公父家居聞江西

江西通志

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便爲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父曰此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宸濠之變其積威虛焰已懾人于平日而先言甚怒又遽殺于一時聞之者膽喪見之者股栗自非真知義命之君子孰敢與之抗哉而孫許乃能嬰其鋒而折其議密旨之索赤心之對蓋知有國家而不知有其身者比至臨刑罵不絕口可謂忠貫白日志烈秋霜者矣宜乎民之懷惠哀忠而殮屍供奉實天理民彝之不容已也

乞與揚忠節

陳獻章

字公甫廣東新會人正統丁卯鄉貢士授翰林檢討不仕世稱白沙先生

先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音吐清圓大類中州產嘗戴方山中逍遙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也生前一夕太夫人夢白龍入室其光如晝有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冷冷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諧今諧矣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

齋旣老更號石翁一口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慨然嘆曰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丁卯中鄉試戊辰辛未兩赴禮闈不第聞江右吳聘君與弼講伊洛之學于臨川之上遂棄學而學焉時年二十有七也

門人張訓興行狀

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一日試先生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其辭曰能飢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王

用心臧善端日培養使物欲戕蝕德乃膏腴文
詞固批輝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
但能歎餘芳持此木鐵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攪衣
起沉吟獨傍德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
未暮驅車過犀莊行遠必自適育德貫含章邇來
十六載蹤跡聲利場閉門事探討銳俗如驅羊隄
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
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
常樞紐在方寸操舍夫存亡胡爲漫役役斷幾良
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同往讓得之驚曰龜山

士行錄

卷之四

十五

不如也明日題言于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振
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誼景賀欽輩皆樂從
之游欽時爲給事中聞先生論議即日抗疏解官
去

既歸杜門潛心大業而道價響天下矣四方學者
日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吏更慰
無不致禮于先生之廬先生日飲食其賓客了不
知其曩之盛也自朝至夕與門人講學賓友論天
下古今事或至漏下置疊不少厭倦江左右布政
陳煒等修復白鹿洞書院成以書幣聘先生爲十

三郡士者師先生訓不徒

諸行狀

壬寅方伯彭公督府朱公交薦其才先生疏于
朝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
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
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
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乞歸養欽授
翰林檢討不辭而去自是薦書歲至不行或劾之
者書不答弘治戊午遽疾越二年庚申卒

門人湛第水撰墓碑

先生歸經南安知府張鉞問出處對曰庶齋以布

士行錄

卷之四

十五

衣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覲秘書者無得
閒恬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
令受職然後覲書殊及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
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以釣虛名
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爾唯唯

介

公膺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輒令公就試吏部
公初辭疾不赴試越數日赴試一到部門復以疾
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詔與
翰林檢討且云親終疾愈仍來供職公謝恩疏云
臣雖至愚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

日不敢負

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也蓋南

陽能優禮唐肅而公之禮教似不及公無加損但

當時宰相人品之不同可見矣

微吾錄

先生事太夫人甚謹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

動亟歸果然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

禱先生從之御史王鼎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北

行時不能別太夫人欲倣徐仲車故事伯兄不可

乃止

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嘆曰良家子也

命內人撫育如已女及笄擇壻嫁之

友人莊景病遺書求先生門人知暨范規者往規

貧不能赴先生即備行纏服食津遣與人交無死

生炎涼之別都御史朱英樞歸桂陽爲文遣子不

遠數千里設奠尚書彭韶御史袁道經歷張巖之

歿也亦然吊胡榮母喪于新喻祭吳與弼墓于崇

仁羅倫墓于永豐訪莊恕宅于江浦嘗慕先哲宋

丞相崔菊坡之爲人也迎其像爲文祭于家隅坐

瞻仰若弟子之於師者久之

先生德器粹面盎背無貴賤老少莫不起敬給事

中賀欽執弟子禮肖先生像懸于家之別室有大

事必啓焉羅倫改官南京修撰先生謂曰子未可

以去乎倫即日解官去按察使薛綱始疑先生又

得于親感乃悔釐卽欲解官從學進士姜麟以史

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先生出曰吾

閱人多矣知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

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

子

先生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夜不

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

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

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一臺名

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閭外者數年

先生答張元帥問學詩曰古人筆精柏精柏非真

傳耿秋一勾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

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藏藏

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思不用心用

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有自然戒慎與恐懼

斯言未云備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問寄語了心

人素琴本無絃久之又歎曰夫道非動靜也得之

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於是隨動靜以施其功蓋其學初則本乎周子主靜程子靜坐之說以立基其後造詣日深則又有以進乎顏氏卓爾之地位而騷騷乎孔子無意必固我之氣象矣

先生始懼學者障于言語事為之末也恒訓之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淪于虛無寂滅之偏也又恒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鸞飛魚躍之妙 並行狀

先生云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

言行錄

卷之四

二十九

聖賢垂訓之書益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此心與此理未湊迫膈合戾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外傳

朱子謂庸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是

詩若夫胸次高明識見洞徹則誠所謂振古之豪也近年陳白沙先生棟達衡門優游卒歲於吟咏諷誦之際每稱堯夫不置則所以慕其為人者已非一日矣予喜其所為詩暇日擇錄若干首間以教言釋之用俗觀覽而已若白沙之胸次識見骨髓花草堯夫不堯夫世之君子必有知之深者而不瑛乎予之言也 楊應普詩後

石翁先生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其本乎曰一笑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其用乎曰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其

言行錄

卷之四

二十九

出處乎所謂吟咏性情而不累于性情者乎 門人李承其撰片

謙修撰倫送先生南歸序曰白沙先生處南海者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孟子曰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今聞廣譽不願人之文繡周子曰見其犬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其斯之謂歟 先生不欲富貴而一貧賤獨何心哉志其大而己矣

彭惠安韶薦先生疏有曰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立志願學于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又曰潛心聖賢之書實窺體要洞達事物之理有見精微

林見素俊撰先生祠堂記曰白沙陳先生石齋之崛起南粵也不階一命甘韋布以老薦書聯絡追部檄不得已起起而又去憲皇帝知其賢特授翰林檢討先生受不辭又去竟未嘗一日立于朝無得于言無所施于其政以收有尺寸之功然而孤風遠韻上溢旁流盡一世而仰服之身領者神

言行錄

卷之四

卷之四

降聞風者意性賢者式不賢者愧以阻且化惟理壯篋脂貌漆中之流聽下風而馴素節黜浮鍊雅名儒高士後先焉先生於名教可謂雨澤枯水煥煥風奪矣其盛矣乎云嗚呼元氣會而名世生在我南服楚春陵閩建安嘗載當其盛而黃雲紫水亦宇宙川岳于今卷氣之會意者其時先生蓋當之也先生身長八尺七寸臉有七黑子開顏絕人舉于鄉弃而從康齋先生學康齋之有先生猶挺之之有康節先生始云水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云心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

先迷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為依歸其立志甚專鄉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以獨超造物牢籠之外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與天地同流擊壤同其自得舞雩相始終焉先生之隱與措施之大致于是且矣

並蕭陽文獻

言行錄

卷之四

卷之四

莊景

字孔暘直隸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世稱定山先生

先生自少穎異長益不群貌古心夷學博志大就之退遜若不勝衣而胸中多奇探之索之其出無窮使人恍然若失而溫醇和易又能使人戀戀從之游而不忍去其爲詩以近代之詩俚俗可厭控唐人機軸變換百出往往追踵風雅其字畫亦然詩之初變自先生始也景泰丙子領鄉薦成化丙

寅行解

卷之四

七十三

戌登進士歷庚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江西羅倫爲狀元議論風節驚服一時南海陳獻章至太學亦隱然風動京師先生于二公慕其義醉其道情深若骨肉顧然知有善而不知有己以己之未然而信其當然於是善類發發若各欲洗磨之不暇矣

林光振墓誌

憲廟欲設上元燈畺山燈先生同編修章公懋黃公仲昭上培養有德疏言甚剴切忤旨謫湖廣桂陽州判行間川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言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尋遷三艱服闋不起巡撫都憲王公愷

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骸廬卻之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

先生論詩文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如斯輪之巧不疾不徐斯其至矣若夫優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奚可哉其持身則慕伊川法度斬然而難犯接人則慕明道和氣油然而可親嘗曰天之生聖賢將爲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瞶瞶所以引其不及者至今世隆風移學者執于聞

行解

卷之四

九十五

見入耳出口至于沒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

弘治甲寅先生被薦有旨取用巡撫何公鑑躬詰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候行先是家宰王公昶司寇張公瑄輩諸薦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何以諫被謫既而退處幾三十年矣今乃出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臺嘗嫉曰引天下士夫皆朝廷者衆也吾當國必殺之丘今入閣矣水特召而不行罪其可道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

見大學士徐公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亦我

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興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

謂定山也徐公又語學士西涯李公曰定山君之

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為朝廷薦賢矣

李但唯唯西涯初見先生入京戲曰公今復能用

大筆字作拜帖乎謁吏部三揖不跪蒙宰耿公裕

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

已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西涯語吏部

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陞南京吏部驗

封司郎中到任十二日病風遷延野寺彌留日甚

明年丙辰八月赴通政司告行本部即歸定山自

是參告部不為題處時丘公亦卒越明年丁巳遇

考察尚書青谿倪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去

已改歲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

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

並漢翁水樵墓誌

予癸丑下第南歸謁先生于定山蕭然灑落望之

知為有德人也今觀先生及諸公之言即先生之

學宜與白沙先生同矣而白沙先生語我曰定山

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

問緝熙何以告之此猶若有未盡然者何耶

白沙寄定山詩曰影響驅馳節是勞風流今古幾

人豪但聞司馬衣裳古更見伊川帽桶高

定山詩初就少陵既而讀劉靜修詩酷愛之近得

其數十篇披覽益不可當遂與二公相忘至文章

要為儒者餘事古今人善鳴者未有不自聞道始

觀定山詩者當以此意求之

蚤年時文蹊徑脫去天孫雲錦機杼不與晚豪於

詩傲視箕踞放翁橫逸庫節理趣蘊山力諍詞臣

遠慮再起而病竟無所遇浦口清風以求終譽

楊廉焚

賀欽

字克恭遼東廣寧後屯衛人成化丙戌進士仕

止給事中世稱鑒明先生

公爲給事中聞白沙先生議論嘆曰至性不顯賢

藏猶羈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抗疏解官

去執弟子禮旣別肖先生小像懸于家之別室有

大事必啓焉白沙行狀

孝廟登極初內閣大臣薦公特授陝西布政司右

叅議公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

行每天表之四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

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

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

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

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

之或任之內閣俾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

不三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之設載之

祖訓內官之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

事而已柰何近年以來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等

吉祥牛王汪直尚銘梁方陳喜之輩或僞主虜庭

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

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遠徼或恃寵招搖納賂

不肖或引用左道爲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

庫此其陷君悞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

宜深鑒已往之弊不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

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

非惟爲國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

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基之初罷黜浮屠

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

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

脩故頹敗之俗尚仍其舊而未極其新禮讓之化

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

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

心自善矣踰入

朝廷允其辭而四事斥以浮泛罷之

賀克恭在憂中辭參議之命不受極論內侍力薦

白沙幾至得罪而浮議已紛紛矣如與劉汝

白沙與賀克恭書曰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衆說

交騰如水底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

白沙先生詩云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道
苟能明何必多讀書寒山澤千千來京都斯
人各有分彼此何能踰杪秋風口清呼兒埋肩與
聊爲王臺遊言笑誰與俱屈指意中人一坐一踰
踰歸來看四壁四壁光如如聖道日榛塞誰哉剪
其無夫子久不見吾生何以娛常恐歲月晚况與
音問疎申以伐木章一日三卷舒 並詩兼

街錄

卷之四

七

先生辭曰吾非上官獲保里閑足矣請之再三遂
從敏幹子第十餘人往使即拜跪言此事恐不能
保全乞示生路先生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猶
可解衆稍戢俄而相率至東街巷口羅跪再請先
生曰爾等斃屋切財皆可抵償惟殺人不可赦明
后日鎮城當有體勘人來爾輩須拜跪求生耳慎
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項史又報發軍來勦衆
復呼譟相聚曰賀老爺不曾說就我輩再往問之
先生曰城中被爾等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
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當有原宥衆復退數日竟

如其言城中不傷一人

傳五

七

卷之四

七

陳真晟

布衣先生

字晦德改字刺夫福建漳州人

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蕭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卽能自援于俗專心致志以儒爲業業成薦于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幼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竟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于一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鍵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黨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教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末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

及書上得旨禮部看了來說時侍郎郝幹堂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既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學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其事亦寢布衣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賢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千金攜其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卽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扣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殆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鎮海甯人雖多讀書家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自布衣與甯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布衣生於鎮海遷于龍岩晚定居于漳之王洲卒年六十有四後十年提學僉事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

立石道之題詞

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鎮舉入鄉賢祠布衣平日不爲文字之學有雜纂藏于家名存稿云 清川人物志

寫壞百年極火一會景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武夷之遊遂成虛語比者奉手教慨血肉之爲累念歲時之將窮引領南闔魂飛去是以不能默託于呻吟而廢裁嘗用布匪朝之忱于左右也

陳白沙書

予父章德懋議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畧布衣

全集上

卷之七

陳刺天閣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無分毫之助也 事倫復張都憲書

閣中陳刺天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面然嘗粗聞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學向士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七習日見頽靡殊可憂也 陳白沙與胡念庵書

胡居仁

敬齋先生

字叔心江西餘干人

先生自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從學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塾師畏之年十八從安仁于同知學舉子業既而從康齋吳先生得心學之正退而益加充廣慨然以古人自期以斯道有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爲所處家庭如在朝堂

全集上

卷之七

臨妻孥如對賓客端莊凝重履繩矩造次顚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則愈嚴愈密故其詩曰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玄爭交直在此要不愧皇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終日竟夕草草不倦探典墳之蘊與究事理之精微存諸心而履諸身明其體而達其用見義勇爲不擇利害爲趨舍排異端振流俗繼聖賢之緒任綱常之責高風偉節俱表江南 門人陳汝璣行狀

先生家居日以悅親爲事公病劇嘗羹味苦疾果愈兄姊外歸迷于門外有求亦躬調樂家人化之

篤宗族訓子姪不儻（執親之喪初則水漿不入口哭踊每絕方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總功之小悉遵古禮常食醵飲處之泰然四方樞衣及門者衆於是築書室曰禮吾曰南谷聚徒講學語學則曰爲已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于禪騁詞失于矜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隱然有自任意所著有居業錄教齋集

高平撰

先生持已雖嚴待物甚恕其言學也則曰惟爲已

古語

金之曰

二

則所從不差然後可以及人言治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王道之本也其初家食稍有餘鄰里有假無不應不能償亦不較比後良窳人或爲之壽先生曰吾何暇汲汲於此故其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穉穉弗生何愁五穀不熟

行狀

先生所著進學箴畧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畢矣

游德錄

先生以克己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亡之游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爲道必始于卑近以漸造乎高遠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其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于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諸身心以得之吾邑自曹無妄先生後僅見斯人而已真可謂儒者之高蹈今世之逸民而先生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求于先生惜哉

張吉序居業錄與語

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其書錄庸年二十六七始得見之自是備考國初以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于胡敬齋所爲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于正者讀書錄之外所見惟此耳

耳廬間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涵養體驗所得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尚有以識此哉

楊應舉序

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庫廩吳先生之門退而藏修于家書無不讀理無不窮存諸心者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又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養益裕而得益深矣居業

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于中而無可告語事
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冊而命以是名
蓋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間論聖
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
不一而足此外則於異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辨詳
闡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爲而發故
其詞繁而不殺焉

門人俞樾居業錄序

跋近代名臣言行

金

或有問於余曰東濱先生之鐸近代名臣也傳乎余應之曰傳矣夫自陸呂蘇宋以來述名臣者率誦言其燬而瑕瑜之義微矣宋南渡前諸名臣如范平章竇內翰者旣已變面事讎又碎碎不能發明功名以自顯於世而晦翁有取焉取人與律已異也我

朝八開史局往往焚草液池雖廟堂纓綬之士且不得觀而况鄉微儒生乎東濱斯鐸博而確善善而不諱何言乎其不可傳也然余於斯鐸也未嘗不三太息焉建文諸臣自附於夷齊之義受禍不忍言東濱以爲發凡自近始弗鐸也卽近如陽明及見素靜庵五六君子其綱常社稷之功風節政理之蹟皆斷

然不可泯滅者東濱以爲公是公非弗久弗定未鐸也鐸起

裕陵景皇間距建文未五十年士大夫堅心正氣葆植未完以故土木之難倉皇死事者有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見鐸於東濱也嗚呼君子於斯鐸也可以觀世矣何言乎其不可傳也

嘉靖辛卯季冬望日後學海鹽鄭曉謹跋

予錄近代名臣四十二人刻既成或有謂高公格之忠亮秦公絳許公進之剛毅劉公健謝公遷之重厚李公東陽王公葵之文學劉公忠王公雲鳳石公珤之方正不阿皆表重當世他如儲公鑑之介林公泮之廉羅公紀之直魯公鐸之淳亦不易得又有謂張公元慎之學槩而誥于饒鄒公智之氣節而斥于致雖皆未究其用因所謂天下士也錄宜無遺乃復考論得高棅許王張鄒六公附于各卷之末通前共四十八人餘則未能盡知非敢有去取也壬辰秋七月朔咸再識

予觀東濱先生之錄名臣也
以文章尚其學以事業尚
其勇以忠義尚其節錄以
三者而紀述數矣君子觀諸
其錄而鑒法備矣是故義大
於君臣法昭於言行義言則
文義行則純實至則足
立則鑒成鑒立則足君風人
之義也錄詳而確庸臣而鑒
跋擴而周庸臣輔弼也武
而乙先生君臣之義辱教
我敢不樂梓之臣詔天下
後世之爲臣子者嘉靖壬辰
月三日涼梁崔氏拜手謹識

史外三十二卷

〔清〕汪有典撰

清乾隆十四年淡艷亭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史外

明事類纂刪出

光緒堂藏

原序

訂河投筆有明三百年抗節死義諸賢論次其生平而爲之傳凡若十首屬序於子予受讀卒業曰甚矣有明之不幸也夫以死節之多身定一代之盛衰此非通論幾見唐虞三代而龍逢比干接跡乎國家不能使其臣爲祥麟威鳳而解牙鷹鷂日擊觸於庭陛如是而不論胥以敗者無是事也有明享國三百年剝喪士氣之最慘毒者凡三燕藩也魏璫也闖寇也他不與是當是時士有稍知節概靡不以生爲可厭而死爲可樂視穴胸斷脰如饑食渴飲之

史外

原序

密然此吾訂頑所以輦覺太息而列傳之所爲作也觀其激昂踴躍如沙場秋肅劍槩磨而戈鋌憂也其寃沉恨塞如墮房鬼火氣懷愴而聲嚶嚶也口衮筆邇追狀於數十百年之前其人之軀幹短長鬚眉蠕動靡不躍躍紙上而呼之欲出吁訂頑以奈何不能自己之胸寫奈何不能自己之事故以訂頑是編爲得意之書非知言者也丁長列傳七十如伯夷傳之參以議論者益不多見今訂頑是編嘻吁慨歎反覆咨嗟者爲多有不屑規規於傳記者噫止訂頑之微意也歟

同學弟王夢鯨拜識

原序

史外

序

三

濡須新安間有兩汪子焉濡須之汪子則名有典字起謨
者也攝濡牧者馮君君子也爲余道起謨之爲人貧而能
樂嘗步訪之見其籬舍蕭然齋屋中擁几著書不一問新
米客至輿談談無倦或饋之酒盡醉然卽不飲而興亦陶
陶然人但見其瓶之罄踵之決而未嘗見其顏之戚也余
聞而異之時未及一見已馮君手其所著以示余讀之則
詳求有明一代之忠義核其事蹟而加之論贊感慨嗟吁
一唱而三歎如讀歐陽學史記之爲文則又灑然異之旣
而守新安者入都余代庖焉至彼而汪子槎菴投一帙所
言鄉約也以爲老生常譚耳置之嗣槎菴來索其書自謂
如芻豢之至味不食者不知乃異而取讀驚而與之通於
是槎菴乃出其分年學字及禮闈二編以進蓋皆有用之
書也嗟乎世人之不知學也久矣蓋自卯角至壯至老父
師斤斤而命之子弟媿媿而習之無非所以干祿者蓋有
數十年而不效抑或數百千人而不一效則未有不悲其
術之不工而益求工焉苟工矣效矣則又欲以其術施之
於所治之人聚生徒而旣廬以課之於是共誦誦然訖其
邑爲多能文之士而其長吏亦因而獲作人之名噫抑何

史外

序

四

其陋而不知所愧也而如兩汪子者可謂知所學也已矣
而獨惜其年皆老雖能言之而不能及其身以行之也然
苟得而傳之於後焉讀而感感而興起則小子有造成人
有德其於兩汪子所著之苦心亦可以快然而無所負也
乎然余故貧吏力有所不逮起謨館於季季氏之昆季將
梓而傳之而趣讀之心知莫不爭先欣助共襄厥成焉是
何濡人賢者之多也吾知槎菴之書亦必有聞而興起樂
爲版行者矣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重九前六日分守廬
郡天津介山王又樸序

大江之濱有修士焉曰汪訂頑爲諸生數十年蕭然陋巷足跡不入市廛好讀書每有會意便忻然忘食暇則怡情詩酒放浪形骸之外中遭坎珂門祚衰薄則益僻臥不出息交絕遊客至長揖而已人或口之爲狂爲傲余初不識也然心儀其人必獨行之士解組後僑寓邸舍往拜其門見其舉止渾樸自是讀書人本色與之遊適出新著史外相示且曰生平志在忠義每讀史見古人之卓然持大節者輒三致意焉惟是宋元以前代有成書其軼見於他說又多言人人殊世遠年湮是非末由考據惟明代去今未

史外

序

五

遠赫赫若前日事迨其末季逆閹流焰大命垂傾於時烈士貞女奇節疊疊皆正史不及載者憶童時父老輩猶能言之慮其終與溝瀆之諒同湮沒無稱故旁搜博採互考古訂綜覈一代忠義彙成一書余觀其書大抵叙大明潔議論發皇而要有一種激昂慷慨之意貫乎其間此則作者之至性流於不自知者夫忠義至性耳以至性之人傳至性之蹟固宜其言之深切而著明矣宣幽起滯激濁揚清功豈獨在一世哉微言大義尋陸緒之茫茫凍水紫陽之遺也

史外

序

六

春秋之外無信史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蓋史失則誣自古已然後世避忌紛更史官之筆益多掛漏惟夫汲古之士閉戶窮經胸中了無成見往往搜羅軼事發微闡幽其所表見實有以正前史之訛而補其闕此汪子訂頑史外之所爲作也其平日篤志潛修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詞章之學雅所不屑獨於往哲之芳躅足以翼世教明大義者必綜覈其本末而表章之嘗見有明一代忠義士多於前古正史所載綦詳然其間補遺處士鄉社布衣以及深山之野人幽閨之碩女從容而就義

史外

序

七

者不可勝數史多闕焉乃歎曰知人論世儒生之責也抱殘守缺學者之羞也且前代迄今百有餘歲相去未遠不以此時考訂而傳述之將終聽其泯泯乎於是廣稽博採有美必揚無微不著積數十寒暑而成一書仿太史公列傳體凡如干卷雖窮巷幽人亦必詳明剖晰爲立一傳令觀者忠義之氣勃然而興大半皆正史所未及其筆意簡潔明淨離奇斷續而又丰神宕逸慷慨淋漓殆善學龍門而入廬陵之室者歟余畱寓滇江得與汪子遊幸投針芥出其所爲書相示余受而讀之知其意不在文章也於是

不揣固陋而爲之序

金沙同學弟王斌珏撰

史外

序

八

忠義別傳凡例

先生之學貫串經史而所得力者尤在子長孟堅蓋自壯歲嗜學所爲詩古文辭甚夥晚年益肆力於古意度雄遠波瀾壯闊其議論成敗得失瞭如指掌尤爲不愧前人是編創始雍正癸丑告成乃在於今益殫十餘年之辛勤搜羅廣備考核精詳敘事議論閱博曉暢足以兼顧立懦振衰起廢於世道人心不無裨益讀者宜究心焉

先生於有明事蹟詳如輯訂年三十時曾著海國圖志類纂一書分門別類部帙頗繁無力授梓茲編專取節烈非

史外

凡例

一

故爲掛漏緣各有體我不容遍贅也

是編託始之時正史未頒書肆所傳布者類如裨官野史蕪穢不足觀間有出自名手者或是非失實毀譽無稽如程翰林濟世儒竟謂無其人先生細爲搜訂不使奸吏毀蒙美名忠義橫遭污礙蓋實具有深心大力焉迨正史頒於學宮先生乃攜是編就尊經閣下重加校對並無舛訛益自喜曰是可出而問世矣

忠節之士盛世所褒

本朝崇獎節義隆恩亘古未有所以教孝作忠之意至深且

厚如福唐桂三王之臣守節不屈死皆特加旌美先生初爲史可法瞿式耜諸傳頗用自疑及讀正史乃謂同人曰正朝寬大如是奈何自守拘墟之見乎故諸傳一遵正史暢所欲言並無隱諱

燕王舉兵以靖難爲名其後累朝子孫臣庶仍而不改此自爲其尊親曲護先生謂既已易代則當正名定罪曰反曰篡不容假易已而得正史觀之其書法正自如此知董狐之筆百世洞揆也獨建文出亡時事竟附傳疑畧而不書而抗節諸公其本末亦不甚詳悉如方公之十族景公

史外

凡例

二

之鐵帶剝肉鐵爪之天獲義由概從割去此固正史慎重之體先生仍據別錄存之懸此公案以誌千秋之恨云

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異於史家也先生亦倣此例而總目之曰史外取胡文定公史外傳心之語亦異於正史也

諸傳後論贊亦間用前人一二語如孟堅之襲子長而總斷以己意亦有就本傳中抽出一事而發以己論者不拘拘於尋常格式也

諸君子傳有爲前人已作而無別本可參則仍存原本下

著其集之本名論贊亦署本人或有文不大佳稍爲刪易亦仍署本名不放襲美也

先生家素貧自尊祖文學公父孝廉公咸以教授生徒爲業不治家人產故藏書浸少往往從人借鈔又性疎懶不時以拾或隨鈔隨爲友人攜去亦漫不經意其後鈔鏡亭先生共爲搜羅故是編事實得於沙公者居多同郡諸友亦或時時郵寄雜籍以資採擇是以徵考諸當較他本爲更優云

大學公詩會望字劍而豐廷津孝廉公詩國辭字爾玉楚陽豐泰丙子賢書

史鈔

凡例

三

經表揚不入正史者先生訪諸遺老叅以傳聞務求其實悉爲傳述常恨足跡未出戶庭不能遍歷天下廣羅放失博採遺聞使青燐黃誠不終槁沒四方有志君子果能聞風興起各述所傳彰微闡幽不無厚望矣

紀傳敘論唯子長具曠代逸才得左氏三昧至班孟堅講究體裁而生意漸減厥後嗣響寂然先生沉酣諸書故記序處獨具爐錘或一人止序一事或一傳兼叙數人或一事錯以數傳類上添毫棚棚欲活深得前賢不傳之秘唯議論處詞旨大放未如前人之蘊藉爲有含蓄耳要亦時

會爲之不如是而不快也

明亡於賊而壞於閹臣本兵督理之不得其人故先生於諸傳往往歎歎及之宋慶曆中韓范富公罷相歐公所最感傷每於當時名士序誌之文三致意先生實同此深衷讀者勿以印板文法繩之嗤爲重見疊出也

先生忠孝性成廉介不苟家雖貧人無敢以脂韋之行爲先生言者每張燈讀太史公書至淋漓痛快處輒激昂慷慨涕淚大白掀髯疾呼達曙未已自十歲即從先生遊先生願器予傾箱倒篋悉以授之恨袋囊劣不能登揚先

史鈔

凡例

四

生之學稍報萬一是編授梓爲畧識其梗槩如此

門人范允袋謹識

先生是書經數十寒暑始克有成其初論文諸公時勢亦隨所見而書於各朝次第本末先後未及按部排纂等傳中提案處端緒原委不無層見叠出授梓時始編次朝代故有不及刪正者然文體已成裁剪殊難讀者諒之 先生推誠待人乃爲刻工所給寫鑄易手版多不一 司馬王公捐貲補換始成全璧佩茲盛舉用識不謬

史外

議

劉紹基——姓頁宗

范允美
字文蔚

范允襲洪之瑯

沙長壺 沙成裕

朱耕賢 沙餘慶

朱惟賢
洪之璫

范允振
錢朝選

范九福 李重

劉宗周
陳桂本

3
b
-4

表
門人

全識

史外 前明忠義別傳

目錄

卷一

方孝孺 附方孝孺友等

鐵鉉 附高麗等

齊泰 黃子澄

卷二

胡閏

黃觀

史外

目錄

練子寧

卓敬

景清

葉希賢 附廖平

程濟 附高翔

卷三

劉球

于謙

孫燧

沈練

楊繼盛

海瑞

卷四

張振德 姬文胤 石有恒

張銓 何廷魁 崔儒秀

王三善 附田景敷

卷五

萬璟

史外

目錄

丁乾學 附吳裕中

楊建 附王文言

左光斗

顧大章 附弟大武 魏大中

袁化中 附夏之令

卷六

李應昇

繆昌期

黃尊素

周宗建

高攀龍

周順昌

劉鐸

卷七

劉之綸

張春

費彥芳

鹿善繼

史外

阮之細

孫承宗

卷八

衛景瑗

徐世淳

王鑒

蕭漢

蔡懋德

卷九

蔡道憲 附林國俊等

孫傳庭

汪喬年

賀逢聖

卷十

朱之馮

嚴覺

高名衡

鄧藩錫

史外

劉熙祚

何燮

卷十一

盧象昇

呂維祺

張克儉

劉廷傳

張大同

范淑泰

卷十二

范景文

倪元璐

李邦華

王家彥

孟兆祥

子章明

施邦耀

卷十三

凌義渠

目錄

吳麟徵

周鳳翔

馬世奇

附成憲

劉理順

汪偉

吳甘來

王章

卷十四

陳良謨

申佳胤

許直

陳純德

金鉉

兩魏合傳

兄學淵

弟學廉

劉文炳

附申湛然等

卷十五

張令

附女將秦良玉

周遇吉

邵宗元

附何復

史部

目錄

張羅彥

附張羅俊等

金毓峒

附金揆孫等

李昌齡

附尤世威等

卷十六

廬州忠義諸公合傳

盧謙

胡守恒

錢策

趙興基

程楷

趙之瑛

鄭元壽

金玉度

喬允遠

張國政

劉炫

江源洞

黃表赤

朱應珍

蔡世和

吳士任

趙嗣蕃

葛一本

路寬

吳之默

錢振綱

樊孔學

此外

張四哲

陸合新

梅國秀

李逢斯

宋禎武

沈志傑

周呈芳

曹同申

張弘任

徐奇

彭之年

馬應奎

黃克嘉

高翰冲

張弘化

楊維嶽

卷十七

焦源溥

王與胤

張秉純

此外

左懋第

周鏞

卷十八

史可法

何綱

吳爾縑

張伯鯨

乙邦才

卷十九

附陳同極等

雷煥祚

附許謙等

附任民育等

附曾應亨等

附馬應魁等

黃得功

高倬 附黃肅伯等

袁繼成

卷二十

金聲 附江天一等

溫璜

吳應箕

凌嗣 附凌淵生

陳子龍 附徐孚遠等

史外

卷二十一

葛淳耀 附黃淵耀等

徐汧 附徐枋等

華允誠 附華尚義等

侯峒曾 附侯岐曾等

楊廷樞

卷二十二

徐石麒 附李成等

劉宗周 附王氣書

祝淵

祁彪佳

王思任

陳龍正

陳潛夫

卷二十三

吳易 附孫兆奎等

張國維 附王之仁等

吳繼善 附李曾賈等

史外

王行儉

陳士奇 附王錫等

卷二十四

閻應元 附陳明選等

鄧雲程

林汝翥 附夏萬亨等

王養正

黃道周 附賴雍等

卷二十五

路振飛

詹兆恒

陳子壯 附張家王等

鄭爲虹 附黃大膽

徐世名

熊化

堵亂錫

孫臨

卷三十六

外

目錄

三

曾櫻

熊汝霖

張肯堂

姜曰廣

吳鍾巒

王士和 附胡上乘等

楊廷麟 附劉同升等

何騰蛟

萬元吉

卷二十七

揭重熙 附傅鼎銓

瞿式耜 附張司敬

楊畏知 附王運開等

薛大觀 附子之翰等

卷二十八 布衣諸公合傳

許琰

許重玉

賀向岐

外

目錄

三

王介休

王明顯

謝球

王湛

馬純仁

王台輔

鄧思銘

袁啟觀

殷淵

司石盤

李若葵

曹肅

王義

謝宮錦

彭了凡

理學和

劉孔暉

馬如蛟

史外

目錄

三

宋應亨

附姜澗里等

宋學洙

附鄧謙

王漢

許文岐

卷二十九

許布衣

鄧歐石三布衣

卷三十

遺臣諸公合傳

姜垓

熊開元

黃周星

朱永慶

卷三十一

別集附

史八夫人

兩女將軍

沈雲英

劉叔英

卷三十二

國變難臣鈔

采薇子傳

增

史外

目錄

四

男良箕校訂

受業姪良宗

門人劉宗煥全校

紹基

史外目錄終

史外卷一 前明忠義別傳

無為汪有典訂



太史天津王介山先生鑒定

同學諸子參訂

門人于姪全校

方正學先生傳 附方孝友等

先生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右號遜志又稱小韓子浙江寧海人高祖重桂鄉貢進士曾祖子野祖州元鄭縣教諭父克勤濟寧太守事見循吏傳同母兄孝開異母弟孝友

史外

卷一

順母葉母林庶母董仲父克家克家子孝復以奏請滅賊謫寧夏慶遠衛軍姑少卿盧原質母妻鄭子中意中愈玄二婿王稔死國事忠文公禕之孫先生生平傑然必為君子賤文章而貴道德耻刑罰而尊教化發明聖訓敷陳王道天下皆以孟軻韓愈復生執資從遊號為方氏朋友門人者甚眾洪武十五年以薦召高帝一見奇之謂太孫曰此壯士當老其材輔汝造還鄉二十五年又薦召至高帝曰今非用孝孺時稍罷漢中府學教授獻王師事之扁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正學先生泰閔帝立召入翰林

史外

卷一

二

直文淵閣被殊眷是時帝銳意用先生先生亦欲佐天子建太平之業倣古周禮周官次第更定曾燕王反南北用兵未及設施而國事去矣嗚呼王政之不行於今二千餘年矣泰閔承高帝賤亂嚴威擊斷重典頒行之後濟以寬仁一二年間路不拾遺重君彬彬禮讓謂非仁義既行之效乎夫不悔禍亂起源諸酷虐殺烈於踞自壬午篡奪以還天地元氣整喪略盡僅一仁宗稍稍稍暇而年短祚促營之積惡之家子弟成材率多推折不善降殃理固然歟爰是以降王澤絕息繼體之君類皆信用僉王莽等忠貞姦瑋權相疊柯太阿雖有救時善政功效確然皆出於申商刑名之學挾隘酷烈生理益以刑削又况一變而為養勝之形再變而成鈎黨之勢士怨民叛財盡國糜一亡而不可復振矣小夫豎儒每咎先生不遵泰閔篤親之誼夫燕王驕悍就國之初即陰蓄亡命修武備快俠耽耽已非一日舉兵南下假清君側之名蚤削天王之號司馬之心路人知之矣當此之時舍齒戴髮且思奮挺操戈惡難君父周公之誅管叔夫豈得已犬義滅親名正言順即奈何以是病先生乎且燕王既篡齊王博親兄弟也

奪衛削藩不遺餘力豈不可行之於建文者獨可行之於永樂乎至高煦效尤則謂侍臣謀國不當以黃子澄爲戒此非其良心之忽動忽已而量人固其陰狡之性深周身之防慮廷臣黨熙爲齊慶封之言耳非所謂觀物則智自斷必厲者歟况夫建文四年屬之洪武與宗廟謚還以懿文誣死父讐死兄抑又何心豈皆先生有以致之歟先生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他雜著又數十百篇凡以悼王道之凌遲還斯民於三代也孔子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先生事恭閔纔數年耳顧以迂濶責之事後成敗之論何足據哉燕王兵至京師宮中自焚先生持衰服晝夜號哭鎮撫伍雲等執以獻先生大罵不屈擊獄遣人諭意不從既而議領印位詔於天下問左右誰可代草者皆舉先生乃召出與杖哭兩下聲徹殿陛燕王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予法開公轉成王耳先生曰成王安在燕王曰渠自焚死先生曰何不立成王之子燕王曰國朝長君先生曰何不立成王之弟燕王曰此朕家事先生無自苦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先生大書燕賊反數字柳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燕王曰汝不顧九族乎先生曰便十族奈我何哭罵益厲燕王大怒據宗文畫抄之每收一人輒示先生先生罵益厲九族既戮則及母黨妻黨交將門人爲十族當此之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親族謫戍絕徼者復千百餘人七日而後燐先生罵聲不絕至死乃已時年四十六孝聞已前死孝友就戮時先生目之淚下孝友口占一詩曰阿兄何必淚潛潛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夢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爲不愧先生之弟姑子盧公原質字希魯洪武戊辰進士第二人官太常少卿坐黨族其家先是燕王以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鏞與銘嘗受學先生令召之先生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先生既致命鏞銘拾遺體葬聚賢門外山上甫畢亦見收芳燕兵勢迫先生自分必死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今孰知其由姦臣得計今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分庶不我尤妻鄭與二子意愈先自經死二女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死婿王公孫字叔豐受業先生與鏞銘等謀墓

事坐黨連繫燕王念其祖死國特有免飲用之辭不就
念先生名蹟日就湮沒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平始末爲家
傳行狀並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卒傳於世初孝復之謫戍
也攜宗圖以行先生赴難時抄民不抄軍故孝復軍支幸
脫洪熙間孝復子璣以救歸里始克王先生祀謝公羅詩
孫枝一葉是君恩謂是也或謂爲典史魏壽潛先生初子
德宗言謬矣而他本所載余學憂並命允青黃先生遺亂
後有爲南昌司訓者亦非也其詳具載崇禎閣臣朱國禎
所輯先生傳後

史分

卷一

五

汪有典曰嗚呼秦政赫赫連勃振古之窮鬼也然未嘗有
十族刑蓋自開闢以來忠義屠戮之慘至明爲極而燕王
實肇其端死難亦惟明爲盛而先生特冠其首方燕王之
南下也姚廣孝啟之曰殿下入京慎勿殺方孝孺殺此人
讀書種子絕矣嗚呼惟先生不遜十族之誅讀書種子乃
所以不絕也廣孝輩烏足以知之哉朱國禎曰方先生以
聖門之學擅舊氏之才高皇帝發之建文皇帝用之庶幾
可興教化而遭時大阨退不得爲巢由進不得爲周召即
求平世卿士不可得則有成其爲方先生而已武嘗以更

改制度爲無成或憐以激烈沉宗爲太過噫太祖之制誠
可無改也直易視北平以潤色太平爲得意謂君臣千載
一時不可失耳乃建文知遇如此謀人之國至於極敗不
一明目張膽抗言之而黯黯付此身尺組刀圭間比於溝
賁成何局面金陳和尚兵潰城破侯殺掠稍定然後出曰
今日明白死後世必有知我者一武夫立志猶爾何況先
生凡忠臣孝子遇大不幸之時事一有顧瞻便生退轉
則所謂叩頭乞餘生者何所不至而豈先生之本色哉至
溫陵云建文止能長養死難之人才而不能長養輔弼之

吏外

卷一

六

人才是天地能生亂枝鐵幹不能生黍稷稻粱也且三四
年中何長養遽便得此其意蓋指高皇而又姑隱其辭務
求可喜暗寓推敲另是世間一說存之不論可也方祠碑
曰當夫金川啟輪皇祚頻移固曰此家事曰周公輔成王
成王而既逸矣新主舊臣不得不死文皇不得不殺先生
以一死自誓衰麻號哭計不反顧文皇以必殺之心脅以
不卽殺之勢先生卽欲自死快死亦何可得是八百七十
三人者斷肢交首於前愈殺愈勤愈勤愈殺譬如積山之
九勢不得中止蓋至血肉已盡形影都消死者浩然死死

者忿然然怒不少殺而其計其威固已窮矣窮則悔悔則思亦寧不坦焉若喪曰奈何以家事累君曹而特不可以告人萬機之暇進而幸陵轉而東又四顧天下踣路蠶蠶敢非而不敢書敢書而不敢出終無以釋然於天下於是修文競武遷都掃■終其身不敢自逸甚至殉榆川之役曰吾本無利於天下諸君子何自苦爲蓋三百年來恬熙無事狩而還斷而續追唐虞三代之盛則文皇帝之功而先生及諸死節者憤激之力也夫忠臣孝子所以糜爛不回者豈惟千秋日月之名其心謂不如是天軸絕地維

史外

卷一

七

折人類滅故決然以一絲爲繫期於安天下而止今文皇帝之功可以謝太祖卽可以謝成王與先生遺詔特祠正是善繼之大而先生以一死安天下其魂魄所之太虛來往往夫自迷自續與後之人自憐自歎自碑自記而終無忍於殺者夫張許不能昌唐文陸諸君子不能留宋而先生獨以聚寶一片地固有明萬世之業豈非亘古亘今忠臣之第一乎

乎次正學先生傳本之鄭端簡吾學編其他一切制行槩爲削去獨標死難一節從其重也凡予所論次諸先

生傳悉倣此例故較他本記載不無掛漏至先生子德宗抄沒時魏澤匿之余學變命允達發之此吾學編所未詳載予得之他本私喜先生血胤不絕故特附記之及讀朱氏國禎所輯遠國臣傳辨先生後嗣甚悉則所謂德宗者乃子虛烏有而先生之血胤竟絕矣遂依朱氏易之蓋先生以十族廷爭時止知萬古之綱常爲重何暇顧一己之嗣續正不必曲爲假借以有血胤爲先生幸也伯夷叔齊何嘗有子孫香火哉朱氏之言固方氏既無唯類唯克家子孝復於洪武二十年湯園公

史外

卷一

八

和城海上加賦寧民毅然赴關奏減謫寧夏慶遠衛軍攜宗圖以行先生死難時止抄民不抄軍故孝復軍支幸脫洪熙逢有孝復子琬援例抱宗圖告奉戶部折字一千一百二號勘合調海門衛軍尋釋爲民由是方氏之亂始歸成化十八年方石菴先生遺稿調祠琬孫方志淵出迎方石喜先生有後且由軍赦回故手書律詩一首贈淵內有孫枝一葉是君恩之句遺稿尚存歷代世守乃志淵故有仇人曰葉琰者造於海鹽得見鄭端簡恣其說遂入傳中然猶下一或字或之者疑之也

全采者軍冊之訛也而松江人俞斌原竈丁販布於寧
欲脫其籍且艷慕郵錄結黠生復祖吾學編竊改縣志
於名宦魏澤下摘去黃荆三行插入托孤一段指幼子
名德宗捏出俞允任免名色求舛州作復姓記松江人
益張大其事造祠立碑纂歸宗錄至寧海潤告侵奪知
府洪都崧人又主其說訟者數年前後提學副使王畿
周延光查明黜革方氏揭奏於朝始定蓋天啟四年事
余在政府親得而正之所謂遺族赦還京者其實錄也
然斌之後冒原冒貢而真方氏幾掃地矣僞之足以亂

史外

卷二

九

真如此又先生身後之二阮也

鐵司馬傳 附高拱等

公諱釵原色目人居鄧州洪武時以國學生拔授禮科給
事中賜字鼎石遷山東參政陞兵部尚書建文元年秋七
月燕王棣反削去建文紀年仍稱洪武三十二年殺王臣
署官屬警師南下是時惟高帝勸亂之日久遠海內蕩平
文恬武嬉將不習戈甲諸武臣子爲大帥者皆菲吝講藝
耻言兵事耿炳文稱老將至是北征李景隆代之景隆嘗
梁豎子寡謀而驕不嘗習兵見陣妄自負文武才統兵五
十萬與燕兵戰輒敗棄其師還公與參贊高公瓚出臨邑

史外

卷一

十

誓酒同盟起集兵寸固守濟南燕兵射書入城招降濟陽
書生高賢寧教諭王公省門人也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
論答射堅守不肯下當此之時燕兵攻之急城且壞公則
夜募藍帛裹以葦薦畫白縫若城而潛令人補築之燕兵
堰水灌城衆大懼公曰無恐計且破之於是撤守具令人
登陴哭而求降出千人伏地僞請命燕王大喜謂諸將曰
此中原要害得此可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畫而自守徐圖
江淮可以得志於是退軍率數騎渡橋直至城下公則懸
鐵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戒侯燕王入城時呼千歲即

下板壓殺之比。燕王入門門中，遽呼千歲，板急下，傷馬首。燕王大驚，易馬而走。走至橋，伏發，撒橋橋不可動，乃得逸去。於斯時也，燕王之不死者，僅如髮。既免，則大怒，復令劉以板擊城。公書高皇帝神牌懸其上，遂不敢擊。出奇計，毀燕兵，攻且屢敗之。相持三月，燕王憤甚，計無所出，遂引兵去。公設宴天心水面亭，橋間辛若，進賦，磨歌，激發忠義。燕兵畏之，遂不近濟南。已而抵盤，至宿州，公率兵蹙其後，邀擊大勝於小河。中原震動，燕王欲棄師會中官有招者，而淮上諸將亦連敗京師，遂不守。公擁殘兵在淮南，爲人

州關索，欲建文帝卽位歸田里。上書論政事，其一言親藩帝深奇之。語略見卓公敬傳。燕兵起，從李景隆發營，軍務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適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若此，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籙，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拜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來見大王者。何哉？誠夙許太祖生常，頑首死當結草，敢求盡一言，卽頸血汚地，不惜耳。昔周公閒流言，卽避位居東。若大王叔諸始謀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須當與周公比隆。乃慮不及此，遂傳檄遠邇，大興甲兵，冀奪臨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殺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渾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記

有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隙率眾數萬突起而橫平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容雲下永平盤雄縣掩真定易若建誠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畿輔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末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眾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

史外

卷一

十三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大喪未終毒與師旅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魏白髮書生螭螭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迂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平報景隆兵屢敗自板南歸二年五月遇公於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守京城破綏死驛舍王公省字子職吉水人爲遊兵所執從谷引譬詞義慷慨衆義而舍之歸坐明

倫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大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死子顧判薊州亦抗而死文靜聞燕兵至濟陽泣曰吾父必不再生矣三遣人訪覓得道骸歸墓高公賢寧被執燕王曰此作論秀才耶好人欲官之賢寧不肯受其友紀綱勸就職賢寧曰君是學校棄才舍而事新主固當吾食飢有年義則不可割言於燕王全其志而遣之後卒年九十有七棄才謂難生也

汪有典曰嗚呼燕藩之變與吳淞同而燕獨成事者以諸將非其敵也耿炳文以三十萬衆收於真定李景隆以五

史分

卷一

十四

十萬衆敗於北平盛庸以六十萬衆敗於白溝河其他諸將非敗卽降降者無問矣而敗者又不卽誅益以長圍外之玩故曰用兵在於選將選將在於定謀爾時大勢既已露潰獨公一人竭智盡能且戰且守夫曷有濟宋衆軍說公收合潰將直抵北平搃其巢穴燕回顧家室南兵蹙之令燕腹背受敵大難可平公以南將驚材無足恃不聽人顧慮之不知燕王之才非震濠比宸濠驚馬戀棧故新建得成其功燕王傾國而來計不返顧劉季不惜烹父奸雄狠鷲夫何所難卽破北平益以南下於國事總無當耳夫

史外

卷一

五

濟南之役燕王幾已成擒而卒脫去白溝夾河棄城諸戰
燕又皆得風助嗚呼三代以還皇天於亂臣賊子往往曲
爲保護而贊成之亦何怪獎逆之徒紛紛接迹於世也乎
忠節錄曰李文達天順日錄記鐵鼎石孔義甚烈二公
皆鄧人也故能知之王文恪紀聞謂公死後二女入教
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鐵同官至二女爲詩首章所謂今
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不知同官何人乃敢
以此語聞上平第二章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條得劉
耶勝阮郎亦似已嫁後詩也立齋間錄云公於三十五

史外

卷一

六

雪朱葵尊明詩綜謂吳中范昌朝題老妓參詩數
珠王王文恪非無識者獨紀而傳之何耶

齊尚書黃太常合傳

尚書諱泰深水人洪武二十年應天解元明年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太常諱子澄初名湜以字行分宜人洪武十七年鄉試第二明年禮部第一歷官太常寺卿初高帝封建藩王地人勢重亞於天子而燕近邊得專制賜以甲兵衛士尤益羣不逞之徒歸之訓導葉君昇疏言分封踰制禍患立生帝怒逮問死由是諸王益無忌會高帝崩遺詔諸王臨邸中無奔喪燕王不從強入臨至淮上尚書請急出敦勸歸國當此之時燕王憤甚已耽耽有取代意矣明年

史外

卷一

十七

復假人觀直馳皇道登陞不拜氣剛勢逼朝廷患之先是高帝時諸王率悍悍蒙寵謫恭閔爲太孫日太常爲東宮伴讀坐東角門謂太常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盛卒底亡滅大小強弱之勢不同順逆之理異也及卽位有告周王櫛與燕洲代岷四王通謀不軌者帝召太常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遂出與尚書議削諸王兵權尚書謂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圖之太常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乃可圖於是

史外

卷一

一八

遣李景隆襲執周王而遷之雲南燕王上言請曲宥帝制然欲中止二公爭之未決趨出相語曰縣官婦人之仁今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入言曰周王已獲可慮者獨有一燕擒燕則大事定矣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及今不去後悔何追當是時燕王僞稱病而謀逆益急告變者亦踵至太常曰成大事者不顧小信因其久病正天與之時先人者制人此之謂也則以備邊爲名出兵聞平諸鎮而更置北兵守臣燕王遂舉兵反以索姦臣周公輔成王爲言耿炳文者老將也子尚王最親李景隆者文正子亦門第肺腑當此之時拜炳文平燕大將軍領諸將進征連敗以景隆代之則又敗廷臣請正罪不聽太常撫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罪燕兵至淮上帝不得已逐二公密使募兵而以齊黃告燕求解兵燕王曰此緩我也不聽益進兵金川不守遂入募尚書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與復所乘馬廬爲人識墨塗之行遠汗流晷脫有見者曰此齊尚書馬也遂被執送京師不屈死之誅九族太常至蘄州與知府姚公善倡義勸王亦被執見燕王曰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貴不知殿下卽此位若欲用臣

是不欲以綱常治天下乎燕王解頤曰問卿博學善讀書不比方孝孺執迷朕將悉赦若罪曰經史家翰治世所用亂世將安用耶况富貴瞬息何足重輕殿下向來悖謬不可爲訓惡子孫有效尤而起無足怪者燕王變色曰此天命有在聞汝欲借兵日本勝我果有之乎曰皇祖起義兵定天下生殿下勇力冠世托東北大藩永衛王室北敵胡虜不能往靖而反內噬若臣引夷內攻與殿下逆謀何其燕王曰此細人言不足信朕亦不以此罪汝今以魏徵趙普不足學則迂甚矣令引江西所錄族人六十五人妻族

史外

卷一

十九

外親三百八十人至皆斬之燕王曰知汝必不爲我用前認何罪責書於紙曰是本爲先帝文臣不職諫削藩權不早以成此克殘後嗣甚不足法王命截其手曰汝雖不入帛夷足跡已至海上復命截其足磔死年五十三尚書一千甫六歲給配赦還嘉靖中鄭尚書瞻至溧水見其五世孫光裕即六歲兒後也太常至賴州姚公造黃冊編籍其長子珪爲道士更名玄微守譜籍次子玉爲里正更名彥修守室家皆作崑山人太常臨難後彥修捺鼻音充解役叔骸骨江行夜藏焦山一愛妾在繫所爲紙牌祀之忽晝

雷大風發及攫取其主去後裔孫黃熊與蔣乾同以上塚爭地致訟堽山登祭忽地中聲如雷青氣上冲裂一潭御史劉璉驗實上聞表墓立祠吾學編云一子走易姓名爲出經遇赦家割廣威寧後復姓有黃表者字汝明中正德辛巳進士燕王既篡立之四年有以齊王禕之變告者召其諸子並削爵爲庶人安置廣州已而谷王棣漢王高煦俱謀逆則又削爵安置謂侍臣曰卿等謀國勿以黃子澄臨刑爲諱

汪有典曰嗚呼削藩之舉操之大慮而遣將用兵復多乖

史外

卷一

三

外事後責備二公固有不得辭其咎者然燕王狼鷲沉猜謂可以德感說動姑少寬假宜無禍患者即燕王曰氣或存亦未能決然自信不背叛也何者虎且翼霸勢不得已也論者謂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桐天下不稱逆文皇即舉兵南下豈過儼非其倫設辭助攻此固與於逆亂之尤者也彼其馳道登陞自擅不臣獨非顛覆太祖之典刑顧可恕而釋之而罪專責上乎即云大杖則逃未聞大杖則反戈也由是說也剗頭之殺小君爲許子而輒之稱兵爲幹盤乎又謂當燕兵薄城有如建文天子誠將吏

且好用兵拒出九卿中官數百人城外雍雍然恍恍御蓋以親王禮奉迎曰聞殿下欲法周公輔成王成王敬速以入而天子身自袞冕臨朝設周公所負屨以待此則所謂揖讓救火放虎自衛彼燕王者果低首下心反風滅火曲盡臣節而事孺子王乎嗟乎委弱肉於餓虎之側而幾幸其不食必不可得之數雖驚材昏童亦斷斷不出此矣且夫賊亂之人固未有顧名義者也既爲楊廣何所不至而且謂是時文皇勢不得引嫌自退必且假手必且推刃以居天下之不韙夫以帝王之尊社稷之重而爲嘗試一擲

也外

卷二

三

以賭換亂臣賊子之惡名其得失孰多乎意蓋欲歸罪二公故不覺言之誕也斷斯案者其唯朱國禎之論爲平允乎朱國禎曰北平兵起專以齊黃爲王名坐曰亂政曰奸黨且遣祖訓訓兵待命夫復何辭然請以建文時勢籌之上承高皇之重下值親藩之強主父偃之策迂緩何及於事火在猶矣非優容卽削奪不過兩端抑事有未易言者周王惇惇此皆孝慈親孫子也當高皇時已恬不知畏何有於建文乃高皇可以父道訓建文不得不以君道臨何者高皇先天而天不違者也忠在外不在內草昧之基骨

肉間義不勝恩建文後天而天不可奉者也患在內不在外極重之勢堂陛間恩不掩義而文皇以天挺之英名則叔父強則幽燕威名既重羽翼陪成直馳皇道其何能堪重以告變紛紛南之圖北北之抗南勢所必至而勝敗存亡之機已豫定於冥冥之中矣二公受建文却過秦既親承顧命黃亦先有成言畫策曰當如此若一手優客人心難厭矣且陵夷終於亡國此在昭劣如漢之桓靈甘心受制謂仁明之主強力不二心之臣肯畏民爲天下萬世笑乎君可逃迷之不可死之臣則盡心焉盡命焉又盡族焉

尺外

卷一

三

道如是止矣若輕著口角有誤國失策弄覺之語此又與於陳瑛之甚者也文皇亦且震怒矣

史外卷一終

何大理傳

公諱開字松友祁陽人舉秀才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理文中官右補闕燕兵起與齊黃輩日夜籌謀防禦東昌提至陞大理少卿燕王既篡立召方公草詔縣召公及高公翺皆衰絰至哭聲徹殿陛王召公先入令更服公曰死即死服不可更王曰九族俱應死而傳抄捉恐之公大罵不屈命力士以金瓜擊其齒齒盡聲不絕王怒縊之死以石灰水浸脫其皮草實之懸武功坊籍其家予傳慶與其族

史外

卷二

一

二百十七人皆縛至市斬哭聲震天兩列御史咸掩淚陳狀者逆黨也性殘忍王屠戮諸公瑛之力爲多至是亦色慘次子傳福年六歲充錦衣衛軍一女入功臣家曰郡奴親友坐累死者數千人傳福十一歲卽出幼戍交趾六十一年驟而死郡奴方四歲母任就縛時自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昏瞶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循臥也稍長髮至寸卽自截去日以糞墨汚面禿垢不作人狀功臣家亦不以人類畜之後以救乞丐歸誓不有家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亂貞姑公家故址左右荒榛時

見光怪久之有一猿獨哀鳴徹曉稍夜人不放行萬曆初御史屠叔方疏請盡釋戍籍人得充文移兵火前坊邑門忽旋風捲入天際日正中若素練彌迴自午迄申復還邑正堂中人皆異之

汪有典曰嗚呼公少與同志友譚業長沙王吳商祠中以忠義相砥礪而一松於壁題曰蒼虱出繫系以詩太祖過而見之竊以問得其名及舉秀才人見帝曰此題詩祁陽壁者耶因台通籍其不遺一善如此至於燕王則不然其於忠臣義士必根株盡絕乃已奉天刑賞錄謂公夫人

兒外

卷二

二

旣死有把與狗嗅之盲婦女何辜又何其積怨深怒若斯之極也

黃付中傳

公諱觀字潤伯一字尚賓貴池人榜姓許洪武甲子貢
 太學領解登上前胡奉安爲祭酒太祖以爲生許觀鄉試
 會試殿試皆第一特旨褒獎是爲開初三元也除修撰
 禮部侍郎改侍中與方齊並見信川建文四年燕兵已
 迫幸詔募兵上游督諸郡勤王至李陽河間變痛哭朝服
 東向再拜投羅剎磯湍流中死之時年三十九先是公度
 國勢不支知夫人翁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以而夫
 人果被執發配象奴伴持金釵給象奴出市酒有急攜二

史外

卷二

三

女室家屬十人沉淮南橋下死一日喪燕王得公冠束芻
 肖形斬之族其家逮及姻黨公屍順江流而下夫人屍溯
 江流而上數百里會聚焉方夫人投水時嘔血石上成小
 影每陰雨輒見彷彿鬢鬟側立清溪居民時見祀業者一
 人攜二三女郎立溪畔人爲公也駭歎立祠而以夫人配

食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篡弑之殘虐未有甚於燕王棣者也
 夫革除之際忠臣義士式問封墓固無望於季世然如王
 保保之逆而恭于英之思主保全道皇帝之仁風義舉

固足以教忠孝而動頑殘且此猶異姓之臣亡國之俘不
 得與宗國世臣比燕王去高帝無幾時也夫豈不聞焉胡
 乃篡國之後舉君父教養愛惜之人材族誅瓜蔓斷等妻
 孥其復逞淫刑於既死之遊魂殘魄不已值乎劉誠高諸
 高帝有云殺運未除然未聞乾坤殺運專爲忠臣義士而
 開也豈三代以後之天弑父弑君陷於氣數之中卽殺士
 殺賢不得不出於情理之外乎迨至榆木川之變死非正
 終屍徒錫額此與沙邱軀鯨亦復何異况夫高煦效九錫
 征骨燼語云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史外

卷二

四

練御史傳

公諱子寧初名安以字行其先本江西淦東東山人父僊遷三州是生公三洲南爲王峽峽後爲縣公實縣人也洪武十八年會舉對策以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修撰歷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爲吏部左侍郎拜御史大夫燕薊變起李景隆用兵屢敗召還公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景隆文正子驕汰妄人觀望懷二心帝以門第肺腑故不聽公憤激大呼曰壞陛下事者必此賊也巨儒員執法不能鋤奸請先伏誅因大哭求死帝駭而罷朝先是

史外

卷二

五

耿炳文敗帝問誰可將者大常卿黃子澄力薦景隆舉朝爭言其不可帝獨然之親臨之於江許賜厚玉帶斧鉞而召炳文還京亦不誅燕兵渡淮靖江府長史肅用道衙府紀善周公是修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齊黃怒且誦公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齊黃愧而止燕王篡立指揮劉傑縛公主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公噴血而前曰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死者百五十一人成遠者亦數百人公死時有侍媵抱匝歲子匿民間得免展轉入閩傭保六世孫綺爲新寧陳舉舉書記萬曆戊

史外

卷二

六

成陳計偕入浙有江右生楊應祥同舟先一夕夢公持蠟來謁心異之比入舟見書記侍側雅哲不羣指問何姓縉以本姓對生心動叩曰得非吾里練中丞後乎縉不應而泣數行下生疑駭固叩之初公被擒前一夕取血裙大書縉字付侍媵者世閱之不示人縉緘於衣領中至是言其詳縉之有光燁然上冲者久之生亟以百金贖縉陳不受遺縉縉不肯行日以死殉國人臣之恒且九族亦矣歸將何爲生益賢之歸家具白當事者以幣來聘授以巾服置山廬百畝俾奉公祀一時聞者嘆息謂天道非遂無知者

號爲歌詩紀其事公攸峽人嘉靖元年以流賊亂割分峽江爲縣而淦東東山實隸峽淦與峽爭立公祠淦之人曰公淦人也何與於峽峽人亦復之至爲訟詬詈太守錢琦議兩祀乃定琦爲立碑系以詩曰中原龍戰日萬國撼雷風天意別有主人心獨在公青山無斷骨白日顯孤忠到此看臣節羞言靖難功

汪有典曰嗚呼以奸雄之姿而挾以帝王之力夫何所不至哉然而不能奪匹夫匹婦好善惡惡之心公歿百餘年淦峽之人爭祀不衰即當日之腹誹目怒於淫刑以逞者

舉從可知矣甫中有二蔡一君謨派一京派京子孫漸京
所爲與人言毋自詭爲君謨後蓋祖宗之奸邪不世於子
孫若此方黃諸公燕王所目爲奸黨者逮夫榆川告變屍
且未寒仁宗卽諭侍臣方孝孺輩皆忠臣宜從寬典雖有
孝慈不改幽厲可畏也夫

史外

卷二

七

卓忠貞傳

公諱敬字惟泰瑞安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
中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公負高世才讀書十行俱
下終身不忘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
律曆兵刑皆能究悉爲給事好直言或以大剛則折爲戒
曰吾知盡諫職耳禍福非所計也將諸王在宮中服飾與
太子無辨公乘間言於上曰朝廷視致全在宮中此紀綱
所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
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

史外

卷二

八

建文初燕王來朝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北平強幹之
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從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
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
察帝曰燕王骨肉至親何能至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
帝默然燕王旣入簾責公不奉迎曰此非前日奏裁諸王
者耶公厲聲曰若用敬言王安得至此燕王欲殺之而憐
其才且曰奸臣皆欲害朕敬止欲從朕內地耳繫獄或以
管仲魏徵事勸公不聽姚廣孝爲僧有重名公每輕而抑
之街巷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沼吳王衍不殺石勒

而終終行陛下所冀爲重王在地勢敬言見用一至
南面張中曾耳豈有今日哉遂族誅之公臨刑嘆曰變起
宗廟無如之何死有餘罪神色晏然籍曰如生後學士
劉忠愍公傳其事程論曰忠貞

江有典曰嗚呼秦閔之朝君臣交拜人謀不誠天亦職其
外矣蓋秦軍圍事高公魏謂帝曰各處親王驍逸不法皇
上所難處也臣愚賢如河東東平則下詔策賞之驍逸不
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答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
後合親王告太廟創其地而廢之豈有不順服者哉監察
御史

卷二

九

御史韓公郁曰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
迎是王爲周公俾各命世子持青龍璽能只守藩不聽
夫公之言曰幾非至明莫能察幾非至勁莫能斷當是時
太臣謀國意彼才陳識瞻皆短廟堂多疑備之甚固外鮮
亞夫之將烽火迫於京畿柔輪弄於便殿秘計欲剪親王
廣譽無役叔父乾坤昆弟自風雨端然薪燧火借劍無人
國幾至此欲無亡得乎李齊賢黃諸人功之首罪之魁
罪魁滅建文功首與成祖大事後而論罪或然矣功何有
哉從而爲之辭卽齊黃亦屍視也

景御史傳

公諱南平字耿直寧人洪武二十七年試禮部第三人
對第二人授編修歷官右僉都御史燕王謀不軌公奉命
察燕邸動靜燕王謀之言論明快大被稱賞既立諸臣
死節者疊疊公密奏閔帝出了國興復獨白諸燕王燕王
喜曰吾故人也卽仍其官當此之時燕王目齊黃諸公爲
奸黨榜姓名於朝堂而赤其族公偶體尚大節人不取犯
口私行妖犯一女畏公輒避之天下無少長稱正人卽交
口曰景秀才公素與齊黃諸公善又數預兵謀雖慷慨殉

史外

卷二

十

國難至是獨委蛇侍班人慮怪之公之侍燕王也雖曲柔
待變而義不能無形於色燕王亦不能無疑於公會欽天
監奏有星犯帝座甚惡其色赤一日早朝公偶着緋燕王
心動執而視其服則采衣麻帶劍躍起誓立燬罵曰欲爲
故王報仇耳燕王大怒曰且無論天子卽親王敢爾公曰
若背畔高皇帝帝命爲亂臣賊子卽已非親王何乃天子大
罵不絕聲扶其齒目扶其顴頰之含血若有所攻術而前
直噴燕王衣燕王驚起而走而如土羣臣侍殿上者咸愕
眙失措遂剝其皮草植之城長安門鐵帝剝肉至盡碎磔

其自是夜燕于夢公使劍衛殿追擊僭倖下第
其笑面語曰汝猶能刺朕耶索忽爾行數武前重燕主
王大驚令武士火其皮士皆噴血仆地不能起于頃其
其部暫相擊衆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然公猶時時入燃
好爲屈

注有典曰嗚呼張良之擊秦政於博浪也吾意政之魂
已祇同不待沙邱之氣絕屍體亂吳而後乃今爲其
失也公於逆燕大猶是矣方公之委蛇於其朝也蓋視燕
主亦一荒女之妖而直欲以皇秀才厭勝之耳此所以動
其爲屈

十星家也歟

卷二

十一

宋史紀事本末

公諱希賢字開常從亡臣也松陽人由賢良官御史疏兵
犯關帝命直欲自殺翰林程公濟曰不如用亡策諫言皇
祖自道微我大難則發令戴奉先嚴宜急出之少頃少監
王執孫節子解得度牒三紙曰應文應能應賢尋相緝不
能乃備具程公節爲帝祝髮授楊應能受應能牒公殺
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君公袖出黃冠曰易達從
帝適去永樂紀年之發未公從帝投道之永壽寺甲申從
帝去適至襄陽就牛鼻先於西山秋由池上抵廣州過史
史外

卷二

十二

仲桂家復從帝至杭覽湖山諸勝隱迹爭慕帝使渡錢
塘浦江鄭洽家帝坐孝義堂中福無故墮地趙天泰曰
此不可久留從帝去而至會稽雲門寺重九從帝游天台
廬蕩冬從帝還楚蜀乙酉從帝至重慶雪華和尚結菴於
慈慶里遂奉帝西居焉丙戌從帝至滇依西平侯沐晟投
五華山登梵宮獅子座繼聞賊孽王承燭鼻卒晨恐請
帝適公與應能結庵於永昌白龍山帝居之已丑帝東
行册公與應能守庵未之從也庚寅帝還白龍山辛卯有
司燬庵從帝去白龍山至大理之浪穹公與應能募建菴

巷成程公鑑之得劉之坤曰劉極而順吉卦也居之王辰四月公卒先是年三月應龍亦卒帝勸連喪南亡臣哭而並葬巷東方泰閣之祝髮而逝也其主神樂觀議從亡者二十有二人兵部侍郎廖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翰林侍讀史仲彬一曰史彬吳江人編修趙天泰三原人程濟朝邑人一日積溪人待詔鄭洽浦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一云黃直武進人四川參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王中書舍人梁良主梁仲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黃盛人旗撫牛

卷二

七

吳先沅人王資劉仲教授楊應龍俱祀縣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何州吳江人並公爲二十二人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比邱楊應龍道人程濟並公應賢爲三也往來給運衣食者六人馮灌時稱寒馬先生時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巷後稱雪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主人時稱倦主趙天泰適末爲補衣葛翁時稱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鍋號老補鍋牛景先囑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餘俱還相應援以濟緩急汪有典曰嗚呼燕王既篡之後肆其虎狼殘殺之心密網

深求忠臣義士幸而獲保要便族姓者蓋亦絕鮮矣其聯述者率多漫滅不可考好事者或輒爲哀錄大都傳聞異辭然義關名教君子寧過而存之且此諸人皆從亡之最著者也早故附載之俾世之學者知方卓諸公之外尚有危身奉君刀鋸鼎鑊所不惜而卒亦莫能及者夫亦笑密網深求之徒爾爲已而人山崩海竭忍死於會怪雨之中忽彼蒼而妖時日瘋癲加之以死欲求其行事而不可得者豈復何限也哉

史外

卷二

十四

程翰林傳附高翔等

公諱濟陝西朝邑人一日緡溪人以明經爲四川岳池教諭高皇帝崩恭閔帝初卽位未踰年也公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請豫爲備先是洪武十五年詔選高僧入侍諸王僧道衍以術干燕王請當爲太子燕王卽乞道衍得之既之藩日操車馬與道衍共異人術士之流謀不軌伺中朝甚急及有日矣而帝謂燕王骨肉至親非所宜言朝議公諺妄述至京將殺之公曰陛下幸因臣至斯無兵殺臣本晚遂下獄明年燕王反赦公爲翰林編修燕兵至淮

史外

卷二

主

上廷臣有請出幸湖湘或浙江以避者方公孝孺謂當堅壁以待勤王之師議不決公曰守亦亡不守亦亡然守爲是乃定四年六月乙丑燕王犯闕吏部侍郎蹇義戶部侍郎夏原吉等暨編修楊榮楊溥吳府審理副楊士奇世所爲之亡地公作反書其書曰燕王逆臣也謂三楊待詔解纜所謂解學士者也率先羣臣迎燕王叩頭勸進當此之時帝左右惟數人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之羣三子變服出走倉皇復棄三子於宮門長吁歎自投公慙入宮衛帝請曰數也不如出亡臣當從當此之時少監王敏進高帝所遺鐵篋公碎篋得度牒袈裟帽鞋

刺刀俱備卽爲帝祝髮從鬼門出帝遂爲僧號大誦教授賜應能御史葉希賢亦祝髮從公抽出黃冠自易遺物之幻也高帝以皇貴寺僧順則擬操削平僧亂中順天子帝則天潢亂于元孫奉神靈之統爲宗廟社稷之主千而爲大誦道衍知養病虎嗜殺之徒濟惡燕王釀成其奪禍列五等公與楊公業公文學侍從之臣爲黃冠爲縹衣魚魯易姓於榛莽持鉢南北東西虎狼寵伺之鄉舉一代之祖孫父子君臣朋友得喪窮通反覆錯亂於浮屠氏之間抑何怪也論者謂高帝於諸王不慎擇名儒碩德

史外

卷二

七

夢夢於奇衰之僧詭謀之不臧此責備之刺諷不足又道者也公既奉帝出亡自神樂觀啟行由京口過六合至襄陽抵雲南永嘉寺留一年明年奉帝離雲南由重慶抵襄陽入吳至史彬家史彬者徐王府賓輔與刑部侍郎金焦等晦迹遙爲帝應援者也事在葉公希賢傳曹彬三日奉帝游兩浙歷天台雁蕩與金焦馬二子稽山主人會已而復奉帝返雲南明年奉帝至重慶之大竹善慶里明年奉帝至西成候沐晟家問旬日結茅白龍山明年戶科都給事胡濬訪張三丰質爲帝公奉帝遁迹不出明年白龍菴

吳公出山募其明年奉帝東行至善慶里復至襄陽已而還蜀明年奉帝復至白龍巷史彬部節程亨至各獻帝方物明年有司毀菴奉帝至浪穹鶴慶山募建大嘉慶明年楊葉二公相繼卒公獨侍帝左右明年奉帝南行至河度馬嶺遇寇義始卒以帝免明年爲帝募糧侍帝學易數明年奉帝游衡山明年奉帝命錄述從亡傳藏山賊中帝足疾蔡公乞藥於城西帝初亡時腫即痛不能行公扶持病良已帝嘗歎濟險阻相扶周旋不二也公亦嘗病帝日夜坐榻旁淚雨下公泣曰濟不死師在濟何敢死其以天命

史外

卷二

一七

自信如此明年與帝遇史彬於鶴慶之大喜奉帝避鄧東復至衡山明年奉帝還黔明年侍帝觀佛書明年奉帝入蜀備游諸勝登峨嵋明年奉帝入粵游南海諸勝明年奉帝還蜀於菴南之豫泉明年奉帝入楚登章臺山雷大別山明年奉帝東行遇史彬於逆旅復奉帝遊天台至寧波渡蓮花洋是年燕王操稱皇帝之二十二年甲辰秋七月庚寅朔於榆木川明年奉帝謂大士於潮音洞已而自斷髮還山是年仁宗崩明年侍帝祭從仁諸臣於菴前明年奉帝移居鶴慶之靜室是年高顯反自宗擒錮之已

而銘死明年滇寇亂奉帝入蜀明年奉帝游神女廟黃子機漢中明年奉帝至成都明年奉帝還浪穹菴殿移鶴慶山明年爲帝出募菴成帝頌之曰許志明年奉帝往陝西至延安南行入蜀至夔明年奉帝入楚至永安武昌下九江復遊杭州吳山天台明年奉帝在京城明年奉帝復至吳江史彬家彬已死復游黃陂明年奉帝行與西是年官宗崩明年奉帝還滇下築舊日之浪穹明年奉帝復游我府已而還浪穹明年奉帝復遊興西明年勅帝還滇不聽明年帝決意東行公著之得兌之歸拜掛几大呼曰大酋

史外

卷二

一八

今太歲干支皆金火必克之行夏之時其危乎會有同帝僧竊帝所爲詩事覺公從帝至京帝迎入大內公北向帝首曰今日方終臣職矣遂去不知所終初公與同邑御史高公翔言志高曰願爲忠臣公曰願爲智士燕王曹芳召問高公高喪服入見語不遜或其族發其先墓讎犬馬曹芳焚灰揚之以其地爲滿澤園親戚悉成邊諒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今世世罵州也

汪有典曰嗚呼建文永樂之際君臣之變極矣論者皆言黃首禍予燕兵端予獨以爲不然燕王之於恭園固所謂

削亦反不能亦反者特謂其不效也
反官宗時傳檄遠近亦以首輔張璠為首
成案實一黃案史臣休禍傳會後世執為定案
哉且燕王於恭閣諸臣不啻遺種懷於前所不啻隻字刻
於焚坑獨於恭閣史氏紀有容忍焉有恕辭焉無是理也
況其子孫之朝歷數十年時移勢易羣臣而修文實錄
復還紀年固斷不許即當日可知矣自古篡弒之人貽奸
神譴不甚其君之罪不足以應人心不其君之逆不足
以欺後世不謂骨肉至親而亦然也悲夫昔者有窮暴夏

史外 卷二 元

少康奔竄四十年其故臣伯靡卒能收燼於荒光復舊物
公從恭閣出亡亦四十年往來東南滇黔諸省顧不能糾
集義旅為恢復之舉豈其才畧出伯靡下哉天數已定公
知之誠不欲以其君為孤注之試也蓋恭閣之類於危
者數人賴公得脫天之生公固特別開一君臣之局於獨
斷盡成敗利鈍之外不可以常理測也卒之恭閣不復
國而歸國不作君而作師考終大內掩魄西山而燕王父
子之骨固已朽矣矣知哉惟公仁哉惟公

入手將詔選高僧鐵案特地提清推原溯本非為評黃

出脫也通篇紀事只以明年二字推展下事
即諸帝之崩亦概從附見是處恭閣之見固已極其
其身固在也諸帝止書崩不書即位至永樂時則書姐
且書名書地書稱皇帝義頗竊取。燕王舉兵宜書反
不宜書靖難恭閣使亡宜書篡不宜書遜國城中事無
大於此者那得模稜。他本載公行前門遁甲諸異術
余概為削去總覺正當

日記

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
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為僧期滿宜返邦
史外 卷二 三

國以黃紙為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恩府土官知府岑
瑛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令官鞠之乃言其姓名
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
海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英宗命錦衣衛鎗禁之凡四
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譴戍遼東邊衛事見
皇明典故紀聞

史外卷二 終

史外卷三 前漢書卷三

劉忠愍傳

公諱球字求學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授禮部儀科司
主事應侍經筵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
言奉天殿詔求直言是時內監王振專侍帝起居多不
法帝仰之益爲亂公應詔陳十事勸正學以正心德親正
務以紀乾綱別賢否以清正士選禮臣以隆祀典嚴考覈
以隆吏治慎刑罰以彰憲典罷營作以蘇民勞定法守以
杜下移息兵威以重民命修武備以防外患疏入振大怒

史外

卷三

一

而錦衣指揮彭德清者公鄉人也附振用事公卿率趨諂
公獨不爲禮德清鄧之摘疏中乾綱使不下移語激振曰
此指公也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卿事神下詔獄而
公疏有太常不可用道士宜易儒臣語則大喜曰此可並
殺球遂矯旨逮公當陞梓去縛至暗室中密令錦衣指揮
馬順殺公一夕五更順獨攜一倭推獄門入小校前持公
公知不免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校持刀斷公頸血流被
體屹立不動順舉足倒之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
裹衛後隙地董璘時在獄與公同卧從旁匿公血裙璘尋

得釋持以歸其家始知公死然未審何日也于緘或屍
僅得一臂乃以血裙葬焉後贈翰林學士諡忠愍公小
校後語人曰馬順仗我懷刃相隨迫於勢不得不止問
劉公忠吾儕小人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死未幾馬順亦
死死時梓順髮拳且就之曰老賊令爾異日禍爾我其劉
球也英宗北狩衆擊殺順踐踏髮頸刻而盡并請景帝
籍振家無少長皆斬之先是龍川思任發叛擾邊王振方
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公上言帝王禦夷
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

史外

卷三

二

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並吞諸郡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
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野禾舍門進之近圍邊
徼之邊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龍川僻陋藏之不爲武釋
之不爲恤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候修墩堡選將帥練士
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振不從未幾已已之變
車駕蒙塵而公言乃大驗公既死布衣成器設位龍泉山
嶺爲詩文祭而哭之人名爲祭忠臺

注有典曰嗚呼有明宦官之禍始於王振而壞於三楊祖
制內官不過五品傳奉罷掃而已其名無聞也永樂中馬

秀孟軻諸人聞之。其時宋世用事也。宣德王孫賴承成諸人承寵。以。其。宋。再。政。制。國。令。也。至。正。統。時。王。振。竊。弄。太。阿。生。殺。在。乎。而。國。勢。遂。大。變。矣。自。此。而。天。子。深。居。大。內。不。得。與。群。臣。相。接。議。政。矣。自。此。而。公。孤。星。斗。拱。承。瑞。璽。環。擬。不。得。與。聞。矣。自。此。而。天。子。呼。宦。官。為。先。生。舉。朝。除。宦。官。為。翁。父。上。無。紀。綱。下。無。廉。恥。首。足。倒。亂。武。備。懈。弛。而。胡。虜。跳。梁。至。尊。家。孽。矣。梁。芳。李。廣。江。也。錢。寧。劉。瑾。之。徒。相。繼。接。踵。以。天。子。為。僮。僕。等。鄉。曲。若。嬰。兒。馴。至。提。聞。而。明。祖。皇。矣。嗚。呼。禍。所。從。來。誰。職。其。咎。哉。方。英。宗。即。位。之。初。纔

更本

卷三

九齡耳王振不法積非一日三楊受顧命輔。士防微杜漸。清君側奸事無有重於此者。帝既。中。幼。版。圖。公。竄。任。守。忠。故。事。必。無。中。阻。旁。撓。之。患。勢。無。有。易。於。此。者。又。況。太。皇。太。后。既。知。振。奸。欲。賜。振。死。棄。此。也。陳。其。罪。而。擇。而。戮。之。豈。更。無。有。提。於。此。者。胡。乃。曲。為。乞。命。善。此。大。惡。當。斷。不。斷。非。所。謂。模。稜。者。耶。遂。使。移。碑。毀。祖。宗。之。制。專。政。撥。生。殺。之。權。鉗。制。臺。諫。使。災。忠。良。士。本。之。變。幾。危。社。稷。誰。求。國。鈞。誰。生。厲。階。世。多。稱。三。楊。相。業。為。有。明。之。冠。予。時。以。為。心。黨。祿。位。志。怵。禍。機。去。鄙。夫。一。問。耳。雖。有。補。苴。何。足。數。哉。英。宗。蒙。

歷。首。處。南。城。禁。錮。慮。患。孫。心。已。備。至。復。辟。之。後。而。純。悼。王。振。追。官。刻。修。論。葬。刑。祀。不。一。而。足。記。既。作。子。死。且。無。悔。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有。旨。哉。有。旨。哉。使。果。尚。在。堂。必。復。用。吾。未。知。禍。之。所。終。極。也。則。三。楊。遺。之。也。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薛。瑄。夫。以。宰。相。薦。賢。婦。寺。屏。朝。廷。污。簪。紱。不。已。極。乎。卒。之。文。清。以。不。附。振。幾。陷。大。獄。伯。仁。由。誰。而。死。可。謂。知。文。清。者。乎。且。王。振。問。及。鄉。人。是。樹。黨。也。即。不。宜。以。其。鄉。人。判。文。清。即。為。振。鄉。人。賢。者。也。亦。不。宜。舉。以。為。振。對。無。一。可。者。也。因。次。公。傳。而。附。論。之。

見外

卷三

四

于忠肅

公諱謙字廷益長山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初授山西道御史超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歷十八年還部正統十四年己巳英宗北狩邸王泰太后命監國百官俱下憤王振挾上陷虜傾危社稷請滅族以安人心泰未克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從旁叱衆退給事王竑憤起捽順首曰此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捽之立死又拯二閣之嘗私振者死當是時衆聲洶洶班行雜亂上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直前拔王請降令旨拯順

史小

卷三

五

與闖死者義激無罪行旅振籍順家矣衆乃退公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公手嘆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邸王既即位公泣言於上曰庸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可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並日蒐乘繕城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繼衡雷通張軫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特部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竄遁州倉欲守之或不能毋委以與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

自運仍以糴米爲之直所急者葺諸厥宜亦聽軍需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冬十月也先以送上皇爲名與脫脫不花入寇紫荆關京師戒嚴侍讀徐珪言天象紫微中宮皆有變宜及時遷廷臣多以爲然公厲聲曰言遷者可斬也夫京師天下之本宗廟社稷陵寢皆藏儲在若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由是固守之議始決分遣五城兵馬司悉燒城外倉場草豆數百萬計或言當請於上公曰寇在目前若少緩俟命下適以資寇使借此持久生困我非計也未幾也先果至焚長陵獻陵景陵

史外

卷三

六

陵遇日攻戰石亨欲歛兵避其鋒公不可曰賊氣張矣奈何示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軍德勝門外諸門皆嚴兵以待總二十二萬虜不敢犯以數騎來嘗公設伏空室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孫鎧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公使謀謀上皇掛駕遶夜令人以火炮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庚午四月大同參將許貴言也先請和下兵部議公曰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也先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也先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旣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

繁達之則生變此時不可和也若能大修武備相機戰守使彼欲不得逞上皇自必還英園移文責勸介冑之臣交庶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諸將上皇太同城下勒降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廟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宣府人亦登陴謝曰國有君矣也先果氣阻不能挾重相桐喝始歸上皇矣公抱經濟才有再造功以王事多艱經年不遷私第若止朝妨留一養子自侍先是也先屢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葉宗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據異僭號南蠻西番各乘

史外

卷三

間蠢動命將出師事在俄頃公內固京城外籌邊鎮條畫悉中機宜倭更受成相顧駭服雖宿將勲臣小不中程律即請旨誅責片紙行萬里外無不惴惴効力上推誠倚任而口不言功深自歛飭嘗賜第關西公曰國家多難何以家爲取前後所賜璽書袍鏡冠帶弓箭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奪門事起徐有貞石亨曹吉祥輩素嫉公殷公爲名半以迎立外藩論斬籍其家方死時陰弔窮天行路嗟嘆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朵耳者以一觴酌其地而慟吉祥悲撲之明日復酌慟如故弘光初贈太傅論忠

愍改諡忠肅賜特祠於其墓曰新功

汪有典曰嗚呼英宗委心閹寺身繫宮庭得罪宗廟萬無復君天下之理況爲強虜奇貨隨其壓迫而六行酒不辱於此矣奪門之役舊臣力請復辟猶當引罪退避遜位元子顧乃貪天位戕元勳詎知即殺公於奪門之事尤無名乎景帝奉母后命監國即鎮名正言順革除帝號仇同推刃仇景帝是仇母后也且景帝當多難之秋而能任賢選將南征北距轉危爲安功在宗社固有明中興之君也使時無景帝以任公則中國六七年間不爲盜藪即

史外

卷三

八

爲虜窟宗廟社稷剪爲坵墟卽英宗亦何自得返乎逆閹陷身辱國事定之後尚建祠復官加恩身後兄弟功臣獨甘心焉人之無良亦至是哉或謂銅南城廢太子公造辟之言無聞焉英宗積忿於公久矣卽微有貞其能免乎

孫忠烈傳

公諱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刑中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宸濠爲逆已有逆公嘆曰投難於我死生以之顧以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舉他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剽地開爲縣饒撫二府龍兵備公曰緩急易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爲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

史外

卷三

九

寧州武寧瑞昌穀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峰青山諸堡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悉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出衛城兵器外府憂勞數月髭髮盡白宸濠知公圖已使人賂朝中幸臣去公而遣公棗梨薑芥以示意公笑却之副使許公達謂公曰寧王敢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左右之者貪重賄也重賄由於盜藪今惟剪盜則賄息賄息則黨孤公深然之每事輒與密議未及發而宸濠生日公等入謁宸濠閉公等府中脇爲亂公張目直視叱宸濠曰天無二日臣安得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

史外

卷三

九

敢違宸濠怒遂縛公許公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賊敢擅殺即以身翼蔽公并縛之許公謂公曰我勸公先發者知有今日故也遂同遇害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起凡數日城中民大恐走收兩公屍屍未變黑雲蔽之蠅蚋無近者許公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許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及副使卽爲位易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世宗卽位贈公禮部尚書諡忠烈與許公葬祀南昌賜祠名旌忠許公贈禮部尚書諡忠節宸濠既反大索兵器於城不得賊多持白挺伍文定起義兵設兩公木主於文信國祠率吏民哭之南輦巡撫王守仁討平之人於是益思公之功

汪有典曰嗚呼宸濠之變公均徭賦飭武備實倉儲散鹽利偵奸黨規防機宜纖悉備至卒之濠反索兵器無從得招黨賊莫敢發至進賢安義不能走而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禍凡皆公早計熟慮摧剪其機牙羽翼之力也故論功新建遜其機先比節常山同此壯烈而阻於奸倖卹典無聞則威武之過也嗚呼若如威武又何尤乎

沈光祿傳

公諱鍊字純甫號青霞台稽人少時父翁際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公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跼請歸其父翁哀號勸楚翁感動亟命駕歸翁姬相歡如初嘉靖戊戌成進士知深陽在平清豐三縣入爲錦衣衛經歷錦衣帥陸炳雅重公與均禮不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過炳值世蕃酒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公感憤時事切齒不平則往往縱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鳴誦出師二表

已慷慨受聲長嘯泣數行下左右莫不灑然變色動容知其痛恨奸諛懷忠主上也北虜薄城下廷議乞貢事群臣畏嚴氏莫敢發言公越階抗論當從趙司業貞吉拒貢却虜明日上言請得二萬騎護度寢過餉道合勒王之族擊其情歸俾隻輪不返朝廷壯之已而抗疏劾相嵩父子奸邪誤國請戮之以謝天下詔杖公四十謫田保安其至保安也倉卒未有舍而保安賈者傍睨公曰非上書請誅嚴氏者耶揖之入徙家而家公知公者爭遣子弟來從學遂嘖嘖交口罵相嵩當是時虜數入塞邊臣擁兵坐視楊順

督宣大虜大破應州堡塞倭其退則剽戰士及路人之耳以獻功公賦詩飛書數順罪劄木爲偶人三像林甫檜及嵩旦暮射擿之已又從俠少年結死士思用間破虜虜入散金發募土人爲城守順拊拾其狀告變嵩父子同巡按路楷捕白蓮妖黨竄公名籍中坐以逼虜嵩從中下其事棄公宣府市子衮堡坐死逮公長子襄於越欲並殺之順既害公榜示邊塞有藏沈氏遺文片紙按捕抵罪諸生武崇文欽公遺稿將火之忽中惡仆地恍忽見公義冠緋衣手劍叱之懼而瘞之後圖事白後穴地出之以授其子今

夏外

卷二

主

所傳鳴劍集兵書赤牘諸編是也襄居獄中以土造鼓矢之天曰此鼓若鳴則我父子之冤當白鼓成擊之不鳴卽又搏土爲之如是者數年一日鼓成果有聲嵩敗出獄伏闕上書訟父冤詔復公原官加贈光祿寺少卿襄以恩錄太學讓其幼弟裘嵩之敗也世蕃坐誅臨刑時公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學者以一帛署公姓名官爵於其上持入市觀世蕃斷頭訖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慟哭而去

汪有典曰嗚呼秦檜絕嗣嚴嵩亦絕嗣皇天無知而有知也豈不亦快矣哉方嵩之戮公并逮諸子而致之死與秦

檜風波之獄夫寧有異其爲子孫富貴之謀身後仇讎報復之慮連爾根本甚然情與世蕃併異姓假子非其血胤覆宗絕嗣之禍先受之而小人自愚耳迨其後阮大鍼則曰寧可終身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覆載生成何以厭其欲哉此文檜嵩之罪人也夫阮大鍼亦無子云

史外

卷三

三

楊忠愍傳

公諱繼盛字仲芳號叔山宣城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南吏部驗封司主事辛亥遷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驛得兵政心憚窮欲利啖之以緩兵請於二邊開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力爭之曰夫互市者和議之別名也其不可者有十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與之議和忘天下之大仇一不可也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二不可也以堂堂天朝而下與邊臣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大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摩厲以待試而甘心款詔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隳天下豪傑效用之誠四不可也庚戌之變頗講武事今無故言和使邊鎮偷安懈天下飭武之志五不可也往者邊臣私通外寇更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交通之門六不可也伏戎之莽在在有之惟畏國威不敢恣肆今謂國家勢弱而議和敢內地不靖之漸七不可也俺答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以互市終之彼謂朝廷尚有人乎長俺答輕中國之心八不可

也俺答後詐本非誠然我竭財力而釐之邊彼負約不至固未可知或互市卽入寇詭稱別部或以驚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貨俱未可知墮俺答狡詐之術九不可也俺答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歲帛數十萬市馬數萬匹彼馬少我財帛已竭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久遠之謀十不可也彼倡爲互市之說以欺誰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曰外開馬市以羈縻之內實寬吾以修武備夫俺答至無厭也至無恥也請開馬市之後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一不如意彼卽違約是彼之人寇爲有名我

史外

卷三

之不應所求爲失信矣如果欲修武備何用羈縻此其說之誤一也曰方今各邊缺馬一聞馬市我馬漸多彼馬漸少夫市馬非市以排田獵車也爲征討計也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且俺答所市者馬耳彼豈肯以健馬爲市不過餓瘦羸弱隨市隨斃又安用之此其說之誤二也曰初許市馬暫繫其心將來通貢可爲久計夫今日之貢豈古所謂來享來王者哉不過謂我賂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食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通貢則彼

史外

卷三

六

自手取我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通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謂通貢又豈可許哉此其說之誤三也曰俺答性直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抬某處進不意期既許互市保其不人寇不知彼之種數日繁加以擄掠人口日益衆其服食器用皆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不供所需且彼非盡皆義士安肯堅守小信自甘淪沒以至於死乎縱使羈縻不過暫保二三年無事後將何以處之此其說之誤四也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而勝負難必孰若許開馬市休兵息民急修內治之爲愈乎噫爲此說者損國家之兵威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征有苗湯伐葛伯高宗伐鬼方文王遏蕞豈盡皆不祥者哉春生秋殺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皆患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尚能保其生命乎此其說之謬五也觀此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俺答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寇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晝夜殺人之勞去年入犯我莫敢敵虛實旣已覘矣故今請開

馬市欲坐收中國之利況馬多撈自中國者冬春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撈之及至來春則又市之循環取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憤恨何極此事利於俺答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子皆知其不可然有人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議而行之者苟延旦夕違恤其他不敢非而止之者大家因循懦笑莫肯冒禍擔當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孱弱非不知隱忍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竊惟皇上初時震怒齎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非皇上之本心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懦辦事如此良可痛恨伏乞高宗慈臣之罪言追思欲討之初志收回成命銳意戎兵臣固爲皇上勒銘燕然懸俺答之首於臺山以示天下踰入上壯之下大臣議爲詆公撓邊計惑眾詔錦衣衛執杖貶休道典史公至則買山一區建道統祠召邑之諸生講學其中又倣古井田意教民農桑民皆瞻足彬彬多向學者而悉按列其聞公督牒取赴蘄昌書院教誨府諸生公獨其不以禮徵辭之不得則復以書曰夫古之虞人庶

人猶知守己之正職官雖卑賤其志肯甘墮庶下哉本院知召之以有司之事則固典史之職也職後不以分自處乃拒上官之命今召之以教訓生徒則有師道焉焉職又安敢不以禮自守乃淪於辱身枉道者之爲苟謂職卑賤無可取也固宜踐踏之不足不當付以師道之重知謂庶幾可以充師任則固宜師之責也未聞欲延師者乃治之以官府套數之常今之師道不立久矣古之師道則可猶也或求諸市井或求諸山林或求諸草茅田野之間故雖古之明王必致敬盡禮後之霸主亦知卑禮厚幣凡以師

道尊嚴不可挾勢位以屈之也本院有志書院是志欲行古道者欲行古道乃不能脫勢位之套而挾之志雖舉取若僕隸然一則曰毋得遲緩再則曰毋得遲緩是以御史召之也夫既以典史召之職敢不尊朝廷之誥命守典史之官職而乃爲出位之往乎且古之設書院者專以講明道理今爲書院計而挾勢位以延其師則所謂書院者不過利祿之淵藪功名之筌蹄耳其於斯道何所補哉故雖不爲此亦可也職赴任以來其處上官僚友不敢一毫僭越今乃若與本部抗者非敢固傲取罪益位之所在雖不

敢論而道之所在亦不可苟如以牌而取遵牌而得惟
取知道之笑其如師道之不立何是職之卑賤不足惜而
師道之不立深可惜也嗚呼書院盛事也延解盛事也本
院召其勢欲其入而閉之門卑職守其道寧喪清操而不
顧且恨此相遇之所以甚殊而盛事之所以難成也盛伏
乞稽諸理恕其狂矜其愚而不錄其罪無任悚懼之至蓋
公之守正不阿雖遭次顛沛猶如此云能答數敗約入寇
仇將復露罪至族公言大讎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
令月餘達南京戶部主事三日復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

見外

卷三

九

道復調兵部武選司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惡爲刺骨而善
公竊以不得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嵩甚於讎公始遷
刑部郎家穢疾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生不寐曰天子遇
我厚矣何以報夫人張從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一仇鸞
因公幾死今爲父子百鷄也安容直言公霍然大悟曰吾
乃今而知所以報也遂密具疏劾嵩不抵家取道赴京師
審三日以正月十五日上之其畧曰臣前諫阻馬市荷蒙
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臣蒙此莫大之恩思
所以捨身圖報之道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在外

之賊惟俺答在內之賊惟嚴嵩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
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
俺答之先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罷中書丞相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嚴閣之
臣惟備顧問視制章祖訓曰有建言設立丞相本人凌刷
全家處死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
面稟而後放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一或少違顯
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
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壞祖宗之成法一大

史外

卷三

三

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以
典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用一人曰我薦之也黜一人曰
此得罪於我也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亦尋別
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羣臣感嵩甚於感皇上畏嵩甚於
畏皇上竊人主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人
臣事君之忠也皇上有一善嵩必令于世蕃傳播於人曰
上初無此意我成之編輯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頒行
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謂朝廷善政皆出於彼掩君
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

乃今子世蕃及義子趙文華代擬如經歷沈鍾訪一
張大學士李本擬告本即送世蕃同文華擬上高既以巨
竊君之權世蕃即以子操父之柄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
之語竊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
賞罰之不明高欲其孫得官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
兩廣總督竊孫嚴效忠名征蠻奏捷臣鎮撫效忠告病嚴
鶴襲替加陞錦衣衛千戶冒海疆之功功五大罪也仇鸞
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世蕃受鸞重賄薦爲大將後知皇
上疑鸞始發其過惡以掩前迹是通寇者鸞引用鸞者高

史外

卷三

三

父子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肯受顯戮高之罪惡又出鸞之
上矣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僥倖犯京深入失律我軍
有勇無其情臨此一大機也高乃謂兵部尚書丁汝璈曰
京師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能客飽
白退耳以故汝璈傳令不戰及皇上遣治汝璈高又曰無
恐也吾爲密脫保若蓋恐汝璈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
以安其心汝璈亦恃高平日有同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
汝璈臨刑始知爲高所給乃大呼曰賊高害我誤國家之
鉅機七大罪也黜陟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得專且私也

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高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又於考
察京官時罷其兄中書舍人徐應鼎戶科都給事中鵬汝
進以劾高世蕃降典史矣又於考察外官時論吏部削汝
進籍夫考察大典也皇上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高
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亂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府部
之權既撓於高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
文武官之陞遷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
亦通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高爲事將官既納賄於高
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
高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失天下之人
心九大罪也我朝風俗醇厚逆瑾用事始變高爲輔臣諂
諛以欺乎上貪污以壅其下天下化之以守法爲固藩以
彌縫爲通敏以清介爲矯激以奔競爲緣達使人不復知
有廉恥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尚有十大罪昭入耳目
而皇上若不知者何哉蓋有五奸以濟之高以賄結皇上
之左右皇上上一言一動無不報高凡聖意所愛憎高先預
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是皇上之左右皆賊高之間謀奸
一通政司納言之官高令義子趙文華爲之章疏至司先

史外

卷三

三

周訓封少有干涉卽爲弼範御史王家勳嵩之本停五日方上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黨夫奸二嵩內外強維周密所畏者原衙門緝訪之也今世蕃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皇上試詰嵩之請孫所娶者誰氏之女則可知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牙奸三厥衛既已親矣猶慮科道言之嵩於進士初選時非知知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中御史之列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四科道已入其籠絡部臣亦可慮也嵩又令世蕃視各部之有才望者網羅

史外

卷三

三

門下其有異議卽時斥逐是皇上之百司多賊嵩之心腹奸五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令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憂危同險攻難去之臣覲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願皇上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每恨壞天下者逆鸞與高竊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一奸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

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畏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三則令殺往以全國體內賊去而後外賊可除也疏入上怒公惡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擢公下鎮撫司請問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王嚮不懼嵩者且王家事裏寧不要爲嵩敗耶獄上詔杖至百有剃廣王之語遣公螭蛇膽謂服之可以聖杖公曰椒山自有膽却之談笑受杖竟論死夫人上疏請代曰臣夫楊繼盛先任兵部車駕司因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

史外

卷三

三

謀聖恩僅從薄論因鸞敗首賜煎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銜恩感泣祈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一時昏昧遂發自言復荷聖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刻去符肉兩片斷腿筋兩條膿血流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盡汙日夜號痛備極苦楚是年荒寒貧常不能給臣紡績餉食已經三年言部兩次奉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皇上原宥之生但聞今歲題奉欽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

賈曰皇下然臣仰惟皇上方雖養冲和保舍元氣昆由章
未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恩復論餉案察臣變機之
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斬臣斬首即
市以代臣夫之死臣夫雖遠禦魑魅執戈矛心能爲靈
場致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荷結無盡
矣疏奏爲萬所持不得上遂以十月乙卯賜斬西市臨刑
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寫作忠魂
補盡懷恨受聲長嘯以殺公繫獄時有吏應生昔周旋左
右尚書屋梁之不爲勳而王公世貞徐公中行吳公國倫

史外

卷三

三

王公世懋職襄陽兵部侍郎王公遼卽獄中以女許配公
次子應箕公赴義時執手泣訣經紀其喪或憐以禍勿恤
也公生平動履本末具見公所自爲年譜予不著撮其大
者公沒之七年詩軒狀大露上採御史鄭應龍言逐之歸
戍其子世蕃又二年御史林潤白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
其家貲鉅萬萬削籍寄食於人以死隆慶初贈公太常寺
少卿諡忠愍予祠祀廕其子太學生萬曆三十九年保定
知府武文達建祠於保定西郊道衢之東岡鑄成萬父子
仇爲三級像北向跪供謁公祠者椎擊之

汪有典曰嗚呼士君子同事探策不患言之不忠患乎
驗矣而君不信信矣而幕用之不誠也若公之竭忠盡忠
帝之悔悟罷錫斥未久而賜環宮一歲而國變臣主相如
固已入肘腋而通籍寐則常轉圜如膝之朋乘疾雷破柱
之勢爲除惡務盡之謀區區恃有獨契耳公嘗謂同年友
王公繼津曰君才當大展姑畜飲鋒銳勿使惟盡其心而
不計事之成否人皆知致身爲忠不知爲天下愛其身尤
爲忠之大者然則公之自愛從可知矣公初亦欲請告山
居潛養數年然後出而任事及一歲四遷則又自嘆天不

史外

卷三

三

成就用之太早幾非在我無可如何而世且詆公以愚竊
取重禍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也

海忠介傳

公諱瑞字應麟號剛峯瓊州人嘉靖己酉舉人以母老家貧就南平教諭初至詣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尋進淳安令清苦自勵總制胡宗憲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公斗骨嚴厲茹義風生所彈劾不避權貴事在必爭垂紳正笏不能奪嘗嘆景朝柔懦無爲皆婦人女子以此嫉之者衆至有詆公大奸極計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辱國者顧公不少挫也郡憲卿負嚴嵩勢以中臺出理鹽政張甚將往嶽之齊雲

史外

卷三

三

檄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公爲書語懋卿臣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懋卿得書色變罷齊雲行而嶽巡鹽御史袁淳以他事劾公論與國判踰年遷戶部主事世宗初年即事立修已而惑於方士長生之說益倦勤惟攝靜西苑郊廟不親朝講久廢而祈禱齋醮土木工作繁費宏多大臣宰相競以青詞阿上意公於是上疏曰陛下卽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敬聖之祠天下忻忻謂煥然更始無何而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立修大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絕弛

史外

卷三

三

妄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戕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舍民不聊生小吏猶仍盜賊滋起加以賦役日繁盡室懸罄人因卽皇上絕元之號而磨度之曰嘉靖者言家家淨盡而無財用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仙輿相率表賀陛下誤爲之羣臣誤順之臣愚謂陛下之謬多矣大端在齊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未嘗久生於世漢唐宋方士亦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至仙桃仙輿怪誕尤甚桃必採而後得藥必搗而後成茲無因而至有脛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立修多年一無所得則立修之無益可知矣誠謂然悔悟曰曰視朝與廷臣講求天下利害流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流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堯舜伊傳周召之列民物熙洽然爲太和陛下性中真樂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施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繫想遙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疎精神求之終身

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爲諛小臣畏罪而爲順者遂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疏入上大怒廷杖六十下鎖下衛獄中外籍紳相顧失色而公道聲亦遂聞天下是爲嘉靖四十五年正月也是年十二月上崩於斯時也鐵吏鄭公必敬以肉餉公公度有旨赴西市則盡飲啜吏曰公今何啖耶公曰欲作飽鬼耳吏曰不然皇上實天矣新君必赦公故以相賀耳公大哭即嘔出所食而罷穆宗卽位首釋公復其官尋改兵部主事累遷至南京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公威名久著羣吏多憚公望風解印去捕豪

兒外

卷三

完

怙勢之家卒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藉其門以居聞公至卽易去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亦減其半吳俗貧富相傾公獨翼庇窮民而摧抑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踰華亭相接問其家無少貧自是士大夫之名貧暴者多竄迹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然公竟以是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張居正當國奪情起復好事者曰公姓名刊布疏稿居正命巡按廣東御史密訪之公方鋤圃使者入其家四壁蕭然訊以朝政皆不知亦未聞居正父訃音也嘆息而去起南吏部侍郎

陞右都御史掌四院南都爲善望地官號史隱公以爲南臺猶北也徐正百官必自御史始一御史爲憂安公集諸御史痛懲之自是大僚丞丞卽無不慄然不敢縱聲伎劇飲爲宴樂者雨花秦淮牛首燕子磯諸處官宦遊屐頓絕往時豪猾屏息莫敢出而公未嘗苛求公退靜坐而已未幾卒於官貧不能具棺士大夫醵金以殯士民哭之罷市數日喪出江上白雲冠送者兩岸無墮地節食鹽漿之餐數百里不絕御史陳海樓風憾公問公卒入視見葛幃隱衣有寒土所不堪者乃曰迴吾怨恨之心矣計聞上

兒外

卷三

三

哀悼贈吏部尚書太子少保諡忠介賜祭遣行人護喪歸葬

注有典曰嗚呼唐以楊綰爲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間之賊坐中聲樂哀非尹黎幹獨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並毀之公之風節多讓惜乎縮相而公獨居外不得一日立於朝廷之上則有忌嫉之者也神宗論祭公文謂高標絕俗直道躬身視斯民由已飢寒恥其君不爲堯舜失孤忠而叩關以增日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擢勳勳澄清之志迨起於再

處乃決歲而三遷歲石具膽卓爾舊京之望素經無業哀
然先達之風綜銓務而議主德貪領法臺而政先聲獎若
金在治百鍊彌堅俟河之清九泉莫及可謂深知公者矣
然請出於詞臣之手不然知其賢而疏且遠之其奚異於
郭公之好善乎崇禎甲申三月公石坊鏤石處訕然血下
見將憫其家禍拭之復出至十九日乃止公歿百餘年精
誠在天地海濱萬里與君國存亡真通呼吸豈不亦神矣
武

張姬石三縣令合傳

張公諱振德字季修崑山人以選貢授四川興文知縣天啓元年永寧酋奢崇明爲亂殺巡撫藩臬據重慶當是時公署長寧縣賊鋒逼興文而長寧去賊稍遠公乃被徵入關聞變疾趨還從者欲走長寧公以守興文爲正趨入縣而賊將至公督鄉兵與賊力盡援絕退集居民城守會大風雨賊毀土城入公度不支入署命妻錢二女淑昭淑慶各人持一刀坐後堂曰若輩死此吾死前堂左手持兩印右手秉匕首危坐賊至佯慰曰無恐公叱曰大丈夫從容就義何忍之有俄而賊焚民舍公曰此吾受命時矣遂率守人北向拜曰臣奉職無狀不能殺賊惟一死明志妻女伏劍死薪上僕婦皆從乃命家人舉火火熾自刎一門死者九人事聞贈光祿卿諡烈愍而長寧主簿徐大禮者聞公死嘆曰張君教我矣城破之日亦仰藥而絕明年有姬公死睦縣之事

姬公諱文胤字士昌華州人萬曆癸卯舉人天啟二年爲睦縣令履任三日而白蓮賊徐鴻儒攻睦時睦民十九從

賊公率以登陴僅數十人問民何以從賊曰禍由董二董二者延緩巡撫董國光子也居鄉會暴民不聊生故爲亂公呼賊曰若等以董二故挺而走險吾爲治其罪以害若竟而赦若等可乎公長身赤面鬚鬚奮張唇齒如施丹漆呼聲殷殷動樓櫓賊望見以爲神人歎呼羅拜敬而董一之黨暗發箭斃賊賊謂公給之大憤肉薄而上城遂破公排衣坐堂上嚼齒大罵胡不速殺我賊不忍割之去不可爲詩八章書於壁解印付小吏魏顯照及僕李守務北向再拜自縊死賊拷掠顯照索印不予與守務罵賊並死之事聞贈公太僕寺少卿並錄顯照守務復其家而董二遁去其後卒以贖免明年又有石公死長興之事石公諱有恒字季常號雲岫黃梅人萬曆己未進士授浙江遂安令調長興時劇盜葉朗山吳野樵等結島寇爲亂剽掠無虛日公設方略擒其魁賊利散而餘衆散處湖蕩間公分兵搜捕甚急癸亥正月朔賊乘元旦節詭裝突入城大肆焚掠公間變出立廳事辦嚴賊露刃脅之公叱曰草賊敢叛天子殺王臣耶索印不可強之行不可以刃傷其長子確亦不顧賊擁之出儀門公曰頭可斷此限不可

賄也遂被害血上漬移時不仆至簿徐可行奔赴亦死之
賊搜其篋無所得相顧驚歎稱爲真正清官贈太僕寺少
卿諡忠烈嗚呼嘉宗之時賊禍已如此其皆陷城邑先後
以死殉者不可勝紀也吾得數人焉其他抗節者野史及
諸家傳記頗往往附見矣然或瑣略而不詳亦或倖達瞻
徇拘率忌諱宜傳者而不傳幸託於諸家傳記者或文不
能行遠則雖傳猶不傳又或有如昌黎臨陵輩問世而出
或不幸不及知知而未暇爲時往事移鄉里鮮有能舉其
姓字者則忠魂義魄嗷狐貉而隨飄風黃土青燐憂悲沉
史外

卷四

三

痛亦付之無可如何而已矣豈不惜哉予故謹次而錄之
南溪則知縣王碩輔守城禦寇力屈死灌縣則知縣左重
督兵援育與賊對陣死遵義則推官馮鳳雛罵賊死司獄
蘇樸降城死威遠則經歷袁一修亦降城死大足則主簿
張志與典史宋應早與賊持四晝夜並僕張成俱戰死石
州則知州官原任章昌同知童盡倫率衆殺賊死永寧則鄉
官原任松潘道叅政李忠臣約衆擒賊謀洩賊掩至被執
不屈死衆人胡復亦死之瀘州則鄉官原任應天通判高
光朝縣作倡曰君父誼尊則髮自盟臣子守定留顛爲報

與子諸生高在崑山兵復城殺賊百人死重慶則巡撫徐
可求罵賊死巡道孫好古駱口升相對自經公著知府章
文炳推官王三宅郭象儀楊愈慈同知王世科熊剛先知
縣段高選訓導趙燿典史吳應元縣丞蕭美葛壽德總兵
黃好魁叅將萬金守備劉自靖孫世侯毛民望王守忠李
繼周遊擊李紹指揮王登爵韓應泰崔英李世勳李永宗
鍾繼郁聯若千總王成龍千戶鄭應欽百戶范之偉張羽
汪起蛟俱戰死嗚呼是數公者只見於鄒漪野乘其出處
本末與死事年月皆未之詳予亦未暇深考也抑又聞張

史外

卷四

四

烈愍公殉難後教諭劉公布文華容人貢生署縣事甫半
載賊復至城破妻白氏從容語曰君爲臣死子爲君死盡
遺去家人同罵賊以殉此則其本末略可考者矣吁

張忠烈等傳

公諱銓字衡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巡視陝西茶馬內艱歸起按江西時遼東總兵官張承蔭敗破而經略楊鶴方議四道出師公馳奏言敵山川險易我未能悉知懸軍深入保無抄絕且突騎野戰敵所長我所短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也昔虜敗河之戰五將不還奈何輕出塞爲今計不必徵兵四方但當就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樹其敵多行間諜以搗其黨然後伺隙而動若加賦選丁騷擾天下恐

史外

卷四

五

識者之憂不在遼東因請發帑金補大僚有直言開儲議先爲自治之本又言李如栢杜松劉綎以宿將並起宜責錫以一事權唐九節度相州之潰可爲明鑑又言廷議將恤承蔭夫承蔭不知敵誘輕進取敗是謂無謀猝與敵遇行列錯亂是謂無法率萬餘之衆不能死戰是謂無勇臣以爲不宜恤又論鎬非大帥才而力薦熊廷弼四十八年夏復上疏言自軍興以來所司創議加賦增銀三厘未已遂至七厘又未幾至九厘譬之一身遼東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猶藉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潰危亡

史外

卷四

六

可立待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聯人心以固根本豈可腹削無已驅之使亂且陛下內廷私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礫何異乃發帑之高叫聞不應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蓋神宗初載張居正當國海內寧謐民則人給家足居正去遂多故指克日月事國計浸以促耗自萬曆二十年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接踵國用大匱而一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建極中樞三殿災營建之資以鉅萬萬而遼難日亟軍興益以繁費於是礦稅之使出出縱橫繹騷吸髓飲血天下蕭然生靈塗炭公所言皆關軍國安危而帝與當軸卒不省縱松敗時謂公公有先見云嘉宗卽位出按遼東經略袁應泰下納降令公力爭不聽曰禍始此矣應泰字大來鳳翔人萬曆乙未進士用兵非所長規畫頗疎廷弼在遼持法嚴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而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蓋之兵也乃下令招降於是歸者日衆處之遼瀋二城饑其

月與民雜居潛行淫掠居民苦之議者言收防多或
陰爲賊用或敵雜間謀其中爲內應曷且回測應泰方自
謂爲付計將借以抗大兵會三岔兒之戰降人爲前鋒死
者二十餘人應泰遂用以釋君議明年天啓改元二月十
有二日大兵攻藩陽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山城方戰敗
還明日降人果內應城遂破二將戰死總兵陳策重仰援
等赴援亦戰死公請令遼東巡撫薛國用帥河西兵駐海
州前遼總督文球帥山海兵駐廣寧爲聲援疏甫上而遼
陽失守矣方遼陽之被圍也公與應泰分城守已而勢不

史外

卷四

七

支應泰謂公曰泰不才微尚方靈龍固誓以身許按臣撫
關外貴尚可收拾餘燼退保河西以圖再舉公不可曰吾
世受國恩貴有城破身存之理守三日城破被執不屈欲
殺之引頸就刃帥知不可奪送之歸公曰歸亦何顏速死
爲期以與送之不從以馬送之不從乃令二人夾持之
送赴署衣冠向闕拜又遙拜父母遂自經事聞贈大理卿
再贈兵部尚書諡忠烈父五典歷官南京大理卿時侍養
母居詔以公所贈官加之及卒贈太子太保初五典度游
內亂築所居實莊爲堡堅甚崇禎四年流賊至五典已

殺獨公妻霍氏在衆請避之曰避賊而山家不保出而遇
賊身更不保等死耳盡死於家乃率僮僕堅守賊攻四
晝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鄉人聽賊
者多賴以免公形貌魁傑豐顙廣額顏頰而髯望之即爲
僱人先是保定有兩是亭以祀楊中丞繼宗許忠節達公
理郡夢入亭兩公向公而揖曰方虛席以待治先微公同
時殉難者有守道何公監軍崔公

何公諱廷魁字汝謙山西大同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
涇縣令調寧晉遷刑部主事歷歸德衛輝河南知府內寧

史外

卷四

八

副使坐考功法復爲黎平知府會遼事棘還副使分巡遼
陽袁應泰納降公爭不聽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
藩陽陷同事者遣孀歸公曰吾不敢爲民望大兵渡河
公諱乘半渡擊之應泰不從俄薄城圍未合諸盡銳出禦
又不從城陷泣語左右曰吾負若屬其自爲地無顧我也
懷印率其妾高氏金氏並二女投井死僕婢從死者六人
都司徐國全亦死之事聞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諡
忠愍

崔公諱儒秀字微初河南陝州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歷

戶部郎中遷開原兵備僉事時開原已大公辭墓而行曰
觀天象遼難未弭且經略臨之在上進止非司道所得事
唯以身殉耳散家貲募健兒八百人部勒偕行袁應泰以
兵甲馬仗不足恃爲憂公曰侍人有必死之心耳應泰深
然之無何納降議起公力諫不聽大兵攻遼陽公分守
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却頃之應泰所拔精兵先自潰降兵
譴起刃人於衝城陷有欲挽公潰圍出者正色拒之勦哭
戎服北向拜自經死事聞賜恤視何公廷魁賜額曰忠忠
以陳公輔堯段公展配祀陳公宇九室揚州人萬曆中鄉
史外

卷四

九

舉歷承平同知轉餉出關與自在知州段公駐藩陽天啓
元年石量異常段公牒應泰言天象示警宜豫防藩陽破
段公死之陳公方奉命印烙左右以無守土責勸之去陳
公曰孰非封疆臣何去爲望關拜拔刀自刎死與段公並
贈按察僉事段公澤陽舉人嗣是殉遼難者有泰政高公
高公諱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萬曆乙未進士授壽光
令歷官陝西參政乞養歸天啓元年遼陽破起泰政分守
廣寧遼東三面受敵自萬曆以來無歲不用兵而稅使
海股削十餘年軍民益困先後撫臣皆庸才玩愒苟歲月

天子又置萬幾不理邊臣呼籲漠然不問致邊事大壞袁
應泰承楊鎬之後復以納降敗於是以能廷弼爲經略而
以王化貞爲撫廷弼負邊才性剛與廷臣不相能化貞嫉
而懷素不習兵然有與援輔臣葉向高座主也不兵張鶴
鳴私人也咸右之於是廷弼化貞日構隙公知事必敗母
楊年八十餘涕泣不忍去母責以大義乃行已而念母老
屢乞歸方報允而廣寧失先鋒孫得功者化貞心腹將也
潛諭軍民降封府庫以待大兵未至城中已亂公禁之
不能止化貞股慄不知所爲乘馬遁去衆謂公旣請告入
史外

卷四

十

關公叱曰吾一日未去則一日封疆臣也將安之夜作書
訣母策騎趨右屯謁廷弼言城中雖亂敗尚未知亟提兵
入城斬一二人人心自定公卽不行請授邦佐兵赴難右
屯廷弼所駐地去廣寧四十里兵止五千人廣寧兵十三
萬糧數百萬廷弼心怯且憤化貞之齟齬也不納於是化
貞走則亦走公仰天長歎泣語從者曰經撫俱逃事去矣
松山吾守地當死此汝歸報夫人遂解印綬自經僕高
承曰主死安可無給使令於地下者亦自經於側事聞贈
太僕卿諡忠節

注有與曰嗚呼遼事至神宗之季益劇矣一壞於楊鏞再壞於袁應泰三壞於王化貞覆軍殺將失地喪師竭中國之全力徒以供三臣之驕憤遼不必安而天下已危情見勢加彰明較著而當國者不悟又致廷弼以死也禮道濟曰壞汝萬里長城明運告終固不待甲申之歲矣

以外

卷四

十一

王太保傳 附田景勳

公諱三善字彭伯永城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主事歷官至太常寺少卿天啓二年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叛總兵楊愈懋推官郭象儀戰死遂圍貴陽分其黨破烏撒下璽安襲偏沅以阻援師全黔震動詔加公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公星馳抵平越所陳兵止萬餘人公大會將士誓曰貴陽被圍外援不至吾輩死黔則死法進援則死敵等死耳奈何不以忠義自奮即分兵三路以進令道臣何天麟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爲右部道臣楊世實督兵萬餘

史

卷四

十一

從都勻進爲左部而自與道臣向日升將二萬從中路進當賊鋒至龍頭營遇賊命劉超爲前鋒擊之斬賊驍將阿成諾賊奔潰公乘勢追擊之奪龍里城衆議去有會不遠賊必重兵堵截宜少休息公曰我兵猝至賊無備不能持久急擊之勿失遂策馬當前賊覩者聞新撫自將意大軍且至相顧駭愕安邦彥遁去賊退屯龍洞官兵奪高寨七里冲至畢節鋪殺賊無算殲其渠安邦俊棄輜重器械山積遂乘勢抵會城是爲壬戌正月也當此之時撫臣李廷按臣史永安學臣劉玄錫死守已十開月城旦夕陷忽見

賊兵奔潰俄頃五騎至城下呼曰新撫來矣軍民大悅
更生是役也公親冒矢石身先士卒以二萬人破賊十餘
萬衆迎公入城公曰賊兵不遠軍心未定我大帥也不可
卽安遂營於南城外坡上設帳大雪中令前鋒楊明楷率
兵渡河營三十里外一屯廣陸一屯鴨池三年春正月邦
彥復糾川賊者崇明父子率衆攻廣陸楊明楷戰敗陷賊
中公收兵入城邦彥因明楷兵敗煽誘苗民復犯貴州使
其黨何中尉據龍里李阿二督四十八庄兵圍青岩斷官
軍糧道自統水西兵約宋萬化吳楚漢率苗民共逼會城

史外

卷四

三

公遣游擊祁繼祖等奪龍里破蓮花堡燒上中下三牌焚
賊寨百五十處何中尉逃入深箐龍里路通道參將王建
中等救青岩斬賊三百餘級焚賊四十八庄李阿二中神
鎗逃歸水西定番路通諜報賊方糾八姑蕩洪邊二路兵
進犯會城公遣建中繼祖等統萬五千人夜入八姑蕩焚
庄寨二百餘處斬首五百級窮追渡河溺死者無算焚其
積聚殆盡宋萬化遣人詐降覲動靜公佯許之卽調監軍
楊世賞等捲甲赴之萬化倉皇出戰遂被擒並獲其妻子
及僞軍師劉洪祖等萬化驍勇善戰邦彥倚之至是奪氣

而總兵曾欽直入賊巢擒土司何中尉等進營紅崖總兵
張彥方敗賊於羊耳追至鴨池河奪其戰象斬首二百七
十級四路旣通叛苗日相繼降公給黃旗使各樹寨中邦
彥望見之不敢復出但於鴨池廣陸諸要路掘坑壑修補
屯兵爲自守計七月賊起破普安勢復猖獗總督楊述中
遣駐沅州畏賊不敢前朝命屢趣之始移駐鎮遠一意主
撫公患其掣肘上疏乞休不許會奢崇明爲川師所迫逃
依邦彥公欲出師述中力持不可公乃排羣議力爲籌畫
以閏十月自將六萬人渡烏江十一日亥黑石賊衆迎戰

史外

卷四

古

連敗之斬前逃將軍弘化以狗賊數失利退保漆山立柵
拒守以老官軍官軍食漸乏諸將欲引還公曰汝曹欲退
不如斬吾首詣賊降否則惟有戰耳諸將乃不敢言公直
偕漆山服緋衣戴冠肩輿張蓋親督陣諸將曰若知吾
意乎戰不勝此吾死所也顧旁一山頗峻揮左軍據其上
而左右二路輕重布之賊不料官軍猝至倉皇按柵悉銳
爭山諸將殊死戰賊大敗遂焚其砦邦彥遁走公按轡入
大力降者千計賊遣人詣鎮遠乞降總督楊述中許之公
以完克未除當以勦爲撫而述中一意主撫議遂不合公

屯六方食盡述中弗爲援四年正月公按營還貴州賊驛
之中軍泰將王建中副將秦民屏戰破賊令其黨陳其愚
詐降公信之至是從行復傳其愚山後遇賊公勒馬回視
其趨故縱轡衝公墜馬公知有變解印付家人令護持先
行拔刀自刎未殊其愚奪其刀公大罵鬼擁至遂遇害
監軍御史傅公宗龍獲陳其愚斬之邦彥崇明崇禎二年
俱爲總督朱燮元所戮分裂其地西南遂平先是述中與
公議剿撫不合多方阻撓及公歿於王事按臣陸獻明爲
公請卹述中修舊怨止敘將吏功並列死事諸臣而不及
述外

卷四

三

公給事中郭興言駁之所司不行公留心經濟自其家居
時江湖之俠屠釣之豪翹關奮戔擊統探丸之客皆畜養
之多得其死力援黔時得卹報不肯發封識宛然舊撫李
粹問故公曰吾正辦兵事何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紜每
若聚訟觀之徒亂人意耳其堅決如此列帝御極始贈兵
部尚書太子太保同時有田景猷字觀野思南人初成進
士值安酋叛上疏願奉天子威德諭令去逆效順上壯之
拜職方卽遣行遂單騎造賊壘賊素憚其名厚禮之然不
肯放還淹留二年會公解會城之圍軍聲大振景猷乃取

間馳至軍告以賊虛賀遂大破賊而公乘虛窮追余卒淵
害兵皆散景猷下馬歎曰臣不能報陛下死有餘憾矣從
容就死

注有典曰嗚呼明之冠禍自天啟時已熾而撫之爲害甚
臣之剛愎掣肘亦早釀於是時覆軍在前後不爲鑒蓋賊
臣之誤國固有氣類衣鉢不可得而勝誅已使如朱燮元
之專征大創何嘗不奏蕩平哉彼非其以勦爲撫之明效
乎而當局者卒憤憤也

史外卷四終

史外

卷四

六

萬忠貞傳

公諱燦字元白一字開夫新建人萬曆丙辰進士熹宗時爲工部主事管寶源局內監積廢銅數百萬公請發鑄濟工魏忠賢斬不與遂上疏曰夫以忠賢珠玉盈箱金銀滿庫如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必一手握定者以爲不如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而難撥天下之政權奸人用意最深畜謀甚毒臣有以窺其微矣疏入忠賢憤恨欲甘心公及爲屯田司郎中往慶陵見

史外 卷五

忠賢墳塋踰制拊膺歎曰何物么魔敢於違逆至此復疏發其奸謂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握則德分圖建威分出疆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一日不操則竭澤而漁飛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太監魏忠賢口叩天忘手握王將生殺予奪權盡爲有而所管墳塋制作規模儼同陵寢僭侈踰制抑又甚焉請正其罪以絕亂萌疏入忠賢遂矯旨杖一百閹人數十輩蜂擁牽衣捽髮而前杖後伏小璫於闕下楮擊椎刺踰四日而殞李公應昇上言曰燦死矣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纏膝八旬之母

史外 卷五

倚閭旅櫬無歸游魂戀闕臣僚俛泣道路客嗟然共知非出於陛下之心也臣不暇爲愬寃爲陛下究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豈所以作忠勸士哉夫人臣誠口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虛名也舍保身家榮妻子之計博此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況乎傷殘父母之遺體以從龍比於九京人非僕隸法非訊囚罪至死刑命非草芥廷杖之舉殊失士心直俟公論明而恤死錄孤嗟何及矣被旨以竄擾詰責黃公尊素發憤言曰律例所載雖叛逆十惡應死者猶且反覆於庭議鞠訊之間今以披肝瀝膽之臣子任死於壘蔽之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儕借天子之尊今而後可以立威可以箝口矣不知輕用皇上之威顛倒在一時而長留殺諫之名貽譏在萬世他日有秉董史之筆者書曰某年月日萬燦以言事死其奈之何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爲之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爲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實非祖宗意也萬燦之杖也適與雨雹會六科廊之火也適與杖林御史會何其呼吸相應如此意者臣工之誠不足動主天意爲之震悚乎

疏上復又倡率臺省於東閣謂此後有傳有廷杖者閣中當輒封還不可奉行聞人聞之競而咨口橫置閣臣俯首不發一言自是厥後瑞勢益熾緹騎四出清流一網盡矣蓋嘉宗之朝士大夫之被瑞禍者實自公始云

汪有典曰嗚呼傳曰刑不上大夫所以培士氣亦所以固國脉也三代以還人君遇其臣下等於犬馬而羣小竊弄抑又甚焉至有明廷杖則喪廉恥賤節義寵刑餘賁悍卒俾正人君子脫衣冠以就鎖鑰屈體貌以聽武夫虧支體以受箠楚捐性命以供喜怒小人遂無忌憚士夫遂昧良

史外

卷五

三

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恩變故所以少節概之士也夫自設廷杖以求數百年間祇張驕主以拂諫臣之威而予小人以辱戮君子之具賢士大夫就危殆受汚辱者數輩問有杖一小人者乎無有也至於末流好名沽直之人遂以廷杖爲榮而大書名紙以相誇耀未幾回面易心頓喪其守夫亦素未有以養其廉恥故一折而無所底也唐開元間刺史楊洛坐贓當死上命杖之丞相裴耀卿謂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夫上從之宋太宗以事怒周翰將杖之翰自言臣負

天下才名杖之不雅遂釋之嗟乎此唐宋之君所以享國獨永雖或中原倣擾神州陸沉而一跌復與往往能延已絕之緒於數十年若明則祚短亡速亂臣賊子接迹於世甚至溺將然之灰覆既破之艦叩求備安而亦不可得豈非士氣盡喪國脉卒斬之明效大驗也蓋竊嘗迹明之廷杖而觀之故事凡杖者以繩縛兩腕固最速午門外每入一門門扉隨闔至杖所列杖百人衣紫執木棍林立司禮監宣駕帖訖坐午門西墀下左錦衣衛使坐右其下緋而趨走者數十人須臾縛囚定左右鷹鷂鳴閣棍則

史外

卷五

四

一人持棍出閣於囚股上喝打則行杖杖之三喝令着實打或伺上不測則曰用心打而囚無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每喝環列者羣扣之喊聲動地聞者股慄杖以布承囚四人昇之杖畢舉布擲諸地幾絕者十恒八九司禮監錦衣衛使既分坐左右列校行杖之輕重必察二人之語言辯其顏色而黠者則又視其足足如箕張囚猶可生靴尖一斂則囚無生理矣而諸惡少年之習行杖者縛草爲人二一置磚於中一紙裹其外俱以衣覆之杖置磚者視之若輕徐解而視則磚都裂杖紙裹者視之極重而

紙無傷能如是則入選成化間猶容厚棉重毡正德時逆
座用事則盡僞衣至於御史柳項祭酒柳項侍郎尚書柳
項此其刑之輕而辱之小者矣君子論明事至此未嘗不
歎其二百七十餘年之享國爲獨幸也

史外

卷五

五

丁侍郎傳

陽吳縣中

公諱乾學字天行號曰菴山陰人以宛平籍中萬曆己未
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魏忠賢亂政魏廣微以同姓父屬
得相與羣小相構煽增勢益橫公感憤時事輒大息流涕
仰天哭鳴嗚不已與同年吳公裕中深相得吳公官御史
每朝退卽過公論時事及璫黨輒呼號呼天相持痛哭或
中夜起舞舞拔劍擊柱砍几聲撼隣壁家人不知驚謂得狂
疾也廣微生父允貞常爲言官以劾閹臣得罪罷天下仰
其賢廣微甫鄉舉允貞閉之扉中不許就禮部試曰此破

史外

卷五

六

犁犢也一得志必驟我家聲矣灼知其惡如此公遇廣微
則數數引義規切之毋墜父訓廣微怒甚謂所私曰丁檢
討獨不欲啜飯耶乃妄斥我爲語上公醢賢子耳初天啓
四年公主試江西惡閹勢之既橫而閹臣如葉向高韓爌
輩名爲清流大都苟自完莫肯出力鋤奸公於是卽所爲
程策內發憤痛言之詞中旨頻頒親騎時下凡再辱士大
夫天下亦旣虞寺人矣且事變寧可預料漢擾夷狄曹節
王甫與張角兩亂之唐苦藩鎮仇士良劉季述與王仙芝
兩亂之當時汪直劉瑾之禍釀之有端去之有術其不可

用杜明甚東陽之委蛇既不可爲遵健之潔已亦豈得策
韓文之聲大義固未可盡非乎顧何以如楊一清辛清君
側奸耶語侃侃不少忌然已觸瑞怒降謫在第五至是廣
微喉瑞命錦衣僉事高守謙率中官數十人至第毆殺之
吳公糾輔臣丁紹斌詣諫不法狀瑞怒矯旨杖死關下烈
帝御極誅瑞置守謙於法贈公侍讀學士再贈禮部侍郎
吳公贈太僕寺少卿字磊石江夏人

汪有典曰嗚呼古今之以哭稱者阮籍唐衛杜默然皆悲
憤在一身此鄙夫之猖狂無病而呻吟者也君子不屑道

史外

卷五

七

之矣若公與吳公憂深於杞人而恤大於魯婦非夫涕之
無從者矣他日賀文忠亦同此意庶幾臨表涕泣之武侯
千載結知心哉

楊忠烈傳 附汪文

公諱連字文如號大洪廬山人萬曆丁未進士知常熟縣
入爲兵科給事中光宗在東朝爲鄭貴妃聞希得見神宗
不豫公走告閣臣當直宿閣中率百官問疾傳語伴讀王
安太子當力請入侍夜無輕出以備非常神宗崩光宗立
五日病趣封鄭貴妃皇太后李選侍皇貴妃公上疏力爭
以故事得已於是特疏請遺詔中首冊立攝護庶內臣侍
皇太子謂機在防微事在慎始光宗聞奏語皇長子曰此
汝忠臣目屬者久之皇長子卽熹宗任內侍魏忠賢傾社

史外

卷五

八

稷者也時年蓋十有六矣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宮親垂
簾問皇長子不聽出公語諸大臣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
可託少主者遽排闥入關暨挺交下止不內公獲啓大詔
閣者却羣臣隨入哭臨畢問皇長子安在諸瑞張口不能
對公大呼曰皇長子少汝曹何爲者今何時不速請見顧
命大臣何爲者聲徹簾內簾內傳令旨勅嚴外嵩呼公抗
聲曰簾不撤諸臣不敢拜也顧錦衣帥梁慈曰掛之慈登
階舉袂命近侍撤簾簾撤還侍退避然猶聞皇長子暖閣
中公急呼曰誰敢匿新天子者王安趣入結選侍第一出

皇長子卽返不者諸大臣不能退選侍額之安卽負皇長子出已而選侍中侮使使挽皇長子裾北抵門厲聲猶達外追還者三四至公叱之擁登輿至殿見羣臣正位而後退然而選侍猶據乾清不出也公發憤昌言選侍不當母天子天子不當託宮嬪選侍能於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不移宮死不去抗論於朝房於掖門於殿廷者日以十數叱小豎於麟趾門一叱內閣方從哲及大開於朝者再奮揖叫呼聲淚迸咽選侍乃移仁壽殿皇長子始還乾清當是時三朝大放變起倉卒舉朝滴洳不知所爲公儼然行

史外

卷五

元

顧命大臣之事外戒金吾簡緹騎周廬備備內戒中官乳母禁宮人闖入身露坐宮門五日夜不交睫頭髮盡白每有大議大臣左右顧視問楊給事云何莫敢專決也移宮既定羣小滋疾公諫以交關司禮王安欲中傷之遂引疾歸而魏忠賢益用事公雖家居顧念天子冲幼而閹黨之竊弄威福危亂國家也扼腕流涕草疏欲劾之會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則於是條次其罪上焉其畧曰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浮身黃入內地初猶爲小忠小信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直閹臣自忠賢

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賓天實有隱憾孫慎行鄭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排去之顧於黨援選侍之沈灌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仇忠義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忠賢構黨斥逐不容有正色立朝之大臣大罪四也國家軍興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綱其出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

史外

卷五

十

陪推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鵬等抗論觸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宥竟阻賜環人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爲皇上寵注忠賢於去年南郊之日託言疾病即時掩殺是皇上不能保其近倖矣大罪八也然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妊得封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嬪妃矣大罪九也然猶曰在嬪妃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虹之

祥忽化爲飛星墜月之慘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宮幾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即皇上倉卒受命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憤矯旨殺之南海子是不但殺王安是敢於殺先帝之老奴畧無顧忌大罪十一也今日討賊實明日討嗣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襄近又於河間府毀人房屋建立碑坊鑲鳳雕龍干霄插漢又不止擅營墓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輩口皆乳臭詰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良

史外

卷五

十一

希孔及外甥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濫襲朝廷名器大罪十三也用立柳以示威前歲柳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柳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當時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窑傷其墳脉託言開礦處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指鹿爲馬忠賢指番爲礦大罪十五也諸生伍思敬胡道果否侵占牧地宜付有司乃收禁拷掠體無完膚皇上方臨雍視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

赤璧之氣先結於澤宮泮水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政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也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原是在刑言刑忠賢惡其不善鍛鍊徑行削謫明示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到任奉有明旨忠賢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復奉旨供職煌煌天語提起放倒大罪十九也東廠係察奸非擾平民自忠賢受事恣行傾陷雖犬下等縱傳應星陳居敬傳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如近日聲中

史外

卷五

十二

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閱知而傳應星等造謀造逆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大罪二十也邊微未靖內外戒嚴東廠所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都門打點質主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去假今天不悔禍宗功事成不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畜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淮創立內操招納亡命安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竄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寒心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遣香涿州警驛傳呼清聲整道人以爲駕至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

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也罷朝思多成怨
今春聞魏忠賢走馬御前皇上射殺其馬忠賢不自伏罪
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
止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
此又寸磔忠賢未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迹
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黨護而不肯言外廷畏禍而不敢
奏更有無耻之徒託身門下逢其所喜挑其所怒內有受
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或內廷奸狀敗露則有奉聖
夫人客氏爲之彌縫積重所移積勢所趨舉朝內外但知

吳外

卷五

七

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如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本章必星
夜馳請票擬待忠賢回口始敢發批天顏咫尺不容其決
而馳候忠賢於數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有天日耶羽翼
已成騎虎難下及今不治不知宗社何所託也疏入忠賢
持不下佯辭厭乞罷上慰留之而徐出嚴旨切責公公憤
激欲理前疏對使忠賢詞知邊帝不御朝者三日已而御
皇極門衛侍森列刀劍倍常時班官僚益嚴警左班官
毋得輒出奏當此之時公憤愈甚而南北科卿寺數十百
人前後申奏俱爲忠賢持以罪去先是羣小黨忠賢謀盡

逐張王科臣傳樞疏論左公光斗卿公大中交連汪文
此輩匪人詔下文官於獄廷杖革職左提二公疏辯得免
至是御史梁夢環復論文官而大聖寺丞徐大化劾公與
左公等招權納賄藉文官入罪以傾之文官者微人以監
生工書授中書舍人負氣有聲公卿間遂曰爲東林之黨
再下鎮撫獄銀鍊兩月餘弗承刑益酷其刑去其蟬文官
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泣叩卒不承
鎮撫司許顯純勒令誣公等以賊文官職起曰天子寬哉
以此峻清廉之士有死不承顯純相與謀曰不引移官則

吳外

卷五

古

罪名不大不借封疆難與追賊於是爲辭獄之辭曰移官
建議爲立名顯等之資整頓銓政爲偏聽招權之藉市買
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停啟賄賂之門而阻遏之法濫逮公
等下鎮撫獄詞話百出裸體辱之五毒備至見者無不切
齒流涕而顯純拷掠猶懼不當忠賢意也入逮時哭送者
萬萬人壯士劍客聚而謀篡奪者幾千人所過市集攀轅
車看忠臣及炷香設祭祝生還者自豫章達荆吳綿延萬
餘里老嫗萊傭瞽瞍乞兒各爭持一錢爲贈許州有舊識
郎中蘇繼歐通謁具飯後被偵削奪自經死公歷事三朝

親受頭命曰下獄體無完膚及其死也上妻以身鐵釘貫耳僅以血脈垂垂在官中觀歸無葬地置於河側母妻俱棲息城樓按術日夕追賊也烈帝誅諸追鋒死賊忠臣以公爲首詔贈右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忠烈蔭子與祭葬

汪有典曰嗚呼公區區一曹郎非有貴戚肺腑之親大臣心膂之重直以光宗病中之詔奉爲顧命之尊身先勳舊大臣接臂疾呼奪天下於婦人之手而歸之王器學天擇日當無與公比烈者矣以故冲人亦歎爲忠臣舉朝交欽

史外

卷五

五

其大節然而移宮之諍國是雖定而禍卽嬰焉遂至逆聞王嘉震小行倣運樂三案並及邊鎮長城既燬盜賊遂橫國祚卒斬殃禍求竟吁嗟悲夫斯豈曰命乎

忠惠公傳

公諱光斗生之夕月宿在斗因以名字其之號汝南周城人萬曆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御史與楊公通德公大中袁公化中周公朝瑞顧公大章同時罹禍世所誦六君子者也而楊左之名震天下公蒙過負氣敢言光宗崩喜宗冲幼李選侍據乾清宮公語楊公曰苟以嬖倖長嫡而攬維繫之權禍豈止於歸肝寶輦人羣房州而已乎乃上疏立請移宮大畧曰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選侍非

史外

卷五

六

母居正宮而殿下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復見於今矣疏上楊公抗章繼之選侍大怒急召公公不爲動曰天子耳目之官非天子言不敢奉從客出袖中鎖鑰付楊公曰光斗命盡於此矣選侍不發官光斗亦不立齟齬下也楊公叱中官使回奏公得免越二日選侍移仁壽上還乾清中外始大安尋遷大理寺丞進少卿聖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當此之時以前光宗登極詔收召天下名儒司鈐則趙公南星李公騰芳陳公子廷司憲周鄒公元標孫公

璋高公攀龍司垣則魏公大中司道則衷公化中周公宗建考功則鄒公維璉程公國祥並矯志澄清而魏廣微崔星秀等特不佞也會魏忠賢與乳媼客氏私方怙寵用事忌外廷特甚則廣微等附進百官間指數之曰去是數人首萬歲矣於是卿寺有名者盡別籍公與楊公亦以劾聞奪官去而移宮之禍並發矣王安者光宗舊侍也外廷爭遣侍移宮頗資爲助性方嚴數數懲忠賢忠賢輒次骨既矯旨殺之中書汪文官與安交文官遊公卿間久則於是據文官以交通奸利律並矯旨逮諸臣以及公當是時公

史外

卷五

七

父封大夫年八十公年五十命奚奴扮楊忠愍寫本赴西市諸廟前爲壽已又引范滂母語數數誦說於其母夫人之前初服拜堂下冀以慰解之兩尊人亦爲進一觴也至京下鎮撫司獄坐賊拷掠無完膚幾前一日從茗碗中書數語示弟曰辱極汗極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竟與楊公等駢死獄中是夕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如斗三日屍出肢骸穿裂面目如生觀未及門而追賊之檄下矣舉家繫累死者數十人斥賣田廬畧盡不足則及兄弟之產又不足則及異姓以至三族十族無人免者崇禎改元誅璫贈

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夫子小保官一子予祭公贈三代如其官封大夫猶及見之也初公之下獄也史公可法者公督學京畿時官拔士也朝夕獄門外道問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于禁卒卒感爲使史公更服草屨背篋手長鏡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公前跪抱公膝而鳴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少奮臂以指撫背曰光如也怒曰肯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

史外

卷五

八

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公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爲造也公視學京畿時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卧文成草公問畢即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罷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在獄他日總吾志事惟此生耳史公後果以閩鄧督師死

國難

注有典曰嗚呼哀宗之朝宮府鈎連魍魎盡現疑陰感召結爲國運此公之所竊歎也思深哉無後扶目東門矣公
告元祚去亂法不和去亂人李伯紀知爭事不知爭人然公
卒用之而不效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此豈可執目睫之恨
以相繩乎益公與姚現間問云待得此革烟滅灰飛時而
國祚隨之矣天下被其害而吾獲知言之名其亦慟乎有
餘悲哉

史外

卷五

九

顧裕愍傳 附 大武

公諱大章字伯欽號鹿客常熟人萬曆二十五年進士授
泉州府推官移病免歸改常州府儒學教授稍遷國子監
博士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調兵部復調禮部廣寧之失
也經略熊廷弼與巡撫王化貞議戰守不合致敗並逮下
獄刑尚書王公紀謂非公不能辯此獄留署山東司主獄
公惜能公才議賞之責後效謂詠心則廷弼難未減論事
則化貞實罪魁兩人不常同科楊左諸公皆主之然以衆
議堅不能奪卒定經撫同辟出爲陝西按察司副使魏忠
賢亂政羣小謀殺楊左諸公逮汪文言下獄以其言爲微
拷掠無所得聚而謀曰經撫之獄顧大章引八議議熊廷
弼廷弼楚人也大章楊左之黨也以鬻獄坐顧以閹通坐
楊左則一網盡矣遂矯旨逮繫與楊左等六人並下鎮撫
獄當時號爲六君子者也竟坐受廷弼贓五人先後拷死
移公刑部議罪公對簿曰某奉旨送法司據招定罪豈容
復辯辯則抗旨不辯則欺本心欺法司且欺天下後世亦
欺皇上也不抗即欺無一而可且五人者既死矣借大章
以質五入之招是大章既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何以見

五人地下乎明公能雪此案萬代瞻仰不然有鎮撫司原案在復何言注司環坐愕眙莫敢異同也已而復移近北司公歎曰汪文言猶能爲貴高我獨不能乎吾不可再與矣呼酒與弟訣別起和藥飲之不死惟經而卒初六人下獄獄中神祠木忽生黃芝視之六辯也獄吏以貴公歎曰芝瑞物也而困於獄吾六人其以此終乎爲倡語曰故作風波翻世道長留日月照人心曰此他日祠堂聯也死之夕大風雷雨如注連瑞外舍及廣微寓宅屋瓦飄盡祠木拔去城外數十里尚桌隨之室內爲之一空其妻披衣立

史外

卷五

三

雨中隱隱望見旌旗羽蓋金牌燈火如大官狀者行其室上而廣微曰我爲宰相內尚上公如天之德何妖鬼之爲祟小人之不畏天如此公坐急徵嚴衛邏卒如織弟大武領身入長安職內索館周旋難險無所避一夕垣中白氣亘北斗大武故諳星象指而泣曰諸君子其皆不免乎已而楊左六公並命大武護公喪歸益自放於酒謂天下將亂吾衰矣無以自見生可厭而死可樂也遂發痼卒注有典曰嗚呼諸君子之死以門戶也固也然不倍封疆則死無名不坐廷弼賊則罪不著然則諸君子非以門戶

死也蓋魏瑞無大憾於廷弼特假以殺諸君子耳廷弼子卽不得不並殺廷弼此廷弼之所以死而諸君子所以一網盡歟不然失地喪帥之王化貞罪浮於廷弼矣何以獨追死哉方廷弼廷弼時大司寇喬允升謂廷弼有存遠功當議而魏忠節力持不可公亦卒定廷弼歸而終以廷弼死豈天生廷弼特于瑞以殺諸君子之資而天生諸君子又致廷弼以必死之路與嗚呼門戶之禍延及封疆自馬清流不烈於此矣公念朝士各持門戶思有以解之棋酒譁浪自託於賈彪之西行而卒嬰其難曲突徙薪之

史外

卷五

三

人受焦頭爛額之慘而骨且與之同燼君子之生斯世也其亦何若而可哉

魏忠節傳

公諱大中字孔時號廓園嘉善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行人
陸工科給事轉禮科著史料部給事家室趙公前星知公
賢每事輒咨訪所薦引皆海內人望朝士不能得趙公意
卒怨公公又引會典裁抑郵典之濫甚者忌者滋怒公給
事中章允備喉同官傳聞假汪文言發難魏忠賢王之欲
盡逐眾正禍且作矣而楊公漣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既
上公亦平同列交章應之其言曰自古亂人家國者有男
戎又有女戎兩者往往相比而成茲故古者聖王在上宦

兒外

卷五

三

者不得交通禁近于預政事是以朝廷清明萬殊蒙福今
逆賢親忠賢私結奉聖夫人客氏擅作威福縱生殺首
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猷王紀以樹威於
外近且斃三成晚家人以樹威於官禁又未已也懷冲太
子胡爲不育裕如胡以革封皇上南郊之日初貴人又胡
以無病暴卒皇上身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
賢客氏能不寒心又兄出入營陣擬乘輿不軌不法逆
謀大著致譴不惜粉身碎首爲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
狀陛下悉引爲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得溫旨卽出忠

兒外

卷五

三

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謂宮禁嚴密外
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爲未有爲其事而他
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下一身太小
臣工所擁衛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惡禁庭
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陛下直孤立于一耳忠賢得譴大
怒而魏廣微以同姓父事忠賢致摈也趙公以通家子待
之頗峻每數曰見泉無子見泉廣微父號也廣微憾之次
骨公又數忤廣微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公抗疏劾
之則廣微益與忠賢合於是羣姦煽搆捉刀蜚矢飛謀鉤
誘正人君子無一得免者矣謝應祥者清流也晉撫員缺
趙公推薦應祥廣微以應祥曾令嘉善首拔公遂喚陳九疇
劾公出應祥門推舉不公降調出外趙公亦得罪去明年
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逮下獄趙公與繆昌期王公之
案輩無所不牽引而以公與楊左諸公爲受熊公廷弼賄
矯旨逮問是日雷電交作風吼水立士民勸勿水中泣送
者數萬人過蘇州周忠介公結姻去過無錫高忠憲公送
高橋至常州太守曾櫻餽以膳辭不受曰譬如嫠婦嫠居
數十年垂死中動一念便屬失節輩華而脆不敢以此易

也公爲孝廉十餘年貧甚居秋巷數椽不蔽風雨舌耕不足自給欣然意足居官不以家自隨一若重給漿而已及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舉發之自是無敢及其門者其清風亮節如此逮至京下鎮撫獄誅賊將掠備至受殊刑未死獄吏卷以藁席倒豎之地三日啟視日睛炯炯若穀之轉輪既死瑞毀其屍故公骸骨未全子學淵旦暮哀號水漿不入口亦死學淵甲申亦死於難俱有傳公贈太常卿諡忠節

汪有典曰嗚呼士生於有明之世何其不幸也一焚炙於

史外

卷五

壹

承樂之篡逆再殘殺於王振之專恣三屠毒於劉瑾之擅權四戮辱於興獻之議禮五斬艾於嚴嵩世蕃之濟惡至忠賢則爪牙鷹犬開千古廷尉所未設之刑節義忠良受千古人臣所未經之痛歷選前世未有一姓之代祖孫父子相臣閹寺或數年或十數年上下相承一心並力害士如此之亟者也夫以承樂酷虐享國靈長已非所宜兄繼之以屢棄又甚之以逆閹乎天地之正氣不隨世運爲漸滅故終明之亡薦紳巾幘以逮廝養傭丐捐軀赴義者遺迹前古此數窮理極造物特生是以扶植綱常而明適

廷其盛或且謂明得養士之報矣

史外

卷五

三

袁忠愍傳 附夏之令

公諱化中字配字武定州人萬曆丁未進士歷官河南道御史陳言時事之漸可憂者八曰官禁漸弛言路漸輕法紀漸替賄賂漸廣邊疆漸壞職掌漸失宦官漸盛人心漸絕忤璫意會楊忠烈疏劾忠賢降旨切責公復言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上未之知耳遂力陳忠賢奸逆狀璫益怒逮鎮撫獄百慘俱備大呼列祖諸宗而死之夕獄中見數百啾啾泣號大風四作屋瓦皆飛衆見捫鎮撫用刑石投諸廟通時皆死夏公之令字伯先光州人公同年

史外

卷五

三

進士拜四川道御史亦以忤璫建繫拷掠大呼高皇帝而死初魏廣徵阿璫作點將錄方秉燭臚列諸公姓名時忽怪風滅燭空中隱隱呼冤者再廣徵怒命婢復燃燭操筆曰我不寬汝汝將寬我矣竟書之而諸公死公贈太僕少卿謚忠愍夏公亦贈太僕少卿

汪有典曰嗚呼害正而黨邪鬼固不人若也然不以孽璫且不能衛公等以不死何耶豈璫焰方張鬼神亦且謹避之耶抑諸公之考終命者屍宜以獄解鬼固不能衛之生卽群小亦非能致之死耶

卷五終

史外卷六 前明忠義別傳

李忠毅傳

公諱應昇字仲達號次見江陰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南康府推官擢御史魏忠賢亂政公條列十六罪欲上會楊忠烈公先發公遂抗疏踵其後曰臣堂官楊漣糾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皇上不立加誅逐而憐其不辯目為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真萬真無可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明旨代為辯則中旨可聽其偽傳乎閣臣可聽其援立乎外廷可聽其交結乎老臣可聽其驅逐乎生殺可

史外

卷六

一

聽其指揮爵祿可聽其掌握兵柄可聽其在手出入可聽其指擬乘輿乎皇上雖念其大馬曲示包荒然罪狀既著疑端已開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內隱憂滋大為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騎虎之危即為忠賢計莫如早自引退以釋中外之疑而乞惟蓋之賜而臣所私心責備者君側不清罪在宰相一時富貴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能為劉健謝遷者恐亦不能為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雋芳同傳耶是時魏廣微以同姓父事忠賢勢張甚人草敢指公疏痛挾之謂廣

史外

卷六

二

微之父常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閹臣以去聲施到今廣微應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箝制言官庶上可對聖明下可對士庶異日亦可見乃父於地下矣廣微大志恨會初冬頒曆廣微不至享太廟又後至公訟言力攻廣微益恨次骨而崔呈秀者奄子之魁也巡方無狀總憲高忠憲公屬公具稿彈治呈秀夜微服謁公長跪求解公叱去之遂與廣微比噤黨書欽程論公削籍歸己而與高忠憲等同被逮當世所謂後六君子者也公慷慨就道士民環泣者以萬計康臂奮呼競逐緹騎公搏額丐免是時忠憲已引義自裁或有以規公者公曰應昇小臣如草草畢命陷吾親纒繞即死不顧目歸死詔獄吾分也敢引大臣不辱之義乎至京下獄坐臈榜掠備至同事已斃杖下唯黃公尊素尚存遇害前二日黃公在別室以拳槌壁字呼公曰仲達我先去公應之曰君行我亦至矣裂裳嚙血手書訣父自言三十餘歲便作一世入矣東向拜書別父母蓋丙寅六月之三日也後三日兄應昇出其屍骨肉糜爛不知其死何狀也崇禎初贈太僕寺卿謚忠毅封父鵬翮如其官初公官南康父戒之曰我方耕有餘資春蠶蠶黍

歲時餉汝汝但飲彭蠡一杯水耳及就逮掛歷已行矣國有忠臣我有孝子矣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亡國之禍不一端未有不自用小人殺君子始者也公嘗論天下有三患有疇臂之患有肘腋之患有腹心之患三患不除是生三病邪氣生而元氣削則病外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內庸醫側出補瀉雜投助客邪而伐真元則病醫喜宗狂易患先中於腹心視國醫如仇讎倚毒藥爲性命浸尋潰敗至死不悟豈不哀哉

吳外

卷六

三

繆文貞傳

公諱昌期字當時號西溪江陰人萬曆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與御史劉廷元等爭議挺擊不合移疾歸崇禎初補原官歷左諭德當是時趙忠毅南星爲冢宰號石海內清名之士盡汰流品辯別邪正公預其議朝右皆側目而楊忠烈連與公爲金石交其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羣小疑稿出公公又與閣臣葉向高忤口語籍籍流聞大內禍遂不可解公之補諭德也忠賢殺光廟伴讀生安遂首輔劉一燝而向高適以舊輔召至公向高門生也素相得迎

史外

卷六

四

而謂之曰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公三朝老臣當以去就爭之力遏其漸無令中人手滑向高迂其言遂撫王化貞者亦向高門生也愚而輕信謂西部可仗主進戰與經略熊廷弼議不合致廣寧陷並逮廷弼向高有所袒於化貞公爭之不能得則憤然曰果爾公非削國之相卽亡國之相矣向高既氣結及忠烈劾忠賢九卿科道疏連上衆謂向高當乘此決勝趣向高爲助向高不應乃謂公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安得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公愕然曰誰爲此言者可斬也向高色

變於是器具揭稱忠賢勤勞謹愼勸帝保全始終聽歸私第又懼奄之不察已而移之禍也則揚言此非我意門生繆昌期迫我也璫於是卿之刺骨先是忠賢營墳於玉泉山乞墓碑公駭目叱曰吾生平恥爲諛辭肯順璫旨耶璫痛恨既欲有以中之至是矯旨削籍旋坐忠烈獄詞被逮縣令岑之豹奄黨也遂前捉其手趣就道妻子不得訣別公曰早知之矣與應山同事應與應山同禍應山謂忠烈也方忠烈之將劾璫也公語左忠毅光斗曰內無張永外無楊一清一不中而國家從之可幾幸乎蓋公之沉幾慮

史外

卷六

五

變而欲敦復俟時其見固不盡與楊左合也及疏上匹馬過從朝夕楊左往往離立長安道上停車附馬執手誓罵既被逮慷慨就道賦詩云一死無餘事三朝永報心吟聲與銀鐙聲相應和綬騎銜首轉碎碎植立公與送者策時辛詣附高邑狀俯躬起立低聲折支曲盡情態綬騎亦爲歎美失聲其從容跌宕如此而公與高忠憲攀龍書謂平日學問尚多欠缺翁丈有吃緊語爲某臨去策進者乎其語流離凜凜學問又如此先是顧文端憲成與忠憲開講堂於東林公語人曰諸君有意立名黨錮道學之禁

殆將合矣然公雖未心許東林而嫖攻古滋甚肝衡扼腕形於顏色雖就急徵尤切講學而高公亦終不能免矣至京下鎮撫司獄許顯純詰以與楊公同謀公抗聲曰某爲詞臣是是非非應得執筆爲皇上謀爲二祖十宗謀草疏情實死無悔也拷掠備至四月二十九日僅蒙牒中出片紙五月二日獄吏以死聞竟莫知何日也歟時十指墮落捫納兩袖中蓋逆璫以草奏故屬獄吏加拷辱崇禎初復原官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予祭塋謚文貞

史外

卷六

六

汪有典曰嗚呼奄焰之熾也首輔葉向高以持祿之鄙懷飾調停之謬說假包荒以長亂托中立以滋奸馴致火迫崑岡禍侵剝膚群璫圍其邸第搜牢其親甥斥辱其婦女無所顧忌而向高亦低首下心莫敢與抗僅僅移居郊外乞歸骸骨而已夫中官圍閣臣第固有明二百餘年所絕無者向高以三朝元老肘腋天子容顏顧身如此壞祖宗之綱紀褻大臣之體貌喪士夫之志氣增彪虎之角鬚又何怪璫之放手殺人屠盡清流也哉是則向高禍始敘徐遂致逆璫勢成騎虎彘非嘉宗晏駕之早則明之天下固

已揖讓而後耳雖烈帝反正略觀清明然斯喪已極人心
既去天命旋傾公謂向高非削國之相實亡國之相豈不
深中也哉

兄外

卷六

七

黃忠端傳

公諱尊素字真長號白菴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
司李擢山東道御史熹宗冲幼群小蒙蔽宮府都城一日
三震公上疏略曰阿保重於趙魏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
憂係於敵國語甚切至已而群小相揖禍果不可鮮應山
楊忠烈公劾奄二十四罪公疏繼之曰忠賢諸不法狀既
經暴露將皇上視為習熟見聞更復何懼人言始猶與士
大夫為仇繼且以皇上為注此時不為身謀折之不足即
干戈取之亦難為力矣當是時魏忠賢附逆奄入相朝石

史外

卷六

八

交關鼓扇楊公魏公暨高邑趙公無錫高公出死力相摺
柱群小導奄廷杖以脅言者工部郎萬忠貞公燬死杖下
公疏爭之率臺省會東閣謂廷杖非祖制此後有傳旨廷
杖者閣中當輒封還不可奉行奄人跪前志口橫言閣臣
俯首不一言至乙丑黨禍大作而公除名丙寅總督建公
下鎮撫司獄矣公志在弘濟艱難不欲倖直值事其語總
憲鄒公曰京師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盛世矣鄒公
不聽用是去語楊公曰公一日在位則忠賢一日不相容
國事愈決矣不如去以殺其禍楊公不聽用是敗語魏公

曰頌嗣後朝小過也攻之急勢不反顧二憾之作不可爲矣魏公不聽卒用以敗公以考選入都時門戶分爭多以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占人向背客問公以三案如何決擇公曰光宗棄羣臣久今上御極亦非一日三案皆往事恐朝廷所急不在此客無以難也又曰上未登極之先移宮爲是御極之後安選侍爲是二者祇爭先後不分是非世皆以爲持平之論云抵獄與周公頤昌穆公昌期周公宗建李公應昇講道不輟謂門人徐公石鵬曰吾於此不減黃霸之受尚書也忠賢命許顯純坐臈拷掠五日一比李

史外

卷六

九

史外

卷六

十

陰劉公宗周常熟瞿公式報皆目之曰女師咏蒲扇云世間物性初無定百鍊鋼成純指柔何似荏苒經歲後能將九夏變三秋託物寓意深於痛哭矣汪有典曰嗚呼君子小人之名其果無庸過分別否也聖子謂書而之禍由於淑成諸君子之於闇重意者不美然乎然公不願與諸君子同功而先不能不與諸君子同禍者徒以濟王事也楊魏拷死公爲位哭之聲揚公語曰大禍未解然則公與諸君子同禍殆天爲之特假手於諸公

史外

卷六

周忠毅傳

公諱宗建字季侯號來玉江南吳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浙之武康令調繁仁和以卓異擢監察御史熹宗初為皇太孫也魏忠賢事之謹導之宴遊甚得歡心遂與乳媼客氏通比為奸熹宗既即位益用事人謂此壁鼠耳無能為公曰不然虺已為蛇乘霧則不可制會元年四月京師大雨雹公因陳陰氣致沴為臣侵君下陵上象謂四月正陽之月京房易傳當熾而雹豈正不誅茲謂義賊魏忠賢表懷巨測為禍國家大可寒心瑞悲甚將置之辟以聞

史外

卷六

二十

臣救得免御史方公震孺疏請斥逐客氏帝既從之已而復召入給事中侯公震賜力諫不聽公復爭之謂皇上天視初階前星將朗三宮之內叶吉承歡而顧使妖穢如客氏者煽處於側臣竊憂之夫客氏忠賢內外交通逆謀漸著乃出不踰宿寵命隨頒天子成言有同兒戲法宮禁閤僅賴民間即謂階前片席地不足為意婦人女子束縛何難然此輩一切恩格輒冀踰涯苦漢楊震於震帝初年力諫王聖之美權左雄於安帝初年極論宋娥之專罷齊世祖於天康初年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大亂凡此三君皆

由保婦原其始事皆謂無傷惟陛下垂鑒毋尋覆轍疏入詔奪倖忠賢與客氏益憾公不釋除與私人戶科給事中郭鞏欲借內察盡逐東林諸臣而竄公姓名其中公聞而嘆曰網羅既成禍不遠矣吾固不惜死遂上疏並糾鞏大略謂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斥矣侯震賜及王紀滿朝薦又斥矣鄒元標馮從吾及文震孟又斥矣今且欲并孫慎行盛以弘而逐之摘瓜絕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為陛下言者故聲橫行愈甚奸謀愈深既有忠賢為之指搗有客氏為之操縱有劉朝等為之爪牙而外復有

史外

卷六

三

輩等蟻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道哉瑞聞憤且懼泣懇上欲目覩以激上怒禍巨測閣臣力持僅奪倖或林公曰子之能已見於天下矣稍含忍容何傷焉不為堂上計乎公奮踴曰我之不避死患務強諫者非好為名高也誠見天下之禍莫大於進小人退君子而宦官宦妾為之橫行也父母雖老王陽王尊其能兼乎我念決矣請以死繼居有頃忠賢將遣劉朝分率內操諸中官巡視榆林各邊以犒軍為名議既定剋期降詔公駭曰中涓典兵如虎傳翼昔魚朝恩章貢可為股鑒皇上奈何以刑

餘爲方叔以腐豎爲召虎乎卽力陳九害三不可狀且曰漢中常侍之竊政也遂致黃巾之禍唐北司之擅權也遂馴藩鎮之禍宋童貫之頻年用兵也遂釀五國城之禍本朝王振劉瑾亦然皆已事明鑒不可不深慮而預防也疏入不報然其事竟寢尋奉差視光祿廣省金錢可數萬忤大璫勿恤也癸亥按楚命下將戎望會丁外艱歸內寅聞提騎四出公曰久知此矣吾首擊聞不久當繼詣君子逮卽不逮吾當伏闕爲楊左死爭之未幾卒逮公下詔獄拷掠備毒肉節糜折大呼天地祖宗共鑒賊夜半沙囊以死

史外

卷六

三

時年四十有五公初逮時京師地震入獄就勘王恭厥火再出訊雨水雹殺之日朝天宮災明年烈帝御極誅瑯琊公太僕寺卿于祭葬乙酉追諡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古之王者大居正而謹始而皇天亦卽於是致其丁寧告誡焉熹宗卽位之元年雨雹於正陽之月陽消陰長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決於是矣小雅之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正月卽今之四月繁霜卽無異雨雹也是時宗周無恙以褒姒淫妬譴詈而王惑之知其必滅故特譴告之此卽熹宗與客

魏類也嗚呼天人相與之際古今一轍如是其可畏也而彼昏不悟則雖以公之忠赤謹謹面命耳提若罔聞何益至是天亦無意於明室矣踰一年而鳳凰集於大庾變災爲瑞意若以憂爲戲者夫被胎毀卵騷鳳不入熹宗之時委鬼茄花作奸官府取子毀室岌岌乎殆鳳鳥胡爲乎來哉物之反常者爲妖則是鳳凰也者雖謂之鵲鴝可也是卽曩者而雹意也

史外

卷六

四

高忠憲傳

公諱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趙忠毅公南星所取士也趙公爲考功主計所排斥與相臣忤被逮遠謫公以行人奉使還南三日卽抗疏分別忠佞極言閹臣不當陰除異已劾善類以空人國奉旨詰問降揚縣典史既歸與顧端文公憲成修復東林遺趾焉明正學顧公卒公專講席三十年由是東林之名益高此中不無矯矯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此中不無矯矯者和氣廣而群小嫉其虐已爭相排逐然以東林爲首而嚴逐之遠慮之謀戮之正名此中不無矯矯者君子不歸于遺而明亦遂以爲矣論者謂漢家黨錮四十年而黃巾起黨錮始解然無救於漢室之亡東林亦四十年而閹賊犯關門戶乃敢更無救於明社之墟噫是言與不有東林乾坤崩塌久矣東林豈亡明者攻東林之亡之也自端文公救淮撫之疏出而東林之禍萌未幾獄書獄起挺擊案與君子小人有不容之勢矣迨辛亥京察孫不揚主之於是攻東林者起矣丁巳京察鄭繼之主之則盡攻東林者矣光宗晏駕爭紅丸爭移宮而東林之禍熾矣夫嘉宗委命關寺龍王之獄既成揚左之禍遂烈

又假三案以媒孽東林而正人君子一網盡矣方熹宗之初年頗起廢籍諸人公與趙公相次柄用群小滋不悅於忠烈公譴疏擊魏忠賢而公亦首劾聞之私人崔呈秀於是群小合謀賊忠賢曰東林必殺翁忠賢怖且志亦曰東林殺我然不知所謂東林者何等也先是禮部尚書孫公慎行追論紅丸罪歸舊輔方從哲下廷臣會議公謂從哲交通國戚表裏爲奸難逃首惡之誅已而士疏劾之略曰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大者交結鄭國泰父子所以謀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擬繼以姜妹之進終以文昇之更外此中不無矯矯者藥從哲力左右培植其爲鄭者誦其不爲鄭者若狂知有鄭而巳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孝此大亂之道也又如戎政尚書袁克纘論李選侍之事陛下念聖母則宣布選侍之罪念聖考則優待選侍以禮義盡仁至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論以爲假託忠如楊漣以爲居功人臣避居功必且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若感其說孝不知其孝不孝以爲大孝忠不知其忠不忠以爲大忠事有不辦於至微貽禍於無窮者皆如此類如方

從哲鄭養性豈容一日不討尚令居簪轂下耶跪入拜
激怒帝謂諫朕不孝欲以危法中公公弗爲動而持議者
益衆給事中王志道首跪附和公又遺書責之曰人臣爲
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追誅爲君父種禍
也夫以青宮禁禁之中忽有判軻弄政之人於飲食男女
之內行其斧斤鳩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而輿中外所共
知此而諱之是爲亂賊設護身之符若更加之正人以誣
謗不幾爲亂賊立箝口之法乎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
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
皇祖考在念茲在茲分是皇祖身事若夫執大義等
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
不悖今但言孝經尊親而不言春秋討賊言主上父子之
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主上一特之權不言宇宙萬世
之經使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
懼之間所繫世道人心豈其微哉特從哲雖得免議而天
下以爲三案是非非斯言不能折也爲御史大夫申憲綱
舉臺規察守令風裁肅然當是時外廷攻闕急群小依闕
亦急公欲外廷內齊政地中吳群小爲彌縫匡救之

計而亦真能聽也爲御史甫逾月群小假會推罷歸歸數
月而忠賢呈秀勢益張修怨益力成趙公毅楊左諸公而
公亦不免矣當魏忠節公大中之就逮也過無錫公操舟
送之群小亦怒公已而逮周忠介公順昌等公知禍必及
蕭衣冠謁龜山祠歸酌園中示在座曰原無生死何得視
生死爲二若臨死轉一念便墮苦海安所稱立命哉平生
講學此處看透得力不少已聞提騎將至入書齋書數言
封固語子世儒曰以此附棺游道世儒出囊示閉關之
聞聲排戶入一燈焚然奔池畔北向端坐水中死矣
戒剗口鼻未嘗動沾泥滓也發所封紙則遺表云我雖創
李舊屬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矣謹北向叩頭致屈平之
遺則君恩未報願待來生呈秀等猶未釋矯詔逮世儒崇
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授世儒官
汪有典曰嗚呼道學之禍千古爲烈何必東林然相類軼
至於國旣覆亡而禍尤未已則東林爲極矣蓋自東林之
名立天下遂標榜爲名高於是群社紛紛起而以復社爲東
林宗子咸以其社屬焉若應社幾社閭社澄社徵書社南
社則社大社席社雲簪社羽朋社匡社讀書社統合於復

社而總以東林爲幟志方東林之盛也莫不砥礪弊礎扶
正學斥異端以剛介節烈爲重以禮義廉恥爲貴而及其
推尋雜也或屬養蠶下而託名都講或提足要津而寄籍聖賢
或斥逐羣歸鄉里不容而竊吹草堂以洗其垢汚或鄉賢
名宦物議沸騰而謬依衆正以希夫祖豆逮其變也群
集矢造言謗傷鈞黨成而門戶判於是齊黨起而新黨
崑黨宣黨秦黨趙黨鄒黨孫黨東林黨之目因而非而石
圖作前鋒後勁榜因而有天監錄同志錄雷平針蠅納
雞釋錄點將錄蜚蜮錄而又有續點將續蜮錄並七錄
盡歸東林於是黨禍益熾雅郭同聲清流亦濁矣阮
名在東林周之注復社夫鐵齒刃以殺東林之
戈以攻復社其他或開門揖寇或勸進賊寇或投名受職
或暮楚朝秦論其人品則死有餘辜誅之不足者昔事
之盡也公嘗謂君子一點恥心被馮道滅盡一點良心
王安石滅盡嗟乎獨馮王也哉

周忠介傳

公諱順昌字景文號蓼州吳縣人性剛直疾惡如仇
清節日惟市一蔬人稱爲水條先生萬曆壬子癸丑
授杭州司理時福清葉向高爲相謂吾邑難治是止
君即改公福州以最擢吏部主事進文選司員外郎忤
貴人意自引歸魏忠賢亂政故給事嘉善魏公大中
被逮過蘇公周旋累日奉酒炙約爲婚姻繼騎趣行
張目叱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謝而忠
賢我即故吏部周順昌也語聞忠賢嫉御史倪文煥劾公削籍
已而與周公起元俱被逮繼騎至吳舉家號慟公笑正之
曰知已久矣何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榜曰此諸
僧屬我書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題小靈庵三字
議年月畢因服出門士民素德公爭爲公呼冤連毛
一驚詬責之比讀詔衆誼不復開繼騎手鉅鎗抵之地厲
聲曰魏公命誰稽者衆憤怒曰然則偽旨也當是時天大
雨萬展齊擲棍槌瓦石雜上厯聲殷天怨氣盈浦盡爲
立斃官旗數人餘皆東西鳳窠升木登屋或匿廊中皆戰
栗乞命是日也有逮黃公尊素於浙者道胥門市人聚
毆

之走焚其舟投素裝於水官旗洒而免而江陰李公施見
亦以是日就逮常州西察院有髮垂肩男子十輩大呼殺
魏忠賢校尉一賣廉童子拉一肥尉舉旗力勸其片肉擲
街前狗啖之一驚大驚流汗不能出一語巡司面如土足
不能舉步次日一驚飛章告變將屠其民而顧其妻楊念
如沈楊馬傑周文元五人者前自承曰殺校尉楊念楊念
之他皆無與周吏部賢者獨殺五人可也撲背髮上指說
取銀鑰自繫就獄當此之時五人之名震天下而楊念獨
殺幾弱不復置矣公至京軍詔獄坐賊持掠無所
忠賢賢鎮撫許顯純椎擊其齒齒盡落顯純起曰能復罵
否顯血飛顯純面罵益厲顯純令獄卒私傾之顯純火道
中巡卒割其股血潰而生復荷械至錦衣堂屬石碎首斷
不絕被重刑而死於是忠賢殺佩章等五人杖戍馬信等
七人黜諸生王節等五人崇禎元年忠賢敗公長子義瑞
刺血上書曰公冤詔贈太常寺卿諡忠介子特祠一蠶以
忠賢黨被罪家居曰書見公乘輿佩章等騎而從直入坐
中堂一蠶大怖遂死倪文煥亦曰書見五人嚴裝仗劍登
公登座率妻孥叩頭乞哀庭下石井欄自起舞空中良久

墜地聲如霹靂乃騰空去無何文煥伏誅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無道之君蔑不受官官之禍惟則則
累葉不悛至於神宗以降民怨憤盈發乎不可遏矣馬堂
權稅臨清白書擲人井邑騷然市民王朝佐率眾謀而政
之火其居其黨三十七人盡斃煨燼中堂僅以身免高家
至閭撲一諸生父衆擊之火其所建望江亭武昌民變圖
稅使陳奉執委官六人投之江遼東兵變欲殺稅使高淮
幾致亂雲南軍官變擊殺內臣楊榮蘇州民變為織造孫
隆黨毆死裂其屍至天啟遂有顏佩章等事而推原禍本
則自永樂秀才黨內使皆充軍成化三學黨內使幾羅
始嗚呼君暗臣奸璫焰燎原至於庶人奮挺以難太阿
窮斯亦傾否之至變已而後昏不知日醉益富莫可如何
也周公既逮蘇人互戒不用天啟制錢天下從而和之豆
師馳諭各省卒莫能奪蓋廢格天啟制錢無算也可吁哉
宣德時來內官羅太監橫甚太守動遵撻撻縛同知
於驛邊水次至蘇州以事杖吳縣主簿倪鍾徑往執其
兩手大怒曰汝何得打吾主簿來懼為謝罪不敢犯

呼此千載一時有明之希觀也

劉太僕傳附吳國賢

公諱鐸字我以號洞初廬陵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尋郎中丁艱歸服闋知揚州萬忠貞公景與公同年相知最密遺公書會講東林謂人生不問至道如入寶山空手而返朝聞夕死學者素願足下咫尺梁溪可失此機會耶公得書即請假飛棹過無錫與東林諸君子講學既還語其子曰讀書自有向上路至於功名科第其事未矣汝曹第以文辭爲進身計而不求聖賢至道縱富貴至將相亦管晏輩流耳烏能曳屣登孔子之堂哉是時魏

史外

卷六

三

忠賢亂政萬公既以忤瑞廷杖死楊左諸君子亦相繼填牢戶公感憤賦詩書於笺邑紳倪文煥偵得之獻忠賢簪旨逮問士民爲叩關者數百人刑部侍郎沈公演力持之謂聖朝不以語言文字罪人詎宜以將無同之字贖成莫須有之罪案獻上得旨復官方候補而參將方體乾迎瑞意誣劾公延道士方景陽詛咒厥臣景陽擄死景陽固未識公公亦未與景陽質達送刑部薛貞者陝西韓城人萬曆辛丑進士忠賢義子也適爲刑部尚書當此之時薛貞坐堂皇盛氣詰公曰咄鐸來若有目無珠耶有胸無心耶

朝廷信任上公如日中天若敢毀謗如是耶公曰固也鐸目無公等之珠胸無公等之心故不能開公等之口罪將奚逃貞仰天而笑環顧左右曰不分世間乃有如是絕無心肝人也因此公曰汝欲誰特誰將已富貴千頃汝身命耶公亦笑應之曰一時之富貴有限千秋之清議難逃貞大怒咎之數十遂當公罪斬西市或謂貞曰鐸妄人耳罪之以辟得非殺人媚人爲鬚眉丈夫笑乎貞曰世所謂鬚眉直仕路鬼門關耳誠得上公歡心笑亦何損巾幗者致尊顯之要術也名與利孰重乎亦拙於笑矣末幾忠賢敗

史外

卷六

言

貞亦坐辟公之死也揚民間之爲罷市巷哭者七日夕立廟祀之官有疑獄禱於祠夜即見夢如言州民無遁情公始祖剪官行人忤時宰遣使絕域不屈遇害再傳文懿公宣忠愍公球俱以文章節烈稱蓋忠貞世篤云同時有吳公懷賢字齊仲休寧人官中書舍人讀楊忠烈劾璫疏嘗筆大書其尾云當如韓魏公處任守忠卽時安置璫下坐以楊左黨逮問吳公從容言曰懷賢得與楊左齋名死亦何恨拷掠不屈瘐死獄中崇禎初公贈太僕寺卿吳公贈工部主事公有女淑英崇禎末以忠勇節烈聞自有傳

汪有典曰嗚呼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至哉言乎千古禍亂相尋蔑不由斯者也昔者王莽將篡漢也其時公卿大臣頌葬功德者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一人所謂禮義廉恥漸滅殆盡而漢祚遂移惜乎史不詳書其人至今莫考其姓氏未嘗不以若而人遺誅青史爲深恨也魏忠賢亂政群天下之人相率推戴者不可勝數今始撮其表表者固亦孔醜孔哀也已天啟六年浙江巡撫潘汝楨城桐疏聞於朝於杭州西湖關壯繆岳忠武雙廟之間爲忠賢建祠頌功此生祠所自始也遼薊總督

史外

卷六

言

閻鳴泰清苑遂於所部建祠者七毀民房無慮數千萬餘宮殿九楹黃瓦冕旒儀如帝制於是封疆大吏尤而效之順天巡撫劉詔杞縣巡按御史倪文煥江都梁夢環廣州建於西協密雲雲髻山又建之昌平太僕少卿何宗聖建於房山遼遼巡撫袁崇煥建於寧遠宣大總督張璠建於遼寧爾禎興州巡按劉宏光建於五台山又建於太和山張璠又建於宣大又建於鳳陽又建於建昌庶吉士李若琳建於上苑又建於蕃育上林監丞張永祚建於大興薛世昌建於松江宣府巡撫秦士文建於宣府王點建於大同

宣大巡按張素養建之宣府又建之大同工部郎中曾國棟建於蘆溝橋通政司經歷孫如淵順天府尹李春茂建於宣武門武清侯李誠銘建於崇文門保定侯梁世陂博平侯郭振明建於安定門工部侍郎盧大受工部商人五軍都將府各衙門建於京師登萊巡撫李嵩建於李精白建於太山又建於德州又建於寧海又建於蓬萊閣山東巡漕何可及建之濟寧總督遼餉戶部尚書黃運泰城保定巡撫張鳳翼提督學政李蕃巡按倪文煥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張汪

卷六

三

若極德張樞平智疑河張化愚建於河間又建於天津李蕃又建於河間張鳳翼又建於真定河南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餘參政周鏞江知縣李萬庸建於開封又建於江北大同巡撫張翼明建於赤城總河侍郎李從心南漕運侍郎郭尚友建於濟寧又建於淮安巡鹽御史許其孝建於揚州湖廣巡撫姚宗文郎陽巡撫梁應澤建於溫學謨建於武昌又建於承天又建於均州總督三邊史永安定武巡撫胡廷晏朱童蒙巡按莊謙王大中建於太白山山西巡撫

牟志榮巡按李燦然建於河東織造太監李實建於西湖蘇州巡撫毛一鷺巡按王瑛建於邱邱巡撫御史龔建於長蘆江西巡撫楊邦憲建於南昌知府顧鵬建於徽州武弁李之才建於南京宗室則楚王華奎建於高觀山順州承奉建於洛陽而臨生陸為齡則建於國學並祀孔子當此之時生祠徧天下撰文刊石揚廟鍾大都會出詞臣之手而閣臣施鳳來平張瑞圖最知名焉祠莫不有旌額其在京師者曰崇仁曰廣恩曰德芳曰茂勲上林苑曰存仁曰洽恩曰永恩

卷六

三

宣武門曰懋勲崇文門曰鴻勲安定門曰耆愛蘆溝曰隆恩天津曰感仁河間曰仰德通州曰懷德西協曰崇功蕃育曰感恩真定曰旌勲宣府曰隆勲宣大曰德勲寧遠曰懋勲延綏曰祝恩大同赤城曰崇功房山曰顯德太白山曰懋愛五台山曰報功太和山曰昭德山西河東曰襄勲濟寧曰表勲太山曰隆惠並岳寧海曰景仁蓬萊閣曰流建昌曰崇德武昌曰隆仁高觀山曰隆仁承天曰弘惠均州曰戴德洛陽曰普德開封曰戴德江北曰瞻德揚州曰瞻恩曰流恩虎邱曰普德鳳陽曰旌德松江曰德聲

與此孔子句作天然

李善之建於河間者則曰九千歲天子親加賜額者杭州
曰普德淮安曰昭德崇文門曰廣仁濟寧曰昭德河南曰
成德山西曰報功大同曰嘉德登萊曰報德房山曰顯德
陝西曰祝恩嶽州曰崇德通州曰懷仁昌平曰崇仁曰彰
德密雲曰崇功林衡署曰永愛江西曰隆德呼北時之
乾坤何等哉夫人臣上天子徽號至十餘字印以為後天
子令郡國立廟即以為非禮若逆璫者宜何若焉南漢劉
鎮信任宦寺凡仕其朝者咸令闢之一時臺閣大臣三公
三師莫不皆闢以觀熹宗之世豈不然乎祠莫不有齋讀

足外 卷六 天

闕鳴泰之祝詞曰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李精白之祝詞
曰堯天魏蕩帝德難名黃憲卿之祝詞曰至聖至神中乾
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魏字山後下書懼歷
上公之首蓋天下從之嗟乎何所不至哉易曰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神宗之際
張居正當國有以天與人歸題冊子送之者有以禱授廢
立命題者其留奪情之旨有朕不日舉晦庸之典者遼附
之徒公然諛之居正恬然安之曾不踰紀逆璫效尤抑又
甚焉其父殺人其子行劫勢固如此嗟乎有明之神器為

羣小諧媚之具也固已久矣誰生厲階於今為烈君子是
以惡夫知之者也烈帝御極痛懲璫亂謂廷臣曰魏忠賢
一人耳苟非外廷助虐何達至此乃手刻贊寧權璫頌美
附詔條目並下建祠稱頌諸疏指示曰此紅本璫璫實錄
也於是大學士韓爌李標錢能錫吏部尚書王承允刑部
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於汴上奏曰人臣首戒無將天
討用章有罪祖制內官不許干預政事更交結近侍之律
於以防內外而肅宮府杜奸萌而窒亂源法至嚴也逆璫
魏忠賢狡諂多端更頑無忌始焉小忠小信祇便身圖繼

史外 卷六 元

而作福作威漸干國政內則妖媚客氏窺覷禁密結為腹
心外則逆臣崔呈秀揣度機情助其羽翼戕官妃而戮忠
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邀無等之三封將議逼尊之九錫
迫逐藩邸播棄忠臣建生祠以卜人心遺內鎮而連邊將
陰謀巨憝僭勢顯成磔碎已服上刑爰書具列造狀誠如
聖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者也至首發大難禍始教猷
或側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搖母后倡和逆封鐵券金
章襲題恐後腴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聖經以懲忠中傳
或攘史職而抹殺直筆墨衰朝會忽此罪魁綏靖銀鑑大

與詔獄修睦以殘軀命不難殺人媚奸供嘔笑而効爪牙總是酬恩報怨至於一人而創祠幾地一事而誦誦連章祠省直祠邊鎮祠京邸未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頌奏章頌鄉銘未已也而且頌以給論此聖諭所謂首開詔附傾心擁戴者也又有徑賓旁通網羅密布腹藏鱗甲構青蠅貝錦之譏意慘鑲銀釧白馬青流之禍卽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祈又潛施鬼蜮之毒而更巧避彪虎之名此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律亦異或已逕獲遂不盡厥

兒外

卷六

三

辜或謬附摧傷當追始禍邊明聖諭擬法依律無枉無徇三尺無私天誅不貸四凶畢竄國法用申惟是大慙既罹不赦之條而群小宜開自新之路或事關題覆積尾列名或身在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任於捍禦或編摩効有剴調而又或生平才守俱優歟歷歟勞著此聖諭所謂事本自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以後効或與昭洗免臚姓名因明罰政法之嚴條兼赦過有罪之寬政也疏入報可於是詔逆案以七等定罪首逆凌遲者二人魏忠賢客氏首逆同謀決不待時

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國興太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芳愚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劉志選張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薛貞吳淳夫李襲龍曹欽程大理寺正許志吉順天府通判孫如剡國子監生陸萬齡豐城侯李承祚都督同知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張體乾交結近侍次等造戎者十一人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楨李營生楊維垣張訥都督郭欽孝慶衛指揮李之才交結近侍第三等配贖爲民者閣臣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尚書王紹徽郭允厚張我

兒外

卷六

三

續曹汝楨孟詔虞馮嘉會李春暉邵輔忠呂純如徐兆魁薛鳳翔孫杰楊慶哀李養德劉廷元曹思誠南京尚書范世濟張樸總督尚書黃運泰郭尚友李從心巡撫尚書牛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祠頌照不謹例革職閑住者黃立極等四十四人詔附擁戴軍犯內監李實等十五人又逆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頒示天下海宇郭清翁然頌聖明焉然而遺種餘孽剽劫絕未盡乘間竄錄駭向用或託爲攻璫者而實庇璫或陽爲附正者而實傾正於是爭門戶翻逆案殿陛玄黃臺省水火盜賊縱橫而不顧國

破碎而不問雖以烈帝聖明孤立於上用將而將叛用相而相欺用樞臣而樞臣乖戾用督撫而督撫骯髒刑峻法密而愈玩推心置腹而愈離宵旰支撐至於十有七年萬不得已始以一死謝祖宗謝臣民而若曹之門牆如故富貴依然履霜之漸駟致堅冰區區烈帝之微陽殘照固不敵若曹之窮陰沍寒也則四維不張之明效大驗也

史外卷六

七

八

九

史外卷七 前明忠義別傳

劉侍郎傳 附尹巾

公諱二縉字元誠號與鵬宜賓人家世務農少從父兄力田閭閻薪樵賣以讀書補諸生時方負薪入市聞報警其鄰大驚淡於榮名亦天性也然期許夙絕銘座右曰必爲聖人一生中亦卽以劉聖人呼之崇禎元年進士官舊吉士是時丁熹宗蘊毒之後中原禍亂已兆而邊陲屢警在廷諸臣狃承平餘習從容坐噤以飲博爲放達書畫發伎爲風雅莫適勤念兵事公與同官金公聲則獨留意究切而

史外

卷七

一

造爲望輪火車偏廂車獸車剝木爲西洋大小礮期以備疆場緩急之用僧申甫亦習車戰過從講求三人者相善也明年冬京師戒嚴上因金公薦公及甫召對稱旨授甫京營副總兵公兵部右侍郎督守城事當是時天子念國事孔棘思不次用人收萬一效環錯頗與廷議拂而甫以白衣驟用公新進躋卿貳咸於是側目滿桂者大同總兵宿將有威望 大兵薄都城提萬騎入援戰沒甫全軍亦覆朝對氣奪公奮臂大呼曰此臣子效命之秋也請行無兵則請京營兵不許則請關外川兵不許則議召募軍資

史外

卷七

二

無一具公權宜貨之抵通州守者不納雨雪宿古廟中公驟貴廷臣多抑之御史董羽宸劾其行留公曰小人意思有事則委卸無事則議論止從一侍郎起見耳乞削臣今官賜骸骨不許奏軍機七上不報乃與總兵馬世龍吳自勉約由薊赴承平牽之無勳而自率八路進攻遵化既由石門至白草頂距遵化八里嫫嫫山而營世龍等不赴約大兵驟三萬騎望見山上軍縱擊之公發礮礮反擊營中自亂左右諸結陣徐退爲後圖公叱曰毋多言吾受國恩誓死封疆顧所請無一應而將帥又不用命如國事何嚴鼓再戰自午至酉士殊死鬪矢石俱竭人持短刀夾公馬而前流矢四集公度不可爲解所佩印付家人持歸報天子一矢貫其首又一矢中膝遂仆而死一軍皆哭拔營野戰皆死之初正月元日有黑氣起東北旦西方甫見之大驚趨詣公與金公曰天變如此公知之乎今年當喋血京城下可畏也聞者皆笑已而果驗衆於是默然公既死天子嘉其忠從優卹贈兵部尚書廷臣靳之金公噴出其顱前爲之棺斂贈其母以歸騰書當路厚卹其家而乞諱元春傳其事後公十五年金公亦抗節死并公仲者字子

求亦宜賓人萬歷戊戌進士歷官河南左布政使解官歸
張獻忠破潯州執至成都噉曹大罵遂被殺性直如絃有
獨必發所至與長吏忤以孤峭見擯與人交有始終分張
決別死生收卹婉薦周詳皆出人意表劉太僕時俊同年
與合坐通賊被逮獄急不知所爲尹公時家居抗疏明其
冤時俊得免慷慨持大義皆此類也

汪有典曰嗚呼朋友道喪末有不相背負者矣司馬子長
傳管晏而惓惓於知已豈得已哉韓退之謂平居酒食游
戲真若可信臨利害落陷阱則擠之又下石而有取於子

尺外

卷七

三

厚之以柳易播且謂子厚之歸葬賴裴行立功嗟乎世遂
無斯人乎而鄭重言之也棠棣之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
小甚兄弟也每有良朋況也永懷重朋友也

張泰政傳

公諱春字泰字同州人萬歷二十八年舉於鄉歷刑部主
事屬撫行善談兵天啟二年遷東西盡失廷議急邊才擢
山東僉事永平燕建二路兵備道時大軍屯山海關小平
爲孔道士馬絡繹關外難民雲集公達篇有方事就理而
民不病累轉副使參政仍故官七年哈刺慎部長汪燒餅
者擁衆窺桃林口公督守將擒三人燒餅叩關願受罰公
責數之誓不敢叛崇禎元年改關內道兵部尚書王在晉
忌浮言勸公妄殺人遂削籍下法司治久之乃釋三年正

史外

卷七

四

月永平失守起永平兵備參議公言永平統五縣一州今
郡城及灤州遷安并失昌黎樂平撫寧又關內道所轄臣
省迹無所當駐何城臣以兵備名官而實無一兵操空拳
入虎穴安能濟事乞於赴援大將中救一人與臣同事臣
亦誓誓日義勇率之自效臣身已許此城不敢少規避但
必求實濟封疆此臣區區之忠所以報聖明而盡臣職也
臣言兵事不可預洩乞賜陛見面陳力略帝許之既入對
帝數稱善進參政已而偕諸將收復永平諸城功加太
僕少卿仍蒞兵備事候巡撫缺推用時乙榜起家多授節

鉞而公獨需後命以無援於朝也宋平當兵禁之餘則困敝公盡心撫卹人益懷之四年八月大兵圍大凌河新城命公監總兵吳襄宋偉軍馳救九月二十四日渡小凌河越三日次長山距城十五里六兵以二萬騎來逼戰兩軍交鋒火器號發聲震天地公營被衝諸軍遂敗襄先走公復收潰眾立營時風起黑雲見公命縱火風順火熾天忽南反風士卒焚死甚眾頃之可齊兩軍復鏖戰倂力不支亦走公及參將張洪漢楊華徵逆擊薛大湖等三十三人俱被執部卒死者無算諸人見我

史外

卷一

五

太宗文皇帝皆行臣禮公獨植立不跪至晚遣使賜以珍饌公曰忠臣不事二君禮也我若食生亦安用我遂不食越三日復以酒饌賜之仍不食守者懇勸感

太宗文皇帝思始一食令薙髮不從居古廟服故衣冠遂不失臣節而死初襄等敗書聞以公守志不屈遣還右副都御史卹其家公妻霍聞之慟哭六日不食死誠意伯劉孔昭勅公降敵不忠繫二子死於獄

汪有典曰嗚呼公抒忠勝國抗命

與朝我

太宗文皇帝得而加禮洪量同天地大義懸日月扶傾危傳遂志成仁者得垂諸彤管煥若丹青不亦休乎有典嘗見客憲涉筆云公被執見

太宗皇帝不屈眾欲殺之

上不欲借至闕廷高其忠義命旂下從公學公亦不辭教以

道義咸敬事之稱張夫子坐必南向終不進髮

上曲從之語臣下曰真忠義人也當學之及卒

上深歎息旂下學者以栴奠之曰不敢有汚清德定陽後

世祖章皇帝入御燕都語侍臣曰卿等昔日亦知有張夫子

史外

卷一

六

于南國有此一人乃無有識之者耶因得悉其行事視夫式間封墓彌有光焉自非

大聖人爲之崇獎揄揚幾何不爲逆亂之劉孔昭所非毀而

掩蔽乎嗚呼此明之所以亡而

聖朝之所以興也歟

公諱彥方字爾英號華陽石門人萬歷癸卯舉人授江
上高令公自以乙榜起家思以治行自奮而不善爲文也
結納之術居數年無異聲旋以漕事註議謫江西按察司
經歷有門人乘銓政者勸公通委曲可亟復且得美地笑
不應崇禎五年起補陝西平涼之陸德泰地自延綏寇亂
蹂躪無完土武臣莫肯用命失機則以庸免守土者率望
風解竄營救樞要天子亦以武備久弊罪不在小臣也而
寬之多得不死於是行間不戰郡縣不守賊亦橫行無所

尺外

卷一

阻是年春秦將曹文詔楊嘉謨等始屢戰而勝有西溪虎
兇隴州諸提賊黨可天飛獨行狼不沾泥混天猴紅軍友
等相繼擒斬秦中得少休息公至治急招流亡繕城郭勸
農設賑民賴以安然秦寇在楚蜀者日復充斥乃以延撫
陳奇瑜總督五省檄諸軍追賊賊盡竄入漢興山谷間不
得出行賂乞降奇瑜狃於諸提輕賊不足平且冀大功之
速成也許而縱之賊遂四出浸尋及於平涼公聞報急募
兵未集而防守把總王珍先遁賊破靜寧州聞八月二十
九日以城無兵衛遂陷賊執公求金掠其署大失望詎曰

窮卽是其好官耶釋不殺先是公遣僕允書求救於河原
道陸公夢龍陸公公鄉舉同年字君啟會稽人萬歷二十
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崇禎初起郎中胡士相頗有所左
右將訊眾咸囁嚅陸公呼刑具三無應者擊案大呼始具
姜供逆謀人一無所隱士相主筆躊躇不敢下陸公喟然
曰陸員外不取匿誰敢匿獄乃具其副直知此陸公得公
書卽報公堅守旦日親率兵至剗爲賊所得賊卽分騎設
覆於六盤山陸公率遊擊賀奇勳都司石崇德至陷伏中
賊矢石如雨突圍不得出二將相抱泣陸公握之曰何作

卷一

八

此婦孺態大呼奮擊手殺數人與二將俱戰死賊返城遂
害公公挺立受刃腰領皆穿穴以死事聞王珍懼罪賄中
樞求脫反譖公攻城守謀疎及再覆核乃得公死狀贈公靜
寧知州陸公太僕卿而逃將獨得不誅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殉難而鄭典未優論者類以爲恤詔
公不成進士不爲黨人受迂拙之累故至此夫進士爲黨
人禍延君父公豈爲之哉公沒之後黨人之勢益橫京師
之變開門者樞臣也而曰舉義投名受職賊敗乃死也而
曰殉節勸進賊庭歸伏誅也而曰黨誣飛頭易面欺天罔

人無所不至而陳壽魏收之徒又從爲之辭刑賞既謬於前公論又不明於後此辨身屈執所爲寒心奪氣也若公之大節凜然豈以卹典之有無輕重加損毫末也哉夫何

鹿忠節傳 附錄一

公諱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祖久徵御史父正諸生皆以直節著聞於時公奉祖父爲師卓然以名節經濟自任海內正人如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等聞而訪之相與訂死生交而去公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山東司主事丁內艱服闋補河南司著廣東司事遷左方用兵餉中絕請帑疏皆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至銀故隸司農供文武吏俸萬歷後始入內庫公於是言於戶部尚書李汝華曰金花銀進大內此近例也項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殆勸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解太倉則餉旨艱如拔山與其請不出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如干上怒願以身任汝華如其言請帝怒奪公俸一年汝華欲補進公奮曰司官以死生爭公以去就爭上意卽堅未必不可回也廷議日中官圖屏不聽公出勒問大倉云何主太倉者劉榮嗣報曰發三日矣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趣令補還公曰有銀安用借無銀又安從補中官愕眙不敢應公曰但執善繼這回奏死生有命不敢易隻字也當是時上怒不測人皆爲公危公翁聞之掀髯曰臣子不當如是耶緘口保身非吾

兒也翁少爲諸生以孝聞縣令宋繼登欲與相見翁方資田投畚括而往縣令歎息爲人憫懼好奇能急人難至數子大義雖棄身家不恤一時人之慕義者咸歸焉稱爲班太公魏忠賢大興黨禍左公等先後逮詔獄拷死皆悲賊追比諸公子踰牆至無敢留者卒主太公家太公爲周旋豪德陳金應比公又力助之人皆咋舌而公父子不顧也先是周忠介嘗語人曰卽有緩急定與鹿太公父子足仗也是時神宗御極國家無事諸公義氣已見于幾先如此上怒奪汝華渚一月公釋級調外得山東鹽運司判官而史卿

拓地四百里復城堡數十孫公倚之若左右手而孫公嘗曰伯順在坐儼若嚴師助我不止謀議也其相引重如此孫公被譏去公亦移病乞歸崇禎元年起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丞事未三載復請告歸九年七月大兵攻定興公時鄉居念定興當涿南保北背瞻神京遂辭卽墓令子化麟侍父于鄉援兵登陴與里居知州薛公一鶚共城守七日而城破公寺南門兵從西北隅上拔刃索公衣公不可兵怒斫公三刀復射一矢而死太公聞之日嗟乎吾兒素以身許國今果然矣吾復何憾公死年六十有三太公八十矣明年正月化麟伏闕上書言臣父以無備之城必破之邑獨堅誓死之心衡拒方張之敵不獨城存與存効勿去之義抑欲人戰家守折南下之謀疏聞贈公大理寺卿謚忠節化麟天啟元年鄉舉第一人以哀慟死薛公字一當由貢生歷官蘭州知州亦與公同難云汪有典曰嗚呼聲氣者閨閭之具而傾命之源也是以修之士深惡之明季諸人末路可鑒矣或謂公與周左諸公之訂交非與夫周左之交義氣而非聲氣聲氣者必敗者也義氣者不敗者也無他誠與僞也浮談曰盛至性日

滅者聲氣也砥礪彌嚴踐履彌篤者義氣也周忠介被逮時與公書謂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只應順受生死常事不亂胸懷茲非義氣與周鍾日辦小封酬應卒敗名節茲非聲氣與有志之士宜何從焉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阮郝兩縣令合傳附王端相

阮公諱之鈿字實甫懷寧人貢生以薦舉爲穀城令崇禎十一年賊之在豫楚者號十五家亦稱十三家又改稱九家俱桀黠反覆所謂好則人而怒則獸不可以恩信結也總理熊文燦者食庸而怯多易好大言不知兵其督兩廣也曾遣道將洪雲蒸等招撫粵寇劉香被執策不效矣適劉香自溺死得褒賞遂自詡爲奇功而於羣賊一意主撫間臣楊嗣昌新得上眷懼討賊力持文燦議則益恃爲與援刊令懸之通都曰心示諭告諸賊待以不死民有殺一賊者輒償死是年正月左良玉大破賊於鄱西張獻忠窮促請降良玉欲因其至執而誅之文燦固不可初獻忠請總兵王威犯法當刑陳弘範時爲別將異其貌請釋之士七人皆伏法而獻忠獨免會新敗其下大饑多散去知弘範在官軍中則以爲故人飾名姝美玉文幣以進願率所部自效弘範固欲建大功聞之大喜言於文燦承制受其降獻忠遂入據穀城而不肯放兵暫勾諸賊爲犄角復思救去設言曰予我十萬人餉爲三郡捍圍三郡郭襄荆也文燦遽信之爲請銜開餉然調其兵輒不應良玉欲討之

文燦故露其意於獻忠而數數要良王飲以羈之獻忠部
賊時出野外剽掠公執之以告不聽且曰官不給餉借養
耳得餉當自止由是村民逃徙盜遂掠及剛閭甯拒險則
露刃殺人一城爲驚咸惴恐禍至無日矣而文燦不問也
殺城下有河當漢沔源處獻忠立關徵稅月推數千金軍
士於草間得義勇營關防文燦即以給之獻忠益驕又撤
監軍張大經入穀城護獻忠軍大經客贍者王又天諛獻
忠千支當極貴獻忠心動反益急公風以禍福曰公獨不
見劉將軍乎此赤誠之效也之細雖不肯上書以百口保

史外

卷七

五

公朝廷宣騰詔書待公以不死輓車奉餉絡繹在道有何
疑忌而復自蹈不義耶獻忠銜之公度無可如何憂憤成
疾題壁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然心性飽殺殺身成仁
無愧賢良方正蓋自知不免云當斯時也文燦疏言臣兵
威震閭降者接踵賊可旦夕平嗣昌揚揚德色以薦文燦
爲知人一時公卿且謂天下無賊無何而獻忠反於穀城
黨囚徒劫庫兵殺傷吏民公聞變遽飲鴆水絕賊突入索
印公搖手不予賊怒揮刀刃之奪印云燦火婦官舍散骨
爲燼是爲十二年五月六日也先是羅汝才諸家賊聚

黃光隨僞屍千里左良王大破之於雙溝斬二千餘級女
才懼請降文燦承制授遊擊將軍備征調汝才言不願爲
官并無所事餉頗爲民受用以耕率所部分屯房竹山保
四邑獻忠據穀城與汝才遙爲聲援鄧撫賊東晏泰曰羅
汝才詭占屯部未嘗放兵作出此帶刀以耘一有劄藉即
挺而起耳張獻忠據邑弇兵其人豺狼難與久處不過謀
分居東作飽食休甲以伺吾變若兩部俱動荆襄之禍未
知所終矣以臣愚計之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
井獸圍聚於二三百里之中幸命理臣率鄂郎之卒督臣

史外

卷七

六

掃關隴之兵出其不意銜故疾至街張燕於黑山燒曹操
于赤壁豈不決哉疏入不聽獻忠反穀城而汝才九營兵
起應之房縣亦破矣
郝公諱景春字滿和江都人萬曆壬子舉人爲房縣令是
時鄧陽之所措置者九營而房居其三羅汝才屯於東以
及南北謂之曹操營自貴屯於北以及東謂之小泰王營
黑雲祥屯於西謂之整十萬營當此之時朝廷從嗣昌文
燦言屢意安撫公獨主勦羅汝才自貴黑雲祥三營一日
廵房公擊之多所斬獲賊懼訴於文燦文燦切責公諭以

朝廷嚴旨公乃單騎至其營喋血盟汝才始解甲耕也是爲崇禎十一年也明年五月獻忠反殺城公度賊必犯城呼其子鳴鸞往規汝才爲之備鳴鸞諸生負忠勇多力而善鬪賊素憚之是日馳入汝才營握手語曰君不念吾輩盟乎口血未乾毋從亂汝才唯唯鳴鸞見其目數動賊是賊巨測急歸與守備楊道選發兵登陣公遣間使求援於文燦凡十四反無亡兵應者最後以寸紙刺血書告急終不報既而諸家賊大至獻忠兵白熾汝才兵赤熾俄白與赤交麾其衆四面環滅汝之約費黑雲祥策焉呼曰急似

史記

卷七

七

城讓其曹保無他公厲聲曰吾頭可斷城不可讓是時張大經已降賊賊持其檄招公公大罵碎其檄且戰且守相持五晝夜發大礮擊賊多死賊負板穴城城將崩積薪焚蕘油下灌之斃又擊獻忠傷足殺其所乘馬士氣益奮公用間入賊壁陰識獻忠所卧帳密計夜襲擒之而折擗張三錫者文燦向所遣以處分降衆者也與賊通開門逐之入城陷楊道選巷戰死汝才使數千騎擁公至其營當此之時鳴鸞與公相失夜半天雨遲明鳴鸞至見公哭公好聞之曰男子不幸至此惟有一死耳舉手畫額曰此豈甚

痛鳴鸞亦輟哭曰吾所恨者父子離散今既聚矣死非所難也大經以監軍而降心愧之欲得公分其惡喉賊說公不應賊欲曲活公令暫避公曰天下有避賊耶縣乎殺同執者數人欲以懼公不爲動賊指大經叱公曰彼九省監軍乃爾恭謹汝一知縣顧備強乎公曰彼監軍已降賊不直一錢吾雖知縣不從賊也顧罵大經曰汝受朝廷厚恩官職何等乃與賊伍我死必不想汝引頸受刃鳴鸞伏父屍且哭且罵曰死賊何不速殺我賊又刃之僕陳宜亦死同時有主簿陳邦聞與其家人俱不屈死之是爲五月二

史記

卷七

七

十九日也先是穀城之變文燦密疏聞給事張縉彥駁之曰張獻忠包藏禍心無愚智皆知之文燦受賊給弄日爲之請領暗開賞而於殺人越貨之迹巧辭匿飾有發覺其惡者屏弗使聞今賊一逞其哮闕之鋒斬關喋血竄入隙穴之中爲總理者宜自庸及漢分兵追捕比見御前斬下密書至謂獻忠抄奪咨怨理臣之任事不力必如張本經請月餉之衆以厭其貪是可從乎不可從乎乃若攻州奪郡之雄而曰漏刃破胆奔山騰谷之勢而曰鼠竄路窮難強兵負異志而曰反形未露不便先圖屠民城殺官更而

曰假命須臾無難縛取恢復不經斯慘已甚臣不能爲理
臣解也帝於是奪文燦職令辦賊贖罪已而以楊嗣昌代
逮文燦斬西市

汪有典曰嗚呼賊勢旣成驕恣變詐未經大創烏可言撫
況於撫之者爲貪庸且怯之文燦乎文燦曰責賊實賂旣
得所欲則爲之請官請餉應之惟恐不滿其意獻忠故爲
要求以逞其恣睢嗚呼閭閻旣反穀城留書於壁以告楚人
曰之叛劉劉臣使然文燦卽欲辭其罪不可得矣乃欲陷人
以自免乎方獻忠九營之在房也李自成以兵敗往依獻
忠外 卷七 元

忠欲殺之自成覺而逃去若果調度得宜彼且縛闖自効
貪小利而失大賊文燦之肉其足食乎後獻忠亦兵敗歸
自成自成亦欲殺之汝才留之擾漢東以分官軍之勢凡
此皆賊可滅之大機不獨金鎖關車箱峽也而廟筭無人
闔外鮮寄此可盡曰天禍人國以有此孽不關人事之得
失乎谷應泰曰方夫賊師屢挫其弱可擒賊氣方張其驕
可掩賊黨內攜其釁可間也假令良玉太平之捷精銳俱
盡得功潛山之捷屍填溝壑便當乘勝追奔不令逸去卽
于儀克新店而收東京懷仙克河陽而滅朝義故曰其弱

可擒也又若襄陽初陷獻忠憤恚六安再下獻忠敗元苦
能轉敗爲功出彼不意卽元濟氣盛而李愬夜襲淮蔡顏
川甫陷而長源規取范陽故曰其弱可掩也又若南陽之
敗自成蓄謀以圖漢陽之敗自成懸金以購若能出謀
奇兩虎自鬪卽呂布交疎於袁術暗結授首於思則故曰
其弱可間也乃諸臣計不出此比至歲月遷延四分五裂
師老財匱而天下之大勢去矣

史外

卷七

三

孫文正傳

公諱承宗字稚繩高陽人萬曆甲辰廷對第二除翰林院編修遷中允歷左諭德司經局先馬意宗卽位遷左庶子充日講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二年拜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公初入閣卽上奏曰臣日在閣辦事時有口傳中旨卽見聖意淵深非臣等所能仰贊皇上威福自操一時奉法惟謹而事入時移不無可慮且傳天語一字抑揚便關輕重臣愚不勝過計望皇上時賜面對容臣等將處分口傳事一一仰質則王言盡一

史外

卷七

三

蒙蔽無自而生矣復奏曰憲臣高攀龍語及宮闈心實忠愛皇上如信臣爲帷幄近臣令直陳先帝危難舊事臣得引諸輔臣爲証一一爲皇上剖明之皇上至尊至貴實極孤極危卽左右小心恭謹與皇上同甘苦者恐其識見不定爲人所借將皇上之言動起居日爲人伺而求中皇上之心且如先帝弱疾最禁房帷而飾美麗進者六七人此天下所共知皇上未必知知亦未必盡蓋天下之禍有明爲奸細如假挺擊于風顛也有暗爲奸細如藏利刃于美麗是也皇祖明知之而駕馭有法故屢發而無虞先帝不

明知之而防範或疎故一嘗而輒殆伏望皇上聖鑒身臨防隱伏以爲天地神人之主以享千歲萬年之安未幾逆奄竊柄與客氏濁亂禁中群小交關取事卽自蹂躪人始服公之愛君深憂國遠而見機早也東事日急遷撫王化貞與經略熊廷弼議戰守不合致敗以工在晉代之在晉爲人短疎無大略欲築重關于山海關外村以堵敵而待清卒朝廷無敢難者公親往關視與在晉力贊非計罷之因極言在晉不足恃改在晉南兵部尚書經略缺入告雖其人遂自請行旣至關首定兵制以三千人爲一營十

史外

卷一

三

五營爲三部兵不離將將不離帥使教肄分而稽核便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安大炮于望海臺以爲橫擊頓萬人于三道口之石城以爲突騎置砲臺十一于北水關外以防外敵汰別總兵以下數百人罷真定保定河南踐更之卒以實中原三輔公議以守寧遠所以守關門屯大兵于山海以次第戰守于法爲正爲實東連西結分布于覺華彌串廣鹿于法爲奇而正虛而實又謂西部必不可用遼之遺民不可棄關內之遺民當使籍土著關外之遼人當使籍卒伍關外十三站之義民諸不附敵者當收

史外

卷七

三

單寧遠覺華以遣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民此今日之大計也請置大將以馬世龍佩千總將軍印行授鎮之禮節制三部罷監陣之官更定儀注總兵官以賓禮接經撫不戎服跪階下移咨朝鮮國王李璵激以同仇之誼獨毛文龍于東江令復四衛撤登神沈有各屯據廣鹿而自以春防諸軍棄商度進取之計時朝廷方急遼不許也公在關經營四年前後復九大城四十五堡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弓弩大砲軍五萬輕車千輛衛箱車千五百兩沙艇船六百馬駝牛騾五萬甲

史外

卷七

言

遣飛騎追五百餘里傳詔旨曲爲撫諭始歎兵符命公視師七閱月復諸邊堡四十有奇露布以聞上親告廟布告中外機軸既安而群小居中用事噪而逐之公復罷歸公鐵面劍眉鬚鬚戰張聲如鼓鉦屹如山立望而却爲倭人長德嘗授經易水雲中仗劍遊塞下徑飛狐拒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干青波放道南下結納其豪傑與成將老辛副行營疊訪問要害扼塞以是曉暢敵情通知邊事其出關也由前屯寧遠抵松錦又由三道關一片石歷石門燕河偏關三協十二路由石塘路過半谷經盤山入薊州條次東西邊政分八疏入奏上皆嘉納行之生平愛惜人才人咸樂爲用滿桂趙率教拔之于偏裨者也卒爲宿將王樞何可剛魯之甲拔之于敗將者也卒以死事祖大壽叛將常勦殺而用之者也卒以收復自效而惜擣于議人不得竟其雄略已而復追論長山之敗坐矯旨復城欲中以危法公上言臣願陛下治臣進兵敗劾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于進兵使天下以禦敵爲戒也臣願陛下治臣不能禦敵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于復城使天下以復城爲諱也公之爲邊事慮也如此而帝亦卒莫之省也削靈錦敘

功世隆子冠帶闕住而已十一年九月高陽被圍公部署于弟城守頃之城陷公坐北樓謂家人曰吾死此矣令以靈柩蓋地望闕叩頭取弓絃繼死子齡於綸紳統孫之訖之傍之澤之浩之憲兄子鍊鏘從孫之敵之漢之泳之壽之漢之瀚皆力戰死者頭侯果得公屍于圍頭面貌如生髮髮郁然舌微吐視而卧田間野人夜貌之鱗甲怒生如虬龍攫拏莫敢逼視而去樞將引風雷交作天字晦冥移時乃息事聞上震悼而忌者猶當國遂格其事僅後原官與祭葬後贈太傅諡文正

史外

卷一

堂

注有典曰嗚呼夫以烈帝之英明而用公卒以不終君臣相得之難可勝歎哉方帝之詔起公也見于平臺溫語丁寧而誦調度京師賜勅授鉞自京營總協及坐門大小文武公侯駙馬伯下至總兵皆以軍法從事千城心管委任隆重公奉命出漏下二十餘刻周聞都城四十里巡濠塹度險阻不辭勞瘁夫固以帝頃者之言剖心析肝相信欲以紓國家之急而振舉朝闔茸之氣也乃夜半忽出中旨起往通州至勅書亦不暇俟初有成言旋忽悔遁執囑其吏以覆倉皇亦至是歟然而四城之復告廟旌功則公才

堪任既不同於畫餅而帝親厥心又豈不契如魚六夫幸以人言罷去七八年間公竟不得一入國門見天子言事僅於高陽城陷之日以一死盡大臣宰相之局不數日而帝亦與社稷俱亡矣廉頗李牧自禁中而不能用以此歎知人之難也

史外卷八 前明忠義列傳

衛忠毅公傳

公諱景瑗字仲玉一字帝黃韓城人天啟五年進士授河南推官考最擢御史劾輔臣周延儒奸貪直聲大震出按畿南以外艱歸服闋補原官轉河南道御史兵部尚書楊嗣昌議加兵餉公抗疏力爭謂天下安危視百姓利病還者兵費旁午早蝗漸臻百姓病已棘矣奈何復加征以促之訖不能用會給事中傅朝佑李如傑劾閣臣溫體仁得罪下獄公力請釋兩臣以作敢言之氣帝怒降行人可正

而魏兵姜瓖觀望不前及攻寧武關守關總兵周遇吉遣板告急瓖環出兵瓖以非信地不應公憤曰國勢至危何論信地同舟共濟正在此時傾橐不及千金出爲犒軍費親率麾下赴援未行而寧武陷遇吉力戰死賊遂長驅抵大同公方督兵出戰而瓖已開關納款賊衆大至公被執命之詎公撫膺笑曰此際不屈第二人也自成欲欲官之則據地大哭猝起觸階石血被而淋漓絕而復甦自

成悚然曰忠臣也復使公母董勸之降母大呼曰吾今年八十餘當自爲計兒封疆大臣不可不死母出公謂人曰吾所以不罵賊者全母也遂北向再拜曰臣失封疆死不足贖遂自縊死賊感嘆移其家于別所戒勿犯後賢兵部尚書諡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世嘗謂烈帝之朝有君無臣即帝亦自謂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是大不然夫游哲之君不進西面復像之主帝任康家陰賄則魁魁梁梁皎皎青發扶輿世自惡之聖亦滅若之有也烈帝變易宰相

數十人其數十人中所謂賢者蓋亦無幾然大約非病免即斥去無久位者惟溫體仁八年周延儒罷而復起此二人於諸州最好食而帝特心齊任之若夫命將則猶則若小軍制衆正本兵以逆制而失事概闕外以監臨而重成之謀論遠耳近心即補贖衆麻碎衣折檻而執拘抵無悔悟雖至宗社覆亡猶曰諸臣誤朕夫非所謂具曰子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乎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至如烈帝倚近之與

徐隨州傳

公諱世淳字中明浙江嘉興人萬曆戊午舉人由重慶推官知隨州是時賊勢縱橫奸慝相角門戶不復以國事爲意督撫大吏假招撫爲名罕責賊略黃金院張家環寶無算京師諸權貴人無不受賊錢者賊以故鳴張家突無顧忌往往大書所過郡邑壁條具上官姓氏而列所取賂之多寡日月于其下以爲嬉笑州縣小吏皆以時文進身不習世務一二賢且才者類多肘于上官細故輿除有所奏報輒尼不行軍國重計益無放擅便劣者既不知

史記

卷八

三

義文勢方不備義文勢方不備所以禦賊一上基下皆人以實之且才者又以無權而不能辦賊坐令城郭邱墟疆場破碎甘學淵之撫秦也聞人馬登輒怖驚城門以促變謹錄錄壯不敢張目視賊常道立之撫豫也潛帥唐泌開待賊入桐柏山而後動賊有嚴軍未盡候者傳曰賊三躍而觀左右獲之奔避民舍兩酋相擊欲死鄭二陽之撫安撫也賊至則盡取大砲置署門外以自衛出所著陰書示民戒民勿捕傷禽鳥賊退始分兵入山名曰捕盜監軍盧九德賊急觀募僧誦佛號以祈免死熊文燦之爲豫督也下令民殺一賊者償死賊不肯弭服者齎牲酒金

史記

卷八

四

相率從賊耳與王師戰勝則乘勢長驅敗則散金錢于地名曰買路故軍中縱賊者多聞外諸人咸受賊賄但良王左手受金錢右手即斷賊頭耳且賊賊之亦無難也將今日者內外異心功垂成而禍及之故王兵者莫肯殺賊吾恐國家之禍終必由此也黃得功曰科臣奏得功扼殺部將久之不能昭雪夫斥一武夫何足輕重然賊乘間破十三州縣生人幾盡誰之過也天下事大抵壞于此輩不可爲矣嗟乎此明之所以亡也公除隨州日左良玉破張獻忠于瑪瑙山虜其妻敖氏高氏置襄陽獄中襄陽守王宗

曾者年少俳優見而悅之當是時賊黨滿獨繫徐以誦等
 同繫獄承會托以問賊中事笑語頗洽發等得以脫往格
 獻忠還至丘城殺督師軍使於道取其符夜叩襄陽城守
 者令符信納之處其人於承天寺夜半承天寺火起襄王
 府端禮門亦火驚等毀挫戶借款氏高氏出執襄王殺之
 去而破樊城返而被當陽郡縣汝寧以南南羅息信殘破
 幾盡蘭德安宛陵襄攻應城應山井及於隨隨為兵衝公
 將任戒其于肇森肇梁曰賊聽突襲鄧及隨隨殘破之餘
 然鄧之肩背也守隨所以衛陵發梁也行捍牧圉以任守
 森也居斥冢財以登軍吾必死於此矣十二年十月蒞隨
 朝國人而誓戒之敵血于關壯終廟要以必死修城濬池
 拓羊馬塙抽壯勇凡砲石則饑寒平驅糧民賴以安賊之
 四年正月間及是月高王七月後劉官余編五第之
 隨也公間使二走郭告急楚樵宋一鶴發偏師來援更
 隨之夜城中無丁遺
 道趙某抵章於地勒之守鄧弗遣賊攻凡十三日公力窮
 城守寢食蕭樓謂修屬日身與公等枕戈待敵此機為死
 所矣賊驛北城入公埋印署後勒馬巷戰矢貫於頤刀屬
 於頤賊負橫斷墜馬左手握印綰右手望佩刀賊斂刀交
 下陷胸穴股以死于肇梁拊屍哭罵亦不被殺女甲始妾趙

氏王氏暨賊獲十八人皆死死後三日吳人石崇等
 飲之而趙氏與中姑相抱不可解遂并棺以飲是為崇禮
 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也先是崇於十年崑山王公壽宇
 祐仲以萬曆戊午舉人任隨州賊首八大王率眾攻城王
 公身背矢石且戰且守殺三百餘人相持二十餘日嗣以
 守將先遁城陷死之壽州印印出王公足尺土下此與公
 之埋印前後一轍也然則是隨再破而守再死也豈非關
 堂之遺義竊嘗述烈帝時撫軍之被誅者凡一十有二人
 劉鎮王應豸以刺劄死山西耿如杞以兵變死宣府李養
 冲以侵瀧死登萊孫元化以陷城死川撫王維章以不能
 禦賊死山東顏繼祖及大同張翼明陳祖也保定張其平
 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承嗣並以失事死督臣
 遼鶴則袁崇煥鳳陽則楊一鵬鄧陽則熊文燦皆依法棄
 市輅臣之論死者則薛國觀周延儒而錢龍錫則以詔獄
 遣戍歸部則楊嗣昌自殺其以棄市者曰王洽曰陳新甲而傅宗
 龍則既獲復釋卒以秦督責戰死誤受賊撫逮問遣戍者
 偽三邊總督楊鶴陳奇瑜也以失陷鄧西諸縣建者為郎

陽延撫河允儀也以秦賊倡獻違者爲山西巡撫顧剛事也未幾而河南巡撫玄默逮未幾而鄖陽宋祖舜陝撫甘學淵鄧縉未幾而總督節遠保定丁魁楚逃閩戍邊未幾而鄖陽苗匪土環撫陳必謙罷未幾而遼撫撫余應桂削豫撫常道立籍免郎撫戴東旻遼湖撫方孔炤罷鄧撫王奮宗據山東巡撫王國寶遼鄧撫袁繼威罷鳳督朱大典奪豫撫高名衡其他督撫經理總兵牙將數十百輩或被遣去或逮繫或死西市或戕死逃死不可勝計嗚呼何其極也上之撻切者日益甚而下之戲淪者日益多國勢奈何

史外

卷八

七

何其不愈裂也夫人君大計無過論相相得其人而百事舉矣昔者神宗初年江陵富國懷擇本兵妙選戶部文武大吏下至縣令莫不嘗試噴吸而審其材一旦有故不難抽擢委任卽以事權一切毛舉警擊肘絆足之事都無所用以致所事往往奏績且夫烈帝之英斷視武宗之荒淫相去萬萬也張奏憲高起潛諸在之專制視江彬谷大用之恣漸相去又萬萬也其時諸賊如趙鳳子劉六劉七齊彥名劉烈藍廷瑞等僭號稱王橫行畿甸河南山東江淮陝西固原臨洮鞏昌秦州諸省邑加以桐岡諸虜跳梁

置儲戾濠諸藩逆其勢未必遽下獄聞也然而政府中

樞推轂得人而卒就平定烈帝時命相司敗之權如廷選溫

體仁爲首輔遇兵事輒不敢可否上有所訪連問誰謂曰

臣愚無知自香票蒙勿欺耳兵食大計獨上神聖裁決昨

國親爲體仁黨引之入閣不孰掌故每調旨體仁不能下

筆堂吏皆非矢之張鳳翼爲本兵得急奏彈劾百省戶下

不敢發一策也然而帝且以體仁鳳翼爲歸誠無私心焉

仁專國八年思諸臣之逼已其才且賢者必害之以事

抑勿使前貶罷爲謹愿無能之人布腹心引與同列可以

史外

卷八

八

充位塞爭而烈帝獨任之專且久也自是以後諸臣皆恨

驚就病選懦離嚴益不足數矣予論明事至懷慶未幾未

敢曰亡明者天也因次公傳而發憤書之

正牧隨州不過數行前後推原覆敗一一如指諸掌是

絕大文字 宋稿五

敬存

王文學傳

公諱璧字玉也廬陵人故將家子力學爲文好精思苦詣思極不得則以齒咬爪甲出血忘其痛夜讀書欲睡則以机藉書跪兩足高枕在家裏好射箭走馬弄劍戰鬪祖壬申粵賊張孫吉安鋒銳甚巡撫解公諱龍南公見璧督兵勦之人情恒擾公請從兄擊賊親戚咸以危言止公公仰天嘆曰吾家世受國恩吾雖書生敢愛死耶遂甲以從先是公之始祖定遠侯祥從高帝起兵戰死祥孫業宜從閩從征剿賊死於浙之丁公崖業孫莊弘治間從征桃源洞

卷

九

亦戰死莊四世孫應鵬嘉靖壬申鎮守白洋四勦賊賊死於泰和之石坑蓋王氏死國事族世矣以故公誓爾賊而不辭也當是時賊屯淳化鄉之富田以遊兵誘我師公怒單身突賊營賊伏兵四面起圍數匝一賊揮長刀斫馬足馬蹶公墜地而以右手揮刀殺賊一賊斫公臂斷旁以鐵刺其胸遂死時五月八日也年二十有六

汪有典曰嗚呼乳虎有食牛之氣其天性固殊乎丈夫之敵王所橫亦猶是耳豈以年齡計哉唐潭城年十二出入萬健兒中立跳蕩之功魯汪蹄十一號干戈而衛社稷

以公觀之不始於老將哉然猶有成有不成此非輩之罪矣夫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殉國家難身屠裂而功名不著於景鍾伯帛如公者固不及辜戮之勲而亦曾不及隨之謫也斯何以躍壯士之馬而作之憤也乎

蕭縣令傳

公諱漢號象石南豐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湖廣鍾祥令行
取西入觀閣襄藩陷自誓曰士見危授命時容詞指遂以
洪陵侯土自請於撫按免覲賊至被圍廂公怒曰此鍾令
死日也入署莫辭先王用納脫命衆膝曰男忠女烈各
自盡吾不能此億萬生靈敢受此數口并兩羅手振甲
登陣相持五晝夜賊犯祖陵公衝圍大呼曰鍾祥知縣在
此不得擅驚陵寢賊執之遣偽官說降以管仲劉基爲言
公應之曰夷吾不死有母在我則白雲聖斷惟知向日伯

史分

卷八

十一

道痛乾坤之顛覆從龍淮右我正值聖主英明金甌無缺
事不相同死即死耳勿復言賊憚而重之戒其衆曰後賢
今者死無赦居之吉祥寺戒諸僧曰令若死屠爾等僧盡
寺之公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以土書壁書鍾祥縣令死
此寺取寺僧剃刀自刎賊歛而瘞之賊退其門人曰嗚呼
大白其無點乎吾師肯服賊服乎悉易之

汗有典曰嗚呼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已危則
亡之非所責於事權既謝之人也公當行取之日值寇氛
將迫之時急趨上道謝之而已耳不則移於別館避之

已耳盡無目乎宜若可委也而必請免戮效死分張東之
先全殲於八組直抗虎狼捍祖陵以辱令其制行何潔而
騰魄何壯也至於被執漸死不得徐以觀變可也不則賊
復勦降從而致命可也既憚而重之不奪其志而必以死
殉焉嗟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果信然乎賊陷承
天發快縣陵宜城諸生張聯奎獻策助役忽風雨晝晦雲
霧叢殺之此日之天道尚有知哉顧卒縱賊猖狂舉宗社
而覆之何也

史分

卷八

十一



恭忠襄傳 附歷時盛等

公諱懋德字維立號垂伯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授杭州司理課最當得給事中以忤同縣閩臣顧秉謙改禮部主事又以忤魏忠賢請告歸崇禎改元起江西提學副使轉嘉湖兵備道丁內艱服闋補井陘道進左叅政改寧南道有松山城守功又以忤閩臣楊嗣昌不敏量移濟南道進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值歲饑抗疏自劾忤上意生奪七級十五年巡撫山西十六年流賊李自成陷潼關秦中瓦解三晉獨當二千五百里之長河汾州平陽所在震

史外

卷八

十三

勅公屬邸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而自提廣卒三千往來拒賊河上一敗之大慶渡再敗之風陵渡又敗之吉鄉渡相拒四閱月累疏請餉請援兵不報會賊自榆林聲犯太原宗友馳羽書趣公歸衛晉王公不得已三分其麾下士以二千人分守平陽汾州親引千人馳入太原遣書軍武帥臣周遇吉曰僕素悉將軍忠義鼠竄偷生將軍必不為爲但拒河力恐不支倘天不佑國逆賊長驅北上願與將軍約第死守寧武以拒其北僕死守太原以障其東賊畏我一鎮踞其後或可牽制以緩畿輔援師大集此唯陽之

史外

卷八

十四

烈也遇吉慨然許之賊既傾兵離平陽布問謀言賊已渡河平陽道將已下皆棄城走平陽陷賊遂渡河向太原宗友以已實趣公歸懼得罪劾公不守平陽狀有有解任擬勘以郭景昌代之命閩臣李建泰督師來援兩人皆遲遲不進公先遣兵禦賊而屬城盡陷反拒官兵公乃與布政使趙建極諸監司毛文龍副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賡周署陽曲事長史范志泰大集城中人誓以死守或謂公已解任例可出境候代公慨然曰吾封疆臣當死封疆此時存亡呼吸奈何便文自營梓苟免吾死不忍爲公哭衆皆哭登原野當是時太原兵僅及千內無宿飽之儲外無輓轉之援又臨危更易軍府事益難集士民皆知必不可守徒以激於忠義奮願同死賊遣使持偽檄招降公碎檄斬使卒其首懸樓上賊怒悉衆五十萬攻城公分剽於城外度要地堙礮以待賊至果營其上夜遣壯士分竄賊數千人賊益怒肉薄仰攻三晝夜忽雷驟大風拔樹屋瓦皆飛守者不能立城東南角樓礮裂火起風猛火藥齊發守者皆走公知勢不支先草遺牋懷之至是授梓書賈士璋曰吾死此矣君速歸報天子拔刀自刎爲

麾下所奪副將應時盛材官段司達請下城巷戰其公上馬時盛持矛突殺數十人至廣市口賊騎充斥時盛呼曰急讓公出西門公躍下馬厲聲曰出門一步非吾死所汝輩可自主眾復擁公上馬至水西門公叱曰汝輩欲陷我不忠耶復下馬據坐地時盛出城走其家教妻子固顧不見公呼可達復斫賊入見公坐地上時盛下馬曰死則俱死耳公問三立祠何在三立祠者故建以祀山西先賢而公常講學其中者也步行至祠從者拾十餘人公顧可達馬尚在揮之去曰汝非命官可無死明日收吾屍也可達

史外

卷八

主

泣拜上馬斫西門出時盛解袍帶繫東梁公北向叩頭曰臣力竭矣敢以一死報皇上乃就經身軀不卽死時盛解鐵甲加公肩而氣絕時盛再拜公東向以弓弦自勒死建極危坐公堂賊擁至晉王府見自成欲授以官叱曰我天朝方伯乃仕賊耶曳出將斬之下塔呼萬歲臣失守封疆死有餘罪自成謂呼已也曳還問曰既呼萬歲何不受官建極厲聲曰我呼今上皇帝寧呼賊耶大罵自成立殺之執文炳誘以官不從抗罵數日被殺說剛中降大罵曰豈有蘭坦生屈膝求活者乎賊殺之首既墜復躍起丈餘賊

皆辟易有賊佩新刀掛辰日注之間何脫曰欲得此欲頭耳賊遂取斬之庚周率死士巷戰被執不屈死志秦不食死時十七年二月八日也死者凡四十六人自成故憤公甚憐公屍殯而棄之海子可達陰求十日得之市棺歛公與時盛葬南門外東岡竟如公命公死後賊從保德渡者闕室武城二十日城陷遇害死之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竭智盡忠而屢困於羣小君子之欲匡王國也豈不難哉公嘗疏奏烈帝謂天下人才原足供一代之用天下財賦原足養天下之人中原赤子原樂爲

史外

卷八

主

良民不樂爲盜賊國家兵力原足消寇制邊只在得其人行其道惟皇上一念轉旋聞耳嗟乎豈不然夫而烈帝不能從也公與周將軍相期以睢陽之烈夫固自分必死然張許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滿之師敵遮江淮沮遏賊勢俾唐室危而復安死不能也公與周將軍奚啻若子之死于事也亦有幸不幸哉

卷八終

史外卷九 前明忠義別傳

蔡忠烈傳 附林國俊等

公諱道憲號江門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長沙推官張獻忠陷武昌巡撫王聚奎奔長沙公請遠屯岳州謂岳與長沙唇齒也併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無虞聚奎屯數日尋遁入湘潭公知事不可爲告其兄令歸曰親老矣兄苦事之弟與此城共存亡耳長沙故古鄆封地王日憂賊顧不知修備去長沙六十里有烏道可據守公力請之王自樸官垣擊柝微循不能有以應賊薄城公手注弩射之

史外 卷九

一

之刃乘城者數十人賊駭而退會總兵尹先民送款賊庭城遂陷賊令先民說公降公批其頰罵曰賊子亂臣恨不萬段汝賊怒擲刃挺公胸血濺賊首復以刃加公頸公影前舉足自若賊斷公足裂其肩截其兩手罵益厲鈎古毀齒拱眼剔鼻寸磔以死年纔二十九先是公被執健卒林國俊等九人隨侍左右不去賊逼公降國俊曰如吾王可降去矣不至今日賊云若王不降即若輩亦不得生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既殺公並殺九人內四人奮然曰願且延旦夕葬王而後受刃賊義而許之於

是四人解衣裹骸葬之南郊乃自縊死方公之謚長沙也曼李希來調及殉難與李希合祀之名其祠曰二忠李希者宋人知潭州卽長沙也元兵破城希召帳下流忠曰吾分當死家人亦不可辱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乃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自刎

汪有典曰嗚呼忠義性生非作而致也乃公與李公前後若展契卽帳下兄一一相告何耶望忠義之事亦有前定耶抑精誠警動神爲先告惟公乃入李公曼耶太史遠感田橫之士五百從亡幟世無善畫育其能圖於公亦云悲

史外

卷九

二

夫

巖岩峭壁耳目一新 劉敬存

孫尚書傳

公諱傳庭字伯雅振武衛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身長七尺二寸魁竇沉毅多大署崇禎九年巡撫陝西當此之時李自成縱橫西安混天星俊軼商洛過天星鳴張汧隴獨行狼煙動漢南蝎子堤雄視河函其餘楚賊深賊所在糜爛而關王高迎祥者賊渠也最遲延賊專圍迎祥仰餘賊不足平秦塞甘肅擧蹙不解事秦人謀於朝罷學淵以公代高迎祥之號爲強也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亂非他賊竊比兵十餘萬號百萬陷漢中之石泉由陳倉子午

史外

卷九

二

出將關西安公所將兵僅三千人戰於蓋屋之黑水谷是時秦中如藉民飢賊亦飢而天大雨如注瀾漫山谷賊野無所掠十餘萬衆半僵餓迎祥亦病臥石穴中公麾衆乘之遂生得迎祥及其領哨黃龍僞總管劉哲獻俘京師虜於市李自成者米脂人素無賴亡命爲盜於迎祥爲甥舅自將七千人往從之立一隊曰闕將迎祥安塞人故馬賊闕於文馬者門表馬賊且特起也既死自成在關中賊黨以其梟雄共推爲帥襲迎祥號獨雄諸部由是闕王李自成之名遂著聞矣十年公破賊於渭南環賊不敢西向又

破賊於咸陽北原秦賊不敢闕涇陽三原以搖西安威名大震十一年八月公與督臣洪承疇并兵逐賊大戰於申宜者發日尋遇賊郃寧間身自陷陣獲其渠首俘之豫賊馬進忠馬光裕舉宛洛之衆將其輜重箕張而西叩關思入關吏傳達日賊來甚衆將士咸失色公拔劍怒曰逆徒自來送死可勿擊耶遂解承疇東出關嚴陣以待賊狃於便利驟見大軍而驚愕其衆前關公麾下擊之破拔營退走當此之時豫撫後軍楊角理臣信邱楚二撫或營其前或絕其後則取賊可以百全顧久之期不至而秦將士亦

史外

卷九

四

表公始收其卒傳諭商雒朱陽莊草諸隘無令得入而已十月承疇敗自成於陽平白水公茂賊窮蹙且奔潼關設三伏以待而於潼關原依邱阜蔽林木凡五十里立一營令大將曹變蛟躬執長刀驅賊賊奔入伏中亂相踴藉我軍驍雄跳盪無不一當百賊斃甚衆刀與騎逆絕感雨之山中村塢山民又預奉公令用白帟遮隱遇輒殺賊遂盡委仗如邱陵自成妻子俱失從士人過去竄伏峭西山中不復出十一月京師戒嚴詔公與承疇入衛而總理者非人自成喜出招其黨復大集嗚呼賊之難制也莫如李

史外

卷九

五

自威其次佐張廉忠而其接而復賊也則至計者之一謀再議遂三不可措手方賊在楚豫廣衍四潰撲之而賊若賊之固於其節賊也四山屹立若其從其動顧大石擊賊又投以炬火飛走之路既絕勢已逼於極井而自春及夏大雨連月賊弓脫馬斃進不得食是無所奔突環諸省之兵蹙之賊之滅可待而督臣陳奇瑜受賊賂縱之去賊出機道即與羣盜合入長平犯涇陽趨鄜州剽藍屋衝突忽臨羣平涼所在不支此既一步矣是年六月白成謀再入蜀當是時秦之白水階嶺官兵分汛諸賊既不能轉而

史外

卷九

六

屠名城殺親王舉社稷而覆之此其謀可勝言乎公入衛後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諸軍至南陽與李自成相攻才兵遇大戰於塚頭大雨車糧不繼採青柿爲食士卒求飢與戰則甚敗所謂柿園之役也由是聲名于於一時而頗不當天子意矣坐軍事得譴忤中官意降旨切責以病請益忤上意久之詔以欺罔下獄已而復以兵官尚書督師秦中公自以前出關饋糧不至爲賊所乘招撫司聞屯田三家出一甲首爲壯丁以五十金資之築樓櫓爲守望一樓營兵一人選嚴明吏爲趨辦倣古偏箱軍剛之制載以神機上火軍俾齊衣糧鼓弓弩戰則馳之以拒馬止則環之以自衛得二萬輜即壯丁掌戎右而用降將白廣恩爲水軍總兵於西教場講肄之公念軍初集欲選久閑習以乘敵顧天子責戰益急而公屬威嚴以軍興法從事州郡皆震懼聞中荒責豪右爲捐助有不樂者誅於朝日督師玩寇廉餉秦人日在湯火中屢上書迎上意罷職且傳語以明鳴之曰督師苟不出關收者至矣公頓足嘆曰吾固知賊未必提然僥倖有萬一功大夫豈能復對獄吏乎則是兼程出關賊聞秦師之出也設伏於滋澗以邀我公

至見道陰命下馬搜伏賊遁歸龍門追至龍門則賊營已拔遂追賊於汝州賊又盡奔寶豐則追攻寶豐當斯時也客有說公者曰公不奉駭軍雒陽之旨乎自成之西也歸德復修舊城永城總治新城皆不日告就今雒城故址餘二丈四門未募公下令修築紆各寨鄉民匠役半月可畢士功河北流離之民聞洛陽復完不招自集公於此儲糧糧開屯田進戰退守經畧中原繫四海之望此祖逖之鎮雍邱宗澤之復東京也公蓋圖之公曰吾襟閭不出猶爲持重萬全今秦人棄親戚墳墓以從我奈何用版築阻士

史小

卷九

一

氣且賊不旋踵前送死致寇而不致於寇非計之得也遂進軍寶豐合圍賊堅守不下李白成以輕兵來援公分兵逆戰却之明日賊復以精騎數千直攻官軍諸將復擊走之公謂諸將曰寶豐不卽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城拔之斬偽官陳可新等數千級遂進揭唐縣盡殺賊家口自成幾獲會天大雨六日輟道澤數尺糧車不至士馬俱飢或勸退舍就委輸公曰師已行卽還亦飢奚濟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遂攻郟縣破之郟窮邑得廩馬數百頭噉粥之立盡雨不止頓郟縣五日不能

進賊突騎復大至我師飢且困有流言公不得已分其重爲三以白廣恩從大路已與高傑從小路之兩道俱而陳軍祇開營休士須糧至諸營進而擊發且戒之曰汝等三日以待我勿動也前屯既移後隊亦亂米糧雖斬之不能止亦引所部殿而賊追之及於南陽我師退避還戰賊置陣凡五重飢民處外步卒次之馬兵次之騎之選者又次之老營家口居中我師已破其馬兵過三重矣遇驍騎而死圖將吏之怯者惶怖欲走陣稍動壯士推火車者新調未習戰承福有思歸心見馬兵之小却也駭曰師

史小

卷九

人

敗矣盡脫其輓輅而奔馬兵見之亦奔火車傾軋塞道馬絕於局及衝者不得出賊鐵騎凌而騰之步兵手亡倍速中者首與輿釜俱碎遂大敗賊空壁躍我一日夜踰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失亡兵器車重數十萬公取饒道過河入晉以轉達潼關諸將亦將其卒而至火車軍步兵俱爲兵之脫者猶數千氣沮喪不復振矣高樞曰三軍父子妻子在西安今戰敗思歸而強之守關此危道也不如棄關專守西安憑堅城以人自爲戰公叱曰若賊已退關則西安糜沸秦人尚爲我用乎自成率大眾攻關白雲已

猶苦戰而保其兵不顧賊從南出遂出其背而攻攻力不敵關破侯奔延安廣思奔固原其他諸將奔秦州奔漢中收散卒圍還保渭南賊追及公與參將許元柱羅馬大呼揮刀衝賊營力不支而沒於陣時年五十一是爲十六年十月初七日也先是延議催戰之徵許元柱羅馬等諭旨督師孫傳庭出關安危所係慎勿使之輕出卽鎮定關中猶可號召諸將相機進剿帝不能從御史金公穉剛爭之曰秦兵驕將跋扈倉卒出師勝有未可知禍若延秦索亡而天下去矣疏奏不允大司馬蜀公元應請以督

史外

卷九

元

師孫傳庭堅壁潼關總鎮左良玉堅壁襄陽西則應蜀北則抗關東顧鳳皖鳳皖之兵扼淮保定之兵扼河尅期會師戒勿浪戰俟賊飢困聯絡土寨漸蹙而敗之廷臣多言不戰則賊益張兵久易端元應謂將士習懦益久未經行陣宜致賊而不宜致於賊自遑難以來催戰覆轍可爲殷鑒一日爭質於上前曰皇上若必以戰速速爲利使請先下臣獄俟一戰勝斬臣謝之耳上無以奪也而廷臣猶力請不已將以通還爲督師罪元應手書與公戒勿輕聞且示白高兩將不可任公跪於衆議趣出關中兩將先逃師

遂大潰後數日西安陷夫人張氏率三妾二女同赴井死自此王光先白廣思陳永福皆降賊明年三月賊遂長驅犯關帝竟以死殉焉

汪有典曰時呼明季之督師能辦賊者惟洪承疇其次爲盧公象昇次爲公承疇之烈既已不終公與盧公又以廟算齟齬擊肘終致債藉語云國家之敗由官邪邪起於烈帝之朝益信且師行擇從公每以糧乏坐困天又密以陰雨始有却運促數乘除而非人之所能爲耶然而吳公應箕之原將則曰客曰諺有之天下危注意將今從戎者遍

史外

卷九

十

天下而儼然稱方鎮者有人矣曾何救於危又益亂焉果將非其人耶抑不可以成敗論也予曰將何易言哉今武臣之有總有副者將也文臣之爲撫爲督卽身爲大帥而將將者也武以材勇跳盪於疆場文以方略發蹤於帷幄如是曰將也然如是者自萬曆戊午以至於今廟堂之所指擬與夫天下士大夫所推轂信其必能有成者不知幾十百人而卒不得一當何也予嘗妄論之以爲國家所置將名焉耳其武者以賂陞而文者以資轉其惡也以資轉名良之死地則皆用其所忌以賂陞者戮幸其用命則一

切不受節制以縱之使驕彼始而素賊自重已即自爲賊而兵又甚於賊其爲脅撫者即大半死於敵死於法不問旋罷去此無言功効足紀卽求一首領全省不可得蓋將不知兵從古未有若今之甚者且將之知兵豈必久歷行陣固亦有天授而不可強而今皆起於賂鬻於資以死擡而以驕敗之無論材本中下卽學問者以求知兵之士能乎然則將亦不幸而生於今世耳何也誠使遵導於廟算之既定而又不至肘掣於樞部之受成一如宣帝魏相之任平羌憲宗裴度之規淮蔡毋信誕辭毋倖速效毋暨

已小

宋元

士

軍容毋易將於臨敵毋以瑕隙而生疑毋玩之使不可制則國家之敗何遠至是是故袁崇煥之誅五年平遼之對誤之也楊嗣昌之死八月滅賊之期促之也有高起潛之分道而後死象昇於賈莊有張若齡之督戰而後失承時於關外信熊文燦之招降致賊獻不可復制勒孫傳庭出關外而後宗社隨之彼市城畔井軍騎可縛自馬士英誇大其捷報實踰分卒留江東之禍此數人者方其以名見推或急而相求豈不以爲能勝任而愉快而違器其分一敗塗地卽宿號能戰如左帥者豈不足以懼敵自棄揚遠

誤之後諸將遂不稟奉至朱仙鎮敗卒於不振而亂卒流毒遂爲天下切齒忠勇如黃得功又替替未展其志氣可其他未受一級之勳溫受五等之爵此其智識遂至此哉則亦所以御之者未盡也故今之將無足比數於世或亦不幸而生於今之世也

賊之所以橫諸將之所以失各傳中提闕不一而足崇嫌重出當以讀離騷法一劍尋繹便得其用意深處此吾所謂反復慨嘆不屑屑于傳記者也 王石鵠

文外

卷九

三

汪中丞傳 附傳宗龍

公諱喬年字歲星遼安人天啟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
郎中出守青州崇禎三年舉卓異第一六年擢山東奎萊
道時萊城新破守禦空虛勢且殆公請苦自勵設官以二
老僕自隨所屬供張輒叱去一夕僚屬賄遺悉收錄之然
莫曉其意已而盡出之秦中市馬募兵修葺團治器械殘
郡復完其權奇如此居父喪服除起兵備河東十一年以
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是時爲秦督者曰傅公宗龍公未
受勅聞李自成將叩關西入即日率將士趙大札等馳至
史介

卷九

主

商繼異士卒露處設險堵擊而秦督傅公適至傅公欲搜
秦兵括秦餉掃境內以出而關中蝗旱閭左調發殫盡未
能有以應也即秦兵之在豫者李國奇賀人龍之卒諒焉
上亦遣督楊文岳率虎大威一軍與之會公送傅公出
關曰公破賊喬年率所領爲後距相與涕泣行傅公年老
振聲矣部曲皆流離人於西北非所習雖公固策其不效也已
而傅公敗沒關中大震即以公代公仰天嘆曰傅公死討
賊爲無人矣我自知以肉懷猛虎然不可不出以答中原
心遂督師大邠縣初傅公既與楊文岳遇則列兩營擊賊

傳營西南楊營東北已而北隊亂副將張某挾文音馬上
馳去傅公慷慨謂諸將曰宗龍當死不能效他人走也賊
圍之十餘日外援絕糧盡殺馬久之馬亦盡乃開營突圍
遂大潰被執賊擁之趣誘開城傅公大呼曰此賊也身是
傳督師不幸落賊手城上速用礮擊毋顧我墮賊計賊刀
斫傅公左右脇扶兩日創斃死當是時賊勢張悍師不
用命備紀兵虛人無固志公爲秦督而勅印未至乃即舊
署調固原臨洮及團練總兵賀人龍三鎮爲進討計臘月
兵始集方簡兵儲糧而兵部屢檄出關遂不得已督師赴
史介

卷九

百

河南時李自成圍左良玉於偃城公謀搗其巢倍道兼進
直抵襄城襄城賊之老砦也初公之撫秦也檄米脂令邊
大綏發自成祖塋賊祖塋在萬山中傳爲仙人所定有鐵
燈檠照火壙中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發視火光榮榮然
有蛇赤且角見日而飛口迎日吞昨者六七反而伏舉其
屍膚已如生毛被體而黃乃刃剖而楊之自成恨公次骨
聞公至襄城嚙指憤踊曰是發我祖塋者速圖之勿失印
舍良玉逆公戰人龍等未陣先奔軍遂潰公仰天嘆曰此
吾死所也率標兵三千餘人入襄城拒守賊砲矢如雨關

七晝夜火藥矢石皆盡援兵不至俄大雨至城崩公腹中
流矢率副將張一貴監紀孫元祿等巷戰手殺數賊被創
引刀自刎弗殊賊執詣韓家庄將苗大罵賊刎其耳鼻舌
副將李萬慶從死焉萬慶故賊將所謂射塌天者也反正
而思於王事尋詔祀襄城以視不能盡節者云公發自成
祖塋時自成卽於是日兵敗河南矢中其左目幾死後遁
入九宮山樵者果獲斃擊殺之

汪有典曰嗚呼兵機之不可中制也明季則權歸本兵往
往盛甲未完卽飛機超職傳公獲軍於前公旋敗沒於後

史外

卷九

三

表師失地遂令截兒碎此金甌誰之咎哉李自成流毒中
原禍延宗社建牙大吏不能殲矣渠兒以少紆臣民之憤
甚且信賊表重爲保富貴取金錢計而樵夫牧豎一畜其
捉賊已血肉狼藉飽狐狸而吠烏爲雖賊惡貫盈亦鬼神
病痼而假之手欺邪術犯其事謂自成病死羅公山若諱
言其非命而特予以考終嗚呼是獨何心哉

賀文忠傳 附命學類等

公諱達聖字克齋號封揚江夏人萬曆三十一年舉於鄉
爲應城縣教諭四十四年登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
歷中九國子監司業分試南畿揚忠烈公蓮疏劾魏闡旣
下獄死闡藏楚人甚斥逐無虛日獨以公清室優容之已
而知公不附遂借南京主試推未當揭旨削奪歸崇禎改
元起原官陞南祭酒尋進少詹事丁憂服闋歷陞禮部
尚書八年拜東閣大學士進文淵閣中書黃公道周與首
輔張至發議多件遂請告歸十五年正月又與同官蔡

史外

卷九

六

國用不合復引去六月帝御中左門召見諸輔臣公已得
請矣復被召同入觀德殿是時國勢益以蹙內外諸臣皆
有泄莫分主憂帝復剛復自用舉措舛迕公所奏請率下
聽而同官又不相容既入則伏殿大哭久之駕發中樞殿
輔臣亦隨侍復大哭上命之出乃叩首辭大哭不絕聲陳
演前奏達聖慘動天顏無人臣禮大不敬將致之法而帝
不罪亦不問也十六年張獻忠犯武昌門人大治尹如奇
心憂公馳三百里在謁候一僧帽一袈裟謁之逸去公曰
見危授命識之久矣當此之時武昌武備尙弛募兵城守

而庫藏空屈楚王有積金百萬請王發金以贖軍王出高帝分封時金衰交荷一日此可佐軍他無所有公前哭出與參將崔文榮遊擊朱士鼎長史徐學頊等倡議捐資募兵衆欲撤江上兵嬰城守公與文榮等謂守城不如守江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生困非策也衆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公與文榮等壁武勝門率軍拒賊多傷殺已而楚府兵爲賊內應開門迎賊文榮躍馬持矛大呼殺賊三人賊憤矛刺之洞腹死學顏左臂殊右手持刀不仆被支解士鼎賊斫其右手乃以

史外

卷九

七

左手染血灑賊賊又購之不死縛筆於臂作書招集舊卒訓練如常久之乃死公衣冠北向拜賊揮之去曰此賀佛也公曰我大臣不可苟活以巨舟載家屬出滋陽湖中流擊舟全家溺死公屍沉百七十口忽植立浮出膚色如生始收葬焉尹如翁歸大冶城破被執亦不屈死賊殺楚王於江入其府見金銀山積笑曰朱鬍子有財如許而不餉士真庸兒也福王時贈公太保諡文忠同時有馮公雲路者字漸卿黃岡人好學屬行年三十卽棄諸生從公講學遂寓居武昌賊將渡江貽書公曰在內以寧湖爲止水在

外以漢江爲汨羅寧湖者馮公諱遷處也城既陷乘舟入寧湖賊遣使來聘遷應曰我平生只讀忠孝書未嘗讀聖賢書也遂投湖死從游諸生汪公延陸亦死焉同邑熊公甯字渭公亦移居武昌喜邵子皇極書願言未來事十六年元旦盡以所著書付其季弟曰善藏之城破前一日貽書馮公言明日當覓我某樹下及期行樹旁城迫至躍入荷池以死有諸生明公庵者亦江夏人城破賊僞不入其門明公慨然曰安有父母之邦覆而偷生苟活者爲家人遂從我入井否則速去於是妻及二女并諸婢以次投井

史外

卷九

六

明公笑曰吾今曠然無累矣從容榜諸門赴井死賸人號爲明井

注有典曰嗚呼公之痛哭殿廷也所謂不言之諫也然和士間能得之於北齊武帝而公不能以勸烈皇皇果也不聰敏抑有奪其魄者歟夫漢孝文之世天下歲時治安賈生尚痛哭流涕長太息不能已已況於崇禎之季滿目盡燎原之火舉世無可寢之薪而大臣宰相猶坐噤從容屈從之計不聞焦爛之事不預巢具焚如百無跳斯具所以爲狂國也夫不亡何待

史外卷九終

朱忠壯傳 附錄時中

公諱之馮字德止一字樂山號勉齋大興人天啓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忤親忠賢謫閩遷行人司副部主事歷郎中陞浙江僉事山東參政以憂歸服除福州參政崇禎十五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宣府去京師不四百里與大同俱逼近門庭牽連肘腋自邊患以來城爲藩籬重地而當居庸之衝泔南子所云天下九塞居庸其一也當是時賊起秦隴漸逼畿輔而法令弛兵將皆不

尺外 卷一

習戰何謙巡撫居庸衛景琰巡撫大同公撫宣府至則劾庸保補虛伍揀練兵將屹爲嚴鎮甲申春賊破大同而宣府居庸遂相繼告陷先是烈帝徵宦官協鎮一柄兩探多債事嚴禁之未幾而監軍四出宣府監視則內閣杜勳居庸監視則內閣杜之秩當是時兵部主事金公鉉抗疏言大同陷勢且逼宣府宣府不守則京城危撫臣朱之愚忠勇可捍一面第恐內臣掣肘債事乞專任撫臣而惡撤宣府居庸內監不報方大同之既破也宣府人間之則大震公率文武紳士設太祖位於城樓揮血誓死守而杜勳已

尺分 卷一

遣人納款賊將至驍袍鳴驛距近三十里將士皆散走公見大礮語左右爲我發之無應者自起點火賊從後擊其手公撫膺嘆曰人心離心一至於此惜死爲屈見賊賊以報國耳南向叩頭草遺表勸上收人心培氣節遂自縊於城樓賊棄屍漳中漳旁蒼犬日食人屍得公無損衛公景琰大同陷已抗節死賊主居庸杜之秩迎降何謙道公遺表未達帝所而京師陷帝殉社稷金公鉉亦從死同時有姚公時中者諸生知監鎮有二心嘆曰以死勤事者獨朱中丞耳吾當從其後亦死之福王南渡時公兵部尚書諡

二

忠節子長源諸生舉義兵敗逃於廊多危行別有傳

汪有典曰嗚呼烈帝御極之初剪逆閹撤內鎮舉天下事悉付之大小臣工何其明也曾不數年復假手宦豎監鎮四出又何蔽也豈始起藩封智於旁觀繼履帝位眩於當局歟良由用相不得其人故也自閣臣錢龍錫劉鴻訓等相繼得罪帝已不能無疑於外廷而周延儒溫體仁輩又貪婪竊位漫無可否則變服薄之矣一二大修既未必皆賢又大端相傾相軋爭門戶分異同勢且甚於河北賊矣而臺諫之負氣者沽直好名廷爭面折幾於先軫之噤齟

權之兵龍本怒復披其鱗披其鱗遂責之雨雨不可得而疾風震霆夜木偃禾之禍興矣於是臣至釜鬻中外猜貳浸尋反覆益親左右則雖毒藥猛獸誠知不可近亦且僥倖嘗試以託其命相激使然夫何足怪司馬子長曰變所從來亦多故矣悲夫

史外

卷十

嚴同知傳 附張化桐

史外

卷一

四

公諱覺字知非歸安人萬曆丙午舉人崇禎四年爲巢縣令以最遷蘄州海防同知命既下將行卒適賊由光固向六安將及巢公聞警曰我一日在巢則城猶我城也敢不爲守計當此之時公眷屬先已遁去則追定之日吾舉家不同患民將解體天子專城其可棄乎日義不忍便其家獨完是爲八年正月十八日也先是國家平久民不習兵革官亦不爲備雖烈帝御極寇賊騷動然第在秦隴恃河爲塹亦畧不措意至是賊鋒日逼巢以偏隅素無兵衛城廂人寡壯勇弟持白倍從事公詫曰銀矛礪戈猶懼不濟是何爲者然挺撻秦楚正恃有公等忠義耳事迫矣姑分城而守趣繕兵仗謹伯謀燈火連城日夜傳檄不懈二十日賊分衆薄郡邑迤北一路賊騎克斥公嘆曰吾事不可爲矣內無鷹鷂之旅外無蚍蜉之援而賊迅來若此奈何然事既至此惟有城存與存耳鼓勵士民誓以同死二十二日公方巡南城賊已自北城墮躍人遂與同巡諸公被執公罵不絕口不屈死子有邑諸生年十七以身蔽父肩背俱斷猶指揮殺賊賊刃破其首死夫人莫氏繼其愛

女曰勿未嫁仍投繯同死諸公別見廬州忠義傳閏八年
又有張公化龜死難事張公雲南人崇禎十五年任湖廣
漢陽府節推賊自破巢之後連破無爲張公以事謁淮撫
史公可法史公知其才念無爲發剗之餘守者非其人使
領州事至則招流亡撫瘡痍察奸擒伏邑賴以安十一月
臺賊乘不意夜襲城擄公去公渡橋即投水賊挽之不得
死擄至桐城使誘城張公大呼曰我無爲州正堂也賊脅
我城切勿啟賊怒立刃之十七年安廬道杜某自無爲從
駐桐有言西門岡上野塚豎一白木牌書無爲州正堂五

左外

卷十

五

字此必張公無疑矣嘗大呼守者時倉卒不暇言姓名耳
汪有典曰嗚呼在官死事無幾人也況於旂旄還家已遭
賊鋒向違委而去之誰得而誓乎而嚴公率舉家與巢人
同患父子夫婦慷慨捐軀爲忠爲烈爲孝分其一已成一
代偉人殉國殉夫殉親合而三恰著三綱奇節又誰得而
及哉若張公者乃其儔歟然公之後嗣論大魁列清華者
踵接且迭
恩綸祀名宦而張公無聞豈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與何
窮通顯晦之殊也

高中丞傳

公諱名衡字平仲號爲磯沂州人崇禎四年進士歷官監
察御史巡按河南十四年二月李自成既陷洛陽移師攻
汴梁時汴梁大旱人相食賊自道攻城勢危急公詣周
王出庫金五十萬市米麥餉守陴者懸賞格勵將士擒一
賊予白金斬一首金五十戰破恤其家傷賞如殺賊之數
士皆踴躍大呼擊賊凡七晝夜賊乃退帝聞之則大喜下
詔褒王擢公巡撫河南公益創立社兵以總社李光壁等
統之凡五總社計四千二百人兵自爲餉團練習藝無不
一當百公顧而喜曰此亦人也公超距之雄營成細柳
之營何憂賊哉壬三月賊復到肉漸城下則强弩磚石水
藥雜擊之賊披靡召版穴城則縛柴加烘葉下燒之巨鎗
熱油灌之賊糜爛死無算遂盡驅婦人赤身麗城上城
上礮發皆倒洩則令僧人亦裸立向賊營醜詆之賊礮亦
倒洩賊架數臺長十餘丈廣五丈高可三丈上容百餘人
發大礮攻城則樹長木三如鼎足懸礮擊之臺上之賊悉
死周王盡出庫金犒師公偕巡按御史任禧總兵陳永福
率吏士力闔賊飛火發機洞胸達脇終不爲動矢射自成

中目手襲巨礮殺其巨帥上天龍等擄甲四十晝夜。焦灼指血。滲漉生瘡。三十三人斬一千七百十有八級。城乃克全。明年三月。賊以前攻城折士卒起長圍。期必拔。當此之時。賊圍城數月。詔將士來援。而總兵許定國潰於。單懷兵部侍郎侯恂督援。勅諸軍逗遛不進。潰於河上。齊師丁啟唐畏賊鋒。避許州。保督楊文岳總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壁近境。賊不戰自潰。山東總兵劉澤清來援。聞諸軍潰。亦引去。公獨支危城。與士民誓死守。是時。賊圍城。城中米糧搜括略盡。至食牛皮皮衣。乘

建

卷

七

藥材。水草。水虫。蠅。蛆。膠。泥。新。馬。矢。而。人。無。異。志。會。中。秋。賞。月。各。營。鼓。吹。聲。與。刁。斗。聲。相。應。和。旌。旗。鎧。仗。嚴。整。森。立。賊。度。城。必。不。能。拔。遂。決。水。灌。城。先是。端。王。時。發。秘。記。讀。之。曰。王。室。將。衰。河。決。爲。害。王。告。其。世子。以。爲。大。憾。日。後。二。十。年。必。驗。今。王。立。寇。難。作。河。益。南。徙。匠。人。置。槩。準。水。形。以。測。望。地。平。河。身。高。出。王。殿。楹。者。尺。有。二。寸。是。時。賊。圍。城。陷。議。整。朱。家。口。灌。賊。賊。偵。知。遂。決。馬。家。口。灌。城。河。流。驟。決。聲。轟。如。雷。水。滿。壑。數。十。丈。城。盡。沒。人。民。枕。籍。死。者。累。鉅。萬。公。急。募。王。乘。舟。達。河。北。以。免。丁。啓。唐。楊。文。岳。次。第。逮。問。公。亦。罷。歸。

未幾北兵破沂州公夫婦抗節死

汪有典曰嗚呼流寇蔓延非盡不可制也秉鈞者專講門戶而置封疆司閫者復養寇氣以邀野賞而事不可爲矣汴京之圍公竭其忠智率區區饑疲就盡之民外無援而猶死守期年之間三遭圍困而至不可援悉如公捍賊天下當未至驟裂也故述公所爲雖張許睢陽之烈何以遠過而啓唐等環視不救復何異賀蘭進明乎公終始出九難名赤縣而支祈肆虐河內爲殍士文化爲沙虫廟社淪於陷并下士之典章物采故家之禮樂詩書無不皆盡

明

卷

八

洪流埋沉息壤可不痛哉公難非劉流決私記固已先言廢興成敗之故其果非人事歟否歟

鄧大傑傳

公諱藩錫字晉伯號雲中金壇人崇禎甲戌進士初任龍巖知縣調浙江嵊縣陞南京兵部主事出知兗州府充與豫賊接壤蹂躪無已時遇歲大疫列肆封人肉爲市守禦之具無一備公招諸戚友訣之曰充事孔急使君到郡一年修備三年修和若是者猶可以守不然滄海橫潰豈吾一手所能堰吾生平最賤夫瓜蒂飲鼠艾黃炙額死嫌子手中者夫今乃得死所矣遂於數日內敕庄家事少子少女皆聘耦之攜稚子一妾以行抵官四十日而北兵至

卷一

九

當是時騎數萬內薄城下士皆餒疲不任城守曾王擁重賞不之恤公請於王曰臣有郡王有國同丹也城之不守皆由貴家惜金錢而令喪人登陴遂多敗事夫財者人之命也我不昇彼以命而望彼昇我以命耶請出帑犒死士城猶可存不然大事一去玉石皆燼悔無及矣王不聽城遂破公被執命拜故題其足即先斷一足而支解之稚子妾亦投井死初公之成進士也夢蹕一鄧翁獨而立或曰一鄧者一甲也君其得一甲乎公曰不然方今天下潰亂士值艱危嚼齒空齟齬奈透爪固吾輩事焉能虧損廉耻

以保頤軀神其告我矣其言信如此云事聞於上上即有典曰嗚呼公與魯王之言有明成敗之鑑也烈帝即位之初即以國用不足爲憂一時乘風古者議裁驛議加派議抽練錢法鈔法相繼並興於是邵邑以催科爲上考庶可以搜括爲能事民怨沸騰海內崩解御史李時扈力請發內帑濟危難而帝不應蓋明唐之言曰除上服御外一毫但是長物當發出犒賞軍士雷之大內不過朽蠹先時出一錢可當二錢之用急將與人萬錢不敵一錢之費其言至明切矣而帝惟以如洗爲辭卒之國亡內庫積金

卷一

一

銀無算此與以寶玉自焚何異至今百年田夫野老猶有嘆英王之吝嗇爲亡王之失德者豈不悲哉李自成攻汴梁周王捐金紵難帝下詔褒美且以其意諭秦蜀諸王謂盡如周王城何患不完寇何患不滅而已則肯爲范疇謂慮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名帝則祖宗三百年之社稷繫於一身固刺牀以膚而非神關之關也亦何用面觀物之智爲返身之察乎然而明之元氣自其前世固已索盡至烈帝時即傾竭帑藏戶內亦家家乳哺亦不能留天命而固人心警之病入膏肓雖司命

亦無如何而欲進以八珍小其無死不可得矣區區當
藩又何怪焉

史外

卷十

十一

劉忠毅傳

公諱熙祚字仲揖號劬思武進人天啟甲子舉人授崇令
崇禎壬午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明年正月張獻忠大舉
入寇荆承報陷撫道縣鎮或死或執公撫膺泣日時勢至
此尚可爲哉門庭既失堂與必危倘不能挈湖南一塊土
遷之朝廷唯死生以之泣誓文武嚴守江渚移檄沅郎兩
撫聯絡形勢以壯聲援二月巡岳復聞獻忠之變湖南一
帶在在烽起公親調諸將分路堵截斬獲無算五月公按
長沙八月獻忠陷岳州遂逼長沙公聞警投袂起曰吾按
臣也誓急護宗藩是時親王開邸於長沙者曰吉藩開邸
於衡州者曰桂藩而惡藩故邸荆州荆陷投吉藩亦在長
沙兩王相對日涕泣憂賊顧不知修備惟堞宮垣晝夜擊
柝徵巡而已公急檄總兵尹先民以萬人守羅塘河孔道
貴屯三稍礮而命推官蔡道憲立柵斷陸道柵未及成賊
驟至先民解甲降道貴走公急護惠吉二王走衡州而長
沙陷道憲不屈死公至衡州賊尋破衡遂護惠吉桂三王
入永州賊提銳卒臨其後公晨朝三王泣且拜曰未以南
非楚境過此一步非臣死所臣誓與此城俱碎王幸自愛

史外

卷十

十一

乃遣其中軍護三王入西粵而已。死守未賊至。人內應。城遂陷。公大呼。戰力殆被縛。檻送獻賊營。大罵不絕聲。其衣懸竿首。引滿弓。指矢擬之。賊益其死。復下之。見其罵。摩以官。則愈罵。賊知終不可奪。縛而足繫馬尾。而馳。口鼻耳目潰爛。敗血凝稠。骨骸支出。已不能言。猶噴血。如罵狀。死後。贈左都御史。諡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有明以空名奉骨肉。而質奪之權。故處天王伯叔之尊。勢乃制於黔首。高皇帝時。諸王得巡行所部。運糧變亂。以還。網漸密。京師所置吏。握其事。禁私車。將從輕。

史外

卷十

十三

始出。即送喪至諸墳園。非詔。令不許。而諸府護衛千二百人。以其半爲班軍。寄值給撫臣以下。由使藩王無敢典兵者。崇禎九年。京師戒嚴。唐王請提軍入。提廷臣祿文致其罪。處爲庶人。禁錮之。自此諸藩帖息。不敢復言兵事矣。以故。盜迫郊。保守空宮。對僕隸一切戰守聽之。將吏遂致託體王家。殞身賊手。卒已以來二三年間。諸藩相繼陷亡。豫四王。福先沒。唐次之。周次之。崇次之。楚四王。襄先沒。惠次之。荆次之。楚次之。洞庭南四王。桂。岷。榮。一時俱沒。宗藩既戮。社稷隨之。所謂自全以藩衛天子。竟何有乎。又其甚。

者。建昌妖人爲同姓之祖。秦晉二王有叔道之辱。窮奇變。養棄親。即異而宗子。雜城之義。又不足論矣。按臣也。無兵與將。摧賊鋒。護親王。間關險阻。獨障其衝。百折不回。卒以慘死。嗚呼。此真所謂難藩之价人也。與。

史外

卷十

十四



何忠壯傳

公諱燮字仲理號薄江晉江人萬曆乙卯舉人崇禎十五年知亳州毫爲鳳陽屬邑踞水陸之衝賊自運池既渡以後鳳陽數中賊而毫尤甚方賊之在秦也秦中鎮將守臣賊賊賊於險藏之可一放盡三邊總督楊鶴力主撫賊出降遂不可制登萊兵變調關寧兵馬步二萬討平之朝議欲乘勝精甲渡河進剿平兵張鳳翼故管人慮驅賊入晉也謂之盡放遣兵出關賊遂得渡河而南由固始消霍邱破潁州焚壽州燬鳳陽高陵享殿高皇帝御書略盡分其

吳外

卷一

五

軍陷亳州已而又攻壽州復雷亳州是皆八九年間事向後不可勝數也八年正月賊陷潁州給事許崇卿請急調五千人守鳳陽疏入而鳳陽已陷復疏言賊在秦晉時早設總督遏其渡河禍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邀不肯行及賊入豫楚人言交攻然後不得已而議設之侍郎汪慶百又邀不行乃推極邊之陳奇瑜糧長不及賊成今日之禍非樞臣之固位失事乎流寇發難已久樞臣固東南震懼始有淮撫操江移鎮之疏議者已恨其晚矣有則曰不必移鎮臣觀各地方稍有兵力賊即不敢輕犯鳳

陽何地使巡撫早移豈有今日今樞臣以曾請移疏藉口撫臣以不必移鎮爲辭則輔臣欲諱玩寇迷禍其可得哉輔臣謂溫體仁王應熊是時撫臣楊一鵬應疏庫主授臣吳振纓體仁姻而樞臣則張鳳翼也疏入帝以苛求責之宅既屢被賊加以土寇交氛災荒流殍民多饑饉仲有存者率斬文瘡瘕之餘公至治款曰古之商部今之湯沐湖散至此奈民社何則是儲備賑饑修葺舊練所以管戰守者甚具甫數月而齊寇豫寇土寇皆至公與戰於廬家廟擒賊首數十人招降其衆數千當是時李自成陷河南

史外

卷十

一

鄒封震搖毫與豫境侍公以無恐未幾賊復迫城下雲梯火炮震喊如雷民既屢經殘創望風瓦解支危城首身夾戰矢盡力窮城陷被執賊甘言誘降公誓死不屈罵聲彌厲賊公兩足罵益疾割去耳鼻罵如故賊叱曰是好刺漢遂亂磔死賊懸其首曰雖猶閃閃動是爲十五年四月十五日也十七年三月公子諸生知書詣問請師曰臣父以久殘之州城才遺之百姓苦心撫字竭力捍禦日不解帶夜不帖席則遭遇未有如父之苛者城守雖危氣不少挫兵刃疊加罵不絕口則忠勇未有如父之烈者先所

兩足大割耳鼻終受亂磔則受毒未有如父之慘者疏上
得請贈太僕寺少卿謚忠壯距烈帝曰同時無幾也公葬
宅之東開闢海寇發歷久甫定而開寧追遙子孫無有過
者乾隆九年五世孫應龍始訪得其墓而加封焉蓋百有
餘年矣

注有典曰嗚呼中原之所以潰國家之所以亡由諸事知
塞太行之口而不斷黃河之津張鳳陽之罪萬段不足蔽
厥辜顧卒聽其以大黃自利死可不謂迷罰也歟鳳陽爲
中都嚴重視京兆巡撫鎮監留守衛軍其力足以禦寇尚

史外

卷十

七

禍及陵寢况於殘破之毫孤孀之令其屠毒於虎狼又何
足怪乎夫事至天命已去固有忠信不足以爲甲冑禮義
不足以爲干櫓者矣志士仁人獨且奈何哉公之授命危
城也濁臺形魄既已決棄不復顧懷則委蔓草而泥沙磔
皆非公所恨然精氣光怪獨往往駭收豎而走狂徒百年
之後孫子猶得因緣

王事過其地問舊治之民而獲荒塚殘碑於瓦甍穴穴之
旁封而祭之守令亦肅將恐後嚴往烈而發幽光有非漫
然者矣

公諱象昇字建一號九台直隸人天啓壬戌進士

主事歷職中崇祿二年陞大名三年陞大名兵備道七

年遷副都御史撫鄖陽八年改撫湖廣加兵部侍郎總理

南直河南山東四川湖廣山西陝西七省軍務十一年移

督宣雲尋加尚書三賜劄印歿於陣公之守大名也擒盜

魁馬嗣龍以知兵稱崇禎三年賊勢日張臨洛警急公提

兵赴援擊賊小西天再邀擊青龍岡復禦賊於沙河縣之

丹井皆破之賊懼公威名南渡河破鄖西之城遂以公撫

鄖公至則引師追捕敗之於烏保關又敗之於家溝石泉

壩又敗之康家坪嶺溪遇賊峻嶮極而下賊奔

走伏匿恐官軍望見炊烟至盡不敢發前後斬級五六千

墜溪死者數萬鄖寇絕迹鄖郡楚賊之不敢犯鄖者悉

聚於楚詔即以公撫楚張獻忠望見盧家旗幟即走公攬

其巢破三寨湖北亦無恙九年閩王高迎祥及李自成張

獻忠七大賊合圍滁州兵數十萬連營百餘里雪梯衝柵

城巨幕辟公自西沙河乘夜疾馳抵滁命祖寬羅格等分

兩翼殺賊追敗之於朱龍橋公躬抱桴鼓繼進大呼直前

登雲屋及賊大潰橫屍枕藉餘水亦流數里積骸如封冢

觀而城中人未之知也當是時諸賊精兵大半盡於滁陽

公先馳檄巡撫屯揚州淮撫屯潁州各塞要害拒賊奔轡

一舉殄殲之無遺種而淮撫朱太典不爲指截賊遂去公

追敗之於七真山又命祖寬馳還唐縣備汝寧祖寬趙光

化簡鄖而親建大將旗鼓追賊於鄖州使人告襄陽曰賊

疲矣東西擯截前阻漢江可下戰擒也而是撫王夢尹繼

撫朱祖舜繼繼賊復逸去庸臣誤國坐失事機雖韓白

末如何此可爲痛恨者也公深沉有大器卽之溫溫儒者

至臨陣雄呼萬騎極易配書羽檄旁午據敵判盡揮霍如

飛朱墨淋漓馬鬣間常滿自受命討賊未嘗止官舍夜則

同軍士露宿一夕右臂斃馬輻輳左肢臥夢中聽馬蹄聲

躍登遠大呼起躍馬行部曲亦大呼土馬然莫測其故是

夜賊大隊潛行聞呼躍登疑中伏死奔遠陷因追擊三週

餘里斬獲無算當是時微公警覺一重幾殆公鷹獨骨多

力善射臨陣用麾幟自隨旁覘他騎距躍輒上奪其刃便

以殺賊又好將輕騎葉衣營數十里趨利益瀕死者數矣

然戰免往。往取勝。善畜駿馬。皆有名字。嘗逐賊南漳。遇天
賊戰敗。追至沙河。水涸。數丈。奮積一躍而過。即所畜五明
驢也。書片紙與所親曰。吾嘗校獵塞外。親逐兔。免將起。
掌孤伐。應耳。畔生。滋勁。臂挽。救。救。脫。去。如。驚。臺。機。數。不。絕。
以爲笑。樂。遇。平。岡。呼。酒。坐。地。與。諸。大。論。論。兵。法。慷慨。及時。
勢。不。覺。鬚。鬚。墮。裂。諸。帥。皆。起。舞。還。復。與。較。射。百。數。十。矢。跨。
生。駒。潑。刺。而。還。笑。呼。曹。景。宗。小。兒。強。作。解。事。何。足。道。其。意。
氣。如。此。明年八月京師有警。詔督勤王兵人援。旋移總督
宣雲公在東西賊畏威。竄伏。無以攻城。圖邑告者而歸。撞

京城公麻衣草履。奉詔督師。十月三日召見平臺。公力主
戰。與樞輔楊嗣昌大端高起。潛議不合。多力諫。公進止率
聖諭。林編修楊公廷麟素不識公。發憤拜疏曰。南仲在內。
李綱無功。潛善乘成。宗澤憤恨。乞斬嗣昌。起潛專任。象昇
嗣昌。怒改楊公兵部主事。贊畫軍務。而鶴公尚書。衛策後
效。是時公見卒不滿五千。兵單食盡。勢不能支。十二月十
二日晨。步出帳。呼將士環立四面。拜曰。吾與公等同受國
恩。思不得死。不慮不得生。辭氣慷慨。昂位。雨下一軍。泣
且奮。遂進軍。鉅鹿。之賈莊。高起潛據關。募兵。額銀五。五。里
屢檄召援。不至。公孤軍直前。搏戰。戰。日。大呼。日。奮。裂。出。血。
兩軍殺傷過當。會日暮。引去。半夜間四面響。大軍
縱萬騎圍賈莊。三匝。黎明公躍馬行陣。令諸大威。楊國柱
張左右翼。而公自揮長刀陷陣。三軍殊死戰。日辰及未。礮
盡。矢窮。軍中對而不相見。席大威猶識公貌。公馬欲笑。聞
公刀刺其手曰。我不死。疆場死。西市耶。驟馬馳入陣。左乳
中一矢。拔鐵更戰。矢貫胸。及左右股。猶奮呼。擊殺數十人。
眾軍繙關公被重創。歿於陣。牧官楊陸凱慮殘公屍。伏公
體被二十四箭死。公死年三十九。嗣昌疑公遁。且降假詔。

史外

卷十一

七

驗視楊公遺將得其屍。衰麻襯甲。偏用督兵。殊策楊公親爲。面削髮。而嗣昌故不信。踰七十五日始見。飲楊公護其妻歸。先是楊嗣昌以事安視事。爲衆正所攻。已而本籍入政府。黃公道周廷諍遭遠謫。公馳書諷之曰。變遷易制。誠非細事。但使相業無愧。故將亦致一。道嗣昌曰。吾未承讓。南陽李也。公笑答之曰。難倫。復官應在。解日蓋指黃。云嗣昌滋不悅。既奉命督師。則呼嗣昌曰支弱。公嘗以奪情身。不幸莫解。只辦忠耳。嗣昌悲甚。會嗣昌至軍。公責數。且師養患。罪謂公等堅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又外

史外

卷十一

六

下公奉旨往議。徑坐其上。兩人滋不悅。及與大軍戰。則益加阻撓。以放敗績死焉。公之盡節賈莊也。嗣昌陰遣邏卒俞振龍偵之。公死振龍具言。公忠勇殉節狀。嗣昌怒。筆楚三日。夜令變辭。終不易。竟拷死。誓誓忽昂首大呼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俞振龍者。故賊將者也。十四年。嗣昌因蒙古陷。自殺。明年始復。公兵部尚書。加贈太子太師。賜祭。聖諭忠烈。從其弟象觀請也。象觀字幼哲。壬午解元。癸未進士。官行人國變。與楊公先後赴水死。楊公自有傳。注有典曰。嗚呼。公以方叔召庸之才。矢岳飛韓世忠之志。建勳戰掃盪之功。於國勢潰敗。不可收拾之日。而卒肘於嗣昌。以死此楊公之所爲深痛也。蓋公孝則嗣昌不子。公忠則嗣昌不臣。勢不兩立。又乃況於嗣昌得君之專乎。然承曠生而謂之死。賜祭哭臨。備極郵典。公死而謂之生。陰誦驗視毒及無辜。當時之刑賞如此。寒戰士之膽。而斥豪傑之心。倒戈崩角有由然矣。公初欲功成築潛影園。以老志。不克遂。橫屍疆場。人頌憾之。然公語夫人固云。以成敗利鈍付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死。殺莫重亦固其所。何必潛影哉。

呂忠節傳

公諱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交州推官以卓異擢吏部稽勲主事歷考功文選員外郎驗封郎中光宗崩皇長子未踐阼內侍蔡幸小南壩公請見憲慶宮言梓宮在殯乘輿不可輕動乃止遂抗疏謂殿下一身是天地人民之主起於宜慎問誰與謀飲食宜節問誰問視左右不得嬉笑於旁問誰整肅侍御不得雜進於前問誰防閑閣部大臣輪番入直宜於宮門近地日同科道等官朝夕問慰凡所以開心定志杜漸防微者

吏外

卷十一

北

無所不至至於嚴不曉宜不時召見商量大體顧問政事親近內侍選擇老成忠謹之人各以姓名達之中外俾職然共知以重厥任不得干預政事紊亂祖宗成法是時魏忠賢竄芽未露而公已早見如此頃之告歸而親忠賢益用事朝臣爭附之生禍遍天下有忤者禍不旋踵開封建祠公獨移書士大夫戒勿預忠賢毀天下書院公獨立芝泉講會祀伊洛七賢瘡痍痛卿之會崇禎元年起前賓司卿遷太常少卿督四夷館其明年冬疏陳防微八事言陛下初勤批答今或留中雷中多則疑慮起常防

虛懷商榷及擬旨一不當改擬徑有豈無當執奏當時一初無疑厭疑厭諸臣自取卒且其覺並進當防三初日御講筵今始傳免當防四初與密愆愆憂避今或偶涉當防五初慎刑獄今有下詔獄者且登聞頻擊恐長謗訟風當防六初重廷推今間用陪非常典當防七初崇謨言今或絕呵時及當防八帝優渥報之三年擬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時上內遣監視四出公曰書訓在初易飛履其是時乎因叻生言內臣掛鎖其於外臣不便滋多辨叙織彈各有司存羅織整潔漸不可長臣所可借者朝廷紀綱之體而所當嚴者治亂消長之機去年拜南京兵部尚書奏贊機務清員伍八千餘名請申飭江防鳳陵畢外爲憂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宜以節壽翼業爲型嗾淮徐則京師咽喉也乞勅淮撫楊一鵬急爲預備防賊東犯弗省八年正月賊犯江北遣參將薛邦臣防全椒趙世臣潰走南京震動鳳陽亦旋告陷廷議多咎公遂以考察罷歸十二年洛陽大饑公勸福王常洵散財餉士以振人心王不省乃盡出私廩設局賑濟事聞復官然饑民多從賊者河南賊復大熾無何李自成大舉來攻公分守洛陽

史外

卷十一

八

北城總兵王紹禹通於賊殺守堞者遂賣家人勸更衣弗聽勒從城弗聽勸避民舍弗聽賊執下雲梯掖出西城時福王常洵匿民間賊迹而執之公遇於道奮首呼曰王生死命也名義至重毋自辱聖周公廟見大寇不跪冠怒曰汝日誦兵勦我今復何如公厲聲曰我爲兵部尚書恨無兵焉殺汝狗彘今日惟有一死耳不辱聖賢不愧天地生爲正人死必爲正神吾何畏汝耶左右欲生之公更罵罵曰生尚書不值一錢按其項使跪不屈延頸受刃而死賊踞王宮縣飲薦王於俎酌其血雜鹿醢嘗之曰此福祿酒也

王死後其屍被賊擄去奉呼曰王死某不願生就若色相王殿前懸旛不擬賊義而許之棺桐一具藏以木車兩人其旁自縊福王者卽弘先父也王紹禹初傳死於兵後移致京師陳於市贈公太子少保予祭葬廕子知制公少失恃育於祖母牛氏牛守節事之至孝天啟中旌表建節孝坊崇禎時父孔學以捐粟一千石錢二百千賑一萬七百人御史題請建旌義坊公之家在新安者十六年城陷家亦破弟維祐字泰孺由選貢生爲樂平知縣至是解職歸亦抗節死贈按察使事人謂忠孝節義

理學兼能皆出一家云福王時加贈公太傅諡忠節汪有典曰嗚呼雄藩陷親王臨禍生於楊嗣昌之專力耶襄而緩備京洛至賊抵豫蹈瑕而逆臣從而應之斷以春秋之法嗣昌不得追誅矣然上竟不罪嗣昌也其卒也賜祭贈卹與公之登陣捍圍抗節殉難有加焉好惡不公賢否混淆遂以亡國豈不痛哉

史

卷十

公諱克儉字禹聖屯西人崇禎四年進士爲潯縣令六年春賊犯縣公乘城固守賊不能下遷兵部主事十二年夏張獻忠反殺城閣臣楊嗣昌出鎮襄陽樞公湖廣僉事監其軍嗣昌粗疎意本畏討賊引能文燦爲已貳主撫文燦敗懼禍及乃請出師冀萬一功公爲監軍儲備甲仗累億萬諸道餉皆輸之嗣昌楚人不欲賊一騎蹂楚其初至軍也卽謀以蜀困賊而賊羅汝才等自蜀折回興山也官軍擊賊於秦莊魏世王過天星等皆降唯汝才佚去當此之時嗣昌則以撫爲得策處之房縣竹溪山中而命公安縣公區畫新附且不暇給賊得免死牌自擇便地連營數百里河南北大畿宴就食襄漢者日數萬降賊多關天深憂之上書嗣昌曰襄陽自古要區本朝完綸獻陵視尤重近兩河機民雲集新舊降丁逼處其間一夫呼卽足致亂况秦兵以長武之變西歸卽房軍府初立降營基置奚啻放虎自衛崇漢西與初無重門之備何恃不恐嗣昌不以爲意報曰貴高仁厚未日降賊百萬這禽肝能奈軍何怯耶及嗣昌入蜀委公以番務錄破賊功加右叅議

監軍如故十四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未聞命獻忠令人假督府軍符誣入襄陽城夜半賊從中起焚襄王府公倉皇奔救爲賊所執大罵死推官鄭日廣攝縣事李大覺許擊黎民安死焉曰廣番禺人崇禎十年進士居官有守奉檄募軍儲於荊州南還任而難作中刃死妻子女俱遇害大覺字覺之金谿人由鄉舉知穀城兼署襄陽縣聞變繫印於肘縊死堂上民安大覺同縣人城中火起率所部千餘人搏戰矢盡被執抗罵死襄王被執獻忠坐王堂下瀾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輜審伏法王其勢迫盡此酒遂害之福王先已遇害報踵至嗣昌懼羅薛送死於沙市巡按高名衡以自裁聞其子則似病卒報吳偉業謂伏毒死又云日繼莫能明也汪有典曰嗚呼楊嗣昌繼張鳳翼爲本兵父楊鶴既以撫賊不效致於理從請室疏言臣本書生力過其任鉅贖此今又以臣之子嗣昌鎖鑰閨門臣既不效於前子豈能效於後兵者危事非一人智力所能辦也此固自訟之言亦卽馬服君料其子之明驗也唯時廷臣亦交爭鄭治王

驚未䟽於朝曰嗣昌用師一年蕩平未奏舉鳳皖秦豫楚
蜀諸撫分任之而不足者嗣昌欲獨任之而有餘賊情膽
息變更文牒往返動輒時日比至而情形已變又須別議
調度所以有經年不戢之兵也臣以爲管臣之責成諸撫
不必人人授以機宜止核其機宜之當否可也而嗣昌既
自專上又撓羣議偏任之於是功罪淆於愛憎事權失於
遲制貽禍宗社誰執其咎哉

史外

卷十一

十三



劉文學傳

附劉廷石等

公諱廷傳字惟中潁州人狀貌魁梧沈勇有智略喜談兵
運馬槩往來如飛家產不逾中人晝散之以養客所食客
日蓄以百數暇則用兵法部署之與從弟廷石俱任俠者
聞河南北楊應龍反播州調諸道兵西勦隸潁州道者不
願行將殺護行吏爲亂公廉得其謀欲以計諭止之獨攜
酒豚肩邀於郭門外十餘里其魁數人久習公望見公來
爭下騎拜道左曰松柯樹在此公笑指酒肉示之將與諸
君別聊用爲歡耳於是雜坐出囊中大風注酒援佩刀割
肉相飲陷公徐起告曰國家多事此壯士立効之秋也諸
君勉之幸勿首鼠兩端舍四方笑君頗無人教人者數言
應良久乃曰當如公言公知其意動遂曰諸君亦念安寧
乎某在無憂東餒也手厭自滿別曰保爲諸君任之衆皆
感泣誓死無異志亂遂定崇禎之季流賊起陝右蔓延汝
洛間所在標掠官軍不能制賴富賊衛州人唯倚公爲重
八年春賊攻州城外有高樓賊奪據之俯射城中城中人
洶洶思潰公盡從其客入見州守尹公意望曰事急矣然
樓旁故多俠巷可絕下壯士百許人誘賊使戰別乘間焚

其樓則賊勢可壓也尹公既許諾而會鄉官張鶴鳴在岡中鶴鳴老矣性懦多忌從中叔持之其議遂格公力爭不能得奮袖出謀自引其客當賊而客已悉聞鶴鳴語藉藉怒罵稍相目引去越明日城陷賊至公家公危坐於堂不動賊帥厲聲問公公瞋目叱之遂被害廷石與賊戰中刃未絕口授友人方畧令繕檄上當事乞兵勦賊而後死鶴鳴故兵部尚書天啟時黨人與王化貞比致熊廷弼於辟者也賊亦殺之弟副使鶴騰子諸生大同皆死之大同自有傳尹公雲南太和人以鄉舉知潁州時正月方謁上

卷十一

十三

官於鳳陽聞流賊大至馳還偕通判趙公士寬率民固守賊既據樓以攻且鑿城類數丈城上人皆走止之不可尹公持大刀獨當城壞處殺賊十餘人身被數刃賊衆畢登遂投城下烏龍潭死弟姪尹玉等七人皆死之趙公字汝良掖縣人由門廩爲鳳陽通判駐潁州亦以正旦詣郢城聞警一日夜馳三百里返州城陷率家衆巷戰力竭亦死於河妻李攜三女自焚僕王丹馬賊死指擗李從師王延俊千戶孫升田三震百戶羅元慶田得民王之繼俱宗城破死中書舍人田之類知縣劉道遠光祿署正李生自

道丁憂選舉人郭三傑諸生韓光祖等皆之元且進丁獻策父也被執賊粹使跪叱曰吾生平讀書知止忠義遂大罵賊殺之碎其屍妻武偕一妹一女並獻策妻李也非死妾李方有娠賊刳腹刳胎死次子定策孫日賤罵賊死獨獻策獲存時殉難者甚衆潁州忠烈祠樹盛云汪司典曰嗚呼任俠之風君子所弗貴然扶危定傾則亦何可少也况爲國家捍牧圉哉故如公者可馬子長所願交而不可得者也令當時從公之計賊或可蹙而小人債事既誤封疆復陷桑梓可畏也夫

史外

卷十一

一六

張太學傳 附萬元亨等

公諱大同字同甫潁州人兵部尚書鶴鳴子也崇禎八年
流寇破潁州鶴鳴偕他所公獨不去榜其門曰張某之家
賊入擒之強之跪不屈問父安在叱曰死即死耳吾父不
可得也家人導賊於民舍縛之歸拷索藏金公爭曰財悉
我掌父固不知也賊不聽劈鶴鳴頂倒懸於樹射殺之公
搶頭奮臂大罵賊並欲殺之旁賊勸曰既殺其父姑留其
子令獻金贖命可也公曰父死義不獨生屬愈厲賊先去
其梟復斫其半面罵仍不絕聲遂支解之賊既陷潁州由

壽州犯鳳陽推官萬英與賊戰英之子元亨年十六
語其父曰兒不得事親矣出問嗟曰若索官何爲我即官
也賊繫之顧見其師萬師亦被繫給賊曰若欲得者官
耳何繫此賊遂釋之元亨方極口大罵賊怒斷其死
文英獲免後從唐王爲兵部員外郎監黃公道周諸軍協
守廣信敗於鉛山舉家赴水死同時知府顏容脰被執大
罵賊仗殺之血浸石堦宛如其像潯之不滅士民乃取石
立塚建祠祀之文英南昌人容脰漳浦人皆進士

元亨與白鶴呼文子之於尚書可謂幹蠱矣而卒不能庇

其父此則家奴之罪而尚書有以致之也然尚書則幸有
賢子矣萬元亨區區孺子倉卒之際能以身干賊全其父
若師其孝可及其智不可及也文英卒矯首同歸不愧其
子忠孝節義萃於一門鶴鳴如知其類有泚矣

范太僕傳

公諱淑泰字通也涇陽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工科給事中陳時政五事言今吁咈屢見都俞罕聞百爾臣丁逢懷有且之恩萬一天未悔禍微調愈繁數年之後富民盡化為窮民良民盡化為奸民二三臣子咸以罪去新進之士懲前毖後不肯出身任事天下之大誰與其理此至勢不可使孤也凡事莫不有體今事事覆轍即細民許告猶必窮親亦既煩至尊之起居矣生財有大道今日設處明日捐助未審正供之外有何羨餘下每侈言節省上因許其急

史外

卷十一

十九

公亦既增金銀之聲價矣大臣爲君腹心小臣爲君手足一朝罹罪綬騎追捕旦而廟堂夕而犴狴亦既汗聖世之衣池矣凡此三者實傷大體此國體不可使卑也法以懲玩法行而玩不懲非法也今問刑之官每案沉閣日久始得申奏不曰伏候聖裁則曰臣等未敢擅便夫法者高皇帝所與天下共者也苟情罪真卽爲審結若可矜可疑亦常申奏何至出入莫憑游移無定如科臣馬思理道臣高倬坐草場失火下獄有何情理難明乃施禁錮年生命莫保此王章不可紊也自臣下不能副君上之求致君上漸

有疑臣下之意疑則服厭則諛不得不以苛託諂臣之心轉寄他人今中使難返錦衣方新諸臣諫諍激不相人但愚夫豈無一得聖人亦有不知萬幾紛至耳日難周一或不慎漸且滋弊此宸斷不可使偏也天下事惟諍相可行諫官可言自督責過嚴人情疑畏諍相不能旋回天之力諫官不能効批鱗之誠內外因循妄思規避終無以結至知而職業愈聚此臣節不可使偷也上善其言尋轉戶工二科左給事中壬午典浙江鄉試事竣還家適大兵圍交州竭力拒守城陷免之詔贈太僕少卿官其二子

史外

卷十一

二十

汪有典曰嗚呼烈帝蓋嘗自謂其朝事事皆亡國之事如公所陳特其大較而不但已也或謂崇禎諸臣議論紛更使天子無終朝之令進人必不學其忠良譽人則必張其朋黨政以賄成餌以賂冒此必不可移之志也及大事既去曰吾死已耳是社稷可虛國君可亡天下可拱手授賊所稱謀人社稷謂何而徒以死自勵也是說也吾不知其何指也茲若人而能以死自勵耶夫醜正比邪競包直而忘國恤一旦懼法而死與迫於公議而死時固不乏其人後之節不足以贖前之罪此不得以殉義口之也其抗

范文忠傳

公諱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吳橋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東昌府推官擢吏部主事天啟時魏奄益柄公疏請清仕路養士節謂天地人材皆爲天地借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爲時所忌請告歸已而魏廣微附奄專政卽家起公掌文選事公嘆曰彼欲厲劍血人而以我爲鎮鉞乎移疾去是時瑞璫焚炙止人無虛日公家去京師甚近凡東林諸君子罹瑞璫者史外

近郊之守粗完舟師則龍江閘以木操焉駐焉高帝所置五營四十八衛僅存尺籍宋樂江營戰船亦久廢公慨然思整飭謀于南計臣錢春春曰留儲出者四十七萬入稅二十三萬軍士慮呼庚癸邊復故額乎公嘆息而止公意謂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守京守陵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而當國者殊世世不入也楊嗣昌奪情起復公率南九卿論劾上震怒除爲民已而召拜工部尚書尋入直東閣受命一月而賊逼京城召對平臺公對曰聯絡人心堅守特援此臣漸知他非敢議上曰若死社稷朕志已定卿言是也賊勢既盛公中取書讀身爲大臣不能佐天子擊賊雖死守萬奚益願非是卒無以報聖明萬一二月十七日召對公已絕粒惟飲泣入告至壁不能續十九日方詣中左門請見而宮人倉皇出走曰王太監隨駕南行矣遂趨朝房自縊家人解救之勸易服歸寓謂舊爲去就公曰駕出不與聞今將安歸草遺疏畢賦詩曰翠華迷草路淮水漲烟漸蓋誤宮人之言以駕出必幸金陵也願家人曰翌辰收我赴龍泉菴古井死贈太傅諡文貞定

諡文忠

江有典曰嗚呼烈帝時相君數十人而以抗節聞者買交
忠而外惟公一人不爾則蓋朝廷而尋端揆不已甚乎吳
公應箕之原相曰客曰安危視所任任就重乎相哉崇禎
十七年所置相幾五十人豈無賢者而任不專導不久豈
無專且久者而益不治其謂之何予曰昌教謂予不忍道
之即崇禎時謂之無一相何矣何謂數十人哉夫非翰林
不得入內閣此制也制訂而制之不得人于是擇之諸卿
而亦失故事閣臣職權極別者及以極刑懲之而敢有甚
焉則謂臣等相繼敗壞可畏得自棄吏而敗又甚于其甚
史外

凡此皆數十人之爲也獨令得一人焉天下安至是且未
此數十人者豈不巍然相君哉十七年非久遠也而今舉
其名者少亦非不多各人也而能舉其事者少是故無問
賢否而任不專導不久吾無責焉矣任專且久而不治又
致覆亡焉使不臆其奸貪數其欺罔以示戒于天下萬世
則雖過信失罪將專曰士乎夫蒲州豈非君子哉先帝初
立即召之天下方望其風采而不能使人主信且憚者則
道不足而術疎也于是烏程以矯行愷而見謂清忠陽美
以柔濟賁而無其機用武後賁悍以兵敗而計窮韓城意

忌卒諱行而身死此數人者方其人主信之同則下之
下士大夫附之所謂專且久者是也挾全盛之餘資負英
主之方嚮豈難強國庇民創獎夷患而乃強敵在門重寶
入室封疆日蹙門戶牢持劫烏程之八年蠶崇天下之大
變武陵臨戎遠增餉七百餘萬用兵無經毫功豈惟藩國
覆巨寇張驕鎮叛而大勢亦自是不支矣韓城未窮厥慮
卒蒙惡聲而陽羨再召則謂然自以爲姚宋而不疑方其
起廢籍籍積進撤內綏出久繫採懷內說捷若轉圜豈不
亦救時雅望哉而牢籠翦張以思爲市如京師大賈所居

積弊頓頓天下之計盡歸于使入主切實
爲人臣無一可信故一切按諫而國家之事去矣嗚呼則
將焉用彼相哉其餘所置相若居傳舍都無所輕重即雖
射亦多非其質其足以取者則江夏吳樞爲有餘烈矣彼
有甫釋褐而大拜拜即遇難不能死又以賂受擢行若大
璫而固向者所云相君也客曰若然誠子所謂無一相焉
可矣

倪文正傳

公諱元璐字玉汝號鴻寶上虞人天啟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魏忠賢亂政獻媚者議配享孔子公力持不可典試江西發策切詆之禍璫怒不顧也熹宗崩烈帝諱瑞餘黨猶據要津楊維垣爲御史溫體仁居政府倚毗爲奸欲終翻諸賢借東林爲贊的公發憤抗疏曰臣聞持世不平則隍陽之戰也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臣現在廷章奏凡政催舉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邪路加諸魏魏繼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幼忠賢直

二平

御史李者又邪黨也魏魏陳林決之才表也其所宗者大都對高明之識而或繩入過刻持論太褻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悖則不可其所援引者即不無非類要可指發而盡耳今日邪黨則無不邪黨矣且天下之議論牽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告前人于是五彪五虎之徒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克此不釋不然之心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

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抒已甚之論背書徒亦已矣矣風奏未納維垣銳上意惡廷臣分裂門戶而欲化異爲同也于是復力詆公謬妄公反覆辨論又數百言且謂惟垣必小人待其惡稔乃攻而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小人惡稔其壞天下事不知凡幾殺天下正人不知凡幾難攻而去之不已晚乎卽如崔魏之惡稔久矣使不過歷明譴攻而去之故雖極鉅案以爲無可奈何爲所陷者解嘲譏或崔呈秀一訟諸朝稱臣子諸諸臣亦無可奈何而崔猶謂臣爲又論諸朝臣兵劫諸臣使爲叛逆諸臣亦無可奈何

六

奈何而卽從應璩論乎難垣又言今日之思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夫品節貞邪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者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選爲崔魏所借而動節不阿或逐或奪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書之以後別奸真難垣奈何不取法于此乎已又上發三朝要典疏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三案起于清流而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固可兼行而其書則當速毀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辨愛于機先爭移宮

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
之先羣小未君之日避甚亦以不害璫說此一局也既而
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徵此輩門戶之說典于是逆
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
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正其頌德稱
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勢極重而或
憂其翻局于是崔魏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名要典以之
披根今日則宋正之黨碑以之免絕他年卽上公之鉄券
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崔魏之

欲自若是時溫體仁當副善伺上意排擠羣臣公論深中
其病遂決不能容公初吳江人呂純如以附帝列逆案體
仁嘗主之吏部侍郎張捷亦指爲薦純如可大用公又力
爭體仁怒欲逐公而東班無肯言者授意勲臣劉孔昭劾
公歸奏未起公兵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輔臣陳演
盧公大用止孔已假國計匱乏權公尸部尚書謂信公經
術佐理實以疎之也是年冬賊破秦公奏賊既入秦則圖
賊不當以秦而以晉晉輸事而後進可戰退可守請獨沿
河租稅取其半以資防禦參衆敵臺沐元兵厚苑士上嘉
納之然奉行不力以至大亂當流賊之起也惟事剿撫攻
陷城邑輒棄之而去議者憂其驟忽華制公獨曰此猶流
水其害不蓄倘令雄據大都接兵四出本計一定不可復
禦矣已而李自成據襄陽進取唐鄧規畧大河以南將北
渡張獻忠自安撫西入斬黃覲武昌以爲聲援公謂二賊
當離之使不相及乃可專力以圖自成自成投首取獻忠
直易事耳又大帥左良玉以縱掠荆楚心懷兩端宜薄誅
往咎厚賞成功于是與樞臣馮元圖合謀曰上命鳳督及
淮倪鄧豫諸撫臣盡驅自守以遏賊爲功進奏督孫傳庭

尚書省郎率諸將分屯前下勅曰成命在良王昔曰左右
伺便篡擊以是孫公拔寶豐唐郊進逼京城而良王亦收
復承天及荆襄諸屬縣會孫公乘雨出關爲賊所乘諸軍
盡潰孫公死自成乘勝長驅遂陷潼關事關公撫慰大柰
曰嗟乎善成之難驟于一旦天下事安忍復言猶請紹泰
昌二王如能任殺賊卽假以大將權如遜不知兵使悉輸
所有給戰士毋竊盜初未達而西安已陷自成遂有全秦
舉兵向關及上命李建泰出師復申河防三議又陳救時
三策惜乎其無及也賊至宣府繞出真定急請太子撫軍

九

而南如宋康王救事不聽請以六十金募一士得五百敢
死士可以積圍召勸王師章上未愛而城陷公知希有社
稷卽執輅將衣束帶北向拜闕曰臣爲大臣不能保國臣
之罪也又南向再拜逢繇毋乃取禍入書舍獻所供關壯
繇像三爵亦自持酒盡三大白成勸公爲效文丞相忍耻
出外國舉兵匡復公指壯繇像曰使吾生存何面對此君
或言太夫人堂亦不爲之地耶公默然淚及額既而曰
老母八十四矣而猶康健復何憾乃捉筆題案曰宗社至
此死當委我于壑慎勿食惟以志吾痛于是步出至廳事

南面坐方舉綬大呼曰南都尚可爲遂自縊至者數出視
色如生有賊騎至問公安在則陳尸于堂矣乃慘然馳去
子會單遵遺命俟先帝歿始圖棺從死者十三人南都贈
太保吏部尚書諡文正定諡同

汪有典曰嗚呼大丈夫之雄心義氣有未易以常情測者
矣文信國家華自奉及國變盡以家資爲軍費而險阻艱
難百折不渝公忤時相罷歸築室自老意臨法式皆手目
繪圖兼開層樓施以錦帷黃公道周見之不怡謂國步多
艱吾輩不宜宴樂公笑曰會與公訣耳既北行毀家召募
遂殉國難黃公巽公詩云肯教箕箒成孤往忍與夷齊
遠陳亦繼公指軀不負風諸蓋公家居每語人曰致命遠
志之學要自讀書無事時胸中打定不然臨事鮮有不錯
亂者苟非甲申之變亦未知其志之貞而言之達也

十

李忠肅傳

公諱邦華字孟閣號慈明吉水人萬曆甲辰進士授涇縣令擢山東道御史出按浙江以例調外不赴天啟初起兵備副使守易州陞光祿少卿拜食都御史巡撫天津入爲兵部侍郎移疾去旋削籍崇禎改元起工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京營戎政進本部尚書肅年用中官罷歸十二年起南兵部尚書以憂去十五年服除起南右都御史拜北軍院左都御史公初奉南院命以憂老固辭俄聞邊警乃投袂起曰此豈臣等高卧時也爲文辭塚墓缺象而行矣

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師左良玉以缺稱其遺東下所過殺掠留都士民一夕數徙文武大吏相顧無以色公過之湖口浩歎曰海內僅東南一角耳身爲大臣忍坐視大裂抽身局外而去乎停舟草嶽正告良玉曰本部院四朝大臣一生忠孝討逆勤王義旅雲集仰望貴鎮與我同仇共掃腥穢頃傳麾下全軍前渡江流中斷陵京震晉何輕舉若此以列聖英靈皇上神武羣醜遊魂旦夕膏斧貴鎮不以此時枕戈礪劍與疾討賊乃自甘菲薄貽誤身名竊所未解舊京文武足高咏長篇不諱貴鎮心跡飛章上告貴鎮其何辭以對海內豪

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士保無從中觀變者耶

不當辱身家而汚青史爲千古笑端智者所不出也且卽

日嚴賊兵丁疏通江路振旅回師剋期還鎮勿過安慶一

步以實疏言本部院富力爲貴鎮濟此饑軍不則義旗固

指不得以玉相相見矣飛書候撫發餉稍糧軍心大定良

玉心折戮淫殺者四人以狗還所掠男婦四千餘人清盪

艮五百餘隻南都始解嚴左良玉臨清人少生法當斬免

死事昌平督治侍郎侯恂類其疵以軍功年餘驟至元戎

當是時諸鎮兵浪王最號爲強或者有言曰懷陵末造天

下之勢在于袁王申據懷陵朝廷之法令不可復行

成能號召饑民以爲難于我唯良玉能招誘降寇以救

于賊爲國家計諸鎮導河南以委之而無責其速戰

下之兵以守河守淮懷守關良玉以屯種之業俾且

且觀而與之持久彼視相成力均勢敵又稿天子之寵

而繼之餉餉以收李際遇劉洪起沈萬程之徒其勢宜日

強自成草竊焉哈羅汝才袁時中不能削下羣心必攜不

出二年其衆將折而歸于左矣功成之後分一州爲兩使

彼能北向而爭天下乎嗟乎言固當然揚嗣昌以使相之

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七

鳴劍之重潛師襲賜諸大帥喘喘奉指麾恐後良玉
不受所下方畧九調而九不至此有任其責者矣迹良王
生平性機警通曉雖不知書頗解文義識道理老子行間
審微制勝智略誠有過人者御之有方亦未必不得其死
力而收其成功彼于故人侯恂拜伏如家人始終不敢背
背公一經書而良玉氣消神阻味首難握刀揮矢俯立泣
錫首執弟子禮惟謹誓以餘生効踵然則良玉非果不
可離棄使者特督撫非公其人使使良將終成跋扈可爲
痛恨也公入朝上迎勞曰猶兵事處置得宜東南半壁賴
卿無恙獨嘆佩之頃惟恐獲獲猶猶若不守上召羣臣調
防略訟並說略曰爲善之計是難有堅持致死勿去之
意爲神祠王則墓守中國爲兆民主則當守兆民爲陵廟
主則當守陵廟周平宋高之軀計非所宜聞請急下詔罪
已激發忠義召天下大臣宿將飛馳入援內帑蓄積盡發
率士逆賊之首未必不可棄街致也所慮者東南曠遠收
拾無人一旦南北中斷則神京孤注竊見皇太子天資英
武正宜歷試艱難請亟假仁廟故事撫軍陪京即日臨遣
親備大臣忠誠智勇專敵輔導便宜行事刻期遭水陸飛

輓集方州義師以羣無雲遏寇氛此宗社安危所繫不
刻緩者又曰皇上勿疑臣南人借此自便臣誓以身許國
皇上卽委臣南事臣不敢任疏入三日不報又跪請命定
末二王分封江南鼎建藩服語皆憤切流涕帝袖之還殿
行且讀且嘆密問閣臣陳演曰惡臣言是演頗悅其語科
臣尤時亨詆排之曰欲爲靈武故事耶上志甚遂寢其議
不行三月十六日賊已逼京師公請見天子議城守閣臣
魏藻德諛應之曰何遠至是老先生且姑待公爲痛哭言
狀卒不悟率請御史巡城守官拒以矢石不許入寺及
城外
賊破外城殺宿文信國祠酹酒三揖曰邦華鄉邦後學當
死國難請從先生于九京取白練書贊曰堂堂丈夫聖賢
爲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遺國不造空負良謀臨危授命
庶無愧吾黎之帶間亟奔大內不得入顧語家人曰謹護
抱意卽遷朝廷母汚賊手不得皇上確問無歛吾屍乃移
席正坐持東帛繫文信國生棺投纆而絕三月十九日辰
時也年七十有一既死正屍中堂眉目軒舉如生賊過者
咸呼指呼忠臣或有下拜者南渡贈吏部尚書諡忠文定
諡忠獻

汪有典曰嗚呼國君社稷義固無大于此者奉皇太子
監國南京便宜行事以羣燕雲退寇氛緩則鎮撫東南急
則扼江控淮號召燕齊援師進戰退守此亦救時急者之
時亭所逆坐以靈武非常之事早斷而斬之豈真欲弑帝
父子同歸於盡始暢其歸誠于賊之心耶且天子海內爲
家所幸卽爲行在不得以在古侯國比况南京並建高皇
之社稷陵廟在陪京者亦不得以南北異視使如徐公石
麒所云居守行擇中外得人卽烈帝南遷庸詎不可區區
拘守常經不如變計效詞釜魚燕坐而待斃獨非以其
反外

君爲孤注耶然遶門庭道路梗塞始議南遷議分諸王
國職矣固不如效死勿去猶爲得正而斃也

王忠毅傳

公諱家彥字遵五莆田人天啟壬戌進士歷開化蘭溪
縣刑科給事中彈擊無所避權貴欽手尤留意亂本謂皆
貪墨守令股削民膏不得衣食致良民盡走爲盜因上疏
曰臣見秦晉之間飢民相煽過郡越境千百成羣原其始
未有不從一鄉一邑起者使當時爲守令者早爲之所取
周官十二荒政一二行之亦未必潰裂四出一至此也論
者以此責功令使然催科急者考卓異督責嚴者稱循良
不肖而墨者以求溫濟其饕餮一二賢明之吏又爲文法
所縲和得展布華有極從無從撫字卽富鄭俠未敢稍
秦晉之廟太率由此學四方非無事也三楚揭竿已有其
形國越弄兵且明見告備及今不爲早計不出五年必至
爲秦晉續唯陛下小寬文網俾得展布四體一意撫綏詩
曰不競不綖敷政優優此之謂也如是而猶有不克承宣
致徒符勿載者卽執守令治以養寇之罪其亦何辭公居
言路十餘年封事百數十上皆關切利弊後拜兵部侍郎
協理京營及政時國勢岌岌無復可爲然公蒞任補救不
遺餘策甲申賊逼京師公守德勝門當此之時內監坐城

上單士森列環侍以令箭下門立敢無敢詰問賊賊大

生視而已公憤怒泣下督戰守益力而將士莫有用命者

無何內監曹化淳迎賊入城陷或有諷公亡者公正色叱

之曰國破身死吾何足惜但至上存亡不可知恨不追隨

乘輿屬死輩前賊臣子萬一之罪耳大呼投城下不死折

臂足其僕散入民舍遂自經死遺妻其一侍僕收其體

焉贈太子少保謚忠端定無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賊禍之烈也由於秦撫藩應甲索敵賊家

之金錢而置賊不剿於是殺賊者莫敢控告而賊益橫

加以茹荒游絲笑不能撫字安哉於是民爲農則困爲盜

則伸殺民殺官屠郡屠省刀刺多於牛犢阡陌決爲戰場

始而賑濟乏術繼而勸懲乖方雖有忠謀碩畫焉守不能

從至許本兵不能贊而成坐視燎原堤潰宗社淪亡此忠

臣義士所爲椎心泣血繼之以死也

孟忠靖父子合併

公諱光祥字允吉號肖形子章明字絢宜澤州人公天啟

壬戌進士授大理評事憂去服闋補原官主考四川陸吏

部稽勲司主事屢驗封考功文選員外郎忤中官意降行

人司副由光祿寺選少卿左通政太僕寺卿陞通政使

晉刑部右侍郎章明崇禎卒未進士觀政吏部未授任公

丰骨稜稜長髯過腹居官肅然自持日與章明講濂洛之

學典選時門人有以地方請者公正色拒之曰養入仕途

便有趨避後將無所不至聞者懷然甲申春寇氛日急入

無固志門人司勲耶熊文舉乘間問曰倘京師不守爲之

奈何公泣然曰嗟予賢輩尚欲商量耶文舉不置置對賊

踣而去頃之賊至守正陽門堦禦甚力城陷不屈死之法

人何亦死章明視欽畢謂妻王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從

之王曰君死妾亦死章明頭搶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

死還家人盡出留一婢侍側視王繼書壁曰有污吾夫婦

是者必爲厲鬼殺之王氣絕取一扉置王加排服又取一

扉置王左亦服排自縊屬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公官

京師時預製一棺於邸中寇警迫士大夫多有憂色章明

怡然曰天地逸我以死又何憂乎父子之致身許國蓋素志也公贈刑部尚書諡忠貞章明河南道御史諡節愍

定諡公忠靖章明貞孝

汪有典曰嗚呼在京死難又臣二十有一人夫妻于母同盡者豈少而父子列官於朝從容致命並以及於婦姑則惟公一門爲最時論翕然以爲三百年特見之事記不盛夫然後知肖形之矢意深耳固宜有賢于婦矣忠孝性生夫豈不由學乎哉

定外

卷二十一

九

施忠愍公事

公諱邦耀字爾韜號四明餘姚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順天府武學教授天啟元年陞工部營繕司主事四年轉員外郎魏忠賢用事諸曹郎多走其門圖速化會三殿工興工部諸司徑九捷公獨不往忠賢怒然事辦亦不能難稍遷屯田司司郎中徐文輔者亦奄也奉命督工工二部公恥爲之屈亟請外出知漳州府據盜劉香李魁奇等累遷至通政使少詹黃公道周以言楊嗣昌奪情事下獄太學生徐仲吉上書訟之公大書其副封曰書上無益然此

史外

卷二十一

十

論革前弊存止朝署語並奪官論年起南京通政使改都御史主察吏改兵備請冷巡按考察官吏但尋故事呼名未見尋問一人卽有恭勅不過取一二單寒責令民命劉繼在於呼數按得爲此具文必須立時分別庶幾人情奮然其要難在反求諸身必誠罰不取士儀不稍虧焉不收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故曰得一良吏勝得一百將去一貪吏卽去六民賊奏拜帝爲嘉納甲申春賊投營牌于兵部約戰游拒相顧驚愕不知所爲公急語本兵張縉彥厲兵固守飛檄勤王縉彥慢弗應公太息而去曰此

吾授命之日矣遺書家人曰吾以身報國無哀意死三月十九日趨長安門開帝崩慟哭曰君殉社稷矣臣子無半策匡時惟有一死耳即自經僕救之蘇恨曰是兒誤我賊滿衢巷不得還邸舍望門求縊輒爲居民所麾乃命家人市砒霜即途中雜燒酒服之血迸裂而死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諡忠介定諡忠愍

汪有典曰嗚呼諸臣之誤國也樞臣不知兵計臣不知餉閣臣不知機務拱手而聽上一人之裁決宜乎職斬督師徧題幕府之堂皇庖湔而閫內不知僞封達於殿廷而公卿不知僞禪定於半八日入城至幽州會同館繳而九門

城守不知國步艱難泄泄若此豈不悲哉公語縉彥較之顧犬補牢於勢已晚猶尚不省若曹上計固自別圖富貴耳爲事後之論者謂公等生無濟於國死奚益於君嗟乎權則不操言則不用區區自靖除一死外誠無餘策也夫論人者貴察其素行以驗其心迹公潔已愛民而篤於義參政四川時有僂朱墨竹者姝子請受之公不可謂我受之即彼得以乘間而當我我則示之以可欲之罔矣性嫺山水或勸遊峨嵋曰上官遊覽動煩屬吏支應傷小民

許物力僑時生者里同年生也官庶吉士攷京師公手施舍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命灑掃至東隅捧簪凝視而泣怪問之曰此先人御史宅也特墮環茲地不覺凄愴耳即分嫁女資擇士人歸之立意較然不欺其素如此夫豈計無復之徒以一死博名高哉况乎不俟歸邸而畢命中途既明且決視夫同時濡忍不斷遺恨後死者而後益嘆公之不可及也

史外卷一百一十五
三

凌忠介傳

公諱義渠字駿甫號若柯烏程人天啟乙丑進士除行人崇禎三年考授禮科給事中轉戶科典山東鄉試擢兵科都給事中是時溫體仁當國與公同里茆得主眷人爭傍附以進公介然獨立不為嫌阿寇亂中原體仁總機務為首臣遇兵事輒不敢可否公皂囊曰簡侃發舒無少瞻顧而寇敵情形鎮撫功罪東昂叛局西匪疊端先後所上疏莫不洞中窾會其言流賊也謂外之布置不能灼知賊

史

卷十三

前野忠義別傳

凌忠介傳

史

情諒實以告病乞調渡不能簡在宿將假假便道以爭在呼吸之軍機既倏或命又俟部覆又候部答此驅至行間而先着已失矣其言島事也謂東陽孤懸海外一切仰給於朝鮮今鮮路阻絕何所得食不但外侮宜防亦且內潰堪慮無何島眾果潰挾帥求撫其言皆驗公與體仁既不洽遂出為福建右叅政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南光祿寺卿十六年遷大理寺卿明年三月李自成陷京師公聞帝殉社稷鬚怒張嬰立負墻號立動地舉首觸柱血淋漓沾襟袖門人李某牽衣止之公曰君為社稷死則

史

卷十三

前野忠義別傳

凌忠介傳

史

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死吾分也復何辭乎公曰此不過欲緩我須死耳身受國恩二十歲於茲宮車晏駕孤臣雖欲獨生義不忍李抱公泣公極聲曰與若道義交當共相勗勵何兒女泣為揮出之顧凡上諸書籍歎曰我手澤在是忍棄捐賊手洗我青編盡取焚之當此之時客及諸僮僕知公志堅決潛收室中刀繩盡匿之公怒曰爾輩若此我詎無死法耶指前几曰方軀殘廢與爾俱碎耳客謂奈老親何公改容謝曰吾固痛心然身已許君義不能兩全也因服緋正笏望闕再拜復南向拜作書上其父曰盡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男視死如歸含笑入地以書授僕曰我魂先歸侍左右矣僕泣請後命公曰死後可書我極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柩如是而已言畢取短綆一懸而絕時年五十二南都贈公刑部尚書諡忠清定諡忠介

汪有典曰嗚呼公躬行嚴毅立朝岸然見惡於權貴甲申浙西死國者一人而已公清介一無所遺歿後二十餘年猶未丹柳夫人閨尚存盧扉士銚白髮蕭然深秋尚衣葛衣練裙子文然竟以貧死於此見公之人品世德為不可

及也

史外

卷十三

三

吳貞肅傳

公諱儼字聖生號希齋海鹽人天啟二年進士由慈昌
司理累官至太常少卿崇禎五年為吏科給事中請罷內
道言古用內臣以致亂今用內臣以求治君之於臣猶父
之於子未有信僕從舍其子求家之理者又言安民之本
在守令郡守廉縣令不敢貪郡守慈縣令不敢虐郡守精
明縣令不敢業廉宜做宣宗用况鍾故事情擇而理遣之
重以璽書假便宜久任民生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天
子時不能用甲申春寇氛益迫公議棄寧遠守關門而撤
薊帥因救神家可保萬全閣臣陳演魏藻德力阻之事遂
發當是時三屯已失守寧遠孤懸二百里外四面阻敵防
禦極難賊鋒既迫三輔震驚撤寧遠守關門挑選銳士西
行遇寇即京師倖驚關門之援旦夕可至賊臣沓泄懸磔
九之地貼燎原之災追時勢危急始悔不用公言下台撤
薊帥而京師陷矣公奉命守西直門西直當賊衝士卒飢
疲不任甲莫肯用命害公寢處城隅忽墜大砲破屋落案
椽楹盡倒公手撫如故士卒皆感泣載土石塞門手旆而
砲賊不敢近轉攻德勝門公見事急請見天子言狀總秦

德止之日朝廷大福自無他虞兵部調度年餉已足他事
張皇爲挽之出頃之城陷有勸南歸者不應同官招之降
賊怒叱去之遂自縊家人救之蘇曰悞我悞我往者劉念
臺嘗語我曰人之初念未嘗不善往往以轉念失之授命
子初念也壬戌之變劉公示我以文山詩我不當從文
山遊耶初公之登第也榜前一日夢褐衣人吟文信國雲
丁洋詩旁一人指曰吟者爲劉宗周也公心異之至是乃
符其夢云僕泣請曰明旦待祝孝廉一訣可乎許之孝廉
者祝鼎也以救劉公宗周下獄與公深相得明日孝廉至
公酌酒與別曰山河破碎不死何爲相對泣作書訣家人
曰祖宗一百七十餘年宗社一旦至此身居諫垣無所匡
救法應褫服殮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藉以草席足矣茫
茫果路咽咽寸心所以願於目者又不在乎此也書畢投
環死孝廉爲視含殮而去城破八門齊啟惟西直堅塞不
能逼至五月七日集民夫發掘乃開贈兵部右侍郎諡忠
節定諡貞肅杭州破孝廉亦投環死別有傳
汪有典曰嗚呼甲申之春宗社覆於須臾一時廷臣所建
議者或考選科道或閉門止出入而已不若則勸帝南遷

苟且奔竄而已他無一籌也公之議撤前帥也亦嘗不痛
吾謀之不早用及急而用之而前帥以二月初旬出關徒
寧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
而京師陷遷延遼巡固亦非急難君父之人也寧待後日
猖獗而始知其爲亂臣賊子哉京師之城守也內外雉堞
凡十五萬四千有奇登陴固守僅數萬人守陴不充餉缺
臣五月市飯爲餐賊臨城皆飢疲不用命已而大給石錢
可餉者猶索常例不時給而添德乃云調度已足監鐘者
自掩其耳並欲掩人起耳耶蓋提時本兵爲張縉彥樞貳
則馬士英趙光忭固添德一流瑣瑣無任以國爲戲別有
肺肝不可奈何矣陳演降賊獻銀至三萬金三千珠三斗
卒以不饜賊欲拷掠死不以餉士而以焚身非所謂割腹
藏珠者耶添德亦同此酷小人重身家而棄君父究亦何
益之有哉

周文忠傳

公諱鳳翔字儀伯號巢軒山陰人崇禎戊辰進士官
士歷官司業遷諭德充東宮講官是時賊勢益迫軍需告
急議稅民間架錢公曰事至此正宜收拾人心尚可括民
財以搖國勢即倪公元璐急持其言而當路弗聽也公嘗
謂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忘又謂帝王之道必
世後仁譬身元氣久自蒸微上亦領之而時勢日非群議
羹沸莫適爲主也已京師既陷有傳帝出狩者故山西學
道黎志陞受僞官爲尚璽卿語賊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

史外

卷十三

七

嚴誅不可得趣賊下令獻帝賞萬金封伯爵匿者族公惶
急欲扈駕奔探無所得當是時李自成登皇極殿據輦座
南面坐群臣奉表推戴以百數大學士臣魏藻德大學士
臣陳演大學士臣方岳貢兵部尚書臣張縉彥通政使臣
楊維垣庶吉士臣周鍾等蒲伏蛇行以次陞殿舞蹈畢叩
頭呼萬歲自成笑而嘻公哭至殿前目直上視髮衝冠大
哭失聲從左掖趨出百官驚怖惶汗賊亦不敢誰何作書
上二親曰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罔極之恩
無以爲報矢之來生奔哭帝后梓宮歸自益二妾從死南

渡贈禮部左侍郎諡文節定諡文忠

汪有典曰嗚呼李賊之入宮也內監王德化叱張縉彥曰
汝輩誤國至此今不急殞先帝乃復推戴新主耶舉手批
其頰而陳演魏藻德被賊拷掠死周鍾南渡時斬於市楊
維垣爲人擊殺等死耳如公之死豈不芳越來今哉丹陽
陳少陽墓鑄鐵人肖汪伯彥黃潛善像嘉靖間鄭善題其
像詆之云丹陽披肝千古綱常可託荒庭屈膝兩人富貴
何爲題罷二像應筆而仆生縉彥不如死汪黃矣李自成
破龍衣輒寒慄索火張獻忠朝會擲所御冠舉足蹈其中

史外

卷十三

八

索他帽着之乃快信乎神器有命非群兇所得妄奸也
瞻園雜志云楊維垣弘光時納貨于萬大兵至貨重不
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爲已柩旁二棺殺妾以實之夜半
出城爲劫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或且曰爲死
事維垣一生疫搶猶得行之死後奸矣

馬文肅傳 附成德

公諱世奇字君常號素修無錫人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典試江西父憂歸服除進左諭德時天下多故烈帝勤政渴致四下輒出御殿廷臣多至後期公獨最先每關門未闕輔臣未至燈火燦然相對者公與劉文正公理順而已上之勤政也嘗朝劉太妃歲節畢就便坐俄久申僎別棉太妃戒勿驚帝尚衣謹覆之左右植立以俟頃之上覺起攝衣冠謝曰神祖時海內小事至兒子苦枝梧多難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心煩懣輒廢餐年纔踰壯爲

史外

卷一三

九

國事磨耗早困劣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爲之泣上下亦流瀾久之蓋上之宵旰如此而在寢諸臣莫分主憂此公之所爲痛心而繼之以死也上念民禍日酷賊不即撲滅召廷臣問計公從班行中出昌言之曰弭亂以人心爲本閭閻二賊除獻賊易除閭閻賊難除賊專刑戮人所畏閭閻不殺人所附也群盜之爲亂也張獻忠李自成尤橫其爲暴日益甚割孕婦腹驗男女賭酒擲嬰兒於沸釜或鎗穿其臂觀其騰躍啼號爲笑樂已而烹食之羣相繼歎曰和骨爛剖人手足曰狐奴分夾脊曰邊地鎗

其肯於空中曰雪獄其慘毒無入理如此則百姓過爲墟不可殫書也既賊黨李岩勸自成擄諸百姓入心出所掠財物散民民皆稱爲仁義兵所至多歸附故爲上分別言之因謂今欲收拾人心勅督撫鎮將嚴束軍征令兵不虐民人心親附賊勢乃孤帝稱善諭兵部勅行之然國勢已潰無可爲也已賊陷京師公知上必死社稷爲手書約友人成公德曰吾輩舍一死無別法天予我成仁取義正不必避古人也有老僕以太夫人請公曰正恐辱太夫人耳初公典試江西聞文訃一痛幾絕哀毀骨立

史外

卷十三

十

公薨蓋白服除牽母毛夫人衣涕下交頤謂此行當歷血而歸承賦遂初至都冠纓褫遂不敢以私告至是沐浴衣南向遙拜母曰兒從此不得再侍高堂矣泣雨下當時妻朱氏李氏盛飾前公曰若以我死辭我去耶則曰主人盡節我二人拜辭從死耳公笑曰若少年亦知此乎二妾拜訖先縊公朝服捧勅北面再拜取冠帶焚於庭以司經局印置案上屬僕曰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則投之吏部引帛自縊公及李姬皆復甦泣曰聞友子南幸曷少從容乎公曰皇上必不南何給我爲有同官

數輩來勸公觀變勿死公曰吾意已決公等休矣於是李姬哭而前曰妾死主手當使主歆妾義不後死乃更紗袍再經死公命市棺三以二殯李指其一謂僕曰留此殯我遂左手握椅右手撫几端坐經死或公字元修號玄升懷柔籍霍州人公同榜進士官兵部侍郎武備部城馳書於公相約必死以慷慨從容二義爲質至是攜雞酒出東華門哭奠梓宮大呼皇帝殯而父母張聞之歎曰爲丁死忠爲母當死義死而得正斯已矣遂入室自經妻妹俱經死甥李成龍亦死贈禮部侍郎諡文忠定諡文肅成

卷一三

二

公贈大理卿諡忠毅定諡介愍

汪有典曰嗚呼公與成公相然諾以死豈計於倉卒哉卽死也於分諱亦豈有加焉然而與彼袁劉者異矣賊昇帝后屍於東華門諸名公巨卿緋衣戕冠過其旁躍馬急走而避且出惡言以詈之者視區區雜酒何如哉野史所載襄城伯李國楨泣葬帝后死帝后旁世多信之無異箭子讀魏禧新樂侯傳附載國楨及邵長蘅書迨一桂事而後乃今却其謬妄不足信也魏禧之言曰賊入城國楨解甲臨陣帥張能督輸銀數萬兩而國楨第已爲他賊

所據無所得賊拷掠兩脛俱折國楨夜解所繫帶自縊死長蘅之言曰趙一柱昌平吏目甲申四月初一日與義士孫繁劉汝模等十人飲錢三百四十千俄夫穿故田賣妃壙方中築道長十三丈五尺廣一丈深二丈五尺督工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築道開通始見壙宮石門工匠以撈丁鑰匙啟門入亭殿三開陳祭器中設石案一懸萬壽燈二旁刻紅紫繡綺繪幣五色具左右刻侍宮嬪生所用器物襲衣奩具皆貯以木筒朱紅之左旁石牀一牀上疊氈毯五采龍鳳衾褥龍枕又啟中羨門內大殿九間正中

石牀高尺五寸

其初四日申時先帝梓宮至陵停柩棚陳猪羊金銀

鍊祭器率眾伏講哭盡哀奉梓宮下移田妃柩於石牀右次奉周皇后梓宮石牀左然後奉安先帝梓宮居申先帝有棺無柳遂移田妃柩用之梓宮前各設案祭器事畢掩中羨門外羨門復土與地平初六日又率諸人祭奠號哭震天者移時呼集西山居民百餘人畚土起塚又築垣牆高五尺有奇云云此據一桂列狀申州語而刪潤之予又

錄錄之然其詳已如此予因成公哭奠帝后已而從死不

能無慨於中而世號稱李國楨抗節且無有知趙一桂者
特附著之無令亂臣賊子竊冒芳聲焉○梁溪鄒漪明季
遺聞謂李明唐奉攝政王命經營相度葬帝后於田妃墓
中趙一桂申州狀云於三月二十五日奉順天府僞官李
檄而不詳李何人豈卽明唐耶意明唐先亦降賊後乃歸
本朝耶然長蘅所記則云四月而鄒漪則云五月其時日殊
不符也鄒漪諸所紀錄多附會不實當以長蘅爲斷

劉文烈公傳

公諱理順字復理號滙六河南杞縣人萬曆癸卯舉於鄉
十上春官不第人惜公數奇公自視夷然崇禎甲戌成進
士帝厭文事曰敏思得大儒模楷天下廷試時問公登稱
首親瀝宸翰易數字擢冠多士人爭榮之公曰吾懼伊始
何榮爲其志量如此授修撰歷左春坊左中允性嚴毅耿
介對妻子奴僕必正襟危坐非其人不與交楊嗣昌奪情
入閣斥言於朝絕不與逼寇氛日熾疆臣縮朒廟謀無勝
算公數與召對引陳皆碩畫不能用及汴圍垂陷建議於
河北設屯撫練敢死士爲後圖如李杞真澤潞故事賊黨
可殲爲疏條上忤格至行當是時秉樞參帷幄者率晏安
或飲酒高會公舉三三問曹蹕騎麻馬日叩當路謀所
以滅寇者往往笑不應甲申三月寇犯郛城甚急公詣朝
房謂執政曰守卒缺餉又陰雨飢凍急請上出內帑金錢
鼓戰士背城借一或堅守待勤王之師不然民怨國事去
矣皆准准公僕歸捐俸錢及盤厄簪鉞輸犒城卒諸僚友
咸詣公問進止公正色曰存亡視國尚須商卽令家人掘
坎室中爲藏樞計十九日城破妻萬妾李請先死公笑許

之侯其目膽冠帶自費投縶死賊過其廬皆下馬拜泣而去贊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信國踐之吾何不然科名既占豈肯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福王贈正脩事諡文正定諡文烈

汪有典曰嗚呼世莫不詡稱狀元然不愧狀元有幾哉有明以制科取士所謂狀元者蓋八千有九人其亦非少也矣然可指目者幾數人耳餘皆隨時榮滅無異鴻臚腐草矣又其甚者頑頓無恥談之汚齒頰皆之穢毫素矣夫黃觀死建文之難曹龜死土木之難謝遷以斥劉瑾免相楊

史外

主

煥舒勞以爭狀元禮部議擬授狀元主罷劉瑾請將余煌殉難浙江劉同升憤卒軍中公則抗節自盡此其表表者彼若降燕之胡濙父事嚴嵩之唐汝楫擅權誤國賜死之周延儒降賊輸節不遂拷掠死之魏藻德狀元之舉人與人之舉狀元也宋仁宗祝天願得忠孝狀元嗟乎至求取忠孝爲狀元而狀元可愧矣

汪文毅傳

公諱偉字叔度號長源休寧人寄籍上元爲諸生卽有膽識東林諸賢被逮人情洶洶皆閉戶不敢出公策蹇重抵無錫賃舟河下慰勞諸君子北土人或危之公笑曰與正人同日死豈不幸哉登崇禎元年進士授慈溪令擢檢討癸未闖獻連破荆襄兵鋒及淮上公上江枋湖繆疏謂留都城遇百二十里無守城之法止有守江之法城自北來則淮爲之防自上游來則九江爲之防故禦江寧九江卽以守金陵宜駐重兵於武昌建督撫於九江並分設兵部

共

侍郎於太平不石蒲口以備非常疏入報聞甲申春賊逼京師當此之時奸人布滿都城外解絲粟不至守城軍盡枵腹飢疲司餉官猶索常例不時給公率同鄉出賃市餅餌以供城西守者他城各效之乃得食公語閣臣魏藻德曰事急矣宜遣大僚分守畿輔八郡一切得便宜行事都中城守文臣白閣臣以下武臣自公侯以下各率子弟分汛嚴防城中百姓家自爲守統以紳士而京軍分番巡徼以待勤王之集藻德曰大僚守畿輔辭尊居卑安就危誰肯爲者公曰此等時猶較尊卑計安危耶請以一劇郡

見委獨身先之肅德故曳踵徐徐行仰視屋梁晒之日母乃早計未幾真定游擊謝加福縛巡撫徐標迎賊公問之泣曰事至此乎遂不食夫人耿從容言曰事苟不測請從君死城陷呼酒酌爲兩纒於梁間公以便就有命耿就左既皆縊耿連呼日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解纒正左右序而死贈少詹事諡文烈定諡文毅

汪有典曰嗚呼帝后殉社稷諸臣園門死節夫婦俱亡者固已多矣乃如公之與耿夫人何其精以嚴整以暇也雖正纒易質何以加焉禮部尚書錢謙益帝后宮問至與鄭史外

妻柳氏冠褲雉尾我服佩刀跨馬臥國門觀者駭爲閼妃出塞此亦一夫婦也嗚呼

吳莊介傳

公諱甘來字和受號臺菴新昌人崇禎戊辰進士授中書歷戶科都給事烈節之御極也既手剪逆聞餘黨或死西市或錮之終身而溫體仁者固關黨也定逆案時獨漏網謬以循謹結上知遂入相於是復嚴道學之禁專攻東林公獨不可與力爭抗疏請復東林書院召被斥諸賢體仁忌嫉之揚言於朝曰不殺吳甘來無以息黨禍聞者爲公寒心公益侃侃不少避體仁亦無以難也是時中外多故荆襄數郡賊未至而撫道諸臣率稱護藩以去公撫獨痛

史外

卷十三

七

哭曰是借題逃遁也盡若此則皇土之城社人民誰捍禦者因抗章謂天子果建親親將使藩屏帝室猝有緩急捐私倡義爲朝廷守詩曰宗子維城此之謂也今風鶴驚傳一朝委去上之不能設奇振旅圖殲掃之功次之不能使劍登陣效死守之義先去以爲民望而諸臣猶曉曉揮衛自功修練儲備明旨謂何今天潢繡錯所在要區若悉借護藩爲掩罪也將維城爲可留可去之人即各都亦可守可去之士撫道爲可有可無之官功罪不著賞罰不明莫此爲甚惟陛下留意疏入上爲嗟嘆久之甲申三月十九

日既臨京師河傳帝南狩公獨探湯泉穴而不自上則
且決必不輕出特不能入宮衛帝爲之奈何方以錄之趙
京師也少府事項煙右庶子李明府請南遷帝曰臣死
社稷朕意已決無復多言至是分遣二王出后繼於坤寧
宮帝手斬公主又殺袁貴妃及帝御大嬪數人登萬歲山
壽皇亭自盡當是時京城大亂無知上內問者或謂公潛
遁公曰不能調兵發賊伯欲求苟活即作書與兄曰弟不
死無以事君兄若死無以養親古人親在兄弟同難必存
其一也且皇上在則遜國程濟土木袁彬皆可爲也否則

史外

卷三

九

求真大於白水起爵尊祿有仍楚辭雖死猶生矣取凡上
諫草焚之曰留此以彰君過遂沐浴冠帶北向拜者五南
向拜者四賦絕命詩引佩帶自縊贈太常卿諡忠節定諡
莊介與公同里殉難者曰馮公登垣就殺圖崇禎庚辰進
士官浙江道御史諡忠節

江有典曰嗚呼自古亡國正終未有如烈帝者也斯亦諸
君子講學之力濡染及於君父歟然則道學何負於國家
哉而惡之深也竊嘗謂明之宜亡國者莫如武宗其次則
惟熹宗而恭閔莊烈獨以仁柔英明蒙其禍此天道之未

可深言者也豈恭閔之遜荒所以甚逆燕滔天之罪而莊
烈之殉社稷所以彰高皇劍垂之烈歟嗚呼外矣

王節愍傳

公諱章字漢臣號芳洲武進人崇禎戊辰進士甲申寇陷
難諭忠烈初授諸暨令以賢調鄞中使至海上府屬鮑蜀
郊迎公不爲禮戒舟車毋得輒徑城中使爲款巡海寇劉
香樹以國石蒲諸衛獨據甚公定計請調閩粵兵會勦賊
就擒擢工部主事改陝西道御史按甘肅單騎行遂由嘉
谷抵天山番人畏服焚香獻醪者塞道期年間封事百八
十上甲申巡視京營季自成兵薄城下公手二砲擊之賊
少却有頃城陷公急入宮衛帝躍馬前遇賊公叱之曰逆

史外

卷十三

三

賊動王兵至汝死不旋踵矣賊怒拔刀斫公膝坐地罵益
甚賊攢殺之及暮僕覓公屍猶一手據地張口怒目勃勃
如罵賊狀僕先已被賊劊力不能舉公屍一士直前執視
曰此非王御史罵賊不屈者耶負屍還寓再拜泣數行不
僕酬以金不受叩姓名不答而去贈大理寺卿諡忠烈定
謚節愍

汪有典曰嗚呼公少孤母教育之善飲赴諸暨時祖饗歸
少暮母輒訶跪乎杖曰朝廷以百里授酒人乎公伏地不
敢仰視自是罷飲酒妻妾在籍聞難一痛死子之杖地

難死嗟乎有以也夫夫豈獨生於然哉光時亭與公分璫
城守賊至遂下馬蒲伏乞降免矣然卒以從逆前死棄市

卷十三終

卷十三

三

史外卷十四 前明忠義別傳

陳恭潔傳

諡帝處事上希諸群臣名天竹志收之

公諱長讓初名天工字賓日即縣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大理府推官擢四川道御史巡按四川差滿烈帝松其清特命留任流寇自楚入蜀公閱臨隨將吏堵禦甚備已奉勅護滿猶集眾城守調諸將出奇邀擊賊不得逞從蜀入楚十六年還臺明年三月十七日賊薄都城攻平則彰義門城外三大營潰降火車巨礮疾黎鹿角皆爲賊有公知勢不支謂友人李天葆曰都城旦夕破臣子除一死外更

史外

卷十四

一

無別法雅是先君骨格溪逝老母日薄西山吾又乏嗣目殊不瞑相對嗚咽卽是遂絕食十九日城陷居民奉順民字撫香迎賊公賦絕命詩曰中天懸日月四海所畢照倏爾陰霧昏日月失常道仰觀我明明薄蝕一時變晝至此忽感風襲牖曰異哉此風隨續云電風自南來光復天心見大夫百執事其誰忘明君媿予沉疴入床第淹數旬背城執盡瘁巷戰杳無聲如何社稷盡燬爾順民形戰舟亦覆舟古今同一轍順民卽逆民參觀非一日焉蒼不可問亡國我何存誓守不二心一死報君恩末題云爲子爲臣

史外

卷十四

二

不能兩全慷慨從容同歸一死大明監察御史陳長讓書於賊陷北京之日遂付李收之未幾聞帝崩煤山拊膺太慟求死謂天葆曰吾所隱忍至此者爲帝在也今已矣吾死晚矣主上不具冕服臣子敢用冠帶願吾巾襲不可以見君父於地下天葆卽以新巾易之曰先生行矣千秋事在後死者公曰臣子分宜爾也謂姜時氏曰吾年逾五十無子汝幸有娠備生男可延陳氏脉汝必勉之當是時妾年十有七歸公百餘日然袂正色而前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受賊辱不如無子請死死以絕君念卽嚴裝自縊

公顧謂僕曰干戈滿地行路甚難可火我骨歸先壟肩戶自縊噴血踐地僕破膽入公氣未絕戒弗動時氏彼腕力軟不能卽逝我繫之汝爲我高其懸汝送我終猶吾子也僕泣曰主人此去當爲正神公曰然吾當佑汝遂絕年五十有六是年正月朔公夢謁文信國於堂下信國揖之起曰吾與公先後一揆何爲下拜至是乃符其夢云贈太僕卿諡恭愍定諡恭潔

注有典曰嗚呼嗣續之事豈不重乎然而時氏之見爲尤卓也已當賊之陷京師也烈帝御便坐命宮人曰傳主兒

來主兒謂太子二王也太子二王猶常服入帝曰此何萌
可弗改裝乎亟命持敝衣至帝泣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
帶而告曰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常人寵離之中匿形跡藏
名姓老者翁之少者伯叔之萬一得全來報父母仇無忘
我今日言也因號痛失聲嗟乎悲夫天子且不保其血胤
何論臣妾乎抑予見他書所載謂李白成西竄太子衣紉
乘馬隨自成後已而脫於賊徒步至嘉定伯周奎家奎太
子外祖也懼禍獻於官遂絞殺太子於獄而康熙戊子僧
一念爲亂假三太子爲名號召群不逞官名捕三太子自

史外

三

山東茂縣獲之太子長身玉立鬚髮如銀易姓爲王名
元字體齋見問官生稱亡人不跪也其對簿之辭曰國破
親亡心實痛之自願事久年歲必不可爲聊晦迹以終餘
生耳三藩叛而君不出心事已明獄具錄於市而四子堯
在等亦論死蓋至是烈帝之血胤遂絕先是康熙十六年
有妄男子張縉金華府人自詭前明皇帝太子曰朱慈英
母爲周皇后法司研問窮其詐乃棄市固不獨一王之明
也

申端慈傳

公諱佳胤字孔嘉永平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儀封令縣故
多盜公嚴保甲法盜無所容河決贛州怒高申雷雨晦冥
吏民叩首請登岸公不可親操土榷禦之堤成民得無患
調犯縣賊掃地王率萬騎來攻出奇兵擊走之城土垣多
圯不足任樓櫓易以甃三日而城具糧吏部文選主事方
是時懲貪法嚴而士大夫營殖不少聚錢司尤甚公廉直
自勵非其人不與交退食燕坐人莫敢干聽事非黃公道
周劉公宗周諸君子來不設座也進考功員外郎佐京察

史外

卷十四

四

許權要意左遷南京國平蓋轉生久之遷大理評事進太
僕丞聞焉近畿聞李自成破居庸歡曰京師不守矣君父
有難焉逃死地入都遍謁大臣爲盡戰守策皆不省貽予
函光書曰行已日美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天下
事壞於貪生畏死死於疾死於利死於刑戮於房帷於關
爭均死也死數者不死君父蓋亦不善用死矣今日之事
君父之事死義也猶命也我則行之三月十八日聚賓客
爲幼子煥行冠禮曰昔人所謂冠帶見先人於地下也明
日京師陷從者請易服以避賊公曰吾來此何爲入而避

何如避而不入僕環守不去給之曰吾不死也行至王公
厥見一井急躍入僕呼號欲出之公亦呼曰歸告太安人
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勿過賊也贈太僕少卿諡節愍定
諡端愍

汪有典曰嗚呼唯明能勵畏死諸臣失坐昏愚耳有謂朱
子語人批霜當食即食食之學者或非其說不知誠有常
食者不可以不食也方京師危急人咸以公幸居外可徐
圖進止乃必欲赴難此批霜吞霜立死時也然不若
是難服長生外視之藥視面為入滑化形銷久矣公於行
史外 卷十四 五

亡呼吸時斤斤必為幼子行冠禮濟美全歸其識批霜之
味之至者歟前四百年衡州尹穀知此義耳

金忠潔傳

公諱鉉字伯玉號在六武進人以薦天緒領成崇禎戊
辰進士時年十九官工部主事是時上方銳意裁撤命內
臣張養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建勅署公曰此天下存亡
之機也奈何詠一忠賢復任一忠賢且我為工部必將屬
視我矣乃抗疏言養憲既有獨踞之疑必強二部即官制
制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椒郎
官以謁尚書儀注見公復上疏固爭之且集諸郎官倡議
曰職事可令掾吏移之吾曹有一人登養憲堂即屬養憲
史外 卷十四 六

假子毋許入孔子廟當提吾靴擲其面辱之朝堂於是
諸郎官皆尚書各以公事出養憲入新署扇導呵殿如尚
書闕堂至南而據案黃衫縱衣列侍階下吏抱文書雁鷺
行俟命者左右數十百人而曹郎無二至者養憲慚忿撫
火器不中程劾公落職十七年春起兵部主事分守皇城
時李自成已陷大同而宣撫方以內監杜勲監視公上疏
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
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並撤居庸關監視不聽賊
至宣府杜勲率鎮將迎降朱之馮死之至居庸杜之扶復

迎降遂進薄彰義門公倉皇點禁兵歸吳告其妻夫人曰
鉉守皇城城亡當與偕亡今日從母乞此身殉王事母曰
嗟乎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趣之出又
命僕追以朝衣隨之賊入京城帝后珣社稷內監王承恩
從死公歎曰若輩中尚有一人知大義者我乃後之不已
卒若笑即遂衣朝衣投御河死呂胖者亦內監也儼然而
至手反接脫視公屍曰是金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輩
於人面豈渠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欲遠我我偏近之
投河抱公屍而死僕奔告章夫人夫人曰孝哉鉉也急正
史外

卷十四

七

冠數投井中妾王氏隨之下與俱死弟錦收葬母畢焚其
衣號數日亦死賊遁後勿弟鏡求公屍得頭上網環猶
可識證而骨與呂監雜不可分殮皇戚又不得人輟竟合
兩骸葬御河堤贈太僕少卿諡忠節定諡忠潔
汪有典曰予既次公傳友人王夢鯨書片紙寓予見別本
云公以驗火器落職遂與諸弟講古文辭尤精研易理壬
午七月晦讀邵氏書題其後云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雖
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
優哉游哉庶畢吾世又語其弟曰吾平生寡所好視棄官

如揮灑今以巡城每過御河輒留連不能去何也卒沉
於是彭咸之所居公志蓋已先定矣

卷十四

八

許忠愍陳恭節合傳

許公諱直字若魯如皋人崇禎七年進士歷官吏部員外郎賊薄都城約同官出金饗士爲死守計城陷賊令百官報名公曰身可殺志不可奪堅不往當此之時帝已自縊於煤山之紅閣紅閣者帝爲內操持建者也而衆傳帝微服出狩客勸曰天子南遷公等宜扈蹕偕行共圖光復公將往從見賊騎塞道嘆曰四方兵戈駕將焉往國亂不匡君危無濟我生何爲已知帝崩一慟幾絕或以親老爲解公曰有兄在吾無憂也且吾不死辱及所生何面目復越史外

卷十四

九

庭耶爲書報其父曰國勢至此非所及料先聞聖駕南遷欲問道趨從佐中興恢復今勢阻時迫義無復之惟有遵授勇聖賢之書語男忠義之事一以報君恩一以明親訓賦絕命詩云願侍吾皇遙謁帝所哀仍使國威揚遂自經越巨視之一手持繩尾一手上握神氣如生贈太僕卿諡忠節定諡忠愍

陳公諱純德字靜生零陵人崇禎十三年成進士年已六十矣烈帝召諸進士咨以時事公奉稱旨立擢御史巡按山西七月部內嚴霜民凍上疏請恤因陳抽練之弊言兵

抽則人失故君無父母妻子之依田園邱壠之戀歸則逃逢敵則潰抽者既以餉薄而安於無用抽去者又以遠調而不樂爲用伍虛而餉仍在不歸主帥則歸偏裨衆其逃而利其餉凡借以營求遷秩皆是物也精誠不以束伍而以侵餉厚餉不以餉士而以求官伍虛則無人安望其練餉廢則愈缺安望其充此今日行間大獎也帝不能用還朝督畿輔學政將出按部都城陷慟哭遂自經秦嘉系者京山人寒壯也訓蒙京師積館穀數十金買地於永定門外葬公立石表其墓贈太僕卿諡恭節嗚呼甲申三史外

卷十四

十

月十九日之變文臣死國者有范公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南渡並守贈諡

皇清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老孟兆祥子章明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申佳胤許直成德金鉉二十人名上

命所在有司各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且予美諡焉而陳公純德獨不與豈未上

聞耶然予按許忠愍卹錄順治十二年三月十一日福建清吏司案內有陳純德係湖廣零陵縣人已行文原籍照例撥地而正史且與二十一人同傳並爲二十二人矣顧定諡亦未詳也豈偶忘之耶嗚呼此二十二人者皆自引決其他率委蛇見賊賊以大僚多誤國繫囚繫之庶官則或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銓除不用者諸僞將榜掠取其賈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七至福王時未經核實而濫予卹卹真抗節而轉多缺典者多有蓋公論之不明也久矣

卷十四

士

中城捕賊謀殺之遇賊被執頭目沃罵不屈死中書舍人宋天顯賊迫書僞詔擲擊次罵觸階死工部郎中周之茂賊迫使跪不屈折其臂死戶部員外驛承烈自經於官解經歷阮文貴滕之所張應選投柩河死東宮侍衛周鏡母妻一門俱殉光祿寺丞子騰雲工部郎中李逢申主事王鍾秀儒士張世禧子懋賞懋官錦衣衛都指揮使王國興同知李若珪北城兵馬司副指揮姚成俱縊死經歷施溥仰藥死千戶高文采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太監王之俊自縊死王承恩從帝於煤

山縊於亭下與大行相望百戶王某者周鍾寓其家百戶勸鍾死鍾不應出門欲降賊扼鍾帶至斷鍾不應遂自經布衣湯之璣見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

吳外

卷十四

士

兩魏合傳 兄學淵 弟學淵

兩魏者皆嘉善魏忠節公大中子也伯子曰學淵字子敬仲子曰學淵字子一忠節嬰璫禍被逮伯子徒隄攀號侍檻車以北忠節曰覆巢有完卵耶父子徒俱碎無益也伯子乃微服緹騎後探起居至京變姓名匿都市營救不可得公既獄扶欄歸朝夕躑躅未嘗入寢室每至丙夜淚盡血枯家人問以本業進卻之曰吾父詔獄中誰夜半而進之者病且革進以藥則又卻之曰吾父詔獄中就診視而進之藥者卒哭泣至於死未死時將繫獄追賊與友

史外 卷十四

三

人訴父冤書曰權衡之殺忠良也以什伯計有死貶所者有死獄中死杖下者有死東西市者然皆隨刑隨斃隨斃隨殮雖或身首異處猶能補綴成屍使妻孥相抱一哭而後蓋棺亦不幸之幸也未有若先子之備嘗慘酷未死而蛆蚋生肌既死六七日猶放緩其首俾屍腐牢穴中不使一寸肌膚獲粘殘骨入木者足下讀書萬卷見古忠臣之死有慘毒如先子者哉矧其人已死猶坐貶三千三百度其家無四壁勢不能償必至巢卵俱傾根核盡斬而後已淨嘗終夜環走慟極成顛謂前此設有人焉挺躬仗義買

便得如數以輸及期而納彼縱意不在賊猶得出法司俾父子相訣而斃不致剝絕傷慘遂至此也告親知百無一應推諉遷延備極詐狙獨范陽長祿金之議深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名者莫不典衣相和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僅數十青帙而已難豈顏淵原憲所能助哉已矣勿復言矣昔人謂為而不可為猶謂妻孥貧困已耳今則枉刑坐貶罪延其孥請曰吏子孫受禍有什伯於墨吏者福善禍淫之說豈特不驗且復剝削行逆施茫茫天道尚可問耶今追

史外 卷十四

四

比伊始將就新獄晏先子罹禍久不手援豈先子既歿猶有出而援伊者哉即或有之顧昔不能活父而今以自活伊實痛之不如速死之為愈也嗟乎悲哉司馬遷羞貧賤輕仁義伊頗怪其謬於聖人乃今知其不妄也貨殮游俠諸篇烏得不傳千載哉先子死當葬首陽山側伊若死須葬要離塚傍天地鄙賤莫可告語昔先子檻車發平望嘖嘖奇足下不置僑良鄉賓客僚從俱似遙領足下意者及扶櫬南返又聞經緯甚悉慨然歎足下義士故技血布此知回憲無力不能援伯夷急難苟存此心亦足慰愚父

于雙魂於地下也臨書嘆咽不能更言當甲子秋忠簡公
掌吏垣以激濁揚清爲已任天下仰望太平伯子獨私憂
之歎曰無根之草其能久乎物不可以終迴天殆龜隆正
人之壽而速之戚也未幾而禍作人服其識八歲隨橋折
足癩死不作呻吟惟臥讀陶詩以爲樂常言天下多故死
忠死者便是了生死其天性如此贈太常卿鄉人私諡孝
烈先生忠節既釋瑞禍死伯子學潛以身殉明年熈宗崩
烈帝卽位詠當仲子時爲諸生伏闕訟冤又疏劾阮大鐵
傳檄交通逆閹狀帝抵大鐵樹罪而於忠節卹贈有加恩

史外

卷十四

五

焉
仲子爲人豁達多大略慷慨好義性至孝感忠節詔獄之
係終身布衣母病幾殆爲剖臂肉和藥以進乃瘞壬午癸
未聯捷授庶吉士是時盜賊縱橫中原烽火迫於畿輔仲
子力請東宮或二王往鎮南服號召天下義旅勤王而朝
議齟齬事不果行未幾賊勢益逼遣間使走容城與舉人
孫奇逢等約聯絡忠勇赴難計已定未赴而賊薄城下三
日城陷帝殉社稷仲子偵知太子二王放在期奉之以圖
賊而容城義族旦暮且至遂忍死以待已而太子二王爲

賊所得挾之出或傳遇害於永平同事者拉之而還仲子
乃仰天泣曰所以不死者欲以有爲也今已矣灑不憚一
死以報命九原夫灑寧不知靡衣媮食之可以苟活乎今
其勢非不能南顧先帝業殉社稷身爲侍從之臣而不獲
以身從在天之靈寧爾追也卽不然先父兄有知方談笑
俟於地下灑所不能以素棺白紵附厠先望之側者又安
能汗顏視息重執爵而酬家廟之前也且賊既肆焉而謀
篡則必將勒薦紳爲朝賀而忍復北面乎行矣自愛爲謝
故人考叔有母彥升有兒固後死者責也因爲絕命詩曰

史外

卷十四

二十六

忠孝千古事於我只家風三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血
灑微軀官卑非侍中有舌且存之並遜常山公因約同志
友延頸受霜鋒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再
造成奇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衷所勵母垂白七十仍
尸喪未葬凡五喪留與子姪封人生誰百年壽死所同
我比兄與弟我年爲獨豐高堂無復悲譬不生阿儂辭母
却就父生死猶西東骸骨雖不歸旣瘞此詩筒墓木有拱
時清韻入楸松又曰始聞天子日出亡繼云亡放還鄉
旣望義旗走四方三者於今皆已矣當死不死真羞惶哉

家閨門自焚死幾人投環從天子王章不屈磔城樓金鉉
躍入御溝水街頭男女不讀書西城井中何樂繁耳聞眼
見羨殺人羨人不已還自縊死忠死孝常事我竟不死
將誰臣君亡國破雖異代正統日月虛懸在待彼篡位我
死之我死固晚免下拜但恨有書報老親云兒不死休酸
辛兒今羞惶活不得爲孌愛此全歸身貽書誠子子孫非
甲申以後生者雖令讀書但期精通理義不得仕宦遂就
終

汪有典曰嗚呼君父之義一也予讀孝子所訴父冤書悲

史外

卷十四

七

傷其志卒以身殉又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所由蓋與賈
生之輕死生者異矣庶常欲有所爲而不克遂致命之辭
慷慨淋漓既不同於失節之李陵又不同於遷就之姜維
而世猶或以後死有遺議焉不亦苛乎予故特著之云
子一與嘉善李子建標善公車北上執手河干謂標曰
余夢斜塘見茫茫一片土無復雞犬桑麻行後得無有
變乎標戴曰君且富貴宜目中無人耳甲申子一喪車
還經斜塘標撫棺呼曰子一子一果妖夢是踐耶因痛
哭失聲旁人無不流涕○史謂學廉受賊戶部司務職

讀其家聲既而自慙賦絕命詞極死去帝殉社稷時四
十日矣○按贛圖雜志云子一當國變日語所知曰吾
不難一死然不爲徒死遂巡徇命約唐遍赴難而身任
內應某日以草塲舉火爲驗還乃子一好友也三遣人
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辭投環死今不原本末
而置之六等之列寬矣又錢飲光云子一只是性氣剛
不能容物故忌之者衆遂誣誘者多

史外

卷十四

七

新樂侯劉公駙馬都尉鞏公合傳 附申湛然等

新樂侯劉文炳者字淇筠順天宛平人烈皇帝中表兄弟也祖應元娶徐氏生孝純皇太后爲烈皇帝生母後封瀛國太夫人者也子效祖繼祖效祖娶杜氏生子三文炳文耀文焰文二長嫁武清侯子李國瑞次嫁恭順侯子吳希彬崇禎元年效祖以皇太后弟恩賜歸新樂伯父母弟及子皆封贈進爵有差七年效祖卒侯嗣伯未幾晉新樂侯繼祖文耀並加官侯母杜賢每謂侯曰吾家無功德直以太后故受此太恩當盡忠報天子則對曰敬諾帝遣侯視

史

卷十四

九

鳳陽祖陵密諭有諫事重閣侯歸奏史可法張國維忠正有方野宜茲任必能滅賊後兩人果殉國難侯謹厚不妄交獨與宛平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麓及駙馬都尉鞏永固爲刎頸交

永固字鴻圖京師人尚光宗皇八女安樂公主善騎射好詩工書喜飲酒而樂與賢人名士游慷慨多大節時天下多故流賊勢益張與侯講明忠義爲守禦計及李自成據三秦破榆林將犯京師侯知勢不支慷慨泣下謂都尉曰國事至此我與公受國恩當以死報甲申正月帝召侯與

都尉問以國事兩人對曰宜蚤建藩封速遣永定二王之國一封山東以屏翰神京一封四川地險而富可以爲後圖上是之以內帑之不果行三月初一日賊警益急命文武勦賊分守京城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耀守城外永定門都尉守內城崇文門侯以繼祖文耀皆城守未有職事十六日賊攻西直門勢益急黃尼麓跟路至謂侯曰城將陷君宜自爲計杜夫人聞之即命婢簡箭繼於樓上作數十環命家僮積薪樓下而急遣老僕鄭平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於樓也都尉善曰戎服束弓矢匹馬

史

卷十四

三

馳見侯哭拜於地曰城內無守外無援滿城皆賊黨且久破矣吾輩惟一死爲厲鬼殺賊耳特與兄訣即馳去明日繼祖自東安門至與妻訣亦貯薪所居樓下念太夫人年篤老不可俱燼匿之申湛然家而以文昭付蒼頭文昭不肯去十八日帝遣內使密召侯與都尉侯歸曰母曰有詔召見兒不能事母毋拊侯背曰太夫人既得所我與若妻妹死耳復何憾侯乃牽文昭手曰汝幼可無死當逃去得奉太夫人延劉氏祀也兄弟相泣拜而都尉至遂同侯入見時外城已陷上曰二卿能糾家丁巷戰台二人以策導

不敵對上慘然良久泣下曰朕志決矣都尉奏曰臣等已積薪第中當圍門焚死以報皇上主曰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命二人且歸十九日文昭方待母夫人飯家人直入大呼曰城破矣文昭飯盤脫地直視母夫人母夫人遽起登樓文昭從之侯妻及夫人二女皆登夫人復下樓移二菊盆抵門而上虞妻及次女首已入纓夫人撒其乘而氣絕又炤入纓氣急不能死掙纓而下杜夫人懷絕墮血澤落伏板吏長女扶纓睨目視母文昭撫母背號曰兒不能死矣從母命留待太夫人遂逃去長女九縊不死杜夫

史外

卷十四

三

太六縊絕長女見母死及自縊樓欄身倒撞下樓高樹落死而復蘇見蒼頭傍問曰汝非鄭平乎取金條驗符平曰掖吾登樓以是酬汝平指園中井曰死此可也曰吾與母婢妹有言矣魂魄相守死後焚樓勿令賊見吾母死屍今死豈可違其言乎掖之以登遂入纓平以纓束耳後始絕平下樓縱火府第盡焚侯同都尉坐崇文門見賊賊射殺之俄而賊大至侯顧都尉曰吾與君畢命此黃尼樓在側曰滿城皆賊守此何益當速歸焚府第也遂各馳去侯至第火烈不得入走省瀛國太夫人於申湛然家黃尼

樓亦至曰鞏都尉焚府自刎矣侯頓足曰鴻圖先我耶將投井忽顧影曰戎服也不可見皇帝湛然脫已憤與之憤小不可冠尼麓曰何不裂幘憤裂冠之乃段片死繼祖亦投井死先是繼祖妻左氏見大宅火知賊已入登樓縱火自焚二妾投庭井文耀見外城破突出至渾河開內城破復入見第焚大哭曰燿不死以君與母在也今生何為遂尋侯死所大書板井旁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圍門死者四十二人都尉之馳歸也時公王已早薨停棺內殿都尉豫積薪棺傍置主冠裳法書

史外

卷十四

三

名書於新臺及歸繫賊乘馬曰賊吾不忍殺實報吾所受不可殺遺賊困解鞍置櫓下見蒼頭在側曰汝留此何爲對曰待主人死都督手摘所服戎帽金頂與之命取酒至以一杯北向酌地拜皇帝一杯酌公王自飲一杯以此示回報陛下殿下時也遂自刎舉火焚府第曰戎服上豫書駙馬都尉鞏永固死節九字無子一女許字襄城伯李國楨子某亂後歸李南下襲爵封夫人乙酉南京破隨李安置旗下李死某將悅其色欲納之令女伯父鞏永某往說女女誓曰昔吾父以女託伯父期城破即殺女伯父既不

能今乃以禽獸行汚我永基慚而退將以勢劫女矣夫罵
曰吾先帝之甥忠臣之女未亡人忍死以結荏爾種我惟
有一死遂勞面斷髮終不能犯後歸得事姑終其身是時
惠安伯張慶臻與妻子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焚死新城侯
王國典亦焚死宣城伯衛時春保鐵券關門赴井死英國
公張世澤清平伯吳尊周陽武侯薛濂博平侯郭振明永
寧伯王長錫彰武侯楊某皆死之與都尉同射賊楊兆陞
者騎馬都尉子也被甲馳突左右射與都尉相失矢盡投
觀象臺下井中死而湛然以距瀛國爲賊所拷掠終不言
史外 卷十四 三

體糜爛以死而太夫人卒得全福王時諡侯忠壯文耀忠
果都尉貞愍文昭不屬其志流落以死

汪有典曰嗚呼勲貴之家同國休戚豈必刑白馬而誓河
山哉無所於解天之姓也感恩圖報市利之私君子以爲
已後矣然猶恃此以爲防也此侯與都尉之所爲可貴也
周奎爲烈皇后父太子至其家執以獻賊湛然於國家無
尺寸恩危難之際獨全瀛國至死不變豈曰徒以舊友之
母也乎

史外卷十五 前明忠義別傳

張訓燭傳 附秦良玉

公諡令永寧宣撫司人故蘭會著崇明將也天啟壬戌秦崇明反遣公說游擊龔萬祿降公雅欲自拔封萬祿慷慨陳志願合力圖賊會萬祿戰沒即擒其僞丞相何若海率眾來歸崇明怒殺公一家夷先量詔授秦將景從大軍征討頗有功公忠勇善戰年七十餘馬上用五十石弓中必貫草軍中號神弩將軍為賊所憚崇禎中累遷副總兵鎮川北七年賊入犯總兵張爾奇以公為先鋒副將陳一龍武

三矢斬賊百餘人而還賊犯暑陽又擊敗之扼保寧漢中諸要害秦賊不犯十年賊李自成等陷四川三十餘州縣總兵秦良柱陣亡公獲免楊嗣昌之督師也張獻忠悉奔與安為公所扼不得入漢中乃轉寇夔州十三年左良玉敗張獻忠於瑪瑙山楚將張應元汪之鳳乘勝逐北及之於木石壩斬賊九百獻忠走益溪于江河公與蜀將方國安追戰復破之獻忠乃由千江河之十二灣轉入柯家坪其地崇牙錯峙綿綿亘城彌漫山谷依阻其中公分其

軍為五路負勇爭利賊眾我寡國安支軍後距取邊道得脫而公深入被圍若絕坂之中猛氣彌厲厲挽強時時擐奔賊勢應弦以斃甚眾而水遠士渴鬪終不解即襲迫張克儉竊軍入蜀謀於秦督鄭崇儉曰張令健將奈何棄之急呼張應元汪之鳳從八台山進賈人龍從滿月嚙進公方與賊鬪呼聲動巖谷內外合勢賊乃解去是役也公以五千入當賊數萬相持十三日戰得不沒雖救自諸將人皆服其勇云獻忠竄遁與歸賈人龍等追及之連敗走白羊而西與羅汝才合勢復振奮是時也賊勢既窮楚文武將

史外 卷十五

史感効命張應元汪之鳳賈人龍並秦將劉貴女將秦良玉皆擊楊茂選等既賊入漢中可一掃蕩陽以漢中劉元斌控荆門以禁旅地勢相犄角督師樞兵三萬餘人張伯麟解餉至者八十七萬幕府如雲繼成萬元吉皆奇士有智謀故總兵猛如虎以白衣從征自効又加以左良玉統其方張此數人者一志專力賊旦夕可破而楊嗣昌虛狀自用且楚人不欲賊一騎蹂躪一見賊之去而西也則以楚地為不足即謀以蜀困賊川蜀撫麾下之強者驅諸之以餉餉蜀撫部提秦提羽卒一萬守重慶恃公與秦

良玉爲左右手遣公守黃泥窪而秦良玉史記曰陸遜之罷官歸提春使按行諸營秦良玉冠帶自見爲遜之罰酒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遜之問故秦良玉曰邵公移某自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十四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勢矣賊在歸巫萬山之上俯輒吾營鐵騎建飯而下張令敵次及我破向能救重慶之急乎且聞邵驅賊入蜀無恩智皆知之邵公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已而公與秦良玉果敗公性輕敵有賊策一驢

史外

卷十五

三

於山呼其壘曰誰是張將軍公易之躍馬出賊曰若善營今月相報矢中項以殛秦良玉置騎見撫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之卒可二萬我自領其半半餽之官足破賊提春見副昌與已不相中而蜀無見糧嗣纂之人詎可信遂謝秦良玉計不用嗣昌卒以失事糾提春論死秦良玉者石廷宣撫使馬千乘妻兄邦屏邦翰皆以援遠力戰死千乘爲蜀民所訟瘞死獄中秦良玉代領其眾良玉在入僂膽智善騎射素通詞翰儀度嫺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生蕭然所部號白桿兵爲遠近所軍遜之按行其營與論

良玉有勇義一婦人史記曰李后主力竭其忠兵事謀曳其袖良玉引佩刀自斷之其肩指如是張獻忠僭號四川良玉號咤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婦人受國恩二十年不幸至此其敢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殺無赦獻忠鎗金印齎之見其宮不爲解賊黨無敢入其境者於是秦良玉亦死汪有典曰嗚呼公故會卒而自按於逆亂之黨敵王所愾老不愛死能乎廉頗馬援之風哉令推嚴授鐵裏師三軍皆定中原何難其必不養寇造禍背叛君父無疑也秦良玉勤王烈帝旌之以詩謂世間不小奇男子誰有沙場

史外

卷一五

四

萬里行嗚呼國步艱難之際至無男子區區一婦人且出自外微豈不慙哉茲文信國所云男兒若不平強寇死愧明溪聖七娘者乎

周忠武傳

公諱遇吉號萃巷遼東錦州衛人世襲指揮使精悍驍勇善騎射在邊每戰必先而撲貨賊言笑同官多德之獨以敬自持不與押至言及寇禍則則每奮張目皆盡裂雄風猛氣一座辟易以勦賊功歷官太子少師中軍都督府左督鎮守寧武軍武寧武與大同宣府居庸等關俱爲京師保障行鎮以禦兵而寧武則尤爲三關扼塞公愛養士卒同甘苦由是兵甲於諸鎮他號爲總兵者率玩賊苟全非所取望也李自成陷關中長驅至太原叛將陳尚志迎賊令副之外 卷一五 五

將熊通說公降公怒立斬之傳首京師併請救兵時甲申二月十二日也先是山西巡撫蔡公懋德貽公書約公死守寧武以扼賊於北已死守太原以臨賊於東牽制賊使不得逞以待援師公慨然許之列兵關城下氣吞賊已而太原陷公頓足歎曰今之北扼賊者獨有寧武選精兵數千以忠義迎擊賊當是時賊至忻州官民俱先降遂攻代州公時守代州出奇奮擊連戰十餘日殺賊盈萬賊合諸路進攻公兵少食盡退守寧武賊逼寧武驅大隊轉戰公據其中堅復殲賊精銳自成怒圖之數重當此之時賊

衆十萬公所將馬步卒僅三千餘殺賊無算流血成渠賊於是傳檄五日不下且屠城公復用大礮擊賊萬餘人會火藥盡而外援不至或言賊勢重可欵也公曰賊三日殺賊且數萬若曹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曹何無恙則益奮勇殺賊數千密令健兵伏於巷間門誘賊賊入城則下關伏兵四起殺賊無算鎮賊大懼擁兵環攻四晝夜力不能支賊始公拔刀徒步衝突賊中當其鋒者皆死因奪賊馬復振執大呼聲震屋瓦殺數十賊賊射馬蹶則又步戰矢盡甲如蟬毛賊衆刺之仆

史外

卷十五

六

大叫罵賊身中數十創噴血高丈餘死夫人劉氏蒙古人開變縱火焚居舍踣馬彎弓率家童百人巷戰從辰至未殺傷千餘賊矢絕赴火死無一人降者自成檢被殺衆帥數十人他羣賊七萬有奇殲屍二十餘萬而城中兵民咸感公忠義無大小皆不爲賊屈賊恨甚遂屠之公既沒賊憚公餘威集衆計曰寧武雖破受創已深自此達京師尚有大同宣府居庸諸鎮各捷兵數萬盡如周將軍計有子遺哉吾其回陝少休也南班師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通居庸總兵白邦正併昌平文武迎表義主賊於是

無復顧忌直犯閭矣京城陷之後賊多半面與失手足者皆軍武所斫傷也咸豐告人曰周將軍真好漢殺我等數十萬人使守將盡周將軍焉王安得到此

正有典曰嗚呼公之死難也其說不一或曰賊薄關時公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退有爲賊策者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無不勝矣請去帽爲識見賊帽者擊之遁出賊不二日可殲也賊引兵復進迭戰脫帽以自別公兵大敗被執磔於市或曰公入關登陴堅守有某者知勢不可爲恐城陷遺戮又不敢言降給之曰軍武

史料

卷五

七

爲京師復門之策則大事去矣彼衆我寡不能久持尚有軍卒變轉百人在外盡絕出城將之再背關一戰或賊畏其英雄退去爾未可知公信之甫罷下卽大呼曰周將軍出降公豈棄素士連斷索賊爲果降也方行招撫公力戰死或曰賊轉之教場旗竿上亂箭射之共擣其肉或曰自刎死而要之以一隅有限之兵殺賊數萬如林之衆而將軍死夫人死將士死士卒死其爲殺身成仁一也公死賊猶彈其威至嚙指奪氣則公之效命疆場者至矣屈大鈞甲公詩云百戰不緣飛將失九門何自內臣開蓋公

之生死繫神京之存亡如此豈細故哉

史料

卷五

八

邵郡丞傳

公諱宗元字景康號又芝陽山人崇禎夫白貢生官保定府同知署府事甲申春李自成圍保定新太守何公復始至以印讓公曰吾已誓死而人勿以臨敵易主權衆心也遂與故光祿少卿張公羅彥等糾鄉兵二千人登陴固守當是時督師李建泰抵保定與賊遇陰有異志矣而公等皆未之知賊陷京師遣僞將劉芳亮射書城上誘降建泰得之召衆傳觀其書曰國亡矣復爲誰守公勃然曰吾輩受國厚恩宜以死報安能視顏向何家求活耶建泰趣何

史

卷

九

公叩迎降何公曰太守未嘗有印也卽有必不爲此用問公公頓視其肘涕泣被面大呼曰曩知府來不受印宗元所以不圖議者以守城之議倡自宗元也此時卽知府守印亦不與况閣部將却取之以授賊乎因目建泰數之曰嗟乎宗元一江北老貢生耳位不過邵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忍背主苟活閣部固名印科受任將相繼不自愛惜獨不記出師時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耶顧義心若此建泰懷目無以對獨夜縋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明日城陷公挈印投城下爲羣賊所執搜得其印

欲奪之公大罵國不與遂爲賊所殺猶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取以去何公立碑前自盡死張光祿兄弟婦女數十人亦皆死而建泰竟率其麾下降賊矣

史

卷

十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仕宦獨尊進士禍亦莫烈於進士士由鄉貢起家卽自樹立無有推轂至公卿無論公卿亦少有至牧守二十石者進士則進抗而退難幹舉易起結誤易復失職敗節可歸罪爲功其力至於顛倒一世之刑賞是非而不以爲難以故進士之黨益固勢益橫稍不入其黨則排斥禁錮流竄不遺餘力正人既去益靡顧忌易心蒙面宗社河覆君父可忘而進士之好官必不可失人謂明祚亡於闖亡於賊而不知實敗千百輩庸惡陋劣之進士并心一力居奇貨而趣之也公之老貢生與李建泰名甲科賢不肖相去何如一印尚惜肯以天下予賊乎進士之偏重流極若此可勝歎哉然如何公卒亦何嘗非進士也何公益以崇禎甲戌及第山東萊州人字見元云

張光祿傳 附張羅俊等

公諱羅彥字仲美號二酉清苑人崇禎戊辰進士由行人歷吏部文選司郎中晉光祿寺少卿罷歸甲申三月流賊李自成破居庸將逼京師上憂之臨朝而歎大學士李建泰前日諸臣不職以貽社稷憂臣西人知賊中事請督兵四行拒賊衝濟則祖宗之靈也否則以死報陛下叩頭泣數行下上壯之以特牲告廟授節鉞備法駕親御正陽門宴餞之所所龍過之者甚盛已而建泰聞賊陷宣雲懼怖再出國門卽以疾爲解不能軍陰遣左右通賊馬岱者保

身

卷五

十一

定總兵也介而見公曰賊分兩路來任珍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關臣督師遲延觀望我所統者僅二旅之衆賊圖之無援則立敗城陷誰爲蔽神京者吾當出鎮靈縣居衝要以待敵請殺妻子決死戰城守之事惟公任之公曰諾旦日岱果焚其妻子十一人率師去公則果負氣小從父都督僉事純臣歷行間習兵事先是家居時城守事都中徽推公主之給事中時敏奉敕過城夜半呼門不納敏効公擅司城鑰上獨重公詔勿問聲名震天下以故岱推奉公則同兄觀政進士羅俊弟武進士羅輔諸生羅善羅

詰羅士諸郡庭與攝府某同知邵公宗元及後衛指揮劉公忠嗣至城守事收召鄉兵得二千久與郡人故工科都給事尹公洗故邠州知州韓公東因故平京通判張公維綱諸生韓公楓等刑牲盟北城上誓不與賊戴天會總監方正化舊守保定有功至是與新知府何公復先後至則益相與協力城守李建泰自聞宣雲之陷既已陰通賊而所統軍復道潰僅親軍五百人率之抵保定保定人聞建泰之過東光而殺掠其民人也拒不納建泰因監軍御史金公毓峒求入金公固不知建泰與賊通則率之入公廨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其下屬登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公撫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守者劍砍之怒目髮上指衆譁聲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爲三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會聞京師已陷公與邵公等哭曰曩止城守今日則復君父仇矣各飲立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賊穿城濠涸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賊大攻西北陬守者奮殺賊無算賊繞城諦守者尤切齒張光祿隨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誰與守建泰得其書欲開城降衆呼齒大罵數建泰罪吳登震天地

益傳令擊賊當此之時賊見城守嚴大呼張光祿攻益力
舉大礮擊城鉛子如飛^{敵次將}壁蔽天穿屋破壁者人門燬燬而
士卒饋食傳令者皆偃偃循牆行無懈心芳亮怒目殺其
僞將數人期必援而建泰與賊約項上插白旗爲號舉火
西南隅令親丁馳殺城守人城上亂城遂陷公闔門死之
而保定一城人盡殉焉先是公大書聽事壁曰光祿寺少
卿張羅彥義不受辱誓死井亭及是視其妻趙氏妾宋氏
錢氏及子晉婦師氏入井畢取鏡照面寫一忠字乃自殺
賊至亭見公戎服斑斕怒目按劍爲錯愕狀不敢仰視有

卷之三

十三

太守公屍不去一賊耽足過犬嚙之絕其指賊愈駭乃
藉藁埋之先是公夫人趙當城破時語公曰予忝受朝廷
誥封願與君同死乃結雙環於井亭先引環環絕墮地傷
股落二齒及小姪匍匐入井是時子婦及妾已死於井矣
自投而下踰一日夜不沉家人聞井中有聲出之復索刀
欲自裁家人防之不得復倒投於井旋浮水上又不死越
兩日夜隣人挽之出曰夫人環不能死井不能死此天欲
以孤付夫人也是時晉幼子華宗尚存乃匿空室中已而
潛出城以免羅殺賊刃脫兩手抱一賊齧其耳血淋漓

口吻間大呼曰我進士張羅後不降者我也賊刺殺之
諸生投井死羅善於城危時諒伯仲兩兄曰吾家有慈母
豈可無義士城破是公後趙并知有婦女在懸何法
歸投其室前井死妻高氏攜三女亦不羅^{我元子}初欲保伯仲
潰圍國後舉羅後不從賊至羅執引弓射賊賊應弦而倒
矢盡躍馬揮刃從城上馳下砍賊賊圍之翌屍死妻曰氏
獨初夜二子一殺井死伯母李氏年七十四罵賊死羅妻
妻高氏羅妻王氏猛死張羅妻徐氏張異妻劉氏并死
羅婦無玉恐無嗣出亡鄰人義之賊購之甚惡卒無存應
者蓋張氏閨門死者三十有三太云劉忠嗣先城未破二
日召妹楊千戶妻歸家同妻毛婦王暨女授以弓絃令曰
盡身仍登陴城破被執猶奮賊刃殺兩人刺目刺鼻以死
韓東明投井死子仲淹射賊墜城死張維綱罵賊死韓楓
同妻王氏死尹洗何復金毓嗣即宗元方正化等皆死之
馬岱之守蓋縣也勢不支聞城陷士卒皆欲散泣曰國破
君亡無所歸所佩印吾不忍委諸棄中付汝等任所量自
刎弗殊賊將張洪傳而致之自成自成以其將死也釋之
尋爲僧不知所終毓嗣宗元皆有傳其餘殉城可指數者

四

則有左衛巡捕指揮文運昌同妻宋投井死舉人高慆死水孫從範張雨暈死刃貢生郭鳴世聞城陷來巾端坐賊入持棒擊賊死刃諸生賀誠家人勸更衣誠曰吾乃忠臣之子今更衣逃何以對先將軍於地下衣巾同妻文死并何一中盡焚所讀書同妻趙暨子死并王之姪於二十三夜置酒飲妻子曰士不可辱婦女尤甚再圖家庭之樂則在泉下矣痛飲歡飲戒骨肉勿舍待旦城破同妻齊暨三子二女俱并死其世職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靖呂九章李昭李一廣千戶則有楊仁政李尚忠紀勳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等道府京朝有劉朝卿劉悅田壽敬王好善羅忠武王兩和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同子之垣戰死副總兵呂應蛟殺死武進士陳國政并死忠順營中軍某儒秀把總申錫郝國忠中衛鎮撫管民治王傅沙潤明材官主簿議醫官呂國賓王鑣王之瑄殺死文學則有杜日芳王松馮澤王胤嘉吳斌韓廷珍楊善譽何光岳韓紹淹顧學曾王敬嗣王繼桂趙居晉王昌祚孫誠趙世珩楊拱辰王建操阮積學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義民則有劉宋回不屈迎刃死田仰名與劉自重俱互殺其妻

鄉民曹氏乃同縊死楊強子刃賊勢屈劍死張子善不屈縊死鄭國寧擊賊不中李繼倫罵賊王提張智劉養心朱水寧胡來獻儒士則有劉子璉王景耀黃棟等或罵賊被殺或自縊死而婦女之殉節其縊死者則有諸生高樞妻王舉人高桂妻劉錦衣衛千戶賈詰妻霍監生賈鴻妻高王允慶妻徐陳善女陳諸生賈兩梅妻孫王兩爵妻劉張弘業妻王賀良材妻曹劉兆貞妻吳吳守默妻潘張映星妻李并死者則有進士王延綱妻張舉人張兩輩妻唐諸生陳禧王母張母楊妻常妹諸生金縷妻陳王傳芳妻劉史外

王延初妻賈劉弘妻王王繼妻劉阮積學妻何王繼桂妻張朱時中妻李抱女何有本妻唐王德元妻何何光岳妻師文斗光妻李高陽諸生馮某妻陳陳國政妻張王洛妻王楊佩奇妻賈張妻陳榮崇位妻梁賀謙妻張賀謙妻劉張玉妻李阮銘妻劉崇鴻妻劉張張妻裴孫誠妻許劉文耀妻劉抱孫女存姐李奇芳妻王劉鳳柱妻張抱姪治道曹儒俊妻李張兩遜妻顧郭奇謙妻彭石文光母施妻任石武光妻任張文燦母湯張邢政妻某張濟愚妻王李逢陽李李王鎮邦妻楊齊弘謙妻喬齊弘勲妻于安那

母張申錫妻王王惟一母倪韓有金妻王王朝卿妻宋黃口
妻齊榮宗智妻張何光增二妹連如二女劉世安母王王
文明妻李梁蓮芳妻王董秀妻燕死水者王傑妻董死翁
者王崇化妻趙同二子罵賊死者師遠妻劉以身衛大常
悅母李湯榮元妹賊擒不從師怨妻劉阮銘王母楊是爲
甲申三月二十四日也是日婦女殉城者最多死水有
井十餘人凍數十人者凡城內有水處婦女尸皆填滿
姓氏皆不可問矣

汪有典曰鴛鴦明之亡也殉節者衆矣而保定爲烈耶公
之門同盡尤樂舉也公兄弟六人居不析產羅俊少娶
雙碧女既貴顯終身不置廢妾蓋砥礪名節如此致命遂
志不虛耳保定後京師五日而亡同時死難者數十萬萬
人賊三日舉之不能盡忠魂義魄不可得而詳書矣鴛鴦
志不盛哉

金御史傳 附金振孫等

公諱毓嗣字鶴仲完縣人萬曆乙卯舉於鄉益二十年不
第而志愈堅從子振孫豪邁召氣多才能文章精騎射與
公深相得是時國家多故東林復社諸賢既廢斥不用而
軍興繁費所在騷然諸將玩愒縱賊中原挺解兩人者論
次當世事輒扼腕拍髀流涕嗚咽恨不得一當也崇禎七
年公始成進士官中書舍人遷湖廣道監察御史則於是
上疏請寬征徭誅黜將伸士氣清銜旬日間凡四上而
四報可出按秦川賊望風遠遁留三年以代去當是時賊
將牛金星顧君恩等方謀欲進關叩窺京師而秦督孫公
傳庭遭柿園性賊之餘屯田鍊兵軍粗集期遲久習熟乘
敵而後圖賊而廷議催戰之檄屢下公急爭之曰秦兵驕
悍將賊屢倉卒出師勝負未可知禍若延秦秦亡而天下
去矣疏奏不允初賊之起也剽掠無大志自汴梁既陷始
欲鯨吞天下然猶重視關中不敢北也未幾秦督之兵潰
而關中不守賊遂長驅西指據長安破居庸屢尋犯關矣
上念賊勢迫近而朝臣急門戶爭虛名建牙之吏不足任
討賊臨朝而軟閣臣李建泰願輸家財佐軍而自以身當

賊上則以建泰爲督師詔公監宣大軍宣靈告陷隨奉命督禁旅往扼畿南要害公冒矢石馳守保定保定距京三百里而近亦畿輔重郡也先是建泰兵過東光不戢士民閉城拒建泰怒雷攻三日克之剽掠剽於賊至是抵保定保定人不納建泰仰而大詬曰我關部重臣奉命征勦不幸譴其伍今賊東西來我孤軍重餉難與迎敵且朝廷命我便宜行事我守保定再議徵勤王師天下事猶可爲也當是時建泰已陰通賊而公固不知則因其求入且有賜劍也乃謂張光祿羅彥曰我等不可使關部陷賊開城納

更分

卷之三

二十九

之明日賊大至公馳見張光祿曰此與公廟食之地也遂相與據血定盟而撫守者皆曰勉之戮力固守爲京師捍衛睢陽之烈在此時矣即日散家貲獨士分守城之西門是時振孫亦以騎射舉於鄉矣相見泣下士卒見者亦泣有以飯羹餉者振孫厲聲曰賊此朝食即挾矢登陴連射殺賊將數十人賊恚而圍益急於是公夫人王攜二子屬振孫之弟肖孫曰夫子一旦有變我不肯爲未亡人爾惟善護兩孤毋絕夫子祀又檢冠帔金飾口此天子家物當爲天子家用之傾篋送公獨士卒聞者益泣下賊圍

城百計誘降不得偵知公與城守相顧失色曰此固曩年按秦金御史也從天來耶欲引去初公之按秦也駐洮河

引去三字伸詞有按秦

新故

西寧間時賊兵方窺臨洮畏公不敢進志曰金毓嗣不死則堅耳何爲久居此耶至公去後而衆兵始入境上噪嘆悔不久任公於秦賊既畏公欲引去會聞京師陷遂雷攻益力公於是集城上語衆曰京師陷正臣子盡忠報主特待四方勤王兵報君父仇在此上谷一片土矣公哭衆亦哭聲震原野懸大銀牌數十於高臺令擊者自取於是士卒奮勇死矢擊傷賊無算爭取所懸牌殆盡又出其爵厄

進介

卷之三

二十九

聲帶以勞師建泰仰天歎曰此舉無唯賴免夜三更城中軍郭中杰李勇絕城至賊營獻城分兵開西北諸門各塞欄柵黑纓白甲軍盡殺城守大方正化者固章也監保定營此之時拔刀上馬顧謂左右曰朝廷謂我忠勇命視師此城吾力不能守雖死亦負忠勇矣且朝廷三年天下半壞於吾輩宦官之手吾當以一死稍稍爲奴僕生色耳躍馬上城黑纓白甲軍從後斷其頭擲城外招賊建泰復遣使持一矢招公公且走且手折其矢厲聲呵責使者有綠衣賊尾公入三皇廟公奮拳毆綠衣賊仆之速

北望叩首曰臣不忠今待罪泉下矣抱監軍印趨廟前舌
并死夫人蕭孫婦陳與其祖母張母楊嫂常盡投於井張
抱孫於懷同下侍婢桂春四人亦從下振銀鎗金鑿使
釗立城西樓大呼曰我金御史姪振孫也城頭殺賊將者
我也揮劍殺賊數十人力竭不屈支解之肖孫匿公兒慰
孫憲孫曰我勿負王夫人言旋亦被執極刑掠問公後
抵死不承故二子得免城既陷建泰緋衣八座白梃前導
呵殿衛人出敕印賜劍并帑銀數冊詣芳亮納降而故御
史尹公洸分守北門芳亮執至將屈之且索金尹公植立
大罵因建泰數之建泰笑曰汝等不信本部院言而妄
聽金御史致有今日猶不悔耶會有僧善芳亮者爲尹公
求免尹公厲聲曰我大明都給事也吾城人人皆樂死彼
刑餘之夫武弁巾幗輩且義不苟活而我獨生乎正悔多
此一日不死耳賊怒縛至西郊殺之全家自焚死而建泰
隨芳亮去賊敗歸

本朝爲內院學士未幾罷歸與總兵姜壤謀叛伏誅

汪有典曰嗚呼明之亡內外臣之力而保定則建泰實尸
之即建泰保定亦亡其述也則建泰實趣之建泰爲祭

酒時談說忠孝聲動六館讀命督師意氣激昂豈不居然
大丈夫哉顧卒與公異趣何耶君子是以痛惡夫聞太師

李總兵傳附尤世威等

公諱昌齡字王川鎮番衛人起家勲爵崇禎十二年爲巡
綏總兵數有功以剛直罷徙居榆林十六年李自成陷西
安傳檄榆林招降巡撫崔源之總兵王定懼棄城走於是
兵備副使祥符都公任督餉戶部郎中黃岡王公家祿副
將惠公顯潘公立勲與諸將及士民集議禦賊將劉公
廷傑曰賊雖破西安三邊尙爲國守吾榆林爲天下勁兵
處一戰必奪其氣然後約寧夏固原爲三師以進進賊可
破也素以延綏寧夏甘肅爲三邊延綏之屬有四衛曰慶
陽曰延安曰綏德曰榆林榆林與河套接壤東接山西偏
頭關西至寧夏相距二千里而遙北濱黃河南以邊境限
之自古郡縣繙錯其中明初卽唐受降城故地營東勝路
河北以衛套中已棄東勝不守則河套遂失而鎮兵駐綏
德苦遠制非便乃移綏德重兵鎮榆林榆林遂爲大鎮其
地多沙漠民不事生產大抵荷戈從軍俗尙雄武而多將
材有氣節視他鎮爲最方諸人之議禦賊也府谷尤公世
祿世威兄弟皆故總兵亦家榆林懷臂前曰受國厚恩敢
不執義接梓鼓以效死王公世欽故山海關總兵也曰

今日之事死戰而後可以死守苟不然者非丈夫也累此
憤激瞋目擐甲登陴適延安人舒君唐與賊將黃色發先
後以白成手書來說降且賁五萬金犒師衆從城上遙譟
之曰吾榆林之人男不知耕女不知織縣官轉輸以食我
垂三百年矣忠義節俠著於九邊肯爲賊屈耶賊稍稍退
當是時衆酋適爲軍事無統紀咸推公署總兵事公
於是舉手揖衆曰事急矣諸公見推昌齡何敢讓遂歷血
誓師令街巷各聯絡大社習兵而與諸人定分地以守曰
南城樓爲備副使都任戶部郎中王家祿副將惠顯泰將
設守而故保德州知州鍾乾健佐之曰東南城隅右營遊
擊劉芳馨姬維新設守而安邊參將馬鳴廉佐之曰城之
東南觀遠樓副將潘立勲故山海關副將楊明兵備中軍
柳永年火器營都司郭遇春設守而某官某佐之曰東城
信地樓故永平督餉戶部郎中張雲鶴設守而故西安參
將李應奎佐之曰前東門空穴樓故山海關總兵王世欽
右營遊擊尤養醜設守而奇兵營中軍楊正驊佐之曰後
東門樓呂歸設守而故天津總兵王學書故孤山副將王

永祚佐之曰北城敵樓故真安州知州彭卿設守而某官
某佐之曰後西門樓及水西門樓故柳溝總兵王世國故
山海鐵騎營參將尤尙設守而故鳳州知州柳芳佐之曰
新深門樓故遼東總兵尤世祿故山海關總兵侯拱極設
守而左營遊擊陳二典故湖廣監紀趙彬佐之曰街巷定
邊副將張發旗鼓都司文經國等各督巡毋怠當是時簡
卒乘繕甲仗各出利財佐軍人人奮勇氣吞賊先是賊將
至或告公曰公罷官久無軍旅之任且此土非公之鄉也
盍去諸公曰賊至而遁非勇也見難而避非義也果此城
不守吾當與之俱死耳故公既總兵事諸將咸用命無
不一當百時時出兵大戰新獲無算賊懼而辟易然後益
大骨賊之起也多西人自謂榆中父老皆其鄉人度不顧
兵而下已而見城守堅殺傷者衆則悉諸營兵薄城城三
面倚山一面臨河城北有護城墩五相爲犄角賊不敢近
而東南山阜參差祠廟林木隱蔽賊依之而軍而海潮寺
尤逼城下賊入其中潛爲地道穿城爲故總兵侯世祿與
莊子侯洪極所覺亦穿地截之賊乃於沙上起飛樓與城
樓相對客石交至尤世威與其從子尤翟文自南北出戰

於榆楊橋賊乃却翟文戰死東城亦懸壯士出擊賊賊披
靡將退守綏德諸益帥而城中有奸民舉火應之賊復環
攻越日南城將穿都任撤屋材爲重城以備缺又越日城
陷士女皆登屋巷戰刀楯之聲不絕是爲崇禎十六年冬
十一月二十七日也都任被執見賊帥賊帥曰若固壯男
子苟降無憂不富貴任怒罵不絕口遂遇害王家祿聞急
令將婦人運水灌城水厚數寸賊不能攻及城陷自刎死
劉廷傑被執賊語之曰若能降仍以若爲大將廷傑大罵
賊怒支解之廷傑殺德久既死父副使袁鼎聞之不哭曰
吾有子矣其從弟廷襲來榆林收其屍而瘞之且哭曰伯
兄死吾何獨生爲故遂投雲巖關死廷襲妻高氏撫遺孤
荷長一日泣告其子曰我所以偷生者憐女耳今女已有
知識吾將去矣遂不食死意顯清閨世家子其伯兄曰世
揚宦至九卿初與楊忠烈左忠毅參名白首名德負海內
重名賊之破西安也世揚爲賊脅節節受僞官顯少爲諸
生非其好也已而棄去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綏副將城
破被擒賊語之曰若固世家子而有武畧且爲世揚弟能
相從則權將軍可得也繼將軍者賊中領兵之最尊者也

顯大罵不屈賊怒亦支解之其從子漸時為縣守賊亦
罵賊死漸世揚子也而公與尤世威王世欽王世國曰太
俱以檻車送至西安距西安四十里曰回軍店四人湊浴
更衣日將以下見祖宗也既入賊庭挺立仰視天賊欲跪
之不屈白成曰諸公皆名將助我平天下取封侯可乎公
等罵曰汝驛卒敢大言侮我自成本迎川驛馬夫故呼之
曰驛卒欲以激怒自成使速殺之自成笑前解其縛世威
叱曰勿前汚將軍衣自成怒命斬之公等臨死歎曰吾輩
不早殄此賊致有今日重死有餘恨先是王世國傾其家
貨招套人為援而撫邊中軍馬應舉亦以孤城不可獨守
乃往河套乞師套人至榆林西門見賊勢甚盛不敢敵遂
引而去至是賊入殺應舉懸首於凱歌樓當是時同死者
里居則指揮崔重觀散家財聚眾於漢壽亭侯祠喋血誓
死以死守城破重觀至家焚其餘積曰毋為賊貨也賊
怒殺之右營材官張天敘指其園栗曰吾不能殺賊亦不
可餉賊也焚之而自縊於庭衛李耀李光裕者皆材官
也耀守拒矢數十巷戰每發輒應弦而倒賊不敢近矢盡
乃自殺光裕赴家人俱自殺而後死中軍劉光裕罵賊死

指握黃廷政與弟子戶廷用百戶廷弼奮力殺賊同此十
戶賈世魁陳衣冠於庭取家世承襲燦文置案上焚香東
向拜曰臣力竭矣更衣深衣與妻柳氏從容自縊指揮傳
佑與妻杜氏戚武守備苗青與妻凡氏皆自縊里居戰死
則故西安參將李淮使其妻女自縊率子挾刃刀搏戰殺
數十人而後死百戶馬賜節舉火焚其妻舉出持刀巷戰
殺十餘人力竭顧視其家火正烈亦赴火死緩德衛管屯
指揮鍾茂先知力不支先置二匕首於左右蔽膝中賊入
茂先家茂先佯勞以酒乃左手捧觴右手揮匕首割賊賊
負傷走茂先遂殺其妻承而自縊其他里居戰死與在官
死事并廉將守城死名已見前或不及備書者文武將吏
皆致命遂志無一人降者而諸生則陳義昌沈澹沈演白
拱極白舍章罵賊死張連元張連捷李可柱胡一魁李亂
祥皆自縊死商人張禮亦罵賊死而延安衛人台元者當
賊入城時兩手握大石欲狙擊賊隣人恐禍及縛之同至
家不食五日死其中婦女之就義甚烈有姓氏可記者則
榆林衛右所掌印石戶楊坤妻柳氏教授徐可徹妻潘氏
兵衛副使巡捕官喬國雲妻劉氏趙之珍妻馬氏吳伯裕

妻王氏以石自碎其首不死乃縊諸生劉伯新妻張氏攜

二女投井死管登魁妻傅氏攜幼子投井死中軍劉永昌

妻高氏先永昌死崔國安妻米氏王世欽妻高氏榆林衛

百戶王伸妻高氏高謂長婦曰吾寡居不見姻親中一男

子者十餘年矣今肯見賊乎攜長婦投井死賊退殞之閏

三月合葬於夫之曠敗棺視之香間數里吳守中妻楊氏

楊家饒於貴以寡婦督子及孫年十五以上者皆操戈登

牌躬若有讎日夜備緦糧以餉守卒城破投井死年八十

餘矣凡一城中婦女死義者數千人井中屍滿賊屠其城

遂攻陷寧夏慶陽甘肅二邊皆入於賊榆林爲天下雄鎮

兵最精將材最多然其地最瘠餉又最乏士常不宿飽乃

暴義殉忠志不少挫其忠烈又爲天下最盛事聞天子嗟

悼將大行褒恤國亡不呆

注有典曰嗚呼賊禍始於秦而釀於延撫朱童蒙之腹創

雖以榆林雄鎮文武將吏一力一心終陷於烏合之衆豈

天眷有德特生右輩爲之驅除而寡義殉忠者徒自捐

其軀命已乎然則惠世揚之流晚節敗路百世當年芳臭

不倖矣

卷十五

卷十五

史外卷十六 前明忠義別傳

廬州忠義諸公合傳

汪有鼎曰嗚呼明季寇禍徧天下名都大邑過輒屠掠或一至或再至三至計一邑死者無慮數百萬人然大抵逃生而倖遇寇死或乞殘喘於賊而卒不免死其卓然以忠義自命堅確不移自辦一死非死無以遂志者十無二三焉此二三人者類多以門戶衰落于孫賁賤不能自達於通才大儒以登諸琬琰而又無故知出氣力以表彰則日就澌滅離精英昭裏飛揚愴悽於酸風苦雨之中不自湮沒而仰而傳之者鮮矣至於不期死而死與乞殘喘而卒不免死者則往往雜出於求金索米之夫揚厲鋪張概與矢天誓日斷脰決胸抗節諸公比烈如野史雜記傳誌碑版不可勝數

本朝

列聖特於前明忠義諸人極爲崇獎而珥筆諸公亦悉心甄綜歷百年始有成書可云慎矣吾廬殉難者頗衆而正史不概見鄉大夫盧御史外如程大參胡編修名僅附見而錢光祿則缺焉未書豈以名掛彛章不無遺議故慎重

不以立傳然比之匪人末路蓋行獲家錄者不少知不於光祿新也蓋兵燹之餘史籍殘燬人往風微無緣以聞則雖奇如子長遊攬遍海宇必有缺如之憾所云附驥尾以顯名者固亦無幾耳嗚呼賢士大夫之抗節猶尚有傳不傳之幸不幸如此況於匹夫編戶之氓乎作廬州忠義諸公傳

廬御史諱謙字吉甫號芳菱廬江人也萬曆甲辰進士任永豐令擢御史起按真定丁艱歸服除督學順天轉江西左秦政病歸崇禎八年以邑紳在籍城守死於難廬江廬

史外

卷十六

二十

屬邑地彈丸狃於承平素無兵守賊猝至衆欲棄城走公急止之曰四郊皆賊兵欲何往且走即遇賊遇賊必死死無名不如城守城守即不幸死爲天子捍圍死且不朽衆踴躍泣數行下曰敬如御史旨公爲人重廉隅謹然諾不苟營笑冠履飲食之節始終相較不失毫髮里黨嚴重公以故無敢違迂者於是率士民子弟登城禦賊壘家財輜衆不足則典衣銷帶繼之越數日奸人內應城遂陷公馳歸朝服坐中堂四僕侍側賊至逼公降公大罵曰吾朝廷大寮肯受辱於鼠狗若輩死亡無日尚敢凌辱官長耶殺

二僕身公公不顧鎗中左額不爲動右頰受一刃血淋漓復不動賊憤殺之馬猶不絕郡守章某謀其事欲以病死聞吾鄉少司馬吳公光義發憤具揭曰盧謙身殞賊鋒謀以病代無非以縉紳受慘則焚屑之禍益彰去而相形則守土之責莫謝不有表揚忠魂奚慰事聞詔贈光祿寺卿程大參諡愷字晦人合肥人萬曆己丑進士令平湖擢南禮曹出守東昌遷滇之布政司奏政之任見界石大書萬里雲南四字念母老妻然泣下曰吾不得爲王尊矣欲投劾歸會滇寇陸昌文等叛喟然曰王事多難吾不得爲王

史外

卷十六

三

陽矣星馳抵任設方畧討平之遂解組歸養壬午張獻忠寇廬州太守鄭公履祥知公使方畧以城守屬公公毅然曰吾事也率衆堵禦甚力賊屢攻不能克解圍去是時寇盜蜂起中原大亂戶口八九流亡天子猶勤文事督學使者四出校士冀得人而驅當賊圍既解之後督學御史適校士至郡獻忠謂知之則令賊數百人僞挾書囊筆襲偏衣冠以入漏三下卷甲而趨之城上舉火以應四面環攻城遂陷道臣蔡如蘆合肥令湯登貴督學徐之坦繼城遁鄭公死之公奮勇巷戰賊衆大至遂遇害夫人高氏聞變

自縊死史公可法疏聞贈光祿寺卿

胡編修諱守恒字昂號吉雲舒城人崇禎戊辰進士授湖州司理舉廉吏第一召試平臺改翰林編修晉東宮講官乞歸養壬午張獻忠寇舒城時縣缺守令公與參將孔庭訓同飭脩庭訓兵淫掠舒人逐之庭訓怒而降賊教賊以衝柵穴城城穿數處公督守堙者塞之率衆死守凡七閱月賊盡夜圍攻射書城上約降公焚諸環復射書購長鬚翰林千金或勸之曰公爲賊耳目久矣割鬚易服疾入都當可免公曰我去顧令子弟獨死耶義不忍毀形以偷

史外

卷一

四

生吾不爲守益力已而城破賊執公好語之曰汝守土官耶無自苦公曰普天皆王土人人當守何論官耶大罵不屈賊以刀刺兩膝擗刺之洞胸死史公疏聞贈詹事府少詹事諡文節

錢光祿諱策字國獻號靖甫無爲人萬曆辛丑進士任南刑部主事性亢直遇事風發不避權貴東寧侯焦某子殺殺奕者李秋反誣以盜諸司畏勢不敢問公按其獄置東寧子於法登震南中嗣任職方郎中值柄淮漕者汰而暑薪除關小功唐通環鎮結朝譽公昌言糾之並二給舍

兩曹郎之附麗者其黨齊公出守黃陽而副總陳某怡兵
爲亂公裁以法收其黨不少貸不悛則抗疏劾之語連撫
軍公臨調回籍謝絕竟論如律回籍十餘年以勳卿召議
紅丸復忤要人出南閩晉光祿寺少卿復糾寺屬之頑離
職字者倡倡獄獄無所阿徇以浙撫推奸權素不業公多
方阻抑遂謝政歸壬午寇犯無爲公出方畧之賊少却
已而夜襲城破公列炬朝服南而坐開重門待賊賊至
欲降公公張目叱之曰若曹皆朝廷赤子恃亂如是乃欲
降光祿耶今日有死光祿無降光祿吾勢孤力弱不能斷
史外

安衛指揮喬君允遷千戶張君國政耆民劉鉞等其文曰
奉簡書而治兵者虛擁櫜牙遺羞巾幗視秦庭之哭耳如
不聞而援絕力窮城頭慘死乃在郡佐之大夫衛幕之散
員豈不慟哉守土之吏印累累綬若若平日苛政如虎不
復以百姓爲心一旦賊薄城下手足無措相與抱頭鼠竄
視民城如敵愾而奮不顧身手及賊聚正魁危坐誓死不
移乃在鄉士大夫二三烈升豈不慟哉號爲鄉紳者平日
以海內清流自負論長持短談說忠孝一旦臨難乃束身
就縛長跪乞哀俸金其就本之餘生爲節義名卿之辱而
登陴固守城破之日視死如歸竟在守禮之子矜饒窮之
黎庶豈不慟哉予爲諸公勸士民勸而幾無以自解也爲
之請於朝如趙君之死城頭也或以爲酒醉或以爲疎防
太史胡君勳卿發君大衆程君總旗趙君等或以爲激變
或以爲死遲予爲之辨雪而稟導大節乃果著於天地間
意諸君之死無憾矣如諸生江源洞等者民劉鉞等死不
一人死不一地即不能起九原之骨問其姓名要皆授白
刃而不悔衆玉碎無瓦全以視他人之偷生天地間突與
草木同腐者何啻霄壤然則諸生士民之烈烈而死亦何

飯乎嗚呼同時之殉難者程胡錢三公而外尚有若而人

今皆不可考矣而其見於志乘者若趙之璞金玉度喬元

遷張國正江源洞黃表赤劉銘等尚可考畧舉也

趙公之璞字連城合肥人廬州衛指揮同知分守小東門

五月七日城潰與賊遇四牌樓賊死

金玉度字汝若合肥人崇禎甲戌武進士體貌雍雍不

類武人守崇明回里寇至協守時雍門室家僅數十人巷

戰力屈死之

喬公說遷廬州六安人世家衛士年聞愛將出拒賊家

次敵圍此兒女幸何知投家而武功豈僅不饒領家發

題使儲門擊殺數賊遂遇害

張公國正廬州六安人本籍千戶壬午五月賊襲城與戰

中流矢氣益奮復前死之長子斯美從死

江公源洞廬州六安人諸生精識兵州守偉其才史公按

六亦偉之城陷被擒所識僞將畢世勳斬其降節以溫語

不爲動披髮塗垢穢罵不絕聲賊刺其目截其舌含血噴

賊死

黃公裴亦郡志作中理霍山大諸生奮勇殺賊刀缺復前

遇伏死

劉公敘郡志作紇廬州六安人弱冠能文美丰姿城陷結

束解整挽強弓扶臂刃傷出陣賊從旁劈其首幾裂仍

自解尺帛束之躍三次數賊跌坐石上死次日家人覓得

之左右手握兩刀如重鐵其父呼曰兒賊去矣父在此乃

脫手仆按史公文謂逆者民則髦老矣尚有父耶豈別有

一劉銘而公固稱即嗚呼趙公之妾等幸賴史公以傳而

公則所謂匹夫孺戶之氓亦得託於琬琰固可以無憾而

趙公與基鄭公元善其里居本末不可考獨姓字尚隱隱

於林壑間耳然亦其地也

蔡公世和與次子行趙公嗣善於本路公覓吳公之

默錢公聚勳楊公鴻功等事得還史公之師典而掛名於

其間視太趙鄭雲公尤不幸矣焉可不垂錄歟

朱公應珍合肥人素行不阿壬午城陷罵賊死越三日兩

子入城主演武場見一屍動捉若招呼狀趙視之其父

也恍哭殮焉

蔡公世和字強子合肥人諸生鄉賢文毅公悉之孫焉賊

死

吳公士任午頗伯合肥人諸生以忠義自誓挺身立戰被創死

趙公嗣蕃字子之合肥人諸生城潰衣冠坐堂上賊強之跪不屈咽之淚滿不受賊怒執至西門縛於樹罵不絕口劬其舌以血喉之死

葛公一本字尚華合肥人諸生家傳孝友三世同居年十三母李氏病臥服者數次兄亡撫其子及孫與已正無異壬午寇至南關以身殉

路公寬字勳勳縣人合肥人諸生家傳孝友三世同居年十三母李氏病臥服者數次兄亡撫其子及孫與已正無異壬午寇至南關以身殉

州公聖舉字公壽長州府諸生家傳孝友三世同居年十三母李氏病臥服者數次兄亡撫其子及孫與已正無異壬午寇至南關以身殉

壬午寇至南關以身殉

吳公之獸手和時無爲人少有萬才三副鄉榜晚領歲薦適賊賊附執其家公抗言拒之賊不忍傷也賊疑踰辱官蓋衣冠趨馬之曰賊如何敢犯聖廟獨不具在天之靈乎賊怒殺之

錢公振綱號思軒無爲人諸生壬午賊圍光祿門公持鎗傷數賊賊蜂擁至公雖罵不絕口而力難敵遂遭亂刃死楊公鴻功字冲若巢縣人諸生乙亥賊破縣去後入城細訪忠孝節義開函發微錄成一書名曰屬取錄羅鋒又有男婦凡一萬三千餘人義婢屬賊不屈死者片錄之壬午

城復陷偕兩子萬大力寺賊執見其果魁公說以天道人事聲色俱厲將殺殺附于爭以身代皆遇害時傳爲孝烈凡此皆壬午之殉難者而先是乙亥之被賊也白盧御史而外則又有美公孔學張公四哲徐公奇陸公台新梅

公通秀君而人焉

美公孔學台肥人遭剿衛君戶乙亥賊圍城公鎮衆出四

有聲衆費被執還語城上曰賊蓋覺皆繼不足懼但防

聖可也賊怒磔其屍

張公四哲合肥人乙亥率弟四美四奇戰城下不勝謂兩弟曰郡城來日必陷與其被戮辱死不如舉家情自死遂偕弟及妻女等十五人盡投於井徐公奇字長卿巢縣人諸生乙亥城破謂妻曰我家世清白不可辱故等當自裁親視其妻及女就縊妹臨窆亦自

剏然後從容畢命

陸公合新字傳臺巢縣舉人乙亥賊陷巢衣冠竭乎賊膺之使跪公曰我三十年孝廉肯爲鼠輩屈膝耶拔劍斬賊被殺事聞奉勅建坊而同時趙公弘璽字元白張公愈可字孟庸爲公遇明字游如張公拱縣字毅之嚴公成惠字潛之張公弓字天猶王公善慶字爾餘皆巢縣諸生又彭公長齡字修誠俱於城陷日罵賊死

梅公國秀廬州六安人諸生乙亥賊至被獲逼之降叱曰我諸生識義豈從賊乎賊怒刃之至死呼大明太祖高皇

始於建明有乙亥賊陷城守日五辛巳庚辰迄於甲申種爲靡慮不被賊懷恨難者不可勝數而傳者蓋寡當田戶亡種絕親知故舊亦復俱盡無有稱道之者故郡志不得而詳焉是可悲也矣其幸可知者吾得七人於丙子辛丑日李公逢期李公逢亨李公天秀於庚辰日宋公禎武日彭公之年辛巳日沈公志傑其死難時日不可考者一人日田公呈芳

李公逢期舒城人兄逢亨子天秀皆以氣勇聞李自成張獻忠之蹂躪中原也其在江北安慶者以英霍爲窟穴而

舒當孔道數被兵崇禎乙亥正月賊渡河而南由固始薄

霍工被奪州居潁州達趨鳳陽犯皇陵燒草殿而並及於

廬州郡守吳公太機堅守城不得下去而攻巢縣無爲舒

城廬江皆破之其攻舒城也縣令章公可試塞三門開四

門誘賊入擊其前以待賊馬足陷巷戶出長矛刺之而茶

將張公一龍勝之於塔家獨獲其項目提天動副將孫應

元應之於高沙斬斬五十餘級太監劉斌率京營兵營

竟日追殺七寸餘里斬賊五百七十二級公與逢亨天秀

率鄉勇駐天馬山遇賊賊謂之不敵犯去圍桐城走湖州

是爲丙子十月某日也明年春賊復大至蔓延山合間公

與賊遇大戰殺數十人賊懼而奔賊既憚公則相戒以爲

逢期勇士必生致之於是合兵反關圍之數重公力不支

被執勸之降不肯日李逢期天下壯士豈作賊者耶賊怒

殺之逢亨聞公被執日吾弟也何忍獨生且日率天秀及

家奴數輩持刀入賊營救公公已死兩人大哭且罵奮勇

殺數賊皆自刎而死

宋公禎武廬州英山縣人庚辰率眾襲賊營慘死當事嘉

其義俾公子弘志入學

沈公志傑無爲人武生辛巳流賊犯境率子可則姪可仕及鄉兵六十餘人乘夜砍賊營父子叔姪俱罹難彭公之年廬州霍山縣人歲貢賊攻霍倡義編資助兵食每歲終代完窮民通賊後城陷死之

田公呈芳廬州六安人聞警約村人挈家以避賊賊騎驟至闕教里見一女端好欲掠之公大言此吾女也敢妄觀乎翻手刺女死呼衆急走留一身與賊鬪賊亦驚走居人四奔竟死鋒鏑然不知何年月矣廬御史程大泰胡編修錢允祿皆以宦歸城守殉難若曹縣令之死鄆西張縣令

之死威遠馬副將之死揚州徐縣丞之死滋陽黃守公之死湖東雖未與衆粹共存然皆廬人皆以官守死王事所由與廬御史四公先後比烈也因並次焉

曹縣令諱同申字初伯巢縣人任湖廣郎西知縣郎經破又安擒降寇老當當署事者僅於江干栖泊公集流移修城垣爲固守計忽張獻忠約降寇爲內應倉卒被執公護印不與死之當事跪請照那景春例優恤張縣令諱弘任字曾士廬江人崇禎舉人授四川威遠縣南抵任而賊猝至時城守無具令長子振祥突圍求救規

率士民登陴固守誓以死殉賊百計攻城公堵禦甚力久之援絕餉空賊乘間入被執誘以官公曰我爲國守土牧民今日之事有死而已肯從賊耶賊怒殺之振祥馳見制府泣陳危殆狀甚悉不應振祥憤甚瞋目詬責之曰若欲爲國進明耶嘶其面急躍馬還見父遇害持刀擊賊不勝死時公妻朱氏幼子振祥振祥俱隨任而振祥以試事歸後蜀中道梗音問遂絕歷七餘年振祥辭卹歸就道曰不見吾親舊不返攜一僕聞關至保寧僕旋失蹤踪予予人之知父與兄俱死節而母弟妻子未嘗存亡道遇川省

藩司亦江南人告以故司憫之薦於撫軍俾署梓潼令亂定解任由嘉定至峨嵋見開壘籍中有庖籍張振祥名乃其弟也訪得之於是母弟妻子始相聚同歸故里焉時以比朱壽昌云

馬副將諱應奎字守卿廬江人以武職從史公征戰有功屢陞南京大教場坐營參將加副將乙酉與史公同守揚州知勢不支須作家書訣父母妻子謂真我何曾死假我何曾生不愧鬚眉四十年庶以報吾身城破死之徐縣丞諱日章無爲人遷貢主任山東滋陽縣丞署縣事

崇禎十四年城破死之

黃守備諱克嘉合肥人武榜任湖東守備山賊聚長塢公兩次討平之福建閩羅宋三家賊烏合萬衆憲檄黃建諱營合剿公臨陣先登馬蹶遇害將死抵鬚語賊曰無令血染我鬚時甲申七月十九日也先是三月十九日之變時宜死而不死者有不必死而決於死者宜死而不死者吾未之深言也不必死而決於死則有如高公翰冲張公弘化楊公維嶽固宜垂書也

高公翰字雲翔合肥人文行素優拜萊蜀山僧舍以古

其外

大自命甲申聞變涕泣累月投壙死

張公弘化字驂公合肥人諸生聞變步入文廟哭拜先聖焚其巾衫語家人曰死期至矣整冠別父而死

楊公維嶽字五真一字伯峻巢縣人貢生性迂謹好讀書

至忠孝大節往往三復流涕慕文文山之爲人也畫像祀

之都御史史可法巡撫淮揚徒步請軍門往謁口書兵事

史公大奇之居無何寇益急史公拜兩兵部尚書傳檄天

下捐資勸王公即畧家以應已而烈帝凶問至北何號慟

廢晝夜廢寢食禱王南渡條列時務十三事上之未幾

大兵破揚州史公死難而南京亦潰公曰國家養士三百

年以身殉國奈何獨一史公於是設史公主祭而哭於庭

家人進粥食麾之去素喜飲至是亦弗御曰踐土而思禹

功食粟而思稷德吾家世食膠庠之澤今值國勢如此飲

食能下咽乎居三日大兵至下令薙髮公不肯人謂曷

避諸公曰避將何之吾死耳其子對之泣公曰小子吾生

平讀書何事苟全倖生吾義不爲今得死所矣小子何泣

作不髡永訣之辭以見志不食七日整衣冠詣先世神主

再拜入寢至遂祇死公於功名雅以義命自安竊童試時

見人有戒年者鄙之曰欲希進取而先自欺以誑子

客書進打云居家不欺親仕宦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

人幽不欺鬼神何希福報哉學者私證爲文烈先生

史外卷十六

史外卷十七 前代史別傳

集中丞傳 附集源清等

公諱源字逢源又字涵一三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知沙河洛二縣擢四川道御史以鯁歸天啓四年起江西道御史羣臣聚訟三案忠奸混淆公抗疏曰人情意見或有異同綱常必無二理請平心以質之光宗爲祿宗之子爲元子者忠則爲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爲神宗之后爲二后者忠則爲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爲光宗之后爲二后者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此不待辯而明也鄭貴

妃逆謀從前未著至張差挺擊始發禁門喋血之禍迫在呼吸尚忍言哉况當先帝御極之初突傳神祖封后之命請封未遂而治容並進矣張差之挺不中則投以女優之戲崔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痛哉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若竟置弗問不幾於忘父乎今卽勉寬貴妃始終恩禮以慰神祖之靈以述先帝之孝而鄭養性之都督不可不奪也至李選侍不過一宮人耳非貴妃比使無失德於聖母陛下原無夙嫌則推先帝之愛自當特加優原臣恭誦陛下近諭所云凌虐聖母推

四聖下又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欲爲選侍乞憐曲宥前聖量加恩禮而移宮始末公卿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抹殺也若竟置弗問不幾於忘母乎且崔文昇李可灼不處極刑借廷尉持平之說開寬豎漏網之門刑部尚書黃克纘不得逃其罪也跪奏報聞而已尋巡按真保例遷潁州道副使而以崔文昇監視潁州遂移疾歸崇禎二年閏黨既誅起山西河東道武寧參政陞本省按察使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當是時餉缺兵單邊事日急屢值歲饑民無糠粃至淘馬通以食公止獨賑增兵調餉云

史外

卷十七

二

事俱不虛乃自劾去十六年冬李自成陷西安公被執以總督脅降不報則勒輸金公重視大罵曰賊吾恨不能生啖爾肉安從得金速殺我無多言鬚髮上指目背盡裂罵不絕聲賊怒拔其舌支解之時年六十三從兄中承源清亦死同時殉難者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綱等共二十有四人

注有典曰嗚呼挺擊之事神宗不欲竟其獄意可知已青宮元子禍切剥膚亦不能不委曲調護而外廷又烏能奪之神宗既已模稜區區嘉崇昏重抑又何能正之至於鉅

光事關君父即可灼非從哲使乃棄讓而帝崩不加哀禮
 從而實焉定燭何必即帝命正終倉卒之際何暇置思及
 於御醫况光宗以乙亥朔日崩從哲卽於是日稟旨賞可
 灼銀幣是時乾清未淨大行未殮宸位未定哀詔未頒肯
 從何來當此何發選侍據宮中外洶洶從哲百輔並無一
 言爲助顧汲汲于一御醫之可灼卽可灼有嫌王至此亦
 非旌功之時斷斯獄也從哲卽不與乎弑君而忘死欺生
 黨惡逆賊徇私賞奸罪浮趙盾固南史之所不宥也夫豈
 但爲法受惡已乎然而熹宗屈於衆正則可灼成賊於羣
 小則可灼免顛倒隨入無異傀儡非所謂絕無心肝者乎
 選侍毀崩聖母威挾皇躬廷諭牌檄不聞知呂后危漢
 光武中興趙伯餘年拘告禍高廟罷其配食先儒謂武氏
 亂唐中宗反正之後大臣宜聲罪廢黜中宗不得而與况
 於選侍妃妾何難戮義斯恩豈有違忤先帝逼逐朕母之
 嫌乃繼春揭出廷臣獄口而熹宗於繼春旋斥旋用又何
 怪選侍之曲爲包容夫獨不念殿崩聖母之語出於誰氏
 之口而忘之乎然而熹宗憤憤正如任易之人時露清明
 旋復沉痾此霍絳華之言所以易入而要典之成羣小猖

據廟廷宗社也

之外

卷十七

四

三御史傳 附王象復等

公諱與亂字百斯山東新城人浙江右布政使象晉父于崇禎元年進士由庶吉士出爲湖廣道監察御史總兵鄧邦毅良冒功抗疏欲斬之忤閹臣意謫江西按察司知事以歸遂不復出甲申三月賊陷京師公聞變自作墓銘辭父布政公從先帝殉祀稷卨握腦于服之不先赴水被救不先偕妻于氏共縊於室又繫絕不先家人遂共守之俟守者稍懈乃縊先于士和字允協諸生公求先時或諷士和乘間營解士和曰此世間好事汝曹安用喋喋爲賦絕

史外

卷十七

五

命詞亦從死其辭曰痛予生之不辰今天滅我之立王嗟世道之溷濁兮何四維之不張彼反面而仕仇兮方臣妾之未遑欲容身其無所兮願從吾親於帝鄉先是崇禎中新城凡再破其前則五年十一月公之從叔父象復及其子與夔先之象復字完初以保定府同知里居與夔字鳳虞舉人聞變倉卒部勒家人乘城拒守城陷父子皆被執大罵不屈見殺事聞贈象復光祿寺少卿與夔知縣其後則十五年十二月公之弟與朋從弟與攻及與朋子士熊士璫死之與攻字文玉與朋字壽三俱貢生

人士雅字大雅諸生與朋爲人慷慨有風節每平居酒酣耳熱輒談古忠義事淋漓感激及警至簡家丁營壘禦守并有方略城陷被執二子率家丁救之亦被執不屈死而象復之從子與慧者嘗五年城破時守其父柩不肯去亂兵着之腕不屈斫之傷首執以見其渠曰孝子也免之歸頃之縱火焚城中且及與慧處與慧伏柩哭其黨憐之爲斷火道得免賊既退與慧行積屍中求得叔父及兄歛之於是人翕然稱孝子云孝子字僧眼貢士

史外

卷十七

六

故李陵憤其家聲都超削其父族王氏一門何才且賢者豈也豈天於王氏特寡歟或謂王氏家法素謹故踐形者多肖非所降有殊爾也然則善承天者尤在父兄之教哉

張文學傳

公諱秉純字不二號石門舍山縣諸生崇禎甲申烈帝殉社稷公錄遺詔置懷袖日夕讀讀已輒哭即祈死踰年妻母之曰吾可以死矣遂絕粒餓餒旬日不死謂友人晏秋澤曰宋亡謝疊山不即死者有老母在也秋澤曰勉之我行從子矣寫小像署忠孝節義數字繫以簪待死餓又二日友諸礎玉曰北叩草深西山雲濕獨且奈何公曰千年一別子爲我飲強發玉醉而已談笑佐酌則益餓餓又數日強血數升已而便溺皆血卒不先積二十七日具衣冠受外

卷十

七

沐浴北向叩頭大呼曰臣秉純今夜得從大行皇帝死矣顧卒不死友徒令奈璧之曰秀才死誰知者公笑曰人知則死人不不知則不死古人必欲人知孝始爲孝子人知忠始爲忠臣耶讀書種子絕矣益積餓至四十日然終不死姻姪爲具生祭公弗許固以請側立挺挺莫者墨酒三載且獻且哭公揮手斬之口止止無庸妻劉子湘等祭則端坐受拜拜已大笑強起賦詩賦已問湘佳否湘固善詩即應曰佳公曰我不能告恩擇易韻來當再賦之湘拈韻針帳頂仰對吟哦謂湘曰我大明亡今號西山餓天舍笑入

地矣朝我當去追曉呼諸子曰忠孝節義關帝墳守之勿失即我目瞑當此之時公餓五十有一日矣復具衣冠沐浴齋肯伏地叩頭呼先皇帝者再而後死妻劉亦絕粒餓十有六日伏至公柩前拜伏痛哭亦死

廷有典曰嗚呼甚矣夫死重於生乃至是乎夫人寒疾不汗藥固必死迺於水火盜賊勢亦必死然往往自偷其生終亦不能免死豈其處死實難哉患生於多欲而是非之辨不明也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烈帝之變與公同約殉節者蓋亦有人已而中道回車想自新命

史

卷十

八

西山藏厥也精光輝映齊江有陽當時所爲讀令也公獨甘飴於絕粒取適於痛生歷五十餘日不少發易積金百鍊益動長河萬折必東非與何其烈也張獻忠據蜀殺科取士諸生盡至者二萬二千三百人已而盡殺之西門外青羊宮棄筆視如王權獻忠固窮兒而諸生之爲所殺者夫豈豈哉可馬遷謂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予則謂處死非難知死爲難耳悲夫

左中丞傳 附陳剛極等

公諱懋第字仲及號蘿石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初授韓城令有異政遭父喪三年不入內寢事母盡孝服闋考選吏科給事中崇禎十三年風範元早詔求直言公上言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李自成陷京師烈帝殉社稷福王南渡公以都御史巡撫應天當是時

本朝定鼎燕都大學士高弘圖等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公慨然請行加兵部右侍郎與左都督陳弘範太僕寺少卿馬紹愉偕往命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公言臣此行

身外 卷十七

九

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求東宮二王踪跡誼不敢辭但既克使臣勢不能兼封疆重寄請解臣經理職銜且馬紹愉前爲臣劾罷今不當與其事乞停其行皆不許公又言臣此行生死未知敢効一詞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議行事似少恢復之氣願陛下時時以先帝警壯爲心聽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黎民則思河北山東之赤子誰恤更望廷臣時時以整頓士馬爲事勿以和議爲必成勿以和成爲足恃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盡江而安家趨其言而馬阮

史外

卷十七

十

素不識公聞公死力營斂公扶柩歸後弘範奉太后並執潞王以杭州降公母徐寧海儒家女甲申京城陷懋泰載以歸行至白溝河仰天歎曰嗚呼此張叔夜絕吭處也呼懋泰前責以不能死國且曰吾婦人身受國恩不能草間偷活寄語懋第勉之勿以我爲念言訖而死盡出都不食已數日矣

注有典曰嗚呼公之慨然通好也禍福死生固已度外置之其貽書姜給諫陳琰謂國遭大故二東不聞有斷頭穴胸報故君者彼鄒魯仁義之稱安在懋第此行是懋第死日

也蓋公既能知死又能處死固與信國文公爭烈矣乃信國有弟璧公有弟泰南枝向緩北枝寒諒亦各從其志矣史公可法弟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官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南歸史公請置之法福王以史公故令養母同氣之不類如斯可慨也夫

卷十七

十一

周禮部傳

附錄

公諱鑑字仲馭金壇人崇禎戊辰進士歷官禮部儀制司員外郎世父尚書應秋叔父御史雜持以附魏忠賢並歷逆案公深耻之通籍後卽交東林矯矯樹名節由是與羣小不合又數忤執政意遂罷歸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深詆之多聚於雨花桃葉之間而公實爲盟主大鍼以梨園子弟爲間諜每聞諸名士飲酒高會則用一二人闖入伶人別部中竊聽諸名士口語諸名士酒酣輒戟手言大鍼爲快大鍼聞則噴鵲提床大恨史外

卷十七

二

當此之時流賊擾江北鋒火及於瓜步浦口諸名士且疑大鍼爲內應刊檄討之署曰留都防亂大鍼內啗且懼獨身跳匿於牛首之祖堂而使其腹心收買散文愈收而布愈廣大鍼之客語大鍼曰周鑑之名以誦公而重諸名士黨人又以誦公者媚鑑於是大鍼怨公及諸名士次骨思一旦得志卽起大獄殺之而未有以發也甲申李賊陷北都烈帝殉社稷馬士英擁立福王召用失職諸臣公與雷公演祚以三朝要典力阻定策忤士英意羣小遂謂公欲迎立疏藩而士英特以邊才援起大鍼欲次第翻逆案修

要典舉朝號爲君子者爭之而街市又布滿歌謠謂必殺馬阮忠者又謂公實使之於是馬阮謀曰不逐東林諸臣則案不可翻不殺仲馭一人則東林不盡不報冤迎立魏藩之名則殺仲馭爲無名於是士英首効從賊者而以公爲周鍾兄法當從坐所謂迎立魏藩者南都議立君諸王有賢舉諸大臣意多主之士英獨持福王諸大臣方列福王失德事爭之而士英已與總兵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軟血立福王矣由是益與家臣不合周鍾字介生癸未進士假仁義以爲天下者二十年福王降賊草偽詔醜詆先

卷之三

十三

帝天下根之司寇高公倬捕至開新竹篋對衆杖之數千斬於市士英既劾公大鍼又自爲疏購無賴子士之而一時附奸諸人先後論劾以驗成其罪與雷公續詐同繫刑部獄從吏訊而捕囚諸名士校尉粉出賊陰奔竄雲類爲之一空雷公字介公太湖人崇禎庚午舉人累官山東兵備政事十六年贛言周延儒招權納賄凡考選科道求總兵巡撫必先通幕客重廷獻然後得之士始疑延儒放歸復徵聽勸而賜之死以此爲家正所歸既與公同繫御史王樸阿大鍼意上疏請斬二人吉服承旨入獄雷公謂公

曰王樸能斷我首耶公曰不斷我首吉服何爲會左良玉稱兵檄討士英罪言引用大鍼擄陷鑣騎紳士英大鍼益怒謂鑣騎詐實召良玉兵趨福王賜自盡乃各作家書訖又耳書先帝遺臣四字於腹遂殉死遺命勿葬倣伍子胥抉目遺意置棺雨花臺未浹月而留都不守矣方大鍼之既起也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作正續蝗蝻錄蝻蝻錄及僧大悲獄起與御史張孫振謀倡爲十八羅漢五十三卷七十二菩薩之目共千餘人思誑附之以天下會大兵至而其禍始肇大鍼已先士英納款從大軍取閩將踰

卷之三

十四

仙霞嶺得微疾相與親愛者謂之曰公老矣得無苦跋涉吾等先踰嶺而茹爾此調攝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鍼親然變色曰吾雖老尚能射強弓騎壯馬且今欲取七閩非吾不可奈何而言若是復慨然嘆曰此必東林復社來問我也軍中不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日全軍踰嶺大鍼下馬步行趨捷若飛持鞭指乘馬者而詬曰若等少壯男子顧不及老禿翁顧盼矍鑠軍中頗壯之行至五通嶺則喘急氣息不相屬坐一石上遂死其家人隨後至見之乃下嶺買棺而是時沿途居民皆奔竄偏負

無棺槨數日乃昇木扉至嶺上會天暑屍中益於路僅存
腐骨而已或云過嶺自書見雷公索命頭首曰介公僕我
遂焉死或云大兵擒之墮若死仍戮其屍先是崇禎十
六年大賊竄伏金陵左良玉兵南下大賊譚言歸德侯方
域爲內應方域亦復社中人大賊所切齒者也以書抵大
賊曰僕竊聞君子處已不欲自恕而責責他人以非其道
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顧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
行也神宗之末事大以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徵終事
終事而不能者執事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
史外 卷十七 十五

制官歸僕時訪沙每待未嘗不洽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
日及僕稍長知執事求友金陵將戒座而大人遂之曰金
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
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於林下語不及
執事及至金陵則處公已得罪僕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
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宜
過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
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憶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
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

黃酒泰妓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句不倦僕初不解既而
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
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汝陳
君定生與君犬尾庶稍滿乎僕欲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
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
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
光祿尋相歿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
稱量自歎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
罪矣昨夜方接而揚令君文聰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
史外 卷十七 十六

來都人洶洶阮光祿幾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
於內子蓋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盡之
族族而後快也僕誠與左有舊亦已奉能尚書之教馳書
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病
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
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
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繼之深也竊怪執事
常顧小交天下士而展轉陸路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
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違之故未必不

悔○悔○未○必○不○改○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
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
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且○必○隨○屬○其○後○長○揖○謝○過○
豈○爲○解○乎○而○奈○何○陰○壽○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
扁○舟○短○棹○惜○此○身○甚○易○獨○惜○執○事○校○機○一○動○長○伏○草○莽○則○
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投○蓋○天○下○以○驅○其○宿○所○不○快○則○是○使○
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採○簡○書○以○識○執○事○者○
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以○不○言○然○恐○執○事○
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宜○越○明○年○大○鉞○

史記

卷十七

十七

果○得○志○服○手○殺○秦○高○將○義○神○粹○太○鉞○既○死○燕○潮○沈○士○柱○亦○
羅○黨○者○爲○文○繫○之○相○炳○城○長○至○之○後○二○日○近○故○降○大○司○
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無○漸○就○某○辱○公○知○最○深○爲○文○以○告○
其○臺○曰○古○稱○知○已○重○於○感○恩○以○余○觀○之○豈○獨○想○爲○知○已○哉○
漢○之○有○孔○融○也○薄○聞○強○記○一○代○師○表○擇○非○不○知○之○唐○之○有○
顏○真○卿○也○純○忠○大○節○爛○然○與○日○月○爭○光○盧○杞○非○不○知○之○然○
惟○知○之○深○故○忌○之○愈○切○殺○之○愈○速○天○下○後○世○止○知○樞○杞○之○
如○賢○榮○身○而○不○知○於○兩○公○未○始○不○稱○相○知○也○以○余○少○賤○未○
嘗○與○司○馬○公○謀○面○竊○聞○公○以○早○歲○投○科○歷○登○華○廡○中○常○持○

之○際○勢○中○要○路○與○賢○士○君○子○爲○仇○說○者○遂○詆○公○爲○假○子○獻○
百○官○圖○導○之○殺○正○人○予○謂○不○然○逆○焰○童○灼○嗣○胤○滿○天○下○得○
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效○吮○癰○截○痔○之○行○媚○附○憲○握○爵○之○
人○具○翻○江○攬○海○之○才○行○墜○石○下○井○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
盈○而○位○不○過○光○祿○雄○孤○九○尾○不○得○與○彪○虎○稱○雁○行○予○以○知○
公○之○迹○巧○而○事○拙○也○烈○皇○帝○手○定○逆○案○閱○公○封○事○入○贊○道○
之○列○終○身○不○齒○鼎○湖○之○後○說○者○以○公○深○仇○先○帝○不○復○爲○先○
帝○報○讐○予○謂○不○然○先○帝○御○宇○使○悉○公○權○智○復○爲○採○錄○抑○或○
洗○滌○瘡○痍○涵○茹○包○容○則○恩○親○仇○與○衆○相○忘○久○矣○惟○毅○然○

史外

卷十七

六

不○提○於○毫○論○使○公○十○七○年○林○壘○養○其○錢○甲○豐○其○羽○毛○得○甘○
心○快○意○爲○殺○人○之○具○者○伊○誰○之○賜○也○予○以○知○公○之○陽○仇○而○
陰○德○也○公○初○涉○藝○苑○其○詩○文○不○異○常○人○後○所○製○詞○曲○奔○走○
一○時○說○者○謂○其○憤○時○嫉○俗○科○諱○皆○指○目○正○人○予○謂○不○然○弘○
光○半○載○公○所○以○登○場○奎○面○自○爲○玩○弄○其○語○人○曰○寧○使○終○身○
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與○流○芳○遺○臭○語○何○異○及○逃○竄○鸞○茲○復○
謂○敵○鄉○親○友○我○必○不○學○伯○嚮○走○錢○塘○無○論○公○自○比○字○詭○作○
藏○錢○塘○此○語○不○出○前○史○作○劇○者○神○子○胥○之○靈○以○禱○後○世○公○
等○議○邪○之○魄○公○目○不○識○史○胸○中○獨○有○梨○園○稿○本○以○國○爲○戲○

子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里門小怨墮地微詞殺雷介公周仲駿復與鉤黨之獄使宇內重見范滂嚴儉之事驟然不寧說者非公流弊宗社職此之由予謂不然公所以見叱者不止殺周雷一端且周雷以亢直開天下見忌羣小不獨一阮也阮不殺羣小必殺之即不死於阮不死於羣小設不幸置佐並列邪正不分終令大廈莫支狂瀾失砥迨五月十一日無補於存亡之數而後須命報國執春秋之義者不責其見幾之不早則議其反正之無術故死於阮猶愈自死也即同難諸君子青衫半落雕虫

史外

卷廿七

十九

小技當與道不同痛疾服公手登臺以示其名俾異代得之尉乃同稱難公爲國謀不忠爲身謀不祥而爲諸君子謀則善也子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義君如敵屣一代共主陷於懷懸徽欽之辱說者以賣君而緩追期與誤國而趨間道者律於馬同罪乎謂不然公與馬密謀策如置奕棋有無君之心然馬一貪夫敗類自公出山無日不以戕賊毒螫爲事馬墮其術中不覺及愧悔爲所用而事已去矣浙東一載馬尚默然同方合志而不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效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

近補過蓋愆大奪其魄何委質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麗行死並不得與馬同榮名天實爲之也又傳公騎行萬山中臨巖一跌身首異處從者拔其頭馬上三日而後得棺以歛公之智能保首傾於生前不能全軀於沒後誰分其屍誰傳其自天實爲之矣子以知公之意狡而神愚也是前五者其行事皆灼然耳目謹公險者子爲公平之議公深者子爲公淺之議公毒者子爲公厚之議公巧者子爲公拙之獨詞曲一端人或高公之才而子獨竊以俳優謂公以人國僥倖皆坐此病雖較衆爲深文然泉下有知

史外

卷廿七

二十

未嘗不以子爲知言也意子以隔歷諸生既無一日半面之交雖曾辱品題亦無單詞隻義之譏許濫施行墨不知公從何風聞怨毒爲甚友人曰君曾於庚午闕後同座稱願有宵人者以聞義質公爪牙君見其評閱曾當座叱之語微及公其人忿而介某某謂公門藉借君爲贊公於是伏欲殺之端矣此一說也或又曰君渭陽爲公鄉同籍侍御公未第辱公推分及公爲大行爲給諫侍御兩榜一令往還未絕也甲子以後公爲奄私人侍御公絕不與通公又欲以故人禮遇子子不屑仕也公於是又增欲殺之目

史外 卷十七 王
史外 卷十七 王
我但畏其胆摧其肺肝使之閉門思過縮胸不得出者也
惟二沈嘲強者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斛生一謂予也夫
嘲強之名世所傳古所算公不吝以加諸予公不可不謂
知我今秋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命同人皆動色相戒復
爲予危之予笑謂人曰阮公校猶入也其於予一發不效
有極志矣使復再爲之公自度向以博象全力免而得脫
今遊魂餘燼自取不暇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於罪咎哉
予知公之必不爲也予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接遇之殷
網羅之衆而實況常公操利刃設深阱致我流離瑣尾家

業蕩然猶竊附於知已之誼魂而有靈當臨風一笑也
汪有與曰嗚呼陰疑於陽必賊蓋邪正之不兩立勢固如
此然如馬阮之必死公等殊無足異而張明弼公甥周銓
公兄也亦從而擠之不可怪與諸從公執經授業者皆煥
爲異言但字仲馭而不先生舉人某侍公最久蒙薦拔最
深以北部磨勘謂不爲之地呈身要人持疏惻喝多方畢
力而致公於死宋胡絳爲宋子門人謁師武夷以食服藥
飯憾之後爲侍御遂附職侂冑論朱子爲僞學徽宗陷虜
于楊議其謀反於虜王梟獲如此兄彼鬼賊乾坤崩墜職
是之由予愛侯沈兩公文不惡而嚴附著於篇因嘆彼小
人者笑焉雖復相好窮究亦安在無所不至則何益矣
來者鑒諸

史外 卷十七 王
我但畏其胆摧其肺肝使之閉門思過縮胸不得出者也
惟二沈嘲強者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斛生一謂予也夫
嘲強之名世所傳古所算公不吝以加諸予公不可不謂
知我今秋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命同人皆動色相戒復
爲予危之予笑謂人曰阮公校猶入也其於予一發不效
有極志矣使復再爲之公自度向以博象全力免而得脫
今遊魂餘燼自取不暇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於罪咎哉
予知公之必不爲也予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接遇之殷
網羅之衆而實況常公操利刃設深阱致我流離瑣尾家

史外 卷十七 王
我但畏其胆摧其肺肝使之閉門思過縮胸不得出者也
惟二沈嘲強者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斛生一謂予也夫
嘲強之名世所傳古所算公不吝以加諸予公不可不謂
知我今秋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命同人皆動色相戒復
爲予危之予笑謂人曰阮公校猶入也其於予一發不效
有極志矣使復再爲之公自度向以博象全力免而得脫
今遊魂餘燼自取不暇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於罪咎哉
予知公之必不爲也予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接遇之殷
網羅之衆而實況常公操利刃設深阱致我流離瑣尾家

史外卷十八 前明忠義別傳

史和國傳 附許謹等

公諱可法字憲之號道鄰大興人左忠毅公爲督學御史首拔公選以公輔相器待公亦慷慨自許好讀書短衣無火寒涕交頤或竊聽其從誦聲即朗多經濟語亦不知其何書也登崇禎戊辰進士授西安推官入爲戶部雲南司主事歷員外郎改戶科都給事出爲安池兵備道轉江西右叅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徽丁外艱歸服闋起漕運總督拜南京兵部尚書甲申三月賊李自成逼京史夕

卷十八

一

師公督兵內援是時府庫虛耗軍資匱竭兵不得出公憤激天下捐貲勸王其辭曰竊聞遭時有道類多以文事之盛而繼武功遠會非常正可以國恩之洪而徵臣節故天寶亂而常山雖陽之事香靖康靡而宗澤李綱之氣顯彼皆應從上作變可預知然且俟骨鯀與良嶽之峯而並厲義風發發機雲霓之奏以爭鳴況休命篤於上天明德光乎良史有若本朝者乎力掃日口二祖之廟清號同盤古治崇寬簡累朝之風治象振華管乃至今上特典宏模益構孝廟之溫恭儼在世宗之神武重光當冲齡而掃秦

顯之氣立清宮府於召對而發龔黃之嘆總爲編氓以冠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餉是糜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顧猶詔旨勤煩有再累吾民之語每遇天災修省無一時自逸之心疏膳布袍真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已瘦獨適省罪不難引一人之過以就臣名是宜大業之宏昌何意諸報之駢集理誠莫解事有可陳思爲蒼生而得上之張羅者甚廣責以赤心而報主下之自矢者難言家家有半閨之堂事事同小兒之戲果能功名比曹武惠詎妨好官之得錢竟無肝胆似漢淮陰會

史夕

卷十八

二

念一人之推食成俗大都爾爾賢者亦並悠悠壘蔽實繁擔當何狀圖之不早病已成於養癰局尚可爲涉必窮於滅頂悲夫悲夫日口口口寇焰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霸圖無復追其三駕乃者介馬橫馳大纛輔羽書不絕於殿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餘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得謝太傅但憑歌嘯而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實類同仇請無分宦遊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最勝如全張或子虛之以貴起

或戰路之以談典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
國士豪爲里雄合無各行壯謀共圖義旅仗不需於武庫
復無操於郇厨飛附大軍力爭一決但羣策而承黃鉞遠
賊運終至白頭龍顏立殲普天大誦此則萬代之所瞻仰
雖九廟爲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夫即戎必義且先於助
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中人之家幸濟危機何眩高
之牛足惜中非長物亦曹洪之馬是求各付有司轉輸罰
計此則事彌從便氣易爲豪至登覽巨商聯田富室若以
縉紳並舉亦自分誼有殊然使手筆法行即陽翟之雄豈
此外

卷十八

三

得居其奇貨又如手實令在將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
凡稱多算之有餘纔賴聖恩之無外欲與共爲義士多方
亦賴同盟徧值嘉緣無忘善誘誓以同舟之誼但凡存千
八百國囑非王臣懷諸懷藉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
男子嗚呼親邵乃雍容之事唐莊尚有崇輔出塞本僥倖
之圖漢武乃逢卜式矧茲何日敢曰無徒不惟社稷之憂
即是身家之算如賊之巧於爲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迫我
之既入其樊莫不要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牽而入平康
珠戶綺牕所過便成戲說來俊臣之刑具則公卿之被拷

者痛雪鄭安上之書圖與老弱之受奇者酷肖是皆避民
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連歲報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
皆行省也其中金允何止一家牙籤正不勝紀若六時之
平酒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怪遂成宵旰豈不
寬哉欲圖穩着須問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萬
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爲時策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
同州即一家破巢無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也哉
法等智不足以效謀憤何辭於即死實切執爇之願徹通
托鉢之呼入理苟存我求必應如或纏情阿堵絕念封疆

卷十八

四

雖陽之援竟停則雲雲抽誓言之矢荊州之栗獨擁則溫
嶠有逼指之旌封章尚達於北辰奮筆敢驚於南史是爲
過計亦屬痴愚見起君親約昭天日法等無任祈地呼天
瀝血播心之至是爲崇禎十七年四月初日也已聞烈帝
躬殉社稷遂議立君鳳督馬士英者逆黨也主福王福王
與東林有卻欲資以傾正人翻逆案公謂王有失德持不
可而士英握重兵與諸將深相結連營江上勢張甚諸大
臣懼爲亂不敢違如士英旨福王立而明之亡也矣矣
此之時公拜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爲首輔至召天

下名流以收人心請分江北爲四鎮復奏請設督師於揚州節制諸將舉劾方倚公爲重而士英拔擢立功恣爲奸忌公位出其上迫肘腋欲不得逞遂擠之因言於朝曰史公任嚴疆屢建奇績淮南士民仰史公盛德不啻神明慈父今日之任台史公其誰公曰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吾敢惜頂踵私尺寸重賞而長寇仇願文命去於是士英遂專國盡用逆案諸人而黨禍復烈公之督師揚州也本朝已定鼎燕京中原震疊諸將莫有同志四鎮惟黃得功忠勇善戰而高傑故降賊又爭據揚州失人心劉澤清劉

史外 卷十八

三

良佐輩皆資寇自重左良玉擁兵腰原不奉朝命公力支危疆經營軍務每至夜分寒暑不輟行軍職方郎中黃日芳從容言曰相國當節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繁蹈前人故轍且發書走檄募僚濟濟俱優爲之徵兵問餉則有司事耳相國第董其成綽有餘裕何必躬親以博勞瘁損精神爲耶公曰固知君輩皆喜安逸不堪辛苦也先是公巡撫安徽提兵數與賊戰賊畏史都堂兵見輒奔潰公在軍中痛自刻勵與士卒同甘苦馳驅戎馬間衣不解帶輒至十餘日軍行不具帷幕襪被常寒夜討賊坐草間與一卒背

相倚假寐須臾霜滿甲冑欠伸起水稜聲電然賊嘗犯安慶公率兵趣戰坐臥風雨中左右以幕進却之曰我何忍獨煖也大小數十百戰嘗以身先三軍當賊故將士皆樂爲用督師所至凡有技能獻書言事者閭閻賢館稟錄之冀拔真才脩緩急城破時從公而及於難者尚數十人天下旣多公之能得士而亦多士之能報公也是年十月攝政王遣副將唐起龍招撫江南致公書責以春秋之義公復之曰南中自接好音隨遣使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誠以大夫無私交非敢委隆誼於草莽也今捧來諭

史外 卷十八

六

以逆成尚稽天討爲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國臣民偷安江左頑忘君父之仇故爲殺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祇以庸臣誤國有三月十九日之變法待罪南樞故援無及師次江上凶信突來雖肆法於市朝爲泄泄者戒奚足慰先帝在天之靈爾時臣民切齒願悉東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大行皇帝弟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羣臣勸進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

屢請始於十五日即位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成殿下入都爲先帝后發喪掃清宮殿撫輯羣黎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頂禮豈但感恩圖報已哉前因遣使請命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尋明諭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推而言之此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言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拘牽不卽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題事春秋其間特書

史外

七

齊穆漢祚光武中興不廢山陽昭烈繼起懷德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宋高繼統是皆於國仇未報之日先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與之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仁恩遐被 貴國夙膺封爵載在盟府而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春秋大義復見於今唯願合師問罪共梟逆首以洩敷天之恨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爲社稷故也傳曰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上福王疏曰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未有之變先

史外

卷十八

八

帝崩於賊秦皇帝亦附於賊此千古未有之仇先帝大故在北諸臣死節者少在南諸臣玩賊者多此千古未有之難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腹斷胸得而甘心况朝廷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庶忠臣義士聞而感奮也陛下嗣承大統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思外加恩名器濫觴宜爲慎重兵行之備宜將內庫本折奏濟軍供工役繁費一切報罷飲燕游戲一切節絕卽事關典禮樂從儉約願陛下念念祖宗之大業刻刻憤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海之物力以並於選將練兵一事庶幾人心可收天意可回矣疏入不省當是時星變地震廟門突風陵火大旱有饑民已無存本之思東南復成破竹之勢福王居禁中日漁色醜飲妖童美女狗馬土木之費無限度馬士英侮亂政刑濫置官爵掛善類報私仇加以田張楊阮諸凶類假中旨肆行羅織文武離心內外解體國事愈不可爲矣先是馬士英折公於外則推嚴阮大猷爲本兵而厚結四鎮爲聲援四鎮既皆爲之用而高傑後以言事忤馬阮意聞公替其師備

惴恐不得當公拜公帳下辭色俱變懼不免公問誠示傑
保感勸願爲公死奉約束往譚馬阮則大怒會兵許定
國殺傑與平諸將益歸誠公馬阮愈嫉之謀奪公兵柙則
以故左春坊左中允衛胤文總督興平軍開府揚州互分
汛地公不得已移駐潤州護祖陵至天長而潤州已失守
將侯方巖敗沒總兵李遇春等降公請入朝面奏機宜不
許不得已率副將史得威數騎回揚州當此之時公南北
東西不遑奔命獨立孤撐跋前疐後僞辱主之淫昏痛極
奸之覆國仰天椎心唏歔服臆無可如何也初高傑之降

紀外

卷一八

九

也士英贊使使以金幣招之其兵視諸將最強既歸命公
則身先士卒沿河築塙專力備禦公遂用以經略河南而
特傑爲長城已開定國殺傑大梁以南皆不守流涕頻足
曰中原不可爲建武紹興之事其可望乎是時諸將互爭
雄長幾至大亂公與諸將盟亂始定公嘗問監軍應廷吉
曰是道失權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公曰輔弼皆暗上相
其獨生乎愴然歸帳中又嘗問廷吉曰君言憂至前後南
都多事此何說也廷吉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肇
開提王太符曰文昌與太陰並凶禍有不可言者憂至

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公曰如君言奈天意何誠然者
久之乙酉三月 大兵入京城破歸德進逼江北直下徐
賴繼兵李成棟南遁公劾之士英不省又疏劾各鎮擁兵
慶餉亦不應四月 大兵猝至揚州公檄召各鎮來援皆
觀望不赴是時李成棟駐高郵劉澤清與淮陽巡撫田仰
駐淮安皆擁兵不救攻圍甚急公屢疏告急不應血書請
援又不應先是甲申十一月 大兵至夏鎮別由濟寧南
下又從洛陽渡河攻海州圍邳州公與高傑劉澤清屢疏
告急士英大言曰強弱何常赤壁三萬沉木八千一戰而

史外

卷十八

一

江左以定况國家全盛兵力萬倍於前廓清底定直且慕
耳其奢泄如此會良王兵南犯以誅士英爲名士英乃啓
意急左邊備空虛公疏論士英蒙蔽宗社將危王卒不悟
揚州圍急外援絕餉亦不繼公知事不支召副將史得威
入相持大哭得威曰相國爲國殺身得威義當同死公曰
吾爲民亡汝爲我家存吾母老矣而吾無子汝爲吾嗣以
事吾母我不負國汝無負我得威泣拜受而公復屬之曰
吾死汝當葬我於高皇帝之側其或不能惟花嶺可也復
操筆書曰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仇耻受今上恩不能保

雖士受慈母恩不能備孝養選時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
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於地下耳爲君歎太
夫人曰兄仕宦凡一十有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
廷徒致曠違定省不忠不孝何以立於天地之間今日殉
死不足贖罪望母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副將史得威完
兄後母以親孫撫之遺夫人書曰可法死矣前與夫人
約當於泉下相俟也遺伯叔父兄若弟曰揚州旦夕不守
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憾獨先帝之仇不復是爲大恨耳
誓畢付得威乃登陴指麾諸將城西北崩兵入公拔劍自

史

卷十八

十一

制案將許誰救之未絕謹與得威擁公下城謹身被數十
矢死惟得威負公公大呼曰我史可法也衆以見豫王王
反復說之公曰吾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得罪萬世遂
不屈死從死者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上海何剛廉吉士崇
德吳爾璉等共七十餘人衛亂文亦死之而知府任民育
死猶烈自有傳當此之時揚城之以死殉者蓋八十萬萬
人云得威既被執乃曰我史可法子也

遷之尋收公遺體而天暑衆屍皆蒸變不能辨識痛哭歸
明年三月奉公衣冠及笏葬於揚州梅花嶺封坎建碑墓

遺命也公之殉難也以乙酉四月二十五日五月九日
大兵蔽江南南馬士英阮大鍼等竄去福王奔黃得功營
劉良佐叔之降得功死之而南都亡後三年戊子鄭城公
厲詔伯冒公姓名舉兵所在響應未幾潰敗良久天不
義賊者猶稟稟頌史閣部也

汪有典曰嗚呼世多營劉福昏庸予獨以爲信任武侯其
德有高於成王者故武侯得君如昭烈不爲難也蓋自永
安受遺而後黃皓不能開譙周仇國論不致發惟所欲爲
至於祁山六出而終以不能滅賊興漢夫然後乃可曰成

史

卷十八

十二

敗利鈍非所逆觀也公矢武侯之志而所事之君尚不得
黎量於劉禪血濺沙場無禪宗社不亦宜乎公嘗致書給
諫倪某曰近地不靖何暇遠征內亂未靖安暇外侮明明
恢復大局可惟我所爲而掣肘不舒心憂徒切每一念及
淚下沾襟不意砥礪半生到此一文不直也痛哉斯言亡
國之嘆音也予竊惟公之一身保障江淮安危皆視乎公
公存而南都存公亡而南都亡故備著於篇俾論弘光之
季者有考焉

後事述序於前則格律警拔提控有神前事倒序於後

則沙水潔迴意趣不竭其中忽放忽收倏起倏落備極
長篇之妙前書微悉數全文而通體氣自足以舉之當
是揣摹史記秦本紀商君列傳諸篇而得其神髓者朱
五奇

卷十八

五

何職方傳附任民育等

公諱剛字總人上海人崇禎三年舉於鄉見海內大亂慨
然有濟世之志十七年正月入都上書言國家設制科立
資格以約束天下豪傑此所以弭亂非所以戡亂也今日
救生民匡君國莫急於治兵陛下誠簡強壯英敏之士命
知兵大臣教習之講韜鈴練筋骨擴胆智時招而試之學
成優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功臣顯威繼光書繼光遺
言義烏東陽兵可用謀得招募數千加之訓練繼光遺
法分布河南郡縣大寇可平帝壯其言即擢公職方主事
史外 卷十八 十四
募兵金華公出都都城陷馳還南京先是賊逼京師公友
陳公子龍夏公允葵將聯海舟達天津備緩募卒二千
人至是令公統之陳公入爲兵科言防江莫如水師更乞
廣行招募委公訓練從之公乃上疏言臣請陛下三年之
內宮室不必修百官禮樂不必備惟日求天下才智者與
策廉者理財勇者禦敵爵賞無出此三者則國富兵強大
敵可服若以驕悍之將馭無制之兵空言恢復是却行而
求前也優游歲月潤色偏安錫爵豪傑於草間起異雄爲盜
賊是株守以待盡也惟廟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實績課

人則真才首爲國用而議論亦官矣分遣使者募募漢豪得才多者受上賞則景傑皆畢命封疆而寇盜亦少矣東南人滿或賜爵或贖罪則豪右皆盡力南顧而軍餉亦克矣時不能用尋進本司員外郎以兵隸史公可決史公大喜得公公亦自喜遇史公知已馬士英惡之出公遊義知府史公泣涕曰子去吾誰依公亦泣願死生無相背踰月揚州被圍佐史公拒守城破投井死任公民育者于時澤濟寧人天啓中鄉舉善騎射真定巡撫徐標請於朝用爲贊書理屯事真定失南還福王時授亳州知州以才擢

史外

卷十八

十五

揚州知府史公倚之辦賊史公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則絕飲一夕進數十觥思先帝法然淚下憑几此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進語其故任公曰相公此卧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史公罷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述任公意乃獲免其向患也如此城破任公緋衣坐堂上以鐵身兩手誓不屈支解先閭家男婦盡赴井死同時死者同知曲從直王養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南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強實功副將汪恩誠幕客盧渭歸船

諸生高孝續王士秀王纘王纘王纘武生蘇之藩諸者陳天接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丹于徐某故自

繼

注有典曰嗚呼制科資格誠不足以致非常之才然烈帝固亦嘗破例求賢而所得者非人且致敗焉則王術疎也夫無週知沈憫之實一切以申韓刑名之學繩天下則雖海宇晏安亦足以招災崇禍糾紛於危亂之日有趨之仁而已矣且其時散亂未嘗無人而用違其才又加以羣小媚嫉劉豪傑而迫梟雄淵叢之敵豈細故哉

史外

卷十八

十六

吳吉士傳 附會應字等

公諱爾壘字介子號以白石門人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是時閩賊已破西安獻賊亦破武昌已而渡河入晉國事益虞潰大舉士范公景文薦公對德政殿問守禦策公請遣間使於西邊土司李魯祁三姓假之重職使起兵牽制賊鋒以待援兵未及行而京師陷依史閣部軍於揚州誓討賊遇同邑舉人祝公淵還鄉因與謀佩刀解一扣令歸遺父母賊警未嘗不生還閣部令公招撫河南諸土寨擒勦自成偽署官辛若跋涉於荆榛中閣部揚被圍

見外

十七

疾馳入見閣部相對痛哭城陷閣部死之公亦殉焉公著撰輯先節諸人傳目曰仁書傳有小序而各繫以古人曰湛身曰笑曰炮烙曰父曰自刎曰不食曰閉口曰雉經曰扼腕曰立稿曰歿陣曰觸曰墜曰鳩曰烹曰鉅擊曰刺曰幽曰東曰疽發背曰慟哭統論之曰諸死者或假手於人或憤激自裁或罵賊畢命身死至寤者有之身死敵懷者有之身死家破者有之身死名榮者有之要與禽息鳥視者遠矣於是爲之贊曰被犀甲操吳戈氣之雄騰天河驚廣野捐愛戚志之洪頭匪恤我心赤我血碧長城難壞白

如貫日論者謂公之自道也公先有故人殮其屍而寄棺於佛寺寺燬於兵火棺亦燬焉其家函所寄指葬之揚州既陷南都遂不守吏部文選司主事會公亨應同無語起兵亦自斷爪指裹而瘞之謂子筠曰此身分列君國此貞節之泉壤筠亦時語人曰我一門已登鬼錄父子當同死主事及會公被執並及筠顧謂筠曰勉之無自負筠曰諾於是父子同死會公弟利應曰吾不死何以見吾兄於地下急奉其父故廣東布政使棟避之肇慶乃赴井死棟弟杖爲滿圻知縣益爲貴州僉事皆死之人稱會氏一門五

見外

卷十八

一八

節會公字子嘉崇禎七年進士臨汝人

汪有典曰嗚呼志士仁人所以砥礪於平時者其意氣豈不遠哉贊文忠父叔交先生人模樣書云士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尋一真節婦人做樣子則不難矣以故文忠若其訓而大節千秋與古之成仁取義者爭烈焉公之仁書亦做此意而尤加切殆異於以標榜爲名節者矣

張侍郎傳

秦變雅堂

公諱伯鯨字瀚伯江都人萬歷丙辰進士歷知會稽歸安
斷三縣天啟中大計調補盧氏當是時大璫弄柄天憲王
爵由其喜怒家宰修人子禮惟謹稍僭強者輒罹奇禍公
卒不少變以外艱歸崇禎二年服闋公初以不附瑞朝夕
慮不測死無所名至是帝英斷深遠如鷹隼門生義兒輩
略盡公嘉辰布有地慨然以廊清內外爲己任苦一切不
避險難入爲戶部主事尋理延寧糧儲二繼自黃甫川西
至寧夏千二百里不產五穀務糧皆資內地南掠魚河則

五

秦三

十九

節迨迨遠年來中外多故蕭然煩費軍儲不供自賀蘭山
沿黃河至漢唐二集歷花馬池向所稱險固沃饒精兵勁
卒處今皆荒蕪備饑相枕殘黎僅可指數空城遑戢悲風
朔雪寒心消骨而已公踰陳其狀爲通商惠工轉募麥又
徵邊商中鹽遺意立官市法以招之軍民稱便大盜起延
緩擢公兵備倉事轄榆林中路擊破賈思賢斬金超騰一
座城敗套寇於長樂堡六年晉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督總兵王承恩等分道擊破揶漢部長及套寇於雙
山魚河二堡當是時公氣吞九塞謂五原克捷朝廷威嚴

史外

卷十八

二十

卽內寇自靖其本謀也值內計論罷公還里念時事極本
標末日益壞聖天子孤立無公忠憂國之臣僞君子真小
人相與釀成魚爛將遂不可措手嘗蘊憤意不樂或中夜
起達牀傍得嘆息聲達曙外十一年天子憂賊甚圖一舉
撲滅大治餉思公延寧功起家拜戶部侍郎督理楚餉熊
文燦撫事敗委劾餉不繼於公閣臣楊嗣昌出督師統餉
帥左良玉等軍食盡於部給合計餉額歲三百八十萬而
嗣昌苛繞迂卹細已甚又懷自用不能諸公盡良玉病不
能用衆多收羣盜亡命擄掠劇於賊怯戰養寇糜餉不可
計顧反謂餉公爲披籍乃更羨良玉慚然卒以文燦故
坐貶秩十六年入爲本部左侍郎改兵部尚書馬元處在
告公掌部事召對萬歲山疾作中官扶出遂乞休明年聞
國變拊膺大慟曰使臣不得從皇上者疾爲之祟也昔瘡
洪田疇以一介事辟命之主猶誓死必報况臣天子大臣
有不梟誅逆賊者目何以瞑晝夜泣聞南都議迎立喜討
賊有主將赴行在表出師而形勢一變羣小肆於建業其
渠魁大慾至仇視先帝言義旗北向者禍不旋踵而且盡
撤江北之旅爲嚮楚皖之弓公聞之抵几曰事無可爲矣

使令先皇帝怪我久遲不死耳明年淮耗至公曰是吾死所也城陷兵衆至公冠履端坐大呼曰張侍郎今日明白死兵衆或嗤曰都愛官爾獨愛死耶公怒突前奪其佩刀自刎死夫人韓子婦郝投井死子雅度請選行部先受公指觀諸君所爲故獨不得死然厲志節不辱其父

汪有鼎曰嗚呼公之抗節也或謂出京開變自經於途然黃岡社濬客揚州與公子雅度交最久求作公傳先期齋沐齋拜盡禮召賓客歌舞爲壽極歡然後以情告其鄭重如此而濬雨至廣陵則主因圖困圍者公寧膏死節察其夫兄弟

卷之八

十一

人子婦同日死節處也爲之徘徊壯跋而不敢以興哀慮取笑於魂魄則公之正命於家必不誣矣予故以其言爲定云

乙總兵傳

附馬應彪等

秦襄峰文鈔

公諱邦才字奇白山山東青州人崇禎時以隊長擊賊河南江北間總兵黃得功與賊戰霍山單騎逐賊陷淖中賊臨而射之馬蹶得功徒步闖天將暮僅餘二矢公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得出公授以已馬分矢與之且戰且射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得功自是知公諱王將援爲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衝者亦以驍敢名賊圍六安急提督馬士英救之始至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爲乙邦才張六安取知州狀來報兩人則應曰諾即出簡壯士二百夜趨賊營突貫賊陣而入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守勿懈城中人喜守益堅兩人促知州署派復奪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邦才衝也皆止不敢逼既得報竟不失一騎自兵興之後賴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公常在其間大小十餘戰咸有功終退讓不自言福王時史公可法出督師願得公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大清兵至史公檄諸將赴援獨都督劉肇基自白洋河至請乘大兵未集曹城一

戰史公持重乃分守北門發礮傷賊者已百城賊卒所部
巷戰一軍盡沒公與副將馬應魁壯子固等皆死之應魁
字守卿貴池人初爲小將巡村落遇賊眾懼欲奔應
魁大聲曰勿怖死死命也連發二矢殲賊賊即退史公因
拔爲副總兵御戰披白甲大書盡忠報國四字於背至是
戰死子固字憲伯遼東人年十三殺人亡命後從軍有功
積官至參將史公用爲副總兵募壯士七百人以赤心報
國爲號戰死同時死者副將樓挺江雲龍李豫泰將陶國
祚許謹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遊擊李大忠孫開忠
兄外 卷十八 三

都司姚懷龍解學曾等皆巷戰死肇基字鼎維遼東人
汪有典曰嗚呼公貌僅及中人白皙均準隸臂而蜂腰善
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禮士大夫嘗爲客置酒自
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和之已復置琵琶於膝注視客曰
邦才自出行間數受上方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
家者惟此身耳一旦有急判此爲國家死矣卒踐其言偉
哉知書者何如哉

史外卷十九 前明忠義別傳

黃靖國傳

公諱得功號虎山遼東開原衛人原籍合肥小食落腮無聊賴走邊塞爲人執轡有神勇運鋒刀如飛雄於酒既醉以往猛氣益厲會中原用兵急材武乃自拔行伍中以勦賊功屢進爵靖南侯益封靖國公公之以武藝也不知其所自起其勦賊每戰飲酒數斗提鐵鏑上馬前自衝陣而三填隨之戰酣則解甲擲斧蓋赤身短兵鏖鬪漬手腹以水濡之久乃得脫軍中呼黃鬪子威名震於賊中相戒勿

史外 卷十九

與黃將軍苦戰公建功河北賊渡河而南率所部扼賊於慮鳳之衝一部皆爲精兵賊不敢逼視江淮之聞咸倚公爲重崇禎九年以遊擊遷副總兵分管京衛營十一年以禁軍從總督熊文燾擊賊於舞陽先固間八月又從擊賊馬光生於浙川之吳村王家寨大破之詔加太子太師署總兵銜十三年從太監盧九德破賊於板石廠與劉良佐等大破賊忠於潛山斬首六千餘級獻忠之在巢湖也焚攢陽奪商丹百餘艘募糧鄒卒謀南下聞公兵至走而營於占城長嶺潛山之險阨處也公夜半至緣山背謀而升

賊大擾越崖澗奔公追擊之自古山天井湖老鶴頭黃泥港六十里橫尸無算奪百產數萬救回難民數萬人賊腹心謀士婦豎皆盡於是散而便道攻桐桐有闕曰北峽阻深爲賊出沒地安廬道鄭二陽命部將廖應登自舒守桐應登之衆不敢入關公奔桐急則送應登入賊出山逆之應登兵大潰公有愛將曰林報國每用兵報國輒爲前驅賊畏之亞於公至是報國至而賊趨虎首作北誘報國深入賊之羣賊正相資公突入虎陣斬虎衆復潰而走賊有勇將年少皆殺號無敵將軍於是無敵將軍呼於陣曰汝

史外 卷十九

二

曹何世也吾爲汝曹擒黃將軍以來衆賊皆按轡觀之無敵將軍奮勇大呼馳至公前公立擒之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背右手策馬去賊衆大驚於是應登潰兵乃得會於桐先是十一年史公可法爲安廬道公與宋紀謀太監盧九德軍九德守承天聞賊在潛桐間遣公來救公出賊不意殺賊數百騎賊入山不敢出而史公部將朱三才者一日飲酒醉入山中殺賊公慮其敗也率數十騎隨之三才遇害公怒提鐵鞭擊殺賊數百騎而還其梟雄急難如此十五年有給事中劾公擅殺桐將張寶山寶山蜀人總兵鄧

圯之小校也。爲桐標營夜入山襲賊兵潰死於公無與會。桐城令楊爾銘徵入京上書白公寬且論刻功在江淮天子乃以公爲都督兼太子太師予禁兵三十用兵江淮豫楚之間是年十一月張獻忠圍桐急是時公駐兵鳳陽縣令張利民遣人間道告急於公期以四日如約而至公則兼程進自鳳陽三日行六百餘里賊有自北來者呼軍中日走走黃家兵至矣賊營皆亂倉皇棄其軍資而去及公至城下獻忠已走數里矣公追及之獻忠呼曰黃將軍何相厄也吾爲將軍取公侯留獻忠勿殺不亦可乎公曰吾

史記

卷十九

三

第欲得汝頭耳何公侯爲也急擊之賊大敗獻忠走公縱馬追之而賊以輜重牛馬遺民男女塗道追少緩逸去夜半公同桐明日縣人出謝公公深自辭讓曰諸君守城勞苦得功殺賊自其職何謝也且日賊已西一二子遺當深耕易轉而戶口流亡室廬已盡今吾將獲牛五百給與民間有司當勸耕毋怠又告羅九武虞宗文諸將當始終立功名是夜賊復回營遇伏皆走明日復追之不及而還公於是遂引兵北去越二日復至城下獻賊復來潛伏山間待之賊不至乃還公嘗遇獻忠於石牌幾成擒矣忽大霧

驟漫而獻忠遁又嘗射獻忠中之復舉鞭碎其顛左偏獻忠負捕驢馬奔公馬忽蹶易馬追之獻忠逸去公始建功河北已而在江淮而爲德於桐者尤多桐之人築廟以祀至今猶歌思之凡公之擊賊僥獲而佹失天欲仁明留此窮兇以成禍亂酒人力之所無如何也以故公每與賊戰遇賊遁輒仰天呼曰天不欲我成此大功乎立數行下土亦莫不感憤流涕者十六年公西入楚賊鄧公咸聞黃將軍兵至即喪胆奔竄實同時有曹文詔曹變蛟周遇吉等號爲名將爲賊所憚與公同矢赤誠報國皆戰歿而死莫實

史記

卷十九

四

其功公雖忠勇善戰然其無援諸將皆持兩端以苟富貴莫有與同心者而甲申之變告矣公聞難號哭誓師討賊而南都立君分江北爲四鎮以公與劉良佐劉澤清高傑分統之傑封興平伯駐揚州良佐封廣昌伯駐壽州澤清封東平伯駐淮安公先封靖南伯至是進兵駐廬州揚州故華隴地諸將爭欲獨之而諸傑先至傑故降賊淫毒不可法度使揚民畏之登陴固守傑遂攻城掠婦女四野皆遭屠殺史公可法是浙以大學士督師揚州慮傑難制乃議以小州子傑爾移公儀真相牽制登萊總兵黃蜚往

史記

卷之九

三

京口取道淮揚公與裴稱兄弟聞其將至率騎三百迎之
傑稅公圖已潛率卒伏道中公至土橋角巾緩帶尋食且
飲馬而伏兵皆起公出不意舉鐵鞭走飛矢雨集所乘馬
直千金斃於矢際他騎馳有駭將舞樂直前取公公反關
撲其槩而扶之復殺數十人聲咆哮如雷躍入顧垣中乃
免當此之時公隨行三百騎皆沒健復遺精兵千人戰儀
真爲公部將所獲無一存者公與傑交惡各泊兵欲相攻
史公知屈在傑親爲調釋乃止會僞太子至金陵是時南
渡主關弱馬阮濁亂朝政人情憤極皆言太子爲真公上

本朝劉澤清託名勳王大掠而東亦降

本朝寇其反復疎之高傑爲總兵許定國所殺劉良佐亦
來降四顧止公一人獨支危疆大兵破揚州史公死之

史記

卷之九

六

遂下金陵福王奔蕪湖至公軍公驚曰陛下死守都城各
鎮尚可合兵以圖興復奈何聽奸臣之言先出乎困歎曰
二百年國運爭此一時十五省皇圖歸此片土臣進不能
戰退無可守大事去矣與大兵戰於荻港公時傷臂幾
墜衣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督麾下八總兵前迎敵
劉良佐大呼岸上招降良佐殺賊亦有威名每乘斑馬破
賊賊中稱之曰花馬劉至是公見良佐招降則大怒裂帛
髮上衝冠叱而罵之曰汝乃降乎降將張天祿從良佐後
射中公中疾公知事不可爲呼良佐曰花馬兒黃將軍男子
豈爲不義屈事不濟命也擲刀拾所拔箭刺喉以死夫人
出車資沉於江亦自刎中軍田旋捷王出降公葬蕪湖赭
山上人爲之立廟
江有典曰嗚呼李將軍才氣無雙而絀於用武之時天下
莫不傷之公之雄略願與李將軍類而踣蹶於傾覆之際
奇命臨節艱難轟烈百倍於李將軍而數奇抑又過之悲
夫寇賊奸宄被蒼旻既非無意而生復以公戡亂之材下陽
九之運與亂臣賊子並時而出傾側接俾之功不克遂
卒以身殉接首可堪痛處問哉

高司寇傳 附黃端低等

公諱倬字枝樓四川忠州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四年以縣令徵授御史以疏論劾遼總督曹文衡總監鄧希詔相詰奏事貶秩坐草場失火下吏逾年釋歸起上林署丞歷遷右金都御史提督操江南渡拜工部右侍郎由左侍郎拜刑部尚書初文衡與希詔之詰奏也帝詔羈力幹濟以副委任公疏言文衡骯髒成性必不能仰鼻息于中官希詔雖賊未亡何能化戈矛爲同氣封疆重事宜撤希詔安文衡心若文衡不足用宜更置勿使中官泰之諸邊鎮臣

史外

卷二十九

七

如希詔不少使人效希詔督撫之展布益難即諸邊督撫如文衡亦不少使人效文衡將邊事之廢壞愈甚疏又貶一秩蓋烈帝嘗謂太子曰羣臣所上書多爲人營私解救而故用浮辭管我勿爲所欺其成見如此故外廷疏入始而調停繼而偏左爭之愈力則持之愈堅任奄人愈專而斥逐諫臣愈甚其失天下也職此之由逮於福王益縱欲敗度羣小爭以聲色近嬪妃之選不絕於道狗馬土木繁費益多太妃至搜括實金無慮鉅萬而內官請給工料銀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費以數十萬公

請裁省光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公又以爲請皆不納給事中李公清疏言昔召公戒成王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鼂錯曰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明乎人君代天理物以用賢勸農爲上而區區器物金玉不與焉國初建宮殿時或言瑞州出文石可琢以築地高皇帝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若華美是好豈不過侈至哉言乎陛下今自中州播遷櫛風沐雨脩極艱難漢帝之不忘麥飯豆粥唐宗之不忘質衣儼舍此其時也不則侈用必至於多藏多藏必至於厚歛厚歛必至於煩刑雖全盛猶虞不支

史外

卷二十九

八

況此江左一隅乎又甄言伍胥之黜勾踐也曰爲人能耐辛苦蓋謂無荒於食無荒於酒無荒於色無荒於理宮瑤室之觀與南金和寶之玩也今何時乎宮闈已墟矣陵寢半蕪矣登城北望慨然可涕故臣深望陛下無忘痛耻以此志爲中外倡也公持之力爭卒不納大兵破揚州勳臣趙之龍密遣使責降書請大兵渡江大兵且薄都城王猶集梨園爲戲樂與諸內臣雜坐酣飲夜半出奔之龍率羣臣公侯伯駙馬暨軍中降者凡二十三萬人公痛羣小覆國而王奔莫識所之也仰天椎胸投繯死同時殉

難者黃公端伯字迎祥建昌新城人崇禎元年進士官儀制司主事國破百官迎降不出捕繫之閏四月論之降不從卒就戮絕命詞云欲識分身處刀山是道場劉公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崇禎七年進士官戶部郎中趙之龍將出降入戶部封府庫憤手搏之之龍跳而免遂自縊吳公嘉胤字純如華亭人由鄉舉入戶部主事奉使出都聞變還詣方正學祠投繯死龔公廷祥字伯輿無錫人崇禎十六年進士官中書舍人衣冠至武定橋投水死中書舍人陳公燧及其子舉人陳倫俞縉死欽天監博士陳子階國子史外 卷十 九

生吳可箕武舉黃金鳳布衣陳士達并死焉有乞兒題詩百川橋上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獨常器在甲田院乞丐若有命一條投水死李公字心水號耿碧興化人崇禎辛未進士隱居四十年考終

汪有典曰嗚呼勾踐薦材耳使湛樂淫荒情瀉於捧心而志馳於膏脂卽文范諸臣亦安所用其策哉顧卒能忍嗜欲信老成雪仇耻君子取節焉弘光之時何時乎福祿酒之慘而罹於前而壽皇享之痛卽見於後此誰家之君父而忘之乎閩爾梅刺金陵云藩王之仇與人異人居其

一爾居二又云不念何人殺爾君亦念何人殺爾父又云殺父之仇竟如此殺君之仇何足齒蓋痛乎其言之也崇禎錢澄之謂其非朱氏子或且辨其知報而失於考意者其或然乎至於羣小諸奸塗面登場猖獗播弄泉食暫宿自其常態不足深責何者彼於朱氏陷路異姓非其種族固宜痛癢不相關也此爾梅所云書朱高貴託君臣今當生死卽塗人匪曰君親歟至是時何曾不謂爾君親若仇父仇等閒寧知天道原好還公則將爾舍爾去降旋獵獵獨鍾山也歟如公等之竭忠貞而繼以死特識人倫而史外 卷十 十

存天理耳豈有異乎予感乞兒之節誦其詩而興嘆曰嗟乎繫何人其叩門拙言解者僞欺斯人而至於乞也必廉耻之分明而介不以三公易計惟出於乞也嗚呼斯人而終至於乞也明安得不亡也故附著於篇云

袁總制傳

公諱繼斌字季通號臨侯宜春人天啟乙丑進士授行人
宗廟庚午拜御史左遷南行人司司副轉禮部主事發西
典廣東鄉試遷山西提學科臣李世祺劾大學士溫體仁
吳宗達上怒謫世祺於外公時未出都上言曰發願欲鳴
義鷹欲擊今鳴而箝其口擊而箝其羽臣所深憂也上以
越職言事切責之中官張爰急總理戶工二部檄諸曹郎
以謁尚書儀住見公爭之曰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
節然後有事功今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坐尚
史外 卷十九 十一

得有廉恥乎上仍切責之公數忤權貴人輒起輒斥已而
以賊陷襄陽爲部議所抵復逮繫議戊午午以應總督九
江諸軍務大帥左良玉擁兵跋扈家且百萬皆降賊初軍
襄陽邵連敗引鄒安池間轉餉不繼寔爲暴上下數百里
江凱中斷公致苦良玉聲大義移餉十餘萬給之兵始戢
然不肯一戰張獻忠圍武昌公疾馳趣良玉西援見浮屠
蔽江指謂良玉曰將軍忍見此乎將軍功多罪亦不少朝
廷不背過之一歲兩道中使宜諭開國徐中山所未有也
奈何下圖報稱人孰無死張睢陽死賀蘭進明亦死吾行

矣寧爲壯陽死不爲賀蘭生左大轍始進師公錫以牛酒
授方畧破賊遂復武昌乙酉福王南渡馬士英專權立功
亂政下僞太子於獄良玉得聞起兵東下公集諸將泣
曰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因詣良玉賁
之曰高皇帝負若耶烈皇帝負若耶奈何以鄰大放劫天
子我段秀實也豈從賊反耶是時良玉已被病聞公言背
汗下喘發曰表終不可以抗袁公一夕自盡死先是公知
良玉意不可返以密章達都下架大砲橫截江中至則皆
廢也勸勸髮毫一東馳書上福王錄其副馳白父母曰人
史外 卷十九 十二

臣事君猶父母也今爲君故而幾危父母以不幸名吾有
死耳念受兩朝鉅恩尸一稜皆朝廷賜也願毛種種期親
所遺全而歸青張廷秀歸顧所髮於其妻髮之髮若勛我
髮見父母當如是太兵定金陵良玉王臺庚辰以軍降
公俱北公求死不得軍中自銘曰死事也易成事也難爲
嬰弗克爲曰難張張死匪先許死匪後臣心靡他請獻我
后抵大勝關親王傳語袁總督着隨行與以大官做又自
銘曰大官好做大節難移成仁取義前訓是依文山袁山
何止唐幾袁山公自銘也八月抵吳台易服以朔公引疾

辭坐一室讀易春秋史鑑及謝華羽諸集作經觀易觀二
書未就丙戌六月復令就官公慨然曰不殺者與朝之
仁效死者明臣之義卒不屈而死

江有典曰嗚呼貂寺鵠張狼藩跋扈士氣臣節掃地盡矣
唯公砥之始稍稍振然亦無救於亡也迨夫南冠既繫丹
心不改終不死溺不死七日不食不死張難百折正氣熱
而從容南而後死蓋天雷正氣以一死奠乾坤按隋侯
氣感其自主水火兵刃弗能斂也豈偶然哉

金文毅傳

附江孟泰

字

汪純翁

布子

謝

公諱聲字子駿號正布休寧人

湖廣嘉魚縣崇禎元年進

士選庶吉士時盜賊竊起國勢

日壞敗在廷諸人皆儒緩

不任事公在翰林窮晝夜讀

考鏡古今治亂得失喜談

兵謀求古兵法營陣戰鬪之

皆自笑爲迂已已

大兵入門

上御平臺召廷臣條上方

得衆懷貽無一語公伏地哭曰

大小臣工罕有爲陛下任

事者上問公計安出先是南

人

授以書一卷啟觀皆兵法

言軍戰甚具自習其術往來

卿問是時

大兵自大

安口入遼瀋京師九門盡閉

公念事急遂以申南言帝召

見立授京營副總兵而公以

御史其軍然實無兵于南

令甫招募所募卒率皆市井

人子不知操兵而南所授

又長於用車猝不能辦取民

牛車加竹盾給之公疏陳

不可狀而權貴人俱不習兵

公數相左又忌南以白衣

起用謀先委之普敵日夕下

兵符趣戰而大帥滿桂先一

日敗沒於安定門外京師震

動市不得已夜引其家鄉城

出列戰馬爲僂月困薦瀕而陣

大兵遣數百騎假漢職

入其營矢自中發一軍皆殲

南力戰死而前時噤不出聲

者爭告南且交章論公書生

誤國賴上明察詔勿問公亦

再疏自劾乞賜罷斥不聽庚

午以御史巡視陝西未幾以

病告章五上乃許癸酉輔臣

徐以啟薦公修曆乙亥擢山

東驛傳道俱辭不赴當是時

天下益以大亂公居休寧之

縣山懼旁邑奸民猝起愛郡

人天一偶僦多謀畧足辦

賊招與計事天一勃然有澄

清之志遂推奉公事靡不盡

力因設友助法團結鄉人爲

守禦計良民皆習弓矢聽金

鼓識進退環視之境無不

曉曰徽一郡耳沐通江右

兩浙陸走寧國大呼他郡地

勢迫進獨徽重嶺登險踞江

南極高之地倘積三年粟其

中人人自捍雖難圖獻于萬

賊可安坐而撤之吾保徽州

所以蔽江東而衛陪京也然

竟以此爲馬士英所陷幾不

測馬士英於人福王時用事

湯亂東南者也時爲鳳督癸

未三月某日兵數千聲稱

兵奉督徵抵徽之初門語雜

五王緩聲掠徽人震恐以爲

賊謀往拒之天一則腰刀

自前夜跨馬率壯士馳數

十里擊賊初門斬賊大半

遂始定王英以倡亂許公將

致之

史外

卷二十

前明忠義別傳

一

出列戰馬爲僂月困薦瀕而陣

大兵遣數百騎假漢職

入其營矢自中發一軍皆殲

南力戰死而前時噤不出聲

者爭告南且交章論公書生

誤國賴上明察詔勿問公亦

再疏自劾乞賜罷斥不聽庚

午以御史巡視陝西未幾以

病告章五上乃許癸酉輔臣

徐以啟薦公修曆乙亥擢山

東驛傳道俱辭不赴當是時

天下益以大亂公居休寧之

縣山懼旁邑奸民猝起愛郡

人天一偶僦多謀畧足辦

賊招與計事天一勃然有澄

清之志遂推奉公事靡不盡

力因設友助法團結鄉人爲

守禦計良民皆習弓矢聽金

鼓識進退環視之境無不

曉曰徽一郡耳沐通江右

兩浙陸走寧國大呼他郡地

勢迫進獨徽重嶺登險踞江

南極高之地倘積三年粟其

中人人自捍雖難圖獻于萬

賊可安坐而撤之吾保徽州

所以蔽江東而衛陪京也然

竟以此爲馬士英所陷幾不

測馬士英於人福王時用事

湯亂東南者也時爲鳳督癸

未三月某日兵數千聲稱

兵奉督徵抵徽之初門語雜

五王緩聲掠徽人震恐以爲

賊謀往拒之天一則腰刀

自前夜跨馬率壯士馳數

十里擊賊初門斬賊大半

遂始定王英以倡亂許公將

致之

史外

卷二十

前明忠義別傳

一

出列戰馬爲僂月困薦瀕而陣

大兵遣數百騎假漢職

入其營矢自中發一軍皆殲

南力戰死而前時噤不出聲

者爭告南且交章論公書生

誤國賴上明察詔勿問公亦

再疏自劾乞賜罷斥不聽庚

午以御史巡視陝西未幾以

病告章五上乃許癸酉輔臣

徐以啟薦公修曆乙亥擢山

東驛傳道俱辭不赴當是時

天下益以大亂公居休寧之

縣山懼旁邑奸民猝起愛郡

人天一偶僦多謀畧足辦

賊招與計事天一勃然有澄

清之志遂推奉公事靡不盡

力因設友助法團結鄉人爲

守禦計良民皆習弓矢聽金

鼓識進退環視之境無不

曉曰徽一郡耳沐通江右

兩浙陸走寧國大呼他郡地

勢迫進獨徽重嶺登險踞江

南極高之地倘積三年粟其

中人人自捍雖難圖獻于萬

賊可安坐而撤之吾保徽州

所以蔽江東而衛陪京也然

竟以此爲馬士英所陷幾不

測馬士英於人福王時用事

湯亂東南者也時爲鳳督癸

未三月某日兵數千聲稱

兵奉督徵抵徽之初門語雜

五王緩聲掠徽人震恐以爲

賊謀往拒之天一則腰刀

自前夜跨馬率壯士馳數

十里擊賊初門斬賊大半

遂始定王英以倡亂許公將

致之

史外

卷二十

前明忠義別傳

一

出列戰馬爲僂月困薦瀕而陣

大兵遣數百騎假漢職

入其營矢自中發一軍皆殲

南力戰死而前時噤不出聲

者爭告南且交章論公書生

誤國賴上明察詔勿問公亦

再疏自劾乞賜罷斥不聽庚

午以御史巡視陝西未幾以

病告章五上乃許癸酉輔臣

徐以啟薦公修曆乙亥擢山

東驛傳道俱辭不赴當是時

天下益以大亂公居休寧之

縣山懼旁邑奸民猝起愛郡

人天一偶僦多謀畧足辦

賊招與計事天一勃然有澄

清之志遂推奉公事靡不盡

力因設友助法團結鄉人爲

守禦計良民皆習弓矢聽金

鼓識進退環視之境無不

曉曰徽一郡耳沐通江右

兩浙陸走寧國大呼他郡地

勢迫進獨徽重嶺登險踞江

南極高之地倘積三年粟其

中人人自捍雖難圖獻于萬

賊可安坐而撤之吾保徽州

所以蔽江東而衛陪京也然

竟以此爲馬士英所陷幾不

測馬士英於人福王時用事

湯亂東南者也時爲鳳督癸

未三月某日兵數千聲稱

兵奉督徵抵徽之初門語雜

五王緩聲掠徽人震恐以爲

賊謀往拒之天一則腰刀

自前夜跨馬率壯士馳數

十里擊賊初門斬賊大半

遂始定王英以倡亂許公將

致之

史外

卷二十

前明忠義別傳

一

出列戰馬爲僂月困薦瀕而陣

大兵遣數百騎假漢職

入其營矢自中發一軍皆殲

南力戰死而前時噤不出聲

者爭告南且交章論公書生

誤國賴上明察詔勿問公亦

再疏自劾乞賜罷斥不聽庚

午以御史巡視陝西未幾以

病告章五上乃許癸酉輔臣

徐以啟薦公修曆乙亥擢山

東驛傳道俱辭不赴當是時

天下益以大亂公居休寧之

縣山懼旁邑奸民猝起愛郡

人天一偶僦多謀畧足辦

賊招與計事天一勃然有澄

清之志遂推奉公事靡不盡

力因設友助法團結鄉人爲

守禦計良民皆習弓矢聽金

鼓識進退環視之境無不

曉曰徽一郡耳沐通江右

兩浙陸走寧國大呼他郡地

勢迫進獨徽重嶺登險踞江

南極高之地倘積三年粟其

中人人自捍雖難圖獻于萬

賊可安坐而撤之吾保徽州

所以蔽江東而衛陪京也然

竟以此爲馬士英所陷幾不

測馬士英於人福王時用事

湯亂東南者也時爲鳳督癸

未三月某日兵數千聲稱

兵奉督徵抵徽之初門語雜

五王緩聲掠徽人震恐以爲

賊謀往拒之天一則腰刀

自前夜跨馬率壯士馳數

十里擊賊初門斬賊大半

遂始定王英以倡亂許公將

致之

史外

卷二十

前明忠義別傳

一

出列戰馬爲僂月困薦瀕而陣

大兵遣數百騎假漢職

入其營矢自中發一軍皆殲

南力戰死而前時噤不出聲

者爭告南且交章論公書生

誤國賴上明察詔勿問公亦

再疏自劾乞賜罷斥不聽庚

午以御史巡視陝西未幾以

病告章五上乃許癸酉輔臣

徐以啟薦公修曆乙亥擢山

東驛傳道俱辭不赴當是時

天下益以大亂公居休寧之

縣山懼旁邑奸民猝起愛郡

人天一偶僦多謀畧足辦

賊招與計事天一勃然有澄

清之志遂推奉公事靡不盡

力因設友助法團結鄉人爲

守禦計良民皆習弓矢聽金

鼓識進退環視之境無不

曉曰徽一郡耳沐通江右

兩浙陸走寧國大呼他郡地

勢迫進獨徽重嶺登險踞江

南極高之地倘積三年粟其

中人人自捍雖難圖獻于萬

賊可安坐而撤之吾保徽州

所以蔽江東而衛陪京也然

竟以此爲馬士英所陷幾不

測馬士英於人福王時用事

湯亂東南者也時爲鳳督癸

未三月某日兵數千聲稱

兵奉督徵抵徽之初門語雜

五王緩聲掠徽人震恐以爲

賊謀往拒之天一則腰刀

自前夜跨馬率壯士馳數

十里擊賊初門斬賊大半

遂始定王英以倡亂許公將

致之

史外

卷二十

前明忠義別傳

一

出列戰馬爲僂月困薦瀕而陣

大兵遣數百騎假漢職

入其營矢自中發一軍皆殲

南力戰死而前時噤不出聲

者爭告南且交章論公書生

誤國賴上明察詔勿問公亦

再疏自劾乞賜罷斥不聽庚

午以御史巡視陝西未幾以

病告章五上乃許癸酉輔臣

死天一爲辨疏詰關上之復作。天說虎陽訴諸貴人公
亦上疏自理上覽疏識公名詔起公翰林修撰故事修撰
專授及第第一人無他官遷者公膺是命蓋異數也會遭
母喪力請終制明年三月賊陷京師帝死社稷公慟哭唾
血誓身自擗未死者再乙酉五月大兵渡江公懸太祖
像於明倫堂率士民痛哭三日集鄉兵分扼六嶺貴池副
榜吳應其宣城諸生麻三衡皆應之會迎降御史黃澍元
魁見公詞於公爲故人公信之遂爲內應城破被執公揮
天二去曰老母在無從我死也天一走歸拜其祖母母及

酒朝日吾首與空公舉事我亦能使公獨死矣追公及之
大呼曰我金翰林矣軍江天一也遂並執行至某所天言
笑謂公曰一泓清絕正足怡入公曰大丈夫死即死耳當
與天下共見之天一肅容謝曰逮受教追過蕪湖天一以
囚服從朱櫻帶刀者一人至閣遵古家遵古亦徽人與天
一同補府諸生有名家落僑蕪湖見天一執手熟視良久
且喜且泣曰事至此奈何天一曰無他言往拜孝陵死見
高皇帝耳遵古作雜黍進酒當是時賓友滿座視歸此兩
人此兩人把酒淋漓論議感憤激昂賓友聞之皆驚竄走

而帶刀者竊嗟嘆曰君無以我武人鄙我也我雅知忠義
今世吾心服者史閣部可法黃總兵得功金翰林及江君
四人耳然觀子亦義士者言仕坐子無乃有不盡之言乎
二小卒伺門外帶刀者竟去遵古因嘆息不得一見金先
生也天一遂索敗紙書數字投遵古見公至則僧海明先
在與公密語公曰甚思一見文石也文石天一字遵古還
招天一前帶刀者不許遵古正色責之曰君何與初言誓
也且吾家屬士餘日猶死守節初者曰不然金翰林好
將電親自被執不劫報猶使諸君進坐我獨待立於甬新
史外全志卷五十五

進即遵古復走往欲言於公甫坐定而其監押官張亦踞
對席坐公忽移南面臨之遵古不復言張遂出而以令箭
徽帶刀者送天一來諸人痛飲悲歌追叙往事歔歔泣下
燭再跋門外弓矢環列金鐵聲鏗然兵人大呼叱咤遵古
海明緩步出道旁人竊語曰此時乃有此人也故督師洪
承曉歸

本朝爲內院學士欣然迎公公張目字謂承曉曰亨九義陳
亡時先帝素服臨祭九壇備極卹典豈有受恩如亨九而
甘心降敵者吾竊疑其僞也天一復朗誦論祭文承曉歎

然出曰此老火性未除吾不能再見明日公出通濟門
衣冠望孝陵再拜曰臣力竭矣虛負國恩端生受刃時
年四十有八天一同日致命從死者江孟卿陳繼遇吳
慎余元英後應箕三衡亦不顧死海明聞公遇害乞貨市
棺徑前抱公屍而歛漢兵呵阻之海明不爲動卒歛公
載歸蕪湖巷中閤入蕭倫賈客也素不識公聞喪至拜之
見棺惡然曰此豈足歛公者吾有善棺值百數十金其
伐材環銅文漆皆在明時此乃我公所安寢者也遂易之
孟卿諸人悉改棺題銘諸家皆奉柩歸惟吳余無人至者
史外

遼古買地葬之而倫爲立碑書名氏鄉里誌其葬處方天
一之殉難也妻子將天官弟子洪備毅然曰是屬責也
熱走烈日中數百里以義激勸婚友及子貸大汙汚衣無
可易輒解衣於溪暴之伏身水中候其燥衣而後行得百
金贖天一妻子於官而以其餘買田宅里之旁給養殘焉
公舉義時自吳麻諸公外有在籍山東巡撫寧國即祖德
職方郎中涇縣尹民興徽州推官溫璜等皆同事諸生沈
壽彝吳太平阮恒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俱死之
乃徐淮者與吳漢超收演軍連破句容溧水高郵溧陽溧

太平諸縣三年丙戌正月兵敗漢超入見曰首事者我也
剖其腹臆長三寸妻戚投樓下死唐王特贈公禮部尚書
益文毅

汪有典曰嗚呼公以經義負盛名學者宗之此特其庸耳
上嘗令中使覘公布被蕭然篋中不名一錢爲之太息江
天一云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有味哉魏禧曰遵古學問
君子與天一爲至交倫賈客海明倫何其難也倫與四義
士皆平生不相知識獨以遵古義發動於中久而不懈雖
古人何加焉文月來迎其兄喪夜夢文石語之曰我無頭
文月曰頭固在也曰非是明日開棺頭果誤他棺中方倫
已收義士屍後三日滿洲兵大至屯其地人以爲忠義之
報然非倫曷濟哉

公被執時與長兄書云生死禍福皆有天命我等唯順
受之而已不必避逃我家爲王事勤勞死者死得其所
卽流離散亡亦流離散亡得其所弟日內靜觀之殊亦
不大悽慘視死真如歸可見平昔學道得力今爲郡事
未定不得不忍死在此毋令內地有慘變將來反謂我
誤郡人使郡人糜爛是弟真誤郡人也兄可鑒定以待

一切聽之天命唯父母南極未歸土日夕在念前日奠
墓地不知已成否知已成可擇吉日之最近者及早葬
之此爲要緊聞兄等前日積薪於屋俟有惡即舉火自
焚此真學道人弟所至欣羨者也與長男書云我往南
京去道經等聞我信必求自盡可且止之俟我南中信
歸再聽行其意未遲也爾在家中不必驚惶當此國家
大變人民惶亂不能自保之時不得其所者多矣如我
三月爲國勤勞今一日得正而斃自不枉我自問六月
來一身久如探雲霧無一毫懈怠但念郡事未定此心
更分一毫志氣
實實不安倘百姓安堵則我瞑目矣各鄉尚有好事言
兵者此實無益我死實甘徒殺百姓何辜孔子曰以不
教民戰是謂棄之此我數日之所惓惓也大丈夫不欲
自盡自盡非大丈夫事古人云吾國之三公不可辱於
賊此中自有道理我絲毫不亂我向欲自作年譜多事
未遑在道隨記隨書成編當寄回付梓公之臨難不肯
苟免從容就義如此而外間云云殊多刺謬如石門亦
云先生致命時許多周折何耶

溫司理傳
公諱璜字寶忠烏程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徽郡司理聞國
難慨引佩刀嘆曰此身當付汝及馬阮亂政明事日覺公
精誠惺惺義勇爲敵愾計不少懈乙酉秋王師下金陵
所在歸附公與金公聲分兵據徽大兵入境金公被執
公猶聚眾嚴守郡城邑紳黃潤爲內應城遂陷公謂夫人
茅氏曰吾守土臣義不可辱收當自爲計夫人與女寶德
俱誓死公先殺長女夫人匿其幼子遂整衣臥公以刀截
其喉少頃夫人嘆曰未也再刃乃絕公自刎不殊皆師張
誦其賢狀生於之歎曰公忠義中人不落不食者
五日手挽其劍及死衣衾猶未各負氣骨節俱不
屈體亡故見其清操麻冠懸於鄉鄉試薦舉復以
他故失爵邑愛忠清公義渠渠器重之越二十二年丙子
始獲鄉薦又庚午年癸未會試同考官吳忠節公甘來汪文毅
公偉於落卷中挾得公卷慶得大力薦之乃得第後公果
闔門殉難與三公同爲節烈名臣
汪有典曰嗚呼甲申乙酉之際上相握印劍專征所在督
撫及諸大帥擁重兵環賊壘而軍者相望也無能一紆國

家之禍甚且送欵賊廷推刃君父區區司理何有哉向欲
異趣管華殊轍自古嘆之別倉卒摸索於文字之中卒死
生不相背負豈易得哉且公連舉三十年老進士卑司理
功名富貴日暮途窮夙昔講學寔爲東林眉目者簡崇仕
靡亦倒行逆施而海內方羣仰之爲泰山北斗公卽少自
妄蛇既有執簡書公後者顧公卒不出此三公可謂能知
人而公亦可謂不負知己矣爭光日月其不在是與

卷二十

九

吳副榜傳

公諱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崇禎壬午副榜乙酉
王師下金陵謀起兵被執不屈死如梟梟裏爲之序曰嗟
乎予讀樓山先生遺詩及子班北歸手奉史傳歎歌虞之
際文章朋友何其鴻昌俊偉極一時金石膠漆之剛堅又
致嘆可海一堂同聲合志相與憂憤激烈慷慨悲傷以至
於殺身成仁不待傳檄無煩號召如虎符令也嗟乎海岳
精英文章星鳳不必待時而駕威儀曷時一代醞釀三百
年培養風運難盡而薈輟日月之光兼總英雄之畧者受

十

命挺生電策雷驅金戈鐵馬畢命遂志以身殉君國不
辭膏斧甘心斬絕此唐宋以來所無而吾黨學問氣節數
十年輪囷離奇鬱蒸所致不可誣也猶憶當年聲氣千里
命駕風雨不渝晤對雖不以時不以地然三年應制會
傳京十五國人文畢集南雍之盛踰於北而諸生以禮相
見或珠盤玉勒推執牛耳會音咸千百人或某月某日甲
與乙相往而盟告之天地父母倚蓋終身砥礪期許大江
以上爲吳樓山劉伯宗城大以下爲楊維斗延樞張
大如應而雅揚上下之間絡繹八省郡合吳楚則余與

陸不報還里咸不至一日樓山責子不援同郡湯薦玄
之難余既未與湯相見又不敢忤父執賢者適於臨侯
使先生出獄特提兵憲揚州樓山相過數言袁公語學
使省免疏軍送入關樓山之爲友又如此時年伯周仲敷
令推以表服來南湖當事樓山諸君左右之一日於高座
寺取門生五百餘人余在座有所問不合去樓山不以爲
杓也是科密之德朝宗擬第三下第辛巳年歲先君由粵
調衡詠更調南破之襄陽監寧南軍左良余往返萬里上
書萬言卒獨救旋於三百萬贖賊三十萬醫兵中皆同

史外

卷七

七

志力是時將之爾第尊先生而視以楚撫速平賊兩
奇志樓山延紹沐撫偏沅襄陽藩司賊中與余同不于
苦辛窮之乎有兩不得當也壬午夏秋余從方孩先生
貴州楊樓部延江錢股求朝孝魚仲陳皇士長附孟長入
應春和洗心詩送黃石齋先生通周戊五溪同魚仲黎懷
真金陸拮据行李送吾師范大司馬應詔入京時樓山罵
石齋先生關人於爭海寺於司馬多所條對又同樓山王
一手子建嘉與看懷寧縣于等於魚仲河房復大罵懷寧
竟夜則目樓山者多所不可惟余知樓山玉岳在胸獨月

駭心事與境忤潦倒拂逆或奮袖傲昂忽成聾大嘆臥鄰
女傍過致罵座皆三年後死事張本也是科惟子一售子
已入徵與樓山雅賂寄章宋轅文徵與夏仲文金陵吳王
隨國劉宗鶴問上元百餘人同質副榜京兆金楚曉先生
謂副榜之盛百年所無千秋致慨特刻題名叙齒二錄記
知南國賢書竟以是終裁此後賊勢孔亟中原板蕩同志
烏歟故矣甲申崩圻南都建立吾邑割地隸與平與平仙
父民亂百口無所託秋冬走南都時懷寧翻案取用放手
殺吾黨修報復子靜臥一小河房聽之樓山定生以救仲

史外

卷七

十四

取南來定生不獄樓山疏而免校尉屢及子門不縛或曰
劉鐵意力孔明子不解也以小草與賊敵夫重仲文孟
蘭正貴州兄弟錢魚嬰無錫程權伯正與朱嬰士金陵張
拙生吳縣魯儒發和州同泰特用敬夫毅然請危聽余時
以獨子侍兩親兩辭閩邵史公可疏薦救災監軍歸泰
親走鹽官依則梁兄轉徙至張螺浮海監大白居卒遇
大兵殺掠男女二十口子驚憂病百日死一永夜復生還
里則

本朝第一

巡方使者姜公

金

徵書特薦已三到門按臨泰

州子時泰親奇寓宮紫玄家時錄免紫玄與周傑團兵憲

亮工親來勸駕予扶病告額至再後姜綱級始免時在乙

酉深冬則傳聞樓山以義靈節死江上子方父子死梁溪

敬夫從戰老營寡創歸死和州湛至死萬安孟璣死巡縣

克威死海上仲文全家死西粵太平蘭芷兄弟死豫章羅

贈兄弟叔姪死嘉定臥子蔡仲父子死華亭樓部發美周

南祥死處美周者庚辰同百史巢友與予分咏黃牡丹至

十律爲虞山宗伯錢謙益所特賞以未與樓山同前會故前

不書徐巢友海鹽爲立額布衣髮削一以督撫死獨之以

史外

督撫死粵樓山當日相救不愧也甲申超宗先以揚州城

守死亂民子一賦絕命明志死非都後維斗崑崙趙我完

自許朱昭明諸君無不死眉生客之惠連年少如須鬚

公拙生咸大半棄妻子散家產去鄉里以僧死於名山山

方湘客在粵稱殿上虎子杖造成死彌發爲大司馬歸死

謂少爲大中丞僧死南岳嗟乎烈皇帝殉社稷自閩學以

下殉王者僅二十一人議者謂建文之難與魏璫殺戮忠

義種子殆盡何以奮義竭忠死者如微之表旌途父與昌

黎等云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善者

本朝其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奔冕不加於身祿食不進

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延頸受刃分死不辭在古與今百

不得一今吾黨皆太學諸生所謂弁冕不加祿食不進死

者僧者數十百人視微之所褒百不得一何啻霄壤又議

者謂崇禎間處士橫議擅操國政要挾公卿皆漢亡國事

試想義膽繩樞乾瑩朽蠹與朝廷似有間乃一聞國變同

毀棄身家上減宗祀下殺妻子斷頭碎骨浩然不顧以燕

二祖列宗教養自非讀書明道窮理養氣靈居確然切礎

砥礪安能以天下已任綱常名教共肩一至於此小東林

史外

樓山首倡之其制義詩歌古茂辭高古不必論讀其北

史史論與東林本末兩朝刺復庚辛壬癸記讀書種子諸

書其刺促寒窓塵埋八股時根究治亂尚論千古至蒿目

時艱於國家陰陽順逆政事人才無不臆記手抄存之夾

袋其功在國家吾黨直與日月忠義同不朽矣冒義之非

如此方大鍼之必欲殺公也公語侯方域曰今有欲吾謝

大鍼可轉禍爲福者豈不爲茫茫所笑哉會左良玉稱兵

聲言清君側而大兵已逼得乃解公歸起義賊敗被執

沈刑諸刑者曰吾死勿去吾冠將以見先朝於地下也

笑而死授命處血迹至今猶有洗之不去

汪有典曰嗚呼公羅九經二十一史於胸中洞悉古今興亡順逆之迹當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公多憂危之言人皆竊笑之迨其後天狼壘鼠禍機將發大臣將相又皆畏罪持祿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身爲餌公則張目奮袂而言之禍福利害不爲少動人又竊而笑之羣犬吠怪理固然乎同時諸名士之社集者亦不盡皆君子而死生不相關負乘然霜泣鬼神者正自不少也予次公傳錄冒氏之文以附見焉誠不忍其沒沒已也

七

凌御史傳 附凌潤生

公諱馴字龍翰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從督撫李建泰出防河授職方司主事流賊薄保定公獨戰不支被執不屈刀矢及腦貫喉賊視已死乃去頃之復獲剗少愈亟馬赴臨清首建義旗斬賊官復東晉八十餘城福王南渡聞其忠勇拜監察御史巡按河南監各鎮軍、大兵渡河汝寧鎮將劉弘起欲南避公獨勞挽諸星馳歸德兵缺餉空逼諭士民誓以死守豫王遣人招降不從而著縣事胡斯等已開東北門迎降王下令無殺凌御史不者卽屠城衆郡帥公公與從子潤生已仰藥自殺奪去之拔佩刀自刎又奪去之公乃投印井中具疏云臣誓不受辱屬者仰藥引劍兩被強持因思慷慨而歿及小民何如從容而善全大節臣年七十登第末選一省子年四歲生來尚未識面受命疆場義不反顧伏乞大駕乾斷速定戰守之策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南向再拜誌單騎見王從子潤生從王曰御史私渡河復抗大軍何也公曰以大明之官歸大朝何云私職授監軍恨兵微不得一戰何云抗王默然愈加敬禮手金爵侑酒公曰天不飲也贈大帽貂裘革屨復

不顧或謂公學文文山耶公曰忠孝至性何事慕做斷學
道蔡鳳監軍道吳汝琦於公前公笑曰我已辦一死來矣
遂自縊潤生亦從死公遺豫王書願堅盟好慎勿南下否
則楊子江頭交御史卽錢塘江上伍相國也王嘉嘆久之
爲治喪成禮而去

注有典曰嗚呼時勢窮迫之際不幸嬰賊鋒以死或慷慨
自裁者多有然斃死復甦不能再振全面改行者亦復多
有公瀕於死者數矣殘喘餘生蒞任二十日驅馳數千里
餉絕兵空莫有應援淮北一帶望風附款豫王於公復有
史外
加禮此亦良禽擇木之秋也至秋始相殉以死者亦未必
徒以首領易虛名也

陳給事傳 附徐子遠等

公諱子龍字臥子號大樽江南華亭人負奇偉惆悵之才
視履高濂不可一世與徐公孚遠夏公允彝交善相砥礪
爲名節崇禎丁丑成進士出黃公道周門除紹興司理博
擊豪強不少貸陸境有劇盜單騎入其然降之遠述肅然
擢吏部主事旋告歸福王時起兵科給事中疏請慎名器
謂陛下問關南返從官幾何今天位既登來者何衆人誇
異戴之功豕切從龍之念傷體害政非國之福夫勅功誘
善惟在爵賞一爲輕溫後將無極嗣後果係服勞有功但

史外

卷三

三

賞賚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曹風不稱之譏犯太湯
負乘之戒又言請用賢勿二爵人以公一在憲臣之宜召
也憲臣老成清直海內盡知今入國門寄居蕭寺不得一
望天顏在陛下方謂大臣和衷共濟恐憲臣顛而奏對之
際復生異同然臣以陛下疑異君子之機從此而生恐君
子有攜手同歸之志黃道周之流皆擲匭而不敢矣陛下
誰與共濟天下哉一爲計臣之特用也計臣清端敏練白
條所服但古制爵人於朝與衆共之舉勅糾糾封覆敕可監
萬一異日有奸邪乘間左右先容餘司不及議幸輔不及

知而竟以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倖門日開爭之則已有
前例立國之始雖陛下特慎之也計臣者張公有舉清望
表著焉王英川中自晉戶部尚書借以開傳世佳門也靈
臣則劉公宗周所謂草莽孤臣疏論時事觸竹舉軒者也
福王與不聽遂歸衣歸乙酉南都不守起兵太湖兵潰死
之徐夏二公亦抗節死徐公字闇公與公同里崇禎壬午
舉入夏公字葵仲與公同年進士亦同里歷官吏部員外
郎子完淳字存古諸生有異秉十五從軍十七授命磨盾
草檄不與老生宿儒婚沐髮赴義將獻絕命詩遺其母與
妻妾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婦云孤兒哭無淚山鬼曰爲遶石道麻衣客空堂白髮親
猶骸猶有夢負米竟何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憶昔
結納日立當懷甲時門相齊問閭花燭夾旌旗問發談忠
孝同袍聲唱隨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
汪有典曰嗚呼張耳陳餘世所謂刎頸交然卒相背負此
無異故其初相砥礪者非也固無問其終侯方域弔公詩
云長箋奏地下端不欺杵曰後死欲有爲成敗事皆偶斷
頸何足惜固其含笑受萬卷識是字文人非無來諸
輕薄顧公事不朽此足以繫三公完淳絕矣獨石談

笑歸死其得於漸摩者固然夫又不足異矣然終童未聞
善賦汪蹄不見能文方之古人殊難其匹也

徐夏二公之抗節傳聞異辭朱葵尊謂徐公

引

騎鶴東歸似未舉兵死徐越調夏公息影林下淋瀝變
臥子自沉環公扼腕歎曰國破君亡朋友遊歷我何以
獨活亦死之似死在陳公之後而陳公有會葬夏環公
詩具載集中且爲長書焚夏公墓述已所以不死之意
期不負夏公侯方域弔陳公詩有長箋奏地下端不欺
杵曰語則夏公之先死無疑野史述夏公授命在乙酉

卷二十二

二十二

五月而其集中有練川五哀詩朱葵尊謂練川城潰乃
是年七月五日受公尚符則止水之授當是淞江失守
之日侯方域弔陳公詩細注謂當事者執之公曰何必
訟事皆有之但未得就耳不屈死于五歲亦論殺而屈
大均渚口跨塘橋弔陳黃門臥子先生詩云舟出吳松
網水逢黃門懷石此塘橋並汪宛所述曾潤之言考之
則陳公之未執自沉水死無疑然方域與陳公同時好
友其言又似非無據不可解也○據正史云南都失夏
公徬徨山澤間欲有所爲聞友人族嗣曾黃澤提徐研

等死乃以八月中賊絕命詞自投深淵以死死後二年
子完淳兄之旭并以陳于龍獄詞連及亦死而同社徐
孚遠因松江被遁入海死於島中

史外卷二十終

史外

卷二十

三

史外卷二十一 前朝忠義別傳

黃貞文傳

公諱淳耀字蓮生號陶菴嘉定人公爲人嚴毅方正卓然以名教爲己任舉崇禎癸未進士及第後寄弟書曰吾廷試傳臚時鼎甲先上殿人皆噴噴稱美吾此時嘆息天地間自有爲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必不肯爲數千年之一人而必欲爲三年之二人可怪也蓋其自命如此後由錢謙益薦延爲子師其客程嘉燧出海棠小箋題蔡和公詢唱者爲誰嘉燧曰吳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公吳伯如子也

嗣曾竭力城守城破從容詣城西僧舍將死曾止之曰公未仕可勿死也公曰城亡與亡此儒者分內事耳索筆書曰弘治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進士黃淳耀曰裁於城西僧舍嗚呼道不能宣力不能竭不能潔身自隱讀書益學道無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遂自經死弟諸生淵耀字偉恭亦從死學者私謚爲貞文先生方公之城守也與公同事者右里人張公錫眉董公用員馮公元調唐公全昌夏公雲蛟等皆死固守 大兵來攻乞師於總兵吳志葵志葵遣游擊蔡祥以七百人來赴一戰失利東甲遁外援遂絕城中矢石俱盡七月三日大雨城隅崩架巨木支之明日雨益甚城大崩 大兵入侯公拜家廟挈二子元演元潔並沉於池張重馬唐夏五公皆死之張重馬舉人董元秀水教諭馬唐夏並諸生

遂志以盡其才吳天上帝以大其誠日星河獄以達其氣者乎兄弟朋友矯首同歸豈虛也哉

史外

卷二十一

三

徐公詹傳

公諱洲字九一長洲人少孤貧事節母至孝諸生時即以名節自任嘉善魏公大中被逮過吳公募其忠血登內子簪珥質金贈之周公順昌聞而嘆曰國家養士三百年如徐生者真歲寒松柏也登崇禎戊辰進士山陰吉士授編修歷詹事府少詹事甲申京師陷帝殉社稷公號慟不已每朝望朝服北嚮而哭會南中立福藩舉情願願謂甲與公獨廢然曰相無王導謝安將非祖逖陶侃區區新造之江左分門別戶燕雀處堂其能旦夕安乎吾唯有一死

史外

卷二十一

四

以報十七年故至耳每指園中池謂人曰此吾止水也乙酉三月南都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進祭先帝阮大鍼偃蹇後至疾呼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不足以謝先帝今徐汧等皆北走矣馬士英笑而惡掩其口曰勿漫言徐九一現在蘄州聞者咸嗤笑之五月金陵失守阮大鍼等竄去公掃墓還投虎邱新塘橋死之子枋字昭法壬午舉人隱居不出山者幾四十年人目爲寒水百尺不可得而近也吳樵陽公弢屏囑導從一小舟扁舟造訪候門良久竟不獲見歎息還有一浦李公天植

者字因仲癸酉舉人國變後改名確字潛夫禿頂緇衣亦數十年不見人年八十餘奇貧無子饑餓瀕死一時遇民欲歛貲爲扶月供枋曰君輩意良厚恐李先生不食他食君子愛人以德君輩力所不及聽其餓死可也已而李公竟餓死

汪有典曰嗚呼福藩既立時卽有王謝陶祖諸人亦無救於亡矣何者本已播也論者謂福藩親近於晉元統正於宋高地大於李昇其亡也則黨禍促之然使太阿旁落而倒持其柄此亦不得盡委罪於羣小也宜公之見機明決而權僅以共抗謝先皇歟王羲之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此直昭法潛夫一笑多耶

史記

卷五十二

五

華吏部傳附華尚書等

公諱允誠字汝立號鳳超無錫人曾祖舜欽瑞州知府祖啟直四川參政公天啟二年進士殿試對策極陳閹寺之害至者不敢進呈置二甲從同里高忠憲公誦學直書院未幾與忠憲先後旋里遂受業爲弟子四年春從忠憲入都授都水司主事忠憲去官公亦乞歸崇禎改元起督總理事進員外郎明年冬京師戒嚴分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少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及叙功復加俸一年久之致職方員外郎當此之時溫體仁在內閣閹洪學在吏部兩相畏懼謀翻故時所定逆案一切是非進退俱不厭衆望公發憤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謂三四年來天子焦勞於上羣臣耽享於下孜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才蕩盡夫以天子聖德加之勵精何難坐臻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無文擊斷之術倚皇上慈核而騁其持籌握算之能遂使恒和之世競尚刑名精明之躬寢成叢脞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圖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趨事赴功止此精氣今但以覘觀微指爲無心指摘細瑕爲快意大僚驚魂於同奏諫臣并而

史記

卷五十二

六

於守科直指風裁徒較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迷使官
守言責止歸簿牒之煩吏治民生盡成鈎較之務以多士
修職之精神爲小夫趨承之能事可惜者二廟堂不以人
心爲憂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
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窮議論滋擾遂使僥倖
撫等於築舍忽用忽舍有若舉若以興邦啟聖之歲時爲
卽盡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
也喪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錦異辟繁已愛民之奈
大成何以與孫元化並連甚至一事偶誤一言偶拂執訊

史外 卷三十一 七

隨之反使輕滑者不以捍綱爲懼而矜驕者且以對吏爲
榮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
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奸卽
黨不惟不用其言並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人人相戒暗
默求容是非共蔽忠謨互消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爲防
維者廉恥也今大臣握重權而有徒隸之心小臣占風氣
而鮮特立之樂近者中使一遭妄自尊倨鮮與抗衡羣事
阿諛是上以爲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爲可惟吾
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甘賄覲成風蓋惡書史二

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丞相之
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爲奸國朝罷丞相以用
人之權歸吏部而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家臣洪
學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已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
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統鈞大臣甘作承
行之吏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而且遍布私人脉暗通
千南北封疆重寄憂獨過於君王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
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諱官可借題逼逐
而薦剡遂作爰書陛下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矣怒諸

史外 卷三十一 八

臣之擅擅莫專於此矣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矣威福
下移舉錯倒置四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陛下尚德緩刑
用賢去佞勿以至神至聖之資爲臣下所誤勿以治人治
法之大爲奸邪所牽勿過於嚴致士氣人心日趨頑懦勿
偏爲任致名流善類永錮滿時使臣言得行卽治臣以出
位僭越之罪臣有餘榮矣疏奏凡再奉旨詰責公遂發洪
學冒功冒蔭諸弊言益侃侃不阿當是時體仁方擅寵中
朝見公疏者悉爲危之公亦自分禍及預爲概以俟命然
帝意頗悟僅奪俸半年而洪學亦旋罷去其冬以省親歸

第十一 年福王立起驗封員外郎到署十餘日即引疾歸
嗣後屏居墓田間捐項上髮曰爾此必買禍然吾食祿
先朝去之無以見故主於地下已而被執滿漢官咸集重
以議言欽公公植立南向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在上尤
詎髮不可去身不可降遂死之從孫尚濂從公死僕薛成
木孝亦號泣立死

注有典曰嗚呼公從忠憲得王靜之學整齊嚴肅殆若性
威造夫顛沛雖忠憲亦資其益忠憲既歿公發明高氏之
學歸然稱東南大儒卒其從容就義不負師門斯乃爲君
史分 卷二十一 九

子儒哉公臨難時謂濂曰心即太虛之心太虛中何曾有
刀鋸斧鉞清其刀鋸斧鉞不得加焉之心亦安往不得哉
益公之見道分明如此視夫計無復之引決自我者異矣

侯通政傳 州侯嶺等

公諱嗣曾字豫瞻江南嘉定人以監察御史忤閹臣張居
止外移累官福建右叅議謫堯封者公會祖也以給事中
忤魏忠賢削籍贈太常少卿諱震鳴者公父也公天啟五
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外艱服闋改南京吏部歷官郎
中出爲江西提學叅議繼宗生兩人忤王旨王問誤黜
兩宗亦亦譴責有史子公毅然曰胥吏何罪此曹泰叅議
叅議奉朝廷令甲也胥吏何罪王愕且怒然以其言且不
能有加而罷公守正多此類累遷嘉湖道左叅政以卓異

史分

卷二十一

十

被舉召爲順天府丞辭疾不至福王南渡召爲左通政又
以疾固辭王師下蘄州偕苗公淳耀率吏民城守城既
陷投池中未死兵鈎出之遂遇害子元演元潔皆從死弟
岐曾字雍瞻太學生文行與公齊名坐匿故給事中陳公
子龍不屈死母太恭人龔亦及難未幾名捕公幼子靜太
學家子訪挾靜逃支硎之中峰已而聞追者將至謂靜行
矣晉代汝死立遣靜而身登小舟解腰間金與舟人揮之
去入書靜姓名衣襟殆遍投於水有涸者拯之易服走吳
山爲僧而靜亦難髮亡命事甫定靜死訪聞之撫胸曰吾

萬死一生保吾弟爲世父遺孤計耳今顧至此慘乎起歸里以其長子乘嗣從弟演主通政祀乘天死又以幼子來宜繼之於是訪遂無後瀕死以母弟汎子爲已後太學子涵謂與太學同死者有僕僉兒朱山鮑超陸二李愛凡五人涵之言曰子龍與叛人吳勝兆有連罪當死府君不知而舍之以舍之故而卒失子龍債死可也府君就領繫而責以必獲子龍亦可也顧子龍近在百里不待其獲而府君見法於二日之內何也子龍尚無反狀况府君乎共一老書生耳下一檄走一隸垂首就逮死生唯命何爲乎統

史外

卷二十一

十一

兵五百聯祠四十若將摧嚴城當大敵者已而擒獲揭僣繫其妾婦廝養養室而胥奴之班師之後復出所劫一婦人至責直數百金何也且使坐府君以藏匿藏匿之罪誅及其身亦已過矣僉兒等五人以奚奴不曉事并駢首服上刑是勝兆子龍不辜戮而府君孥戮又何也聞勝兆事未盡而就縛是時一郡並皆按堵於法勝兆依謀叛律斬子龍以謀叛未行逃匿山澤律絞府君藏匿子龍律減子龍一等他人捕得及罪人已死又減一等法如是足矣諸大吏據實上聞必蒙報可從此僣妄關謗毀之章焚諸壘

投名之牒而地方本無事也今欲張靖亂之功利疊因之畜指書生爲強寇麗童端以極刑勾連瓜蔓利掠不已嗟使一時士民魚龍散亡命潮海往往相構煽爲盜益致厲當于十餘年南顧之憂得毋有在其責者乎嗟哥疎濶之言其小雅詩人之儔與諸君子可以傷其志矣

史外

卷二十一

十一

楊解元傳

公諱廷樞字維斗江南吳縣人崇禎庚午鄉試第一以理學取節自命熹宗時魏闖亂政毒陷正人緹騎至吳逮周公順昌宣詔時聚觀者累萬人撫按左右立公與諸生王節等肅而前曰大人有事地方詎不知吏部居鄉立朝者今日人情如此公獨不爲青史計乎撫按股栗不敢諾於是顏佩韋等五人擊殺緹騎數人撫按遂以變告周公斃於獄五人皆嚴誅王公節等遣戍有差而公獨免倡應社於吳中評隲五經文字張溥天如朱隗雲子主易楊葵子常顧夢

史外

卷二十一

主

麟主詩周銓節臣周鍾介生主春秋張采受先王啟榮惠常主禮記而公與嘉善錢旂旌林主書後與幾社復社合領解之後聲譽日重門下著錄者二千人國變避居光復山中忽被執繫之舟餓五日不死書血衣以遺其孤云廷樞幼讀聖賢之書長懷忠孝之志爲孝廉者一十五載生世間者五十年竹士林鄉黨之規模肩綱常名教之重任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受祿值中原之有難遂蒙禍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歲其月則孟夏之中方隱遁於山阿忽陷身於羅網時遭其變命付於天雖哭如其來如亦已知之久

矣生平所學至此方覺快然千古爲昭到底終爲不沒但困報國無能懷忠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事尚孤累朝所受之恩留此血衣以俟異日舟中矢志不能盡言見土巴二帥不順命斬於松陵之泗州橋上或云攜一女赴水死或云以薙刀自刎死或云嫚罵不已殺之蘆墟泗州寺首已斷聲從項中出益厲

汪有典曰嗚呼蔡柳奇葩名常爽實機雲高譽習不逮言文士無行蓋自古歎之故五經六藝不藏辱行之儒而廣見冷閱難免疚心之論周鍾馳聲文場卒敗節殺身議者

史外

卷二十一

西

謂明之亡也以八股良然如公之八股其於社稷豈有厚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史外卷二十一 終

史外卷二十二 前明忠義列傳

徐尚書傳 附李成等

公諱不麒字寶摩一字康求嘉興人天啟二年進士授

部營繕司主事魏闖與三殿之役督責峻急帑藏不支母
顯請公折以令甲大忤闖意楊左之獄起黃公尊素公師
也坐賊在繫公爲營救冀出之闖益怒以事誣許公罷官
歸崇禎初福南祠部郎改吏部文選尋改考功主計典遷
尚寶卿轉應天府丞召拜左通政歷光祿寺卿陞少司寇
署部事當是時貴索填滿公視事三月出滯獄萬餘陳新

史外

卷二十二

甲爲樞部乘方誤國可吏多與援公定爰書葉市海內快
之晉大司寇以教劉公宗周並議姜公塚熊公開元罪輕
不足塞上意斥歸里甲中春賊迫畿甸中允李明睿倡議
南遷廷臣持兩端莫適所至公聞而嘆曰若膠柱死守亦
非臣于愛君父之道苟翠華南幸各鎮撫之兵騰勇奮發
大臣勲衛半畱居守半充扈從以謀恢復亦不爲無策也
倘觀望狐疑至求遷不得尚忍言哉於是爲文檄同志起
義兵悉吳越之甲北首赴難而烈帝西閭至矣公聞發痛
哭幾絕遂定繼嗣嫁二幼女悉遣姬媵誓報國仇未幾南都

立君起冢卒公方欲北定中原以匡王室而馬士英專國
羣小五嬖事益不可爲謝病去糾義旅城守 大兵下嘉

興公適任鄉招募信迫趣歸曰吾大臣不可以野死時城
閉絕之上老僕李成欲先登少僕徐錦謂成曰君老矣幸
速歸鄉成怒曰童子何知謂我老耶俱絕入城陷公自經
縊宣不得甕顧老僕口幸速成全我成痛哭不敢視錦慨
然叩首於下者再起爲主人繫縶遂絕當此之時徐錦年
十五因謂成曰我輩食王食衣王衣王人死我輩顧苟活
耶解帶繫急檣而死成大慟亦自經在鄉二僕祖敬李升

史外

卷二十二

聞之俱自經死子爾穀以湖寇死於市妻孫氏赴水死先
是公歸田日築堂於郡榜曰可經人不解其故及自經於
堂始信公之就義立志已久云

汪有典曰嗚呼明之亡無關於遷不遷也當是時王勢孤
立於上臣心攜貳於下居守扈從兩無可仗不遷猶獲正
終遷則爲諸臣苛貨耳癸未正朔帝臨朝受賀文武侍殿
陛者僅百揆勳臣二人而已甲申正朔則金吾一人雖鳴
鐘殿門待之良久終莫至者嗟乎臣無報禮之心君有獨
夫之痛何以至是哉蓋至騎出東華成國之聞人不納身

紆兇耳柳棺之臨守無人益嘆諸臣之誤朕不誣也以烈
帝之百叶憂勤既不得如周宣之幹蠱中興又不得如東
晉南宋之君少延宗社也豈不悲夫李成祖敏輩人奴耳
徐錦年且瘠瘠寒死主難嗟乎人奴乃如是

劉總意傳附王叔齊

公諱宗周字起東號念臺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丁內艱
甲辰授行人歸養大父母遭喪居七年壬子起官旋告病
去天啟元年起禮部儀制司主事遷光祿寺丞陞太僕寺
少卿亦以病歸甲子起有過政未赴冢宰趙公南星等破
逐朝局盡變公疏陳人臣進退之義力爭削籍崇禎初起
順天府尹卽以直諫被斥歸丙子起工部侍郎疏論閣臣
溫體仁及任用中官狀上怒斥爲民壬午起改吏部左侍
郎晉左都御史以教諫官熊公開元姜公瑑忤旨罷歸公

史外

卷五十三

四

歷事三朝好正言極諫以匡國家之失而於烈帝時指陳尤
切疏多不錄甲申三月京師陷公聞變跣足衣麻被髮詣
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誠以靜鎮欲俟哀詔
至發喪公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泣
血激厲同仇顧借口靜鎮作避遜計耶且此何時安所得
哀詔豈有子聞父喪不踴躍之理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
國起原官公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
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
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曰據形勢以規進

取曰重屏藩以資彈壓曰慎爵賞以肅軍情曰核舊官以立臣紀又言賊兵由秦及晉進逼京師大江南北二三督撫各不聞一人一騎北向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關坐視君父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宜誅者一既而大行皇帝在問已確數天痛憤奮戈而起發一戰以贖前愆當不俟朝食矣乃爭后固圍之計有圖定策之功督撫諸臣仍安坐地而不移一步則封疆之臣宜誅者二猶或曰事無稟奉迨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不然馳一介使問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吐城王共激仇耻未必無濟於

卷之三

五

事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宜誅者三更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頒行哀詔何等典詎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省可知時移事換是不爲先帝發喪也則今日典禮諸臣宜誅者四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詔旨乃舉用新恩翻先帝誅璫鐵案夫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憂勤宵旰念念可對天地泣鬼神一旦身殉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於臣下者乃如此其薄也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典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忠者始不報是時馬士英當國盡用

其私人公疏劾之謂兵戈益賊皆從小人之氣類賊名而生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賊竟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衆正不容且次第引去中朝之黨論方與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疎何以言臣等太怒謂公自綱章蕪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請加重戮不得乃遣路計車刺必察則後至者不敢害未幾詔起用阮大鍼公曰大鍼進退繫耳左與亡老臣不敢不一爭之不聽則亦將歸國既入不聽遂告歸將行疏陳五事曰修聖政振正綱明國是端治術固邦本報憫而已明年

史外

卷之三

五

五封南都時疏謂陳之寶中書惟樂勸殺商提議齊侯有勸以交謝故事請察朝九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間尚有望於坤輿則南都之變主上自棄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主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毋以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乃卒門人殉葬者有祝淵生鍼者祝公自有傳王公字元祉會稽人爲諸生跌宕不羈受業於公同學多非笑之杭州不守上

公書曰願先生早自裁無爲王炎午所弔俄一友來視王公曰子若何日有陶淵明故事在王公曰不然吾輩聲色中人慮久則難持也適召故人歡飲伶人奏樂酒罷攜燈出門投柳橋下先公死同時儒士潘公集袖石自沉死周公卜年赴海死明晨海濤湧屍上冠履不失山陰朱公瑞投江死原任大學士高公弘圖流寓紹興城外不食死汪有典曰嗚呼公旋起旋廢不能一日得行其志於公固無損抑國事矣賴焉謀賊不從不藏覆用此列帝之所以亡也况小朝廷哉王公委心相信豈移於末路造次顛沛

史外

卷三十三

七

益敢良規追難投杖之言爲之悚息

祝舉人傳

公諱淵字開美海寧人崇禎六年舉於鄉自以年少學未充棲峯巖僧舍讀書三年山僧罕見其面嘗有過入曲室長跪流涕自揭十五年會試入都適劉公宗周廷諄姜採熊開元上怒不測廷臣無敢言者公儒冠上疏曰臣聞王聖則臣直是切直之言入臣所願效而難遇其主入君所樂聞而不易得之下憲臣劉宗竊竊直性成忠孝天授皇上賜之罷斥臣亦不爲宗周惜而所惜者宗周以顯道而斥繼之者必懲之爲洪憲宗周以迂執而斥繼之者必懲之爲便提提便提之徒安所不至夫平日有犯顏敢諫之忠臨難始有仗節赴義之槩士氣里靡至今日極矣寇亂以來開門揖寇者有之視顏偷生者有之坐視君父之爲遯延不進者有之此皆戀爵祿怖生死脂韋蓄縮之念爲之爾若宗周不惜軀命觸忤雷霆之威此其孤忠激烈言即不當陛下亦宜優容之書奏切責下所司議奪南宮試公故不識劉公既得命往謁劉公曰子爲此舉無所爲而爲之手抑動於名心而爲之也公爽然避席曰先生名滿天下誠耻不得列門墻耳願執贊爲弟子遂從劉公

史外

卷三十三

八

問學劉公雖斥罷帝怒未釋遣官校逮公究主使意在劉公公就逮於府環而觀者數千人皆大聲嘆息流涕故事逮罪人以駕帖時以票旨無駕帖例不合諸生因疑之大譁亂起而起者數十百人校俱驚匿公曉以大義衆乃解散好義或有氣力者爭投以金及援救之贖公嘆曰使我以利死死有餘恨即以利生生益有餘恨悉麾之既就道諸校搜其裝惟周易莊子及先人小像一幅甲申正月入詔獄即訊榜掠備至公抗言曰男兒死耳安有上書受指他人者二月京師圍急放獄囚公得出已城陷同里太常

史

卷三

九

少卿吳公麟徵死之爲含歛歸其喪福王立詔刑部請竟前獄尚書論止之止疏請誅奸輔馬士英通政司抑不奏給事中陳公子龍疏薦公及待詔徐仲吉可爲臺諫仲吉者漳浦人以諸生走萬里上書明黃公道周免得罪杖謫者也不許劉公復出爲意臣公痛時勢日潰亂勸之退明年杭州失守公憂毋趣竣工還家設祭投環卒年三十五或曰不食死越二日劉公亦絕糧卒上召陳僊梁清宏傳曰祝淵上疏申救黃道周得門杖舊制廷杖榜笞有額數門杖則亂施無全生者聞早朝上書曰哺餓路門卒就市

食驚熟識買人候於長安門門卒得錢許之罷買人坐除爲買買人不知也此得首駕上人以淵亡羣究好者勢酒甚賈人莫知所指淵疾趨大呼曰廷杖乎門杖乎祝淵者我也聚舍賈人執淵捧勅太監見淵一泓小書生壯其氣謂曰上怒黃道周而爾申救何也淵曰爲其正直有用之臣朝廷不宜殺也監曰若書生耳何得上書言國家事如死何淵曰國家朝臣不敢言書生是以上書死何憾監賢之戒行杖者淵得不死下北鎮撫司梁清標言於其兄北鎮撫司理刑清宏清宏曰吾家世以忠直傳此心可矢天

史

卷三

十

月前不殺黃道周於肯綮祝淵哉卒保全之注有典曰鴻呼賈生謂烈士殉名此磯言非知烈士者也夫烈士期濟國事而已何心於名哉故士無炫譽當事乃奇驥不騁足登途自駿不然浮氣激於一時初心幾於末路蓋華士聞人未有終始若一之死不悔者也公於君亡國破紛更擾攘之秋最時意氣其亦徘徊依回無容發抒矣乃請竟前獄不得從而擊奸輔擊奸輔不得退而保憲臣卒之妾親朋而報國恩忠孝無虧全歸康泰即曰殉名亦與死名於東陵者異矣陳禧梁清宏傳載公疏救黃公

道周與救劉公事相類毋亦傳聞訛辭耶附著之以俟考

云

史外

卷三十三

十一

祁忠敏公傳

公諱彪佳字幼文一字虎子號世培山陰人天啟二年進士授興化推官崇禎四年擢御史即進封事畧云凡文武內外大小諸臣必使之安其位而後各盡其心邇來六卿九列之長詰責時間引罪日見固而周章急遽救過不遑竊恐留事諸臣悚於嚴旨難以迎合揣摩善保名位臣所慮於大臣者此也入材中下泰半藉上感發其忠義鼓舞以功名今司道有司或欽案之累由人或錢穀之輸未足降級任俸什居二三必至苟且支吾急功赴名之心不勝

史外

卷三十三

十一

其掩罪覆瑕之念臣所慮於羣臣者此也陛下開鼓鼙而思將帥之臣倘得真英雄即推轂設壇夫豈爲過一或獎拔之術未盡則冒濫之弊將萌臣所慮於武臣者此也陛下深懲精練特遣內臣撫按之事多令監視正恐同罪同功反使互蒙互蔽開水火之端其患顯啟結交之漸甚思深臣所慮於內臣者此也其言切中時弊其後亡國卒由此數端云巡按孫松任滿居上考與舊輔周延儒忤家居八載詔起掌察吏部吳昌時破計典任意出入公疏劾其罪昌時敗循差例刷南京卷國變馬士英奉福王正大位

公坑言曰甫建國而遽登極何可且羣帥勸表未至即有忠如陶侃者尚以不預定策爲耻况其他乎宜爲先帝發喪布告天下使海內知無固以得位之心然後擇吉登大寶爲當與上英忤復疏論駁政謂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高皇帝見非法凌虐二十年遂焚其刑具移送刑部審理是祖宗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鍊爲工羅織爲牢雖曰朝廷之爪牙實爲奸雄之鷹犬口詞從逼勒而來非案從指授而定御衆朝堂知其枉而法司誰雪其冤酷慘等於來周千反從無徐壯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

告則矣是豈盛世之休風大失君臣之分讀此廷杖之嘆也伏乞嚴行禁革益忤上英會蘇州民變謂公素德蘇人出公安撫蘇州實遠之也公至即把榜於路曰叛逆不可忍忠義不可矜毋伯錮逆報私惡毋假勤王造禍亂捕蘇民伯錮者新之民賴以安撫平伯高保兵獲丹陽市錢大銀公馳至斬與平兵僕爲震惜一軍無敢譁者未幾阮大鍼謂公前阻監國正位爲路王地有二心嗾其黨張孫振劾之公不置辨拂衣歸王師下江南具勦以書幣聘公公別家人託言應聘宿所購山園夜開燭望南山笑曰山川人物皆幻形也今山川如故而人生已一世矣題其案曰圖功爲其難潔身爲其易吾爲其易者聊存潔身志含笑入九原浩然雷天地又書曰已治棺寄藏山戒珠寺可取以歛我是夜兄子鴻孫侍側夜分不寐公弟曰君子愛人以德逮鴻孫隱几步至放生碣下投水殊旦猶擊水帶立水中是爲乙酉閏六月六日也

汪有典曰嗚呼山川人物之故夫豈幻哉張司馬惶言被執臨刑見青山夾岸晴日好山色其言至深痛不可讀然不知山色正以公等好也不然馬首巢山癡頑老于幻矣

滿懷林樵何好之與有

姊

卷五

十一

王僉事傳

公諱思任字季重山陰人萬曆乙未進士歷興平當塗青浦三縣袁州推官所至皆被鑄降稍遷刑工二部郎出爲九江僉事罷歸乙酉王師下江寧福王奔燕湖馬士英乘太妃走浙江公上書太妃請斬士英復致書士英曰閣下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只知酒色逢君門牆同黨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則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越社稷圯蹙閣下謀國至此卽隊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以愚上計莫如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尙爾相諒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能之士以召英雄猶可俸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烟霞仍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且欲來奔吾越吾越乃報仇雪耻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區也吾當先赴青嶠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士英接書愧憤不敢答王師取浙公遂不食死

汪石叟曰嗚呼公負儒才居官通脫自放不事名檢性好遊浪居恒與狎客縱酒談笑大噉遇達官大吏疎放絕倒不能自禁乃其指斥奸邪抗節殉國抑何豪邁與杖霜嚴

日比烈也馬士英遁入台州山寺爲僧 大兵搜獲斬
延平城下懸其首於黯淡灘妻孥百餘口悉給兵丁

史外

卷二十一

十七

陳監丞傳

公諱龍正字揚龍號幾亭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
舍人時政尚綜覈中外爭爲深文以避罪東廠給事充寃
溫察獄者累疊誅磔無虛日戊寅五月焚感守心公進進
四正極言事天無過好生致治責成宰輔上感動特論慎
刑已卯彗星見復應詔上疏立冬大雷電雨雹復疏請正
郊期壬午下詔罪已三上疏言時政俱優詔答時盜賊滿
天下司農籌餉無策公上壅荒議反覆數千言朝議相持
不決不果行御史黃澍以偽學詆公遂乞歸甲申正月調

聖

書

卷二十一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國史監丞恭肅公諱龍正字揚龍號幾亭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
舍人時政尚綜覈中外爭爲深文以避罪東廠給事充寃
溫察獄者累疊誅磔無虛日戊寅五月焚感守心公進進
四正極言事天無過好生致治責成宰輔上感動特論慎
刑已卯彗星見復應詔上疏立冬大雷電雨雹復疏請正
郊期壬午下詔罪已三上疏言時政俱優詔答時盜賊滿
天下司農籌餉無策公上壅荒議反覆數千言朝議相持
不決不果行御史黃澍以偽學詆公遂乞歸甲申正月調
南京兵部遂絕經死之先是崇禎壬午月聞闖賊破潼關即
誓殉死殉書詞亟帶曰南望靜聽常依主北關開居也致
身其致倫遂志蓋早定三與忠義德文最篤甲申春
忠義撫山西將招幼女未聘走書貽忠義曰吾知公必死
願得忠臣女爲孫婦忠義許之天啟時瑞燭日張有疑其
成篡者公決其必敗作大疑解以破之及崇禎改元天下
相望太平獨微窺上意將疑外廷而信內臣心憂之作定
本說言皆驗

汀有典曰嗚呼名節之際未有見道不明而能決然遂其志者也公從高忠憲遊悟身心性命之旨銘於座右日人前屋漏日裏纔鳴得於隨處體驗者至矣而一時名士如黃對董輒以倡學詆訕之卒之公從容就義不負所學而韓汝藩鎮以抗朝廷實君友以名當其途迺差謬焉嗚呼死日是非乃定豈不然乎

史外

卷二十一

九

陳御史傳

公諱潛夫字元倩錢塘人崇禎丙午舉於鄉榜名朱明後更謄十六年除開封司理輒抗疏言時事請召對不報闕賊蹂躪河南公飛章告變會故總兵陳永福降賊總巡按御史種京去發起倉卒遂奏周藩渡河時十七年正月也初汴梁東西土寨數百相攻殺無已爰遣一者最驍滑公單騎造其營勉以忠義道一叩頭聽命授以告身爲偏裨遠近諸賊聞之爭降附於是軍聲大振聞都城陷縞素出師邀擊賊於柳園大破之賊敗走秦中六月傳露布江南時南都諸臣方經理江淮度中原不可問及見公檄大帝之建論恢復功授巡按河南監軍監察御史陛見倡恢復之策謂四鎮之兵不下數十萬人而齊魯汴豫尚皆按堵如故誠分命藩鎮一軍出穎壽一軍出淮徐馬首北向則人心思奮汴梁一路臣聯絡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與藩鎮之兵相爲應援則河南五郡可以盡復五郡既復盡河爲固南運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魏上之恢復可望下之亦江淮永安此今日之至計如因循玩廢臣恐江淮亦未可恃也馬士英伴應之不爲理公傷社稷將亡輒心曰

潰惡上疏固爭士英深忌之適公以憂去嗾諂諂以他事
劾公命縱騎即家逮繫就獄金陵不守公間道歸營王之
時拜太僕寺少卿大兵下紹興公於是書絕命詞告妻
妾孟氏等赴水死時年三十七絕命詞曰父兮生我申以
嚴海惟孝惟友曰忠與義丙子鄉舉顧名自勵名曰孝廉
庶幾無愧致身之期歲在癸未司理開封星言視事以身
許若有死無二是時兩河賊氛如蠅衆人迴車了獨攬轡
賊出河朔羣工奔避予乃渡河擊楫而濟誓清河南以報
先帝手披荆榛身禦魍魎獨張空拳以當賊騎如有封疆
九死何畏三十州邑終復舊地維時先帝鑒予忠瘁授以
巡方繡衣北蒞惜也請好互相牽制中樞信譏嫉予不辭
聯絡夷圖置之罔遂三月撤歸可爲隕涕哀哀先人一時
捐棄甘旨莫承遺書淪廢我哀方盈好怒轉熾赫赫金吾
逮予邸第閭牆幽憂冠氣猝至匍匐歸來挈家奔避甌海
飄零兩兵於會召募丁男三百而已衣甲糗糧皆予自備
血戰汙干二十餘次糧寡兵微於事何裨疾痛呼號徒然
憤恚丙戌五月公於浦濱區區孤軍其何能濟事不可爲
偷生何貴拜別吾母以及諸弟孀妻妾從彭誠逝成仁

取義千古如是

正有典曰嗚呼逆當否塞扶危定傾之才未嘗不任用之
未嘗不效而檜賈溫敢接踵橫梗必欲神州糜爛君仇不
報國耻不洒未知造物者生公等何心又生若曹何心也

史外卷二十一

史外卷二十一

主

史外卷二十三 前明忠義別傳

吳兵部傳 附孫兆奎等

公諱易字日生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甲申三月賊陷京師列帝崩於亂五月南都立君久之莫然無有爲先帝討賊者公發憤上中興四議一曰聲大義以作恢復之氣蓋春秋之旨大復仇而嚴討賊諸葛亮亦云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誠以君父之仇一日不報凡爲臣子憤恨愧耻無一日可以卽安且大義不明人不知有君父則無以立國雖欲苟且偏安而有所不得也生

史外卷二十三 前明忠義別傳
帝英初恭儉勤求治平而卒致覆敗實前古所未有矣其禍原則一十七年當局諸臣誤國之罪不可辭也以門戶爲安身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以苞苴爲立命而不知節義之爲何事有文具而無實政有議論而無成功文臣受錢而委用僨帥武臣惜死而坐撫驕兵人心陷溺拜手而處賊庭視顏而受僞職土崩穽掃誰實厲階良由此等胸中久無君父久無廉耻也今幸聖主重典保有聖服此天心之所祐助祖宗神靈之所期望蓋在討賊復仇再擴疆宇開數百年太平之基非謂因循江左偷歲月之安如東

晉南宋故事也我二祖創基重開華夏列宗圖治遠邁唐而十陵劇廟寂寞塵沙之鄉先帝梓宮荒涼榛蕪之地興思及此痛絕忘生向日聞變之初見諸生父老無不涕泣哀感竊謂東南之人心未死社稷之興復可期而兩月以來義聲未舉恐天下人心自此靡然而不可振作也天下有忠臣義士報君死國之氣有英雄豪傑作事建功之氣二者當及其鋒而用之使天下感發而興起故進可圖敵而退可立國忠臣義士之氣無以用之則日就消磨英雄豪傑之氣無以用之則渙散而不可收拾此安危成敗之關不可忽也所願廟廷之上念篡逆之大仇思恢復之至計卧薪嘗胆存越國之憂勞布衣帛冠法衛公之儉約君臣歡洽合堂簾爲一體文武賅賅視軍國爲一家人有枕戈飲血之思時時有厲兵秣馬之志身且不有何有於苞苴直家且不有何有於門戶門戶消而後職業可舉苞苴絕而後功罪可明死節者厚其優卹從逆者速其刑誅綱紀粗張經綸畢定哀下哀痛之詔頒小誓師之期選將練兵進據順勝逆賊之首不旋踵而可致於闕下矣或謂時方積弱大舉爲難則甚不然昔少康以一旅之師討賊

寒泥而祀夏配天立武職什從軍以贏卒三千破壽陽
萬卒與漢祚蓋其君臣之間立志既堅區畫素具鼓動振
起以乘天下之氣用能以少破衆變弱爲強況今疆土尚
居天下大半而財賦不乏人力繁庶教之少康文武將祖
什伯誠能舉而用之則風馳電掃廓清六合非難致之事
也事在不疑顧功有何如臣願在任期大勢以計謀復之
機蓋歷考創業中興之主必先度形勢據要害以長江爲
驅除之功而次亦不遠顧計之豫東南形勢雖以長江爲
險阻然自石晉陳南唐宋初守兩淮與荆襄者地兩淮
者近表之海難荆襄者北就之門戶舍藩籬而保墻垣棄
門戶而隔堂奧雖在至愚知其無濟孫吳之於曹魏百戰
於合肥濡須之地而以荊州分裂晉卒併焉其六代之世
僅曰偏安然以悍如石勒盛如苻堅如宇文拓後卒不
能跨江南以有尺寸者以強藩巨鎮皆在淮南荆襄間敵
也南唐李氏所以能都建康者以有淮南及淮南爲周世
宗所併遂有豫章之徒宋之南渡也先後有劉錡韓世忠
岳飛孟珙諸人擁重兵於兩淮襄漢之地而孟珙亦曰襄
樊爲朝廷根本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後伯顏兀朮之兵

竭死力以攻襄樊襄樊破而後順流南下而宋事遂不可
支矣此皆已事之明鑒也以今日之勢論之則荆襄爲尤
重何則逆閥巢穴盤據關中則賊之伸足南向浪奔豕突
道必出此而我之王師大軍奉辭伐罪道必出此是我得
之可以圖賊賊得之可以圖我實爲必爭重地而我未能
據而有之我未能有而賊亦未聞爲集兵堅守之計乃天
之留此都會以開我中興大業者也逆閥遊蹤旦夕消滅
又恐他有雄傑者襲迹而動踞形便以蹂中原習水軍於
漢沔之上放船燹於武昌夏口之間我將何以禦之是故
審廟筭而定規模必附恢復荆襄爲第一着次荆襄背襟
河洛側睨淮蔡包絡關陝襟帶吳蜀沃野千里有可耕之
土奇材劍客有可用之人地形四達有可戰可守可縱可
橫之勢從古英雄之所力爭而恃以爲混一之資也乃所
謂恢復者務爲恢復之實而無務爲恢復之名可謂恢復
之名驅烏合之兵入殘破之境紀律素未嘗明饋餉又苦
不足賊去則進據空城賊來則望風奔潰雖得聯城數百
何所用之不惟無益適足以喪師糜餉而已何謂恢復之
實選良將聚精兵以招徠安輯爲先圖以耕土守禦爲實

事據一城則不使一城之復破立一堡則不使一堡之復
築以客爲主以逸待勞待寸寸得尺寸尺俟神氣克實
邊面堅守聯絡兩淮共圖進取如網之有綱如農之有畔
可以指掌計畫可以歲月責成所云坐而言之起而可行
有斷然者三日是大畧以收恢復之功蓋陸兩淮據荆襄
而斷國帑動心得重兵三四十萬卽力不能遽舉最少非
二十萬不可今郡邑之兵可用爲守禦而不可用爲馳驅
諸鎮之兵可用爲聲援而不可用爲進取何也積弱積玩
積驕積惰雖有周亞夫李光弼不能徒手而變其俗也聖

史外紀卷三十三

五

市人而戰卽韓信之用兵如神不得不致之死地而後勝
則兵非素練不可用明矣爲今惡討莫若精擇失帥三人
才兼文武忠義根心者使之分道募練新兵所募之兵必
須絕力或挽弓二三百觔或提石七八百觔膽勇倍實三
者俱備方爲及格其偏裨頭目亦聽大帥自行選用一初
兵法陣制大帥教偏裨偏裨教頭目頭目教兵齊之以束
伍之令申之以上下保結之法精之以步伐擊刺旌旗金
鼓分合奇正之數盡甲器械向之鈍敏不中法者自行製
造營陣部曲向之虛花不可用者自行操演訓練勤習比

及期年萬人一心動如指臂平時則有極重之餉勝敵則
有極重之賞違令則有極重之罰此軍一成可以虎視中
原前無橫陣後無缺口口唐之銀槍宋之背嵬我明之陶家
軍是也由是特遣三帥分屯江北其一屯駐淮揚勒兵五
萬責以收復充濟津門河潤等處其一屯駐安撫勒兵五
萬責以收復東昌大名廣平順德等處其一勒兵十萬收
復荆襄招集流亡部勒壯健與屯種以爲久駐之基築堡
寨以爲清野之具辟用土豪廣布間諜來歸者給以土田
內應者予以官爵積粟通商訓民養士使家計牢固轉屯

史外紀卷三十三

六

進築唐鄧汝穎之間中州故地亦可漸次收復勁兵可札
於外老弱力耕於內如羊祜張全義故事省調發之勞息
轉輸之困以地養兵以兵衛地地益廣餉益多而兵益強
如是則賊之門戶失而我之藩籬固矣長淮一帶古有對
坡洪澤諸屯素稱膏沃亦當一舉舉行使富強之勢東西
聯絡大江以南坐有泰山四維之安其視沿江列戍與敵
共險處處可渡日日可至者相去何如哉當是時太倉諸
路軍聲罪西討令淮南兩帥由真保趨山西以擊其左移
檄四川將帥大兵出盧氏抵潼關指滑澠以衝其中我則

四面合時賊則首尾並應。奮魚穴鼠指顧就擒。然後告成。列聖之廟獻歲大行之靈灑掃山陵修治京邑此真中興之盛事而臣子之畢願也。唐莊宗受晉王三矢其後卒繫燕父子。禹梁君臣首而還矢於先王。包胥與伍員論志誓必復楚。其後痛哭秦庭乞師而反卒如其志。彼皆以敵國之仇一人之誓而有志必伸有言必踐若此。若乃奮天朝之神威殲叛逆之連賊。名正勢順何疑。何異而不圖再造之功。徒鬱鬱居此爲左支右吾之下策哉。進退得失之數瞭然可觀矣。四曰固根本以立恢復之基。蓋自古戢守攻取有一定之局。欲保固江南則必開擴江北而開擴江北又必先保固江南相維之理不可易也。漢高祖以關中爲根本故能東向與西楚爭衡。光武以河內爲根本故能掃赤眉剪竊逆而興劉氏之業。唐肅宗以靈武爲根本故能威安史而收兩京不固其本而徒事喜功好大之爲則如元嘉之北伐宣和之圖燕雲不推無功而且有大患金陵創業之地德澤浸於人心且山川雄厚物力克報此皇上經營海宇深根固本之所在也。固本之策大約有四一在飭吏道一在行保甲一在儲倉粟一在練水師。語云得一

賢令勝於勁兵三千得一賢守勝於勁兵三萬言其職最親民消患弭亂也。今吏道日衰皆由原本未清綱領未振。厥本者何銓選之路是也。綱領者何撫按之權是也。但使銓選至公不至壟於吏而爲貪黷則原本既清而人精。撫臣假以重柄賢能者聽其辟舉不稱者立行罷黜其不肖者則以國初之法懲之其勤績顯著例當陞轉者卽令而守由守而司道由司道而撫使之久處其地不致傳舍其官威惠孚洽利弊周知自有吏習民安之效。又邇來設官之多倍於祖制官多則多缺億之需多迎謁之害多文移牽掣之害多吏胥奸竄之害宜考會典大行裁減刑部添差者革司道閒緩者革佐貳猥雜者革卽按臣亦宜間歲一差使撫臣得以專心課吏而有司得以專力治民是法也。李泌行之於唐李綱行之於宋非臆見也。夫吏道不荒有司勤職則行保甲儲倉粟自可不勞而辦保甲之法始於管子先臣王守仁十家牌法卽其遺制可以練鄉勇可以禁盜賊可以預城守可以定賦役可以省獄訟可以厚風俗間察其奸滑敗羣者置之重典則小亂解而大亂可弭國家立預備倉本常平遺意平糶之價防水旱

之灾極爲良法原以紙穀贖義用克程本數十年來主
侵漁蕩然盡矣所以一遇天災饑民載道民謫盜起積
可憂宜令大小郡縣積各數萬千斛便可備禦非常其
司報績以前二者定其殿最而不以催科簿書爲重此最
救時之急務也至於東南所特丹楨爲良雖猜置經緯重
在江北而沿江一帶及腹內地方不可不嚴防竄今在籍
軍伍非不足用所慮戰法未蒞技藝未精懸懸戰艦未備
所當急救撫臣分諭郡縣各將所在將領製造操演如荆
湖九江上流重處下而東西梁山而太平采石更下而

學

九

京口澄江此皆股肱帝京爲水道要害尤須加意調護若
曹魏父子相繼臨江汲視彼請而拒之雄旌旗戈甲必盛
並皆歎息而取此豈獨恃水爲阻亦治兵精整備禦其勇
故也今使大兵基布於江北水師星列於江南表裏相維
邊腹並壯天下之勢如常山蛇不出兩年國勢大張人心
大振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破以合則服恢復中興
之功可踴躍而俟也議上不省監吏閭部軍於揚州奉檄
徵餉江南未還而揚州失南京亦不守公走太湖與同邑
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駟自炳武進吳福之等謀聚其旬

日得千餘人屯於長白蕩唐王授兵部右侍郎兼右
御史總督江南諸軍務進兵部尚書是時魯王在浙亦授
兵部侍郎封長興伯八月大兵至公敗走父承緒妻沈
及女皆投水死自駟自炳福之亦死焉兆奎被獲一軍潰
礮明年鄉人周瑞復聚眾長白蕩迎公入其營未幾眾潰
公匿嘉善錢氏園中日夜酣飲痛哭不發一言爲邏者執
送武林軍門論降不從磔於市福之吳公鍾綱子也兆奎
兵敗時慮公妻女被辱視其死而後行故被獲械至江寧
死之

史記

十

汪有典曰嗚呼申申之變南都建國雖甫匝月而若荒杞
好葉牙已見瓊心射賊趁患國寇所以危亡也公因議聚
不亡及柯耶抑亦所謂疾急治標勢固不暇早計則論者
謂公舉事爲江南一大劫流毒十年始漸次勦滅嗟乎此
豈公之罪然即歸公首惡其亦奚辭也公中興四議予得
之友人做篋中因備錄於篇悼公志之不遂竝以著其嘗
益知公之峭崛舉事者不徒也

張太保傳 附王之仁等

公諱國維字其四號王筠東陽人天啟二年進士授番禺令崇禎初擢刑科給事中改太常少卿秦中賊起延及黃鳳徐泗命公以僉都御史巡撫南直而賊勢益橫愈撲愈熾公方壯年左支右絀髮盡白積勞七載以兵工二侍郎督理河道會大盜李青山起山東公乘其不備擒之以功晉兵部尚書是時永城叛將劉超屠御史魏景瑞家據兵觀望廷議授超保定總兵官公獨抗言曰此實奸也若羽翼已成又二曹閹矣密授督鎮方畧共除之超卒伏誅

史外

卷二十三

七

未幾以誣下獄尋得釋復原官督浙兵餉甫出而邵城陷福王南渡授京營尚書與馬阮不合乞歸而南都不守遂與朱公大典陳公函輝等迎魯王於台州監國紹興公督師江上連復富陽於潛諸縣兵馬頗集而人治一軍所部驟然公疏請於王謂剋期會戰則彼出此人我有休咎之逸攻堅搗虛八無應接之暇此爲勝算必連諸帥之心化爲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爲一人之功罪於是率諸將嚴陣與大兵接戰於草橋門士氣十倍會大風雨火砲弓矢俱不得發遂解散唐王立閩中詔書至魯王不悅

欲返台州不受詔公慮其變生也馳至紹上書唐王曰國當大發凡爲高皇帝子孫宜皆同心並力共復國仇功成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守浙服禮制昭然若以倫序叔姪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浙東人心渙散鳩集爲勢一旦南拜正朔糧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矣豈敢朝秦暮楚有所左右於其間哉疏出議始定然閩浙成水火矣自草橋門敗諸將無敢復言戰者興國公王公之仁上疏言事起時人人有直趨黃龍之志乃一敗倏遂欲以錢塘爲鵲構天下事尚何忍言臣願率所部沉船

史外

卷二十三

七

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太兵驅船入江公命王公親水師從江心戰而自督諸軍渡江復杭州先是馬士英自南中奔至紹欲朝魯王布袍用公知之奏其誤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與阮大鍼依剋國公方國安會唐王使陸清源賁救犒師馬阮遂囑國安斬之且出檄數唐王罪公聞之歎曰曲在我矣國安通魯王南行江上諸軍盡散公追扈魯王至黃石巖國安已斷所過橋不得進國安馬阮議劾魯王降使人守之會守者病王脫去遁入舟山公過東陽治兵聞義烏破衆勸公曰

繼圖再舉公歎曰誤天下者文山番山也一死而已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赴園池死于亦被戮王公以母載其妻子及兩子婦幼女諸孫沉於蛟門下獨往見洪承疇曰之仁本朝大帥不肯沒身波濤今日來明白死承疇懷以禮強之雜髮不從斬於市大兵至金華朱公城守甚堅阮大鍼故與朱公督南中時同事抵金華自言窮迫來歸朱公憐而納之而大鍼實為內應金華破屠之朱公自殺閭家五百人皆自焚死陳公入雲峰山中作絕命詞並自祭文埋骨記自經死方國安旣雜髮降後與馬士英

史外紀卷五十五

等並伏誅其時浙東西郡縣前後失守死難者杭州則有同知王道焜錢塘知縣顧咸建臨安知縣唐自綵紹興則有兵部主事高岱葉汝蘅衢州則有巡按王景虎鉅府伍經正推官鄧巖忠江山知縣方召諸生及布衣殉義者會稽潘集周卜年山陰朱瑋諸暨傅日炯鄞縣趙景麟浦江張君正瑞安鄒欽亮永嘉鄒之琦其尤著云王道焜字照平錢塘人以天啟元年舉於鄉崇禎時為南平知縣遷南雄河知會光澤寇發其父老言非道焜不能平撫按為請詔改邵武同知知光澤縣事撫勦兼施境內底定莊烈帝

史外紀卷五十五

破格求賢盡徵天下賢能吏撫按以道焜名聞方待命而都城陷微服南遁及杭州失守遂投縊死顧咸建字漢石崑山人大學士累臣曾孫也崇禎十六年進士授錢塘知縣辭之官開京師陷人情洶洶咸建嚴好先嚴警備巡按御史彭遇凱以貪殘激變咸建調護事寧而民免株連及南都失守鎮江守將鄭彩等率衆還闕緣道劫掠咸建出私財迎犒乃歛威去下則馬士英擁兵至順之大將方國安兵亦至咸建謀於上官先期遣使行賂兵乃入城四鄉多被淫掠城中得無擾焉監司及郡縣長吏悉遭竄咸建散遣妻子獨守官不告歸王既降咸建不至尋被執死之懸首城上暑月一燭不集顏色如生唐自綵遂州人為臨安知縣杭州失守自綵與從子階豫逃山中有言其受督王敕陰部署為變遂被捕獲自綵麾階豫走不從高同死高岱字晉瞻會稽人崇禎中以武學生舉順天鄉試晉王授為職方主事及紹興失守即絕粒死于節知父意不可同先躍入海中死岱聞之曰兒果能先我乎自是不復言數日亦卒葉汝蘅字衡山岱同邑人由舉人為兵部主事聞變與妻王氏出居桐塢墓所並赴水死王景虎

字武侯吳江人崇禎末登進士仕福王爲中書舍人唐王
立推御史巡撫金衢二府兼視學政伍經正安福人由貢
生爲西安知縣唐王超擢知府事鄧巖忠江陵人由鄉舉
爲推官衢州破經正赴井死景亮嚴忠皆自縊死督王所
遣鎮將張鵬翼亦死之方召宣城人署江山縣事金華被
屠集父老告之曰兵且至吾義不當去然不可以一人故
致國城被殃遂封其印冠帶向北拜赴井死士民爲收葬
立祠祀焉

汪有典曰嗚呼金堤應璩郡王尊之一身難填塊肉當存
史外
則也傑之危舟亦環縣而縣子種效靈之秋而聖山可爲
我之日也是故納肝無敢於衛城藏血何補於周亡素車
白馬怒濤江上系濟於吳沼哉文山疊山之痛公所街政
恨於畢命時也朱公大典不能持廉既被劾削籍復索結
馬既得官卒以援大鎮致內應而城陷雖傾命足以明心
然君子惜之矣華夫小人不可與作緣也夫

吳大尹傳

公諱繼善字志衍太倉人崇禎丁丑進士生平負志節思
人患難鄉先生張公溥宿學老儒爲里中兒所構勢張其
公銳身營救卒以免大司馬馬公元騰聞而嚴重之願與
交已得慈谿令司馬其邑人益相引重而長安名公卿爭
掛公矣丁內艱未之任嘗遊黃山凌躡絕險慨然曰今天
下將亂大丈夫習勞苦任艱難爲國家驅馳奔走有如此
道矣已而得蜀之成都成都在萬里外又荆棘陷沒江鄂
道斷賓客遠巡勸少雷公曰吾既受命矣人臣守官其敢
以利害辭且今日何樂土之有徑所與游置酒張樂引滿
訣別當是時蜀事孔棘文武大吏無一人肯辦賊劔門夔
峽諸險皆已失而蜀府金縢累數百萬棧弗用公痛哭於
王之朝以書諫王曰高皇帝聚建藩輔基置錯錯數年以
來路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者非真有敗道失德見絕
於天也所以擁富貴之資徂便安之計爲賊所利而不思
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惡秦關失守蜀國
徂黃陸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邊
不在腹若設重戍於夔關劍閣誠足自固否則黃牛白帝

令趙嘉煒諸人言之詳矣而獨不及公何歟豈兵燹之餘傳聞異辭歟抑君子之死王事其姓名之存歿有幸不幸歟乎故附著於此以俟考焉

王太守傳

公諱行倫字質行宜興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郎中出知荊州府政重慶府張獻忠陷夔州重慶府追兵公撫馭有方時總兵趙貞吉失律公請於巡撫釋而用之後與賊相持數年果得趙力賊縱橫已罰惟重慶苦戰死守獻忠奪佛圖關用火具攻重慶時漢中已破瑞王來奔關南道陳繹及龍右士大夫率家從之城陷賊俘巡撫陳士奇知巴縣事王錫暨公傳之演武場將殺之俄而雷電風雨大作獻忠對天詈曰我殺人與天何涉衆飛礮已外

史外

卷二十三

二十

向天擊之諸公皆遇害公罵賊益厲賊剖公縷析之肉盡不倚端坐若禪定然見者咋指曰王太守真天人也汪有典曰嗚呼夫無身於心者幻人可以寒烈鏡况取義成仁者哉老子云吾所大患以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由公視之其不室城陷被擒而死也其所大患乃在無身而公有身又何患哉嗟乎此固不可與彼家者流同日談也

陳中丞傳 附王錫等

公諱士奇字平人漳浦人天啟乙丑進士歷官四川巡撫
崇禎十年蜀中徭黃賊亂川之東北公與道臣陳公其赤
葛公徵奇郡守王公行儉巴令王公錫營將趙崇貴等殺
賊於重慶於順慶於定遠設奇來勦大獲全勝斬首一千
七百餘級擒賊魁馬超一斗麻代天王等救難民數萬賊
喪膽竄去癸未冬公別調候代瑞王自漢中來奔總兵趙
光遠擁兵二萬爲衛突入保寧蜀人大恐公馳赴之責光
遠曰兵以衛民若退守陽平關爲吾捍衛吾不惜三萬金

史外

卷三十三

三

犒軍若徒賴此以洵風鶴吾頭可斷餉不可得也光遠乃
退屯陽平公請王以三千騎入處重慶民竟無譁明年四
月始以川北道龍文光代而張獻忠陷夔州人言公已謝
事宜速去公不可遣水師曾英以火攻殺賊於忠州擊沉
其舟百餘艘賊死以千計又遣趙榮貴襲賊於梁山奮斬
三百餘級所獲賊驃馬弓箭無算賊憤恨悉聚來攻重慶
之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賊之由涪上也江路所必經公
宿重兵以守獻忠以六月八日入涪分丹師泝流犯峽而
已則登山疾馳一百五十里破江津縣掠其船順流下不

三日而奪佛圖關重慶自壁立而水環之惟南錦門佛圖
關通一線賊無所恃則銅鑼峽反出其下兵勢遂不能支
賊發民家內其資之以火城而盡大砲爲火攻城遂陷公
被執執忠欲降公公厲聲曰吾大臣也恨不從先帝左右
今死封贈吾願也豈有降賊之類乎原乎痛罵不屈賊大
志叟公出支解以死忽震雷四發烈風暴雨飄瓦吹砂大
木盡拔操刀者自相所獻忠驚且仆瑞王之奔自漢中也
關南迫陳羽白與之俱隴西士大夫多挈妻子從故衣冠
死者甚衆王在執雷方震賊祝曰若再雷者釋之既而王

史外

卷三十三

三

竟不免錫新建人崇禎十三年進士令巴縣嘗從公
寇彭長庚之黨又斬徭黃賊魁馬超至是賊衆巨板家賊
錫灌以熱油多死及被執太嘉扶其前罵不已播燄使跪
益屹立執至教場轉樹上射之又縛而烙之既死復燒其
骨指掘額景聞城陷入瑞王府以已所乘馬乘王輿而走
遇賊呼曰寧殺我母犯帝子賊刺殺王具遂死之文光馬
平人天啟二年進士以川北秦政代公巡撫四川聞命與
總兵劉祥胤率兵三千由順慶馳赴之部署未定數日而
賊陷賊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於東門之外將戮之

忽有龍尾自天下雷賦以爲瑞遂停刑文光佳亂卒不屈
死之瑞王之死也有氣衝天王端坐其中冉冉而上人謂
之兵解云

早有典曰嗚呼甚矣夫忠臣義士之難也如公之大節卓
卓而異偉業謂其性做率無他籌畧又謂迂緩不達時務
緣効免候代軍不放根無與分遷十三監口賊至巫山梅
子坡而饑以無兵故入然以謝事受代之人而當危疆之
發爰獨冒患難而不惜軀命以殉君父顧可重非乎哉又
云榮貴望風走英與戰而敗與他書異此固君子所慎重
中外

而不取輕議也

史外卷二十四 前明忠義別傳

閩典史傳 附陳明選等 桑青門齋叢

公諱應元字麗亨順天通州人崇禎十四年爲江陰縣典史以平賊功遷廣東英德縣主簿道阻不赴寓居邑東之砂山南京亡州縣多起兵自保然不數日輒拔而江陰彈丸邑死守八十餘日始下蓋公之力居多乙酉歲髮令下諸生許公用德以閏六月朔懸太祖御容明倫堂率眾拜哭士民聚者萬人奉新討陳公明選主兵事以徽人邵康公爲將而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戰失利大敗

史外卷二十四

兵逼城下徽人程璧散家財二萬五千金充餉而身乞師於吳松總兵吳志葵志葵至璧遂不返康公戰不勝瑞龍水軍亦敗去當是時勢危急陳公謂眾曰吾智勇不如聞君此大事須聞君來則夜馳騎往迎公公投袂起率家丁十四人夜馳入城當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纔及萬又餉無所出公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器貯堞樓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畱鉛丸鐵子千石他酒醋鹽鐵錫漆稱分城

而守武舉黃畧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公守西門公自守北門仍微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常是時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弩乘高下大軍殺傷甚眾乃

架大礮擊城城垣裂公命用鐵葉塞門板貫鐵組護之取卒棺實以土障溝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連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公乘月黑束囊爲人人竿一燈立睥睨間匝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將縋城斬營者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

史外卷二十四

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却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與閩君雅故爲我語閩君欲相見公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弘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

本朝總兵者也遙語公弘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公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尚知大義將軍胙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公偉軀碎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雖管員耳不少貸然輕財賞賜無所怯傷手者爲藥

創死者厚棺飲醇醪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兄弟乎
名陳公寬厚嚙嚙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
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 大軍畧地蘇松者
既連破大郡濟師來攻而縛兩降將將城下說降涕泗交
頤公曰敗軍之將被擒不速死奚樂樂爲又遣人諭令
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即撤圍公厲聲曰靈斬吾頭奈何殺
百姓此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
與刁斗聲相應竟三夜罷 大軍既覘知城中無降意攻

史

卷十四

逾疾梯衝死士鎧冑皆鎖鐵刀鋒及之聲鏗然鋒曰爲鐵
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聞
公慷慨登陣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
縷起土橋直射城西俄陷 大軍從烟焰霧雨中蜂擁
而上公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十數再
奪門門閉不得出公度不免挺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
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公遂搜出良佐見公至躍起持之
哭公笑曰向哭事至此有一死耳一卒持鎗刺公貫膈脰
折路地大呼速斫我不絕口遂死之是爲八月二十一日

史

卷十四

四

也凡攻守八十一日 大軍圍城者三十四萬死者六萬
七十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
無慮五六萬屍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
時陳許二公眾家自焚死其他可紀者訓導將公厚敦冠
帶縵於明倫堂姊及妻王結袵投井死里居中書舍人戚
公歟令妻及子女子婦先縊乃舉火自焚血書在壁屋毀
壁立每陰雨字血逾鮮舉人夏公維新諸生王公華呂公
九韶自刎死貢生黃公毓祺字介子好學有盛名精釋氏
學與門人徐公適舉兵行塘以應城內兵及城陷兩人逸
去明年冬徐公偵江陰無備率壯士十四人襲之不克皆
死黃公既逸去避江北其子大湛大洪被收兄弟乃爭死
而黃公爲怨家所告捕繫江寧獄將刑其門人告之期命
取襲衣自歛跌坐而逝黃公有詩云可憐上帝如泥醉自
笑遺民與石頭公子嘯亦同坐睡妻黃死最烈自有傳
正有典曰嗚呼忠義顧自靖耳天不必擇而授已亦不必
擇而蹈也然背叛者往往出於崇高富貴之流卑官末秩
以夫市井草莽殊絕極焉計無復之與抑竊慕名高歟宋
黃萬石叛降元帳前卒米立不屈繫獄萬石立曰吾官

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月卒耳但三世食趙氏祿趙氏亡何以生爲立乃陣上生擒合死之人與殺拜者不同遂死之爾公亦做此意而智謀忠勇抑又過之其他諸公名位亦甚微卒與之同盡彼之富貴何其重此之性命何其輕夫誠審所處也遂以安之也

五

鄧文學傳

公諱雲程字扶風黃岡人狀貌瑰偉才氣縱橫弱冠爲諸生負武勇有膽智以報國自矢時李自成張獻忠二賊猖狂爭奪肝食而在事諸臣無一可仗居政府者尤下劣不堪公大書榜其門明律醜詆見者爲公危勸收門傍公笑曰是斯方顯貨揀擇金珠無虛日奚暇殺我萬一殺我則是改其常度未免好名國家之福也聞者皆笑之卒不收門榜禍亦不及居無何賊逼黃岡游騎至外郭城中無糧無兵守令惶懼亟召公討事公歎曰事至於此不但生聚教訓爲隔世事并徵發科派亦無及且不可矣獨有不肖一軀可塞餓虎之腹耳誠願不愛死守令壯之而難其不敵握公手意悽愴公揮手與別卽就儒衣結束持一鐵鞭重四十斤長五尺許絕城而下獨當賊衝三晝夜賊不至相傳賊謀戒賊城中有一倖丈夫力能扼虎善設伏出奇慎勿近且穩至城無貨重破之何益不如并力北向無使捷足者先荷之遂麾其衆去公得無恙然更快恨未得一當賊且若有隱憂者守令特以開撫軍使使者議題敘旌獎公皆固辭閏三年甲申二月賊陷京師烈帝殂

稷公北望號吼血數升遂投水死人謂公未沾一毫可
不至此同里友人杜濬曰噫是豈知其然哉夫先帝之失
天下與從來之失天下者不同從來失天下者或以昏庸
或以落虐或以驕奢各有當失之道而先帝延嘉宗垂絕
之緒雖首除逆奄而百度皆廢從而苦心焦思節節整頓
如器已欹手扶正之如水已覆又別注之而遭天不弔約
已菲薄而財愈匱下詔哀痛而賊愈熾蓋孤撐獨立以至
於十有七年可謂創業未半而羣臣不肯併力臺迹相累
亟起而亡之也故嘗論先帝貴為天子而賦命之薄若以
尺外卷十四北

為之一變浸淫以造呵堯罵舜嘗憂顛倒無所不至而
為猶未也則烏知其底止哉宜君之不忍聞見忽忽狂
而寄死於洛南之橫谿於是為哀辭一章以慰其魂口維
國恩之浩蕩兮食其糈而若其訓者垂三百年何斯人之
但知有已兮付祖禰於棄捐物交物則化物兮致本心之
蕩然固宜君之忿忿兮常斫地而問天嗟天亦有古今兮
謂將正而爾顛負登陴之雄藥兮失禦寇之長鞭君是以
又忽忽狂走兮蹈大河而弗還諒在鬼而為雄兮魂魄毅
而誰憐幸有子之克孝兮不忍親之不傳吾其敢愛一辭
尺外北

為猶未也則烏知其底止哉宜君之不忍聞見忽忽狂
而寄死於洛南之橫谿於是為哀辭一章以慰其魂口維
國恩之浩蕩兮食其糈而若其訓者垂三百年何斯人之
但知有已兮付祖禰於棄捐物交物則化物兮致本心之
蕩然固宜君之忿忿兮常斫地而問天嗟天亦有古今兮
謂將正而爾顛負登陴之雄藥兮失禦寇之長鞭君是以
又忽忽狂走兮蹈大河而弗還諒在鬼而為雄兮魂魄毅
而誰憐幸有子之克孝兮不忍親之不傳吾其敢愛一辭
尺外北

下況於士類猶劉蕡之不第李廣之不侯有足深悲者未
嘗享天下一日之樂而以有道蒙亡國之名千古之奇冤
也赫斯按劍后主同列古今之至痛也是以升遐之後數
年之間人心未死普天率土如喪考妣以予所知學校之
士若太倉王元達奔哭文廟焚棄巾衫江都高生自縊於
廡下而為佛之徒若僧顯愚亦灑涕辭眾不知所往甚至
深山窮谷愚夫愚婦有傷心之極閭門不食而死者何其
奇也迨又越數期向時寡廉鮮耻且前且却倖生觀望之
輩徐出而呈身而俊傑彙征特務之外一無所識則風氣

兩林公傳

林公汝翁字大威福清人萬曆間舉於鄉授浦縣令天啟二年以擊白蓮賊徐鴻儒緝妖人王普光等功擢御史四年巡視京城民曹大妻與人奴忿爭不勝服毒死火者曹進傳聞與率家大掠奴主家擊傷其主刑官不敢問公請得進進懼劾請受杖卽杖之五十國輿邀於道罵不已公收繫之亦請受杖復杖之魏忠賢大怒立傳旨廷杖公先是數日工部郎中萬公燦以言事件忠賢震聞殺之公懼死杖下逸去首輔葉何獨者公舅氏也羣議疑公匿何

史外

九

高所則列兵圖向高第大索婦女無得免者當是時諸輔臣難煩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偈咸畏縮不敢言何高第居郊外遜位去蓋宰相之不足恃如此公於是請順撫上聞卒杖之削籍歸崇禎初起官右叅議分守溫處道不赴久之起瓊州道坐奸民煽亂貶秩歸福王時起雲南僉事已而解職營王次長垣召爲兵部右侍郎與吏部鄂中林公盜攻福寧戰敗被執論降不從繫之存金厠死林公字子野侯官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游擊今前二月而燕京陷東南所在變起邑鎮李刀三叔大家奴乘間煽

衆爲亂通邑震恐公密遣人縛至對衆杖殺之其黨股死從儼中出一紙曉於衛元寬既除餘悉不問衆歡呼釋一邑安堵於是威名大著性淡泊無嗜欲厨傳蕭然不知肉食吏伺其乏啗以金公張兩手垢之若賤我十指骨相從何處受金耶明年解綬歸唐王授以吏部郎未幾唐王去江西而魯王由海入閩公往從之告其父曰兒當死久矣守海寧當死扈從駐鍾州當死兒今不死失人臣之分貽父母之羞乃直履負戈率先戰士死於陣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未有變亂祖宗之制而其國不覆亡

者也明太祖懲前代之失於內官特加厲禁法至善也三永樂則大變其制祖訓中奏不得預外事永樂則有出使者矣有採辦者矣有東廠刺大小事情以聞者矣不合與兵永樂則有鑾衛者矣有詐傳詔旨擅役軍民者矣有去叅政兵致王師覆沒者矣見公侯大臣叩首惟謹永樂則有誣劾忠正鎮臣有異謀者矣有尙書繫內官監者矣有總兵部督低眉俯首悉聽中官指使者矣有誣譖皇太子詳傳上意注趙王致羽林變起幾危社稷者矣不許議字預政與外官交結則有內書呈之發令大學士授小內

使罰矣。馴致秉筆之闕，乘機專政。王爵大憲，悉出其口。生殺予奪，任已愛憎。大權旁落，宰相皆其私人矣。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曰：履霜，堅冰至。可不戰戰兢兢哉！永樂以其陰賊之性，資狗兒諸閹之力，逞其篡奪之謀，不能無猜忌於中外，思以腹心參之。故於諸內侍，寄筆札，稱肺腑，則雖祖訓鉅鑄，視若弁髦。始之誣厲建文，變亂官制者，已亦旋踵焉。益其逆惡，無心肝如此。而在廷諸臣，多建文舊人，失節忠義，專務容悅，以固位。有祿受親見，哀哀忠義，屠戮之慘，則益切於積威之勢。史外紀事卷三

作俑永樂之罪可擢髮數哉

史外

卷三

王副使傳 附夏萬亨等

公諱養正字聖功一字蒙修泗州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官兵備副使十一年公爲襄陽府推官是時羣盜張獻忠等引衆數十萬據穀城僞降制府熊文燦文燦信之全楚兵吏皆以爲不可文燦不聽公出入賊中知賊降非實不敢與撫賊功已而賊果叛久之遷刑部主事再晉員外郎是時天子綜覈羣臣備端每有大獄輒懸揣意旨或持兩端相避不敢爭而公獨多所執奏奉命恤刑江西巡歷十三郡多所平反既還朝擢知南康府九江上賊鄧毛溪熊高

史外

卷二十四

十二

聚衆山谷間南康人恒懼議請兵公移疾閉閣臥陰遣間說鄉兵殺賊居數日賊盡殲一方賴之福王時進副使分巡建昌南都既覆一大兵下江西諸郡皆望風潰公與布政夏公萬亨知府王公域推官劉允浩南昌推官史公夏隆等飲泣誓師堅城拒守會所徵滇兵叛內應城破被執赴武昌見主兵者過南康人號泣隨之公謝曰父老良苦然吾有死所矣臨難日主兵者再三說使降卒不屈妻張聞之亦絕粒死時乙酉八月二十一日也夏公字元禮崑山人起家舉人南昌失守避建昌與公同死妻顧子師

孫女先赴井死僕婢死者數十數人王公字元

壽松江華亭人舉於鄉歷官工部主事推稅蕪湖都城陷諸權稅者多以自入王公歎曰君父遭非常禍臣子反因以爲捐耶悉歸之南京戶部尋出郎中遷建昌知府與劉公史公同日死劉公掖縣人史公宜興人皆崇禎十六年進士同死者六人其一失其姓名建昌人哀其忠哀而瘞之表曰六君子之墓

汪有慶曰嗚呼公宦遊半在江西而江西號文憲節義之鄉一府各宿如姜公曰廣袁公繼威楊公廷麟黃公端伯

史外

卷二十四

十四

皆天下有道高名之士公從之遊時輒與諸生講論道義修復白鹿洞學舍黃公與公同年友善設精舍廬山下日與往復議論諸生多所興起是年黃公盡節於南京明年袁公死於燕市楊公守贛州城破死又二年姜公起兵南昌戰死凡皆講學之功而友生切磋之力也風雨如晦鶴鳴不已惠而好我攜手同歸盛乎哉

黃相國傳附錄等

公諱道周字幼平號石齋福建鎮海衛人家負樂農年二十四始發憤讀書然負公輔之望然不屑應童子試郡縣禮聘之數始芒鞋布衣出登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歷編修監修國史實錄故事經筵展書官奉書膝行公謂膝行非禮也平步進魏璫目擊之不爲動未幾乞歸崇禎元年起原官故相錢龍錫坐袁崇煥事逮治藥治且與大獄天子怒不測公草疏救之貶秩三級而龍錫卒得減死九年書論發難請擇右仲究明年遷少詹事兼侍讀

史外

卷十四

十五

學士公重名天下望以爲相而性頗直好面折善持相多舒緩養交浮沉取大位公羞之不忍爲天子一日開文華延詞臣問以用人理財策公據古今條對甚切上亦名重之呼先生者二久之楊嗣昌奪情用爲兵部尚書尋入閣而宣大總督盧公象昇丁艱嗣昌薦陳奇中之亦自喪中起公念國家卽無人奈何數以墨衰從政貽後世笑慨然思論之仰視榮惑逆行太白晝見嗣昌所籌諸事滋失策顯謂馮公元庭等太衆如此此人必誤國宜率同列等之公前召對時放誕詞幾不免矣中夜讀書至末臣

真德秀傳指几歎曰古人立朝一月三十六封事而君愕然已乎每見詔書有不便輒屏人削牘不起卓手自書之一字更定卽曰此誠不足以格主屏弗奏其欲糾嗣昌也爲數劄子論邊事寇事共一言奪情並論新甲未上也會上傳部院舉閣員馮公謂枚卜無出公上者獨苦其好言事疏入或觸忤卽推且弗用公重國事於已進退凶邪恤而馮公等遣所知日守之曰公得政所挽回者大奈何必以口舌爭卽輕率相獨不爲天下計乎以此久不發已而上竟相嗣昌等五人公不與上素知公學行謂其性偏

史外

卷十四

十六

執非救時相後之公亦非以不拾少有舉望特振爲詞列誤不早擊嗣昌竟就初稿爲三疏以進上之相嗣昌疑非朝士意公又衆所推而出身強諫偉其辭直欲以理折服召於平臺切責之公歷辯不屈公卿見上變色戰栗流汗嗣昌陽引咎徐出微言挑激帝怒公引大義力爭終無撓辭既對畢叩頭上目而斥之曰佞口公再入至上前叩頭起復奏曰請爲上分別忠佞反復又數百言上怒甚親校在殿下惴惴將有所收縛上終以儒者優容之奪三官得江西幕寮以去嗣昌虛恢自用又煩碎無大略其

上病陵也偕幕士飲酒賦詩流連名勝好形家術通杜則
邱隴舉鞭馬上指與替以占驗否取華嚴第四卷謂可謂
煌已早下教郡邑且以上聞上亦知嗣昌能疎言過實不
足仗顧已撓羣議用之庶一出行師邀萬一功有以謝天
下然竟用以敗公言乃大誡而賊已躡秦蹙晉迨巡邏職
明事益不可爲矣公之既敗也江西巡撫解學龍特薦公
上怒爲黨前逮治辭連黃文煥陳天定董黃河俱下詔獄
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徐仲吉疏救皆予杖納言馬思
理左右仲吉刑部主事吳文熾訊問遲緩亦杖公繫獄吏

史外紀卷十四

七

日奉紙筆乞書爲書孝經百二十本感明吏事著易象正
方草十二圖錦衣校徵急公恬然謂曰俟吾書一圖成就
遠耳擁之去至北寺就訊時奸黨必欲殺公尚書劉澤深
謂公不宜以建言誅得遣戍廣西既嗣昌敗復故官致仕
歸福王南渡以少宰召晉疾尙書公不欲出馬士英諷之
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乃不得已
趨朝陳進取九策而朝政日非正人多損不用公自請緊
馬慶夜泊龍門關憂高皇帝至厲聲曰卿竟舍我去耶對
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既報命而南都陷從唐王陳門

通四塞二師八友議遂首政府時政歸鄭氏將帥觀望如
肖出死力公憤自請募兵江西號召義勇住廣信無兵與
餉徒以忠義激厲旬月間有衆萬餘與楊公廷麟萬公元
吉遙爲聲援部伍畧定出軍徽州兵潰被執至江寧羣
四十日不死夫人蔡氏聞之貽公書謂忠臣有國無家勿
以內顧爲念內院洪承疇以公同鄉使人致意公罵曰承
疇死久矣此必無藉小人冒名耳遂被囚繫赴萊時過東
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遂畢命方刑
時從者請曰公方萬年契闊請以數語遺家乃裂衫暫指

史外紀卷十四

十六

血大書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同死
者中書賴雍蔡紹謹等數千人俱先候於貨橋不知也忽
仰視謂行刑者曰黃公去矣冉冉乘雲而上矣我輩宜速
從之遂俱死公棉於易幾後家人於篋中得一小冊自推
終於丙戌年月日俱不喪云

汪有典曰嗚呼觀於烈帝之用人而知明之亡也決矣卽
位甫三載閣臣受重譴者九人享國十七年易相凡五十
餘人如置棋然局屢更而局屢敗無他好疑自用而衆臣
下爭勝也他不具論其灰室之舉閣員也帝意已屬嗣昌

故特駁廷推以彰獨斷示不測其始也假使蔡之名清剛
復之致其繼也因剛愎之私致眩迷之失措置乖方萬事
尤裂至嗣昌二府三州十九縣之陷密本已達在廷諸臣
秘不令知護前如此獨何心哉蓋其所相五人自嗣昌外
程國祥倡間架之說蔡國用持朋黨之議沈復粹朝夕奉
佛方逢年望風雅拜而已此皆蠹癭鴛材堪任以軍國大
計乎夫欲得仗節忠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如公
之而折廷諍雖古社稷臣何以遠過帝顧以其強直疎之
獨於庸鄙畏惠貪汙陋劣之夫不惜委命焉夫以祖宗數
百年艱難締造之天下豈不勝其忿忿之心與臣下爭一日
之勝以僥倖於不敗臣皆亡國或亦不盡然乎

路閩學傳

公諱振飛字見白北直曲周人天啟五年進士除涇陽知縣太史譚魏忠賢將建祠漳陽公執不從邑人張聞達忤聞坐追贖十萬公故遷延閣故事解流賊入境擊却之崇禎四年徵授御史疏劾周延儒卑汚奸險黨邪觀正新立斥以清按路被百切責未幾陳時事十大弊門務苛細而傷政體突廉耻而壞官方民愈窮而賊愈亟有事恐而無事緩而難應而忘憂憂求治而鮮治人責外重而責內重

史外卷二十五

二

歷嚴於小而寬於大臣日偷而主君疑有詔旨而無奉行號入詔付所司六年巡按福建條請以京卿錄用八年夏帝將簡輔臣公言枚卜盛典使資修者編附則不光如向者周延儒溫體仁等公論俱棄宅孫以後民窮盜興辱已者必不能正天下時延儒已斥而體仁方居首揆銜之假他事激帝怒謫河南按察司檢校入爲上林丞屢遷光祿少卿十六年擢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明年北都陷福王立於南京河南副使呂弼周爲賊節度使來代公進士武愷爲賊防御使招撫徐沛公擒之竿弼周法

史外

卷二十五

二

楊僉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礮之縛係狗諸市鞭八十監車獻諸朝伏誅五月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乃罷公公亦遭毋喪家無可歸流寓潯州大兵破南京唐王自立於福州建拜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每責廷臣怠玩公進言曰上謂臣僚不改因循必致敗亡臣謂上不致按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自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見羣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上所長皆臣所憂也其言曲中王短云汀州破自殺於邵武山寺

汪有典曰嗚呼公嘗謂海賊情形謂巡撫鄒維連不能辦請侵之維連罷去命甫下數奏捷乃力暴其功維連後召用其期濟國事而無成心如此從唐王於除夕時賦詩云伏鋌以從戎自憐轉自嚼黔驢欲噬虎病馬思追驥臣濟術泮然進退兩無致漂泊海舟中面目亦堪悲天心或垂憫俾全名與義寸衷百慮繫竟夕不成寐鷄鳴又一年歲月悲空棄或謂於柄國酬知之日乃作垂首喪氣之語足見不昧心人嗚呼吾未見人苟昧心而得爲忠臣義士也

唐大理傳

公諱兆恒字月如江西永豐人崇禎四年進士授臨漳知縣十一年徵授南京御史十二年巡按蘇松常鎮諸郡法紀嚴肅吏民畏戴之十四年夏言撫齊二十里間寇盜縱橫行旅阻絕四方輒金滯中途者至數百萬請發京軍勦滅又言楚豫之疆肅清歸白骨新徵舊通斷無從出諸多方獨貸帝並承納明年賊陷含山犯無爲幼總督高士光又明年秋賊陷廬州臨江欲渡陳內外合防策再劫士光請以史公可法代斗光遂獲譴時江北民避亂盡走南

史外 卷二十五

史外 卷二十五

四

諺意從列春秋之案稟如也然御極十有七年此輩日夜合謀怨燃溺灰幸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今科官夜雨一坏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仇耻未復悲痛常有理心而忽召見沉大誠還以冠帶使屢年欽案速同黃士豈不上傷狂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乎疏奏命錄逆案進寃公繕寫進而士英亦進三朝要典矣大誠竟起用遂作螻蟻錄盡羅天下賢良指爲東林惡黨而公亦與焉公遂以太理寺左少卿引疾去唐王立拜兵部左侍郎佐黃公道周協寺廣信廣信破後懷王山聚眾數千人自保

史外

卷二十五

四

州之開化縣兵敗死之

汪有典曰嗚呼福王之立也特爲逆黨然既灰之燭了仇讎報復之局於君父宗社毫無交涉也故如福王者則宰之梟獍馬阮之鷹犬而諸正人君子之豺狼也天生是人亦間氣也哉

東文忠傳 附張家玉等

公諱子壯字集生廣東南海人萬曆四十七年賜進士第授編修天啟四年至浙江鄉試發策刺奄釐削籍崇禎初起故官累遷禮部右侍郎溫體仁當國盛稱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公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勦賊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阻遂成嫌隙而海內多故帝思廣羅賢才下詔援祖訓郡王子孫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驗授職公慮爲民患

吏外

卷三十五

五

立陳五不可會唐王上書歷引前代故事祇公遂除公客下之獄當上之從信即入也篤宗廟厚同姓以學重諸侯之禮數召見宗人遷其才擢之官欲以通宗祿之窮而變其制至是鑒金匱書得高皇帝制曰宗室子孫入爲中朝官者得以其階換授有司議議者曰將軍中驍告一品官如此即三公九卿一朝而盈廷者數百人非所以爲法上拂然曰親親任賢古之道也何不可抑其奏公主覆奏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崇藩規圖銓政上以其沮詔聞親下於理久之始得釋而宗人溢有多不法公私苦之

史記

卷三十五

六

公以廷臣薦起故官協理詹事府未上京師陷福王南渡起禮部尚書未赴南京亦不守唐王立福建召相公以前辭宗室有宿憾辭不行唐王以王授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廣東福建江西湖廣軍務是時唐王弟聿錡亦立於廣州大兵入聿錡被執公止不行明年春故庶吉士張公家玉與貢生陳公邦彥等先後起兵公亦起兵九江村與約共攻廣州結故指揮使楊可觀爲內應事洩可觀死公駐五羊驛爲大兵擊敗走還九江村長子上庸陳發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公以故至事朱實運攝

從之三子偕妻梁氏徐氏區氏及女從之一小婢見之亦
投井死家玉字玄子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邦彥字會遠
廣州順德人廣州之圖大兵知謀出邦彥求其家獲妾
何氏及二子厚遇之爲書招邦彥邦彥判書尾曰妾辱之
子殺之義不顧妻子臨命歌云書生漫談兵時哉不我與
付子爾其詩而悲之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宗祿之窮至有鶉衣行乞惟埋亡命
無所不至其賢且才則又屈於無所試而鬱鬱以死此無
術以馭之過也夫前代固有以宗人爲卿士爲牧伯爲大

史外

卷二十五

七

臣宰相者要在甄別之道得耳唐宗室不胥茅土賢能皆
策名仕籍自致功業而國家亦利賴之宋宗室散處各郡
縣入籍應試在京師者別爲玉牒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
程客俊言以所考合格附正奏名殿試其後雜廷諸科與
寒素等而官績相業亦相望不絕書至明禁不得與有司
之事甚且不得爲四民之業二百餘年椒耶蕃息幾數十
萬無所事事名曰天枝實爲棄物景泰時宗人男子有年
三十餘女子四十未有婚嫁者謂非聖王之所宜惻然而
可無法以通之乎夫慮爲民慮而靳之其病也固盡以其

階換其病也冗且濫而賢否混淆章服錯亂唐宗室李皇
以藩王而爲禁軍刺史兼官借職不必盡以本爵前事可
師也王安石謂祖宗親盡亦桃何況子孫此特爲慮祿計
耳不知祿即可裁而仕斷不可禁樂謂宗人不得登進抽
提與有司事則懷才抱德誠不願生帝王之家也且夫世
祿之家猶望象賢天衍玉牒不許入仕豈情也乎然宗室
自天啟二年開利得進士朱愼鑑一人而列名逆案爲宗
人羞崇禎中得進士十二人亦有官至祭酒者而才畧無
聞三百年來富國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
史外

卷二十五

八

之而教之無素舉之無術國亦旋亡是可歎也公之斷斷
無乃爲是歟

鄭中丞傳附黃大鳳

公諱爲則字天玉江都人宗廟癸未進士授浦城令嘗王時擢巡按旋陞巡撫丙戌大兵入閩公駐浦城與兵料給事中黃公大鵬防守大兵至浦百姓請出降公不可請行又不可城陷百姓德公權見至將泣求保全命難髮公曰貧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寧速死明日復責輸餉公曰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代輸贖死公曰民窮財盡烏乎可噴血大呼奮躍奮刀刺胸不死遂見殺時年三十五僕陳龍從死黃公字文若建陽人崇禎庚辰進士兵至冠服登陴朔之屹不爲動城破大呼死之

聖訓

卷二十五

九

余龍溪傳

公諱世名字仲嘉江西新城人天啟丁卯舉人知龍溪縣大兵入閩七郡風靡公獨不肯出降遂被執長子長吉從之死龍溪距新城道遠觀不能歸新任知漳州府祝登元與推官李毓秀龍溪知縣徐國璋捐橐中金又爲手疏募於衆始歸葬疏曰桀犬吠堯未識天命有歸而隣婦言人彼誠各爲其主夫孤竹傲周猶曰義士余嗣祠廟寧以忠臣今

二造區夏孰駕前王豈此罪膏不逢浩蕩茲者白旄牽足外

卷二十五

十

風靈車戒路爰與理刑李漳邑徐各致賻金更爲募疏編告紳士情惟念舊賁不擇多至於經過所在或戒彼封人蔽其歸卒或錫以楮筆表其貞懿則溫厚之規可返叔夜之勇不孤是所望於君子矣公櫬既歸里中多訛言死事不實公甥孔胤桂手出疏示之疏篋皆鈐以澧州府印并滿漢子文朱色爛然譚者乃止

注有典曰嗚呼死節難矣而同時鄉里猶多疑議尚安問異時哉習俗薄惡不樂成人之美至於斯已極天地所以變亂也昌黎云清逢父子自吾人發微視李諸人公父子

之善而執從而知之嗚呼賢人君子取義成仁遭逢不造
名雖顯而不彰者勝道哉

卷二十五

史外

卷二十五

熊御史傳

公諱化字仲龍號極峰江西清江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行
人出使朝鮮所至爭購其辭翰詞王寵遇無所受臨別獻
名馬公至山海關以書謝歸之後姜公曰廣使至朝鮮國
人訊公起居有詩云殷勤寄語清江老白髮相思又十年
其爲這人領服如此提監察御史是時朝政骯髒內感權
倖外倚債帥公上書慷慨言邊事乞清占役強正兵修器
械鍊火藥爲制勝長策又疏論首輔方從哲誤國不報時
朝士以東西樞黨門戶相傾軋公獨踴躍無所附出爲淮
陽備兵副使即日拂衣歸家居二十餘年再起關西討賊
奏政皆以疾辭崇禎甲申京師陷福王南渡起大僕寺少
卿不赴尋崎嶇閩粵鬱鬱不得志歸卧山陬當此之時天
下盡人販圖明臣多歸命新朝有強公出者公瞋目曰
吾前朝舊御史老且病矣安事折腰求活爲置腦子袋中
曰憑則用此已丑當事迫欲見之乃作絕命辭取腦子服
之不死家人護護之則鄉衆曰管仲魏徵非傑士乎爲我
具輿我將往應召衆稍解脫身投園池中衆趨救又不死
因長跽請曰我志已定徒苦我耳遂閉戶自經而絕

汪有典曰嗚呼立乎神宗之世而即以知明旌之將亡此其痛哭流涕之情適於賈生遠矣公之謀身去亂偃蹇山陬志豈嘗須臾忘天下哉顧卒無可奈何至於君亡國破播遷流離而繼之以死夫而後二十餘年酸風苦雨海思山哀殷憂沉痛不可解結之隱懷於是焉一隨而付之蒼冥詎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若公者庶幾從容者歟

史外

卷二十一

十一

增總制傳

公諱胤錫字仲藏小字牧寸宜興人少落魄有大志爲塾師盡一歲束修所入范白金鑄頭顱杯容一升許出入攜持爲飲具銘曰若要賊滅除非堵截嘉宗之際盜賊已竊發天下將大亂公所以志也已而爲萬言書抵太守自薦邊才欲北請經畧能延強太言曰熊公雖知兵非我佐之事且敗太守笑而易之崇禎丁丑成進士辛巳官長沙知府會山賊蕭相宇擾安化寧鄉數敗官軍公率鄉勇破斬之又破醴陵燕子窩賊斬其渠曰草上飛於是中外稱

史外

卷二十一

十一

知兵果與留都擁立遷武昌兵備副使改督學尋擢巡撫湖北先是李自成既死其義兒李錦等十八部屯澧州界上號三十萬遠近大震公偵知錦母高氏有智術軍事皆取決而高氏弟一功所部三萬人驍勇爲諸軍最公卑騎詣其營稱詔賜高氏命服錦一功蟒玉及金銀器犒軍皆賜躍叩首謝軍中酒酣公南面坐引卮談論慷慨具陳忠孝大義纏繞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呼錦曰公神人也汝曹不可負別部相繼來謁皆知約受撫事聞封高氏英淑夫人李錦左軍侯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

他部皆通侯號忠貞嘗自是屢立戰功加總督時即

尚方創順治六年正月王師下湘潭公兵敗走郴州王

肇慶檄召赤心等不至甚恨疾遂革十一月舟泊潯江夜

且半遽索紙筆草遺疏復自題其像擲筆呼左右曰吾不

能馬革裹屍今畢命臥榻死有餘恨膏衣起欲自沉於江

左右立抱持之遂卒公幼孤不及事父母登第後奏持服

三年廬於墓墓上枯桐再華有桐華篇傳世

汪有興曰嗚呼公天資忠孝人也顧抑有可怪焉公初

無子時於神夢神予以冠進賢襴袍束帶者翁不願端衣

史外 卷二十五 十五

巾者又不願一牛欄牧牛兒翁願得之神固斬不予翁固

願得之即得之當戒筭翁即戒筭固願得之遂生公豈特

進賢襴袍束帶儒衣巾者世之所貴神之所賤耶所貴者

乃反在牧牛兒牧牛兒即忠且孝不忠且孝乃反在冠

賢襴袍束帶儒衣巾者耶此神之好惡取舍所由於人世

殊也翁即戒筭願得牧牛兒不願得冠進賢襴袍束帶儒

衣巾者此又翁之好惡取舍與人世之爲翁者殊也

孫副使傳 明楊文舉等

公諱臨字克威桐城人貢文武力矜倚馬千言立就能開

五石弓蓋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曉聲伎吹簫度

曲喜爲俠斜遊然感慨時事則悲歌泣下不欲生一夕酒酣

談及冠亂莫分主憂激烈髮誓奮張引一指然燭上自誓

不滅賊有如此指遂改字武公金壇蔡生者以千斤力開

造公公出其所引角弓令生挽之生面赤喘息終不設款

日弓力過強非所用聊試我耳就其手取而挽之一引遽

滿開合如意者數色不少動生大驚以爲神常衣短後衣

史外 卷二十五 十六

騎生馬左右箭箠捕弓矢帶刀作邊塞健兒裝見者不知

是儒生也公爲中丞方公孔炤塔少司馬晉弟中丞開府

楚驛司馬督師宣大公益欲以武奮中丞屢與賊戰公輒

雜騎士中躍馬深入爲諸軍先已而中丞被議下獄司馬

亦以邊事孔棘請病移書戒公勿妄談兵意大沮遂一涸

於許酒而數數挾妓嬰邀常大雪挾所驅妓往遊鍾山下

與其友人戎服驟馬過通都避不及者或至顛仆妓紅綉

襦圍紫貂扶坐馬上抱琵琶以從諸子不能騎者強與之

騎前騎後騎亦縱騎者危慄震惶欲墜以爲笑樂既罷

則又手獨立上視青霄頓足深歎淚破面福王南渡馬阮
亂夜公益不得志於時金陵破避地雲間吳陳公子龍徐
公學遠等舉兵公聚米而談指掌陣圖一座傾聽間出木
牛流馬式放著不地能自轉運動移凡陳徐兩公向所爲
兵家言者公皆一一親習其事轉以詰兩公茫如也兩公
益心重公以公爲真知兵者未幾松江破陳公等不屈死
公入蘓撫楊文驄募文驄字龍友廣東貴陽人馬士英妹
夫也崇禎時以江寧知縣被劾寄官資主英力屢遷至巡
撫文驄諸聲氣著書畫題推獎名士士亦以此附之公欲

史外

卷二十五

一七

得當報國顧無尺寸資會文驄募兵龍泉山中素善公以
書招遂入其軍因上書唐王言關外情形悉特授副使
監文驄軍丙戌七月江東破大兵乘勝取閩文驄聞風
先入監公亦隨之行文驄姬妾多昇肩輿者百數十人日
行數里至浦城界兵追及之間公爲誰公執言曰我監
軍副使孫某也遂與文驄同涉文驄不屈死之手左都督
鼎卿亦見殺公被執并縛其所幸僮僮爲嫩主將欲犯之嫩
故妓也大罵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公見嫩抗節
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遂并死也

江右興門嗚呼困人成事大丈夫誠不屑爲然亦有所難
不得已者特無如既已困人事復不成良足憾耳錢澄之
謂文驄志在聲色貨賄因時縮節鉞擁重資昇姬妾以自
隨其募兵自衛耳而因以倡義歸於閩則公之爲也然則
文驄歸着之善轉因公而成也亦何幸乎葛嫩曲中賤賈
何知名節義憤所激蹈白刃如甘膽芝草醴泉出於茲
不其異與固宜公之大笑登仙也

史外

卷二十五

一八

史外卷二十五

終

史外卷二十六 前明忠義列傳

熊尚書傳

公諱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同安知縣墾戶科給事中疏陳用將之失言曰偏禪至副將歷任有功方可授節鉞今足未履行陣已上首功背吏提虎旅統將子握兵符何由奮敵愾若大將之選其副將有功者時賜面對擇才者用之廷臣推擇有誤宜用文吏保舉連坐法帝納其言已言楊嗣昌未罪盧象昇未褒殊挫忠義氣至爲嗣昌書策練餉驅中原萬姓爲盜者原任給事中沈

史外

卷二十六

迅也爲嗣昌運籌以三千人駐襄陽城破輒走者監紀主事俞爵也爲嗣昌援引遭襄藩之陷節賂陳新甲株禍郎撫袁繼咸者今解任候代之宋一鶴也皆視國之臣宜罪不報京師戒嚴分守東直門嘗召對言將不任職敵南北往返謹隨其後如厮隸之於貴官召募前驅望塵靡及何名爲將何名爲督師帝深然之已言有司察處者不行嚴舉避才監司察處者不得遽踰巡撫庶封疆重任不爲匪人借途又言曰戒嚴以來臣疏凡二十上援勦機宜百不行一而所搆敵情不幸言中矣比者外縣難民紛紛入都

皆云避兵不云避敵薊州之破敵猶不多殺掠宮軍繼至

始無子遺朝廷歲費數百萬金錢以養兵豈欲毒我赤子帝惡其中有飲泣地下語謫爲福建按察司照磨福王立召還上疏言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爲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鎮以殺掠獲封爵我何憚不爲臣意四鎮必殺然北征一雪此耻今戀戀淮揚何也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曾與交之內而遠以藩籬視之頃之言臣竊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即偏安尚未可必宜日討究

史外

卷二十六

二

兵餉戰守乃專在恩怨異同勲臣方鎮五鋒筆錯是差近且以匿名帖逐舊臣以疏遼宗人劾李輔中外紛紛謂將復廢衛夫廢衛樹威俾利小民雖大無寧曰先帝止此一節未免府怨前事不遠後事之師且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遣誰死社稷係來與授盡是殃民則今何以使躍治不進而繼城可恃先帝隆重武臣而口口口口無一二叛降跋扈肯肯相踵則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惠威易行先帝委任勲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爲寇讎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客氣是屏先帝簡任內臣而小

忠小信原無足用弼門延敵且噪傳聞則今何以使柄無
弄操而恩有餘地先帝不次擢用文至而邊才督撫詎爲
其御趙遷宰執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
必用疏奏停俸尋補吏科右給事中初馬士英薦阮大鍼
公爭不可及大鍼起佐兵部公又言大鍼以知兵用當置
有用地不宜處中朝不聽踰月以奉使陞辭言朝端議論
日新宮府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
置詹尹蹊徑叠出諸詠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爲黨人
一官外遷輒警當事爲可殺置國恤於罔聞逞私圖而得

史外

卷三十六

三

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六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日
稅駕何地耶不報宋幾南京破士英竄杭州公背其棄主
士英無以應杭州亦破起兵應魯王擢右僉都御史督師
防江進兵部尚書唐王立閩中鄭彩憾公遣兵潛害之並
其幼子殺海中

汪有典曰嗚呼公於烈帝之時疏凡數十上所揣敵情無
有不中而侯勒機直百不行一顧以其言之過激而斥逐
之夫言不切直則不足以明道切直則不用而身危善種
不能生於磽地蓋自古歎之矣復何望於屍居餘氣之福

王乎

史外

卷三十六

四

曾留守傳

公諱樓字二雲一字仲含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郎中天啟二年出知常州府公持身嚴毅不畏強禦屯田御史素屬吏應劭者姓名公不應御史危言恐之答曰僚屬已盡無可糾止知府無狀因自署下考杜門待罪撫按亟慰留乃起視事織造中官李實迫知府行屬禮公不從實移檄以徇致侮之公亦報以詞致卒不置當是時逆閹監柄羣小構煽失集東林矯旨折毀書院符檄旁午勢如雷霆人以端惡公獨立不懼而周全善類益

史外

卷二十七

五

力高公鑒龍繆公昌期李公應昇被逮公助之貲而經紀高公死後事爲文祭之邑令吳某繫高公長子世儒至常州公見之驚謂吳曰若欲使忠臣子孫必爲豺虎魚肉耶世儒不使出宜與毛士龍坐件觀忠賢遺戍公諷士龍逃去得免武進孫公愼行亦件忠賢當戍公緩其行忠賢敗事遂解崇禎元年以右叅政分守漳南擊賊屢有功而數被譏擢十五年以山東巡撫王永吉失陷州縣故被誣下刑部獄公於十四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明年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已乞假歸論前事永吉擢總督而公

奪官逮下獄不十日而京師陷唐王稱號福州起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掌吏部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淵閣正駐延平公留守福州大兵破福州公挈家避海外中左衛越五年其地被兵遂自縊

汪有典曰嗚呼當虐焰焚炙之日不有出萬死不顧一身之人以扶持而左右之則善人君子既無噍類而乾坤之正氣或幾乎息矣方公與高繆諸公講學東林其意氣固已薄日月而震河嶽然豈意禍之至此極哉及罹禍也發爲文詞淋漓慷慨不少瞻徇當時題揚忠烈之疏而書詩

史外

卷二十六

六

於寢者不旋踵被戮公竟昧之耶且完耶於覆巢而緩孫毛二公之戍亦曰道在我者當如是耳卒之履尾不陸非公所料而國亡與亡又分內事矣

張相國傳

公諱尚堂字叔寧江南華亭人天啟乙丑進士官監察御史崇禎之際寇氛猖獗專征之師多主招撫楊鶴之金鎖關陳奇瑜之車箱峽皆以撫收矣熊文燦復踵故智郿西之戰左良玉與獻忠角獻忠剋而走左師追之一晝夜蹕七百里獻忠窘甚乞降良玉謀執而誅之文燦謂殺降不祥力庇之無何獻忠叛良玉上其狀文燦逮斬西市以聞臣楊嗣昌代之嗣昌楊鶴子而黨於文燦亦主撫公奏言從古戡亂之法初起則解散勢成則剪除未有專任撫者

史外

卷三十一

七

今輔臣膺新命而出賊必仍用故技搖尾乞憐而失事諸臣冀獲從前敗局必多榮惑仍進撫議請特申一令專務勦除有創為撫說者議出獨民行伍以奸細論議出道將紳矜以通賊論議出督撫鎮帥以誤國論帝以偏執意見責之而嗣昌卒以撫敗自殺公復言今討賊不可謂無人撫撫之外更有撫治總督之上又有督師位號雖殊事權無別今楚自報捷豫自報罷甚至南陽失守禍中親藩督師職業安在試問今為督師者將居中而進以發蹤指示為功乎抑分賊而辦以焦頭爛額為事乎今為秦保二督

者將兼顧提封相為犄角之勢乎抑遇賊追勦事提出境之師乎今為撫者將一稟督師之令進退惟其指揮乎抑兼視賊勢之急戰守可以擇利乎凡此肯綮一切不問中樞冥冥而決諸臣腹贖而任至失地喪師中樞糾督撫以自解督撫又互相委以謝愆而辦事不可問矣帝納其言下所司詳議遷大理丞旋推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乙酉南都不守唐王自河南來閩遂與巡按吳春枝南安伯鄭芝龍在籍禮部黃公道周奉王監國拜公吏部尚書丙戌唐王被執公以私財募兵海上丁亥魯王浮海至澳約公

史外

卷二十六

八

共事遂與閣臣劉公中漢等連復建寧邵武興化三府及漳浦海澄等三十七縣軍聲頗振乙丑還舟山拜大學士辛卯大兵克福安劉公死之遂進還舟山王復航海命公與兵部尚書李公向中城守城破公南向坐令四妾一子婦一女孫先死乃縊李公被執我師呵之曰聘不至捕而至何也李公抗聲曰向則辭官今就死耳遂不屈而死汪有典曰嗚呼賊之以撫愚明印金之以和愚宋也主計者甘受其紿以苟目前之富貴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益今古一轍也按臣徐一范謂可勦之機會與

能勦之物力俱從無裏錯過豈不深可痛哉蓋

盜之有巢穴者可赦無巢穴者不可赦起鈞鉏者可赦起弓馬者不可赦其脅從者可赦而其渠魁不可赦脅從之弱者可赦而其強者亦不可赦渠魁之僞降者不可赦即真降者始赦之後亦不可盡赦僞擬之盜不可赦而饑寒之盜亦不可輕赦巢穴之盜或在巖峒或在數澤彼其妻子室廬積聚皆在其內馮其險阻以逆軍旅之顏行勝則乘機四出劫掠不出一二百里之內敗則守險以自固勢不能棄其巢穴遠出侵暴而有非常之望也若夫起於

史外

卷二十六

九

通都大邑平原曠野之間設帳幕夷城郭燒村落其妻子財物皆在營伍之中無巢穴則處處可爲巢穴也王師來而賊去名曰恢復而其民已盡矣起鈞鉏者皆農夫愚民或信妖人之言或以饑寒之故或報仇憤爭而相殘殺徒步蹕程以趨敵兵甲不具號令不嚴如鳥獸蟲蛇之相聚散耳起弓馬者則飄忽去來如風雨技藝足以致勝賞罰足以使衆器械足以城敵捕不能得追不能及此可不爲大憂乎脅從之盜或一時誤從而自悔或迫於不得已而強委命焉其弱者懼禍之及冀得自新而強者甘爲賊用

即撫之而內自疑其飛揚跋扈之念未嘗一日忘也而渠魁則萬萬不可赦彼知吾之畏賊也輒亦往往捉尾乞憐以玩弄將帥而陰以鯁其虛實恣其求索安民之機未頒而反者又見告矣即真降者不可遽絕以塞其自新之路令得効力行間以贖其罪事既大定而後論其功之大小以當其罪之輕重亦不可以論其功而忘其罪也而饑寒之盜爲豪傑大盜之資以爲癰疥之憂而區處未善則癰疽潰決之患作矣嗚呼羣盜起而殲之無遺類尚不足以伸國法而償吾民父母兄弟之仇乃欲爲之助其勢成其

史外

卷二十六

十

強原其罪除其罰而使天下盡斃於盜而後已天之亡人兩恨手於羣盜羣盜又假手文武大吏以爲囊橐其禍豈偶然哉

姜相國傳

公諱曰廣字居之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歷官詹事府詹事福王南渡拜東閣大學士先是吏部尚書張慎言疏薦原任大學士吳姓原任吏部尚書鄭三俊誠意伯劉孔昭執不可喧爭殿上公謂用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執定非其所私即謂之奸臣等皆鬻貨矣請賜斥罷福王慰留之馬士英復引用阮大鍼翻逆案公上疏曰臣前見文武紛競斷無術調和近見欽案掀翻又愧無能預緩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

史外

卷二十六

十一

前之明詔竟同覆雨幪雲未令增龍馭之凄凉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惟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又言祖宗會推之典立法萬世無弊斜封墨勅覆轍具在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爲盛美先帝之善政亦間有而以頻出中旨爲亂階用閹臣內傳矣用部臣勅臣內傳矣選大將言官亦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者其所得閣臣則逢君殃民奸險刻毒之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也其所得部臣則險邪貪滑之陳新甲等也其所得勅臣則力阻

史外

卷二十六

十一

南遷盡散守禦雅狂之李國禎也其所得大將則純瘡支離之王朴倪寵等也其所得言官則貪婪無賴之史楚廉起新也凡此皆力排衆議箇中旨者也乃其後效亦可觀矣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總山匹夫熱心仕進一見指於公論遂乞哀於內廷絛索開通中旨有發門戶雅折巧爲之詞內廷但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而之詞不能無變動間以其事密聞於上又得上之意旨轉而授之於是平臺召對片語投機立談取官有若登壇之戲臣苦痛心此弊亦於講藝敷陳但以未及暢語至今猶存隱恨先帝既誤陛下豈堪再誤哉天威在上密勿深嚴臣安得事事而爭之但願深宮有暇溫習經書開取大學衍義實治迪鑑視之如周宣漢光之何以竟愾遠烈晉元宋高之何以終狃偏安武庫之出師征蠻何倦倦以親君子必遠小人爲說李綱之受命禦寇亦何切切以信君子勿問小人爲言反覆思維必能發明聖性點破邪謀陛下與其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獸畜之以供人刀俎也馬士英大怒嗾鎮國中尉朱統鎮劾公遂降調歸入觐諸大臣在側公曰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士

恩寬大猶許歸田臣歸後願陛下以國事爲重士英熟視公嘗曰我權奸汝且老而賊也既出復於朝堂相詬訾而罷金聲桓據南昌首迎公入省後城破赴俟家池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勁骨鯁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皆有公論奉使朝鮮朝鮮人爲立懷潔之碑共爲遠人服信如此而宗人朱統額獨疏誣公穢迹彰顯有逆謀馬士英嘗之曰賊與我惡者謂之惡賊韓昌黎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縛李逢吉之謗公亦猶是爾矣

史外

卷三十六

三

吳司理傳

公諱鍾魯字魯雅一字峻伯號靈丹武進人幼即以理學氣節自負不肯作齷齪兒嘗曰大丈夫不能爲大聖大賢亦當作忠臣義士豈可依同庸碌哉李忠毅應昇公門人也璵璠禍被逮過郡交遊閉戶不敢通公獨迎至家命二子輟讀侍左右李公曰此後亦勿令吾兒讀書也公曰書何必不讀特勿學子真讀書耳李公笑曰還須勿從真先生遊也相與賦詩論學二日然後別先是李公謫還時公賦水竹居送之其詞曰有水有水亦云其清不因撓濁不

史外

卷三十六

十四

隨快行靜則照物動則資生之子之遠爾心是旌有竹有竹亦云其善于霄玉幹憂風金聲中以虛貴節以芳名之子之遠爾德是成有居有居亦云其珍寵賂不人毀譽不聞淡焉虛止超然寡倫之子之遠最哉惟真其砥礪如此二十補諸生至五十八始敘貢授光州學正癸酉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長興令作中使崔璘罷歸公少講學於東林孫少宰某雅故敬公以甥女劉妻之試貢京師黃公迄周負重望一見喜曰吾夙尊李仲達恨不得見今見先生如見仲達矣當是時公名噪都門諸要人爭延

爲重客而公弗屑也學頑之際寇賊蜂起人爭談經濟公慨然曰不明於死生必不能忠義不知忠義必無經濟作勸學說與同志相切磨周延儒再相自以有故舊招之笑不應辛巳詔滿除外任叅劄各官補紹興府昭磨居一年量移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變病絕復蘇曰馬素修必先已而果然馬素修者馬文肅公世奇與公同視席者也福王南渡擁禮部主客司主事以清獄未行乙酉抵南雄聞南都潰留不進自是轉徙桂閩兩粵間輒自念曰吾門人李仲達同學馬素修皆死節今年垂八十老矣脫不

史外

卷三十八

十五

幸病殘不幾負二人乎吾當尋一死所明白乾淨以見知已辛卯八月自普陀渡海入昌國衛城寓文廟中聚薪爲龕中設高座城陷登龕縱火自焚而全家殉焉公舊作十願齋說以教子孫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好釋典乞靈西竺其未則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顧其偷生事仇居海外親友以書招之歸作止歸說謂之公之先本無錫人洪武間始祖肇以徵辟官御史建文之難棄家從亡遇赦還託藥爲藥戒子孫勿入城市三遷至武進之橫林鎮卒葬其鄉公

歸骨從葬墓側蓋祖孫忠節與明代相終始云

汪有典曰嗚呼師弟朋友之間蓋多矣公與馬李二公何其相信之深也年運而往澹桑非昔卒相踰以死豈偶然哉夫朴白之下見程嬰以趙氏之復祀也固含笑入地矣公則丹心徒碎赤手何成雖白首之同歸正青天之難問未知九原相視當復何似耳

史外

卷三十八

十五

王兵憲傳 附 上 琛等

公諱士和字萬育號味支金谿人崇禎庚午舉於鄉見時事日非輒慨然曰九州雖大正人有幾名士如鮑從龍太國他日不爲漢之黨錮必爲晉之幽沉今既不救異時又無可奈何言已淚下至甲申而其言果驗南京既覆江西亦被兵公避入閩僑子宗翰至福州唐王授吏部司務陳時政闕失數千言唐王刊賜文武諸臣且召入對嘉獎備至擢兵部主事守延平時戰守機宜悉主鄭芝龍太兵人閩芝龍不爲備已而遽去唐王亦奔兵薄城下衆聞

史

卷三

十七

外事云何公曰跋扈見飛船而遁大事去矣跋扈見謂芝龍也急召父老曰吾雖一月郡守當與城亡若等可速出無使數萬生靈盡膏斧鉞提筆書絕命詞於屋壁題詩云雄烈烈烈爲虛城正氣從來履險貞一月延平甘死難孤忠千載有誰明召門諸友忠烈與以金曰忠爲我義爲我爲我護兒友人勸止之正色曰君子愛人以德姑息何爲趙宗翰取繩宗翰泣不置且請以身殉公聞宗翰言淚不禁旋拭之解顏曰騷兒兒殉難錄死父骸者家有母弟獨不一念乎亟索繩宗翰猶難之公曰兒大不解事吾志

已決遲兵至徒多辱我痛我耳宗翰乃獻繩從容正衣冠開戶投繯宛貝勒達宗翰至曰爾父好官惜死矣吾以郡事屬汝宗翰曰曲荷生全感且不朽然亡肉未冷得旦夕望先人隴於願畢矣貝勒笑曰白面生不足錄汝欲還聽汝給以舟載柩歸方王之在延平也聞仙霞關失守倉卒走汀州從走汀州者有胡公上琛熊公綬皆以兇事者胡公字席公世襲福州右衛指揮使好讀書能詩既襲職復舉武鄉試唐王時官錦衣衛指揮遷署都督僉事充御營總兵官從至汀州王被執胡公奔還福州謂家人曰吾世

史

卷三

十八

臣不可苟活爲我牀毒草來妾劉年二十願同死胡公喜曰汝幼婦亦能死耶遂整袍帶與妾共飲藥酒而卒熊公字文江南昌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行人南京既覆每飲酒輒涕泗交橫友人語之曰昔狼曠有言吾未獲死所子既有志焉求斯乎乃赴延平謁唐王擢給事中尋扈行至汀州避變從官皆散熊公仍奔赴遇 大兵死之汪有典曰嗚呼公以五月五日生父年七十矣舉公則大喜以田文之高戶期之夫古之以五月五日生者其人亦甚衆漢則王鳳胡廣晉則紀邁王鎮惡宋則高綽唐則

崔信明張嘉禾則道君皇帝金則出特秀此數人者多經
既廟才下流不肖而道君高統覆宗亡國尤不足數豈若
公之扶植綱常爲乾坤壯色哉由是觀之所謂高戶者千
百獨公一人耳嗟乎茲其所以爲祥也歟

楊州國傳 謝劉同升著

八諱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禎四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國臣楊嗣昌與總制盧公象昇有郤兵事無不中制公抗
疏請斬嗣昌專任象昇謂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
宗澤憤恨國有若人非疆場禍嗣昌患甚達謫公兵部職
方司主事隨盧公軍贊畫益加阻撓致盧公敗績歿於陣
公護其喪歸遂屏迹家居劉公同升者字晉卿吉水人祭
酒應秋子崇禎丁丑廷對第一授修撰亦以論楊嗣昌降
調歸甲申春李自成陷京師帝崩公聞變痛哭與劉公大

史外

卷二十六

二十

集紳士於澹臺祠爲烈帝發喪舉義旗誓滅賊復疆土削
劉聖仇恥是時福王南渡授公左庶子劉公左中允俱不
南都沒唐王羅劉公少詹事兵部侍郎總理江西而公
以東閣大學士召亦辭不赴是一公者義急賊不復計名
位也遂結連續撫李永茂立忠誠社於賴招致四方義勇
於是主其寘其腔劉明孫彭曰趣等各率家丁資糧入社
並訪者幾二萬人大享士於城西率兵收萬安抵太和復
吉安全郡奉表迎唐王赴賴拜公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開府南潞公念國破君亡偷安海甸非計劃意圖中原

未幾而劉公以集勞卒於軍永茂亦以憂歸按察副使彭公期生與公同保孤城公將入閩倉萬公元吉以總制七省至遂留辦軍事先是公招降嗣寇得四萬人賜名龍武新軍所謂四營者也張安者四營之一驍勇善戰統兵復撫州頗有斬獲順治三年壬戌五月戰於梅林而敗兵遂散八月大軍攻贛州圍之守者皆德十月四日黎明百道攻城城上發礮礮裂城陷公投清水塘死我將賈熊爲右軍有部丁獻佩刀者刀鋒及室皆黃金飾賈曰此必非常人馳往視屍識者曰此彬則部也賈惻然曰忠臣固

史列

卷二十六

二十一

無敵此昭王爲其像以四州扇爲棺瘞之庚戌公子來求屍賈爲改葬立墓碑致祭成禮彭公自縊死死之日守備楊大器潛改其屍瘞於萬安縣之百家村仲子孫貽訪其遺骸未得久之鄉人胡樞知萬安縣事一夕夢彭公語曰遺骸在縣境君能歸之故鄉幸甚會大器之友曾堯景亦以狀曰樞樞資遣之至海鹽家入詰其事皆合于女旋以血沾遺骨俱沉入乃慟哭葬之說者比於思歸之溫序焉公諱文正劉公諱文忠彭公字觀我海鹽人萬曆丙辰進

士

士有兵曰嗚呼丁崇禎之末造即斬嗣昌任盧公於事亦未必有清濟亦必復生一物以敗之蓋天厭明德久矣況既破其金甌肯令公等復圖其死全乎語云天之所廢誰能與之則雖戈有魯陽無日可揮石有女嫪無入可陷三代而下志士仁人賁恨重泉者多矣獨公等也乎哉

史列

卷二十六

二十一

何太師傳

公諱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天啟辛酉舉人授南陽令數挫賊鋒又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畢山及討平土寇益知名內陞部郎出僉懷來憂歸起淮徐兵備復平土寇崇禎癸未擢僉都御史巡撫湖北時左良玉屯武昌橫甚甲申京師陷福王監國金陵詔至良玉諸將曰天下事皆當關我公今南中立君挾天子以坐詔我輩宜乘其未定引兵東下可也良玉不能無動公以劔自隨曰社稷安危在此若不開讀此身有付三尺劍耳會良玉腹心盧鼎力

吳外

卷三十八

三十三

勸事乃定公拜兵部侍郎兼撫湖南尋以故官總督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福王之既立也馬士英爲首輔而蓋用楊維垣阮大鍼爲心腹大事羅織避禍者多奔良玉營良玉自烈帝時已擁兵跋扈不奉朝命其衆且百萬皆降賊素慕南都富麗日夜爲反謀適金陵有僞太子事一時失職被收諸臣又爲春秋與趙映之說以贊成之遂以奉太子密旨誅奸臣馬士英爲名空國行監二旗於鎮首公曰清君側右曰定儲位邀公與俱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公遂解印付家人上福王將自裁良王令四將

勾之逼與偕行舟至漢陽與開投江流十餘里舟拯之達岸而懷印出走之僕亦遇漁舟忽失所在公從寧州轉湖陽以長沙大集馬吏痛哭盟誓而令堵亂錫撫湖北巡撫以上諭請湖南巡撫章瓚爲總督嚴起復爲衡永道督撫軍食隨調董訓宣張先璧劉承胤等兵先後俱至是爲乙酉四月某日也未幾良玉死福王旋被推唐王則于福州知公賢委任益至李自成敗入楚界公伏兵迎破之自成旋爲村民擊死於九宮山公招降其衆增兵二十餘萬軍聲大振而公疏止言元兇已除宣告郊廟不言已功

史記

卷三十八

三十四

唐王大喜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督師取兩汪居無何唐王死永明王則子肇慶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丁亥大兵破長沙公走白牙市既而甯遠寶慶衡州永州盡失桂林戒嚴公帥趙印還胡一貴入助桂林乃安戊子正月加太子太師爵世侯統兵連復全州永州寶慶衡州常德數郡進兵長沙已丑擢吏卒三十人入湘潭遇李赤心赤心已先去大兵見公入空城遂徐勇入勇故公部將勸公降不從乃擁之去絕粒七日不死遂見公所居有神魚井井故無魚公生魚忽滿井皆五

色既殉節井魚亦空

江行典曰嗚呼賢人君子之生死向與尋常殊然必謂有神物以司之無亦涉於怪乃傳紀所載如公類者頗不乏儒者或不諱與夫生既不偶則出必有爲胡乃顛蹶流離於傾覆危難之中能不克展志不克遂而身不克保不祥孰甚焉謂之怪也亦宜然據在乾坤立人紀正惟公是賴怪也不可謂不祥也而漁舟之救世傳爲關壯繆神神意者公之授命尚非其時歟何辱刻之延也

史外

卷下

五

萬司馬傳

公諱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天啟五年進士授湖廣推官補歸德捕大盜李守忠散其黨崇禎四年大計謫官十二年起監楊嗣昌軍多建奇謀嗣昌不能用以致於敗福王南渡起太僕寺少卿佐史公可法軍上疏曰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濟有常無過任義義貴相資先帝初征海宇懲逆瑞用事斷割元氣委廷臣力行寬大諸臣扭之爭意見之立畫累縹緲之桑主賊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一時宵王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廷杖加派抽練薪法備行使在朝者不暇暇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爲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多故十餘年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於是更崇寬大悉改前規天下以爲樂平可致諸臣復思競賄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擢聖怒誅殺方與宗社繼沒益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於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念偶偏也非歲孫傳庭擬兵關中誠者俱以爲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有逗撓等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謂急撤關寧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可以勝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蹙地

議之者矣及賊勢熏灼江京勸南遷勸出儲監國南都語
不澤音亦達宜應爾然口一行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
公追恨違者之誤國設事幸不敗必共服識者之守經天
下事無全吉亦無全利大率類是當何者心休無全利之
言請教諸衆獨行旁觀者偏見無全吉之利必欲強人從
我私意從滋實者未識國事因之火藥於後則以什成之
途大喻也又言賊今被創入秦挑選精銳垂涎東南轉瞬
秋深出南漢則徑抵襄承出豫宋則直窺江北兩處兵民
積怨深怨於斯時底必爭迎賊以報兵兵更退疑民而進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七

畏賊恐將士之進壯游諸國而過在北岸者急而渡南
金陵東地武備單弱何以當此巨寇窺人情類皆積薪厝
火安寢其一居功者思爲史冊之傳誣見才者不顧公論
之注封舌戰徒紛齊請不講一旦有急不識置陛下於何
地得毋令三桂竊笑江左諸人功非功而才非才乎不聽
唐王時進兵部尚書總制七省事楊公廷麟同守贛州初
公在楊史兩閣部軍與江西總兵金聲桓素善聲桓收江
右以書幣招公公辭以各行其志聲桓勿迂也守贛日久
與楊公同心規畫苦客將不用命且出掠爲民患乃謀練

工著更番出戰頗有斬獲丙戌六月兵部尚書李永茂副
將吳之蕃以廣東兵五千至七月吏兵兩部尚書郭公維
經奉命督理江西湖廣軍事沿途募兵得八千人至湖南
援將趙印選等率兵三千至大學士蘇觀生遣兵亦如之
兩廣總督丁公魁楚亦遣兵四千至軍聲大振諸軍皆欲
戰公欲俟水軍羅明受至共擊八月大軍聞水師將至
即令兵士夜截諸江焚其巨舟公手明受遁於是諸營皆
散去公弟六吉調廣西狼兵悉至南安亦不戰潰已聞
縣士破難全城氣索水月天霧雨雪大軍乘夜士城城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八

破公軍士悉戰部將欲擁公去公歎曰爲我謝贛人使合
城塗炭者我也我安得獨生遂投水死
公有典曰嗚呼公天下才也其從嗣皇亦欲存人於倉卒
而濟公家之難耳卒無如嗣昌不聽其言致貽禍宗社間
縣之敗公親至戰處爲文祭陣亡將士哀動三軍在楚門
收召募兵登白帝以望賊騎歷歷在山谷間我師用湖諸
將反出其後無一人禦之者吾不覺拊髀流涕而痛吾謀之
不用也事福事唐艱難盡欲少延垂絕之命亦曰一息
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耳至於城數陷鈍大豈其不逆觀之

也乎

史記卷二十六

史記卷二十六

史外卷二十七 前明忠義別傳

揭中丞傳 附傳別錄

公諱重熙字萬年江西進賢人崇禎丁丑進士知福寧州甲申京師陷同副總兵洪日升起兵勤王福王授吏部考功司王事以報歸乙酉

本朝建元二年矣南京破江省盡入版圖公善廟破家招集鄉勇起兵湖東是時益王亦舉兵建昌走謁益王與計事不果已而益王兵敗死永寧王復建昌大兵圍之公拔兵援戰許灣兵敗填之永寧亦死趨福州唐王授考功員外史

卷二十七

外兼兵科給事中與同邑楊謙俱僉克金谿復撫州有衆十萬授右僉都御史巡撫湖東與大兵戰於銅瀟隘師始嶺及高田孔坊俱報捷三年丙戌福州不守傳公杜寧都借兵於田海也不應因集鄉兵復宜黃公援福州聞唐王赴贛即倍道趨贛大兵掩擊兵大潰未幾唐王死當此之時所在魚爛瓦解士卒散亡略盡公收潰卒千人退至王洞間行至東安金貴諸將稍聯終獨自爲日者裝入南昌規虛實而金聲桓以南昌叛首迎公金聲桓者故寧南侯左良玉後軍性沉猜善持兩端乙酉來降願兵

平江右自以爲功不世出旦夕望侯僅授副總兵氣酒常快映至是叛是爲順治五年戊子正月也先是丙戌癸丑唐王被執桂王在兩粵聲桓叛大兵圍南昌公赴粵求援桂王拜公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兵未及歸而南昌破猝遇大兵戰於程鄉大敗身中三矢僅而免嗚呼明社既屋矣公以定遠生率區區數駭乘突之卒於殘創餓羸之餘戰百萬日愆之師於景命方新之日固已知其無能爲矣卒據鶴樓微崎嶇江間萬山中鋒鎗矢鏃萬死餘生於甲申屢戰屢奔曾不少悔視夫諷聞

史外

卷二十七

二

未破共至猶存爾爾悉歸全妻承保富貴自詔識時達變者爲何如雖彼或亦擊推爲從僕而以保境安民論功矣顧公不彼若何也然少未盡儒職詎誤公謂無濟於家國而大禍於邦邦韓退之謂不樂成衣之美設淫諂助之環者非耶南昌既敗金聲桓職於軍其故將張自盛等聞公奉新命出湖東爭來歸兵大集駐寧都石城間先是傳公援南昌敗於三江口被內召不願往請再舉終江事公亦疏留乃拜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傳公遂令陳化龍馳檄浙東有徐孝伯者引軍來會同駐徐傳七年庚

史公以張自盛駐闕赴其軍約廣信曹大鎬並進甫入關
 界大兵圍之數重公分部諸將戰數合作敗引大兵
 入伏中前後夾擊大捷遂徇諸郡邑皆下之八年辛卯傳
 公至廣信張村爲大兵所執江復夏一謫論之降不應
 令以書招公不可八月五日不屈死搜其笥先置米至書
 先付而空其月日自盛拔邵武縣敗被執公率數十人起
 大鎬於石丈寮過大鎬還軍鉛山雉空營大兵偵得率
 眾圍之射中公中項執至建寧公喜曰從此畢吾事矣日呼
 高皇帝祈死不得至冬十一月昂首受刃顏色不改方公
 提外
 之被執也
 公不識問曰爾爲誰男子曰公固不識我我慕公義特來
 隨公死爲公作伴耳遂同死卒不知姓名
 汪有此曰嗚呼痛卽難爲棄無不下忠臣孝子無二理也
 公盡瘁於流離顛沛東西奔竄之餘下一君復奉一君存
 一日盡一日事遇卽文信國之遇心卽文信國之心也將
 江鄧吳顧以昧於順逆譬公此隣婦之善挑者耳夫烏知
 天經地義乎哉張弘範趣信國以書招張世傑信國曰吾
 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傅公亦倣此意魂淪險

海血碧柴市前後孤忠若合符契夫惟道同故跡亦不大
 異也

史外

卷二十七

四

瞿雷守傳附張同齡

公諱式相字起田號稼軒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
科給事中崇禎元年坐錢謙益黨謫貶福王南渡起應天
府承振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明年南都破靖江王亨嘉
柔間擁兵據桂林公移書總督丁公魁楚傲思恩參將陳
邦傳提兵來援執亨嘉亂遂定於是奉唐王於閩唐王沒
泰示明王於粵當此之時幅輳日促粵西區僻在遐荒
老成淪謝賢盡所與共圖國事者司公魁楚何公騰蛟數
人而已而閩外將帥叛服不常潮士仍植黨相角王無
處身

卷二十七

五

亂才宦官居中用事登政軍務任意顛倒聞者則逼王鳳
竄公屢爭屢拂卒無可如何以身殉之而王亦馴致於亡
焉永明王在粵也拜公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掌兵部
事頃之楊公廷麟萬公元吉等敗沒賴州報至司禮監王
坤迎王移避梧州公謂今日之立爲宗社雪仇耻正宜奮
大勇以號遠近東人復不靖苟自備外棄門戶內禦蕭牆
國何以立爭之不得遂移梧州東人謂龍觀生擁唐王弟
聿錫於廣州也

大兵破廣州王坤趣王西走公復爭
之不得王坤者烈帝時權璫南都易名掌基以碧色附

王於惡至是復用事擅朝政侵奪多用內批公力爭不聽

大學士李永茂疏薦十五人爲十五省鄉望坤斥去之既
復自薦數十人公言大臣論薦新朝盛事司禮轍去取其
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且可禮抑人不可薦人更不
可然王終任坤不疑又以錦衣指揮馬吉羽掌綏綸房事
同票擬公疏請王攬大權明賞罰嚴好惡親正人聞
威德兼行以服遠近王卒不聽也王既西走諸臣各分去
公獨身從王抵桂州肅殿陛勅守禦請都爲王弗許未幾
太兵克瓊州坤又趣王往楚公曰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

卷三十一

六

心兵武無不惶惑臣在粵則粵在楚則楚危我進一
人亦進一步我去速去日於楚亦速去日於楚內幅輳止此
一隅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微小而就粵西慨中原則一
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請留不許自
請留守許之進交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賜劍便宜從
事公之守桂林也大敵在前關門火微羽檄倥傯旁午衆
皆危疑不安公終日召客屬詠不輟以是鎮靜人心敗將
之氣竭而再鼓孤危之城破而復全蓋兵於內敵攻於
外陷者屢矣公卒能堅守以靖亂嘗有敵突入城馳騁城

上瞰公署公望見之曰是荷馬耶趣召將焦連璉袒臂大呼三箭燈三騎餘騎遁諸賊追之公與客坐談如故其意度暇整如此論者謂雖謝公之命將破堅寇羣之澗淵辦敵無以還過也 大兵既屢薄桂林丁亥三月復至通野爭雞髮公與焦連璉孤守危城援兵劉承胤索餉而譁公招庫不足夫人耶鐸拜佐之持益堅 大兵引而東既而劉承胤與焦連璉兵主客不和掠市而去 大兵偵變環攻時積雨城壞吏士皆無人色公急令連璉大呼奮勇擊殺自辰抵午不及餐公括署中櫟葉散分哺之明日復出戰

史外

卷二十一

公

大兵走不復窺桂林蓋公督師輒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故入無叛志樂爲之用而連璉又久將桂得桂人心公國土遇之故得連璉死力以保桂功晉公兼太子太師臨桂世伯公辭不拜疏上不允復請告自劾謂自三月十五以迄五月二十九此百六日中遇變者三皆極危險變故當前總辦一死亦送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獨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王不省又再請返蹕全陽卒不聽而是時丁公勉楚戰於藤江中箭死何公騰蛟兵破湘潭被執

死聞部大臣皆已次第降諸將復以私憤搆兵不相下武人多自署閣部罷者不謝免復置假王坤斥逐更用公知國事萬不可爲在軍中惟與客賦詩不談兵然靡日不戒嚴亦絕口不言死然靡日不辦死王左右禁近聞警輒逼王走王亦以奔避爲上策公謂播遷無寧日固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潮廻波逝雖長年三老能逆挽其戰伐哉丁公何公既歿大學士吳公炳兵部侍郎張公家玉兵科給事中陳公邦彥大學士陳公子壯等亦先後死於難而在廷諸正人往往遷謫謫或去荷去或爲僧

史外

卷二十二

公

以遁公每慨人才周零殆盡凡既足而至者非懷忠抱義之人亦亂世取功名志士太歲月精神不用之於正則用之於邪安可聖爲他人用於是一才一藝靡不投羅幕府以備緩急公身在外政有關必疏諫嘗曰臣與王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一城一政自得與聞又嘗念無講官經筵不御何由得得失手書八箴以進然王聽不聽言多柄盤內外臣工離志解體調之愈寡也庚寅正月南雄破羅成輝道歸州外失九月全州破開國公趙印還居桂林衛國公胡一青寸榕江與竊遠伯王永祚皆罹不

出兵 大兵遂入嚴關寸男一青永祚入桂林分餉榕江
無戍兵 大兵益深入十一月五日公檄印退出不肯行
再趣之則盡棄逃一青及武陵侯楊國棟緩寧伯蒲繼寧
武伯楊義繼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公危坐府中
總督張公同敵者相國居正曾孫負氣有膽畧每言國事
則鬚髮俱張血淚交迸年四十無子妻死蕭然一榻念中
原本復無以家爲酒後慷慨悲歌不自知其家恨時時以
得死爲快每出師進馬爲諸將先誓死陣前公獨倚重之
至是聞難百里外策馬涸水入城見公曰事迫矣將奈何
公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身將焉往張公曰公

卷三

九

言是也君恩師義敵共當之公遂呼酒共飲四顧左右惟
一老兵在命召中軍徐高以敕書劄印付之令馳付行在
張燈相向坐至天明有數騎腰刀挾弓矢執公與張公去
公曰吾兩人坐待久矣無容執遂與偕行大帥孔有德諭
降不從勸薙髮不可令爲僧亦不可日爲僧薙髮之漸也
髮短命長我不爲也命副將護之幽於民居賦詩唱和從
容待盡一日數騎至請出守出公曰已知之矣晞衣冠南
向拜乞取所手錄臨難詩讀凡七步出見一磐石曰吾生

平愛住山水此石頗佳可以死矣遂與張公同赴命張公
既就刑僵立不仆首墜地躍而前者三時值冬季天大雷
龍空中震擊軍士爲之股栗給事中金公傑已削髮爲僧
名淡歸上書有德請煇公不報吳江楊藝爲具衣冠并張
公墓於北門之園時桂林殉難者光祿少卿汪暉投水死
其破平樂也守將鎮西將軍朱晃如自刎有周震者官中
書舍人居全州慷慨尚氣節武岡失全州危震邀文武將
吏盟於神塘死拒守條城守事宜上之公公即題爲御史
監全州軍無何郝永忠盧鼎會全州撤兵還桂林守全請
史姓

卷三

十

將議壘城降震力爭不可眾怒殺之全州遂失自是厥後
在在崩解王逃死絕旬而明之餘燼盡燬矣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給事於烈帝朝也纔數月疏言李國
樞宜留內閣王永光宜典銓曹於汴宜棄憲郭三俊畢繼
良宜總版曹李邦華宜主戎政爲王之案請鄭孫慎行訟
寃速楊錦王化貞誅白楊譚左光斗結毒之謗追故相魏
唐徵顧美譚馮銓黃立極罪言奪情建祠之朱黃象不可
寬積愆久廢之湯賓尹不可用來宗道楊景辰附逆不可
居政府頌楊漣魏大中周順昌爲清中之清忠中之忠陳

時務七事謂起廢不可不覈陞遷不可不漸會推不可不
愼論典宜嚴刑章宜飭論人宜審附璫者宜區分諸所條
奏豈不行事適機宜風采可畏慕哉逮於崎嶇危難之中
奉容頭顧身之至於流離奔竄之時羣小盡惑於內將卒
背叛於外國勢民情臣心主德調停匡救口瘁躬瘁茲真
仁爲已任死而後已者乎獨以謙益蒙詬君子惜焉然詎
墜師友卽忠關君父無二致也謙益每自謂忠孝之家至
用爲私印釋氏所云無慚愧者歟張公爲太岳曾孫公侍
郎景厚孫祭議汝說子竭力致死靡有二心孝子慈孫於

記外

卷二十七

十一

楊學士傳 附王運開等

公諱畏知字介夫陝西臨潼人崇禎庚午舉人歷官雲南
副使分巡金滄是時天下大亂而雲南以僻遠得脫黔禍
公世守雲南之餘傳至沐天波天波年少政出多門諸土
司時時欲叛天波不知也乙酉秋武定土官吾必奎反連
陷祿豐廣迤諸縣及楚雄府公督兵復楚雄駐其地必奎
伏誅而阿迷土官沙定洲繼亂據雲南天波走楚雄定洲
追之公說天波避永昌而已以楚雄當定洲當是時永昌
推官王公運開亦通以他事至王公字子則以進士起家
弟運開崇禎壬午舉人官蜀亂攜其家從兗居永昌所謂
夾江二王兄弟者也相與嬰城守定洲不能破分兵陷大
理蒙化公乘間清野繕堞徵隣境援兵姚安景東俱響應
定洲復還攻不能下公伺賊懈輒出擊殺傷多乃引去孫
可望者張獻忠黨也號平東將軍順治三年壬師殺獻
忠於蜀之鹽亭可望率其餘黨由蜀入貴州聞雲南亂遂
引兵襲雲南破之定洲走可望略地及楚雄公奮曰可望
國賊罪大惡極豈可坐而待其至乎率兵千餘人迎戰於
祿豐之教明橋兵敗投水不死踣而罵可望不問鄉里重

記外

卷二十七

十一

史外

卷二十七

七

公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吾爲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同扶明室非有他也公頃目視之曰給我爾可盟因折箭爲誓公乃喜曰果爾則自今請勿殺人勿焚廬舍勿逼人子女可望皆許諾以故進西諸郡雖不守而皆無害殺擄掠之懷者公之力也可望至楚雄使入招天波於永昌天波欲索諸司印與俱而是時永昌通判劉公廷傑署郡守惟官王公署參議兩人正色告天波曰吾曹之官皆權攝也其印何敢與公爭然印在吾而予公以降賊是吾兩人亦降賊也吾兩人受先帝命守此土自分死久矣豈能復向賊廷求活且吾兩人猶義不爲賊屈公世臣奈何賊未至輒降他日死何面目見祖宗地下吾兩人在印不可得必欲印請待吾兩人死而後惟公所爲天波不能奪而陰告永昌人曰不降城且屠永昌人洵爾日集衆議門哭且譁曰明公固效死奈滿城生靈何衆議慰之使退乃又趨府署譁如前劉公從容坐堂上召之曰來吾語汝逆賊詭譎他州縣之降而屠多矣處亂世生死有命若何恐之甚耶衆咸前曰人誰不畏死劉公笑曰汝以吾畏死耶吾欲死久矣取卮酒開飲投醕將飲衆大驚奪去之皆走一夕王

史外

卷二十七

四

公遇劉公相與語臨別舉手曰吾熟思之惟此一著宜走也劉公曰諾衆有竊聽者私相告且賀曰兩人入走我輩生矣旦日集衆議門視之見有老僕哭而出往告劉公曰若上人夜半自經死矣劉公喟然嘆曰嗟乎君子哉遂先我死耶沐浴焚香換上先帝表又獻詩數章自縊死可謂執天波以歸聞兩人死節事驚嘆求其後官之或以通閭對即召之通閭行至潞江謂其僕曰吾兄弟可與趣耶出手中書付其僕曰志之遂躍入江死僕視其書云得我屍同吾兄合葬題曰夷江三王兄弟之墓數日得其屍江上面如生遂殮之河望還慎自稱李東玉以干支紀年鑄錢曰興朝通寶營宮室造邸校設部寺臺省侍從官侵奪自帝矣而其黨故等夷不相下每指腕怒目相爭曰爾自王誰貴王之公亦憤其有所忤輒抵掌謾罵可望歎欲殺之其黨李定國劉文秀爲保護得免是時永明王已自立於粵公聞之告可望曰君自王滇南衆且不服今新王立廣東君能束身歸命當得爵土之封誰不服者可望曰善即使公至粵而武康伯胡執恭守泗城州與雲南接知可望懼欲借爲援遂矯命封可望爲秦王公固不知也至肇慶

史外 卷二十七

見王道可望歸順意為請封大學士嚴起恒等持不可公
 言可望兵力強可借以為用何惜一封號以樹敵於是乃
 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遣大理卿趙昱為使加公兵
 部尚書而楚南督師堵胤錫會賜空敕得便宜行事昱就
 與謀命收封可望平遠王至則可望先受祭封不受命
 遣人至梧州問故廷臣始知矯詔事文安侯馬吉翔請封
 可望激江王使者言非秦王不致復命起恒等又力爭不
 可望不得封益怒其年九月親率兵至貴州十一月
 大兵破廣州下桂林事益急遣編修劉臣封可望興土仍

三

史外

卷三十七

十六

殺其妻李定國妻與公善而忌可望聞公死益切恨卒破
 走可望沙定洲亦為定國所擒斬之沐天波定國皆死於
 緬方公之守楚雄也有王承憲者為楚雄衙指揮擢遊擊
 為公前鋒定洲來攻凡守禦悉備公深倚之賊去復至承
 憲偕士官邢篤等出城衝擊賊皆披靡俄為流矢所中死
 弟承璵亦力戰死而高其勲者為黔國公標下中軍焉必
 奎反擁參將守禦武定及沙定洲再反分兵來攻固守丹
 黔城陷衣冠望北拜服毒死有隸正者世為大理衛指揮
 未嗣職也賊陷城督家巷戰死

汪有典曰嗚呼甲申以後明祚既終不踰年而南都亦覆
 唐王魯王之紛紛擾攘頃刻就盡公復欲資可望假名
 號於嶺嶠其何能為乎況狼子野心終不可收而卒為所
 誅認賊作子公固有所不得已而非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
 可等類比也事雖無成君子諒其志矣或於秦封一事深
 嘆諸人之不能明賊然其封之後可望之於永明竟何如
 也此不可以成敗論也

薛文學傳 附子之翰等

公諱大觀字爾望雲南昆明人子之翰父子皆爲諸生能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於滇南張獻忠既受誅其將孫可望李定國等走滇滇人多附可望得官而公父子名士或勸之出嘆曰此孫氏之官賊官也子義堯爲是時永明王自立於廣東可望陽臣附實不用其命而李定國與可望貳迎王入滇可望降於

本朝滇人之前不附可望者皆爭出自表異或又勸公則曰此李氏之官仍非明官也於是挈家居城北之黑龍潭

史外

卷二十七

十七

上有觀曰龍泉觀有樓曰魚樓父可讀書其間誓不出歲戊戌大兵破李定國兵浸尋至滇王出奔如緬甸公聞之嗚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天命不可以力爭顧獨不可效死一戰乃欲走蠻邦以求苟活不重可羞耶吾書生不能徒手搏敵惟有一死爲天下明大義汝其勉哉之翰泣對曰父爲國死兒安敢不爲父死當此之時公妻楊子婦孟皆在旁曰君父子爲國家死吾姑婦獨不能爲君父子死耶鎖兒者婢也抱幼子在懷前曰子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死亦可乎公曰

婢爲至死亦義也於是相率登魚樓公夫婦上坐子婦并鎖兒亦拜拜畢攜手下樓俱赴黑龍潭死明日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道旁人舉而瘞之公之女適同縣鄭生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亦同日赴火死那嵩者沅江土官也世爲知府嵩嗣職王走緬甸過沅江嵩與子壽迎謁供奉甚謹設宴皆金銀器宴畢悉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後李定國召諸土司兵嵩即起兵應之已而城破登樓自焚闔家皆死其士民亦多巷戰死王被執沅江總兵皮熊聞之絕粒七日不死大兵遣

史外

卷二十七

一八

騎執熊至背立不順命積十三日不食瘡十四日乃斃仍戮屍能增趙點亦被執索紙書絕命詞受戮汪育典曰嗚呼示明之人緬也隨從諸臣皆短衣跣足與緬婦相貿易爲笑樂大開賭市晝夜呼盧不絕爭賭毆爭喧譁聲徹王寢固宜緬人所輕而驅而殺之且盡因以及王也嗟乎此乾坤何等景象哉而尚欲乞殘喘不死也乎

史外卷二十七

史外卷二十八 前明忠義別傳

許文學諸公傳

汪有典曰嗚呼世常謂國破君亡諸生未受一命無必死之義猶女子未嫁未有以身許人之道即無殉夫之禮不知納采問名父母主之固以女子之身許之矣父母許之女惡得違之而不諾之既已諾之即又惡得不信之而背之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哭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女子於其夫之死必服斬衰以弔也既許其弔又許其服是明示以夫婦之道矣廉

史外 卷二十八

耻之防孰大於是况婦人無二斬斬服以弔與從之以身何異雖殉焉可也若諸生未受一命視列爵於朝者迥殊分固甚微然業已著籍學官上其名於禮部此亦如女子許字於人納采問名從一而不可變矣國破君亡義不苟生與女子之未嫁殉夫同爲名教之坊不得謂其越禮違分舍生傷勇其行怪奇也嗟乎以此爲坊世猶有以皇后醜試其夫而媚賊宰相重事五代八姓十二君而復其爲聖人者幾倫如之何不攸教天地如之何不易位也明亡諸生之抗節者衆予既已論次各見於篇今又得數人焉

爲類而書之惜也予見聞狹隘遺漏靡窮然無可如何也

作文學諸公傳

許公琰者字玉仲興縣人諸生甲申四月京師變至祭告先祠毀家募士誓殺賊報國仇走告友人聲義旗北而時南都未立君哀詔未頒五月五日友山蒲酒傷公擲於地嚼其面曰咄今何時目直上視氣結不能言血淚交迸拂衣去痛哭明倫堂御史某者鼓吹呵殿古服入謁廟公哭前被其帶叱責之御史慚謝罪去已而福王監國良久不發喪公歎曰吾忍見此乎縊於家縊於僧寺皆爲人救解

史外 卷二十八

則出走投晉門江當是時適洛王南下泊舟望見之遣人馳救召問故公泣對曰君仇不可不報京師不可不復逆寇不可不誅臣子不可不死有識公者強按歸免轉悲號賦詩曰一介書生難殺賊願爲厲鬼效微忠絕粒七日死

鄉人私謚曰潛忠先生

許公重玉者長洲人亦諸生間變通體書崇禎甲申四字哀絳哀號亦絕粒死

賀公同峻者字葵忱汪公參者字中子皆丹陽人諸生甲申之變賀公痛哭累日夜啜血數升忽披髮狂走遇汪公

於逆旅。凡語合相持痛哭麻衣繩屨彷徨山澤間房數日昧首跨兩刀率壯士十餘人馳去之大空山聚眾千人鑿金塹破之會大軍徇江南諸郡縣賀公爲王兵者晝策不聽或勸之去曰共舉事業之不義吾與城俱碎耳兵敗被執不屈死之年僅十九汪公跳而免已稍收其餘卒復搏戰城外殺傷過常知事不濟步行拔短刀手格殺四五人被重創死

王公介休者亦丹陽人諸生不食七日死

王公明儼者金壇人諸生聞變慟哭家人慰解之託故走

使例 卷二十一

三才里殺水死諸生聞變慟哭家人慰解之託故走

謝公球者豫陽人諸生南都覆毀家募兵兵敗被執不屈死

王公湛者太倉人諸生城已下與兄淳復集里人數百圍

城城中出擊淳赴水死湛被斫死

馬公純仁者六合人諸生南京既下六合即歸附公題銘

橋柱抱石投水死

王公台輔者邳州人諸生崇禎末聞宦官復出鎮將草疏極

諫甫入都都城陷乃還福王時東平伯劉澤清御史王燦

張樂大宴於睢寧公衰絰直入責之曰國破君亡此公等卧薪嘗膽食不下咽時願置酒大會耶左右欲鞭之變曰狂生也命引去及南京覆視其廬曰此吾所樹畫此死明年粟盡北面再拜自縊死

鄧公思銘者建昌人諸生北都陷集其僑數十人爲庠兵期朔望習射學技擊爲報仇訪於令令曰庠可兵子衆志遂懈公歎曰此非所謂清債事者耶滿腔熱血却從何處灑也城破死之

張公敬觀者雲夢人諸生城據城公立寨自守賊執去出

夏分 卷二十八

題試之罵曰汝既知文亦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耶

賊怒殺之

殷公淵者雞澤人諸生甲申賊至檄諸生就選不應且死

或勸之叱曰好頭顱暫寄項上耳賊必不可見也二而聞

烈帝變發哭哭臨同諸生黃公祐等約義勇擒賊事敗死

之

司公石盤者鹽城人諸生與都司鄧某同舉兵兵敗被執

鄧言此儒生吾劫之爲書記耳公曰吾首事奈何諱之繫獄六十餘日與鄧偕死

李公若妻者大同人諸生京師獲與親屬九人皆自縊
曰一門完節

曹公肅蘭公衛卿周公肅李公汝異者京師人諸生賊入
曹公與祖母妾母張嫂李及弟持敏妹持順弟婦鄧並自
縊蘭公止一幼女託其友亦自縊周公被執不屈死李公
亦罵賊被磔死

王公素者字御亦即墨人諸生國變杜門養母母歿遺書
告子曰吾身爲親之子卽爲君之臣天地大經無貴賤一
也我生不辰當茲酷亂貪微生而善義不可以爲臣然親
不忍遺故寧蹈不臣之罪以養母服母喪而殺身不可以
爲子然君不忍後故寧蹈不予之罪以殉君是予之苦心
予之大罪也遂自經死

謝公宮錦者臨寧人諸生 大清兵至避入山學使者聞
其名論謝族人趣回許破格待之公誓死不出情辭哀切
聲淚俱下當大雪山中火絕遂不食死

彭公某字丁凡霸縣人諸生亂後杜門不出或授之粟
不食竟坐死噓嗟旁孫徵君奇進題曰餓夫墓

理公和者字寒石西華人木姓李耻與逆國同姓改曰

理諸生亂後奉母薤菹中母歿遂自盡

史 卷二十八

六

劉縣令傳 附馮三立等

公諱孔暉字默菴鄖陽人天啟辛酉舉人爲龍陽教諭巡
按御史林鳴球知其賢表爲縣得河南之新鄭是時羣賊
擾中原河南大亂公從間道抵新鄭新鄭城且頽戴復
人民多逃徙或教公棄城走民衆自全賊勢甚盛毋守死
空城爲也公謝曰朝廷不以孔暉爲不肖待罪茲土縣存
亡卽孔暉存亡敢逃死乎於是修垣浚隄城守暑且而李
自成兵至呼城上人速降縣官與印不然城且屠公繫印
於肘登城守禦而賊來益衆縣人酒酒欲走無固志富豪

史外

卷三十八

七

絕城降賊求生公執而斬之而賊已斬南關入焚掠倉庫
譙樓皆燬縣人皆走公大呼百姓巷戰莫有應者賊射公
中臂墜城而須賊尋去閤人張賈等昇至民家燒湯灌之
閱二日而更移又上官言孔暉口暮且死急遣官來署縣
事且收印巡撫高名衛不可於是公仍城守如故賊復引
衆至執公見印在肱間折臂取印去執至朱仙鎮見自成
不屈遂遇害從者圍人馮三立亦感憤罵賊死其僕劉廷
及門人鍾寬楊芳皆殉難是爲崇禎壬午正月十二日也
事出贈尚寶寺卿

汪有典曰嗚呼公事親孝謹而與兄相友愛幼時詣塾師
學書課已畢而兄課不能竟則伏几泣師詰之以責對師
喜稱友愛絕至以勵他子弟計偕入京師道聞兄疾卽
反侍湯藥弗懈此其天性所發至誠惻怛見危授命何有
哉

史外

卷三十八

八



馬太僕傳 附黎弘業等

公諱如蛟字騰仲號訥齋和州人天啟二年進士令山陰以清操自勵所食米悉自家糴致凡歷道路千三百里見者咸驚異之曰嗟乎使君清至此哉考最擢御史巡按四川有平奢功以艱歸崇禎八年賊寇和州公方在草上起涕泣營其衆散家財練鄉勇任邑令黎公弘業擢城固守賊圍城三面晝夜環攻用礮擊殺數百人賊計窮將引去忽怪風大作沙塵刮面守者皆墮賊且陷公曰事迫矣寧坐以待斃耶懸下令能相從擊賊者予白金須臾得壯士

史外

卷二十八

九

自人鼓勇巷戰良久力屈或勸奔水次當可渡渡且生矣公曰清流湯湯不照偷生顏面轉戰死之兄通尹如亂諸生如虹及家屬十四人皆死事聞贈太僕少卿黎公弘業一作弘慧字孟擴順德人由舉人知和州城將陷繫印於時跪告母李曰兒不肖貪微官以累母奈何母泣曰汝勿以我爲意事至此有死而已遂自縊妻楊妾李及女四人縊之黎公北面慟哭再拜自刎未殊滿頸血大書曰爲臣盡忠爲子盡孝何惜一死賊入傷數刃而絕贈太僕少卿加官錢大用偕妻子婦俱死吏目景一高總管周廷儒被

史外

卷二十八

十

創死學正康正諫祁門舉人偕妻丁孺章杜木死籍國子監丞訓導趙世遷不屈死贈國子學祿和州之陷也死者二十萬人公之男婦死者既衆而魯公一忠一門亦烈魯公字和之原官把總城陷角巾衣袍立城東塘水中賊酒而執之脅以刃不屈訶曰好硬老子取礮擊破頭額推沒水死長子諸生可爲字妻夫守峨嵋城賊登陴執之不一語賊怒刃亂下終不一語而死妻王亦死池水中弟連字逸少原任崇仁縣主簿二女長適章其攜妻及婢投舍旁草屋焚死次適汪某貽書訣別父母縊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爲德於鄉賑貧施棺已責焚券不可數計而於族人尤加任卹耕者予田讀者予塾生者予聚死者予藏和人歸義以爲范文正再見斯其敦行篤德清操紀世已手執干戈捍牧圉繼之以死又豈顧問哉

宋稽勳傳 附姜鴻里等

公諱應亨字長元山東萊陽人天啟乙丑進士歷官吏部稽勳司郎中龍歸子璜舉進士司理杭州請偕行弗許當是時盜賊充斥而大兵又數歲入公繕治武備慨然以致命遂志爲任曰若爲刑官我保鄉井無相越也崇禎十五年閏十月大兵陷臨清公率士民城守城四隅北面單弱捐千金建臺城大兵至獨當一面募壯士夜擣營斬數十級相蹂死者無筭旋拔營去明年二月大兵復奄至以公守城北避不敢攻由東北隅緣雲梯上公平巾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箭衣統家僮巷戰殺傷頗衆公項中一刀遂被獲遺之降不所與族子侍郎玖縛左右柱嚼齒齧血漬洞交迸呼絕口遂死之侍郎字文玉與公同年舉進士爲御史疏論用人謂皇上求治之心愈疾則浮薄喜事之人愈易離說而釣奇皇上破格之意愈殷則巧言孔王之徒愈易乘機而聞捷皆切中時弊云以事觸帝怒下獄除名里居時大兵雲擾或勸之避侍郎曰身受國恩縱無守土責寧先去以爲民望既與公同殉城夫人高亦從死縣令陳公顯際邑紳趙公士驥咸死焉時同邑有姜公鴻里者字爾彬

給諫疎行人埃父也 大兵薄城下率親丁巷戰刃中於

爵被執去須金帛自贖大言曰吾兒爲請官聞天下皆受國恩死即死安得俯仰乞命遂遇害季子坡適卒抱父屍大哭被執去夜舉火焚營 大帥覺擄殺之諸甥媳俱死 仁有典曰嗚呼士君子生明世之末流何以禦災捍患成論國恩之受與否而君臣之義無所於逃況於析圭擔爵之累累哉萊陽之學傾動海內首推姜宋矯首同歸名實

外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二

宋御史傳 附鄧謙

公諱學朱字用晦長洲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管寶源局歲餘得息若干俱以歸公裕不取一錢日把絲易紛處脂易膩也著同鑄政署上下便之丁外艱歸服除補禮部主事改監南道監察御史疏劾楊嗣昌用惟嘉唐世濟史荏袁鯨等由是爲黨人所忌十一年巡按山東寄書別家人曰奸黨盈朝海岱多故此行盡瘁報國功名性命置度外矣當此之時 大清兵破居庸關山東大震巡撫顏繼祖鎮德州總監太監高起潛駐臨濟齊齊間名臣外 卷三十一

十三

爲聲援實期朝觀望不發一兵也濟南告急公適巡撫鄧謙難叱馭至城中惟主兵五百汲調募兵七百人公仰天歎曰此省會重地且有藩王在守衛單弱乃爾吾無死所決矣當是時也公無兵馬守主之責又無綜覈將令之數而省城標兵三千先據巡撫遠駐北直高起潛與楊嗣昌表裏爲奸旣擁兵不赴公求救援并條上勞苦北直而七不報 大兵數十萬盡薄城公登陴捍禦嚴奇其立功票鼓馮將士城中餉絕赴王府疾呼三日始出幣犒軍又命將士與佛郎機火器以擊 大兵圍少却相持六十日

史外

卷三十一

十四

鬚髮盡白守城者頭面皆生瘡援兵竟不至明年正月二日公率巡道官周公之訓守東南門城外西北隅堝水爲濠頗險固獨東南平衍公與周公犯矢石嚴爲防 大兵不得上醴酒城頭夜分握手語欷歔達旦衆皆感憤泣下誓共死項之衆譁曰西北城甚惡 北兵雲梯上矣公卽躍馬循城而西手格殺數人刃中於面被執去不屈懸城樓上卒殺之須臾縱火焚樓屍遂燼周公亦死撫按諸臣屢疏請卹嗣昌卽怨不予起潛旣不援濟南又以潘王故惡受誅謀卹卽罪於公而中朝黨人忌公者遂誣公不死

守德宜扶欄上書畧謂臣父銜命巡方本無兵柄然猶據

本朝以子德宜貴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同時有鄧公謙者字少千孝感人崇禎元年進士慕于忠肅之爲人嘗曰大丈夫當戮力王事卽與櫬而歸猶愈死兒女子手爲山東參政 大兵困濟南泣血登陴手架大砲執勁弓

射殺多人城陷被磔死母黃氏聞難歎息謂兒幸得死所
吾復何憾亦不食死子穉被擒去逾年逃歸甫十歲與倪
旋里事聞贈中憲大夫諡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疆場之事尚堪問哉書生弱肉雖無
救於危亡然猛氣干霄亦足以壯敵愾而梟狴狴豺狼
膽目死且見誣塞厄之氣結於宮署人心益以不同
益以不支矣丈夫達生安問遺骸笑草裏鍾埋之多事也
然如鄧公之貌孤歸骨又歎天懷忠孝烏知公之齒果腐
而魄果燬哉

史記

卷二十八

十五

王司馬傳

公諱漢字子房山東掖縣人崇禎十年進士有膽夫負氣
敢任除高平知縣調河內邑大饑貸黃金易粟於淮徐浮
河而至既以賑饑因以修城垣募壯士巨寇劉二將以正
月三日攻濟源濟源告急公伴不應於除夕乘賊不意赴
之以元旦登天壇山山陡絕數仞遊者或用數人以布牽
挽乃得登公持刀前行直上衆鼓勇從之奪其寨擒二以
歸乘大雪突至山西破妖僧智善夜半渡河破賊楊六郎
李自成圍開封外援不至公率親兵馳赴金龍口柳林諸

史記

卷二十八

十六

處燃火爲疑兵令死士入城中聲言宣太及左良玉兵數
十萬至矣賊聞之大驚遂解圍去當是時公威名遠振行
取至京召劉爾晉授御史監左良玉軍至潼關卽命巡按
河南遂入開封追賊朱仙鎮連戰皆捷陞巡撫公爲虛懷
愛士人有一長握手贊歎不容口僚屬紳士能陳民疾若
及言公過者則瞿然下拜陛下有能爲公辦一事者經年
不忘用兵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爲之死先後破賊皆縱
間謀入賊中賊舉動無不預知以故都下推知兵者必曰
王子房云未幾而劉超之難作起永城人爲河南總兵以

史抄

卷三十八

十七

私怨屠御史魏景琦家懼罪招納土賊據城以叛廷議欲更授以官欽之張公區維力持不可公亦齎疏請討遂奔寺以策授公發言招撫有洩其謀者賊得爲備公率兵馳至奮其北門兵大捷輩騎入大呼勿殺百姓當是時賊在東門倚樓爲寨自保天忽雨軍小却賊乘勢突至刃及公遂遇害奈將陳治那游擊連光耀父子及家人劉聖張金竹戰死事聞贈公兵部尚書未幾擢劉超至京師磔之

仕有典曰嗚呼明事之壞在於養寇而於叛臣復欲緩之大戡亂之際重武故有使貪使詐者矣未聞有使叛者也

苟非公之奉彭天討王黨幾何其不振矣身雖陷敗而叛臣卒以誅焉首九邊則公之餘威猶振也

許太僕傳附李新等

史抄

卷三十八

十七

公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崇禎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職方郎中出守黃州黃當寇亂後戶口凋殘人多逃匿大司馬范公景文以南都根本地提調之公不可曰事不避險巨職也慷慨登舟比至捐俸製火器嚴拆埃募丁壯集父老喻以忠義衆皆感泣未閱月賊至遣騎徐鳳常勝領之伏兵以待賊方貪噉發倉皇奔潰斬其前鋒一隻虎獲之奪大纛而還與鄉人梅之煥耿應衡聯絡各鄉堡賊聞不敢近十三年遷下江防道副使駐斬州賊遣其黨張雄飛潛渡將南下公偵得遣游擊楊富馳至田家鎮焚其舟殆盡賊乃却副將張一龍善馭兵公軍之嘗共宿帳中中夜呼噪聲四起公曰此必奸人乘夜思遁耳堅壁不出贊明叛兵百餘果奪門遁一龍追獲盡斬之一軍肅然召對稱其才推郎陽巡撫未拜命荆襄失守左良玉潰兵南下長江數千里民皆商艘被掠器盡公立江口迎之兵莫敢犯時警報日急人無固志會改督糧道客曰公今可行矣歎曰吾爲天子守孤城三載矣分當死封疆雖危急奈何棄之撤楊富毛顯文屯關廂爲固守計先是楊富久

鎮斷楚撫宋一鶴復遣泰將毛顯文至不相能兵民滿
公會二將以杯酒釋之各散兵民始無患至是咸惟公命
無何荆王府將校郝承忠潛通張獻忠大舉兵來攻公率
甲士堵禦發礮斃賊甚眾是為十六年正月某日也當是
時夜將半天寒雪盈尺賊破西門入公督軍巷戰雪愈甚
火藥皆沾濕不得發諸將請渡江公曰封疆已陷吾何取
獨生自經樹下家人救之佩刀出復殺數賊力盡被執獻
忠聞其名頗禮之公厲聲曰既被執惟速死耳獻忠擊之
後當營是時要人奚鼎鉉等數十人同繫公密謂曰觀賊

史

卷一百一十八

十九

老營多烏合用此募卒實被掠良民若告得去義師心
協力賊可破也於是陰相結期賊中起事以柳園為號
而奸人某某憾公以其謀害遂殺害將死語人曰吾所以
不死者志滅賊耳今事不成天也含笑而卒時公陷賊中
已七十餘日矣事聞贈太僕寺卿賊既陷斬州遂屠其民
鄉官陳西舍事爭新墨家被執賊欲屈之新叱曰我昔官
秦中爾輩古為縣養今日肯屈縣汝則賊怒斬抱父屍就
刃其時屬吏死者府城教諭定遠蕭領聖斬水訓導施州
童天申並郭以重者黃州天世為衛指揮城陷自他所來

走難其妻欲止之叱曰朝家昇我十三葉金紫不能易一
死哉吾將先殺汝妻乃不敢言既至遇賊欲脅之去堅不
從露刃懾之乃好謂賊曰從汝非難但抱小兒者吾妻也
汝為我殺之吾無累矣賊如其言以重卽奪賊刃擊斬一
賊奪賊撫至遂赴水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弱冠從其伯父赴東林會講即有省曰
讀書以利祿為者非夫也當向聖賢路上行乃可耳斯其
識趣不已遠哉中歲馳驅疆場志業不遂展轉賊中謀又
不就要自無愧為聖賢之徒也洵公諫者為黜生王國貌
賢義家城破公種實遂喜悅以報彼所謂何書哉或謂
其過於王國貌然而吾不欲實其人矣

史記卷二十八

史外卷二十九 前明忠義別傳

許布衣傳

公諱德溥字元博如舉人忠愍公直族子也父爲里塾師公幼隨父學問忠孝節義事則喜動眉宇曰不當如是耶甲申間烈帝變號泣誓死當是時忠愍既殉難公得所賦詩曰夕讀讀已卽泣乙酉大兵南下揚城破令難髮蓬者死公曰頭可斷髮不可雜同妻朱也勿子曰臨河旁聞曰有相迫者偕赴水死毋爲所辱久之父婉諭之曰吾老矣資汝館穀以養汝髮不雜誰授之館者爭一髮而忿俄突卒

卷二十九

其親乎不得已剪其髮如頭陀而授經村塾刺字兩臂曰生爲明人死爲明鬼刺於胸曰不愧本朝而繫崇禎錢一枚於肘雖盛暑不解衣良久事覺令捕至則曰願讀數行書我不忍忘先朝耳且吾不蚤死亦有故謝疊山隱居養母至元世祖二十五年被魏天祐所執始不食死於燕京驛中彼爲有母在也我亦爲有老親在耳今日至此惟有一死復何言強之跪則曰大丈夫豈肯屈膝於人遂就義西市是爲 順治戊子三月十四日也庚寅夏又有

先生事 以下錄王

書網巾先生者其姓名爵里不可得而知也○天兵既定江東南遂平七閩先生攜僕二人皆仍明衣冠匿迹於鄧武光澤山寺中事頗聞於外而光澤守將吳鎮使人掩捕之逮送鄧武守將池鳳陽鳳陽爲去其網巾留於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既失網巾盥櫛畢謂二僕曰衣冠者歷代各有定制至於網巾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爲之也今吾遭國破卽死詎可忘祖制乎汝曹取筆墨來爲我書網巾額主於是二僕爲先生書網巾書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書也日以爲常於是軍中皆譁笑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片

卷二十九

將之曰書網巾云居有頃池鳳陽檻致先生於提督楊名高名高謂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嘗識王之綱當就彼決之王之綱故明總兵而歸誠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綱所之綱曰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綱窮其姓名先生曰吾思未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卽致身留姓名卽辱身軍中呼我爲書網巾卽以此爲吾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匹夫倔強死何益且改制易服前

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詰之曰此種種者而不去何也先生曰吾於網巾且不忍去况髮耶之網怒命卒先斬二僕羣卒前捧之二僕瞋目曰吾兩人豈惜死者顧死亦有禮當一辭告主人而死耳於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等事掃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網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冀耶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効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赴義故耻不自述也遂延頸就戮軍中有馬提圖者見而識之曰是爲馮愛生也至其他生平則又不能言故終不

史外紀卷二十九

三

取定其爲何許人云云其生平事蹟已見前卷
汪有地曰嗚呼大兵之禍孤獨也淄川人孫之獬卽上表言其家婦女俱已效國裝之獬在明時官列九卿矣其述卽如此公等區區一匹夫乃爾耿介之獬聞之能無感乎乎乙酉大兵南下公卿皆薙髮迎降浸尋及於吳江張文達者負販氓也從明之一二遺臣起事荷戈爲小卒戰敗不屈死其家不知其存止使其親周志達往偵之志達亦氓也被執令薙髮不從遂見殺二人之婦姊妹也姓許氏貧無依有兄勸薙髮以從其教姑曰婦人之髮奈何

妄自毀去之妹曰吾夫以不薙髮死而吾反薙之何以見吾夫地下嗟乎鴻毛重於泰山一髮引乎千鈞其是之謂乎特恐孫氏妻孥聞之又竊笑也

史外

卷二十九

四

鄧歐石三布表傳

江有典自鴻序當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士大夫相率迎賊旋轉取富貴開門者樞臣也勸進者宰輔也投名受職者百司也而問至於南都立私人報私仇者逆黨也咸置先帝不問矣而市井耕氓掉喪其君耻不戴天者獨所在不乏也予以所問鄧歐石三公者分固不必死也然竟死

遠鳥得不傳
鄧公諱奇過字會明栢鄉人農家子也不知書問國變

缺欲殺賊苦無勸謂其妻曰吾欲死義爾能從乎妻曰大

子將頭鐫爾妻請爾之妻仰藥殉衣履症之禮聖之勸

親舊與妻家曰有車薪薪太前病軀有固塚名不已甚乎

恨然爾等乎是何言士固有志豈以死博名高哉竟仰藥

死之

歐石三公者皆武進市人歐公諱敬竹有妻與鄧公同亦

不知書石公諱士鳳無妻有僕僕亦無妻畧識字家俱貧

無生產歐公爲人修破扇糊口得錢即飲酒市中醉輒爲

歌言無事世入市人皆笑之聞烈帝變招降人與飲曰

行與若若盡我丈施酒其妻提壺來覲之笑曰子休矣

聞舊官皆作新官又安在于歐公曰經何知此而翁所以欲死也竟闔戶自經妻未從

石公既貧無妻與一僕相依而不屑營生計聞歐公死歎曰我不可以後之剪紙爲位大書曰明布衣石士鳳之位
之忠義祠文信國諸公位次下市脯酒祭其先遂降人
與痛飲竟日追夜出戶赴忠義祠池中死比曉其僕踰牆
自號哭於市曰吾主人死矣竟其屍不得至池旁見雙履
乃得屍先數日石公以三金子其隣鬻棺者曰世亂吾無
用此姑寄汝家既死遂取棺以殮其僕未死然終身不娶

卷三十九

六

同時存武氏僕者事武懷寧臣以義僚受賊僞職索吉服
迎賊僕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上已前此何
等時不奔喪哭臨反取吉服事賊乎叩頭出血慟不聽叱
之去僕曰士爲名利惑不聽吾言後必悔李賊貪活無道
上干天怒下拂民情不久必敗吾不忍見主人之失身且
懼禍也遂絕粒死懷寧僞准揚防禦使准撫路公振飛擒
解南京斬於市嗚呼衣冠爲盜賊丈夫爲妾婦詩書文字
爲梯煤滔滔皆是僅一武懷哉固亦不足責爾矣獨怪武
僚之教不能行於其僕且爲所料也憶是爲附傳

史外卷三十前明忠義列傳

姜貞毅傳

公諱珠字如農萊陽人學顧辛未進士除密雲令改儀保
巡禮部儀制司主事轉禮科給事中時閣臣周延儒奏
賣爵行人司副熊公開元面陳其罪觸王怒而京師有
十四氣之譏皆指宦官貪橫獄上降旨切責科道公疏爭
之曰今日賄賂公然進奏極矣然若輔臣居之面懷
靡然從風言官御劾匪類豈無權臣奸者而陛下之
責之墮淪斯云纖裏親舉爲出微果何所見而云然其
史外 卷三十

二十四氣譏言嚴閣請禁此必尤奸臣惡巧於祿祿臣惡
言而不利於已而思申之謂重其罪不能激主上之怒
以解言官之困後將爭效寒煙壅蔽天聽誰爲陛下言之
哉又言孫州知州劉三聘生疏薦故輔馮銓逆案陛下所
手定三聘何物爲魔苟非內有與援焉敢爲此尤當矜治
其事上大怒謂廷臣曰採疾惡無開元等俱革職下鎮撫
司治被劾一套問問二十四氣姓名二十四氣者故
臣時大猷與臺諫相構煽其不與會推者造言誘傷以挫
威中外曰殺氣吳鼎提氣孫普辰氣金允宸陰氣章正宸

妖氣吳昌時淫氣倪元璐瘴氣吳錫夏時氣黃景昉煙氣
馬嘉植賊氣楊枝起梅氣王士銘霸氣倪仁植疝氣周仲
連囊氣房之騏驎氣沈紅炳毒氣姚思孝逆氣賀王盛臭
氣房可止聖氣吳偉業雜氣馮元慶濁氣袁愷油氣徐汧
穢氣翟式紹尸氣錢元憲此數人者賢不肖混淆雖小人
巧於傾君子亦詭以自脫也卒之薰蕕難並堅白依然小
人無自全之術君子有虛寒之操所謂淫氣毒氣逆氣油
氣穢氣者咸死國難與日月爭光矣然而小人敢爲是言
者亦帝有以致之也諸葛武侯曰進驩堯滔天之辭欲以
史外 卷三十

詭譎唐帝諷解馬獲邪徒套套套套套套套套套套套
「既問問二十四氣姓名公恐不亡則正人且盡以指染
口血書死字終不肯承主上大怒謂拷擊輕情實未當
衛司官令再訊復被刑一套一套者一榜敲五十夾一五
十敲杖五十也當此之時主怒不已出片紙密諭衛臣曰
姜球能開元取畢命以病故告衛臣駭養性具奏日即二
套當死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
并殺殺出臣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又密旨於諸大
臣而都御史劉公宗周上殿力爭良久不肯退上怒草職

故御史金光辰請以身代宗周上復怒亦奪職而公與
能公又復各杖一百蓋至此凡三杖矣當是時上怒甚特
遣大司馬化淳王德化監視聚官朱永陪列午門外西墀
左右更番錦衣衛各三十人下別旗校數百襲衣執木棍
直趨前門時麻鼎堯肩脊束之縛兩足四面曳露股受杖
地地塵滿口中杖數折公皆絕且殆弟埏曰含溺飲
公謂良書大敗肉汁許得不死埏字如須庚辰進士時官
行人世所稱二姜先生者也期年春東陽破公父死於難
上省哀章請罷公歸治喪葬上許埏上疏請代兄繫獄

衆矣而救死扶傷猶得骨肉相保未有身在囹圄既聞
門戶禍而曾不得奔喪一哭者也臣是以恐死呼天伏祈
將臣付法司繫獄代兄使得奔喪臣死且不朽即或獄臣
兄罪不容追奔喪之後仍復遠治前日妄言之罪并治臣
以今日妄請之罪亦死且不朽矣上終不許埏即從跪奏
帝命母遷蘇州頃之延儒以罪死羣臣請釋二公上不許
已而賊鋒益近太學士李建泰督師山西請釋埏開元上
怒稍解公成宣州衛熊公成旌旌衛公未至戍師而京師
陷者崩殞至南渡救公留蘇州與母弟同居會馬士英來
閩薦逆案阮大鍼至兵部尚書公長歎泣下曰三人用天
下事不可爲矣大鍼既嚙之而埏初爲行人時人嘗見題
名碑促呈秀阮大鍼與故吏科都給事中魏公大中並列
上疏言大中忠節褒卹之臣不可與逆奸同列請剷除呈
秀大鍼名上從之大鍼恨失骨至是思有以中之公與埏
變姓名爲僧走匿浙東大鍼敗復至蘇州兄弟杜門不與
世接公自號敬亭山人又號宣州老兵識君命也母數思
故鄉奉母歸山東巡撫某雅重公將薦於朝公伴驢馬折
股請醫治竹篋昇之以故事得已復馳至蘇州未幾卒

久之公亦病呼二子謂曰余受命成宣州遭逢禍患若
異鄉浮沉三十年今病寢劇不可不速往以終吾志死必
理我敬亭吾成所也成者吾君所命君求而後命而君亡
吾猶罪人也故以異伐背死君技作易置歌嘔血數升遂
卒歌曰丈夫生年不遇時但遭坎壈當安之一腔熱血灑
何地萬種傷心欲訴誰我今病魔已如此丈夫處死要自
怡然奈何不死於三十年之前而在再歲月空懷代馬越
鳥之悲南村之夢誠已矣東望松楸血淚垂吾親吾親聽
兒致詞自今以往孤魂相隨故鄉不可到死葬我於敬亭

史

卷三

五

之嶠持家何山剛烈德昭辭職路帝街共賦詩有我獨
徧自適之彼山之下青松幾杖中有白馬素車客吾與
而晦明而結相思三千遺命葬於敬亭之麓碑碣神主
皆曰敬亭山人門人私謚曰貞毅先生

汪有典曰嗚呼烈帝之剛愎自用也無復大君之度矣迹
其所以遇公者甚於犬馬寇讎君臣分誼掃地嘗盡其於
奸輔何其護之深而於直臣何其惡之劇也公銜旨出國
門不四日而國事一變河山既易荷戈無從歸湖既升
賜環無望而公坎壈三十年死不忘君歸骨成所不以盛

安改節不以存亡易心殆公之謂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卷三

能尚書傳

公諱開元字玄年號魚山嘉魚人天啟乙丑進士授崇則令調吳江提吏科給事中謫山西按察司簡校遷行太司副時周延儒再柄用文選吳昌時互爲奸公欲劾之請面見言事及入延儒侍側因言軍事而出既復見延儒亦入公前屏左右上合左右退公曰臣所言輔臣亦不可與問生曰輔臣朕師傅也何傷公頓首曰陛下求治甚切而天下益亂必有其故上曰朕固欲聞之公曰朱子云天下之治在大主方寸與勤延儒二人而已今陛下方寸已無閒

史外

卷三十

七

然惟六三大實不能與陛下同德臣不暇他論卽其所用人皆因情面賄賂壞天下人心使皆營私廢公陛下不早察之後必噬臍延儒曰情面之笑相沿已久賄賂則實無之公曰督撫諸臣皆用監司不用京職且廢會推定例其中豈無賄賂者公在陛下前不宜得自飾上怒曰爾以謂臣非賢能也爾所賢者公曰國人皆曰賢然後明之陛下試稽之百姓詢之在廷當自知之臣何敢妄駁上曰去爾具疏以進明日疏進上謂不及督撫事與而奏不相應大怒下錦衣衛問開元何前後語不相應且小臣敢讒謫大

臣必有主之者公對上疏意或有遺忘主者實無人則於是益怒發全刑移一畝五十夾一畝五十杖五十所謂一套也蓋有明之御臣下其刑如此然而上愈益怒謂杖輕復又破一套而敲八十云是時禮科給事中姜公塚亦論事忤旨下獄上畧諭衛臣令殺二臣衛臣駭養性曰誠如聖諭則天下皆畏臣衙門之刑不畏陛下之法且將二臣發刑部擬罪都御史劉公宗周上殿力爭上怒執拗偏迂革職僉都御史金公光宸奏宗周清直無他腸願以身代宗周上怒雷同罔上亦革職廷臣范公景文等謂陳大指

史外

卷三十

八

委曲規勸始移公與姜公刑部獄刑部尚書徐公石麒謂開元塚建言獲罪情輕擬擬附延寬重上大怒石麒冠帶問住諭吏部以各三百大瑞曹化淳王德化監視增復命上曰二人顧何言瑞對曰二臣言陛下聖主臣得爲龍逢比干足矣上曰二人崛強至今日猶是時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也已而延儒事敗賜死而斬昌時於市或謂釋二臣上不許曰朕怒二人豈爲非輔哉十七年正月賊鋒益近大學士李廷泰督師山西臨行請釋開元塚上乃許之姜公茂宣州衛公茂杭州衛時公聞母亡欲奔喪不得至

杭州京師陷南都亦沒遂入閩唐二拜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大兵平閩亡走蘇州蒙嚴山爲僧名正志號栗菴卒於蘇州

汪有典曰嗚呼廷杖與東西版錦衣衛鎮撫司獄用刑之酷前代未有也自王振亂政輟廷朝士大臣有柳刃者成化中汪直用事廷杖臺省臣王濬等五十六人正德間以諫南巡杖舒芬黃華等百三十人死者十一人嘉靖初以諫大禮哭左順門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七人此其最甚者矣萬曆六年論首輔張居正奪情杖趙用斐外

卷三十一

五

賢沈思賢鄒元標等五人後定陵顯祿建言諸臣疏多言中廷杖寢不用至天啟四年太監王體乾奉敕大審復開其端重笞戚臣李本恩以悅魏忠賢於是主事萬煥御史吳裕中相繼斃杖下而許顯純田爾耕輩煩刑以逞備極慘毒楊左諸君子之禍有不忍言者矣思陵卽作雪消見現用獄稍平公與姜公論列兩臣時勢輻輳逆鱗觸天怒莫回撓掠之慘九死一生蓋自柄臣自裁而兩公之荷戈終未見釋樞部尹民興謂帝時已悲宜與命魚山且疏者度必列欵欲據之便按問及見疏乃曰如此不漏不獲

思兩邊做好人則盡實怒其不力參而反以誹謗大臣罪非思陵本意也然爰書既上帝一日譴諸輔臣再曰謂陰狡三日毀謗狡肆謂非曲庇延儒吾不信也且延儒謂情面之獎相沿已久果何語延儒不諱而直任之亦不問而膜置之獨斤斤於言事之小臣赫然惡必欲致之死而後快豈似重爲延儒報仇也者卽延儒何憚而不爲所欲爲乎平之賈滴難有君臣之誼究亦不終胡康侯謂鄭莊以惡養叔段縱使失道因以剪之然則延儒雖

實皇帝亦帝有以致之也

卷三十一

十

黃戶部傳附葉向高等

公諱周星字九煙上元人育於楚酒局氏崇順度辰放進士除戶部主事疏請復姓亂後變姓名曰黃人字舉似號半非又號圓菴又曰汰沃主人又曰笑蒼道人布衣素冠寒暑不易生平正直忠厚好濟人利物而甚少文剛腸疾惡自饒一印文曰性剛骨傲腸熱心慈自謂此正人君子見神仙佛焉知而與小人多不合嘗賦詩云高山流水詩千軸明月清風酒一缸借問阿誰堪伴我美人才子與神仙又嘗作楚州酒人歌云酒人酒人爾從何處來我欲

史外

卷三十

上

與爾一飲三百杯囊匣斗大不堪容我兩人醉直須上叩關問尋適來我思酒人昔在青天上氣吐長虹光萬丈手援北斗斟天漿天廚絡繹供奇饌兩輪化作琥珀光白榆歷歷皆杯盤吸盡銀河烏鵲愁黃姑渴死悲清秋咄咄酒人渾無賴乘風且訪崑崙王綠蟻深坐視眉下萬樹桃華覆深窓酒人歌到徹一見酒人皆大詫變成長跼進三觴人醉如雪舌霜桃花如雨八駿叫春風浩浩心飛馬蹏蹏躡景曉促阿母綺牕不堪宿願假青鳥採瀛洲神仙何處多知簾天下無不讀書之神仙亦無讀書不飲

酒之神仙神仙酒人化爲一相逢一笑皆陶然此語堪千古平原河朔安足數瑤瑤瓊瑤廢賤如蓬萊龍可饒可騎與酒順目叫怪哉海波清淺不盈杯排雲忽復干帝座撞鐘伐鼓轟如雷金華玉液沉湮竭披髮大笑還歸來是時酒人獨身橫行四天下上天下地如龍馬百靈奔蹏海岳翻所向無不披靡者真宰上訴天帝驚起劍廷公卿今者酒人有罪罪不赦不殺不可殺之度成酒人臣急救酒人令斷酒酒人惶恐頓首奏陛下臣有醉死無醒生帝顧巫陽笑扶酒人去風馳雨驟倉皇謫置楚州城酒

史外

卷三十

上

人墮地頗狡獪讀書學劍皆雄快白晝鬚髮三千時歲披青紫如拾芥生平一飲萬春酒再飲萬壽酒湖手版腰章束縛苦半羸半醉聊支吾誰知一朝乾坤忽反覆酒人發狂大叫還痛哭胸中五岳口裁我眼底九州何處是頭顱頭顱改葬生靈酒非酒兮人非人地爐破鏡尋事畢那計金陵十斛春酒此時天醉地醉人皆醉丈夫留空酒樓從空酒樓空酒民頌德稱功等遊戲下如大詔天下酒徒牛飲飽飲因飲終日能可淋漓如笑怒罵聊快意請與酒人搢一裘雲樂口之高堂以爲舞爲酒帝義農爲酒皇尊

子爲酒伯仲尾爲酒土陶潛李白坐兩廡糟粕餘子踰其
旁門外醉鄉風拂拂門內酒泉流湯湯熨天席也不知黃
庚與晉魏程科跣日飛觴一斗五斗至百斗延年益壽
樂未央請爲爾更記西施歌虞姬舞荆卿擊劍福生樹放
玉環飛燕傳觥箸周史秦宮泰壘氣與爾痛飲三萬六千
觴下視王侯將相皆糞土但願酒人一世二世傳無窮令
千秋萬歲酒氏之子孫人人號爾酒盤古酒人聞此耳熱
復顏酡我更仰天鳴鳥悲慨多即今萬事不得意神仙富
貴兩陸跑酒人酒人當奈何噫呼嘻酒人酒人當奈何爾

史外

卷三十一

十一

且是舞舞舞歌公感憤怨無聊不平則一寄之於詩喜
食鐘底集飯人吟爲鐃巴者遂欣然受之賦詩云龍餐
幸無郎將號鐃巴猶得老多名兒曹相笑非無謂慚愧西
山有此生學仙恨少休糧試嚇鬼空多噉飯身如此老多
愚鐵鐃鐃巴敢望史雲席隔江短尾就琵琶金帳聲知雪
水蒼新婦羹湯多得意老多自合嚼鐃巴哺親焦飯記先
啓苦節多有感慨篇莫道鐃巴非韻事鐃巴或借老多傳
公靜臥一室中每夜起疊衣冠肅客絮語不休質明或問
故則曰吾故人忠魂來相慰耳年七十忽感愴傷心仰天

歎曰嗟而今不可以死乎白撰墓誌且爲銘曰笑齋手笑
齋乎爾既不屑生前之富貴獨不留死後之文章乎既不
能飛身於碧落獨不當眞夢於黃梁乎而今竟若此是安
得不心傷乎然則爾之英風浩氣寧不驕五嶽而配三光
乎與妻卒訣取酒縱飲盡數斗大醉自沉於水時庚申五
月五日也先是明亡之四年丁亥葉公尙高升以五月五
日自盡葉公字而立萊清人少爲府學生兵後伴狂體
大袖行於市太守見而執之心詩云北風神大卷寒風
亂蘇州刺史腸何似蜉蝣易生死得全楚楚好衣裝守葬
也

史外

卷三十一

十四

之不問丁亥二月丁巳搗木一杯永并一束表太守未釋
獄哭於孔子之庭曰吾師乎吾師乎縱泰山之已崩曾林
放之不如乎字至怒繫之獄迨五月丁巳諸獄卒曰詰朝
始大沉澗之日吾其死夫俾具湯沐三明日自經陳公繼
謝若仁和人臨卽納石懷中赴龍淵寺門潭中死
注有與曰嗚呼公之自撰墓誌也謂一生事蹟陷五倫
行然曰小至老未嘗一日安樂蓋生世不辰遂與貧賤相
終始然則功累行善豈爲善非義所在一介不苟俯仰之
間毫無愧怍見哉文人之有行者惟公能實證其言公變

姓名有附詩云半井裂以苦尚云此曹安得復爲人嗚呼
此曹安得復爲人

史外

卷三十

十五

朱長源傳別集

朱永慶字長源以字行太興縣諸生父之馮撫宣麻李自成攻之急軍民爭納款之馮獨行巡城指大噉呼聚發之三命無應者即自起燃火聚發執其手乃奪佩刀自刎死乙酉夏豫王下江南郡縣推長源起義兵敗被執隸正黃旗城宣府入妻納吾居長源修幹美婢備負氣節性佞佛嘗持此條戒汝入目爲三教總持烏金王聞而賢之賜以婦人輒辭不受寧科場某死於難夫人華墮德姬隊玉皆以賜夫人薨髮以拒威迫告長源長源領之王既賢長源欲賜以婦人以德姬陸森班擇長源既聞楊夫人是恥也遂弗辭見與蒲床蓋類其楊夫趙大言曰夫與故殉難巡撫宋之馮子也禁視而自引其服若髮手亦道張大卿遠昆裝差易與耳昆陵者夫人故里也以此言微動之夫大知其非常人欲資以正掌科墓也亦弗辭長源以夫人歸納吾家何夕矣本即長源曰君難於成家難人否長源曰爲今天夫人節特哀之而已是時納之伏事奴數輩俱兩人而長源據椅誦佛燭且盡聲益高至曉聲不絕童奴報納吾納吾異之不言抵夜復令童奴

以班同長源誦如初納吾又不言三夕伺之又復如初則
納吾晨盥洗更衣候門敬抱長源足叩頭呼活佛徐曰
君旣不近婦人何贅此此一受爲長源曰此縉紳婦吾非
欲妻之欲完若璧以歸恐機洩弗果吾願故且伺至然非
謂佛無以明心不意爲君偵得幸爲我諱毋敗機事也納
吾曰君誼動鬼神毋復夕夕苦君爲治別室遣老姬侍楊
夫人日奉兩人如佛矣久之聞於王王愈益賢長源召長
源曰公誠異人吾爲公合浮屠光趣長源令夫人具書達
毘陵以其母與弟來王資送之還平江夫人歸踰年長源

史外

卷三

七

示微疾踰跌而化時順治辛亥秋某月也

汪有典曰世傳柳下坐懷不亂事非也夫坐懷卽亂矣聖
人若是失權衡哉且非所以全女也山陰徐渭謂媒閉關
公與其嫂於一室公明燭達旦事乃無有雖有不足爲公
奇良然如長源家園破亡躬且不問乃欲脫人於難而
全其節男女之際歷三夕不爲變庶幾稟稟造次顛沛必
於是者歟豈不賢乎王與納吾之好義也雖由長源有以
感之然世固有感之而不動者君子於是乎賢王與納吾

史外卷三十

終

史外卷三十一 前明忠義別傳

史八夫人傳 別集

八夫人者姓李氏宛平人史文忠可法夫人之妹而公弟可之妻也可早世文忠公殉國難八夫人奉太夫人夫人居金陵浙人厲韶伯者嘗入文忠幕軀貌類文忠冒文忠名集亡命數百人破巢縣破無爲州提督率省兵擒之堅冒文忠名衆莫辨召三夫人識認斥其妄始吐實而八夫人有國色爲衆所窺會金聲桓反豫章禁旅往討駐金陵遶宦聶三媚少宰某斃八夫人強爲委禽八夫人遭

史

卷三十一

一

史

婢拒之不聽誓之又不聽須臾婢捧黑漆盤進焉曰奉八夫人命恣若所爲聶視之則一髮髻一耳一鼻也血淋漓滿漆盤聶失措躍馬馳去
王有與曰嗚呼明之亡也周皇后從列帝殉社稷後宮嬪御視死如歸節烈之音前亡莫與比而文忠公殉難揚州官兵相繼蹈河死者五六千人最後八夫人復以節烈聞何其盛也抑予聞豫王之下江南也輒呈東走少保兼太子太保總督京營戎政忻城伯趙之龍目著掌都察院事兵部右侍郎李喬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蔡奕琛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錢謙益等首率從官公侯伯駙馬數十百人爭先納款郊迎數百里時大雨如注旬旬泥淖中王前迫過塵之不敢起王過馬蹄蹴踏復不敢起得王命叩頭呼萬歲而後乃起是三百八座非以身從人者歟而謙益尤東林之選也至如三夫人箕筑在疚去文忠殉難時無幾耳固已不免於恤繹之傷而八夫人之抗節卒無有樂道之者其無乃嗔此婦人非識時俊傑乎歐陽永叔論馮道附以王疑妻斷臂事有以也夫予之傳八夫人牽連諸要人猶永叔志也然亦書不勝

書

卷三十一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兩女將軍傳 別集

沈雲英浙江蕭山人居長巷里中父至緒崇禎辛未武進
士爲道州守僑雲英性聰慧工書勞涉經史癸未張獻忠
破武昌入湖南陷岳州過洞庭風作覆其百艘大怒還岳
州縱火延燒遂騎而破長沙寶慶衡州湖南郡縣皆靡惟
道州以至結力戰得全旣而再與賊戰馬驚仆負於陣雲
英聞父喪奮呼持矛趨賊壘奮斧屍遂賊環擄之雲英左
右支格賊莫能傷完守入保而道州終不可破胡撫王聚
奎疏請烈帝詔贈至緒昭武將軍賜祠麻灘邑而授雲英
忠女

卷三十一

三

游擊將軍仍代父爲守備領兵守道州雲英隨父作進四
川入西黨策爲荊州督師營中軍分守南門城陷不屈死
雲英聞夫變慟哭辭職去間關數千里出入賊壘凡輓歸
蕭山既殯遂隱居教授里中兼以書法訓後學族一兆陽
從雲英受春秋胡傳爲知名士雲英年三十八而卒於今
蕭山人稱長巷沈氏有女將軍

劉淑英江西廬陵人故忠烈劉公鐸女也忠烈死瑤禍淑
英年七歲母蕭秦人陳忠烈追書教之旁及禪學劍術
淑英兵法莫不精曉歸同邑王而十八而寡李自成陷京

他帝后殉社稷淑英聞變痛哭曰先忠烈與王氏皆世祿
吾恨非男子然獨不能殲此渠魁以報國仇耶散家財募
士卒得千人作其童僕悉以司馬法部署指擢成一旅然
孤軍寡援自念當寇徒死無益順治三年丙戌楚將張宅
壁駐紮新聞淑英名請謁淑英欲資爲助則大喜開壁門
見之流涕爲言指陳大義諸軍聞之無不變色却立者日
日過先營報禮周視營壘閱步伐出千金犒之任以牛
酒一軍盡歡然先璧心持兩端卒不敢赴敵且欲納淑英
爲配淑英大怒卽筵間拔劍將斬先璧先璧環柱走一軍

史外

卷三十一

四

皆驚盡甲淑英叱曰若曹何怯吾一女子耳安事甲口占
詩曰銷磨鐵膽甘吞劍挾却雙瞳欲掛門大書於壁從容
北向拜曰妾將從先國母周皇后在天左右先璧悔且懼
翠麾下叩頭請死淑英曰婦言不出於閫吾爲國難以至
於此事之不濟天也將軍好爲之跨馬去盡散其所募士
使歸田里闢一小菴曰逆筋迎其母歸養蒲佛以終身焉
汪有典曰嗚呼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而婦人女子頗往
作以忠孝貞烈著稱其亦足悲矣求屍殺寇不用城賴哭
父捐軀如浮江出蓋雲英之誥詞云爾雲英固可以無愧

淑英痛父被逮欲先死聞下母病刲股以愈庶幾孝與云
英類然兩女子憤然卒完節以踵爲九難嗟乎是國
兩女子也哉

國變難臣鈔記

雍正癸丑夏沙博士偉業出敵紙一弓曰國變難臣鈔云
明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其先世自燕邸創記者紙
據敗然諸人姓名頗完好即不無一二漏網者名不全而
數尚存也凡分目爲七一曰死難姓名一曰刑辱姓名一
曰囚辱姓名一曰潛身姓名一曰叛逃奸臣姓名一曰受
賈官職姓名一曰誅戮姓名其死難姓名自縊死者九人
爲李邦華施邦耀凌義吳麟徵吳甘來許直成德張慶

史外

卷三十二

一

孫肇永固其自縊爲家人解救賦詩投古井死者爲范景
文其自縊并妻幼女俱縊死者爲倪元璐其自縊并合門
縊死者爲賊數百人跪哭者爲劉理順其自縊與其子新進
士諱章明皆縊死者爲孟兆祥其同妻俱朝服飲酒自縊
死者爲汪偉其於二十一日入朝則自縊死者爲周鳳翔
其其衣冠赴朝內金水橋死者爲金鉅其罵賊破賊殺者
爲官尉趙撫朱之樞其罵賊不跪被磔死者爲
大同巡撫衛景瑛其驅一家老幼俱上樓放火并自焚死
者爲劉文炳劉文樞凡死者二十有二人皆致命赴義爭

光日月者也其言列刑辱姓名者爲方岳貢夾二夾完耻

三千兩不死留用次邱瑜夾與岳貢同完耻倍之而減其
六之一若雷耀龍若郝晉王蒼承沈日彰呂兆龍雖僥倖
而留而夾皆與岳貢等其夾二夾仍不齒用者則有陳必
謙李明唐張鳳翔金之俊沈性廟周宗張栢諸人其夾
二夾并其子亦夾一夾爲一校者爲王志正其夾二夾頭
縮一縮仍夾其僕二夾奪賊刀自刎死者爲張維儀其以
古玉杯金盃及諸賂器丐周鍾賄王旗鼓得復授職者一
爲夾一夾之湯汝成一爲夾一夾之吳履中其以削髮夾

史外

卷三十二

二

三夾者坊間彰楊昌祚衛能文劉明侯吳華昌夾四夾追
銀四萬兩死於家者孫從度夾四夾死尤慘者李士淳林
增其他如陳德純方以智王顧鉞鄭楚勳馮桓登吳
邦臣諸時賢萬黃龍亂張正尹趙士錦吳伯宗李起
權鄭洪隆馬思聰趙爾范方謝於陸陳邦林蘭友蔡國光
劉中漢何崇才曾繼才李逢甲錢增鄒逢吉或夾二夾三
夾不等凡夾者五十有五人雖爲人好醜不類而皆至氣
於辱者焉宋之繩削髮以楊廷鑑周鍾力薦於王旗致免
夾汪光緒楊若橋周亮工劉令尹俱未夾此所謂囚辱者

也兩縣縣計三司羅朝出莊農家擗外郎三陽曾授施延
徵張伯翰莊雖幼翁翁爲避家其爲傳藝程子者彭遇劉
施莊蔣臣諱良友史夏隆嚴道林飭王崇簡所謂清身者
也其叛逆奸臣姓名則張霸廖周奎宋企郊等四人其時
以太子獻者周奎也劉十九日洞太監開齊化東便三門
獻城仍被夾者張籍彥也其受賊官職姓名則劉大鞏光
時亨楊枝起三人倡爲助餉之說各寫五千金丐宋企郊
投詔召見授職梁鴻鵬召見元三授兵部侍郎楊觀光亦
召見三授禮部侍郎周鍾授檢討撰勸進表登極詔并蘇

史分

卷三二二

三

下江南策進入卽自詔牛老師極爲歎賞者周鍾也福王
南渡與光時亨武標駢斬於市者卽周鍾也項煜授太常
丞煜門生黎志陞爲賊腹心欲大拜之卽昌言於衆曰大
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後授
本職始沮決逃歸南渡時煜亦被人執而沉諸河死錢位坤
授國子監丞初璜不用坤巧周鍾質緣爲文選額楊赴部
時對人曰茂明日此時便非凡人矣京師有不凡人傳言
所蓋授祭酒何瑞徵授教習館元宋學顯趙京士葉初春
授大理丞負王聖吳家周授原職董家恒楊廷鑑韓四維

高爾威陳名夏張之琦趙王森傅鼎銓楊名琅魏學濂張
元琳吳爾璉劉餘謨魏天賞史可程朱積勳早王自超劉
廷琮何九雲張九錫劉肇國李化麟姚文然高衍初統虞
仰學出羅獻收梁清標白胤謙何胤光李呈祥譚肅趙顯
楊梅鶚黃燦成克鞏張端呂崇烈劉廷諫熊文舉侯佐俱
原職楊元錫孫承澤戴明說傅振鐸時敏中芝芳高翔漢
芮元益郭元金汝礪朱徽彭培林鳴球柳寅東陳白羽張
明駿蔡鵬霄衛禎國徐必泓王于曜鄒魁明吳剛思徐家
林吳元謙穆沅李之琦胡顯李丕著張元輔呂兆龍龔葵

史外

卷三二二

四

湯有慶黃徽亂吳之琦張琦程玉成王皐黃國琦王孫蕙
孫以敬王爾祿吳泰來武標李登雲俱授職龔□□授防
禦使朱□□授四川府尹張家玉以建言綱三書夜仍授
原職凡爲人一百有五半皆一世知名之士也所謂誅戮
姓名者百補則陳演夾一夾追黃金三百六十兩銀四萬
七千兩建夜殺之魏藻德夾一夾這銀一萬七千兩其妻
二校十二次飲水死吏部尚書則李遇知夾二夾彬一彬
追銀四萬六千兩仍夾死其見於敝紙劄記者如此嗚呼
予於甲中死難諸君子既已考之他書次第爲之傳今復

得此抄印證之所謂信而有徵者庶幾無憾與至於衛孔文吳爾璵殉楊州難曾櫻殉桂州難張伯鯨殉揚州難各有傳傳鼎銓南還爲鄉人非笑嘗欲求一死所與揭公重熙同舉義旗死附見揭公傳魏學謙欲有所爲未遂自縊死無錫趙瑞微與如皋冒襄嘗雪其冤自有傳張家玉起兵廣史屢破龍州博羅連平長寧諸縣轉戰一年入振增城大兵環攻之戰十日乃敗諸將潰圍出家王凱曰矢盡袍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徧拜諸將赴野塘死附見瞿公式和傳方以智爲僧入粵大帥物色繫之

史外

卷三十二

五

通令更服則生不更則死袍帽在左白刃在右唯其自擇以智解左而受右帥起親解其縛聽爲僧錢澄之記一事云順治甲午方密之以智旣爲僧閉關高座寺余往看之寓報恩寺坐寶下周勿菴建中有老僧與同坐故中官也問余知爲桐城人因曰桐城有一方以智尚在乎昔於內廷供事烈皇一日御經筵回天顏不懌忽歎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如是者再某跪請其故上曰今早經筵上有展書官陳某乃陳某子其父巡撫河南失機問大辟繫獄僕決某衣錦還鄉書展書朕前畧無戚容不孝如此其能忠

乎其路進曰展書官舊例皆然跪進上前防有不潔之氣上觸衣必解華蓋香盈袖要令展書特芳香襲御座耳一日既知此例便當辭官不然辭差可也朕聞新進士中有一方以智其父方孔炤亦以巡撫湖廣與陳某同罪下獄附以智懷有血疏日日於朝門外候百官過叩頭呼號求爲上達此亦是人子言訖又歎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幾時釋孔炤而辟某孔炤之得生由此外廷豈知之乎余聞其語隨到竹園說與以智以智伏地哭失聲北向九叩頭謝恩甲午秋九月事也嗚呼世受國恩甘心降賊

史外

卷三十二

六

吾無責焉矣爲嚴鈞索往遭刑辱生逢亂世勢難防免唯晚節末路力持人紀君子重焉若傳衛孔公罪斯刑天悔能晚蓋固董狐之所必錄也至於過故主之柳枻矢極口之諷語者爲人臣子渥理喪心雖復舍舊從新勲業開天文章盡代比於管仲禮微不可同年語矣此等應理儀衍中且百年博士忽於靈竈唾棄之餘發而出之彼死藹諸公殉忠大節固築鐵不能汙天地不能死理即無此局自當不朽而須賴亡軀者展轉費緣彌縫粉飾圖計且爲禮泉而鳴鳳復鳴鳳矣則此局也在當日爲六等之刑請

在異日爲千秋之鉄案竄不剝蝕豈無意乎乙丑二月八日無爲注有典記

余按他書載襄城伯李國楨以三事要賊禮葬烈帝遂死帝后旁國楨所舉轟烈昭著如此此鈔不宜獨畧而不書余幼時鄉先輩齊博士耕六曾爲余言襄城伯事殊僞在江西一合幕中知之甚悉曾有文以駁正情當時未經親授記錄今先輩去世已久無從取證矣然寧都魏禧新樂侯傳後已詳辯之其書具在無可疑者且國楨城守盡撤守禦福王時姜公曰廣詆爲狂禪至與

史外

卷三十一

二

險邪貪滑之陳新甲統禔支離之王樸倪寵貪婪無賴之史桼陳起新並列章奏而曰其後效可觀吳國禎有大節足取姜公決不違心抹殺也况禪吉聰肅松錄吳陳張曠園雜志所書趙一桂葬烈帝事俱甚詳何獨無一語及國禎耶而邵長衡且云以一桂事考之襄城未嘗一至陵下無疑而爭三大事及自殺似傳譌名節甚重未易輕以予人也國禎死帝后旁事其見無錫鄒滿明季遺聞其書順治間最先出他書接踵而襲之正史亦據以爲斷而魏禧文果都未寓目矣吳梅村贈劉雪

勛詩云寧爲英國死不爲襄城生英國謂張世澤襄城則李國楨也此又一証矣鄉諺於失足諸人極力附會頌勳桐城錢澄之憤臨死賦詩云史家神實錄孔子贊問文所以信後世豈不書其真不見離退之有論不敢伸天刑與人禍言之憐心神斯人怒不畏謬妄撰遺聞申殉國變烈哉數名臣此外安足道表章必有因又如賣國者丹書者國門公論豈能廢曲筆乃爲原皆言此書出意實由斯人南渡政多端綱領畧不存所載諸論論當時未一陳乃知紀失實總以殉交親至於國粵事

史外

卷三十一

八

行若夢中言年月既錯亂爵里亦紛紜是非與功罪顛倒誰具論聞有華小吏遭斥懷怒噴私意撰僞書詆誣無不云儼然編野史小人語是遵此事吾親見紀錄亦未遑奈何當吾世親見是非熟遺聞頗流布人國耳目新耳目既以惑後世何所循安得有識者一見輒爲憤慨然作此詩聊以宣憤究願王時予北京約難諸臣諡國禎諡貞武此採撫不實之過且吳襄以賊命招降三桂三桂不從賊遂殺襄亦非真實殉難者而予諡忠壯當以三桂故曲殉之卽國禎可知矣余伯顧錫嘯以前

創溫體仁謚奪職而諸逆黨請表章三案諸臣各爭謚
蔭察蔭當日之朝典其可信乎張捷爲東林僧人逼死
鷄鳴寺楊淮垣詐利殉難置三棺於中庭挾二妾宵遁
半道遭仇家擊死某氏紀畧則謂兩人皆阮馬黨晚節
自全人皆異之傳聞異辭耶正史亦與死節諸公並書
據某氏言耶抑別有見而不寧唯是耶某氏言信名實
紀畧則據下
予考正史云范景文至金鉞二十有一人皆自引決其
他率委蛇見賊賊以大僚多誤國繫囚繫之庶官則或
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餘除不用者諸僞將榜掠取其

史外

卷三十一

九

貨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三福王時以六等定罪治諸
從逆者而文武臣殉難並予贈賡祭葬且建旌忠祠於
都城焉曰正祀文臣祀景文以下二十人及大同巡撫
衛景瓊宣府巡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瓊諸生許瑛四人
曰正祀武臣祀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襄城伯
李國楨駙馬都尉肇永固左都督劉文耀山西總兵官
周遇吉遼東總兵官吳襄七人曰正祀內臣祀太監王
承恩一人曰正祀婦人祀烈婦成德母張氏金鉞母章
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姜李氏馬世奇妻朱氏

史外

卷三十二

十

李氏陳良謨奏時氏吳襄妻祖氏九人曰附祀文臣祀
進士孟章朋及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鉉彭瑞御史俞
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煥七人曰附祀武臣祀成國
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迹定遠侯鄧文明討定侯郭培
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宗德懷寧侯
孫維藩彰武伯楊宗獻宣城伯喬昂春清平伯吳遵周
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澤右都封方履泰錦衣衛
千戶李國祿十五人曰附祀內臣祀太監李鳳翔王之
心高時明積憲章方正化張國元六人有司春秋致祭
然顧鉉彭瑞俞志虞輩特爲賊擒死諸侯伯亦大半以
兵死而郎中周之茂員外郎寧承烈中書朱天顯署永
平驍雲兵馬指揮姚成知州馬象乾皆以不屈死碩未
憲部勳也
正史解學龍傳云解學龍字石帆揚州興化人萬曆四
十一年進士官刑部尚書福王時治從賊之獄徹唐制
六等之罪其一等應磔者吏部員外郎宋企鵠舉人牛
金星平陽知府張嶠然人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
俞上猷山西提學秦議黎志陞陝西左布政使陸之祺

兵科給事中高翔漢道僉事楊王休翰林院檢討
劉世芳十一人也二等應斬秋決者刑科給事中光時
亨河南提學僉事鞏茹康吉士周鍾兵科給事方允昌
四人也三等應絞按贖者翰林修撰兼戶兵二科都給
事中陳名夏戶科給事中楊扶起廖國遴襄陽知府王
承曾天澤兵備副使原毓宗殿吉士何季光少詹事項
煜七人也四等應成擬贖者禮部主事王孫惠南翰林
檢討梁兆陽大理寺正錢位坤總督侍郎侯恂山西副
使上秉道御史陳羽白裴布度張懋爵禮部郎中劉大

史外

卷三十二

十一

華吏部員外郎郭萬象給事中申芝芳金汝鸞舉人吳
達修楊廷鑑及黃繼祖十五人也五等應徒擬贖者
通政司參議宋學顯諭德方拱乾工部主事總元給事
中呂兆龍傅振鐸進士吳嗣思檢討方以智傅鼎銓庶
吉士張家玉及沈元龍十人也六等應杖擬贖者工部
員外郎潘同春禮部員外郎吳泰來主事張琦行人王
子驪行取知縣高壽明進士徐永麟及副列星李綱八
人也其罰北俵後定奪者少詹事何瑞楊樹光太僕
少卿張若鼎副使方大猷戶部侍郎董崇雅吏部侍郎

熊文舉太僕卿葉初春給事中龔鼎孳戴明說孫承澤
劉昌余必引張鳴駿司業薛所蘊通政參議趙京仕編
修高爾儼戶部郎中衛周祚及黃紀孫襄十九人也其
另存再議者給事中翁元益郭克廣吉士曾果吳爾堪
史可程王自超白孕謙梁清標楊謙吉張元鼎五宗烈
李化麟朱積趙頤劉廷琮吏部郎中侯佐員外郎左懋
泰禮部郎中吳之琦兵部員外郎都明魁行人許作梅
進士胡顯太常博士龔熙及王之牧王皇梅鸞姬現朱
國壽吳高孕二十八人也其已奉旨錄用者兵部尚書

史外

卷三十二

十二

張綱彥給事中時敏諭德衛胤文錢四維御史蘇京行
取知縣黃國琦施鳳儀兵部郎中張振聲內閣中書舍
人顧大成及姜奎林等十人也得旨周鍾不當緩決陳
名夏等未蔽厥辜侯恂宋學顯吳嗣思方以智潘同春
等擬罪未合新榜進士盡涉僞命不當復玷班聯令再
議陸方拱乾結納馬阮特旨免其罪明年正月學龍奉
詔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候補小
臣受僞無據仍執前律當是時馬阮必欲殺周鍾學龍
欲緩其死謀之次輔王鏊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雪刑

得卽擬前旨張以詳慎平允士英聞之大怒然事已無
及士英暨其黨張提揚維垣聲言欲劾學龍學龍引疾
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詆其曲庇徇私
遂削籍大誠既殺鍾時亨卽傳旨二等罪斬者請充雲
南金甌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爲
民永不叙用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
犯皆隨賊西行未嘗立刑也黃繼祖沈元龍向列星
李樹賓紀孫襄王之牧王皇梅魁姬琨朱國壽吳嵩孚
華登林皆未詳其官學龍歸南都旋失久之卒於家蓋

史外

卷三十一

一三

當日之刑賞其僞有未易核者矣

采薇子傳附一壺先生

汪有與曰吾宗人之居歛者由憲爲予言國初績溪之歛
北有宿於路亭者拾枯枝掘野菜入沙鑊煮食之鵝衣百
結間入書館作字題詩詩不可解而字甚工自署曰采薇
子問其姓名卽泣而不答每當三月國忌時則僵臥數日
不飲不食不言笑人以其爲故明之有官若子蓋積
爲瘞之僻壤嶺北又續之僻壤采薇子之隱此有入山唯
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之意乎其姓名既不可得則其科
分官位益不可得而捐妻子甘行遲其意極可哀子往績

史外

卷三十一

南

之嶺北偕友曹尚賢等尋其墓標葬之中一孤墳耳再拜
而退此人既無姓名則不可以入史外之書然子費半生
苦心搜羅勝國孤忠得香盈屋得玉盈車而畢竟香玉之
沒於泥沙者多有吾欲子於書之終篇梓此一傳以樂忠
義之士之不知姓名者以慰忠義之士之不知姓名者又
卽以爲子書之後序可乎子敬如其說備者之抑又有一
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
狂自放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
生知之者飲以酒卽留宿其家間一讀書歔歔流涕而罷

2121.7

200170)



ZW 21181808824962

往往不能竟讀也先生蹤跡無定或宿野人家或居僧舍
然不久輒去去不知所之嘗往來登萊間與即墨黃生萊
陽李生善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燈下無語輒曰行酒來余
爲飲前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于酒嘗
從容叩之不答却舍之去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
又來自登萊會客新庵神氣愜愜夜半以放聲哭哭竟
去時自縊自縊死年垂七十矣李生云嗚呼子論次前
庚申諸公未一落澤下蓋投筆而起者屢矣吁嗟乎
又錄以采薇十一壺先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

一九五二年

四庫全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二〇冊目次

饌兩狀元編次皇明人物要考六卷

〔明〕焦竑 翁正春輯
明萬曆三衢舒承漢刻本

一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四卷

〔明〕楊廉 徐威撰
明嘉靖二十年魏有本刻本

一〇三

史外三十二卷

〔清〕汪有典撰
清乾隆十四年淡艷亭刻本

三二七

鐫兩狀元編次皇明人物要考六卷

〔明〕焦竑 翁正春輯

明萬曆三衢舒承溪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題皇明人物要考序

軻夫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士者信乎貞元會合淑氣攸鍾聖哲之生不偶也哉

太祖提三尺劍沉掃胡元混一海宇首重文教越三百餘禩海內文治熙熙矣其間聖賢之生固迢然三王而凌漢唐跨

宋元遠矣其臣下有以功名見則致君

澤民匡儲師保勲在彝鼎有以忠直見則抗疏敢言不避錮鑕而精貫日月有以文學見則擬危科撰國史沛王教登文明之域有以武畧見則剿亂孽平胡寇振王矣破夷虜之膽間或有遂巢由之志慕夷齊之清者亦樂道忘去之道

執也有懷斯篇之奸滔檮杌之邪

殞身覆族之餘孽也然我

國家濟古之憂熙文物之盛終非微奸小隙戕之也君子上邇洪永宣然之化下敷弘正嘉隆之盛則人賢文物始末出處昭々可攷况今

聖天子御極其曰王者興可謂超三越五

矣嗣是而名世出當必有出類拔萃者矣余於

昭代慶故欣然引其首云

萬曆甲午撰

翰林院侍讀普江沈我李廷機謹題

大明臣論斷

崔銳安海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翰林庶吉士正德

田一儒論曰文敏崔氏年諱公當閹奴專權之日無論文武

諸卿皆謂曉之官事崔氏年諱公當閹奴專權之日無論文武

獨銳長揖為我朝廷砥柱崔氏年諱公當閹奴專權之日無論文武

而後諸卿見之皆長揖焉他如長揖崔氏年諱公當閹奴專權之日無論文武

以力言沮朱卷之楊皇祖故崔氏年諱公當閹奴專權之日無論文武

不可無非為朝廷出一言以肅紀綱焉卒之交章崔氏年諱公當閹奴專權之日無論文武

疏維持正論銳其居首哉崔氏年諱公當閹奴專權之日無論文武

楊道評曰世亂識忠臣歲寒知松柏崔氏年諱公當閹奴專權之日無論文武

敏當閹奴到理得志之日諸卿皆謂曉而文敏獨崔氏年諱公當閹奴專權之日無論文武

為士風樹一幟遠長揖而不禮世謂衆人皆醉我獨崔氏年諱公當閹奴專權之日無論文武

醒衆人皆謂我獨清文敏足以及當之矣崔氏年諱公當閹奴專權之日無論文武

胡世寧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授翰林庶吉士正德

陳謹斷曰崔敏年歷仕四十餘年天性廉約衣食猶素

陸五日定主... 九日惜人才而知老志不衰夫嗟夫懿哉若人政美有

焦汝評曰世宰居官清約廉而能為親其歷仕四十餘年衣食如寒士雖有積俸之資自恒而不敢取再觀其疏寧王之反救九疇之殺寧其宇宙間人豪哉

大明君論斷

穆宗莊皇帝諱朱常洛嘉靖三子初封裕王及嘉慶吳

緊論曰我帝之嗣位也以仁義為麗以道德為威初

錄掌嚴刑峻法以屬民也帝登極之後詔四方諸亦未

行之帝廷者皆祖宗之遺也帝曰朕以法法法法法法

之朕今日論位不談祖宗云云以故善政播揚于海宇朝

野謳歌于中外深特惜夫享國未幾年而泰山告

頹向之四海謳歌者轉而為淚泣大痛哉帝也何其

享不長哉

穆宗總論評穆宗皇帝之嗣位也能奉遺記章禮元

老斥逐方士比其守成今主已出一頭地矣何也

有武皇之寬易則推多務落不可無世宗之嚴毅

有世宗之嚴毅不可無穆宗之慈敬此天祐皇明故

其英主間出則乘巨濟以寧億萬無疆之業謀夫

大明臣論斷

海瑞 廣東人登嘉靖甲子舉人初授邑尹善吹笛聞

唐文獻 曰海後鍾璽璵璠故其性喜直平節取

厲廉介成謠閭閻交頌清風播揚海隅生靈

破膽狐狸亦寒心矣曰對像安適安適不臣

間朝郡肅清公之力也丹青之照豈大明同朽哉

劉應秋曰直言質主漢之汲長孺斷案決

包文拯也若海公者其我明之袁穉表明之文極也

欽惜也朝臣忌之終于無補使務宗任以白人加以

相位則已而振舉治化必行于今如斯而已乎

各伊仁 山人上疏極諫作漳漳義馬氏財商羊之

不避刀鎗 特若龍顧德為坦 達于之危視若坦途

而罔視 垂竹帛而永休壯哉

鄧元標 江西南昌人進士授南康府知府

中木也

焦坊斷曰仕籍未登已厭豺狼之當道官箴始膺

中木也

中木也

中木也

中木也

中木也

中木也

中木也

中木也

中木也

中木也

中木也

中木也

人物考 諸斷

當世貪夫媚人比比然有可不厚人之鄙老耶

羅嘉化曰然鄙公者直殷動于海宇廉一流于後世

萬古垂休也

氣充塞兩間雙忠 數命與謝沉淪治建嬰忠

等同一人也 朝廷拔肅臣工敘祿直聲動乎天下

可此德之二一死自擬殷士之仁可同也

至三原之加蓋下 死自擬殷士之仁可同也

猶軀報主繼先忠之為國 死自擬殷士之仁可同也

許身殉國忘寡母之昊天 死自擬殷士之仁可同也

整之橫金 死自擬殷士之仁可同也

隋朝人物考名目

第一卷

聖朝帝王考

太祖高皇帝

建文皇帝 成祖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昭皇帝

英宗睿皇帝 景皇帝

宣宗純皇帝

孝宗敬皇帝

武宗睿皇帝 世宗肅皇帝

穆宗莊皇帝

萬曆皇帝

慶成王

公主駙馬考

曹國長公主

慶陽公主

高皇帝十六女

臨安公主

寧國公主

安慶公主

汝陽公主

懷慶公主

大名公主

福清公主

壽春公主

南康公主

永嘉公主

女陽公主

寶慶公主

江都郡主

永安郡主

永平郡主

安成公主

清河公主

順德公主

常德公主

惠慶公主

嘉善公主

澤安公主

承德公主

廣德公主

隆慶公主

寧興公主

嘉祥公主

固安郡主

仁和公主

永康公主

德清公主

善化公主

永福公主

永安公主

咸平公主

安泰公主

遼東公主

太和公主

開國元勳考

薛國公李善長

魏國公徐達

廷

鄂國公常遇春

曹國公李太忠

宋國公馮勝

魯國公湯和

永國公歐陽昇

楚國公廖永安

信國公湯和

穎國公傅友德

源國公藍玉

忠文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江夏侯周德興

淮陰侯華雲龍

濟寧侯顧時

長興侯耿炳文

靖海侯吳瑄

鞏昌侯郭子興

六安侯王志

榮陽侯鄭遇春

平涼侯黃聚

江陰侯吳良

靖海侯吳瑄

南雄侯趙庸

德慶侯廖永忠

南安侯廖通源

廣德侯華高

宣陽侯楊璟

宣陽侯楊璟

永嘉侯朱亮祖

臨川侯胡美

宣寧侯曹瑄

宜春侯黃彬

宣寧侯曹瑄

宣寧侯曹瑄

河南侯陸聚

永城侯陸聚

永城侯陸聚

西平侯沐英

安慶侯沐英

安慶侯沐英

鳳翔侯張龍

懷遠侯張龍

懷遠侯張龍

宣德侯金朝興

懷遠侯金朝興

懷遠侯金朝興

會寧侯張溫

懷遠侯張溫

懷遠侯張溫

崇山侯李新

懷遠侯李新

懷遠侯李新

東川侯胡海

懷遠侯胡海

懷遠侯胡海

納溫侯朱壽

懷遠侯朱壽

懷遠侯朱壽

永寧侯張鈺

懷遠侯張鈺

懷遠侯張鈺

歷城侯盛

懷遠侯盛

懷遠侯盛

東莞伯何

懷遠侯何

懷遠侯何

大皇帝功臣考

洪國公丘 福 成國公朱 他 英岡公張 輔

第二心 黔國公承 威 也國公不 志 公朱 永

成陽侯張 武 恭寧侯吳 志 公朱 永

保定侯王 忠 同安侯火 志 公朱 永

靖安侯王 忠 武城侯王 志 公朱 永

隆平侯張 信 安平侯 志 公朱 永

恩恩侯房 寬 寧遠侯 志 公朱 永

清遠侯王 友 寧遠侯 志 公朱 永

寧陽侯 懋 寧遠侯 志 公朱 永

安陽侯郭 恭 恭順侯吳 志 公朱 永

定面侯蔣 貴 興安侯徐 志 公朱 永

昌平侯楊 共 保定侯梁 志 公朱 永

南和侯方 瑛 武平侯陳 志 公朱 永

平江侯陳 懷 懷寧侯孫 志 公朱 永

襄城侯李 璫 威寧侯仇 志 公朱 永

臨淮侯李 性 定遠侯鄧繼坤 志 公朱 永

平江伯陳 璫 武義伯王 璫 臨山伯王 璫

遂安伯陳 志 安鄉伯張 璫 景昌伯陳 璫

永新伯許一 成 建平伯高 福 廣寧伯劉 榮

恭順伯吳允 誠 永順伯薛 斌 惠安伯金 玉

武進伯朱 榮 仁宗皇帝封榮考 忠勤伯李 賢 廣義伯吳管者

保定伯梁 銘 清平伯吳 成 崇信伯費 璫 會寧伯李 英

新建伯李 玉 泰化伯滕 定 順義伯金 順

英宗皇帝兩朝封榮考 會川伯趙 安 定面伯蔣 志 寧遠伯任 就

修武伯沈 清 永寧伯譚 志 靖遠伯王 璫

平鄉伯陳 懷 忠勇伯蔣 信 靖遠伯馬 亮

定襄伯郭 登 撫寧伯水 璫 靖遠伯馬 亮

南寧伯毛福壽 南和伯方 璫 靖遠伯馬 亮

海寧伯董 興 文安伯張 璫 靖遠伯馬 亮

武功伯徐有貞 高陽伯李 文 靖遠伯馬 亮

昭武伯曹 欽 東寧伯張 璫 靖遠伯馬 亮

憲宗皇帝封榮考 靖安伯和勇祖 伏寇伯毛 志 順義伯羅秉忠

寧晉伯劉 景 寧晉伯李 璫 威寧伯王 越

○當今皇帝封榮考

宰遠伯李成梁

文臣拔尤考

弘文館學士宋濂

大學士具伯宗

吏部尚書詹同

刑部尚書開濟

禮部尚書陳遇

御史會鳳韶

按察使王良

大學士楊博

第三卷

大學士高駘

文安公劉定之

文和公劉珏

文恪公王鏊

文忠公楊廷和

忠安公胡濙

文靖公金善

文穆公胡廣

文懿公呂原

翰林修撰舒芬

御史中丞章溢

大學士宋濂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翰林學士王禕

大學士宋濂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大學士劉王

第四卷

襄毅公李乘

文肅公錢幹

文恪公耿裕

莊毅公王弘

文敏公魏夔

文毅公倪岳

文安公林翰

都御史王忬

文懿公章懋

文肅公何喬新

恭毅公王梈

文莊公邵寶

第五卷

吏部侍郎張元祺

文肅公謝鐸

戶部尚書孫泰

右都御史顧佐

左都御史黃綬

文肅公王鏊

文莊公葉盛

文毅公周忱

文敏公魏夔

文毅公倪岳

文安公林翰

文懿公章懋

文肅公何喬新

恭毅公王梈

文莊公邵寶

文毅公倪岳

文安公林翰

文懿公章懋

文肅公何喬新

恭毅公王梈

文莊公邵寶

文毅公倪岳

文安公林翰

文懿公章懋

文毅公倪岳

文安公林翰

文懿公章懋

文肅公何喬新

恭毅公王梈

文莊公邵寶

文毅公倪岳

文安公林翰

文懿公章懋

文肅公何喬新

恭毅公王梈

文莊公邵寶

文毅公倪岳

文安公林翰

文懿公章懋

文肅公何喬新

恭毅公王梈

文莊公邵寶

文毅公倪岳

大格公吳 知府 同知 知府 張 河

恭敏公廖 莊 恭敏公鍾 同知 知府 張 河

忠愍公楊繼盛 按察使 楊 瑄 白沙公陳 憲 章

文毅公羅 綸 瑞敏公胡世寧 忠烈公孫 燧

忠節公許 達 清惠公耿九疇 文瑞公周 經

文恪公楊 廉 文簡公毛 澄 都御史陳 壽

忠宣公劉大夏 襄惠公洪 鍾 巡撫 林 俊

第六卷 都御史吳廷玉 文襄公唐 龍 郎 中 黃 璽

都御史羅 暹 尚 書 軒 統 襄毅公韓 雍

御史陳茂禮 巡撫高 明 副 使夏 寅

人物考 名目 正 側 夏 祥 正 會 事 王 琦

恭愍公陳 遜 副 使李夢陽 副 使何景明 按察使李 榮 龍

禮部郎中况 鍾 通 判祝允明 節愍公劉 儒

侍郎節愍公陳 洽 尚書忠肅公鄭 棗 學士忠愍公劉 球

名 儒吳與弼 檢 討莊 昶 給事中賀 欽

庶吉士鄒 智 盧廣公蔡 清 中烈公孫 燧

端敏公 世寧 新建伯王守仁

神廟狀元編次皇明聖考卷之一

清園集 茲編次

聖朝帝王考

三衛可承漢重梓

太祖高皇帝諱孟也注宋氏諱元璫字國瑞仁祖第四子初潛龍黃冠寺至正十五年起義兵丁酉年下金陵置江南行中書省為右丞相封吳國公丁未即吳王位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即皇帝位諱大明洪武在位三十一年崩壽七十一葬南京孝陵神烈山立后馬氏徐王馬公文也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崩壽五十四合葬孝陵

卷之一

太祖有二十五子長懿文太子早夭泰憲三模第二子晉恭王桐第三子燕王第四子周定王構第五子趙王植第六子齊王第七子晉王梓第八子趙王杞第九子魯荒王植第十子蜀獻王椿第十一子湘獻王桓第十二子代簡王桂第十三子肅莊王棟第十四子遼簡王植第十五子慶王植第十六子寧獻王植第十七子岷莊王植第十八子谷底人植第十九子松第二子潘簡王植第二十一子安撫王植第二十二子唐定王植第二十三子鄧靖王棟第二十四子伊履王構第二十五子鄧靖王棟第二十四子於胡元之手自康以來惟我朝附天

下為正而功成之後享三十二年一盛也聖壽七十有一二盛也自江左併中原三盛也太子諸王二十五人公主一十六人皆受冊封四盛也國紀之于此建文帝諱允收太祖諱懿文皇帝太子次子也洪武二十五年冊為皇太子高皇帝崩即皇帝位政元建文在位四年及靖難兵入金川門宮中火起成祖自帝祖或言其發姓名有一大臣隨之出及老婦中國題詩金山寺云滾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認雲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春穀哭未休始知其為建文君云云及至京入西內不知所終

張子曰太祖都金陵諸邊塞遠者逾六七千里北虜出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脇邊諸王俾得提兵防禦舊制也厥後地大難重易以驕僭勢使然矣蓋臣為國家計久遠懷實生之憂以行主父儼之策寬其時事遂以歲月勸其分王子弟優游漸漬得樂而行之地不削而自削矣夫何諸君急于成功是以動天下之兵也夫漢之吳王濞山黃海之削猶可言也我朝周岷湘代未聞有吳王之罪然故而驟削之為禍豈淺小哉亡何而靖難之師興矣以當時庫都高錦諸人素疏章臺在也執柄者方且討周禮以官名易制度矣蓋哉其失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可愛而至子亂

祖文自滿。據大曆第四子元至正二十年四月七日
 生高皇后馬氏出也。初封燕王。建文二年。起兵。四年六
 月十七日。即皇帝位。改元永樂。在位二十二年。崩於榆
 木川。壽六十五。葬長陵。廟號太宗。高皇后徐氏。中山武寧
 王徐達女也。永樂五年。崩。壽四十六。合葬長陵。成祖之
 子四仁宗。皇帝。長也。第二漢族。人高。順。第三趙簡
 王高燾。皇帝。少子。高燾。未受封。馬文皇帝。信。起事至
 下京師。大小百餘戰。皆身冒矢石。即位之後。四征北虜
 三下南交。舟車之地。無間。大小遠近。悉奉琛珍。玉若
 芻。刺滿剌加多。馬漢斯等。處新受朝。命為王者。殆三十
 年。東遼。遼水。遼女。直野人。元良哈之地。皆都。東
 所設官。統治。三百處。而面部落。數百種。皆重譯來附
 此。足想見其功德之純盛者也。
 解縉序四夷咸賓詩曰。皇帝臨大寶之明年。紀元永
 樂。嘉。其。共。歸。仁。壽。一。德。歲。年。休。祥。照。應。民。安。物
 阜。四。夷。畢。來。東。若。朝。拜。日。本。進。軍。東。南。若。琉。球。山。中
 東。北。有。安。南。占。城。西。南。海。東。洋。爪。哇。暹。方。緬。甸。水。邦
 孟。定。麓。川。咸。遠。八。百。老。擒。里。車。面。若。烏。思。尼。刺。西。北
 提。吾。訶。奴。哈。迷。遠。者。莫。高。朝。聞。夕。引。奉。貢。儀。物。皆。至
 京。師。其。文。辭。禮。述。盛。德。對。揚。鴻。休。誠。服。心。悅。發。自。中
 外。殊。音。重。譯。異。文。奇。詭。獻。飲。詠。歸。衡。靡。不。已。康。隆。盛

滿天下。惟書成。聖神光。如日月之照。雲行
 雨施。妙運莫測。無雲拱手。於穆清而有生之類。利
 見于四方。萬里之遠。我。時。時。時。時。之。永。車。來。王。而
 不能已。吾民何幸。而錄茲。茲。茲。茲。實。實。實。實。一。時。也。朝之
 群臣。亦咸。相。謂。成。有。三。苗。之。征。周。公。有。及。秋。之。膺
 宣王。遂。震。於。而。秦。漢。及。隋。波。弊。中。國。力。夫。之。爭。無。時
 或。寧。唐。宋。石。極。上。天。厭。罪。命。我。太。祖。高。皇。帝。起。而。定
 之。不。定。而。從。不。言。而。化。八。表。同。風。四。十。餘。年。皇。帝。以
 聖。繼。聖。比。隆。唐。虞。殊。方。歸。命。若。接。迹。而。至。宜。有。詩。歌
 垂。之。頌。歌。載。述。古。而。通。之
 仁宗皇帝諱高。成。祖第一子。初封為燕世子。永樂三
 年。立為皇太子。成祖崩。隨登太寶。改元洪熙。在位一年。
 崩於欽安殿。壽四十八。葬獻陵。后張氏。彭城伯顯之女。
 也。及正統七年。崩。合葬獻陵。仁宗之子十八。長。宣宗
 也。第二子。鄭靖王。瞻埈。第三子。趙靖王。瞻。第四
 子。顯獻王。瞻。第五子。襄憲王。瞻。第六子。利憲
 王。瞻。第七子。淮靖王。瞻。第八子。澤懷王。瞻。第九子。梁莊王。瞻。第十子。衛宗王。瞻。內若
 昭國王。則見帝系也。
 宣宗章皇帝諱瞻。填。仁宗第一子。永樂九年。立為皇太子。
 仁宗即位。立為皇太子。孫。仁宗崩。即皇帝位。改元宣德。在
 位十年。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八。葬景陵。廟號宣宗。初諡

胡氏都督榮之女及宣德三年二月以多孫子
請開居別宮正統八千十一月初五日薨諡靜慈仙師
葬金山原不稍廟雖后孫氏太保安國公忠之女初冊
封爲貴妃及胡后就開冊孫氏爲皇后天順二年薨合
葬景陵生英宗皇帝附于廟宣宗生二子皆爲帝長英
宗也係后孫氏出次即景皇帝也係賢妃吳氏出英宗
北據及復辟景皇帝仍爲祁王云宣宗女二人

陳建曰宣廟英武適于成祖故能平內讎安外夷皆
躬履戎陣如摧枯拉朽然所以然者由宣廟爲太孫

時當國猷謀武從成祖北征者知用兵故遂能如此
由去國初未遠乘祖宗百戰之餘威將士習于戎陣

人物考卷之一

戰勝攻克固非偶然也至正統之末國家承平已久

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遂至蒙塵之禍

故建嘗謂正統土木之變宣德遺化之役諒之也

英宗廢皇帝諱和鐸宣宗第一子宣宗即位立爲皇太子

宣宗崩即皇帝位改元正統十四年八月北狩元月初

六日薨爲太上皇帝景泰元年八月還居南宮凡七年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復登帝位八年正月十七日薨

於乾清宮壽三十葬裕陵廟號英宗后錢氏中軍都督

追封榮昌伯貴之六至成化四年薨合葬裕陵又皇后

周氏宣宗生母也慶雲伯追贈寧國公能之女至弘治

十七年薨合葬裕陵宣宗之子九人即憲宗第二子德

莊王是海第五子見選才受封爲第四子諱王是
澤第五子秀懷王見選第六子尊簡王見澤第七
子吉簡王見澤第八子忻穆王見治第九子徽
莊王見沛第十子英宗女子八人

陳建曰英廟以一八之衆而行事前後大徑庭何耶
蓋初以幼冲即位生長深宮未諳世故故王振得擅

權誤國天下幾危及北狩臨年而監險阻備嘗情僞
悉知登大寶遂躬親政務屏遠權奸精明之治光

于明考

景皇帝後祁鉉宣宗第二子賢妃吳氏所生初封祁國王
正統十四年英宗北狩乃即皇帝位尊母吳妃爲皇太

后景泰八年英宗復辟仍爲祁王是月薨壽三十諡曰

成穆金山成化十一年復皇帝號后汪氏中兵馬指揮

英之女初爲祁王妃景皇帝即位立爲皇后英宗復辟仍

廢爲祁王妃正德元年薨合葬金山再立皇后杭氏以

天順元年廢而死當兄皇之北狩則攝步以維艱遠神

器之有歸則服藩以多澁惜乎未幾而遽薨且又之嗣

而罔繼靖言思之良足致慨

陳建曰景帝多難之際能任賢選將南征北距轉

危爲安易亂爲治其功偉矣然不欲奉迎英廟只此

一事不是然而英廟之歸實由於此何也蓋無意於
迎者乃所以迎之也不欲其歸者乃所以趣其歸也

師師國公善長子也走年始定公主禮二十四年大

師賜死公主尋薨以憂卒

當國公主 高皇帝第二女也十一年下嫁駙馬梅殷殷

汝南侯思祖子也用事建文時至永樂二年以嫌中離

死謚榮定官一子都督同知二子指揮使主後稱大長

公主以二十三年薨

○第三女未詳

安公公主 高皇帝第四女也十四年下嫁駙馬歐陽倫

二十八年倫以私販茶獲殺

安寧公主 高皇帝第五女也十五年下嫁駙馬陸賢吉

安侯仲亨子也

○第二女未詳

懷慶公主 高皇帝第六女也下嫁駙馬王寧洪武三十

五年封永春侯尋削爵

太名公主 高皇帝第七女也十六年下嫁駙馬李堅指

倭食事贈都指揮使英子也堅以建文初封樂城侯北

征陣亡主後稱大長公主宣德元年薨

福清公主 高皇帝第八女也十八年下嫁駙馬張麟鳳

朔侯龍子也永樂十二年薨卒

壽春公主 高皇帝第九女也下嫁駙馬傅忠頤國公友

德子也主以二十一年薨忠亦不食而死

○第十女未詳

南康公主 高皇帝第十女也二十一年下嫁駙馬胡

永嘉公主 高皇帝第十二女也二十二年下嫁駙馬郭

鎮武定侯英子也建文元年鎮卒王後稱大長公主

○第十三女未詳 ○第十四女未詳

汝陽公主 高皇帝第十五女也二十六年下嫁駙馬謝

達都督食事彦子也

寶慶公主 高皇帝第十六女也永樂十一年下嫁駙馬

趙輝府軍前衛千戶也主以正統中薨輝至成化十二

年始卒

○懿入太子二女

江都郡主 文太長女也洪武十三年下嫁儀賓耿

○長興侯炳文子也建文初造郡主為公主儀賓為駙

馬後瑞奪職主亦降郡主

○第二女未詳

○太宗文皇帝七女

永安郡主 太宗長女也洪武末下嫁儀賓袁容右都督洪

子也三十五年進郡主為公主儀賓為駙馬加封廣平

侯洪熙元年止食本縣宣德元年復主以年薨容

以宣德四年卒贈國公諡忠穆

承平郡主 太宗第二女也下嫁儀賓李讓永樂元年進

郡主為公主儀賓為駙馬加封富陽侯讓以永樂二年

卒贈景國公諡恭愍子茂方舉二十二年奪爵主以宣

第六女以張氏五女
○睿宗皇帝四女

嫡第一女康第二女梓潼 嘉靖四年追封一文為長寧公主二女為善化長公主

永福長公主 睿宗第三女也嘉靖二年下嫁駙馬鄧景和四年主薨三十一年景和以辨直削爵為民流徙吳

邵隆慶元年復爵三年薨諡榮顯

永安長公主 睿宗第四女下嫁駙馬謝詔 年主薨四十一年詔卒贈少保

○世宗二女

長女嘉靖二十四年下嫁駙馬李和隆慶三年和卒

○穆宗六女

長公主萬曆九年下嫁駙馬侯拱辰

長公主萬曆十年下嫁駙馬梁 月餘卒

長女達榮公主

次女太和公主俱早卒隆慶元年追贈

長公主十五年下嫁駙馬王昌

次公主十六年下嫁駙馬王昌

開國元勳考

國公李善長直隸定遠人初以書生從起義歷中書省

參議參政中書左丞相國吳元年平張士誠以帷帳轉餉

功封宣國公洪武三年以中書左丞相追封加太師授

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參軍

國事食祿四千石四年致仕十年起總中書省大都督

府御史臺事明年削祿千八百石二十二年坐流言自

殺牽封長子祺駙馬都尉永樂元年卒子芳留守衛

指揮指揮食事芳卒子恒保葉恒子誠誠子宣宣子

魏國公徐達直隸鳳陽人從起義為首將歷大元帥同食

樞密院事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書左丞相相國

吳元年以平張士誠功封信國公洪武三年為中書右

丞相征虜大將軍以平中原功進封加太傅授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奉軍國事食

祿五千石仍以大將軍北征及守北平十八年薨子輝

祖嗣初名允恭永樂元年以不附靖難師下獄削爵五

年卒子欽嗣十九年削爵二十二年復封尋薨子顯宗

嗣正統十二年薨無子弟承宗嗣天順七年薨八年子

伯嗣正德十二年薨孫鵬舉嗣萬曆元年子邦瑞嗣十

六年薨子惟志嗣承宗備鴻臚寺左司官督留京守備

郭國公當遇春直隸澤州人從起義歷中翼大元帥樞密

院中書參政平章政事吳元年以平張士誠功封後

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洪武二年以中書

平章軍國重事征虜左副將軍張瑄洪武三年
子茂襲敗封鄭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右柱國祿三千石二十二年以金山警哈出
誤機事安置廣西平賊封弟曰開國公永樂元年以不
附靖難師安置雲南之臨安早子繼祖繼祖子寧寧子
儀弘治五年詔復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紹襲
紹卒子經襲經卒子鳳襲鳳卒子玄振襲

曹國公李元忠直隸府胎人帝嫡子初賜姓朱尋復歷帳
前親君副都指揮使同僉樞密院浙江行省右丞平章
政事洪武三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平江南中原功封授
開國輔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知軍國
事務

永之一
都督府御史臺重事十六年兼領國子監事十七年薨
子景隆嗣復以征虜大將軍拒靖難師永樂元年降附
加祿一千石四年下獄幽死國除弘治六年詔玄孫瑋
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源襲卒子性襲見永樂以
後列侯表

宋公馮勝直隸鳳陽人初名國勝改名宗異復名勝與
其兄國用從義起歷元帥帳前親軍都指揮使同僉樞
密院都督同知洪武三年以銀青榮祿大夫大都督府
右都督太子左詹事征虜右副將軍平中原功授封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泰軍

國事祿三千石累為征虜大將軍破北虜有功二十八
年以有宿過不食卒國除

衛國公鄧愈直隸虹縣人從忠義十六為管軍總管歷元
帥樞密判官湖廣行省參政右丞平章政事洪武三年
以右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為征成將軍平江左淮功
封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
同泰軍國事祿三千石進大都督府右都督累為征虜

右副軍征面將軍平面堯有功九年薨子道子鎮嗣敗
封申國公亮無干弟銘指揮義事子源富嗣尋卒永樂
間子繼挺襲挺子炳弘治六年復為南京錦衣衛指揮
使卒子繼坤襲

右開國六王與約生封公元甘一者也
意國公歐普莊江西人唐子以爲漢文相舉章州降附因
故封授之吳元年薨子文廣為江西省參政係流爵不
得襲
楚國公廖永安直隸吳縣人以舟師降附為同知樞密院
破張士誠兵深入被執不屈詔還封之尋卒無子第
永忠代任

信國公湯和直隸濠州人從起義為首軍總管歷大元帥
同僉樞密院御史臺右御史大夫子諭德備將軍洪
武三年以定中原功封開國輔運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中丞侯食祿千五百石尋為征面將軍

四川還大都督十二年遣封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祿三千石二十八年薨長子都督會事鼎先卒追贈信
世子鼎子歲早卒晟子文瑜文瑜子傑病廢無子弟繪
繪子紹宗弘治六年詔復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
嗣國公傳友德直隸省州人歲辛丑率眾歸附授指揮洪
武三年以江淮行省參政從平中原功多封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顧川侯食祿一千五百
石進大都督同知四年為征虜前將軍平蜀十七年以
征南將軍平雲南進封祿三千石勳為特進右柱國世
襲總兵征北虜有功二十七年平靖難後子孫坐方
黨不得嗣國除

卷之一

涼國公藍王直隸定遠人鄂國公常遇春孫弟從軍有功
歷指揮大都督府會事洪武十二年破西番功封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永昌侯祿二千石流寓十七
年以左副將軍平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二十一年以
征虜大將軍破平可汗進封祿三千石二十三年再以
功加祿五百石二十六年坐不軌族誅國除
延安侯唐勝宗直隸涿州毛城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同
知大都督府事平江淮等處功多封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世襲祿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
千石二十六年薨追論奸黨國除
吉安侯陸仲亨直隸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同知大

王

重刊

卷之一

江夏侯周德興直隸濠州人後起義洪武三年以湖廣行
中書省右丞平江淮等處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侯
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八年坐亂宮苑國除
淮安侯華雲龍直隸濠州定遠人洪武三年以同知大都
督府事燕王附左相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平
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侯如故祿千五百石七
年增千石鎮廣東召還奪祿薨國除
濟寧侯顧瑄直隸濠州人洪武三年以大都督府副使從
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侯同知大都督府事
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二年薨子敏嗣後追論時
奸黨國除
長興侯耿炳文直隸濠州人元帥若用三子從起義洪武
三年以泰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從平中原功多
封階勳號襲如延安侯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
永樂二年以舊嫌自殺國除
寧江侯陳德直隸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大都督府
會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侯同知大都
督府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一年薨子鏞嗣從
征雲南戰死無子國除
寧昌侯郭子興直隸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大都督

王

重刊

用僉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督府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六年薨二十二年子振榮襲無子國除

六安侯王士直隸臨城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平陽衛指揮使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督府僉事祿九百石七年增一千六百石十九年薨子咸嗣二十三年坐法失侯為安衛指揮卒子斌調清平衛

梁陽侯鄭遇春直隸涿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朔州衛指揮副使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督府事祿九百石七年增一千六百石二十三年薨

平涼侯費聚直隸臨淮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大都督僉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督府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二十六年薨子超光戰死孫寵襲指揮坐法誅交趾國除

江陰侯吳良直隸定遠人從起義光祿為江陰衛指揮使洪武三年以大都督府僉事戰守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督府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四年薨子高嗣永樂二年坐嫌失侯洪熙元年謫戍海南

海侯吳祚良之弟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吳子府左相兼大都督府僉事戰守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督府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四年薨子高嗣永樂二年坐嫌失侯洪熙元年謫戍海南

都督府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二年薨子忠嗣承業初坐法失侯

南雄侯趙庸直隸廬州人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中書右丞兼太子副詹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二十六年坐監獄論死國除

德慶侯廖永忠直隸巢縣人楚國公永安弟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中書省平章政事兼同知詹事院事于楚浙閩廣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四年以征面左副將軍平獨功多七年增祿千石八年坐奢僭修死祿之子棧嗣十七年薨黨事發國除

南安侯俞通源直隸巢縣人贈國公通海弟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江淮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從平閩楚等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加千石二十年薨黨事發子祖從誅不得嗣

廣德侯華高直隸和州人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從平江淮功封階勳號襲同延安職如故祿六百石四年薨無子國除

管帶侯楊瑄直隸合肥人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同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五年薨子通嗣二十年坐法失侯為晉定衛指揮使

蘇春侯康錫湖廣蘄州人故大都督府同知兼太子左率
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柱國勳國
公茂才之子以父勳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祿十五
石七年增千石十五年南征亮于軍于淵嗣生法侯
永嘉侯朱亮祖直隸六安人爲元將被殺故不誅洪武三
年以浙江行省參知政事累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
祿十五石七年增千石十三年自廣東召還祿死子
暹以府軍衛指揮使坐法同杖死國除
藍川侯胡美湖廣漢陽人初名廷希以避高帝牛敗傷
漢陳友諒丞相舉南昌降附洪武三年以中書平章政
事兼同知詹事院事累平南功封謀章侯階勳號襲如
延安祿十五石七年加千石十三年復以犯
帝手諱改封二十六年坐監獄論死國除
第平侯韓政河南睢州人吳元年降附洪武三年以山東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累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祿如
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加千石二十六年坐監獄論死國除
宜春侯黃彬不詳其里八月辛丑洪武三年以江西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累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祿九百石
七年加千六百石十七年薨追諡好賞國除
宣寧侯曹良臣直隸安豐人壬寅率衆降附洪武三年以
山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累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
祿如故祿九百石五年北征戰歿子泰嗣薨無子國除

河南侯梅思祖河南歸德人洪武三年以湖廣行中書省
右丞累戰功封階勳號如延安祿九百石七年加一千
六百石十五年薨子義不得嗣以指揮景選遷東都指
揮使
河南侯陸聚不知何許人仕元爲同知樞密院事崇徐邵
二州降附洪武三年以山東行中書省累戰功封階勳
號襲如延安祿九百石七年加一千六百石十二年薨
無子國除
永城侯薛顯直隸沛縣人自盱眙歸附洪武三年爲江淮
行省右丞累北征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祿千五百石
鈔捏殺人論海南削祿三分之一四年召還七年加千
石二十年薨二十六年追論監獄除
東勝侯汪興祖直隸巢縣人初爲張瑄勝義子冒其姓後
復洪武三年以大都督府同知從平中原功封祿千五
百石有過不給券六年征蜀戰歿還其封無子國除
西平侯沐英直隸定遠人初以義子賜姓名朱文英後復
洪武十年以大都督府同知討西番功封祿二千五百
石是時除特進榮祿階勳柱國號襲同洪武三年力臣
例鎮守雲南二十五年薨子春嗣三十一一年薨子晟嗣
安慶侯仇成直隸舍山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
從破西番獲功封階勳同西平侯二千石流爵子孫
指揮使十七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二十三

平麓子秦嗣後絕

永平侯謝成直隸涿州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安慶侯祿二千石二十七年坐法下獄死

鳳翔侯張龍直隸涿州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安慶侯祿二千石二十七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三十年薨

安陸侯吳復直隸合肥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祿二千石流爵十六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子傑嗣三十一年坐法失侯吳南

軍衛指揮

景川侯曹震不知何許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安慶侯二千石二十七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子傑嗣三十一年坐法失侯曹南

死國除

宣德侯全朝典直隸吳縣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十五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子世襲亮子鎮不得侯為平垣衛指揮

陳遠侯曹興不知何許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二十六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亮子鎮不得侯為平垣衛指揮

靖寧侯葉昇直隸合肥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祿二千石流爵後以數平嗣寇受上賞二十四年追論初黨論死除

宣德侯曹興不知何許人初以指揮守涿州有功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祿二千石流爵二十六年坐法失侯曹興除

雄武侯周武不知何許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祿二千石流爵二十三年薨子典襲龍江右衛指揮同知

定遠侯王弼直隸定遠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祿二千石流爵十七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子世襲二十一年破北虜功多受上賞二十七年坐法失侯王弼除

崇山侯李新直隸涿州人從起義洪武九年為大都督府僉事以營

孝陵功封勳號如定遠祿二千五百石流爵武定侯郭英直隸涿州人肇昌侯子與弟洪武十七年以前軍大都督府僉事從平雲南功封勳階級世襲如洪武三年例祿二千五百石從破北虜功多受上賞永樂元年薨子鎮尚公主薨得祿千珍次子銘銘子瑄以女弟為皇貴妃得復爵正統十二年薨天順三年珍之嫡孫昌得嗣爵五年薨子良復以瑄子事弘治十七年始得嗣正德二年良薨子助嗣歷掌營府位師傳進公爵

下獄死大誠嗣

宣德侯陳桓直隸涿州人洪武十七年以後軍都督府僉

事從平雲南功封勳號襲如武定祿二千五百石後平

嗣寇受上賞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東川侯海峽直隸肅州人洪武二十七年以右軍

都督府僉事從平雲南功封勳號襲如武定祿二千五

百石二十三年薨子域先以戰功至都督同知位海上

從征雲南戰歿左都督無子國除

鶴慶侯張萬直隸應州人洪武十七年以前軍都督府僉

事從平雲南功封勳號襲如武定祿二千五百石二十

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航海侯張萬直隸肅州人洪武二十年以右軍都督府僉

事歲督海運功封勳號襲如武定祿二千石二十六年

坐藍黨論死國除

船體侯朱壽不知何許人洪武二十年以後軍都督府僉

事歲督海運功封勳號襲如武定祿二千石二十六年

坐藍黨論死國除

漢面侯納哈出故元丞相據金山洪武二十年以其衆四

萬餘降附封授推誠輔運欽承效力武臣柱國子孫世

襲祿二千石二十三年從征岷州平于武昌舟中子察

罕攻封番陽侯祿如故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全字侯孫格直隸鳳陽人以父大都督府副使贈燕山侯

元北虜之賊子武德衛指揮使累官後軍都督僉事二

十一年為右丞相將破虜封勳號如武定祿二千石世襲

後不知所終

永寧侯張鈐直隸定遠人洪武二十三年以右軍都督府

僉事追論雲南功封勳號如武定祿二千石世襲

涼侯張興直隸肅州人以父左軍都督府僉事追封金

山侯再封崇浪公英陷北虜不屈死二十一年封欽承

父業推誠宣力武臣柱國而涼侯祿二千五百石世襲

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越舊侯俞淵南安侯通源之弟初名通淵洪武二十五年

以右軍都督府僉事錄舊功封欽承父業推誠宣力武

臣在國祿二千石世襲二十七年卒

歷城侯盛庸不知何許人建文中以都督同知充燕將

軍拒破靖難師於濟南封世襲勳號祿米無幾永樂元

年以舊將嫌下獄死國除

志勤伯江廣洋直隸高郵州人洪武三年為中書右丞

帷幄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祿

五百四十石流鼻鼻為御史左右大夫中書右丞相十

三年坐慢儒誤政賜死國除

誠意伯劉基浙江青田人洪武三年以前御史中丞弘文

館學士太史令贊謀帷幄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

臣資善大夫護軍祿二百四十石流鼻八年薨子魏拜

江西行省參政遷平孫為特賜襲祿五百石二十五年

薨子法不得襲法子拒拒于臺臺子模成化中授翰林

院五經博士稔子憲先卒憲十歲弘治八年授處州衛指揮使嘉靖十八年詔封伯階勳號如基特加祿為七百石二十年薨孫世延嗣萬曆九年奪爵為氏復爵東莞伯何直廣東莞人國初為元左丞以廣東降附累官浙江左布政使致仕洪武十八年追諭舊功封祿一千五百石世襲勳號無考二十一年薨子榮嗣坐監禁

論死國除

傑功封祿一千七百石世襲勳號無考二十六年坐監

黨論死國除

○文皇帝功臣考

洪武功臣考

洪武功臣考

洪武功臣考

洪武功臣考

洪武功臣考

洪武功臣考

洪武功臣考

洪武功臣考

洪武功臣考

洪武功臣考

洪武功臣考

洪武功臣考

石累加太子太傅子簡南京弘治九年薨子輔嗣累加職任如父嘉靖二年薨子麟嗣八年薨無子弟鳳嗣十八年薨子希忠嗣累任京營大副入直禁庭代郊記者幾四十年加太師萬曆元年薨子時泰嗣三年薨子應麟嗣自殺子鼎臣嗣

英國公張輔河南祥符人父王故元樞密院知院歸附後為燕山護衛指揮僉事從靖難師還都指揮同知陣亡贈崇國公輔積功王都指揮同知洪武三十五年封信安伯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大夫柱國歲祿一千石三年以父子功多進封新城侯增祿五百石六年以征夷將軍平安南進封勳右柱國歲祿三千石

世爵後加大師解營府務參預軍國大政知經筵監修實錄號加輔運佐理階為光祿大夫勳為左柱國正統十四年從北征陣亡幼子燧嗣累掌榮府知經筵加太師監修實錄正德十年薨孫嵩嗣嘉靖十九年薨子溶嗣知經筵監修實錄加至少傅萬曆十年薨子元功嗣

元功元補次呈明人物考卷之一

○開國元勳考

黔國公沐晟直隸定遠人父西平侯英兄春洪武三十一年嗣侯以征南將軍鎮守雲南永樂五年兼征夷左副將軍討安南功封階勳如英公賜號奉天邛運推誠宣力武臣祿三十石世襲加大傳正統五年薨子球嗣景泰元年薨子球嗣弘治九年薨從孫崐係展弟定邊伯昂後入嗣正德十四年薨子紹勳嗣嘉靖十五年薨子朝輔嗣二十六年薨自越至朝輔俱以征南將軍鎮雲南生加官傳授贈太師太保朝輔二子融肇嗣封相繼天第朝輔以鎮守都督同知嗣隆慶五年生法連繫前爵禁錮子昌祚嗣

忠國公石亨陝西渭南人正統十四年為都督同知大同副總兵樂虜敗歸京下獄赦出克總兵官封奉天邛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武清伯祿三十石世爵祭廟西直門御之進封武清侯加祿三百石天順元年以奪門迎駕進封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祿二千五百石再加五百石世爵為總兵恭禪朝政四年生亂法怨望下獄拷死國除

保國公朱永河南夏邑人父謙伯志孔襲爵歲祿千二

百石總兵營兵成化二年平判裴流賊進封侯十五年平建州夷功進封加祿三百石十八年禦西虜功千世襲賜號奉天邛運推誠宣力武臣階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二十三年再加祿五百石累進大師章後府弘治九年薨子曜嗣以征虜大將軍總虜加大保正德六年薨子麟嗣侯

成陽侯張武湖廣瀏陽人從起靖難為中軍都督食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進中軍都督府同知封奉天邛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世爵歲祿一千五百石永樂元年薨無子國除

察罕侯陳廷直隸泰州人從起靖難為後軍都督府食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進本府都督同知號階勳襲如成陽歲祿一千二百石十七年薨子榆嗣二十年生法下獄死庶兄子鍾嗣宣德五年薨子灝嗣七年薨無子弟灝嗣正統十四年薨篤北征陣亡無子弟進嗣成化八年薨子恒嗣弘治七年薨子璇嗣正德七年薨子儒嗣嘉靖十二年薨子璉嗣薨無子弟瑞嗣薨子良術嗣

武安侯鄭亨直隸合肥人從起靖難為中軍都督府食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封仍進本府左都督號階勳襲如成陽歲祿一千五百石累為大將鎮大同宣德九年薨子能嗣正統十年薨子宋嗣成化十二年薨子猷嗣嘉靖二十八年薨子映嗣萬曆七年薨子惟忠嗣

孫世襲伯爵永樂二十一年薨子慶特子侯天順二年薨無子弟昂嗣仍伯成化五年薨子鎮嗣弘治五年薨子寧嗣嘉靖元年薨從子璣嗣二十七年薨子寶嗣思恩侯房寬河南陳州人從起靖難郡都督世襲洪武三十五年論功奏議故封勳階號如成陽歲祿八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永樂七年薨襲如何例

寧城侯李彬直隸定遠人從起靖難為右軍都督僉事永樂元年追論功封勳階號襲如成陽歲祿一千石以左恭肅從平安南功加祿五百石鎮交趾二十年薨子賢嗣景泰二年薨子男嗣成化十八年薨子賢嗣賢男俱任寧府軍以正德二年薨無子庶兄子嗣嘉靖十年薨

無子從子應嗣長應俱任寧府三十一薨無子從子儒嗣隆慶四年薨無子從子環嗣

面寧侯宋晟直隸定遠人永樂元年以中軍左都督充平羌將軍鎮甘肅三年論招虜功封奉天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一百石流爵六年薨子琥以尚主特子世襲代鎮洪熙元年坐嫌奪爵弟瑛復以尚主襲正統十四年扈駕北征陣亡子傑嗣六年薨子城嗣天順元年薨子幼弟讓嗣成化八年薨城子愷嗣正德十六年薨子良臣嗣嘉靖三十年薨天順嗣萬曆五年出使還為盜所殺子世恩嗣

清遠侯汪葵朔廣州人從起靖難為都指揮同知永樂

元年追論功進奉天朔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清遠伯世襲歲祿一千石六年從平安南進封加號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世襲八年從北征督輜重運節度下衛奪侯正統元年銀其孫為都指揮遠侯何福不知何許人永樂七年以太祖舊將為右軍左都督鎮甘肅以撫降虜功封推誠輜重宣忠效力武臣歲祿一千二百石流爵八年以嫌疑被劾自殺國除

成山侯王通陝西咸寧人永樂元年以父百戶追贈金鄉侯真戰功封奉天朔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鎮義伯歲祿千石七年以山陵功進封祿二千二百石

世襲宣德元年以征夷將軍總兵鎮交趾薨城下徵奪侯後救出復為都督同知守昌平景泰三薨餘見伯志

寧陽侯陳懋直隸壽州人都督僉事亨子永樂元年為右都督追論父死事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嘗陽伯祿一千石七年以征西將軍鎮寧夏進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加祿三百石洪熙元年子世襲加太保正統元年奪太保減祿米之半五年復太保歲祿天順元年加祿二百石天順七年薨子淵嗣成化二年薨子輔初第

我嗣二十二年輔以嫡嗣為瑛勳衛弘治元年輔坐法失侯正德元年以瑛孫繼嗣嗣嘉靖三十五年子傑藩

萬曆三年薨子大祀嗣六年薨子應昭嗣

安南功封奉天翔運檢校人 永樂六年為中軍都督食事征
 國安遠伯世襲八年 以下安南獲簡定功進流侯祿
 一千五百石二十二年 以從駕北征功予太子太傅
 世襲宣德二年以征 將軍討黎利敗殺安南子薄嗣
 累佩將印加大傅天順 五年薨子承慶有足疾孫景嗣
 弘治十五年薨子文 嘉靖十一年薨子珣嗣累佩將
 印加保傅二十二年 子震嗣
 陽武侯薛穆山東膠州 永樂初靖難功至右都督十八
 年以督造宮殿功封 一千一百石為奉天靖難推誠
 宣力武臣階勳同成 二十二年以北征功世襲加祿
 五百石宣德三年加太 保掛大將軍印五年薨子敷早
 死孫說嗣正統四年 子琮嗣嘉靖八年薨子翰嗣二
 十三年薨無子族孫 嗣
 安陽侯郭義泰安州人 永樂十八年為右都督以督造官
 殿封祿一千一百石 階號如陽武流將明年薨子孫
 世襲指揮
 恭順侯吳克忠遼遠人 允誠來歸累功至左都督永樂
 十年以捕叛者功封伯 克忠忠嗣洪熙元年同陽武侯
 北征擒虜功進封祿 一千二百石敷階號如陽武世襲
 薨子理嗣天順五年 薨欽之難子繼嗣正德元年薨
 子世顯嗣嘉靖二十 六年薨子繼嗣

順侯薛貴遼遠人 降附永樂二十二年以都督食事從
 北征有功封流伯洪熙 元年與世襲宣德元年敷階號
 如陽武流將祿一千 二百石五年薨無子以弟可帖
 木兒為指揮天順元 年帖木兒子忠嗣伯貴六年薨子
 瑞嗣弘治三年薨子 昂仍為指揮
 定西侯蔣貴直隸江 都人正統三年以右都督征西番采
 兒只有功封伯七年 以平麓川功進封祿一千五百石
 勳階號如陽武世襲 十四年薨孫琬嗣累官營府加保
 傅成化二十三年薨 子驥嗣正德四年子整嗣嘉靖三
 年薨子傳嗣掌營府 三十四年薨弟祐嗣萬曆六年薨
 子建元嗣
 安侯徐瑄湖廣大 冶人葉祖稱伯貴正統九年從成國
 公北征以功進封流 侯天順四年薨
 清平侯吳成遼陽 人洪熙元年以都督食事北征功封伯
 祿一千一百石宣 德四年再以前進封階號如定西
 八年薨
 昌平侯楊洪直隸 六合人正統十四年為宣府總兵左都
 督以勤王功封昌平 伯是年復以破寇庸關北虜功進
 封奉天翔運推誠宣 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
 一百石世襲景泰二 年以鎮朔大將軍薨子傑嗣四年
 薨無子族兄俊嗣七 年坐法罷子珍嗣天順元年坐父
 俊以謀謀死失侯 階成後復指揮同知

以定侯梁遠河南汝陽人宣德十年嗣父銘伯爵景泰三年以平貴州寇功進流侯祿千五百石天順元年恩例與世襲勳階號如昌年成化三年亮子傳十六年亮弟任嗣正德七年亮子永福嗣嘉靖十四年亮子繼瑄嗣太平侯張軫河南祥符人天順元年為右都督以奪門迎駕功封奉天朔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歲祿二千石世襲二年亮子璽嗣天順四年降指揮使南和侯方璽全椒人都督政之子景泰五年以左都督征貴州功封伯天順元年復以平蠻功進封勳階號如太平流貴歲祿千二百石三年亮武平侯陳友直隸全椒人天順元年為右都督以征苗功封伯世襲二年以寧夏出塞功進封流侯勳階號如昌平歲祿一千一百石四年亮定遠侯石彪陝西渭南人忠國公石亨姪天順元年為定遠將軍破北虜功封伯二年再破北虜功進封祿一千二百石勳階號如昌平世襲伯爵三年坐使人奏留鎮大同誅國除平江侯陳璘直隸合肥人正統二年襲父佐伯爵十四年平廣寇功封流侯加祿一百石朱陽階號天順七年襲陳寧侯孫鎰山西大同人天順元年為左都督總京營以迎駕功封奉天朔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陳寧侯自以有邊功不奪五千以補父者曹欽功進封

封一千三百石世襲成化七年亮子輔嗣十六年亮子瑛嗣嘉靖十八年亮弟瑄嗣二十二年亮子秉光嗣三十七年亮子世忠嗣武靖侯趙輔直隸鳳陽人為征夷將軍都督同知以平安廣寧功封伯爵祿一千二百石四年以征虜將軍平遼夷功進封流侯無給券二十二年亮襄城侯李璡直隸和州人襲祖璣爵成化四年以征蠻功進封流侯無給券弘治二年亮威寧侯仇鈺直隸江都人正德五年為都指揮僉事遊擊將軍以平安化虜人功封伯七年以平河南寇功進封奉天朔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十六年亮子恩為疾孫寧嗣嘉靖二十二年為大將佐恩通虜死後磔屍其子奔市國除懷遠侯常玄振故鄆國公贈開平忠武王遇春八世孫嘉靖十二年由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繼絕世封號仍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石世襲二十七年亮子文濟嗣萬曆十年亮子胤緒嗣臨淮侯李性故曹國公贈破陽武靖王文忠七世孫嘉靖十一年由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繼絕世封號仍開國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石世襲本年亮子叔父沂嗣十五年卒子庭竹嗣歷任奉節萬曆十一年卒子言恭嗣

定海伯劉繼坤故衛國公贈寧河武廟王六世孫嘉靖十
 一年由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繼絕世封號仍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石世
 襲二十年亮子 錫嗣四十年亮子世棟嗣萬曆十六
 年亮
 宣慰侯湯紹宗故信國公贈東甌集武王和六世孫嘉靖
 十一年由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繼絕世封號仍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十四年亮
 子佑賢嗣三十一年亮子世隆嗣久領漕事加少保萬
 曆廿年亮子名器嗣
 其安伯孫湖廣大冶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指揮使以
 宣慰侯繼絕世
 靖難功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世
 襲歲祿一千石永樂二年亮孫亨嗣亨亮子賢嗣成化
 五年亮子順嗣弘治十七年亮從子良嗣嘉靖七年亮
 子夢陽嗣
 武康伯徐理河南西平人洪武三十四年為都督僉事以
 靖難功封勳階號襲如典安歲祿一千石永樂六年亮
 子禎嗣正統九年亮子勇嗣景泰四年亮無子國除
 襲城伯李遂直隸和州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指揮同知
 以靖難功封階勳號襲如典安歲祿一千石永樂三年
 亮子隆嗣果督守備營府正統七年亮子珍嗣十四年
 亮子隆嗣果督守備營府正統七年亮子珍嗣十四年

全龍嗣嘉靖十八年亮子應臣嗣
 新昌伯唐雲不知何許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督僉事以
 靖難功封階勳號如典安歲祿一千石世襲指揮使永樂
 元年亮子襲指揮如例
 新寧伯譚忠直隸清河人洪武三十五年以父都指揮同
 知湖死難功封襲如典安宣德八年亮子璵嗣正統十
 四年亮子裕嗣景泰三年亮子祐嗣累總管府如太保
 太傅嘉靖四年亮子繪嗣亮子國佐嗣
 應城伯孫嚴直隸陽陽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指揮僉事
 以靖難功封階勳號襲如典安歲祿一千石永樂十四
 年亮子天驄召還不五年亮子亨嗣二十一年亮子瑛
 嗣亨亮子榮嗣景泰二年亮子繼先嗣弘治十六年亮
 子銀嗣嘉靖十八年亮子爵嗣亮子文棟嗣
 新成伯趙基直隸虹縣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指揮使以
 靖難功封勳階號襲如典安歲祿一千石世襲宣德元
 年亮子榮嗣成化三年亮子泰嗣弘治十三年亮從子
 爵嗣正德十三年亮子武嗣子祖復嗣
 宣陽伯陳旭直隸全椒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督僉事以
 靖難功封階勳號襲如典安歲祿一千石世襲永樂八
 年亮無子國除
 宣昌伯房勝不知何許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督僉事
 以靖難功封階勳號如典安歲祿一千石世襲子孫世

許指揮使永樂十二年薨

廣恩伯劉才直隸霍丘人洪武三十五年為督餉事以靖
難功封階勳如典安歲祿九百石流爵子孫世襲指
揮同知永樂八年北征夫律下獄國除

忠誠伯茹瑄初廣德山人洪武三十五年為太子少保兵
部尚書以降封奉天胡還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
柱國歲祿一千石流爵子孫世襲指揮使永樂七年以

不朝谷王下獄處死子諱成洪熙元年赦歸里國除
順昌伯王佐不知何許人洪武三十五年為中軍都督同

知以降附封奉天胡還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歲祿一千石流爵子孫世襲指揮使三年鎮臺南有罪

陳國除

平江伯陳瑄直隸合肥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指揮以降
附功封祿一千石流爵永樂十二年以北征功與世襲

治漕河督餉有聲宣德八年薨子佐嗣正統元年薨子
孫嗣亮子銳嗣累掌營府加保傅增三百石弘治十三

年薨子熊嗣正德六年薨無子從子至嗣累掌營府加
保傅嘉靖三十三年薨子王茂嗣

武義伯王通祿一千二百石後漢天順元年子琮改襲成
山伯

成山伯王琮襲封祿千石成化九年薨子錦嗣 四年
薨子洪嗣三年薨子維嗣是為龍嗣

安伯陳志四川巴縣人永樂元年為都指揮同知進諫
靖難功封奉天胡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歲

祿一千石世襲八年薨孫瑛嗣宣德七年薨子植嗣正
統十四年北征歿無子弟都嗣弘治十七年薨孫鍾嗣

累掌營府加保傅萬曆元年薨孫樹嗣
安鄉伯張興直隸壽州人永樂元年為都指揮同知進諫

靖難功封勳階號襲如遂安歲祿一千石五年薨從子
勇嗣十年薨子安嗣正統十四年薨子恂嗣正德二年

薨孫坤嗣亮子錦嗣
榮昌伯陳賢直隸壽州人永樂元年為都督餉事追諡靖

難功封勳階號襲如遂安歲祿一千石十三年薨子智
嗣生棄父趾失爵為指揮使

永新伯許成不知何許人永樂三年為都督同知以登謀
殺駙馬梅殷者功封奉天胡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歲祿一千三百石流爵子孫世襲指揮使永樂
十五年薨

建平伯高福陝西咸陽人父仕文為都督同知以征交趾
戰歿永樂六年追封福嗣爵為奉天胡衛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二百石二十二年薨子遂嗣
宣德五年薨弟進嗣亮無子從子震嗣亮無子國除

廣寧伯劉榮初仍故父名江直隸甯遠人永樂十七年為
左都督鎮遼東以破獲功封奉天胡衛宣力武臣特進

夢觀大夫柱國唐微一千二百石世襲十八年薨子滿
 嗣宣德九年薨無子弟安嗣成化七年薨兄子權嗣十
 五年薨安子璠仍嗣伯弘治二年薨子信嗣嘉靖元年
 薨從子泰嗣二十六年薨子允中嗣萬曆元年薨子嗣
 德嗣
 恭順伯吳允誠襲人降附為左都督永樂十年以獲叛
 者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十六年薨子克忠嗣
 永順伯薛瑄直隸順天昌平人永樂十八年為都督同知
 兼管造功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正統四年北征陣亡子補嗣成化十二年薨
 子勳嗣正德六年薨子璽嗣為指揮使
 忠安伯金玉直隸合肥人從靖難永樂十八年為中軍都
 督食事以督營造功封勳階榮祿如永順祿八百石十
 九年薨
 武進伯朱瑄山東沂州沂水人永樂二十年為都督食事
 以北征功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歲祿一千二百石世襲洪熙元年薨子冕嗣正統十四
 年陣亡子瑛嗣天順四年薨子雲嗣成化九年薨無子
 弟寡嗣弘治二年薨子潔嗣正德三年薨子本嗣十二
 年薨無子叔江嗣嘉靖九年薨無子弟海嗣二十七年
 薨子承勳嗣萬曆元年薨子世璽嗣

仁宗皇帝封榮考
 保定伯梁銘河南汝陽人永樂三十二年為都督同知以
 宿將及東官舊恩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宣德八年薨
 子瑄嗣
 忠勤伯李賢直隸蔚州人初侍藩邸為左都督洪熙元年
 封祿一千石流竄是年薨子順嗣指揮食事
 宣宗皇帝封榮考
 廣義伯吳管者鞏人洪熙元年為都督食事以北征功
 封薨子玘嗣景泰七年薨從弟琮嗣成化四年生淑滿
 四歲薨成
 清平伯吳成原本名賈瑄遼東人洪熙元年為都督食事以
 從征功封祿一千一百石世襲孫瑛嗣伯爵景泰元
 年薨子璽嗣成化十四年薨無子從弟琮嗣弘治十四
 年薨子傑嗣嘉靖十年薨子家方嗣萬曆四年薨子國
 乾嗣
 崇信伯費瑄定遠人宣德元年為左都督鎮井關以宿將
 及却虜功封祿一千石三年薨子釗嗣天順四年薨子
 淮嗣弘治十一年薨子柱嗣嘉靖九年薨子棣嗣十七
 年薨子燁嗣三十三年薨子坤嗣四十二年薨子甲金
 嗣
 寧伯李英陝西西安人父興哥俱虜帥宣德四年為都
 督同知以平番寇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弘治九年

夫伯天賜元年詔以伯天賜為都督同知以從平漢康人功封祿八百石流爵正統六年薨子英為指揮使

秦伯伯勝定山後人宣德四年為都督同知以戰功封祿八百石流爵正統五年薨子福為指揮使

順義伯金順是刺人本名阿魯哥失里降附宣德四年為右都督以戰功封祿八百石流爵八年薨子恩為指揮使

○英宗皇帝兩朝封榮者
封祿一千石流爵九年薨子英為指揮使

定西伯蔣貴正統三年為右都督以破西虜榮兒只伯功封祿一千三百石

寧遠伯任禮河南彰德人正統三年為左都督以征西虜朵兒只伯功封祿一千二百石流爵十二年加恩世襲成化元年薨子壽嗣為寧夏總兵討滿四失利論戍子私為指揮使

修武伯沈德滁州人正統元年為左都督以營宮殿功封祿一千一百石世襲七年薨子榮嗣十四年從駕北征陣歿子輝嗣祿三百石成化元年薨子祺嗣二十

寧伯嗣廣直隸丹徒人正統六年為左都督鎮宣府以宿將積戰功封一千一百石九年薨子章為指揮使上宣力武臣

川功封初為推誠宣力武臣歲祿一千二百石景泰元年薨以平苗夷功增祿四百石世襲天順元年接徐有貞倒表奉天翔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四年薨子瑞嗣成化七年薨子添嗣十五年薨子雲嗣正德九年薨子

○英宗皇帝兩朝封榮者
封祿一千一百石十四年從駕北征陣歿特子瑞嗣

寧伯蔣信故把台忠勇王金忠甥正統九年為右都督以戰功封祿一千一百石十四年北征陷虜薨歸後爵祿五年薨特子子善嗣弘治中薨無子國除

移遠伯亮河南淇縣人正統九年為右都督以勦流河寇功封祿一千石十一年薨子驥為指揮使

定襄伯郭登直隸臨淮人景泰元年為左都督大同總兵以破虜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天順元年薨為都督

金事八年復爵成化八年薨繼子嵩嗣十四年薨子泰

守伯朱謙河南夏邑人景泰元年爲都督同知鎮守宣
 府以破虜功封祿一千二百世襲二年子永嗣
 懷柔伯施聚北直隸通州人景泰三年爲左都督鎮守遼
 東以宿將有戰功封祿一千二百石天順二年子世襲
 六年亮子榮嗣成化元年亮子鑑嗣弘治八年亮子瑄
 嗣嘉靖八年亮子瑄嗣嘉靖十五年亮子壽嗣三十四
 年亮子嵩嗣隆慶三年亮子光祖嗣
 南李錦毛福嘉河南祥符人本降虜景泰三年以都督同
 知繼苗寇功封祿一千石世襲天順二年亮子榮嗣成
 化六年亮子文嗣弘治六年亮孫良嗣嘉靖十九年亮
 子重嗣三十四年亮無子弟邦器嗣四十年亮無子
 弟國器嗣
 南和伯方瑛全椒人景泰五年以左都督平苗功封祿
 千石世襲亮子毅嗣天順六年削爵成化七年卒子嘉
 祥嗣嘉靖十年亮子東嗣三十八年亮子炳嗣亮無子
 弟輝嗣
 鎮濟伯楊善順天大興人天順元年爲左都御史以迎駕
 復辟功封奉天都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
 夫柱國歲祿一千二百石世襲二年亮子宗嗣成化元
 年降爲知攝下同知
 懷柔伯董興吉隸長垣人天順元年爲右都督以迎駕復
 辟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成化元年仍爲右都督十

一年卒
 又安伯張銳英國公輔弟天順元年爲右都督以迎駕復
 辟功封祿一千三百石六年亮子鑑嗣成化元年章爲
 指揮
 豐澤伯曹義直隸儀真人天順元年爲左都督鎮遼東以
 宿將獲策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四年亮孫振嗣弘
 治三年亮子愷嗣嘉靖五年亮子棟嗣六年亮無子弟
 松嗣三十九年亮文炳嗣
 武功伯徐有貞直隸長洲人天順元年爲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以迎駕復辟功封奉天都運推臣宣力守正文臣
 特進亮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一百石世襲武功衛指揮
 使亮年卒亮祿金滿四年赦開成化八年卒
 武強伯楊能治隸六合人天順元年爲右都督鎮守大同
 以破虜功封祿一千石四年亮無子弟倫爲指揮使
 高陽伯李文陝西商鞅人天順元年爲右都督以征虜功
 封祿一千石四年亮爲都督倉事年
 宣城伯衛顥直隸華亭人天順元年爲左都督以迎駕復
 辟功封祿一千一百石世襲四年以而征功弗奪成化
 二年增祿一百石弘治十一年亮子璋嗣正德十二年
 亮子諱嗣嘉靖三十五年亮子守正嗣隆慶二年亮子
 國本嗣
 懷柔伯董聚大直隸祥符人天順元年爲左都督以迎駕

後孫功固祿一千二百石世襲五年諱反族誅國除
寧伯焦禮山後人天順元年為左都督鎮守遼東以宿
將及殺虜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七年嘉祿嘉祿成
化八年嘉祿後嗣弘治十三年嘉祿子洪嗣正德五年嘉
第洵嗣十四年嘉祿從子棟嗣三十六年嘉祿子文耀嗣
彰武伯楊信直隸六令人洪之從子天順二年以右都督
巡殺破北虜功封祿一千石八年再以戰功予世襲成
化十三年嘉祿子理嗣弘治二年嘉祿子質嗣嘉祿十七年
嘉祿子樞嗣四十一年嘉祿子炳嗣今為總帥歷任大將軍
曆十五年嘉祿子世襲嗣

○憲宗皇帝封榮考

寧安伯和勇祖太師和寧王阿魯台父阿卜俺只降為右
都督成化九年為巡擊將軍右都督以兩廣功封祿一
千一百石流爵十二年嘉祿子忠為錦衣衛指揮使
伏羌伯毛忠陝西涼州人本降虜成化三年為右都督以
征西番功封祿千石流爵四年以征滿四陣殲世襲孫
銳嗣嘉祿二年嘉祿子江嗣十二年嘉祿子第漢嗣三十
年嘉祿子桓嗣三十七年嘉祿子登嗣
順義伯羅秉忠降胡少州左都督困即來子成化四年為
右都督以平蠻功封祿一千石流爵十六年嘉祿子珍為
指揮使
右都督伯劉慶者縣人太監劉永誠從子成化七年為左都

督以迎終戰功封祿一千石九年再以功予世襲十年
嘉祿子祿嗣十一年嘉祿福嗣弘治十四年嘉祿子岳嗣嘉
祿六年嘉祿從子文嗣十七年嘉祿子良嗣三十一年嘉祿
子叔城嗣隆慶四年嘉祿子應元嗣
寧伯李慶河南陽人成化十二年為右都督湖廣總
兵以平盜功封祿一千石流爵十四年嘉祿二十年復貴
弘治五年嘉祿子孫為指揮使
寧伯王越直隸澤縣人成化十六年由太子太保左都
御史以威寧海功封奉天朔遷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十七年復以
進光祿大夫柱國歲祿四百石十八年再以功增祿五十石十九
年嘉祿子治七年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起總督十一
年嘉祿子子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寧伯趙勝遷安人成化十九年為左都督以修京城功
封祿一千石流爵二十三年嘉祿孫鑑為指揮使

○世宗皇帝封榮考

新建伯王守仁浙江餘姚人正德十六年為南京兵部尚
書以論平寧王功封奉天朔遷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石世襲孫總帥南征嘉祿
八年嘉祿世襲隆慶二年子正倫嗣萬曆四年嘉祿子承
嗣
嘉祿皇帝封榮考

李成洪遼東鉅野衛人萬曆六年田璉東總兵太
保左都督以破東虜功封奉天副運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歲祿八百石八年復以功世襲十年
加祿百石十一年再加百石尋兩加五十石

○文臣拔尤考

國初文臣最著者莫如

弘文館學士宋濂浦江人辭元主召遂隱龍門山著書序
子濂太祖召至江陵以不嗜殺人為勸因蒙知遇洪武
二年除翰林院學士以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
為禮部主事五年擢太子贊善大夫嘗勸帝讀大學衍
義及漢武嗜神仙尚武功為武帝嘉納之九年除翰林

學士承旨知制誥修國史謂之曰朕起布衣為天子卿
自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世世與國同休不亦
美乎十年致仕賜文綺御製文集皇太子贈衣二襲上
諭曰卿忠可貴金石故以是賜明年入朝上慰勞數四
因曰卿純臣哉四夷皆知卿名卿宜自愛其見敬重如
此平生內誠外恕一出於正不事主產田宅尤篤於倫
品處家庭皆可為法貽財不肯苟取日本遣使齎百金
求文却不受酷好詩書以山水文籍自娛所著有潛溪
集龍門子無相謬語云

史中丞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庠子歲與劉基宋濂葉琛
並被徵召初安行殺戮罪重章曰臣聞古語有云

淮寧推浙江按察司僉事按察使宋思顏等坐法糾連
溢上曰朕素知溢守法毋恐溢因得脫累立戰功上謂
曰溢雖儒臣父子宜力平定諸寇功不在諸將後因問
征閩方略溢條陳便宜卒有功效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
兼太子贊善大夫上視杜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怒泉
俱罪且不測溢進曰風雨連朝無足為怪即體官失儀
皇上誠教自足昭格願賜寬上為之解顏及從海道
出征屢乞終養不許及三上章始允溢哀毀兼作二年
喪性最孝友外若和緩至臨大事事是非不避權勢必
盡忠於理遇事敢言善回人主意談笑如張於無遺

韓機學士王捷字子充義烏人元政亂避居書千餘言時
相嫌其切直隱青嶺山著書戊戌歲徵召中書省祿廣
略機務上每稱子充而不名辛丑遣平江西領上覽之
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
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授江南提舉司校理累遷起居
注出同知南康府事

上即位召入議禮改漳州府通判上新天永命既召修元
史兼繫訓職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付制兼國史院編
修官韓明經達理吾開導人主入召對殿庭必賜坐從
容宴語云

韓英教大學士吳伯宗以國朝州州中狀元賜賜

指禮部外郎時胡惟庸用事伯宗不肯附庸因中傷之謫居陽伯宗上書諸時政固言惟庸專恣不法將甚則切上覽奏即召還賜衣紗奉使安南得馴象方物以歸及還講中官陳正心誠意之說明年改翰林典籍上製十題命賦遂援筆立就詞甚峻潔上稱才子賜銀金錦衣後因忤旨貶陝西教授至淮安召還為翰林檢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命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明年參事弟仲宣譯薦人詞連公復為檢討連年卒雅性溫醇博學能文所著有南宮使安成均玉堂集云

父淵閣大學士朱善字備萬豐城人十歲能文其祖甚喜之及壯以經學授徒元末兵起隱居鄉里事繼母孝洪武八年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連年奏對失序諫教違東略無愷色日獻詩文尋放還鄉日改訂皇極經世十七年一思用老成召授翰林特詔明年奉旨授文禮閣陞文淵閣大學士連疾請歸卒前一夕星墜于屋而公遂謝世

大學士文恪公宋誨父壽卿仕元封公諡忠肅諡承家教性持重不苟笑語雖為貴介公子而孜孜親師取友學益該博洪武十三年徵除國子助教嘗侍上為文渾健古雅及授翰林學士上幸太學召為碑文俟文淵閣大學士會太學成學從日衆師生相許教尼不行上命公自文淵閣遷祭酒公嚴謹繩墨身言並教養食學

廟一時士皆化焉上御制詞樂公謂其累天人之性一仲尼之誠至以尚父賜周概之后以病老還中使諒問又召其子驤侍養及卒遣官致祭年八十諡文恪

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廖國徵州新安人元舉茂材官至學士兼御史甲辰太祖兵下武昌見上授國子博士吳元年以翰林侍制遷直學士上諭之曰翰林為文但取通達街達時務無事浮誇即如孔明出師表何嘗離刻然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何用過求為同拜曰誠如聖諭洪武四年陞吏部尚書六年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因請編大明日曆及皇明實訓云

國子監祭酒周凱臨海人博學能文洪武初薦修元史授太子書專除翰林三年起陞禮部尚書奏請選人專任東宮罷兼職上曰朕以廷臣有才望無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恐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若江充事可鑑今今府省臺官兼東宮官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同心不亦善乎五年陞詹事府有會要記成時政及起居注記言動宜令其有府各置朔圓簿錄聖旨及時政候會要編類為書上從之出為湖廣參政致仕八年召為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自稱討久道人尋竟坐罪公貪性過人才為學博為文浩蕩不見苦難初遇吳楚文多激越中更亂離隱遁一兼

須知院凡部今封爵顯碑碑性性命公為之故公文

重盛傳於世云

翰林院學士劉三吾茶陵人嘗應廣西及王師下廣而遂

歸茶陵洪武十七年廷政使茹常薦徵至老矣應對詳

慎上喜除左贊善歷陞翰林學士公博學通經史文章

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審議懿文太子薨上意在

大器問三吾對曰皇孫年當世適之子子及孫承適統

統即立燕王置泰晉三王何地土領之遂立建文君

孫太孫十八年三月上省躬錄二十三年授晉世子

禮部尚書為吏部侍郎侯庸勅降國子博士朱義復學

士六年以清趙勉為戶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

又復學士上殿表箋多說詞命公及右贊善王俊華操

定領天下尋暴卒

刑部尚書開濟洛陽人嘗自比賈誼洪武十四年御史大

夫安然薦公有治才名權為刑部尚書未幾遂命為員

尚書公勤敏有為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情

最動息上喜賜第又立為六科以試各郡邑秀才首以

經明行修次工習文辭次通曉四書次人品俊秀次言

有條理次捷達治道上一一從之性喜教養有才辨凡

事無大小果其計裁決者俱待公判畫以故最得士親

信公亦益自奮勵他部事無不理焉人忌其才高又見

出使公議事漸遠赴瀕公

祖教授前翰林院纂修官胡翰金華人幼而穎敏嘗博

中拾銀若干緡坐候選者而還為父奇之益督以學博

覽經史交結名士過廣川弔董生謁曲阜拜孔子墓西

歸及四方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而皇駐兵金

陵聘先生遂赴焉會以金華民藉田出兵者先生曰

此豈不習操戈藉以為兵徒費糜粟耳上嘉納之授儒

州教授洪武己酉奉旨纂修元史賜白金文幣以歸素

嗜山水泉石晚歲卜居三洞之上幅巾短杖徜徉終日

閑適

京闕大學士吳憲父師道為元國子博士沉博學善屬

文為翰林學士以疾解職武十二年應授翰林

侍制後以應對失旨左遷縣學教諭未行致翰院典籍

仍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二卷言敬天忠君

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上奇之因命為序時撰千家

姓為表進未幾考功致志奉降侍舊尋改國子博士十

九年秋致仕公嘗言孔子封王為非禮自是以後布政

使更貢國子祭酒丘濬其兄與公皆同云

除禮部尚書陳遇自劾歸學貫串經史元至正中授温州

教授以元綱不振遂弄官歸閑居一室編其名曰靜說

先生閱世亂每風興焚香叩天願早生仁聖以活生靈

太祖拔金陵待御史泰元之薦公有輔翼才即日召見

與語大悅禮待極厚先生所著名目特錄

三幸其弟令之官輒辭上問供國營民大計先生以不
殊授入簿敘任賢爲對除翰林學士同辭又奉密命偕
中官趙信往視浙江還奏稱旨命爲禮部侍郎又辭遂
疾上遣醫來賜錦被及愈入謝上稱爲君子者三除禮
部尚書又辭自是不強以職每召見賜坐侍食談說經
史古今成敗孝弟仁慈事群臣以遇議者力爲解上諒
其誠諭曰卿老不欲仕有子今帶刀衛朕先生以子切
辭孝年七十有二賜祭加東國器及賜命葬鍾山
翰林文學博士方孝孺台州寧海人聰穎絕倫尤善屬文
見其籍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慕之八呼爲小韓子宋濂
見其文大加賞與洪武壬戌以吳淞薦上詔孫京師上使
人觀之見其舉動端整謂皇太子曰此壯士也當老其
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上曰此異人也吾不能用盤
爲子孫光輔太平足矣還歸杜門著述會仇家得罪辭
連孝孺有司籍其家械赴闕下上立命釋之已而家
益窘嘗絕糧處之泰然受徒石鐘山若將終身洪武二
十五年復徵之上方重刑罰以其志在教化謂左右曰
今非用孝孺時乃除爲漢中府學教授建文帝卽位召
爲翰林院文學博士直文淵閣改官名易制度規書居
多三十五年六月靖難兵至金陵建文君潛逃成祖卽
位詔召之三降詔而居不以衰絰見成祖怒曰何爲者
此皆諸日吾弟已出矣得不得之服束絰許成祖怒起

曰汝不屈我乎孝孺曰死卽死耳何貴爲汝屈哉成祖
大怒命割其舌孝孺大罵不已且以相染舌之血書燕
賊二字成祖怒甚繫之獄竟族誅妻鄭氏與諸子尤自
松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母族林彥清妻族鄭原
吉門生廖鏞林嘉猷皆坐誅先是蜀王嘗詔孝孺賜號
正學所著書甚多惟遜志齋集行于世云
都察院副都御史練安字子寧洪武十八年進士及第入
對言朝廷用人徇其名不求其實小善遽進而小過遽
棄以有限人才供無窮誅殺此非聖世所宜有也上嘉
納之後翰林修撰仍以吏部侍郎改御史臺副都御史
與鄭國政增難師起子寧疏書國公李景隆觀望不忠
請斬之不報孝孺之善周是修直史蕭周道疏極用事者
將罪之子寧曰國事至此尚不惜人言顧所論吾遇有
無何如耳遂釋修等不論文皇帝卽位召子寧責問之
不屈而死親族以下徙死者數十百人或言建文臣不
順天命請追戮之帝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又語學士
楊榮曰子寧若在朕當用之後百年同知王佐褒其文
名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立祠祀之新淦新淦
峽江人士各爭子寧爲鄉人立祠祀之其教慕高諒有
如此云
三案御史曾鳳韶吉安廬陵人登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學
案第于燕不屈成祖公正大統召之不應命判血書憤

詞子襟詞曰生居廢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至繡衣之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合天下地下而不愧乎天祥遂自刎而死其妻劉氏亦自經云

翰林修撰王叔英台州黃山人博學有氣節自少以孝行稱如漢陽縣有惠政嘗遇旱度禱不放遂絕食天大雨復祈晴遂霽累官翰林修撰拱靖難兵至金陵公守廣德州募兵入援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着絕命辭其家人曰人生寄世間忠孝莫先全嗟子事君父自有多過終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其空在案對之不能語遂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表表其忠死有陽關周

果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踪遠難繼有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遂自縊妻劉氏亦自縊而二女赴井死焉

衡府紀善周德字是修少孤立學明詩經舉宣丘縣學訓導入見高皇帝帝權為周府奉祠正改衡府紀善預纂修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衆極折之蛇不為動請難師訓金川門宮中焚燎明日先生雷音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大神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年四十有九文皇帝登極有言是修不顧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

有詩集義等書

浙江按察使王良河南人登進士官至按察使靖難師既入京公慟哭誓以死從會使召之公執使者下獄堂上收諸師印携歸解與其妻決妻先自投于池良遂舉火與家人同赴火死

華蓋殿大學士文貞公楊士奇泰和人建文初廷臣薦充翰林編纂官時魏後改編修入直文淵閣陞侍讀公有經濟才廉辭寡懿文學蘊藉獻陳立隆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歲山東憂疾十分之五公與李慶呂震不務上輒從公言偏公孤立曲為調劑一日上謂侍臣

曰袁與卿輩繩然糾譯錄章惟士奇封入五疏章朝政無闕生民果安乎諸臣皆謝詔公及奉公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謫愚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賜公員一印上崩景陵即位公首定南北取士法上華朝臣食爵位者其甚劇觀因薦親位上議赦諸請與傷田租上問楊榮是富對曰若論從征知邊將才否墨匪險易及虜情順逆臣等皆不及上笑公數諫上微行後果獲二盜賜金綺七年乞方面郡守聽三品以上京官及裕按薦用犯賊連生又乞極刑之家有賢多予十官以省冒濫即位冲年昭皇后臨朝委任公公乞屯田以省冒濫又乞開經筵簡特從加少師正統四年乞致仕

宣書展墓通歸數年間災變頻仍每切修省期通慎獄
休養生民又能嚴最百司推薦才傑公卿清果頗稱得
人及辛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公
身歿大學士文敏公楊榮建安人建文二年舉進士爲
翰林編修靖難後七臣入內閣公少年最銳敏是時內
難初平危疑未戢公內承顧問外剛政務稽察文事日
無虛晷七年英邊公及湖廣金幼孜危行脫脫不花來
歸公至甘肅受降及三殿災上便宜十二事上大漸
親幸太子至即位改元洪熙隆太常卿進太子少傅謹
身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支三條明年上崩公急迎太
子于南京入即位 裕陵即世進少保五年英墓至武
林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敏歷相四朝經畫三帝山陵
累從出塞屢受道旨撫順討逆勦勦萬里運籌贊險折
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
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祿厚財豐驍顯罪
既貴顯賢愚皆歸心焉
武英殿大學士文定公楊溥建文二年舉進士爲翰林編
修靖難後侍東宮東宮觀漢書稱秩稱之對曰釋之該
賢非 帝寬仁亦未得行其志因類編文帝事以獻東
官大悅時二王乃中東宮官僚多得罪永樂十二年公
與芮善王愷陳善俱下獄公在被諫書不報永陵所
諫公獄陞翰林學士又

德六年冬上坐文華殿三樓此特諭以祖宗積德累善
篤生 太祖太宗及我 皇 躬親勉勵圖 無遠云尋陞禮部尚書兼
詩擢之座上朝夕覽觀勉勵圖 無遠云尋陞禮部尚書兼
學士 裕陵即位 昭皇后 臨朝復入內閣乞早開經
筵預擇諱官及選官中左右侍從之人油漆本源源成
德性 昭皇后 一日后召三楊及張輔胡濙諫曰嗣
君冲年幼等幸併力同心共安社稷又召公前曰 先
帝無念知忠履形愁雲不謂今日復得見卿公伏地泣
左右皆悲愴后又顧上曰此五臣三朝簡任皇帝萬
幾宜與五臣共理正統四年宣宗錄成進少保兼武英
殿學士六年昭皇后崩十一年公卒年七十五贈太師
諡文定公夙真淳實操性直剛不尚機警無榮惡厚至
議政決疑與諸大臣爭可否或有躁心浮氣公能含已
從人略無係咎
自贊曰貧可以爲學而理或未明時可以行遁而存
有不至緬懷古人夙夜惟厲而莫及焉嗚呼老夫三
楊學士者謂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增太師
泰和楊文貞公士奇少師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贈太師建安楊文敏公榮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贈太師石首楊文定公溥三公歷事五朝位居
台鼎不容無述
武英殿大學上文達公李善宣 德八年舉進士才藝有聲

沉潜好學 裕陵初上疏言帝王之道理一分殊處有
差等乞減黜官月俸 景泰初立上正本十策天順元
年入內閣兼翰林學士山東饑請發內帑金三十萬兩
賑之時石曹奸橫 上密諭輔臣抑其干請會御史楊
瑄劾二人上欲大用瑄二凶意出內閣哭訴上前上不
得已下武功伯及公詔獄是日大風拔木 上悟釋公
調福建參政瀕解 上顧王黜政吏部左侍郎學士璫
月進尚書二年領春坊事三年早坐誅 上聞公逆復
事對曰此輩貪富貴非為社稷計萬一景泰先薨奈何
天下人心歸嚮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與民休息今
為此輩十壞七八上悚然詔革奪門功賜公第五年虜
卒來入雲中塞至雁門明年虜又入河面塞公薦將師
顏彪等調兵食量上五事善邊江南北大水請下寬恤
之詔加太子少保 茂陵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
會火異屢見請出宮入簡近習成化二年外艱詔起復
公上道中所見軍民利病八事又言祖宗創業垂統官
禁甚嚴內外閑密內帑充積無得妄費逆有嘗所無起
離宮賜有常度無開侍穴願垂省覽是年冬卒贈大師
諡文達公恭莊端重練達政務不屑為小廉曲謹政務
在九卿議擬不相侵奪薦用耿九疇軒輅 年富王竑
李東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諸大吏文武
皆得其人他若止江祀之刑葬出達族人也

謹身殿大學士文毅公商榷淳安人鄉試會試殿試皆第一

一爲翰林修撰十四年景帝監國入內閣陞侍讀明年

八月上皇還京陞學士三年兵部左侍郎兼奉坊學

士太常少卿京帝不豫太監與安問公云何公曰今

上乃章皇帝子當復立章皇帝孫它非所當立疏未達

石亨章迎上皇復位亨素忌公中坐死奏上內批除

名公去久不得召成化二年召復入內閣首疏入事動

政納諫諸將材飾邊備筆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

勵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四年議慈懿皇太后喪禮

得稍泰廟是年彗星見言官劾公力求退正允陞兵

部尚書兼學士八年上弭災七事崇正道謹命今親賢

臣慎賞罰勵官守恤軍民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

文淵大學士上召見語及監國事公言景泰有社稷功

當復帝號公因請立皇子東官先是悼恭太子薨

上憂念已知西宮有子育於貴妃皇子之母因病別居

久不得見公請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育朝夕

接見庶幾母子之情懼朝野之論遂命擬皇子名皇子

母薨得肅淑妃立東官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十三年

建玉皇閣上疏請停造進護身大學士會黑青見條八

事曰借符券禁死好求直言理免

關隘增兵糾巡巡撫汪直開面嚴羅

伺察大忌并條巡直十罪上立命

楊華童與事議公不安請老陞少

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文毅

孫繼皇曰宋朝舉三元者三人而汝朝惟商毅公官

至內閣秩一品事業爲時名臣豈非山川之盛致然

耶自是而後惟福建泉州李廷機公鄉試中解元會

試中會元廷試中榜眼亦庶幾商毅之亞云

謹身殿大學士文義公高穀永樂十三年進士擢翰林

吉士中書舍人正統五年爲侍講學士入內閣英宗北

狩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兼翰林學士廣敷請使迎

上皇廷議不能決舍人趙榮請往公壯之解金帶贈焉

又言泰迎禮宜厚會有監選衆校匿名書公所袖入

朝上聞詰問公曰得自臣所送恐累公自縛跪下

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立懷獻爲太子加公太

子太傅薦陳詢楊鼎兄日講官王文入閣與公相稱教

公視南畿災尋還朝力救都給事林聰七年進少傅大

學士謹身殿閣臣以子不得鄉舉許考官劉儼上令公

覆試裕陵復辟致仕歸家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

曩事者輒不應年贈太保謚文義公官居台鼎家業蕭

然巨廬厝田僅足衣食其方敦端靖潔廉無私有次臣

風文敏姚燮曰高公鯁直不同時是有守始以學士侍經筵入內閣輔政致改爲國恪持公論景泰閣力主遷使迎鑾之東天順初歸老于家益人臣進足門道始終不渝者也

贈文淵閣大學士文憲公彭時字弘道安福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歷官翰林侍讀十四年入內閣以忤旨罷天順元年復入內閣時上嘗用南陽每名對亦嘗詔公公持正或至色爭議定不相嫌南陽亦推重公歸求聞達怙寵中傷南陽上曰主賢專用時內臣詆訐公曩然曰李公有經濟才胡遂至此力辯其誣河南衛官張橫凌人刺事者誣謀反獄成公持不可竟治其寃百口

口茂陵卽位先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尋進兵部尚書成化二年歸省還朝明年宣府地震疏陳六事實錄成道官保兼文淵大學士四年孝莊太后崩公言宜從合葬禮秋葬星見時儲位久虛公懇乞修省乞言中正名均愛以薦繼嗣又言大臣進退宜斷自聖衷不可專委苟近五年冬無雪疏言近光祿貢薪城內抽分指冠大甚而獻赤玉者停估增直竊取府庫伏望經筵以惠生民進吏部尚書七年冬裴復見上言政教如罷佛事議令命更延納重刑罰受直言漸有官獄皇庄七事大監制永成沒有軍功乞贖伯顏力沮得寢再引平不十一年陞少保卒贈太傅諡文獻公資稟既異充養

年問散種溫休休好善衆謙舒劉終歲未嘗空言非美不妄取人

慶道甫曰予親可記乃見文憲公之賢非若李文達之多智也及讀國史謂時端愼嚴密外和內明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文憲公劉定之天資絕倫書過目成誦父嘗竄其文爲曰此子八面受敵之才正統九年進士第三名授翰林編修四年京師大水上十事景帝卽位又上言十事成化二年南陽卒內閣乏人上用公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一日傳旨命製九霄詩公頃刻成四句七言詩百首以進上大奇之三年進工部侍郎兼前翰林學士尋改禮部公在閣時進客麻皆國家大計

部尚書諡文憲公博學能文性尤孝友微時聚族貧賤既仕分祿自其菲惡色溫氣和與物無忤居官謙讓直言略無阻忌名重天下云
文莊公丘濬號壘山天資過人孤貧力學以景泰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益務博覽群書爲文平易順暢成化元年爲侍讀修英宗實錄濬陞學士內觀服闋還職五年陞翰林學士十三年爲國子祭酒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掌監事嚴立師道綜理詳密泰陵卽位上大學衍義補上喜陞尚書禮部掌詹事時年七十矣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入

內閣上時政勸帝以敬天法祖體驗身心雷情政治七年陞少保改尚書戶部大學士武英殿公母以寬大敦上心忠厚安士習平順正文體經濟數人材更張立治休上嘉納之三原在吏部持正不寬何人公不說誣許三原以故臺諫又勸公公乞老未允卒贈太傅諡文莊公選學精思遠謀石畫明習國家庶政不肯諂媚上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論衆論難以辨博洽其說所著有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李的等書

文靖公徐鴻景泰五年進士授修撰歷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弘治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七年加少傅吏部尚書進身殿入

年命撰三清樂章率同官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非禮也班于衆章皇極義制不可黷亂且初設文淵李士命講經論史培養本源獨正闕失非謂其阿諛取容也上嘉納十年三月上坐文華殿召公及對李謝三公至殿取諸司題奏付公等每一疏上必云與先生輩議公等擬批答上上覽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應手疾書畧無疑滯公等懼不能稱上意是日見上天質明霄聖心仁厚大喜自是不復召公目昔乞休卒年七十二贈太師諡文靖公嘗置義田八百畝以贍族

文和公劉瑄正統十三年進士由鹿吉士歷官至禮部尚書大學士公素鄙薄爲安時對客罵安負國無耻安憤恨指以飛語假借優以中傷之二十一年公致仕卒贈太保諡文和公義安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秉初議迎變成化初議

書皇居喪禮末年論除左道密政呂言卒定儲位有大臣風節在經筵最有毅小人多怨凡所建白人鮮知者上雅重之且親表度其鄉人向化嘉靖初立昭賢祠祀公

文靖公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天順四年進士由編修歷諭德殿學士少詹事泰陵卽位陞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四年進尚書文淵大學士在翰林讀書累次及入閣益鍊習國憲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上方

勵精召公及李謝至文華殿平臺履閣議大政如吳一賞張天祥獄

客皇后陵殿殿禮進退營府公侯伯災異去醫大臣皆上前稱可否公確正見者稍遲李敏進謝方賓三人同心輔政時人語曰李公詳劉公斷謝公允侃侃云

文正公謝遷字子喬餘姚縣人成化十一年進士由修撰陞右諭德又陞左庶子兼翰林侍讀弘治四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受去八年與長沙內閣又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十六年加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十八年加太傅 泰陵大漸入受
顧命 康陵即位奄瑾專政公不得其職正德元年乞
致仕去成化弘治間翰林殿華最著吳文定與公二人
一時並負公輔之望吳以憂去公入內閣十餘年號能
持正文定竟不得入內閣公數言文定於洛陽曰吾去
且用之未晚公曰吾豈私原薄耶顧科第年齒望實皆
先子越在此慚焉故言之而公終不聽耶正德初天變
輔皆上疏自劾公求去不得復上疏薦文定及王文恪
自代遂與洛陽並致仕嘉靖初遣使存問六年春復召
入內閣尋進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明年三月乞歸十
一月卒年八十贈太傅諡文正

卷之三

七

文恪公王鏊成化十一年舉進士授翰林編修弘治初陞
侍講實錄成陞諭德八年陞侍講學士試士兩宮專尚
經術陰奇者屏去文恪一變十一年陞少詹事兼侍講
學士十三年陞吏部右侍郎十六年夏去正德元年復
除侍郎兼學士會災異謝還求退薦為公是時八奄導上
遊御中外洵戶部韓文率諸大臣伏闕請誅八奄上怒
召諸大臣相視莫敢發言公對曰八人不去亂本
不除竟不能去瑾入司禮監首逐韓文繼逐劉謝欲引
焦芳入閣廷議推公公遂與芳同入相時瑾方威鎮士
類公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而殺之吾尚何顏於此
遂欲置韓文於死地又欲置他事中劉謝公前後力救

得免瑾又欲殺劉大夏坐激發士官罪死公曰士官素
叛何為激發瑾又惡楊文襄謂衆違太費公曰楊總制
高才偉略為國修邊豈可以公為罪瑾見公開誠與言
亦強聽公言共專事煇炳瑾憚日甚公無可奈何四年
夏力求去瑾念公相作又輒發怒欲中傷公公備樞杜
門瑾敗得免嘉靖初遣行入存問后與論歲願起公未
及起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諡文恪公器度宏深問學充
賅有識譽為文春密爾雅議論數暢開居戶力學避
遠權貴人莫能視其面所有震澤長語文集等書
文正公李東陽少而奇穎景帝命肄京庠天順八年舉進
士調庶吉士繼授編修轉侍講進侍講學士明年克東

官諱讀官夏去弘治二年遷左庶子以次遷至文淵閣
大學士入內閣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十七年祀闕里還上時政疏十八年上不豫入
突縣命 康陵即位加少詹事太子太傅正德元年上
不親政公與劉健謝遷上疏曰先帝顧命惟德以陛下
為記適者地動天鳴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未
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交易易始盡憂在民生國
計若罔聞知事涉于不幸貴戚卑不可破或自從中出
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政易若誰顧命之名不盡
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之何不報又陳政令十失加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葬蓋殿大學士二年進

擅權益甚高卿崔璠御史兼理工事張傳皆誣執
荷校長安門公力救得成還內苑御和獵歌上疏諫止
三年給事張奎御史張或忤璠尚枝公疏救巡撫楊一
清逮繫至公又力救是夏有提匾名文書疏理罪者座
怒群臣悉治獄公又力救五年早上疏四事會張永澄
理奸伏誅論功加特進左柱國七年流賊數十萬殘破
半天下賊就平論功加廢公一子錦衣指揮拜上以京
軍不習戰陣欲更調之軍公諫不聽之休卒年七十贈
太師諡文正慧悟風成文章流麗代言數奏明暢爾雅
又能獎進才荷推挽殷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泰陵
務勸康陵時保獲善類清謹弗踰休休不事敗歸卿
寺人顧思之

文肅公劉忠以成化十四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歷侍講
侍讀學士時國家無事翰林李東陽程敏政章以文藝
交遊有聲摩公獨沉默正德二年陞南京禮部侍郎進
尚書明年改南京吏部公性峻行方操舍一介不苟得
惡士人競趨自處常遇執貴人力抑之以故久在南京
名更隱若多俛仰瓦舍公獨毅然持現撫寧趙國器更
廣名籍詭冒者千人焦方知為公賢五年瑾傳旨召入
翰林比至相見又不喜業已召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
士掌詹事府事專諸勅瑾誅始入內閣時張永繼用事
公公益持重永遣其黨廖鵬來謂公不加寵永不悅公

在門僅三月乞致仕不許累進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公輒進諫言貴倖益不悅正德六
年瑾辭疾強起知貢舉尋乞省墓上忽召長沙至暖閣
摘錄中語言欲罷公長沙力解公即陛辭去嘉靖初存
問卒贈太保諡文肅

文忠公楊廷和新都人歷官至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又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七年加少師轉華蓋殿十
一年憂去服闋梁文康靖上遣行人起公復入內閣康
陵崩內外危疑公擔戴凶奸奉 敬皇后旨導
祖訓迎 世宗入繼大統救封公伯彝不受一品十二
載者續進太傅贈勅皇禮部公辭太傅力辭大禮去削

籍子慎進士第一亦以論杖闕下請成雲南公初讀書
日以奉計長于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于當代事章條
件人才政蹟遠防阨塞軍伍錢役糞壤遠邇心耳濡
如月歷周旋而指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裕如也居家
儉素不遷羣役畱心清物榮學士攬修邑城置義田

文襄公楊一清入歲景奇童入翰林成化八年進士中書
舍人出提學陝西陞大常卿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薦陞
副都御史正德二年公總制三邊時劉瑾惡公遠詔鞫
長沙力救得釋兵部薦欲土用公不果五年安化王反
宣夏召公總制陝西各路用軍川大 不悅 公
入 已 貴 公與永觀間論事公欲發而止者三未

間曰河陽公曰公仇越已捕外賊不足憂矣顧內賊方
橫且未除公能不為寒心乎永矢色曰內賊誰也公
遂促席手畫璽字永曰彼日夜在上傍且親信技討
矣奈何公曰此易耳顧無能為公畫策者公亦天子
信幸臣公班師入京請上問諸軍夏事上必就問公
錡傷微并述乘亂取國殺謀不軌大亂將起上英武必
大怒瑾瑾誅柄用公公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
載三人爾萬一不信以死繼之得請遂行母禍禍不潛
踵永勃然曰永何惜餘年不報主上乎已而永如公策
謀理召公吏部尚書中原益起上平賊十一策賊乎加
少保兼太子太保入內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進武英
殿旋致仕嘉靖四年虜寇關隴走公兵部尚書兼憲職
提督陝西軍務未幾召入內閣首薦起謝還費宏遂請
老加少師改華蓋殿上念公老朝朔望八年公計去張
桂霍船劫之上不問則籍明年卒繼孫元振詔請復官
公生而隱官貌類時人學博才雄嘗調停慶慶濟務尤
曉暢邊事羽檄有午一夕十疏口指指校中機宜又
好汲引人人或已顯揚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爭
趨其門二十七年贈太保諡文襄

文忠公張孝初名璽年四十七始舉嘉靖元年進士時
上以與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
有文忠之平決公乃上書云上以與世子入繼 武皇帝

非繼 武宗廟也今以復 武宗則第以復 孝宗
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 獻帝弗考而考 孝宗侯
獻帝有子而無子 皇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是
年冬授南京刑部主事三年再上疏 上召與昇廷議
竟如公說陞翰林學士四年進廟議陞詹事兼學士五
年陞兵部右侍郎轉左進謁廟議及奉安獻皇帝神主
儀六年兼翰林學士進大禮要略修明倫大典是年八
月詔訊李福達獄署都察院事尋陞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賜 記二曰忠良貞一曰輔弼遠得登疏官
事公遂奏革鎮守內臣清勘皇親莊田七年加太子太
保辭遂加少保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
傅吏部尚書禮部尚書大學生子四代諸官一子公建議
請嚴宣諭杜私誼重制誅平濫職定服制又應制陳言
曰審裁奪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條 上日事經筵
作教一箴及五箴註皆發之公八年敕重修大明會典
是年與桂文襄不相能八月降敕諭百官並勒致仕公
至天津召還九年有四郊之役知營建事務修祀像成典
進郊祀議又請供古立九壇以廣儲嗣又正孔子祀云
疏請更名上改名孝教字懋恭十年雷震五門面岸致
仕無何召還三月如兼太子太師進華蓋殿八月又致
仕十二年四月召還十三年加少師命有司作實錄稱
十四年病乞致仕明年上使錦衣千戶視疾且促還朝

至廣州疾作歸又三年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諡文忠

惠安公幼歲于源澤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為兵科給事

永樂元年秋以素封稱言陞戶科都給事中以上公

忠實可託遂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建文

君踪跡特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導孝順事實當成俾

公以此勸勵天下就跡無不到於湖廣最久十四年內

親起為禮部右侍郎明年巡江浙二十一下延均臺還

朝上駐宣府公馳夜上謁上就寢聞公至被衣急起

召入勞公賜坐與語公言無慮上欣納之旋始藉太子

監國藩王謀奪嫡造飛語命公往察公至以所見七事

省諷教孝謹密疏以聞太子即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

南京宋義閣章奏是公所上密疏深嘉其忠俄上崩景

陵即位復禮部左侍郎兼職如故來朝雷行在禮部宣

德敗元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閣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

恭靖二錄章是秋召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從還尋兼

詹事六年兼行在戶部事聖節賜公詩一章及面陽

寒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裕陵即位益敬禮公失

行在禮部印自劾上不問改給九年乞致仕不允十四

年北征雷守京師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幾

言上皇蒙塵已久宜即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

明年正旦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

允三年以太子太傅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太子太

師是年十一月己巳上皇薨壽節公乞今百官拜

不許又明年上皇復位力疾入一見請老去遣子長

寧來謝上念公屢請朝廷安門忠愍授長寧宮錦衣世

鎮撫卒年八十九公平易寬和廉靜恭慈自奉簡薄與

居有常才猷宏遠體典刑經筵井然不亂國家大議

與諸閣老相可否必執正論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部

貢舉未嘗疾言遺色人皆知為君子長者所養有芝軒

集律身規鑑行于世

左春坊大學士解縉字縉紳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

是歲吉士上封事論時政萬言上覽之喜公年少有

才志諸大臣皆忌之上數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潛忌

公得 上意乞改公御史達 上公在臺嘗為王國用

草諫書雪韓國公為唐徽所疾又為夏長文作劾都御

史袁太疏太切齒恨公又贈時直言竟坐深文得罪且

不測 上憐公召對優慰諭賜銀曰汝歸且讀書十

年著述冠帶來廷又命公修正元史刪定禮經凡例公

歸家八年 上召來奔喪有司劾公違詔奔喪請河州

衛又建文元年召入翰林待詔時繫後召公與黃淮備

顧問遂命居內閣未幾又召湖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

楊榮西公侍讀學士七人分直文淵閣永樂初重作

高廟時建文總裁官上議建儲公稱世子仁孝天人歸

心以尊奉嫡自古成祖逾年冊世子為太子建公翰林

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議頗洩高煦大恨欲殺公時
用兵交趾公力言不必伐上出公為廣西參議率至
剛奏公怨望改交趾永樂八年入奏事南京高煦密疏
言公因上出塞遠觀儲君無人臣禮上怒逮公并至
剛下獄十三年正月卒獄中公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
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過聖明名動天下脫羅讒害中
道天關不盡其用其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隨于
心苟可用力盡意為之篤于詩書及名賢之後吾引拔
士類襟宇闊略不屑屑細故一而表裏洞達絕崖岬人樂
親之求文翰者日輻輳與之無倦文雄勁奇古新意壘
出故事高處逼于長退之詩家宏豐雖似李杜書小指
明人物考卷之三

主

主

文簡公黃進以洪武三十年奉進士為中書舍人靖難後
訪問政務稱旨命公與解縉公御榻左側顧問內閣掌
制勅又選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璉與同事直文淵閣
秋陞編修進侍讀上議建公曰立嫡以長萬世正
法上是公言立東宮陞左中書五年陞右春坊大學
士兼侍讀進講東宮大孫立之兼輔太孫六年命襄義
金忠面劾及留學上稱太仁厚舊法四人輔太子
明年上北巡又明年上征討長沙李法良及太子遣
豐城營恭討之漢庶人忌沮太子謂彬公侍太子卒遣
彬歸法良十一行上謂彬公復謂舊人日依

李始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傅八年十二月生公奉表此
上不赦逮詔獄凡十年獄中有必從集自省錄 駭陸
即位出獄陞少保戶部尚書 陵大漸太子在南京
未至深憐卒禍中外洵洵而楊公佐鄭襲二王監國
僭太子至公憂危嗷血宣德元年漢庶人反公留佐二
王監國班師始還第二年秋公上賜葬父來謝
賜遊西苑比辭又宴太液池明年聖節復來上喜賜
宴 景陵廟公奔美逾月辭歸正統十四年卒年八十
三諡文簡

文靖公金善字幼孜新淦人建文元年進士授戶科給事
靖難後入內閣改檢討數月陞侍講時翰林坊局巨日
明人物考卷之三

主

主

進講經閣書士奇閱易廣閣詩公閱春秋因上春秋直
指三卷七年與楊榮胡廣扈從北八年從上征虜上歷
指所過山川諫公記之十二年復從北征十四年還南
京明年扈從北京十八年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
士復連歲扈從北征次開平上曰朕夢神人語朕上帝
好生者三何祥也公力請班師上曰善遂次榆木川上
賓天東楊南討公留中軍護喪太子即位陞大學士
賜銀圖書洪熙元年時法司論死罪多寃上命臨決
必三大學士會議奏公如律例多平反未幾還省毋毋
卒 景陵起公服中為總裁官修兩朝實錄明年持節
出寧夏冊慶府兩郡王紀還上對事從上延邊度

鳴山上曰唐太宗征遼嘗度此山公對曰太宗尋悔是役以故建憫忠閣至宣府還宣撫六年卒贈少保諡文靖公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不肖伐善爭名爲文和平寬綽類其人

父穆公胡廣廬陵人進文二年公以進士第一爲翰林修撰長陵入正大統性侍講尋改侍讀陞右庶子五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十二年十一月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前職又三年得疾且劇上使醫來問疾尋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獻陵嗣位加贈少師諡祭厚贈其家還遼二聖恩何盛也公居官敬慎在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爲本未嘗及人過每

于制勅視草必具可否以聞力陳封禪非禮諫治遼閭奸黨其衆泰坊也小心盡誠多所裨益兩考京畿解試四爲廷試讀卷官鑒別公明素勅修高麗實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總裁志在於植名教獎善類永嘗一比匪人人或毀公上不之信公處榮祿未嘗一日忘山林幽淡閒遠之趣公退閑戶讀書賦詩而已著有

念義公憲義初名聖己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嘗言一日上問汝憲叔後平頌首謝不敢上御書義字賜公易名達文即位陞吏部右侍郎靖難後陞尚書代張統時盡改建文諸例公從容爲上言損益貴適

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上喜公忠實信其言永樂

二年兼詹事七年巡北征佐太子兼國諸王及遠夷奏請詣行在所除悉啓太子處分公熟于典故達政體不動數年事賴以濟十七年父喪歸起復明年從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赦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公與給事馬俊巡應天問民疾苦考察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二十年上北征還坐東宮事與而陽係獄尋釋獻陵即位預政議進公少保兼尚書歷進少師賜公銀圖書未幾又制塞忠貞印賜公宣德三年秋從巡遼還上顧塞少師老不欲煩以事教公報吏部務朝夕備顧問明年夏郭進代公尚書又賜公忠厚寬弘銀章一七

年今有司治第八年進一品九年賜宴禮部後一年辛年七十二贈太師諡忠定公爲人孝友質實和厚簡靜事君有誠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爲乞乞必歸於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之憂退朝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陰被其利云

憲靖公夏原吉湘陰人洪武庚午領鄉薦入太學遂擢戶部主事陞戶部右侍郎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各勸民隱公明寬大人咸悅服長陵入正大統轉左憲陞戶部尚書蘇松諸郡大水公往治水患乃息而撫

建北京樞密院命公知選入入用 長陵北巡公
扈從歲餘駕征北虜 皇太子孫璉守北京命公輔導庶
事修舉京師肅然北京宣徽成公奉勅詔 皇太子及
皇長孫千南京十九年上從征虜公力諫許旨能官
獻陵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公以母喪辭不允加少
保立東宮又加太子少傅賜銀章一未幾 獻陵崩
景陵嗣位公以舊輔尤重阿注公亦孜孜惟謹龍輿日
盛賜舍私負翰圖書明年扈從巡邊還 上念公春秋
高賜勅嘉勞命簡職務朝夕備顧問兩朝實錄成賜白
金羅綺明日入財署歸得悉愛特遣太師謚忠靖公天
性孝友與人交久而敬平故人在患難平周給之德
人人物考 卷之三

舉徵而心報未嘗存怨惡心接人溫然處事善善以而
惡惡矩矱宇前深門廊不見涯淡在上前所言必歸仁
厚臨政必酌大體益有陰令其德者當時掌財賦以愛
人節用為先酌大體略煩苛以故數與大役供餉贍給
而民不繻髮雖憫無矯飾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皆
靖公君子長者云

學士沈慶天資敦實博涉經史 洪武中舉文學弗就 文
皇帝初臨御命為翰林典藉 上覽公書稱善一切大
制作必命公書日侍清閒賞賜優渥子弟皆官之由典
籍陞檢討修撰侍講宣德初遷翰林學士年踰七十
帝教壯不允九年卒年七十 祭葬給驛歸喪公考

身靜不附權貴士論高之開殿閣戶焚香鳴琴賦詩以
自樂德宇澄澹風韻蕭散所耽唯載籍法書名畫花料
奇石居人韻士至必具饌歌奕愈度修然者有滇南楊
隨筆錄云

文清公薛瑄字德溫河津人幼能賦詩長讀周程張朱書
遂焚前作尊心性理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九年進士
擢御史正統初王振問三楊吾鄉誰可為大臣者皆薦
公召為大理少卿三楊私公一見振公曰安有受官朝
而拜恩私門耶振聞憾公誣以棄律出罪人竟坐公死
係獄公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仲救免歸田十四年程
信薦起為大理丞分守北門樂虜景泰四年秋召還京
人人物考 卷之三

為大理卿 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薛瑄石專用主遂引疾致仕去四方從學者日衆
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發諸義出處大節
光明俊偉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以誠其言平易不
為奇辭之說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純篤著讀書錄二十
卷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諡文清

文懿公呂原字達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未冠時已博
洽通經史父景州學官原不克慕家貧力學郡言無
奇之補弟子員發解浙江明年成進士第二選翰林侍
讀與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馮陳文李治商榷劉俊等
習制誥于東閣十四年罷初改通政左參議仍基

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書）用知制誥公朝會
衣青袍亨笑曰何為先生易（詩）公不答未幾岳正暨公
列上石曹雖狀上番中曹石（詩）訓上岳去岳公公與李
賢同在內閣李公通達見（書）立斷公守正謹恪精濟之
將修一統志克總裁官母平去通景川政立歸合葬載
舟中極哀毀病抵家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公資性
渾厚容貌端偉在內閣六年清操不苟取于性儉約身
無統緒篋中惟紗衣幾糲分祿贈宗人清心寡慾無
隱過至老點點不侈于常舉順天官南太常卿

文肅公岳正字季方號家泉畿內郭縣人二十一領鄉薦
正統戊辰進士第三名授編修孝奉三年遷左贊書天

順元年召對稱旨入內閣參預機務時石守曹吉祥勢

方張公岳極言於上且退而面諭導之使為保全計二

指雖陽諂中實節之未幾造乘諸謂正貫直諫君父不

數日內批降公欽州同知公過家辭母憂數日兵部尚

書陳汝言二人職還者中公外事遂諸徵考掠誦成

肅州鎮夷所未及行李鐸都督克寧公虛四年石生法

錄明年曹又誅上恩公言辭工伍於歸田後陵即

住謀復公官吏部擬調南京上曰曹克經廷官未幾南

陽欲薦公南國干祭酒公不應意者偽為公勸南陽章

示高陽遂大疑公成化元年始准公張寧高兵部清黃

官不習性與化知府公至仕為刀民事操利權典修水

利積數出羨餘補助民役稱賢守宰三年求朝乞致仕
家居越三載卒嘉靖中贈太常卿諡文肅公偉貌修髯
言論灑灑動循矩度文章節氣名滿四海居孝家第交
友有終始之誼抱負經濟屹屹不肯下人有古豪傑風
曹石事或議其迂又曰未信而諫直應曰渠謂我諫官
耶我道當如是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即言無
礙府以故奇公者雖多忌者亦眾云

侍講學士程敏政字克勤成化二年進士少時讀書一月
數行下以奇童薦入翰林入仕益攻學問弘治十一年

召至京以太常卿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侍東宮又
明年主考禮部給事中奉詔劾敏政凌會試題黨進士

付金錢無數同考官林廷玉復疏可疑六事上遂治午
前敏政素負時名不能忍辱下人朋輩要洋人亦幸

敏政敗污去不可起復不復相左方敏政竟奪職點
案于唐而等十餘人敏政逾年憂復卒敏政著述尚本

實建白傳經義議論英發出人頭地世宗初永嘉建白
多採用之

文定公吳寬為諸生時有文行負重望登成化八年進士

第一歷翰林奉坊唐事侍康陵東宮選講閣雅詳明意

存規諷弘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議葬廟禮先是成

化四年孝莊皇后崩中外籍籍言周太后萬歲後葬裕

陵祭儀廟禮皆如邇至是諡稱孝莊皇后與存莊同顯臣

覺其誤未顯言如禮官議不決上再詔廷臣議公時掌詹事托家議臣曰魯頌姜源閭宮春秋考仲子之官皆別廟漢唐皆然至宋始有並稱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姁仁宗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為法眾議是之議上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公位曰尚眾望相用忌者沮之公益中遇生平歷宦兩為吏部侍郎充修實錄副總裁領詔教內閣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平贈太子大保諡文定公忠信宏厚廉請方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遠跡權勢

卷之三

三

翰林修撰舒勞運賢人初生時人聞空中呼狀元姓舒勿責稟奏異十二歲時關寫依人賦郭守祝公奇之薦補諸生督學蔡虛齋試藝官選正德丁卯中鄉試丁丑進士授翰林修撰庚寅武廟北狩上隆聖孝疏奉上草服疏反復數千言諫諭切至已卯南巡幸同院官伏闕懇疏罪則閣中杖斃死出福建市舶提舉卒已世宗立召復官運還內外艱時以疾卒年四十四先生生平主貞氣剛毅所遺責者實欠勇若當喪為文章宕遠不窮所著有易問太極通義釋義周禮定本等書至於律曆象數古今名物無不洞究精微惜也天奪之速而竟愛阮以終有志者每為之長嘆云

卷之三

四

翰林待詔文璧字微明八歲歲時諳又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父溫州守林獨異之曰兒早晚成無害也既長就外塾穎異挺發日記數百言為邑諸生文日進年十六溫州公以病報先生為廢食振臂而馳至則浸三日矣痛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察合數百金為溫州公贖先生固辭不受因曰勞苦諸公派欲以生汗遊者久之掌度人者泮基先生名貽書及金幣聘為使者及門而先生聲疾亟臥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士何寧竟以反敗尚書李克嗣撫吳中薦先生而先生益以久次官貢至京超授翰林待詔翰林楊慎貴佐吏部辟惠名能博精負一世才以得下上先生為幸大司寇林俊尤重之先生為待詔可二年修國史待經廷歲時上尊慈帝所得恩賜甚厚然居恒邑邑不自得上疏乞歸先生歸社門不復與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履常滿然所與從諸獨書生故人于屬其他即郡國守相連綺宦商賈人不能博先生一赫號而先生所最慎藩邸其所紀不宜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固家法也為詩傳情而發頗秀妍雅出入柳惲州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達意時治歐陽虞陵書法無所不規歐陽率更眉山薛章海岳抵掌睥睨而小楷又精絕在山陰父子間八分入鐘太傅雲龍手而所不論也其書遊戲得象外理置之越興與倪元鎮黃子文至不知左右疾且對而好

施周入之急見以為變深自表而待入溫然無少長無
政使至九十猶嬰髮不衣海內習知文先生名久幾以
為異代人嘉靖已未年卒所著有甫田集行于世

忠襄公郭資洪武十八年進士為廣西士戶部主事曉練

錢穀聲譽頓起陞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敗北平參議上

言弊政陞參政不數月進布政使請劾大振靖兵起

公獻策防禦已而留侍 獻陵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

夜并備輯睦兵李轉給饋餉盡心瘁力不畏強禦靖難

後陞戶部尚書 上曰資朕蕭何也時建北京軍民初

安而官司諸費冗濫嘗以樽節恒下為務深見信用永

樂十九年巡行營建百費並與昔公調度 獻陵即位

立東宮以公兼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適足疾賜杖給

手條致仕復其家宣德三年夏公報部務明年召公以

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朝參公愈感激效忠雖邪黨身

兩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僚屬有吏莫不敬懼焉滿考賜

宴禮部將以敕書督公如歲寒松柏相愈老愈勁其優厚

如此以疾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諡忠襄公受眷三朝

屢登八座廉介動履剛果有為自始仕至老視國如家

天所施為毅然自任不畏疆禦未嘗避怨科害與人辨

論屢屢見於辭色而推之於政略無害人毫物之心誠

國家忠謹直亮輔弼之臣也

建安張翥曰惟公之生吾國才外庶郡蓋冠金

憲臺風猷宏振紀綱秩秩出參大藩政典弊凡所設
施算無遺策顯命薦臨特拜方伯赫赫 太宗休養而
與命公居守撫民躬兵既正大位嘉公勞績進位尚書
厚其養錫公愈飭勵經國如家訪諮弗恒恩寵疊嘉
仁宗嗣位進位師臣俾休于家憂施以恩 皇上繼統
養公者舊詔復任事維公忠貞秉所共知維公勳業顯
著于時

工部尚書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為山面按

察倉庫坐事左遷主事戊午夏建文初授陝西命事又

坐事除員外靖難後依陞禮部右侍郎進年轉左永樂

二年尚書工部時營北京取材川蜀七年奉委伐山通

進深入險阻時下乾嘉公勞蹟九年治漕河已入蜀

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蒙江西

明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番舟十九年造黃舟公初治

開盡用濟 郎金純都督周長修復會通河置十五

信圖京與興安符 人主東及滾黃河故通用侍郎張

深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第一於寧陽築壩城

場遇洪水盡入漕河用御史許堪築自是提漕京師罷

海運公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公剛果質直有經濟

才馭下稍嚴以故事亦易集洪熙初賜葬祭正德初賜

祠會進河上

吏部尚書郭璉永樂中為郎官

初為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四年代安嘉為行在吏部尚書上諭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為朕擇才昨郎中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經任者必勸於咨訪有得即錄故官不乏才呂蒙正交發薦允文材館錄慎留意正統元年除公尺籍時進士至賢入選公試以嘉禾詩奇賢輔相材拔驗封主事未幾累擢大臣皆欲引去公曰主上冲年吾輩當先朝簡任受付托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遷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若臣愚義如此眾是公言疏上蓋諸大臣七年請老公在吏部兼銓十四年名不及塞然深廉樸實不用

洋漢為內閣所使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意美公金忠少廉慨有大志及靖難兵起以布衣入見具言象大事當以人材為急上悅授署紀善日侍帷幄管理戎務署長吏郎真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為兵部尚書公博覽史集議論河懸諸位未定上密問歷數古昔通弊事對上喜賜公大鑰且命以講議佐太子公侍監國時勸起孝統為文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殿夢福福臨諸天日而已或謂諸廷臣及宮僚過者上令公察察公退數頓首再三為白無此事朝廷下寬宥他日即如人言臣且連生以故金鑰諸多公為人謹靜無與人交愛無為所動凡事

稱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或闕誤引為已過不遺片善

不念舊惡餘倖周位鄉族卒贈少師諡忠襄子達子為檢討改都給事中長臣副使忠宣公黃福字如錫昌人也鄉貢士為清源主簿有惠政丞舉動職才識明敏洪武中論大計上奇之三十一年起陞工部右侍郎增辦後陞左尋陞尚書公親民如子勞不安輯驅動不倦又勸還字中朝士達謫至者咸見溫恤兵民咸悅嘗奏欣附中官馬馴怙恩肆虐公數裁抑驛驛誣公有異志上察其妄不問前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文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元年獻劄交趾反時洽以兵部尚書代公累奏乞公還撫交人會公

出封親藩即日名選出領交趾藩集泰清事屯田便宜

上出其章示而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華垢封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用正直明果一志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福者今年七十夫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優老之意上曰然改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當時諸大臣多依違承順公特正不同以故去南京初陞即位加少保兼贊機務每事先審定付翼城伯李隆隆亦敬信公比視事公不出一語公曰體當如是時以公議復設提督憲臣正統五年卒成化初賜太保諡忠宣秉心正大寡利然天下士大夫無不識其不識知為君子并所聞說所願

已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給族姻屬之室無

百稱

文瑞公王直字行儉泰和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賢蔡等

三十八人爲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公與馮文辭退古

作者召入翰閣書幾密文字授修撰上巡北京留黃

淮楊士奇及公輔道監國再巡急爲憂國陸侍讀學士

立太子陞右庶子兼前職正統六年出部左胡忠安公

八年爲尚書吏部代郭十四年虜犯邊上駕欲親征

公率廷臣諫上不從命留守加太子太保及上兵敗北

景帝立進少傅屢乞遣使奉迎上皇不允景泰元

年上諭大臣絕虜使公言報使便上不悅會于肅怒

公言始釋內臣與安呼曰噤噤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

人乎衆未荅公厲聲曰臣皆王臣惟上是使敢弗行乎

安語塞遣李實使虜三年加公太子太師以何文淵爲

尚書佐公舍人何觀劾公又御史陳綱論劾公請老不

許祔陵復位請老去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文端公

方面備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儉然及殯人

和氣可掬學究才敏詩文精緻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

怠既秉鈐軸益重慎時方面官及廷臣薦舉每居司部

公簡意人才于請願絕奔競之風一息

文忠公王英字時秀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席吉士入翰

林宋徽宗公與王直入內閣書機宣統五年進修撰

扈北巡尋進侍講二十年從征朝至關海還至威廣

鎮上命碎李陵進驛今碑還奏喜曰秀才二十八

人中讀書者耶朕當重爲用正宜宣力勿憚勞苦公因

言虜退幸勿窮追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計秀才直

不欲驕武爾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有聞即奏上駐

師安平鎮軍中有怨言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有其

過稍與恩澤異日必得其死力上喜命兵部李慶給

糧及上晏駕東宮命公與蹇夏西楊等定喪禮議國政

直內閣明年歸省還朝景陵召入便殿諭曰洪武中

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

英慎自勉命入內閣參預中秘裕陵即位克史館總

纂官晉禮部左侍郎兼前職正統八年出禮部事顧

謙會潮江早命祀南鎮公至紹興應時注雨人咸喜曰

侍郎雨也明年京師旱上疏乞加賑恤益修省章請引

年不允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平春秋七

十五證文安次憲公與終文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瞻

尤善草書寬弘樂易豪俊勢達不屑曲於顧直諒好規

人過以故三揚皆不喜公

慈谿陳敬言曰江右推公多出名儒顯宦若宋之晏

殊王安國元之吳澄諸君子其文章名位功業皆炳

然當世而垂耀竹帛者豈偶然哉王翁實蓋諸名山

不相然自入什歷陳通顯不離朝廷四十五年
列聖春過久益不替似又過之矣豈天之生私於
德之人哉抑雅如公之才德自足以致身於青雲之
上耶

上耶
嘉慶公于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官德元平
校御史從計漢唐人上命數廢人罪澤義正廢八流
汗伏地 上喜思用公巡撫江甯平反冤獄五年山西
河南歲 上親書公名陞升在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
公問民疾苦百弊漸剔凡歷十八年十二年復右侍郎
還部十四年秋廢也先入寇上欲親征公與兵部郎壁
力言不可不聽師駐狼山 上北狩京師大震章皇后

卷之二

三

三

立獻王監國憂謙廷勳王據監國有未處分馬順附振
衆怒擊之廷中大譁賴公鎮定即陞兵部尚書加太子
少保時內外注視倚公安危調兵為禦虜城中計是年
九月章皇后以皇太子冲年鄭王親宣宗于年長宜嗣
大統即皇帝位廷尊上為太上皇帝明年改元景泰時
三營精銳盡簡征行留者皆老弱公見上泣曰虜賊將
長驅深入不可不預計宜急遣官募義勇某氏夫更遣
辛練器械等營經理相定十月朔喜寧導也先設
皂還京五日入紫州京師戒嚴待講徐理長言占家倡
義南遷二三大臣依違其間公慟哭言京師天下根本
郊廟社稷後廢百官庶姓公私積聚皆在一動則大勢

盡去宋事可鑒敢言南遷者衆共譁之群心始定公奏
用王通楊善守京城孫堂衛領分兵出戰監以于欽業
盛等官率平楊洪柳河為總兵盡移郭外人入城嚴通
州糧公率先士卒躬環甲冒以恩義諭感激六軍十一
日也先擁衆至城下公及中等統兵出禦虜見我師堅
不可撼喜寧驟也先邀大臣及出議兵索金帛萬萬計
廷前莫夫公曰日本兵知有軍事他非所聞即出德勝門
外閉門對壘約戰以上皇在虜未敢動已謀知 上皇
面移我發大砲擊虜死者萬計也先大沮遁去論功加
少保總督軍移如故公辭不允景泰元年二月公論除
喜寧也先始悔過果遣使請奉 上皇還京 上勅公
毋入勿勞 天之二

三

三

防護京城且謀通使群臣顧望不能決公曰天位已定
誰復異謀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 上
喜從公言九月上皇至京師居南宮三年薦王忠肅公
自遼東召還院是年五月立懷獻太子加太子太傅先
是也先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
葉宗雷福建鄧氏七廣東韋蕭泰各擁衆數萬僭號攻
害嘉瑞變在呼吸公內顧京師外籌邊陲防衛陵
震嚴密 月抗控虜果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入城堡仍
雷貴州藩臬條畫立奏動中機宜儼獨守成相顧驚服
胡濙款兵糾盜悉平口不言功益自斂飭上推誠簡任
環梁朝綱文武大臣面剛進退官庭密務指膝調停清

廉方正一錢不取力還賜第止宿直旁有無嫌妄鄉
數椽僅蔽風雨薄田僅蔽饑饉供饘粥食無兼味衣無絮
帛大端舒良及子等皆憫公不敢撓法相悖事忌公處
辭兵柄公亦辭總督避尊公嘗臥病中官更番來視賜
上供取竹瀝以和藥或言柄用太過上意益堅群情
遂起怨謫益興上病時上方出南內復位尊以奪
門為功誣王文監王誠及公意欲金符進立外藩都衛
史蕭維禎恨王文排已得先入內閣又恨公每抑已故
懷管欲殺公謀反官族徐有貞從上窮言不殺諫今日
之事何年公自知功高隙深延說不復自辯遇害時年
六十籍其家子冕成龍門公死之日天日變陰霾欲
空思切悼枉四海一詞章皇后嗟嘆累日茂陵卽位赦
是還公屍產成化二年復公官遣官致祭弘治三年特
贈太傅諡肅愍皇帝制曰卿以俊偉之器經濟之不
歷事先朝勤勞茂著富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奉
公道而自持為權家之所忌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
實憐其忠特命行人復卿子爵嗚呼哀其死而表其生
一順乎生理屈於前而伸於後允協乎人心
太原王瓊曰正統己巳之變于謙以社稷為重力排
群議退苐練兵坐擁張虜光輔中興厥功非細當時
天下之人皆知其以身佩安危功在社稷而竟莫殺
身凶家之禍于後日哉奈何于公效用之日正小人

側目之秋故事機一變于公于是難免矣程璧璣謂
于公之受誣為注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
法吏之手斯固公論也夫
文莊公華盛字理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
中己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敗事者以謝
天下房退請明賞罰言效勞如孫鑑死事如謝澤韓清
宜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
懲陞都給事中劾于少保德勝之役時北虜方張大臣
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
礪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泥白羊不破則
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難守不
過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郊社生靈何宜急固守宣府居
庸為便會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勅公往視民用安釋景
泰二年上疆灾防患十二事又請于朝三年遷山西
右叅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東薦勸賞獨石等軍務先
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蹙蹙未復到上刊書可與
革者八條次第行之一時品式具備而又于極摘戊
卒不任戰者屯田以給軍中諸費七年外覈去元順二
年召為右叅都御史巡撫兩廣至廣興利革弊左肅心
高令監商入米餉邊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斬首
萬級八年移鎮宣府代李東復修官年言田之法養老
優貧留意風教四年陞公祀部尚書五年改吏部六年

張折內八年止
入河套議城堡
東勝從民耕守其中救公往設方略上
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增兵守險可爲遠圖上從
之九年轉左在吏部奮意人才於實實行議論恒中經
義未幾卒年五十五諡文莊

安福彭時曰公溫雅簡重崇道謹尚名節言動思股
古人居家傳孝友蒞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苟與僚友
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自若去取人先行檢而後才
藝然存心寬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雜客公
退手不釋卷元古辨疑始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
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爲文師歐陽修而功業
人物考卷之三

自期於韓范以范公爲鄉先生尤景慕焉大用未究
而卒惜哉
景毅公程信字夢龍正統七年進士十年遷吏科給事中
景陵即位公監軍宗廟城土五事都督保鏢禦席失利
乞入城公堅持不可船督諸軍在城上設謀爲建樓房
引去景泰元年使蜀乞賑饑民革廟居兩宮時上中興
固本十策天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公太
成化元年起兵部侍郎當是時四川貴州山都軍蠻據
大壩山皆之險叛服不常陞公尚書提督軍務與相城
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公王永寧自右大軍又分

兵會于大壩將士依公方營連破二千餘寨凱旋進大
理卿疾作告老下九七年應詔求言公上兵事可更者
四款可伸者五款
山軒韓合六卿上言利害三十餘
事明年致仕卒知太子少保諡襄毅公才雄氣果沉思
曲算無書不讀倚詩文略不經意而蘊渾可俟所著有
晴洲集子欽政丙戌進士官翰林學士

壽光劉明曰公爲諫官知無不言言必達大體而
惡太甚位兩淮及法司必以敬正輔長官不隱忍坐
以爲賢軍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南京等處議
則斥之曰乃有司之事也故斷不可預征川貴時得
以便宣行事公不爲一人不殺一人而曰刑賞人主
大柄論者以爲獨體又曰此古名臣之言可爲後世
法者今敏政平能昌其大業容可量乎

文襄公周忱字伯器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陞員外郎盡心刑獄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五
年東南財賦繁夥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西南
蘇公辭赴靖王至江南召父老問利病興舉四年秋陞
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乞致仕
請老召還京致仕卒年七十三諡文襄先是胡瑄巡撫
江南用法嚴刻公濟之以寬安撫軍民斟酌便宜更定
稅法與民交貨民甚便之又當時東河清軍與民爭軍
船出官厥民爭期舟又經年往復失策八萬平江伯議

奏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交兌民聞馬草及文武奉
難子轉輸公請立折銀之法正統初淮揚益鹽課公
視撥剩餘米貯揚州鹽場聽兌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
鹽賤官得預鹽民得食米公大濟糧官督船用牛
膠萬船公請以京庫牛皮朽腐者煎膠兵校合用米磨
明查非違歲月不可公令工沃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
海鹽桑梓海塘合役萬夫經三四年費萬計皆出公度
文海竟不為患民百上供及廟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
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給餘米歲不下萬計饋遺往往
不吝各得其歡心江南人至今尸祝之公宇量恢弘才
識通敏莊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辭者雖卑官賤吏破
人勿令與之
云壘新開心訪納性尤機警善畫諸部錢數鉅萬一盈
指無遺算嘗為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
輒按據諸詳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為
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通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
能及

南陽李賢曰周文襄公撫巡南都歷二十二年虛心
訪問善採長謀畫深遠苟可利國利民破格為之
是以蘇松粟欠提糧悉皆完納其定濟農倉也則平
糶勸借以符賑其視災推揚也則撥餘米以給壯丁
公私兩利上下便之北虜跳梁京師戒嚴糧運艱阻
復添募民運數十萬石永造軍器募萬件發運應期

貢賦未嘗稽欠虞事周而且敏大都以便宜從事一
時理財無出其右矣然當時中官王振擅權於公極
重禮之必有所以馴之者

恭定公年富宇大有懷遠人永樂中以吏科給事陞陝西
參政歷郡邑察民隱革糾弊興學勸農尤城廂史正統
九年陞河南布政使撫輯饑民力行節儉也先倭寇陞
左副都御史校督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徵和豪橫廣
屯田民樂更生軍賞必信忤襄垣王公請老不允有美
淮誣公不法請坐郕總兵上非禮于謙上議曰糧宜以
在衣監軍裴度以御史督師我朝近日左都王朝食無
那來學皆坐總兵上准妄言沮軍法宜罪事緣公

景帝曰富公廉朕以邊
倚言中傷公逮詔徵南陽
解建康縣陽南陽貴族為戶部又薦公上曰臣部非年
宣化公於公廉於出中道時陝西督師之八公察
世孫余子僕史部給公侯官乞致仕不允卒年七十歲

亦元公剛正志遠言寡欲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才
時推重云

賢曰九穀在公之遺則利也官與外薦元不
一而歸肅然一室遺詔起公用能是耶保民為心人
公識

錄焦菊兩狀元確次至明人物考卷之三

以上原缺

建隆火雲上無大冠有功加太子太保還臺四年入吏部代益山為尚書請寄不得行五年春致仕公與王玘以剛方為時望在吏部時崔尹為侍郎不拒能謀大臣忌公最多年隆景敏

恭肅公林鶴字一鶴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為御史持大體略細故嘗監試禮部內閣陳循王文子不得舉誣者官劉儼又以公邑子林挺得舉誣還升一公事自得釋天順元年知鎮江府陛辭召見賜食至郡公汲汲興利除害不累前人短未幾改知蘇州務簡靖即有建章必審嚴無三吳人重公名輒有蘇才起陞江西按察使據律平反免獄不恤情討廣德賊賊歷江西左布政

歲餘秦滅民租十五萬領南有警寇急調兵食得無成化六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審訊刑獄必從容調劑極處僚屬內銀云起刑部侍郎年五十清舉出諸卿石畢卒子官公秉禮直義造次必恭傾公餘聞古史臨帖瘦必夜分漏盡即起取下稍簾交遊不苟事母程氏極愛敬為行孝廉君子也嘉靖間贈尚書諡恭肅

文靖公魏驥字仲芳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為松江訓導汲汲造就人材諸生讀書學官夜分焚香問諸生益感數有書三考復留十七年師遠薦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員外轉南太常少卿三辭試在吏部侍郎老辭入年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正統十三年陞尚書

奉初致仕年已七十七矣公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謂公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得立朝願少待公曰吾為無臣宜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循憂愧裕陵復位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不治生產端厚祗慎簡約廉勤頗徑直好別白君子小人權要人不悅性好吟呖矢口適情不求彫飾自齊意未成化間存問遺書子完營墳墓有司請如何葬完敬辭公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平年九十八諡文靖

彭詒曰百年眉壽天官上卿盛德雅望達邇耆稱度內達尊其之權衡謙虛守禮開朴性成好學不厭焉

老精開使臣就問特奏 聖情雖免後事遺世罕聞

文肅公錢鈐字習禮吉水人 才敏力學永樂八年登解江

西會試第十以翰林庶吉士除檢討 上言公有鄉人

惡公者欲構陷公無可指乃指公爲練子寧撫宜坐束

陽上言曰習禮有文學史才願陛下憐察上欣然曰使

練子寧尚在朕且用之况習禮乎公感泣宣德初預修

實錄五年陞侍讀學士正統初賜坐講又進五倫書修

宣廟實錄陞學士七年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

公不設西楊兩揚坐或問公應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楊

閣上上命工部具座禮部欽位次二楊始自內閣坐諸

學士上九年乞致仕不許十年禮部右侍郎兼學士

裏內批用公而陳祁或掌院事武賀公曰吾今且爲有

司又奚賀爲未幾陞高甫皆得陞侍郎入閣公尋兼署

吏部稱疾辭致仕公孝友忠信篤于倫理厚生送死推

財賑難好古秉禮勤有矩則文章論議士類宗仰歸山

十五年八十九年贈文肅公在位三十餘年典文衡者

八請養者二佳時暇日擇勝往遊長篇短章發於歌詠

以揚太平之盛美所著有應制集詞垣集歸田集

泰和王直銘其墓詩曰洲背之山有崔嵬墳是誰所

營武肅令孫公之遊北旌旆于千山靈來瞻風卷雲

舒松木有水驪木有原公之本源人其式旌公每來

歸子孫莫莫詩讀書有永無數惟公世家海內所

聞政事文章亦頗其鄉我與爲文式爲于義 十而

終尚利後嗣公官三品神道有碑我作是詩 日世之

語

思文公李時勉初名懋以字行安福人弘治二年進士少

有大志七歲小學四書皆成誦選庶吉士預修太子實

錄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條上十五事

未義詔擢下獄尋出獄復官 獻陵卽位公有諫疏而

中坐出 上怒至便殿命力士撻之拍其肋幾死明日

改御史又明曰下詔徵宣德元年十月 上恨公言類

屬仁考怒令縛時勉面鞠已又令縛時勉斬西市 上

復憐時勉也直立脫公柱捥復其官預修兩朝實錄陞

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陞祭酒與陳敬宗齊名陳方嚴肅

下公平恕得士太學生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

一新條教變化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

瘞者節縮餐錢力爲贍給皆諸生讀書與寢有時燈光

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守正傾

權公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

忤閣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罪解尋乞致仕去又

明年北狩上疏言觀君子遠小人褒忠節迺還車駕復

仇雪耻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歲化中贈禮部侍

郎諡忠文公文學老成行修著節義足以表俗剛正

足以任事量足以容而忘不可奪

公嘗作北京賦歌曰煌煌帝都今遺錦囊山帶河
今壯以雄天開日明今王氣所鍾旁隆造天今惟帝
之官邸氣授今開溪深鎮夷夏今宣皇風王道平
今四方來同願皇圖之業固歷萬世今無窮○論文
曰夫文章之見重于世以英人而苟非其人雖美而
傳反以爲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
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傍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
陸費亮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
議論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
得而議焉 贊曰於乎劉士浩然正氣博聞有養學
自中秘危言倭行歷事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
士司成如驛我是荷校類代門徒之義歸老于田名

傷風致

父介公劉儼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 茂陵在東宮公爲左春坊大學士充國史總裁已而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公公不爲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公閱之不明取士徇私會詳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楊克落淳名二人因劾公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五等坐公罪重開科試士 上命高文義公覆試諸得舉者朝還高公請奏事門上丑力言二臣之子文亦

可觀顧祥有定額儼等本無罪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府準其子應試王文復疏詳 上不喜曰代王言者以人臣還法論遂已先是盧俊選崇安舉人第一以說藥罪遂縣時人爲之語曰楊文姓名還是楊生名氏京闈貢士明年 裕陵復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公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介公學有沉潛文無險塞取于明潔

樂晚曰公文筆行足任承 爵往往惟龍許權奸不獲致用豈非命耶

父恪公耿稔字好問清惠公子景泰五年進士爲廣吉士除給事中又改翰林檢討是言石亨被御史劾恨情惡則人物云云

年去請公泗州判官改定州成化初召還翰林歷國子司業祭酒勤教諱有恩義時異姓諸侯年幼者習學成均公類古勲戚言行可法者爲書授之十二年陞吏部右侍郎轉左二十二年進尚書清慎公平銓法疏理諸請寄者不便改南京禮部泰陵卽位改南京兵部弘治初召尚書禮部燬喪諸大禮傳經律酌古今行之崇王請朝公請速制勿許而吏由南海貢獨公請却去六年轉吏部代三原加太子太保時諸王出閣選十進士侍讀十進士詣吏部請九年考滿得陞改出王府公以爲例不可公在吏部薦進賢才務協輿論發舉不濟于請斷絕杜塞伴門卽內陞亦封章抗議弘治八年卒贈

太保諡文恪

鄭曉曰公偉幹脩纂望之儼若神明明堂問該治文意雅正冠冕綈紳益世濟其美者且父子清脩不營產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儒相中不易得者

肅公王翹字九皋滄洲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二甲第一改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正註誤選行人宣德元年面楊居陸行在山東道御史謹重達大體歷十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楊善推好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理六年鎮陝面七年東虜被掠吏民師出極北遠東面震動且憾廉陽公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撫遼東十二年破虜有功陞石副都

是時人物

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嘉加太子太保時南蠻寇兩廣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捕朝廷命公總督兩廣軍務明年賊平召還臺命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代三三初公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帛牛酒一塞舊實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還京公久號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至諸將庭參責其玩寇喪師失律當斬一願效死用命得釋公即出巡遼起山海關抵開元治海嘯溝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候千里相望不絕指委公立軍備卒伍嚴購窮之偶配鄉黨人情大悅

塞孤達軍輿輒置綠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較馬牛羊數十萬遂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暖頗得

一戰報主公是年出塞大破虜新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公威望已著諸蠻大懼益推誠諭盜寇止息公常言警戒捕撫各有機宜以故川廣得免緣邊之患公初入吏部公銓註嚴考察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英宗復位罷舊官條公上疏乞致仕南陽言于上曰王朝廉謹老成吏部非此人不可乃不聽其去任用益篤已而南陽被議公力言其浮實可用以故南陽復被寵任焉上進退大臣時時召公面可否稱公先生憂乞休不允一茂陵卽位免公兩雪朝參恩禮

中八

侵遼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忠肅公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陽厲憂勤仰思待且居第三十餘年不改于舊且善知人大武大吏如施聚焦禮范信取九疇年富李秉程信皆公薦用賈賊雖橫亦不能加害焉

南陽李文達曰阜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欲援而殺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彭惠安贊曰概舉五朝始終若一為國元老為士矜式官躋一品壽踰八旬推今較古如公幾人淡然無欲不識煙而况苞苴其我敢施古稀三不惑于公見之矣

子監祭酒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
庶吉士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公與焉 上時試其
文行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明習法律練達時
政永樂十二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史館預重
修 高皇帝成政翰林侍講獻北京賦平胡頌及爲
善陰陽頌十七年奉御雲見甘霖除獻聖德瑞應頌是
冬甘露降于 孝陵松柏復獻頌又獻龍馬祥麟
子駒虞賦肉艱去宣德貳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及成
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公客儀端整步履有定
則人望之起敬又居大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
革舊習自屬諸生進學成德政今肅於朝廷公以是得名
集明人物考卷之四

亦以是致怨僉僉生徒懷忿訟公法司請逮理周文襄
曰蓋疏中雪印爲屬州辭或轉報公驚曰得無詐君不
果上事亦竟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
南監從公學上從之鼎至監清慎力學修行後仕至戶
部尚書公善飲嘗飲襄城伯李隆所雖酩酊言兒儼然
不亂私嚴好禮類如此公劉正介潔不見喜愠撓之不
亂淫之愈清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公獨
久不調竟歸如是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
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家居不輕出入被
其容接莫不與起別號清菴居士天順三年卒壽八十

彭惠安公贊曰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顧然
無累抑抑德聞人望知畏詞林重經下其進退然有
古廉於公作配

莊毅公王竑字公度江夏人成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
正直剛毅有經濟才爲戶部給事中鄰王監國初坐午
門視朝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
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惇順有目此正奸臣當重
誅百官批殺順又索毛王二長隨監國爲擊死是冬虜
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退虜京師戒嚴公上言虜去
不大挫必至宜急爲戰守計勿遂爲無事陞食都御
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險陞軍政一新又能愈以
大義感動人心北門屹然尋病遂京景泰三年總漕淮
上三年兼巡撫清理極法賑濟饑民勅巡河御史王岷
貪濫議成開平會災傷四年上疏勸帝遣君子退小人
又必省刑罰而上累欽旨財用而抑貢獻 上嘉納之
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薦公陞副都御史仍進
淮安 上皇復辟陞浙江泰政尋除南天順五年卒求
寇陝西我兵擊賊京師曹賊反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
公視師會屠逆輩淮上成行惠被嚴望益重 茂陵
卽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公守正嫉邪人知嚴憚不
能盡行其志三閏月請老去正德中謫莊毅
彭詒贊曰於惟姦臣實能誅主首碎子庭歌斯舞

侃侃黃門潭澤馬府風力厲戰威略銳虎惟健孝成

乃國翼羽乃當急流完名歸處

陳建曰公劉毅豪俊尚氣樂義所當爲嘗往直隸主

世人豪哉

忠毅公王驥宇尚德東鹿人永樂四年進士拜兵科給事

中劉正政言使山西奏竊徐藩盜池虧課二十餘萬民

困以蘇尋改山西按察副使理冤獄最盜風紀振肅

入尹順天宣德二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越九載還尚

書練達兵政得大臣休正統二年虜寇甘涼命公而延

與便宜教公至積閣達備知軍今廢弛謂日集衆棘門

詢平日畏敵而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即斬以徇

軍容懷因問戍兵定更革減餘虜入莊浪公遣兵援

以方略敗之又遣副將蔣貴率精騎出擊敗虜衆於石

城公計虜勢猖獗不一大擄川無以示威與都督任禮

分道出塞交攻轉戰二千餘里俘虜人畜數千上勞

奏晉寧大理寺卿還京六年雲南麓川思任發叛命公

督諸軍征之時方盛夏暑熱難進兵公曰賊毒吾民行可

緩手敢阻軍者斬至金齒部分三道以進抵上江夾攻

三日不下因風縱火焚賊砦斬首五萬餘級賊首皆遁

又移兵討寧郎羅凱進討靖遠伯朱熾思任發自張司

復及公稱督軍往取之麓川宣慰司設隘川宣撫司

是年秋面延軍夏其涼廣聞風畏避不敢近塞十三年

賊孽思機發復據孟養梁公入督軍至金沙江賊堅

撫面毋拒我公潛渡破之苗富盡備海王公克征蠻將

軍討之獲俘獻京師南夷悉平增祿百石今世其裔是

泰初敗南京兵部三年飛天順元年復兼兵部尚書尋

請老卒年八十三贈侯諡忠毅公天資沉毅識重宏偉

有文武長才遇事剴果劇繁治劇不以爲難行師征討

用法言明而料敵制勝雖老于軍旅者有不及故所至

殲能成功及其晚節保身全名守以謙虛而忠愛之心

始終如一誠一代偉人也

彭時曰於惟王公挺主冀土河教李堂才兼文武早

遊藝苑被服書詩乃登黃甲給事環閣流譽萬葉踐

敵中外爰陟司馬式儀有位雍容殿陛正笏垂紳手

提樞軸清辭化鈞視師三邊程典戎佐兵將力齊虜

聞震處其有狼噬輒獮以兵鼓強悍弱而北以罕惟

帝念功官賞是懋外爵疏封寵延先後入文出武幾

乎無倫名昭宇宙允爲元臣

端毅公王恕天順四年官至河南左布政使安輯流穴解

散盜賊成化元年陞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豪華

殲殺人獲渠魁餘悉解散時襄陽盜起劉千斤等作亂

內難復起會總兵朱永討平之流民復業建祠祀公四

年巡撫河南關而賑災均賦焚廉抑貪明年陞南京刑

部侍郎十三年運右都明年理南臺繼政兵尚巡撫江
南賑食理免全活萬計公以近日貢賦擾民疎乞召還
繼造入論中官王敬奇暴上從之三十年轉南京兵部
加太子少保分會員外林俊經歷張繼言事得非公力救
之侍郎馬顯乞致仕內批公名落官保致仕是時天下
無事內則宣戚外則關部各引私黨壅清顯及汪直李
孜省內外交結得進退大臣甘心依附惟公著節
不撓泰茂郎位召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公薦楊
守陳彭韶張悅周經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
重執政忠王徽黃伯昭賀欽道直如周漢祁順並
皆薦用博野在內閣每持公公直已不屈兩科勸博野
入閣博野遂貶南科官知州劉榮御史李真以忤
薦公入閣博野遂貶南科官知州劉榮御史李真以忤
言下獄公力解內批高祿通政參議徐生太監院判公
言非制違上意乞休不允內閣滋不悅謂公好名公以
不得其職連疏乞休弘治六年時璉臺忌公為御璉劉
文泰神疏指斥公公亦疏辨後遂致仕卒年九十三贈
太師諡端毅

海鹽鄭曉曰公仕宦四十餘年諫疏百餘上皆忠直
剴切憂民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
諫如汲長孺惠民如鄒子產晚年尤考論著述理會
問學可謂老而彌篤者

文敏公姚廷宇大章潮陰人正德戊午鄉舉壬戌會試

第一與孝龍同登進士擢吏科給事中言修德舉賢選
風憲立訟法略八事甲子內艱服闋復舊任會慶受累
數言樂廣方略 鄭王監國議即真公懷德有方景泰
元年起陞南京刑部三年改南禮部華表雲南考察官
吏四年還朝舊禮部 上不嫌群情洵洵禮官方具議
立東宮 上皇已復辟謂公南京刑部未幾召還禮部
天順二年南陽屬政吏部時王鄒為家宰選用人才資
公為歲七年選禮部尚書 上顧公議度又奏對都雅
喜之茂陵即位率群臣上恩難難戒逸欲重名節數
事成化四年疏請謹小星萬品之分以肅百男之慶
孝皇后崩議合葬禮又議祈禱禮 上以孝廟太后故
輒報坐公疏言先帝治命錢后與表合葬書內闕無忘
朕言此綢常大事臣等不忍誤朝廷又率有官伏文華
殿門哭諫頓首再三請太后竟從百官議五年代崔恭
為吏部七年滿九載加大子少保是時屢有災變公力
陳薦遭侵異禍亂將起疚心危論其 上感悟因乞鑒
不許未幾平賊少保諡文敏公資儀山立議論河懸雄
才偉度遇事立斷奏誘后進振拔濟濟南意所交誠不
避親戚成化初言土不死事大臣王佐鄭瑄皆乞諡如
公請識者謂公可屬大事如周勃吾應變成務如姬崇
世以為知言

安撫彭特寶曰山川間氣生名賢才高意廣氣浩哉

讀書下筆大湧泉科名疊占多士先拜官禁近拱和
廷羽儀煥爛有鳳鸞時平景泰天順間南京三品看
星還雲龍鳳虎會當年文昌高朗凌白雞拜輔天
皇司化權四方英俊歸陶甄公於是時任調元滿深
負重如山淵忠言議論果百篇致君欲過竟齊前心
勤事左思歸田終情未遂殊憂煎翻然長往不少延
襄教公王振宇世昌澤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御史有
名天順四年起陞山東按察使七年陞右副都御史巡
撫大同成化元年請告還京去居年召署院事六
年禦廣延綏有功轉左又以黃州梁功陞右副都御史
八年以軍夏功轉左明年出巡按搜套擒虜果斬有二
百人功著卷之四
百八十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十三年加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兼宣慰十六年出大同禦虜時汪直爲公遠統
兵而而不至柰林虜大掠出塞公曰受命討虜無俘獲
何以報班師遂潛師出塞至威寧海與虜戰斬首四百
餘封威寧伯與世券仍左都御史掌院事十七年出軍
夏尋佩征而前將軍印統總兵鎮大同移鎮延綏斬虜
首功加太子太傅掌前軍督府事明年言官劾公奪封編
管安陸弘治元年許還鄉七年陳亮下廷議公功過復
左都御史致仕十年虜大入塞陝而急起總制寧夏并
涼諸路軍務并經略哈密召至陛見加太子太保公生
才略者威聲再起亦奮厲出塞破斬賀蘭渠虜奪還掠

我人畜加少保兼太保十一年卒謚襄敏傳學能文凡
兵法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該究詩歌雄邁跌宕若
不有意磨砭敦敦焉第極稟機接早幼如恐不及一土
功名富貴爲世所榮云
清簡公樊瑩宇廷璧保常山人天順八年進士爲御史巡
南淮豪有力者憚公清介吳政撓阻條上清軍事宜行
之者今又巡雲南交人誘邊氓盜掠殺吏民方議用兵
移諭禍福交人畏御史清梗皆納款知松江府故富饒
公布衣蔬食乎於士民又議折徵米穀減布縷征通幹
漕法穀事行之毋知平陽以黃孔昭薦陞河南按察使
未幾尹應天府三年陞南京工部侍郎改都御史計擒
竊田賊酋款解其黨素有諸藩王營造費尋以疾致仕
薦起撫治斯勝粟流冗安輯馬鈞陽又薦召爲南京刑
部侍郎雲南畫賧五月勅公考察雲貴諸吏罷召還都
爲尚書十八年致仕正德三年逆瑾誅公安理陞平侯
事及擅戚上供有收贖盡其官比瑾誅公卒已三年詔
復公官十四年贈太子少保謚清簡公明習律令察已
奸僇保保自樹交遊稀寡人皆敬而畏之按公初死
兩淮清介有守既死漢南交人納款再摧繁郡殷望益
著歷少司空六司寇弼濟寧民之功居多
文毅公倪岳字舜谷錢塘人上元籍父諱南京禮部尚書
謚文僖公瑾傳秀異爲文敏捷登順天元年進士入翰林

有為編修進講上前音吐洪亮 上喜歷歷得請至事
 士成化二十三年 茂陵升祠公禮部侍郎議曰國朝
 九廟已備今憲宗升祔當視二廟或之別所如古
 太室之制又不言奉移太后亦當視下之體公言
 周姜嫄為帝嚳之次妃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
 廟之証漢唐有故事可考如奉先殿儀奏上報可整正
 京師諸浮祠刪削諸允費時欲考定孔廟從祀公言馬
 融王肅之徒立身不無可議而注疏至今多用其說何
 可盡廢從公言弘治初吳昇求言疏實畏天戒七事又
 陳八事內臣章春諫天入貢開海道公力言不可六年
 陞尚書諫迎召法王請禁度僧道九年陞南京吏部加
 太子少保轉南京兵部會清寧宮災 上傷者二十八
 事十三年召為吏部尚書釐正品類禁絕干謁十四年
 卒贈少保諡文獻公才學識量優于經術狀貌魁梧又
 足稱其志意
 肅敬公余于後字士英青城人景泰二年進士為戶部主
 事陞員外郎開雲霧嶺有吏才兩粵家爭既久未決公
 一言立斷出為南安知府而安關中會用繁劇難治公
 酬酢從容上下爭得開辦樂以利民民又鑿山開水道
 轉運田千頃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都
 督王禎始城榆林及成化七年創修八年公廣榆林城
 增三十六營堡使卒伍實之天祥後子弟教之建學立

師稱今人樹藝開泉石外地興市下遂得極數萬石有
 是榆林始為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而據寧夏不敗復
 辟出入公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
 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設通河外至正統初洪河移
 沿邊始立界石刻為堡寨勢無天順以東虜知東西路
 險難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屢來侵犯也其中自
 是虜類居內而我守禦及在外只請于沿邊墩臺空處
 築邊牆以禦其鋒引延慶為邊防便報曰可于是東起
 清水營西至城壕東接延慶西接花馬池延表二十餘里為堡
 十二墩營八上築百臺就不得據我要害矣
 莊肅公張俊率燕人萬學力行鄉里推重天順四年舉進
 士自刑部郎出為江提學誠信待士請試觀鯢屹不
 為動弘治元年八年大旱陳遺書章恤小民敦儉素裁
 冗食禁嚴罰無事又上修德園治二疏時眾皆為公而
 廷議不合出為南京吏部尚書尋陞兵部參議機務累
 疏乞歸 上賜書嘉加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保公號
 重簡靜上下安之平居發畏小心無欺言厲巨至臨事
 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雅素清約終始不
 渝力崇節儉以挽靡俗事業光明後傳為世推重云
 襄毅公項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歷主事員外
 郎進 上北征擢虜中飼馬亮七晝夜達宣府得達陞
 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按察使陝西民飢不待奏報

縣發倉賑全活萬人威化間番寇及飢民俱亂公嚴討
賊勝飢民與水饑延饑俱有成功會星變言官因論安
殺公再疏自劾乞歸不許八年召還院十年代王鑾為
刑部尚書十一年拜兵部有錦衣衛戶章瑛挾注直為
擅稅朝官莫敢言者公草疏約同官尹旻劾之上
忽罷極遠直司設監瑛戍邊直又見上泣言復領厥
還直公廷訊欲坐罪死公廷辨懷慎不屬藩籬去久
之不欺復兵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公
劉君毅遇事敢為不忌群議故能所敵制勝昂者
依及排擊尤暴身犯大難中華鎮固移暴自珍天下云
蕭蕭蕭曰王公叙馬順項忠權汪直此其人豈以死

王利害動其心耶

康公陳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戶部
郎父廷教諭沒文昌公蹈海迎柩會征秋青帥天津諸
衛公言舊負未還新額薦積人亦不能堪詔減三十五
萬東天順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公假便宜勅督軍與
內鄭起復明年擊平解兵始得奔喪成化元年以戶部
郎中陞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戶部右侍郎公練習錢
穀凡四方災傷邊饑請易粟為益箱條折利害曲折佐
尚書楊鼎鼎亦能聽公言七年京師大饑勅公出太倉
米百萬斛賑糶公奏絕射利者請石以上閉不與八年
彗入河套兵出公首餉上便宜乞內帑助邊除經道幾

丁飛輓軍興不乏翰林大捷連傳一等明年改吏部十
三年侍郎九載陞南京戶部尚書歷更又九載請老公
孝友廉慎沉毅簡質南曹務閑惟戶部金錢布數出納
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掣肘不可盡如法公一按典則制
國用省財不啻數十萬平謐康懿

文安公林翰字亨大閩人成化二年進士為翰林編修
歷陞論德弘治三年為祭酒上疏請開科進人才詔開
貢公祭酒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請託不行膳餘錄
悉貯公署九年進禮部侍郎掌監事十二年改吏部明
年陞吏部尚書會災異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言清
吏奪定莊田折權鈔處監生嚴軍政省供應財才聖禁
奸貪得不急寬民力時有御史逮獄儒生實緣授中書
舍人成命忤旨自劾不報十七年復疏重根本四事
曰保固南京佑啟皇儲撫綏百姓增進大才公再請開
科增解額是年請老不允正德元年廷薦公掌宰未幾
改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固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
大孝以先天下集群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
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慰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脩
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獎民困節工費以省財用疏
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陟撤蔽大優容以廣言路疏
甚剴切忤逆瑾陰奏改復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六贈太

子太保諡文安

莊敏公林聰字李應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為給事中劾
石亨楊洪諸大將及內臣金英著風裁也先遣使行成
送還上呈有言迎駕只一車二馬足矣公力言宜厚及
尚書何文淵俞士悅通政李錫侍郎張敏諸大臣亦多
忌公王于之喉御史王溥劾公下廷議坐比禮送廷罪
新胡忠安立解左遷國子學正 裕陵復辟起陞右食
都御史賑山東飢陞右副都御史捕江淮盜賊天順三
年內親起復時曹欽反隨就擒幸功者卒安取首級至
使都人不敢夜出公時署院事請禁歲平雲冤濫成化
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公承命救撫活民甚多九載滿秩
遷

皇朝人物考 卷之四

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大同將吏用命邊事稍寧逾年
致仕越二年赴堂南臺召入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諭獄詳明清整奏舉十四年校事遼東約陽及御史張
琿竟坐請戍明年致仕不允十八年卒年六十六贈少
保謚莊敏公立朝四十年侃侃風節天下相慕而和氣
如春厚誼如山見者敬愛無已其文學之盛存于見卷
集并奏議若干卷

劉瑔字曰吁號敏齋天胡忍情不壽其身獨壽其名
德乎士論心照汗青靡然風節近服逮警從容履易
陟降帝庭帝於爾春終始恩榮宸章具其炳如日星
文毅公許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除御史也其

肅山東風裁卓然時有李總兵被方士誣以謀反內監
汪直專主成獄下法司獄公發方士奸機于市李得釋
陞山東按察副使明敏摘伏如神弘治初陞廣西按察
使尋陞食都巡撫大同數條邊事戎政修明小王于互
刺入貢邊塞以寧轉陞右副都巡撫陝西平役調詢且
興水利開屯田去貪殘獎循善格強禦上下有權人稱
神明關隴大治十年陞戶部左侍郎主事鄭岳言事下
獄疏救釋之翌星見又條上修省事外戚奪河間民田
公往覈田歸民十三年陞入大同且犯宣府京師戒嚴
公兼憲職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出師勦虜銳失律
總兵王璽又敗俱得罪公乞致仕歸廷臣交薦 泰陵

皇朝人物考 卷之四

時時稱許進可大用未果 康寧師位召入為兵部左
侍郎九年進尚書代劉大夏時 上不親政公疏乞勦
聖學止遊逸改吏部尚書代焦芳三年考察滿外官劉
瑾得罷輒欲害諸公殘被點者公持正不肯瑾怒詆公
為莽泰非其人除籍又藉公家瑾誅復官致仕卒贈太
子太保謚襄毅

按公八子六登仕籍長子諱縉武舉世諸戶部尚書
讀少傳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工部尚書詞知
府論兵部尚書國朝二百年來官業之盛無如許氏
者

石都御史王忬號思賢太倉人武宗時父王佐為兵部侍郎

郎倬生將舉進士選御史太子出閣上重師道三事論
內暨領東殿校門黃帳劾貪吏接順天聞虜犯北口公
請屯兵京城而身往守通州果六王竟不能渡河而而
陸餘都御史經略通州會虜退一清汰京軍可減清軍
數十萬得沿邊數萬壯士又請築外郭設刺選總督
通派昌密為四鎮大將行之何棟督剿選大將軍仇覽
調兵入衛公治餉管按上情公以軍典法公若不悟身
歷詰要害獨棄無之壬子巡撫山東尋巡視浙閩提督
軍務以何改巡撫請誅賞便宜行事兩會兩廣北會江
左諸鎮將領應援屬賊王直輩襲我公以俞大猷湯
克寬統後兵擊之賊黨蕭顯等率眾犯南沙遇松江公
率明人物考卷之四

以別將盧銓掩擊之前後捷聞甲寅巡撫大同上手
勅吏部用公至鎮歲稔請糧賑貧活者萬計破虜捷聞
進兵都石侍郎兼右食都御史遂轉左兼右副都代楊
博資劉澄度節黃台吉等數萬騎入犯古北喜峰諸堡
悉發兵拒之除上八事九月虜無至却之進右都御史
兼奏歲防秋孫明年虜入淩河殺掠又督兵拒之詔
切責奪一官會員外郎湯繼盛疏論相當受刑公寬之
公子世貞又為護喪高在衙之夫明年邊有備虜不敢
發詔復所奪官戊午虜犯邊左我帥一歲三捷始勝累
額無勝黑谷額而議兵之議起矣時兵歲益壯可自調
發十之六七大司農皆軍與芻粟稱是見以為石渠諸

將計不敢任而調發如故公疏十三事請三歲舉之
年虜又犯遼陽獲首虜八百有奇以高故不奏聞故事
春秋調發視秋省十之五至是以練兵故復汰其二而
虜卒受數萬入寇公請援兵不聽虜見入遼家口公毛
擊之事聞下諸將歐陽安獄而御史以高說言論殺安
都御史鄧懋卿言公病倖不任事負上恩當罪杖逐
逮制微論殺公隆慶元年世貞自父免復原職今上贈
公忠貞公好稱說經術而長于吏事由巡按歷總督推
毅賢士徧天下

文懿公楊守陳字維新嘉人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
成化三年累官司經洗馬充經筵講官公進講武成篇
星明人物考卷之四
割折古今與公規諷甚切遷侍講學士內艱去起復簡
公日講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泰陵即位進宮寮
官柄臣忌公擬侍郎南吏部上覽曰守陳宜留此用
即去南京自公在吏部屢蒙特正論台修憲宗實錄
克副總裁力請老不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卒贈禮
部尚書諡文懿公孝友方正與人交處於信義居常恂
恂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至說理論事辭是非毅然
不可屈博學多識文鋒辭雅所著有晉菴說川東觀桂
步諸稿其昆弟三人又繼登進士守陳官諡總守適官
府尹守陳官主事子二長茂元乙未進士官禮部副次茂
仁丁未進士官主事

文毅公黃孔昭初名曜以字行浙江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年十四喪父母哀毀骨立既長友人建寧守賀誼薦公松溪訓導不果嘆曰士有志用世乃藉人薦舉耶遂棲居刻苦讀書清介有守登進士為屯田主事察友忌公能嫉奸吏誣奏事竟白陞員外歷文選郎中持銓清慎汲汲以人才為慮常曰國家用才猶農人積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日乃可以濟事彼沽名逐嫌者人才何自如之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隨其地望參之與論薦用各當其才或錄其家于諸公輒瀝言以却之公慎交遊陝恭愍謝文肅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梁營薦建按察使事章以明人物卷之二

應陞石通政歷五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原學薦公竟未及稱用而卒公體兒嚴重不妄笑語沉靜自持厚倫睦族讀書尚理致尤精詩格謝文肅嘗以公之憂喜知人才之進退如是者十五年廉名清節終始不渝于前郎中孫鎔論大禮官尚書

文懿公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進士會試第一入翰林為庶吉士逾年除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莊胤黃仲昭曰此非盛世事也天子孝奉二宮惟在養志明日三人上章疏上怒杖闕下左還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南陽謫官又稱翰林章諫未行改南京大理評事轉福建按察使事毅然以振風化

為已任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開門卻掃弗入城府二十餘年公卿累薦弘治十四年召祭酒南監以父喪辭詔終制服闋上任謹禦度尚德化厲操持諸生翕然同風上脩學政陳時諫二疏正德元年陳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格重詔令敬天戒再疏乞休未乞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得報歸復三疏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致仕嘉靖初建南禮部尚書致仕公少遊庠校讀書問學員經濟志略然不自衒露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見歷淡望之麗朴節之和厚開心見誠好賢禮士與物無忤居常平易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推手不易建國八分

且慕嗜好謹出處至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卒年八十八贈太保諡文懿

文恪陽公曰儒雅如黃禾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敏華既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東有不為允言之求度在宋魯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

彭韶贊曰無思不通無書不讀讀書農主聰者疎服美彼世光葩勿滿林有三尚書有六桂芳吁嗟我公

直筆如鏡素章已具死不目聊

正德初制有曰老成端謹聞望素著凡宜師表嘉靖

制又曰學行老成名實相稱蓋亦崇矣

嘉靖公馬文升字魯圖鄆州人景泰二年進士為御史天

順間按察使福建成化初陞大理卿四年以右副都御

史巡撫陝西與項忠討平滿四上時政十五事樂遠三

策命前制三邊九年虜驚通十三年陞兵部右侍郎出

德遠東軍將至五花營以入鞏圖諫士上禦邊十五事

建州女直復叛公往撫勸會汪直巡邊巡撫陳誠戎裝

遠近公獨與直抗禮直不一誣公長起邊塞上遣刑部

尚書林聰即訊遠東直稍禮聰上報盡如直書下公詔

星明八月初六日

蘇南成重慶直敗復官致仕十九年及公巡撫遠東禁

輒科害人無敢犯公三至遠東督樹奇績東人至今思

之明年陞右都督漕事兼撫江北未幾陞兵部尚書李

政南戶弘治元年入臺為左都御史明年改兵部尚書

大雨上時政鑑拜吏部尚書加太子太傅十七年上

諭云明年天下官朝觀卿用心訪察大彰烈陟對曰聖

心留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圖報以故考察無

異議加一師兼太子太師正德元年致仕去遂瑾恨公

除名瑾該復官辛年八十五贈太傅諡謚肅公立朝五

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險凡有大議眾莫敢失公至一

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情繫億兆

望之知為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開難位極人臣名聞

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臆利害屹然如山不

可搖奪云

憲安公彭韶天順元年進士為刑部郎事改廣東司司隸

缺數門事多涉貴近豪戚省挾撓且公屹然持正不吐

茹外戚家冒賜額奪民田勒公即按頃賊公往視上疏

曰直定田祖宗來許民謂種不復增科以勸力農今周

或強辭飾奏傷民病國臣實不忍奪小民衣食以賄貴

戚又遺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是時何喬新同官刑部

並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四川按察副使請王府禁伶

建內臣及行人又劾雲南太監錢能擾驛通十四年為

廣東布政使屬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非禮真獻又

初市舶太監常春珠池監丞黃福錦衣鎮撫梁海楊稱

進奉本虎富康力役小民雷廉騷動百方積索所過蕭

條內臣見疏大怒每中傷公會公嘗應詔陳言條漸不

克終四事諫以此夫之上不聽調貴州未幾吏部尹尚

書薦公大臣器二十年遂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首謹

儲公簡靖明法禁更不敢犯召為大理卿未上又生論

內外官重嚴遂改訓都御史巡撫順天 泰陵即位陞

刑部侍郎巡視浙江劾罷不職守臣又勒公理塩法尋

召入吏部侍郎弘治三年彗星見天津公上厚根本武

役錢正近侍慎官爵四事又請于朝無偏故奏細事四

年尚書刑部安達侯柳景範兵兩廣巡撫率結營其奸賊雖萬是有挾欲破法且擠故巡撫公竟抵景法獲其爵明年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公孝友溫恭廉明直諫寡慾清心始終無玷儀狀款然不啻寒士義已昌辭人不可奪所著國朝名錄督簡陽文獻志政義百餘卷

文肅公何喬新幼敏穎有奇質讀書發難出人意表初主事南京禮部轉刑部郎中持法嚴莫可撓奪為福建副使擒獲強捕海盜賊贖課能守祖控險設縣表儒賢政績高偉不肩瑣雜書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悉盡去坐法去撫戴南陽山谷流民六萬戶陞布政使湖廣會典人物考卷二四

水災公均縣平徭列九等校移成化十七年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兵事已饒出粟三十萬石賑之虜自河曲入基急設伏敗之召入刑部左侍郎尋寬大同殺逆將紫荆屠膚告急勒公巡邊聲言搗巢虜遁去山西又獲命公賑饒得便宜行事公請內帑淮鹽銀及濟僧道謀得粟數十萬分部賑恤活人三千萬梧州宣慰使楊輝娶妻寵服于友欲奪嫡子愛請小會不從輝立友為寧安宣撫使公至盡得其情率友宣撫前軍銷印檄州以安陞南京尚書疏奪內臣守備廬州還民弘治初召京公執法嚴毅凡中外請寄一切不行上疏乞禁胡服誨有節御史者尤橫欲驟得大理丞公薦鄉中親

侯公會外氏與人訟謀公得金錢行賄公引甘鋒位諸老平公守官清慎律已方正博學清法律敏于吏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惡必行其志

泰襲公馬昂字志高濟州人舉舉入國子監授序班正統二年為陞監察御史整飭大同兵備入平刑部失囚堂上官下獄陞公刑部右侍郎改副都御史參贊其肅軍務勅都督王喜喜生罪戾遠東守臣賈凱馬亦斤蒙古罕東諸番掠去公出塞擒大會鎮南奔景泰初病還朝致仕四年為起總督軍務代塩山兼巡撫兩廣擒偽將軍周鐵等三人陞右都御史七年平順賊釋左都御史天順元年致仕入見復舊命巡視山西還院二年陳

汝言坐罪下獄論死代為兵部尚書五年虜寇陝西下總督軍務與懷寧侯汪瑄而征師且出會曹欽反與總督賊誅加大千少保仍掌部事裕陵每召公對論特官短長用邊鎮巡撫亦令南陽與公議公實直有任事晚暢軍務選擢將校多得其人茂陵即位陞戶部尚書與都御史周十二營軍公在部亦欲理財裕國用顧面算

致仕卒年七十八少保諡恭襄

安公嗣業少有志實以正統十年進士歷官翰林官學每勸裕陵勤經筵以明聖學謹內治以又言表朝尊崇孔子冕服循前代用天子制

程崇不稱封號不加甚爲關典宜更 茂陵用公議增
建五十二舞八佾十四年陞 樞密右侍郎尋轉左十六
年陞尚書二十三年加太子少保弘治初致仕及卒諡
文安

郭曉曰公文辭簡直有理致不爲苛濫語而口意宛
轉可愛尤熟國家典故談論建白緣飭吏事有學有
用者也

葉毅公秦鑑字世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南京御史
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知雄縣調知
府谷署院知葭州調秦州成化中爲西安知府清廉自
守禁官府知市吏民畏愛十三年陞陝西參政調廣西
星明人物考 卷之四

十八年陞食都御史巡宣府破虜柴溝堡巡撫陝西時
秦府叛校韓積公悉擒治王許公凌親王 茂陵怒逮
公詔獄藉其家止絹一疋故衣數件奏聞 上嘉數釋
公且賜鈔旌其廉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
公獨與抗直遂 上問各省撫臣賢不直獨稱公廉能
上出公疏示直直頓首伏罪弘治二年以右都御史總
兩廣軍務破賊岑欽等遂克田州又破海陽黎及澧水
後山賊四年勦總兵柳景不法逮景下刑部獄追賊獲
最景擬他事許公亦被逮坐免諒臺交章論救上報聞
三原在吏部極言公廉直忠信尚批南戶部尚書代黃
紱上年致仕十四年虜報急以王忠肅馬恭襄故事召

公戶部尚書兼憲福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三邊事務
整花馬池塩課買馬門據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餘
城堡開塞一萬四千所刻山峒二千里加太子少保召
還部尋致仕卒年八十贈少保諡襄毅公剛毅廉介歷
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妾
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通瑾專政時藉公
家人言巨萬竟無所得

恭毅公王鑒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敏達有才暢
習吏事初授刑部主事陞陞員外郎郎中屢遷河南按
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
憲王入朝 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
星明人物考 卷之四

姓遼道訴正按察使究且言其清勁鋤豪州者有恩有
威 上喜立命法司釋公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
陝西設法戡荒全活數十流徙歸家天順七年遷大理
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幾藩議奏參論情法多所平
反時例諸律比者類尚深刻爲多公獨持明允濟以長
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論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
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疏陳時政十事 上嘉納商文
毅知公薦代姪文敏吏部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
仁十年卒諡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性廉
西參政
文敏公崔鉉字子鍾一字仲晃安陽人弘治十八年進士

以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正德初官臣專權卿生皆伏謁
跪公遇瑾吏館門獨長揖瑾怒目視公他日詣史官林
見入皆長揖益怒詔張線曰翰林白面後生多輕薄如
此統尤甚會 孝宗實錄成瑾矯旨史官陞級調部屬
州縣練政理改公南京駱封司主事瑾誅召入翰林
上書李文正公及時惜主澤民為賢理財張兵無徒驅
狼翰墨十一年九載滿陞侍讀明年請告歸嘉靖元年
召修 武宗實錄明年日諱陞南京國子祭酒公開誠
善講明教修正文體日衣冠坐東堂對諸生問難將議
大禮江南北大幾人相食上疏極諫報聞十八年春改少
詹事兼侍讀學士未幾擢南京禮部右侍郎都御史王
驥言句容朱家巷老皇祖故葬墳址具在請表揚公獨
持不可曰與王之墓失實為罔事竟寢致仕卒贈尚書
諡文敏公宏才博學好古能文素履儼然出處無玷其
高標令人仰止云

文懿公儲璵字壽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
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十年陞太僕少卿公淳行清儉
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考功三年歲否不濟交遊稀寡
嘗為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教科道龐泮等不宜以
言事下獄又上言乞令史官紀注言動如古左右史康
陵初陞太僕卿明年食都御史總權南京間為無事專
心經史訪諸國朝故事又明年八月部侍郎遊理專權

公卿奔走理前公愧憤引疾求去長沙與公善得允致
仕內批公有才望行且超群公去數月璵誅公復起時
權幸繼用事公亦不樂明年乞休改南京戶部又改南
吏部公辭益力其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諡文懿
文莊公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知許州
訓士毀淫祠立義舍修先賢墓徵戶部員外郎進郎中
周文端劉忠宣公器重之兄歲杪會計皆區條具疏章
奏多出公筆按察副使提學江西以身屬教先行檢
校後辭去崇雅士類頗與璵遷浙江按察使石布
政胡璠與璵政左正德四年公以右副都御史總督
巡撫湖廣清平不事賦役皆嚴憚之特勵理
兩事一無所遺璵之致仕理議起巡撫貴州尋陞戶
部侍郎兼食都御史督運勘通州城壞歸奏俱稱旨七
年請歸奉十四年陞南禮部尚書尋嘉靖初起公前職
璵疏辭 上今有司存問焉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公
實性純整同學談論老親睦族莫違後人應務之才知
巨皆通文辭典重判落華藻歸於純厚所著有學史
蘭端二錄

陳建曰公性度端凝臨事循謹學未嘗或言厲色於
聲色貨利絕口不言惟清思者書開拓古今粹然自
出機軸其曰願為夏士夫不為假道學尤為名言
文莊公左鴻儒順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知府段

堅奇之選入郡學提學陳選具其文真高等木農發所
河南以成化二十二年進士除南京戶部弘治九年
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教人以涵養爲本文莊高
末正已舉人志勵治思賢共與到入見論人才曰
藩臬中如王鴻儒也曰可大用也德十平入吏部歷左
右侍郎上曰樸誠與直能濟國事擢名天益也時吏
部尚書陸完有名譽與完交通公與德夏思靖王
忠肅二公暨可輔法不勸完完不說十四年三月陞公
南戶部尚書是歲臺灣反完敗公出督滿百部至九江
聞變謀起兵計賊又聞康陵南巡至信陽平謚文莊
公傳聞多謬學有體要爲文宏裕尤明習國家故事凡
祖宗設政任人又先立規行已歷歷能言皆有根據
至論時務要失成敗援證今古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
和而有禮

新銀焦會兩狀元編次皇明人物考卷之五

翁侯焦 弘編次

○文臣拔尤考

晉陽翁正春校正

吏部侍郎張元稱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為編修歷遷
言與時爭議不合請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理學
名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陞侍講學士後陞翰林學士
日講泰陵知公名特聽公講說喜之母服闋進南京太
常卿修通鑑纂要後以學士掌詹事疏勸講太極圖及
面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忻然嘉納至索太
極圖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正德初陞吏部左侍郎
學明人物計 卷之五

兼學士卒于官公勤學好問力探經傳隱多所獨得
議論揚揚雅所孤貞剛果不屈好面折人過交陳選舉
翰林章皆以道學相規學者稱爲東白先生
康惠公李承勳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慶官
都御史公幼清敏長與諸兄承恩等相師友修勵行業
初任太湖縣歷主事郎中出守南昌劇賊矯藩內外孔
棘公深帶雄才撫機極應屢破靖安華林林源諸賊陞
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右布政十五年副都御史巡
撫遼東自汪直開邊後虜孽橫行邊境公修築定邊慶
雲古城鎮美松山柴河六堡振望百餘所屯田千五百
頃又修城濬隄樹木爲阻東土稍寧進奉一級進年諸

告嘉靖初起南京刑部侍郎郎進尚書召入京加太子少
保上疏論特政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
督園營郭勛驕縱其羽翼又經理兩廣戎事頗貳素
裁各省鎮守中衛內臣二十七人又請清弊騰驤四衛
上從之九年大風臺駭公上言邊事其要在用人理財
十年議耕桑禮公言惟上下節儉墾田興水利謀郊
公以傳經術順人心對上知公幾用吏部不果卒贈少
保諡康惠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拜盜安民長於戎政
荆楚之聞人也

少保胡宗憲別號梅林新安人登嘉靖戊戌進士初授餘
姚縣知縣剽劫有數大臣交薦除監察御史遷按浙江
時倭夷內侵勢甚猖獗公選募練兵內修外攘屢卻巨
寇浙土以寧羣陞副都御史總浙江江西福建等處兵
務兼巡撫地方加官保後遭陸鳳儀之譴落職居家後
二年坐廢世蕃黨卒于獄隆慶改元復公官浙人建祠
會城而祀之

文肅公謝鏐字鳴治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元年授
翰林編修校勘通鑑綱目因上封事言諸學園治昔宋
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目不能推之政治願 陞下
求賢講學校史實經籍理修身以立大本大本立則萬
目自舉十一年進侍講承義請告弘治元年薦起修實
錄三年陞南京上修明教化六事明年致仕又累薦十

二年家拜禮部侍郎兼掌祭酒事力辭不允公居官律已率人嚴立條約兩監中故有焚金公悉藉於官均贖俸蜀構書樓度諸經史刻除道辟虛請生食者贖死者斂財之術十六年預修通鑑纂要奏請老特賜告正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公忠誠孝友性氣純純好善嫉邪不屑互回非其書不讀非其友不交非其時不仕家居稍餘財周賑宗戚疏食布衣囊無長物人高其行云

簡肅公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為廣吉士歷兵部主事郎中成化二十三年陞浙江景寧有礦金泉議用兵公盡心力悉解散私治元年左右改使巡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道監課補藩臬餉大同等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萬曆八年改陝西會妖僧偽逆報聞鈞陽曰張都御了此不過數日公果授算擒之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右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去貪利武臣時漕司負算假銀太倉稍寬其息公曰國費取息太非政體築高郵寶應湖隄以殺水勢十四年陞南臺十八年遷南刑部尚書尋還臺有請嚴禁奔競貪黷者正德元年忤遷歸田又明年卒病革時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公丰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實飾吏治賴太子少保謚簡肅

陳建曰公為廣吉士內閣欲雷官翰林公與劉大夏力辭二公皆以政事為名臣其在南都與尚書林瀚中丞林俊祭酒章懋並稱四君子

忠定公韓文成化二年進士為工科給事中劾都御史王越薦原任吏兵尚書李秉王竑速公考許幾死出為湖廣參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尚書康陵即位內侍劉瑾等日導遊戲廢萬幾時號八虎公每退朝較泣不能止屬吏李夢陽說公曰大臣義共國休戚待泣何益公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及此時章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益堅去瑾章易耳公教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早密叩閣老倡諸大臣具疏上諫疏曰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臞旨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警蹙寔馬放鷹逐犬或排優劇錯陳于前至導萬乘與外入交易狎昵嫖戲無復體體目送不足夜以繼之勞精神漸損志德遂使天遣失序見鼠塵寧當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竊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私不思皇皇帝業在陛下身今大婚既畢諸嗣永建萬一起居失節將

此章蓋粉粧隨何補于事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
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
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
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
爲慮非細伏望聖裁斷割私愛將永成等明正典刑以
回天變洩神人之憤保靈常之業則宗廟社稷幸甚疏
入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上遣司禮監入人詣閣議
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或問
公疏言何公故不應令吏部侍郎王葵請閣低洛陽語
蓋曰事且十歲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
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國言良是事奴僕
事上久不忍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眾莫敢出一語
答榮面公曰此疏本出公公云何公曰今海內民窮盜
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應所臣教上始
踐祚輒棄萬機造妄無度狎昵群小文等何忍無言榮
曰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旅退是日瑾等益第
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堅持猶不肯下是夜瑾等繞上
前伏哭頭觸地上色勸夜收王岳范等瑾又曰狗馬
鷹犬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諱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
上立詔瑾入司理監寬岳范南京中賜死遂連戶洛
陽餘姚三閣老自是瑾益專弄權矯詔奪公官削籍又
逮公詔獄欲殺公會有校匠名曹者事不果瑾誅復官

致仁世宗即位加太子太保存問公清心寡慾處厚
純粹又奮勵充養識量益宏居常押押至臨大事參斷
璽罕至死不撓卒贈太傅諡忠定
戶部尚書雍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
縣知縣吳濱湖湖漲淹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
公堤斷疑獄有數舉召爲監察御史舊令行吳人奸頑
公不受一錢赴盜兩淮南淮甌下貧而餓者幾二千人
公赴滿俱與完室歷陞浙江右布政時勢豪鬻私益
鄉人效尤盜竊橫行公先收勢豪抵罪群盜悉平及爲
都御史巡撫宣府恭將李穉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將奏
聞稽跪堂下受責公曰此法也杖之三軍股慄稽已乃
諫公時相言官劾公擅辱將官罷還居章別墅不涉
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驛薦起左副都御史採未幾
陞南京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欲親用公公
不應遂斥公去而諸所嘗薦公者鈞陽靈寶皆獲罪公
歸復居章曲日焚香讀書與鄉人倫稽士不與上官相
見年八十卒公性氣廉厲風度毅然人所至輒有遺愛
紀紹陽然人不取干以私晚年起用以不諂故令致仕
都御史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性鯁
直言動嘉落初爲刑部主事獄中重囚多枉拾死者公
巡視蘇活人無算會廷議擇郡守王忠肅公薦嘉與
府公訪一蒼頭書一佳畧中蕭然如旅舍與學勵士聞

乃與兄子資三之一以子托之許死兄子言孤子非許出逐之奄有其資公召父老詢得其實兄子服罪陞食都御史巡視應天無何卒平生劄正清介執法不回內恕外嚴決疑應變才氣雄毅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

贊曰秉德不回厲歷中外三十餘年死無可欽懷間有金暮夜無知我故執之於法為宜

右都御史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及尹兩京副按不撓貴戚飲服面楊屬公有丰采威廉遂擢副都御史寵賜璽書遂考嚴御史貪恣不律嚴愷等二十人請吏還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與史老疾獨斌三人為

年陞湖廣按察使再陞食都御史巡撫云南卒于官

都御史曾德字希文天台人自幼異嘗長病邑斥篤志經史毅然以清操自厲登永樂丙戌進士尋擢出邑長賦賈積萬緡齊弗受至京拜監察御史特廉廢人為不法公具奏聞政曹中常州巨商羅法富數公卿人為保金三百兩乞減死公斥去之擢福建按察使事理冤滯繩貪墨獲豪戶無所顧避泉州進士李恩義其妻吳少而美嘗與里中富民林私恩著調官廣面林今二縣候從行中途謀殺恩義及其姪吳歸林納之李之族人訴于郡郡受賂反坐舍屈十餘年不決公至廉得其情一訊遂服漳州富民許知者初無子以兄子為後後發生

子乃與兄子資三之一以子托之許死兄子言孤子非許出逐之奄有其資公召父老詢得其實兄子服罪陞食都御史巡視應天無何卒平生劄正清介執法不回內恕外嚴決疑應變才氣雄毅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

贊曰秉德不回厲歷中外三十餘年死無可欽懷間有金暮夜無知我故執之於法為宜

右都御史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及尹兩京副按不撓貴戚飲服面楊屬公有丰采威廉遂擢副都御史寵賜璽書遂考嚴御史貪恣不律嚴愷等二十人請吏還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與史老疾獨斌三人為

民尋陞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奏公受鑒金私遣歸上審知其詳欲付法司治奸吏面楊對曰不辜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恩法並行矣上從之數月又有囚告公久淹不理上又怒立命三法司會鞠實出于戶部清請殺無罪家三人奉當死係獄一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清面市正統二年公乞請老劾戶部復公家後十餘年卒公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吏推之

信敏公陳鑑父孟玉平居好善一夕夢神人與語曰今為爾子以大衙門遂生鑑永樂十年為御史陞右都御史使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忠厚清慎悉民疾苦在陝十餘年教與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

選衛迎父老或委數程久旱公至即雨而又公三
反察人益愛戴公召入臺為右都御史與王文共秉正
統景泰間文與公更出鎮陝西已而文嘗代公入陝御
史為文上疏言文風采乞留以臺取清惠以侍郎出代
公尋陞都御史太子太保景泰四年秋致仕卒諡僖敏
陝人尸祝焉

朱簡公戴珊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初御史督學南畿十四
年從學陝西副使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布政使弘
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汾陽諸府豪右多罷流聚為利
公今自有且練兵制為營陣法陞刑部侍郎尋尚書十
三年改左都御史 上親鞫大獄諸司集候公從容應

人物志卷之五

對時有開折天威頓霽上知公清慎每延宣接應面咨
至移駐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免曹命醫賜食問有憾諱
若至憐骨肉公不覺泣下上為動容一日公私惡華客
曰珊老病予勿萬一客死異鄉不暇目公同年好友受
知主上獨不為我一言乎次日議事畢 上問珊病華
容言曰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九 上曰卿
去就與珊朕先歸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
兆何忍捨朕先歸下之泣曰吾不得退矣十八年
卒于官贈太子太保益恭簡公德性和順且耿耿不苟
合而源遠無城府素職守法不為物撓而常近厚祿
仕四十年餘無餘貲辰入西出窻寒暑不變別歷中外

所至有數德學政尤著

李東陽贊曰昔我孝宗睿訪者頌公長中臺時間造
膝公秘不洩曰我后之德公簡帝心帝監公直公所
執法船就繩墨其有弗率則惟我職無曰棘棘或爾
默默我法弗忒曰我無遺責世有碑玉亦鮮完璧惟
公始終有美無擇惟帝嗣位惟父臣具式臺許廟議
方懋爾績古亦有言天壽平格有平若公書弗臻極
惟所遺值及所樹植今名在茲永耀金石

左都御史黃紱正統十三年進士及為參政過崇慶忽旋
風起剽前據不得行公曰即有免且散吾為若理風遂
止抵州檣城陞參中若有神官州縣寺云公嘗訪州面
人物志卷之五

有寺當大道倚山為巢嘗夜縱人劫寶財掠婦女裁其
中公率吏兵擒之廉得其實按律殺僧毀其寺及為湖
廣左布政獲妖僧繼繼監送京師伏誅後為副都御史
巡撫延綏勅參將郭鍾等擒豪奸張綱諸士卒素貧苦
延綏時甚饑出餉三月軍中人人感泣願出死力以報
效虜亦不至有詔毀卷寺公以太尼給配軍士無妻者
公出延綏男婦辭送之已為尚書戶部益不屑顧尼威
稜獲然盡革財賦內外諸積弊敗左都御史入臺天下
仰望風采公愜有忤人多人忌之請先去未幾卒
提學副使宗巨少以文名已而成鄉薦明年成進士授判
部主事太宰李默見而奇之謂為其將得考功日夜與

李十錫徐子與梁公實及王世貞遊益相切劘為古文辭君以湛思故嘔血謝病歸萊室有百花洲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居二載李公復入政府移書遊君君不獲已為強起補考功諫文選選指勳員外郎君強敏於職不廢亦時時位其長有所推進而其好為古文辭日益甚出為福建布政司參議君行過省太公於金陵遊燕子磯為文記之復偕子與遊茅山題詩刻石君至任旋有倭難當守而門鄉氓輒負未入者幾萬又戒門者內之君求善人具者百人至更害問予白金人為勞且約曰俟吾戰而俱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人凌碑脫上魚首其後君度賊已集數之火長累百發洞中賊死者無算遂以潰去督府微君議獲免君威名先度極無敢譁者久之遷其省訓使督學校君每出校士坐堂上取談題為程義以夕旦閱卷次日造選諸生無不人人佩服已徐出所為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佩服也諸生愛者謂學田租贖之不給則為月俸俾具繼之以為常君既精強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謂司達大夫用名重故造請文事填委君又以其間刺意懸雅誥吟非夙夜不已遂寢瘁日以至於稍次其平生著述幾十餘卷并之疾革衣冠生爐奉手書三詩為帳輒輟然有術風來意已微筆而逝君於詩好建安及李杜於文好司馬遷其地李夢陽然自以其才氣勝之不屑屑取似也其

橫放雄厲莫可得而摹擬高者凌大虛秀者奪厲色務出意氣之表以自怡快寧寂而鋒軍驟而千里至於諱說千古成敗慷慨擊節寧為藉母寧為李此豈局躡韓下老士壤者哉乃其孝友廉潔一試於閭稱循良有差為文王吐氣矣

禮科給事中張璠嘉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內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得葬舉孝官劉儼中傷得罪公疏言元宰私其子貽考官夫大臣體天順中數義抑書石事上以是知公茂陵即位乞經筵進講大學衍義久薦起王族李秉謙大臣不悅皇太后生辰設宴公言釋老不當崇奉壞風俗傷名教給事中微等劾南陽獲罪公又申救以故東忌公適廷厲公可任清黃等官亡何竟陞知府汀洲公至洲先教化後刑罰盡除吏民弊政勵學後進祭器表節義仁義獨禁游惰辭事一新諸上官忌公才輒推極公致仕歸家居三十年卒

鄭曉曰公雄文直道重廉厚同屬意大用卿命馬呈專對不辱出守南郡勤恤民隱早見過歸養高材林壑閑家有則孤踪無玷如公者出則為天下士處則稱先生者也

文恪公吳納馬行好古兼喜醫術有名江東鄱邑交薦為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士至南京蘇懇辭時太子監國

知公命於初五子第於禮部候侍郎重公遺子銘從學
洪熙初除監御史歷陞南食都御史去城餘恥說隨
嘗德浙面表陸宣公里修岳郭王基斷秦檜碑以快種
綱常爲務爲大根抵經書出入還固博覽詳玩通達古
今在臺十餘年昌詞義也風采凜然雖心存恕厚未嘗
察察求入過而奸賊不法之徒自然消沮正統五年請
老卒年八十六謚文恪所著小學集解文章辨體思齊
集

知府劉寬宣德五年進士唐吉士改同知金華不以妻子
隨不與流輩伍時早緩催科免逋負表先賢墓復無義
門家探閱經史權顧天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筆削自
重

卷之五

任無所召遷惟南雄知府南雄當賴南景衡多商稅前
中以贏餘饋迺客且獵殺華公至存稅十一緒郡學不
有私一錢未數月中貴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看辱公
郡人擁議中貴去至韶韶人道前事中貴懼急傳馬馳
奏公抗救使大不報認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歷
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與國家愛養小
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不從更窮
治竟卒獄中公喜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然燈起
書生平清約甘心貧窶

贊曰古之范丹公實與匹利誘不回勢林不惑大度
類松喬然存立易國 永與民生息權姦志竭權禍

有世監聖明以保其身

恭毅公章綸正統四年進士爲主事歷郎中景泰初
獻太子年人心危懼御史鍾公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
宮大臣輟首昨吉曰作死公憤即具疏陳修德彌災十
四事且言凡臣不可干外政倭臣不可假威福後官不
宜盛服也又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又以天位受
陛下奉上皇至尊也朔望歲時宜率百官朝見復汪后
于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于東宮以定國本上見錄大
怒下公詔獄炮烙殺之公引大臣及通南城扶體無
完膚竟不承以體同先嘗上言并建欲殺二人會重寤
四塞乃止厚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者遂釋三人杖

午門前一百鍾死辱建誦公綱榮徽越二年 裕陵復
時出獄拜禮部右侍郎山東饑公乞減田租十之五公
有足疾會石亨招飲不往楊善在禮部議論多相持共
短公于上改南禮部又改南吏部 茂陵即位議大婚
禮上疏云諒陰新婚禮自別乞來春舉行成化初條
救荒四事四年敕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於上 諸不
職者高公不可公獨上南諸司構公激言官忿並交章
劾公上遣侍郎葉盛給事毛弘許得白五年轉左十二
年請老卒 泰陵即位特贈尚書諡恭毅官一子公銅

詔獄二三年間景帝拒讒言數孝教裕陵茂陵卒踐天
於者三君子有力焉

奉敕公廖莊宣德五年進士選表吉士改給事中正統六年出陝西張鑑得便宜從事又上章劾面楊中職十一年陞南京太理少卿景泰五年災異下詔求直言公上疏仰惟上皇被雷虜庭上皇有方夏惠詔書以大兄皇帝鑒與未復虜仇未報為意上皇之心即堯親九族舜徵五典之心也仰賴神靈迎歸上皇于南宮永知萬幾之暇嘗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大子者天下之本臣愚以為上皇諸子皇上視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蓋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保屬天下之人心矣近年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以為憂謂強矣召祥之道莫過於此疏留中不報明年內艱來京適章鍾二疏入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遣三人杖千門前卒不死諫定差驛丞裕陵復位召公會外艱與葬祭改南大理請老上嘉其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謚恭敏公任性易直秉義洞然好制尚氣言辭激憤又好面折人人不能堪公已芥蒂以故益恨公公既抗忠獲罪名聞天下顧不屑謹細行嫌嫌好賓客交遊為懼獨卒不能葬衆率錢相泉助人始信公廉清其潤送天竺然也

家公鍾同于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監察御史

史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社稷并陳時政缺失疏之縛下詔獄城雉極告天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歲謚忠貞莫敢收葬裕陵復辟因鍾同忠誠義氣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咨知縣茂陵又謚公忠又謚稱公妻羅氏官其一子通政知事登上疏請公遺骸出闕土中歸葬成化二十三年賜謚恭愍

彭韶贊曰仁也父子義也君臣首揭三綱攸序五倫凡民之生氣拘物蔽惟公真兒氣蓋萬世龍逢比干雖死不死湛恩府加爰及妻子

按公與章公論事有曰願獻狄梁公之誠甘受比干之慘詞嚴義正忠且智無過于公矣

知府張源登成化羅倫榜進士以言事忤宰相去尋拜兵部主事轉員外郎陞南安府知府府當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以命竊聚為民患者日衆公下車悉捕滅之羣虜民勞役弗息請丞當道俾均節之且修橋梁道路又毀淫祠百數十區為社學表先賢跡若張九齡李嗣劉元城諸公皆特祠至周程三先生祀祠而又立吟風弄月臺以致景仰其模教化風俗類如此後謝病歸民立生祠祀焉歸三年卒壽六十三公資稟靈異充以學問老

且不傳詩文成一家言公書之必冠冕一代所著兩
鶴城天趣清和慶雲東海諸案若干卷

公楊繼盛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驛封主事遷軍
員外郎時仇鸞驕恣請與禽焉馬市公疏斥其不可
者十藉其說之譯者五等詎公捷遠計詔逮公獄狀
道典史驗年權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
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公嘗獨居深念至夜分記張安
公語遂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
方用事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遂以癸丑正月疏謝少
師嚴嵩十罪五奸請召二王問狀嵩更指以爲謬詔逮
公公具對侃侃斷指出歷不易辭竟獲公許傳觀王今

言非公繫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而寺臨刑賦詩云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
下相與傳誦焉嚴後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紳太僕卿
董傳策相繼論嵩嵩又欲殺之上不聽公死七年
上用御史鄒應龍言罷嵩遣世蕃議戍嶺南又二年紳
史林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萬曆改元贈公太常少卿

諡忠愍
按察使楊瑞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爲御史印馬坊內民
群訴富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人怙寵恃勢
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既還京連字
連見二凶日橫公與十三道御史上疏有美語二凶者

二凶先諸御史 上前宣彈章入 上怒召諸御史
詰大華嚴傳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旋且誦且對歷
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引大臣刑甚慘
酷竟坐公死奏上曾大風拔木松木減成鐵鎖改戍南
升二凶逆謀釋歸田 茂陵即任復公官陞浙江按察
副使海鹽等海塘皆公修築陞按察使力振憲度察吏
奸勤聽斷無爾獄禁官獄正風俗兩平載病卒章時尚
論美塘濬湖無片言及私事

鄭曉曰劉公之言行必無已已八月之事廖公鍾公
之言行必無丁丑正月之事楊公之言行必無辛巳
七月之事五公忠憤遇害敢言死且不避彼受顯損
爲權貴人應大博一笑者真天淵矣

白沙公懷獻重領正統十二年解薦少顧悟讀書一覽輒
記再上禮部不第聞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
焉成化二年復遊太學尋歸白沙杜門不出日對書籍
忘寢食者累年卒未有得于是惟靜坐久之然後見此
心之體隱然呈露常有物於是浩然自信曰作聖之
功其在是乎一時名士如羅倫莊景岳與遊四方從學
者踵至十八年布政使彭韶薦召至京今就試吏部解
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驟然辭卒不就試時年
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受翰林檢討疏謝歸至南安知

府張綱出使曰疾醫以藥衣爲石所薦以故不敢

歐求觀秘書...上情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
上今文職然後觀書殊類康濟遠矣去獻章以應選監
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稱爲辭酌虛名武受不受
各有攸宜耳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弘治十
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

大毅公羅倫成化二年進士第一對萬言中引程正公
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
時多執政欲養去下句公云爲翰林修撰會南陽起
復公諸私第言不可復上爲陳古今起復非是且曰
如其不然必軍富新故事長劉秩故事言事及復數
子言滿副提舉福建布政使是差省少起復者明年召
見明令物非卷之五

復官陝南京等縣疾醫...受從日以註經爲業垂十
年卒公嗜學好古篤志...
微古置業田廬族人武勳...
行遇乞人死干道解衣...
曰瓶粟奉天情之有舍比舉...
茅棲息東給龍取往來共...
文一發感嘆之意而人亦...
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端毅公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五年鄉試第二明年
成進士授德安推官廉明有聞署歷南京郎署與李永
勛親校余祐友善時無南都四君子十八年應詔上疏

邊務十事續三考出知廣西太平總鎮嚴備夷人官民
悅服內艱起補貴慶陞江面按察副使兵備東鄉紳群
盜抄掠爲饒信患設計擒之嘗調征姚源毛坊建昌
等處有功又城廣昌南豐城新城民不被害令廢處有
反狀人莫敢言上疏曰江面之禍不止盜賊可慮寧王
自得衛兵成謀日橫驍按閩閩鈴東官史禮樂政令漸
不出自朝廷臣請救王自治其國勿撓有司以防未然
疏上宸濠忌恨賄用事者計欲殺公詭爲離間親王還
捕之公已還福建按察使省歸濠察其黨巡按御史潘
鵬發卒襲公公間行自投...
會勸必生公死言官入訟...
皇明人物志卷之五

年六月度濠反都御史王...
中爲湖廣按察使尋晉右...
即位陞吏部右侍郎未...
上備邊二十五事復憂...
重威柄慎微當事忌之...
官人二十事會言劾公...
左侍郎六年晉南京工...
部上用霍韜言陞太...
畢復尚書刑部永嘉惡...
不可殺得不死轉兵部...
政曰定武略崇德...
重將權據或備更賞罰...
御史吳

烏籍絕筆源上諒誤惜人才凡十條又議棄哈密力薦陳九疇馬吳唐龍可用決意辭歸九年卒贈少保謚愍愍公宏克遂應深識天下之務遇事斤斤執事不以福患怵沮雖獨立寡諸周旋卿佐不滿三載而耕米英銳必欲贊臣至理不肖苟且以察官寵至於清約自守常如寒士而極孤獨厚故舊及先進之裔有流落者傾貲賜之不吝豈沒而可祭于社者非耶所著有衍義唐見春秋誌疑奏議等書

忠烈公孫繼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刑刑江而冤獄多平反正德六年起陞福建右參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公存刑部稱方敷敏達至藩臬益著聲

續靖寧庶人康濠嘗逆謀結錢寧張璠日夜伺中朝事

幸有受入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謀益著九年乾清

官災議建儲庶人賂遺諸奸謀立其子朝議選才節大

臣出鎮之陞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嘆曰投艱於我

死生以之比入南昌南昌洵洵謂庶人且慕得入為帝

諸省臣多附黨又伺公言動輒告庶人公周防密畫使

不能知先是胡端敏公論濠下詔獄宸濠必致之死公

力為譴雪得不死遂謀日有述托集他寇曲為備首城

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請復撫統二府兵備不果又

請勒胡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犄角九江蓋以重

兵廣州參設通判入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且密疏

言宸濠必反盡為伏途諸奸所得不得已乞休不九

三年江面大水賊徒凌十一吳十三閩廿四出沒鄱陽

湖公與副使許達自外掩捕三賊會大風雨不克濟言

官發宸濠反狀朝廷遣大臣即許十四年丙子宸

濠反俟諸守臣入大言曰太后密旨召我監國公請看

密旨濠曰天祥暗移法不知耶公益怒張目直視厲聲

罵賊遂縛許副使達奮起爭曰孫巡撫大臣安得無

禮并縛許公公與許達殺惠民門外宸濠用三賊為牙

爪追招賊黨至安慶敗歸王守仁起兵吉安擒宸濠於

湖中嘉靖改元贈公禮部尚書謚忠烈立祠江西伯子

墓歷官都督仲子陞官符卿李子陞南京禮部尚書謚

文恪

餘姚呂本曰人重大倫世崇名教爰自委質惟君所

詔移孝為忠致身以報順逆殊途陰夷道美英忠

烈實九蹈之在昔江右公往保釐濫蓄異志士民危

移勢方履虎公氣益怡家國深計精貫神祇日晏忘

寐夜分不寐足食練兵悲為之備逆變陡作舍生取

義天監大忠事昌後嗣懿武三季善繼心深厥儀抑

抑成性存積霜比燥秋陽等溫行尚德盛譽滿乾坤

人亦有言世跡其美憲臺觀風宜莫先此

忠節公許達正德三年進士為人沉靜有謀略初今樂陵

原弓馬或棄城於公恭死士十人人持大提隨賊向徑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入境以功陞山東按察金事分巡遼海東寧道禮部愛民下士詳微遠鎮懷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舉憤內外構結莫敢誰何公每案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公以爲不可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公議宸濠反公不屈曰孫都堂大臣不可輒無禮宸濠並縛公且問公何言公罵賊言天無二日我惟有赤心肯從汝反耶汝悔無及宸濠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遂遇害嘉靖貳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忠節昔何景明作樂陵今行以美之

其辭曰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戰場到今漂

其辭曰

其辭曰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戰場到今漂
正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臺功高將不收投筆
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得言封侯唐
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
抗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盜時縣吏州官皆
亡命北梁白馬終日行濟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門戰
只聞開門迎呼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

清惠公耿九疇字禹範廬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
六年爲禮科給事中議禮持大體有清譽正統二年改
爲淮運司通判公性剛毅嚴肅尤慎交接無毫髮私吏

胥豪商勢家凜凜不敢肆嘗條奏監法事宜著令參
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已而
被誣誣得釋以都御史清理兩淮監法景帝初
陞刑部右侍郎屢辨疑獄勢利不能休尋兼江北巡撫
歲凶盜起公善循拊流民復業錄諸都大辟囚寔得釋
景泰三年公以侍郎出鎮守陝兵西除弊弊貪威望
益著遂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公言將官能嚴紀律精
練習勤撫字絕侵漁養銳氣一可當百不然徒充食耳
是秋考察陝西方面官四年加右副都御史有旨市羊
角爲上供燈公諫止天順元年遷臺官諭曹石遠竄
微斧逮公降江面右布政江都公清江且命公老改南

其辭曰

其辭曰

其辭曰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戰場到今漂
正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臺功高將不收投筆
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得言封侯唐
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
抗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盜時縣吏州官皆
亡命北梁白馬終日行濟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門戰
只聞開門迎呼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

文端公周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陽曲人江陵籍公歷
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 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弘治
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時有以民田獻
太監李廣公竟奪田歸民八年災異陳古請早視朝勸
德政節修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等事十四年陞戶
部尚書藩王請河湖稅錢中官織造請帶長蘆監引執
不與上從之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兵部僉戶部
官非制魯昂皆括稅銀輸太倉公曰不可之誠織造害

本齋臨土本諸賢至若禁煙等情寧官減役夫齋堂保額外奪民田又賦稅二分公請毋得增稅移累貧民疏三四上竟從公言十三年致仕 康陵卽位起南京戶部奏法又起禮部奉贈太保諡文端公初在清教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已應變裁剝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采

按公貫穿經史敷對詳明職掌司徒理財節用痛抑諸費蓋欲效陳晉公李文靖之爲者若人可多得哉文恪公楊廉平方震豐城人成化丁未進士翰林庶吉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內艱復闕改南京兵部清查後湖黃冊上疏請經筵講學因地震勅奏用事大臣首薦張元楨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攽諸復禮王恕復楊茂元

盛應期他所論薦如周英王鴻儒張吉王雲鳳劉大夏謝鐸林俊等皆有時名上時政事又陳備邊數事帝申陞南京光祿少卿入賀千秋節丁卯陞南京太僕少卿外艱復除陞南京右通政壬申冬陞順天府尹會虜犯所需車兩銀數千兩公以根本且慮力言於兵部移大興道運所餘銀給之仍奏免派補又奏免夏稅壹萬五千餘石又令農民改撥者入贖賑濟備邊凡徵稅則例無飲儀節悉加裁定者爲令乙亥春陞南京禮部侍郎疏論文修論廟祀巡遊皆切至從之 世宗登極用爲左尚書首進大學衍義略節節錄略以申論大禮

癸未春力請乞休歸杜門却掃獨留置馬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諡文恪公事親養志間移祿以其甘旨自奉其薄友愛諸弟清約嚴重望之懷然執之溫和愛人好士一出於誠每講說旁引曲證務令得聖賢指歸乃已平生所著有文集奏議家規皇朝名臣言行錄理學名臣言行錄等書

羅欽順曰國朝士夫留心理學者性有之以余所聞若河津薛文清崇仁吳聘君步仁胡敬齋所見若蘭谿章文懿晉江蔡虛齋豐城楊文恪諸公則君子之論皆無間然者也文恪公之學問端用力得之乃父復春先生後養師胡九韶九韶師聘君淵源固有自若夫初役傳東甌深及約則公所自得爲多其平居應酬立朝議論篇章著述政事敷施大抵自學術中出可謂名實相副者矣

文簡公毛澄字憲清岷山人弘治六年進士第一人方正嚴毅有濟務才初受修撰預修會典陞右諭德進右庶子兼侍讀正德初預修 孝宗實錄遷禮部右侍郎尋侍講十二年爲禮部尚書持正守典不與諸貴倖通以高康陵爲奉 聖理皇太后言備大舉士梁儲駢馬崔元迎世宗與邸及副總裁修武宗實錄大禮議起公守濮議請以益王子後 獻皇帝上不從置皇太后至一請由大臣定則久又不從會諸生不得難父母斷不

得帝后其所生又不從上不喜動公將願者管文敘
得遺書論主僕議非是公不從嘉靖二年致仕加太子
太傅卒贈少保諡文簡公心術平通學術純正狀先抑
抑謙恭至是非義利禍福確乎不易孫在成進士今爲
名御史

鄭曉曰余釋褐時大簡公知貢舉國士遇我也公清
修雅量顧宏達無枝杜然有定執不曲徇人大體議
起公最先去當是時內閣楊廷和蔣瑄毛紀費宏五
部尚書喬宇孫交彭瑒林俊趙貞吉事端傳郎江俊
何孟武云

南京刑部尚書前巡撫陝西都御史陳壽字本仁潯陰人
嘉靖八年進士弘治初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
丞被劾王恕稱公廉正陞南京光祿少卿轉南鴻臚陞
倉部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都正德初科道
劾瑾被逮公疏救瑾怒奪職八年起撫陝西還南京兵
部侍郎疏乞休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萬貴
妃寵族入橫其中官衆方結妖僧僥倖于國是公疏論
獄得釋在榆林會食師入寇出奇兵却之加俸及歸田
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廖鍾鼎虐吏民楊文舉屬起公撫
陝公至陝勵清勤動直鍾長斂戢比去陝人號哭不忍舍
卒之後都督楊宏疏言壽和兵還虜請恤其後公歷官
四十年大率多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康最者老無所

歸諸子族膏瑋瑋然歟不能葬

楊文襄曰公爲官時直論時政得失無隱不書諫劾
人皆宋王素爲諫官言事才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
廷憂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
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忠宣公劉大夏天順八年進士爲庶吉士出職方事歷
郎中出爲福建泰政巡海道兵久弛公至造哨船葺倉
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
陞廣東右布政使過崑山弔大忠祠建宋慈元戶廟轉
左浙江弘治六年河決決秋權右副都御史治河番逢平
江伯陳銳內臣李興同往公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
下流險穽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道南行遂疏孫家渡
更築長堤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十年虜
入塞師行之軍與公以戶部侍郎出經畫公至邊召問
父老得其要領捐輸通衢云凡境內官員客商家願輸
者米自十石上州自百束上聽印中貴子弟不不禁也
不兩月積蓄有餘益任時中貴子弟爭市故也十一年乞
致仕賜諡杜門修廬十三年加拜右都御史總督兩廣
軍務公差賢才斤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不便者一切釐
正十五年陞兵部尚書時邊事急上謀出兵掩虜公言
不可一日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江
南荆于運糧江北困于京操批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

者是年以災求去不許因上兵食要務十事名問天下
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得求順理即致太平又
問近且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權呼聖德
如天地北邊缺總兵上諭內臣諸公用李明曰公別惟
二人內批竟用李李去鎮無幾劾章至 上曰悔不用
公所薦公入御榻前對久不能起 上命太監李榮掖
公出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十八年春 上賜都御
史戴璫及公白金二錠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
年劉瑾專政璫制達公詔獄戍肅州五年赦歸田璫誅
復公官致仕卒年八十一諡忠宣公平生不以勢位自
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如父母遇有實行未嘗先洩
其言

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絕
足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期期負功
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嘗預作壽藏記曰子嘗見士
夫家子弟受父兄者俟其自後必求名儒大等鋪張行
業以誌其墓作國史者憑而採之予無似承相宗世澤
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官無一事不可述者萬
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愧于
地下耶用是述平生履歷而勒諸石公嘗曰居官以正
己爲先所謂正已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李東陽曰肯
人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非東山其人也

豐城楊廉曰劉忠肅之爲人也明議治體如質太傅

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
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是故先民之遺執
也吳廷舉謂古人云憂民如有病見容似無官公足
以當之矣

襄惠公洪鐘字宣之錢塘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
諳習憲典大司寇威器重之庫子陸異外癸卯內艱丙
午起復陞郎中乙巳江福流賊甫定命公往視請令有
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子弟銷其兵器易以詩書廉歲潛
化奸宄時論是之弘治己酉陞江西副使癸丑陞四川
按察使所在發奸摘伏無所撓避而庭無宿訟由是蒙
恩累遷丙辰入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建左戊
辰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時來賓虜勢猖獗公以邊
備積弛乃建議增邊牆自山海關直抵居庸延亘千餘
里繕復城堡二百七十軍民寧謐遠近大悅名稱藉甚
然權貴人數短公於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
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丑陞右都御
史仍董漕政戊辰命掌南京都察院事陞南京刑部尚
書己巳改北京工部轉刑部兼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
庚午出總川陝湖廣邊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丘仁
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公至以計擒
滅之藍伍起蜀與鄢老人等聚衆往來寇暴川陝遠近
駭動公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謀設伏躬冒矢石前後

斬獲招降以十數萬倫其渠首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土官楊友揚受相仇敵為喪聚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寧諸州縣公遂調兵勦平之復其故業朝廷七降敕獎賜進太保總麻乞歸築室西湖號兩峰居士如是者十年嘉靖三年卒壽八十有一謚襄惠賜葬錢塘

忠惠公周璽字天章廬州人弘治丙辰進士簡任吏科給事中始事孝宗多所建白上一一採納迨武宗即位逆瑾專權公疏其擅改成命竟違詔旨罔上行私氣焰逼人朝士斂手以避乞陛下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謝天下疏上瑾即恨乃屬陸順天府丞使去言路因恩所以救之計串錦衣指揮楊玉誣公以蔑視使臣遽增制收

付于獄今玉自衛王杖之三十公略不少屈曰吾死不足惜今忠義長懷可惜耳瑾聞而益憤之又令加杖遂死於獄卒年四十七後瑾伏誅正德朝賜祭至世宗即位復賜諭祭有柳樹未伸遽焉淪沒之句歷其子仍茲上振訪諸詣祠于合肥城東去秋令有司特祭焉孰謂公之忠可湮沒無聞乎哉

尚書林俊字待用見素其號也晉人成化戊戌進士為主事署員外白沙為上京日與諱學時妖僧繼曉扶近侍梁方以校術進上為建永昌寺公疏切論之下詔獄經歷張武誦欲併下獄俱議遠方二人直聲震海內王

涇祠三百奇勝學築城民德之諸吏俾服辛亥權按察使湖廣一候肅整吏不敢犯禁止私饋有忌之者久弗調上時以引疾乞休歸已而起廣東右布政使奔者起南京食部御史巡江時江防頗弛公悉心經理且持身清約與張聞蕭齊名陝西地震公上疏援古今救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錄正人以端國本因薦謝方石諸靜

夫楊方震漢任輔導江西盜起遣公巡視比至楊示盜許自新招獲巨魁餘孽解散改巡撫更定要約處稅量均徭役庶務一新值內艱武宗嗣位廷薦擢右副都御史仍撫江西歲外艱改巡撫四川藍鄙之寇水虞公陳師無旅領軍令數事將致賊撫之怨報攻保寧即收

道救之遇賊於華龍單與抵其巢宣朝廷德意示以福福賊頓首伏地公曰吾撫汝賊羅拜而謝既而淫雨淫溢賊失期疑阻遂謀非州縣要害川兵脫不支公取將領等命斬以徇諸軍股栗進戰皆捷賊眾披靡前後擒斬俘獲無算已而曹南弁監都餘寇復藏公督兵追勦總制尚書洪襄惠公諡其渠師四十八人執之捷聞降

降敕獎諭晉石都御史上官楊友與其兄夢爭訟已革其宣撫詔乃以萬金賂環求復公言宣撫不宜復亂既不可啓竹理意璽誅乃已公又奏請召用舊臣劉傑胡遷林翰王整禕文以復舊政公不待新命已意遂致仕卒祀公行七十世宗繼統起為戶部尚書又改刑部

書命特起筵上親儒臣勸講學疏內仲犯法者一無所貸癸未加宮保再疏請歸命有司給廩存問公事二親盡誠孝厚宗族助婚喪雅志林壑一介弗苟取冲素如衆士接引名流者有見素葉荅楊應寧少博書曰事業身益瘦每及歸諸老輒相阻不知平生僅此易退小節故出將併夫去矣三月滿力請骸骨卹槨衣沽當數夕我也

新修集卷二狀元編次皇明公卿卷之五

文臣拔尤考

尚書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籍梧州成化丁未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子民賊賊息訟則家禮實行之都御史屠滿徽吳公爲邑權瑤修家廟公竟祥曰非奉舊例新恩不敢役一民費一錢也又忤市舶太監且駁淫祠修學宮忤上官意逮係得釋弘治九年滿爲吏部選公成都同知改松江請修軍政十八年廣東盜起劉忠宣馬鑑屬爲陸兵備食事討平之村池水蓋王德二年吳公物來之六

章兵備改益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參議轉理州副使時公勦鎮守太監潘忠二十罪忠亦列上公罪初之無狀止以枉道回獄官吏部前十二日從戍屬門瑾誅放還敗雲南副使陞江西參政討姚源賊用兵以歷年勦以萬計吳公雅多智略勇不避難諍責解散賊擁之入巢勦公求撫公如前責辭色不從久之伺得賊中要領誘勁賊入其酋公出一鼓平之晉廣東右布政立指船運貢文易之法平傳校額面獨復賊作亂分兼兵部副使十二年湖南飢公以副都御史賑濟辰州奉勅劾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又疏六事備宸濠之變報聞蒙大恨惟恐公巡撫江西 世宗即位召爲兵部右侍郎

上疏化輔臣政南京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奉私釋止妄工晉南工部尚書卽疏歸後二年卒年六十六公不備藻飾神采英毅士識雄偉言竹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輕財好施素敦友誼妻子恒冒飢寒所居淋隘無負郭田卒之日無以爲斂都御史姚鏡爲營辦

崔銑曰銑平生頗識當世賢士大夫如吳公之真才深履歷行定力解儀也嗟乎吳公衣食人惠廣矣妻孥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瘡九死皆歷之不能一月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比卒未聞報德者

聖朝人物卷之六

大業公唐龍字虞佐浙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知鄞城縣鄞舉教流賊且至公集壯工守賊無敢脫城去公追殺數百人以有功擢叻臺風義峻整接濟南上疏諫巡遊斤鑾幸轉接江西逆濠南平禁兵在境爲患公禁不得逞疏請班師民獲安堵陞陝西按察副使督學校文責雅正品士先器識無陞山西按察使義感因徒明燭誣獄以太僕卿徵尋推食都御史總理漕運署副都召入臺陞吏部侍郎會關中飢邊多警遣兵部尚書秦石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公務賑卹病者與流者復一時將佐樂爲用連年虜犯寧夏有柳門之捷犯延綏有清水之捷吉囊自將十萬犯安會則又有典武乾講之捷

後俘獲斬首幾千數廷議封爵不果大為刑部尚書劉源清以討亂卒過嚴劉淑相以奏許執政皆坐重典公論者皆得錄用加太子太保轉吏部尚書板輟不望崇恬退後滯幽錄救得未戒執憲持法權勢庇援無所避上以九廟成恩宥大禮大獄諸臣二十餘人公有刀焉尋乞歸養朝野榮之再起為南京刑部尚書又改南兵部公謂制敵在任將請待邊吏文法少寬故諸宿將違係廢黜廢棄疏舉四十餘人無何疾卒年七十公清忠耿直其歸大事正色直言意氣慷慨神采英毅屹不可同而性大可平表裏洞見見人之善與之惟恐後然疾惡太過以是見稱於人所著有易大旨歷官奏議漁石

集仲子汝楫嘉靖庚戌進士第二人

文徵明曰今制大臣既既得請葬祭矣其易名以諡則得德視功出宸斷不輕畀也凡館閣侍從之賢乃得諡文其部院諸曹間有得此者祖宗廟廷今不數臣焉若家宰唐公其一也公少從學章文懿公之門得淵源學優行縝為文章謹嚴典重有左氏先秦風精詣閭肆號稱作者數歷中外隨試輒效聲望偉然而面師侍賦之功為多諡曰文襄諡者謂公足以當之夫

寶宋曰堯先生之數業今爛昭昭其末端試為刀于百里方民繁金而懷恩分流狩于三陸兮胡迄遁而

莫競佩程部之疊疊今賜皇威于六奇乘衡鑒于文皇今執班姬之能欺

少卿貴璽字伯固董田人弘治十年進士推官德安府陞刑部主事清勤謹律經義決獄平掌十三司議讀陞員外郎改兵職方郎中內數復除會康陵北巡人公危疑武阻公行公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為生太拙賜夷馬革自託何愚衆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上將南巡時寧康人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康人交通江彬又提勦兵在左右公卿文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士諫諫公曰上巡遊本起彬然彬方攝權擅兵無敢斥言者不敢舍彬為文語獨

集仲子汝楫嘉靖庚戌進士第二人

陳子華曰崇正學通吉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公自必死形見公疎即碎已疏願同署名進疏入二日三詔杖百餘坐係逾月除公名陸竟死公歸杜門著述家素貧乏恬不為意嘉靖初名為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贈大理少卿公沉澁好學雖疾病文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流自成一家言

都御史羅通言水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巡四川有風節十九年言事得罪謫知縣正統初為員外郎理宣府邊餉陞兵部郎中三年從劾書王驥其肅征虜有功十四年冬虜寇至公守居庸關獲食都御史改副都守

有方略才敏擒虜首解三帖木兒提備兵五千南
襲虜至拘羊山斬捕有功召入參贊軍務理院事景泰
元年給事中言公本河泊所官以內閣陳循薦其曉暢
兵法尋陞副臺恭昌平侯軍務令更兼院事訪誤戎機
不便同年公疏乞勅石亨楊洪各率精銳馬步官軍
自柴荆出大同法自居庸出宣府沿途延提督官軍
堵塞關口修理牆柵勦除賊寇防護耕種公又言邊軍
老弱首功虛張虜勢德勝之戰道在都門斬虜幾何陞
六萬六千有餘又言腰玉珥貂者皆苟全性命忌能
言千謀不喜且乞罷兵柄都院翰林科道之曹于公亦
舊道憲在賊賊爲國計無他謀等宜同心協力勿互
嫌是年公乞下今擒斬也先事章者賞萬金封公侯上
命公往鎮山西兼護餽運三年冬公言虜恃馬力出入
塞下今也先使臣有馬四萬宜增價酬之不數年胡馬
自空此生弱強虜之策也是年督兵懷來至長安額又
斬首有功龍門諸城遺種數萬命公總領虜遺班師
還京協贊軍務四年訓練將士是秋與蕭維禎並陞左
右都御史天順間致仕公樹功居庸關民建祠祀焉
按公往鎮山西公意不欲行于謙上疏曰當國家多
事之秋非臣子辭勞之日臣謹詣熱山而事情謙宜
往通宜爾是言也非以扶已之長實有激勸之英部
院調和而國事矣有不濟者哉

鄭瑞翁公曰羅公綽有風節却兵曉吏事至于今
思慕之
尚書軒冕字維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天性廉介
進士督學上嚴冬忽值水援出擁被危坐有司急進
齊却之
政公清修
嚴明不苛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前
使者修不檢公矯以清約禁絕和買四時一布袍蔬食
不厭遭責即行僚屬尚未及知時守浙阮鑑亦清
謹安靖與公善公既去阮乘食公亦清廉浙具稱治景
泰四年陞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政南臺內數奔奏天順
初首用公爲刑部尚書取公爲都御史三人廉亦有
名海內信回米義耿公去公亦請致仕上召公慰
留晚疾不可強與致仕陞辭上曰昔浙江廉使方滿
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公頓首謝賜金易路費公去復
召爲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公嚴毅遇人無賢否悉峻
拒不與接歲時過慶賀事身居一室朝服端坐安無一
言鼓嚴出行禮禮竟歸保僕聞公來輒避公公卒後修
史者令有司取行實無有也
憂毅公韓雍字永熙吳人正統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奉
命錄囚數出疑獄十三年巡按江西會應陵賊起公與
巡撫俞瑄楊瑄捐斬二百人衆解賊匪據察副使廣東
發日事陞食部御史巡撫江西年沐三十歲遊治曉

習人情照奸貪疏充滯拘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凡所
經指後按爲例景泰七年勅掌王不法并論府察上遣
官卽詔天順初滿從邊調山西副使坐累致仕二年起
爲大理少卿尋復官都是冬巡撫大同歷詳論法善爲
朝廷言北門公精悍閑達有智略時出已意經畫防守城
堡部署將校糾去奸姦訓練士伍逾年戎政大修虜不
近塞七年還議事上喜公狀見陞兵部右侍郎裕校
一征夷將軍用兵兩廣王宏薦公以僉都御史督理軍務
勅公及朝會南京諸衆欲分江西兵從遊擊將軍率達
官由廣順入廣東送賊大軍從潮廣入廣西令諸兵固
固勿與關公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大兵聚而爲
正分而爲奇今兩廣已無完郡全大麓賊聚蹙不圖而
起其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攻大麓攻埃高
康雷東可應南詔而可取播慶其可斷陽明諸路勢如
常山蛇動無不應攻無不克何煩於遠自古暨夷來寇
不可以禮義較惟戰勝自貳叔救云寧我薄人軍志曰
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可巧遲何泥于
因眾從公會諸軍出東道建備著平陽朔諸賊又進平
修仁荔番諸鄉遂直抵大麓賊不其除然焚其積聚四
面夾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餘其黨盡歸千戶
所刻石紀功班師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巡

都歷一千四年公言賴澤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
預爲彈壓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
兼巡撫開府梧州公得奉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
以故謫議遂起內臣黃然忌公威權不得肆族人上書
誣公上以爲這使卽詔公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薨
毅公明經讀律洞達說義爲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
爲所各臨戎海政豹受賜持江面嶺南被其惠澤稱辭
酒醉風生泉湧
御突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興化府莆田治九年進士
一年喪父繼戎後勵志讀書年二十慨然嘆曰聖學聖人
之學如須臾作首元錄進士時倭寇廣東師事白沙學
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特辟
守嚴擊強姦徐輔以寬富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寬密偵
李上下考績歸至淮寒幾死爲監察時犯服朴素騎北
馬身若無官有尚書某受賂公竟劾去遂以母老乞歸
養母供其旨短牀牧席身治畦隴妻子服食粗糲皆人
不堪公泰然自足自坐斗室宛經書體驗身心隨得
隨錄常曰儒者有向土二天詩文特士直耳正德中吏
部以公清苦奏改晉其教諭資其祿鮮旣又援侍郎潘
禮例奏給月米上從其請以資孝養又辭奏上不允
公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
起號哭亦卒泣下遂歸爲依林後爲治除詔表宅里

曰孝廉

林俊曰公稱悟既深充養益熟陽夏梓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都御史高明字上達黃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徙耕淤地歲收歲數解議者欲侵畝生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歲額不改天順四年御史趙明等疏更語蠲稅事上詰疏出誰公任寔章疏都御史寇深言景年奏順督勇高明乞貸明上怒亦解顧言公曰高明能御史先是公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納賂下獄死誅石亨公籍其家參頭得免石亨自益山麓陞山東按察使上謂南陽曰高明宜內用又謂寇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南京久弛縱公振綱紀劾罷諸貪殘吏會淫雨極言陰盛陽微急宜修省以回災異揚州益寇起劾公勦捕公授方略舊賦九百餘人沿江以軍中官衛私盜辱官校公盡籍其盜勅中官又修劾戶部及諸巡撫縱法狀陳利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公公亦三疏請終養成化十四年上杭賊起即家劾公便宜討賊公力疾赴聞大破之尋疏乞休公天性孝廉後轉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微若布政夏更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初岐嶷有巨入志日記數百言稍長亦擇力問學初爲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久之發爲文章詞公與

寇脫去流俗自成機杆陞江西按察副使使使里與賞黜浮華閱卷一目數行下又善鑒察別復文山所至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陞浙江參政處州民苦盜賊走山谷招不所曰罷夏參政來公撫至即散化化二十二年進山東右布政使徵簡有容安民即用或獻賦作不聽曰勞而不怨斯可疏論閣家之勢在臨今台則安離則王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當合以成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宜在賑恤臨清南北咽喉或望爲害不小宜選大臣有整實者鎮守二邦兩兵屯田示天下形勢足議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金部御史黃俊鎮臨清吳中旱饑有司莫以告公投書巡撫發廩二十萬人勿竟來之云

萬石韜十萬石他所論列若文廟禮樂之教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才之類皆切於政本公誠心重道無黨無援自任仕爲郎署至副使三十年未嘗以條疏降志

按公之言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閑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夫今之人以詩書爲糟粕以博奕銷白晝以勞身肥家爲子孫慮而不知此身之玷多夫公之言豈不爲名言哉

恭愍公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三年進士爲御史成化初疏救羅倫劾學士倪謙鐵薄于進又劾尚書馬亮諸大臣不職巡江西貪殘吏更風刑去賴南賊流入贛公

官兵收捕改提學南圻陞按察副使河南提學言勤師
程規約簡明誨訓生徒必求踐履斥纖怪靡蕩之詞選
按察使出寬抑出酷更奔內艱歷廣東布政使歲滿役
華市始著人販海求利及市御選賓公疏言珍禽奇獸
之好不可以示外夷罷中朝事竟止中貴人不能堪誣
奏公違法詔即詔林公上京賴南人號哭挽留者數萬
至昌平正德中贈光祿卿諡恭愍公學詳行方文詞簡
古潔廉無私終身粗糲

門生王鏊曰先生抱經濟之才秉剛方之氣其督學
南都也先後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章縫折筆之管
不啻黑皇而人長之如神明能去惡之如父母其藍
提明人勿考之矣
河南也亦然左轄領表節用愛人通商惠工時方農
布而中貴譏忌煩其身嘗曰居官必盡此職行事必
盡此心船艙之矣

三府夏時正季李葵慈縣人仁和緒正統十年進士歷刑
部郎中據獄福建會上杭盜且起輒發倉賑贖不待報
天順初進大理丞以母老乞致仕不許乞移近地便養
改南京進少卿成化初改太常又遷南京大理寺正卿
七年歲大疫巡視江西兵食甚憂二百二十人革冗徭
理庾賦省無名之稅十餘萬勸民築七十萬石賑饑民
二十三萬餘南昌城堤得不壞長河洞人叛公置車
撫定疏上時舉二十事當路人不悅指公奸名遂上章

乞致仕歸仁和僦居民舍布政使張公瓚為述而謝書
院于孤山處舍家食者凡三十年卒年八十八公博學
高才工詩文書畫最善多著述尤詳于稽古體文字云
崑山黃文華公文章如春空曾雲動 合南意
又如蔡國抽絲秋鶴引吮無不令人欽羨者公按公
宜遊所至雖有積弊斥貪墨賑災災民咸德公盜賊
咸有古人風而志養親霜情山水晚年著述弘多
杭州府志先賢祠祀皆公手筆也

食事王琦字文達仁和人永樂甲午科鄉貢試部副
授南陽汝州學正身範物先生徒率身廉潔提監察
御史以正直激揚學行者咸稱廉潔而按察公事提督學

校士風丕墜以母憂去起復值蜀患劇盜攻劄四川兵
簡務論為公難之琦在徵日事不遑難臣之職也即就
屏居風遠振盜賊解息蜀荒具之知與時違不能獨
人俯仰跡乞休致年踰五十歷官清白家無擔石之儲
不敵以紙補隙在官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門陶
如也歲大侵無以供朝夕冬旦暮大雪連旬僵臥不能
出門戶人有饋者非故舊推不受即故舊餽數亦却之
有言曰當日當道雅重公試一言何所不滿公曰吾求
無愧於心耳心苟無愧雖饑且寒無不樂也何言之抗
守胡君濬聞其貧餽之不受奏聞于朝欽賜百金此
面辭謝曰在官勿錄周貧以粟不以金金無功而

後竟以饑寒卒

贊曰徽弁榮名飴甘窮餓雪寒迫人晏然高臥饑死

極小失節失大比跡享公廉輿立備

江面按察司提學副使空同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徙大

梁甫冠舉吳五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郎中才敏氣雄

簿書外日招集名流為文會酬倡營益三關招商用法

嚴被擯下獄得釋每抗疏言出今不平宜府殊法一經

宣戚即厄不問不報乙丑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之弊

末言皇親橫則外戚驕恣張侯辨懇摘奏中張氏字為

四母后遂令面話乃列張侯不恭狀悉實可接遂下獄

為惡黨也獲奪俸三月上諫劉大夏曰朕欲寬夢陽

人物志卷之六

一與左右謂當挺杖栗念則泄如朕親謀臣何正德初

八閣道上無遊閣部臺諫協情諫之不克閣遂斥諸大

臣已知部奏實空同子仲奪官降山公布政使經歷致

仕戊辰劉瑾以快前及羅以仇事擢起京人意其必死

是時瑾發體傷振康于康子謂瑾曰李能法皇祖為文

殺之大矣天下學者望瑾乃覽空同子釋之瑾誅起為江

西副使提學勅許奉聞重事空同子探學舉士外有大

更白臺使及同官者痛其侵官空同子許之各起訟當

路素忌其才名落職寧陵人方書其圖威劫謀內省果

受制知空同子不可陽下之及廣八叔有言其黨附者

特旨以法司寇林俊不可止卒年五十八子校舉進士

所著有詩文集云

王釋登論曰夫中興宗匠夙稱李瞻嘗其文采葩旒

辭調豐鬱山龍藻火之文重黃鐘玉磬之音韻宮商

朱紫麗且炫目誠亦一代之奇也然僕以為李君之

詩功崇而業淺何者李君生于弘治正德之間崛起

關隴蛟騰虎視力挽七朝之廢身濟百年之溺指而

號於眾曰古不漢魏非古也律不盛唐非律也一時

海岱英靈之士翕然趨之而風雅之學亦復遂振今

讀其詩吾獨惜其調高而意直才大而情疎体正而律

庸力有餘而功不足也則則其詩太過而平不及其

傲刺深鋒朱殿凡有識者無不可知此猶戰國之

人物志卷之六

余之後漢以炎劉侯以為李君之詩撥亂反正之力

多粉飾太平之事少所謂可與創始難與守成故曰

功崇而業淺也夫武宗時李君亦職於關西徐子白

眉於東海李資弘亮徐學精深長才絕力則徐不逮

李清聲古色則李不逮徐故自不能一律齊也

陝西提學副使大復何景明字仲默汝南信陽人也弘治

間進士除中書歷官至陝西提學副使公為人謙抑溫

退未嘗以才凌人及論國家事當否則蹈厲奮發有萬

人獨杜之氣由少至壯齒未嘗一問家產人有疑急又

無不各厭其意道弗合者雖隆貴人忌不與見至老

士即貧賤老尤折節下之竟以不受壽卒于官

以下原缺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四卷

〔明〕楊廉 徐咸撰

明嘉靖二十年魏有本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朝名臣言行錄序

孟軻氏論取友之道自鄉國
天下而後尚論古人言有序
也今世學者覽典墳涉史籍
希慕黃虞上下周漢則有之
矣至於先達故老德業風韻
懵焉罔知豈非博聞蓄德之
缺與曩本釋褐使留都謁宗
伯月湖楊公公以手編
三朝名臣言行錄二卷授之嗣
於同年集齊丘大理得近代
名臣言行錄二卷則海鹽東

濱徐子所集也間嘗披閱服
誦仰止不暇中間翊扶

景運贊輔太平黼黻文章闡
明道學定難拯危安邊攘寇
忠鯁節義炳炳焉凜凜焉直
與臯夔伊呂龍逢諸賢頡頏
輝映何古今人之不相及哉
又就而攷之

國勢安危政體沿革與夫

祖宗列聖涵養培植之厚因可
槩見矣故今萃合為一付藩
司執事者梓而傳焉

嘉靖辛丑秋七月望

賜進士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南前大理寺右少卿
後學餘姚魏有本書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六楊龜山先生集
徐成撰書曰在十年閏四月十六日城西村
徐成收書五月壬子至補作之六月廿三日



新刊皇朝名臣言行錄引川諸書

蘇伯衡文集

歐陽圭齋文集

御製文集

國初事蹟

覆瓿集

翔運錄

潛溪文集

王忠文公文集

一齋文集

言行錄
六朝國書

始豐臺

方正學文集

劉三吾文集

黃忠宣公文集

東里文集

聖諭錄

奏對錄

兩京類稿

楊文定公文集

抑菴文集

錢文肅公文集

耐軒文集

兩谿文集

桐山文集

敬軒文集

古穰集

天順日錄

可齋雜記

涇東臺

水東日記

言行錄
天朝國書

縣衙瑣探

吳齋文集

否泰錄

姚文敏公文集

類博臺

方洲集

一峰文集

名臣贊錄

白沙集

游齋文集

定山集

立齋文集

南昌郡志

新安文獻志

觀菴文集

增臺類稿

自朱子作宋名臣言行錄其後李幼

武有名臣續錄有別錄有道學名臣

錄又其後元好問有金君臣言行錄

蘇伯衡有元名臣事略皆因朱子而

興起焉者至

國朝彭文惠公名臣贊錄亦然或謂

朱子不可擬擬之非僭則妄廉謂作

太玄以準周易作中說以擬論語則

不可若記事之書取法於大儒譬之

為員用規為方用矩何為而不可哉

論者徒知尊朱子而不知其不在乎

是也廉亦取法朱子者故綴此以解

人之惑云揚廉識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豐城楊廉纂集

第一卷

魏國公中山徐武寧王

誠意伯劉公

鄂國公開平常忠武王

曹國公岐陽李武靖王

衛國公寧河鄧武順王

信國公東甌湯襄武王

西平侯黔寧沐昭靖王

參政陶公

學士承旨宋公

參政越國胡武莊公

御史中丞章公

待制王忠文公

祭酒宋公

大學士朱公

平江伯陳恭襄公

少師蹇忠定公

少保夏忠靖公

少保黃忠宣公

英國公定興張忠烈王

祭酒胡公

左都御史顧公

少師楊文貞公

少師楊文敏公

少師楊文定公

尚書周文襄公

第二卷

祭酒李文毅公

侍講劉忠愍公

祭酒陳公

副都御史吳文恪公

都督山襄毅公

尚書王文端公

知府况公

僉都御史魯公

少保于肅愍公

昌平侯顧國楊武襄公

知府劉公

右都御史軒公

尚書年恭定公

尚書魏文靖公

尚書耿清惠公

侍郎薛文清公

尚書王忠肅公

庫齋吳先生

少保李文達公

侍郎劉文安公

尚書王公

御史鍾公

侍郎葉文莊公

右都御史韓公

侍郎林公

布政使陳公

脩撰羅公

侍郎楊文懿公

僉都御史楊公

尚書余肅敏公

徐達

中山武庫生

字

直隸鳳陽人國初封魏國公卒年五十

四追封中山王諡武寧配享廟庭

大明中山武寧王姓徐氏諱達鳳陽府鳳陽縣人家世農業王年二十有二值元末兵興歲癸巳朕集義旅王來麾下視其所以周旋幾二年動靜語默悉起群其朕於是命為帥首凡有徵征以代朕行又幾一載明年乙未朕被敵所執敵之帥首亦為

言什野

卷之二

乙

我軍所執明日王來以身代朕歸朕縱敵帥首易王還已而從朕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時機務浩繁姑孰之郡密邇大江况元帥首孺子海年率舟師以拒江面為朕肘掖之患不暇率兵四征乃命王為將擇精兵數千東取溧水溧陽王兵至守者不戰民庶咸安明年丙申春二月敗元舟師于采石王仍屯溧水三月召王從征建業越十日庚寅師入建業越七日丁酉命為大將浮江而下水陸並進東取京口大破元師京口已定東探浙右時張士誠擅稱名號遣將已據毗陵旌旗相望其守

者潛遣間諜誘我王侯王察知遣使歸告請勦兵以討朕許之王將二萬人逼近其壘復遣使歸告賊勢必窘益益可下朕遣戰將千餘會甲上三萬師會合圍毗陵張士誠自姑蘇發其弟張九六將兵數萬來援王遣兵逆戰不移時破之生擒張九六城守猶堅朕復益新附二萬合勢共圍守者窘甚出計多方誘我新附者二萬新附帥首密從傾營入城助彼來戰勦我軍環其城而營之因新附者叛四方去其三獨王固守其南開平王徇營東南外一舍之餘扼彼援兵尚未警移聞新附者叛

言什野

卷之二

乙

寇迫王營王拒守且戰開平自外來援內外夾攻大敗其衆擒其平將張德餘軍敗入其城上復環而困之士誠自姑蘇遣將呂珍寅夜入城督兵以守與王相抗初彼軍雖少糧且足用戰守益堅及誘降入軍多糧少戰且狐疑丁酉春王將呂珍潛遁城下師旋復遣征軍圍城圍援至王發兵扼要而戰援者敗俘斬者衆旬日城降宣城亦附凱旋時四方群雄甚多朕固守江東數郡命王移馬厲兵以觀四方之勢又明年戊戌命王點兵固守建業朕親下浙東金華既平六月師還未幾遣王西

征皖城水陸並進微北秋命王西征池州師抵而平陳父諒遣兵來救斬首萬級生獲三千餘時張士誠發兵來寇止興城陷遣王將兵復取師抵城下不旬日城復生獲三十餘輩戰死其年惟揚元義兵盡歸王貢秋王從朕下潯陽陳父諒敗潰時張士誠發兵攻長興留王守潯陽未幾召歸師次中塗今復守潯陽比至陳兵已入城守王遣兵與戰陳兵復潰俘斬數千獲其衆屬戰時潯陽之境空荒棄而弗守師旋建業癸卯春正月取豫章城降命王西取武昌不克班師中塗豫章內變

王復討平張士誠北寇壽春朕親往援王爲前部張兵敗北旋師金斗周圍其城戰間陳父諒大率六寇豫章詔王罷金斗之圍歸整舟師解豫章之難秋七月師次彭蠡陳父諒罷圍爭戰王身先諸將敗陳一巨艘死者千五百人自是彼軍勢弱我軍威振由王身先癸卯歲晉王守京朕西征武昌甲辰武昌下克陳之後其年大會兵于京師乙巳歲命王取淮東淮陰諸州仲夏師旋歲丙午命率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盛戰於吳興皂林之野生擒張瑒公萬不數一卒盡赴京師冬十一有一月師

抵姑蘇明年丁未秋九月姑蘇下鄒浙左之太平詔班師命王西畧晉樞九溪羣服還軍京師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朕即大位二月命王爲征虜大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經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公命率甲士二十五萬北定中原抵齊魯而民安所過輯兵守禦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所得壯士帥而徂征不煩朕念北齊既平命渡河南兵至大梁父老耄棄以迎西下洛陽長驅峭直直抵潼關守者拒戰王命宋國公爲勝拔之朕命據關而守諭歸大梁北下河內由鄴下趨趙州抵臨清其年八月三日辛未北入胡都捷奏平胡復命西下晉冀如命并陘長驅晉冀以平二年春正月召渡河西兵入關中守者皆棄全有關內之地召歸天下太平三年冬十有一月論功行賞命王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改封魏國公五年夏五月衆議北入沙漠王至霸北兵庇而還勅命沿邊輯守嚴鎖于燕口外餘民自是收盡海內無虞十七年甲子太陰數犯上將朕惡之召罷北鎮勞勞于家是年臘月二十有一日衆

疾朕恐之星馳四召名醫咸至終疾弗瘳明年乙
丑二月二十七日己未薨特封中山王諡武寧享
年五十有四爰以是年四月十八日己酉瘞于鍾
山之陰生男四人世子允恭襲封魏國公文四人
長女燕王妃王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
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之處攻城不著與人
不戲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
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
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既薨朕恐歲月幽遐磨
滅績朕特親筆生前張我武威偃兵息民況一
區夏重安人神之勞以示子孫耿光萬世勒諸堅
石樹當神道歌曰景命昌兮天彰錫我並後兮忠
良幽韜秘畧兮神機默溫溫兮蕙剛東旌鉞而徂
征兮旣出旂幢繚繞兮雄氣軒昂戰騎蹙兮蹄疾
旌旗烈烈兮前行六軍濟濟兮甲冑殲殲兮燦爛
精鉞舍之兮周盧星列屬靈兮比比懸倚刀斗聲
頻兮令密山川妖魅兮奚藏響張力勁兮鯨鯢槍
幾披星月兮秋霜肅肅忠海內兮孰前當摧堅撫順
兮我武惟揚

御製神道碑

中山武寧王寶元聖之首南收吳越北定中原東
平齊魯西入關陝入抵皆王之功今其薨也

皇上以王豐功偉績始終本末非詞臣所能周知故
親筆之刻置祭道

朱善無神道碑後

太祖高皇帝仗一劍起淮右舉湯武吊伐之事有識
之士雲附景從於時壯股心膂之臣皆英武傑持

超邁之才若純誠厚德顯顯焉尊主庇民之心者
中山武寧王徐公其首也天監厥德報福彌厚迨

慶後人愈遠愈盛非一時同輩所可擬也王四子
長輝祖襲爵魏國公文增壽

太宗皇帝靖難之際有翼轅而竟死非命初追封陽

武侯進定國公

楊士奇撰定國公墓誌

天眷

聖明篤生賢輔削平群雄翼我洪武及狄陰山雪

耻千古攻城弗屠手完藏府錫爵分茅以有魏土
黃彼朔野莫敢子侮氣作山河不物以腐

無漢

劉基

誠意伯

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元進士累官歸德國初仕

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卒年六十

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
魏徵之流而異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
時聞閱書肆有天文一帙因閱之朔月卽背誦如
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
貴伯生撰行狀

公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水中特魯道原

言行錄

天卷之一

二

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

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今歲十年後有

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

行狀

太祖皇帝下金華定括蒼公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

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

有王氣欲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

也公獨張口不言

上召公入內公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

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

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

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

小明王公大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遂

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

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言行錄

天卷之一

八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踴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張氏入寇時曹國公欲

奮擊之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

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

矣趣使疾進兵遂窮追賊至東陽擒之以還公至

京師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

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

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

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

上移兵湖口以金木相犯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

居多公爲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

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瑛伐福建果敗沒

上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爲

上言李入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欲數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任

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然後可若東小

木爲之將速顛覆如臣驚鈍尤不可爾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恠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

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

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

庸何如公曰此小憤將傾軋而敗輩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

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事無

才願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先是相胡惟庸公乃大戚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

蒼生之福也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
胡丞相以暨來視疾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卷石
自是疾愈篤

上使冠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

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

率以天文書授子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

後人習並行狀

汪廣洋與胡惟庸相相持法久之御史中丞徐

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對以無是事

上頗聞基方病時惟庸挾盟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

廣洋不能爲國効忠敗南海遂死于道新安文獻志

公在勝國年甫弱冠已擢巍科然而低徊散地餘

三十載及東南多故稍見任用竟莫能行其志焉

今

上龍興遂爲心腹之臣殫其智慧上讚廟謨曾不

十年濟一統之功傑然爲開國宗臣蘇伯衡撰

初公著書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公之

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

此

皇明之所以興也一人之斥含有關於天下國家之

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

徐一夔撰

劉之文不寂宋潛溪而世獨稱宋者劉掩於功業

耳

楊士奇跋

子房之策不見詞章玄齡之文僅辦符檄未見樹

開國之勲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公可謂千古之人

豪矣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疑伊

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

葉序

公剛毅博懷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下色

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蕩無間阻至於義所不

言

行錄

卷之一

直無少假借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

莫能測其機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自言其功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嘗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

臣或有過失得諫者公必為救解而免又以文章

為當代首稱云

並行狀

華淪於夷曷任於時夷歸諸夏仕止乃宜就桀就

湯節義美虧大哉王佐燭物炳幾運籌制勝真

龍以飛昭回制作文章是名為宗臣爾爾爾爾

彭韶撰

常遇春

開平忠武王

字

直隸懷遠人國初封鄂國公卒年四十

三追封開平王諡忠武配享廟庭

王賦性剛毅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為群盜劉聚所

得王聚聚終不能有成聞

太祖駐兵和州聚聚來歸

宋濂撰神道碑

上抵采石礮元兵陣於礮上倖難登岸王乘快舸繼

至

上麾之使前王即令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

石

言行錄

卷之二

庚子夏五月從徐公拔安慶時偽漢陳友諒揚言

拔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伏銳士于九華山明日

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

陳友諒攻南昌王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岸山與

之臨舟大戰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火熾一里之

間湖水盡赤敵將張瑄邊素號最猛王射之中矢

走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

御舟而已舟

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玄諱中濟矢死士卒一萬皆降

丙午秋八月諸將攻浙西王立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攻之偽丞相張士誠悉發境中兵爲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結營東岸復出敵背士誠出親兵拒關王一鼓勝之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湖州亦下遂進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

冬十月同徐公奉命北伐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戰王單騎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射刺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師次太原守將廉擴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卒未至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王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廉擴帖木兒果中傷而遁

並神道碑

虜復侵通州王遣兵拒之通州之人免於荼毒其德王尤深王遂帥師破開平大俘獲而歸至柞河

川以疾覺拒過通州人皆罷市迎哭飲食必祭王並掘廟碑

王爲人守讜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旅守節制及其自將兵所至無不克捷由其知識明而才力雄故所施各得其宜也

上召臣瀛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土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爾尚爲文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

並神道碑

惟王文武全才有力如虎雖猛將之盈庭孰英風之致擬今南征北伐關地千里混一之功佐運之勳震今而耀古真可謂不負平生之語矣

祭文

蘇伯衡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肅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動颶飈馳霆春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杖劍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殲靡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帖無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且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讓浙六軍例戈木根既陳何有條河乃牧晉

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茫茫朔漠漂河
所經華將刻將邊塵弗驚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燁
其有光亘古不沒幅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
王功爲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尤輔帝
業邇運之勲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
垂成王忽長逝 帝字與哀如失一臂愛加恩寵
用賜王封衮衣繡裳昭曜泉宮 天子曰噫未懷
朕志共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
雖云歿生氣凜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
垂示千億 神道碑銘

三八六二
長材偉貌猛如虓虎手提椎埋早歸

王主強漢僞吳席卷以舉長驅入燕光復中土錫昨
嚙封以開鄂渚允矣元戎赫然威武廟祀千通血
食千古 彭都撰贊

李文忠 岐陽武靖王

字思本直隸靜海人國初封曹國公卒年四十
六追封岐陽王諡武靖配享 廟庭

王父隴西恭獻王尚曹國長公主生王十有二歲
而公主薨時元末大亂恭獻攜王走軍中幾不能
存聞

皇上駐兵滁陽始來見焉

皇上喜甚卽自養育擇師傅以教之一日取所業示
近臣曰是亦可以當於馬上習之哉丁酉乃以舍

人領軍策應池州僞漢陳友諒發兵寇城王擊敗
之戊戌進攻青陽石埭太平旌德皆下會兵取嚴
州授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守
嚴州僞吳張士誠遣其徒率苗獮水陸奄至興王
戰大敗其衆復取所斬俘馘載巨筏中東流而下
水寇見之亦遁 並倫撰神道碑

乙巳春正月士誠遣僞司徒李伯昇大率其徒號
二十萬寇新城王聞之卽令將士未至新城十里
許有地曰龍潭立營其上新城守將遣人由間道
詣王曰衆寡莫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之至王曰

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且
八千之謝玄破八十萬之苻堅庸非衆乎吾若未
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為攻矣莫若
與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之有遂下令曰彼
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之
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王橫擧據鞍引數
十騎乘高馳下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逆戰王
格殺數人出入陣中所向皆靡因督衆乘之敵遂
大潰自相蹂躪城中將士亦鼓譟而出呼聲動地
莫不一當百斬首數萬級擒將士七百餘人委棄
鎧仗彌亘山丘自是張不能軍矣

丙午八月召還京師陞受 宸算總水陸之師下
江浙冬十月師進克桐廬新城富陽至餘杭謝再
興子五人嬰城固守王合圍攻之一日而拔杭守
將潘允明聞之恐遣其負外方聲請軍門請降王
曰師來臨城而負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師乎尋
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靈
百萬擇所托而來尚有他意乎王見其誠引入臥
內歎笑欬接因命條畫入城次第異日遣歸允明
遂封府庫籍軍數出城拜降王入宿於城上令曰

敵有擅入民房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金卽誅以殉
由是內外帖然民皆不知有更革事就加榮祿大
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戊申春正月

上卽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二月間中既平餘
燼復合

詔王討平之二年來以王爲偏將軍副開平王常
遇春征迤北由遵化度鹿兒嶺敗江文清於錦川
次全寧元將也速連戰一鼓敗之追至灤河斬其
宗王慶生遂進攻大興度其必走乃命兵千餘伏

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斬其將馬住進克

上都秋七月開平王薨于軍中八月 詔王領其

衆接援慶陽師至太原大將軍中山王徐達已討

平之王聞大同受敵甚急因諭衆曰吾與若等受

命而來關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若候進

止吾恐大同之敵愈盛不可復制於是出鴈門次

馬邑元驍騎數千猝至王與戰擒其將劉平章進

次白陽門又擒虜四大王前軍已去敵五十里

禽管王至據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爲營是夜

虜果悉銳來攻王堅壁不動奕二營以待敵督令

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軍爲左右翼出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將脫列伯降衆萬餘遂進兵至莽哥舍不見虜而還三年春正月授征虜左副將軍總兵北伐二月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稅真夏五月克應昌獲元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金寶玉冊以歸元太子僅脫身走追之不及而還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進攻紅羅山其擁兵自固者皆請降冬十月朝廷論功行賞加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賜鐵券四年西蜀平詔王帥兵鎮撫五年春詔王同中山王復征遼北王總東道兵五月取和林師進可溫至哈刺莽來虜遁去王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晉東平侯常政駐機重於廬車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無程並進至仕刺河元將哈刺張疊子悉起營渡河列騎以待王督軍力戰虜却追至騁海虜來益衆王擬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之水渴死者衆王患之至哥兒麻思出野尋水脉急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爲文四牲以祭六年冬十月將兵屯代縣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七年春

詔總兵北伐王驍兵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丁刺者擒其平章陳安禮不省飛至順寧陽門者斬其將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欽李羅帖木兒秋七月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其宗王朵桑失理擒承旨有家而還自是邊境肅然矣王器量沉閑人莫測其際臨陣蹈厲奮發至遇大敵膽氣益壯故有不戰戰必勝及釋兵家居恂恂若儒士嘗師金華范祖幹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其處身處家一循禮度惟謹及出爲詩辭皆偉壯可觀至音樂華靡事泊如也 並神道碑

三

勳威之貴一世人豪淹貫群籍曾是大瀚甲冑蓋亦家有戰袍宋元故都無舉並包宜威萬里實爲爾勞庸建上公以國于曹追王廟食沒靡寵褒

彭制撰贊

鄧愈

寧河武順王

字

直隸虹縣人國初封衛國公卒年四十

一追封寧河王諡武順配享廟庭

王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勇力過人元季天下雲擾

衆推王領軍年方六十出戰必挺身破敵

上駐師滄陽王率所部來附克管軍總管從渡大江

取太平定金陵守廣德謝元帥率衆來寇王奮擊

俘千餘人轉行樞密院判移戍宣州取休寧績溪

乘勝克徽州浙江苗楊元帥率衆十餘萬來攻王

與越國公胡大海分門出戰大敗其衆戊戌正月

克婺源三月取嚴州遷同僉樞密院事己亥正月

領兵各浙江臨安大敗張寇庠子七月鄱陽院判

干光取饒州以城來附命王鎮之偽漢陳友諒據

江州數遣舟師攻城王屢殲其衆辛丑正月除江

南行省參政仍兼僉書行樞密院事總制各翼軍

馬襲逐衆取樂平擊敗蕭總管等饒境悉定進取

江西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而實無獻王知

其情卷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壬寅正月

授王江西行省參政留之四月陳友諒悉兵圍江

西水漲直抵城下王與諸將固守屢挫其鋒相持

九月三月

上親率兵至大戰唐郎山友諒死甲辰八月從開

平王兵合圖贛州降之南安南雄韶州皆送款乙

巳正月進右丞相加湖廣省平章出鎮襄陽新附之

民未有定志王撫而鎮之選邇悅服吳元年十月

擢御史大夫洪武元年命大將軍經畧中原王攻

唐州取南陽克隨州金商均房之境悉定三年命

王爲征虜左副將軍平龍右大敗王保保于定西

吐蕃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十二月封衛國公

食祿三千石五年討豐州等處溪洞蠻夷平之九

年吐蕃數阻烏思藏使者王爲征西將軍窮追至

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獲馬牛羊一十餘萬還

王器宇宏偉而沉毅簡重謙恭鎮席而奉公守法

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又能禮賢下士窮

惠愛人廣德宣州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州之民

至今猶懷其德不獨將畧之雄薰有君子之行

金朱事史探神道碑

惟武順王洸洸大夫功參佐命義旌之初氣蓋六

軍視敵如無何堅不陷何強不勦吊民禮士樹彼

來蘇節鎮八州恩信以數稽古凌烟褒鄂爲徒

彭制與贊

湯和

東甌襄武王

字乃臣直隸鳳陽人國初封信國公六年七十

追封東甌王謚襄武配享廟庭

王幼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群兒父老異之及長以長個儻然知畧壬辰歲聞滁陽王擒濠仗

劍從之時

太祖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

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丙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丙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丙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丙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丙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丙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丙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丙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丙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丙

取寧夏東勝大同宣府九月遷京師封中山侯明
王珍僭號以重慶爲都王珍死子升立 詔王征
之升鎮瞿塘峽以還舟師王以計敗之五年北征
窮追和林十年

帝念王之功爵爲公國王信十八年五開山嶽爲記
王率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

上喜爲造第於鳳陽又謂曰日本小夷拳擣東海郡
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
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爲兵以守之

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
有語及兵法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何

以必古爲哉家舊勝美百餘晚年皆資遣軍家得
賞賜多惠鄉閭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錫

田里見故父遺民雖如也
堂堂襄武豐沛故人股肱之佐心膂之臣從下江

東奮舉既聞權堅撫順吊伐用伸六合一統允藉
元勳釋兵以老情寄彌親功崇元祀李鄧其倫

陳事漢漢

沐英

黔寧昭靖王

字文英直隸定遠人洪武初封西平侯卒年四
十八追封黔寧王諡昭靖配享 廟庭

王八歲而孤遭元末大亂隨母逃難母亦病沒緣
無所歸謁

上蒙衆

上爲惻然撫之爲子賜姓朱氏

上即位金陵建元洪武 詔復王姓王天資忠孝厚
重簡默雖在暑戲不樂見戲十八爲都尉三十三

封西平侯從大將南征下崇安鄧陳友定拔漢寨
遂定閩中從北征過驢駒河擒知院李宣爲征西

副將軍抵嘉嶺山關地數千里爲征西將軍平納
降七站出和林略亦集乃路俘其全部以歸雲南

就我信使

上命穎國公傅友德爲征南將軍王爲副將軍率師
討之自辰沅陞出羅鬼並定普安皆下之相匪刺

元爾彌遣其司徒達里麻以精兵十萬拒我師王
大敗之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萬疋相匪刺元

爾彌遁滇池島中投水死父老率出金馬山焚香

羅拜以迎王師王入善闡城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官府圖籍撫其民雲南平

程立本撰廟碑

王留鎮雲南辯萬物以定其真賦視民數以均其力役踈節目以寧便其人麓川緬車里八百媳緬皆內附平緬以三十萬衆寇定遠有將兵二萬討之戰殺百人王曰吾知賊不足破也獲一衆明日寇殊死戰王督戰益急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衆自是平緬不復反矣

廟碑

於惟昭靖早育

潛官知勇自奮克叙戎功戰守方隅聞皆攸崇西南

言行錄

卷之二

廿二

大夷元室遺宗孔固有年拒

命弗通一鼓平之百蠻率從即彼開府以錫世封

彭公勳贊

陶安

字主敬直隸當塗人元書院山長國初仕至行省參知政事卒年五十七

年十六令賦喜秋雨詩且拘之以韻安立成不加點綴弱冠時開門研討經籍得四明程氏讀書日程倅考亭六條法及呂舍人規大肆力於經史尤銳意濂洛關閩之學值元季擯斥江南不甚擢用一時名儒頌上皆樂與之師友高門鉅族往往奉幣帛延致西塾經指授爲闡人者甚衆至正四年中浙江鄉試八年禮部試下第行省授明道書院山長再調高節書院

太平人勳志

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安首先來見

太祖問曰有何道教之安曰即今群雄兵起不過子女王帛將軍若能反群雄之志不殺人不虜掠不

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願以身許之

太祖曰諾克太平授安元帥府令史陞都事後

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南安贊佐功多官翰林學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國朝事蹟

先生沉涵

道藝以千載自期名聞于江南及學校官問道者

德者接武而至 朱德懷夫人 蕭氏墓誌

歲乙未夏六月適 天兵渡江克采石乘勝攻太

平安幸父老聞城門降即參臺府議取金陵丙申

克金陵奏捷使漫會丁母憂服闋授江南行省都

事癸卯 上討武昌甲辰克武昌拜黃州知府尋

改令桐城復調饒州知府時閩寇陷浮梁樂平進

圖郡城安諭父老率子弟固守右閩寇成擒民被

脅從者乃立宥之全活者甚衆四境以寧

高皇帝嘉其功御製詩以美之詩曰匡廬巖穴甚奇

濟水怪無端盈彭蠡鱷魚因韜去遠洋陶安鄱陽

卽一理吳元年拜翰林學士先是集江南宿儒議

禮安爲總裁官修大明令爲議律官 御製門帖

賜之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洪武

元年律成尋拜參知政事

語曰朕自西渡江東來安幸父老迂朕駐紮熟首言

曰方今海內鼎沸群雄奮爭不過子文王耳耳非

民之父母也願將軍反他雄之所爲據王業之度

招賢納士首取金陵駐蹕于此以匡天下安願以

身許之朕遂諾後不數年間大江之南盡爲我定

突爲人外攘而內實精于易整驗如神文章論理

敘事純正瀟暢而步驟不凡 趙孟頫 平八抄志

宋濂

字景濂浙江浦江人元至正間召入史館爲編修官辭去國初仕至翰林學士承旨無太子贊

善卒年七十三

先生在姪七月生兒時苦多病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家求一目前盡九歲爲詩誦有奇語至正己丑用大臣薦爲國史院編修官固辭入龍門山著書應稱撰行狀

濂博極群書自布衣召入史館爲編修官著孝經

言行錄卷之二周禮傳龍門子數十萬言歐陽修知宋府世

龍門先生既辭辟命將去仙華山爲道士而達官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嬰疾習懶不能事事嘗憂老氏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聞先生之言則大喜因歌以述其行先生行吾亦從此往矣他日道成爲列僊無相忘也劉基撰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序

太祖定鼎金陵遣使召至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奉

旨授皇太子經

上御端門諭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留意講

明之

上詔丞相善長歸江西軍中掠牛抄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和丞相退

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貪民貧則君不至獨富損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聯觀之上御西廡大臣皆坐侍

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先生有以布衣沐非常之遇凡有任使靡書夜躬閱載冊書千牘進之或覆視千冊一字不遺先生

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夕饗

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偉德耀功之文承

上古意論父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在

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微雖家事苟有間亦一二

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邪

上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

不願居職任也嘗奉制誅厲令七舉足即成有自

古戒禽荒之言

上忻然曰卿可謂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

應制之作亦不留筆署調二字於君室之壁有

言有辭

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

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卽辭

上強之至三觴而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成賦

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

露降

上召先生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授之手注于卮以賜

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醫疾延年故典刑共之耳

先生德尊而不若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

門求改士先後相繼繼漢朝貢者救問先生安否

日本侍潛集刻板國山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

生文集不啻拱璧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

先生卻不受

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

非所以崇國體也

先生躬默自持似不能言者嘗曰古人爲學使心

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復說道之

蔽也尤篤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爲

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釣距縱爲所紿亦弗與較

臨財應非義不取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

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譽之內誠

外恕一出於正故上下信服平居布衣蔬食無異

貧士不事生產不置田地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

豈一物物於吾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

時去書不觀及致仕歸青蘿山關一室曰靜軒終

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親近甚明一黍上能作

十餘字人以爲不飲酒寡嗜欲所致十三年冬孫

慎以罪被削先生安置茂州以疾卒於夔州臨歿

端坐歛手而逝

春日載陽列宿繁張江漢湯湯是爲先生德容之粹文名之高學問之長外武輔夏復我綱常功在萬世易其敢忘

彭鼎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免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踴躍前古接景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

上卷

天壽之一

五

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感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巖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汗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魯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聞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

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山嶽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衆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數噉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表華以爲報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真有益於黎元醉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附人才選志 祭文

上卷

公卷二

廿六

胡大海

武莊公

字通甫直隸正定縣人洪武初仕至行省參知政事卒追封越國公諡武莊配享廟庭

皇帝屯兵豫陽公使策諷韓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乙未春三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又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毘陵公皆列戎行或舉旗斬將或操矛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破宣城

上命行樞密院判官鄧愈戍宣州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徽州拔之元帥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蕪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入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克嚴州公又偕往降溪洞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謂蘭溪去嚴爲甚通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二月王師取婺州陞公簽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效己亥春正月攻陷諸暨州十一月又平嚴州庚子夏五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閭閻之襟喉地也可棄之乎乃

繕城浚隍爲堅守計辛丑夏五月

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關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于婺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父母

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爲文以祭且命有司瘞公像配享十忠貞公廟庭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

苗軍左丞王完者有軍十萬自上江順流而下入

杭城守之調省部鎮撫李才領兵圍徽州

太祖命院判鄧愈胡大海拒戰殺死李才苗衆遁走完者後脅江浙丞相塔失帖木兒主婚強娶平章慶童之女爲妻張士誠降元朝塔失帖木兒陰通

士誠發兵至湖州市營圍之完者出兵不及自縊死兵散部將貝同食領元帥蔣英等三萬人來降太祖率兵等攻克婺州就遣胡大海鎮守壬寅二月

初七日英等刺殺大海叛降張士誠

太祖痛悼不已於聚寶門迎喪復令金華城中建祠塑像遣使祭之後李文忠克杭州擒瑄等至京

太祖命取大海蜃像於市曹懸掛刺將瑛等血祭之

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苟得甲士之驩心則

耕田鑿井之民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

生則持戟荷戈者必不免於愁嘆孰有能兩全者

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

然吾行軍惟有三事而已不殺人虜人婦女不

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爭趨赴之蓋公

處心以仁蒞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化惟

其威也故不待戒而兵自不敢犯昔祭征虜制御

士心不越法度所任吏民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

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

聖皇啓運四方倏同非龍在天颶行雲從中有一人

萬夫之雄其人謂誰時惟越公寧潭越公勁氣橫

驚手荷鉄及其整若路彼趨以馬我捷以步陷陣

如飛逢者必仆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瞪目疾視前

無堅城有聲洗洗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勲以凝

皇帝曰都爾子羽翼整爲雄藩爾鎮其城爾衆政府

解爾宥密爾勞爾不以盡乃職公既受命分間建

牙威懾化孚莫敢譁汝領汝掖汝疾汝靡化汝

呻吟而爲謳歌視彼郊原其耕耨特視彼閭閻其
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廩廩何以致斯伊公之力
我民無穉倖公棄捐精神上游固合化權民之云
思何其舍旃

章溢

字孟浙江龍泉人洪武初仕至御史中丞卒年五十六

公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為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武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孝所感宋廉保神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又避地入閩中

太祖皇帝遣使召公乃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

上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密

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奇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神道碑

太祖謂章溢曰爾在處州石林參政處參謀軍事聞知部屬甚多授爾浙江按察使事往處州收集赴京助我調用溢集到原部下鄉兵二萬名令以充載管領赴京聽調

太祖大喜後用溢御史中丞國朝事蹟

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憐存大體不屑竹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屬表居

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搏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奏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誠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

公自喪母悲感過度及營宅非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臨終親友何濟來候曰當收斂此心外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公性孝友父喪未舉而兵

發里間室廬被焚公稽顙願天火至厖所而滅與
二兄別居已久既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
怡怡之情諱如也公狀貌宏偉器局夷曠而撫世
酬物一本於誠外若和緩而其臨大事則議論爭
辯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 孟神道明

某眼有稜足以洞視千古長聲如戟足以畏讐言
壬或建大將旗鼓而殄殲於妖冷或被虞士冠服
而容與於雲林可顯可勝載浮載沉一委順於外
物初無累於貞襟縣千尋之丹崖莫踰其峻緒萬
仞之重淵罔測其深抱忠毅之志而耿耿自信所

行年謂不變不改若百鍊之精金者邪 宋撫撫匡山

伏君中原民幸為屬出而濟時去以全義結廬匡
山以待

聖世皆田觀風莫辭勞動提兵于南邦人攸暨臺端
等錡金汝作彌忠孝全歸心無所滯 彭韶撰贊

王禕

忠文公

字子充浙江義烏人國初以聘起累官翰林侍
制奉使諭降雲南死節年五十二贈學士諡忠
文

公大父石峽書院山長而夕夢五色芝產門楣翌
日公生識者以為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惠稍長
師事侍讀黃文獻公緒至元戊子為書七八千言
上之時字雖其切直格不以聞臨川危素濟南張
起巖等鑒為不報有齊琦者得邵子先天數推言
天人幽微甚驗見公嘆曰子充異代人物也公亦
知世道終不可為乃歸隱書巖山中著書深自晦

匿

大祖皇帝取發微至行在署中書省掾每商略機務

悉契

上表語必稱子充而不名 鄭養性行狀

土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撫耳學
問之博卿不如撫才思之雄撫不如卿除侍禮郎
禮制多公所定除起居注啓沃良多

詔修元史召宋濂與公同爲總裁筆削之勞一無所委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

上所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于

上卽命齎賜之

五年正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諭之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于朔漠者遣使脫脫欲連兵以拒我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公見脫脫欲以威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燔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邪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

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

並行狀

雲南梁王拒險非實共武壬子詔待制王禕往使廷臣危之公驍然就道至則館公于別室廩餼有加羈縻不道明年公見執死之嘆曰雲南禍其自我矣

王恭事無異詞亦

王公以翰林待制奉命招諭雲南之未下者至則以天命人心從違吉凶之道反覆開諭其人初已齎服會有僭僞拒命者公奮義死之後十年天兵下雲南公死事始白于中朝然擁覆之澤未及也

皇上祠大統之五年詔贈翰林學士賜諡忠文於

是距公之死七十年矣公之文宋學士諸公序之詳矣予特錄其死事以著其文之本也嗚呼王公之死以使命蓋與唐顏魯公同魯公之書傳於後雖片楮尺素人得之千金不易矧文者至理要道之所寓乎其傳無疑也

楊士奇撰文集序

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則情義譴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秘爲文宏麗沉雄自成一家所著有華川集續東萊大事記

行狀

公集

卷之三

四十六

宋訥

字仲敏直隸涿州人元進士知縣國初任至蔡
酒卒年八十

先生濡染家教動以矩矱雅性遲重不妄言笑擢
科登仕爲時聞人中經繹騷懷寶自晦

皇朝徵詣公車除國子監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塞
學者如客得歸寧同諸儒應制謀諸勅文操筆立
成推稱

上意

三和七

五二

會建太學成中外歲貢學徒日夥師生相好教尼
不行於是擢公爲祭酒所以提挈錙铢不遺餘力
居常寢食恒在廂房不宿于家

並刻三

中州文獻遺緒可徵稽古力學飾車以行百僚讓
德六館蜚聲嚴而有愛樂育群英乃叙教條兩
兩絕士皆適用 一人以寧制詞策重吾道增榮

彭和

朱善

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國初薦起官至文淵閣大
學士卒年七十有二

先生少聰穎不好弄好讀書十歲作文通四書五
經大義祖洞雲先生嘗指以示人曰吾是孫也日
必爲令器壯年以經學校徒士展兵變隱居鄉里
養親教子之外惟著書立言以聖賢道學之傳爲
已任著述有詩經解願詩經輯釋史輯等書奉繼
母李氏克盡孝道壬寅亂劇扶母逃竄十餘日兩

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至

新編

皇上平定天下開設學校豐城仍舊爲富州州守獲
侯憲中延公訓導州學南昌守許方延至郡庠皆
有成致大府以名聞于 朝授職教授洪武八年
起取赴京 廷試第一除授翰林修撰署院事知
制誥逾年以家私不完謫教遼東公略無愠色方
且日賦詩文有遼海集未至遼城 賜還鄉語子
逢掖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汝祖所著皇極經
世等書而考証之十七年

天子思用老成驛使召公授翰林待詔十八年奉

旨校文禮閣撤棘之日授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
是年九月遭危疾

上命醫治月餘疾增劇逢撤詰關上訴蒙 賜告
歸臨終起坐加冠帶舉手加額曰感荷

聖恩無以報效言畢而逝卒之前夕鄉人望見有星
如虹墜於所居之屋衆咸謂文星之墜以到家之
日計之得十九日

陳瑄

恭襄公

字彥純直隸合肥人歷仕洪武宣德間封平江
伯卒年六十九追封平江侯諡恭襄

太宗皇帝初自北蕃靖內難至江上公具舟迎濟封
平江伯時北京軍儲不充命公歲運百萬石道
海給之公創建百萬倉於直沽尹見灣城天津衛
籍兵萬人戍守公善任使均勞逸秋毫無取於下
漕舟所經海島吏人畏憚官軍悉閉匿公下令俾
出爲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軍無敢譁人兩便之

海溢增沒隄岸起揚之海門歷通奉北至鹽城允
八百里奉命以四十萬卒脩之

據七寺板神道碑

既建北京罷海漕浚濟寧臨清河通南北餉運公
建議造淺艫二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
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
以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
引舟浚儀真瓜州二堤潮港之湮鑿呂梁徐州二
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望湖長
隄間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
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

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移閉皆舟楫
通行未遑之利於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以貯江
南輸稅於徐州臨清通州皆建倉以便轉輸慮漕
舟昧河深淺自淮抵通州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
所舍置卒俾道舟可行虞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
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爲之果

神道碑

公以都督僉事操舟師於龍江

太宗文皇帝舉兵靖難至江北公知天命有歸卽率
舟師迎濟公以明敎之識幹濟之才遭遇

聖明戮力效勞昭著史冊耿耿不磨

楊榮撰墓誌

言行錄

卷之十一

五十一

轉粟江淮津輸京師濟作河渠避海干危苑彼桃

陰在河之湄以息以薪行者如歸節其勞逸七飽

而嬉載漕百千卒倍而奇秩祀侯封令名永垂

彭和撰贊

寒義

忠定公

字宜之四川巴縣人進士歷仕洪武宣德間
官至少師吏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
定

公生而穎異首骨隆起及就舉郡守臧奇之選補
郡庠生尋領鄉舉登洪武乙丑進士第授中書舍
人初名琰

太祖高皇帝因問曰得非寒叔之後乎公叩首不敢

對

言行錄

卷之十一

五十二

帝嘉其篤實因更名曰義御書義字賜之華除年擢

吏部右侍郎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書

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復之公從

容爲言損益貴適時且問舉數事陳說未

文皇帝以公忠實從其言小人有諸公不忘建文

者賴

上聖明不聽

楊士奇撰墓誌

永樂二年冊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命公爲詹事恃師傳皆以勲臣

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丁蓋元僚也

上欲有諭 皇太子率論詹事從道意公亦委曲周

悉 皇太子尤愛重公所言靡不信用七年

車駕巡守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

及遠夷有奏請詣行在餘悉啓聞處分公熟于典

故達于政體孜孜無倦不勤聲色而事賴以濟數

奉命兼禮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

父喪歸

上及 皇太子皆遣官賜祭 皇太子贈賻尤厚有

詔起復公詣北京謝

上尉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

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應天等府問兵民

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之公謂 國家多

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出其太甚者教

人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建革者具奏行之

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

進少保兼吏部尚書遂進少傅又進少師賜師傅

之臣錄章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公首被賜

上諭之曰朕有過舉卿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公

等匡直 扈從征庶人高輿還寵眷尤厚復從

輒違既賜新第於大明門寵賜游加吏部言公歷
少師九載

勅褒諭仍賜宴禮部

公為人沈深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君

有缺處人有量無所排未嘗輕步一語傷物至於

議法亦不苟為包含歸中正歷事 五朝凡五

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顛躓之憂退朝之暇手不

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

士許嘗竊論之曾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

為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飾玩好俾獻簡之遇人

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公蓋兼有之矣並蓋

太宗嘗與論群臣 御筆書塞義等十人名命各疏

于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

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

而不遠小人於劉禹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

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曰諛而附勢雖

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

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慤直而許人怨不

施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馴儉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革除年間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

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

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

耳揚士奇撰新編嘉靖

言行錄

卷之六

五

夏原吉

忠靖公

字維詰湖廣湘陰縣人鄉貢士歷仕洪武宣德年間官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諡忠靖

公自幼端厚好學年十三父教誨公浸益知自勵母夫人廖守節教子終父喪即出教里塾取束脩以資養出入鄉間其老長皆忘年賓禮之特已貢軍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共擊之置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邪揚士奇撰新編嘉靖

言行錄

卷之六

五

洪武庚午以詩經選鄉貢入大學遂擢戶部前四川部主事授承直郎進承德郎曹務叢勝凡倉庾府帑之出入簡牘之著悉有條理同官後至於事有未通者咸以質公公口環左右公雖紛冗必為之盡心蓋人人德公如師陞戶部右侍郎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公明寬大人咸悅服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陞戶部尚書永樂初蘇松諸郡大水命公往治發浙西兵民十數萬疏決壅滯自松江黃浦東北以達于海水患乃息而

撫恤曲當人不言勞又撫綏其飢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賑之散給有方民賴以濟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東南命公自南京抵北京督視運送給以錦衣衛官校且命便宜行事公於號令中備矜恤之意人人效用

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餘

車駕親征北虜

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命公輔道庶事脩舉京師肅然自是屢奉命侍

今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尚書蹇公歷官九載皆賜勅嘉獎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論

太宗親宴之別敘北京宮殿成奉勅召

仁宗皇帝及

今上于南京

二聖喜公至賜宴勞及鈔白金鞍馬北虜復起寇邊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六

師忤旨罷官

仁宗皇帝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公以母喪未終

仁宗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朕與卿等協力之時如卿以親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公乃不敢復言遂加少保仍兼戶部尚書賜玉帶

今上正位東宮加公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三職如故賜銀章一其文曰純愆糾繆且諭公曰朕有過舉卿但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明年夏從巡邊既還

上念少師蹇公及公等四人者皆春秋高欲優逸之賜勅嘉勞命輟職務而仍其符朝夕侍

上備顧問謀議而恩義益厚

公天性孝友與人交久而敬平生在患難率調給之遇士之貧者賑之有顛蹶失所者援之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心接人溫然處事善善長而惡惡短襟宇瀚深閤扉不見涯涘嘗有從諫汚公金織賜衣懼欲逃者公曰污可浣何懼為更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知者蓋比公於王子明韓稚圭之度

戶部尚書夏原吉有德量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焚棧謀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微甚急左右

諸罪笑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庸易之弗及并存者
車之而行部人感泣曰他則無故加極若此平生
才一遇也在戶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
墨所汚吏驚懼即肉袒以俟曰汝何預焉叱起
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臣不謹筆汚
精微文書

上命易之 古報錄錄

上前所言必歸仁厚臨政必酌大體其稍有密雖混
然無迹蓋有陰受其德者矣故不問貴賤疏戚識
不識者知其為善人長者喜為詩四方士重公名

言行錄 卷之十一
得其一篇一誅藏以為茶 並神道碑

寒夏何如久而專 名臣錄
公自結知

高皇傳及

列聖皆任以心膺信如著龜勢利不能奪護間不能
行行義可質鬼神忠貞可貫金石詳茲遺事之集
公之縮淺弛張默贊顯相卓乎有非一時所能具
者也開我

皇明平康之治以基

聖子仙條無疆之統天豈偶生公哉

張元祐撰

黃福

忠宣公

字如錫山東昌邑人鄉貢士歷任洪武正統間
官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七十八贈太保諡忠
宣

公授項城縣簿政清源皆有及民之政陞衛知事
蚤募勳職而才識明敏刻剋宿弊數出意見輔翼

上官陞經歷上書論國大計

太祖皇帝覽而奇之超陞工部右侍郎特兄信用

太宗皇帝初臨御治齋養離間之罪李景隆于

言行錄 卷之十一
上前并拈公為姦臣公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姦

則非

上知其正直不問遷左侍郎遂陞工部尚書初建北
京置行部政公行部尚書交趾平郡縣其地建都
布按三司總之公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印而重
其治公視民如子徇其所欲革其少惡勞輯訓飾
躬動不倦且戒郡邑吏咸脩撫字之政吏承公仁
無敢違戾公以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歷
間纖鉅悉盡心焉於是交人益戴公如父特中朝
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見溫恤或有疾病躬造視

之援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導其民而悉如禮焉中官馬駙帖思肆雷公數裁抑之駙誣奏公有異志

上深照其美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公居父趾幾二十年

仁宗皇帝登極上言六事悉見採用驛召公還交人扶老孺勿送公皆號泣不忍別

宣宗皇帝嗣位馬駙激變交趾時兵部尚書陳洽代公掌藩臬二司累奏乞公還蓋以文入思公之深

公特以持節親藩冊封即日召還復詣交趾時交冠黎利據列城叛

朝廷命將率師討之及公偕行總師者失律為寇所得并得公寇皆下馬拜公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共置公于館禮送北歸

公再往安南為賊所得相與羅拜曰我父母也然有金歸輔

朝廷公斥之喻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共南長饋以饌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

州公悉以所贈歸之

神道碑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

公在南京帥府參贊機務旦視事皆褻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至或以為言公曰體

常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也

公秉心正大介然義利之辨以直道事君以寬惠建民在交趾二十年共人無老稚皆戴之如父母

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為君子也

公文之成在於頃刻或有其點竄一二字即言者輒笑曰吾豈文人韻士哉

公自小官至一品始終以國家生民為心斥姦闖諛無所顧忌下人有過多見優容所與交將輔於

道憂國忘家老而彌篤所得俸賜卒分族姻屬續之日室無百縗平生立心行事一以不昧天理為主

番番老臣實為忠貞南交內屬藩屏是公公往殿之屹然長城戴安反側盡瘁竭誠十有九載優

詔歸寧三狄峻秩留後南京論文考德稱情令名彰部提督

張輔

定鼎忠烈王

字文弼河南祥符人歷仕洪武正統間封英國公卒年七十三追封定興王諡忠烈

王器宇雄壯顧盼有威

太宗皇帝靖難時襲立戰功封信安伯加新城侯永樂五年安南國陳王爲黎季犛篡弒命王爲總兵官統兵八十萬往問其罪既入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王師拒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交州入之東勝引兵嚴清化城覆其巢

言行錄

卷之二

六十二

穴降表民十餘萬季犛遁入海亡兵子關賊來

襲逆擊敗之繼督舟師往攻斬敵數萬級窮追奇

羅海口生擒季犛并其二子蒼登餘衆降附交南

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王建議

復古郡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統鎮之凱還進爵

英國公七年餘驍簡定僭偽號殲衆復叛惟交州

完守又命王征之王率師二十萬復簡定于言利

柵之山而歸九年賊陳季曉倡亂復陳氏再命王

往討賊聞王師至走海洋城險荷花口王率兵促

之至交子江登岸賊設巢伏以俟王偵知之以戒

先驅群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執其象鼻象

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敗擒斬無算遂獲陳

季曉以獻是役也收勝於至險之中衆以爲神既

而以王鎮守其地盡平餘寇名臣錄

宣德甲辰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做漢制釋縗易吉服震奏已遂退徧語群臣明

且易服士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比此例蓋洪武

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上曰朕乃遂即吉乎尚書蹇義請簪取二說君臣皆素

衣冠黑角帶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日

上素冠麻衣麻紵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

公如

上所服餘文武群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蹇義夏原吉及臣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

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

宮在殯吾豈乃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

所執是因唯白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

宣廟時漢府塞進人以公謀公即縛其人白于

宣廟得此早覺而易於撲滅

宣廟俞釜之消頤佐爲都御史譚官保金功臣去輔

兵權而寵養無虛日天下倚以爲重四夷莫不知

名王振專情視動成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公公

亦居節於欺以避禍十四年死於土木之難公爲

人寡言笑終力絕人重章縫之士爲本朝武臣之

冠

先輩論定關中必曰馮鄧取江左必曰鄧唐擒鄭

舊唐勳之長破僂張宋青之勇殊不知一平交趾

三縛渠魁易章莽爲桑麻變雕題爲華夏豐功盛

烈又豈止與定關中取江左區區者同日而語哉

黃福撰與師序

桓桓太師國之柱石計平南交以廣禹迹吏于其

治職方是入反側連衡餘孽復息再勞戎行以靖

疆場百蠻聞風來貢重譯美哉斯勳名昭罔極

主部都察

胡儼

字若思江西南昌人鄉貢士歷仕洪武永樂間

官至太子賓客

先生博極群書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皆通其說中

洪武丁卯鄉試授華亭教諭政長坦上疏乞近便

養親改餘于自是著爲令

先生筮仕華亭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

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寒甚暑不廢

宰桐城以愛民爲本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

中虎爲害傷人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嘗捕

蝗途中見餓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藥

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百人

入翰林時朝廷選任儒者若解大紳胡光大楊

士奇金幼孜黃宗豫楊勉仁一時共事者七人先

生在衆中遇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及更官

僚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復敷陳以圖裨

益以外舉去

詔奪情道南京見東宮詢及民

情所對皆切時事爲祭酒身率諸生人材翕然從

化特國子生以故告歸者皆坐成邊先生爲言

其情有可矜者以得免

閑居二十年餘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自處甚
淡薄凡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必審度以求至當惟
恐貽患於人群論中 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辨以故
所至能全交 楊濟探墓碑

公少以類與之資銳志古聖賢之道於群書固不
攷究其他子史百家亦探索無隱且生文獻之邦
得賢士相師友能伯幾以古文辭自高一見公亟
稱其有所養悉以古文法授之 楊濟探墓碑

先生既歸雖聲聞不至於朝廷而在朝之論贊

言行錄

卷之二

六十五

德者俊必歸於先生達官顯人與東南好文之士
之徵言者足相踴於門先生年踰八十官至三品

王直撰
姚詩序

德望之隆國恩之厚天下之似者蓋少
建造君子儒林之特出耄年亦邪其德不卑小
官彌厲堅白輩兵翰苑物論允塞大校瑤瑤深探
隱顯師表成均言行維則歸老東湖

太子賓客

彭祖撰贊

顧佐

字 河南太康人進士歷仕洪武宣德間

官至左都御史

除莊浪知縣午節會射將佐以文士易之公連發
三中無不驚服尋擢御史守正嫉邪為應天府尹
剛稜不撓吏民畏服勲豪貴戚為之歛手政聲赫
赫議者謂類也孝肅之知開封府 名臣錄

宣德三年六月中早朝罷 召楊榮及臣士奇問

廷臣中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

言行錄

卷之二

六十六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臣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
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
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陞佐右都御史賜璽書令考
黜不肖先滌積弊佐奏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

宣德四年顧佐自陞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
下至吏卒悚側憚然更有違咎者掘佐之過謂受

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以聞

上密以示臣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
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

葛威資於皇不得不遣平歸使備所川皇亦皆樂得歸耕實官皇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求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德

上歎曰朝臣之類如此因怒詆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臣對曰此末事不足上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臣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故皇緯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

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及臣論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

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鞠之實千戶

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為狀教之誣告

上口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礮清於市

並重論

顧都御史佐性嚴重聲望偉然未嘗口毀譽人旦晚東朝房上殿面前雙膝立戶外官僚行道以此

為驗往往有挽驢駐馬折而還者雖公遣時得君之盛要亦有惜伏彈壓之實焉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上候朝之所兩門

入惟都察院正官獨處一小夾室近歲都御史錢

公佐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群坐

並水東日記

太康之墟卓有良臣烈烈汝介匪矯而真高簡不

接一榻凝塵尹正天府明察如神擢中執法實表

縉紳赤棟生氣公論以伸事歸臺閣弼于

一人

彭訓撰贊

上

上

上

楊士奇

文貞公

名寓字士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由薦舉歷任
華除年至正統間官至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
殿大學士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

公自知學手不釋卷十二三通舉子輩鄉人請爲
子弟師嘗有儒生過館下棲棲然携書數冊公詢
之聞其母老無所養乃分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
脩奉母 楊澤撰神道碑

公早孤感奮力學郡縣交舉爲學官皆不就久之

徵入翰林任編纂授齊王府審理副

太宗皇帝即位擢爲編脩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
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
其中典機密臺陞侍講 王五撰小傳

殿下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章因覽文章正宗一日

諭臣上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
者臣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
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爲君不可
不知爲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爲
治皆苟而已 殿下即召翰林典給取閱既大喜

曰此爲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自
閱又取一部命翻刊以賜諸子且諭臣士奇曰果
然爲臣亦所當知遂賜臣一部 聖諭

永樂七年贊善王汝玉每曰於文華後殿道說賦
詩之法一日 殿下顧臣士奇曰自古人主爲詩
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
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爲高矣後來如
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詩百王除兇報千古
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志
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漢世之鑑戒也

如 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
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麗近古其間亦有可
裨益治道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爲也 殿下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爲對曰帝王
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

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餘
事於今 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
可姑緩 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
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
記誦詞章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致辨於此

十四年冬周王梵王來朝謁 孝陵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諸皇孫陪謁開謁陵展敬之位

如何臣對曰二王尊屬貴列稍前兩旁 東宮稍後居中 皇太孫列于 東宮之後亦居中諸

皇孫

皇太孫同班而列分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所書位次正與臣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臣足之

末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臣士奇新改華蓋殿

大學士謝

恩畢開析薪司 奏准備歲例賦北京山東東八十萬爲宮禁香炭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寒義夏京

古奏事未退

上望見士奇笑謂寒義曰新華蓋殿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臣言 詔下裁兩日今開析薪司傳 古賦囊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 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密即命減除四十萬

並聖諭

時天下諸司來朝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間畜馬蕃請令朝覲正佐官領馬歲課其息今奏言朝廷求賢任官令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章貴賢賤畜之意乎 小傳

末樂中御史李祥舒仲成嘗奉 勅理木植稅課之弊王汝玉預馬汝玉

上監國時所愛者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可萬一

上有聞得罪反重既迂意遂已犯者後皆苟免及

上嗣位尚書寒義因奏仲成他事

上曰是嘗爲御史查理南京木植稅課乎對曰然曰李祥安在對曰丁母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

副即 命都察院捕治仲成臣士奇聞之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又追理則事即

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時召衛綰穉病不起即位進用綰前史趣之

見之喜即有 旨蘇洽仲成而降 勅獎諭臣且

楊米久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

憂 聖諭

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

上頗厭之因而免謙朝公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足罪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為戒若傳之於遠入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遂令朝如常

上嘗論科舉之弊言北方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如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命與禮部議未上而官車安駕

言行錄 卷之五

宣宗即位遂行之

宣德二年十月安南乞立陳氏後上詔公與楊榮謀之榮曰宋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使公曰榮言當從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漢垂珠崖則史以為美願勿疑

上意遂決 並小傳

上奉

皇太后謁陵謁此

上侍

皇太后於行殿賜近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及臣士奇

楊榮金幼孜楊溥四人見

太后曰爾等皆先朝舊臣勉輔嗣君遂賜酒饌及白金綵幣皆叩首退既還京臣間因獨對

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

太后為朕言

皇考往年在京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

事皆有譏評言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重厚小心

但多思而少斷汝等持正言不避逆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之

失

先帝甚悔不從汝言

宣德六年七月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臣前報

者言范太監來臣惶惶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臣俯伏悚懼言陛下奈何以

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

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

並聖錄

公處心正論事必當大體常扶君之而抑小人每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解縉

尹昌隆之死言於

仁皇皆與存後秉謙執虛未嘗自滿薄利篤義壯老

一心云 小傳東里芳洲同邑連閑出際

聖明顯融棲武東里典綸命後芳洲繼之所與同事

雖無非元夫偉人各展斧藻然即二先生以觀東

里若清廟九室玉璫珠璣陳列就次玄酒既酌黃

流復裸禮備樂和幽明歆懌可謂古也矣芳洲若

泰山喬嶽一翠千里長岡建郡短麓作邑至於傾

崖絕壑歌險危峻難容人跡乃見天造可謂杰也

已 劉定之撰初游跋

事節堅貞元氣所鍾早孤自奮嫺美文忠江湖脫

穎館閣優崇知人畢達休休爾容匡輔

四聖恩寵始終有文有行有謀有功師垣眉壽一代

儒宗 彭器撰贊

寧言今差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

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

雲貴江浙湖廣南直隸之人起解北方極邊補伍

者南方之人死於寒凍北方之人死於炎瘴况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甚未當永樂十年二月初五日奉

太宗皇帝聖旨北京人民有在各處充軍今後勾丁

行役不要發去只就河間立一衛所著就那裏當

軍宣德二年三月初一日奉

宣宗皇帝准兵部奏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湖廣該勾

軍丁除逃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留在附近

近衛所帶管食糧操備近來該部執稱原舊隊伍

難以改發此是畏避文案繁勞不思兵備之無實

奏對錄

天末

二八

楊榮

文敏公

字勉仁福建建安人進士初名子榮御改名榮歷任革除年至正統間官至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敏公初名子榮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更名榮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其中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黃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公齒最少最敬一日晚

上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在出江西二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之歸聚者已悉復業蓋

朝廷初有聞即遣行人許子謨齋

初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

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

初吳觀公請奏訖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求足褒從之自是益重公時四方之事方殷七人者

且侍左右承顧問受

皆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晷上時步至閣中親問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

當時公尤勦勦速皆通市公進修撰數月復進侍講明年秋公請告歸省又明年春七人皆賜一品金織衣且勞之曰天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分理也

甘肅守師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逃歸赤斤蒙古衛將為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

初彬率師剿之且命公往與彬計度可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天時沮寒人疲馬瘠不可行耳小醜不足以煩大軍遂

初彬旋師無義叛者復歸

十八年冬將西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聚農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對曰

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征非信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三殿災公偕金公陳便宜上

數事皆見施行重賢愛民或陷非辜必援之尚書夏原吉以兵饟不給坐繫呂震言其系姦侍諫李時勉許論事亦有言其實者皆激

上怒公悉奏曲為之辯解

宣宗立高煦反公首勸上親征遂召從討平之

公父卒 詔奪情起復永樂七年當從幸北京適聞母喪又奪情以行從征北虜師至鹽鹵河而還軍士乏食公以爲言

上命供御之贏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歸而陪償衆賴以全公在軍事既繁劇以親喪不飲酒食肉時哭泣不自勝因以贏幃

上憐之車駕還南京公乞歸終制不許

三 其 撫 傳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斷於東楊

行錄

元集卷之一

六十一

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侯三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

太僕文集

公爲人闇䟽果毅遇事當爲奮前不疑議刑辟率居寬恕動職事嚴寒暑及小疾未嘗少怠於四裔邊徼事及邊將勇怯智愚靡不通知內篤孝文睦嫺之行家故豐裕且有厚祿能濟窮恤患無間諠戚喜賓客善交際雖貴盛無崖岸貴賤大小皆歸心焉

墓誌

文武無資通人之器運籌帷幄折衝千里權祐三朝捧日而起

恩遇有加抑畏無替保身全名純邪掌制親魏當時燁燁來裔卓哉相業吁其難繼

彭都撰贊

楊溥

文定公

字宏濟，南陵人。進士，歷任洪武正統間官至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定。

仁宗一日東宮觀漢史，嘆張釋之不易得。公進曰：釋之誠賢，然非文帝之寬仁，何由得行其志？臣以為高祖之漢，一時不易得；如文帝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采文帝事編為事類，以獻。仁宗甚悅，賜書褒美。先生在獄中，餘十年，家人供食，救絕糧。又

上命巨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

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為？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閹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蓋天王成之如此，為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初入鄉試，為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儼為知人，後儼為祭酒。先生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人兩高之。
古樂雜錄

楊文定公，敏善玉檢計，振張脩撰益相見，輒出所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即樂從。公亦善改人文字，泰和陳學士當筆誤，蔡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於言色。公即已之。

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

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蓋以姓同，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西，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乃因以南。楊號文定馬東王，則抑庵西王，則泉坡蓋亦然也。
並水東日記

江漢炳靈以發文明，早若館閣晚踐狷狹，微艾思奮，處困而亨，謙虛好學，保泰以貞，老成體國，著龜典刑。東里建安參合成名二十餘年，光輔太平。
彭訓撰贊

宣德四年秋，公聞母喪。

上深悼念，遣中書護歸治喪事。勅有司，葬其母如一品夫人禮，從。

上命起復居省，憲以便咨訪。如弘文故事，秩滿陞禮部尚書，仍兼學士。
公七旬，位特命入內閣，倚任甚重，時與公師楊文

貞公少傳楊文敏公同事，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由學而能致治者。

先帝在御時，切諭臣等此事。

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豈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當豫擇講官，必得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左右隨侍之人，用輔養本原，皆見嘉納。

曾謂與神道淵下月

嘗上疏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

上卷之

卷之

八十五

乃發戍南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求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而行之。

公夙稟醇實之資，養其剛大之氣，立志苦學於聖賢，言行精思，力踐發為文章，必據於理，不涉浮華。自官翰林至登館閣，始終四十餘年，謹畏清慎，未嘗以私干人，人亦不敢以私干之。

周忱

文襄公

字恂如，江西吉水人。進士，歷仕求樂宣德間，官至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謚文襄。

太宗簡進士魯瑛等二十八人入文淵閣，俾進學，公自陳願進學，其間。

太宗喜曰：是真有志者。命增為二十九人，改翰林庶吉士。旦暮，大官供膳，月給膏燭之費。公感激，自奮。

于學，與修求樂大典，歲壬辰授刑部主事。公為人既精敏，而又盡心簡牘，有所推諫，無不曲當。

振基誌

卷之二

八十六

公擢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初蘇州府稅糧，負欠七百九十餘萬石，常松亦然。公至，詢父老，皆云：蘇松民俗，大戶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累納欠。公乃使大小戶一例加耗，官降斛斗，久失糧長往往私造大入小出，公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蘇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槩。於是出入均平，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同知府況鍾奏減八十餘萬石。舊例不許團局收糧，糧長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圖。

編團聚一處推糧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定與加耗總徵平米上國每國設糧頭團各一名管收置立撥運文簿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候起運之時酌量支撥如京通等倉遠運正米一石支與三石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置立網運文簿聽其博淺等項費用填註回銷支撥羨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令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令加五除依前撥運外猶有附餘令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濟農將逐年撥運剩米運入以備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賑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脩築圩岸開挑河道人夫關納口糧秋成不還其賑濟農民每歲插蒔之際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給之秋成隨糧還官若遇凶歲則再賑之不還者不復給往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為打造淺船民則自行雇船裝運經年徃復多失農月公乃與平江伯陳瑄議奏軍民令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船交兌令衛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糧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如各處并南京衛所運糧官軍未曾過江

者聽於蘇松常鎮等府縣交兌如與過江船錢米二斗豐年米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六五升視墊蘆席折米五合方兌船在江或遭風公又令州縣支糶餘米蓋倉二十餘勝於瓜州江畔遇到船糧搬入收貯聽候交罪日量支餘米存人看守
民間馬草每年運赴兩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千束該用五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六七所費不貲公奏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分一千束止用三十兩若南京則輕齎赴彼買納人皆稱便
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領票於南京戶部關支當米賤時一兩可買粟米七八石公因會議奏准折支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京官俸糧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布每疋准正糧一石舊例驗收務重三斤糧解領布到官率因紗麗不堪觀驗十退八九公知之奏稱布匹斤重紗麗其價反賤紗細布輕其價乃高乞不拘斤重粉在長關如武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

各處走遁馬疋及鋪陳等件死損多被馬頭科逼
民財買補歲無虛日公創法每田一畝收米一升
九合隨糧帶納另嚴收貯遇有死損驗馬上中下
價直給米備用馬頭科歛之患遂息

正統初淮揚地方被盜鹽課虧欠公奉 詔巡視
乃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
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各
縣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鹽戶將私鹽於
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選糧米食用于時米
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

十四年邊事緊急工部移文造鹽甲腹刀撒袋以
救百萬計其盛俱要水磨明亮公取餘米依數成
造比計水磨明盛非遲歲月不可暫令攝錫以副
急用處事周而數多類此

公在南圻凡二十二年兩造喪皆起復視事

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十年未完者 朝廷遣官催
促相繼終未能完遂憂忱為侍郎往任之忱為人
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崖岸為之虛
心訪問庶採衆論不一二年累欠之數皆完美餘

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京
師之米甲於諸省

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主振極重之遊
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子建造者必往
求之所獲必過望

上任既專公亦盡心於其職為人謙恭不立崖岸言
若不出口謀慮深長善米衆論征輸皆有常度貢
賦未嘗稽欠且有贏餘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
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
需之類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斗之

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
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脩葺濬治一
切取諸餘米人爭為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
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官
於是徵需雖然逋負自若人益思公焉

學博而邃禮和而恭茂著才猷爰作司空撫綏南
服國計以豐民無移粟歲不知凶憚大成裕沛乎
有容沒而尸祝人仰休風 二十八宿孰能右公

公允所獻為不軌已見空谷之細民父老及守令

而復決之於已尤善記憶有奸民以經公斷理數
事嘗公者公曰汝於其時某處吾已決之何為復
言邪吏於糧稅有所欺隱則曰某年撥某處若干
某年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為神

某結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卷之二

李時勉

文毅公

公名懋字時勉以字行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仕
永樂正統間官至祭酒卒年七十七謚文毅

先生少負大志勤於學問窮性命道德之奧於書
無所不讀求樂初取進士第

太宗皇帝銳意文學擇進士之尤者俾盡讀中秘書

學古為文辭先生與焉其文學日進有盛名以母
憂去居喪務盡禮服除喪後刑部主事所治無冤

人與脩

高廟實錄成授翰林侍讀先生自以蒙恩厚思所以
報殊遇凡事有當言者輒以聞

上亦多聽納雖甚忤終不譴

宣宗皇帝尤矜容之陞侍讀學士待之加厚寬與之

歲三命典文衡

上臨軒策士則命讀卷人皆以為公正統初

上御經筵命先生無經筵官每當進講必盡誠敬異

有所感悟

上亦為之傾聽聞者莫不稱善以心記淳夫其人也

時太學缺祭酒而難其選諸公皆謂莫如先生相

與古

上遂以任之諸生數千人皆習經藝先生開導訓誨各因其才而必窮其旨趣俾有所領解如饑者得食渴者得飲於是小大皆有所當就病者有醫死者有歸其未娶者俾有室皆先生出資為之倡而仁義之行成焉諸生事先生亦如子之事父有急必赴難危難不避賢才之盛蓋彬彬焉

車駕視學行釋菜禮退御晏倫堂祭酒當以經進講而先生久病嗽人疑之至是升堂愈敬愼色溫氣

和賜坐西南隅講尚書闡明帝亮所以親親仁民

協和萬邦之道辭旨清遠聽者忘倦

上為之善甚賜予有加

王直撰墓表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力三打十數爪不死泊

宣廟即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聞直

言矣正統時為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

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材遂盛於一時待諸

生恩義兼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為

文以祭之後王振怒其持儒禮構以罪枷於監門

諸生不忍願代者甚眾獲免未幾歸上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小機辨

李先生為祭酒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材督勵尤切夜讀務盡三更將五更命膳夫提鈴循門喚起讀書或自潛行察動情無燈者明日責罰自是燈

可齊筆記

光達旦書聲不絕

洪熙改元文毅充講席奮忠諫動天地而感鬼神繼司成均諸生愛之如父母晚路權璫執命文毅見辱石大用代死諸生號救闕下者數千人

於乎剛士浩然正氣博文有養學自中秘危言峻

行歷事

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士司成奸驕我忌倚校願代門徒之義歸老于田名儒風致

彭淵

劉球

忠愍公

字求樂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任永樂正統間官至侍講以直言忤權奸死錦衣獄年五十二贈學士諡忠愍

君奉二親必極其歡心居喪哀毀兄弟五人友愛甚篤事伯兄尤謹同居舍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玘為莆田知縣奉夏布一匹即日封還玘書誠之曰力行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

除禮部儀制主事取前後條例類為一帙於是禮

儀制度一檢閱之頃可盡得之嘗奉使掌蜀府

喪禮王厚餽之堅却不受其在經筵拳拳於開導

於迪凡考校編纂之事尤克盡心而為人寬厚議

論慷慨不為阿比之習平居憂時之心恒切

正統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鳴咤詔求直

言時宦官王振專恣士夫側目先生上疏論及謂

權不可下移振怒欲嫁禍無由適脩誣董璘自求

為太常卿下錦衣獄而先生所言有謂太常卿必

得儒者衛使馬順迎合振意誣先生與璘朋奸亦

下獄竟死焉

門人彭訓撰傳

劉忠愍公與子為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食憲山東至京師公時為誦官留飲具論邊事將有後來之患又二年為正統六年召為大理少卿又二年為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即前四年所論邊事疏有詆訐權臣語遂為所仇擠以死又六年為正統十四年公所言邊事大驗今

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權奸追贈公翰林學士加今謚遣官祭以少牢所以褒恤禮儀光榮隆厚而公之名一日靈耀天下嗚呼自古以來士鮮全節

如公者天地間蓋不多見其明有以燭事幾於未

然其忠欲以救事勢於將然其直氣正言至於忤

權奸死而不悔是蓋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

之大防立萬世之人紀矣類若予輩之庸碌不足

為重輕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又三年為景泰三

年冬得公與張御史手書觀之追想平生三復慨

歎書此以志於其後云

時在院以文鳴者吉郡最多公居其間金春王應

鯨鏗聲譽光前偉後為二三元老宗工所重公議

論堅正以古賢哲為歸以子孝臣忠為榮此其素

心也。心以學經經以爲文。其本深矣。觀兩溪文集者。其宜以是求公焉。集若干其文甚富。然劉蕡集制科策。胡銓集沮和疏。斯集雷震章蟬奧之孕。月也。羣失之通天也。罪之者。其是在乎知之者。其是在乎具眼者。先焉。

劉定之無兩溪集序

正統中忠愍安成劉公以死事爲天下慟。雖販夫孺子亦皆知公之爲烈也。公職論思居講讀地。謂權不可下移。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啓乃心沃朕心。非若淺治史魚之忠。侈然慧直而不顧以自嬰其禍者。比天下事固有忽然出於不可測者。而公

當之也。

二六二
蘇東坡志謝新序

於惟忠臣詞林之英。沉思力學好義勇行大阿。倒持執命腐刑。乞戒履霜勿致堅冰。不售蒙難乃檢而傾。褒贈官階節惠易名。凜凜大節萬世猶生。

彭祖興贊

陳敬宗

字光世。浙江慈谿人。進士。歷仕。求樂天順問官。

至祭酒。卒年八十三。號休樂老人。

陳敬宗由翰林拜南京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望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即待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稟。嚴於對君之禮。對客善飲。襄城伯重斯文。或盛設延賓。既罷必留敬宗。再飲。主至。酌。酹。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

古蹟集餘

公孫求樂

二六二

七一

甲申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與脩

高廟實錄。成授刑部主事。十二年。脩五經四書大全。成。改翰林侍讀。後丁母憂。宣德改元。起復。脩兩朝實錄。未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爲人矜嚴。好禮。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公進學。成德戶部尚書。關中楊昇初發解于鄉試。春闈不利。自北京求入南監。從公卒業。其爲士大夫所重如此。景泰元年致仕。名臣錄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類然無累。抑抑德隅。人望如畏。詞林重輕。上其進退。師於國子身以

為爾來是樂不懶于位時有古廉於公作配
彭祖與黃

吳訥

文恪公

字敏德直隸常熟人由薦舉歷任永樂天順間
官至右副都御史卒年八十六謚文恪

公父為沅陵縣主簿以被誣繫京師為父訴冤事
未白而父歿公扶柩歸葬治喪不用浮屠自是大
肆力於詩書為文章振擡理致江陰崇明二縣舉
為司訓不就昆山令薦至京以公善鑒令教諸子
弟鑒書艱辭不欲會

仁廟監國聞之命即南京教各尚書之子復拜鑒察

行錄

卷之三

九

御史驛陞右僉都御史

前彬撰墓誌銘

海虞吳敏德為僉都御史持敏慎之心秉廉直之
節其議論舉措有前賢之遺風視世之隨俗變化
方外而圓內者相去遠矣

王五撰墓所

比年吾友吳君敏德又為性理群書補註敏德學
端而識明志篤而行莊所著非止是編其集解又
公小學

上初御經筵即錄上進敏德歷官右副都御史清肅
之暇又輯前代名臣諫疏以屬其屬年七十即引
疾退吾嘗論敏德古道古心蓋非今世所常有者

吳思菴先生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群王秀才
好遊航船兩航船吳中所謂夜航船接渡往來船
中群坐多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學祇
足供談笑也

本集日記

公自童壯積學有素其求端用力必由博以入約
自體而達用不事矯飾務以行檢為先至其為文
根抵則以群經為之本波瀾則以選固為之輔於
是形諸論著不啻同人言必以實而要其歸則一
本於理公應詔起自田里為御史為會都御史

所至皆藉藉有聲若夫文則又公之餘事耳

應思菴

公淵乎其學炳乎其文才識議論博達古今其在

臺憲十有餘年寒暑諍諍正氣凜然其心寬厚仁

恕未嘗察以求人過而奸賊不法之徒自然消縮

摧沮不敢喘息方將倚公特重臺憲坐肅風紀而

公力以老夫非衆人所以望於公也

陳製宗

古貌古心學窺性理孝義幼聞實形踐履避迹儒

賢監國所禮乃教世胄乃司風紀卒載其惠清德

莫比篤老幼書以忘憂喜修正遺文垂訓無已

正統六年以年及七十上疏懇辭者再

朝廷嘉

其賢特賜宴而遣之亦異數也公素畧守備南京
襄城伯李公善臨行李以紫貂裘帽及白金百兩
為贈公一無所受還家閉門著述家務悉委諸弟

所著有思菴前後集性理群書補註小學集解所
編輯有晦庵文鈔詩鈔吳文正公文粹文章辨體
等書其立論於性理之奧多所闡明

錢並興行

初赴京時鄰有少婦寡居夜穿壁欲奔公所公亟
命僕啓戶冒雨而出次日即遷他寓所家居環堵

行錄

天象之

蕭然周文襄公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為創新
第于城中舊址公曰某素不愛華麗何為勞民傷
財以重吾罪耶文襄乃止

山雲

襄毅公

字

徐州人歷仕宋樂正統間官至都督同

知卒年六十四贈懷遠伯謚襄毅

太宗征迤北公以指揮使隨行功爲諸將先尋陞都督

宣宗制諭克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出鎮廣西先是

廣西溪洞徭獍叛服不常數爲邊患公至鎮之以

靜煦之以仁嚴號令入賞罰親率官軍與賊前後

十餘戰臨機應變能以身先士卒故所向無前由

是銳夷懾服居民按堵

天子嘉其功進都督同知

王偉撰神道碑

公資貌魁梧善騎射曉兵略持已以厲屬事謹慎

甘苦與衆共之臨戰人皆出死力及其卒也廣西

之人皆爲立祠歲時祭之

錢習禮撰墓碑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真誅殺山襄毅

公繼之則光前絕後矣公深沉有將略用兵如神

而其廉其正文臣中比肩者亦不多見其馭上官

亦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違限有驚怖成疾者有

斃於杖下者有調兵官至死不敗歸復者其嚴如

此

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肆也性鯁直敢言公進

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記貪餽廣西素尚貨利我亦

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製白袍有一沾汗如

白袍點墨終不可渝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苟

不納之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黷貨則

朝廷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反畏蠻子邪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

庶操始終不踰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並水東

王直

文瑞公

字行儉江西泰和人進士歷任永樂景泰間官至少傅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公自幼端重異於常兒家貧力薄刻苦讀書永樂改元領薦薦明年登進士授翰林修撰

車駕巡幸北京

仁宗為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黃淮楊士奇與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慎不懈

中外咸倚重之及再幸北京公扈從

宣宗為皇太子慎選宮寮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群臣諮詢皆以

爲公又兼記注至於

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李賢撰

王抑湑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其官不當則曰若教飽老當是奪更覺郎當弊袖長要多切中云

水東日記

正統己巳秋北狄犯邊

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爲不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

特命公留守京師

神道碑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會奏虜情遣使迎復當從明日

上御文華殿門內而諭公侯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掌印官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

累以爲言何謂吏部王公首對云大意以爲必

乞遣使勿有他日之悔上色稍不怡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公繼有對蓋

以爲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差使盡禮紓邊急耳辭揚而意婉

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群臣既出文華門

太監典安甫出而大呼言爾等因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言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有答王公

面發赤大言曰豈可爲此言今日群臣皆朝廷

人一唯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止王

再而詞色愈厲典安爲之語塞既而陞禮部侍郎李實等爲正副使以行

物書既下則直言曰臣等不敢迎復實等請閉閣白之是時

第奉黃武許市也。與馬典安雖短於才。弱於僧
佛。然信二三散世。人固不能。而人不易。千以私
惟於山。便用深可罪也。才來日就

公方面脩。每端字宏偉望之者。神仙中人。天性發
重。寡言笑。於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
敏。詩文精。綴四方求者。接踵屢典春闈。文衡得人
益盛。在學。三十餘年。恭勤不怠。如一日。及位家
宰。益加謹慎。時方尚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
亦留意人才。奉命部。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
其商。以備按。出自是四方多。辦得人。奔競之風

為之一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一切世味。安於淡
薄。朝廷重公之德。每優禮之。免其朝謁。及退休

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神道碑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
不為。作時所介者。是公之故人。言公于他人。多有
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
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皆
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
川。再大年題其后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
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

復有遺才。於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
舉為史官。困於譏諛。以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
所親授詩于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鏡。我胡上
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素少。百年公論蓋棺遲。
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
卒。公為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
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因為正
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為議已其執。不加擠也。而
公不以為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
矣。蘇簡黃本

吳魏王年以下。豈得其抑。庵諸老班乎。曰。予幸其
不罹權奸之時。而無綱常之責者也。名臣贊錄

先生官京師。居禁城東。時有與先生同姓。位望
聲實相伯仲。而居城西者。故謂先生為東王。至先
生之官愈顯。然終不以其官稱。而第謂為東王。先
生者。師尊之意。出于士大夫所同。故其形於言。皆
久而定也。先生始為歷文章之任。至學士中馬。唐
政事之寄。至家宰終焉。循道德之選。至師傳。此三
地位者。公論也。自以先生為堪之無異辭。而當先生
居之時。雄辭八冊之鼓動於聽。聞觀賢拔俊之各

伸其績效雍容廟堂儀範群辟之仰配乎古昔至於今猶可追美遐思不容泯也

劉崧之撰哀辭

況鍾

字伯律江西靖安人由吏員歷任永樂宣德正

統間官至知府卒年

伯律永樂十三年薦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二十一年遷郎中宣德五年陞蘇州府知府奉勅乘傳之任至即黜僞官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八年夏旱既發預備糧賑農得盡力於田畝復興周巡撫講究收糧之法由永樂間轉輸北京餉道遼遠糧長以一微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

可作錄

卷之二

七

百一十萬石除正供及餽車船之費羨餘皆為糧長所匿乃議別立糧頭以分其勢眼同收受互相覺察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為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為來年經費之本由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及九年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納數十萬疋小麥數十萬石皆以餘米代納而凡雜出供費亦以餘米買辦上不失征科之期下無害髮于民每旱輒發此餘米賑之每活餓數十萬人此法既立不惟二十餘年積弊不戮一人而盡除其愚利之及於貧困亦無窮矣又慮凡百差違

人橫求各縣財物置簿令八直老人記之朔望考閱人皆畏憚歛戢民以接適官員於歲在官不得負販乃驗丁輪差嚴不過三次罷其在官者置綱運簿以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以防非禮需索其綜理周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疏正統五年軍民二萬八百餘人乞留陞正三品仍知府事七年以疾卒民競立生祠祀之

南昌縣志

剛正之氣卓特之才其潔清之操一塵不染其執守之固千夫莫回既明且果亦敏以勤官朝署也

事

三聖

惟其敬典侯邦也庶千星惟其仁靡基

弗副靡悴弗煦令行秋霜東流時雨歲久當遷民

樂留者萬計天從所欲詔特俾之重臨普張益

州前後其異施若况吳郡必古今而同心者歟

楊士奇撰贊

鍾始由小吏事呂尚書震寢薦其才授禮部主事

進郎中時

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所知鍾舉左春坊

左中允張宗璉

仁廟召問楊文貞公士奇曰人皆薦外任下僚者鍾

何乃舉朕官官文貞公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揚薦

宗璉不意遂為所先

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即日擢宗璉大

理寺丞蓋已有嚮用鍾意

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

鍾等九人為知府詣授璽書以行文貞公以詩送

鍾至蘇州廉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嚴禁狡猾

而惠愛窮弱執勢家侈恣不法者立杖殺之吏民

大驚奉令唯謹又表除京運米二十餘萬備生孤

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詩頌鄒亮獻二十詩鍾

獨稱賞欲薦其才于朝會有以匿名書教亮過

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

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

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干為義類如此歲

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稱曰况青天時已

有代鍾者竟易去文貞公贈之以詩有曰十年不

愧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數年鍾卒吏民多

垂泣送其柩歸鍾政績具見張修撰洪所著傳而

宗璉後坐事政同知常州有御史清軍凡同姓名

即坐不復更驗郡籍宗璉臥地受杖不為遣人多

賴之及病卒官舍惟一破篋他無有也常民爭出

錢欽其後師之千家又立祠江遠大石灣君山之
上子至大石灣嘗謁祠祠有楊文貞公記文具東
里集

曾穆

字希文澗江天台人進士歷仕永樂正統間官
至右僉都御史卒年五十七

希文自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肄學邑庠攻苦食澹
篤志經史雖祁寒盛暑不少休自嘗書人嘗咬得
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于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

楊榮撰誌

公登進士第還鄉杜門讀書未幾戒行邑長驢寶
楮萬緡辭弗受或曰贈亦禮也何故拒之公曰區

區始出仕可以此自累乎

拜監察御史奉職無所避時

仁宗監國漢庶人為不法公具啓聞章寢不下常
州巨商罹法當斬鄉人懷金三百兩乞減死公斥
去之鄉人以姻戚故復來遂執之

擢福建按察僉事理冤滯絕貪墨推豪右無所顧
避泉州進士李思義其妻吳少而美舊與中表富
民林肆者私思義調官廣西林令二黠僕從行中
塗謀殺思義及其姪吳歸林納之李之族人訴于
郡郡受賂反坐訴于憲司憲司受賂如郡積十餘

年不決公廡得其情一訓即服漳州富民許某有
初無子以兄子為後既而妾生子乃與兄之子實
三之一以子托之許死兄子言秋子非許出逐之
奄有其父公召父老詢之得其實兄子服罪

傳記墓表

公卒家無以為歛公卿賻治其喪始克襄事希文
為人剛正清慎內恕外嚴寡嗜慾薄滋味歷仕中
外二十餘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日聞者
莫不咨嗟悼嘆嗚呼士之才足以應變智足以決
疑非不有也而求其清介有守執法不回似希文

者殆亦不多見焉

墓誌

由監察御史陞福建僉事超拜內臺叅總憲度駁
歷中外三十餘年剛介之操凜如一日

王德振題
勅諭後題

會都御史詹穆其介可稱也

名臣贊錄

于謙

肅愍公

字廷益浙江錢塘人進士歷任永樂景泰間官
至少保兵部尚書為權奸所害卒年六十追贈
太傅謚肅愍

公少秉大志讀書過目成誦作文雲行水湧不知
止極人莫不以其稱公而公以古人功業自期待
若不肖也

夏時正撰銘座存稿序

公弱冠取進士授官御史長身玉立正色敦言受
知於

于謙

卷之二

七

宣宗皇帝超拜行在兵部右侍郎年才三十巡撫河
南山西不能媚權貴一出十八年權貴後竟悟乃
始留理部事明年為正統己巳

夏時正撰銘座存稿序

于節庵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少卿

前後幾二十年矣其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

賄賂

汴人嘗誦其詩曰手帕磨磨始與線香本資民用反

水東

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日東

虞首也先寇獨石宣府一帶及秋特猖獗甚六師
親征公與尚書鄭瑄力言臣當嚴勅宣府總兵楊
洪固守應撫不煩六師不聽更部等大小臣合辭

請留亦不聽遂行八月三日也止望師北狼山上木玩忽不為備虜騎奄至王師敗績死者填委

怒為浩

英宗皇帝北狩遠去京師大震公時居留聞報大慟念惟司馬掌邦政一切攬而有之忘寢食

聖烈慈壽皇后聞知公名進尚書是時三營精銳盡簡征行留老弱弊敗京師百萬眾聚事情百出公先事預防運同一心萬目齊視倚為安危輕重

景泰帝尋以廷臣合辭勸進遂尊

景泰帝尋以廷臣合辭勸進遂尊

英廟為太上皇帝改明年為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君南北道通朝貢無來戰守之具一月完備士氣復振人心乃定太監喜寧本胡種也土木敗降也先因為其用盡以我細大告之遂為鄉導奉

英廟趨紫荊關京師戒嚴往往望而南奔又侍講徐理妄言占象倡議南遷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公為慟哭於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崇廟三度社稷威在百官萬姓聚藏倉儲威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監矣一步不得難此太監金英特是八言堅持固守之議公奏簡觀

信及感嘆重臣環衛官闕守九門各以強幹有

志節給事中等官王竑相監之盡令郭外携挈入

城仍行虜所經由堅壁清野固守勿戰公乃請率

先將士躬擐甲冒軍於德勝門外閉闔城門誓言

以死泣諭三軍曉以國恩當報忠義難得事機一

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

之朔也先入紫荊關傳言送

駕還京長驅直前其先至者星散前突我軍堅不為

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却也先次至城下我亦不敢

向虜輕放一矢朝廷遣使至也先壘問安言

寧族也先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奉

駕還宮邀我議和金帛等物百萬許將以媒孽豪端

責我以所難從也廷議依違莫決禮部問公公曰

今日止知有軍旅事他非所政聞七日我謀益審

奉

駕就寬燥地與其壘離隔乃砲擊其壘虜死砲下萬

計也先大沮宵遁

當虜之遁而去也或言邀擊之便公曰勝之不足

以雪耻稍失之則所損惟多况所全又有大於此

者乎彼輩無有人心冥然而勝覺乎

王居天柱地維之位駢列公方外來不期月適值多難獨能煉補以無傾天真純佑儲以待之非偶然也進少保開門謝客有言今日宋李綱大不能及公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城下但不盟耳明年

燕廟還京石亨等請大加公爵賞乃川官公一子副千戶世襲

十月虜酋也先糾衆擁

太上皇帝入關直造城下索大臣王五胡漢子讓出迎衆知其詐不出乃遣通政叅議王復中書舍人

趙榮充大臣出迎親見

太上諭二人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三人乃回而虜騎四面剽掠勢益張於是兵部尚書于謙督總兵分營憑城與戰互有殺傷連戰二三日不退陳

公良乃請寫勅調各邊精騎入衛又請寫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達達并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冀以疑其心是月十四五

也先果先遁去是時居內閣者歲未明而入抵晨方出勤勞比他日為甚而內外依舊防禦丁陳二

公乃居多

公侍身嚴非分一毫不取諸人位至卿大夫世室廬盡屏其弟已居正屋數間以居夫人重氏卒時公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之多艱窮年不遷私弟居止朝易留一童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

酒常未疾在告太監興安舒良受 旨更番來視

尤公自奉諸凡過於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為計所

資用一切尚方製之至輟 尚膳醢醬蔬菜之屬為賜時上幸萬壽山伐竹為瀝以和藥尤異數也

言官常言柄用過重與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 朝廷正要用人

似此才學一箇來換于某衆官默然退自是任之愈堅唯任重而嫌猜者衆道行而怨謗隨興

英廟尤復寶位有敢益天以微功者借公以重其地與素所銜於公辭加迎立外藩之罪而甘心之不幸之日天日無輝陰霾蔽空行路吞嗟寬聲一口

他日

聖烈慈壽太后言公竭忠所事死於無辜英廟大悟而深悔之不一二年甘心公者皆以反逆

伏誅夷滅無遺類嗚呼天道好還不疾而速如此

代 並刊記

侍郎于公巡撫河南山西妙年敏手下視無人尚
書海豐王公學行樸實時以侍郎幹事河南頗不
相得未幾陞戶部議事嘗期于輒不得還人謂兩
皆有不平者于因有參政孫原貞王來薦代之舉
坐降官景泰中于當軸乃最不喜議事官入朝常
先期奏止之七年夏間四川侍郎羅綺將還奏遣
人驅之使還不復有以禮待下之意于協贊積北
與今年尚書富冠都憲深李都憲秉紘在奏中又
聞兩宰執之子皆領欽取舉人固虞事變之將作
矣 水東日記

近世于少保曰功之首

名臣錄

楊洪

武襄公

字宗道陝西漢中人歷仕永樂景泰間封昌平

侯卒年 追封穎國公諡武襄

宗道善撫士卒甘苦是同倅兩寇毛輒應機決策
操戈奮進為諸將校先尤善騎射矢發則寇應弦
而墜百無一失由是屢表震驚腥膻遠遁莫敢撓
邊 楊洪無志義堂

公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歷
陞將帥能用許兵遇寇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

於劫營虜人畏之呼為楊王在邊校之諸將紀律
嚴士卒用命為一時巨擘焉 古廉雜錄

楊武襄洪為人雖尚權譎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
此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朝廷主張以成其名

耳蓋自宣德正統來已受知於

上閣中廬陵楊公謹皆愛重之如初為杜衡指揮所
誣以親尚書源復 旨而衡貶廣西繼為部卒李

友全等奏

上以付洪自治煩類宋太祖待郭進事 水東日記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遣楊洪孫堂范廣等

帥兵二萬擊虜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于固安得牛馬驢數百匹登還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既退京城解嚴詔撫安天下十三日楊洪等旋師入見言虜衆已盡絕其實不過百餘散掠各郡駭人畜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官軍不敢逼其南去者各郡以漸捕獲之北去者洪等逐至開城焉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殺既奏捷以洪為昌平侯

石本錄

行錄

卷之七

四十一

氣銷回鶻羅拜呼韓趨朝壯武虎臣不救標姚

彭部長

劉實

字嘉秀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任宣德天順間終南雄知府卒年六十六

嘉秀來京師課績不授足於達官貴人之門自陳其才薄親老乞授教職以自便自通判而視教職其位之崇卑秩之厚薄固實然不侔矣乃欲辭此以居彼是豈利於富貴者之所能為哉會有

詔旨省將度官中外執事之臣以冗退者累千百嘉秀自謂必得所欲乃復有金華之命豈不以其才

行錄

卷之七

四十一

足以為治長非典教之職所能盡與今嘉秀辭之既敏朝廷留之益固其猶有古之風與嘉秀出判郡事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廉介之操純有聲稱

劉誅無隱行序

君授官金華府通判郡賦以早歲通不能完民或衛子女以足教奏寬貸之又贖還其子女賢賦至浦江其丞王詔君鄉友也具盤饌舉酒詣館饋君君謝弗納坐郡治公務有閒輒探按閒經史閱視事至乃掩卷已則復然郡僚或竊笑之不為改郡中顏孝子宗澤呂東萊祠墓沒沒脩葺郡義門合

變世久漸不能自給又買馬出丁供山西驛以君
言得免役

制定之節小傳

南京鄉閭較文給惟幕食得遂以為

舊常然

也君却還之丁母憂廬墓蔬食以終喪擢順天府

治中民餽送錫不受委而去君縱之門外

景泰中召修宋元史于東閣筆削任心無所吝承

屈避見所修才合已意笑聲徹聞陸開聞者驚

愕相戒勿以棄示君

擢知南雄府府為江廣要路商稅鉅萬官于是者

鮮不盈厝雄其餘以待過客亦無或缺望君至存

稅之一二以總郡學補張九齡大使嶺松而已未

數月中竟使嶺外至南文先遣驛來南雄視供帳

不如昔所聞君又與騎抗禮不假借色辭驛馳還

南安明日從中貴至入驛與諸從騎弓劍羅立左

右郡僚庭參畢遂出獨留君語以慢已共苛辱之

庭中轟然南雄民自驛門外爭走入為君謝過以

身冀赦遂以君出中貴見君待民心徐問知其平

素欲召釋前憾君不復往中貴去至部詔人為言

南雄守驛書言公矣中貴乃亦以驛馬重程疾馳

先聞達君至京入見具言臣從官三十年不以吏

自隨餐粗衣敝欲為國家愛養所部不忍勞費
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霽威聽其言不復更窮治獄事得釋有日矣以病

卒

贊曰子聞安成大夫上云君喜著書尤用意於春

秋中夜有得覽童子然燈起書之如獲至寶斯可

謂慕學矣而其所行與古廉吏范滂廉範者何相

異學而知行之誠難能也然以是律已可爾以是

求合於奎之人欲與已不齟齬豈可得乎位至郡

太守全而歸之其託鑑於

聖明為幸已多矣

並小傳

惟公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之而不

回勢惕之而不阻

彭時撰墓名

南雄知府劉實其廉足尚也

名臣贊錄

軒親

字惟行河南鹿邑人進士歷任永樂天順間官至刑部尚書

公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落水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為御史獨振水聲之聲為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餘堪故舊經過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

言行錄

天順之二

廿六

鷄僚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素侈縱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既而以卓食饋之亦不納

古華雜錄

天順紀元秋刑部尚書睢陽軒公惟行以老疾告上不許付吏部數日召公赴文華殿有所問視公誠有疾會吏部覆奏始賜公休致

聖天子優待臣下之恩一天地生長收藏之德也又明日公陞辭復承召問公歷陳為御史為按察使為都御史所以

上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具僅二竹簾足汝平公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出半公頓首以疾告

上知公之不可強乃賜絲金綵段二表裡白金二十兩公辭既即日就道

劉廉節撫送疏

左都御史軒公持已甚嚴遇人無間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諸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屏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設嚴而此禮既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問今吏寫數十大冊以為他日傳世考

言行錄

公案之二

附二

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修史有司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上送官耳

恭詩賈

廣州府知府沈宗當為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武庫司典皂隸凡諸司多竊意焉蓋皂有定數得之多或得之卑皆可觀利耳一日告子曰惟利亦可觀人琮司皂者久不以動心而于人撓法者得兩公馬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輒是已

水東

於惟廉士古之李及為介為通復謂我激我豈激者百年一日廉憲中丞風紀以植諫諛不行奸墨

拜迹乃掌邦禁動節愈力老而復起憲臣是式

年富

恭定公

字大有五緯懷遠人本姓嚴洪武初附籍訛為年鄭貢上歷仕永樂天順間官至戶部尚書卒年七十謚恭定

公擢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陞陝西參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賊吏正統甲子陞河南右布政使饑民流聚南陽陳州諸處無慮十數萬剽掠居民公撫輯之皆賴為編氓

進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公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無濫天順政元將臣石虎以危事中公賴英廟保全為戶部尚書公益恭儉夙夜不懈以國計為已任不動聲色而事無不集甲申春以陝西累年用兵而督餉多不得人乃薦楊瑋余子俊可用吏部以為侵官公上疏極論為賢為國之道且求致仕不許

公為人剛正言不輕發應靜寡慾遇事敢為臨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世不易得

允穀年公古之遺且朴忠自與中外荐歷乃貳憲
臺拊循疆場不合而歸蕭然一室輿論起公司徒
是職保民薦賢人服公識百世聞風懦夫可立

彭彭果贊

言行錄

卷之七

四

魏驥

文靖公

字仲房浙江蕭山人鄉貢士歷仕永樂景泰間
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卒年九十八諡文靖

公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才諸生在學居者候
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至三
更乃携粥以隨尚有誦者供粥一碗如此者亦不
煩數間一行之士子感激篤尚斯文性好吟味臞
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禮重之呼為先生贊見
惟怕一方振亦不較

古雅錄

公在南都法司因早恤刑有王剛惡逆訴冤或以
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特正此
謂也獄遂決翌日而雨又戌卒四人牧馬三人互
毆一人死所司拷訊一人當之公曰罪一人情可
矜罪三人律不合

上請卒得旨三人各杖一百改戍邊

景泰錄

景泰改元至京閣老陳公考試時所取士也來見
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
輩而公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已
事安得善終

公為人端重祗慎簡默庶勤好別白君子小人布袍櫛食不別治生清修苦節人或難之先是

上御奉天門顧禮部臣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其勅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贍之勅未臨浙而公薨

墓誌

百年肩壽天官上卿盛德雅望遠邇著稱海內達尊莫之抗衡謙虛守禮簡朴性成好學不厭篤老精明使臣就問特養

聖情辭免後事遺世筆絕

墓誌

耿九疇

清惠公

字禹範河南廬氏縣人巾進士歷仕宣德天順間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卒年六十五謚清惠

公生自幼穎敏弱冠登永樂甲辰進士第宣德辛亥擢禮科給事中凡事務存大體有清譽正統改元之明年大臣言兩淮鹽政之弊推公為鹽運司同知公巡行諸塩場盡革宿弊復條奏數事遂著為令癸亥丁母憂塩場數千人詣闕留公從之乃進陞塩運使廩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

清不如使君之清

李賢撰神道明

陞刑部右侍郎屢與同官辨獄獄不為勢利所休有婦誣其夫衆欲斷異公曰不可杖其婦而歸之人服其當鳳陽歲凶盜起復勅公往紮之公乃留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以杜奸寇觀視之心招徠流民七萬餘戶一方晏然景泰初勅公審錄諸郡大辟囚公曰法寬澤物吾所願也凡以情得原者二十六人有來婦人何苟家者既去而死其家訟苟與弟殺之苟誣服公驗其無實而釋之後知殺者果仇人也人服其明代還過議關中重地

宰臣缺人特 勅公以往既至革弊則貪威望

振初六部卿佐使外文移不得徑下按察司以故

假蹇不受約公首奏下之邇將請於臨兆諸衛添

取防兵 朝廷下公議公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為

少矣在為將者馭之何如耳果能嚴紀律精練習

勤撫恤絕侵漁以養其銳氣則一司當百加以賞

罰明信則人人自奮不然徒兄食耳遂從公議轉

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聞 朝廷下有司買羊角

以充燈費上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而蘇軾輒諫

止之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遂止 家二二 四四 神道碑

耿九疇軒輒皆願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

順初首用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但二人之

才不異於衆特取其行之高於人洎供職未有建

明耿欲糾石亨之罪為所排出為江西布政尋轉

四川

上知其為人清正但為亨輩所嫉一日泛論人才念

及九疇非其罪實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未幾

因禮部缺人召至京師

上憐其衰命為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閑可也

天曆日錄

公天性孝友親終追思不忘遇亡日悲痛如初喪

時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居家惟焚香讀書而

已交人不泛關節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

犯九論事是非確然不撓未嘗詭隨於邪正之辨

尤嚴坐是與衆寡合累遭讒困賴

上知其所存卒保全之 神道碑

摧奸以直結

主以廉廉則大則直則左遷榮辱無與乎已行止一

聽乎天此先生之大歸而後輩但能道其一斑也

嗟乎國之元老民之具瞻清風銀髮遺像凜然

岳正撰畫像贊 四一五

薛瑄

文清公

字德溫山西河津人進士歷仕永樂天順間官

至禮部左侍郎卒年七十三諡文清

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公年十二作詩

賦監司奇之已而從魏范二先生講周程張朱諸

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

是至忘寢食

李賢撰神道碑

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手銓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

讀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燭記之或通

宵不寢味而樂之提調山東學校每臨諸生親為

講解不事擢楚皆呼之曰薛夫子

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邀拜其門公正色曰安

有受爵公朝而拜官私門邪已而遇諸途衆行跪

禮公獨不屈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妻

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公辯其

冤都御史王文詒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

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冤獲各死何愧焉手持

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

免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造語益深

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獨俱餞於江上獨公不

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蘇松饑民貧果富家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

特遣太子太保王文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公抗

章辭之獲免者衆

英廟復位召入內閣居數月見將臣言等竊弄威

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

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憐憫以復性

為教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

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買櫝而還珠也

公為學實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身心不

安凡辭受取與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

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

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

誠待之其言平易簡切下為宰鑿詩辭之說

先生平日泰然其懷皆不存一日檢閱舊書及

讀書錄東置架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

惟覺性天通忽遽疾痛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

震屋白霧逆室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

錫撰行狀

先生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常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

張內撰文集序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為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

古繼聲錄

薛文清公銳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也至謂吳草廬未及許魯齋則予不敢知耳

謝荷項探

力行好古

宋之

四人

力行好古進趨有程瘧寐河洛以究春陵揚歷外憲大棘之卿繆綬非罪復起而丞貳卿掌制以獨以承宣實遠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維道之積

彭如撰錄

王朝

忠肅公

字九臯直隸鹽山人進士歷仕宋樂成化開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謚忠肅

公授大理寺正左遷行人宣德丙午廣陵楊文貞公薦陞監察御史乙卯陞右僉都御史正統丙辰奉勅鎮守江西植良善抑奸貪風采凜然官民畏愛

姚夢撰行狀

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

行錄

卷之三

四十九

斥候珠連壁貫千里相望簡關行伍老弱者更政之貧窮者賑給之饒寡者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詞訟無間輕重量情以布教累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公在邊十數年間措置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疋邊用克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所舉總兵參將如施聚焦禮輩皆自衆中拔起為夷狄所憚

景泰壬申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

吳與弼

庫齋先生

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天順間徵聘至京除諭德

固辭詔許還山卒年七十九

先生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鄰校凝然有立年

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鮮道學之傳心慨慕焉及親

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盡舉業

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上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

錄收歛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為其

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

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

者二年

還知遭風舟幾覆衆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

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居鄉動必以禮

或謂其迂僻先生不少變於俗每省親太學粗衣

敝屨人莫識其為司成之子

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手足

胼胝非其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四方來學者卻其

束脩雖饑寒切身有所不顧寒士欲就學者克已

為義而館穀之

與弼師道尊嚴好善字奇古自成一家暇則詠物

適興曾襟高邁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曉悉

曾見詠桃一詩云露華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

物華春氣稔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

也氣象

上命行人齋勅書東帛造其廬與弼不克官職就辭

幣帛至

上召吏部命為左秦坊諭德引見 文華殿對云老

病不堪供職

上不允所辭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

弼終不就

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踴躍

思奮嘗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

焉故不輕於著述

宋真儒迭出道學益明遠紹洙泗之盛今企於幾

百年之後恨不生於其時也方今海內之士學明

德尊足為師表者庫齋先生一人而已

知聖人可學而至也則因淳公之言而發憤既而

謂師道必尊而立也則守伊川之法以迪人下學

上達日新又新啓勿忘勿助之機則有見乎鳶魚

之飛躍體無聲無臭之妙則自得乎太極之渾淪
弟子之在門牆者幾人尚未足以窺其間域彼冊
青人物者或未暇深考其故徒據其一二近似之
迹描畫之又烏足以盡先生之神章也生長東南
攝越日少三十而立志五十而未聞道茲也欲就
而正諸慨弗及先生之存門人陳獻章撰祭文
耳根何處得浮塵浪說庫齋識未真風月周堂燈
火夜伊川路上見斯人張鉅熊見玉枕詩話
先師庫齋遺藁某藏之十二年矣出入必偕天順
初先師膺聘入京途中紀行諸作皆當日手書寄
白沙凡七紙烏摩悲乎先師道德名譽傳一世婦
人小子知之華夏變窮咸知之平生愛一色一辭
不以假人某之所得徒以一日在門下然誦其言
想見其風采而得其為人則宜其有惕然而感動
然而興者矣陳獻章哭其弟後

李賢

文達公

字原德河南鄧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
至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卒年五十
九贈太師諡文達

公美姿貌年十八始入學讀書登進士第使山西
見河津薛瑄講論淵源心悅之益學不厭始為驗
封主事轉文選郎中公餘閉戶讀書五經要義多
所自得景定即位公進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
歲盛成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責
近振士風結民心陳教宗見之以為至論

石草薦江西處士吳興裔

上問曰何如人公曰與鄉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

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乃命行人齎勅帛聘之

上厭左右招權納賂與公言及之公謂人君之權不
可下移能自攬取則彼之勢自消

上曰然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五更二鼓起拜
祖宗畢視朝循此定規定則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

縣或有政事訪問大臣商確復省夾章奏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亦不可送與閣下看奸邪不忠如此公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為堯舜之君矣

上一日又曰內官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譴亂小人朕初復位即於

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及立

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以此

遠絕之公曰譏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絕之

最是禮部請 東宮出閣讀書

上召公謂曰先讀何書對曰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必肯讀禹貢盤庚周語甚費心

力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時任意寫去以此寫

得不佳公曰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可先

講讀寫字亦不必求佳但熟畫不苛且率易為善

上召公從容問政治得失公因登言錦衣官校差出

提抄罪人勢如虎狼貪財無厭有司不勝其擾左

右貴近諸公多妄言

上遂疎公復察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於公所言者

遂召其指揮戒之而待公如初或謂招總公曰若除此弊終亦不辭先某吏部舉布政賈銓可大用

上命公觀之以貌不稱名對乃以為副都御史

並名臣對

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奏考官劉瑄校文類

倒置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

弟議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

不能於題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群

議方息

五年四月

上謂官軍一季係關銀十四餘萬兩賢曰自古國家

惟怕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無憂

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其

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

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

必致困窮不可不深慮也

並天順日錄

吉祥之姪曹欽為變公被傷不出加太子少保時微有動搖國不之意得公力止

今上即位歷陞少保華蓋殿學士尚書如故成化丙戌遭父喪乞終制不許公為人孝友忠信謙恭嚴密居位號崇尚正學懿容善類得時行志自三楊後莫能及之

河岳之英鍾為哲人體貌明粹踐履立淳潛心六籍濯舊來新不二以止乃翕而信受知

英皇忠信日親密勿帷幄人望如神太平宰輔定策

元勳 彭和撰贊

十一行碑

卷之二

六十八

劉定之

文安公

字主靜江西永新人中進士歷任正統成化間官至禮部左侍郎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諡文安

公父髦以易經魁鄉閭學者稱之為石潭先生公自幼天資絕倫書過目輒成誦石潭先生日授以書而不令作文字公毋私為之而不敢有所呈露一日公病先生往視焉於牀褥間得所作祀竈文及詠桃漿諸詩先生大驚異然未嘗口許之也自是乃稍敢以文詞進然毋進先生輒斥之忽一日公文以所作文字進先生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宣德乙卯歲中江西鄉舉明年會試禮部第一人廷試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制選撰正統己未京城大水詔求直言公上十事其一言彌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且其二言公卿侍從且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近南北其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其五言宜

做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其六言武臣子孫宜習翰墨其七言守令宜詳加察其八言宜錫富饒其九言廷臣丁憂宜令終制其十言宜遏僧尼奏留中不下

已已歲北虜犯蹕

景泰帝登極公上言十事其一言戰陣宜倣古藏火鎗增刀斧其二言守禦宜繕亭障塞峽隨其三言簡用使臣其四言遷移降虜其五言兵士月錢其六言守令虐民其七言選賢克將其八言武臣濫爵其九言總攬權綱其十言經筵進學 朝廷嘉

言行錄

卷之三

七十一

納焉壬申北虜遣使來朝固邀我使往報居言戰者以為虜懷寢伺之心宜絕之而勿往執政柄者以為苟不往報恐開邊釁公上疏屢數十百言備陳前代所以待夷狄之道與今國勢之強弱事理之順逆以為宜暫遣使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倘我以和往彼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 朝廷雖從言官之議而亦以公言為曲盡事理云

公之學自六經子史下至小說雜技釋老之書無所不窺終身備成誦非他人彷彿記憶者比其為

文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然通真蘇氏父子者居多初年所著經義及策畧業舉子者家傳而人誦焉年十七八已名動郡邑間比登進士遂名動天下才惟公卿輔相與士林中知之雖武夫悍卒亦無不知之者求文者日踵門戶公自曲為應答不少厭係初比虜之變內外章疏無慮千萬惟公之奏為人所膾炙云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年弱冠即授徒于鄉貧束脩以養二親每暮夜歸侍晝則赴學館一日冰凍徒涉手足皆龜折比就館則早食已罷公隱忍至午方得食其貧困蓋如此既入仕即分俸歸養而已惡衣菲食無異寒士或以為居侍近者不宜如此公亦不能從其言也 並行狀

言行錄

卷之三

七十一

公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惟恐傷之過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若怯懦然至其居官論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者弗及為編修嘗因水災陳十事以規切時政及為侍講當北虜排難以十事上書比任洗馬正北虜求和邀使之時群議未決公又陳言以為宜遣使以答其意所陳三疏皆峻立證今事理明辨文氣壯

偉居內閣再進密跡皆國家大計之事必從公論而案已勤事視昔者有加一日中使傳

旨命公製元宵詩却立以俟公據几筆不停連時刻成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

彭時無科道

王竑

字公度陝西河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至兵部尚書

公賦性正直剛毅無絲毫詭隨人意自其為給事時國運中否奸邪柄政公首率諸同官且章疏廷

論其蠱政誤國之罪時有與奸邪為黨者不平其言從旁沮止其論奏公勃然奮其忠直之氣手擊奸黨以死由是萬口稱快而積憤消眾正和應而公道服而公之名遂以聞於天下

薛瑄撰墓誌記

六十三

郕王監國於午門視朝百官彈劾奸臣誤國者方讀彈文未起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起拉馬順首曰此正姦臣當除去監國退百官拳擊馬順死

可齋雜記

公自給事擢陞今職適虜寇入犯京師遂命公董師以禦之公即戎服鞭馬赴軍號令區畫咸適機宜部伍行陳應時整肅將帥協謀士卒思奮乃出奇折虜寇之鋒而奪其氣虜既奔北因驅逐盡境而還京師既解嚴而遠邇遂以寧謐夫以公之聰明機辯過人百以千等而有為之才著于朝

廷著千軍旅者卓卓如此

劉永記

陞今官出鎮居庸時虜方入寇邊兵誦誥公以大義開諭之正色以率之靜以鎮之由是衆志帖然始定若是謂非負正氣所見大有異於人者不能也

劉永記送劉永記

公始擢第年尚少慨然以經濟自許比官諫省立朝侃侃無所顧忌土木之變摧折禦侮忠義奮激以功超拜食都御史再遷副都兩奉 聖書巡撫淮陽總督國漕威行惠施自景泰初元迄天順末

禪公名大振于中外

六十四

今上即位國任老成登公入座駟致柄用而公已爲疾矣

上每留之而公請命力勇退急流賸徒富貴

王德撰傳記

休庵詩曰王公庵居昔名譽拉摧奸臣九天上即

今却以休爲名無乃勇氣非少壯君不見健帆高

掛乘剛風一日千里無留踪歛然卸落微洲島知

進識退無途窮丈夫處世當如此眷戀富貴非其

雄黃門領袖立殿前烏臺副佐尤當權西邊戎畧

萬籟虎南樂靈力取鷹鵠

劉定之撰作詩

世之偉詔國之重臣如虎豹在山如山川出雲

如金之百鍊如弩之千鈞在漢爲沒長孺在宋爲包希仁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昔聞其語今見其人

包濟撰集

古詩

卷之五

六十五

鍾同

恭愍公

字世京江西永豐人第進士歷任景泰間官御史以直諫死錦衣獄年三十二天順初追贈大理寺左寺丞諡恭愍

世京鮑庭訓踐孝友培忠義之基厚孝景泰庚午領鄉書明年登進士拜貴州道監察御史風采壁立嘗因待漏與儀制郎中章公綸期論易儲事頗獻狄梁公之誠脫受比干之慘無所憾詞氣嚴正繼之以泣綸亦慨然以身許之某年某月某日公

言行錄

卷之二

六十六

疏上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兼陳一切弊政聞者毛竦咸度事非難破勢重莫移躡其朝陽鳴鳳而危其手犯逆鱗既而綸疏隨入并收下錦衣獄某年某月某日公死焉蓋知有其國不知有其身也

英宗復辟下詔謂其忠誠義氣貫于金石追贈奉政大夫大理寺左寺丞

利也天道義也君臣首揭三綱攸序五倫允厥有生罔不同具蚩蚩衆人氣物蔽蔽二五凝精惟公獲粹中兮虛靈善兮由備載帥以志載充以氣充

余謹言天下大計旬然雷震弗驚弗懼倚與那與

孰不有死林林總總草木蒼壁龍逢比干雖死不

死於昭上帝乃眷乃顧湛恩龐洪爰及後裔魏魏

泰華中柱天地耿耿列星垂曜萬世

御史鍾同之死刑部侍郎林鶚之好禮其列與嚴

美矣
名臣錄

言行錄

卷之二

六十三

葉盛

文莊公

字與中直隸崑山人第進士歷任正統成化間
官至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五諡文莊

公授兵科給事中已巳之變公率同列劾將臣
從者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天地然後選將練
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
明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
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
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被則虜騎何以薄都
城急宜遣固守宜府居庸為便已而河南陳州沔
民弱動命公往視公即無程以進除貪冒賑饑
寒民用安輯彭時標神道碑

景泰元年八月北虜送

駕還京將入關矣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
之顧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于上惑
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公不顧且疏言之有

旨令尚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遂
山西布政司右叅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
石馬營八城遇虜北守殘賤未復公列其利害可

興筆者為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既設暖鋪
以便行旅均疏圖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
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
者俾事刈稼裁課餘糧千石凡軍中買馬勞功恤
倉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戢亦繁盛
以外艱去權右食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
允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諸許蓋商計益多寡
入米餉邊而後出境公私兩利之

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
有言大舉搜套驅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
耕守其中者公為吏部侍郎受命往議方畧奏言
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為
遠圖宜令守臣剴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
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
便也從之

公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政古人居家
悌孝友睦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著與僚友論事不
激不隨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終不及人之過
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辯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
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惜乎大用未究而卒

顧允文莊萬大之特憐學宏詞出空言遠識君子焉
依樂善無數給事責項以登憲職撫綏朔南保登
勿失吏禮之貳德音秩秩希文不相古今所惜
彭如漢

韓雍

字永熙吳縣人進士歷仕正統成化間官至右

都御史卒年五十七

公生秀穎異常書過目輒成補成童選補順天府
學生正統辛酉以詩經中京闈鄉試明年登進士
第癸亥拜湖廣監察御史乙丑奉

命銓囚有碭山縣學教諭丘純因責膳夫祝磨兒其
父令磨兒遁去乃告純筆死棄兒他御史問勘誣
伏尋純偶於黃河傍得一支解者認為磨兒父遂

坐極刑公疑之遣人蹤跡得磨兒純由是得白

戊辰按治江西古之廬陵等縣兇徒葉徽饒劫掠
勢甚熾公與巡撫侍郎楊公寧設法捕首賊二百
餘人悉寘重典地方以寧已已陞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江西黜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
威大著

英廟復辟調山西副使坐累致仕戊寅遷大理寺右
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問決強盜十八人內二人
訴被同起二人嘗指時左御史寇公深云會問已
明奈何公曰人命至重有詞且暫留問不實決未

遲二人得留餘欲行刑公復曰若不留指者將誰與證始留四人後訴者得白

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公曰律之本意謂結交朋黨素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時誰不幅聚其門者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東漢時以朋黨害盡忠賢覆轍可蹈邪是冬奉

勅巡撫大同宣府 陞辭召至

文華殿論遣之賜寶鈔三千貫蓋異赦也至則恤軍

言行錄

卷之二

七十一

士結城堡糾治貪蠹震懼虜志有古守邊者風矣

未還議事陞兵部右侍郎會有意之者適

英宗皇帝上賓因事遷浙江右參政

成化乙酉兩廣蠻寇弗靖

上命都督趙公輔文總兵官出征夷將軍印兵部尚書王公冰特舉公素有雄才能幹大事遂起公於浙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趙理征夷軍務公既受命會於南京眾議欲分江西軍從游擊率達官由東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公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

制聞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雖專之可也夫兵有

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今兩廣已無元郡而大

藤峽賊巢穴不圖而趨其未見其能濟苟全師

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接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

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

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煩於逐乎自古蠻夷來

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叔敖云寧我薄人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所以兵貴拙速不

尚老遲又何泥於困乎於是命將分兵諭以

朝廷威福之重示以賊勢可滅之機眾歡呼咸願死

言行錄

卷之二

七十一

戰不逾月先破脩仁荔浦次及大藤峽前後生擒

斬首奪回被虜俘獲賊屬共四萬一千七十六有

奇捷聞

皇上嘉喜陞公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

撫賜綵段六表褒叙功當蔭子公以與弟睦授

錦衣所鎮撫先是公與將士約能生擒被虜男女

者准其功故無妄殺之慘功成之日士皆歛迹無

譁秋毫不漁於衆凡子公以兩廣土地廣遠恐餘

孽復生重貽邊患

請於朝願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

上可其奏陞公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於梧州開議
總府居中調度兩廣副總兵參將而下悉聽節制
奈何承制專決也久一以繩下不貸大吏於是左
上書言公不法事

皇上知公功勞遣使勸復多虛公即引疾再三陳乞
上知其誠惻特賜俞允俾致仕時年五十有三

公為人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不為岸谷有
信義發適奸伏如神然每存心於愛人不事苛刻
秉兵柄於一方未嘗濫殺一人政務填委不忘文
事檄詞洒翰思如湧泉無少凝滯

並尚書張瓚
撰行狀

公拜監察御史正統十三年巡按江西尋陞右僉
都御史巡撫後屢踰屢起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
致事卒公敏識高才嚴明敢為在江西施設最愜
輿情百司悚懼至今民猶追頌

南昌郡志

林鶚

字一鶚浙江太平人進士歷任景泰成化間有

至刑部侍郎卒年五十四

公登辛未進士第明年拜監察御史丁丑擢鎮江
知府壬午當道者以鎮江事簡而公才長於治劇
請以蘇州知府姚堂兩易其地詔如其請公在
蘇州僅一年起拜江西按察使又三年即遷右布
政使尋轉左憲寅拜南京刑部右侍郎丁憂服除
召為刑部右侍郎公始終歷六官再守大郡二刑

百行錄

元案卷之四

上五

曹於兩京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其為御史時適

朝廷方重臺諫一時言事之臣捃摭或過其實公獨
持大體畧細故有所不言言必當其實時舉以總
三法司奏按士論翕然推重嘗監京府試大臣子
有不預薦者意考試官故黜落之以沽疆直名誣
其取士不公公邑人林挺適入試在中列疑公有
私逮挺考訊將中公以法及調所試考卷驗皆如
格事遂得白

英宗復辟九前日言事臣過許者幸左遷其官特召
大臣擢其得大體者知大郡公符鎮江陞解召見

論以擢用之意賜食太官燕給鈔為道里費公至
郡舉偏補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興舉之未嘗
一言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又調蘇俗喜誇
詐好興作公一切鎮之以靜有所建革必詳審至
再然後施行蘇人以公有雅望旦夕效於是頗
有後言久而見公所處置事一一各有深意然後
帖然大服鎮江漕河經孟瀆險言者請鑿河自
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都憲主
其議公以迂遠而多石且壞民廬墓之言於大臣
請按京口脾胃露蠲故迹因而浚之以通舟楫春
夏以牌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
便至今人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之功也蘇學廟
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公奮
然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
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
賢為疑公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敎
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淫像哉况古人席地而
坐正不如此也聞者莫不悚服廉憲江西一時僚
貳分巡各道者人異其兄往往用已意出入於法

公一正之以律多所平反廣信民妄傳天神夏尚
書等遠近驚疑公榜諭之且戮其魁其惟遂息又
嘗以歲饑奏減恒賦十五萬石禁樂戶買良家女
為娼追贖南洞寇不使入境江西士大夫至今稱
良方面者必歸公焉在刑部三年罪無大小必加
研審其或未當必從容請于大司寇務得其情合
於法而後已故獄經公者咸稱無冤抑

公事事之暇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夜分
乃止五鼓輒起率以為常聞人有異書必求之既
得手自校讐有未安者訪善本是正奉身儉薄甚

簡言語嗜好待下過嚴而於交遊不苟令事母程
淑人尤極其孝敬母性嚴終日侍立未嘗少假以
辭色有所不愜意則跪請移時雖中夜不敢離左
右家事大小一一以咨決焉嗚呼若公者豈古所謂
篤行君子者歟

初林公之在刑部年未五十地望已驟出諸公
右人方冀其大用而遽止於是其沒也予與黃公
實治其喪圖籍之外囊橐蕭然今其子微雖以
恩補國子生而事業僅僅意官至三品而家無百金
之積產無一畝之增古所謂居官儉雖大臣無享

諸者公真其人矣

龍舞題神遊碑後

陳選

字士賢浙江臨海人進士歷任天順成化間官至廣東左布政使卒年五十八

公父貞輔為御史出巡福建活沙賊脅從數萬人公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從鄉先生陳遂游日坐一室誦習木嘗繕戲敝衣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自如為文理致深客讀之有味 吳寬撰傳
出巡江西風紀大振不以刑罰立威官吏相戒自不敢犯

言行錄

卷之二十一

七十九

憲宗嗣位公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慎言甚剴切提學南畿學者競為浮華之文力欲變其故習徧歷郡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為教令讀小學書暇則習禮一特諸生翕然感化擢廣東布政使廣民疲困為除徭役蠲和買備賑濟皆務為惠養計數辦冤獄閩人賴克哥等三十人漁于滂丹為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以通番論又邑民劉馬住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為盜公察其冤悉釋之尤不畏貴倖中官有第曰為武職者逼娶婦為奪還之於是乃有提督市舶司者

尚進貢為奸利役戶苦於供需特減三十人其後
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刺國
使臣市舶利其貨不問公發其偽時又有撒馬兒
罕使臣恒六摩以獅子入貢浮海還國云欲往滿
剌加更市獅子公言此西域賈胡為圖利耳使墜
其謀必貽安南諸夷之笑國體所關甚非細故中
官既蓄戕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每為阻抑
怨益深乃誣奏亡事勤事者求事實不得必欲文
議以罪竟連公赴京廣人數萬擁留之公在道病
作行至南昌而卒

公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潛脩默識不求人知其
學以克己求仁為要因自號克庵讀書不資於文
詞遇格言即手錄千冊為力行之助平生言若不
出口視所當為者則勇於為之不顧利害其處事
緩而詳御下嚴而恕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
終身然也身既貴顯獎會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
无器蔬食相對無愧色自河南開喪還行裝蕭然
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僉
約有寒士所不及者

並傳

嗚呼此吾友陳公士賢之墓公有天下不可奪之

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遏於天下之
大勇

國家承平日久士夫多奄奄無氣節聞有之而檢
身之功或歎焉故其發之也不耀而其持之也不
恒如吾士賢則何可議哉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
其操履恪然一出於誠其居此官即欲盡此職其
行此事即欲盡此心其視去就升沉甚輕一在於
生靈國家餘不恤也官輟所至無不感動響應
者巡江西江西人到今萬口一詞稱頌為名御史
南畿河南繼公提學者譽美然切切感慕者惟公
公憂去河南士民遮道泣送者萬計復相率立生
祠及去思碑被奄誣時兵民數萬填溢衢巷號訴
於

詔使多涕泣者闕復以賂唆公所黜吏張聚者證公
吏死不從公名滿天下士夫無間識不識論一時
正人必僉曰陳某陳某

張元積撰墓表

羅倫

字彞正江西永豐人進士第一仕成化間官翰

林修謨養病山間卒年

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為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

帝諭

卷之二

卷之二

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詰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隸富禍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為大救時行道為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府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為人所知然亦以此

取嫉於人明年召選復脩撰改南京司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許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為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

帝諭

卷之二

卷之二

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論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為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違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卷之二

孤忠大節文公入山者為宋一人高風直氣羅一峯者為今一人文公此語故有一峯此書有一峯

此書故知文山此啓此書蓋有不待駭技駭
附而有舍者亦自然也予讀前史每見文山之烈
未嘗不起千古廢腐之想但予晚生不能接見文
山眉宇徒切想望而已然越人去國期年得見似
人者吾予雖不見文山得見似文山者喜矣今之
世豈無似文山者哉成化丙戌附驥一峯之尾登
第得拜一峯泰山喬嶽白日青天蓋真文山者矣
不徒似也嗚呼曾幾何時而一峯謫矣及其再見
又未數月而一峯病矣又不數年而一峯卒矣嗚
呼予於一峯當何如哉一峯跋文山此啓自謂一

字一

字一

字一

字一涕張東白跋一峯此書又謂一字一涕予於

一峯吾道之哭世道之哭朋友道之哭雖一字萬
涕有不足以寫吾痛未宜止曰一字一涕者哉

鼎承跋書文丞相

近日得會丘董二公具道先生處心行己之要又
獲覩佳翰就此推求而知所志不允任道甚力意
者天憫斯道之孤生此豪傑共任倡興之責歟

胡若仁所與書

勘東里作相時以百官釋難請令得受皂隸錢自
是遂以為例獨先生不受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觀之軀武臣俗
吏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詞連先生法當下
錦衣獄鎮撫官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鞠成
獄之先生遂得免

並錄有撰遺事

嗚呼一峯為道義先覺為仁義邦郭為士庶依托
為當世賢舉為沛公表之雲而翔千仞之鸞為鼓
萬物之風而架層空之閣其心洞洞其性落落其
文浩浩其行卓卓白日青天泰山喬嶽嗚呼一峯
九原不作吾誰與歸吾終從子於冥漠

陳獻章
陳獻章

人心皆孔孟世道皆商周此意無人會西風吹古

丘

丘

丘

白日金牛洞青天丹鳳樓思君不可見新月上簾
鈞

周興振挽詩

楊守陳

文懿公

字維新浙江鄞縣人巾進士歷仕景泰弘治間官至吏部右侍郎卒年六十五贈禮部尚書諡

文懿

公五歲就家塾日記數百言初學詩歌輒有奇語稍長習舉子業詞理兼優曼出俗羣四方學者往往傳錄所作經義論策之文以為式

憲宗皇帝初開經筵公為講官多所啓迪一日講書

武成篇公進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

垂拱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

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

禍有高居無為肆情變態者乃啓祚山之變是何

也蓋舜之所以無為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

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

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而

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

安其危而利其備樂其所以亡者耳此聖狂治亂

所以異惟

陛下留意時左右聽者悚然權倖有重公欲援之者

使所親諭意公謝却之於於其人曰吾猶殘婦也

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肯自首而改節邪

詔集議祀廟禮官請祀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

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祀太祖者即始祖必

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本

統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園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

嘗有取于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

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

向之位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合食

為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

之帝而祀之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請并祀

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祀畫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祀主藏於後殿祫禮行于前廟

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嚴無悖禮義有不解從

弘治元年春公上疏請

上日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大畧謂

陛下之一日之間居 文華殿之時多慶 乾清宮之

時少則心清理明 聖德日隆矣 優詔嘉納脩

憲宗實錄以公為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公上章請解

部事專史職章再上皆不允踰年公又疏乞致仕

且曰史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尚書王恕

者尚招人言况臣迂疎豈勝此任伏望放臣致仕

養病林下以盡餘年

上不許致仕命公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

職如故公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

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

今采輯尚可補 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舊例群臣

意疏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乞以留中之奏

悉附史館擇而書之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墓誌

公天性孝友與人交篤於信義居常退避體若不

勝衣言若不出諸口至商榷義理論事是非曲直

則侃侃剛直視義所在勇往奮發雖壯夫不逮也

嘗被命教內侍者教成多去為近侍與公同事者

率因之取寵貴而公獨無少資藉士論多之公博

學多識於書無所不讀遇有所得即為論著蚤歲

嘗作五經四書私抄而詩書二經尤為精到至其

家庭授受而用以取科者則專門易學

王德輝
神道碑

言行錄

卷之二

十九

楊繼宗

字承芳山西陽城人進士歷任天順弘治間官

至左僉都御史卒年六十三

公為童時性資鯁直言動不介第天順丁丑進士觀刑部山東司政授貴州州司主事獄中重囚勸三五百計桎梏年久多死于臭腐公每提督必給與飲食令三日一櫛沐蘇活人命無算王忠肅公薦知嘉興郡公至止帶蒼頭家僕一人如旅寓然御史楊公琅且公善政奏

言行錄

卷之二

九十一

聞旌異滿九載民老幼不忍舍去遞道留之弗得立去思碑後陞浙江按察使下車之初憲綱一時為之振舉初藩臬諸司所用威辦於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公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父母官吏畏之如神明未幾以內艱去任將行悉以解舍中器物付之有司一毫不以自隨篋中惟貯大明律書數卷衣數襲而已制終

詔起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方外威宦官莊田多占民間地土公悉奪而還之權貴歛迹成化乙巳上疏左遷雲南按察副使弘治元年陞湖廣按

察使復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卒于官

公為人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忠孝大節議論風采雖

甯人孺子皆知其名

並黎淳撰神道碑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孔子孟子之所謂剛者吾未見其人矣見其似者可矣今之君子若尚書王君公度御史謝君元吉太守楊君繼宗食憲陳君夢祥亦庶乎其似者非歟尚書不得其職數月去御史三上章出百日謫去太守墨抗強武乞錢若

言行錄

卷之二

九十一

錢若

若水

吾聞侯以嘉興人物莫大於陸贄名宦莫過於楊繼宗修志之餘皆欲大其祠宇實錄其行以萬古其人於天下

蘇景雲撰嘉興府志序

漢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卻之金承芳治郡久始終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為事史外猶有餘書承芳抵官以來蕭然獨處齋閣此二者尤非夙昔之所多見也或謂公別白大明節日大疏言國大激三者非自全之道此蓋其細者

也
彙字撰送行序

余子俊

詣敏公

字士英四川青神人進士歷仕共恭弘治間官至兵部尚書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

公生十歲而孤自幼有大志過異常兄稍長從吳應憲某受詩經中景泰辛未進士第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郎在部屬中獨開敏精厲嘗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之姓同執為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濟盡張產邪卒為直之一時能名聞于上下出知西安府西安會府公務叢委訟謀紛紜三邊之事咸萃于彼使車往來無虛日公處之裕如治行為關中七府之冠賜璽書旌異

丘源撰傳

公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具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

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渡河來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暴來化遽掠我邊人為嚮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有是虜額居內

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以爲美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立砦堡界石一帶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爲邊牆於是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迤蔓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寇稀矣

榆林列戍始於正統歲調官軍未有衛也成化初

立衛未就緒也公請以先年陝西清出遠年不明

軍籍及有罪謫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

編伍以實之擇軍中子弟之俊秀者爲弟子員素

請建學立師以教之俗不藝圃教其種植自是饒

果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爲屯田得糧十

數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爲重鎮而與寧夏甘

肅鼎立而三矣虜自後綏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

鳴鏑向之丙申移鎮關中有

詔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厲兵之方條上事宜凡七

疏入皆從之行之至今勅公在西安患城中水多

隲民以爲病至是乃開新渠至今便之號爲余公渠涇陽縣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貴健吏

擊山開道溉田千頃永爲秦民之利

公沉重簡默外若和緩內實嚴毅凡文移必自起草每夜至二鼓方寢一生仕宦立朝之外皆在西

北二邊而於關中尤久故於榆林事爲詳其功尤

大而灼然在人耳目者修邊牆一事其後又以大

同宣府切近京師依倣所已行者爲之竟爲忌者

所沮不克成論者謂其功程已有一次第假饒未爲

盡善但十得四五而亦享四五之利不猶愈於盡

廢乎

公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其功業在

朝廷重澤在天下者夫人皆知之至其規畫之周詳

奏請之委曲非稽之奏議則或者未必一一悉其

本末今去公既久而奏議始行於世是固有待於

後之賢子孫也公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

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又曰大

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

爲遠慈自全之地其城惡校時恐謗紛如不恤執

之不易卒以成功人至於今利之且頌公之德不

襄因言以求其志因奏以考其績蓋無一不相副者
楊廷和撰奏議序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卷之二

近代名臣言行錄小序

我

皇明名臣昉於莆田彭公鳳儀錄替後泰和尹公正言有通錄豐城楊公方震有言行錄莆田林公從學有補贊述作多矣而近代名臣固未有錄之者咸不自揆通加搜訪共得四十有八人亦爲言行錄是皆我

英

憲

孝

武四朝之所培植者雖其事功所就不無大小之差然志行風節才猷學識充養磨礪卓爾不群皆是爲士君子立身立朝之法程也載籍雖繁識見復庸僭妄漏畧之罪知不可追是錄未盡者尚有缺

千續考云

嘉靖辛卯六月既望後學海鹽東濱徐
咸書

升錄

二會

皇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後學海鹽徐成纂集

後學海鹽鄭曉校正

後學濠梁崔鼎梓行

第三卷

侍郎章恭毅公

尚書林莊敏公

尚書項襄毅公

尚書程襄毅公

少保商文毅公

尚書王瑞毅公

知府岳公正

布政使夏公

定襄伯郭忠武公

尚書陳庫懿公

少師馬端肅公

僉都御史高公

都督同知王公

少保秦襄毅公

少保丘文莊公

尚書何文肅公

尚書耿文恪公

都御史鄧襄敏公

按察使楊公

知府張公

尚書彭惠安公

尚書周文端公

尚書張莊簡公

侍郎黃公

第四卷

尚書劉忠宣公

尚書倪文毅公

都御史張簡肅公

都御史戴莊簡公

尚書林文安公

侍郎謝文肅公

尚書許襄毅公

尚書章文懿公

尚書韓忠定公

尚書吳文定公

祭酒蔡公清

都御史王公

尚書王文莊公

庶吉士鄭公

都御史孫忠烈公

御史陳公

寺丞黃公

副使許忠節公

檢討陳公

邢中莊公

給事中賀公

布衣陳先生

敬齋胡先生

皇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三

章綸

恭毅公

字大經浙江樂清人正統己未進士仕至南京

禮部左侍郎卒贈尚書

景泰初為儀制郎中適園家多故公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首請坤會試取士額次言太平十六事累

數千言俱准議行北虜也先索使通好公言宜暫

結往來之盟以待天時人事之至車駕欲幸大隆

福寺公言以萬乘之尊臨異端之地傳之後世誠

非美事又因災異請下詔求致災之由上示撤樂

減膳之教下推捐俸救民之仁節濫賜之費嚴補

官之俸慎差遣之擾備義倉汰僧徒諸事皆極剴

切

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為太上皇別居南宮

已在儲位又明年乃易兩宮陳隔嫌除濬明災異

荐臻人心危懼廷臣無敢以言者時公為儀制郎

中特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變理三

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博考義

辨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太甚
謂內臣不可干外政使臣不可假威福後官不宜
盛聲色凡為陰盛之類請悉革廢其悖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
之至矣然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嘗親受冊封
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陛下尊為太
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
率群臣朝見于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
皇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于東宮
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誼篤而和氣充天意
自回災異自弭矣疏上忤旨下公錦衣獄刑逼誣
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拷掠慘酷體無完膚漢死者
數卒無一語他及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連
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刑乃少緩明
年秋南京大理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諸復儲杖于
闕庭因命杖公與同至百同死公幾絕復甦禁錮
愈嚴公了無懣悔意磔二載 英廟復登寶位
意旨還正儲宮首錄公心出之獄嘉歎良深遂擢禮
部右侍郎 碑

初御史鍾同亦上言今諸司各陳所以致災者因
以復儲事諷禮部禮部老臣縮不敢對曰作死作
死公疏方具奮曰我復不言誰當言者遂言之至
是并建同天順初首詔釋公檢公疏無所得內臣
有能舉以誦者
上擊節褒賞 謝舞撰墓誌
天順八年 憲皇嗣位有司奉遺詔百日外請行
大昏禮公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
未安釋服公除在前代固有常制諒陰昏配於今
日不忍隨旦乞特諭禮部來春舉行時雖迂公言
識者韙之
正統之末社稷非景帝未知如何一時安撫之功
卓矣所不韙者易儲一事耳使當時廷臣有能直
諫以身殉之則儲未必易後有繼八連章會諱必
從乃已則儲必可復正月十七之變亦何自而萌
奈何獨公憤發一言遂罹楚毒豈意生全復躋顯
位以功名考終而榮及後世忠義之報何如哉蓋
公孝友朴淳剛方坦易學問該洽遇事敢言然若
政教大體匪奸匪誣屢後景帝拒絕謫問全護兩
官其亦終有悟于公之言也 並碑

公入獄之時有黃霧四塞之警僊續之又有山頽石壞之異

李文正公年譜

鐸成化初被旨入校

先皇帝實錄見公景泰中論復儲下獄事輒嘆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而不一之載何以示天下後世亟持以告總裁官學士劉文安公公曰諸臣奏疏允留中者例不得書鐸曰天下事復有大於此者此而不書將奚書公益上其事增入之公憮然曰業已成無益也鐸至今未嘗不以爲恨

墓誌

景泰壬申茂陵徙封沂王公時爲禮部郎中星

大業之三

進言不恤至復儲事尤剴切當是時元臣故老猶多在列咄無一語獨公以死爭帝怒寘公獄漬死或者謂帝意他有所在故罪公特甚是蓋不然公所言獨他忌諱者多矣帝於此特遲留不即處分耳懷恐既覺帝繼未有嗣舍故太子不立而誰立乎此理勢之必然者異時茂陵手詔復帝舊號辭旨溫厚且追究當時權臣不已帝之意至是益彰矣嗚呼公之言惜不盡用也使早用之兩宮既惟祥志翕定又豈有他日多故哉天下事安危倚伏蓋相因特無人先言之并鑒之者爾幸一有言

者而君子獨小人衆文國以共厥功覽公之傳益壯其事而悲其意後世考公論列者尚知所鑒之大如此云

儲侍郎曹公傳後

實嘗論名臣于正統昇泰間劉忠愍敦君臣之大義章恭毅明國家之大紀于肅熙建社稷之大功皆所謂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者

邵二泉文集

林聰

莊敏公

字季聰福建寧德人正統己未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卒贈少保

授刑科給事中即毅然以古直臣自矢曰所不盡心以報國者非夫也

車駕凡行內外多事公侃侃在職知無不言劾光祿卿李亨太監王振家僮張伯通奸狀又劾總兵官楊洪孫鎧不協狀時皆譴之景泰元年轉都給事中內侍善增駙馬石璟景帝所親信者有罪皆劾

之不避

廷議迎復 莊宗之禮或謂虜人變詐不測遣一車

二馬往迎是美公曰

上皇北征為宗社計也迎復禮宜從厚胡中安公出一小紙袖中示公與葉文莊云此小人質朴之言大抵皆欲從厚者吾欲以此進如何王文端聞之曰此禮失而求之野然於此可驗人心同然進之是公舉手加額曰賴有此幸毋遲疑適王文至果以質之王曰匿名文書類耳事幾寢公患之以聞迎復竟從厚

莊彭華撰墓誌

景泰三年奸臣建議請易儲之說事下廷議衆持疑未敢發聰首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懷激不肯署

名奏牘事雖不能沮而人諒其忠未幾倫設東宮官屬聰為右春坊司直郎內閣大臣言聰不宜散置改補吏科都給事中聰居職久益褻褻以言自任思不負知獎吏部官選法未當或私有所徇者輒指斥改易至屬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當事者外雖示敬憚而中實忌之嗾御史劾聰甥為教官因聰言得善地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論當死大臣當連名署奏牘次及禮部尚書胡濙濙曰抵

聰至死耶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適朝廷遣使問

之濙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悸不安耳帝始知聰為人所誣竟坐末減左遷國子學正

英宗復辟起公左食都御史山東饑命公賑貸公詢

按莊官散諸村落給食及鹽藥全活數十萬還陞右副都御史江淮鹽徒橫行公往擒其渠魁泉教

人餘脇從則用輕典盜以寧息

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詔公撫之公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陞右都御史巡撫大同

九年今明肅勸懲有法八年以疾致

政越二年召赴南京都察院視事命撫提督悍江
又三載召爲刑部尚書未幾加太子少保其決獄
不瑣屑等委任遇大事則反覆詳覈躬自筆削屬
官咸心服以爲不可及凡大政會議亦多所剖決
嘗偕太監汪直往覲遼東失機事皆得其宜以
報汪奴祝縉紳獨禮敬公公爲人恂恂和氣滿容
身若不勝衣未嘗有疾言遽色及遇事則正色議
言確然有不可拔者

並墓誌

先是爲都察院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
以悅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縮院章道中時有
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幹其屬聰曰已既
不言而又過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聰自抗易儲之議著直名海內士皆想望風采而
郡縣聞公所至皆惶汗喪魄救過不暇一時大臣
風裁屹屹足鎮浮薄而繫人望如公者益鮮其比
至于再起則更爲溫厚謙抑與物無忤議者雖疑
其跡涉浮沉而卒亦無少貶云

並小傳

項忠

襄毅公

字蓋臣浙江嘉興人正統壬戌進士仕至兵部
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正統十四年八月公以刑部員外郎扈從北征
留虜中困公飼馬公仰天竊歎日圖歸事本朝夕
之公挾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疲遂華馬壯奔聞
道攀巖懸澗九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巖裂割
者百數而公不知也

呂太常撰行狀

公爲廣東按察副使按部高州謀賊携男婦數

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携家理憤
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

正公神道碑

天順三年公拜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公以拯民爲
已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全活以萬計聞繼母
喪陝之軍民赴闕留者千人詔奪服還任明年以
大理卿徵旣行陝人復詣闕借留

天子欲慰陝人乃拜公右副都御史仍撫其地軍民
喜公來爭焚香遠迎歡聲如雷公之得民心也如
此

行狀

公撫陝西時洮岷生熟業作亂公調兵撫捕之遂降其衆虜犯延綏公調兵禦之虜遁去關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公奏開一渠餘三十里湮陽鄭白渠亦久廢募募上疏鑿灌田餘七萬頃人懷其惠立生祠祀之

劉本壽撰

固原土達滿四然將官劉清生事搆其醜類謀叛不三月間有衆二萬且據石城將舉大事遠近戒嚴守將寧遠伯王壽廣義伯吳琮巡撫都御史陳价等率官軍勦捕兩被殺傷都指揮費良死之事聞衆推公詔以公總督軍務同總兵官劉王討之

言行錄

卷之三

十一

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遽退公即陣斬一千戶以殉衆乃定會有星字于台斗中外詢占者以木在秦州不祥公曰賊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憂感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候援至即以師據賊水草坐困其勢朝廷尚慮師淹後月詔問公可否益兵公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及兩侯伯上章者惡公異已各肩浮言公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百日彼漸有欲降者公乃以二卒自隨單騎抵秦曉以禍福

於是賊中脅從之衆相率來降獨蒲四興左右復來劫營前後大小三百餘戰皆卻之已而蒲四乃夜使愛將楊虎狸者出營遠汲被擒公先揚言斬之虎狸乞命公乃諭以順逆許以不死解所束金鈞賜而遣之約爲內應以故蒲四卒爲虎狸所賣成擒斬首七千六百有奇俘獲二千六百因陳四事爲經久計上皆從之

行狀

先是公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殺賊雖矢石如雨累無懼色鈞陽馬公普勸其持重公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

西紀石城記

言行錄

卷之三

十一

京圻大水勅公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公於發廩賑濟外更設法義勸得米一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各萬餘軍民全活者二十七萬八千有餘

行狀

荆襄賊李胡子者本劉千斤餘黨舊流民爲亂公復總督軍務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搜捕凡遣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二千餘級獻俘于朝者百餘人仍獻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字于天曰言者謂荆襄殺戮所致公再疏自列言爲國

任然未嘗妄殺因乞骸骨上溫詔慰公且召之
還後荆襄三十餘年牙孽不作跡其摧創之力未
必非無綏之地也

錦衣百戶韋瑒者挾汪直爲詞察屢興大獄至擅
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其非公奮筆具疏
草倡諸公卿奏之瑒坐謫戍邊朝野稱快而其黨
競仇公不置又有千戶吳綬先在軍中抗法爲公
所黜時亦用事極力構公欲真之死公廷辨悍慨
不少屈僅坐落職以去久之陷公者次第皆敗

上洞察公枉復兵部尚書致仕

並神道碑

言行錄

卷之三

十一

公自去官家居者二十有六載中朝縉紳論舊德
宿望可當大任者益未嘗不在公弘治初吏部侍郎
彭公巡視兩浙嘗薦公可用而公遽疾竟不果
起

墓誌

公在先朝功名滿世節氣動人當權璫赫烜時世
飭大臣俛首屈膝莫敢吐氣而公視之如尋孺直
言抗論按法行事畧不少顧及其投間抵隙撻疵
索瑕釀成排擠之計且欲陷之坑穽而公侃侃正
色力折姦回而奪之氣竟亦不絀甚公之禍無何
直道有明而公之節義大伸于天下慶澤敷演于

後昆顧非公有大功德于天下而皇天之默祐也
耶

戴經家乘序

言行錄

卷之三

十三

程信

襄毅公

字孝實直隸河間衛籍休寧人正統壬戌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卿卒贈太子少保正統己巳七月英廟親征北虜公與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土木師潰九月景皇帝位公與言官上疏劾兵將扈從者失律敗事詔追罪首禍及其黨與命公籍錄中官王振家事竣公以國仇新敗之餘宜得人才為用乃上疏薦除名大理卿薛瑄等數人皆下詔徵用之行狀

十月北虜犯京師中外戒嚴廷臣薦公及戶科給事王竑諸軍事詔公分守西城竑分守北城公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詔所司即日議行時虜酋野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鏗禦之失利欲領餘衆入城監軍中官向義請納之公持不可曰朝廷歸國兵而授之鏗今小不利使之使戰則鏗必效死納之則虜勢益張人心益搖非計之得因入疏言之詔勿納鏗而虜勢漸逼公自城上督諸軍為援虜乃引

去京師解嚴

英廟還自北狩居南宮朝廷謂朝謁之禮天象變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反覆數千言皆切當世務而敬天一事則請景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

時公雅負公輔之望臺部闕員多進擬而廷議復以宣府遼東兩鎮邊餉為重請增右叅政兩人督其事吏部尚書何文淵具公與兵科都給事中葉盛名上詔以公為山東葉為山西士論益不滿焉公至遼東時巡撫都御史寇深已得請倉官吏卒盜糧石以上者處死又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俾公鈎考之公曰使彼直盜雖斗殺之不恤但今故為此加斛以置之死地豈情也哉取諸新斛立碎而火之

為太僕卿時馬政久廢朋言蠲與三營大將石亨孫鏗曹欽聯疏入言太僕急徵諸衛馬非便請以其事隸兵部從之公曰如此則為不得其職矣即移文言太僕職專馬政而高廟有旨馬數不許人知今自隸兵部使馬之增耗太僕不得與聞脫有

警而馬不給則孰任其責願明示爲令兵部懼以爲言詔復其事歸太僕

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召至文華殿顧問良久道及邊事先是用曹石言罷天下巡撫官兵民皆不便英廟乃命學士李賢尚書王翱舉堪任者得李東白圭王宇及公一時號稱得人遼東守將海寧伯董興縣烟曹氏公一切裁之以正典嚴憚之

已卯二月朝廷謀聞建州夷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公議察之公使有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廝其境上得朝鮮投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院使制書還報公具以聞曰棄其未發遣二急使往問之可伐其謀英廟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

召爲刑部右侍郎取大明律條分目析爲律學指掌二編隨以自益

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破合江以上九縣勢甚猖獗邊報益急

上用廷議進公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

發川廣軍費者漢兵計之公至未嘗分大軍爲三道有督之以入金鵝池而分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公授以方畧期四路俱會大壩兵及李子開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龍援下福如兩諸軍以神銳勁弩之聲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而貴州軍已踣其後四川雲南軍已攻其左右驚顧四散不支連破二千餘寨獲銅鼓數十斬獲五千級生擒二千人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窺幽暗不可入公命諸軍以上石室其門圍守月餘賊死洞中

自聞十餘里公又陰察九姓土僚之附于賊者還師撲之不踰年都掌悉平公復請移瀘州衛于渡船鋪以控諸蠻分裂都掌故地諱求寧苦部易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以轄熟夷

辛卯春上以雨澤不降令群臣條陳闕失公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大約謂當今在外惟延綏兩處無感無撓劫之患四方流民悉聚荆襄此大可憂也而不求規畫之良以爲經久之策在內惟京營乃天子六師所以居重馭輕四方有事惟病其不練而困于不足凡此皆宜更

張之大者兵弊五事亦皆連類引喻詔下兵部一時任事者難之未幾復有事于三方悉如公言

應城伯孫繼先多不法會事覺有詔下公多請之者公執筆奮然曰侯伯乃武臣領袖懲一戒百正在於此遂盡發其貪尅諸事繼先坐免黨與皆謫戍領表軍府肅然

公爲進士時嘗以事詣內閣楊文定公見而奇之與論鄉郡人品高下應答如流確有定見曰遠到之器也

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爲西患輔臣有請興十萬

言行錄

卷之三

十八

之師以大同守將楊信爲總制搜勦之公力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與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弗追此不易之法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衛敵公曰此大舉亦繫國勢之強弱以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蓋關陝連歲受兵今此之往勝形未具而先自困豈謀國之道衆服公言卒與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狀並行公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或欲興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爲得體

征川貴時詔以便宣之權付之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辭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

人主之大柄懼聞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爲後世法

劉文和公撰墓誌

公性嫉惡太甚每曰論事必須先別是非論人必須先別小人君子人有善樂道之如已出有過面斥之不少恕而中則實無芥蒂亦無後言常慕宋張誅之爲人誦誄之言願斬丁謂以謝天下然後斬誅以謝謂以爲其丈夫語

行狀

言行錄

卷之三

十九

公在正統末捍虜都城景泰中督銅礦寧破松潘夷寇天順初巡撫遼東成化初督四川貴州軍務平山都掌叛夷而最後參贊南京留務謀獻納宣威力平暴亂者實兼文武之功

李文正公序

商輅

文毅公

字弘載浙江淳安人正統乙丑進士及第仕至少保吏部尚書憲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太傅

公游邑庠時學論王端最名有經學試以舉業下筆千餘言立就即以狀元宰相期之宣德乙卯後解浙江明年會試弗利乃入太學李忠文公時爲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乙丑會試廷試果復舉第一入爲翰林脩撰

己巳陞侍讀召入內閣脩顧問預機密時車駕北

狩人心洶洶公力主群議請郕王即真以安反側聞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

並楊子器撰傳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被重

刑猶欲窮治不已公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體有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得罪衆皆無累

壬申初議易儲公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古參夏官議附和者衆公

爭不可踰歲鍾同章論相繼請復儲稿不可測公因召對力採綸得免

景皇帝不豫而儲武未定太監興安以言歸群臣公

查然曰

宣宗章皇帝之子但當復立宣宗章皇帝之孫它非

所當立者言未及進而奪門之兵啓矣其廟復

位即日以迎立事置于少保等極刑召公與高學

士教入便殿耐論再三計議改元年號章詔班赦

石亨密語公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

款公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遂厲誣謗欲附

致于少保利索與安和解

上愈怒興安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

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耳上怒稍解乃坐削

爲民公去後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三元賞與

姚萼效力東宮最多可惜其去議者從旁排擠竟

不復召

意願即位之明年追念舊恩遣使驛召之公次年春

至京以野服見懇辭不允乃復舊任首疏八事勸

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

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上嘉納之

慈懿皇太后崩詔議葬禮公與彭文憲公力言祔塋

祔廟所以體先皇篤夫婦之懿昭今上全母

子之情斷不可有異議至華廷臣伏闕泣請

上為感動卒從之 並謝恩撰神道碑

辛卯冬藝出天田入太微垣公引咎自劾復條陳

弭災事宜以聞一曰崇正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

賢臣四曰慎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

恤軍民言極懇切多見稱納

一日議及邸王監國公親親言有社稷功當復帝

位號左右聞者皆泣下

上聞之亦下泣遂復景帝號 並傳

丙申夏皇子薨

上方以嗣續為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懼忌無

敢語公獨婉轉探引東宮乃立復上疏畧曰

皇子聰峭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貴妃撫育

保護恩踰已出內外稱贊貴妃之賢近代無比但

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揆

之人情焉體誠為未順伏望

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

於接見庶得以遂母子之至情愜衆人之公論迺

月東宮母紀貴妃薨奏宋李宸妃故事殯歛悉

如禮 並傳父願稿

上建王皇閣于宮北將有事焉公上疏言皇上為

此無非上為母后祝釐下為生民祈福聖心誠敬

入所共知但稽之千古未為合禮昔傳說之告高

宗曰黜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乞

將前項神祠停罷神像送宮觀侍奉祭服祭器樂

舞之具送太常收貯一應齋醮之事悉皆停止勿

為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為祥

上是其言即罷之 行狀

黑箓見公因條陳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不得重

給符券曰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曰諸色人許直

言自達曰分遣部使者慮因以理冤抑曰停不急

營造曰實三邊軍儲曰守緣邊關隘曰增置雲南

巡撫

上皆嘉納

汪直新坐西殿立威擬至尊內外官以不帖席公

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悲曰用一內臣焉得係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旨

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

問渠敢擅執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

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有收捕諸近侍渠

敢擅自換易此人不恤國家安乎危乎懷安開之
昨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廡

致仕歸北劉先生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某與公
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

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
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本有

復職之命至日衆竊謂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綵
纁青布負領自稱原籍為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

聞者謂其文帖

馬少師曰我
朝賢佐商公第一文真文達莫或先也

王恕

端毅公

字宗實陝西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平贈太師

知揚州府憂辭致徽凱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
多所全活作資政書院教郡子弟科不乏人天順

間遷江西右布政使揚人立石頌德

撫治南陽諸府南陽豪爭礦殺人公獲其渠魁餘
悉解散以內艱去會襄陽盜起詔公起復會兵擒

其渠走之及剿千斤輩作亂公亦會王師平之大

帥欲縱兵搜山公不可下令曰擅殺者斬復榜示
流民諭使復業民為建生祠繪像事之

雲南夷獠為梗敗公左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鎮
守內臣私市外夷誅求無厭人莫敢問公劾之其

下郭英懼而自盡沒其寶石于官并械送其下數
人于京師且勸上不寶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

宜一切拒絕有駕帖下郎中鍾蕃所公言舊例駕
帖下諸司司禮監印刑科號皇門諸司關防今皆

無之何以為信設駕帖有賜死者其人將何如死

之恐孤臣節不死恐違君命又言肯交此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鴈衝啓業致麓賊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在雲南九關月疏二十上由是直聲動天下

巡撫南直隸公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因言古之明王有拔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接之抵之却之焚之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崇恭儉爲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回珍玩奇貨令四方無來獻中官王敬美傳東南搜索奇玩所至驚

懼公言當此凶歲謂且遣使賑濟而乃橫索玩好

昔唐太宗遣使梁州諷李大亮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牙大亮與蘇頌不奉詔臣敢不效之又具言其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而召災沴上乃詔戒敬久之敬等俱收捕下獄同惡王臣斬于東市中外稱快謂公有回天之力

王並

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刑部員外郎林俊以諫建永昌寺下獄經歷張徽救之亦下獄公言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爲諱設有奸

邪誤國雖復肯爲朝廷言者疏入俄有旨令致仕公怡然就道

孝宗即位召爲吏部尚書旋加太子太保公在吏部裁抑僥倖褒獎名節甄拔淹滯中貴無敢以私干劉文穆在內閣每有沂軒輕公亦不屈守脩將琮與南京科道相訐奏科道多得貶黜琮自如公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知州劉榮御史李興以忤文穆下獄公力辨之得減死內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祥爲本司參議公言祥出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超陞恐非所以愛之也唯以

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事乃止

時有建白多謂業已行矣公言天下事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無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公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留之執政有不悅謂其好名者

東南大水士庶咸望公奏蠲歲額公獨持其義以軍國之計重也然所免各郡亦且數十萬而人莫知之舊例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公乃爲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

便馬 並誌

南京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易奉命點軍爲留司所奏出補外職公論揀之未允臺諫交奏以爲老臣言宜聽紘易乃得改京任徵王奏乞陞鈞州爲府晉王乞爲世子別設典禮皆論止之兩廣都御史秦紘奏安遠侯柳景不法坐致仕去公極言紘當用乃起爲戶部尚書

公在吏部時臺諫劾巡撫及藩郡官奉旨點革公以爲不得其職連疏乞休皆不許南臺薦公可入內閣上曰朕用秦義王直故事委卿吏部若有

謀議亦無不聽

弘治初視學命下公請釋實用幣窮用三獻分獻官致拜疏上許分獻行拜禮公又爭之乃於孔子前加幣用太牢改獻爲奠至日分奠鄒國亞聖公並碑

公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蒲田彭公肝江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楨皆豐甘數世之培植海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宣謀猷輸忠赤同寅協公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

之人追思還求而不能已儲學郎華公九十序

公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濟天下之才如司馬君實宜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今年九十矣猶致論經史著述爲書而一言一動必揆諸矩度此殆可傳之終古而不朽者然則公亦無待于祠也王要鳳撰制堂記

皇上一日御經筵公侍講退召問予以大學心有所忿懣一章之旨予略述舊聞以對公頗然之因曰今日當講先生於此教句各貼一先字謂事未至而心先有所忿懣則忿懣之行不得其正不知若

無箇事有以激其忿懣彼亦安得無端而生忿懣耶卽是有所忿懣則忿懣卽着於其事矣又安得謂之無事而先忿懣耶予意公此說儘精切苟非有得於體驗者直道不到此公且微笑當講先生未必有體驗身心之學也

公本治易然於各經亦皆汲獵尤熟于書詩豈言我亦耆老方理會學問此亦可見學問之有益于人也不然此老何以至今日尚拳拳也而公之德之小垂老而不衰者其有得于學問之力益信矣時公年七十四

公又問今學者補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言是固自由也

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如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官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以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追追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干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初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兄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于仕且令靜覽群書閱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並書

平生篤信好學自始學至仕至卒年九十有三每夜書燈達旦不熄倦則眠覺即誦讀日與士夫相接終日講說其進脩德養老而忘倦似衛武公然務爲實學不立門戶所不殊乎人而衣錦尚絅則殊所行不異乎人而在重道遠則異嘗曰仲尼

不爲己甚中庸而已故求道以中庸爲的苟合乎此雖芻蕘之言不以爲非儻有不合雖先儒之言不以爲是其擇乎中庸守而勿失似顏子居常反身循理以集義爲事故其浩然之氣剛大莫逆似孟子平生不與惡人遊惡人言常祿之外秋毫無取省身克己日求寡過其方嚴如程正叔簡而易溫而厚見者悅聞者來其和氣如程伯淳其在官也褻職有關以爲己責思補之生民有害以爲己責思除之君子未用以爲己責思進之用而有患以爲己責思衛之小人未退以爲己責思黜之故

言

卷之三

廿一

當其時天下之君子敢爲敢言者皆有所恃而不恐天下之小人黨惡害民者皆有所畏而不爲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似伊尹守湯之日及巡撫之時允惠政之行必先齟齬其有不法雖顛覆王公有所託而不從雖徐伯友預及當路撼之而不搖其王敬王臣錢能段英之屬皆口託天憲以擾民者西殿汪直則屈辱大臣矢射有司者守備蔣宗則勢傾科道者乃皆奏之或誅戮或謫戍或折使屈服罪有攸歸譬之鳳鳴高岡而鸚鵡無聲虎嘯深藪而豺狐遁迹其不侮齟齬不畏強禦似仲山甫

才之所施左右咸宜由評事以至侍郎所如底績未嘗一考而輒遷其官此文治綏民之效也其戡亂也在廣平則平吳廣華在荆襄則殲劉千斤石和尚蔣虎力在雲南則伐羅雄而真蠻服在湖州則撫定饑民之亂於山西則誅妖賊王良而宥其脅從其全活隨在不下數萬餘人至於用兵謀畧皆懸合機宜雖良將不過其才兼文武似李衛公其在揚州立資政書院如高尚書銓儲侍郎嵯所造就孔多在江西提學如浮梁戴恭簡珊奉和蕭尚書禎淦縣孫都憲仁安福劉祭酒震皆文藝之外而別其器識誘以遠到在留都時如錢福不與科舉之列一經品題則名魁天下在兵部則考選京衛得將官四千餘員在吏部政務之暇輒引屬官講學致當世名儒布列函丈又巡訪海內之士隨器薦用如盧氏耿家宰裕莆田彭少宰韶盱江何尚書鑑太原周司徒經錢塘倪宗伯嶽蘭溪章祭酒懋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以弼成弘治之治其誘進後學薦達賢才似范文正荆襄勦賊我師失利將欲退走乃鎮定不搖留都有賊夜入寢所乃觀書不顧雲南之行愉人欲戕以蠱毒嘗誠以

撫下居之不疑竟亦無患其經變歷險無所動心似韓魏公故劉文和公以國朝第一正人稱之陝西通志

國有正氣曰惟忠義忠義斯存國勢乃尊保保王公奮有三原歷事五朝正色危言其言維何別邪與正邪正既分國是斯定逆鱗屢犯犯且弗傷惟公之誠惟

先帝之明

帝曰老臣國之耆耄卹典榮名有加于舊公如汲黯逆亂寢謀公如裴度邪佞所仇公雖亡矣神豈云

邇上騎箕尾下壯河嶽刻碑照後惟昧之覺

岳正

字秀方直隸涿縣人正統戊辰進士及第以修撰入閣被謫復任成化初出爲興化知府

公長身美鬚髯神未秀發氣屹屹不能下物舉鄉試卒業太學李忠文公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公皆預焉正統戊辰會試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廷試及第授翰林編修每開口論大事嘗閉戶夜草疏請復恭讓后位號其元端俯樓隙窺之驚曰柰老母何取其草裂之乃止

李文正公撰傳

英宗復辟政修撰上庶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召見文華殿上遙見遽曰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涿縣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謂曰今用汝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全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

亨張軌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公不敢對時亨軌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軌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軌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蓋亨軌以事非已出故挽之云爾

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姦臣未盡之故上以問公公曰姦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不不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

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覲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王援近例請官邏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法其從十數人邏者准應捕律朝論疑之

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上令撰榜格公

與呂文懿公見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兇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募之理且光建進善之旌鮮立誹謗之本秦始皇謾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

新復實祚正當以充壽為法以奉為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急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輟海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方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

公間為

上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生之公徑造亨輒令稍自飲戰二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上下詔責躬實公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為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憲以母老留閩月尚書陳某者曹石黨也憾公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嫉惡者以私事中之遂繫詔獄考掠備至謫戍肅州缺夷所時太監猛虎石鎮甘肅相傳有密諭須生不須死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

上每意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年曹石俱以不軌敗上謂內閣李文達曰何岳正固言之文達固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幸甚乃命釋為民憲宗嗣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曹謫戍廣西臺諫詰復二人官以勵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公在院供職充經筵講官世宗先朝實錄文達欲

薦公為南京國子祭酒公不應有忌者為公劾文達疏草會廷薦公為兵部侍郎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譴逐皆補外公得知與化府時論譁然為之不平成化己丑入覲因引疾致仕

陳緝熙邢遜之二公相繼為祭酒有官錢為公用簿不特注忌者因肆為弊寧皆得罪去彭文憲敦勸公請代之公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為自是當道交絕

公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下人有古

豪傑之風 葉文華公墓誌 廿七

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季方應之曰初上用我左右責任教戒甚至敢不盡心

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水東日記

有自京師來者傳大膽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曰上念公如此行召公與曹生為馬陋容遂隱括其辭題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我必當有感如或救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蘇傳錄

夏寅

字正夫直隸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山東右布政使

公幼而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苦羣力于學擢進士初除南京吏部主事日取群經及百家言讀之久之發爲文章淵閎奧逸脫去流俗自成一機杼聲稱蔚然由稽勳郎中拜江西按察副使專董學政其政以崇實學黜浮華爲本和人善鑒士經其省拔者後多知名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勵學者江西人至今稱之陞浙江叅政處州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聽曰須夏叅政來乃可公檄至卽散還其家丙午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以容愛民節用有屬以興作者不聽曰勞而不怨斯可

公平居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天祥自期待留心當世間朝廷政令善喜形于色或有他則不懌終日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當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宜在賑恤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

馬爲害不小宜選大臣有量實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爲山白金四萬兩贖徐州命都御史黃俊鎮臨清吳中旱饑有司莫以告公投書巡撫發庫二十萬石糶十萬石三吳併獲以濟他所論列若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皆切于政本雖不盡用識者慮之平生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

公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憮然避席曰名言也

止軒夏先生讀書數行並下每試諸生日暮約卷畢則閱卷亦畢當晚衙入揖卽一一別言之次早吏胥騰牘以出矣藻鑑人才多在驪黃牝牡之外

郭登

忠武公

字元登直隸臨淮人營國威襄公英之孫正統中以數銜舍人累功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柱國定襄伯卒贈定襄侯

公七歲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作文伯父都督公嘗撫其頂曰麟鳳兒也吾弟爲不死矣

彭文憲公撰碑

正統七年麓川用師靖遠伯王驥復薦公速佐王公至雲南諸夷聞官軍至各懷疑畏靖遠以臨安

言而錄

公卷之三

四

地當要害分兵命公鎮之至卽檄召諸夷之任事者刻日皆來宣布朝廷威德及所以褒順討逆賞善罰惡之道諸夷感激帖服爭遣人致珍貝以餽公悉却不受

十四年七月虜大舉入寇上親將衛之至萬全

前軍覆沒人情洶懼遂進公都督食事副廣寧伯劉安鎮大同及上北狩邊陲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盡閉人心土崩有變公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公曰天眷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虜莫過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

獨死也公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吊死問傷親爲藥療傳藥修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悉駕索金帛以萬計公曰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喚以顯秩諸人踴躍如約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虜遂驚疑退去公大勦曰駕材果敗吾事時賊勢愈盛安托他故同京獨公晝夜籌慮練兵恤民法令嚴整虜亦漸知公名不敢犯

南大教公撰墓誌

公守大同初西寧倭宋英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上班師將旋駕公欲有陳論不辭自達乃告學士曹

言而錄

公卷之三

四

鼐張益宜從紫荆關返萬益曰然卽當入奏旣而行營果入紫荆公以爲得請矣俄復折而東總四十餘里耳蓋竟從居庸也未入而蒙塵矣

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千餘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卽歸駕公閉門不納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表彬以頭觸門大呼虜輩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有所獻瑄尤效力及如約以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

世野記

十月虜以和為名進襲京師公欲率所部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驛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智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關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慮首尾不揅之患又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

兵革之後庶事草創上疏極論之其畧曰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使京關事雖未信情亦可推又曰推誠待

言行錄

卷之三

下側席求賢擴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公以京兵新選不可輕戰疏奏有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鬪勇此謂知彼知己可守則守者也其冰水易剋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為數處擇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

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出一兵拒之者公不勝憤晝夜相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為賞格期

公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公率六躡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規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竟若全軍而返為善公曰我軍已去城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色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前

言行錄

卷之三

四十二

後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公定襄伯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衆咸謂自有賊以來當為戰功第一

公憤邊事未戢輟政猶存思得公廬有為者相與共事復上疏其畧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者既無廉耻之心蒞政者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方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無所持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

公欲大興屯田而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乃上疏乞官爲設法措置公初至大同土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疋而已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疋精兵數萬人

並誌

公爲將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初至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挫衄善撫士卒人人愛之如父母旣代歸有相携泣送至闕者天順改元英廟復位命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去八月被謫謫居甘肅杜門著書不與人接七年憲皇嗣統俾復元爵鎮守甘肅大臣

上卷

卷之三

四

薦公文武元勳宜在中朝乃召公還總神機營掌中府事奉命提督奮武等十二營遇有兵事多所建明其在營中施爲注措一以至公人不敢干以私

公性至孝太夫人有疾兩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

公初守大同當創殘之餘人心搖撼而能鎮以大義保全耿城衛護宗社其功不細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爲擺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

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傳以爲神云

並研

郭定襄守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水東日記國朝武臣能詩者莫過定襄伯郭元登謫甘州時有送岳蒙泉歸朝詩曰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幾淚倚門親曰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王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今有聯珠集行于世

麓堂詩話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陳俊

唐懿公

字時英福建莆田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太子

少保南京吏部尚書

授戶部主事父廷卒解官迎喪海南富土物一無所取服闋仍除舊職景泰甲戌差督天津等衛舊欠秋青草束俊上言採取舊有額已難徵辦况歲增耶漁不可以竭澤朝廷是之得減增數三十五萬束蘇松諸郡負上供銀七十餘萬兩復受委往徵不數月告完郡長貳訝其才俾典閭部章奏

言行錄卷五十三

四十三

轉郎中兩廣用兵遣俊督餉餉假以便宜處分時廣中鹽利甚夥鹽商往往越界以規利俊令凡越界鹽每引輸米二斗以餉兵公私俱便丁毋憂乞守制不允師還始奔喪總兵監軍合百金為賄卻之

召為戶部右侍郎俊於戶部號素練至是邊事動四方奏災傷文移選集咨議旁午尚書楊鼎以剛訐自任俊佐之凡所裁處悉合事宜部屬相謂諸稿有陳公筆如皎金然其重之如此

並蒲陽文

辛卯京師饑公奉勅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糴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公請于上凡糴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河而飢者獲濟

公為人沉毅簡重淵澄山峙望而知為正人平居篤孝友寡言笑操履端方確乎不撓既仕以清白自持雖位至六卿蕭然不異布衣

並王文肅公漢墓誌

公自登科筮仕數歷兩京致位通顯凡政事之大者禮樂銓選兵戎錢穀或議或專公無不與奮才奏功蓋四十年矣而天下之士不以此稱頌于公究公之心亦不以此自居也至於論列今之大臣清脩慎重坐於廟堂不動聲色足以坐鎮雅俗標榜後進負德望知大體者必首及于公焉蓋非一人之私言也

崇禎集

馬文升

端肅公

字負圖河南鈞州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卒贈太師

初鈞之東南陽望氣者以爲有異氣焉公之鄉也公以宣德丙午生生而有異質識者遂以其兆歸公公之爲童也日臥凡兒百十于地下識者又無不曰是異人也

圭峯集

公按山西朔廣所至有聲天順癸未陞福建按察使憤鎮守中官擾民輒繩以法民戴其德歌謠載

道

韓文公集

周原土夷滿四倡亂邊陲告急特起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俾典都御史項忠總兵官劉玉會兵討之生擒滿四俘獲男婦二千六百名口斬首七千六百餘級捷聞

憲宗皇帝賜勅勞陞左副都御史時流賊蹂躪中李鬍子潼關火鋸見滿城王虎各聚衆劫掠殺敵官軍其鋒銳甚公悉以計剪除之壬辰虜寇臨鞏公督兵追至黑水口生擒平章鉄列孫斬首數千顆遂陳時政十五事及御邊三策尋命制三

邊秋九月北虜寇韋州深入回原及紅水川公檄召諸路兵按伏湯午嶺廣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名類因改其嶺爲得勝坡勒石紀功乙未召爲兵部右侍郎適遼東有警

上以公諳練戎務俾往備之公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士卒復上禦邊十五事皆切時宜虜患遂息陞左侍郎食二品祿戊戌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已過由是表益懼爲亂上命公再往時太監汪直恃寵倖功陰主鉞議邀公偕行公弗聽先泣其地招撫黑鎖忒等

二百餘人比直至虜已解散直無所獲深銜之已亥言官劾總兵歐信韓斌及鉞激變事情達繫至鉞厚賂直傾公公一無所辯遂謫戍重慶日與蜀士考德問業若未嘗貴顯者直敗入冤始雪詔復其官俾致仕甲辰起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鞏輯科害人無敢犯公於遼東至是凡三往皆樹奇績東人至今思之

並墓誌

先是公奉命整飭遼東邊務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行事乖方多被公劾制更易會太監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裝遠遁除道餽厨供張鮮

備賄託僞從見汪叩頭欲趨狗媚無所不至惟公與汪抗禮奴視其左右以是見輩多舉餞而詆公餞乘間短毀汪還奏公妄啓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公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朝廷遣林聰司寇同汪往勘汪稍加恭敬聰深自結納勘報一如汪言遂下公錦衣獄公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竟坐謫戍士論惜之

朱希真集

弘治改元召為左都御史掌院事二月

上耕籍田公與行九推禮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公厲色曰新

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直以此瀆亂宸聰耶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公謂即位之初不且輟罪言官於是得釋時論題之

哈密忠順王先為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擄奪王母金印國人驚散後王母故鎖檀亦故其子阿黑麻於弘治四年內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具聞公以為哈密國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同居一城種類不貴又有小列禿七力克數種強虜時肆侵凌至為難守必須得元之遺孽嬰封以理國事庶可脩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數十年未得安耳因訪

求得陝巴襲封忠順王王哈密未幾阿黑麻復據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遣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內閣丘公謂公曰哈密事重煩公一行眾議謂哈密一方事耳今北虜在邊四方多故公往甘涼四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侍張海督僉撫謙往經略之張縱往修嘉峪關捕父通阿黑麻點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公以此虜既遣使入貢復據陝巴金印追勅使往又久不報其輕中國之心著矣遂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兩廣福建開闢示絕西域諸

下

二

三

番入貢以弭其勢無何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二百餘據哈密公謂此虜若專示以恩而不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因訪肅州撫夷指揮楊希以襲殺牙蘭之策請

勅令肅州副總彭清統

番漢兵襲殺牙蘭牙蘭知之遁去兵至哈密獲城追勅之僅斬六十餘而威聲大振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西域遂寧

吳復哈密記

建州夷當伏加謀叛械繫京師下法司鞠問巧辯不服公徐以數語發其姦伏始惶懼請罪遂投鼠

海南貴州兩叛公議遣鎮遠侯鄧澤率兵往擊之
且授以方畧克五十餘寨俘男女數千餘口而還
戊午春二月 皇太子出關加少保兼太子太傅
公即上疏畧曰 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
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
恐虧損盛德上忤納焉

廣西火篩擄衆寇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
上親酒宸翰賜以尚膳品具召公至內便殿啓以戰
守之策公因舉保國公朱輝等整檣官軍以待且
令各邊謹斥埃修器械具庖知有備即時遠遁

轉吏部尚書早朝畢

上入煖閣召公面諭曰明年天下諸司朝覲卿務用
心訪察的實大彰黜陟之典復諭曰聽得麼公對
曰聖心留意求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以
圖報稱仍命中官扶公下階及乙丑考察大朝官
員汰去不職者一千餘員人無異議

正德改元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昏禮欲用儒士
七人篆刻番字公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給事中
安奎以爲宜聽公言不可墮其姦計則大臣垂首
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家之利瑞慙憤誣公抗

拒新諸大臣力爲之辨其事始自會兩廣缺都御
史總制軍務被薦者不樂于外乃疾御史劾公公
遂求去 封章累上前後二十一疏人謂公得大
臣體

公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屢廢屢起
其志不爲少變在位時凡有大議衆莫敢決必待
公而後定其於無名之請非分之求則痛加裁抑
畧不爲動以是權幸多不樂之

公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脩髯偉貌
望之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雖位極人臣

名聞夷夏退然若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
屹然如山不可搖奪嘗監鄉試者二讀發試卷者
五其所識校登台輔爲名卿者不可勝數遭際明
時受知 列聖豐功偉烈照耀簡冊可謂社稷臣
矣議者謂公忠鯁如汲長孺勲名如郭汾陽相業
則比韓稚圭范希文殆非過論也

初公之終前數日州城西大劉山忽崩是日天鼓
再鳴群鶴飛繞其廳事久之乃去翼日里人有王
姓者自某回忽遇公于途見公蟒衣玉帶矚從甚
威自此而南若出師狀拜而別之吁亦異哉 並誌

弘治乙卯吏部缺尚書叢推兵部尚書馬公都御
史屠滸及一二侍郎堪補公自以部次年勞賞得
之不意竟歸于滸公意不平賦一近體云朝退凭
闌一黯然獨將心事訴蒼天清朝有意推公道自
髮無心着錦鞍天上浮雲偏蔽日中陰氣已凝
堅云滸既得吏部當班于公之上固辭居下及
當廷試讀卷又恐居公之前卽先移病以侍郎吳
原博代時謂正統中王抑庵以禮部侍郎世家宰
卽立胡宗伯之上未聞讓舊長官今滸自度不可
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議班何違制奪序若是哉

一
卷
新
編

讀西征石城記見公仗皇威除害戡亂之武讀撫
安東夷記見公敷皇仁篤夏綏夷之文讀興復哈
密記見公闡皇圖大一統之規模文武兼隆安撫
胥得舉出公之遠猷匪直德望才業若茲而學問
文章可考而見之焉

公醇正忠直當代偉人遇時大行敷文飭武勲烈
茂著中泮傾險巖然如山晚際

老廟倚毗尤隆公負碩德峻望感格啓沃挺然以重
者自任作事慶士雲會一時莫不精白以承休德

故十八年間盛美之治效爛然可掇也自公之得
謝也不踰年而人政一變升降之機其繫乎
並馬公三記序

高明

字上達江西貴溪人丹恭辛未進士仕至右

都御史

公米冠時常制服愈母疾以孝聞

奉直正公

拜監察御史巡都城所議獄條多著為今巡河南

宣滯理枉罷去不職吏六十餘人

江西通志

天順改元率諸御史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亂

法下獄死聲益振午刻忽臺囚五十餘人劫獄走

泉相顧駭愕公馳片紙報九門母出行者使號諸

金得卒百餘襲捕之庚辰劾天下不職官御史趙

明為疏首實出公筆辭頗激

詰主筆者公請獨任不以累趙都御史冠公深素

重公從容言累年彈文奏章皆高明手出幸不以

細故為罪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吏部擬公

為山東按察使上謂李文達公賢曰高明宜內

任又謂冠深曰明可都御史未幾遷大理寺丞

御史鍾同景恭問諫復儲事下獄死屍久不獲公

究待之率諸同年買棺治歛屬鍾子啓歸葬焉

宗踐許權南京右僉都御史政令清肅時淫雨為

災公極言內自宮禁外至夷狄皆有陰盛陽微象
又請塞納馬納粟諸倖途薦郎中何良等可用朝
論建之

揚州鹽寇作守兵失利

勅公督捕公造巨艦名

曰善亭往來江南北躬督卒伍擒賊九百餘人又

竝江高山置邏堡為久計有中官鬻私鹽又擅執

儀真衛指揮卒聞不可解公撫卒令勿譁籍鹽入

官乃舉劾如法嚴南京諸曹不職者三十人清四

十八衛軍政理兩淮鹽課劾戶部及諸巡撫官縱

法狀陳利害十餘事多見施行

上杭盜起勅起公往捕公力疾上道停四百餘人

誅首惡四十餘悉輕坐海濱民矯令募亡命為不

軌公慮興大獄止坐妖言律誅之既又析上杭溪

南里置木定縣眾多其功會疾作不入報疏乞骸

骨納勅符以去

並傳

公成化間乞終養歸貴溪山築菴開亭逍遙其中

起捕閩賊賊承詔出早開詩有四壁蕭然安一榻

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將卒題絕句曰歸去來兮

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事野語

吾儒莫浪猜又書一對句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

日送百骸歸地嘗號五宜居士

正北錄有

高公初乞歸號稱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宜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昔孔幾有三宜去司空圖有三宜休皆歛退事史傳所稱載嗚呼勇退固難事然退而出而復退其出不徇物而退不爲矯情者蓋尤難焉君子論事必先大節矧其才卓卓有治效可指述哉故公雖名位未極功澤不徧施榘厥終始稱國之大臣可也

傳論

王信

字君實陝西南鄭人正統中襲鞏河衛千戶累

功陞都督同知

公父忠征迤北歿于戰陣呼岳民生公甫半歲持節育于成俱以公奏請旌爲忠節
正統己巳虜犯京師公拒戰于西直門外以功擢求清右衛指揮僉事景泰乙亥從征五開諸驍選指揮同知天順辛巳曹賊犯關公戰于東市遷指揮使被簡充文華殿侍衛成化初用王忠肅公薦鎮通州改守倒馬關修治城堡虜不敢近

李文正公

公守荆襄丙戌春石和尚劉千斤僭逆荆襄震驚公憂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攻之主師逗遛不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爲援兵至驚潰走棄潰追斬六十級陞都指揮同知

神道碑

公鎮臨清累會倉糧凡公私利病止盜安民及河道開墾廢墜等事悉以區處公晝夜巡行不憚寒

暑大暑肆惡立加誅戮決獄明慎請託不行
公鎮湖度榜示禁條刻易舊弊 詔詢軍民機務
公條陳八事曰緣城隍廣儲署有役役立賞罰選
能官禁衛戶練將才順守備又上疏以本鎮地方
連遭水患禾稼漂淹郎陽新築城垣衝塌過半軍
民有愁歎之聲倉廩無儲蓄之儲將來之患可不
預防因言一慎專任以利民情二實倉儲以備兵
荒三修兵衛以圖無患四禁科罰以省財用

朝廷嘉納悉見施行

神機

永順保靖二長官夷世相仇公諭以感惠率自解

不為前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城之公

巡邊而諭竟不煩兵而下詔請苗犒以牛酒且詰

其逆順故皆稽顙曰累歲苦虐使微索故作亂今

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為屬役願敢反耶因請為

老婦

公舉肩輿以示敬

辛丑公上疏謂湖廣瘴夷雖曰腹中之患實無能

為但我軍森然之徒利其犒發可以邀功為今但

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刑襄流連

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盡加誅殺非

惟死及無辜正恐致傷和氣城池器械武備之倉

務當修葺完固整飭犀利以防有警田地高低不
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獲未竟饑饉已空機杼
纒停布縷何在求免飢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
惠守令大加存恤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
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制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
禦侮永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勵以律已端本
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於所司

所部都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公薦之於朝且
云荒俊之士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
若不曲加延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

廣乎

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公卽日上道嘗語人曰荷
國厚惠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
區耳及任抗章乞休不允公益思奮厲運河公私
勢要奪水病儲一裁以法不少假借帥府舊有湖
前官漁利其中公卽開通以泊運舟疏放蓄洩日
夜運謀多忤於人未有怨者

公沉毅簡重被服備素出入省闕從人莫敢犯歷
鎮大邦不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
累子孫者我所遺也諸子稍有違禮則怒色終日

不命之見不敢見總兵權者皆為子弟奏官公但令讀書自刀無他求

並補

公平居默坐長玩經史敝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昏喪傾心賑恤無所顧吝出鎮三十年簡無華號之衣廐無肥良之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可玩一無所好

曹御史璘稱公脊梁鐵硬心腸木枯

東山劉忠宣公云子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討得來

提學沈副使鍾稱公操履潔白如馬援曾

不才之三

六十一

論厚

如祭遵嗜學如杜預處事嚴整乎是非利害如趙充國實不愧乎古之名將

並薦仁解

秦紘

襄毅公

字 山東單縣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少保

戶部尚書

公初為南道御史係保秦職綽有風裁後以事忤軒公輒疏公不職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知其賢薦知雄縣歷嘉穎二州俱有惠政

事略

成化中為華昌知府清廉自守禁官府賈賣吏民畏愛後總制三邊有績

嘉大記

公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掠民苦之公乘機治

三行錄

不才之三

六十一

不才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厥

憲皇怒建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綃一疋故衣敝事亨回奏公貪狀

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詔釋公暨直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鎗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公獨與抗禮畧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汪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復稱公廉能上以公疏示汪扣首伏罪稱公誠不置

上釋之

總制兩廣時總兵官安遠侯柳景食而不法公具列其狀劾之逮下刑部獄追賊鉅萬就其鋒景挾戚畹于內降冀滅其賊且據他事誣公以圖報復公亦被逮赴獄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三原王端毅公時在吏部亦極言公當大用乃起爲戶部尚書公爲都御史風采益峻御史姜絃輩不職公劾之皆貶謫去臺綱肅然人謂有顧佐之風公平生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至大司徒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

威望剛正爲時名臣

陳鳳梧贈贊辭贊

丘濬

文莊公

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

公少孤力學大資過人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謂許文正公仕元無能政于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不仕可也者儒碩師見其論初甚駭之已而又大服以爲先儒未有言及此者

何文廟公撰墓誌

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公曰已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衆以爲然功過皆從實書之

時經生文士爲文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公考南京鄉試及禮部會試凡怪詞險語皆痛斥之然諱不恤也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士有慕道德者過爲詭異之行以微名公因會試發策言之其在太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忠文公綜理微密則忠文不及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宗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略焉考諸儒所宜

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見于傳註語錄學者皆未易求乃其精切者寥寥二十篇倣魯論語作學的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奪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又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作大學衍義補上之

上竟之甚喜

公在位務以寬大啓上心以忠厚變主習凡人

言行錄

卷之三

六十二

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祖宗舊典是循首上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又請訪求遺書上皆嘉納洪武求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而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以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廢官當黜者幾二千入乃救曰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

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黜蓋用公之言也嶺南人物自張文獻公有聲於唐余襄公崔清獻公有聲于宋迨公四人焉公晚登政府疾病半之故其見于功業者僅若此然大學衍義補一書其經濟之才可見矣使得久於其位盡行其言相業豈三君子所及哉

金忠

公穎悟絕人私淑于趙考古無書不讀其爲己之學見于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端國朝大臣律已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

言行錄

卷之三

六十二

出其右者乃不得預名臣之列議者惟以與三原王公晚年相軋爲婚疾計聞始于內宴坐列丘以內閣王以冢宰各執已意致隙適衛賢劉文恭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因憐王公踰垣據其短以丘密授風旨王亦尋致仕去而言者譁然指摘其悼亡長思錄戲劇五倫記此直陶靖節之閒情賦寓情文墨耳宋洛蜀黨禍亦自譏諍之一言夫以東坡固失矣伊川豈盡爲得乎則二公是非判然矣

理學名臣錄

先生之學博極群書如巨海之吞吐百川含弘無

際矣先生之才華國名世者四十年晚際

聖明登之台輔付之鑪錘且取其所著書下大內用

以廣益聰明權衡百度矣先生之道尊為國師門

生學子遍天下天下人誦其文家有其書雖庸人

孺子亦皆知其名而仰其下風矣先生之業其亦

非常矣哉蓋自有瓊崖以來其所鍾人物未有如

今日先生之盛者嗚呼其不為虛生也已

程敏政序公文集曰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

學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

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

之補其言鑿鑿乎必可見之于行行之必可以興

文治洽文教而致吾君子堯舜三代之上流聲實

于兩間作楷模于來世使道不為空言蓋先生之

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

泰和羅環跋公世史正綱曰先生博通羣卷著書

滿家其大者大學衍義補皆治國乎天下事蒐羅

今古斟酌可行總數十萬言上之朝廷

聖天子嘉納獎賚有加仍命福建刊行又有世史正

綱始泰終元千教百年之事皆正色書之為天下

後世之正論亦數萬言所以明君臣之分父子之

親男女之別至于華夷之內外猶切切焉然此論

之正人皆有之特以忤于大勢利而忘之忤于小

不忍而忘之給習于聞見之末浸久而忘之今此

書一出直而不矯學者得而讀之勿以涵養此心

壯以振作此氣知正論不可一日無正氣不可一

時餒凡有所言有所行一正氣所發則董子所謂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不由于此耶挽正氣于筆端扶綱常于萬古者

先生其人豪也哉

何喬新

文肅公

字廷秀江西南城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刑部尚書卒贈太子少傅

公少穎異年十一二通鑑道無遺病陳子經續長編書法卒曹彬包拯不書官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紀義軒附不經之談書遼金失內夏外夷之辨爲彌撰中規所奇而沉晦周謹時然後出言動必以儒賢爲準其學以窮理爲先博物洽聞爲輔正心脩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爲

期白公之隙自存心寄盡在書有異種輒從假錄藏書至三萬卷忘其族與其身之既老

林俊撰

公髫髻時已有出群器識日惟從事家學而問辨出人意表嘗以宋書趙普事質于少宰公曰觀其沮立德昭陷於逢君之惡而史氏於其兄顧官書其爵乎若包孝肅公亦名臣也宜以爵書而否焉如公論何又嘗從客問曰吳臨川以宋舉人而仕元今預從祀之列抑亦不以此累之乎公大異之

周景康集

公耿介嚴冷法執是確不可移積忤衆錦衣伺之

無其術大奏讞大制作皆出其手在閭奏威銀鑄課額調半和以無病於民而實其給惡土豪尤者交番辭者于獄在河南黜貪橫有強援守者一人

今者二人趙甲飲陳乙酒肆歸而溺諸河甲之子訟乙毆死誣服公讞之曰肆節比民居毆必有聞去河遠負亦必有以見驗果拾甲沙泥乙得辨開封並郡竟歲飢故事賑至秋公令連賑麥實乃已前後安輯南陽賑荆襄一再賑山西全活不可勝計南陽招回復業十四萬人附籍六萬餘戶北虜犯邊設伏及溝橋斬獲甚衆又犯邊殺邊將圻輔

上同

天卷之三

十一

震怒案判居庸尤急公往經畧練兵立險爲必搖老營之計小王子聞而遁播州楊友諒宣撫遂謀奪宣慰誣有反狀公往訊且得其奸奏誅其黨教人革官削印而遷友保寧其他疏還留守李良廣洲革官校私駕帖禁京師胡服胡語錮罪囚第徭役行賤糴經畝注措皆靖正國是禁書太平之大端

基誌

刑部廣東司分轄錦衣衛其官校率倚勢肆橫本司官多優容之否則捃摭報復故多憚難爲惟公住其司獨曰法者天下之公有犯至司都從公坐

罪不以貧嘗有百戶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產者
舅子死其孫訟于官堂衛事都使表彬囑公左右百
戶公悉奪財產歸其孫百戶銜之嗾刺事旗校百
方拮據卒無所得由是官校相戒不敢犯

公初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師其先公
贈以白金文綺公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
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
不可卒不受在閬時典市舶內臣死鎮守太監分
其餘貲遺三司公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公
帑及陞長汴臬都指揮僉事武成德公嘗薦閻職

言行錄

卷之三

二十三

贖以犀帶銀器數事公笑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
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慰遣使致金銀為壽并
獻文梓可為棺者公一無所納或言可受公曰我
之在得正在今日此其所以為廉蓋性然也

高頊綱

廉美

公性嚴毅學識精敏居官清慎勤三者始終如一
表進錄

國朝父子尚書何為盛識者儼之范之文正忠宣可
謂世澤之綿弘治初與王瑞毅三數公稱大老可
謂人望之重也兩得疾 敬皇帝命醫診視遣中

官賜酒米蔬藿可謂春遇之深雖祥世二品已即
貧而義利界畛截不可犯平生氣節文彰惠安文
學友丘文莊以為知已而聲色澹然

補遺

公性剛介寡與茲仕即嘗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
愛憎為賞罰守其誓終身不渝掌刑曹為吏畏其
嚴明拒絕請托或有以禍福皆不顧所著有周禮
註解左傳補義宋元史臆見椒丘集沒後有司請
謚謂其仕也有功有烈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
既無愧于薛瑄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特贈太
子少傅謚文肅雖出異教然亦稱其情云

言行錄

卷之三

二十三

江西

耿裕

文恪公

字好問河南盧氏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清惠公之廉德重望雖登華陝要不規爲儒播在天下著之國史今青崖公爲史官爲祭酒爲禮部世守清白爲儒流冠冕公之澤其益昌乎

李文正公書家藏公牘後

先任吏部之臣廣介端貞不如王翱公忠直亮不如王恕坦夷無物不如耿裕

御史汪直奏原

三才集卷之三

二四

嗚呼我公衣冠之裔河洛之英文儒之粹邦國之植有開厥先肇自鉅鹿韞德炳文奕世以績惟清惠公寒畯名臣懿行峻功委社後人山川秘靈載萃于耿篤生我公風骨秀整沉浸書史務探本原弱齡飛騫甲科諫垣乃遷禁林掌國之史文詞醇深維古是擬乃長國學摯化之樞樞範端良維衆所趨乃遷少宰乃改宗伯未重國鈞彼爲我阮孰堪留鑰轡公而南民恬卒趙維公具瞻戊申之冬

天子求舊詔趣公來在朕左右公謦舊列直哉惟清

婦于神人上下以寧客與有年仍膺上宰公歸居帝曰無改公曰帝德何以報之臣維盡瘁以死繼之孰幽孰明爰甄爰陟孰材短長爰繩爰尺凡是用舍奚愛與惜惟理之若

帝命是承番番在廷羽儀多士宮保載加寵眷滿至胡不眉壽遠此弗祥俯仰最夕而公殞亡百僚嗟傷當寧震悼天不慈遺奪我元老維公殫行綽有古風江夏之博山公之公凍水之儉安陽之忠直是衆美繇初迄終峻級崇階人曰已貴緬懷良臣公以爲畏才猷文學人曰已備不如古人公以爲

魏才難之歎在古則然竊今之世敢謂無賢考公平生儷美從昔閱茲百年胡可多得惟

天子憫卹尤勤贈官加贈以勸具臣節惠名曰文與恪質諸幽明公可無怍凡我同朝與公後先漸濡德義各亦有年爰酌一觴以爲哀條公乎不亡歆此敬酬

贈惟懷祭少

鄧廷瓚

裏敘公

字宗器湖廣巴陵人景泰申成進士仕至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

授淳安知縣抵任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人無知之者改兵部尚書張公鵠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獨知公爲知梧州疏上會丁母憂不果

吳大定公撰碑

貴州新設程番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夷僚雜聚猝難撫治吏部求其人得公曰是前薦知

元宋之三

三十一

梧州者公至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及廟宇解舍

以次興造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墾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蔚如中州

巡撫貴州適累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

上敕公往視撫督軍務公初至遣人百計招撫不從始合衆謀餉糧調兵次第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千級生獲二千餘口城首悉數輩赴京冠旣湯平公上奏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合九長官司其人世稱驕縱桀驁惡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于此軍

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寇剷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凡所條陳十一事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皆公所建白也

兩廣自成化初故都御史韓公雍平寇之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掌院事數月復輟之往公性不瑣瑣細故至是益思以安靜爲治屬吏有賢勞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其一二大甚者若諸司濫設悉奏除之曰

二行錄

三合卷之三

三十一

釋俸出于民毋徒費也顧群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以都御史金公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二司並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合選治所于郴州爲便又以廣東龍水爲賊巢宜卽其地設千戶所調遣新軍守禦仍宜給以隙地屯種以爲久計奏上悉從之公於群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壘大桂諸種作亂以次平之其後口會等處東飢竊發其勢尤熾未幾首惡李景光覃傑及甘黨黨二百餘人悉被斬獲兩

廣竟亦無事

公自爲州縣至大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移雅量
如莫曉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剛炳人亦
莫能及也

並神道碑

楊瑄

字廷獻江西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浙江

按察使

天順初英廟復辟公時爲御史印馬于圻內民
群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
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職
命吏部記之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舊學連見祥
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
于亨者亨乃與祥合謀上諸暨彈章入

言作錄

二卷之三

七十一

上震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公
與某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
天意先入諸莫能回悉下錦衣獄逼公誣引大臣
刑甚慘酷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
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餘多敗奏上會京城大風
雹按木壞臺走正陽門下馬牌子郊外於是獄皆
從減公就戍遼東之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
二凶謝度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之南丹居
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居
憲廟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

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禦衛所之裡外海塘健跳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修築之而海鹽縣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
公巡海數歲波恬烽息成化丁酉春忽報倭紅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察案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出巡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美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慮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船入貢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

為按察使以憲度久弛力振之嚴門禁察吏奸斷訟明敏無留獄禁官署毋廢桑以爭民利諸婦女毋入寺觀以隳風俗甫半載而病病亟察案往問尚輿論築海塘之法濟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
余讀狀至天順間二凶事為之慟哭流涕而不能已豈獨為公悲也哉嗚呼正統之末社稷非景帝莫可保而一時竭忠效勞者皆可謂社稷臣也二凶於是時亦不恩不貲貴富極矣而忠勞幾如逮景泰末誠所謂惠懷無親者矣天下非

燕廟其誰歸而二凶者貪天之功并髦產魚肉其

其社稷之臣殆盡此余所為慟哭流涕而不能已也嗚呼二凶是舉豈直邀功以固位而已哉蓋以國政王之非也於是勢焰炙天孰敢一睨眦之而公露章顯斥濱死而不易辭可謂忠議之臣至曾不數年而二凶者身刑家戮遺臭無疆而公乃高陬令終流譽千載豈直薰蕕之辨而已哉嗚呼使二凶不自作孽則國家無憂而其貴富延及千來胤未已公非以忠議著則雖他有表見豈能若是之焯焯後世決不可泯我是亦足以為萬世人臣之至戒至勸矣

並墓誌

公子源弘治間任欽天監五官監候正德改元七月源因逆瑾亂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剛固劬

武皇安居深宮絕遠遊獵龍弓馬殿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本部科道俱稱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雲霧交作為眾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理應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

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勤
上宜思患預防意在謹也瑾大怒喚源面叱之曰爾
何官亦學爲忠臣乎復矯詔痛杖三十謫戍肅州
行至懷慶卒于孟縣之河陽驛妻斬釁殺覆尸墓
之

金川縣志

行傳

卷之三

二二

張寧

字靖之浙江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汀州

知府

公幼穎敏絕人七歲題畫龍有真點金精恐飛去
之句人已識其不凡

休泰撰家傳

景泰甲戌會試考官奇其文擢賓第一不遂批其
卷進對大廷自當出一頭地廷對舉筆數千言觀
者走相報稱學識不易得侍郎姚夔讀之驚問曰
得非張寧耶少保干譚嘆曰是之謂天馬行空跋
驟不凡者

夏時正撰墓誌

八

授禮科給事中嘗諍自將遇事即言宛平縣以買
辦繁重奏乞踏勘大興宛平鋪戶均平坐派公奏
法出學生踏勘夏若節省以避貧困

丙子順天府鄉試內閣大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
中歸咎考官公奏元宰私其子而爲暴才稱屈失
大臣體難居內閣乞令罷歸聞者竦然

英皇復位方勵精爲治因災變日御齋宮恭默恩道
用祈消弭公會六科乞詔在京衙門將稅政苛法
所當改革甚難者悉奏舉行其有不盡不實許言

官劾奏

皇上尤當專慮澄心嚴恭寅畏靜存動察默感潛孚凡可以上當天心順而從之隱微冥漠一念轉移望深爾意優詔允答

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違忤迎駕之功竊弄張甚事關體科舉奏無避聲焰減戢上以是知公稱公不可多得

朝鮮國僉殺毛憐衛郎卜兒哈父子朝廷將往問罪而難其人忽內降差公與都指揮武忠偕往既行得遼東奏兩夷警殺勅諭急差追留取便

進止時次遼東公拜教言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即語鎮守等官調官軍肅陣直前既至導揚威德陳警禍福君臣感悅相視震愕仰若山斗益重

朝廷有人識者謂公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橫行鴨綠知言也

憲皇嗣位公首勸經筵進講大學衍義部院缺尚書等官宜取巡撫都御史王竑李東同京從宜任用奏定增添天下鄉試舉人名額並俞允有建言

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聖公言孔子道大德尊既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

號求勝于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公議罷之太監輩苞重公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諸公咸勸公行卒不往他日以事會與輩語頗洽公語一不及前事輩始大不悅

成化改元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尚書姚夔會大臣牧買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福公奏皇上表揚孝心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但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謫邊方公

會六科申球大忤李姚二公會兵部保公與翰林岳正堪任侍郎都御史與論方宜之乃得旨各陞知府侍郎尹旻舉宋人送唐介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再誦贈公並誌

公至汀先教化後刑罰訪諸屬民弊政革之勸學有規造祭器八百事費不及民表節義卹孤獨禁游惰民方安之而疾作矣在任義一年歸時年甫四十一巡按御史劉珂張敷尚書李東侍郎葉盛黎淳並奏起公皆以疾辭王端毅公道郡城特造公教勸之文工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迹不事干請

臬士夫東西行者未嘗不造謁得一接見為幸望
隆朝端名震海外德惠被于郡邑行養子于鄉鄰高
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公豈非一代之偉人
也哉

家傳

公景泰初舉進士有大魁之望大學士王公文以
南人忌之抑置二甲旋拜禮科給事歷都給事中
遇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議

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復位尤所眷注嘗

獨召公論事公從容論奏多所裨益 英廟每對

廷臣稱真給事中晚年欲大用公會憂不果成化

言行錄

卷之三

八十二

初王公竝復入

朝首為公自助大學士李公賢嘗以公見劾遂假歷
練之說出公和汀州公素負經濟量泰天順間為
諫官第一

姚錦撰名宦傳

石谷吳伯通序公文集曰先生今之陸贄也塞于
時跡頗與宣公類皆可慨也其文集與奏議可並
傳無疑

彭韶

惠安公

字鳳儀福建莆田人天順丁丑進士仕至刑部
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除刑部山西司主事改廣東司署員外郎有張岐
者自外臺擢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公以其人非
才力論其不可而願 朝廷收召王竑李東葉盛
以伸公論疏入詔獄都給事中毛弘言公持論雖
過心實懷忠得宥復職尋進本司郎中

外戚指揮周遵與圻內民爭田願得內臣及錦衣

言行錄

卷之三

八十二

衛官往勘會有旨命公正法司官以行衆皆推公
公至其地環視周圍徑歸上自劾之奏曰田本民
有雖其戶報不及管業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細
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汗下以補高仰潦
則資高仰以裨汗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者
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則民安民安則國安豈
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復詔獄科道交章
言公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

先帝顧左右曰彼不見周遵之事奈何又請耶立却

其奏

並米端儀撰自序

星變公上疏言漸不克終者四事以爲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又褒陞其家與

先帝時后家相等此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希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陛下鷹防之意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

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克進貢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古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馬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思寵哉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格者也

前陽文獻

陞四川按察副使所至平冤滯黜奸蠹敦風俗恤民隱庶而不激明而不苛蜀人畏而懷之至今數賢廉訪必首稱焉

開邑劉某與其族爭里役陰族安奇邑氏焚滅其家男女二十有一人死府久不決公訊而服定遂會某乘其從兄避盜掠家財以去比覺聚群小夜殲之盡其家一十有二人死陽訴于公公訊又服淫祠多見焚毀司有五顯廟碎其像易以趙清獻公神主寅采相觀渴風爲之一變

林俊撰神道碑

陞廣東左布政使鎮守內臣顧順歲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公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土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凋傷國本遺害及大也監船內臣輩春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肆船司爲造辦貢獻之需公疏言今之官民富強不及千昔者蓋因害財之多故也使及今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爲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願將眷所奏餘戶暫與一半以後逐年俾罷詔減其半太監梁芳弟錦衣衛千戶某在鄉國私採禽鳥等

物進貢官民俱懼其害公上疏言狀忤旨
州布政使濱行之日廣之父老涕泣河下如去慈
親有追送救百里之外者

陳公甫以學行有聲于時公薦于朝曰國以仁
賢爲寶臣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叨厚祿願於獻
章醇儒未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惟善之寶

召爲大理卿未上坐論鎮守內外等官貢獻非宜道
政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軍務
陳時政以弭天變議糧運以便軍民並行狀

孝廟初臣寮交薦王端毅公及公數老人望當顯用

端毅起爲吏部尚書公爲刑部侍郎奉詔巡視浙

西効罷守臣一人尋無右僉都御史整理兩浙鹺
政疏言浙西鹽利倍浙東而浙東亭戶抑配尤甚

宜定折價之輕重及減溫處課額事竣還朝倭鄭
俠流民圖圍龜戶窮苦狀以進進吏部左侍郎與
端毅莊凝重醇人不敢于私神道碑

庚戌冬彗星見于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
得失公言軍民利病曰厚根本曰減役錢言時政
得失曰正近侍曰慎官爵時左右傳權者非一公
於正近侍其畧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

禍福人所畏懼今軍馬錢糧人臣柴炭盡付其手
分例相沿更相倣效虛名實支遊掩外覲誰能詰

之此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
承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

寬宥有毆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
復宥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

之死者或有給還產銀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
祠覓地第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聲勢移人

望風震懾伏望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
勤克明以折其氣上法祖宗乾綱獨攬發良善

而親忠賢遠佞媚而斥奢縱事務歸于所司威福
必由已出終篇又言朝廷一日萬幾安能勞心

周溥願陛下執其要焉然祖宗勤政之典乞師
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陞
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報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
先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就於御
前公同計議內閣輔臣亦同在彼詳論可否事體
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溫
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於聖明耳目

而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
可率群臣典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大
第弛張矣 上嘉之

陞刑部尚書時安遠侯柳景總鎮兩廣都御史秦
紘發其贓貨鉅萬事聞厲吏公抵景于法奏褫其
爵景挾戚毗于內降欲以破公議之是非用擠秦
于危地公執奏不易 朝廷不以公爲然復下大

臣廷議竟如公言其後景賊銀追及八百兩有
乞免其餘欠公復疏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
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

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應追贓數十未及一乃特蒙
恩盡行蠲宥海內聞知貪饕之徒窺此舉措一旦釋

之其如物論何且景賊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普
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奸回藉口
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踰入不從左右有不

樂公所爲者摘公官屬細故怵公公不爲動會元
早求言公復陳時政得失二事乞遽斷荆庾人之
事正內官王菊苗通高永之而陳軍民利病二事
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酌量優免陵戶差
役皆時所難言者

公天資粹美涵養深厚其學以博覽爲宗務清明
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緒閑經史則省
察性情處已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
自處退然如無所有處五里終始欲以質儉起類
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簡所知云
抵家半載邨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
可善其後而減宿舛哉 並行狀

林俊褒異舊臣疏畧曰臣聞何喬新與彭韶先爲
刑部屬官並負盛名積官俱至尚書韶忠亮懿醇
喬新貞方恭慎又各備術精究吏事熟諳得古人

之深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先名純德文學政
事節操皆屬心焉韶沒有贈有諡仰咨我

聖天子優異名德盛心然韶文學經綽道適中和危
言峻行剛貞風文有也正有也忠與節與恪與清
與憲則又有也其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
盛得諡爲文彭韶宜無所靳况吳訥諡文恪魏驥

諡文靖彭韶實足並美嗣休又宋臣歐陽修諡文
忠范仲淹諡文正論者謂韶正色立朝先憂爲國
生今之世無規古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不知定
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人鮮細不類其人不足

服中外之心爲後世史書之信事雖不行士論稱快

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王岐東節剛勁可寢大姦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

郭恕爲疏

公巡撫一居鎮靜吏不敢欺士民相安其愷悌凡歷四省兩直隸人愛若親父母巡歷額先入爲快留則樂去則憂別則走送泣下惟不利于貂璫及爲眉山宜興二柄要不禁宜興至死猶追憶

皇明撫運世有文武元貞氣完岳降申甫烈烈惠安

二行錄

五三

遇我

英宗又我 憲宗又我 孝宗純誠允亮忠蓋始終

邃學壯猶茂揚中外人有鳳麟國有著蔡弘治大老端毅椒丘公參其間千一其流基有唐虞翔有堯舜爰及都俞

天子之聖

帝念遺德曰子易名曰子贈祭曰子經營言則原懿

言則惠安兩峯義我萬目之視

神道碑銘

周經

文端公

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太子

太保戶部尚書卒贈太保

公爲春坊左中允侍 皇太子講文華大訓皇太子每起立拱聽內閣大臣或以爲勞謂公宜跪請

坐聽公不從竟得如禮

弘治己酉擢禮部右侍郎每議政蒞事必傳經義

若卻西域貢獅毀黃村尼寺爲 先朝盛德事皆

公與左侍郎倪文毅公贊成之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三行錄

九三

改吏左侍一日有中官諭旨欲以通政司經歷高

祥爲參議公獨承諭執不可退與王端毅公上疏

論之靈壽獻大明川民田于太監李廣戶部駁議

弗得公會諸司具奏事遂寢乙卯諸司以災異言

事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佛省遊幸止貢獻

而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公手後有踪跡爲此草

者以問尚書耿公公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爲尚書

不宜他諉時論蓋兩賢之

拜戶部尚書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

其官公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

徽幣南京奏給長蘆鹽入千引請于兩淮仍給准
鹽價銀二萬兩公言鹽法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
若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命止長蘆鹽
勿給浙江守臣亦請給竹木銀鈔稅爲織費公文
言關征非舊且新地大水民困征役乞暫停織造
從之每委官監稅必諭以愛節民力如課入多者
則與下考

大同缺馬尚書馬端肅公請給折糧銀市之且戒
督糧官毋得沮格既得旨公言糧馬各有職不宜
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爲據詞甚
直

敕上爲政令兵部以馬價銀充用

給事中魯昂以財匱乏請令諸藩公帑積貯及均
徭銀盡輸太倉公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資
齎照上本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
天下之財恐非藏富于民之意又有言取太倉銀
三萬兩爲張燈具公言不可以小民脂膏供耳目
之玩內臺臺奏增麗掃卒當給月廩公言禁地非
外人所得入不遇爲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之
有寧宮災方議修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
公曰今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奏

銀就京師顧役爲之

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開其旁近民田
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公言河間地多
沮如比因久旱貧民卽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卽
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
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
又聞憲宗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
彼亦無以爲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
異矣疏四上後有以碭縣退灘地獻爲東宮庄
者上因公奏皆抵之罪一時近戚貴幸有所陳

請公一裁以法皆飲不得肆

公少受學于政經恩吳既謝事歲致衣一襲銀
十兩終其身蔡知府霖卒申御史論罷官皆貧甚
並致優卹久不厭其教尚義氣類知此自爲小官
已志世用日待莊懿公習聞天下事久置清散兩
薦爲內閣不果入其爲尚書簡任蜀吏親爲裁決
剴繁應變復無稽而秉正執法不爲權勢所撓
尤人所甚難者

公出太原世家早監甲科徇翰苑奉坊者幾三
十年史局編摩責備周考按皆舉其職

上在青宮公爲講官尤多替沃之功然人皆知公文士而已

朝廷昇以政務凡禮儀銓選皆若素習通儒之名會然以起及掌戶部以身任事不顧利害而爲之有古大臣風

吳文定公序

張悅

莊簡公

字時敏直隸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太子

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公少而凝靜十八從進士陳文壁游篤學力行已

爲鄉里所推重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在刑

部時朝士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

一詞使知某嘗有言耳訖事而問之曰其人無大

罪旣據法施之矣敢飾言以市恩聞者歎服在新

江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

請託覲視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

所獎拔或出新進往往取魁甲爲聞人衆神其明

而莫測其所爲用成化甲辰以湖廣按察使朝覲

時中官尚銘在東廠任事衆群趨其門公獨不往

銘銜之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而公之名益彰

華亭縣志

爲工部侍郎孝廟嗣登大寶在朝大臣相率上

疏求去位公獨不可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

豈可以去言邪弘治元年遷禮部再遷吏部癸丑

大旱公陳蠲醵章卹小民崇儉素炊元食禁監罰

數條并修德圖治二跡皆嘉納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在吏部尤爲尚書王恕所倚信凡有言無弗從嘗兩攝選衆議翕然稱允任留都鎮定簡靜上下安之雖中官亦加敬禮守備太監陳祖生嘗設席獨延公真上坐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其爲時所重如此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獻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

善讀書

金瓶梅

一

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

豈有遵書本行而悞者尚書王公去位衆望咸屬

公或言內未有爲之地者公直視不答其人懼而

退性素清約自小官至重任終始一節爲縉紳表

率者四十餘年

縣志

公歸處舊居杜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時見風俗奢靡日甚於是益禁節儉以率子孫至於待賓日常所費亦不敢少豐以助薄俗所尚嘗有言揚竿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擅飯雖大賓不宰牲

匪直戒奢儉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年譜

黃孔昭

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南京

工部右侍郎

公年十四遭父職方公與母夫人金氏相繼下世自京師扶柩返葬哀毀骨立既長執友建寧守賈汝知其賢舉為松溪訓導累公歎曰士之出仕乃藉人薦舉取慨然誓取科第以世其家樓居讀書刻苦特甚至忘寢食

為文選郎中公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為慮嘗

言行錄

卷之三

七

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積千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于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于上官卿務使用之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其不可時既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眾始服公之正在文選者十五年

公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廩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雖鄉人之仕其地者以尺帛來餽亦卻去

後同考會試有明家子某後門百金私謁此不容見終身儉素雖老且貴如未仕時尤不妄交游故布政使陳公士賢公祭酒謝公鳴治皆鄉人之卓然者獨以道義相好若刑部侍郎林公一鶚既歿念其子孱弱為經紀其喪復輯其事行傳之後奉詔薦舉異才以今應天府尹樊公廷璧福建按察僉事致仕章公德懋奏二人蓋公素所賢者士論以為得人

並吳文定公傳

吏部侍郎再缺諸大臣以公名偕彭公鳳儀張公時敏薦雖未調而望之者日愈不厭

言行錄

卷之三

七

公體貌嚴重不躁語戲笑沉靜自守厚倫睦族以舊居讓弟文第貧割俸金給之立義塾擇族子弟為師歲出束脩為之助讀書尚理致尤精詩格不苟製所著有定軒集

並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侍郎謝鐸嘗稱之曰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進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尚書張悅又稱其學純有要志潔有為公正無私追配前哲剛直無詘邁出等夷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

張元禎

字廷祚江西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吏部

左侍郎

公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獻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爲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安萬事定之句王驟驚曰異哉斯童他日必爲國家偉器

憲宗初卽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原曰講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四者則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養病家居

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有謂忠義恬退當今鮮倫又有學際天人之許

弘治初召同修憲宗實錄進春坊左贊善又上

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錄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既又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修大明會典召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

孝宗雅意向公特爲低几就驪之旋以母憂去服闋進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

侍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又掌內閣諸勅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學

孝宗忻然嘉納帝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

朕也且將本用竟不果王鑒撰神道碑

公少侍父疾額天請代夜禮尚占事母色養惟赴召時不及躬欽恤之終身遇二弟有恩嘗建一莊歲置租二百石以濟族鄰以四百石貸鄉民有司爲給帖青籍其於書務博淡尤好操經傳牘隱多所獨得一時談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公岸然不爲

下作易詩春秋語要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目

近思錄家語解畧皆未脫稿爲詩文始務奇崛勇

脫蹊徑晚就平實若出二手然類爲人所重莫爲

軒輊論議揭揭尤深嫉惡至不可近及再入宦途

益寬厚雖後進寒士亦與抗禮顧或爲賤抑要其

中容有所見賢者之不可測者固如此天每艱於

生才才者未必用有如公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公癯然纖弱崖岸孤峭剛果之氣不可屈人有過

能面折之爲文務奇崛每作不經人道語恍乃削

異爲同黜奇爲平淡造詣益深矣所交若陳布政士賢羅修撰晏正陳檢討公皆以道學稱于時公入翰林未幾卽歸臥林下不起名高一時天下士想望其風采一旦起立華髮駸駸大用或者始忌而毀焉昧者弗察紛然和之亦不復究其初之何如也一公之身胡前譽之多後厄之深耶其亦命也已矣然公之名在天下固不得而掩也

神道碑

公三入朝皆以召命彼何人斯謂公躁競肯公取家薦藁盈車未覩光靈徒切嘆嗟今公居朝議口置露良心未喪亦或昭昭公豈昔異實妨賢路欲尸公所匪公是惡公歿將期清議愈明議者絕口惜者吞聲古亦有言蓋棺論定磨礱渾璞益見光瑩

賈史撰祭文

楊廉序公文集曰先生身軀弗長類裴度目如懸珠類東方朔細瘦類李賀神氣安定如山岳音吐朗徹如鐘磬又曰先生名重華夷聰明過于一世造詣高于一時其出言吐語固復絕于天下之人人無不知之然必於儒者之學果有見焉始可以讀先生之作昔胡邦衡以詩人稱朱子肅恐讀斯

集者或不免于詞章視之故於簡末偕丁寧焉

劉大夏

山宣公

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公爲兵部郎中時有中官用事獻定交南策以中旨索未樂中調軍數公故匿其籍使者旁午吏數被捶若弗聞者獨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公子俊力言沮之事遂寢

朝鮮使者爲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

人爲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貢手爲鴨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舉此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

虜數寇雲中邊帥失律中外震驚調發戰守無虛日每一報至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行輒獲效時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公者遣人言于尚書真一往見公罷詞謝之然猶迫趣不已乃自求外尋出爲福建參政奉勅巡海海道兵久弛而倉儲既下勢盜卒難就理公曰在得人耳守千鎮

巡省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尤者總諸水寨兵船戰哨船各若干艘緩急異用其倉計儲立收支法案說一館而親督察之不半年海道肅然

並詳實錄

公爲廣東右布政時監督諸軍平後山賊軍人俘賊屬獻中有一女子儀容閒雅步止羞澁公呼問乃潮州士人家女被賊虜去長欲收爲妾蠻婦妬忌育以爲女也公惻然與憫閉在一室令二老婦守之統軍都指揮王永意公欲得給與衣裳鉛粉又半月出視光彩動人公問其所願欲答曰願回本鄉公曰回鄉須差軍人護送千里之程豈勝于辱乎乃擇里長兒某者嫁之且以數牛賜其家耕作

言行錄

嘗過崖山吊大忠祠念宋慈元后陵寢無主輒泣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於義弗稱諱於白沙陳公甫爲之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

河失張秋擢公右副都御史治焉公既至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以中官開運道章敢適上公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

順禧未可輒治治于上流

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人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疏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堤起河南胙城蓋徐州經渭長垣東明曹縣諸縣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

五旬而事竣

並前傳

弘治丁巳比邊倉場糧草告乏公以戶侍簡命經畫瀕行周司徒經謂公曰邊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剛取禍矣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公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寔遂

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

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者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相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公此法立有糧草之家自往告報中貴家人卽餘以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

六行錄

公爲戶侍三上章乞致仕老皇特旨令馳養病病痊起用公歸踪跡不出里閭入官所資每賜族人之貧賤者庚申進右都御史總督廣西軍務勅使臨門卽携二僮以行兩廣人士聞公來如餓兒之得乳母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正之廣人駭駭樂生矣

事紀

延異

壬戌陞兵部尚書時比邊告急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達謀出兵圖之密言于上乃召公問計公曰臣聞從征將士言當時全仗朝廷威德乃獲遁免上曰未幾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

言

宗

上

上聖武固同于太宗今將領兵遠有不逮且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上乃悟曰朕幾爲人所誤事遂寢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銳氣上曰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餼以至窮對曰江南衛所困于運糧江北衛所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上翌日詔各衛門凡有損于軍民弊政悉疏以聞

上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間策
公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
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將保定兩班
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 上可遂勅京營都指揮
戴儀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子于宮門誣公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後此軍者
所爲耳 並實錄

修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做工公
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爲此也上言
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 上上令司禮監語

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事幸意減去人
夫卽調旨來切責劉閣老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
也近日劉某每以老辭位朝廷每下溫旨勉爾尚
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
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孝宗
欣然納之用軍夫卒如公所裁之數

弘治癸亥四方奏災異畿甸四五月無雨公引咎
求退且言兵政弊端 上不允令開具弊端公陳
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管軍
士困于私後倣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

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調軍民之力運糧
而濫食者衆六曰釐生民之財買馬而私用者不
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
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干執要十曰禁衛前
其公行奏上 孝廟一一准行之

公爲兵部尚書淳梁戴公爲左都御史 孝廟有
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弘治乙丑春二公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
茶果用朕閣朝親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
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

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公卿知之未
免各懷愧懼也

孝宗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文
以非卿職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
帖密封進來公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曰先朝
李孜省可爲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

管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
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宜
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

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

井餘借私治辛酉公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而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已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上孝宗惻然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父璞曰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爲參政布政都御史日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事有疑難心未明者不以公文顯行雖於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末必書名以此士大夫於公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竭力圖有成績期不相負人有言及勢要貪婪軍民有不得所者公必處額不樂於公所得爲者一一思以濟之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公平生於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故自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求恩澤其功德在人耳目未嘗泯也公歸後大臣有子不當隆而自乞恩澤者言宜參駁不允因言公官居一品子孫當得恩典公耻陳乞今宜舉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勸合已到公一無所言

族人以公長子和生已故孫如愚當其公不如其進不促其行不作朝中故舊書第云到京日先見西涯李閣老必有所處正德丁卯如愚到京見西涯時劉瑾方用事西涯云爾祖正人瑾方忌之其機無由發也爾入監禮部必請肯本內必及爾祖姓名瑾見之如孽平生吾見其禍未見其福也賤令速歸如愚至家公喜曰西涯愛我一至于此公爲職方郎中聲價藉甚任滿三載朝中諸老皆欲以太僕之公知其故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其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則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不能奪公陞福建參政後爲大司馬日嘗言所以至今日者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公平生宦轍所至不喜屬吏奉承有曲意奉承者未嘗喜不及者未嘗怒也

公居官接物雖稱從容和易至屬官之不少者則一裁以法未嘗姑容苟免也

弘治甲子北邊總兵員缺有李某者求媚近戚以

情于上欲傳奏得之上曰傳奉先朝弊政朕始革罷豈可復踵其久懇請上命司禮監與兵部議之太監李榮對曰有旨傳奉尚書劉某且執奏中官口傳之詞彼豈聽受耶其人懇不已上一日奉天早朝退獨召公授一帖子公啓視之乃硃書某入姓名也退至部語同列曰上既命兵部推舉只當以堪任者以聞如某人才望非帥臣選終不可從明日推某某以請上徑從內批出用李某其人到未久被劾取回他日公獨對上乃曰向用李某蓋不得已今敗事矣朕悔不用卿所舉之人也

公與吳廷舉書曰居官之道以正己為先所謂正己非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吾友於利固素知其澹然矣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所為而為即程子所謂今之仕者為己也持此以往而欲政善民安以成佐理之功恐未可得幸熟思而自考之事上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誠則自然動物怒則能體上下之情體其情而感動之將無人不可馭無事不可為豈徒可治郡而已哉並言行錄公於本兵外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國有大政大疑

每召公至內殿面與參決所議事雖左右貴近元勳輔相有不與聞者公亦不以告人王帶蟒衣元寶之賜迺出諸大臣之上賜諡有廊廟英姿湖湘間氣之褒乙丑五月孝廟賓天四上章請老乃從之

公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寺無名供饋歲省官府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正德丁卯激怒于今上將及禍太監竇瑾知重公者叩首諫曰此先帝意非劉大夏建白遂免時逆瑾用事日誅求臣僚而大臣中有欲中害公者昌言云

抄劄劉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瑾因潘尚書奮毛總兵銳獄詞連公姓名戊辰夏遂矯制差錦衣衛官校建公千戶羅某至廉知公貧難以酒器為贖彼堅却不受八月至京繫北鎮撫獄同繫者教公行賂為求生計公曰如此而死唯累一身稱貧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瑾怒欲置之辟會官議于朝堂屠左都瀟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充軍罪亦無耶法司比附守禦官撫馭無方致所部軍人反叛律充軍十月遣戍肅州當時士夫以公出微為喜賈驥傳車挾二僮以行故人贈送謝絕不

受發都城口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
攜筐饋進果食亦有焚香密禱曰願公生還者已
已四月到配所即買地爲墓作終焉計人問公何
不挈親子姓侍行公曰吾仕宦日不能爲子孫乞
得一官今充軍老死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所安
也庚午夏京師風霾蔽天寧夏軍鎗叛亂肆赦天
下公得釋歸八月謹詳復公原官致仕

並後事
藏記

公嘗預作壽藏于東山之陽記曰予嘗見士大夫
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
張其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

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而後四十年在家

在邦無一事可述以傳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

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也取用是

自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孫生等藏之以

俟他日共詞雖俚其事則核庶予之心安焉西涯

李閣老見之戲云天下皆如公翰林文章無用矣

公曰先生輩文章宜紀有大功德者予非人敢以

相累哉

實錄

公嘗以先世二宗族屬疏散冀幾弗可識作敦本

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且爲家規誦燕

所教子讀書斂力農務常命督耕雨中曰督勤忘
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

公爲詩文有自得之趣敷奏履議操筆立就而明

白切要轉折流通足以動人西涯李公謂公乃普

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信不誣也公數歷

中外八遷厥官靖寇者三行邊者二治水者一皆

天下之所謂難事而從容暇豫以能有成功壯而

奮庸老而委順而皆不失己焉非盛德其孰能與

並前傳

于斯

公平生不刻意作詩間有爲而作皆事核意真情

到意具如撫諭田州句云如何萬頃桑麻地天與

夷人作戰場雖土官岑溥亦感動也出錦衣獄中

有句云紅塵未了清時價白髮重來此地遊蓋公

爲兵部郎中嘗下獄也謫戍甘肅過六盤山句云

綠野誤連三品地白頭今到六盤山蓋以爲終子

侍郎不起求必有此謫也謫所示子姪句云報國

未能平海宇充軍終是累兒孫蓋以逆瑾有劉某

求讓充軍批旨也又云猶有先朝宣召夢急趣黃

幄面承恩蓋思孝廟君臣相遇于載一時雖在

謫所不忘情也謫所贈同輩詩曰時事何人苦變

更遠城持戟半歸生蓋刺劉瑾用事士大夫有罪
多譴戍甘肅也至赦歸過六盤則直述其事曰遷
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蓋公下獄充軍
車雖出于逆瑾禍機則發于大學士劉宇也字河
南人嘗告瑾抄劄公云言行錄

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觀
當世未見有如此者白沙外傳

公之爲人也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
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
誠懇切如司馬君實爲是故先民之遺軌也

序

十五

邵二泉寶送公行邊詩曰司徒始受命朝野贊得
人謂公唐室晏謂公漢家恂千載有韓范公也真
其倫公有激衆議有撫衆仁未至百草秋既至萬
卉春緩急在公手瑣瑣安足陳

蔡虛齋清上公書曰清戊午歲寓都下得拜送老
先生致仕南歸當是時老先生已絕念世途自分
與赤松子爲伴矣旣而爲先帝所簡在士望所
推戴幡然復起爲國家擔當大事無少趑趄前却
之態此豈止

世名流期以一節自高者所可

論其涯量也哉且老先生數年在朝廷天下士大
夫人人知其不可一日無者況重以先帝之遺
托去之一字在老先生豈忍遽出之口而形之辭
哉彼人念不及天下大計識不剖破世間黑白而
徒顛倒公論以效順移門而老先生則因事見義
欲以全一生之大節欲以全君父之大恩欲以立
士大夫之表則固宜決于今日之一去也然老先
生今日之去爲老先生計固得之矣若爲朝廷計
爲天下計則有大不然者不知誰當執其咎耳
林見素倭撰公神道碑銘曰粵古在昔徽隆星精
遼猷方格坐廟以行黃髮詢茲底裏孚契如水如
魚于斯允儼良臣惟聖商實惟賢于是獻替一日
三宣風時海馴遺弓斯泣悠悠蒼天斯日何日
泰陵昂昂岳俯一方公化在東公神在旁

倪岳

文毅公

字舜咨直隸上元人大順甲申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卒贈少保

公父文僖公奉命祀北岳其配姓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公文僖以爲岳神所感也因名曰岳幼卽知向學業文之餘無通事偶有群吏將赴吏部試戲出微詞爲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

文興

文興家傳

行解

天象之奇

上三

公生而瑳岸秀異甫五歲聞鄰塾書聲卽請入游問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下亦富有天蓋已悟天包地外之理

王鑾撰行狀

公狀魁岸目光炯炯袍笏偉然望之如神天資明睿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初在翰林凡考校纂修綽有餘力每進講上前以古義傳時事爲勸其言剴切而吐洪暢人擬之范祖禹

國朝自德祖以下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禮畢

神主將升柩於制當祖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祀至太祖爲百世不遷之

祖公以此說固所以尊太祖然豈太祖崇本

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其意蓋出于此國家自德祖以上

莫推其世則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祀

德仁三祖以次當祀至太祖太宗爲周之文武

百世不遷今憲宗升祔當祀懿祖一廟宜於

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

歲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禘祭之制時又有言

孝穆太后當祔廟者復詔議之公言周之美姬爲

帝馨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

姜姬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

也且唐宋以來自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

孝穆神主立於奉先殿旁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

奉先殿之儀奏上詔悉從之二疏蓋皆出公手

云並家傳

上初卽位言者多集皆下禮部剖析議儀多出公手

遂登正京師諸神祠淫名侈費裁革幾盡時議者

又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之祀公言

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人

經出于熒燼類詠

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

自唐之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况七十二子名字自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於是從祀諸賢咸仍其舊

進左侍郎時以災異求言公與尚書耿公等疏寅

畏天戒七事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深嘉納焉

未幾復陳八事太意謂當今財日加匱民日加貧

宜務行節儉以爲天下先又言天下地土有定而

宗室之封日增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

時裁約又言臧賄應省供應罷上多從之

京師大雨雹公言雨雹之作天所以告

陛下宜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又勸上勵精以

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後

黜奸貪進忠直時有旨召諸僧領占竹公言占竹

僧侈爲異端首

皇上卽位先賜罷黜中外稱聖今一旦召復之豈不

爲聖政之累西域胡人從海道貢御公言御者外

夷之獸直僞未可知且海道亦非西域常貢之路

詔還之並行狀

爲南京吏部尚書奉詔考庶官甄別惟名參贊兵

部時留務亂公東正運變不激不隨百廢頓舉
兵民皆恃以爲命吏部缺尚書上選于衆特召
公至則整正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盛氣
人莫敢干以私除目一下翕然稱快天下想聞其
風采 寺文正公集墓誌

鈞陽馬公嘗卧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

思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今少增之民

不病而國用足詔下廷議公曰馬公國家元老其

言誰敢違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

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乃不果增雲南思堂梗

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

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

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于天下

乎使思堂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

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

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於是衆皆從

之

公自在翰林則已留心世務經史之外凡民生休

戚財計贏歛邊務利害罔不諳習每大廷集議衆

相視莫發公獨慨然高論衆多唯唯以從一時軍

國大計多公所裁定爲文立地數千言卷容略達
自成一家尤喜爲詩下至官府文移細碎吏抱案
前運筆如飛殊不經意視之則宿構者有不能及
而法家老吏不能增損也

並行狀

公居常能鑒別人物一旦當銓選初揚進退各當
其才或言別白太過終當召怨公不卹曰吾知冢
宰之職當如是

國朝罷中書省專任六部治政事聖謀深遠超出前
古當時猶慎簡六部之長欲其練習庶務俾三歲
更迭爲之後既不行有缺止于轉遷而已百餘年

元史之四

三

米政事舉息則存乎其人若其間稍或自振迅衆
相顧而驚以爲立異故東漢時在位者多清確謹
畏循常襲故之人其弊必至取媚于時如胡伯始
而後已如文毅公爲人挺然任事不少還忌其亦
有大臣之風者哉

並傳

公所受諸詞有曰台斗望隆方作庶官之儀表詩
書澤遠丕揚歷代之聲華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弟川集

先生弱冠舉進士歷翰林編修侍讀以至學士嘗

修

英廟實錄及

憲宗文華大訓紀載之文秘在中局世莫得而見也
謹讀經幄根據書史傳以時重子明張暢達有竦天
聽而回聖心者然其功尤隱而難知及出爲禮部
侍郎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吏兵二部參贊
留務入堂吏部如黜滯祠部舉物謹天戒守舊章
諸疏亦嘗考古義稽古典極陳利害辭嚴理正得
古人告君之體是其文見于敷奏聞天下皆傾耳
注目顯然知勲業之所由建非苟具簿書循條格
之爲者誠可謂有用之文也

元史之四

三

國朝父子入翰林爲學士並謚爲文實自倪氏始且
以文集繼世梓行者金華王忠文公之外不一再
見亦於此著一代之盛云

並傳文正公集青藜

張敷華

簡肅公

字公實江西安福人天順甲申進士任至南京

刑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

公父洪爲監察御史預土木之難景泰初以死事

恩蔭公爲國子生公少負氣節七歲時里社有竹

木之崇公指揮群兒斬伐殆盡既受廩益勤問學

登進士簡入翰林爲庶吉士成化改元授兵部主

事累遷郎中多忤時貴或令邏者拮據無所得

李文正公孫道碑

言行錄

卷之四

三

爲浙江右叅議監溫處二府銀課景寧有礦盜聚

至數千人鎮巡官議進兵公曰此可撫而定也乃

刻日使自歸身往蒞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

我張公也皆駭首聽命公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

宥之

擢湖廣左布政使歲大饑給粟散粥藥病埋死增

價致賈遣使告糴因修學官以備直貢餓者所活

不可勝計

巡撫山西歲復歉奏蠲增解池鹽課以補王府歲

祿會霖雨躬禱于神池獨不壞歲給大同遺餉多

用拊納公請太原以此可通軍者運米民亦便之

改撫陝西禁婚娶論財喪墓不得舉樂有妖僧據

山爲逆群議洶洶兵部尚書馬公曰張公實在必

有處分比報至則公已授計令父老生縛之矣

總督漕運首黜武臣部運充無良者權貴干請悉

拒弗納近例漕司多徵太倉官銀少免利息公謂

通貢乃下剝上攘所致而官爲借貸大非政體峻

爲之禁

公爲左都御史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會

獄重獄有寵臣坐法或疑當末減公執不可卒從

重議正德改元有旨令致仕公卽日上道歸

公風采凝重辨義利若黑白事有不可不曲爲遷

就進退得失未嘗一動其心遺命所屬猶謂不以

悻省爲子孫累蓋至死不亂也

北神道碑

世嘗疑清望之士不樂任錢穀公兩司財賦事皆

優贍而永蘄之節可通神明溫雅不隨果介不刻

愛憎喜怒不加之意端處慎動凝然靜密而食殘

矯僞者自革蓋其廉能公斷根于性本發于心源

貞之以文章學問故抱負該施粹焉不見其迹自

可久而不變所謂大受之器

方朔集

初公爲庶吉士李文達彭文憲二公欲留官翰林公與劉東山時雍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爲名臣及公入內臺值逆瑾竊柄旋至廢棄廷諭之辭忽從中降公名乃在尚書之列暨于身後贈官賜諡卹典隆厚一無少缺於是天下曉然知曩昔之事非聖明本意而公論之終不可掩也

公平生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望重一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公與林瀚林俊章楊志

言行錄

公未之聞

三

戴珊

恭簡公

字廷珍江西浮梁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南京刑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太保

爲御史督學兩畿凡考校必以文藝古器識有請謁者孫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撓群士帖服至無後言遷陝西按察副使仍專學政政如南畿

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竄流聚爲利公刻日令首罪民所關田多置稅畧償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

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

縱其脅從千餘人事遂定

爲左都御史益自檢律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數嘗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迷職

官者再

孝宗親鞠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開折天威頓霽上知公清慎每廷奏宣而問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然者公不覺泣上亦爲之動容

史正公撰墓志

公累以老病求退

孝宗不允一日公私懇于東山劉公曰珊老病子幼

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也受

知于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劉入議

事畢因問戴某近來何如劉入言戴某有病累疏

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皇上憐而允之上曰彼教猶來奏乎劉公曰戴某

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

日爲彼申達下情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

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非何忍捨

朕而先歸乎劉公以

上語告公公曰吾不得

及家矣

公德性和粹中取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

守法不爲物撓而意嘗近厚祥仕四十餘年家無

餘貲一意官守雖尊官高年猶手創章牘展入酉

出算寒暑不覺數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身既沒人至今道之不衰

林瀚

文安公

字亨大福建閩縣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京

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公爲祭酒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才大畧謂今天

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

不無遺材淹滯之數禮部議擬詔令開貢四年

林瀚選行狀

公在國學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凡差擢歷事

定立條規雖勢家子不容請託越次故事祭酒膳

役銀歲以百數計公悉貯之官購置祭酒公署一

所合監師儒公解采備實公創其始也

災異公率群僚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

弊定庄田折鹽鈔處監生嚴軍政省供應壯才壘

禁奸貪停不急寬民力有御史自巡按執歸建獄

二三儒生黃緣傳奉授中書公上疏言御史當備

垂寬宥以全風憲之職中書官收回承命以杜倖

進之門則天命天討協天下之至公矣疏入忤旨

上疏自劾不報

未幾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

重 祖宗之根本京城內外軍民艱窘宜量發贖
濟曰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春官鄭德宣
進修屏耳目之玩好戒禁苑之游觀曰撫綏百姓
以重邦家之根本各省兵荒相繼賦役日增宜節
省財力慎重名器曰增進賢才以重致治之根本
明年甲子適得洪武十七年 聖祖開科取士之
期宜加增鄉試解額以廣賢路

正德改元時宰缺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圻交
章薦公學優才瞻臨事公平剛方素著廉介久聞
宜居其位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災

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大畧謂

先帝奄忽上賓 陛下親承付託之重惟任大臣而

不改乎 先帝之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乎 先

帝之所貽謀勳遠近習而力體 先帝之親賢遠

佞不假貴戚而力行 先帝之割私任公戒飾違

俗常若 先帝之不忘乎夷虜節省財費常若

先帝之不忘乎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做 先帝

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學之實通于天下矣曰

集群議以決大政大畧謂 陛下嗣大歷祚之初

繼體守成之時夫何所采旨由中出內閣之所議

機者徑行改易所當謀猷者不預聞伏願上念
祖宗創業之至難 陛下付託之至重延接大臣議

求治理事無大小悉從擬議再召內閣預聞施行

務得政令之大體務合人心之大公其次曰政州

治以奉陵寢崇倫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

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

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

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雖集衆論之長而裁

制多公操筆言皆剴切無忌士論趨之然權姦自

是側目矣

逆瑾亂政素嫉公正直南京科道官言事被建公

獨往送贖以俸金且議上章直之瑾聞愈銜之勒

令科道招詞建公同黨乃矯詔降公浙江左叅政

致仕公聞命即行怡然自得後瑾復矯詔指公與

大學士劉公健謝公遷尚書劉公大奏韓公文都

御史張公敷華等為朋黨頒示天下瑾伏誅御史

凌相等交章謂公德尊聖重有經濟之宏規不宜

置散地詔復公尚書仍致仕 並行罪

方伯姚鏞謂公金甫
孝廟盛時有韓范之遇家政輯睦子孫醇謹有萬石

君之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晉鄙之化雁眉
皓首鄉人具瞻有文潞公富鄭公洛社之望焉
副陳伯獻謂公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
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
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人皆以爲
名言

先生學問淵委識遠而養見休休焉至方若員至
勇若甚怯溫煥若可親而居中栗不可弑知先生
者容亦淺之知先生也廣至介而狹來公大而疎
先生兼其大而會其迹泯然者也

見青巖

謝鐸

文肅公

字鳴治浙江大平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禮部
右侍郎卒贈尚書

公爲編修時嘗奏旨校勘通鑑綱目上疏言神宗
書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求賢
講學以史冊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
隨矣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在南監動以身教每嚴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捐皂
後錢以沛僚屬籍膳夫錢于官構東西二書樓以
皮鏤板上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餘
若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差遣論列尤
多在北監請增號舍修堂室又謂廟門衝面多狹
斜以爲褻慢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
居學官以省僦直皆出夫皂雇役餘悉籍爲公用
諸生貧困者亦有給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
喪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衡見未始有徇俗希人
之意

公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免
然家居孝友自達養後輒無意仕進與工部侍郎

黃公世顯為知已始終不負嫻無知識用之者皆有周恤然實無長物惟節儉入為之其居常第蔬食醴飲而已

並墓志

蔡虛齋清上先生書曰清家居時提學周時可先生道及盛德云秉禮執義一時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已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諫錄讀之又得遜志齋集及赤城詩集讀之三集者皆執事所訂定表章其所關涉與近時人所刊行泛泛者迥不類執事所養於是益昭然可辨私心益用勤向慕不能忘第愚下之資不能遂藉是以私淑為愧耳三集之中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鬱鬱百年而幾泯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當世執事與黃亞卿公及前學諭趙先生之功大矣

鹿南集

許進

襄毅公

字季升河南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太子

少保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擢監察御史出鎮甘肅山東風裁卓卓都御史陳鉞附太監汪直放驁遂東為御史強珍所劾公亦率諸御史論之珍被逮調戍公與凡劾者皆牽俸三月

李文正公摘神道碑

遷山東按察副使監鄉試事有欲私貴家子者執不從東昌有武官子懷金挾一儒生飲于酒家是

宣德朝

云云之類

三

夜被殺有司疑生所為備極拷訊生誣服公徧閱商賈見酒家以殺之翼日買布數疋訊之遂伏辜巡撫大同上邊事數條北虜入貢驕詐百出公嚴為節制遂不得逞武邑王聰沐不律公奏置干法降為庶人又奏太監石岩若誣公擅用旗幟降知交州府

甲寅虜犯西陲復命公為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吐魯番世讐哈密遣部酋逐其王入據其城久不復公與都督劉寧輩出調赤斤罕東諸夷為聲援冒雪夜進城中人從亂者餘八百登臺自保公諭

使下或欲盡屠之公不可乃止

召爲戶部右侍郎刑部主事鄭岳下獄不以罪公

疏白之誓見公會奏修省數事庚申虜入大同命

燕左僉都御史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出師進

勦陳以無功獲譴或因以累入遂令致仕歸數年

廷臣論薦者數十疏乙丑召爲兵部左侍郎督團

營兵馬進尚書正德丙寅公上疏請勤聖學戒遊

逸政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方逆瑾擅政事多亂

歸時傳公議瑾寢不能容乃以署員外郎再署郎

中者爲非制謫令致仕又以公嘗薦雍泰爲失當

除其名而怒猶未解又摺其在大同時嘗籍軍丁

出銀雇後爲典守者所刺故苛爲稽察因以中公

幾至不測事未結而瑾敗朝廷用言者復公官仍

致仕而卒矣

公器宇魁岸抱負甚偉議論洵洵出若無不可爲

者法尚嚴峻凡有請託多拒不行見者敬而憚之

並碑

許襄毅之成功也有六善焉威信洽乎夷戎歸心

一也小列充效義我得與助能制番囚死命二也

善用謀人謀則中機三也誓言遠征不惑浮議不

思勞賢四也首醜宵遁坐策全勝綏恤協從而安
定之五也勦思謙謀不急近功不多戮賊六也又
曰襄毅生八百死命仁人也其後也其哉

平書錄未刊

國制文極於六曹天造不論夏鑒經綸惻惻

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全亮實協熙績臺省坐臻

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

其廟之遇文遠呼俞一德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

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王公就單縣封丘黃公

巍然輩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

畜帷幄佞幸請劍必死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

其人先生富資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

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

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

有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苟體又變

矣雖形迹罔露善導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

仲毀譽進黜氣臨滿盛公卿歛遜正德以來遂靡

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賢稍有嘉美便立祠金

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

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

章懋

文懿公

字德懋浙江蘭溪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禮部
右侍郎致仕嘉靖初進尚書奉贈太子少保
少游庠校讀書學問貞經濟志畧然不自銜露與
人交恂恂儒者也天順壬午舉鄉薦以易經魁浙
士丙戌再至禮部察然舉首入翰林為庶吉士踰
年拜官編修屬時朝廷舉張燈故事命下詞臣詠
詩君謀諸同官莊君相黃君仲昭曰國家無車海
宇又安內庭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

十有餘

卷之四

長

此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今
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
養則斯舉固足以為樂然而大孝在乎養志雖金
是亦無有不樂者且量蓋進諫焉越明日三君者
同上章大要以培養聖德為本如長公旨上怒
左遷君知臨武縣會廷臣有言上頓悟遂改命
南京大理寺左評事 王文肅公序

遷福建按察司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為己任而事
多掣肘不得盡行所志嘗因歲序却輒符題其門
曰要使鬼神司屋漏不須鬱壘衛門庭題其楹曰

無才自愧虛糜祿有病惟應早掛冠雖盡心職業
顧直以德學顯而不以吏事名然議處審貨入通
貿易以便商福安聽民採礦以絕盜海田認納虛
稅以便民假并清軍以擒泰寧之寇先行賑濟以
平尤沙之賊則又其善政之卓然者也行部積勞
觸瘴成疾考績赴部遂求謝事蒙宰尹公慰留之
辭益力尹公諒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
可退公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懋之罷軟多矣古人
一介不取懋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懋之酷多
矣年雖未艾發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退
之足矣尹公憮然驚歎知其意決特爲具奏得從
所請時年僅四十一 從子撫興行述

先生歸閉門卻掃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從者如
雲執業問難橫經而論道顯賢名公卿若穴隱者
仰止高風接軫于門貧無供具刈蔬脫粟而餉之
或諷爲文章曰小技爾子弗職又有詰弗著述者
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家食二十
餘年元臣與堂諫論薦無虛日咸以出處卜治亂
焉 唐龍撰行實

孝宗勵精圖任儒宗北監既用謝公鐸爲祭酒辛酉

後特起公主南監祭酒時方遭父喪方辭詔添設司
業聽終制赴官癸亥服闋赴留都視事大學謹祭
度尚德化厲廉耻六館諸生翕然向風家傑有志
者排日執經質問所疑隨方而答人人自以爲得
師姑蘇尤樾母病不得歸省晝夜涕泣公許之或
謂例阻則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
情也聞者數服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
德政元丙寅陳言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鑑
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淫厲忠愛再疏乞休未
允任滿三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
辭不待報而歸復三疏始得請時逆瑾擅權名卿
多遭斥辱而公已先幾去矣

平生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見涯涘壘
之龐朴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好賢禮士樂
人爲善包荒藏疾與物無忤人與之交則親與之
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
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性尤
寡慾衣服飲食官室器用隨寓而安百凡嗜好一
不入其心行藏去就以時而動惟義之歸自出身
九轉以至八座然居官不過十年歷僕僅滿三考

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

公所雅言謂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氣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則一志一否祗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做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藝有三巨擔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語便覺自擎拔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門人董蓮稱公學由孔楊德舍坤章履道坦坦君子謙謙進得泰

之豪征退得遜之嘉趣住得漸之羽儀處得靈之

高尚時止時行其道光明又似得之良馬殆深于易而善用之者也姜念事麟亦贊公舊德深厚喜怒不形于色恩怒不繫于心矜伐不出諸口驕吝不措于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排以聞然自命可謂稱情矣 並行述

公爲編修甫四十日偕同官黃朱軒莊定山論上元烟火非是謂先是羅一峯論首相不當奪情亦諫時稱翰林四諫 林俊撰行狀

莊定山嘗稱公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

會究極義理精微身體力行惓惓斯世不爲矯飾

周長齊時可亦云羅一峯嘗稱吾弟德懋雪力澄山之才也 行實

嗚呼儒雅如黃朱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欽華就

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則

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

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

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魏胡不立異論之伯恭今求其人容非公乎 楊應泰文

邵寶撰公祠堂記曰先生壯歲以文章魁天下以

史諱著翰林以經濟稱于海內自史館左遷波歷中外未克展布晚始起爲司成天下莫不賀得師焉及請老歸棧邊林壑隱然繁天下之望者幾二十年上之初政有意用之問使在途而先生卒矣論者於先生猶若未滿焉然以予觀于先生其共諱康靖之節平暢淳雅之文簡廉朴直之風在朝在野遞遞承衡蓋不動聲色而取取迴瀾老盜悼傷君子之論焉可誣也若是而謂先生之道未光于世則豈可哉夫天下之道德烏乎定于一而已矣太哉孔子萬世之師也孟子去孔子未遠也闢邪放淫勤一生以爲任大開立矣後數百年而有董子欲黜百家于漢又數百年而有韓子欲去二氏于唐然其識與力皆不逮乎其志故汎然莫之能定也周子程子繼起于宋其識與力超然獨詣繼絕闢微爲世先覺而朱子繼之著書立言行于天下久矣先生以盛德負重望弗惑弗貳而扶衛之意慙慙其間蓋先生之信朱子猶朱子之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孟也故雖未嘗昌言如董力辨如韓然篤信好曰君子與之起宋儒于千載其可謂金許之後無人乎哉

韓文

出定公

字實道山西洪洞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卒贈太傅

公上世出相州宋魏公之裔公生時母夫人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潞公與爾父因以文名

楊廷舉撰墓誌

公在工科時左都御史王越總制三邊邀功啓靈乃會劾列其狀及推德望懋著前吏部尚書李公東兵部尚書王公玠於內頗涉兩宮憲皇怒建

至文華殿考試幾死

張潤撰行狀

南京參贊尚書缺人僉謂非公不可至則留務一新營威飢米價騰踴死者相枕藉公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度支以未得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拯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卽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糴

墓誌

改戶部尚書召見論以鹽法積弊欲議處羣輩以充邊餉公陳七事一曰革開中引鹽之弊二曰革興販私鹽之弊三曰革賤賣官鹽之弊四曰革

補殘鹽之弊五曰革吏帶殘鹽之弊六曰革越境賣鹽之弊七曰革運司發弛之弊指摘剴切臺案嘉納於是數十年積弊無遺公私告便時宣大聲息甚急需索供億復值大喪人婚相繼并內外及各王府諸邊賞賜費用不貲悉心經畫緩急以濟太監苗達等征廣無效日費動逾千金力爲舉劾乃對甚乞公督餉以圖中傷遂寢追究羽流幻術計還節盜務物抑威曉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舉正窩占引鹽乞討織造等事干權倖然警叢集人爲公危之公裕如也

武皇登極太監劉瑾等依憑春宮宿愛蒙蔽聖聰蠱惑百出每以夜爲日荒湛無度因而挾內令外機柄竊持威福倒置虐焰橫空縉紳凜凜率自顧以避公追痛孝皇深以宗社爲憂首倡府部科道等官伏闕抗章暴露其狀卽繼以泣乞置諸法武皇覺悟殺欲俯從奸邪洩謀營救有地輒報中止用是愈無忌手握口銜恣其猜弄塗炭乃極尋索公細故捏寫旨意降級致仕給事中徐某論救謂公寡慾清心數十年無仇讎之樂矯枉過直以一子爲刑曹之官比因忠憤所激不應停勒徐坐除

名公緣此再降級開住復將子高唐州知州七職刑部主事士奇各爲民仍假失落簿籍捏捏旨差官校械繫至京鞠錦衣獄會早朝投匿名文書于丹墀錚錚罪惡中言必欲害公報復急情璉怒甚監禁數月無隙可入該司具實上請仍被捏旨罰米一千石大同上納陸續更罰米二千石稱貸以給庚午瑾誅公方詔復原職

嘉靖登極臺諫交薦起用賜書褒嘉尋以守正被害加太子太保令有司存問復賜誥有曰比因權豪之竊柄痛惟朝政之紛更乃能守正不阿以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關屹乎山岳之難撓甘奇禍以忘家凜爾冰霜之不變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庫起文才博于九裘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千百代之後家慶彌彰每宣讀畢公俯伏感泣痛惟老朽不圖復見今日

公夙肯上屹舉止凝重雍粹若天成加以奮勵充養動爲遠大作程自給舍迄藩岳部院四十餘年歷事三朝受知列聖夙夜圖報馳勉以忠愛爲主晚斥姦權慷慨任重直聲壯節玉振中外晦庵劉閣老嘗語人曰國家養士百四十年當其時只

後得箇聲實道者

並行狀

公年五十時喪其嗣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并納妾爲勸言及輒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爲哉卒獨處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命小孫溫足教其念書作對句雖處穢貴自奉甚薄清心寡慾如此所以剛特不羸卒能與東山齊名也

雜錄

公平生政跡甚多而晚年抗疏誅瑾一節尤卓聲奇偉

公素少疾家居好吟咏垂老猶能作楷行細字家居行義可述者甚多鄉里化之惟恐惡聲入于其

耳

公本公內

史二

國朝文臣謚忠定者惟少師蹇公一人蹇公厚重博大爲當代名臣公德量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未若蹇公之顯且久也至論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蹇公之在當時恐亦無能勝之

並誌

質庵諫垣時不立異于物無所於爭而論事侃侃籌諸心體量諸事爲理當否物勢便矣政因革所宜蓋有人不能言獨言之者美歷大藩以至中丞少宰司馬司徒廓大遼求莊簡而殷重休休然其容抑抑貶損親賢而下筭以詢春遠缺根求易憲

黔化潛運淑乎其無形而天下陰受其賜蓋有人不能行獨行之者矣當其時與司馬劉公東山都憲張公介庵稱弘治大君子

見東華文

吏部請謚有曰愚同寡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于學

吳寬

文定公

字原博直隸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及第仕
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公始試久不售已絕意進取提學御史陳士賢見
其文奇之敦勸就試爲京闈書魁試禮部各第一
殿試之日魁選未定憲廟已出御便殿趣讀奏
衆亟擬以省元卷上既賜及第時論翕然然其選
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輩流方務舉業公獨博
覽群籍爲古文詞下筆已有老成風格羣試應天

不利以歲貢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
亦有如此貢士也哉江陰卞郎中華伯有低頭拜
東野之句武功伯徐公高邁少可折節與文曰館
閣器也王濟之機神道碑

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作輒傳播中外位益
高望益重學者稱爲範本先生每東朝進講閒雅
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爲
上誦之今上在東宮學少閒垂僚屬上疏曰竊惟
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
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問歇人

生入殿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
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千內終不
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也

神道碑

初成化戊子議葬慈懿皇太后于裕陵時已有
皇太后他日祔慈祔廟之說矣至弘治末

太皇太后崩既上尊諡曰孝肅貞順聖慈光烈輔天
承聖母皇后同慈懿之制矣內閣大臣覺其誤乃
上疏言成化初因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將順之意
今當再議於是始詔禮官會議議未定上頻召

計什筆

天本之四

五十一

三四元臣密議便殿中反覆甚勤吳文定公以掌
詹事亦與議一日衆促文定言文定乃云竊謂美
姬閔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焉別廟之證自
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
帝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
之歿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
後世所當法哉食日然遂奏請出徽號稱太皇太
后立廟別祭竟從之野記

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
然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種時花木退朝

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爲具召客分題聯句爲樂者不知有官者被選官條人動色相賀公獨慨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堪此勞哉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強也及掌制誥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之還廻不進意公亦不能無失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之甚安之衆議爲之冰釋

神道碑

吳山有田數百畝每歲租入視親戚故舊之貧者分給之友人賀辭元恩在京遭疾遷至其邸晨夕視之賀死殯之爲衣素一月鄉人教官某客死于

公位第

公家之同

三十一

京貧甚其子假貸于人公聞之惻然亟命還所貸

自出白金爲衆先衆皆樂助竟得以喪歸

李傑撰行狀

憲廟實錄陰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掌府事久之筐

敏程學士敏政以策免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歷

俸不入考公曰少詹學士職與我同彼則先官卽

日上疏請以印讓上有旨命公仍掌之士論益多

公

徐源撰行狀

公忠信弘厚天性學力夾成全德未達時家應繼人役徵擾百端公見重于有司其父亦長者不以有公家事或當許甚時謂公曰盍一白之上官公

曰譬我不做秀才乃潛入金吾徒以寬其事父不知也里僕子以私憾公伺夫人出隨賈公千車旁公召成勿應而已縣官矯激束縛公家人至事公禮儀亦矯而簡慢公殊不介意縣官述職公正佐吏部家宰欲黜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黜之亦未至是家宰從遷佐別郡

野史

公爲人靜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見其過舉不爲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卒未嘗碌碌苟隨言詞雅淳文翰精妙無幾古人成化公治聞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然位雖

一作主

公家之同

三十一

通顯而迄不得柄用天下惜之

蕪州府志

大學士王公整序公文集曰余昔銘公墓嘗評其文美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求自謂得公之深也茲復何言乎獨念公主頗好蘇學其於長公每若數教然者及其爲文力去浮豔一歸醇雅舒徐則有歐之態老成則有韓之格信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養可知已明興文士代作獨楊文貞公爲之最爲其有典則也公之文視文貞吾未知所先後位亦顯矣使獲當路于時其功業豈少哉議者至今惜焉而公之所以

自托于不朽者固自有在又何待于外者歟

蔡清

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祭酒
溫陵蔡介賦齋飭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
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四儒爲真派平生精力盡用
之易四書蒙引之間闡發幽秘梓學宮而行天下
其於易深矣究性命之原通幽微之故真有以見
夫天下之順象其物宜天下之動通其典禮四方
學士宗之曰虛齋說也守無變扶衰振落溫陵進
就可謂易學一時矣經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
達疏奏詩文別出體格接人心而繫名教空澤于
仁義道德粹如也貞剛善晦而間亦取夫名者之
忌在禮曹三原王公引入爲吏曹竟復爲禮曹乞
南又乞告特起授察副使督學江西寧麻人仇予
因仇介夫介夫引而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
人望而介夫先歿矣

見墓序

謹始來京師謁今大司成丘公公爲海內儒宗不
屑一世獨言介夫學醇而行潔可以進之于古人
實實加嘆賞不釋口云介夫氣清而色和外閑
而內辨始卽之固已使人忘其鄙吝及與之又處

不自覺其薰然于中而優游乎其相忘于外也與之論天下事治俗之隆汙文章之高下道學之邪正古今人心術之公私事功之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折斷之其言精深剴切聞之者瞿然以驚惕然有所興已則犁然有所得確於是益服立公之知人而吾介夫果非庸衆人之可及也

並儲侍郎贈序

先生與孫九峯書畧云清所以見怒于寧王者一是賀王壽旦獨去朝服中綈膝一件二是三司官舊用初一十五朝王而於初二十六日謁孔子清

前介錄

三谷家之四

壬子

乃力請三司勿徇舊例俱用初一十五行禮乃先謁孔子三是王素有憾于林都憲待用讒人因言清與待用頗厚王遂併怒清而力求清之短使人於京師傳謗欲以併壞之四是王一日於宴待間故設機械直議其不能詩文清始據理對之爲稍拂其意蓋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折挫也至于奏討護衛事清已知爲王積怒而同僚又有挾術相傾者寧復敢一語及之爲此累不敢輕自屈以取容隨其多方措撓誠慮一旦死于無名則非惟有於朝廷任使及斯文責望之意而吾一身上

下關係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慮也故遂決意引疾致仕耳

寄李宗一書曰清賤病已二十年非止今日宗一之所素知而始終一貧賈負義轉則雖宗一有未盡知者茲不欲多及也靜言思之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庠序群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教教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自考雖然士之常也清亦嘗有自解之法卽今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夫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慰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爾耳

前介錄

三谷家之四

壬子

先生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欲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擢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而回者也

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指

又曰處今世亦自負月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應詔云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並虛齋集

介夫蚤歲壁立已有聞于士夫中年僂蹇仕途一時名公鉅卿無不改容禮敬之至于東南之士講學以求是當者率於介夫取正焉蓋學識操履如

月湖集

王雲鳳

字應韶山西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副都

御史

公平生坐立言動皆不苟處私室如在公門暇日未嘗不對聖賢語為性嚴察吏不能僞奸當事無忌諱與人交侃侃不脂韋相逐為詩文核而奇能自作古興至揮灑詞翰更絕

錢崇撰送行序

先生二十歲舉進士除禮部主客司主事即清忠效官獨立不懼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

安時

憲崇弗豫禮部沿舊舉齋醮先生言於部尚書周公洪謨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佛老官非禮若為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於天三日可不充用土魯番貢獅子先生謂宜卻之尚書耿公裕用其策疏入得允天下傳為盛事

為祠祭員外郎郎中尚書兄公岳因災異疏整政用先生四事曰懲邪惡禁給度停減齋醮議處宗室言甚剴切後度僧不止先生乃獨疏列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及

旨下度僧不多人皆喜其有回天之方

丁巳京城風竄踰旬先生陳恪德弭災之道大意納忠言罷左道齋醮傳辦奉諸事

上遂下詔求真言先生又代部尚書及諸大臣條二十三事曰勤聖學接群臣奮剛斷復早朝黜軍衛恆軍士清軍匠重名器禁私罰情財用崇儉德減妄費停踏勘節供應停齋醮專巡邏寬馬價恤夫役慎工作謹服用修武備疏濬禁開言路

時太監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然微中外人莫敢言先生獨上疏乞斬廣泄神人憤以弭災變廣

怒令道士設醮呪死不驗及令校尉數伺先生出入

望駕郊天看牲回誣以駕後騎馬下錦衣獄謫知河南陝州

比至問民疾苦典利祛害惟恐後州城井深二百尺民難於水乃勸富僧通唐人長孫操廣濬渠水入城民皆踴躍日受百狀皆與剖白匹夫匹婦得言其情沈姓兄弟因鬻爭訟則買贖遺之兄弟感愧有勢豪謀利病窮民者必痛治之而又表賢者之間講程朱之學毀僧尼寺以正風俗拆泰山廟

以給學由於是士民翕然懷服

陞陝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教人讀書自小學近思錄始次及各經史語學者以聖賢之道立志以堅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之理慎行以致踐履之實勿妄為高遠惑於日用之常勿過為詭異出乎人情之外以五要肅士心以十有一行正士教以九箴敦士禮以二十一過禁士愆又立四科以待士立十政以收士學政肅清三秦豪傑之士莫不興起

為副使整飭洮岷邊備軍法嚴明邊卒悅畏西戎遠遁其餘疏八事并禁約三十餘事皆可常行為山東按察使關防凜然人不致犯雖同僚有乖理法者亦必曰慎勿使先生知郡縣吏之賢否博詢密記以行獎賞一時長若神明時劉瑾專橫因前官陰使校尉緝訪無可刺舉事因以寢

丁母夫人憂歸吏部尚書張綏欲起復先生乃上書力止之服闋陞國子監祭酒始被命欲堅辭友有遺書言執政者誦

太祖褒中士夫不為君用者當殺身滅家語於是先生父大司徒公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死乎不得

已泣而就道至無所餽饘怒欲重以禍不能得而
罷時國學教廢先生以十有七約示諸生約東太
嚴詐謗四出先生不爲動六館士子卒感服
養病歸都御史石邦秀通政丁鳳御史楊邦禎交
薦其賢

上命巡撫宣府地方上疏以疾辭不允乃上楊太宰
書畧曰伏惟晉位太宰竊爲天下慶而不敢奉問
者非敢效劉元城不通司馬公書之義也以時事
多端每一把筆輒長太息而止近於各文中始見
陛下保益慶位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憂

可行錄

卷之四

五十二

聞忠諫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
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
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殿
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
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東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
足以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
倫淪落以死擯岳正坎珂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
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
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畧也一人私
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畧也

一身極榮極貴極富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
者不復可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速可
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盛
而士風以振擢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穢
恐有奔趨富貴饒錢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
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
于德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
某孤疏賤卑辱薦蒙今蒙委以巡撫重寄感激之
餘慚懼交至久病殘喘豈堪任事向者臨歸寺中
拜別妄有看不得幹不得之言此某之本心也况

可行錄

卷之四

五十二

今兩耳全聾調治不痊只當耕田納稅爲畝畝之
餘民養親讀書忘歲月之不我豈有夢寐更著冠
束帶耶惟俯垂憐念縱獵鹿于林莽之外投魚蝦
于澗汙之中使各得其性焉則某未死之年皆執
事之賜也倘執事他日解重而南某尚當杖竹跨
驢候門下于待隱之園或隨杖屨登金山之巔把
酒醉江以吊千古之豪豈不快哉官之崇卑有無
何足掛之齒頰間也

先生至宣府以便宣從事號令嚴明法度整肅參
將而下莫敢喘息練習軍士率有紀律虜畏不敢

輕入北門鎖鑰時論歸之

先生年十一歲時與鄉人立妓女過之拜而不答
同舍生或借其有潛與妓女先生知之後以扇還
拂之地下同舍生慙買他扇償之

先生天資豪邁狀貌魁異智識卓越器度弘遠博
學力行以聖賢爲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
日常曰一息不教便與天地不相似理明義精視
國家生民利害若切於身遇事敢爲機動矢發無留
礙一有弛張上下響應雖權力弗能齟齬臨死生
禍福之際有定見不苟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
以私所著書有小學章句博趣齋稿讀四書私記
俱呂博撰墓志

爲陝西提學副使設四科以取士曰求道曰讀書
曰學文曰治事士皆興起建書樓于正學書院廣
收書籍藏之以資諸生誦覽取人首名錄次文詞
斥遠貪殘之徒進拔忠正之士禁止僧道師巫之
術其學政嚴厲不少姑息士始不堪而忠直其法
何景明曰予至關中見幸菴近山歌湖漢陂頌說
戴公之德康馬呂段頌說楊王之政諸君子卽三
公時所就士雖先後際遇有時而三公風教由此

彭矣

俱齊大曾

公與晉溪王公白巖喬公稱晉中三傑說者謂公
廉靖過晉溪方剛過白巖也

王鴻儒

文莊公

字懋學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南京

戶部尚書

公敏悟絕人書過目即成誦甫成童作書端勁得歐顏法有親屬爲府史者致公佐書郡守金城段公堅見公書奇而問之史以實對遂召見數日風神清激非塵埃中人也乃留居府中續食授衣親課其業遂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天台陳公選校士至南陽閱公卷驚曰此經世之文非舉子業也

成化癸卯發解河南丁未舉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初領倉庾出納明慎軍民稱便遷員外郎擢丹淮安督稅鳳陽皆有聲蹟於是衆益信爲全才

公督學山西以陶養爲本以文藝爲末抑浮崇雅先行檢而後詞華品藻高下毫髮不爽又好面誨人每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終日不倦士子翕然歸之

爲吏部左侍郎以甄拔人物爲已任好崇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齊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趣名者亦趣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惟知有

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社稷生民於是攸賴識者履其言

金石錄

孝宗 日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論時政且及當時人才上曰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

對曰此人才行誠不易得 聖諭是也劉公後以告鄉人胥員外文相曰 朝廷用此等人方擔當

得大事子老不及見子其識之

行狀

公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爲主雖一字之異同亦必求其原而審其義之所安故其所得宏博與衍交發互益其於六經沛如也嘗觀史每

三才集

卷之四

卷之四

以歷代君臣之行事爲案而已從中斷之審得失辨邪正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尤明習國家故事自 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己之詳皆能一言之至論當世之務原始必要其終可否成敗必證以古人之故至誠待物和有禮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由是士樂親之無間識與不識皆知其爲成德君子也

語

鄒智

字汝愚四川合州人成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以言事謫石城吏目卒

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群經子史一經目卽不忘嘗居龍泉庵食無繼甦之給則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警拔雖數千言可立就蜀雖多才未能或之先也

丁未冬星變智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萬安劉吉其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

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臣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已而言事者誣知州劉堅御史湯鼎爰

言朝政嫉智者因疏智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氣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今

湯鼎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

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爲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

目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

不受

孝廟首登大寶明日常朝用御史二人侍班糾儀湯

公輒輪侍智造其私第告曰

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直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劾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公愆微聘至京智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苛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于上前

其言而卒莫能用識者憾之

公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當道重其人往往待以賓禮會總督都御史秦公紘檄遣童驤修

書得居廣城白沙陳公甫先生忘年而友之時以

詩文相命居無何得暴疾卒

嗚呼古義不闢古人不復世之號爲士大夫通經術者立乎人之本朝則唯唯默默偷以全軀孰有

知君之忠直乎於權貴貨利也見之則掉尾談之

則垂涎孰有如君之剛義乎弱冠之年無導于前

卓然自樹其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乎假之以年殆

未可冀然執此以往則固青天白日斷斷乎不可磨沒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傳

公非所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文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雲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于言表

立齋遺文

孫燧

忠烈公

字德成浙江餘姚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宸濠之變不屈被害贈禮部尚書

公天性明微精于易春秋子史諸書靡不淹貫蚤魁鄉省舉進士授刑部貴州司主事陞員外郎郎中所司獄訟平反居多勅諭江西刑獄十餘年終不決者至則決之如流獲伸其屈者不可勝紀一十二郡士民輒以神明頌之事竣復命方太監劉瑾禁錮忠良虐殞騰熾公以廣鯁忤瑾連遭貶謫瑾誅公始獲全漸次陞秩督餉關藩掌憲貴陽東臬右轄中州所至歷有異政

李操撰故實

巡撫江西時宸濠橫逆剝民豪政潛謀不軌公至首舉官校之虐害良善奸民之侵奪財產樂官之白晝殺人啓請具獄濠忌乃駕縣郡王將軍自德以法公知其意在文過姑置之間因巡歷上下密謀于故舊之有權力者與共除之或曰彼逆謀未露徒自中傷公以爲然遂疏罪狀以聞俱爲中道姦細所匿弗得達復憂乞骸骨亦不報不得已乃紆謀旁行將以徐爲之所於是與巡按御史李潛

范輅布政使議陳洪謀殺宗副使許達先後協謀時糧備兵布官要害外以賊其黨與內以防其舉動會南昌人張儀官于京衛備以其實告御史蕭淮淮乃暴其狀以聞於是遣勲戚重臣戒諭未至而逆校林華自京馳報濠懼已卯六月十四日因各官入謝生辰宴禮濠出立露臺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公請密旨看濠語塞第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公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怒却入殿庭易戎服出呼公罵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公亦曰

朝廷何負於汝而汝欲反耶一時官屬駭愕相顧獨

副使許達反覆辨論且厲聲曰我輩亦方面大臣今日何得如此濠大怒喝令武夫縛曳之及達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方熾奄忽陰暘慘淡城中男女無大小皆相顧泣下事聞贈官賜諡命有司立祠省城春秋祀之賜祠額曰旌忠

江西通志

江右自寧藩強大以來荼剝生靈非特藩府之人能為害凡江之光棍狡猾假名軍校佃僕者皆足以害民而官府莫敢辨者幾十年矣自公之巡撫也廉得其人悉抵于法自是寧亦憚公威德擒約

郡下雖府中之人亦不敢恣故江右之民三數年來方始帖席他如民有訟則與平反之民有賦役則與均平之民有讒奇之害則明立條約以清查之民有盜賊之擾則申嚴保甲以消弭之民有課辦之繁則通融料理以寬舒之倉臺者汰去之賢勞者旌禮之所至必進諸生親為講析經義修飾黌校以作興之故凡可以厘濟斯民者公必曲為之處而周為之慮寧未嘗一日不計公以為必去此人才得肆其逆歟公亦未嘗一日而忘寧之變也故公日問因徒量情校贖及行所屬問刑衙

門一體准贖金穀故所在倉庫充實又申飭衛所州縣民兵明立部伍按時操演所至躬為簡閱務

得梟勇以應緊急征調皆所以預為備戒以防寧之變也故公雖過寧未閱月而陽明一呼諸郡響應亂人就縛兵足以用食足以餉者咸公平日先事預防之績也

真忠錄後

一川先生自少讀書有名鄉會試皆高選居官恒自許曰此心不敢不盡此身不敢不勞公初暫處清戎察院御史范公銜命將至藩臬諸公以都憲行臺舊臨居者輒病議當卜址別建公

曰有正人無邪地際此民窮財匱而可爲我造新衙門乎仍舊貫而加葺之可爰移後堂向前數尺檻下隱故溝淤沙中得一古銅鏡背刻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

忠感記

公自下車以來日親庶政常至夜分漏下五滴即起秉燭而坐與諸葛公之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者同一意舊例巡撫官俱携家屬公任四載獨居恒如一日與岳武穆之不受名姝者同一心間關奏疏務揚好惡以保宗社與審武子之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者同一愚委身不去賊脇以兵而辭色愈厲又與文信公之從容就義者同一節

忠義錄

公初遇害民恨不卽死亂甫平長街委巷老稚相與扶攜哭公柩一日凡十餘祭一祭凡數十人至百餘人哭皆盡哀吁於此可以驗公之澤占民之恩矣

哀忠錄

嗚呼令阿苟容生也何庸慨憐激烈死也何恫勸勞施于國而惠澤被乎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東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已炎公蓋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

能變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爲之圖蓋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

王守仁祭文

文

祭文

七十三

陳茂烈

字時周福建莆田人弘治丙辰進士官御史

母老乞終養旌為孝廉

茂烈先世浙之瑞安人曾大父以軍功注興化衛總旗遂居郡之梅峯茂烈嘗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遵俗不與群見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篝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吾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曰省克非學之法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奉使廣

東所司以故事致贖乃謝曰吾窮時嘗撙徒兩泉司尚不欲規利于人况今日邪於是往拜白沙陳公甫願執弟子禮白沙與之語累日甚喜且告以爲學須主靜一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服其教

補謝文獻

爲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憂之訟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之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氏爲類爭者媿服時張守本以嚴學強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峻徐開解爲瘡厚上下官有賢薦而民有去

思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爲救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繫風紀之重尚書伯者子受賂崔者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先生再劾伯去而崔猶留先生以母老乞終養供母外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出則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常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自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主甘平

林見素撰墓誌

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程跡辭不拜既又授侍郎潘禮事例奏給月米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奉養又具疏辭制曰朝廷以孝治天下陳茂烈既家食親老特給月米以資養贍不准辭茂烈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以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履地疾轉亟泣謂岳曰吾平生所事見素所友吾弟如不可諱惟身後是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海內大夫士聞而傷之御史王應鵬列狀上聞詔賜坊牌用表宅里扁之曰孝

應祀於鄉賢以優恤其家 莆陽文獻

辭免資養疏畧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卹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哉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養而臣亦得以自遺其貧非誠有及人之惠蓋已之孝也古人行哺負米皆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因貧茹寡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之養竟未酬涓滴之恩且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亦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先生杜門養靜領悟深而尤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有懼先生知爲媿子嘗評弟物品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閔冉程朱高第子無讓焉薦者謂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 墓誌

黃鞏

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南京大理寺丞卒贈大理少卿

初筮德安府推官法理有聲部使者交薦之以考績留刑部主事清勤供職部堂咸遣子就學令掌一部奏牘尚書何公鑑轉兵部奏調鞏爲兵部主事倚任尤重正德甲戌進員外郎文會試同考官得馬理等三十餘人皆知名士歷車駕職方二司郎中以母喪歸服除時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或

尼其行鞏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爲夷焉華自許何愚蓋有志于殉國也 莆陽文獻

補武選郎中已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輩逆上下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不聽諸部司司劾咸起而諍之鞏以其事出于邊將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及之者鞏獨疏六事畧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者寧內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

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為最急者為陛下陳之其一
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各生乎動
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為能主靜惟君
子為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
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
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
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
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
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

言路者

國家之命脉也

言路之通塞

國家之治亂

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
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
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
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
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
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
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
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
哉伏望陛下以從善為心以聞過為明廣開言路
以作士氣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

言路者

國家之命脉也

言路之通塞

國家之治亂

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
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
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陛下近日以來無
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大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
不驚疑竊歎以為恠事陛下聰明智勇上嘉慶虞
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
何夫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
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
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
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
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為陛下懼焉其四曰戒
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
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議觀魚終綱目
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
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
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害縣
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為民父
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威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

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
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路敢怨而不敢言
卽今江淮之飢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如
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兄又重以感之其何不流
而為盜賊速而為死亡也哉奸雄竊伺待時而發
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
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
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
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
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

行錄

卷之四

二十九

下者獨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
與民更新罪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
以賑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
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心如是則
尚可為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不
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一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
謹按今之小人簪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寔繁有徒
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為利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
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不令紛紛未已者則江彬

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沈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
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
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
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遺姦內擁兵權騎虎之
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嚙指皆欲食彬之肉
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
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
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
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則天下震
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况于無本其何以安洪

行錄

卷之四

三十

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宴
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枚置義子
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陛
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
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
臣共圖大議卽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
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
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惟
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

震見其疏稿，同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爲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害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死，軀極脩，羸幸得甦，以詩遺第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禹死不悔也。前陽文獻

兩都盛傳君諫，疏幾于紙貴。蓋無不嘆其剴切者，予得而讀之，見其養氣之克析理之密，疏中引通書語尤爲的當。一時諫疏無慮數十，惟君爲第一。

楊月湖書

輦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鄰邸。日中

未舉火，亦不以屑意於官府。無絲毫干

輦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其素志如此，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幾自成家。甫一時人物，輦與幾烈名行相次，惜未究其用，又甘無子而輦年尤夭。雖然，觀二人所樹立，亦可與天壤俱敝矣。」

文獻

許達

忠節公

字汝登，河南固始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江西按察副使。宸濠之變，不屈被害。贈左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

公舉戊辰進士，明年授山東樂陵令。期月，即能令行境內。辛未春，劇賊劉七等颺起，畿甸焚屠城邑。公先築濬城，隍又使民各起牆屋，外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主才可。客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伺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之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有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撫按交薦其才。超陞山東按察僉事，兵備於武定州。是時劉七等寇倡，徧自陝以東橫行，而武定城隍夷不格，牛馬民欲萌去。公力定之，又事築壘，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壬申五月，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公追至高花縣，斬首四十有八。未幾賊錢鸞以百騎劫德平，公追戰於楊二庄，一鼓盡剿平之。自是賊南奔狼山，颺風敗舟，乃滅郡人立破寇安民碑以頌其功。

高陵呂鼎撰
縣志誌銘

公初爲樂陵令以諸寇功陞山東僉事尋轉江西副使時宸濠陰蓄逆謀培克暴橫境上騷然公每繫縛其黨以杜其惡濠雖分敬而內實憾之己卯六月濠反縛都御史孫燧將殺之公反覆辯論毅然以爲不可濠曰許遠何言公曰惟有赤心耳肯從汝反乎濠怒遂喝武夫縛公併斬之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蓋公嘗與孫公有先發後聞之謀爲人言所沮公既就縛慷慨激烈厲聲大罵不絕口曰我則死矣汝逆賊亦當旋死遂挺刃受刑于惠民門外觀者壯之時公父家居聞江西

江西通志

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便爲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父曰此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宸濠之變其積威虛焰已懾人于平日而先言甚怒又遽殺于一時聞之者膽喪見之者股栗自非真知義命之君子孰敢與之抗哉而孫許乃旌嬰其鋒而折其議密旨之索赤心之對蓋知有國家而不知有其身者比至臨刑罵不絕口可謂忠貫白日志烈秋霜者矣宜乎民之懷惠哀忠而殮屍供奉實天理民彝之不容已也

乞與揚忠節

陳獻章

字公甫廣東新會人正統丁卯鄉貢士授翰林檢討不仕世稱白沙先生

先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音吐清圓大類中州產嘗戴方山中逍遙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也生前一夕太夫人夢白龍入室其光如晝有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冷冷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諧今諧矣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

齋旣老更號石翁一口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慨然嘆曰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丁卯中鄉試戊辰辛未兩赴禮闈不第聞江右吳聘君與弼講伊洛之學于臨川之上遂棄學而學焉時年二十有七也

門人張訓興行狀

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一日試先生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其辭曰能飢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王

用心臧善端日培養使物欲戕蝕德乃膏腴文
詞固耗裨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
但能歎餘芳持此木鐵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攪衣
起沉吟獨傍德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
未暮驅車過犀莊行遠必自適育德貫含章邇來
十六載蹤跡聲利場閉門事探討銳俗如驅羊隄
凡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
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
常樞紐在方寸操舍夫存亡胡爲漫役役斷幾良
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同往讓得之驚曰龜山

士行錄

卷之四

十五

不如也明日題言于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振
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誼景賀欽輩皆樂從
之游欽時爲給事中聞先生論議即日抗疏解官
去

既歸杜門潛心大業而道價響天下矣四方學者
日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吏更慰
無不致禮于先生之廬先生日飲食其賓客了不
知其曩之盛也自朝至夕與門人講學賓友論天
下古今事或至漏下置疊不少厭倦江左右布政
陳煒等修復白鹿洞書院成以書幣聘先生爲十

三郡士者師先生訓不徒

諸行狀

壬寅方伯彭公督府朱公交薦其才先生疏于
朝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
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
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
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乞歸養欽授
翰林檢討不辭而去自是薦書歲至不行或劾之
者書不答弘治戊午遽疾越二年庚申卒

門人湛第水撰墓碑

先生歸經南安知府張鉉問出處對曰庶齋以布

士行錄

卷之四

十五

衣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覲秘書者無得
閒恬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
令受職然後覲書殊及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
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以釣虛名
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爾唯唯

介

公膺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輒令公就試吏部
公初辭疾不赴試越數日赴試一到部門復以疾
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詔與
翰林檢討且云親終疾愈仍來供職公謝恩疏云
臣雖至愚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

日不敢負

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也蓋南

陽能優禮唐肅而公之禮教似不及公無加損但

當時宰相人品之不同可見矣

微吾錄

先生事太夫人甚謹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

動亟歸果然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

禱先生從之御史王鼎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北

行時不能別太夫人欲倣徐仲車故事伯兄不可

乃止

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嘆曰良家子也

命內人撫育如已女及笄擇壻嫁之

友人莊景病遺書求先生門人知暨范規者往規

貧不能赴先生即備行纏服食津遣與人交無死

生炎涼之別都御史朱英樞歸桂陽爲文遣子不

遠數千里設奠尚書彭韶御史袁道經歷張巖之

歿也亦然吊胡榮母喪于新喻祭吳與弼墓于崇

仁羅倫墓于永豐訪莊恕宅于江浦嘗慕先哲宋

丞相崔菊坡之爲人也迎其像爲文祭于家隅坐

瞻仰若弟子之於師者久之

先生德器粹而益背無貴賤老少莫不起敬給事

中賀欽執弟子禮肖先生像懸于家之別室有大

事必啓焉羅倫改官南京修撰先生謂曰子未可

以去乎倫即日解官去按察使薛綱始疑先生又

得于親感乃悔釐卽欲解官從學進士姜麟以史

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先生出曰吾

閱人多矣知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

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

子

先生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夜不

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

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

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一臺名

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閭外者數年

先生答張元帥問學詩曰古人筆精柏精柏非真

傳耿秋一勾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

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藏藏

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思不用心用

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有自然戒慎與恐懼

斯言未云備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問寄語了心

人素琴本無絃久之又歎曰夫道非動靜也得之

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於是隨動靜以施其功蓋其學初則本乎周子主靜程子靜坐之說以立基其後造詣日深則又有以進乎顏氏卓爾之地位而騷騷乎孔子無意必固我之氣象矣

先生始懼學者障于言語事為之末也恒訓之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淪于虛無寂滅之偏也又恒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鸞飛魚躍之妙 並行狀

先生云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

言行錄

卷之四

二十九

聖賢垂訓之書益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此心與此理未湊迫膈合戾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外傳

朱子謂庸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是

詩若夫胸次高明識見洞徹則誠所謂振古之豪也近年陳白沙先生棟達衡門優游卒歲於吟咏諷誦之際每稱堯夫不置則所以慕其為人者已非一日矣予喜其所為詩暇日擇錄若干首間以教言釋之用俗觀覽而已若白沙之胸次識見骨髓花草堯夫不堯夫世之君子必有知之深者而不瑛乎予之言也 楊應普詩後

石翁先生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其本乎曰一笑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其用乎曰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其

言行錄

卷之四

二十九

出處乎所謂吟咏性情而不累于性情者乎 門人李承其撰片

謙修撰倫送先生南歸序曰白沙先生處南海者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孟子曰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今聞廣譽不願人之文繡周子曰見其犬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其斯之謂歟 先生不欲富貴而一貧賤獨何心哉志其大而己矣

彭惠安韶薦先生疏有曰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立志願學于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又曰潛心聖賢之書實窺體要洞達事物之理有見精微

林見素俊撰先生祠堂記曰白沙陳先生石齋之崛起南粵也不階一命甘韋布以老薦書聯絡追部檄不得已起起而又去憲皇帝知其賢特授翰林檢討先生受不辭又去竟未嘗一日立于朝無得于言無所施于其政以收有尺寸之功然而孤風遠韻上溢旁流盡一世而仰服之身領者神

言行錄

卷之四

卷之四

降聞風者意性賢者式不賢者愧以阻且化惟理壯篋脂貌漆中之流聽下風而馴素節黜浮鍊雅名儒高士後先焉先生於名教可謂雨澤枯水煥煥風奪矣其盛矣乎云嗚呼元氣會而名世生在我南服楚春陵閩建安嘗載當其盛而黃雲紫水亦宇宙川岳于今卷氣之會意者其時先生蓋當之也先生身長八尺七寸臉有七黑子開顏絕人舉于鄉弃而從康齋先生學康齋之有先生猶挺之之有康節先生始云水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云心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

先迷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為依歸其立志甚專鄉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以獨超造物牢籠之外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與天地同流擊壤同其自得舞雩相始終焉先生之隱與措施之大致于是且矣

並蕭陽文獻

言行錄

卷之四

卷之四

莊景

字孔暘直隸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世稱定山先生

先生自少穎異長益不群貌古心夷學博志大就之退遜若不勝衣而胸中多奇探之索之其出無窮使人恍然若失而溫醇和易又能使人戀戀從之游而不忍去其爲詩以近代之詩俚俗可厭控唐人機軸變換百出往往追踵風雅其字畫亦然詩之初變自先生始也景泰丙子領鄉薦成化丙

寅行解

卷之四

七十三

戌登進士歷庚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江西羅倫爲狀元議論風節驚服一時南海陳獻章至太學亦隱然風動京師先生于二公慕其義醉其道情深若骨肉顧然知有善而不知有己以己之未然而信其當然於是善類發發若各欲洗磨之不暇矣

林光振墓誌

憲廟欲設上元燈畺山燈先生同編修章公懋黃公仲昭上培養有德疏言甚剴切忤旨謫湖廣桂陽州判行間川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言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尋出二艱服闋不起巡撫都憲王公愷

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骸廬卻之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

先生論詩文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如斯輪之巧不疾不徐斯其至矣若夫優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奚可哉其持身則慕伊川法度斬然而難犯接人則慕明道和氣油然而可親嘗曰天之生聖賢將爲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瞶瞶所以引其不及者至今世隆風移學者執于聞

行解

卷之四

九十五

見入耳出口至于沒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

弘治甲寅先生被薦有旨取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候行先是家宰王公愷司寇張公瑄輩諸薦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何以諫被謫既而退處幾三十年矣今乃出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臺嘗嫉曰引天下士夫皆朝廷者衆也吾當國必殺之丘今入閣矣水特召而不行罪其可道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

見大學士徐公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亦我

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興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

謂定山也徐公又語學士西涯李公曰定山君之

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為朝廷薦賢矣

李但唯唯西涯初見先生入京戲曰公今復能用

大筆字作拜帖乎謁吏部三揖不跪蒙宰耿公裕

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

已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西涯語吏部

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陞南京吏部驗

封司郎中到任十二日病風遷延野寺彌留日甚

明年丙辰八月赴通政司告行本部即歸定山自

是參告部不為題處時丘公亦卒越明年丁巳遇

考察尚書青谿倪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去

已改歲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

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

並漢翁水樵墓誌

予癸丑下第南歸謁先生于定山蕭然灑落望之

知為有德人也今觀先生及諸公之言即先生之

學宜與白沙先生同矣而白沙先生語我曰定山

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

問緝熙何以告之此猶若有未盡然者何耶

白沙寄定山詩曰影響驅馳節是勞風流今古幾

人豪但聞司馬衣裳古更見伊川帽桶高

定山詩初就少陵既而讀劉靜修詩酷愛之近得

其數十篇披覽益不可當遂與二公相忘至文章

要為儒者餘事古今人善鳴者未有不自聞道始

觀定山詩者當以此意求之

蚤年時文蹊徑脫去天孫雲錦機杼不與晚豪於

詩傲視箕踞放翁橫逸庫節理趣驚山力諍詞臣

遠慮再起而病竟無所遇浦口清風以求終譽

楊廉贊

卷之四

九

賀欽

字克恭遼東廣寧後屯衛人成化丙戌進士仕

止給事中世稱鑒明先生

公爲給事中聞白沙先生議論嘆曰至性不顯賢

藏猶羈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抗疏解官

去執弟子禮旣別肖先生小像懸于家之別室有

大事必啓焉白沙行狀

孝廟登極初內閣大臣薦爲公特授陝西布政司右

叅議公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

行每天表之四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

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

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

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

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

之或任之內閣俾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

不三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之設載之

祖訓內官之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

事而已柰何近年以來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等

吉祥牛王汪直尚銘梁方陳喜之輩或僞主虜庭

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

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遠徼或恃寵招搖納賂

不肖或引用左道爲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

庫此其陷君悞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

宜深鑒已往之弊不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

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

非惟爲國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

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基之初罷黜浮屠

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

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

脩故頹敗之俗尚仍其舊而未極其新禮讓之化

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

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

心自善矣踰入

朝廷允其辭而四事斥以浮泛罷之

賀克恭在憂中辭參議之命不受極論內侍力薦

白沙幾至得罪而浮議已紛紛矣如與劉汝

白沙與賀克恭書曰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衆說

交騰如水底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

白沙先生詩云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道
苟能明何必多讀書寒山澤千千來京都斯
人各有分彼此何能踰杪秋風口清呼兒埋肩與
聊爲王臺遊言笑誰與俱屈指意中人一坐一踰
踰歸來看四壁四壁光如如聖道日榛塞誰哉剪
其無夫子久不見吾生何以娛常恐歲月晚况與
音問疎申以伐木章一日三卷舒 並詩兼

街錄

卷之四

七十一

先生辭曰吾非上官獲保里閑足矣請之再三遂
從敏幹子弟十餘人往使即拜跪言此事恐不能
保全乞示生路先生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猶
可解衆稍戢俄而相率至東街巷口羅跪再請先
生曰爾等斃屋切財皆可抵償惟殺人不可赦明
后日鎮城當有體勘人來爾輩須拜跪求生耳慎
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項吏又報發軍來勦衆
復呼譟相聚曰賀老爺不曾說就我輩再往問之
先生曰城中被爾等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
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當有原宥衆復退數日竟

如其言城中不傷一人

傳五錄

七十一

卷之四

七十一

陳真晟

布衣先生

字晦德改字刺夫福建漳州人

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蕭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卽能自援于俗專心致志以儒爲業業成薦于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幼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竟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

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于一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鍵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黨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教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末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

及書上得旨禮部看了來說時侍郎郝幹堂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既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學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其事亦寢布衣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

川吳聘君名欲賢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千金攜其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卽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扣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殆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鎮海甯人雖多讀書家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自布衣與甯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布衣生於鎮海遷于龍岩晚定居于漳之王洲卒年六十有四後十年提學僉事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

立石道之題詞

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鎮舉入鄉賢祠布衣平日不爲文字之學有雜纂藏于家名存稿云 清川人物志

寫壞百年極火一會景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武夷之遊遂成虛語比者奉手教慨血肉之爲累念歲時之將窮引領南闔魂飛去是以不能默託于呻吟而廢裁嘗用布匪朝之忱于左右也

陳白沙書

予父章德懋議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畧布衣

陳刺天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無分毫之助也 事倫復張都憲書

閩中陳刺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面然嘗粗聞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學向土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七習日見頽靡殊可憂也 陳白沙與胡愈書

胡居仁

敬齋先生

字叔心江西餘干人

先生自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從學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塾師畏之年十七八從安仁于同知學舉子業既而從康齋吳先生得心學之正退而益加充廣慨然以古人自期以斯道有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爲所處家庭如在朝堂

臨事如對賓客端莊凝重履繩矩造次顚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則愈嚴愈密故其詩曰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玄爭交直在此要不愧皇天每曰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終日竟夕草草不倦探典墳之蘊與究事理之精微存諸心而履諸身明其體而達其用見義勇爲不擇利害爲趨舍排異端振流俗繼聖賢之緒任綱常之責高風偉節俱表江南 門人沈洪行狀

先生家居日以悅親爲事公病劇嘗羹味苦疾果愈兄姊外歸迷于門外有求亦躬調樂家人化之

篤宗族訓子姪不儻（執親之喪初則水漿不入口哭踊每絕方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總功之小悉遵古禮常食醵飲處之泰然四方樞衣及門者衆於是築書室曰禮吾曰南谷聚徒講學語學則曰爲已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于禪騁詞失于矜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隱然有自任意所著有居業錄教齋集

高平撰

先生持已雖嚴待物甚恕其言學也則曰惟爲已

古語

金之曰

二

則所從不差然後可以及人言治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王道之本也其初家食稍有餘鄰里有假無不應不能償亦不較比後良窳人或爲之壽先生曰吾何暇汲汲於此故其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穉穉弗生何愁五穀不熟

行狀

先生所著進學箴畧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畢矣

游德錄

先生以克己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亡之游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爲道必始于卑近以漸造乎高遠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其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于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諸身心以得之吾邑自曹無妄先生後僅見斯人而已真可謂儒者之高蹈今世之逸民而先生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求于先生惜哉

張吉序居業錄與語

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其書錄庸年二十六七始得見之自是備考國初以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于胡敬齋所爲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于正者讀書錄之外所見惟此耳

耳廬間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涵養體驗所得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尚有以識此哉

楊應舉序

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庫廩吳先生之門退而藏修于家書無不讀理無不窮存諸心者不以一時而或息及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又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養益裕而得益深矣居業

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于中而無可告語事
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冊而命以是名
蓋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間論聖
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
不一而足此外則於異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辨詳
闡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爲而發故
其詞繁而不殺焉

門人俞樾居業錄序

跋近代名臣言行

金

或有問於余曰東濱先生之鐸近代名臣也傳乎余應之曰傳矣夫自陸呂蘇宋以來述名臣者率誦言其燬而瑕瑜之義微矣宋南渡前諸名臣如范平章竇內翰者旣已變面事讎又碎碎不能發明功名以自顯於世而晦翁有取焉取人與律已異也我

朝八開史局往往焚草液池雖廟堂纓綬之士且不得觀而况鄉微儒生乎東濱斯鐸博而確善善而不諱何言乎其不可傳也然余於斯鐸也未嘗不三太息焉建文諸臣自附於夷齊之義受禍不忍言東濱以爲發凡自近始弗鐸也卽近如陽明及見素靜庵五六君子其綱常社稷之功風節政理之蹟皆斷

然不可泯滅者東濱以爲公是公非弗久弗定未鐸也鐸起

裕陵景皇間距建文未五十年士大夫堅心正氣葆植未完以故土木之難倉皇死事者有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見鐸於東濱也嗚呼君子於斯鐸也可以觀世矣何言乎其不可傳也

嘉靖辛卯季冬望日後學海鹽鄭曉謹跋

予錄近代名臣四十二人刻既成或有謂高公格之忠亮秦公絳許公進之剛毅劉公健謝公遷之重厚李公東陽王公葵之文學劉公忠王公雲鳳石公珤之方正不阿皆表重當世他如儲公鑑之介林公泮之廉羅公紀之直魯公鐸之淳亦不易得又有謂張公元慎之學槩而誥于饒鄒公智之氣節而斥于致雖皆未究其用因所謂天下士也錄宜無遺乃復考論得高秦許王張鄒六公附于各卷之末通前共四十八人餘則未能盡知非敢有去取也壬辰秋七月朔咸再識

予觀東濱先生之錄名臣也
以文章尚其學以事業尚
其勇以忠義尚其節錄以
三者而紀述數矣君子觀諸
其錄而鑒法備矣是故義大
於君臣法昭於言行義言則
文義行則純實至則足
立則鑒成鑒立則足君風人錄
之意也錄詳而確庸臣而鑒
跋擴而周庸臣輔弼也武
而乙先生臣君臣之義辱教
我敢不樂梓之臣詔天下
後世之爲臣子者嘉靖壬辰
月三日涼梁崔氏拜手謹識

史外三十二卷

〔清〕汪有典撰

清乾隆十四年淡艷亭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史外

明事類纂刪出

光緒堂藏

原序

訂河投筆有明三百年抗節死義諸賢論次其生平而爲之傳凡若十首屬序於子予受讀卒業曰甚矣有明之不幸也夫以死節之多身定一代之盛衰此非通論幾見唐虞三代而龍逢比干接跡乎國家不能使其臣爲祥麟威鳳而解牙鷹鷂日擊觸於庭陛如是而不論胥以敗者無是事也有明享國三百年剝喪士氣之最慘毒者凡三燕藩也魏璫也闖寇也他不與是當是時士有稍知節概靡不以生爲可厭而死爲可樂視穴胸斷脰如饑食渴飲之

史外

原序

密然此吾訂頑所以輦覺太息而列傳之所爲作也觀其激昂踴躍如沙場秋肅劍槩磨而戈鋌憂也其寃沉恨塞如墮房鬼火氣懷愴而聲嚶嚶也口衮筆邇追狀於數十百年之前其人之軀幹短長鬚眉蠕動靡不躍躍紙上而呼之欲出呼訂頑以奈何不能自己之胸寫奈何不能自己之事故以訂頑是編爲得意之書非知言者也丁長列傳七十如伯夷傳之參以議論者益不多見今訂頑是編嘻吁慨歎反覆咨嗟者爲多有不屑規規於傳記者噫止訂頑之微意也歟

同學弟王夢鯨拜識

原序

史外

序

三

濡須新安間有兩汪子焉濡須之汪子則名有典字起謨
者也攝濡牧者馮君君子也爲余道起謨之爲人貧而能
樂嘗步訪之見其籬舍蕭然齋屋中擁几著書不一問新
米客至輿談談無倦或饋之酒盡醉然卽不飲而興亦陶
陶然人但見其癡之齧踵之決而未嘗見其類之戚也余
聞而異之時未及一見已馮君手其所著以示余讀之則
詳求有明一代之忠義核其事蹟而加之論贊感慨嗟吁
一唱而三歎如讀歐陽學史記之爲文則又灑然異之既
而守新安者入都余代庖焉至彼而汪子槎菴投一帙所
言鄉約也以爲老生常譚耳置之嗣槎菴來索其書自謂
如芻豢之至味不食者不知乃異而取讀驚而與之通於
是槎菴乃出其分年學字及禮闈二編以進蓋皆有用之
書也嗟乎世人之不知學也久矣蓋自卯角至壯至老父
師斤斤而命之子弟媿媿而習之無非所以干祿者蓋有
數十年而不效抑或數百千人而不一效則未有不悲其
術之不工而益求工焉苟工矣效矣則又欲以其術施之
於所治之人聚生徒而既廬以課之於是共誦誦然訖其
邑爲多能文之士而其長吏亦因而獲作人之名噫抑何

史外

序

四

其陋而不知所愧也而如兩汪子者可謂知所學也已矣
而獨惜其年皆老雖能言之而不能及其身以行之也然
苟得而傳之於後焉讀而感感而興起則小子有造成人
有德其於兩汪子所著之苦心亦可以快然而無所負也
乎然余故貧吏力有所不逮起謨館於季季氏之昆季將
梓而傳之而趣讀之心知莫不爭先欲助共襄厥成焉是
何濡人賢者之多也吾知槎菴之書亦必有聞而興起樂
爲版行者矣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重九前六日分守廬
郡天津介山王又樸序

大江之濱有修士焉曰汪訂頑爲諸生數十年蕭然陋巷足跡不入市廛好讀書每有會意便忻然忘食暇則怡情詩酒放浪形骸之外中遭坎珂門祚衰薄則益僻臥不出息交絕遊客至長揖而已人或口之爲狂爲傲余初不識也然心儀其人必獨行之士解組後僑寓邸舍往拜其門見其舉止渾樸自是讀書人本色與之遊適出新著史外相示且曰生平志在忠義每讀史見古人之卓然持大節者輒三致意焉惟是宋元以前代有成書其軼見於他說又多言人人殊世遠年湮是非末由考據惟明代去今未

史外

序

五

遠赫赫若前日事迨其末季逆閹流焰大命垂傾於時烈士貞女奇節疊疊皆正史不及載者憶童時父老輩猶能言之慮其終與溝瀆之諒同湮沒無稱故旁搜博採互考古訂綜覈一代忠義彙成一書余觀其書大抵叙大明潔議論發皇而要有一種激昂慷慨之意貫乎其間此則作者之至性流於不自知者夫忠義至性耳以至性之人傳至性之蹟固宜其言之深切而著明矣宣幽起滯激濁揚清功豈獨在一世哉微言大義尋陸緒之茫茫凍水紫陽之遺也

史外

序

六

春秋之外無信史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蓋史失則誣自古已然後世避忌紛更史官之筆益多掛漏惟夫汲古之士閉戶窮經胸中了無成見往往搜羅軼事發微闡幽其所表見實有以正前史之訛而補其闕此汪子訂頑史外之所爲作也其平日篤志潛修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詞章之學雅所不屑獨於往哲之芳躅足以翼世教明大義者必綜覈其本末而表章之嘗見有明一代忠義士多於前古正史所載綦詳然其間補遺處士鄉社布衣以及深山之野人幽閨之碩女從容而就義

史外

序

七

者不可勝數史多闕焉乃歎曰知人論世儒生之責也抱殘守缺學者之羞也且前代迄今百有餘歲相去未遠不以此時考訂而傳述之將終聽其泯泯乎於是廣稽博採有美必揚無微不著積數十寒暑而成一書仿太史公列傳體凡如干卷雖窮巷幽人亦必詳明剖晰爲立一傳令觀者忠義之氣勃然而興大半皆正史所未及其筆意簡潔明淨離奇斷續而又丰神宕逸慷慨淋漓殆善學龍門而入廬陵之室者歟余畱寓滇江得與汪子遊幸投針芥出其所爲書相示余受而讀之知其意不在文章也於是

不揣固陋而爲之序

金沙同學弟王斌珏撰

史外

序

八

忠義別傳凡例

先生之學貫串經史而所得力者尤在子長孟堅蓋自壯歲嗜學所爲詩古文辭甚夥晚年益肆力於古意度雄遠波瀾壯闊其議論成敗得失瞭如指掌尤爲不愧前人是編創始雍正癸丑告成乃在於今益殫十餘年之辛勤搜羅廣備考核精詳敘事議論閱博曉暢足以兼顧立懦振衰起廢於世道人心不無裨益讀者宜究心焉

先生於有明事蹟詳如輯訂年三十時曾著海國圖志類纂一書分門別類部帙頗繁無力授梓茲編專取節烈非

史外

凡例

一

故爲掛漏緣各有體我不容遍贅也

是編託始之時正史未頒書肆所傳布者類如裨官野史蕪穢不足觀間有出自名手者或是非失實毀譽無稽如程翰林濟世儒竟謂無其人先生細爲搜訂不使奸吏毀蒙美名忠義橫遭污礙蓋實具有深心大力焉迨正史頒於學宮先生乃攜是編就尊經閣下重加校對並無舛訛益自喜曰是可出而問世矣

忠節之士盛世所褒

本朝崇獎節義隆恩亘古未有所以教孝作忠之意至深且

厚如福唐桂三王之臣守節不屈死皆特加旌美先生初爲史可法翟式耜諸傳頗用自疑及讀正史乃謂同人曰正朝寬大如是奈何自守拘墟之見乎故諸傳一遵正史暢所欲言並無隱諱

燕王舉兵以靖難爲名其後累朝子孫臣庶仍而不改此自爲其尊親曲護先生謂既已易代則當正名定罪曰反曰篡不容假易已而得正史觀之其書法正自如此知董狐之筆百世洞揆也獨建文出亡時事竟附傳疑畧而不書而抗節諸公其本末亦不甚詳悉如方公之十族景公

史外

凡例

二

之鐵帶剝肉鐵爪之大獲義由概從刪去此固正史慎重之體先生仍據別錄存之懸此公案以誌千秋之恨云

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異於史家也先生亦倣此例而總目之曰史外取胡文定公史外傳心之語亦異於正史也

諸傳後論贊亦間用前人一二語如孟堅之襲子長而總斷以己意亦有就本傳中抽出一事而發以己論者不拘拘於尋常格式也

諸君子傳有爲前人已作而無別本可參則仍存原本下

著其集之本名論贊亦署本人或有文不大佳稍爲刪易亦仍署本名不放襲美也

先生家素貧自尊祖文學公父孝廉公咸以教授生徒爲業不治家人產故藏書浸少往往從人借鈔又性疎懶不時以拾或隨鈔隨爲友人攜去亦漫不經意其後鈔鏡亭先生共爲搜羅故是編事實得於沙公者居多同郡諸友亦或時時郵寄雜籍以資採擇是以徵考諸當較他本爲更優云

大學公詩會望字劍而豐廷津孝廉公詩國辭字爾玉楚陽豐泰丙子賢書

史料

凡例

三

經表揚不入正史者先生訪諸遺老叅以傳聞務求其實悉爲傳述常恨足跡未出戶庭不能遍歷天下廣羅放失博採遺聞使青燐黃誠不終槁沒四方有志君子果能聞風興起各述所傳彰微闡幽不無厚望矣

紀傳敘論唯子長具曠代逸才得左氏三昧至班孟堅講究體裁而生意漸減厥後嗣響寂然先生沉酣諸書故記序處獨具爐錘或一人止序一事或一傳兼叙數人或一事錯以數傳類上添毫棚棚欲活深得前賢不傳之秘唯議論處詞旨大放未如前人之蘊藉爲有含蓄耳要亦時

會爲之不如是而不快也

明亡於賊而壞於閹臣本兵督理之不得其人故先生於諸傳往往歎歎及之宋慶曆中韓范富公罷相歐公所最感傷每於當時名士序誌之文三致意先生實同此深衷讀者勿以印板文法繩之嗤爲重見疊出也

先生忠孝性成廉介不苟家雖貧人無敢以脂韋之行爲先生言者每張燈讀太史公書至淋漓痛快處輒激昂慷慨涕淚大白掀髯疾呼達曙未已自十歲即從先生遊先生願器予傾箱倒篋悉以授之恨袋囊劣不能登揚先

史料

凡例

四

生之學稍報萬一是編授梓爲畧識其梗槩如此

門人范允袋謹識

先生是書經數十寒暑始克有成其初論次諸公時勢亦隨所見而書於各朝次第本末先後未及按部排纂等傳中提案處端緒原委不無層見叠出授梓時始編次朝代故有不及刪正者然文體已成裁剪殊難讀者諒之 先生推誠待人乃爲刻工所給寫鑄易手版多不一 司馬王公捐貲補換始成全璧佩茲盛舉用識不謬

史外

議

劉紹基——姓頁宗

范允美
字文蔚

范允襲洪之瑯

沙長壺 沙成裕

朱耕賢 沙餘慶

朱惟賢
洪之璫

范允振
錢朝選

范九福 李重

劉宗周
陳桂本

3
b
-4

表出
門人

全識

史外 前明忠義別傳

目錄

卷一

方孝孺 附方孝孺友等

鐵鉉 附高麗等

齊泰 黃子澄

卷二

胡閏

黃觀

史外

目錄

練子寧

卓敬

景清

葉希賢 附廖平

程濟 附高翔

卷三

劉球

于謙

孫燧

沈練

楊繼盛

海瑞

卷四

張振德 姬文胤 石有恒

張銓 何廷魁 崔儒秀

王三善 附田景獻

卷五

萬景

史外

目錄

丁乾學 附吳裕中

楊建 附王文言

左光斗

顧大章 附弟大武 魏大中

袁化中 附夏之令

卷六

李應昇

穆昌期

黃尊素

周宗建

高攀龍

周順昌

劉鐸

卷七

劉之綸

張春

費彥芳

鹿善繼

史外

阮之細

孫承宗

卷八

衛景瑗

徐世淳

王鑒

蕭漢

蔡懋德

卷九

蔡道憲

孫傳庭

汪喬年

賀逢聖

卷十

朱之馮

嚴覺

高名衡

鄧藩錫

史外

劉熙祚

何燮

卷十一

盧象昇

呂維祺

張克儉

劉廷傳

張大同

范淑泰

卷十二

范景文

倪元璐

李邦華

王家彥

孟兆祥

子章明

施邦耀

卷十三

凌義渠

目錄

吳麟徵

周鳳翔

馬世奇

附成德

劉理順

汪偉

吳甘來

王章

卷十四

陳良謨

申佳胤

許直

陳純德

金鉉

兩魏合傳

兄學淵

弟學廉

劉文炳

附申湛然等

卷十五

張令

附女粉素良玉

周遇吉

邵宗元

附何復

史部

目錄

張羅彥

附張羅俊等

金毓峒

附金揆孫等

李昌齡

附尤世威等

卷十六

廬州忠義諸公合傳

盧謙

胡守恒

趙興基

程楷

鄭元壽

金玉度

喬允遠

張國政

江源洞

黃表赤

朱應珍

蔡世和

吳士任

趙嗣蕃

葛一本

路寬

吳之默

錢振綱

樊孔學

此外

張四哲

陸合新

梅國秀

李逢聖

宋禎武

沈志傑

周呈芳

曹同申

張弘任

徐奇

彭之年

馬應奎

黃克嘉

高翰冲

張弘化

楊維嶽

卷十七

焦源溥

王與胤

張秉純

此外

左懋第

周鏞

卷十八

史可法

何綱

吳爾綽

張伯鯨

乙邦才

卷十九

附陳同極等

雷煥祚

附許謙等

附任民育等

附曾應亨等

附馬應魁等

黃得功

高倬 附黃肅伯等

袁繼成

卷二十

金聲 附江天一等

溫璜

吳應箕

凌駟 附凌淵生

陳子龍 附徐孚遠等

史外

目錄

九

卷二十一

黃淳耀 附黃淵耀等

徐汧 附徐枋等

華允誠 附華尚義等

侯峒曾 附侯岐曾等

楊廷樞

卷二十二

徐石麟 附李成等

劉宗周 附王氣齊

祝淵

祁彪佳

王思任

陳龍正

陳潛夫

卷二十三

吳易 附孫兆奎等

張國維 附王之仁等

吳繼善 附李會貞等

史外

目錄

王行儉

陳士奇 附王錫等

卷二十四

閻應元 附陳明選等

鄧雲程

林汝翥 附夏萬亨等

王養正 附顧雍等

黃道周 附顧雍等

卷二十五

路振飛

詹兆恒

陳子壯 附張家王等

鄭爲虹 附黃大膽

徐世名

熊化

堵亂錫

孫臨

卷三十六

目錄

曾櫻

熊汝霖

張肯堂

姜曰廣

吳鍾巒

王士和 附胡上乘等

楊廷麟 附劉同升等

何騰蛟

萬元吉

卷二十七

揭重熙 附傅鼎銓

瞿式耜 附張司敬

楊畏知 附王運開等

薛大觀 附子之翰等

卷二十八 布衣諸公合傳

許琰

許重玉

賀向岐

目錄

王介休

王明顯

謝球

王湛

馬純仁

王台輔

鄧思銘

袁啟觀

殷淵

司石盤

李若葵

曹肅

王義

謝宮錦

彭了凡

理學和

劉孔輝

馬如蛟

史外

目錄

三

宋應亨

附姜澗里等

宋學洙

附鄧謙

王漢

許文岐

卷二十九

許布衣

鄧歐石三布衣

卷三十

遺臣諸公合傳

姜垓

熊開元

黃周星

朱永慶

卷三十一

別集附

史八夫人

兩女將軍

沈雲英

劉叔英

卷三十二

國變難臣鈔

采薇子傳

增

史外

目錄

四

男良箕校訂

受業姪良宗

門人劉宗煥全校

紹基

史外目錄終

史外卷一 前明忠義別傳

無為汪有典訂



太史天津王介山先生鑒定

同學諸子參訂

門人于姪全校

方正學先生傳 附方孝友等

先生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右號遜志又稱小韓子浙江寧海人高祖重桂鄉貢進士曾祖子野祖州元鄭縣教諭父克勤濟寧太守事見循吏傳同母兄孝開異母弟孝友

史外

卷一

順母葉母林庶母董仲父克家克家子孝復以奏請滅賊謫寧夏慶遠衛軍姑少卿盧原質母妻鄭子中意中愈玄二婿王稔死國事忠文公禕之孫先生生平傑然必為君子賤文章而貴道德耻刑罰而尊教化發明聖訓敷陳王道天下皆以孟軻韓愈復生執資從遊號為方氏朋友門人者甚眾洪武十五年以薦召高帝一見奇之謂太孫曰此壯士當老其材輔汝造還鄉二十五年又薦召至高帝曰今非用孝孺時稍罷漢中府學教授獻王師事之扁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正學先生泰閔帝立召入翰林

史外

卷一

二

直文淵閣被殊眷是時帝銳意用先生先生亦欲佐天子建太平之業倣古周禮周官次第更定會燕王反南北用兵未及設施而國事去矣嗚呼王政之不行於今二千餘年矣泰閔承高帝賤亂嚴威擊斷重典頒行之後濟以寬仁一二年間路不拾遺重君彬彬禮讓謂非仁義既行之效乎夫不悔禍亂起源諸酷虐殘殺烈於跼蹐自壬午篡奪以還天地元氣整喪略盡僅一仁宗稍稍稍暇咻而年短祚促譬之積惡之家子弟成材率多推折不遂降殃理固然歟爰是以降王澤絕息繼體之君類皆信用僉王藝學忠貞姦瑋權相疊柄太阿雖有救時善政功效確然皆出於申商刑名之學挾隘酷烈生理益以剝削又况一變而為養勝之形再變而成鈎黨之勢士怨民叛財盡國糜一亡而不可復振矣小夫豎儒每咎先生不遵泰閔篤親之誼夫燕王驕悍就國之初即陰蓄亡命修武備快俠耽耽已非一日舉兵南下假清君側之名蚤削天王之號司馬之心路人知之矣當此之時舍齒戴髮且思奮挺操戈惡難君父周公之誅管叔夫豈得已犬義滅親名正言順即奈何以是病先生乎且燕王既篡齊王博親兄弟也

奪衛削藩不遺餘力豈不可行之於建文者獨可行之於永樂乎至高煦效尤則謂侍臣謀國不當以黃子澄爲戒此非其良心之忽動忽已而量人固其陰狡之性深周身之防慮廷臣黨熙爲齊慶封之言耳非所謂觀物則智自斷必厲者歟况夫建文四年屬之洪武與宗廟謚還以懿文誣死父讐死兄抑又何心豈皆先生有以致之歟先生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他雜著又數十百篇凡以悼王道之凌遲還斯民於三代也孔子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先生事恭閔纔數年耳顧以迂濶責之事後成敗之論何足據哉燕王兵至京師宮中自焚先生持衰服晝夜號哭鎮撫伍雲等執以獻先生大罵不屈擊獄遣人諭意不從既而議領印位詔於天下問左右誰可代草者皆舉先生乃召出與杖哭兩下聲徹殿陛燕王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予法開公轉成王耳先生曰成王安在燕王曰渠自焚死先生曰何不立成王之子燕王曰國朝長君先生曰何不立成王之弟燕王曰此朕家事先生無自苦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先生大書燕賊反數字柳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燕王曰汝不顧九族乎先生曰便十族奈我何哭罵益厲燕王大怒據宗文畫抄之每收一人輒示先生先生罵益厲九族既戮則及母黨妻黨交將門人爲十族當此之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親族謫戍絕徼者復千百餘人七日而後燐先生罵聲不絕至死乃已時年四十六孝聞已前死孝友就戮時先生目之淚下孝友口占一詩曰阿兄何必淚潛潛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夢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爲不愧先生之弟姑子盧公原質字希魯洪武戊辰進士第二人官太常少卿坐黨族其家先是燕王以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鏞與銘嘗受學先生令召之先生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先生既致命鏞銘拾遺體葬聚賢門外山上甫畢亦見收芳燕兵勢迫先生自分必死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今孰知其由姦臣得計今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分庶不我尤妻鄭與二千憲愈先自經死二女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死婿王公孫字叔豐受業先生與鏞銘等謀墓

事坐黨連繫燕王念其祖死國特有免飲用之辭不就
念先生名蹟日就湮沒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平始末爲家
傳行狀並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卒傳於世初孝復之謫戍
也攜宗圖以行先生赴難時抄民不抄軍故孝復軍支幸
脫洪熙間孝復子璣以救歸里始克王先生祀謝公羅詩
孫枝一葉是君恩謂是也或謂爲典史魏澤先生初子
德宗言謬矣而他本所載余學夔並俞允青黃先生遺札
後有爲南昌司訓者亦非也其詳具載崇禎閣臣朱國禎
所輯先生傳後

史分

卷一

五

汪有典曰嗚呼秦政赫赫連勃振古之窮鬼也然未嘗有
十族刑蓋自開闢以來忠義屠戮之慘至明爲極而燕王
實肇其端死難亦惟明爲盛而先生特冠其首方燕王之
南下也姚廣孝啟之曰殿下入京慎勿殺方孝孺殺此人
讀書種子絕矣嗚呼惟先生不遜十族之誅讀書種子乃
所以不絕也廣孝輩烏足以知之哉朱國禎曰方先生以
聖門之學擅舊氏之才高皇帝發之建文皇帝用之庶幾
可興教化而遭時大阨退不得爲巢由進不得爲周召即
求平世卿士不可得則有成其爲方先生而已武嘗以更

改制度爲無成或憐以激烈沉宗爲太過噫太祖之制誠
可無改也直易視北平以潤色太平爲得意謂君臣千載
一時不可失耳乃建文知遇如此謀人之國至於極敗不
一明目張膽抗言之而黯黯付此身尺組刀圭間比於溝
賁成何局面金陳和尚兵潰城破侯殺掠稍定然後出曰
今日明白死後世必有知我者一武夫立志猶爾何況先
生凡忠臣孝子遇大不幸之時事一有顧瞻便生退轉
則所謂叩頭乞餘生者何所不至而豈先生之本色哉至
溫陵云建文止能長養死難之人才而不能長養輔弼之

吏外

卷一

六

人才是天地能生亂枝鐵幹不能生黍稷稻粱也且三四
年中何長養遽便得此其意蓋指高皇而又姑隱其辭務
求可喜暗寓推敲另是世間一說存之不論可也方祠碑
曰當夫金川啟輪皇祚頻移固曰此家事曰周公輔成王
成王而既逸矣新主舊臣不得不死文皇不得不殺先生
以一死自誓衰麻號哭計不反顧文皇以必殺之心脅以
不卽殺之勢先生卽欲自死快死亦何可得是八百七十
三人者斷肢交首於前愈殺愈勤愈勤愈殺譬如積山之
九勢不得中止蓋至血肉已盡形影都消死者浩然死死

者忿然然怒不少殺而其計其威固已窮矣窮則悔悔則思亦寧不坦焉若喪曰奈何以家事累君曹而特不可以告人萬機之暇進而幸陵轉而東又四顧天下踣路蠶露敢非而不敢書敢書而不敢出終無以釋然於天下於是修文競武遷都掃■終其身不敢自逸甚至殉榆川之役曰吾本無利於天下諸君子何自苦爲蓋三百年來恬熙無事狩而還斷而續追唐虞三代之盛則文皇帝之功而先生及諸死節者憤激之力也夫忠臣孝子所以糜爛不回者豈惟千秋日月之名其心謂不如是天軸絕地維

史外

卷一

七

折人類滅故決然以一絲爲繫期於安天下而止今文皇帝之功可以謝太祖卽可以謝成王與先生遺詔特祠正是善繼之大而先生以一死安天下其魂魄所之太虛來往往夫自迷自續與後之人自憐自歎自碑自記而終無忍於殺者夫張許不能昌唐文陸諸君子不能留宋而先生獨以聚寶一片地固有明萬世之業豈非亘古亘今忠臣之第一乎

乎次正學先生傳本之鄭端簡吾學編其他一切制行樂爲削去獨標死難一節從其重也凡予所論次諸先

生傳悉倣此例故較他本記載不無掛漏至先生子德宗抄沒時魏澤匿之余學變命允達發之此吾學編所未詳載予得之他本私喜先生血胤不絕故特附記之及讀朱氏國楨所輯遠國臣傳辨先生後嗣甚悉則所謂德宗者乃子虛烏有而先生之血胤竟絕矣遂依朱氏易之蓋先生以十族廷爭時止知萬古之綱常爲重何暇顧一己之嗣續正不必曲爲假借以有血胤爲先生幸也伯夷叔齊何嘗有子孫香火哉朱氏之言國方氏既無唯類唯克家子孝復於洪武二十年湯園公

史外

卷一

八

和城海上加賦寧民毅然赴關奏減謫寧夏慶遠衛軍攜宗圖以行先生死難時止抄民不抄軍故孝復軍支幸脫洪熙逢有孝復子琬援例抱宗圖告奉戶部折字一千一百二號勘合調海門衛軍尋釋爲民由是方氏之亂始歸成化十八年方石菴先生遺稿調祠琬孫方志淵出迎方石喜先生有後且由軍赦回故手書律詩一首贈淵內有孫枝一葉是君恩之句遺稿尚存歷代世守乃志淵故有仇人曰葉琰者造於海鹽得見鄭端簡恣其說遂入傳中然猶下一或字或之者疑之也

全采者軍冊之訛也而松江人俞斌原竈丁販布於寧
欲脫其籍且艷慕郵錄結黠生復祖吾學編竊改縣志
於名宦魏澤下摘去黃荆三行插入托孤一段指幼子
名德宗捏出俞允任免名色求舛州作復姓記松江人
益張大其事造祠立碑纂歸宗錄至寧海潤告侵奪知
府洪都崧人又主其說訟者數年前後提學副使王畿
周延光查明黜革方氏揭奏於朝始定蓋天啟四年事
余在政府親得而正之所謂遺族赦還京者其實錄也
然斌之後冒原冒貢而真方氏幾掃地矣僞之足以亂

史外

卷二

九

真如此又先生身後之二阮也

鐵司馬傳 附高拱等

公諱釵原色目人居鄧州洪武時以國學生拔授禮科給
事中賜字鼎石遷山東叅政陞兵部尚書建文元年秋七
月燕王棣反削去建文紀年仍稱洪武三十二年殺王臣
署官屬警師南下是時惟高帝勸亂之日久遠海內蕩平
文恬武嬉將不習戈甲諸武臣子爲大帥者皆菲吝講藝
耻言兵事耿炳文稱老將至是北征李景隆代之景隆嘗
梁豎子寡謀而驕不嘗習兵見陣妄自負文武才統兵五
十萬與燕兵戰輒敗棄其師還公與叅贊高公巍出臨邑

史外

卷一

十

誓酒同盟起集兵寸固守濟南燕兵射書入城招降濟陽
書生高賢寧教諭王公省門人也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
論答射堅守不肯下當此之時燕兵攻之急城且壞公則
夜募藍帛裹以葦薦畫白縫若城而潛令人補築之燕兵
堰水灌城衆大懼公曰無恐計且破之於是撤守具令人
登陴哭而求降出千人伏地僞請命燕王大喜謂諸將曰
此中原要害得此可斷南北卽不下金陵畫而自守徐圖
江淮可以得志於是退軍率數騎渡橋直至城下公則懸
鐵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戒俟燕王入城時呼千歲卽

下板壓殺之比。燕王入門，門中遽呼千歲。板急下，傷馬首。燕王大驚，易馬而走。走至橋，伏發，撒橋橋不可動，乃得逸去。於斯時也，燕王之不死者，僅如髮。既免，則大怒，復令劉以板擊城。公書高皇帝神牌懸其上，遂不敢擊。出奇計，毀燕兵，攻具屢敗之。相持三月，燕王憤甚，計無所出，遂引兵去。公設宴天心水面亭，橋間辛若述賦，磨歌激發忠義。燕兵畏之，遂不近濟南。已而抵盤，至宿州，公率兵蹙其後，邀擊大勝於小河。中原震動，燕王欲棄師會中官有招者，而淮上諸將亦連敗京師，遂不守。公擁殘兵在淮南，爲人

史外

卷二

二

執以獻縛至背，立廷中，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執其肉納口中，問甘否。公厲聲曰：「忠臣義士，肉何不甘？」遂磔之。昇大鑊，熱油數斛，投其屍，頃刻成煤炭，導屍使北面轉展向外。內侍用鐵棒夾持之，使正對笑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起丈餘，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如故。時年三十有七，父仲名八十三，母薛亦八十餘，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七歲充匠，尋戮死。妻楊，並二女，發教坊司。楊即病死，二女誓不受辱。高公薨，遼州人以孝行旌授前軍督府試左斷事，坐罪謫成貴。

州關崇徽建文帝卽位，歸田里，上書論政事，其一言親藩帝深奇之。語略見卓公敬傳。燕兵起，從李景隆發營軍務，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適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若此。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籙。』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拜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

史外

卷一

二

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來見大王者。何哉？誠夙許太祖生常殞首死當結草，敢求盡一言，卽頸血汚地，不惜耳。昔周公閒流言，卽避位居東。若大王叔諸始謀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須當與周公比隆。乃慮不及此，遂傳檄遠邇，大興甲兵，冀奪幽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殺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淠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記

有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隙率眾數萬突起而橫平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容雲下永平盤雄縣掩真定易若建誠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畿輔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末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眾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

史外

卷一

十三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大喪未終毒與師旅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魏白髮書生螭螭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迂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平報景隆兵屢敗自板南歸二年五月遇公於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守京城破綏死驛舍王公省字子職吉水人爲遊兵所執從谷引譬詞義慷慨衆義而舍之歸坐明

倫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大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死子禎判薊州亦抗節死文靜聞燕兵至濟陽泣曰吾父必不再生矣三遣人訪覓得道骸歸墓高公賢寧被執燕王曰此作論秀才耶好人欲官之賢寧不肯受其友紀綱勸就職賢寧曰君是學校棄才舍而事新主固當吾食餼有年義則不可割言於燕王全其志而遣之後卒年九十有七棄才謂聖生也

汪有典曰嗚呼燕藩之變與吳淞同而燕獨成事者以諸將非其敵也耿炳文以三十萬衆收於真定李景隆以五

史分

卷一

十四

十萬衆敗於北平盛庸以六十萬衆敗於白溝河其他諸將非敗卽降降者無問矣而敗者又不卽誅益以長閫外之玩故曰用兵在於選將選將在於定謀爾時大勢既已露潰獨公一人竭智盡能且戰且守夫曷有濟宋衆軍說公收合潰將直抵北平搃其巢穴燕回顧家室南兵蹙之令燕腹背受敵大難可平公以南將驚材無足恃不聽人顧慮之不知燕王之才非震濠比宸濠驚馬戀棧故新建得成其功燕王傾國而來計不返顧劉季不惜烹父奸雄狠鷲夫何所難卽破北平益以南下於國事總無當耳夫

史外

卷一

五

濟南之役燕王幾已成擒而卒脫去自溝來河藥城諸戰
燕又皆得風助嗚呼三代以還皇天於亂臣賊子往往曲
爲保護而贊成之亦何怪獎逆之徒紛紛接迹於世也乎
忠節錄曰李文達天順日錄記鐵鼎石孔義甚烈二公
皆鄧人也故能知之王文恪紀聞謂公死後二女入教
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鐵同官至二女爲詩首章所謂今
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不知同官何人乃敢
以此語聞上平第二章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條得劉
耶勝阮郎亦似已嫁後詩也立齋間錄云公於三十五

雪朱葵尊明詩綜謂吳中范昌朝題老妓參詩數
珠王王文恪非無識者獨紀而傳之何耶

史外

卷一

六

齊尚書黃太常合傳

尚書諱泰深水人洪武二十年應天解元明年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太常諱子澄初名湜以字行分宜人洪武十七年鄉試第二明年禮部第一歷官太常寺卿初高帝封建藩王地人勢重亞於天子而燕近邊得專制賜以甲兵衛士尤益羣不逞之徒歸之訓蔡葉君昇疏言分封踰制禍患立生帝怒逮問死由是諸王益無忌會高帝崩遺詔諸王臨邸中無奔喪燕王不從強入臨至淮上尚書請急出敦勸歸國當此之時燕王憤甚已耽耽有取代意矣明年

史外

卷一

十七

復假人觀直馳皇道登陞不拜氣剛勢逼朝廷患之先是高帝時諸王率悍悍蒙寵謫恭閔爲太孫日太常爲東宮伴讀坐東角門謂太常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盛卒底亡滅大小強弱之勢不同順逆之理異也及卽位有告周王櫛與燕洲代岷四王通謀不軌者帝召太常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遂出與尚書議削諸王兵權尚書謂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圖之太常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乃可圖於是

史外

卷一

一八

遣李景隆襲執周王而遷之雲南燕王上言請曲宥帝制然欲中止二公爭之未決趨出相語曰縣官婦人之仁今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入言曰周王已獲可慮者獨有一燕擒燕則大事定矣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及今不去後悔何追當是時燕王僞稱病而謀逆益急告變者亦踵至太常曰成大事者不顧小信因其久病正天與之時先人者制人此之謂也則以備邊爲名出兵間半諸鎮而更置北兵守臣燕王遂舉兵反以索姦臣周公輔成王爲言耿炳文者老將也子尚王最親李景隆者文正子亦門第肺腑當此之時拜炳文平燕大將軍領諸將進征連敗以景隆代之則又敗廷臣請正罪不聽太常撫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罪燕兵至淮上帝不得已逐二公密使募兵而以齊黃告燕求解兵燕王曰此緩我也不聽益進兵金川不守遂入募尚書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與復所乘馬廄爲人識墨塗之行遠汗流晷脫有見者曰此齊尚書馬也遂被執送京師不屈死之誅九族太常至蘄州與知府姚公善倡義勸王亦被執見燕王曰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貴不知殿下卽此位若欲用臣

是不欲以綱常治天下乎燕王解頤曰問卿博學善讀書不比方孝孺執迷朕將悉赦若罪曰經史家翰治世所用亂世將安用耶况富貴瞬息何足重輕殿下向來悖謬不可爲訓惡子孫有效尤而起無足怪者燕王變色曰此天命有在聞汝欲借兵日本勝我果有之乎曰皇祖起義兵定天下生殿下勇力冠世托東北大藩永衛王室北敵胡虜不能往靖而反內噬若臣引夷內攻與殿下逆謀何其燕王曰此細人言不足信朕亦不以此罪汝今以魏徵趙普不足學則迂甚矣令引江西所錄族人六十五人妻族

史外

卷一

十九

外親三百八十人至皆斬之燕王曰知汝必不爲我用當認何罪責書於紙曰是本爲先帝文臣不職諫削藩權不早以成此克殘後嗣甚不足法王命截其手曰汝雖不入帛夷足跡已至海上復命截其足磔死年五十三尚書一千甫六歲給配赦還嘉靖中鄭尚書瞻至溧水見其五世孫光裕即六歲兒後也太常至賴州姚公造黃冊編籍其長子珪爲道士更名玄微守譜籍次子玉爲里正更名彥修守室家皆作崑山人太常臨難後彥修捺鼻音充解役叔骸骨江行夜藏焦山一愛妾在繫所爲紙牌祀之忽晝

雷大風發及攫取其主去後裔孫黃熊與蔣乾同以上塚爭地致訟堽山登祭忽地中聲如雷青氣上冲裂一潭御史劉璉驗實上聞表墓立祠吾學編云一子走易姓名爲出經遇赦家割廣威寧後復姓有黃表者字汝明中正德辛巳進士燕王既篡立之四年有以齊王禕之變告者召其諸子並削爵爲庶人安置廣州已而谷王棣漢王高煦俱謀逆則又削爵安置謂侍臣曰卿等謀國勿以黃子澄臨刑爲諱

汪有典曰嗚呼削藩之舉操之大慮而遣將用兵復多乖

史外

卷一

三

外事後責備二公固有不得辭其咎者然燕王狼鷲沉猜謂可以德感說動姑少寬假宜無禍患者即燕王曰氣或存亦未能決然自信不背叛也何者虎且翼霸勢不得已也論者謂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桐天下不稱逆文皇即舉兵南下豈過儼非其倫設辭助攻此固與於逆亂之尤者也彼其馳道登陞自擅不臣獨非顛覆太祖之典刑顧可恕而釋之而罪專責上乎即云大杖則逃未聞大杖則反戈也由是說也則瞋之殺小君爲許子而輒之稱兵爲幹盤乎又謂當燕兵薄城有如建文天子誠將吏

且好用兵拒出九卿中官數百人城外雍雍然恍恍御蓋以親王禮奉迎曰聞殿下欲法周公輔成王成王敬速以入而天子身自袞冕臨朝設周公所負屨以待此則所謂揖讓放火放虎自衛彼燕王者果低首下心反風滅火曲盡臣節而事孺子王乎嗟乎委弱肉於餓虎之側而幾幸其不食必不可得之數雖驚材昏童亦斷斷不出此矣且夫賊亂之人固未有顧名義者也既爲楊廣何所不至而且謂是時文皇勢不得引嫌自退必且假手必且推刃以居天下之不韙夫以帝王之尊社稷之重而爲嘗試一擲

也外

卷二

三

以賭換亂臣賊子之惡名其得失孰多乎意蓋欲歸罪二公故不覺言之誕也斷斯案者其唯朱國禎之論爲平允乎朱國禎曰北平兵起專以齊黃爲王名坐曰亂政曰奸黨且遣祖訓訓兵待命夫復何辭然請以建文時勢籌之上承高皇之重下值親藩之強主父偃之策迂緩何及於事火在猶矣非優容卽削奪不過兩端抑事有未易言者周王惇惇此皆孝慈親孫子也當高皇時已恬不知畏何有於建文乃高皇可以父道訓建文不得不以君道臨何者高皇先天而天不違者也忠在外不在內草昧之基骨

肉間義不勝恩建文後天而天不可奉者也患在內不在外極重之勢堂陛間恩不掩義而文皇以天挺之英名則叔父強則幽燕威名既重羽翼陪成直馳皇道其何能堪重以告變紛紛南之圖北北之抗南勢所必至而勝敗存亡之機已豫定於冥冥之中矣二公受建文却過秦既親承顧命黃亦先有成言畫策曰當如此若一手優客人心難厭矣且陵夷終於亡國此在昭劣如漢之桓靈甘心受制謂仁明之主強力不二心之臣肯畏民爲天下萬世笑乎君可逃迷之不可死之臣則盡心焉盡命焉又盡族焉

尺外

卷一

三

道如是止矣若輕著口角有誤國失策弄覺之語此又與於陳瑛之甚者也文皇亦且震怒矣

史外卷一終

何大理傳

公諱開字松友祁陽人舉秀才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理文中官右補闕燕兵起與齊黃輩日夜籌謀防禦東昌提至陞大理少卿燕王既篡立召方公草詔縣召公及高公翺皆衰絰至哭聲徹殿陛王召公先入令更服公曰死即死服不可更王曰九族俱應死而傳抄捉恐之公大罵不屈命力士以金瓜擊其齒齒盡聲不絕王怒縊之死以石灰水浸脫其皮草實之懸武功坊籍其家予傳慶與其族

史外

卷二

一

二百十七人皆縛至市斬哭聲震天兩列御史咸掩淚陳狀者逆黨也性殘忍王屠戮諸公瑛之力爲多至是亦色慘次子傳福年六歲充錦衣衛軍一女入功臣家曰郡奴親友坐累死者數千人傳福十一歲卽出幼戍交趾六十一年驟而死郡奴方四歲母任就縛時自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昏瞶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循臥也稍長髮至寸卽自截去日以糞墨汚面禿垢不作人狀功臣家亦不以人類畜之後以救乞丐歸誓不有家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亂貞姑公家故址左右荒榛時

見光怪久之有一猿獨哀鳴徹曉稍夜人不放行萬曆初御史屠叔方疏請盡釋戍籍人得充文移兵火前坊邑門忽旋風捲入天際日正中若素練彌迴自午迄申復還邑正堂中人皆異之

汪有典曰嗚呼公少與同志友譚業長沙王吳商祠中以忠義相砥礪而一松於壁題曰蒼虱出繫系以詩太祖過而見之竊以問得其名及舉秀才人見帝曰此題詩祁陽壁者耶因台通籍其不遺一善如此至於燕王則不然其於忠臣義士必根株盡絕乃已奉天刑賞錄謂公夫人

兒外

卷二

二

旣死有把與狗嗅之盲婦女何辜又何其積怨深怒若斯之極也

黃侍中傳

公諱觀字瀾伯一字尚質池人榜姓許洪武甲子貢
太學領解登上前胡奉安爲祭酒太祖以爲生許觀鄉試
會試殿試皆第一特旨褒獎是爲開初三元也除修撰
禮部侍郎改侍中與方齊並見信川建文四年燕兵已
迫幸詔募兵上游督諸郡勤王至李陽河間變痛哭朝服
東向再拜投羅剎磯湍流中死之時年三十九先是公度
國勢不支知夫人翁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以而夫
人果被執發配象奴伴持金釵給象奴出市酒有急攜二

史外

卷二

三

女室家屬十人沉淮南橋下死一日葬燕王得公冠束芻

肖形斬之族其家逮及姻黨公屍順江流而下夫人屍溯
江流而上數百里會聚焉方夫人投水時嘔血石上成小
影每陰雨輒見彷彿鬢鬟側立清溪居民時見祀業者一
人攜二三女郎立溪畔人爲公也駭歎立祠而以夫人配

食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篡弑之殘虐未有甚於燕王棣者也
夫革除之際忠臣義士式問封墓固無望於季世然如王
保保之逆而恭于英之思主保全道帝之仁風義舉

史外

卷二

四

固足以教忠孝而動頑殘且此猶異姓之臣亡國之俘不
得與宗國世臣比燕王去高帝無幾時也夫豈不聞焉胡
乃篡國之後舉君父教養愛惜之人材族誅瓜蔓斷等妻
孥甚復遲遲刑於既死之遊魂殘魄不已值乎劉誠高諸
高帝有云殺運未除然未聞乾坤殺運專爲忠臣義士而
開也豈三代以後之天弑父弑君陷於氣數之中卽殺士
殺賢不得不出於情理之外乎迨至榆木川之變死非正
終屍徒錫額此與沙邱軀鯨亦復何異况夫高煦效九錫
銜骨燼語云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練御史傳

公諱子寧初名安以字行其先本江西淦東東山人父僊遷三州是生公三洲南爲王峽峽後爲縣公實縣人也洪武十八年會舉對策以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修撰歷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爲吏部左侍郎拜御史大夫燕薊變起李景隆用兵屢敗召還公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景隆文正子驕汰妄人觀望懷二心帝以門第肺腑故不聽公憤激大呼曰壞陛下事者必此賊也巨儒員執法不能鋤奸請先伏誅因大哭求死帝駭而罷朝先是

史外

卷二

五

耿炳文敗帝問誰可將者大常卿黃子澄力薦景隆舉朝爭言其不可帝獨然之親臨之於江許賜厚玉帶斧鉞而召炳文還京亦不誅燕兵渡淮靖江府長史肅用道衙府紀善周公是修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齊黃怒且誦公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齊黃愧而止燕王篡立指揮劉傑縛公主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公噴血而前曰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死者百五十一人成遠者亦數百人公死時有侍媵抱匝歲子匿民間得免展轉入閩傭保六世孫綺爲新寧陳舉舉書記萬曆戊

史外

卷二

六

成陳計偕入浙有江右生楊應祥同舟先一夕夢公持蠟來謁心異之比入舟見書記侍側雅哲不羣指問何姓縉以本姓對生心動叩曰得非吾里練中丞後乎縉不應而泣數行下生疑駭固叩之初公被擒前一夕取血裙大書縉字付侍媵者世閱之不示人縉緘於衣領中至是言其詳縉之有光燁然上冲者久之生亟以百金贖縉陳不受遺縉縉不肯行日以死殉國人臣之恒且九族亦矣歸將何爲生益賢之歸家具白當事者以幣來聘授以巾服置山廬百畝俾奉公祀一時聞者嘆息謂天道非遂無知者

號爲歌詩紀其事公攸峽人嘉靖元年以流賊亂割分峽江爲縣而淦東東山實隸峽淦與峽爭立公祠淦之人曰公淦人也何與於峽峽人亦復之至爲訟詬詈太守錢琦議兩祀乃定琦爲立碑系以詩曰中原龍戰日萬國撼雷風天意別有主人心獨在公青山無斷骨白日顯孤忠到此看臣節羞言靖難功

汪有典曰嗚呼以奸雄之姿而挾以帝王之力夫何所不至哉然而不能奪匹夫匹婦好善惡惡之心公歿百餘年淦峽之人爭祀不衰卽當日之腹誹目怒於淫刑以逞者

舉從可知矣甫中有二蔡一君謨派一京派京子孫漸京
所爲與人言毋自詭爲君謨後蓋祖宗之奸邪不世於子
孫若此方黃諸公燕王所目爲奸黨者逮夫榆川告變屍
且未寒仁宗卽諭侍臣方孝孺輩皆忠臣宜從寬典雖有
孝慈不改幽厲可畏也夫

史外

卷二

七

卓忠貞傳

公諱敬字惟泰瑞安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
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公負高世才讀書十行俱
下終身不忘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
律曆兵刑皆能究悉爲給事好直言或以大剛則折爲戒
曰吾知盡諫職耳禍福非所計也將諸王在宮中服飾與
太子無辨公乘間言於上曰朝廷視效全在宮中此紀綱
所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
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

史外

卷二

八

建文初燕王來朝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北平強幹之
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從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
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
察帝曰燕王骨肉至親何能至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
帝默然燕王旣入簾責公不奉迎曰此非前日奏裁諸王
者耶公厲聲曰若用敬言王安得至此燕王欲殺之而憐
其才且曰奸臣皆欲害朕敬止欲從朕內地耳繫獄或以
管仲魏徵事勸公不聽姚廣孝爲僧有重名公每輕而抑
之街巷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沼吳王衍不殺石勒

而終終行陛下所冀爲重王在地勢敬言見用一至
南面張中曾耳豈有今日哉遂族誅之公臨刑嘆曰變起
宗廟無如之何死有餘罪神色晏然籍曰如生後學士
劉忠惠公傳其事程論曰忠貞

江有典曰嗚呼秦閔之朝君臣交拜人謀不誠天亦職其
外矣蓋秦軍圍事高公魏謂帝曰各處親王驍逸不法皇
上所難處也臣愚賢如河東東平則下詔策賞之驍逸不
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答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
後合親王告太廟創其地而廢之豈有不順服者哉監察

史外

卷二

九

御史韓公郁曰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
迎是王爲周公俾各命世子持青龍旌能只守藩不聽
夫公之言曰幾非至明莫能察幾非至勁莫能斷當是時
太臣謀國意彼才陳識瞻皆短廟堂多疑備之甚固外鮮
亞夫之將烽火迫於京畿柔輪弄於便殿秘計欲剪親王
廣譽無役叔父乾坤昆弟自風雨端然薪燧火借劍無人
國幾至此欲無亡得乎李齊謂齊黃諸人功之首罪之魁
罪魁滅建文功首與成祖大事後而論罪或然矣功何有
哉從而爲之辭卽齊黃亦屍視也

景御史傳

公諱南平字耿直寧人洪武二十七年試禮部第三人
對第二人授編修歷官右僉都御史燕王謀不軌公奉命
察燕邸動靜燕王謀之言論明快大被稱賞既立諸臣
死節者勳勳公密奉閔帝出了國興復獨白諸燕王燕王
喜曰吾故人也卽仍其官當此之時燕王目齊黃諸公爲
奸黨榜姓名於朝堂而赤其族公偶體尚大節人不取犯
口私行妖犯一女畏公輒避之天下無少長稱正人卽交
口曰景秀才公素與齊黃諸公善又數預兵謀雖慷慨殉

史外

卷二

十

國難至是獨委蛇侍班人慮怪之公之侍燕王也雖曲柔
待變而義不能無形於色燕王亦不能無疑於公會欽天
監奏有星犯帝座甚惡其色赤一日早朝公偶着緋燕王
心動執而穢其服則采衣麻帶劍躍起誓立燬罵曰欲爲
故主報仇耳燕王大怒曰且無論天子卽親王敢爾公曰
若背畔高皇帝帝命爲亂臣賊子卽已非親王何乃天子大
罵不絕聲扶其齒目扶其顴頰之含血若有所攻術而前
直噴燕王衣燕王驚起而走而如土羣臣侍殿上者咸愕
眙失措遂剝其皮草植之城長安門鐵帝剝肉至盡碎磔

其自是夜燕于夢公使劍衛殿追擊僭倖下第
其父面語曰汝猶能刺賊耶索忽爾行數武前軍燕王
王大驚令武士火其皮士皆噴血仆地不能起于頃其
其部暫相擊衆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然公猶時時入
好爲屈

注有典曰嗚呼張良之擊秦政於博浪也吾意政之魂
已祇同不待沙邱之氣絕屍體亂吳而後乃今爲其
父也公於逆燕大猶是矣方公之委蛇於其朝也蓋視燕
土亦一莞女之妖而直欲以皇秀才厭勝之耳此所以動
其外

十星家也歟

卷二

十一

宋史紀事本末

公諱希賢字閑帝從亡臣也松陽人由賢良官御史疏兵
犯闕帝命直欲自殺翰林程公濟曰不如用亡策諫言皇
祖自道微我大難則發令戴泰先嚴宜急出之少頃少監
王執孫節子解得度牒三紙曰應文應能應賢尋相緝不
能乃備具程公卽爲帝祝髮授楊應能受應能牒公穀
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君公袖出黃冠曰易遂從
帝適去永樂紀年之發末公從帝投道之永壽寺甲申從
帝去適至襄陽就牛鼻先於西山秋由池上抵廣州過史
史外

卷二

十二

仲桂家復從帝至杭覽湖山諸勝隱迹爭慕帝渡錢
塘浦江鄭洽家帝坐孝義堂中扁無故事馳趨天泰曰
此不可久留從帝去而至會稽雲門寺重九從帝游天台
廬蕩冬從帝還楚蜀乙酉從帝至重慶雪華和尚結菴於
慈慶里遂奉帝西居焉丙戌從帝至滇依西平侯沐晟投
五華山登梵宮獅子座繼聞賊孽王承燭鼻卒晨恐請
帝適公與應能結庵於永昌白龍山帝居之已丑帝東
行册公與應能守庵未之從也庚寅帝還白龍山辛卯有
司燬庵從帝去白龍山至大理之浪穹公與應能募建菴

巷成程公鑑之得劉之坤曰劉極而順吉卦也居之王辰四月公卒先是年三月應龍亦卒帝勸連喪南亡臣哭而並葬巷東方泰閣之祝髮而逝也其主神樂觀議從亡者二十有二人兵部侍郎廖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翰林侍讀史仲彬一曰史彬吳江人編修趙天泰三原人程濟朝邑人一日積溪人待詔鄭洽浦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一云黃直武進人四川參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王中書舍人梁良主梁仲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灌黃巖人旗撫牛

卷二

七

吳先沅人王資劉仲教授楊應龍能祀縣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何州吳江人並公爲二十二人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比邱楊應龍道人程濟並公應賢爲三也往來給運衣食者六人馮灌時稱寒馬先生時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巷後稱雪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主人時稱倦主趙天泰適末爲補衣葛翁時稱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鍋號老補鍋牛景先囑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餘俱還相應援以濟緩急汪有典曰嗚呼燕王既篡之後肆其虎狼殘殺之心密網

深求忠臣義士幸而獲保要便族姓者蓋亦絕鮮矣其聯述者率多漫滅不可考好事者或輒爲哀錄大都傳聞異辭然義關名教君子寧過而存之且此諸人皆從亡之最著者也早故附載之俾世之學者知方卓諸公之外尚有危身奉君刀鋸鼎鑊所不惜而卒亦莫能及者夫亦笑密網深求之徒爾爲已而人山崩海竭忍死於會怪雨之中忽彼蒼而妖時日瘋癲加之以死欲求其行事而不可得者豈復何限也哉

史外

卷二

十四

程翰林傳附高翔等

公諱濟陝西朝邑人一日緡溪人以明經爲四川岳池教諭高翔奉閔帝初卽位未踰年也公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請豫爲備先是洪武十五年詔選高僧入侍諸王僧道衍以術干燕王請當爲太子燕王卽乞道衍得之既之藩日操車馬與道衍共異人術士之流謀不軌伺中朝甚急及有日矣而帝謂燕王骨肉至親非所宜言朝議公諺妄述至京將殺之公曰陛下幸因臣至斯無兵殺臣本晚遂下獄明年燕王反赦公爲翰林編修燕兵至淮

史外

卷二

主

上廷臣有請出幸湖湘或浙江以避者方公孝孺謂當堅壁以待勤王之師議不決公曰守亦亡不守亦亡然守爲是乃定四年六月乙丑燕王犯闕吏部侍郎蹇義戶部侍郎夏原吉等暨編修楊榮楊溥吳府審理副楊士奇世所爲之亡地公作反書其書曰燕王逆臣也謂三楊待詔解纜所謂解學士者也率先羣臣迎燕王叩頭勸進當此之時帝左右惟數人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之羣三子變服出走倉皇復棄三子於宮門長吁歎自投公遂入宮衛帝請曰數也不如出亡臣當從當此之時少監王敏進高帝所遺鐵篋公碎篋得度牒袈裟帽鞋

刺刀俱備卽爲帝祝髮從鬼門出帝遂爲僧號大開教授楊應龍御史葉希賢亦祝髮從公袖出黃冠自易遺物之幻也高帝以皇貴寺僧順則擬操削平僧亂中順天子帝則天潢亂于元孫奉神靈之統爲宗廟社稷之主千而爲大師道衍知養病虎嗜殺之徒濟惡燕王釀成其奪禍列五等公與楊公葉公文學侍從之臣爲黃冠爲緇衣意易姓於榛莽持鉢南北東西虎狼寵伺之鄉舉一代之祖孫父子君臣朋友得喪窮通反覆錯亂於浮屠氏之間抑何怪也論者謂高帝於諸王不慎擇名儒碩德

史外

卷二

七

夢夢於奇衰之僧詭謀之不臧此責備之刺談不足又道者也公既奉帝出亡自神樂觀啟行由京口過六合至襄陽抵雲南永嘉寺留一年明年奉帝離雲南由重慶抵襄陽入吳至史彬家史彬者徐王府賓輔與刑部侍郎金焦等晦迹遙爲帝應援者也事在葉公希賢傳曹彬三日奉帝游兩浙歷天台雁蕩與金焦馬二子稽山主人會已而復奉帝返雲南明年奉帝至重慶之大竹善慶里明年奉帝至西成候沐晟家問旬日結茅白龍山明年戶科都給事胡濬訪張三丰質爲帝公奉帝遁迹不出明年白龍菴

吳公出山募其明年奉帝東行至善慶里復至襄陽已而還蜀明年奉帝復至白龍巷史彬部節程亨至各獻帝方物明年有司毀菴奉帝至浪穹鶴慶山募建大善慶明年楊葉二公相繼卒公獨侍帝左右明年奉帝南行至河度馬嶺遇寇義始卒以帝免明年爲帝募糧侍帝學易數明年奉帝游衡山明年奉帝命錄述從亡傳藏山賊中帝足疾蔡公乞藥於城西帝初亡時腫即痛不能行公扶持痛良已帝嘗歎濟險阻相扶周旋不二也公亦嘗病帝日夜坐榻旁淚雨下公泣曰濟不死師在濟何敢死其以天命

史外

卷二

一七

自信如此明年與帝遇史彬於鶴慶之大善菴奉帝避鄒東復至衡山明年奉帝還黔明年侍帝觀佛書明年奉帝入蜀備游諸勝登峨嵋明年奉帝入粵游南海諸勝明年奉帝還歸於菴南之豫泉明年奉帝入楚登章臺山雷大別山明年奉帝東行遇史彬於逆旅復奉帝遊天台至寧波渡蓮花洋是年燕王操稱皇帝之二十二年甲辰秋七月庚寅朔於榆木川明年奉帝謂大士於潮音洞已而自幽還山是年仁宗崩明年侍帝祭從仁諸臣於菴前明年奉帝移居鶴慶之靜室是年高祖反自宗擒錮之已

而銘死明年漢寇亂奉帝入蜀明年奉帝游神女廟黃子機漢中明年奉帝至成都明年奉帝還浪穹菴殿移鶴慶山明年爲帝出募菴成帝頌之曰許志明年奉帝往陝西至延安南行入蜀至夔明年奉帝入楚至永安武昌下九江復遊杭州吳山天台明年奉帝在京城明年奉帝復至吳江史彬家彬已死復游黃陂明年奉帝行與西是年官宗崩明年奉帝還滇下築舊日之浪穹明年奉帝復游我府已而還浪穹明年奉帝復遊興西明年勅帝還滇不聽明年帝決意東行公著之得兌之歸拜掛几大呼曰大酋

史外

卷二

一八

今太歲干支皆金火必克之行夏之時其危乎會有同帝僧竊帝所爲詩事覺公從帝至京帝迎入大內公北向帝首曰今日方終臣職矣遂去不知所終初公與同邑御史高公翔言志高曰願爲忠臣公曰願爲智士燕王曹芳召問高公高喪服入見語不遜或其族發其先墓讎犬馬曹芳焚灰揚之以其地爲滿澤園親戚悉成邊語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今世世歸州也

汪有典曰嗚呼建文永樂之際君臣之變極矣論者皆言黃首禍予燕兵端予獨以爲不然燕王之於恭園固所謂

削亦反不能亦反者特謂其不效也
反官宗時傳檄遠近亦以首輔張璠為首
成案實一黃案史臣休禍傳會後世執為定案
哉且燕王於恭閣諸臣不啻遺種懷於前所不啻隻字刻
於焚坑獨於恭閣史氏紀有容忍焉有恕辭焉無是理也
況其子孫之朝歷數十年時移勢易羣臣而修文實錄
復還紀年固斷不許即當日可知矣自古篡弒之人貽奸
神譴不甚其君之罪不足以應人心不其君之逆不足
以欺後世不謂骨肉至親而亦然也悲夫昔者有窮暴夏

史外 卷二 元

少康奔竄四十年其故臣伯靡卒能收燼於荒光復舊物
公從恭閣出亡亦四十年往來東南滇黔諸省顧不能糾
集義旅為恢復之舉豈其才畧出伯靡下哉天數已定公
知之誠不欲以其君為孤注之試也蓋恭閣之類於危
者數人賴公得脫天之生公固特別開一君臣之局於獨
斷盡成敗利鈍之外不可以常理測也卒之恭閣不復
國而歸國不作君而作師考終大內掩魄西山而燕王父
子之骨固已朽矣矣知哉惟公仁哉惟公

入手將詔選高僧鐵案特地提清推原溯本非為評黃

出脫也通篇紀事只以明年二字推展下事
即諸帝之崩亦概從附見是處恭閣之見固已極其
其身固在也諸帝止書崩不書即位至永樂時則書姐
且書名書地書稱皇帝義頗竊取。燕王舉兵宜書反
不宜書靖難恭閣使亡宜書篡不宜書遜國城中事無
大於此者那得模稜。他本載公行前門遁甲諸異術
余概為削去總覺正當

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
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為僧期滿宜返邦

史外 卷二 三

國以黃紙為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恩府土官知府岑
瑛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令官鞠之乃言其姓名
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
海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英宗命錦衣衛鎗禁之凡四
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譴戍遼東邊衛事見
皇明典故紀聞

史外卷二 終

史外卷三 前漢書卷三

劉忠愍傳

公諱球字求學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授禮部儀科司
主事應侍經筵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
言奉天殿詔求直言是時內監王振專侍帝起居多不
法帝仰之益爲亂公應詔陳十事勸正學以正心德親正
務以紀乾綱別賢否以清正士選禮臣以隆祀典嚴考覈
以隆吏治慎刑罰以彰憲典罷營作以蘇民勞定法守以
杜下移息兵威以重民命修武備以防外患疏入振大怒

史外

卷三

一

而錦衣指揮彭德清者公鄉人也附振用事公卿率趨諂
公獨不爲禮德清鄧之摘疏中乾綱使不下移語激振曰
此指公也會編修董璚自陳願爲太常卿事神下詔獄而
公疏有太常不可用道士宜易儒臣語則大喜曰此可並
殺球遂矯旨逮公當陞梓去縛至暗室中密令錦衣指揮
馬順殺公一夕五更順獨攜一倭推獄門入小校前持公
公知不免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校持刀斷公頸血流被
體屹立不動順舉足倒之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
裹衛後隙地董璚時在獄與公同卧從旁匿公血裙璚尋

得釋持以歸其家始知公死然未審何日也于鉞或疑屍
僅得一臂乃以血裙葬焉後贈翰林學士諡忠愍公小
校後語人曰馬順仗我懷刃相隨迫於勢不得不止問
劉公忠吾儕小人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死未幾馬順亦
死死時梓順髮拳且就之曰老賊令爾異日禍爾我其劉
球也英宗北狩衆擊殺順踐踏髮頸刻而盡并請景帝
籍振家無少長皆斬之先是龍川思任發叛擾邊王振方
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公上言帝王禦夷
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

史外

卷三

二

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並吞諸郡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
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野禾舍門進之近圍邊
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龍川僻陋藏之不爲武釋
之不爲恤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埃修墩堡選將帥練士
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振不從未幾已已之變
車駕蒙塵而公言乃大驗公既死布衣成器設位龍泉山
嶺爲詩文祭而哭之人名爲祭忠臺

注有典曰嗚呼有明宦官之禍始於王振而壞於三楊祖
制內官不過五品傳奉罷掃而已其名無聞也永樂中馬

秀孟軻諸人聞之。然則宋世用事也。宜聽王孫卿承
成諸人承範以事。而宋世政制國令也。至正統時
王振竊弄太阿。生殺在手。而國勢遂大變矣。自此而天子
深居大內。不得與群臣相接。議政自此而公孤星散。批
璽傳票。不得與聞矣。自此而天子呼宦官為先生。舉朝
除宦官為翁父。上無紀綱。下無廉恥。首足倒置。武備懈弛。
而胡虜跳梁。至尊家孽矣。梁芳李廣江也。錢寧劉瑾之徒。
相繼接踵。以天子為傀儡。等鄉曲若嬰兒。馴至提聞而明
祖屋矣。嗚呼。禍所從來。誰職其咎哉。方英宗即位之初。纔

更本

卷三

九齡耳。王振不法。積非一日。三楊受顧命輔。士防微杜
漸。清君側。奸事無有。重於此者。帝既冲幼。版圖公竄任
守。忠故事必無中阻。旁撓之患。勢無有易於此者。又況太
皇太后既歿。振奸欲賜振死。乘此也。陳其罪。而擇而戮之。
豈更無有捷於此者。胡乃曲為乞命。若此大惡。當斷不斷。
非所謂模稜者耶。遂使移碑毀祖宗之制。專政撥生殺之
權。鉗制臺諫。災災忠良。土木之變。幾危社稷。誰謂國鈞誰
生。厲階世多。稱三楊相業。為有明之冠乎。時以為心薰祿
位。志怵禍機。去鄙夫。一聞耳。雖有禍。何足數哉。英宗蒙

歷首。處南城禁錮。慮患操心。已備至。復辟之後。而純悼
王振遺官。刻像論葬。刑祀不一。而足記。既作子死。且無悔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有旨哉。有旨哉。使果尚在。當必
復用。吾未知禍之所終極也。則三楊遺之也。王振問楊士
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薛瑄。瑄夫以宰相薦賢婦
寺。薛朝建污簪。終不已。極乎卒之文清。以不附振。幾陷大
獄。伯仁山誰而死。可謂知文清者乎。且王振問及鄉人。是
楊黨也。即不宜以其鄉人。判文清。即為振鄉人。賢者也。亦
不宜舉以為振對。無一可者也。因次公傳而附論之。

見外

卷三

四

于忠肅

公諱謙字廷益長山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初授山西道御史超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歷十八年還部正統十四年己巳英宗北狩邸王奉太后命監國百官集閣下憤王振挾上陷虜傾危社稷請滅族以安人心奉命克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從旁叱衆退給事王竑憤起摔順首曰此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排之立死又拯二閣之嘗私振者死當是時衆聲洶洶班行雜亂上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直前拔王請降令旨拯順

史小

卷三

五

與闖死者義激無罪行旅振籍順家矣衆乃退公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公手嘆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邸王既即位公泣言於上曰庸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可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並日蒐乘繕城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繼衡雷通張軫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特部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竄遁州倉欲守之或不能毋委以與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

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所急者葺諸厥宜亦聽軍需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冬十月也先以送上皇爲名與脫脫不花入寇紫荆關京師戒嚴侍讀徐理言天象紫微中宮皆有變宜及時遷廷臣多以爲然公厲聲曰言遷者可斬也夫京師天下之本宗廟社稷陵寢皆藏儲在若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由是固守之議始決分遣五城兵馬司悉燒城外倉場草豆數百萬計或言當請於上公曰冠在目前若少緩俟命下適以資寇使借此持久生困我非計也未幾也先果至父長陵獻陵景

史外

卷三

六

陵遇日攻戰石亨欲歛兵避其鋒公不可曰賊氣張矣奈何示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援甲統大營軍德勝門外諸門皆嚴兵以待總二十二萬虜不敢犯以數騎來嘗公設伏空室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孫鎧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公使謀謀上皇掛駕遶夜令人以火炮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庚午四月大同參將許貴言也先請和下兵部議公曰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也先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也先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旣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

繁達之則生變此時不可和也若能大修武備相機戰守使彼欲不得逞上皇自必還英園移文責勸介冑之臣交庶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諸將上皇太同城下勒降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廟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宣府人亦登陴謝曰國有君矣也先果氣阻不能挾重相桐喝始歸上皇矣公抱經濟才有再造功以王事多艱經年不遷第第若止朝勿留一養子自侍先是也先屢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葉宗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據異僭號南蠻西番各乘

史外

卷三

間蠢動命將出師事在俄頃公內固京城外籌邊鎮條畫悉中機宜倭更受成相顧駭服雖宿將勲臣小不中程律即請旨誅責片紙行萬里外無不惴惴効力上推誠倚任而口不言功深自歛飭嘗賜第關西公曰國家多難何以家爲取前後所賜璽書袍鏡冠帶弓箭之屬悉加封識藏時一謹視而已奪門事起徐有貞石亨曹吉祥輩素嫉公殷公爲名半以迎立外藩論斬籍其家方死時陰彈窮天行路嗟嘆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朵耳者以一觴酌其地而慟吉祥志撲之明日復酌慟如故弘光初贈太傅論忠

愍改諡忠肅賜特祠於其墓曰新功

汪有典曰嗚呼英宗委心闕寺身繫宮庭得罪宗廟萬無復君天下之埋況爲強虜奇貨隨其壓迫而六行酒不辱於此矣奪門之役齊臣力請復辟猶當引罪退避遜位元子顧乃貪天位戕元勳詎知即殺公於奪門之事尤無名乎景帝奉母后命監國即鎮名正言順革除帝號仇同推刃仇景帝是仇母后也且景帝當多難之秋而能任賢選將南征北距轉危爲安功在宗社固有明中興之君也使時無景帝以任公則中國六七年間不爲盜藪即

史外

卷三

八

爲虜窟宗廟社稷剪爲坵墟卽英宗亦何自得返乎逆閹陷身辱國事定之後尚建祠復官加恩身後兄弟功臣獨甘心焉人之無良亦至是哉或謂銅南城廢太子公造辟之言無聞焉英宗積忿於公久矣卽微有貞其能免乎

孫忠烈傳

公諱燦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刑中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宸濠爲逆已有逆公嘆曰投難於我死生以之顧以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舉他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剽地開爲縣饒撫二府龍兵備公曰緩急易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爲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

史外

卷三

九

寧州武寧瑞昌穀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峰青山諸堡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悉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出衛城兵器外府憂勞數月髭髮盡白宸濠知公圖已使人賂朝中幸臣去公而遣公棗梨薑芥以示意公笑却之副使許公達謂公曰寧王敢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左右之者貪重賄也重賄由於盜藪今惟剪盜則賄息賄息則黨孤公深然之每事輒與密議未及發而宸濠生日公等入謁宸濠閉公等府中脇爲亂公張目直視叱宸濠曰天無二日臣安得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

史外

卷三

敢違宸濠怒遂縛公許公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賊敢擅殺耶以身翼蔽公并縛之許公謂公曰我勸公先發者知有今日故也遂同遇害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起凡數日城中民大恐走收兩公屍屍未變黑雲蔽之蠅蚋無近者許公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許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及副使卽爲位易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世宗卽位贈公禮部尚書諡忠烈與許公葬祀南昌賜祠名旌忠許公贈禮部尚書諡忠節宸濠既反大索兵器於城不得賊多持白挺伍文定起義兵設兩公木主於文信國祠率吏民哭之南輦巡撫王守仁討平之人於是益思公之功

汪有典曰嗚呼宸濠之變公均徭賦飭武備實倉儲散鹽利偵奸黨規防機宜纖悉備至卒之濠反索兵器無從得招黨賊莫敢發至進賢安義不能走而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禍凡皆公早計熟慮摧剪其機牙羽翼之力也故論功新建遜其機先比節常山同此壯烈而阻於奸倖卹典無聞則威武之過也嗚呼若如威武又何尤乎

沈光祿傳

公諱鍊字純甫號青霞台稽人少時父翁際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公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跽請歸其父翁哀號慟楚翁感動亟命駕歸翁姬相歡如初嘉靖戊戌成進士知深陽在平清豐三縣入爲錦衣衛經歷錦衣帥陸炳雅重公與均禮不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過炳值世蕃酒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公感憤時事切齒不平則往往縱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鳴誦出師二表

已慷慨受聲長嘯泣數行下左右莫不灑然變色動容知其痛恨奸諛懷忠主上也北虜薄城下廷議乞貢事群臣畏嚴氏莫敢發言公越階抗論當從趙司業貞吉拒貢却虜明日上言請得二萬騎護度寢過餉道合勒王之族擊其情歸俾隻輪不返朝廷壯之已而抗疏劾相嵩父子奸邪誤國請戮之以謝天下詔杖公四十謫田保安其至保安也倉卒未有舍而保安賈者傍睨公曰非上書請誅嚴氏者耶揖之入徙家而家公知公者爭遣子弟來從學遂嘖嘖交口罵相嵩當是時虜數入塞邊臣擁兵坐視楊順

督宣大虜大破應州堡塞倭其退則剽戰士及路人之耳以獻功公賦詩飛書數順罪劄木爲偶人三像林甫檜及嵩旦暮射擿之已又從俠少年結死士思用間破虜虜入散金毀募土人爲城守順拊拾其狀告變嵩父子同巡按路楷捕白蓮妖黨竄公名籍中坐以逼虜嵩從中下其事棄公宣府市子衮堡坐死逮公長子襄於越欲並殺之順既害公榜示邊塞有藏沈氏遺文片紙按捕抵罪諸生武崇文欽公遺稿將火之忽中惡仆地恍忽見公義冠緋衣手劍叱之懼而瘞之後圖事白後穴地出之以授其子今

夏外

卷二

主

所傳鳴劍集兵書赤牘諸編是也襄居獄中以土造鼓矢之天曰此鼓若鳴則我父子之冤當白鼓成擊之不鳴卽又搏土爲之如是者數年一日鼓成果有聲嵩敗出獄伏闕上書訟父冤詔復公原官加贈光祿寺少卿襄以恩錄太學讓其幼弟裘嵩之敗也世蕃坐誅臨刑時公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學者以一帛署公姓名官爵於其上持入市觀世蕃斷頭詔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慟哭而去

汪有典曰嗚呼秦檜絕嗣嚴嵩亦絕嗣皇天無知而有知也豈不亦快矣哉方嵩之戮公并逮諸子而致之死與秦

檜風波之獄夫寧有異其爲子孫富貴之謀身後仇讎報復之慮連爾根本甚然情與世蕃併異姓假子非其血胤覆宗絕嗣之禍先受之而小人自愚耳迨其後阮大鍼則曰寧可終身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覆載生成何以厭其欲哉此文檜嵩之罪人也夫阮大鍼亦無子云

史外

卷三

三

楊忠愍傳

公諱繼盛字仲芳號叔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南吏部驗封司主事辛亥遷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驍得兵政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於二邊開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力爭之曰夫互市者和議之別名也其不可者有十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與之議和忘天下之大仇一不可也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二不可也以堂堂天朝而下與邊臣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大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摩厲以待試而甘心款詔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隳天下豪傑效用之誠四不可也庚戌之變頗講武事今無故言和使邊鎮偷安懈天下飭武之志五不可也往者邊臣私通外寇更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交通之門六不可也伏戎之莽在在有之惟畏國威不敢恣肆今謂國家勢弱而議和敢內地不靖之漸七不可也俺答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以互市終之彼謂朝廷尚有人乎長俺答輕中國之心八不可

也俺答後詐本非誠然我竭財力而釐之邊彼負約不至固未可知或互市卽入寇詭稱別部或以驚馬案上價或責我以他貨俱未可知墮俺答狡詐之術九不可也俺答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歲帛數十萬市馬數萬匹彼馬少我財帛已竭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久遠之謀十不可也彼倡爲互市之說以欺誰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曰外開馬市以羈縻之內實寬吾以修武備夫俺答至無厭也至無恥也請開馬市之後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一不如意彼卽違約是彼之人寇爲有名我

史外

卷三

五

之不應所求爲失信矣如果欲修武備何用羈縻此其說之誤一也曰方今各邊缺馬一聞馬市我馬漸多彼馬漸少夫市馬非市以排田獵車也爲征討計也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且俺答所市者馬耳彼豈肯以健馬爲市不過餓瘦羸弱隨市隨斃又安用之此其說之誤二也曰初許市馬暫繫其心將來通貢可爲久計夫今日之貢豈古所謂來享來王者哉不過謂我賂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食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通貢則彼

史外

卷三

六

自手取我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通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謂通貢又豈可許哉此其說之誤三也曰俺答性直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抬某處進不意期既許互市保其斯不人寇不知彼之種數日繁加以擄掠人口日益衆其服食器用皆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不供所需且彼非盡皆義士安肯堅守小信自甘淪倭以至於死乎縱使羈縻不過暫保二三年無事後將何以處之此其說之誤四也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而勝負難必孰若許開馬市休兵息民急修內治之爲愈乎噫爲此說者損國家之兵威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征有苗湯伐葛伯高宗伐鬼方文王遏莒豈盡皆不祥者哉春生秋殺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皆患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尚能保其生命乎此其說之謬五也觀此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俺答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寇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晝夜殺人之勞去年入犯我莫敢敵虛實旣已覘矣故今請開

馬市欲坐收中國之利況馬多撈自中國者冬春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撈之及至來春則又市之循環取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憤恨何極此事利於俺答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子皆知其不可然有人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議而行之者苟延旦夕違恤其他不敢非而止之者大家因循懦笑莫肯冒禍擔當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孱弱非不知隱忍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竊惟皇上初時震怒齎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非皇上之本心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懦辦事如此良可痛恨伏乞高宗慈臣之罪言追思欲討之初志收回成命銳意戎兵臣固爲皇上勒銘燕然懸俺答之首於臺山以示天下踰入上壯之下大臣議爲詆公撓邊計惑眾詔錦衣衛執杖貶休道典史公至則買山一區建道統祠召邑之諸生講學其中又倣古井田意教民農桑民皆瞻足彬彬多向學者而悉按列其聞公督牒取赴菴昌書院教誨府諸生公獨其不以禮徵辭之不得則復以書曰夫古之虞人庶

人猶知守己之正職官雖卑賤其志肯甘墮庶下哉本院知召之以有司之事則固典史之職也職後不以分自處乃拒上官之命今召之以教訓生徒則有師道焉焉職又安敢不以禮自守乃淪於辱身狂道者之爲苟謂職卑賤無可取也固宜踐踏之不足不當付以師道之重知謂庶幾可以充師任則固資師之責也未聞欲延師者乃治之以官府套數之常今之師道不立久矣古之師道則可猶也或求諸市井或求諸山林或求諸草茅田野之間故雖古之明王必致敬盡禮後之霸主亦知卑禮厚幣凡以師

道尊嚴不可挾勢位以屈之也本院有志書院是志欲行古道者欲行古道乃不能脫勢位之套而挾之憑牌擢取若僕隸然一則曰毋得遲緩再則曰毋得遲緩是以御史召之也夫既以典史召之職敢不尊朝廷之誥命守典史之官職而乃爲出位之往乎且古之設書院者專以講明道理今爲書院計而挾勢位以延其師則所謂書院者不過利祿之淵藪功名之筌蹄耳其於斯道何所補哉故雖不爲此亦可也職赴任以來其處上官僚友不敢一毫僭越今乃若與本部抗者非敢固倣取罪蓋位之所在雖不

敢論而道之所在亦不可苟如以牌而取遵牌而得惟
取知道之笑其如師道之不立何是職之卑賤不足惜而
師道之不立深可惜也嗚呼書院盛事也延解盛事也本
院召其勢欲其入而閉之門卑職守其道寧喪清操而不
顧且恨此相遇之所以甚殊而盛事之所以難成也盛伏
乞稽諸理恕其狂矜其愚而不錄其罪無任悚懼之至蓋
公之守正不阿雖遭次顛沛猶如此云能答數敗約入寇
仇將復露罪至族公言大讎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
令月餘達南京戶部主事三日復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

卷外

卷三

九

道復調兵部武選司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惡爲刺骨而善
公竊以不得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嵩甚於讎公始遷
刑部郎家穢疾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生不寐曰天子遇
我厚矣何以報夫人張從秀笑曰公休矣且歸耳一仇鸞
因公幾死今爲父子百鷄也安容直言公霍然大悟曰吾
乃今而知所以報也遂密具疏劾嵩不抵家取道赴京師
審三日以正月十五日上之其畧曰臣前諫阻馬市荷蒙
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臣蒙此莫大之恩思
所以捨身圖報之道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在外

之賊惟俺答在內之賊惟嚴嵩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
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
俺答之先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罷中書丞相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嚴閣之
臣惟備顧問視制章祖訓曰有建言設立丞相本人凌刷
全家處死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
而稟而後放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一或少違顯
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
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壞祖宗之成法一大

史外

卷三

三

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以
典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用一人曰我薦之也黜一人曰
此得罪於我也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亦尋別
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羣臣感嵩甚於感皇上畏嵩甚於
畏皇上竊人主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人
臣事君之忠也皇上有一善嵩必令于世蕃傳播於人曰
上初無此意我成之編輯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頒行
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謂朝廷善政皆出於彼掩君
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

乃今子世蕃及義子趙文華代擬如經歷沈鍾訪一
張大學士李本擬告本即送世蕃同文華擬上高既以巨
竊君之權世蕃即以子操父之柄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
之語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
賞罰之不明高欲其孫得官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
兩廣總督竄孫嚴效忠名征蠻奏捷以鎮撫效忠告病嚴
鵠襲替加陞錦衣衛千戶冒海疆之功功五大罪也仇鸞
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世蕃受鸞重賄薦爲大將後知皇
上疑鸞始發其過惡以掩前迹是通寇者鸞引用鸞者高

史外

卷三

三

父子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肯受顯戮高之罪惡又出鸞之
上矣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僥倖犯京深入失律我軍
有勇無其情歸此一大機也高乃謂兵部尚書丁汝璈曰
京師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能客飽
白退耳以故汝璈傳令不戰及皇上逮治汝璈高又曰無
恐也吾爲密脫保若蓋恐汝璈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
以安其心汝璈亦恃當平日有同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
汝璈臨刑始知爲嵩所給乃大呼曰賊嵩害我誤國家之
鉅機七大罪也黜陟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得專且私也

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又於考
察京官時罷其兄中書舍人徐應鼎戶科都給事中鵬汝
進以劾嵩世蕃降典史矣又於考察外官時論吏部削汝
進籍夫考察大典也皇上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
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亂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府部
之權既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
文武官之陞遷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
亦通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
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
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失天下之人
心九大罪也我朝風俗醇厚逆瑾用事始變嵩爲輔臣諂
諛以欺乎上貪污以壅其下天下化之以守法爲固藩以
彌縫爲通敏以清介爲矯激以奔競爲緣達使人不復知
有廉恥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入耳目
而皇上若不知者何哉蓋有五奸以濟之嵩以賄結皇上
之左右皇上上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凡聖意所愛憎嵩先預
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謀奸
一通政司納言之官嵩令義子趙文華爲之章疏至司先

史外

卷三

三

周訓封少有干涉卽爲弼範御史王家勳嵩之本停五日方上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黨夫奸二嵩內外強維周密所畏者原衙門緝訪之也今世蕃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皇上試詰嵩之請孫所娶者誰氏之女則可知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牙奸三厥衛既已親矣猶慮科道言之嵩於進士初選時非知知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中御史之列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四科道已入其籠絡部臣亦可慮也嵩又令世蕃視各部之有才望者網羅

史外

卷三

三

門下其有異議卽時斥逐是皇上之百司多賊嵩之心腹奸五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令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憂危同險攻難去之臣覲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願皇上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每恨壞天下者逆黨與嵩竊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一奸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

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畏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三則令殺往以全國體內賊去而後外賊可除也疏入上怒公惡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擢公下鎮撫司詰問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王嚮不懼嵩者且王家事裏寧不要爲嵩敗耶獄上詔杖至百有剃廣王之語遣公螭蛇腹謂服之可以聖杖公曰椒山自有膽却之談笑受杖竟論死夫人上疏請代曰臣夫楊繼盛先任兵部車駕司因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

史外

卷三

三

謀聖恩僅從薄論因鸞敗首賜煎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銜恩感泣祈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一時昏昧遂發自言復荷聖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刻去符肉兩片斷腿筋兩條膿血流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盡汙日夜號痛備極苦楚是年荒寒貧常不能給臣紡績餉食已經三年言部兩次奉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皇上原宥之生但聞今歲題奉欽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

賈曰皇下然臣仰惟皇上方雖養冲和保舍元氣昆由章
未嘗欲爵所豈惜一迴宸顧下恩復論餉案察臣變轍之
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斬臣斬首即
市以代臣夫之死臣夫雖遠禦魑魅執戈矛心能爲靈
場致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荷結無盡
矣疏奏爲萬所持不得上遂以十月乙卯賜斬西市臨刑
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寫作忠魂
補盡懷恨受聲長嘯以殺公繫獄時有吏應生昔周旋左
右尚書屋梁之不爲勳而王公世貞徐公中行吳公國倫

史外

卷三

三

王公世懋職襄陽兵部侍郎王公遼卽獄中以女許配公
次子應箕公赴義時執手泣訣經紀其喪或憐以禍勿恤
也公生平動履本末具見公所自爲年譜予不著撮其大
者公歿之七年詩軒狀大露上採御史鄭應龍言逐之歸
戍其子世蕃又二年御史林潤白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
其家貲鉅萬萬削籍寄食於人以死隆慶初贈公太常寺
少卿諡忠愍予祠祀廕其子太學生萬曆三十九年保定
知府武文達建祠於保定西郊道衢之東岡鑄成萬父子
仇爲三級像北向跪供謁公祠者椎擊之

汪有典曰嗚呼士君子同事探策不患言之不忠患乎
驗矣而君不信信矣而幕用之不誠也若公之竭忠盡忠
帝之悔悟罷錫斥未久而賜環宮一歲而恩遷臣主相如
固已入肘腋而通籍寐則常轉圜如膝之朋乘疾雷破柱
之勢爲除惡務盡之謀區區恃有獨契耳公嘗謂同年友
王公繼津曰君才當大展姑畜飲鋒銳勿使惟盡其心而
不計事之成否人皆知致身爲忠不知爲天下愛其身尤
爲忠之大者然則公之自愛從可知矣公初亦欲請告山
居潛養數年然後出而任事及一歲四遷則又自嘆天不

史外

卷三

三

成就用之太早幾非在我無可如何而世且詆公以惡惡
取重禍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也

海忠介傳

公諱瑞字應麟號剛峯瓊州人嘉靖己酉舉人以母老家貧就市平教諭初至詣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尋進淳安令清苦自勵總制胡宗憲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公斗骨嚴厲茹義風生所彈劾不避權貴事在必爭垂紳正笏不能奪嘗嘆景朝柔懦無爲皆婦人女子以此嫉之者衆至有詆公大奸極計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辱國者顧公不少挫也郡憲卿負嚴嵩勢以中臺出理鹽政張甚將往嶽之齊雲

史外

卷三

三

檄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公爲書語懋卿臣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懋卿得書色變罷齊雲行而嶽巡鹽御史袁淳以他事劾公論與國判踰年遷戶部主事世宗初年即事立修已而懋於方士長生之說益倦勤惟攝靜西苑郊廟不親朝講久廢而祈禱齋醮土木工作繁費宏多大臣宰相競以青詞阿上意公於是上疏曰陛下卽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敬聖之祠天下忻忻謂煥然更始無何而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立修大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絕弛

妄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戕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舍民不聊生小吏頻仍盜賊滋起加以賦役日繁盡室懸磔人因卽皇上純元之號而磨度之曰嘉靖者言家家淨盡而無財用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仙輿相率表賀陛下誤爲之羣臣誤順之臣愚謂陛下之謬多矣大端在齊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未嘗久生於世漢唐宋方士亦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

史外

卷三

三

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至仙桃仙輿怪誕尤甚桃必採而後得藥必搗而後成茲無因而至有脛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立修多年一無所得則立修之無益可知矣誠謂然悔悟曰曰視朝與廷臣講求天下利害流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流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堯舜伊傳周召之列民物熙洽然爲太和陛下性中真樂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施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繁想遙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疎精神求之終身

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爲諛小臣畏罪而爲順者遂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疏入上大怒廷杖六十下鎖下衛獄中外籍押相顧失色而公道聲亦遂聞天下是爲嘉靖四十五年正月也是年十二月上崩於斯時也鐵吏鄭公必敬以肉餉公公度有旨赴西市則盡飲啜吏曰公今何啖耶公曰欲作飽鬼耳吏曰不然皇上實天矣新君必赦公故以相賀耳公大哭即嘔出所食而罷穆宗卽位首釋公復其官尋改兵部主事累遷至南京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公威名久著羣吏多憚公望風解印去捕豪

兒外

卷三

完

怙勢之家卒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藉其門以居聞公至卽易去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亦減其半吳俗貧富相傾公獨翼庇窮民而摧抑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踰華亭相接問其家無少貧自是士大夫之名貧暴者多竄迹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然公竟以是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張居正當國奪情起復好事者曰公姓名刊布疏稿居正命巡按廣東御史密訪之公方鋤圃使者入其家四壁蕭然訊以朝政皆不知亦未聞居正父訃音也嘆息而去起南吏部侍郎

陞右都御史掌兩院南都爲善望地官號史隱公以爲南臺猶北也徐正百官必自御史始一御史爲憂安公集諸御史痛惡之自是大僚至丞郎無不慙然不與敢縱聲伎劇飲爲宴樂者雨花秦淮牛首燕子磯諸處官宦遊屐頓絕往時豪猾屏息莫敢出而公未嘗苛求公退靜坐而已未幾卒於官貧不能具棺士大夫醵金以殯士民哭之罷市數日喪出江上白雲冠送者兩岸無墮地節食鹽漿之祭數百里不絕御史陳海樓風憾公問公卒入視見葛幃隱衣有寒土所不堪者乃曰迴吾怨恨之心矣計聞上

兒外

卷三

三

哀悼贈吏部尚書太子少保諡忠介賜祭遣行人護喪歸葬

注有典曰嗚呼唐以楊綰爲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間之賊坐中聲樂哀非尹黎幹獨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中承崔寬第舍宏侈並毀之公之風節多讓惜乎縮相而公獨居外不得一日立於朝廷之上則有忌嫉之者也神宗論祭公文謂高標絕俗直道躬身視斯民由已飢寒恥其君不爲堯舜失孤忠而叩關以增日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擢勳勵澄清之志迨起於再

處乃決歲而三遷歲石具膽卓爾舊京之望素經無業哀
然先達之風綜銓務而議主德貪領法臺而政先聲獎若
金在治百鍊彌堅俟河之清九泉莫及可謂深知公者矣
然請出於詞臣之手不然知其賢而疏且遠之其奚異於
郭公之好善乎崇禎甲申三月公石坊鏤石處訛然血下
見將憫其家禍拭之復出至十九日乃止公歿百餘年精
誠在天地海濱萬里與君國存亡真通呼吸豈不亦神矣
武

張姬石三縣令合傳

張公諱振德字季修崑山人以選貢授四川興文知縣天啓元年永寧酋奢崇明爲亂殺巡撫藩臬據重慶當是時公署長寧縣賊鋒逼興文而長寧去賊稍遠公乃被徵入關聞變疾趨還從者欲走長寧公以守興文爲正趨入縣而賊將至公督鄉兵與賊力盡援絕退集居民城守會大風雨賊毀土城入公度不支入署命妻錢二女淑昭淑慶各人持一刀坐後堂曰若輩死此吾死前堂左手持兩印右手秉匕首危坐賊至佯慰曰無恐公叱曰大丈夫從容就義何忍之有俄而賊焚民舍公曰此吾受命時矣遂率守人北向拜曰臣奉職無狀不能殺賊惟一死明志妻女伏劍死薪上僕婦皆從乃命家人舉火火熾自刎一門死者九人事聞贈光祿卿諡烈愍而長寧主簿徐大禮者聞公死嘆曰張君教我矣城破之日亦仰藥而絕明年有姬公死睦縣之事

姬公諱文胤字士昌華州人萬曆癸卯舉人天啟二年爲睦縣令履任三日而白蓮賊徐鴻儒攻睦時睦民十九從

賊公率以登陴僅數十人問民何以從賊曰禍由董二董二者延緩巡撫董國光子也居鄉會暴民不聊生故爲亂公呼賊曰若等以董二故挺而走險吾爲治其罪以害若竟而赦若等可乎公長身赤面鬚鬚奮張唇齒如施丹漆呼聲殷殷動樓櫓賊望見以爲神人歎呼羅拜敬而董一之黨暗發箭斃賊賊謂公給之大憤肉薄而上城遂破公排衣坐堂上嚼齒大罵胡不速殺我賊不忍割之去不可爲詩八章書於壁解印付小吏魏顯照及僕李守務北向再拜自縊死賊拷掠顯照索印不予與守務罵賊並死之事聞贈公太僕寺少卿並錄顯照守務復其家而董二遁去其後卒以贖免明年又有石公死長興之事石公諱有恒字季常號雲岫黃梅人萬曆己未進士授浙江遂安令調長興時劇盜葉朗山吳野樵等結島寇爲亂剽掠無虛日公設方略擒其魁賊利散而餘衆散處湖蕩間公分兵搜捕甚急至正月朔賊乘元旦節詭裝突入城大肆焚掠公間變出立廳事辦嚴賊露刃脅之公叱曰草賊敢叛天子殺王臣耶索印不可強之行不可以刃傷其長子確亦不顧賊擁之出儀門公曰頭可斷此限不可

賄也遂被害血上漬移時不仆至簿徐可行奔赴亦死之
賊搜其篋無所得相顧驚歎稱爲真正清官贈太僕寺少
卿諡忠烈嗚呼嘉宗之時賊禍已如此其皆陷城邑先後
以死殉者不可勝紀也吾得數人焉其他抗節者野史及
諸家傳記頗往往附見矣然或瑣略而不詳亦或倖逃賄
徇拘率忌諱宜傳者而不傳幸託於諸家傳記者或文不
能行遠則雖傳猶不傳又或有如昌黎臨陵輩問世而出
或不幸不及知知而未暇爲時往事移鄉里鮮有能舉其
姓字者則忠魂義魄嗷狐貉而隨飄風黃土青燐憂悲沉
史外

卷四

三

痛亦付之無可如何而已矣豈不惜哉予故謹次而錄之
南溪則知縣王碩輔守城禦寇力屈死灌縣則知縣左重
督兵援育與賊對陣死遵義則推官馮鳳雛罵賊死司獄
蘇樸降城死威遠則經歷袁一修亦降城死大足則主簿
張志與典史宋應早與賊持四晝夜並僕張成俱戰死石
州則知州官原任章昌同知童盡倫率衆殺賊死永寧則鄉
官原任松潘道叅政李忠臣約衆擒賊謀洩賊掩至被執
不屈死衆人胡復亦死之瀘州則鄉官原任應天通判高
光朝縣作倡曰君父誼尊則髮自盟臣子守定留顛爲報

與子諸生高在崑山兵復城殺賊百人死重慶則巡撫徐
可求罵賊死巡道孫好古駱口升相對自經公著知府章
文炳推官王三宅郭象儀楊愈慈同知王世科熊剛先知
縣段高選訓導趙燿典史吳應元縣丞蕭美葛壽德總兵
黃好魁叅將萬金守備劉自靖孫世侯毛民望王守忠李
繼周遊擊李紹指揮王登爵韓應泰崔英李世勳李永宗
鍾繼郁聯若千總王成龍千戶鄭應欽百戶范之偉張羽
汪起蛟俱戰死嗚呼是數公者只見於鄒漪野乘其出處
本末與死事年月皆未之詳予亦未暇深考也抑又聞張

史外

卷四

四

烈愍公殉難後教諭劉公布文華容人貢生署縣事甫半
載賊復至城破妻白氏從容語曰君爲臣死子爲君死盡
遺去家人同罵賊以殉此則其本末略可考者矣吁

張忠烈等傳

公諱銓字衡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巡視陝西茶馬內艱歸起按江西時遼東總兵官張承蔭敗破而經略楊鶴方議四道出師公馳奏言敵山川險易我未能悉知懸軍深入保無抄絕且突騎野戰敵所長我所短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也昔虜敗河之戰五將不還奈何輕出塞爲今計不必徵兵四方但當就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樹其敵多行間諜以搗其黨然後伺隙而動若加賦選丁騷擾天下恐

史外

卷四

五

識者之憂不在遼東因請發帑金補大僚有直言開儲諸先爲自治之本又言李如栢杜松劉綎以宿將並起宜責錫以一事權唐九節度相州之潰可爲明鑑又言廷議將恤承蔭夫承蔭不知敵誘輕進取敗是謂無謀猝與敵遇行列錯亂是謂無法率萬餘之衆不能死戰是謂無勇臣以爲不宜恤又論鎬非大帥才而力薦熊廷弼四十八年夏復上疏言自軍興以來所司創議加賦增銀三厘未已遂至七厘又未幾至九厘譬之一身遼東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猶藉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潰危亡

史外

卷四

六

可立待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聯人心以固根本豈可腹削無已驅之使亂且陛下內廷餉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礫何異乃發帑之高叫聞不應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蓋神宗初載張居正當國海內寧謐民則人給家足居正去遂多故指克日月事國計浸以促耗自萬曆二十年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接踵國用大匱而一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建極中樞三殿災營建之資以鉅萬萬而遼難日亟軍興益以繁費於是礦稅之使出出縱橫繹騷吸髓飲血天下蕭然生靈塗炭公所言皆關軍國安危而帝與當軸卒不省縱松敗時謂公有先見云嘉宗卽位出按遼東經略袁應泰下納降令公力爭不聽曰禍始此矣應泰字大來鳳翔人萬曆乙未進士用兵非所長規畫頗疎廷弼在遼持法嚴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而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蓋之兵也乃下令招降於是歸者日衆處之遼瀋二城後其

月與民雜居潛行淫掠居民苦之議者言收降賊或陰爲賊用或敵雜間謀其中爲內應楊且回測應泰方自謂爲計將借以抗大兵會三岔兒之戰降人爲前鋒死者二十餘人應泰遂用以釋君議明年天啓改元二月十有二日大兵攻藩陽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山城方戰敗還明日降人果內應城遂破二將戰死總兵陳策重仰援等赴援亦戰死公請令遼東巡撫薛國用帥河西兵駐海州前遼總督文球帥山海兵駐廣寧爲聲援疏甫上而遼陽失守矣方遼陽之被圍也公與應泰分城守已而勢不

史外

卷四

七

支應泰謂公曰泰不才微尚方靈龍固誓以身許按臣撫關外貴尚可收拾餘燼退保河西以圖再舉公不可曰吾世受國恩貴有城破身存之理守三日城破被執不屈欲殺之引頸就刃帥知不可奪送之歸公曰歸亦何顏速死爲可則以與送之不從以馬送之不從乃令二人夾持之送赴署衣冠向闕拜又遙拜父母遂自經事聞贈大理卿再贈兵部尚書諡忠烈父五典歷官南京大理卿時侍養等所詔以公所贈官加之及卒贈太子太保初五典度游內亂築所居實莊爲堡堅甚崇禎四年流賊至五典已

殺獨公妻霍氏在衆請避之曰避賊而山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保等死耳盡死於家乃率僮僕堅守城環攻四晝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鄉人聽賊者多賴以免公形貌魁傑豐顙廣額頰頰而髯望之即爲僱人先是保定有兩是亭以祀楊中丞繼宗許忠節達公理郡夢入亭兩公向公而揖曰方虛席以待治先微公同時殉難者有守道何公監軍崔公

何公諱廷魁字汝謙山西大同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涇縣令調寧晉遷刑部主事歷歸德衛輝河南知府西寧

史外

卷四

八

副使坐考功法復爲黎平知府會遼事棘還副使分巡遼陽袁應泰納降公爭不聽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藩陽陷同事者遣孀歸公曰吾不敢爲民望大兵渡河公諍乘半渡擊之應泰不從俄薄城圍未合諍盡銳出禦又不從城陷泣語左右曰吾負若屬其自爲地無顧我也懷印率其妾高氏金氏並二女投井死僕婢從死者六人都司徐國全亦死之事聞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諡忠愍

崔公諱儒秀字微初河南陝州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歷

戶部郎中遷開原兵備僉事時開原已大公辭墓而行曰
觀天象遼難未弭且經略臨之在上進止非司道所得事
唯以身殉耳散家貲募健兒八百人部勒偕行袁應泰以
兵甲馬仗不足恃爲憂公曰侍人有必死之心耳應泰深
然之無何納降議起公力諫不聽大兵攻遼陽公分守
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却頃之應泰所拔精兵先自潰降兵
譴起刃人於衝城陷有欲挽公潰圍出者正色拒之勦哭
戎服北向拜自經死事聞賜恤視何公廷魁賜額曰忠忠
以陳公輔堯段公展配祀陳公宇九室揚州人萬曆中鄉
史外

卷四

九

舉歷承平同知轉餉出關與自在知州段公駐藩陽天啓
元年石量異常段公牒應泰言天象示警宜豫防藩陽破
段公死之陳公方奉命印烙左右以無守土責勸之去陳
公曰孰非封疆臣何去爲望關拜拔刀自刎死與段公並
贈按察僉事段公澤陽舉人嗣是殉遼難者有秦政高公
高公諱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萬曆乙未進士授壽光
令歷官陝西參政乞養歸天啓元年遼陽破起秦政分守
廣寧遼東三面受敵自萬曆以來無歲不用兵而稅使
海股削十餘年軍民益困先後撫臣皆庸才玩愒苟歲月

天子又置萬幾不理邊臣呼籲漠然不問致邊事大壞袁
應泰承楊鎬之後復以納降敗於是以能廷弼爲經略而
以王化貞爲撫廷弼負邊才性剛與廷臣不相能化貞嫉
而懷素不習兵然有與援輔臣葉向高座主也不兵張鶴
鳴私人也咸右之於是廷弼化貞日構隙公知事必敗母
楊年八十餘涕泣不忍去母責以大義乃行已而念母老
屢乞歸方報允而廣寧失先鋒孫得功者化貞心腹將也
潛諭軍民降封府庫以待大兵未至城中已亂公禁之
不能止化貞股慄不知所爲乘馬遁去衆謂公既請告入
史外

卷四

十

關公叱曰吾一日未去則一日封疆臣也將安之夜作書
訣母策騎趨右屯謁廷弼言城中雖亂敗尚未知亟提兵
入城斬一二人人心自定公卽不行請授邦佐兵赴難右
屯廷弼所駐地去廣寧四十里兵止五千人廣寧兵十三
萬糧數百萬廷弼心怯且憤化貞之齟齬也不納於是化
貞走則亦走公仰天長歎泣語從者曰經撫俱逃事去矣
松山吾守地當死此汝歸報夫人遂解印綬自經僕高
承曰主死安可無給使令於地下者亦自經於側事聞贈
太僕卿諡忠節

注有與曰嗚呼遼事至神宗之季益劇矣一壞於楊鏞再壞於袁應泰三壞於王化貞覆軍殺將失地喪師竭中國之全力徒以供三臣之驕憤遼不必安而天下已危情見勢加彰明較著而當國者不悟又致廷弼以死也禮道濟曰壞汝萬里長城明運告終固不待甲申之歲矣

以外

卷四

十一

王太保傳 附田景勳

公諱三善字彭伯永城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主事歷官至太常寺少卿天啓二年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叛總兵楊愈懋推官郭象儀戰死遂圍貴陽分其黨破烏撒下璽安襲偏沅以阻援師全黔震動詔加公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公星馳抵平越所陳兵止萬餘人公大會將士誓曰貴陽被圍外援不至吾輩死黔則死法進援則死敵等死耳奈何不以忠義自奮即分兵三路以進令道臣何天麟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爲右部道臣楊世實督兵萬餘

史

卷四

十一

從都勻進爲左部而自與道臣向日升將二萬從中路進當賊鋒至龍頭營遇賊命劉超爲前鋒擊之斬賊驍將阿成諾賊奔潰公乘勢追擊之奪龍里城衆議去有會不遠賊必重兵堵截宜少休息公曰我兵猝至賊無備不能持久急擊之勿失遂策馬當前賊覩者聞新撫自將意大軍且至相顧駭愕安邦彥遁去賊退屯龍洞官兵奪高寨七里冲至畢節鋪殺賊無算殲其渠安邦俊棄輜重器械山積遂乘勢抵會城是爲壬戌正月也當此之時撫臣李廷按臣史永安學臣劉玄錫死守已十開月城旦夕陷忽見

賊兵奔潰俄頃五騎至城下呼曰新撫來矣軍民大悅
更生是役也公親冒矢石身先士卒以二萬人破賊十餘
萬衆迎公入城公曰賊兵不遠軍心未定我大帥也不可
卽安遂營於南城外坡上設帳大雪中令前鋒楊明楷率
兵渡河營三十里外一屯廣陸一屯鴨池三年春正月邦
彥復糾川賊者崇明父子率衆攻廣陸楊明楷戰敗陷賊
中公收兵入城邦彥因明楷兵敗煽誘苗民復犯貴州使
其黨何中尉據龍里李阿二督四十八庄兵圍青岩斷官
軍糧道自統水西兵約宋萬化吳楚漢率苗民共逼會城

史外

卷四

三

公遣游擊祁繼祖等奪龍里破蓮花堡燒上中下三牌焚
賊寨百五十處何中尉逃入深箐龍里路通道黎將王建
中等救青岩斬賊三百餘級焚賊四十八庄李阿二中神
鎗逃歸水西定番路通諜報賊方糾八姑蕩洪邊二路兵
進犯會城公遣建中繼祖等統萬五千人夜入八姑蕩焚
庄寨二百餘處斬首五百級窮追渡河溺死者無算焚其
積聚殆盡宋萬化遣人詐降覲動靜公佯許之卽調監軍
楊世賞等捲甲赴之萬化倉皇出戰遂被擒並獲其妻子
及僞軍師劉洪祖等萬化驍勇善戰邦彥倚之至是奪氣

而總兵曾欽直入賊巢擒土司何中尉等進營紅崖總兵
張彥方敗賊於羊耳追至鴨池河奪其戰象斬首二百七
十級四路旣通叛苗日相繼降公給黃旗使各樹寨中邦
彥望見之不敢復出但於鴨池廣陸諸要路掘坑壑修補
屯兵爲自守計七月賊起破普安勢復猖獗總督楊述中
遣駐沅州畏賊不敢前朝命屢趣之始移駐鎮遠一意主
撫公患其掣肘上疏乞休不許會奢崇明爲川師所迫逃
依邦彥公欲出師述中力持不可公乃排羣議力爲籌畫
以閏十月自將六萬人渡烏江十一日亥黑石賊衆迎戰

史外

卷四

古

連敗之斬前逃將軍弘化以狗賊數失利退保漆山立柵
拒守以老官軍官軍食漸乏諸將欲引還公曰汝曹欲退
不如斬吾首詣賊降否則惟有戰耳諸將乃不敢言公直
偕漆山服緋衣戴冠肩輿張蓋親督陣諸將曰若知吾
意乎戰不勝此吾死所也願旁一山頗峻揮左軍據其上
而左右二路輕重布之賊不料官軍猝至倉皇按柵悉銳
爭山諸將殊死戰賊大敗遂焚其砦邦彥遁走公按轡入
大力降者千計賊遣人詣鎮遠乞降總督楊述中許之公
以完克未除當以勦爲撫而述中一意主撫議遂不合公

屯六方食盡述中弗爲援四年正月公按營還貴州賊驛
之中軍泰將王建中副將秦民屏戰破賊令其黨陳其愚
詐降公信之至是從行復傳其愚山後遇賊公勒馬回視
其趨故縱轡衝公墜馬公知有變解印付家人令護持先
行拔刀自刎未殊其愚奪其刀公大罵鬼擁至遂遇害
監軍御史傅公宗龍獲陳其愚斬之邦彥崇明崇禎二年
俱爲總督朱燮元所戮分裂其地西南遂平先是述中與
公議剿撫不合多方阻撓及公歿於王事按臣陸獻明爲
公請卹述中修舊怨止敘將吏功並列死事諸臣而不及
述外

卷四

三

公給事中郭興言駁之所司不行公留心經濟自其家居
時江湖之俠屠釣之豪翹關奮戔擊統探丸之客皆畜養
之多得其死力援黔時得卹報不肯發封識宛然舊撫李
粹問故公曰吾正辦兵事何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紜每
若聚訟觀之徒亂人意耳其堅決如此列帝御極始贈兵
部尚書太子太保同時有田景猷字觀野思南人初成進
士值安酋叛上疏願奉天子威德諭令去逆效順上壯之
拜職方卽遣行遂單騎造賊壘賊素憚其名厚禮之然不
肯放還淹留二年會公解會城之圍軍聲大振景猷乃取

間馳至軍告以賊虛賀遂大破賊而公乘虛窮追余卒淵
害兵皆散景猷下馬歎曰臣不能報陛下死有餘憾矣從
容就死

注有典曰嗚呼明之冠禍自天啟時已熾而撫之爲害督
臣之剛愎掣肘亦早釀於是時覆軍在前後不爲鑒蓋賊
臣之誤國固有氣類衣鉢不可得而勝誅已使如朱燮元
之專征大創何嘗不奏蕩平哉彼非其以勦爲撫之明效
乎而當局者卒憤憤也

史外卷四終

史外

卷四

六

萬忠貞傳

公諱燦字元白一字開夫新建人萬曆丙辰進士熹宗時爲工部主事管寶源局內監積廢銅數百萬公請發鑄濟工魏忠賢斬不與遂上疏曰夫以忠賢珠玉盈箱金銀滿庫如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必一手握定者以爲不如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而難撥天下之政權奸人用意最深畜謀甚毒臣有以窺其微矣疏入忠賢憤恨欲甘心公及爲屯田司郎中往慶陵見

史外

卷五

一

忠賢墳塋踰制拊膺歎曰何物么魔敢於違逆至此復疏發其奸謂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握則德分圖建威分出疆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一日不操則竭澤而漁飛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太監魏忠賢口叩天忘手握王將生殺予奪權盡爲有而所管墳塋制作規模儼同陵寢僭侈踰制抑又甚焉請正其罪以絕亂萌疏入忠賢遂矯旨杖一百閹人數十輩蜂擁牽衣捽髮而前杖後伏小璫於闕下梧擊椎刺踰四日而殞李公應昇上言曰燦死矣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纏膝八旬之母

史外

卷五

二

倚閭旅櫬無歸游魂戀闕臣僚俛泣道路客嗟然共知非出於陛下之心也臣不暇爲愬寃爲陛下究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豈所以作忠勸士哉夫人臣誠口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虛名也舍保身家榮妻子之計博此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況乎傷殘父母之遺體以從龍比於九京人非僕隸法非訊囚罪至死刑命非草芥廷杖之舉殊失士心直俟公論明而恤死錄孤嗟何及矣被旨以竄擾詰責黃公尊素發憤言曰律例所載雖叛逆十惡應死者猶且反覆於庭議鞠訊之間今以披肝瀝膽之臣子任死於壘蔽之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儕借天子之尊今而後可以立威可以箝口矣不知輕用皇上之威顛倒在一時而長留殺諫之名貽譏在萬世他日有秉董史之筆者書曰某年月日萬燦以言事死其奈之何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爲之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爲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實非祖宗意也萬燦之杖也適與雨雹會六科廊之火也適與杖林御史會何其呼吸相應如此意者臣工之誠不足動主天意爲之震悚乎

疏上復又倡率臺省於東閣謂此後有傳有廷杖者閣中當輒封還不可奉行聞人聞之競而咨口橫置閣臣俯首不發一言自是厥後瑞勢益熾緹騎四出清流一網盡矣蓋嘉宗之朝士大夫之被瑞禍者實自公始云

汪有典曰嗚呼傳曰刑不上大夫所以培士氣亦所以固國脉也三代以還人君遇其臣下等於犬馬而羣小竊弄抑又甚焉至有明廷杖則喪廉恥賤節義寵刑餘賁悍卒俾正人君子脫衣冠以就鎖鑰屈體貌以聽武夫虧支體以受箠楚捐性命以供喜怒小人遂無忌憚士夫遂昧良

史外

卷五

三

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恩變故所以少節概之士也夫自設廷杖以求數百年間祇張驕主以拂諫臣之威而予小人以辱戮君子之具賢士大夫就危殆受汚辱者數輩問有杖一小人者乎無有也至於末流好名沽直之人遂以廷杖爲榮而大書名紙以相誇耀未幾回面易心頓喪其守夫亦素未有以養其廉恥故一折而無所底也唐開元間刺史楊溶坐贓當死上命杖之丞相裴耀卿謂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夫上從之宋太宗以事怒周翰將杖之翰自言臣負

天下才名杖之不雅遂釋之嗟乎此唐宋之君所以享國獨永雖或中原倣擾神州陸沉而一跌復與往往能延已絕之緒於數十百年若明則祚短亡速亂臣賊子接迹於世甚至溺將然之灰覆既破之艦叩求備安而亦不可得豈非士氣盡喪國脉卒斬之明效大驗也蓋竊嘗迹明之廷杖而觀之故事凡杖者以繩縛兩腕固最速午門外每入一門門扉隨闔至杖所列杖百人衣紫執木棍林立司禮監宣駕帖訖坐午門西墀下左錦衣衛使坐右其下緋而趨走者數十人須臾縛囚定左右鷹鷂鳴閣棍則

史外

卷五

四

一人持棍出閣於囚股上喝打則行杖杖之三喝令着實打或伺上不測則曰用心打而囚無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每喝環列者羣和之喊聲動地聞者股慄杖以布承囚四人昇之杖畢舉布擲諸地幾絕者十恒八九司禮監錦衣衛使既分坐左右列校行杖之輕重必察二人之語言辯其顏色而黠者則又視其足足如箕張因猶可生靴尖一斂則囚無生理矣而諸惡少年之習行杖者縛草爲人二一置磚於中一紙裹其外俱以衣覆之杖置磚者視之若輕徐解而視則磚都裂杖紙裹者視之極重而

紙無傷能如是則入選成化間猶容厚棉重毡正德時逆
座用事則盡僞衣至於御史柳項祭酒柳項侍郎尚書柳
項此其刑之輕而辱之小者矣君子論明事至此未嘗不
歎其二百七十餘年之享國爲獨幸也

史外

卷五

五

丁侍郎傳 附吳翰中

公諱乾學字天行號曰菴山人以宛平籍中萬曆己未
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魏忠賢亂政魏廣微以同姓父屬
得相與羣小相構煽增勢益橫公感憤時事輒大息流涕
仰天哭鳴嗚不已與同年吳公裕中深相得吳公官御史
每朝退卽過公論時事及璫黨輒呼號呼天相持痛哭或
中夜起舞舞拔劍擊柱砍几聲撼隣壁家人不知驚謂得狂
疾也廣微生父允貞常爲言官以劾閹臣得罪罷天下仰
其賢廣微甫鄉舉允貞聞之扉中不許就禮部試曰此破

史外

卷五

六

犁犢也一得志必驟我家聲矣灼知其惡如此公遇廣微
則數數引義規切之毋墜父訓廣微怒甚謂所私曰丁檢
討獨不欲啜飯耶乃妄斥我爲語上公醢賢子耳初天啓
四年公主試江西惡閹勢之既橫而閹臣如葉向高韓爌
輩名爲清流大都苟自完莫肯出力鋤奸公於是卽所爲
程策內發憤痛言之詞中旨頻頒親騎時下凡再辱士大
夫天下亦旣戾寺人矣且事變寧可預料漢擾夷狄曹節
王甫與張角兩亂之唐苦藩鎮仇士良劉季述與王仙芝
兩亂之當時汪直劉瑾之禍釀之有端去之有術其不可

用杜明甚東陽之委蛇既不可爲進健之潔已亦豈得策
韓文之聲大義固未可盡非乎顧何以如楊一清辛清君
側奸耶語侃侃不少忌然已觸瑞怒降謫在第五至是廣
微喉瑞命錦衣僉事高守謙率中官數十人至第毆殺之
吳公糾輔臣丁紹斌詣諫不法狀瑞怒矯旨杖死關下烈
帝御極誅瑞置守謙於法贈公侍讀學士再贈禮部侍郎
吳公贈太僕寺少卿字磊石江夏人

汪有典曰嗚呼古今之以哭稱者阮籍唐衛杜默然皆悲
憤在一身此鄙夫之猖狂無病而呻吟者也君子不屑道

史外

卷五

七

之矣若公與吳公憂深於杞人而恤大於魯婦非夫涕之
無從者矣他日賀文忠亦同此意庶幾臨表涕泣之武侯
千載結知心哉

楊忠烈傳 附汪文

公諱漣字文如號大洪廬山人萬曆丁未進士知常熟縣
入爲兵科給事中光宗在東朝爲鄭貴妃聞希得見神宗
不豫公走告閣臣當直宿閣中率百官問疾傳語伴讀王
安太子當力請入侍夜無輕出以備非常神宗崩光宗立
五日病趣封鄭貴妃皇太后李選侍皇貴妃公上疏力爭
以故事得已於是特疏請遺詔中首冊立攝護庶內臣侍
皇太子謂機在防微事在慎始光宗聞奏語皇長子曰此
汝忠臣目屬者久之皇長子卽熹宗任內侍魏忠賢傾社

史外

卷五

人

稷者也時年蓋十有六矣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宮親垂
簾問皇長子不聽出公語諸大臣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
可託少主者遽排闥入關暨挺交下止不內公獲啓大詔
閣者却羣臣隨入哭臨畢問皇長子安在諸瑞張口不能
對公大呼曰皇長子少汝曹何爲者今何時不速請見顧
命大臣何爲者聲徹簾內簾內傳令旨勅嚴外嵩呼公抗
聲曰簾不撤諸臣不敢拜也顧錦衣帥梁慈曰掛之慈登
階舉袂命近侍撤簾簾撤還侍退避然猶聞皇長子暖閣
中公急呼曰誰敢匿新天子者王安趣入結選侍第一出

皇長子卽返不者諸大臣不能退選侍額之安卽負皇長子出已而選侍中侮使使挽皇長子裾北抵門厲聲猶達外追還者三四至公叱之擁登輿至殿見羣臣正位而後退然而選侍猶據乾清不出也公發憤昌言選侍不當母天子天子不當託宮嬪選侍能於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不移宮死不去抗論於朝房於掖門於殿廷者日以十數叱小豎於麟趾門一叱內閣方從哲及大闢於朝者再奮揖叫呼聲淚迸咽選侍乃移仁壽殿皇長子始還乾清當是時三朝大放變起倉卒舉朝滴洳不知所爲公儼然行

史外

卷五

元

顧命大臣之事外戒金吾簡緹騎周廬備備內戒中官乳母禁宮人闖入身露坐宮門五日夜不交睫頭髮盡白每有大議大臣左右顧視問楊給事云何莫敢專決也移宮既定羣小滋疾公諫以交關司禮王安欲中傷之遂引疾歸而魏忠賢益用事公雖家居顧念天子冲幼而閹黨之竊弄威福危亂國家也扼腕流涕草疏欲劾之會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則於是條次其罪上焉其畧曰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浮身黃入內地初猶爲小忠小信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直閹臣自忠賢

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賓天實有隱憾孫慎行鄭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排去之顧於黨護選侍之沈灌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仇忠義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忠賢構黨斥逐不容有正色立朝之大臣大罪四也國家軍興無如枝上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綱其出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

史外

卷五

十

陪推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鵬等抗論觸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宥竟阻賜環人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爲皇上寵注忠賢於去年南郊之日託言疾病即時掩殺是皇上不能保其近倖矣大罪八也然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妊得封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嬪妃矣大罪九也然猶曰在嬪妃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虹之

祥忽化爲飛星墜月之慘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宮幾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即皇上倉卒受命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憤矯旨殺之南海子是不但殺王安是敢於殺先帝之老奴畧無顧忌大罪十一也今日討賊實明日討嗣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房屋建立碑坊鑲鳳雕龍干霄插漢又不止擅營墓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輩口皆乳臭詰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良

史外

卷五

士

希孔及外甥傳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濫襲朝廷名器大罪十三也用立柳以示威前歲柳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柳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當時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窑傷其墳脉託言開礦處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指鹿爲馬忠賢指番爲礦大罪十五也諸生伍思敬胡道果否侵占牧地宜付有司乃收禁拷掠體無完膚皇上方臨雍視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

赤壁之氣先結於澤宮泮水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政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也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原是在刑言刑忠賢惡其不善鍛鍊徑行削謫明示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到任奉有明旨忠賢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復奉旨供職煌煌天語提起放倒大罪十九也東廠係察奸非擾平民自忠賢受事恣行傾陷雖犬牙穿縱傳應星陳居敬傳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如近日聲中

史外

卷五

士

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閱知而傳應星等造謀造逆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大罪二十也邊微未靖內外戒嚴東廠所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都門打點實主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去假今天不悔禍宗功事成不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畜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淮創立內操招納亡命安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竄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寒心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遣香涿州警驛傳呼清聲整道人以爲駕至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

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也罷朝思多成怨
今春聞魏忠賢走馬御前皇上射殺其馬忠賢不自伏罪
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
止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
此又寸礫忠賢未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迹
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黨護而不肯言外廷畏禍而不敢
奏更有無耻之徒託身門下逢其所喜挑其所怒內有受
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或內廷奸狀敗露則有奉聖
夫人客氏爲之彌縫積重所移積勢所趨舉朝內外但知

吳外

卷五

七

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如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本章必星
夜馳請票擬待忠賢回口始敢發批天顏咫尺不容其決
而馳候忠賢於數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有天日耶羽翼
已成騎虎難下及今不治不知宗社何所託也疏入忠賢
持不下佯辭厭乞罷上慰留之而徐出嚴旨切責公公憤
激欲理前疏對使忠賢詞知邊帝不御朝者三日已而御
皇極門衛侍森列刀劍倍常時班官僚益嚴警左班官
毋得輒出奏當此之時公憤愈甚而南北科卿寺數十百
人前後申奏俱爲忠賢持以罪去先是羣小黨忠賢謀盡

逐張王科臣傳樞疏論左公光斗卿公大中交連汪文
此輩匪人詔下文官於獄廷杖革職左提二公疏辯得免
至是御史梁夢環復論文官而大聖寺丞徐大化劾公與
左公等招權納賄藉文官入罪以傾之文官者微人以監
生工書授中書舍人負氣有聲公卿間遂曰爲東林之黨
再下鎮撫獄銀鍊兩月餘弗承刑益酷其刑去其蜂文官
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泣叩卒不承
鎮撫司許顯純勒令誣公等以賊文官職起曰天子寬哉
以此峻清廉之士有死不承顯純相與謀曰不引移官則

吳外

卷五

古

罪名不大不借封疆難與追賊於是爲辭獄之辭曰移官
建議爲立名顯等之資整頓銓政爲偏聽招權之藉市買
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停啟賄賂之門而阻遏之法濫逮公
等下鎮撫獄詞詬百出裸體辱之五毒備至見者無不切
齒流涕而顯純拷掠猶懼不當忠賢意也入逮時哭送者
萬萬人壯士劍客聚而謀篡奪者幾千人所過市集攀轅
車看忠臣及炷香設祭祝生還者自豫章達荆吳綿延萬
餘里老嫗萊傭瞽瞍乞兒各爭持一錢爲贈許州有舊識
郎中蘇繼歐通謁具飯後被偵削奪自經死公歷事三朝

親受頭命曰下獄體無完膚及其死也上妻以身鐵釘貫耳僅以血脈垂垂在官中觀歸無塗地置於河側母妻俱棲息城樓按術日夕追賊也烈帝誅當追殺死賊忠臣以公爲首詔贈右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忠烈蔭子與祭葬

汪有典曰嗚呼公區區一曹郎非有貴戚肺腑之親大臣心膂之重直以光宗病中之詔奉爲顧命之尊身先勳舊大臣接臂疾呼奪天下於婦人之手而歸之王器學天捧日當無與公比烈者矣以故冲人亦歎爲忠臣舉朝交欽

史外

卷五

五

其大節然而移宮之諍國是雖定而禍卽嬰焉遂至逆聞王嘉震小行椒連染三案並及邊鎮長城既燬盜賊遂橫國祚卒斬殃禍求竟吁嗟悲夫斯豈曰命乎

忠惠公傳

公諱光斗生之夕月宿在斗因以名字其之號汝南周城人萬曆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御史與楊公通德公大中袁公化中周公朝瑞顧公大章同時罹禍世所誦六君子者也而楊左之名震天下公蒙過負氣敢言光宗崩喜宗冲幼李選侍據乾清宮公語楊公曰苟以嬖倖長嫡而攬維繫之權禍豈止於歸肝寶輦人羣房州而已乎乃上疏立請移宮大畧曰內廷之有乾清宮簡外廷之行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選侍非

史外

卷五

六

母居正宮而殿下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復見於今矣疏上楊公抗章繼之選侍大怒急召公公不爲動曰天子耳目之官非天子官不敢奉從客出袖中鎖鑰付楊公曰光斗命盡於此矣選侍不發官光斗亦不立齟齬下也楊公叱中官使回奏公得免越二日選侍移仁壽上還乾清中外始大安尋遷大理寺丞進少卿聖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當此之時以前光宗登極詔收召天下名碩司鈐則趙公南星李公騰芳陳公子廷司憲周鄒公元標孫公

璋高公攀龍司垣則魏公大中司道則衷公化中周公宗建考功則鄒公維璉程公國祥並矯志澄清而魏廣微崔星秀等特不佞也會魏忠賢與乳媼客氏私方怙寵用事忌外廷特甚則廣微等附進百官間指數之曰去是數人首萬歲矣於是卿寺有名者盡別稱公與楊公亦以劾聞奪官去而移宮之禍並發矣王安者光宗舊侍也外廷爭遣侍移宮頗資爲助性方嚴數數懲忠賢忠賢輒次骨既矯旨殺之中書汪文官與安交文官遊公卿間久則於是據文官以交通奸利律並矯旨逮諸臣以及公當是時公

史外

卷五

七

父封大夫年八十公年五十命奚奴扮楊忠愍寫本赴西市諸廟前爲壽已又引范滂母語數數誦說於其母夫人之前初服拜堂下冀以慰解之兩尊人亦爲進一觴也至京下鎮撫司獄坐賊拷掠無完膚幾前一日從茗碗中書數語示弟曰辱極汗極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竟與楊公等駢死獄中是夕長虹亘天里中星限如斗三日屍出肢骸穿裂面目如生觀未及門而追賊之檄下矣舉家繫累死者數十人斥賣田廬畧盡不足則及兄弟之產又不足則及異姓以至三族十族無人免者崇禎改元誅璫贈

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夫子小保官一子予祭公贈三代如其官封大夫猶及見之也初公之下獄也史公可法者公督學京畿時官拔士也朝夕獄門外道問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于禁卒卒感爲使史公更服草屨背篋手長鏡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公前跪抱公膝而鳴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少奮臂以指撫背曰光如也怒曰肯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

史外

卷五

八

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公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爲造也公視學京畿時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卧文成草公問畢即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罷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在獄他日總吾志事惟此生耳史公後果以閩鄧督師死

國難

注有典曰嗚呼哀宗之朝宮府鈎連魁魍晝現疑陰感召
結爲國運此公之所竊歎也思深哉無後扶目東門矣公
告元祚去亂法不不去亂人李伯紀知爭事不知爭人然公
卒用之而不效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此豈可執目睫之恨
以相繩乎蓋公與姚現間問云待得此革烟滅灰飛時而
國祚隨之矣天下被其害而吾獲知言之名其亦慟乎有
餘悲哉

史外

卷五

九

顧裕愍傳 附的大武

公諱大章字伯欽號鹿客常熟人萬曆二十五年進士授
泉州府推官移病免歸改常州府儒學教授稍遷國子監
博士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調兵部復調禮部廣寧之失
也經略熊廷弼與巡撫王化貞議戰守不合致敗並逮下
獄刑尚書王公紀謂非公不能辯此獄留署山東司主獄
公惜能公才議賞之責後效謂詠心則廷弼難未減論事
則化貞實罪魁兩人不常同科楊左諸公皆主之然以衆
議堅不能奪卒定經撫同辟出爲陝西按察司副使魏忠
賢亂政羣小謀殺楊左諸公逮汪文言下獄以其言爲微
拷掠無所得聚而謀曰經撫之獄顧大章引八議議熊廷
弼廷弼楚人也大章楊左之黨也以鬻獄坐顧以閹通坐
楊左則一網盡矣遂矯旨逮繫與楊左等六人並下鎮撫
獄當時號爲六君子者也竟坐受廷弼獄五人先後拷死
移公刑部議罪公對簿曰某奉旨送法司據招定罪豈容
復辯辯則抗旨不辯則欺本心欺法司且欺天下後世亦
欺皇上也不抗即欺無一而可且五人者既死矣借大章
以質五入之招是大章既自諷服又代五人諷服何以見

五人地下乎明公能雪此案萬代瞻仰不然有鎮撫司原案在復何言注司環坐愕眙莫敢異同也已而復移近北司公歎曰汪文言猶能爲貴高我獨不能乎吾不可再與矣呼酒與弟訣別起和藥飲之不死惟經而卒初六人下獄獄中神祠木忽生黃芝視之六辯也獄吏以貴公歎曰芝瑞物也而困於獄吾六人其以此終乎爲倡語曰故作風波翻世道長留日月照人心曰此他日祠堂聯也死之夕大風雷雨如注連瑞外舍及廣微第宅屋瓦飄盡祠木拔去城外數十里尚桌隨之室內爲之一空其妻披衣立

史外

卷五

三

雨中隱隱望見旌旗羽蓋金牌燈火如大官狀者行其室上而廣微曰我爲宰相內尚上公如天之德何妖鬼之爲祟小人之不畏天如此公坐急徵嚴衛邏卒如織弟大武領身入長安職內索館周旋難險無所避一夕垣中白氣亘北斗大武故諳星象指而泣曰諸君子其皆不免乎已而楊左六公並命大武護公喪歸益自放於酒謂天下將亂吾衰矣無以自見生可厭而死可樂也遂發痼卒注有典曰嗚呼諸君子之死以門戶也固也然不倍封疆則死無名不坐廷弼賊則罪不著然則諸君子非以門戶

死也蓋魏瑞無大憾於廷弼特假以殺諸君子耳廷弼子卽不得不並殺廷弼此廷弼之所以死而諸君子所以一網盡歟不然失地喪帥之王化貞罪浮於廷弼矣何以獨追死哉方廷弼廷弼時大司寇喬允升謂廷弼有存遠功當議而魏忠節力持不可公亦卒定廷弼歸而終以廷弼死豈天生廷弼特于瑞以殺諸君子之資而天生諸君子又致廷弼以必死之路與嗚呼門戶之禍延及封疆自馬清流不烈於此矣公念朝士各持門戶思有以解之棋酒譁浪自託於賈彪之西行而卒嬰其難曲突徙薪之

史外

卷五

三

人受焦頭爛額之慘而骨且與之同燼君子之生斯世也其亦何若而可哉

魏忠節傳

公諱大中字孔時號廓園嘉善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行人
陸工科給事轉禮科著史料部給事家室趙公前星知公
賢每事輒咨訪所薦引皆海內人望朝士不能得趙公意
卒怨公公又引會典裁抑郵典之濫甚者忌者滋怒公給
事中章允備喉同官傳聞假汪文言發難魏忠賢王之欲
盡逐眾正禍且作矣而楊公漣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既
上公亦平同列交章應之其言曰自古亂人家國者有男
戎又有女戎兩者往往相比而成茲故古者聖王在上宦

兒外

卷五

三

者不得交通禁近干預政事是以朝廷清明萬殊蒙福今
逆賢親忠賢私結奉聖夫人客氏擅作威福縱生殺首
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猷王紀以樹威於
外近且斃三成晚家人以樹威於官禁又未已也懷冲太
子胡爲不育裕如胡以革封皇上南郊之日初貴人又胡
以無病暴卒皇上身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
賢客氏能不寒心又兄出入營陣擬乘輿不軌不法逆
謀大著致譴不惜粉身碎首爲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
狀陛下悉引爲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得溫旨卽出忠

兒外

卷五

三

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謂宮禁嚴密外
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爲未有爲其事而他
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下一身太小
臣工所擁衛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惡禁庭
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陛下直孤立于一耳忠賢得譴大
怒而魏廣微以同姓父事忠賢致摈也趙公以通家子待
之頗峻每數曰見泉無子見泉廣微父號也廣微憾之次
骨公又數忤廣微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公抗疏劾
之則廣微益與忠賢合於是羣姦煽搆捉刀蜚矢飛謀鉤
誘正人君子無一得免者矣謝應祥者清流也晉撫員缺
趙公推應祥廣微以應祥曾令嘉善首拔公遂喚陳九疇
劾公出應祥門推舉不公降調出外趙公亦得罪去明年
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逮下獄趙公與繆昌期王公之
案輩無所牽引而以公與楊左諸公爲受熊公廷弼賄
矯旨逮問是日雷電交作風吼水立士民勸勿水中泣送
者數萬人過蘇州周忠介公結姻去過無錫高忠憲公送
高橋至常州太守曾櫻餽以膳辭不受曰譬如嫠婦嫠居
數十年垂死中動一念便屬失節輩華而脆不敢以此易

也公爲孝廉十餘年貧甚居秋巷數椽不蔽風雨舌耕不足自給欣然意足居官不以家自隨一若重給漿而已及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舉發之自是無敢及其門者其清風亮節如此逮至京下鎮撫獄誅賊將掠備至受殊刑未死獄吏卷以藁席倒豎之地三日啟視日睛炯炯若穀之轉輪既死瑞毀其屍故公骸骨未全子學淵旦暮哀號水漿不入口亦死學淵甲申亦死於難俱有傳公贈太常卿諡忠節

汪有典曰嗚呼士生於有明之世何其不幸也一焚炙於

史外

卷五

壹

承樂之篡逆再殘殺於王振之專恣三屠毒於劉瑾之擅權四戮辱於興獻之議禮五斬艾於嚴嵩世蕃之濟惡至忠賢則爪牙鷹犬開千古廷尉所未設之刑節義忠良受千古人臣所未經之痛歷選前世未有一姓之代祖孫父子相臣閹寺或數年或十數年上下相承一心並力害士如此之亟者也夫以承樂酷虐享國靈長已非所宜兄繼之以屢棄又甚之以逆閹乎天地之正氣不隨世運爲漸滅故終明之亡薦紳巾幘以逮斷養備丐捐軀赴義者遺迹前古此數窮理極造物特生是以扶植綱常而明適

廷其盛或且謂明得養士之報矣

史外

卷五

三

袁忠愍傳 附夏之令

公諱化中字配字武定州人萬曆丁未進士歷官河南道御史陳言時事之漸可憂者八曰宮禁漸弛言路漸輕法紀漸替賄賂漸廣邊疆漸壞職掌漸失宦官漸盛人心漸絕忤璫意會楊忠烈疏劾忠賢降旨切責公復言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上未之知耳遂力陳忠賢奸逆狀璫益怒逮鎮撫獄百慘俱備大呼列祖諸宗而死之夕獄中見數百啾啾泣號大風四作屋瓦皆飛衆見捫鎮撫用刑石投諸廟通時皆死夏公之令字伯先光州人公同年

史外

卷五

三

進士拜四川道御史亦以忤璫建繫拷掠大呼高皇帝而死初魏廣徵阿璫作點將錄方秉燭臚列諸公姓名時忽怪風滅燭空中隱隱呼冤者再廣徵怒命婢復燃燭操筆曰我不寬汝汝將寬我矣竟書之而諸公死公贈太僕少卿謚忠愍夏公亦贈太僕少卿

汪有典曰嗚呼害正而黨邪鬼固不人若也然不以孽璫且不能衛公等以不死何耶豈璫焰方張鬼神亦且謹避之耶抑諸公之考終命者屍宜以獄解鬼固不能衛之生卽群小亦非能致之死耶

卷五終

史外卷六 前明忠義列傳

李忠毅傳

公諱應昇字仲達號次見江陰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南康府推官擢御史魏忠賢亂政公條列十六罪欲上會楊忠烈公先發公遂抗疏踵其後曰臣堂官楊漣糾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皇上不立加誅逐而憐其不辯目為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真萬真無可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明旨代為辯則中旨可聽其偽傳乎閣臣可聽其援立乎外廷可聽其交結乎老臣可聽其驅逐乎生殺可

史外

卷六

一

聽其指揮爵祿可聽其掌握兵柄可聽其在手出入可聽其指擬乘輿乎皇上雖念其大馬曲示包荒然罪狀既著疑端已開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內隱憂滋大為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騎虎之危即為忠賢計莫如早自引退以釋中外之疑而乞惟蓋之賜而臣所私心責備者君側不清罪在宰相一時富貴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能為劉健謝遷者恐亦不能為李東陽儲璽策投歡不幾與雋芳同傳耶是時魏廣微以同姓父事忠賢勢張甚人草敢指公疏痛挾之謂廣

史外

卷六

二

微之父常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閹臣以去聲施到今廣微應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箝制言官庶上可對聖明下可對士庶異日亦可見乃父於地下矣廣微大志恨會初冬頒曆廣微不至享太廟又後至公訟言力攻廣微益恨次骨而崔呈秀者奄子之魁也巡方無狀總憲高忠憲公屬公具稿彈治呈秀夜微服謁公長跪求解公叱去之遂與廣微比廝黨書欽程論公削籍歸己而與高忠憲等同被逮當世所謂後六君子者也公慷慨就道士民環泣者以萬計康臂奮呼競逐緹騎公搏額丐免是時忠憲已引義自裁或有以規公者公曰應昇小臣如草草畢命陷吾親纒繞即死不顧目歸死詔獄吾分也敢引大臣不辱之義乎至京下獄坐臈榜掠備至同事已斃杖下唯黃公尊素尚存遇害前二日黃公在別室以拳槌壁字呼公曰仲達我先去公應之曰君行我亦至矣裂裳嚙血手書訣父自言三十餘歲便作一世入矣東向拜書別父母蓋丙寅六月之三日也後三日兄應昇出其屍骨肉糜爛不知其死何狀也崇禎初贈太僕寺卿謚忠毅封父鵬翮如其官初公官南康父戒之曰我方耕有餘資春蠶蠶桑

歲時餉汝汝但飲彭蠡一杯水耳及就逮掛勝已行矣國有忠臣我有孝子矣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亡國之禍不一端未有不自用小人殺君子始者也公嘗論天下有三患有疇臂之患有肘腋之患有腹心之患三患不除是生三病邪氣生而元氣削則病外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內庸醫側出補瀉雜投助客邪而伐真元則病醫喜宗狂易患先中於腹心視國醫如仇讎倚毒藥爲性命浸尋潰敗至死不悟豈不哀哉

吳外

卷六

三

繆文貞傳

公諱昌期字當時號西溪江陰人萬曆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與御史劉廷元等爭議挺擊不合移疾歸崇禎初補原官歷左諭德當是時趙忠毅南星爲冢宰號石海內清名之士盡汰流品辯別邪正公預其議朝右皆側目而楊忠烈連與公爲金石交其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羣小疑稿出公公又與閣臣葉向高忤口語籍籍流聞大內禍遂不可解公之補諭德也忠賢殺光廟伴讀生安遂首輔劉一燝而向高適以舊輔召至公向高門生也素相得迎

史外

卷六

四

而謂之曰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公三朝老臣當以去就爭之力遏其漸無令中人手滑向高迂其言遂撫王化貞者亦向高門生也愚而輕信謂西部可仗主進戰與經略熊廷弼議不合致廣寧陷並逮廷弼向高有所袒於化貞公爭之不能得則憤然曰果爾公非削國之相卽亡國之相矣向高旣氣結及忠烈劾忠賢九卿科道疏連上衆謂向高當乘此決勝趣向高爲助向高不應乃謂公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安得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公愕然曰誰爲此言者可斬也向高色

變於是器具揭稱忠賢勤勞謹愼勸帝保全始終聽歸私第又懼奄之不察已而移之禍也則揚言此非我意門生繆昌期迫我也璫於是卿之刺骨先是忠賢營墳於玉泉山乞墓碑公駭目叱曰吾生平恥爲談辭肯順璫旨耶璫痛恨既欲有以中之至是矯旨削籍旋坐忠烈獄詞被逮縣令岑之豹奄黨也遂前捉其手趣就道妻子不得訣別公曰早知之矣與應山同事應與應山同禍應山謂忠烈也方忠烈之將劾璫也公語左忠毅光斗曰內無張永外無楊一清一不中而國家從之可幾幸乎蓋公之沉幾慮

史外

卷六

五

變而欲敦復俟時其見固不盡與楊左合也及疏上匹馬過從朝夕楊左往往離立長安道上停車附馬執手誓罵既被逮慷慨就道賦詩云一死無餘事三朝永報心吟聲與銀鑼聲相應和綬騎銜首轉碎碎植立公與送者策時辛詣附高邑狀俯躬起立低聲折支曲盡情態綬騎亦爲歎美失聲其從容跌宕如此而公與高忠憲攀龍書謂平日學問尚多欠缺翁丈有吃緊語爲某臨去策進者乎其語流離凜凜學問又如此先是顧文端憲成與忠憲開講堂於東林公語人曰諸君有意立名黨錮道學之禁

殆將合矣然公雖未心許東林而嫖攻古滋甚肝衡扼腕形於顏色雖就急徵尤切講學而高公亦終不能免矣至京下鎮撫司獄許顯純詰以與楊公同謀公抗聲曰某爲詞臣是是非非應得執筆爲皇上謀爲二祖十宗謀草疏情實死無悔也拷掠備至四月二十九日僅蒙牒中出片紙五月二日獄吏以死聞竟莫知何日也歟時十指墮落揮納納兩袖中蓋逆璫以草奏故屬獄吏加拷辱崇禎初復原官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予祭塋謚文貞

史外

卷六

六

汪有典曰嗚呼奄焰之熾也首輔葉向高以持祿之鄙懷飾調停之謬說假包荒以長亂托中立以滋奸馴致火迫崑岡禍侵剝膚群璫圍其邸第搜牢其親甥斥辱其婦女無所顧忌而向高亦低首下心莫敢與抗僅僅移居郊外乞歸骸骨而已夫中官圍閣臣第固有明二百餘年所絕無者向高以三朝元老肘腋天子容顏顧身如此壞祖宗之綱紀褻大臣之體貌喪士夫之志氣增虎虎之角翼又何怪璫之放手殺人屠盡清流也哉是則向高禍始敘徐遂致逆璫勢成騎虎彘非喜宗晏駕之早則明之天下固

已揖讓而後耳雖烈帝反正略觀清明然斯喪已極人心
既去天命旋傾公謂向高非削國之相實亡國之相豈不
深中也哉

兄外

卷六

七

黃忠端傳

公諱尊素字真長號白菴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
司李擢山東道御史熹宗冲幼群小蒙蔽宮府都城一日
三震公上疏略曰阿保重於趙魏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
憂係於敵國語甚切至已而群小相揖禍果不可鮮應山
楊忠烈公劾奄二十四罪公疏繼之曰忠賢諸不法狀既
經暴露將皇上視為習熟見聞更復何懼人言始猶與士
大夫為仇繼且以皇上為注此時不為身謀折之不足即
干戈取之亦難為力矣當是時魏忠賢附逆奄入相朝石

史外

卷六

八

交關鼓扇楊公魏公暨高邑趙公無錫高公出死力相摺
柱群小導奄廷杖以脅言者工部郎萬忠貞公燬死杖下
公疏爭之率臺省會東閣謂廷杖非祖制此後有傳旨廷
杖者閣中當輒封還不可奉行奄人跪前志口橫言閣臣
俯首不一言至乙丑黨禍大作而公除名丙寅總騎建公
下鎮撫司獄矣公志在弘濟艱難不欲倖直值事其語總
憲鄒公曰京師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盛世矣鄒公
不聽用是去語楊公曰公一日在位則忠賢一日不相容
國事愈決矣不如去以殺其禍楊公不聽用是敗語魏公

曰頌嗣後朝小過也攻之急勢不反顧二憾之作不可爲矣魏公不聽卒用以敗公以考選入都時門戶分爭多以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占人向背客問公以三案如何決擇公曰光宗棄羣臣久今上御極亦非一日三案皆往事恐朝廷所急不在此客無以難也又曰上未登極之先移宮爲是御極之後安選侍爲是二者祇爭先後不分是非世皆以爲持平之論云抵獄與周公頤昌穆公昌期周公宗建李公應昇講道不輟謂門人徐公石鵬曰吾於此不減黃霸之受尚書也忠賢命許顯純坐臈拷掠五日一比李

史外

卷六

九

史外

卷六

十

陰劉公宗周常熟瞿公式報皆目之曰女師咏蒲扇云世間物性初無定百鍊鋼成純指柔何似荏苒經歲後能將九夏變三秋託物寓意深於痛哭矣
汪有典曰嗚呼君子小人之名其果無庸過分別否也聖子謂書而之禍由於淑成諸君子之於闇重意者不美然乎然公不願與諸君子同功而先不能不與諸君子同禍者徒以濟王事也楊魏拷死公爲位哭之聲揚公語曰大禍未解然則公與諸君子同禍殆天爲之特假手於諸君子

史外

十

周忠毅傳

公諱宗建字季侯號來玉江南吳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浙之武康令調繁仁和以卓異擢監察御史熹宗初為皇太孫也魏忠賢事之謹導之宴遊甚得歡心遂與乳媼客氏通比為奸熹宗既即位益用事人謂此壁鼠耳無能為公曰不然虺已為蛇乘霧則不可制會元年四月京師大雨雹公因陳陰氣致沴為臣侵君下陵上象謂四月正陽之月京房易傳當熒而雹豈正不誅茲謂義賊魏忠賢表懷巨測為禍國家大可寒心瑞悲甚將置之辟以聞

史外

卷六

二十

臣救得免御史方公震孺疏請斥逐客氏帝既從之已而復召入給事中侯公震賜力諫不聽公復爭之謂皇上天視初階前星將朗三宮之內叶吉承歡而顧使妖穢如客氏者煽處於側臣竊憂之夫客氏忠賢內外交通逆謀漸著乃出不踰宿寵命隨頒天子成言有同兒戲法宮禁閤僅賴民間即謂階前片席地不足為意婦人女子束縛何難然此輩一叨恩格輒冀踰涯苦漢楊震於震帝初年力諫王聖之美權左雄於安帝初年極論宋娥之專罷齊世祖於天康初年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大亂凡此三君皆

由保婦原其始事皆謂無傷惟陛下垂鑒毋尋覆轍疏入詔奪俸忠賢與客氏益憾公不釋除與私人戶科給事中郭鞏欲借內察盡逐東林諸臣而竄公姓名其中公聞而嘆曰網羅既成禍不遠矣吾固不惜死遂上疏並糾鞏大略謂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斥矣侯震賜及王紀滿朝薦又斥矣鄒元標馮從吾及文震孟又斥矣今且欲并孫慎行盛以弘而逐之摘瓜絕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為陛下言者故聲橫行愈甚奸謀愈深既有忠賢為之指搗有客氏為之操縱有劉朝等為之爪牙而外復有

史外

卷六

三

輩等蟻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道哉瑞聞憤且懼泣懇上欲目覩以激上怒禍巨測閣臣力持僅奪俸或林公曰子之能已見於天下矣稍含忍容何傷焉不為堂上計乎公奮踴曰我之不避死患務強諫者非好為名高也誠見天下之禍莫大於進小人退君子而宦官宦妾為之橫行也父母雖老王陽王尊其能兼乎我念決矣請以死繼居有頃忠賢將遣劉朝分率內操諸中官巡視榆林各邊以犒軍為名議既定剋期降詔公駭曰中涓典兵如虎傳翼昔魚朝恩章貢可為股鑒皇上奈何以刑

餘爲方叔以腐豎爲召虎乎卽力陳九害三不可狀且曰漢中常侍之竊政也遂致黃巾之禍唐北司之擅權也遂馴藩鎮之禍宋童貫之頻年用兵也遂釀五國城之禍本朝王振劉瑾亦然皆已事明鑒不可不深慮而預防也疏入不報然其事竟寢尋奉差視光祿廣省金錢可數萬忤大璫勿恤也癸亥按楚命下將戎望會丁外艱歸內寅聞提騎四出公曰久知此矣吾首肇閣不久當繼詣君子逮卽不逮吾當伏闕爲楊左死爭之未幾卒逮公下詔獄拷掠備毒肉節糜折大呼天地祖宗共鑒賊夜半沙囊以死

史外

卷六

三

時年四十有五公初逮時京師地震入獄就勘王恭厥火再出訊雨水雹殺之日朝天宮災明年烈帝御極誅瑯琊公太僕寺卿于祭葬乙酉追諡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古之王者大居正而謹始而皇天亦卽於是致其丁寧告誡焉熹宗卽位之元年雨雹於正陽之月陽消陰長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決於是矣小雅之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正月卽今之四月繁霜卽無異雨雹也是時宗周無恙以褒姒淫妬譴詈而王惑之知其必滅故特譴告之此卽熹宗與客

魏類也嗚呼天人相與之際古今一轍如是其可畏也而彼昏不悟則雖以公之忠赤謹謹面命耳提若罔聞何益至是天亦無意於明室矣踰一年而鳳凰集於大庾變災爲瑞意若以憂爲戲者夫被胎毀卵騷鳳不入熹宗之時委鬼茄花作奸官府取子毀室岌岌乎殆鳳鳥胡爲乎來哉物之反常者爲妖則是鳳凰也者雖謂之鵲鴝可也是卽曩者而雹意也

史外

卷六

四

高忠憲傳

公諱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趙忠毅公南星所取士也趙公爲考功主計所排斥與相臣忤被逮遠謫公以行人奉使還南三日卽抗疏分別忠佞極言閹臣不當陰除異已劾善類以空人國奉旨詰問降揚縣典史既歸與顧端文公憲成修復東林遺趾焉明正學顧公卒公專講席三十年由是東林之名益高此中不無矯矯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此中不無矯矯者和氣廣而群小嫉其虐已爭相排逐然以東林爲首而嚴逐之遠慮之謀戮之正氣之

又假三案以媒孽東林而正人君子一網盡矣方其初年頗起廢籍諸人公與趙公相次柄用群小滋不悅於忠烈公譴疏擊魏忠賢而公亦首劾聞之私人崔呈秀於是群小合謀賊忠賢曰東林必殺翁忠賢怖且志亦曰東林殺我然不知所謂東林者何等也先是禮部尚書孫公慎行追論紅丸罪歸舊輔方從哲下廷臣會議公謂從哲交通國戚表裏爲奸難逃首惡之誅已而士疏劾之略曰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大者交結鄭國泰父子所以謀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擬繼以姜妹之進終以文昇之更外此中不無矯矯者藥從哲力左右培植其爲鄭者誅劾其不爲鄭者若狂知有鄭而巳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孝此大亂之道也又如戎政尚書袁克纘論李選侍之事陛下念聖母則宣布選侍之罪念聖考則優待選侍以禮義盡仁至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論以爲假託忠如楊漣以爲居功人臣避居功必且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若感其說孝不知其孝不孝以爲大孝忠不知其忠不忠以爲大忠事有不辦於至微貽禍於無窮者皆如此類如方

從哲鄭養性豈容一日不討尚令居簪釵下耶跪入請不
激怒帝謂諫朕不孝欲以危法中公公弗爲動而持議者
益衆給事中王志道首跪附和公又遺書責之曰人臣爲
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追誅爲君父種禍
也夫以青宮禁禁之中忽有判軻弄政之人於飲食男女
之內行其斧斤鳩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而輿中外所共
知此而諱之是爲亂賊設護身之符若更加之正人以誣
謗不幾爲亂賊立箝口之法乎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
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
皇父祖考在念於分是皇父祖考身上事若夫執大義等
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
不悖今但言孝經尊親而不言春秋討賊言主上父子之
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主上一特之權不言宇宙萬世
之經使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
懼之間所繫世道人心豈其微哉特從哲雖得免議而天
下以爲三案是非非斯言不能折也爲御史大夫申憲綱
舉臺規察守令風裁肅然當是時外廷攻闕急群小依闕
亦急公欲外廷內齊政地中吳群小爲彌縫匡救之

計而亦真能聽也爲御史甫逾月群小假會推罷歸歸數
月而忠賢呈秀勢益張修怨益力成趙公毅楊左諸公而
公亦不免矣當魏忠節公大中之就逮也過無錫公操舟
送之群小亦怒公已而逮周忠介公順昌等公知禍必及
蕭衣冠謁龜山祠歸酌園中示在座曰原無生死何得視
生死爲二若臨死轉一念便墮苦海安所稱立命哉平生
講學此處看透得力不少已聞提勦將至入書齋書數言
封固語子世儒曰以此附棺游道世儒出聚哭閉門不
聞聲排戶入一燈焚然奔池畔北河端坐水中死矣
戒剗口鼻未嘗動沾泥滓也發所封紙則遺表云我雖創
李舊屬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矣謹北向叩頭致屈平之
遺則君恩未報願待來生呈秀等猶未釋矯詔逮世儒崇
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授世儒官
汪有典曰嗚呼道學之禍千古爲烈何必東林然相類軼
至於國旣覆亡而禍尤未已則東林爲極矣蓋自東林之
名立天下遂標榜爲名高於是群社紛紛起而以復社爲東
林宗子咸以其社屬焉若應社幾社閭社澄社徵書社南
社則社大社席社雲簪社羽朋社匡社讀書社統合於復

社而總以東林爲幟志方東林之盛也莫不砥礪弊礎扶
正學斥異端以剛介節烈爲重以禮義廉恥爲貴而及其
推尋雜也或屬養蠶下而託名都講或提足要津而寄籍聖賢
或斥逐羣歸鄉里不容而竊吹草堂以洗其垢汚或鄉賢
名宦物議沸騰而謬依衆正以希夫祖豆逮其變也群
集矢造言謗傷鈞黨成而門戶判於是有齊黨楚黨浙黨
崑黨宣黨秦黨趙黨鄒黨孫黨東林黨之目因而非而石
圖作前鋒後勁榜因而有天監錄同志錄雷平針蠅網
雞彈錄點將錄蝗蝻錄而又續點將續蠅網並七錄
盡歸東林於是黨禍益熾雅郭同聲清流亦濁矣阮
名在東林周之注復社夫鐵齒刃以殺東林之
戈以攻復社其他或開門揖寇或勸進賊寇或投名受職
或暮暮朝秦論其人品則死有餘辜誅之不足者昔事
之盡也公嘗謂君子一點恥心被馮道滅盡一點良心
王安石滅盡嗟乎獨馮王也哉

周忠介傳

公諱順昌字景文號蓼州吳縣人性剛直疾惡如仇
清節日惟市一蔬人稱爲水條先生萬曆壬子癸丑
授杭州司理時福清葉向高爲相謂吾邑難治是
君即改公福州以最擢吏部主事進文選司員外郎忤
貴人意自引歸魏忠賢亂政故給事嘉善魏公大中
被逮過蘇公周旋累日奉酒炙約爲婚姻繼騎趣行
張目叱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謝而忠
賢我即故吏部周順昌也語聞忠賢怒御史倪文煥劾
公劾籍已而與周公起元俱被逮繼騎至吳舉家號慟
公笑正之曰知已久矣何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榜曰此諸
僧屬我書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題小靈庵三字
議年月畢因服出門士民素德公爭爲公呼冤連毛
一驚詬責之比讀詔衆誼不復開繼騎手鉅鎗抵之
聲曰魏公命誰稽者衆憤怒曰然則偽旨也當是時天
雨萬展齊擲棍瓦石雜上厓聲殷天怨氣盈浦盡爲
立斃官旗數人餘皆東西鳳窠升木登屋或匿廊中皆
果乞命是日也有逮黃公尊素於浙者道胥門市人
聚戲

之走焚其舟投素裝於水官旗洒而免而江陰李公施見
亦以是日就逮常州西察院有髮垂肩男子十輩大呼殺
魏忠賢校尉一賣廉童子拉一肥尉舉旗力勸其片肉擲
街前狗啖之一驚大驚流汗不能出一語巡司面如土足
不能舉步次日一驚飛章告變將屠其民而顧其妻楊念
如沈楊馬傑周文元五人者前自承曰殺校尉楊念楊念
之他皆無與周吏部賢者獨殺五人可也獲其妻楊念
取銀鑰自繫就獄當此之時五人之名震天下而楊念獨
殺幾弱不復置矣公至京軍詔獄坐賊持掠其妻楊念
忠賢賢鎮撫許顯純椎擊其齒齒盡落顯純起曰能復罵
否顯純顯純面罵益厲顯純令獄卒私傾之顯純死火道
中巡卒割其股血漬而生復荷械至錦衣堂屬石碎首罵
不絕被重刑而死於是忠賢殺佩章等五人杖戍馬信等
七人黜諸生王節等五人崇禎元年忠賢敗公長子義瑞
刺血上書曰公冤詔贈太常寺卿諡忠介子特祠一蠶以
忠賢黨被罪家居曰書見公乘輿佩章等騎而從直入坐
中堂一蠶大怖遂死倪文煥亦曰書見五人嚴裝仗劍登
公登座率妻孥叩頭乞哀庭下石井欄自起舞空中良久

墜地聲如霹靂乃騰空去無何文煥伏誅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無道之君獲不受官官之禍惟則則
累葉不悛至於神宗以降民怨憤盈發乎不可遏矣馬堂
權稅臨清白書擲人井邑騷然市民王朝佐率眾謀而政
之火其居其黨三十七人盡斃煨燼中堂僅以身免高家
至閭撲一諸生父衆擊之火其所建望江亭武昌民變圖
稅使陳奉執委官六人投之江遼東兵變欲殺稅使高淮
幾致亂雲南軍官變擊殺內臣楊榮蘇州民變為織造孫
隆黨毆死裂其屍至天啟遂有顏佩章等事而推原禍本
則自永樂秀才黨內使皆充軍成化三學黨內使幾羅
始嗚呼君暗臣奸璫焰燎原至於庶人奮挺以難太阿
窮斯亦傾否之至變已而後昏不知日醉益富莫可如何
也周公既逮蘇人互戒不用天啟制錢天下從而和之豆
師馳諭各省卒莫能奪蓋廢格天啟制錢無算也可吁哉
宣德時來內官羅太監橫甚太守動遵撻撻縛同知
於驛邊水次至蘇州以事杖吳縣主簿倪鍾徑往執其
兩手大怒曰汝何得打吾主簿來懼為謝罪不敢復

呼此千載一時有明之希觀也

劉太僕傳附吳國賢

公諱鐸字我以號洞初廬陵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尋郎中丁艱歸服闋知揚州萬忠貞公景與公同年相知最密遺公書會講東林謂人生不問至道如入寶山空手而返朝聞夕死學者素願足下咫尺梁溪可失此機會耶公得書即請假飛棹過無錫與東林諸君子講學既還語其子曰讀書自有向上路至於功名科第其事未矣汝曹第以文辭爲進身計而不求聖賢至道縱富貴至將相亦管晏輩流耳烏能曳履登孔子之堂哉是時魏

史外

卷六

三

忠賢亂政萬公既以忤瑞廷杖死楊左諸君子亦相繼填牢戶公感憤賦詩書於笺邑紳倪文煥偵得之獻忠賢簪旨逮問士民爲叩關者數百人刑部侍郎沈公演力持之謂聖朝不以語言文字罪人詎宜以將無同之字贖成莫須有之罪案獻上得旨復官方候補而參將方體乾迎瑞意誣劾公延道士方景陽詛咒厥臣景陽撻死景陽固未識公公亦未與景陽質達送刑部薛貞者陝西韓城人萬曆辛丑進士忠賢義子也適爲刑部尚書當此之時薛貞坐堂皇盛氣詰公曰咄鐸來若有目無珠耶有胸無心耶

朝廷信任上公如日中天若敢毀謗如是耶公曰固也鐸目無公等之珠胸無公等之心故不能開公等之口罪將奚逃貞仰天而笑環顧左右曰不分世間乃有如是絕無心肝人也因此公曰汝欲誰特誰將已富貴千頃汝身命耶公亦笑應之曰一時之富貴有限千秋之清議難逃貞大怒咎之數十遂當公罪斬西市或謂貞曰鐸妄人耳罪之以辟得非殺人媚人為鬚眉丈夫笑乎貞曰世所謂鬚眉直仕路鬼門關耳誠得上公歡心笑亦何損巾幗者致尊顯之要術也名與利孰重乎亦拙於笑矣末幾忠賢敗

史外

卷六

言

貞亦坐辟公之死也揚民間之爲罷市巷哭者七日夕立廟祀之官有疑獄禱於祠夜即見夢如言州民無遁情公始祖剪官行人忤時宰遣使絕域不屈遇害再傳文懿公宣忠愍公球俱以文章節烈稱蓋忠貞世篤云同時有吳公懷賢字齊仲休寧人官中書舍人讀楊忠烈劾璫疏嘗筆大書其尾云當如韓魏公處任守忠即時安置璫下坐以楊左黨逮問吳公從容言曰懷賢得與楊左齋名死亦何恨拷掠不屈瘐死獄中崇禎初公贈太僕寺卿吳公贈工部主事公有女淑英崇禎末以忠勇節烈聞自傳

汪有典曰嗚呼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至哉言乎千古禍亂相尋蔑不由斯者也昔者王莽將篡漢也其時公卿大臣頌葬功德者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一人所謂禮義廉恥漸滅殆盡而漢祚遂移惜乎史不詳書其人至今莫考其姓氏未嘗不以若而人遺誅青史爲深恨也魏忠賢亂政群天下之人相率推戴者不可勝數今始撮其表表者固亦孔醜孔哀也已天啟六年浙江巡撫潘汝楨城疏聞於朝於杭州西湖關壯繆岳忠武雙廟之間爲忠賢建祠頌功此生祠所自始也遼薊總督

史外

卷六

言

閻鳴泰清苑遂於所部建祠者七毀民房無慮數千萬餘宮殿九楹黃瓦冕旒儀如帝制於是封疆大吏尤而效之順天巡撫劉詔杞縣巡按御史倪文煥江都梁夢環廣州建於西協密雲雲髻山又建之昌平太僕少卿何宗聖建於房山遼遼巡撫袁崇煥建於寧遠宣大總督張璠遼遼爾禎興州巡按劉宏光臨建於五台山又建於太和山張璠又建於宣大又建於鳳陽又建於建昌庶吉士李若琳建於上苑又建於蕃育上林監丞張永祚建於大同於松江宣府巡撫秦士文建於宣府王點建於大同

宣大巡按張素養建之宣府又建之大同工部郎中曾國棟建於蘆溝橋通政司經歷孫如淵順天府尹李春茂建於宣武門武清侯李誠銘建於崇文門保定侯梁世陂博平侯郭振明建於安定門工部侍郎盧大受工部商人五軍都將府各衙門建於京師登萊巡撫李嵩巡按李精白建於太山又建於德州又建於寧海又建於蓬萊閣山東巡漕何可及建之濟寧總督遼餉戶部尚書黃運泰城保定巡撫張鳳翼提督學政李蕃巡按倪文煥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張汪

卷六

三

若極德張樞平智疑河張化愚建於河間又建於天津李蕃又建於河間張鳳翼又建於真定河南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餘參政周鏞江知縣李萬庸建於開封又建於江北大同巡撫張翼明建於赤城總河侍郎李從心南漕運侍郎郭尚友建於濟寧又建於淮安巡鹽御史許其孝城巡按宋楨謨建於揚州湖廣巡撫姚宗文郎陽巡撫梁應澤巡按溫學謨建於武昌又建於承天又建於均州總督三邊史永安巡撫胡廷晏朱童蒙巡按莊謙王大中建於太白山山西巡撫

牟志榮巡按李燦然建於河東織造太監李實建於西湖蘇州巡撫毛一鷺巡按王瑛建於虎邱巡撫御史龔建於長蘆江西巡撫楊邦憲建於南昌知府顧鵬建於徽州武弁李之才建於南京宗室則楚王華奎建於高觀山福州承奉建於洛陽而臨生陸為齡則建於國學並祀孔子當此之時生祠徧天下撰文刊石揚廟鍾大都會皆出詞臣之手而閣臣施鳳來平張瑞圖最知名焉祠莫不有旌額其在京師者曰崇仁曰廣恩曰德芳曰茂勲上林苑曰存仁曰洽恩曰永恩

卷六

三

宣武門曰懋勲崇文門曰鴻勲安定門曰耆愛蘆溝曰隆恩天津曰感仁河間曰仰德通州曰懷德西協曰崇功蕃育曰感恩真定曰旌勲宣府曰隆勲宣大曰德勲寧遠曰懋勲延綏曰祝恩大同赤城曰崇功房山曰顯德太白山曰懋愛五台山曰報功太和山曰昭德山西河東曰襄勲濟寧曰表勲太山曰隆惠並岳寧海曰景仁蓬萊閣曰流建昌曰崇德武昌曰隆仁高觀山曰隆仁承天曰弘惠均州曰戴德洛陽曰普德開封曰戴德江北曰瞻德揚州曰瞻恩曰流恩虎邱曰普德鳳陽曰旌德松江曰德聲

與此孔子句作天然

李善之建於河間者則曰九千歲天子親加賜額者杭州
曰普德淮安曰昭德崇文門曰廣仁濟寧曰昭德河南曰
成德山西曰報功大同曰嘉德登萊曰報德房山曰顯德
陝西曰祝恩嶽州曰崇德通州曰懷仁昌平曰崇仁曰彰
德密雲曰崇功林衡署曰永愛江西曰隆德呼北時之
乾坤何等哉夫人臣上天子徽號至十餘字印以為後天
子令郡國立廟即以為非禮若逆璫者宜何若焉南漢劉
鎮信任宦寺凡仕其朝者咸令闢之一時臺閣大臣三公
三師莫不皆闢以觀熹宗之世豈不然乎祠莫不有齋讀

足外

卷六

天

闕鳴泰之祝詞曰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李精白之祝詞
曰堯天魏蕩帝德難名黃憲卿之祝詞曰至聖至神中乾
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魏字山後下書懼壓
上公之首蓋天下從之嗟乎何所不至哉易曰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神宗之際
張居正當國有以天與人歸題冊子送之者有以禱授廢
立命題者其留奪情之旨有朕不日舉晦庸之典者遼附
之徒公然諛之居正恬然安之曾不踰紀逆璫效尤抑又
甚焉其父殺人其子行劫勢固如此嗟乎有明之神器為

羣小諧媚之具也固已久矣誰生厲階於今為烈君子是
以惡夫知之者也烈帝御極痛懲璫亂謂廷臣曰魏忠賢
一人耳苟非外廷助虐何達至此乃手刻贊寧權璫頌美
附詔條目並下建祠稱頌諸疏指示曰此紅本璫璫實錄
也於是大學士韓爌李標錢能錫吏部尚書王承允刑部
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於汴上奏曰人臣首戒無將天
討用章有罪祖制內官不許干預政事更交結近侍之律
於以防內外而肅宮府杜奸萌而窒亂源法至嚴也逆璫
魏忠賢狡諂多端更頑無忌始焉小忠小信祇便身圖繼

史外

卷六

元

而作福作威漸干國政內則妖媚客氏窺覷禁密結為腹
心外則逆臣崔呈秀揣度機情助其羽翼戕官妃而戮忠
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邀無等之三封將議逼尊之九錫
迫逐藩邸播棄忠臣建生祠以卜人心遺內鎮而連邊將
陰謀巨憝僭勢顯成磔碎已服上刑爰書具列造狀誠如
聖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者也至首發大難禍始教猷
或側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搖母后倡和逆封鐵券金
章襲題恐後腴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聖經以懲忠中傳
或攘史職而抹殺直筆墨衰朝會忽此罪魁綬騎銀鐐大

與詔獄修睦以殘軀命不難殺人媚奸供嘽笑而効爪牙總是酬恩報怨至於一人而創祠幾地一事而誦誦連章祠省直祠邊鎮祠京邸未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頌奏章頌鄉銘未已也而且頌以給論此聖諭所謂首開詔附傾心擁戴者也又有徑賓旁通網羅密布腹藏鱗甲構青蠅貝錦之譏意慘鑲鉤釀白馬青流之禍卽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施鬼蜮之毒而更巧避彪虎之名此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律亦異或已逕獲遂不盡厥

兒外

卷六

三

辜或謬附摧傷當追始禍邊明聖諭擬法依律無枉無徇三尺無私天誅不貸四凶畢竄國法用申惟是大慙既罹不赦之條而群小宜開自新之路或事關題覆積尾列名或身在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任於捍禦或編摩効有剴調而又或生平才守俱優歟歷歟勞著此聖諭所謂事本自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以後効或與昭洗免臚姓名因明罰政法之嚴條兼赦過有罪之寬政也疏入報可於是詔逆案以七等定罪首逆凌遲者二人魏忠賢客氏首逆同謀決不待時

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國興太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芳愚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劉志選張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薛貞吳淳夫李襲龍曹欽程大理寺正許志吉順天府通判孫如剡國子監生陸萬齡豐城侯李承祚都督同知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張體乾交結近侍次等造戎者十一人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楨李營生楊維垣張訥都督郭欽孝慶衛指揮李之才交結近侍第三等配贖爲民者閣臣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尚書王紹徽郭允厚張我

兒外

卷六

三

續曹汝楨孟詔虞馮嘉會李春聯邵輔忠呂純如徐兆魁薛鳳翔孫杰楊慶哀李養德劉廷元曹思誠南京尚書范世濟張樸總督尚書黃運泰郭尚友李從心巡撫尚書牛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祠頌照不謹例革職閑住者黃立極等四十四人詔附擁戴軍犯內監李實等十五人又逆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頒示天下海宇郭清翁然頌聖明焉然而遺種餘孽剽劫絕未盡乘間竄錄駭駭向用或託爲攻璫者而實庇璫或陽爲附正者而實傾正於是爭門戶翻逆案殿陛玄黃臺省水火盜賊縱橫而不顧國

破碎而不問雖以烈帝聖明孤立於上用將而將叛用相而相欺用樞臣而樞臣乖戾用督撫而督撫讎讐刑峻法密而愈玩推心置腹而愈離宵旰支撐至於十有七年萬不得已始以一死謝祖宗謝臣民而若曹之門牆如故富貴依然履霜之漸馴致堅冰區區烈帝之微陽殘照固不敵若曹之窮陰沍寒也則四維不張之明效大驗也

史外卷六

七

八

九

史外卷七 前明忠義別傳

劉侍郎傳 附尹巾

公諱二縉字元誠號與鵬宜賓人家世務農少從父兄力田閭閻薪樵賣以讀書補諸生時方負薪入市聞報警其鄰大驚淡於榮名亦天性也然期許夙絕銘座右曰必爲聖人一生中亦卽以劉聖人呼之崇禎元年進士官舊吉士是時丁熹宗蘊毒之後中原禍亂已兆而邊陲屢警在廷諸臣狃承平餘習從容坐噤以飲博爲放達書畫發伎爲風雅莫適勤念兵事公與同官金公聲則獨留意究切而

史外

卷七

一

造爲望輪火車偏廂車獸車剝木爲西洋大小礮期以備疆場緩急之用僧申甫亦習車戰過從講求三人者相善也明年冬京師戒嚴上因金公薦公及甫召對稱旨授甫京營副總兵公兵部右侍郎督守城事當是時天子念國事孔棘思不次用人收萬一效環錯頗與廷議拂而甫以白衣驟用公新進躋卿貳咸於是側目滿桂者大同總兵宿將有威望 大兵薄都城提萬騎入援戰沒甫全軍亦覆朝對氣奪公奮臂大呼曰此臣子效命之秋也請行無兵則請京營兵不許則請關外川兵不許則議召募軍資

史外

卷七

二

無一具公權宜貨之抵通州守者不納雨雪宿古廟中公驟貴廷臣多抑之御史董羽宸劾其行留公曰小人意思有事則委卸無事則議論止從一侍郎起見耳乞削臣今官賜骸骨不許奏軍機七上不報乃與總兵馬世龍吳自勉約由薊赴承平牽之無勳而自率八路進攻遵化既由石門至白草頂距遵化八里嫫嫫山而營世龍等不赴約大兵驟三萬騎望見山上軍縱擊之公發礮礮反擊營中自亂左右諸結陣徐退爲後圖公叱曰毋多言吾受國恩誓死封疆顧所請無一應而將帥又不用命如國事何嚴鼓再戰自午至酉士殊死鬪矢石俱竭人持短刀夾公馬而前流矢四集公度不可爲解所佩印付家人持歸報天子一矢貫其首又一矢中膝遂仆而死一軍皆哭拔營野戰皆死之初正月元日有黑氣起東北旦西方甫見之大驚趨詣公與金公曰天變如此公知之乎今年當喋血京城下可畏也聞者皆笑已而果驗衆於是默然公既死天子嘉其忠從優卹贈兵部尚書廷臣靳之金公噴出其顱前爲之棺斂贈其母以歸騰書當路厚卹其家而乞諱元春傳其事後公十五年金公亦抗節死并公仲者字子

求亦宜賓人萬歷戊戌進士歷官河南左布政使解官歸
張獻忠破潯州執至成都噉曹大罵遂被殺性直如絃有
獨必發所至與長吏忤以孤峭見擯與人交有始終分張
決別死生收卹婉薦周詳皆出人意表劉太僕時俊同年
契合坐通賊被逮獄急不知所爲尹公時家居抗疏明其
冤時俊得免慷慨持大義皆此類也

汪有典曰嗚呼朋友道喪末有不相背負者矣司馬子長
傳管晏而惓惓於知已豈得已哉韓退之謂平居酒食游
戲真若可信臨利害落陷阱則擠之又下石而有取於子

尺外

卷七

三

厚之以柳易播且謂子厚之歸葬賴裴行立功嗟乎世遂
無斯人乎而鄭重言之也棠棣之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
小甚兄弟也每有良朋況也永懷重朋友也

張泰政傳

公諱春字泰字同州人萬歷二十八年舉於鄉歷刑部主
事屬撫行善談兵天啟二年遷東西盡失廷議急邊才擢
山東僉事永平燕建二路兵備道時大軍屯山海關小平
爲孔道士馬絡繹關外難民雲集公達篇有方事就理而
民不病累轉副使參政仍故官七年哈刺慎部長汪燒餅
者擁衆窺桃林口公督守將擒三人燒餅叩關願受罰公
責數之誓不敢叛崇禎元年改關內道兵部尚書王在晉
忌浮言勸公妄殺人遂削籍下法司治久之乃釋三年正

史外

卷七

四

月永平失守起永平兵備參議公言永平統五縣一州今
郡城及灤州遷安并失昌黎樂平撫寧又關內道所轄臣
省迹無所當駐何城臣以兵備名官而實無一兵操空拳
入虎穴安能濟事乞於赴援大將中救一人與臣同事臣
亦誓誓日義勇率之自效臣身已許此城不敢少規避但
必求實濟封疆此臣區區之忠所以報聖明而盡臣職也
臣言兵事不可預洩乞賜陛見面陳力略帝許之既入對
帝數稱善進參政已而偕諸將收復永平諸城功加太
僕少卿仍蒞兵備事候巡撫缺推用時乙榜起家多授節

鉞而公獨需後命以無援於朝也宋平當兵禁之餘則困敝公盡心撫卹人益懷之四年八月大兵圍大凌河新城命公監總兵吳襄宋偉軍馳救九月二十四日渡小凌河越三日次長山距城十五里六兵以二萬騎來逼戰兩軍交鋒火器號發聲震天地公營被衝諸軍遂敗襄先走公復收潰眾立營時風起黑雲見公命縱火風順火熾天忽南反風士卒焚死甚眾頃之可齊兩軍復鏖戰倂力不支亦走公及參將張洪漢楊華徵逆擊薛大湖等三十三人俱被執部卒死者無算諸人見我

史外

卷一

五

太宗文皇帝皆行臣禮公獨植立不跪至晚遣使賜以珍饌公曰忠臣不事二君禮也我若食生亦安用我遂不食越三日復以酒饌賜之仍不食守者懇勸感

太宗文皇帝思始一食令薙髮不從居古廟服故衣冠遂不失臣節而死初襄等敗書聞以公守志不屈遣還右副都御史卹其家公妻霍聞之慟哭六日不食死誠意伯劉孔昭勅公降敵不忠繫二子死於獄

汪有典曰嗚呼公抒忠勝國抗命

與朝我

太宗文皇帝得而加禮洪量同天地大義懸日月扶傾名教俾遂志成仁者得垂諸彤管煥若丹青不亦休乎有典嘗見客憲涉筆云公被執見

太宗皇帝不屈眾欲殺之

上不欲借至闕廷高其忠義命旂下從公學公亦不辭教以

道義咸敬事之稱張夫子坐必南向終不進髮

上曲從之語臣下曰真忠義人也當學之及卒

上深歎息旂下學者以栴奠之曰不敢有污清德定陽後

世祖章皇帝入御燕都語侍臣曰卿等昔日亦知有張夫子

史外

卷一

六

于南國有此一人乃無有識之者耶因得悉其行事視夫式間封墓彌有光焉自非

大聖人爲之崇獎揄揚幾何不爲逆亂之劉孔昭所非毀而

掩蔽乎嗚呼此明之所以亡而

聖朝之所以興也歟

公諱彥方字爾英號華陽石門人萬歷癸卯舉人授江
上高令公自以乙榜起家思以治行自奮而不善爲文也
結納之術居數年無異聲旋以漕事註議謫江西按察司
經歷有門人乘銓政者勸公通委曲可亟復且得美地笑
不應崇禎五年起補陝西平涼之陸德泰地自延綏寇亂
蹂躪無完土武臣莫肯用命失機則以庸免守土者率望
風解竄營救樞要天子亦以武備久弊罪不在小臣也而
寬之多得不死於是行間不戰郡縣不守賊亦橫行無所

尺外

卷一

阻是年春秦將曹文詔楊嘉謨等始屢戰而勝有西溪虎
兇隴州諸提賊黨可天飛獨行狼不沾泥混天猴紅軍友
等相繼擒斬秦中得少休息公至治急招流亡繕城郭勸
農設賑民賴以安然秦寇在楚蜀者日復充斥乃以延撫
陳奇瑜總督五省檄諸軍追賊賊盡竄入漢興山谷間不
得出行賂乞降奇瑜狃於諸提輕賊不足平且冀大功之
速成也許而縱之賊遂四出浸尋及於平涼公聞報急募
兵未集而防守把總王珍先遁賊破靜寧州聞八月二十
九日以城無兵衛遂陷賊執公求金掠其署大失望詎曰

窮卽是其好官耶釋不殺先是公遣僕先書求救於河原
道陸公夢龍陸公公鄉舉同年字君啟會稽人萬歷二十
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崇禎起郎中胡士相頗有所左
右將訊衆咸囁嚅陸公呼刑具三無應者聲索大呼始具
姜供逆謀人一無所隱士相主筆躊躇不敢下陸公啼然
曰陸員外不取匿誰敢匿獄乃具其剛直如此陸公得公
書卽報公堅守旦日親率兵至劄爲賊所得賊卽分騎設
覆於六盤山陸公率遊擊賀奇勳都司石崇德至陷伏中
賊矢石如雨突圍不得出二將相抱泣陸公握之曰何作

卷一

八

此婦孺態大呼奮擊手殺數人與二將俱戰死賊返城遂
害公公挺立受刃腰領皆穿穴以死事聞王珍懼罪賄中
樞求脫反譖公攻城守謀疎及再覆核乃得公死狀贈公靜
寧知州陸公太僕卿而逃將獨得不誅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殉難而鄭典未優論者類以爲憾謂
公不成進士不爲黨人受迂拙之累故至此夫進士爲黨
人禍延君父公豈爲之哉公沒之後黨人之勢益橫京師
之變開門者樞臣也而曰舉義投名受職賊敗乃死也而
曰殉節勸進賊庭歸伏誅也而曰黨誣飛頭易面欺天罔

人無所不至而陳壽魏收之徒又從爲之辭刑賞既謬於前公論又不明於後此辨身屈執所爲寒心奪氣也若公之大節凜然豈以卹典之有無輕重加損毫末也哉夫何

鹿忠節傳 附錄一

公諱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祖久徵御史父正諸生皆以直節著聞於時公奉祖父爲師卓然以名節經濟自任海內正人如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等聞而訪之相與訂死生交而去公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山東司主事丁內艱服闋補河南司著廣東司事遷左方用兵餉中絕請帑疏皆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至銀故隸司農供文武吏俸萬歷後始入內庫公於是言於戶部尚書李汝華曰金花銀進大內此近例也項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殆勸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解太倉則餉旨艱如拔山與其請不出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如干上怒願以身任汝華如其言請帝怒奪公俸一年汝華欲補進公奮曰司官以死生爭公以去就爭上意卽堅未必不可回也廷議日中官圖屏不聽公出勒問大倉云何主太倉者劉榮嗣報曰發三日矣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趣令補還公曰有銀安用借無銀又安從補中官愕眙不敢應公曰但執善繼這回奏死生有命不敢易隻字也當是時上怒不測人皆爲公危公翁聞之掀髯曰臣子不當如是耶緘口保身非吾

兒也翁少爲諸生以孝聞縣令宋繼登欲與相見翁方資田投畚括而往縣令歎息爲人憫憫好奇能急人難至數子大義雖棄身家不恤一時人之慕義者咸歸焉稱爲班太公魏忠賢大興黨禍左公等先後逮詔獄拷死皆悲賊追比諸公子踰牆至無敢留者卒主太公家太公爲周旋豪德陳金應比公又力助之人皆咋舌而公父子不顧也先是周忠介嘗語人曰卽有緩急定與鹿太公父子足仗也是時神宗御極國家無事諸公義氣已見于幾先如此上怒奪汝華渚六月公釋級調外得山東鹽運司判官而史卿

拓地四百里復城堡數十孫公倚之若左右手而孫公嘗曰伯順在坐儼若嚴師助我不止謀議也其相引重如此孫公被議去公亦移病乞歸崇禎元年起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丞事未三載復請告歸九年七月大兵攻定興公時鄉居念定興當涿南保北背瞻神京遂辭卽墓令子化麟侍父于鄉援兵登陴與里居知州薛公一鶚共城守七日而城破公守南門兵從西北隅上拔刃索公衣公不可兵怒斫公三刀復射一矢而死太公聞之日嗟乎吾兒素以身許國今果然矣吾復何憾公死年六十有三太公八十矣明年正月化麟伏闕上書言臣父以無備之城必破之邑獨堅誓死之心衡拒方張之敵不獨城存與存効勿去之義抑欲人戰家守折南下之謀疏聞贈公大理寺卿謚忠節化麟天啟元年鄉舉第一人以哀慟死薛公字一當由貢生歷官蘭州知州亦與公同難云汪有典曰嗚呼聲氣者閨閭之具而傾命之源也是以修之士深惡之明季諸人末路可鑒矣或謂公與周左諸公之訂交非與夫周左之交義氣而非聲氣聲氣者必敗者也義氣者不敗者也無他誠與僞也浮談曰盛至性日

滅者聲氣也砥礪彌嚴踐履彌篤者義氣也周忠介被逮時與公書謂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只應順受生死常事不亂胸懷茲非義氣與周鍾日辦小封酬應卒敗名節茲非聲氣與有志之士宜何從焉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阮郝兩縣令合傳附王端相

阮公諱之鈿字實甫懷寧人貢生以薦舉爲穀城令崇禎十一年賊之在豫楚者號十五家亦稱十三家又改稱九家俱桀黠反覆所謂好則人而怒則獸不可以恩信結也總理熊文燦者食庸而怯多易好大言不知兵其督兩廣也曾遣道將洪雲蒸等招撫粵寇劉香被執策不效矣適劉香自溺死得褒賞遂自詡爲奇功而於羣賊一意主撫間臣楊嗣昌新得上眷懼討賊力持文燦議則益恃爲與援刊令懸之通都曰心示諭告諸賊待以不死民有殺一賊者輒償死是年正月左良玉大破賊於鄱西張獻忠窮促請降良玉欲因其至執而誅之文燦固不可初獻忠請總兵王威犯法當刑陳弘範時爲別將異其貌請釋之士七人皆伏法而獻忠獨免會新敗其下大饑多散去知弘範在官軍中則以爲故人飾名姝美玉文幣以進願率所部自效弘範固欲建大功聞之大喜言於文燦承制受其降獻忠遂入據穀城而不肯放兵暫勾諸賊爲犄角復思救去設言曰予我十萬人餉爲三郡捍圍三郡郭襄荆也文燦遽信之爲請銜開餉然調其兵輒不應良玉欲討之

文燦故露其意於獻忠而數數要良王飲以羈之獻忠部
賊時出野外剽掠公執之以告不聽且曰官不給餉借養
耳得餉當自止由是村民逃徙盜遂掠及剛鬲拒險則
露刃殺人一城爲驚咸惴恐禍至無日矣而文燦不問也
殺城下有河當漢沔源處獻忠立關徵稅月推數千金軍
士於草間得義勇營關防文燦即以給之獻忠益驕又檄
監軍張大經入穀城護獻忠軍大經客贍者王又天諛獻
忠千支當極貴獻忠心動反益急公風以禍福曰公獨不
見劉將軍乎此赤誠之效也之細雖不肯上書以百口保

史外

卷七

五

公朝廷宣騰詔書待公以不死輓車奉餉絡繹在道有何
疑忌而復自蹈不義耶獻忠銜之公度無可如何憂憤成
疾題壁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然心性飽殺殺身成仁
無愧賢良方正蓋自知不免云當斯時也文燦疏言臣兵
威震閭閻者接踵賊可旦夕平嗣昌揚揚德色以薦文燦
爲知人一時公卿且謂天下無賊無何而獻忠反於穀城
黨囚徒劫庫兵殺傷吏民公聞變遽飲鴆水絕賊突入索
印公搖手不予賊怒揮刀刃之奪印云燦火婦官舍散骨
爲燼是爲十二年五月六日也先是羅汝才諸家賊聚

黃光隨僞屍千里左良王大破之於雙溝斬二千餘級女
才懼請降文燦承制授遊擊將軍備征調汝才言不願爲
官并無所事餉頗爲民受用以耕率所部分屯房竹山保
四邑獻忠據穀城與汝才遙爲聲援鄧撫賊東晏泰曰羅
汝才詭占屯部未嘗放兵作出此帶刀以耘一有劄藉即
挺而起耳張獻忠據邑弇兵其人豺狼難與久處不過謀
分居東作飽食休甲以伺吾變若兩部俱動荆襄之禍未
知所終矣以臣愚計之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
井獸圍聚於二三百里之中幸命理臣率鄂郎之卒督臣

史外

卷七

六

掃關隴之兵出其不意衝敵疾至衝張燕於黑山燒曹操
于赤壁豈不決哉疏入不聽獻忠反穀城而汝才九營兵
起應之房縣亦破矣
郝公諱景春字滿和江都人萬曆壬子舉人爲房縣令是
時鄧陽之所措置者九營而房居其三羅汝才屯於東以
及南北謂之曹操營自貴屯於北以及東謂之小泰王營
黑雲祥屯於西謂之整十萬營當此之時朝廷從嗣昌文
燦言屢意安撫公獨主勦羅汝才自貴黑雲祥三營一日
廵房公擊之多所斬獲賊懼訴於文燦文燦切責公諭以

朝廷嚴旨公乃單騎至其營喋血盟汝才始解甲耕也是爲崇禎十一年也明年五月獻忠反殺城公度賊必犯城呼其子鳴鸞往規汝才爲之備鳴鸞諸生負忠勇多力而善鬪賊素憚之是日馳入汝才營握手語曰君不念吾輩盟乎口血未乾毋從亂汝才唯唯鳴鸞見其目數動賊是賊巨測急歸與守備楊道選發兵登陣公遣間使求援於文燦凡十四反無亡兵應者最後以寸紙刺血書告急終不報既而諸家賊大至獻忠兵白熾汝才兵赤熾俄白與赤交麾其衆四面環滅汝之約費黑雲祥策焉呼曰急似

史記

卷七

七

城讓其曹保無他公厲聲曰吾頭可斷城不可讓是時張大經已降賊賊持其檄招公公大罵碎其檄且戰且守相持五晝夜發大礮擊賊多死賊負板穴城城將崩積薪焚糞油下灌之斃又擊獻忠傷足殺其所乘馬士氣益奮公用間入賊壁陰識獻忠所卧帳密計夜襲擒之而折擗張三錫者文燦向所遣以處分降衆者也與賊通開門逐之入城陷楊道選巷戰死汝才使數千騎擁公至其營當此之時鳴鸞與公相失夜半天雨遲明鳴鸞至見公哭公好聞之曰男子不幸至此惟有一死耳舉手畫額曰此豈甚

痛鳴鸞亦輟哭曰吾所恨者父子離散今既聚矣死非所難也大經以監軍而降心愧之欲得公分其惡喉賊說公不應賊欲曲活公令暫避公曰天下有避賊耶縣乎殺同執者數人欲以懼公不爲動賊指大經叱公曰彼九省監軍乃爾恭謹汝一知縣顧爾強乎公曰彼監軍已降賊不直一錢吾雖知縣不從賊也顧罵大經曰汝受朝廷厚恩官職何等乃與賊伍我死必不想汝引頸受刃鳴鸞伏父屍且哭且罵曰死賊何不速殺我賊又刃之僕陳宜亦死同時有主簿陳邦聞與其家人俱不屈死之是爲五月二

史記

卷七

七

十九日也先是穀城之變文燦密疏聞給事張縉彥駁之曰張獻忠包藏禍心無愚智皆知之文燦受賊賄弄日爲之請領暗開賞而於殺人越貨之迹巧辭匿飾有發覺其惡者屏弗使聞今賊一逞其哮闕之鋒斬關喋血竄入隙穴之中爲總理者宜自庸及漢分兵追捕比見御前斬下密書至謂獻忠抄奪咨怨理臣之任事不力必如張本經請月餉之舉以厭其貪是可從乎不可從乎乃若攻州奪郡之雄而曰漏刃破胆奔山騰谷之勢而曰鼠竄路窮難強兵負異志而曰反形未露不便先圖屠民城殺官更而

曰假命須臾無難縛取恢復不經斯慘已甚臣不能爲理
臣解也帝於是奪文燦職令辦賊贖罪已而以楊嗣昌代
逮文燦斬西市

汪有典曰嗚呼賊勢旣成驕恣變詐未經大創烏可言撫
況於撫之者爲貪庸且怯之文燦乎文燦曰責賊實賂旣
得所欲則爲之請官請餉應之惟恐不滿其意獻忠故爲
要求以逞其恣睢嗚呼閭閻旣反穀城留書於壁以告楚人
已之叛劉劉臣使然文燦卽欲辭其罪不可得矣乃欲陷人
以自免乎方獻忠九營之在房也李自成以兵敗往依獻

史外

卷七

元

忠欲殺之自成覺而逃去若果調度得宜彼且縛闖自効
貪小利而失大賊文燦之肉其足食乎後獻忠亦兵敗歸
自成自成亦欲殺之汝才留之擾漢東以分官軍之勢凡
此皆賊可滅之大機不獨金鎖關車箱峽也而廟筭無人
闔外鮮寄此可盡曰天禍人國以有此孽不關人事之得
失乎谷應泰曰方夫賊師屢挫其弱可擒賊氣方張其驕
可掩賊黨內攜其釁可間也假令良玉太平之捷精銳俱
盡得功潛山之捷屍填溝壑便當乘勝追奔不令逸去卽
于儀克新店而收東京懷仙克河陽而滅朝義故曰其弱

可擒也又若襄陽初陷獻忠憤恚六安再下獻忠敗元苦
能轉敗爲功出彼不意卽元濟氣盛而李愬夜襲淮蔡顏
川甫陷而長源規取范陽故曰其弱可掩也又若南陽之
敗自成蓄謀以圖漢陽之敗自成懸金以購若能出謀
奇兩虎自鬪卽呂布交疎於袁術聯絡授首於思則故曰
其弱可間也乃諸臣計不出此比至歲月遷延四分五裂
師老財匱而天下之大勢去矣

史外

卷七

三

孫文正傳

公諱承宗字稚繩高陽人萬曆甲辰廷對第二除翰林院編修遷中允歷左諭德司經局先馬意宗卽位遷左庶子充日講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二年拜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公初入閣卽上奏曰臣日在閣辦事時有口傳中旨卽見聖意淵深非臣等所能仰贊皇上威福自操一時奉法惟謹而事入時移不無可慮且傳天語一字抑揚便關輕重臣愚不勝過計望皇上時賜面對容臣等將處分口傳事一一仰質則王言盡一

史外

卷七

三

蒙蔽無自而生矣復奏曰憲臣高攀龍語及宮闈心實忠愛皇上如信臣爲帷幄近臣令直陳先帝危難舊事臣得引諸輔臣爲証一一爲皇上剖明之皇上至尊至貴實極孤極危卽左右小心恭謹與皇上同甘苦者恐其識見不定爲人所借將皇上之言動起居日爲人伺而求中皇上之心且如先帝弱疾最禁房帷而飾美麗進者六七人此天下所共知皇上未必知知亦未必盡蓋天下之禍有明爲奸細如假挺擊于風顛也有暗爲奸細如藏利刃于美麗是也皇祖明知之而駕馭有法故屢發而無虞先帝不

明知之而防範或疎故一嘗而輒殆伏望皇上聖鑒身臨防隱伏以爲天地神人之主以享千歲萬年之安未幾逆奄竊柄與客氏濁亂禁中群小交關取事卽自蹂躪人始服公之愛君深憂國遠而見機早也東事日急遷撫王化貞與經略熊廷弼議戰守不合致敗以工在晉代之在晉爲人短疎無大略欲築重關于山海關外村以堵敵而待清卒朝廷無敢難者公親往關視與在晉力辨非計罷之因極言在晉不足恃改在晉南兵部尚書經略缺入告雖其人遂自請行旣至關首定兵制以三千人爲一營十

史外

卷一

三

五營爲三部兵不離將將不離帥使教肄分而稽核便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安大炮于望海臺以爲橫擊頓萬人于三道口之石城以爲突騎置砲臺十一于北水關外以防外敵汰別總兵以下數百人罷真定保定河南踐更之卒以實中原三輔公議以守寧遠所以守關門也大兵于山海以次第戰守于法爲正爲實東連西結分布于覺華彌串廣鹿于法爲奇而正虛而實又謂西部必不可用遼之遺民不可棄關內之遺民當使籍土著關外之遼人當使籍卒伍關外十三站之義民諸不附敵者當收

史外

卷七

三

單寧遠覺華以遣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民此今日之大計也請置大將以馬世龍佩千總將軍印行授鎮之禮節制三部罷監陣之官更定儀注總兵官以賓禮接經撫不戎服跪階下移咨朝鮮國王李璵激以同仇之誼獨毛文龍于東江令復四衛撤登帥沈有容走據廣鹿而自以春防諸軍棄商度進取之計時朝廷方急遠不許也公在關經營四年前後復九大城四十五堡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弓弩大砲軍五萬輕車千輛衛箱車千五百兩沙艇船六百馬駝牛騾五萬甲

史外

卷七

言

遣飛騎追五百餘里傳詔旨曲爲撫諭始歎兵符命公視師七閱月復諸邊堡四十有奇露布以聞上親告廟布告中外機軸既安而群小居中用事噪而逐之公復罷歸公鐵面劍眉鬚鬚戰張聲如鼓鉦屹如山立望而却爲倭人長德嘗授經易水雲中仗劍遊塞下徑飛狐拒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干青波放道南下結納其豪傑與成將老辛副行營疊訪問要害扼塞以是曉暢敵情通知邊事其出關也由前屯寧遠抵松錦又由三道關一片石歷石門燕河偏關三協十二路由石塘路過半谷經盤山入薊州條次東西邊政分八疏入奏上皆嘉納行之生平愛惜人才人咸樂爲用滿桂趙率教拔之于偏裨者也卒爲宿將王樞何可剛魯之甲拔之于敗將者也卒以死事祖大壽叛將常勦殺而用之者也卒以收復自效而惜擣于議人不得竟其雄略已而復追論長山之敗坐矯旨復城欲中以危法公上言臣願陛下治臣進兵敗劄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于進兵使天下以禦敵爲戒也臣願陛下治臣不能禦敵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于復城使天下以復城爲諱也公之爲邊事慮也如此而帝亦卒莫之省也削靈錦敘

功世隆子冠帶闕住而已十一年九月高陽被圍公部署于弟城守頃之城陷公坐北樓謂家人曰吾死此矣令以靈柩蓋地望闕叩頭取弓絃繼死子齡於綸紳統孫之訖之傍之澤之浩之憲兄子鍊鏘從孫之敵之漢之泳之壽之漢之瀚皆力戰死者頭侯果得公屍于圍頭而貌如生髮髮郁然舌微吐視而卧田間野人夜貌之鱗甲怒生如虬龍攫拏莫敢逼視而去樞將引風雷交作天字晦冥移時乃息事聞上震悼而忌者猶當國遂格其事僅後原官與祭葬後贈太傅諡文正

史外

卷一

堂

注有典曰嗚呼夫以烈帝之英明而用公卒以不終君臣相得之難可勝歎哉方帝之詔起公也見于平臺溫語丁寧而誦調度京師賜勅授鉞自京營總協及坐門大小文武公侯駙馬伯下至總兵皆以軍法從事千城心管委任隆重公奉命出漏下二十餘刻周聞都城四十里巡濠塹度險阻不辭勞瘁夫固以帝頃者之言剖心析肝相信欲以紓國家之急而振舉朝闔茸之氣也乃夜半忽出中旨起往通州至勅書亦不暇俟初有成言旋忽悔遁執囑其吏以覆倉皇亦至是歟然而四城之復告廟旌功則公才

堪任既不同於畫餅而帝親厥心又豈不契如魚六夫幸以人言罷去七八年間公竟不得一入國門見天子言事僅於高陽城陷之日以一死盡大臣宰相之局不數日而帝亦與社稷俱亡矣廉頗李牧自禁中而不能用以此歎知人之難也

史外卷八 前明忠義列傳

衛忠毅公傳

公諱景瑗字仲玉一字帝黃韓城人天啟五年進士授河南推官考最擢御史劾輔臣周延儒奸貪直聲大震出按畿南以外艱歸服闋補原官轉河南道御史兵部尚書楊嗣昌議加兵餉公抗疏力爭謂天下安危視百姓利病還者兵費旁午早蝗漸臻百姓病已棘矣奈何復加征以促之訖不能用會給事中傅朝佑李如傑劾閣臣溫體仁得罪下獄公力請釋兩臣以作敢言之氣帝怒降行人可正

自被犯太原奮臣王繼謨望風遁公議調兵趨據雁門而總兵姜瓖觀望不前及攻寧武關守關總兵周遇吉遣板告急瓖環出兵瓖以非信地不應公憤曰國勢至危何論信地同舟共濟正在此時傾橐不及千金出爲犒軍費親率麾下赴援未行而寧武陷遇吉力戰死賊遂長驅抵大同公方督兵出戰而瓖已開關納款賊衆大至公被執命之詎公撫膺笑曰此際不屈第二人也自成欲欲官之則據地大哭猝起觸階石血被而淋漓絕而復甦自

成悚然曰忠臣也復使公母董勸之降母大呼曰吾今年八十餘當自爲計兒封疆大臣不可不死母出公謂人曰吾所以不罵賊者全母也遂北向再拜曰臣失封疆死不足贖遂自縊死賊感嘆移其家于別所戒勿犯後賢兵部尚書諡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世嘗謂烈帝之朝有君無臣即帝亦自謂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是大不然夫游哲之君不進西面復像之主帝任康家陰賄則魁魁梁梁皎皎青發扶輿世自惡之聖亦滅之若也烈帝變易宰相

數十人其數十人中所謂賢者蓋亦無幾然大約非病免即斥去無久位者惟溫體仁八年周延儒罷而復起此二人於諸州最好食而帝特心齊任之若夫命將則猶則若小軍制衆正本兵以逆制而失事概闕外以監臨而重成之謀雖論連耳近心即補贖梁麻碎衣折檻而執拘抵無悔悟雖至宗社覆亡猶曰諸臣誤朕夫非所謂具曰子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乎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至如烈帝倚近之與

徐隨州傳

公諱世淳字中明浙江嘉興人萬曆戊午舉人由重慶推官知隨州是時賊勢縱橫奸慝相角門戶不復以國事爲意督撫大吏假招撫爲名罕責賊略黃金院張琢排環寶無算京師諸權貴人無不受賊錢者賊以故鳴張家突無顧忌往往大書所過郡邑壁條具上官姓氏而列所取賂之多寡日月于其下以爲嬉笑州縣小吏皆以時文進身不習世務一二賢且才者類多肘于上官細故輿除有所奏報輒尼不行軍國重計益無放擅便劣者既不知

史外

卷八

三

義文勢方不備賊所以禦賊賢且才者又以無權而不能辦賊坐令城郭邱墟疆場破碎甘學淵之撫秦也聞人馬登輒怖聲城門以促變謹錄錄壯不敢張目視賊常道立之撫豫也潛帥唐泌開待賊入桐柏山而後動賊有嚴軍未盡候者傳曰賊三躍而觀左右獲之奔避民舍兩酋相擊欲死鄭二陽之撫安撫也賊至則盡取大砲置署門外以自衛出所著臨

督軍盧九德賊急觀募僧誦佛號以祈免死熊文燦之爲

豫督也下令民殺一賊者償死賊不肯彈服者齎牲酒金

隨之酋胙士之撫鄧也敵弓刀砲石藏諸庫盜賊出入城市日無令賊疑我楊嗣昌督師襄陽也下教郡邑誦華嚴經謂可誼聖已早日與毒士飲酒賦詩流連名勝賊徧趙其寢廬危懼曰新開都來者賞銀三錢其爲賊弄如此而嗣昌不知賊逼厚酒且破桐院給事中孫若以告兵部尚書張鳳翼鳳翼笑曰公江甯人也何憂賊乎賊素人不食江南米賊馬不飼江南草賊不犯江南決矣嗟乎君父陵晏于上諸臣沓泄于下是卽豺狼安問狐狸乎左良玉曰賊日引月長滋蔓不止者歲飢政亂奸民無以爲生故

史外

卷八

四

相率從賊耳與王師戰勝則乘勢長驅敗則散金錢于地名曰買路故軍中縱賊者多聞外諸人咸受賊賄但良王左手受金錢右手即斷賊頭耳且賊賊之亦無難也將今日者內外異心功垂成而禍及之故王兵者莫肯殺賊吾恐國家之禍終必由此也黃得功曰科臣奏得功扼殺部將久之不能昭雪夫斥一武夫何足輕重然賊乘間破十三州縣生人幾盡誰之過也天下事大抵壞于此輩不可爲矣嗟乎此明之所以亡也公除隨州日左良王破張獻忠于瑪瑙山虜其妻教氏高氏置襄陽獄中襄陽守王宗

曾者年少俳優見而悅之當是時賊黨滿獨繫徐以誦等
同繫獄承會托以問賊中事笑語頗洽發等得以脫往格
獻忠還至丘城殺督師軍使於道取其符夜叩襄陽城守
者令符信納之處其人於承天寺夜半承天寺火起襄王
府端禮門亦火驚等毀挫戶借款氏高氏出執襄王殺之
去而破樊城返而被當陽郡縣汝寧以南南羅息信殘破
幾盡蘭德安宛陵襄陽城應山井及於隨隨爲兵衝公
將任戒其子肇森肇梁曰賊聽突襲郢及隨隨殘破之餘
然郢之肩背也守隨所以衛陵發梁也行捍牧圉以任守
森也居斥冢財以登軍吾必死於此矣十二年十月蒞隨
朝國人而誓戒之歟血于關壯終廟要以必死修城濬池
拓羊馬塙抽壯勇凡砲石則饑寒平驅羸民賴以安賊之
四年正月間及是月五月間及是月五月間及是月五月
隨也公間使二三走郢告急楚樵宋一鶴發偏師來援楚
道趙某抵章於地勒之守郢弗遣賊攻凡十三日公力竭
城守寢食蕭樓謂修屬日身與公等枕戈待敵此樓爲死
所矣賊驟北城入公埋印署後勒馬巷戰矢貫於頤刀屬
於頤賊負橫斷墜馬左手握印綃右手望佩刀賊斫刀交
下陷胸穴股以死于肇梁拊屍哭罵亦不被殺女甲始妾趙

氏王氏暨賊獲十八人皆死死後三日吳人石崇張武等
飲之而趙氏與中姑相抱不可解遂并棺以飲是爲崇禮
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也先是崇祿十年崑山王公壽字
浩仲以萬曆戊午舉人任隨州賊首八大王率眾攻城王
公身背矢石且戰且守殺三百餘人相持二十餘日嗣以
守將先遁城陷死之蕪州印印出王公足尺土下此與公
之埋印前後一轍也然則是隨再破而守再死也豈非關
堂之遺義竊嘗述烈帝時撫軍之被誅者凡一十有二人
蕭撫王應豸以刺簡死山西耿如杞以兵變死宣府李養
冲以侵瀧死登萊孫元化以陷城死川撫王維章以不能
禦賊死山東顏繼祖及大同張翼明陳祖也保定張其平
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福並以失事死督臣
遼鶴則袁崇煥鳳陽則楊一鵬鄧陽則熊文燦皆依法棄
市輅臣之論死者則薛國觀周延儒而錢龍錫則以詔獄
遣戍歸部則楊嗣昌自殺其以氣卒遣戍者曰李日先本
兵先後下諸室瘐死且棄市者曰王洽曰陳新甲而傅宗
龍則既獲復釋卒以秦督責戰死誤受賊撫連問遣戍者
爲三邊總督楊鶴陳奇瑜也以失陷鄧西諸縣建者爲郎

陽延撫河允儀也以秦賊倡獻違者爲山西巡撫顧剛事也未幾而河南巡撫玄默逮未幾而鄖陽宋祖舜陝撫甘學淵鄧縉未幾而總督節遠保定丁魁楚逃閩戍邊未幾而鄖陽苗匪土環撫陳必謙罷未幾而遼撫撫余應桂削豫撫常道立籍免郎撫戴東旻遼湖撫方孔炤罷鄧撫王奮宗據山東巡撫王國寶遼鄧撫袁繼威罷鳳督朱大典奪豫撫高名衡其他督撫經理總兵牙將數十百輩或被遣去或逮繫或死西市或戕死逃死不可勝計嗚呼何其極也上之撻切者日益甚而下之戲淪者日益多國勢奈何其

史外

卷八

七

何其不愈裂也夫人君大計無過論相相得其人而百事舉矣昔者神宗初年江陵富國懷擇本兵妙選戶部文武大吏下至縣令莫不嘗試噴吸而審其材一旦有故不難抽擢委任卽以事權一切毛舉警擊肘絆足之事都無所用以致所事往往奏績且夫烈帝之英斷視武宗之荒淫相去萬萬也張奏憲高起潛諸在之專制視江彬谷大用之恣漸相去又萬萬也其時諸賊如趙鳳子劉六劉七齊彥名劉烈藍廷瑞等僭號稱王橫行畿甸河南山東江淮陝西固原臨洮鞏昌秦州諸省邑加以桐岡諸虜跳梁

史外

卷八

八

置儲戾濠諸藩逆其勢未必遽下獄聞也然而政府中樞推轂得人而卒就平定烈帝時命相司敗之權如廷選溫體仁爲首輔遇兵事輒不敢可否上有所訪連問誰謂曰臣愚無知自香票張勿欺耳兵食大計獨上神聖裁決臣國親爲體仁黨引之入閣不熟掌故每調旨體仁不能下筆堂吏皆非矢之張鳳翼爲本兵得急奏彈劾百省戶下不敢發一策也然而帝且以體仁鳳翼爲歸誠無私心焉仁專國八年思諸臣之逼已其才且賢者必害之以事抑勿使前貶罷爲謹愿無能之人布腹心引與同列可以

絕大文字 宋稿五

敬存

王文學傳

公諱璧字玉也廬陵人故將家子力學爲文好精思苦詣思極不得則以齒咬爪甲出血忘其痛夜讀書欲睡則以机藉書跪兩足高枕在家裏好射箭走馬弄劍戰鬪祖壬申粵賊張孫吉安鋒銳甚巡撫解公諱龍南公見璧督兵勦之人情恒擾公請從兄擊賊親戚咸以危言止公公仰天嘆曰吾家世受國恩吾雖書生敢愛死耶遂甲以從先是公之始祖定遠侯祥從高帝起兵戰死祥孫業宜從閩從征剿賊死於浙之丁公崖業孫莊弘治間從征桃源洞

卷

九

亦戰死莊四世孫應鵬嘉靖壬申鎮守白洋四剿賊賊死於泰和之石坑蓋王氏死國事族世矣以故公誓爾賊而不辭也當是時賊屯淳化鄉之富田以遊兵誘我師公怒單身突賊營賊伏兵四面起圍數匝一賊揮長刀斫馬足馬蹶公墜地而以右手揮刀殺賊一賊斫公臂斷旁以鐵刺其胸遂死時五月八日也年二十有六

汪有典曰嗚呼乳虎有食牛之氣其天性固殊乎丈夫之敵王所橫亦猶是耳豈以年齡計哉唐潭城年十二出入萬健兒中立跳蕩之功魯汪蹄十一號干戈而衛社稷

以公觀之不始於老將哉然猶有成有不成此非輩之罪矣夫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殉國家難身屠裂而功名不著於景鍾伯昂如公者固不及享殲之勳而亦曾不及隨之殤也斯何以躍壯士之馬而作之憤也乎

蕭縣令傳

公諱漢號象石南豐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湖廣鍾祥令行
取西入觀閣襄藩陷自誓曰士見危授命時容詞指遂以
洪陵侯土自請於撫按免覲賊至被圍廂公怒曰此鍾令
死日也入署莫辭先王用納脫命衆膝曰男忠女烈各
自盡吾不能此億萬生靈敢受此數口并兩羅手振甲
登陣相持五晝夜賊犯祖陵公衝圍大呼曰鍾祥知縣在
此不得擅驚陵寢賊執之遣偽官說降以管仲劉基爲言
公應之曰夷吾不死有母在我則白雲聖斷惟知何口伯

史分

卷八

十一

道痛乾坤之顛覆從龍淮右我正值聖主英明金甌無缺
事不相同死即死耳勿復言賊憚而重之戒其衆曰後賢
今者死無赦居之吉祥寺戒諸僧曰令若死屠爾等僧盡
寺之公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以土書壁書鍾祥縣令死
此寺取寺僧剃刀自刎賊飲而瘞之賊退其門人曰嗚呼
大白其無點乎吾師肯服賊服乎悉易之

汗有典曰嗚呼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已危則
亡之非所責於事權既謝之人也公當行取之日值寇氛
將迫之時急趨上道謝之而已耳不則移於別館避之

已耳盡無目乎宜若可委也而必請免戮效死分張東之
先全殲於八組直抗虎狼捍祖陵以辱令其制行何潔而
騰魄何壯也至於被執漸死不得徐以觀變可也不則賊
復勦降從而致命可也既憚而重之不奪其志而必以死
殉焉嗟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果信然乎賊陷承
天發快縣陵宜城諸生張聯奎獻策助役忽風雨晝晦雲
霧叢殺之此日之天道尚有知哉顧卒縱賊猖狂舉宗社
而覆之何也

史分

卷八

十一



恭忠襄傳 附歷時盛等

公諱懋德字維立號垂伯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授杭州司理課最當得給事中以忤同縣閩臣顧秉謙改禮部主事又以忤魏忠賢請告歸崇禎改元起江西提學副使轉嘉湖兵備道丁內艱服闋補井陘道進左叅政改寧南道有松山城守功又以忤閩臣楊嗣昌不敘量移濟南道進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值歲饑抗疏自劾忤上意生奪七級十五年巡撫山西十六年流賊李自成陷潼關秦中瓦解三晉獨當二千五百里之長河汾州平陽所在震

史外

卷八

十三

勅公屬邸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而自提廣卒三千往來拒賊河上一敗之大慶渡再敗之風陵渡又敗之吉鄉渡相拒四閱月累疏請餉請援兵不報會賊自榆林聲犯太原宗友馳羽書趣公歸衛晉王公不得已三分其麾下士以二千人分守平陽汾州親引千人馳入太原遣書軍武帥臣周遇吉曰僕素悉將軍忠義鼠竄偷生將軍必不為爲但拒河力恐不支倘天不佑國逆賊長驅北上願與將軍約第死守寧武以拒其北僕死守太原以障其東賊畏我一鎮踞其後或可牽制以緩畿輔援師大集此唯陽之

史外

卷八

十四

烈也遇吉慨然許之賊既傾兵離平陽布問謀言賊已渡河平陽道將已下皆棄城走平陽陷賊遂渡河向太原宗友以已實趣公歸懼得罪劾公不守平陽狀有有解任擬勘以郭景昌代之命閩臣李建泰督師來援兩人皆遲遲不進公先遣兵禦賊而屬城盡陷反拒官兵公乃與布政使趙建極諸監司毛文龍副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賡周署陽曲事長史范志泰大集城中人誓以死守或謂公已解任例可出境候代公慨然曰吾封疆臣當死封疆此時存亡呼吸奈何便文自營梓苟免吾死不忍爲公哭衆皆哭登原野當是時太原兵僅及千內無宿飽之儲外無輜貯蠲子之援又臨危更易軍府事益難集士民皆知必不可守徒以激於忠義奮願同死賊遣使持偽檄招降公碎檄斬使卒其首懸樓上賊怒悉衆五十萬攻城公分剽於城外度要地堙礮以待賊至果營其上夜遣壯士環城賊數千人賊益怒肉薄仰攻三晝夜忽雷驟大風拔櫓屋瓦皆飛守者不能立城東南角樓礮裂火起風猛火藥齊發守者皆走公知勢不支先草遺牋懷之至是授梓書賈士璋曰吾死此矣君速歸報天子拔刀自刎爲

麾下所奪副將應時盛材官段司達請下城巷戰其公上馬時盛持矛突殺數十人至廣市口賊騎充斥時盛呼曰急讓公出西門公躍下馬厲聲曰出門一步非吾死所汝輩可自主眾復擁公上馬至水西門公叱曰汝輩欲陷我不忠耶復下馬據坐地時盛出城走其家教妻子固顧不見公呼可達復斫賊入見公坐地上時盛下馬曰死則俱死耳公問三立祠何在三立祠者故建以祀山西先賢而公常講學其中者也步行至祠從者拾十餘人公顧可達馬尚在揮之去曰汝非命官可無死明日收吾屍也可達

史外

卷八

主

泣拜上馬斫西門出時盛解袍帶繫東梁公北向叩頭曰臣力竭矣敢以一死報皇上乃就經身軀不即死時盛解鐵甲加公肩而氣絕時盛再拜公東向以弓弦自勒死建極危坐公堂賊擁至晉王府見自成欲授以官叱曰我天朝方伯乃仕賊耶曳出將斬之下塔呼萬歲臣失守封疆死有餘罪自成謂呼已也曳還問曰既呼萬歲何不受官建極厲聲曰我呼今上皇帝寧呼賊耶大罵自成立殺之執文炳誘以官不從抗罵數日被殺說剛中降大罵曰豈有蘭坦生屈膝求活者乎賊殺之首既墜復躍起丈餘賊

皆辟易有賊佩新刀掛辰日注之間何脫曰欲得此欲頭耳賊遂取斬之庚周率死士巷戰被執不屈死志秦不食死時十七年二月八日也死者凡四十六人自成故憤公甚憐公屍殲而棄之海子可達陰求十日得之市棺歛公與時盛葬南門外東岡竟如公命公死後賊從保德渡者闕室武城二十日城陷遇害死之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竭智盡忠而屢困於羣小君子之欲匡王國也豈不難哉公嘗疏奏烈帝謂天下人才原足供一代之用天下財賦原足養天下之人中原赤子原樂爲

史外

卷八

主

良民不樂爲盜賊國家兵力原足消寇制邊只在得其人行其道惟皇上一念轉旋聞耳嗟乎豈不然夫而烈帝不能從也公與周將軍相期以睢陽之烈夫固自分必死然張許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滿之師敵遮江淮沮遏賊勢俾唐室危而復安死不能也公與周將軍奚啻若子之死于事也亦有幸不幸哉

卷八終

史外卷九 前明忠義別傳

蔡忠烈傳 附林國俊等

公諱道憲號江門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長沙推官張獻忠陷武昌巡撫王聚奎奔長沙公請遠屯岳州謂岳與長沙唇齒也併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無虞聚奎屯數日尋遁入湘潭公知事不可爲告其兄令歸曰親老矣兄苦事之弟與此城共存亡耳長沙故古鄆封地王日憂賊顧不知修備去長沙六十里有烏道可據守公力請之王自樸官垣擊柝微循不能有以應賊薄城公手注弩射

史外

卷九

一

之刃乘城者數十人賊駭而退會總兵尹先民送款賊庭城遂陷賊令先民說公降公批其頰罵曰賊子亂臣恨不萬段汝賊怒擲刃搥公胸血濺賊首復以刃加公頸公影前舉足自若賊斷公足裂其肩截其兩手罵益厲鈎古毀齒拱眼剔鼻寸磔以死年纔二十九先是公被執健卒林國俊等九人隨侍左右不去賊逼公降國俊曰如吾王可降去矣不至今日賊云若王不降即若輩亦不得生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既殺公並殺九人內四人奮然曰願且延旦夕葬王而後受刃賊義而許之於

是四人解衣裹骸葬之南郊乃自縊死方公之謚長沙也

曼李希來調及殉難與李希合祀之名其祠曰二忠李希

者宋人知潭州即長沙也元兵破城希召帳下流忠曰吾

分當死家人亦不可辱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乃縱火焚

其居還家殺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自刎

汪有典曰嗚呼忠義性生非作而致也乃公與李公前後

若展契即帳下兄一一相告何耶望忠義之事亦有前定

耶抑精誠警動神爲先告惟公乃入李公曼耶太史遠感

田橫之士五百從亡幟世無善畫育其能圖於公亦云悲

史外

卷九

二

夫

巖岩峭壁耳目一新劉敬存

孫尚書傳

公諱傳庭字伯雅振武衛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身長七尺二寸魁壘沉毅多大署崇禎九年巡撫陝西當此之時李自成縱橫西安混天星俊軼商洛過天星鳴張汧隴獨行狼煙動漢南蝎子堤雄視河內其餘楚賊深賊所在糜爛而關王高迎祥者賊渠也最遲延議專圖迎祥即餘賊不足平秦塞甘肅擧蹙不解事秦人謀於朝罷學淵以公代高迎祥之號爲強也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亂非他賊竊比兵十餘萬號百萬陷漢中之石泉由陳倉子午

史外

卷九

二

出將關西安公所將兵僅三千人戰於蓋屋之黑水谷是時秦中如藉民飢賊亦飢而天大旱如注瀾漫山谷賊野無所掠十餘萬衆半僵餓迎祥亦病臥石穴中公麾衆乘之遂生得迎祥及其領哨黃龍僞總管劉哲獻俘京師虜於市李自成者米脂人素無賴亡命爲盜於迎祥爲甥舅自將七千人往從之立一隊曰闕將迎祥安塞人故馬賊闕於文馬者門表馬賊且特起也既死自成在關中賊黨以其梟雄共推爲帥襲迎祥號獨雄諸部由是闕王李自成之名遂著聞矣十年公破賊於渭南環賊不敢西向又

破賊於咸陽北原秦賊不敢闕涇陽三原以搖西安威名

大震十一年八月公與督臣洪承疇并兵逐賊大戰於申宜者發日尋遇賊郃寧間身自陷陣獲其渠首俘之豫賊馬進忠馬光裕舉宛洛之衆將其輜重箕張而西叩關思入關吏傳達日賊來甚衆將士咸失色公拔劍怒曰逆徒自來送死可勿擊耶遂解承疇東出關嚴陣以待賊狃於便利驟見大軍而驚持其衆前關公應士擊之破拔營退走當此之時豫黨後軍犄角理臣信邱楚二撫或營其前或絕其後則取賊可以百全顧久之期不至而秦將士亦

史外

卷九

四

表公始收其卒傳諭商雒朱陽莊草諸隘無令得入而已十月承疇敗自成於陽平白水公茂賊窮蹙且奔潼關設三伏以待而於潼關原依邱阜蔽林木凡五十里立一營令大將曹變蛟躬執長刀驅賊賊奔入伏中亂相踴藉我軍驍雄跳盪無不一當百賊斃甚衆刀與騎逆還感雨之山中村塢山民又預奉公令用白帟遮隱遇輒殺賊遂盡委仗如邱陵自成妻子俱失從士人過去竄伏峭西山中不復出十一月京師戒嚴詔公與承疇入衛而總理者非人自成喜出招其黨復大集嗚呼賊之難制也莫如李

史外

卷九

五

自成其次佐張獻忠而其接而復據也則至計者之一謀再議遂三不可措手方賊在楚豫廣衍四潰撲之而賊若賊之固於楚豫賊也四山屹立若其從其動靜大石擊賊又投以炬火飛走之路既絕勢已逼於極井而自春及夏大雨連月賊弓脫馬斃進不得食走無所奔突環諸省之兵蹙之賊之滅可待而督臣陳奇瑜受賊賂縱之去賊出機道即與羣盜合入長平犯涇陽趨鄜州剽藍屋衝突忽臨鞏平涼所在不支此既一步矣是年六月自成謀再入蜀當是時秦之白水階嶺官兵分汛諸賊既不能轉而

史外

卷九

六

屠名城殺親王舉社稷而覆之此其謀可勝言乎公入衛後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諸軍至南陽與李自成據汝才兵遇大戰於塚頭大雨車糧不繼採青柿爲食士卒求飢與戰則甚敗所謂柿園之役也由是聲名衰於一時而頗不當天子意矣坐軍事得譴忤中官意降旨切責以病請益忤上意久之詔以欺罔下獄已而復以兵官尚書督師秦中公自以前出關饋糧不至爲賊所乘招撫司聞屯田三豕出一甲首爲壯丁以五十金資之築樓櫓爲守望一樓營兵一人選嚴明吏爲趨辦倣古偏箱軍剛之制載以神機上火軍俾齊衣糧鼓弓弩戰則馳之以拒馬止則環之以自衛得二萬輜即壯丁掌戎右而用降將白廣恩爲水軍總兵於西教場講肄之公念軍初集欲選久閑習以乘敵顧天子責戰益急而公屬威嚴以軍興法從事州郡皆震懼聞中荒責豪右爲捐助有不樂者誅於朝日督師玩寇廉餉秦人日在湯火中屢上書迎上意懼戰且傳語以明鳴之曰督師苟不出關收者至矣公頓足嘆曰吾固知賊未必提然僥倖有萬一功大丈夫豈能復對獄吏乎則是兼程出關賊聞秦師之出也設伏於滋澗以邀我公

至見道陰命下馬搜伏賊遁歸龍門追至龍門則賊營已拔遂追賊於汝州賊又盡奔寶豐則追攻寶豐當斯時也客有說公者曰公不奉駐軍雒陽之旨乎自成之西也歸德復修舊城永城總治新城皆不日告就今雒城故址餘二丈四門未募公下令修築紆各業鄉民匠役半月可畢士功河北流離之民聞洛陽復完不招自集公於此儲糧糧開屯田進戰退守經畧中原繫四海之望此祖逖之鎮雍邱宗澤之復東京也公蓋圖之公曰吾襟閭不出猶爲持重萬全今秦人棄親戚墳墓以從我奈何用版築阻士

史小

卷九

一

氣且賊不旋踵前送死致寇而不致於寇非計之得也遂進軍寶豐合圍賊堅守不下李白成以輕兵來援公分兵逆戰却之明日賊復以精騎數千直攻官軍諸將復擊走之公謂諸將曰寶豐不卽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城拔之斬偽官陳可新等數千級遂進揭唐縣盡殺賊家口自成幾獲會天大雨六日輟道澤數尺糧車不至士馬俱飢或勸退舍就委輸公曰師已行卽還亦飢奚濟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遂攻郟縣破之郟窮邑得廩馬數百頭噉粥之立盡雨不止頓郟縣五日不能

進賊突騎復大至我師飢且困有流言公不得已分其重爲三以白廣恩從大路已與高傑從小路之兩道俱而陳公親開營休士須糧至諸營進而擊發且戒之曰汝等三日以待我勿動也前屯既移後隊亦亂米糧雖斬之不能止亦引所部殿而賊追之及於南陽我師退避還戰賊置陣凡五重飢民處外步卒次之馬兵次之騎之選者又次之老營家口居中我師已破其馬兵過三重矣遇驍騎而死圖將吏之怯者惶怖欲走陣稍動壯士推火車者新調未習戰承福有思歸心見馬兵之小却也駭曰師

史小

卷九

人

敗矣盡脫其輓輅而奔馬兵見之亦奔火車傾軋塞道馬絕於局及衝者不得出賊鐵騎凌而騰之步兵手亡倍速中者首與輿釜俱碎遂大敗賊空壁躍我一日夜踰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失亡兵器車重數十萬公取饒道過河入晉以轉達潼關諸將亦將其卒而至火車軍步兵俱爲兵之脫者猶數千氣沮喪不復振矣高樞曰三軍父子妻子在西安今戰敗思歸而強之守關此危道也不如棄關專守西安憑堅城以人自爲戰公叱曰若賊已退關則西安糜沸秦人尚爲我用乎自成率大眾攻關白雲已

猶苦戰而保其兵不顧賊從南出遂出其背而攻攻力不敵關破侯奔延安廣思奔固原其他諸將奔秦州奔漢中公收散卒圍還保渭南賊追及公與參將許元柱羅馬大呼揮刀衝賊營力不支而沒於陣時年五十一是爲十六年十月初七日也先是延議催戰之徵許元柱羅馬侍郎諭旨督師孫傳庭出關安危所係慎勿使之輕出卽鎮定關中猶可號召諸將相機進剿帝不能從御史金公樞啊爭之曰秦兵驕將跋扈倉卒出師勝有未可知禍若延秦未亡而天下去矣疏奏不允大司馬爲公元庭所以督

史外

卷九

元

師孫傳庭堅壁潼關總鎮左良玉堅壁襄陽西則應蜀北則抗關東顧鳳皖鳳皖之兵扼淮保定之兵扼河尅期會師戒勿浪戰俟賊飢困聯絡土寨漸蹙而敗之廷臣多言不戰則賊益張兵久易端元嚴謂將士習懦益久未經行陣宜致賊而不宜致於賊自遑難以來催戰覆轍可爲殷鑒一日爭質於上前曰皇上若必以戰速速爲利使請先下臣獄俟一戰勝斬臣謝之耳上無以奪也而廷臣猶力請不已將以通還爲督師罪元應手書與公戒勿輕聞且示白高兩將不可任公跪於衆議趣出關中兩將先逃師

遂大潰後數日西安陷夫人張氏率三妾二女同赴井死自此王光先白廣思陳永福皆降賊明年三月賊遂長驅犯關帝竟以死殉焉

汪有典曰時呼明季之督師能辦賊者惟袁永曙其次爲盧公象昇次爲公承疇之烈既已不終公與盧公又以廟算齟齬擊肘終致債藉語云國家之敗由官邪邪起於烈帝之朝益信且師行擇從公每以糧乏坐困天又密以陰雨始有却運促數乘除而非人之所能爲耶然而吳公應箕之原將則曰客曰諺有之天下危注意將今從戎者遍

史外

卷九

十

天下而儼然稱方鎮者有人矣曾何救於危又益亂焉果將非其人耶抑不可以成敗論也予曰將何易言哉今武臣之有總有副者將也文臣之爲撫爲督卽身爲大帥而將將者也武以材勇跳盪於疆場文以方略發蹤於帷幄如是曰將也然如是者自萬曆戊午以至於今廟堂之所指擬與夫天下士大夫所推轂信其必能有成者不知幾十百人而卒不得一當何也予嘗妄論之以爲國家所置將名焉耳其武者以賂陞而文者以資轉其惡也以資轉名良之死地則皆用其所忌以賂陞者戮幸其用命則一

切不受節制以縱之使驕彼始而素賊自重已即自爲賊而兵又甚於賊其爲脅撫者即大半死於敵死於法不問旋罷去此無言功効足紀卽求一首領全省不可得蓋將不知兵從古未有若今之甚者且將之知兵豈必久歷行陣固亦有天授而不可強而今皆起於賂鬻於資以死擡而以驕敗之無論材本中下卽學問者以求知兵之士能乎然則將亦不幸而生於今世耳何也誠使遵導於廟算之既定而又不至肘掣於樞部之受成一如宣帝魏相之任平羌憲宗裴度之規淮蔡毋信誕辭毋倖速效毋暨

已小

宋元

士

軍容毋易將於臨敵毋以瑕隙而生疑毋玩之使不可制則國家之敗何遠至是是故袁崇煥之誅五年平遼之對誤之也楊嗣昌之死八月滅賊之期促之也有高起潛之分道而後死象昇於賈莊有張若麟之督戰而後失承時於關外信熊文燦之招降致賊獻不可復制勒孫傳庭出關外而後宗社隨之彼市城畔井軍騎可縛自馬士英誇大其捷報實踰分卒留江東之禍此數人者方其以名見推或急而相求豈不以爲能勝任而愉快而違器其分一敗塗地卽宿號能戰如左帥者豈不足以懼敵自棄揚遠

誤之後諸將遂不稟奉至朱仙鎮敗卒於不振而亂卒流毒遂爲天下切齒忠勇如黃得功又替替未展其志氣可其他未受一級之勳溫受五等之爵此其智識遂至此哉則亦所以御之者未盡也故今之將無足比數於世或亦不幸而生於今之世也

賊之所以橫諸將之所以失各傳中提闕不一而足崇嫌重出當以讀離騷法一劍尋繹便得其用意深處此吾所謂反復慨嘆不屑屑于傳記者也 王石鵠

文外

卷九

三

汪中丞傳 附傳宗龍

公諱喬年字歲星遂安人天啟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
郎中出守青州崇禎三年舉卓異第一六年擢山東按察
使時家城新破守禦空虛勢且殆公請苦自勵設官以二
老僕自隨所屬供張輒叱去一夕僚屬賄遺悉收錄之然
莫曉其意已而盡出之秦中市馬募兵修葺團治器械殘
郡復完其權奇如此居父喪服除起兵備河東十一年以
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是時爲秦督者曰傅公宗龍公未
受勅聞李自成將叩關西入即日率將士趙大札等馳至
史介

卷九

主

商維異士卒露處設險堵擊而秦督傅公適至傅公欲搜
秦兵括秦餉掃境內以出而關中蝗旱閭左調發殫盡未
能有以應也即秦兵之在豫者李國奇賀人龍之卒諒焉
上亦遣督楊文岳率虎大威一軍與之會公送傅公出
關曰公破賊喬年率所領爲後距相與涕泣行傅公年老
振旅還揚其有矣部曲皆演熟入於西北非所習雖公固策其不效也已
而傅公敗沒關中大震即以公代公仰天嘆曰傅公死討
賊爲無人矣我自知以肉懷猛虎然不可不出以答中原
心遂督師大邠縣初傅公既與楊文岳遇則列兩營擊賊

傳營西南楊營東北已而北隊亂副將張某挾文音馬上
馳去傅公慷慨謂諸將曰宗龍當死不能效他人走也賊
聞之十餘日外援絕糧盡殺馬久之馬亦盡乃開營突圍
遂大潰被執賊擁之趣誘開城傅公大呼曰此賊也身是
傳督師不幸落賊手城上速用礮擊毋顧我墮賊計賊刀
斫傅公左右脇抉兩目創斃死當是時賊勢將張悍師不
用命備紀兵虛人無固志公爲秦督而勅印未至乃即舊
署調固原臨洮及團練總兵賀人龍三鎮爲進討計臘月
兵始集方簡兵儲糧而兵部屢檄出關遂不得已督師赴
史介

卷九

百

河南時李自成圍左良玉於偃城公謀搗其巢倍道兼進
直抵襄城襄城賊之老砦也初公之撫秦也檄米脂令邊
大綏發自成祖塋賊祖塋在萬山中傳爲仙人所定有鐵
燈檠照火壙中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發視火光榮榮然
有蛇赤且角見日而飛口迎日吞昨者六七反而伏舉其
屍膚已如生毛被體而黃乃刃剖而楊之自成恨公次骨
聞公至襄城嚙指憤踊曰是發我祖塋者速圖之勿失即
舍良玉逆公戰人龍等未陣先奔軍遂潰公仰天嘆曰此
吾死所也率標兵三千餘人入襄城拒守賊砲矢如雨關

七晝夜火藥矢石皆盡援兵不至俄大雨至城崩公腹中
流矢率副將張一貴監紀孫元祿等巷戰手殺數賊被創
引刀自刎弗殊賊執詣韓家庄將苗大罵賊刎其耳鼻舌
副將李萬慶從死焉萬慶故賊將所謂射塌天者也反正
而思於王事尋詔祀襄城以視不能盡節者云公發自成
祖塋時自成卽於是日兵敗河南矢中其左目幾死後遁
入九宮山樵者果獲斃擊殺之

汪有典曰嗚呼兵機之不可中制也明季則權歸本兵往
往盛甲未完卽飛機超職傳公獲軍於前公旋敗沒於後

史外

卷九

三

表師失地遂令截兒碎此金甌誰之咎哉李自成流毒中
原禍延宗社建牙大吏不能殲矣渠兒以少紆臣民之憤
甚且信賊表重爲保富貴取金錢計而樵夫牧豎一奮其
挺賊已血肉狼藉飽狐狸而吠烏鳶雖賊寇貫盈亦鬼神
病痼而假之手欺邪術犯其事謂自成病死羅公山若諱
言其非命而特予以考終嗚呼是獨何心哉

賀文忠傳 附命學類等

公諱達聖字克齋號封揚江夏人萬曆三十一年舉於鄉
爲應城縣教諭四十四年登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
歷中九國子監司業分試南畿揚忠烈公蓮疏劾魏闡旣
下獄死闡藏楚人甚斥逐無虛日獨以公清室優容之已
而知公不附遂借南京主試推未當揭旨削奪歸崇禎改
元起原官陞南祭酒尋進少詹事丁憂服闋歷陞禮部
尚書八年拜東閣大學士進文淵閣中書黃公道周與首
輔張至發議多件遂請告歸十五年正月又與同官蔡

史外

卷九

六

國用不合復引去六月帝御中左門召見諸輔臣公已得
請矣復被召同入觀德殿是時國勢益以蹙內外諸臣皆
有泄莫分主憂帝復剛復自用舉措舛迕公所素請率下
聽而同官又不相容既入則伏殿大哭久之駕發中樞殿
輔臣亦隨侍復大哭上命之出乃叩首辭大哭不絕聲陳
演前奏達聖慘動天顏無人臣禮大不敬將致之法而帝
不罪亦不問也十六年張獻忠犯武昌門人大治尹如奇
心憂公馳三百里在謁候一僧帽一袈裟諷之逸去公曰
見危授命識之久矣當此之時武昌武備尙弛募兵城守

而庫藏空屈楚王有積金百萬請王發金以贖軍王出高帝分封時金衰交荷一日此可佐軍他無所有公前哭出與參將崔文榮遊擊朱士鼎長史徐學頊等倡議捐資募兵衆欲撤江上兵嬰城守公與文榮等謂守城不如守江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生困非策也衆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公與文榮等壁武勝門率軍拒賊多傷殺已而楚府兵爲賊內應開門迎賊文榮躍馬持矛大呼殺賊三人賊攢矛刺之洞腹死學顏左臂殊右手持刀不仆被支解士鼎賊斫其右手乃以

史外

卷九

七

左手染血灑賊賊又購之不死縛筆於臂作書招集舊卒訓練如常久之乃死公衣冠北向拜賊揮之去曰此賀佛也公曰我大臣不可苟活以巨舟載家屬出滋陽湖中流擊舟全家溺死公屍沉百七十口忽植立浮出膚色如生始收葬焉尹如翁歸大冶城破被執亦不屈死賊殺楚王於江入其府見金銀山積笑曰朱翁子有財如許而不餉士真庸兒也福王時贈公太保諡文忠同時有馮公雲路者字漸卿黃岡人好學屬行年三十卽棄諸生從公講學遂寓居武昌賊將渡江貽書公曰在內以寧湖爲止水在

外以漢江爲汨羅寧湖者馮公諱遷處也城既陷乘舟入寧湖賊遣使來聘遷應曰我平生只讀忠孝書未嘗讀聖賢書也遂投湖死從游諸生汪公延陸亦死焉同邑熊公甯字渭公亦移居武昌喜邵子皇極書願言未來事十六年元旦盡以所著書付其季弟曰善藏之城破前一日貽書馮公言明日當覓我某樹下及期行樹旁城迫至躍入荷池以死有諸生明公庵者亦江夏人城破賊僞不入其門明公慨然曰安有父母之邦覆而偷生苟活者爲家人遂從我入井否則速去於是妻及二女并諸婢以次投井

史外

卷九

六

明公笑曰吾今曠然無累矣從容榜諸門赴井死賸人號爲明井

注有典曰嗚呼公之痛哭殿廷也所謂不言之諫也然和士間能得之於北齊武帝而公不能以勸烈皇皇果也不聰敏抑有奪其魄者歟夫漢孝文之世天下歲時治安賈生尚痛哭流涕長太息不能已已況於崇禎之季滿目盡燎原之火舉世無可寢之薪而大臣宰相猶坐隨從容屈從之計不聞焦爛之事不預巢且焚如百無跳斯其所以爲狂國也夫不亡何待

史外卷九終

朱忠壯傳 附錄時中

公諱之馮字德止一字樂山號勉齋大興人天啓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忤親忠賢謫閩遷行人司副部主事歷郎中陞浙江僉事山東參政以憂歸服除福州參政崇禎十五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宣府去京師不四百里與大同俱逼近門庭牽連肘腋自邊患以來城爲藩籬重地而當居庸之衝泚南子所云天下九塞居庸其一也當是時賊起秦隴漸逼畿輔而法令弛兵將皆不

史外 卷一

習戰何謙巡撫居庸衛景琰巡撫大同公撫宣府至則劾庸保補虛伍揆練兵將屹爲嚴鎮甲申春賊破大同而宣府居庸遂相繼告陷先是烈帝徵宦官協鎮一柄兩探多貨事嚴禁之未幾而監軍四出宣府監視則內閣杜勳居庸監視則內閣杜之秩當是時兵部主事金公鉉抗疏言大同陷勢且逼宣府宣府不守則京城危撫臣朱之愚忠勇可捍一面第恐內臣掣肘債事乞專任撫臣而惡撤宣府居庸內監不報方大同之既破也宣府人間之則大震公率文武紳士設太祖位於城樓揮血誓死守而杜勳已

史外 卷一

遣人納款賊將至驍袍鳴鑼如近三十里將士皆散走公見大礮語左右爲我發之無應者自起薪火或從後擊其手公撫膺嘆曰人心離心一至於此惜死爲屈見賊賊以報國耳南向叩頭草遺表勸上收人心培氣節遂自縊於城樓賊棄屍漳中漳旁蒼犬日食人屍得公無損衛公景琰大同陷已抗節死賊主居庸杜之秩迎降何謙道公遺表未達帝所而京師陷帝殉社稷金公鉉亦從死同時有姚公時中者諸生知監鎮有二心嘆曰以死勤事者獨朱中丞耳吾當從其後亦死之福王南渡時公兵部尚書諡

二

忠節子長源諸生舉義兵敗逃於廊多危行別有傳

汪有典曰嗚呼烈帝御極之初剪逆閹撤內鎮舉天下事悉付之大小臣工何其明也曾不數年復假手宦豎監鎮四出又何蔽也豈始起藩封智於旁觀繼履帝位眩於當局歟良由用相不得其人故也自閣臣錢龍錫劉鴻訓等相繼得罪帝已不能無疑於外廷而周延儒溫體仁輩又貪婪竊位漫無可否則變服薄之矣一二大修既未必皆賢又大端相傾相軋爭門戶分異同勢且甚於河北賊矣而臺諫之負氣者沽直好名廷爭面折幾於先軫之噤齟

權之兵龍本怒復披其鱗披其鱗遂責之雨雨不可得而疾風震霆夜木偃禾之禍興矣於是臣至釜鬻中外猜貳浸尋反覆益親左右則雖毒藥猛獸賊知不可近亦且僥倖嘗試以託其命相激使然夫何足怪司馬子長曰變所從來亦多故矣悲夫

史外

卷十

嚴同知傳 附張化桐

史外

卷一

四

公諱覺字知非歸安人萬曆丙午舉人崇禎四年爲巢縣令以最遷蘄州海防同知命既下將行卒適賊由光固向六安將及巢公聞警曰我一日在巢則城猶我城也敢不爲守計當此之時公眷屬先已遁去則追定之日吾舉家不同患民將解體天子專城其可棄乎日義不忍使吾家獨完是爲八年正月十八日也先是國家平久民不習兵革官亦不爲備雖烈帝御極冠賊騷動然第在秦隴恃河爲塹亦畧不措意至是賊鋒日逼巢以偏隅素無兵衛城廂人寡壯勇弟持白倍從事公詫曰銀矛礪戈猶懼不濟是何爲者然挺撻秦楚正恃有公等忠義耳事迫矣姑分城而守趣繕兵仗謹伯謀燈火連城日夜傳檄不懈二十日賊分衆薄郡邑迤北一路賊騎克斥公嘆曰吾事不可爲矣內無鷹鷂之旅外無蚍蜉之援而賊迅來若此奈何然事既至此惟有城存與存耳鼓勵士民誓以同死二十二日公方巡南城賊已自北城墮躍人遂與同巡諸公被執公罵不絕口不屈死子有邑諸生年十七以身蔽父肩背俱斷猶指揮殺賊賊刃破其首死夫人莫氏繼其愛

女曰勿未嫁仍投繯同死諸公別見廬州忠義傳閏八年
又有張公化龜死難事張公雲南人崇禎十五年任湖廣
漢陽府節推賊自破巢之後連破無爲張公以事謁淮撫
史公可法史公知其才念無爲發剗之餘守者非其人使
領州事至則招流亡撫瘡痍察奸擒伏邑賴以安十一月
臺賊乘不意夜襲城擄公去公渡橋即投水賊挽之不得
死擄至桐城使誘城張公大呼曰我無爲州正堂也賊脅
我城切勿啟賊怒立刃之十七年安廬道杜某自無爲從
駐桐有言西門岡上野塚豎一白木牌書無爲州正堂五

五外

卷十

五

字此必張公無疑矣嘗大呼守者時倉卒不暇言姓名耳
汪有典曰嗚呼在官死事無幾人也況於旂旄還家已遭
賊鋒向違委而去之誰得而惜乎而嚴公率舉家與巢人
同患父子夫婦慷慨捐軀爲忠爲烈爲孝分其一已成一
代偉人殉國殉夫殉親合而三恰著三綱奇節又誰得而
及哉若張公者乃其儔歟然公之後嗣論大魁列清華者
踵接且迭
恩綸祀名宦而張公無聞豈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與何
窮通顯晦之殊也

高中丞傳

公諱名衡字平仲號爲磯沂州人崇禎四年進士歷官監
察御史巡按河南十四年二月李自成既陷洛陽移師攻
汴梁時汴梁大旱人相食賊自道攻城勢危急公詣周
王出庫金五十萬市米麥餉守陴者懸賞格勵將士擒一
賊予白金斬一首金五十戰歿恤其家傷賞如殺賊之數
士皆踴躍大呼擊賊凡七晝夜賊乃退帝聞之則大喜下
詔褒王擢公巡撫河南公益創立社兵以總社李光壁等
統之凡五總社計四千二百人兵自爲餉團練習藝無不
一當百公顧而喜曰此亦人也公超距之雄營成細柳
之營何憂賊哉壬三月賊復到肉漸城下則强弩磚石水
藥雜擊之賊披靡召版穴城則縛柴加烘葉下燒之巨鎗
熱油灌之賊糜爛死無算遂盡驅婦人赤身麗城上城
上礮發皆倒洩則令僧人亦裸立向賊營醜詆之賊礮亦
倒洩賊架數臺長十餘丈廣五丈高可三丈上容百餘人
發大礮攻城則樹長木三如鼎足懸礮擊之臺上之賊悉
死周王盡出庫金犒師公偕巡按御史任禧總兵陳永福
率吏士力闔賊飛火發機洞胸達脇終不爲動矢射自成

中目手襲巨礮殺其巨帥上天龍等擄甲四十晝夜鑿奮
焦灼指血滲漉生微三十三人斬一千七百十有八級城
乃克全明年三月賊以前攻城折士卒起長圍期必拔當
此之時賊圍城數月詔將士來援而總兵許定國潰於
單懷兵部侍郎侯恂督援勅諸軍逗遛不進潰於河上齊
師丁啟唐畏賊鋒避許州保督楊文岳總兵左良玉虎大
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壁近境賊不戰自潰山東總兵
劉澤清來援聞諸軍潰亦引去公獨支危城與士民誓死
守是時賊圍城城中米糧搜括略盡至食牛皮皮衣盡
盡矣

藥材水草水虫蟲蛆膠泥新馬矢而人無異志會中秋賞
月各營鼓吹聲與刁斗聲相應和旌旗鎧仗嚴整森立賊
度城必不能拔遂決水灌城先是端王時發秘記讀之曰
王室將衰河決爲害王告其世子以爲大憾日後二十年
必驗今王立寇難作河益南徙匠人置槩準水形以測望
地平河身高出王殿楨者尺有二十寸是時賊圍城陷議整
朱家口灌賊賊偵知遂決馬家口灌城河流驟決聲轟如
雷水沸鬱數十丈城盡沒人民枕籍死者累鉅萬公急募
王乘舟達河北以免丁啓唐楊文岳次第逮問公亦罷歸

未幾北兵破沂州公夫婦抗節死

汪有典曰嗚呼流寇蔓延非盡不可制也秉鈞者專講門
戶而置封疆司閫者復養寇氣以邀野賞而事不可爲矣
汴京之圍公竭其忠智率區區饑疲就盡之民外無援而
猶死守期年之間三遭圍困而至不可援悉如公捍賊天
下豈未至駭裂也故述公所爲雖張許睢陽之烈何以遠
過而啓唐等環視不救復何異賈蘭進明乎公之終始出
九畹名赤縣而支祈肆虐河伯爲殃士文化爲沙虫廟社
淪於陷井下土之典章物采故家之禮樂詩書無不皆泮
洪流埋沈息壤可不痛哉公之難非劉流決私記固已先言
廢興成敗之故其果非人事歟否歟

鄧大傑傳

公諱藩錫字晉伯號雲中金壇人崇禎甲戌進士初任龍巖知縣調浙江嵊縣陞南京兵部主事出知兗州府充與豫賊接壤蹂躪無已時巡歲大疫列肆封人肉爲市守禦之具無一備公招諸戚友訣之曰充事孔急使君到郡一年修備三年修和若是者猶可以守不然滄海橫潰豈吾一手所能堰吾生平最賤夫瓜蒂飲鼠艾黃炙額死嫌子手中者夫今乃得死所矣遂於數日內敕庄家事少子少女皆聘耦之攜稚子一妾以行抵官四十日而北兵至

卷一

九

當是時騎數萬內薄城下士皆餒疲不任城守曾王擁重賞不之恤公請於王曰臣有郡王有國同丹也城之不守皆由貴家惜金錢而令喪人登陴遂多敗事夫財者人之命也我不昇彼以命而望彼昇我以命耶請出帑犒死士城猶可存不然大事一去玉石皆燼悔無及矣王不聽城遂破公被執命拜故題其足即先斷一足而支解之稚子妾亦投井死初公之成進士也夢蹕一鄧翁獨而立成曰一鄧者一甲也君其得一甲乎公曰不然方今天下潰亂士值艱危嚼齒空齟齬奈透爪固吾輩事焉能虧損廉耻

以保頤軀神其告我矣其言信如此云事聞於上上即有典曰嗚呼公與魯王之言有明成敗之鑑也烈帝即位之初即以國用不足爲憂一時乘風古者議裁驛議加派議抽練錢法鈔法相繼並興於是邵邑以催科爲上考庶可以搜括爲能事民怨沸騰海內崩解御史李時扈力請發內帑濟危難而帝不應蓋明唐之言曰除上服御外一毫但是長物當發出犒賞軍士雷之大內不過朽蠹先時出一錢可當二錢之用急將與人萬錢不敵一錢之費其言至明切矣而帝惟以如洗爲辭卒之國亡內庫積金

卷一

一

銀無算此與以寶玉自焚何異至今百年田夫野老猶有嘆英王之吝嗇爲亡王之失德者豈不悲哉李自成攻汴梁周王捐金紵難帝下詔褒美且以其意諭秦蜀諸王謂盡如周王城何患不完寇何患不滅而已則肯爲范疇謂慮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名帝則祖宗三百年之社稷繫於一身固刺牀以膚而非神關之關也亦何用面觀物之智爲返身之察乎然而明之元氣自其前世固已索盡至烈帝時即傾竭帑藏戶內亦家家乳哺亦不能留天命而固人心警之病入膏肓雖司命

亦無如何而欲進以八珍小其無死不可得矣區區當
藩又何怪焉

史外

卷十

十一

劉忠毅傳

公諱熙祚字仲揖號劬思武進人天啟甲子舉人授崇令
崇禎壬午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明年正月張獻忠大舉
入寇荆承報陷撫道縣鎮或死或執公撫膺泣日時勢至
此尚可爲哉門庭既失堂與必危倘不能挈湖南一塊土
遷之朝廷唯死生以之泣誓文武嚴守江渚移檄沅郎兩
撫聯絡形勢以壯聲援二月巡岳復聞獻忠之變湖南一
帶在在烽起公親調諸將分路堵截斬獲無算五月公按
長沙八月獻忠陷岳州遂逼長沙公聞警投袂起曰吾按
臣也誓急護宗藩是時親王開邸於長沙者曰吉藩開邸
於衡州者曰桂藩而惡藩故邸荆州荆陷投吉藩亦在長
沙兩王相對日涕泣憂賊顧不知修備惟堞宮垣晝夜擊
柝徵巡而已公急檄總兵尹先民以萬人守羅塘河孔道
貴屯三稍礮而命推官蔡道憲立柵斷陸道柵未及成賊
驟至先民解甲降道貴走公急護惠吉二王走衡州而長
沙陷道憲不屈死公至衡州賊尋破衡遂護惠吉桂三王
入永州賊提銳卒臨其後公晨朝三王泣且拜曰未以南
非楚境過此一步非臣死所臣誓與此城俱碎王幸自愛

史外

卷十

十一

乃遣其中軍護三王入西粵而已。死守未賊至。城遂陷。公大呼。戰力殆被。縋檻送獻。賊營大罵。不。其衣懸竿首。引滿弓。指矢擬之。賊益其。復下之。見。撫摩。予以官。則。愈罵。賊知終不可奪。將而足。繫馬尾。而馳。口鼻耳目潰爛。敗血。縋。縋。骨。骸。支。出。已。不。能。言。猶。噴。血。如。罵。狀。死。後。贈。左。都。御。史。諡。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有明以空名奉骨肉。而質奪之權。故處天王伯叔之尊。勢乃制於豎首。高皇時。諸王得巡行所部。運。撫。變。亂。以。還。網。漸。密。京。師。所。置。吏。提。其。事。禁。私。車。將。從。輕。

史外

卷十

十三

始出。即送喪至諸墳園。非詔。令不許。而諸府護衛千二百人。以其半為班軍。寄值給撫臣以下。由使藩王無敢典兵。考崇禎九年。京師戒嚴。唐王請提軍入。提廷臣。祿文致其罪。處為庶人。禁錮之。自此諸藩帖息。不敢復言兵事矣。以故。盜。迫。郊。保。守。空。宮。對。侯。隸。一。切。戰。守。聽。之。將。吏。遂。致。託。體。王。家。殞。身。賊。手。卒。已。以。來。二。三。年。間。諸。藩。相。繼。陷。亡。豫。四。王。福。先。沒。唐。次。之。周。次。之。崇。次。之。楚。四。王。袁。先。沒。惠。次。之。荆。次。之。楚。次。之。洞。庭。南。四。王。吉。桂。岷。榮。一。時。俱。沒。宗。藩。既。就。社。稷。隨。之。所。謂。自。全。以。藩。衛。天。子。竟。何。有。乎。又。其。甚。

者。建昌妖人。為同姓之祖。秦晉二王有似道之辱。窮奇。養棄親。即異而宗。子雜城之義。又不足論矣。臣也。無兵與將。摧賊鋒。護親王。間關險阻。獨障其衝。百折不回。卒以慘死。嗚呼。此真所謂難藩之价人也。與。

史外

卷十

十四



何忠壯傳

公諱燮字仲理號薄江晉江人萬曆乙卯舉人崇禎十五年知亳州毫爲鳳陽屬邑踞水陸之衝賊自運池既渡以後鳳陽數中賊而毫尤甚方賊之在秦也秦中鎮將守臣賊賊於險藏之可一放盡三邊總督楊鶴力主撫賊出師遂不可制登萊兵變調關寧兵馬步二萬討平之朝議欲乘勝精甲渡河進剿平兵張鳳翼故管人慮驅賊入晉也謂之盡放遣兵出關賊遂得渡河而南由固始消霍邱破潁州焚壽州燬鳳陽高陵享殿高皇帝御書略盡分其

吳外

卷一

五

軍陷亳州已而又攻壽州復雷亳州是皆八九年間事向後不可勝數也八年正月賊陷潁州給事許崇卿請急調五千人守鳳陽疏入而鳳陽已陷復疏言賊在秦晉時早設總督遏其渡河禍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邀不肯行及賊入豫楚人言交攻然後不得已而議設之侍郎汪慶百又邀不行乃推極邊之陳奇瑜繼長不及賊成今日之禍非樞臣之固位失事乎流寇發難已久樞臣固東南震懼始有淮撫操江移鎮之疏識者已恨其晚矣有則曰不必移鎮臣觀各地方稍有兵力賊即不敢輕犯鳳

陽何地使巡撫早移豈有今日今樞臣以曾請移疏藉口撫臣以不必移鎮爲辭則輔臣欲諱玩寇迷禍其可得哉輔臣謂溫體仁王應熊是時撫臣楊一鵬應疏庫主授臣吳振纓體仁姻而樞臣則張鳳翼也疏入帝以苛求責之宅既屢被賊加以土寇交氛災荒流殍民多饑饉仲有存者率斬文瘡瘕之餘公至治款曰古之商部今之湯沐湖散至此奈民社何則是儲備賑饑修葺舊練所以管戰守者甚具甫數月而齊寇豫寇土寇皆至公與戰於廬家廟擒賊首數十人招降其衆數千當是時李自成陷河南

史外

卷十

一

鄒封震搖毫與豫境侍公以無恐未幾賊復迫城下雲梯火炮震喊如雷民既屢經殘創望風瓦解支危城首身夾戰矢盡力窮城陷被執賊甘言誘降公誓死不屈罵聲彌厲賊公兩足罵益疾割去耳鼻罵如故賊叱曰是好刺漢遂亂磔死賊懸其首曰雖猶閃閃動是爲十五年四月十五日也十七年三月公子諸生知書詣問請師曰臣父以久殘之州城才遺之百姓苦心撫字竭力捍禦日不解帶夜不帖席則遭遇未有如父之苛者城守雖危氣不少挫兵刃疊加罵不絕口則忠勇未有如父之烈者先所

兩足大割耳鼻終受亂磔則受毒未有如父之慘者疏上
得請贈太僕寺少卿謚忠壯距烈帝曰同時無幾也公葬
宅之東開闢海寇發歷久甫定而開寧追遙子孫無有過
者乾隆九年五世孫應龍始謁得其墓而加封焉蓋百有
餘年矣

注有典曰嗚呼中原之所以潰國家之所以亡由諸事知
塞太行之口而不斷黃河之津張鳳陽之罪萬段不足蔽
厥辜顧卒聽其以大黃自利死可不謂迷罰也歟鳳陽爲
中都嚴重視京兆巡撫鎮監留守衛軍其力足以禦寇尚

史外

卷十

七

禍及陵寢况於殘破之毫孤孀之令其屠毒於虎狼又何
足怪乎夫事至天命已去固有忠信不足以爲甲冑禮義
不足以爲干櫓者矣志士仁人獨且奈何哉公之授命危
城也濁臺形魄既已決棄不復顧懷則委蔓草而泥沙磔
皆非公所恨然精氣光怪獨往往駭收豎而走狂徒百年
之後孫子猶得因緣

王事過其地問舊治之民而獲荒塚殘碑於瓦甍穴穴之
旁封而祭之守令亦肅將恐後嚴往烈而發幽光有非漫
然者矣

公諱象昇字建一號九台直隸人天啓壬戌進士

主事歷職中崇禎三年陞大名三年陞大名兵備道七

年遷副都御史撫鄖陽八年改撫湖廣加兵部侍郎總理

南直河南山東四川湖廣山西陝西七省軍務十一年移

督宣雲尋加尚書三賜劄印歿於陣公之守大名也擒盜

魁馬嗣龍以知兵稱崇禎三年賊勢日張臨洛警急公提

兵赴援擊賊小西天再邀擊青龍岡復禦賊於沙河縣之

丹井皆破之賊曹公威名南渡河破鄖西大城遂以公撫

鄖公至荆引師追捕敗之於烏保關又敗之於家溝石泉

壩又敗之康家坪嶺溪遇賊峻嶮坡懸桓裏而下賊奔

走伏匿恐官軍望見炊烟至晝不敢發前後斬級五六千

墜溪死者數萬鄖寇絕迹鄖郡楚賊之不敢犯鄖者悉

聚於楚詔即以公撫楚張獻忠望見盧家旗幟即走公攬

其巢破三寨湖北亦無恙九年閩王高迎祥及李自成張

獻忠七大賊合圍潯州兵數十萬連營百餘里雪梯衝柵

城巨幕辟公自西沙河乘夜疾馳抵潯命祖寬羅格等分

兩翼殺賊追敗之於朱龍橋公躬抱桴鼓繼進大呼直前

登雲屋及賊大潰橫屍枕藉餘水亦流數里積骸如封冢

觀而城中人未之知也當是時諸賊精兵大半盡於潯陽

公先馳檄巡撫屯揚州淮撫屯潯州各塞要害拒賊奔轡

一舉殄殲之無遺種而淮撫朱太典不為指截賊逃去公

追敗之於七真山又命潯水總兵唐縣備汝寧祖寬趙光

化備鄖而親建大將旗鼓追賊於鄖州使人告襄陽曰賊

疲矣東西擯截前阻漢江可下戰擒也而是撫王夢尹攬

撫朱祖寬繼進賊復逸去庸臣誤國坐失事機雖韓白

末如何此可為痛恨者也公深沉有大器即之溫溫儒者

至臨陣雄呼萬騎縱易配書羽檄旁午據敵判盡揮霍如

飛朱墨淋漓馬鬣間常滿自受命討賊未嘗止官舍夜則

同軍士露宿一夕右臂斃馬輻輳左肢臥夢中聽馬嘶聲

躍登遠大呼起躍馬行部曲亦大呼土馬然莫測其故是

夜賊大隊潛行聞呼躍聲疑中伏死奔遠陷因追擊三週

餘里斬獲無算當是時微公警覺一重幾殆公鷹獨骨多

力善射臨陣用麾幟自隨旁覘他騎距躍輒上奪其刃便

以殺賊又好將輕騎棄大營數十里趨利益瀕死者數矣

然戰免往。往取勝。善畜駿馬。皆有名字。嘗逐賊南漳。遇天
賊戰敗。追至沙河。水涸。數丈。奮積一躍而過。即所畜五明
驢也。書片紙與所親曰。吾嘗校獵塞外。親逐絕。免將赴
掌。孤伐。應耳。畔生。滋勁。符。救。蛟。脫。去。如。驚。臺。機。數。不。絕
以爲笑。樂遇平。圖呼。酒坐地。與諸大。論。兵。法。慷慨。及時
勢。不。覺。鬚。眉。壓。裂。諸。帥。皆。起。舞。還。復。與。較。射。百。數。十。矢。跨
生駒。潑刺而還。笑呼。曹景宗。小兒。強。作。解。事。何。足。道。其。意
氣如此。明年八月。京師有警。詔督勤王兵人援。旋移總督
宣雲公在東西賊畏威。竄伏。無以攻城。圖邑告者而歸。撞
郛州。渭南。韓城。華州。諸處。賊兵。則賊。虜。奇。勝。寇。氣。勢
是時。富國者。溫。禮。仁。忌。公。亦。於。韓。城。不。晉。進。要。攻。晉。軍
地。始。其。擔。負。緩。則。背。之。急。則。殺。之。其。本。謀。也。後。楊。嗣。昌。將
其。故。智。而。公。果。戰。死。於。杏。林。宣。雲。賊。復。延。延。秦。晉。諸
楚。在。在。糜。爛。繼。公。者。爲。能。交。際。迎。合。中。朝。一。意。主。撫。盜。死
弄。若。嬰。兒。傀儡。飼。席。茶。狼。咆。哮。奚。出。連。衡。並。部。卒。以。亡。明
悲哉。至宣雲邊。粟告匱。斗直千錢。舉屯政辦土穀。督耕播
二年。積穀二十萬石。詔頒其法。於九邊。令攸行。十一年。外
艱。計開十疏。乞奔喪。許之。候代。九月。會大兵分四道。舊

京城公麻衣草履。奉詔督師。十月三日。召見平臺。公力主
戰。與樞輔楊嗣昌大端高起。潛議不合。多力諫。公進止率
聖諭。林編修楊公廷麟。素不識公。發憤拜疏曰。南仲在內
李綱無功。潛善乘成。宗澤憤恨。乞斬嗣昌。起潛專任。象昇
嗣昌。怒。改。楊。公。兵。部。主。事。贊。畫。軍。務。而。錫。公。尚。書。衛。策。後
效。是時。公。見。卒。不。滿。五。千。兵。單。食。盡。勢。不。能。支。十二。月。十
二日。晨。步。出。帳。呼。將。士。環。立。四。面。拜。曰。吾。與。公。等。同。受。國
恩。患。不。得。死。不。處。不。得。生。辭。氣。慷慨。昂。位。雨。下。一。軍。泣
且。奮。遂。進。軍。鉅。鹿。之。賈。莊。高。起。潛。據。關。擊。兵。嗣。昌。五。軍。里
屢。檄。召。援。不。至。公。孤。軍。直。前。搏。戰。戰。日。大。呼。日。奮。裂。出。血
兩。軍。殺。傷。過。當。會。日。暮。引。去。半。夜。聞。四。面。響。集。聲。大。軍
縱。萬。騎。圍。賈。莊。三。匝。黎明。公。躍。馬。行。陣。令。諸。大。威。揚。國。柱
張。左。右。翼。而。公。自。揮。長。刀。陷。陣。三。軍。殊。死。戰。日。辰。及。未。礮
盡。矢。窮。軍。中。對。而。不。相。見。席。大。威。猶。識。公。貌。公。馬。欲。笑。鬬
公。刀。刺。其。手。曰。我。不。死。疆。場。死。西。市。耶。驟。馬。馳。入。陣。左。乳
中。一。矢。拔。鐵。更。戰。矢。貫。胸。及。左。右。股。猶。震。呼。擊。殺。數。十。人
衆。軍。繚。關。公。被。重。創。歿。於。陣。牧。官。楊。陸。凱。慮。殘。公。屍。伏。公
體。被。二十四。箭。死。公。死。年。三。十九。嗣。昌。疑。公。遁。且。降。假。詔

史外

卷十一

七

驗視楊公遺將得其屍。衰麻襯甲。偏用督兵。殊策楊公親爲。面削髮。而嗣昌故不信。踰七十五日始見。飲楊公護其妻歸。先是楊嗣昌以事安視事。爲衆正所攻。已而本朝入政府。黃公道周廷諍遭遠謫。公馳書諷之曰。變遷易制。誠非細事。但使相業無愧。故將亦致一。道嗣昌曰。吾未承讓。南陽李也。公笑答之曰。難倫。復官應在。解日蓋指黃。云嗣昌滋不悅。既奉命督師。則呼嗣昌曰支弱。公嘗以奪情身不孝。莫解只辦忠耳。嗣昌悲甚。會嗣昌至軍。公責數。且師養患。罪謂公等堅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又外

史外

卷十一

六

下公奉旨往議。徑坐其上。兩人滋不悅。及與大軍戰。則益加阻撓。以放敗績死焉。公之盡節賈莊也。嗣昌陰遣邏卒俞振龍偵之。公死振龍具言。公忠勇殉節狀。嗣昌怒。筆楚三日。夜令變辭。終不易。竟拷死。誓誓忽昂首大呼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俞振龍者。故賊將者也。十四年。嗣昌因蒙古陷自殺。明年始復公兵部尚書。加贈太子太師。賜祭。蓋忠烈從其弟象觀請也。象觀字幼哲。壬午解元。癸未進士官行人國。變與楊公先後赴水死。楊公自有傳。注有典曰。嗚呼公以方叔召庸之才。矢岳飛韓世忠之志。建勳戰掃盪之功。於國勢潰敗不可收拾之日。而卒肘於嗣昌以死。此楊公之所爲深痛也。蓋公孝則嗣昌不子。公忠則嗣昌不臣。勢不兩立。又乃況於嗣昌得君之專乎。然承曠生而謂之死。賜祭哭臨。備極郵典。公死而謂之生。陰誦驗視毒及無辜。當時之刑賞如此。寒戰士之膽。而斥豪傑之心。倒戈崩角有由然矣。公初欲功成築潛影園。以老志不克遂。橫屍疆場。人頌憾之。然公語夫人固云。以成敗利鈍付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死綬義革亦固其所。何必潛影哉。

呂忠節傳

公諱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交州推官以卓異擢吏部稽勲主事歷考功文選員外郎驗封郎中光宗崩皇長子未踐阼內侍蔡幸小南壩公請見憲慶宮言梓宮在殯乘輿不可輕動乃止遂抗疏謂殿下一身是天地人民之主起於宜慎問誰與謀飲食宜節問誰問視左右不得嬉笑於旁問誰整肅侍御不得雜進於前問誰防閑閣部大臣輪番入直宜於宮門近地日同科道等官朝夕問慰凡所以開心定志杜漸防微者

吏外

卷十一

北

無所不至至於嚴不曉宜不時召見商量大體顧問政事親近內侍選擇老成忠謹之人各以姓名達之中外俾職然共知以重厥任不得干預政事紊亂祖宗成法是時魏忠賢竄芽未露而公已早見如此頃之告歸而親忠賢益用事朝臣爭附之生禍遍天下有忤者禍不旋踵開封建祠公獨移書士大夫戒勿預忠賢毀天下書院公獨立芝泉講會祀伊洛七賢瘡痍痛卿之會崇禎元年起前賓司卿遷太常少卿督四夷館其明年冬疏陳防微八事言陛下初勤批答今或留中留中多則疑慮起常防

虛懷商榷及擬旨一不當改擬徑有豈無當執奏當時一初無疑厭疑厭諸臣自取今日其竟並進當防三初日御講筵今始傳免當防四初與密愆愆身遊今或偶涉當防五初慎刑獄今有下詔獄者且登聞鼓擊恐長惡訟風當防六初重廷推今間用陪非常典當防七初崇謨言今或絕呵時及當防八帝優渥報之三年擬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時上內遣監視四出公曰書訓在初易飛履其是時乎因叻生言內臣掛鎖其於外臣不便滋多耕奴織婢各有司存耀耀整潔不遇長臣所可借者朝廷紀綱之體而所當錄者治亂消長之機去年拜南京兵部尚書奏贊機務清員伍八千餘名請申飭江防鳳陵畢外爲憂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宜以節壽翼業爲型嗾淮徐則京師咽喉也乞勅淮撫楊一鵬急爲預備防賊東犯弗省八年正月賊犯江北遣參將薛邦臣防全椒趙世臣潰走南京震動鳳陽亦旋告陷廷議多咎公遂以考察罷歸十二年洛陽大饑公勸福王常洵散財餉士以振人心王不省乃盡出私廩設局賑濟事聞復官然饑民多從賊者河南賊復大熾無何李自成大舉來攻公分守洛陽

史外

卷十一

八

北城總兵王紹禹通於賊殺守堞者遂賣家人勸更衣弗聽勒從城弗聽勸避民舍弗聽賊執下雲梯掖出西城時福王常洵匿民間賊迹而執之公遇於道奮首呼曰王生死命也名義至重毋自辱聖周公廟見大寇不跪冠怒曰汝日誦兵勦我今復何如公厲聲曰我爲兵部尚書恨無兵焉殺汝狗彘今日惟有一死耳不辱聖賢不愧天地生爲正人死必爲正神吾何畏汝耶左右欲生之公更罵罵曰生尚書不值一錢按其項使跪不屈延頸受刃而死賊踞王宮縣飲薦王於沮洳其血雜鹿髓嘗之曰此福祿酒也

王死後其屍被賊擄去奉呼曰王死某不願生就若色相王殿前懸旛不擬賊義而許之棺桐一具藏以木車兩人其旁自縊福王者卽弘先父也王紹禹初傳死於兵後移致京師陳於市贈公太子少保予祭葬廕子知制公少失恃育於祖母牛氏牛守節事之至孝天啟中旌表建節孝坊崇禎時父孔學以捐粟一千石錢二百千賑一萬七百人御史題請建旌義坊公之家在新安者十六年城陷家亦破弟維祐字泰孺由選貢生爲樂平知縣至是解職歸亦抗節死贈按察使事人謂忠孝節義

理學兼能皆出一家云福王時加贈公太傅諡忠節汪有典曰嗚呼雄藩陷親王臨禍生於楊嗣昌之專力耶襄而緩備京洛至賊抵豫蹈瑕而逆臣從而應之斷以春秋之法嗣昌不得追誅矣然上竟不罪嗣昌也其卒也賜祭贈卹與公之登陣捍圍抗節殉難有加焉好惡不公賢否混淆遂以亡國豈不痛哉

史

卷十

公諱克儉字禹聖屯西人崇禎四年進士爲潯縣令六年春賊犯縣公乘城固守賊不能下遷兵部主事十二年夏張獻忠反殺城閣臣楊嗣昌出鎮襄陽樞公湖廣僉事監其軍嗣昌粗疎意本畏討賊引龍文燦爲已貳主撫文燦敗懼禍及乃請出師冀萬一功公爲監軍儲備甲仗累億萬諸道餉皆輸之嗣昌楚人不欲賊一騎蹂楚其初至軍也卽謀以蜀困賊而賊羅汝才等自蜀折回興山也官軍擊賊於秦莊魏世王過天星等皆降唯汝才佚去當此之時嗣昌則以撫爲得策處之房縣竹溪山中而命公安縣公區畫新附且不暇給賊得免死牌自擇便地連營數百里河南北大畿宴就食襄漢者日數萬降賊多關天深憂之上書嗣昌曰襄陽自古要區本朝完綸獻陵視尤重近兩河機民雲集新舊降丁逼處其間一夫呼卽足致亂况秦兵以長武之變西歸卽房軍府初立降營基置奚啻放虎自衛崇漢西與初無重門之備何恃不恐嗣昌不以爲意報曰貴高仁厚太日降賊百萬這禽肝能奈軍何怯耶及嗣昌入蜀委公以番務錄破賊功加右叅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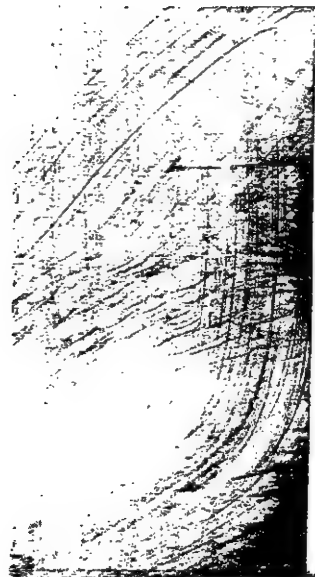
監軍如故十四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未聞命獻忠令人假督府軍符誣入襄陽城夜半賊從中起焚襄王府公倉皇奔救爲賊所執大罵死推官鄭日廣攝縣事李大賈許擊黎民安死焉曰廣番禹人崇禎十年進士居官有守奉檄募軍儲於荊州南還任而難作中刃死妻子女俱遇害大覺字覺之金谿人由鄉舉知穀城兼署襄陽縣聞變繫印於肘繼死堂上民安大覺同縣人城中火起率所部千餘人搏戰矢盡被執抗罵死襄王被執獻忠坐王堂下灑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輜審伏法王其勢迫盡此酒遂害之福王先已遇害報運至嗣昌權羅薛送死於沙市巡按高名衡以自裁聞其子則似病卒報吳偉業謂伏毒死又云日繼莫能明也汪有典曰嗚呼楊嗣昌繼張鳳翼爲本兵父楊鶴既以撫賊不效致於理從請室疏言臣本書生力過其任鉅贖此今又以臣之子嗣昌鎖鑰閨門臣既不效於前子豈能效於後兵者危事非一人智力所能辦也此固自訟之言亦卽馬服君料其子之明驗也唯時廷臣亦交爭鄭治王

驚乘䟽於朝曰嗣昌用師一年蕩平未奏舉鳳皖秦豫楚
蜀諸撫分任之而不足者嗣昌欲獨任之而有餘賊情懷
息變更文牒往返動稽時日比至而情形已變又須別議
調度所以有經年不戢之兵也臣以爲管臣之責成諸撫
不必人人授以機宜止核其機宜之當否可也而嗣昌既
自專上又撓羣議偏任之於是功罪淆於愛憎事權失於
遲制貽禍宗社誰執其咎哉

史外

卷十一

十三



劉文學傳

公諱廷傳字惟中潁州人狀貌魁梧沈勇有智略喜談兵
運馬槩往來如飛家產不逾中人晝散之以養客所食客
日蓄以百數暇則用兵法部署之與從弟廷石俱任俠者
聞河南北楊應龍反播州調諸道兵西勦隸潁州道者不
願行將殺護行吏爲亂公廉得其謀欲以計諭止之獨攜
酒豚肩邀於郭門外十餘里其魁數人久習公望見公來
爭下騎拜道左曰松柯樹在此公笑指酒肉示之將與諸
君別聊用爲歡耳於是雜坐出囊中大風注酒拔佩刀割
肉相飲陷公徐起告曰國家多事此壯士立効之秋也諸
君勉之幸勿首鼠兩端舍四方笑君頗無人教人者數言
應良久乃曰當如公言公知其意動遂曰諸君亦念妾學
乎某在無憂東餒也手厭自滿別曰保爲諸君任之衆皆
感泣誓死無異志亂遂定崇禎之季流賊起陝右蔓延汝
洛間所在標掠官軍不能制賴富賊衛州人唯倚公爲重
八年春賊攻州城外有高樓賊奪據之俯射城中城中人
洶洶思潰公盡從其客入見州守尹公意望曰事急矣然
樓旁故多俠巷可絕下壯士百許人誘賊使戰別乘間焚

其樓則賊勢可壓也尹公既許諾而會鄉官張鶴鳴在岡中鶴鳴老矣性懦多忌從中叔持之其議遂格公力爭不能得奮袖出謀自引其客當賊而客已悉聞鶴鳴語藉藉怒罵稍相目引去越明日城陷賊至公家公危坐於堂不動賊帥厲聲問公公瞋目叱之遂被害廷石與賊戰中刃未絕口授友人方畧令繕檄上當事乞兵勦賊而後死鶴鳴故兵部尚書天啟時黨人與王化貞比致熊廷弼於辟者也賊亦殺之弟副使鶴騰子諸生大同皆死之大同自有傳尹公雲南太和人以鄉舉知潁州時正月方謁上

卷十一

十三

官於鳳陽聞流賊大至馳還偕通判趙公士寬率民固守賊既據樓以攻且鑿城類數丈城上人皆走止之不可尹公持大刀獨當城壞處殺賊十餘人身被數刃賊衆畢登遂投城下烏龍潭死弟姪尹玉等七人皆死之趙公字汝良掖縣人由門廩爲鳳陽通判駐潁州亦以正旦詣郢城聞警一日夜馳三百里返州城陷率家衆巷戰力竭亦死於河妻李攜三女自焚僕王丹馬賊死指擗李從師王延俊千戶孫升田三震百戶羅元慶田得民王之繼俱宗城破死中書舍人田之類知縣劉道遠光祿署正李生自

道丁憂選舉人郭二傑諸生韓光祖等皆之元且進丁獻策父也被執賊猝使跪叱曰吾生平讀書知止忠義遂大罵賊殺之碎其屍妻武偕一妹一女並獻策妻李也并死妾李方有娠賊刳腹刳胎死次子定策孫日賤罵賊死獨獻策獲存時殉難者甚衆潁州忠烈祠樹盛云汪司典曰嗚呼任俠之風君子所弗貴然扶危定傾則亦何可少也况爲國家捍牧圉哉故如公者可馬子長所願交而不可得者也令當時從公之計賊或可蹙而小人債事既誤封疆復陷桑梓可畏也夫

史外

卷十一

一六

張太學傳 附萬元亨等

公諱大同字同甫潁州人兵部尚書鶴鳴子也崇禎八年
流寇破潁州鶴鳴偕他所公獨不去榜其門曰張某之家
賊入擒之強之跪不屈問父安在叱曰死即死耳吾父不
可得也家人導賊於民舍縛之歸拷索藏金公爭曰財悉
我掌父固不知也賊不聽劈鶴鳴頂倒懸於樹射殺之公
搶頭奮臂大罵賊並欲殺之旁賊勸曰既殺其父姑留其
子令獻金贖命可也公曰父死義不獨生屬愈厲賊先去
其梟復斫其半面罵仍不絕聲遂支解之賊既陷潁州由

壽州犯鳳陽推官萬英英病賊之子元亨年十六泣
語其父曰兒不得事親矣出悶嗟曰若索官何爲我即官
也賊繫之顧見其師萬師亦被繫給賊曰若欲得者官
耳何繫此賊隸賊遂釋之元亨方極口大罵賊怒斷其死
文英獲免後從唐王爲兵部員外郎監黃公道周諸軍協
守廣信敗於鉛山舉家赴水死同時知府顏容脰被執大
罵賊仗殺之血浸石堦宛如其像滌之不滅士民乃取石
立塚建祠祀之文英南昌人容脰漳浦人皆進士

元亨與白鶴呼文子之於尚書可謂幹蠱矣而卒不能庇

其父此則家奴之罪而尚書有以致之也然尚書則幸有
賢子矣萬元亨區區孺子倉卒之際能以身干賊全其父
若師其孝可及其智不可及也文英卒矯首同歸不愧其
子忠孝節義萃於一門鶴鳴如知其類有泚矣

范太僕傳

公諱淑泰字通也涇陽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工科給事中陳時政五事言今吁咈屢見都俞罕聞百爾臣丁逢懷有且之恩萬一天未悔禍微調愈繁數年之後富民盡化為窮民良民盡化為奸民二三臣子咸以罪去新進之士懲前毖後不肯出身任事天下之大誰與其理此主勢不可使孤也凡事莫不有體今事事覆轍即細民許告猶必窮親亦既煩至尊之起居矣生財有大道今日設處明日捐助未審正供之外有何羨餘下每侈言節省上因許其急

史外

卷十一

十九

公亦既增金銀之聲價矣大臣爲君腹心小臣爲君手足一朝罹罪綬騎追捕旦而廟堂夕而犴狴亦既汗聖世之衣池矣凡此三者實傷大體此國體不可使卑也法以懲玩法行而玩不懲非法也今問刑之官每案沉閣日久始得申奏不曰伏候聖裁則曰臣等未敢擅便夫法者高皇帝所與天下共者也苟情罪真卽爲審結若可矜可疑亦常申奏何至出入莫憑游移無定如科臣馬思理道臣高倬坐草場失火下獄有何情理難明乃施禁錮年生命莫保此王章不可紊也自臣下不能副君上之求致君上漸

有疑臣下之意疑則厭厭則諛不得不以苛託諂臣之心轉寄他人今中使難返錦衣方新諸臣諫諍激不相人但愚夫豈無一得聖人亦有不知萬幾紛至耳日難周一或不慎漸且滋弊此宸斷不可使偏也天下事惟諍相可行諫官可言自督責過嚴人情疑畏諍相不能旋回天之力諫官不能効批鱗之誠內外因循妄思規避終無以結至知而職業愈聚此臣節不可使偷也上善其言尋轉戶工二科左給事中壬午典浙江鄉試事竣還家適大兵圍交州竭力拒守城陷免之詔贈太僕少卿官其二子

史外

卷十一

二十

汪有典曰嗚呼烈帝蓋嘗自謂其朝事事皆亡國之事如公所陳特其大較而不但已也或謂崇禎諸臣議論紛更使天子無終朝之令進人必不學其忠良譽人則必張其朋黨政以賄成餌以賂冒此必不可移之志也及大事既去曰吾死已耳是社稷可虛國君可亡天下可拱手授賊所稱謀人社稷謂何而徒以死自勵也是說也吾不知其何指也茲若人而能以死自勵耶夫醜正比邪競包直而忘國恤一旦懼法而死與迫於公議而死時固不乏其人後之節不足以贖前之罪此不得以殉義口之也其抗

范文忠傳

公諱景文字夢章號貫公吳橋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東昌府推官擢吏部主事天啟時魏奄益柄公疏請清仕路養士節謂天地人材皆爲天地借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爲時所忌請告歸已而魏廣微附奄專政卽家起公掌文選事公嘆曰彼欲厲劍血人而以我爲鎮鉞乎我疾去是時瑞鳳焚炙止人無虛日公家去京師甚近凡東林諸君子罹瑞禍者史外

近郊之守粗完舟師則龍江閘以木操焉駐焉高帝所置五營四十八衛僅存尺籍宋樂江營戰船亦久廢公慨然思整飭謀于南計臣錢春春曰留儲出者四十七萬入稅二十三萬軍士慮呼庚癸邊復故額乎公嘆息而止公意謂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守京守陵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而當國者殊世世不入也楊嗣昌奪情起復公率南九卿論劾上震怒除爲民已而召拜工部尚書尋入直東閣受命一月而賊逼京城召對平臺公對曰聯絡人心堅守特援此臣漸知他非敢議上曰若死社稷朕志已定卿言是也賊勢既盛公中取書讀身爲大臣不能佐天子擊賊雖死守萬奚益願非是卒無以報聖明萬一二月十七日召對公已絕粒惟飲泣入告至壁不能續十九日方詣中左門請見而宮人倉皇出走曰王太監隨駕南行矣遂趨朝房自縊家人解救之勸易服歸寓謂舊爲去就公曰駕出不與聞今將安歸草遺疏畢賦詩曰翠華迷草路淮水漲烟漸蓋誤宮人之言以駕出必幸金陵也願家人曰翌辰收我赴龍泉菴古井死贈太傅諡文貞定

諡文忠

江有典曰嗚呼烈帝時相君數十人而以抗節聞者買交
忠而外惟公一人不爾則蓋朝廷而尋端揆不已甚乎吳
公應箕之原相曰客曰安危視所任任就重乎相哉崇禎
十七年所置相幾五十人豈無賢者而任不專導不久豈
無專且久者而益不治其謂之何予曰昌教謂予不忍道
之即崇禎時謂之無一相何矣何謂數十人哉夫非翰林
不得入內閣此制也制訂而制之不得人于是擇之諸卿
而亦失故事閣臣數難極別者及以極刑懲之而敢有甚
焉則謂臣等相繼敗壞可畏得自棄吏而敗又甚于其甚
史外

凡此皆數十人之爲也獨令得一人焉天下安至是且未
此數十人者豈不巍然相君哉十七年非久遠也而今舉
其名者少亦非不多各人也而能舉其事者少是故無問
賢否而任不專導不久吾無責焉矣任專且久而不治又
致覆亡焉使不臆其奸貪數其欺罔以示戒于天下萬世
則雖過信失罪將專曰士乎夫蒲州豈非君子哉先帝初
立即召之天下方望其風采而不能使人主信且憚者則
道不足而術疎也于是烏程以矯行愷而見謂清心陽美
以柔濟賁而無其機用武後賁悍以兵敗而計窮韓城意

忌卒諱行而身死此數人者方其人主信之同則下之
下士大夫附之所謂專且久者是也挾全盛之餘資負英
主之方嚮豈難強國庇民創獎夷患而乃強敵在門重寶
入室封疆日蹙門戶牢持劫烏程之八年蠶崇天下之大
變武陵臨戎遠增餉七百餘萬用兵無經毫功豈惟藩國
覆巨寇張驕鎮叛而大勢亦自是不支矣韓城未窮厥慮
卒蒙惡聲而陽羨再召則謂然自以爲姚宋而不疑方其
起廢籍籍積進撤內綏出久繫採懷內說捷若轉圜豈不
亦救時雅望哉而牢籠翦張以思爲市如京師大賈所居

積穢驟傾天下不爲廉士益以豐饒于是使人主切齒
爲人臣無一可信故一切按諫而國家之事去矣嗚呼則
將焉用彼相哉其餘所置相若居傳舍都無所輕重即雖
射亦多非其質其足以取者則江夏吳樞爲有餘烈矣彼
有甫釋褐而大拜拜即遇難不能死又以賂受擢行若大
璫而固向者所云相君也客曰若然誠子所謂無一相焉
可矣

倪文正傳

公諱元璐字玉汝號鴻寶上虞人天啟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魏忠賢亂政獻媚者議配享孔子公力持不可典試江西發策切詆之禍璫怒不顧也熹宗崩烈帝諱瑞餘黨猶據要津楊維垣爲御史溫體仁居政府倚毗爲奸欲終翻諸賢借東林爲贊的公發憤抗疏曰臣聞持世不平則隄陽之戰也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臣現在廷章奏凡政催舉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邪路加諸魏魏繼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幼忠賢直

二平

大都有高明之識而或繩入過刻持論太褻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悖則不可與所援引者即不無非類要可指發而盡耳今日邪黨則無不邪黨矣且天下之議論牽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告前人于是五彪五虎之徒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克此不釋不然之心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

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抒已甚之論背書徒亦已矣矣風奏未納維垣銳上意惡廷臣分裂門戶而欲化異爲同也于是復力詆公謬妄公反覆辨論又數百言且謂惟垣必小人待其惡稔乃攻而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小人惡稔其壞天下事不知凡幾殺天下正人不知凡幾難攻而去之不已晚乎卽如崔魏之惡稔久矣使不過歷明譴攻而去之故雖極鉅案以爲無可奈何爲所陷者解嘲譏或崔呈秀一訟諸朝稱臣子諸諸臣亦無可奈何而盡諸朝臣又紛紛譴劾矣諸諸臣使爲叛逆諸臣亦無可奈何

六

奈何而卽從應璩兩平難垣又言今日之思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夫品節貞邪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者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爲崔魏所借而動節不阿或逐或奪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書之以後別奸真難垣奈何不取法于此乎已又上發三朝要典疏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三案起于清流而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固可兼行而其書則當速毀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辨愛于機先爭移宮

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摠在逆璫未用
之先羣小未君之日避甚亦以不害璫說此一局也既而
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徵此輩門戶之說典于是逆
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
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正其頌德稱
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勢極重而或
憂其翻局于是崔魏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名要典以之
披根今日則宋正之黨碑以之免絕他年卽上公之鉄券
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崔魏之

欲自若是時溫體仁當劇善伺上意排擠羣臣公論深中
其病遂決不能容公初吳江人呂純如以附帝列逆案體
仁嘗主之吏部侍郎張捷亦指黨薦純如可大用公又力
爭體仁怒欲逐公而東班無肯言者授意勲臣劉孔昭劾
公歸奏未起公兵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輔臣陳演
盧公大用止孔已假國計匱乏權公尸部尚書謂信公經
術佐理實以疎之也是年冬賊破秦公奏賊既入秦則圖
賊不當以秦而以晉晉輸事而後進可戰退可守請獨沿
河租稅取其半以資防禦參彙敵臺汰冗兵厚施士上嘉
納之然奉行不力以至大亂當流賊之起也惟事剿撫攻
陷城邑輒棄之而去議者憂其驕忽華制公獨曰此猶流
水其害不蓄倘令雄據大都接兵四出本計一定不可復
禦矣已而李自成據襄陽進取唐鄧規畧大河以南將北
渡張獻忠自安廬西入斬黃覲武昌以爲聲援公謂二賊
當離之使不相及乃可專力以圖自成自成投首取獻忠
直易事耳又大帥左良玉以縱掠荆楚心懷兩端宜薄誅
往咎厚賞成功于是與樞臣馮元龍合謀曰上命鳳督及
淮倪鄧豫諸撫臣盡驅自守以遏賊爲功進奏督孫傳庭

尚書省郎率諸將分屯而下勅曰成命在良王昔曰左右
伺便篡擊以是孫公拔賁豐唐郊進逼義城而良王亦收
復承天及荆襄諸縣會孫公乘雨出關爲賊所乘諸軍
盡潰孫公死自成乘勝長驅遂陷潼關事關公撫慰大柰
曰嗟乎善成之難驟于一旦天下事安忍復言猶請紹泰
晉二王如能任殺賊卽假以大將權如遜不知兵使悉輸
所有給戰士毋竊盜初未達而西安已陷自成遂有全秦
舉兵向關及上命李建成泰出關復申河防三議又陳救時
三策惜乎其無及也賊至宣府繞出真定急請太子撫軍

九

而南如宋康王救事不聽請以六十金募一士得五百敢
死士可以潰圍召勳王師章上未發而城陷公知希有社
稷卽執輅將衣束帶北向拜關曰臣爲大臣不能保國臣
之罪也又南向再拜逢繇毋乃取禍入書舍獻所供關壯
繇係三爵亦自將盡三大白成勸公爲效文丞相忍耻
出外國舉兵匡復公指壯繇像曰使吾生存何面對此君
或言太夫人在堂亦不爲之地耶公默然淚及顏既而曰
老母八十四矣而猶康健復何憾乃捉筆題案曰宗社至
此死當委我于壑慎勿食惟以志吾痛于是步出至廳事

南面坐方舉綬大呼曰南都尚可爲遂自縊至者數出視
色如生有賊騎至問公安在則陳尸于堂矣乃慘然馳去
子會單遵遺命俟先帝歿始圖棺從死者十三人南都贈
太保吏部尚書諡文正定諡同

汪有典曰嗚呼大丈夫之雄心義氣有未易以常情測者
矣文信國家華自奉及國變盡以家資爲軍費而險阻艱
難百折不渝公忤時相罷歸築室自老意臨法式皆手目
繪圖幾閭層樓施以錦帷黃公道周見之不怡謂國步多
艱吾輩不宜宴樂公笑曰會與公訣耳既北行毀家召募
遂殉國難黃公巽公詩云肯教簪紱成孤往忍與夷齊
遠陳亦繼公指軀不負風諸蓋公家居每語人曰致命遠
志之學要自讀書無事時胸中打定不然臨事鮮有不錯
亂者苟非甲中之變亦未知其志之貞而言之達也

十

李忠肅傳

公諱邦華字孟閣號慈明吉水人萬曆甲辰進士授涇縣令擢山東道御史出按浙江以例調外不赴天啟初起兵備副使守易州陞光祿少卿拜食都御史巡撫天津入爲兵部侍郎移疾去旋削籍崇禎改元起工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京營戎政進本部尚書監年用中言罷歸十二年起南兵部尚書以憂去十五年服除起南右都御史拜北軍院左都御史公初奉南院命以憂老固辭俄聞邊警乃投袂起曰此豈臣等高卧時也爲文辭塚墓缺象而行矣

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師左良玉以缺稱其遺東下所過殺掠留都士民一夕數徙文武大吏相顧無以色公遇之湖口浩歎曰海內僅東南一角耳身爲大臣忍坐視大裂抽身局外而去乎停舟草嶽正告良玉曰本部院四朝大臣一生忠孝討逆勤王義旅雲集仰望貴鎮與我同仇共掃腥穢頃傳麾下全軍前渡江流中斷陵京震晉何輕舉若此以列聖英靈皇上神武羣醜遊魂旦夕膏斧貴鎮不以此時枕戈礪劍與疾討賊乃自甘菲薄貽誤身名竊所未解舊京文武足高咏長篇不諱貴鎮心跡飛章上告貴鎮其何辭以對海內豪

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士保無從中觀變者耶

不當辱身家而汚青史爲千古笑端智者所不出也且即日嚴戒兵丁疏通江路振旅回轡剋期還鎮勿過安慶一

步以實疏言本部院富力爲貴鎮濟此饑軍不則義旗即指不得以玉帛相見矣飛書候撫發餉糧軍心大定良

玉心折戮淫殺者四人以狗還所掠男婦四千餘人清盪

艮五百餘隻南都始解嚴左良玉臨清人少生法當斬免

死事昌平督治侍郎侯恂類其疵以軍功年餘驟至元戎

當是時諸鎮兵浪王最號爲強或者有言曰懷陵末造天

下之勢在于袁王申據懷陵朝廷之法令不可復行

成能號召饑民以爲難于我唯良玉能招誘降寇以致

于賊爲國家計諸道導河南以委之而無責其速戰

下之兵以守河守淮懷守關良玉以屯種之業俾且

且觀而與之持久彼視相成力均勢敵又藉天子之寵

而繼之餉餉以收李際遇劉洪起沈萬程之徒其勢宜日

強自成草竊焉哈羅汝才袁時中不能削下羣心必攜不

出二年其衆將折而歸于左矣功成之後分一州爲兩使

彼能北向而爭天下乎嗟乎言固當然揚嗣昌以使相之

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七

鳴劍之重潛師襲賜諸大帥喘喘奉指麾恐後良玉
不受所下方畧九調而九不至此有任其責者矣迹良王
生平性機警通曉雖不知書頗解文義識道理老子行間
審微制勝智略誠有過人者御之有方亦未必不得其死
力而收其成功彼于故人侯恂拜伏如家人始終不敢背
違公一經書而良玉氣消神阻味首難握刀揮矢俯立泣
錫首執弟子禮惟謹誓以餘生効踵然則良玉非果不
可難棄使者特督撫非公其人使使良將終成跋扈可爲
痛恨也公入朝上迎勞曰猶兵事處置得宜東南半壁賴
卿無恙獨嘆佩之頃惟恐獲獲稍遲若不守上召羣臣調
防略訟並說略曰爲善之計是難有堅持致死勿去之
意爲神祠王則墓守中國爲兆民主則當守兆民爲陵廟
主則當守陵廟周平宋高之軀計非所宜聞請急下詔罪
已激發忠義召天下大臣宿將飛馳入援內帑蓄積盡發
率士逆賊之首未必不可棄街致也所慮者東南曠遠取
拾無人一旦南北中斷則神京孤注竊見皇太子天資英
武正宜歷試艱難請亟假仁廟故事撫軍陪京即日臨遣
親備大臣忠誠智勇專敵輔導便宜行事刻期遭水陸飛

輓集方州義師以羣無雲遏寇氛此宗社安危所繫不
刻緩者又曰皇上勿疑臣南人借此自便臣誓以身許國
皇上卽委臣南事臣不敢任疏入三日不報又跪請命定
末二王分封江南鼎建藩服語皆憤切流涕帝袖之還殿
行且讀且嘆密問閣臣陳演曰惡臣言是演頗悅其語科
臣尤時亨詆排之曰欲爲靈武故事耶上志甚遂寢其議
不行三月十六日賊已逼京師公請見天子議城守閣臣
魏藻德諛應之曰何遠至是老先生且姑待公爲痛哭言
狀卒不悟率請御史巡城守官拒以矢石不許入寺及
吏外
賊破外城殺宿文信國祠酹酒三揖曰邦華鄉邦後學當
死國難請從先生于九京取白練書贊曰堂堂丈夫聖賢
爲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遺國不造空負良謀臨危授命
朕無愧吾黎之帶間亟奔大內不得入顧語家人曰謹護
柩意卽遷朝廷母汚賊手不得皇上確問無歛吾屍乃移
席正坐持東帛繫文信國生棺投纜而絕三月十九日辰
時也年七十有一既死正屍中堂眉目軒舉如生賊過者
咸呼指呼忠臣或有下拜者南渡贈吏部尚書諡忠文定
諡忠獻

汪有典曰嗚呼國君社稷義固無大于此者奉皇太子
監國南京便宜行事以羣燕雲遏寇氛緩則鎮撫東南急
則扼江控淮號召燕齊援師進戰退守此亦救時急者之
時亭所逆坐以盡武非常之事早斷而斯之豈真欲劍帝
父子同歸於盡始暢其歸誠于賊之心耶且天子海內爲
家所幸卽爲行在不得以在古侯國比况南京並建高皇
之社稷陵廟在陪京者亦不得以南北異視使如徐公石
麒所云居守行擇中外得人卽烈帝南遷庸詎不可區區
拘守常經不如變計效詞釜魚燕坐而待斃獨非以其
反外

君爲孤注耶然遶門庭道路梗塞始議南遷議分諸
國戰矣固不如效死勿去猶爲得正而斃也

王忠毅傳

公諱家彥字遵五莆田人天啟壬戌進士歷開化蘭溪
縣刑科給事中彈擊無所避權貴欽手尤留意亂本謂皆
貪墨守令股削民膏不得衣食致良民盡走爲盜因上疏
曰臣見秦晉之間飢民相煽過都越境千百成羣原其始
未有不從一鄉一邑起者使當時爲守令者早爲之所取
周官十二荒政一二行之亦未必潰裂四出一至此也論
者以此責功令使然催科急者考卓異督責嚴者稱循良
不肖而墨者以求溫濟其饕餮一二賢明之吏又爲文法
所縲和得展布華有極從無從撫字卽富鄭俠未敢稍
秦晉之廟太率由此孕四方非無事也三楚揭竿已有其
形國越弄兵且明見告備及今不爲早計不出五年必至
爲秦晉續唯陛下小寬文網俾得展布四體一意撫綏詩
曰不競不綖敷政優優此之謂也如是而猶有不克承宣
致徒符勿載者卽執守令治以養寇之罪其亦何辭公居
言路十餘年封事百數十上皆關切利弊後拜兵部侍郎
協理京營及政時國勢岌岌無復可爲然公蒞任補救不
遺餘策甲申賊逼京師公守德勝門當此之時內監坐城

上單士森列環侍以令箭下門立敢無敢詰問賊賊大

生視而已公憤怒泣下督戰守益力而將士莫有用命者

無何內監曹化淳迎賊入城陷或有諷公亡者公正色叱

之曰國破身死吾何足惜但至上存亡不可知恨不追隨

乘輿屬死輩前賊臣子萬一之罪耳大呼投城下不死折

臂足其僕散入民舍遂自經死遺妻其一侍僕收其體

焉贈太子少保謚忠端定無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賊禍之烈也由於秦撫藩應甲索敵賊家

之金錢而置賊不剿於是殺賊諸君莫敢控告而賊益橫

加以茹荒游絲笑不能撫字安哉於是民爲農則因爲盜

則伸殺民殺官屠郡屠省刀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爲戰場

始而賑濟乏術繼而勸懲無方雖有忠謀碩畫焉守不能

從至許本兵不能贊而成坐視燎原堤潰宗社淪亡此

臣義士所爲椎心泣血繼之以死也

孟忠靖父子合併

公諱光祥字允吉號肖形子章明字絢宜澤州人公天啟

壬戌進士授大理評事憂去服闋補原官主考四川陸吏

部稽勲司主事屢驗封考功文選員外郎忤中官意降行

人司副由光祿寺選少卿左通政太僕寺卿陞通政使

晉刑部右侍郎章明崇禎卒未進士觀政吏部未授任公

丰骨稜稜長髯過腹居官肅然自持日與章明講漢洛之

學典選時門人有以地方請者公正色拒之曰養入仕途

便有趨避後將無所不至聞者懷然甲申春寇氛日急入

無固志門人司勲耶熊文舉乘間問曰倘京師不守爲之

奈何公泣然曰嗟予賢輩尚欲商量耶文舉不置置對賊

踣而去頃之賊至守正陽門塔塞甚力城陷不屈死之法

人何亦死章明視欽畢謂妻王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從

之王曰君死妾亦死章明頭搶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

死還家人盡出留一婢侍側視王繼書壁曰有汚吾夫婦

是者必爲厲鬼殺之王氣絕取一扉置王加排服又取一

扉置王左亦服排自縊屬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公官

京師時預製一棺於邸中寇警迫士大夫多有憂色章明

怡然曰天地遯我以死又何憂乎父子之致身許國蓋素志也公贈刑部尚書諡忠貞章明河南道御史諡節愍

定諡公忠靖章明貞孝

汪有典曰嗚呼在京死難又臣二十有一人夫妻于母同盡者豈少而父子列官於朝從容致命並以及於婦姑則惟公一門爲最時論翕然以爲三百年特見之事迹不盛夫然後知肖形之矢意深耳固宜有賢于婦矣忠孝性生夫豈不由學乎哉

定外

卷二十一

九

施忠愍公事

公諱邦耀字爾韜號四明餘姚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順天府武學教授天啟元年陞工部營繕司主事四年轉員外郎魏忠賢用事諸曹郎多走其門圖速化會三殿工興工部諸司徑九捷公獨不往忠賢怒然事辦亦不能難稍遷屯田司郎中徐文輔者亦奄也奉命督工工二部公恥爲之屈亟請外出知漳州府據盜劉香李魁奇等累遷至通政使少詹黃公道周以言楊嗣昌奪情事下獄太學生徐仲吉上書訟之公大書其副封曰書上無益然此

史外

卷二十一

十

論革前弊存止朝署語並奪官論年起南京通政使改都御史主察吏改兵備請冷巡按考察官吏但尋故事呼名未見尋問一人卽有恭劾不過取一二單寒塞責今民命倒懸在於呼吸安得爲此具文必須立時分別庶幾人情奮然其要難在反求諸身必誠罰不取士儀不稱職焉不收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故曰得一良吏勝得一百將去一貪吏卽去六民賊奏莊帝爲嘉納甲申春賊投營牌于兵部約戰游拒相顧驚愕不知斯爲公急語本兵張縉彥厲兵固守飛檄勤王縉彥慢弗應公太息而去曰此

吾授命之日矣遺書家人曰吾以身報國無哀意死三月十九日趨長安門開帝崩慟哭曰君殉社稷矣臣子無半策匡時惟有一死耳即自經僕救之蘇恨曰是兒誤我賊滿衢巷不得還邸舍望門求縊輒爲居民所麾乃命家人市砒霜即途中雜燒酒服之血迸裂而死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諡忠介定諡忠愍

汪有典曰嗚呼諸臣之誤國也樞臣不知兵計臣不知餉閣臣不知機務拱手而聽上一人之裁決宜乎職斬督師徧題幕府之堂皇庖湍而閭內不知僞封達於殿廷而公

史外

卷一

三

卿不知僞釋定於十八日入城至幽州會同館繳而九門城守不知國步艱難泄泄若此豈不悲哉公語縉彥較之顧犬補牢於勢已晚猶尚不省若曹上計固自別圖富貴耳爲事後之論者謂公等生無濟於國死奚益於君嗟乎權則不操言則不用區區自靖除一死外誠無餘策也夫論人者貴察其素行以驗其心迹公潔已愛民而篤於義參政四川時有僂朱墨竹者姝子請受之公不可謂我受之即彼得以乘間而當我我則示之以可欲之罔矣性嫺山水或勸遊峨嵋曰上官遊覽動煩屬吏支應傷小民幾

許物力僑時生者里同年生也官庶吉士攷京師公手施舍繼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命灑掃至東隅捧簪凝視而泣怪問之曰此先人御史宅也特墮環茲地不覺凄愴耳即分嫁女資擇士人歸之立意較然不欺其素如此夫豈計無復之徒以一死博名高哉况乎不俟歸邸而畢命中途既明且決視夫同時濡忍不斷遺恨後死者而後益嘆公之不可及也

史外

卷一

三

凌忠介傳

公諱義渠字駿甫號若柯烏程人天啟乙丑進士除行人崇禎三年考授禮科給事中轉戶科典山東鄉試擢兵科都給事中是時溫體仁當國與公同里甚得主眷人爭傍附以進公介然獨立不為嫌阿寇亂中原體仁總機務為首臣遇兵事輒不敢可否公皂囊曰簡侃發舒無少瞻顧而寇敵情形鎮撫功罪東昂叛局西匪疊端先後所上疏莫不洞中窾會其言流賊也謂外之布置不能灼知賊

史

卷十三

前明忠義別傳

凌忠介傳

史

情諒實以告病乞調渡不能簡任宿將假假便道以爭在呼吸之軍機既倏或命又俟部覆反朕部搭此驅至行間而先着已失矣其言島事也謂東陽孤懸海外一切仰給於朝鮮今鮮路阻絕何所得食不但外侮宜防亦且內潰堪慮無何島眾果潰挾帥求撫其言皆驗公與體仁既不洽遂出為福建右叅政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南光祿寺卿十六年遷大理寺卿明年三月李自成陷京師公聞帝殉社稷鬚怒張嬰立負牆號立動地舉首觸柱血淋漓沾襟袖門人李某牽衣止之公曰君為社稷死則

史

卷十三

前明忠義別傳

凌忠介傳

史

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死吾分也復何辭乎公曰此不過欲緩我須死耳身受國恩二十歲於茲宮車晏駕孤臣雖欲獨生義不忍李抱公泣公極聲曰與若道義交當共相勗勵何兒女泣為揮出之顧凡上諸書籍歎曰我手澤在是忍棄捐賊手洗我青編盡取焚之當此之時客及諸僮僕知公志堅決潛收室中刀繩盡匿之公怒曰爾輩若此我詎無死法耶指前几曰方軀殘廢與爾俱碎耳客謂奈老親何公改容謝曰吾固痛心然身已許君義不能兩全也因服緋正笏望闕再拜復南向拜作書上其父曰盡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男視死如歸含笑入地以書授僕曰我魂先歸侍左右矣僕泣請後命公曰死後可書我極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柩如是而已言畢取短綆一懸而絕時年五十二南都贈公刑部尚書諡忠清定諡忠介

汪有典曰嗚呼公躬行嚴毅立朝岸然見惡於權貴甲申浙西死國者一人而已公清介一無所遺歿後二十餘年猶未丹柳夫人閨尚存盧扉士銚白髮蕭然深秋尚衣葛衣練裙子文然竟以貧死於此見公之人品世德為不可

及也

史外

卷十三

311

吳貞肅傳

公諱麟徵字聖生號希齋海鹽人天啟二年進士由建昌司理累官至太常少卿崇禎五年爲吏科給事中請罷內遣言古用內臣以致亂今用內臣以求治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未有信僕從舍其子求家之理者又言安民之本在守令郡守廉縣令不敢貪郡守慈縣令不敢虐郡守精明縣令不敢叢脞宜倣宣宗用况鍾故事情擇而理遣之重以璽書假便宜久任民生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天子時不能用甲申春寇氣益迫公議棄寧遠守關門而撤

德止之日朝廷大福自無他虞兵部調度年餉已足他事
張皇爲挽之出頃之城陷有勸南歸者不應同官招之降
賊怒叱去之遂自縊家人救之蘇曰悞我悞我往者劉念
臺嘗語我曰人之初念未嘗不善往往以轉念失之授命
子初念也壬戌之變劉公示我以文山詩我不當從文
山遊耶初公之登第也榜前一日夢褐衣人吟文信國雲
丁洋詩旁一人指曰吟者爲劉宗周也公心異之至是乃
符其夢云僕泣請曰明旦待祝孝廉一訣可乎許之孝廉
者祝淵也以救劉公宗周下獄與公深相得明日孝廉至
公酌酒與別曰山河破碎不死何爲相對泣作書訣家人
曰祖宗一百七十餘年宗社一旦至此身居諫垣無所匡
救法應統服殮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藉以草席足矣茫
茫果路咽咽寸心所以願於目者又不在乎此也書畢投
環死孝廉爲視含殮而去城破八門齊啟惟西直堅塞不
能逼至五月七日集民夫發掘乃開贈兵部右侍郎諡忠
節定諡貞肅杭州破孝廉亦投環死別有傳
汪有典曰嗚呼甲申之春宗社覆於須臾一時廷臣所建
議者或考選科道或閉門止出入而已不若則勸帝南遷

苟且奔竄而已他無一籌也公之議撤前帥也亦嘗不痛
吾謀之不早用及急而用之而前帥以二月初旬出關徒
寧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
而京師陷遷延遼巡固亦非急難君父之人也寧待後日
猖獗而始知其爲亂臣賊子哉京師之城守也內外雉堞
凡十五萬四千有奇登陴固守僅數萬人守陴不充餉缺
臣五月市飯爲餐賊臨城皆飢疲不用命已而大給石錢
可餉者猶索常例不時給而添德乃云調度已足監鐘者
自掩其耳並欲掩人起耳耶蓋提時本兵爲張縉彥樞貳
則馬士英趙光忭固添德一流瑣瑣無任以國爲戲別有
肺肝不可奈何矣陳演降賊獻銀至三萬金三千珠三斗
卒以不饜賊欲拷掠死不以餉士而以焚身非所謂割腹
藏珠者耶添德亦同此酷小人重身家而棄君父究亦何
益之有哉

周文忠傳

公諱鳳翔字儀伯號巢軒山陰人崇禎戊辰進士官
士歷官司業遷諭德充東宮講官是時賊勢益迫軍需告
急議稅民間架錢公曰事至此正宜收拾人心尚可括民
財以搖國勢即倪公元璐急持其言而當路弗聽也公嘗
謂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忘又謂帝王之道必
世後仁譬身元氣久自蒸微上亦領之而時勢日非群議
羹沸莫適爲主也已京師既陷有傳帝出狩者故山西學
道黎志陞受僞官爲尚璽卿語賊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

史外

卷十三

七

嚴誅不可得趣賊下令獻帝賞萬金封伯爵匿者族公惶
急欲扈駕奔探無所得當是時李自成登皇極殿據輦座
南面坐群臣奉表推戴以百數大學士臣魏藻德大學士
臣陳演大學士臣方岳貢兵部尚書臣張縉彥通政使臣
楊維垣庶吉士臣周鍾等蒲伏蛇行以次陞殿舞蹈畢叩
頭呼萬歲自成笑而嘻公哭至殿前目直上視髮衝冠大
哭失聲從左掖趨出百官驚怖惶汗賊亦不敢誰何作書
上二親曰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罔極之恩
無以爲報矢之來生奔哭帝后梓宮歸自益二妾從死南

渡贈禮部左侍郎諡文節定諡文忠

汪有典曰嗚呼李賊之入宮也內監王德化叱張縉彥曰
汝輩誤國至此今不急殞先帝乃復推戴新主耶舉手批
其頰而陳演魏藻德被賊拷掠死周鍾南渡時斬於市楊
維垣爲人擊殺等死耳如公之死豈不芳越來今哉丹陽
陳少陽墓鑄鐵人肖汪伯彥黃潛善像嘉靖間鄭善題其
像詆之云丹陽披肝千古綱常可託荒庭屈膝兩人富貴
何爲題罷二像應筆而仆生縉彥不如死汪黃矣李自成
破龍衣輒寒慄索火張獻忠朝會擲所御冠舉足蹈其中

史外

卷十三

八

索他帽着之乃快信乎神器有命非群兇所得妄奸也
瞻園雜志云楊維垣弘光時納貨于萬大兵至貨重不
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爲已柩旁二棺殺妾以實之夜半
出城爲劫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或且曰爲死
事維垣一生狡獪猶得行之死後奸矣

馬文肅傳 附成德

公諱世奇字君常號素修無錫人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典試江西父憂歸服除進左諭德時天下多故烈帝勤政渴致四下輒出御殿廷臣多至後期公獨最先每關門未闕輔臣未至燈火燐然相對者公與劉文正公理順而已上之勤政也嘗朝劉太妃歲節畢就便坐俄久申僎別棉太妃戒勿驚帝尚衣謹覆之左右植立以俟頃之上覺起攝衣冠謝曰神祖時海內小事至兒子苦枝梧多難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心煩懣輒廢餐年纔踰壯爲

史外

卷一三

九

國事磨耗早困劣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爲之泣上下亦流瀾久之蓋上之宵旰如此而在寢諸臣莫分主憂此公之所爲痛心而繼之以死也上念民禍日酷賊不即撲滅召廷臣問計公從班行中出昌言之曰弭亂以人心爲本閭閻二賊除獻賊易除閭閻難獻賊專刑戮人所畏閭賊伴不殺人所附也群盜之爲亂也張獻忠李自成尤橫其爲暴日益甚割孕婦腹驗男女賭酒擲嬰兒於沸釜或鎗穿其臂觀其騰躍啼號爲笑樂已而烹食之羣相慶曰和骨爛剖人手足曰狐奴分夾脊曰邊地鎗

其肯於空中曰雪獄其慘毒無人理如此則百姓過爲墟不可殫書也既賊黨李岩勸自成擄諸百姓攻心出所掠財物散民民皆稱爲仁義兵所至多歸附故爲上分別言之因謂今欲收拾人心勅督撫鎮將嚴約束征令兵不虐民人心親附賊勢乃孤帝稱善諭兵部勅行之然國勢已潰無可爲也已賊陷京師公知上必死社稷爲手書約友人成公德曰吾輩舍一死無別法天予我成仁取義正不必避古人也有老僕以太夫人請公曰正恐辱太夫人耳初公典試江西聞文訃一痛幾絕哀毀骨立

史外

卷十三

十

公薨蓋白服除牽母毛夫人衣涕下交頤謂此行當歷血而歸永賦遂初至都冠纓褫遂不敢以私告至是沐浴衣南向遙拜母曰兒從此不得再侍高堂矣泣雨下當時妻朱氏李氏盛飾前公曰若以我死辭我去耶則曰主人盡節我二人拜辭從死耳公笑曰若少年亦知此乎二妾拜訖先縊公朝服捧勅北面再拜取冠帶焚於庭以司經局印置案上屬僕曰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則投之吏部引帛自縊公及李姬皆復甦泣曰聞友子南幸曷少從容乎公曰皇上必不南何給我爲有同官

數輩來勸公觀變勿死公曰吾意已決公等休矣於是李姬哭而前曰妾死主手當使主歆妾義不後死乃更紗袍再經死公命市棺三以二殯李指其一謂僕曰留此殯我遂左手握椅右手撫几端坐殯死或公字元修號玄升懷柔籍霍州人公同榜進士官兵部侍郎武庫部城馳書於公相約必死以慷慨從容二義爲質至是攜雞酒出東華門哭奠梓宮大呼皇帝殯而父母張聞之歎曰爲丁死忠爲母當死義死而得正斯已矣遂入室自經妻妹俱經死甥李成龍亦死贈禮部侍郎諡文忠定諡文肅成

卷一三

二

公贈大理卿諡忠毅定諡介愍

汪有典曰嗚呼公與成公相然諾以死豈計於倉卒哉卽死也於分諱亦豈有加焉然而與彼袁劉者異矣賊昇帝后屍於東華門諸名公巨卿緋衣戕冠過其旁躍馬急走而避且出惡言以詈之者視區區雞酒何如哉野史所載襄城伯李國楨泣葬帝后死帝后旁世多信之無異辭予讀魏禧新樂侯傳附載國楨及邵長蘅書迨一桂事而後乃今却其謬妄不足信也魏禧之言曰賊入城國楨

所據無所得賊拷掠兩脛俱折國楨夜解所繫帶自縊死長蘅之言曰趙一柱昌平吏目甲申四月初一日與義士孫繁劉汝模等十人飲錢三百四十千俄夫穿故田賣妃壙方中築道長十三丈五尺廣一丈深二丈五尺督工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築道開通始見壙宮石門工匠以撈丁鑰匙啟門入亭殿三開陳祭器中設石案一懸萬壽燈二旁刻紅紫繡綺繪幣五色具左右刻侍宮嬪生所用器物襲衣奩具皆貯以木筒朱紅之左旁石牀一牀上疊毼毯五采龍鳳衾褥龍枕又啟中羨門內大殿九間正中

石牀高尺五寸

其土初四日申時先帝梓宮至陵停柩棚陳猪羊金銀

鍊祭器率眾伏講哭盡哀奉梓宮下移田妃柩於石牀右次奉周皇后梓宮石牀左然後奉安先帝梓宮居申先帝有棺無柳遂移田妃柩用之梓宮前各設案祭器事畢掩中羨門外羨門復土與地平初六日又率諸人祭奠號哭震天者移時呼集西山居民百餘人畚土起塚又築垣牆高五尺有奇云云此據一桂列狀申州語而刪潤之予又

錄錄之然其詳已如此予因成公哭奠帝后已而從死不

能無慨於中而世號稱李國楨抗節且無有知趙一桂者
特附著之無令亂臣賊子竊冒芳聲焉○梁溪鄒漪明季
遺聞謂李明唐奉攝政王命經營相度葬帝后於田妃墓
中趙一桂申州狀云於三月二十五日奉順天府僞官李
檄而不詳李何人豈卽明唐耶意明唐先亦降賊後乃歸
本朝耶然長蘅所記則云四月而鄒漪則云五月其時日殊
不符也鄒漪諸所紀錄多附會不實當以長蘅爲斷

劉文烈公傳

公諱理順字復理號滙六河南杞縣人萬曆癸卯舉於鄉
十上春官不第人惜公數奇公自視夷然崇禎中戊戌進
士帝厭文事曰敏思得大儒模楷天下廷試時問公登稱
旨親灑宸翰易數字擢冠多士人爭榮之公曰吾懼伊始
何榮爲其志量如此授修撰歷左春坊左中允性嚴毅耿
介對妻子奴僕必正襟危坐非其人不與交楊嗣昌奪情
入閣斥言於朝絕不與逼寇氛日熾疆臣縮朒廟謀無勝
算公數與召對引陳皆碩畫不能用及汴圍垂陷建議於
河北設屯撫練敢死士爲後圖如李杞真澤潞故事賊黨
可殲爲疏條上忤格至行當是時秉樞參帷幄者率晏安
或飲酒高會公舉三三問曹蹕騎麻馬日叩當路謀所
以滅寇者往往笑不應甲申三月寇犯郛城甚急公詣朝
房謂執政曰守卒缺餉又陰雨飢凍急請上出內帑金錢
鼓戰士背城借一或堅守待勤王之師不然民怨國事去
矣皆唯唯公僕歸捐俸錢及盤厄簪鉞輸犒城卒諸僚友
咸詣公問進止公正色曰存亡視國尚須商卽令家人掘
坎室中爲藏柩計十九日城破妻萬妾李請先死公笑許

之侯其目膽冠帶自費投縶死賊過其廬皆下馬拜泣而去贊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信國踐之吾何不然科名既占豈肯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福王贈正脩事諡文正定諡文烈

汪有典曰嗚呼世莫不詡稱狀元然不愧狀元有幾哉有明以制科取士所謂狀元者蓋八千有九人其亦非少也矣然可指目者幾數人耳餘皆隨時榮滅無異鴻臚腐草矣又其甚者頑頓無恥談之汚齒頰皆之穢毫素矣夫黃觀死建文之難曹龜死土木之難謝遷以斥劉瑾免相楊

史外

主

煥舒勞以爭狀元禮部議擬授狀元主罷劉瑾請將余煌殉難浙江劉同升憤卒軍中公則抗節自盡此其表表者彼若降燕之胡濙父事嚴嵩之唐汝楫擅權誤國賜死之周延儒降賊輸節不遂拷掠死之魏藻德狀元之舉人與人之舉狀元也宋仁宗祝天願得忠孝狀元嗟乎至求取忠孝爲狀元而狀元可愧矣

汪文毅傳

公諱偉字叔度號長源休寧人寄籍上元爲諸生卽有膽識東林諸賢被逮人情洶洶皆閉戶不敢出公策蹇重抵無錫賃舟河下慰勞諸君子北土人或危之公笑曰與正人同日死豈不幸哉登崇禎元年進士授慈溪令擢檢討癸未闖獻連破荆襄兵鋒及淮上公上江枋湖繆疏謂留都城遇百二十里無守城之法止有守江之法城自北來則淮爲之防自上游來則九江爲之防故禦江寧九江卽以守金陵宜駐重兵於武昌建督撫於九江並分設兵部

共

侍郎於太平不石蒲口以備非常疏入報聞甲申春賊逼京師當此之時奸人布滿都城外解絲粟不至守城軍盡枵腹飢疲司餉官猶索常例不時給公率同鄉出賃市餅餌以供城西守者他城各效之乃得食公語閣臣魏藻德曰事急矣宜遣大僚分守畿輔八郡一切得便宜行事都中城守文臣白閣臣以下武臣自公侯以下各率子弟分汛嚴防城中百姓家自爲守統以紳士而京軍分番巡徼以待勤王之集藻德曰大僚守畿輔辭尊居卑安就危誰肯爲者公曰此等時猶較尊卑計安危耶請以一劇郡

見委獨身先之肅德故曳踵徐徐行仰視屋梁晒之日母乃早計未幾真定游擊謝加福縛巡撫徐標迎賊公問之泣曰事至此乎遂不食夫人耿從容言曰事苟不測請從君死城陷呼酒酌爲兩環於梁間公以便就有命耿就左既皆縊耿連呼日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解纜正左右序而死贈少詹事諡文烈定諡文毅

汪有典曰嗚呼帝后殉社稷諸臣圍門死節夫婦俱亡者固已多矣乃如公之與耿夫人何其精以嚴整以暇也雖正纓易簪何以加焉禮部尚書錢謙益帝后宮問至與鄭

史外

卷十三

七

妻柳氏冠褲雉尾我服佩刀跨馬臥國門觀者駭爲閼妃出塞此亦一夫婦也嗚呼

吳莊介傳

公諱甘來字和受號臺菴新昌人崇禎戊辰進士授中書歷戶科都給事烈節之御極也既手剪逆聞餘黨或死西市或錮之終身而溫體仁者固關黨也定逆案時獨漏網謬以循謹結上知遂入相於是復嚴道學之禁專攻東林公獨不可與力爭抗疏請復東林書院召被斥諸賢體仁忌嫉之揚言於朝曰不殺吳甘來無以息黨禍聞者爲公寒心公益侃侃不少避體仁亦無以難也是時中外多故荆襄數郡賊未至而撫道諸臣率稱護藩以去公撫屬痛

史外

卷十三

六

哭曰是借題逃遁也盡若此則皇土之城社人民誰捍禦者因抗章謂天子果建親親將使藩屏帝室猝有緩急捐私倡義爲朝廷守詩曰宗子維城此之謂也今風鶴驚傳一朝委去上之不能設奇振旅圖殲掃之功次之不能使劍登陣效死守之義先去以爲民望而諸臣猶曉曉揮衛自功修練儲備明旨謂何今天潢繡錯所在要區若悉借護藩爲掩罪也將維城爲可留可去之人即各都亦可守可去之士撫道爲可有可無之官功罪不著賞罰不明莫此爲甚惟陛下留意疏入上爲嗟嘆久之甲申三月十九

日既臨京師河傳帝南狩公獨探湯泉突而亡上則
且決必不輕出特不能入宮衛帝爲之奈何方以錄之趙
京師也少府事項煙右庶子李明府請南遷帝曰臣死
社稷朕意已決無復多言至是分遣二王出后繼於坤寧
宮帝手斬公主又殺袁貴妃及帝御大嬪數人登萬歲山
壽皇亭自盡當是時京城大亂無知上內問者或謂公潛
遁公曰不能調兵發賊伯欲求苟活即作書與兄曰弟不
死無以事君兄若死無以養親古人親在兄弟同難必存
其一也且皇上在則遜國程濟土木袁彬皆可爲也否則

史外

卷三

九

求真大於白水起爵尊祿有仍楚辭雖死猶生矣取凡上
諫草焚之曰留此以彰君過遂沐浴冠帶北向拜者五南
向拜者四賦絕命詩引佩帶自縊贈太常卿諡忠節定諡
莊介與公同里殉難者曰馮公登垣就殺圖崇禎庚辰進
士官浙江道御史諡忠節

江有典曰嗚呼自古亡國正終未有如烈帝者也斯亦諸
君子講學之力濡染及於君父歟然則道學何負於國家
哉而惡之深也竊嘗謂明之宜亡國者莫如武宗其次則
惟熹宗而恭閔莊烈獨以仁柔英明蒙其禍此天道之未

可深言者也豈恭閔之遜荒所以甚逆燕滔天之罪而莊
烈之殉社稷所以彰高皇劍垂之烈歟嗚呼外矣

王節愍傳

公諱章字漢臣號芳洲武進人崇禎戊辰進士甲申寇關
難諱忠烈初授諸暨令以賢調鄞中使至海上府屬鮑蜀
郊迎公不爲禮戒舟車毋得輒徑城中使爲款巡海寇劉
香樹以國石蒲諸衛獨據甚公定計請調閩粵兵會勦賊
就擒擢工部主事改陝西道御史按甘肅單騎行遂由嘉
谷抵天山番人畏服焚香獻醪者塞道期年間封事百八
十上甲申巡視京營季自成兵薄城下公手二砲擊之賊
少却有頃城陷公急入宮衛帝躍馬前遇賊公叱之曰逆

史外

卷十三

三

賊動王兵至汝死不旋踵矣賊怒拔刀斫公膝坐地罵益
甚賊攢殺之及暮僕覓公屍猶一手據地張口怒目勃勃
如罵賊狀僕先已被賊劊力不能舉公屍一士直前熟視
曰此非王御史罵賊不屈者耶負屍還寓再拜泣數行不
僕酬以金不受印姓名不答而去贈大理寺卿諡忠烈定
謚節愍

汪有典曰嗚呼公少孤母教育之善飲赴諸暨時祖饗歸
少暮母輒訶跪乎杖曰朝廷以百里授酒人乎公伏地不
敢仰視自是罷飲酒妻妾在籍聞難一痛死子之杖地

難死嗟乎有以也夫夫豈獨生於然哉光時亭與公分璫
城守賊至遂下馬蒲伏乞降免矣然卒以從逆前死棄市

卷十三終

卷十三

三

史外卷十四 前明忠義別傳

陳恭潔傳

諡帝處事上希諸群臣名天竹志收之

公諱長讓初名天工字賓日即縣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大理府推官擢四川道御史巡按四川差滿烈帝松其清特命留任流寇自楚入蜀公閱臨隨將吏堵禦甚備已奉勅護滿猶集眾城守調諸將出奇邀擊賊不得逞從蜀入楚十六年還臺明年三月十七日賊薄都城攻平則彰義門城外三大營潰降火車巨礮疾黎鹿角皆爲賊有公知勢不支謂友人李天葆曰都城旦夕破臣子除一死外更

史外

卷十四

一

無別法雅是先君骨格溪逝老母日薄西山吾又乏嗣目殊不瞑相對嗚咽卽是遂絕食十九日城陷居民奉順民字撫香迎賊公賦絕命詩曰中天懸日月四海所畢照倏爾陰霧昏日月失常道仰觀我明明薄蝕一時變晝至此忽感風襲牖曰異哉此風隨續云電風自南來光復天心見大夫百執事其誰忘明君媿予沉疴入床第淹數旬背城執盡瘁巷戰杳無聲如何社稷盡燬爾順民形戰舟亦覆舟古今同一轍順民卽逆民參觀非一日焉蒼不可問亡國我何存誓守不二心一死報君恩末題云爲子爲臣

史外

卷十四

二

不能兩全慷慨從容同歸一死大明監察御史陳長讓書於賊陷北京之日遂付李收之未幾聞帝崩煤山拊膺太慟求死謂天葆曰吾所隱忍至此者爲帝在也今已矣吾死晚矣主上不具冕服臣子敢用冠帶願吾巾襲不可以見君父於地下天葆卽以新巾易之曰先生行矣千秋事在後死者公曰臣子分宜爾也謂姜時氏曰吾年逾五十無子汝幸有娠備生男可延陳氏脉汝必勉之當是時妾年十有七歸公百餘日然袂正色而前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受賊辱不如無子請死死以絕君念卽嚴裝自縊

公顧謂僕曰予戈滿地行路甚難可火我骨歸先壟肩戶自縊噴血踐地僕破膽入公氣未絕戒弗動時氏彼腕力軟不能卽逝我繫之汝爲我高其懸汝送我終猶吾子也僕泣曰主人此去當爲正神公曰然吾當佑汝遂絕年五十有六是年正月朔公夢謁文信國於堂下信國揖之起曰吾與公先後一揆何爲下拜至是乃符其夢云贈太僕卿諡恭愍定諡恭潔

注有典曰嗚呼嗣續之事豈一不重乎然而時氏之見爲尤卓也已當賊之陷京師也烈帝御便坐命宮人曰傳主兒

來主兒謂太子二王也太子二王猶常服入帝曰此何萌
可弗改裝乎亟命持敝衣至帝泣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
帶而告曰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常人寵離之中匿形跡藏
名姓老者翁之少者伯叔之萬一得全來報父母仇無忘
我今日言也因號痛失聲嗟乎悲夫天子且不保其血胤
何論臣妾乎抑予見他書所載謂李白成西竄太子衣紉
乘馬隨自成後已而脫於賊徒步至嘉定伯周奎家奎太
子外祖也懼禍獻於官遂絞殺太子於獄而康熙戊子僧
一念爲亂假三太子爲名號召群不逞官名捕三太子自

史外

三

山東茂縣獲之太子長身玉立鬚髮如銀易姓爲王名
元字體齋見問官生稱亡人不跪也其對簿之辭曰國破
親亡心實痛之自顧事久年歲必不可爲聊晦迹以終餘
生耳三藩叛而君不出心事已明獄具錄於市而四子堯
在等亦論死蓋至是烈帝之血胤遂絕先是康熙十六年
有妄男子張縉金華府人自詭前明皇帝太子曰朱慈英
母爲周皇后法司研問窮其詐乃棄市固不獨一王之明
也

申端愍傳

公諱佳胤字孔嘉永平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儀封令縣故
多盜公嚴保甲法盜無所容河決贛州怒高申雷雨晦冥
吏民叩首請登岸公不可親操土榷築之堤成民得無患
調犯縣賊掃地王率萬騎來攻出奇兵擊走之城土垣多
圯不足任樓櫓易以甃三日而城具糧吏部文選主事方
是時懲貪法嚴而士大夫營殖不少聚錢司尤甚公廉直
自勵非其人不與交退食燕坐人莫敢干聽事非黃公道
周劉公宗周諸君子來不設座也進考功員外郎佐京察

史外

卷十四

四

許權要意左遷南京國平蓋轉生久之遷大理評事進太
僕丞聞焉近畿聞李自成破居庸歡曰京師不守矣君父
有難焉逃死地入都遍謁大臣爲盡戰守策皆不省貽予
函光書曰行已日美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天下
事壞於貪生畏死死於疾死於利死於刑戮於房帷於關
爭均死也死數者不死君父蓋亦不善用死矣今日之事
君父之事死義也猶命也我則行之三月十八日聚賓客
爲幼子煥行冠禮曰昔人所謂冠帶見先人於地下也明
日京師陷從者請易服以避賊公曰吾來此何爲入而避

何如避而不入僕環守不去給之曰吾不死也行至王公
厥見一井急躍入僕呼號欲出之公亦呼曰歸告太安人
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勿過賊也贈太僕少卿諡節愍定
諡端愍

汪有典曰嗚呼唯明能斷畏死諸臣失坐皆愚耳有謂朱
子語人批霜當食即食食之學者或非其說不知誠有常
食者不可以不食也方京師危急人咸以公幸居外可徐
圖進止乃必欲赴難此批霜吞霜立死時也然不若
是難服長生外視之藥視面為入滑化形銷久矣公於行
史外 卷十四 五

亡呼吸時斤斤必為幼子行冠禮濟美全歸其識批霜之
味之至者歟前四百年衡州尹穀知此義耳

金忠潔傳

公諱鉉字伯玉號在六武進人以顯天緒領成崇順成
辰進士時年十九官工部主事是時上方銳意經營命內
臣張彞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建勅署公曰此天下存亡
之機也奈何詠一忠賢復任一忠賢且我為工部必將屬
視我矣乃抗疏言彞憲既有獨踞之疑必強二部即官制
制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板郎
官以謁尚書儀注見公復上疏固爭之且集諸郎官倡議
曰職事可令掾吏移之吾曹有一人登彞憲堂即屬彞憲
史外 卷十四 六

假子毋許入孔子廟當提吾靴擲其面辱之朝堂於是
諸郎官皆尚書各以公事出彞憲入新署扇導呵殿如尚
書闕堂至南而據案黃衫縱衣列侍階下吏抱文書雁鷺
行俟命者左右數十百人而曹郎無二至者彞憲慚忿撫
火器不中程劾公落職十七年春起兵部主事分守皇城
時李自成已陷大同而宣撫方以內監杜勲監視公上疏
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
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並撤居庸關監視不聽賊
至宣府杜勲率鎮將迎降朱之馮死之至居庸杜之扶復

迎降遂進薄彰義門公倉皇點禁兵歸吳告其妻夫人曰
鉉守皇城城亡當與偕亡今日從母乞此身殉王事母曰
嗟乎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趣之出又
命僕追以朝衣隨之賊入京城帝后珣社稷內監王承恩
從死公歎曰若輩中尚有一人知大義者我乃後之不已
卒若笑即遂衣朝衣投御河死呂胖者亦內監也儼然而
至手反接脫視公屍曰是金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輩
於人面豈渠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欲遠我我偏近之
投河抱公屍而死僕奔告章夫人夫人曰孝哉鉉也急正

卷十四

七

冠數投井中妾王氏隨之下與俱死弟鎰收葬母畢焚其
書哀號數日亦死賊遁後勿弟鎰求公屍得頭上網環猶
可識諱而骨與呂監雜不可分殮皇戚又不得人輟竟合
兩骸葬御河堤贈太僕少卿諡忠節定諡忠潔
汪有典曰予既次公傳友人王夢鯨書片紙寓予見別本
云公以驗火器落職遂與諸弟講古文辭尤精研易理壬
午七月晦讀邵氏書題其後云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
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
優哉游哉庶畢吾世又語其弟曰吾平生寡所好視棄官

如揮淚嗚今以巡城每過御河輒留連不能去何也卒沉
於是彭咸之所居公志蓋已先定矣

卷十四

八

許忠愍陳恭節合傳

許公諱直字若魯如皋人崇禎七年進士歷官吏部員外郎賊薄都城約同官出金饗士爲死守計城陷賊令百官報名公曰身可殺志不可奪堅不往當此之時帝已自縊於煤山之紅閣紅閣者帝爲內操持建者也而衆傳帝微服出狩客勸曰天子南遷公等宜扈蹕偕行共圖光復公將往從見賊騎塞道嘆曰四方兵戈駕將焉往國亂不匡君危無濟我生何爲已知帝崩一慟幾絕或以親老爲解公曰有兄在吾無憂也且吾不死辱及所生何面目復趨史外

卷十四

九

庭耶爲書報其父曰國勢至此非所及料先聞聖駕南遷欲問道趨從佐中興恢復今勢阻時迫義無復之惟有遵授勇聖賢之書語男忠義之事一以報君恩一以明親訓賦絕命詩云願侍吾皇遙謁帝所哀仍使國威揚遂自經越巨視之一手持繩尾一手上握神氣如生贈太僕卿諡忠節定諡忠愍

陳公諱純德字靜生零陵人崇禎十三年成進士年已六十矣烈帝召諸進士咨以時事公奉稱旨立擢御史巡按山西七月部內嚴霜民凍上疏請恤因陳抽練之弊言兵

抽則人失故君無父母妻子之依田園邱壠之戀歸則逃逢敵則潰抽者既以餉薄而安於無用抽去者又以遠調而不樂爲用伍虛而餉仍在不歸主帥則歸偏裨衆其逃而利其餉凡借以營求遷秩皆是物也精誠不以束伍而以侵餉厚餉不以餉士而以求官伍虛則無人安望其練餉廢則愈缺安望其充此今日行間大獎也帝不能用還朝督畿輔學政將出按部都城陷慟哭遂自經秦嘉系者京山人寒壯也訓蒙京師積館穀數十金買地於永定門外葬公立石表其墓贈太僕卿諡恭節嗚呼甲申三史外

卷十四

十

月十九日之變文臣死國者有范公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南渡並守贈諡

皇清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老孟兆祥子章明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申佳胤許直成德金鉉二十人名上

命所在有司各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且予美諡焉而陳公純德獨不與豈未上

聞耶然予按許忠愍卹錄順治十二年三月十一日福建清吏司案內有陳純德係湖廣零陵縣人已行文原籍照例撥地而正史且與二十一人同傳並爲二十二人矣顧定諡亦未詳也豈偶忘之耶嗚呼此二十二人者皆自引決其他率委蛇見賊賊以大僚多誤國繫囚繫之庶官則或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銓除不用者諸僞將榜掠取其賈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七至福王時未經核實而濫予卹卹真抗節而轉多缺典者多有蓋公論之不明也久矣

卷十四

士

中城捕賊謀殺之遇賊被執頭目沃罵不屈死中書舍人宋天顯賊迫書僞詔擲擊次罵觸階死工部郎中周之茂賊迫使跪不屈折其臂死戶部員外驛承烈自經於官解經歷阮文貴滕之所張應選投柙河死東宮侍衛周鏡母妻一門俱殉光祿寺丞子騰雲工部郎中李逢申主事王鍾秀儒士張世禧子懋賞懋官錦衣衛都指揮使王國興同知李若珪北城兵馬司副指揮姚成俱縊死經歷施溥仰藥死千戶高文采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太監王之俊自縊死王承恩從帝於煤

山縊於亭下與大行相望百戶王某者周鍾寓其家百戶勸鍾死鍾不應出門欲降賊扼鍾帶至斷鍾不應遂自經布衣湯之璣見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

吳外

卷十四

士

兩魏合傳 兄學淵 弟學淵

兩魏者皆嘉善魏忠節公大中子也伯子曰學淵字子敬仲子曰學淵字子一忠節嬰璫禍被逮伯子徒隄攀號侍檻車以北忠節曰覆巢有完卵耶父子徒俱碎無益也伯子乃微服緹騎後探起居至京變姓名匿都市營救不可得公既獄扶欄歸朝夕躑躅未嘗入寢室每至丙夜淚盡血枯家人問以本業進卻之曰吾父詔獄中誰夜半而進之者病且革進以藥則又卻之曰吾父詔獄中就診視而進之藥者卒哭泣至於死未死時將繫獄追賊與友

史外 卷十四

三

人訴父冤書曰權衡之殺忠良也以什伯計有死貶所者有死獄中死杖下者有死東西市者然皆隨刑隨斃隨斃隨殮雖或身首異處猶能補綴成屍使妻孥相抱一哭而後蓋棺亦不幸之幸也未有若先子之備嘗慘酷未死而蛆蚋生肌既死六七日猶放緩其首俾屍腐牢穴中不使一寸肌膚獲粘殘骨入木者足下讀書萬卷見古忠臣之死有慘毒如先子者哉矧其人已死猶坐貶三千三百度其家無四壁勢不能償必至巢卵俱傾根核盡斬而後已淨嘗終夜環走慟極成顛謂前此設有人焉挺躬仗義買

便得如數以輸及期而納彼縱意不在賊猶得出法司俾父子相訣而斃不致剝絕傷慘遂至此也告親知百無一應推諉遷延備極詐狙獨范陽長祿金之議深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名者莫不典衣相和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僅數十青帙而已難豈顏淵原憲所能助哉已矣勿復言矣昔人謂為而不可為猶謂妻孥貧困已耳今則枉刑坐貶罪延其孥請曰吏子孫受禍有什伯於墨吏者福善禍淫之說豈特不驗且復剝削行逆施茫茫天道尚可問耶今追

史外 卷十四

四

比伊始將就新獄晏先子罹禍久不手援豈先子既歿猶有出而援伊者哉即或有之顧昔不能活父而今以自活伊實痛之不如速死之為愈也嗟乎悲哉司馬遷羞貧賤輕仁義伊頗怪其謬於聖人乃今知其不妄也貨殮游俠諸篇烏得不傳千載哉先子死當葬首陽山側伊若死須葬要離塚傍天地鄙賤莫可告語昔先子檻車發平望嘖嘖奇足下不置僑良鄉賓客僚從俱似遙領足下意者及扶櫬南返又聞經緯甚悉慨然歎足下義士故技血布此知回憲無力不能援伯夷急難苟存此心亦足慰愚父

于雙魂於地下也臨書嘆咽不能更言當甲子秋忠簡公
掌吏垣以激濁揚清爲已任天下仰望太平伯子獨私憂
之歎曰無根之草其能久乎物不可以終迴天殆龜隆正
人之壽而速之戚也未幾而禍作人服其識八歲隨橋折
足癩死不作呻吟惟臥讀陶詩以爲樂常言天下多故死
忠死者便是了生死其天性如此贈太常卿鄉人私諡孝
烈先生忠節既釋瑞禍死伯子學潛以身殉明年熈宗崩
烈帝卽位詠當仲子時爲諸生伏闕訟冤又疏劾阮大鐵
傳檄交通逆閹狀帝抵大鐵樹罪而於忠節卹贈有加恩

史外

卷十四

五

焉
仲子爲人豁達多大略慷慨好義性至孝感忠節詔獄之
係終身布衣母病幾殆爲剖臂肉和藥以進乃瘞壬午癸
未聯捷授庶吉士是時盜賊縱橫中原烽火迫於畿輔仲
子力請東宮或二王往鎮南服號召天下義旅勤王而朝
議齟齬事不果行未幾賊勢益逼遣間使走容城與舉人
孫奇逢等約聯絡忠勇赴難計已定未赴而賊薄城下三
日城陷帝殉社稷仲子偵知太子二王放在期奉之以圖
賊而容城義族旦暮且至遂忍死以待已而太子二王爲

賊所得挾之出或傳遇害於永平同事者拉之南還仲子
乃仰天泣曰所以不死者欲以有爲也今已矣灑不憚一
死以報命九原夫灑寧不知靡衣媮食之可以苟活乎今
其勢非不能南顧先帝業殉社稷身爲侍從之臣而不獲
以身從在天之靈寧爾追也卽不然先父兄有知方談笑
俟於地下灑所不能以素棺白紵附厠先望之側者又安
能汗顏視息重執爵而酬家廟之前也且賊既肆焉而謀
篡則必將勒薦紳爲朝賀而忍復北面乎行矣自愛爲謝
故人考叔有母彥升有兒固後死者責也因爲絕命詩曰

史外

卷十四

二十六

忠孝千古事於我只家風三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血
灑微軀官卑非侍中有舌且存之並遜常山公因約同志
友延頸受霜鋒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再
造成奇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衷所勵母垂白七十仍
尸養未葬凡五喪留與子姪封人生誰百年壽死所同
我比兄與弟我年爲獨豐高堂無復悲譬不生阿儂辭母
却就父生死猶西東骸骨雖不歸旣瘞此詩筒墓木有拱
時清韻入楸松又曰始聞天子日出亡繼云亡放還鄉
旣望義旗走四方三者於今皆已矣當死不死真羞惶哉

家閨門自焚死幾人投環從天子王章不屈磔城樓金鉉
躍入御溝水街頭男女不讀書西城井中何樂繁耳聞眼
見羨殺人羨人不已還自縊死忠死孝常事我竟不死
將誰臣君亡國破雖異代正統日月虛懸在待彼篡位我
死之我死固晚免下拜但恨有書報老親云兒不死休酸
辛兒今羞惶活不得爲孌愛此全歸身貽書誠子子孫非
甲申以後生者雖令讀書但期精通理義不得仕宦遂就
終

汪有典曰嗚呼君父之義一也予讀孝子所訴父冤書悲

史外

卷十四

七

傷其志卒以身殉又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所由蓋與賈
生之輕死生者異矣庶常欲有所爲而不克遂致命之辭
慷慨淋漓既不同於失節之李陵又不同於遷就之姜維
而世猶或以後死有遺議焉不亦苛乎予故特著之云
子一與嘉善李子建標善公車北上執手河干謂標曰
余夢斜塘見茫茫一片土無復雞犬桑麻行後得無有
變乎標戴曰君且富貴宜目中無人耳甲申子一喪車
還經斜塘標撫棺呼曰子一子一果妖夢是踐耶因痛
哭失聲旁人無不流涕○史謂學廉受賊戶部司務職

讀其家聲既而自慙賦絕命詞極死去帝殉社稷時四
十日矣○按贛圖雜志云子一當國變日語所知曰吾
不難一死然不爲徒死遂巡徇命約唐遍赴難而身任
內應某日以草塲舉火爲驗通乃子一好友也三遣人
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辭投環死今不原本末
而置之六等之列寬矣又錢飲光云子一只是性氣剛
不能容物故忌之者衆遂誣誘者多

史外

卷十四

七

新樂侯劉公駙馬都尉鞏公合傳 附申湛然等

新樂侯劉文炳者字淇筠順天宛平人烈皇帝中表兄弟也祖應元娶徐氏生孝純皇太后爲烈皇帝生母後封瀛國太夫人者也子效祖繼祖效祖娶杜氏生子三文炳文耀文焰女二長嫁武清侯子李國瑞次嫁恭順侯子吳希彬崇禎元年效祖以皇太后弟恩賜歸新樂伯父母弟及子皆封贈進爵有差七年效祖卒侯嗣伯未幾晉新樂侯繼祖文耀並加官侯母杜賢每謂侯曰吾家無功德直以太后故受此太恩當盡忠報天子則對曰敬諾帝遣侯視

史記

卷十四

九

鳳陽陵密諭有謀事重閣侯歸奏史可法張國維忠正有方野宜茲任必能滅賊後兩人果殉國難侯謹厚不妄交獨與宛平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麓及駙馬都尉鞏永固爲刎頸交

永固字鴻圖京師人尚光宗皇八女安樂公主善騎射好詩工書喜飲酒而樂與賢人名士游慷慨多大節時天下多故流賊勢益張與侯講明忠義爲守禦計及李自成據三秦破榆林將犯京師侯知勢不支慷慨泣下謂都尉曰國事至此我與公受國恩當以死報甲申正月帝召侯與

史記

卷十四

三

都尉問以國事兩人對曰宜蚤建藩封速遣永定二王之國一封山東以屏翰神京一封四川地險而富可以爲後圖上是之以內帑之不果行三月初一日賊警益急命文武勦賊分守京城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耀守城外永定門都尉守內城崇文門侯以繼祖文耀皆城守未有職事十六日賊攻西直門勢益急黃尼麓跟路至謂侯曰城將陷君宜自爲計杜夫人聞之即命婢簡箭繼於樓上作數十環命家僮積薪樓下而急遣老僕鄭平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於樓也都尉著曰戎服束弓矢匹馬馳見侯哭拜於地曰城內無守外無援滿城皆賊黨且久破矣吾輩惟一死爲厲鬼殺賊耳特與兄訣即馳去明日繼祖自東安門至與妻訣亦貯薪所居樓下念太夫人年篤老不可俱燼匿之申湛然家而以文昭付蒼頭文昭不肯去十八日帝遣內使密召侯與都尉侯歸曰母曰有詔召見兒不能事母毋拊侯背曰太夫人既得所我與若妻妹死耳復何憾侯乃牽文昭手曰汝幼可無死當逃去得奉太夫人延劉氏祀也兄弟相泣拜而都尉至遂同侯入見時外城已陷上曰二卿能糾家丁巷戰台二人以策奪

不敵對上慘然良久泣下曰朕志決矣都尉奏曰臣等已積薪第中當圍門焚死以報皇上主曰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命二人且歸十九日文昭方待母夫人飯家人直入大呼曰城破矣文昭飯盤脫地直視母夫人母夫人遽起登樓文昭從之侯妻及夫人二女皆登夫人復下樓移二菊盆抵門而上虞妻及次女首已入纓夫人撒其乘而氣絕又炤入纓氣急不能死掙纓而下杜夫人懷絕墮血澤落伏板吏長女扶纓睨目視母文昭撫母背號曰兒不能死矣從母命留待太夫人遂逃去長女九縊不死杜夫

史外

卷十四

三

太六縊絕長女見母死及自縊樓欄身倒撞下樓高樹落死而復蘇見蒼頭傍問曰汝非鄭平乎取金條驗符平曰掖吾登樓以是酬汝平指園中井曰死此可也曰吾與母婢妹有言矣魂魄相守死後焚樓勿令賊見吾母死屍今死豈可違其言乎掖之以登遂入纓平以纓束耳後始絕平下樓縱火府第盡焚侯同都尉坐崇文門見賊賊射殺之俄而賊大至侯顧都尉曰吾與君畢命此黃尼樓在側曰滿城皆賊守此何益當速歸焚府第也遂各馳去侯至第火烈不得入走省瀛國太夫人於申湛然家黃尼

樓亦至曰鞏都尉焚府自刎矣侯頓足曰鴻圖先我耶將投井忽顧影曰戎服也不可見皇帝湛然脫已憤與之憤小不可冠尼麓曰何不裂幘憤裂冠之乃段片死繼祖亦投井死先是繼祖妻左氏見大宅火知賊已入登樓縱火自焚二妾投庭井文耀見外城破突出至渾河開內城破復入見第焚大哭曰燿不死以君與母在也今生何為遂尋侯死所大書板井旁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圍門死者四十二人都尉之馳歸也時公王已早薨停棺內殿都尉豫積薪棺傍置主冠裳法書

史外

卷十四

三

名書於新臺及歸繫賊乘馬曰賊吾不忍殺實報吾所受不可殺遺賊困解鞍置櫓下見蒼頭在側曰汝留此何爲對曰待主人死都督手摘所服戎帽金頂與之命取酒至以一杯北向爵地拜皇帝一杯爵公王自飲一杯曰此示回報陛下殿下時也遂自刎舉火焚府第曰戎服上豫書駙馬都尉鞏永固死節九字無子一女許字襄城伯李國楨子某亂後歸李南下襲爵封夫人乙酉南京破隨李安置旗下李死某將悅其色欲納之令女伯父鞏永某往說女女誓曰昔吾父以女託伯父期城破即殺女伯父既不

能今乃以禽獸行汚我永基慚而退將以勢劫女矣夫罵
曰吾先帝之甥忠臣之女未亡人忍死以結荏爾種我惟
有一死遂勞面斷髮終不能犯後歸得事姑終其身是時
惠安伯張慶臻與妻子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焚死新城侯
王國典亦焚死宣城伯衛時春保鐵券關門赴井死英國
公張世澤清平伯吳尊周陽武侯薛濂博平侯郭振明永
寧伯王長錫彰武侯楊某皆死之與都尉同射賊楊兆陞
者騎馬都尉子也被甲馳突左右射與都尉相失矢盡投
觀象臺下井中死而湛然以距瀛國爲賊所拷掠終不言
母也乎

史外

卷十四

三

體孱弱以死而太夫人卒得全福王時諡侯忠壯文耀忠
果都尉貞愍文昭不屬其志流落以死

汪有典曰嗚呼勲貴之家同國休戚豈必刑白馬而誓河
山哉無所於解天之姓也感恩圖報市利之私君子以爲
已後矣然猶恃此以爲防也此侯與都尉之所爲可貴也
周奎爲烈皇后父太子至其家執以獻賊湛然於國家無
尺寸恩危難之際獨全瀛國至死不變豈曰徒以舊友之

史外卷十四終

史外卷十五 前明忠義別傳

張訓燭傳 附秦良玉

公諡令永寧宣撫司人故蘭會著崇明將也天啟壬戌秦崇明反遣公說游擊龔萬祿降公雅欲自拔封萬祿慷慨陳志願合力圖賊會萬祿戰沒即擒其僞丞相何若海率眾來歸崇明怒殺公一家夷先量詔授秦將景從大軍征討頗有功公忠勇善戰年七十餘馬上用五十石弓中必貫草軍中號神弩將軍爲賊所憚崇禎中累遷副總兵鎮川北七年賊入犯總兵張爾奇以公爲先鋒副將陳一龍武

三矢斬賊百餘人而還賊犯暑陽又擊敗之扼保寧漢中諸要害秦賊不犯十年賊李自成等陷四川三十餘州縣總兵秦良柱陣亡公獲免楊嗣昌之督師也張獻忠悉奔與安爲公所扼不得入漢中乃轉寇夔州十三年左良玉敗張獻忠於瑪瑙山楚將張應元汪之鳳乘勝逐北及之於木石壩斬賊九百獻忠走益溪于江河公與蜀將方國安追戰復破之獻忠乃由干江河之十二灣轉入柯家坪其地崇牙錯峙綿綿亘城彌漫山谷依阻其中公分其

軍爲五路負勇爭利賊衆我寡國安支軍後距取邊道得脫而公深入被圍若絕坂之中猛氣彌厲厲挽強時時擐奔賊勢應弦以斃甚衆而水遠士渴鬪終不解即襲迫張克儉竊軍入蜀謀於秦督鄭崇儉曰張令健將奈何棄之急呼張應元汪之鳳從八台山進賈人龍從滿月嚙進公方與賊鬪呼聲動巖谷內外合勢賊乃解去是役也公以五千入當賊數萬相持十三日戰得不沒雖救自諸將人皆服其勇云獻忠竄遁與歸賈人龍等追及之連敗走白羊而西與羅汝才合勢復振奮是時也賊勢既窮楚文武將

史外 卷十五

史感効命張應元汪之鳳賈人龍並秦將劉貴女將秦良玉皆擊楊茂選等既賊入漢中可一掃蕩陽以出秦劉元斌控荆門以禁旅地勢相犄角督師樞樞兵三萬餘人張伯麟解餉至者八十七萬幕府如雲繼成萬元吉皆奇士有智謀故總兵猛如虎以白衣從征自効又加以左良玉統其方張此數人者一志專力賊旦夕可破而楊嗣昌虛狀自用且楚人不欲賊一騎蹂躪一見賊之去而西也則以楚地爲不足即謀以蜀困賊川蜀撫麾下之強者驅諸之以餉他蜀撫部提秦提羽卒一萬守重慶恃公與秦

良玉爲左右手遣公守黃泥窪而秦良玉史記曰陸遜之罷官歸提春使按行諸營秦良玉冠帶自見爲遜之罰酒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遜之問故秦良玉曰邵公移某自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十四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勢矣賊在歸巫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鐵騎建飯而下張令敵次及我我破向能救重慶之急乎且聞邵驅賊入蜀無恩智皆知之邵公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已而公與秦良玉果敗公性輕敵有賊策一驢

史外

卷十五

三

於山呼其壘曰誰是張將軍公易之躍馬出賊曰若善營今月相報矢中項以殛秦良玉置騎見撫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之卒可二萬我自領其半半餽之官足破賊提春見副昌與已不相中而蜀無見糧嗣纂之人詎可信遂謝秦良玉計不用嗣昌卒以失事糾提春論死秦良玉者石廷宣撫使馬千乘妻兄邦屏邦翰皆以援遠力戰死千乘爲蜀民所訟瘞死獄中秦良玉代領其眾良玉在入僂膽智善騎射素通詞翰儀度嫺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生蕭然所部號白桿兵爲遠近所軍遜之拔行其營與論

秦良玉有勇義一婦人兵事謀曳其袖良玉引佩刀自斷之其肩持如足張獻忠史記曰陸遜之罷官歸提春使按行諸營秦良玉冠帶自見爲遜之罰僭號四川良玉號咤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婦人受國恩二十年不幸至此其敢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殺無赦獻忠鎗金印齎之見其宮不爲解賊黨無敢入其境者於是秦良玉亦死

史外

卷一五

四

萬里行嗚呼國步艱難之際至無男子區區一婦人且出自外微豈不慙哉茲文信國所云男兒若不平強寇死愧明溪聖七娘者乎

周忠武傳

公諱遇吉號萃巷遼東錦州衛人世襲指揮使精悍驍勇善騎射在邊每戰必先而撲賊賊言笑同官多譴之獨以敬自持不與押至言及寇禍則慷慨奮張目皆盡裂雄風猛氣一座辟易以勦賊功歷官太子少師中軍都督府左督鎮守寧武軍武寧武與大同宣府居庸等關俱爲京師保障行鎮以禦兵而寧武則尤爲三關扼塞公愛養士卒同甘苦由是兵甲於諸鎮他號爲總兵者率玩賊苟全非所取望也李自成陷關中長驅至太原叛將陳尚志逆賊令副之外 卷一五 五

將熊通說公降公怒立斬之傳首京師併請救兵時甲申二月十二日也先是山西巡撫蔡公懋德貽公書約公死守寧武以扼賊於北已死守太原以臨賊於東牽制賊使不得逞以待援師公慨然許之列兵關城下氣吞賊已而太原陷公頓足歎曰今之北扼賊者獨有寧武選精兵數千以忠義迎擊賊當是時賊至忻州官民俱先降遂攻代州公時守代州出奇奮擊連戰十餘日殺賊盈萬賊合諸路進攻公兵少食盡退守寧武賊逼寧武驅大隊轉戰公據其中堅復殲賊精銳自成怒圖之數重當此之時賊

衆十萬公所將馬步卒僅三千餘殺賊無算流血成渠賊於是傳檄五日不下且屠城公復用大礮擊賊萬餘人會火藥盡而外援不至或言賊勢重可欵也公曰戰三日殺賊且數萬若曹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曹可無恙則益奮勇殺賊數千密令健兵伏於巷門誘賊賊入城則下關伏兵四起殺賊無算鎮城大振擁兵環攻四晝夜力不能支賊始公拔刀徒步衝突賊中當其鋒者皆死因奪賊馬復振執大呼聲震屋瓦殺數十賊賊射馬蹶則又步戰矢盡甲如蟬毛賊衆刺之仆

史外

卷十五

六

大叫罵賊身中數十創噴血高丈餘死夫人劉氏蒙古人聞變縱火焚居舍踣馬彎弓率家童百人巷戰從辰至未殺傷千餘賊矢絕赴火死無一人降者自成檢被殺衆帥數十人他羣賊七萬有奇殲屍二十餘萬而城中兵民咸感公忠義無大小皆不爲賊屈賊恨甚遂屠之公既沒賊憚公餘威集衆計曰寧武雖破受創已深自此達京師尚有大同宣府居庸諸鎮各捷兵數萬盡如周將軍必有子遺哉吾其回陝少休也南班師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通居庸總兵白邦正併昌平文武迎表義主賊於是

無復顧忌直犯閭矣京城陷之後賊多半面與失手足者皆軍武所斫傷也咸謂告人曰周將軍真好漢殺我等數十萬人使守將盡周將軍焉王安得到此

正有典曰嗚呼公之死難也其說不一或曰賊薄關時公

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退有爲賊策者曰我衆彼

勢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無不勝矣請去帽爲識見賊

帽者擊之通出戰不二日可殲也賊引兵復進迭戰脫帽

以自別公兵大敗被執磔於市或曰公入關登陴堅守有

某者知勢不可爲恐城陷遺戮又不敢言降給之曰軍武

史對

蘇軾

北

爲京師復門之笑則大事去矣彼衆我寡不能久持尚有

家卒變歸百人在外盡絕出城將之再背關一戰或賊畏

其英雄退去爾未可知公信之甫罷下卽大呼曰周將軍

出降公豈棄素士連斷索賊爲果降也方行招撫公力戰

死或曰賊縛之教場旗竿上亂箭射之共轎其內或曰自

刎死而要之以一隅有限之兵殺賊數萬如林之衆而將

軍死夫人死將士死士卒死其爲殺身成仁一也公

死賊猶彈其威至嚙指奪氣則公之效命疆場者至矣屈

大鈞甲公詩云百戰不緣飛將失九門何自內臣開蓋公

之生死繫神京之存亡如此豈細故哉

史對

蘇軾

八

邵郡丞傳

公諱宗元字景康號又芝陽山人崇禎夫白貢生官保定府同知署府事甲申春李自成圍保定新太守何公復始至以印讓公曰吾已誓死而人勿以臨敵易主權衆心也遂與故光祿少卿張公羅彥等糾鄉兵二千人登陴固守當是時督師李建泰抵保定與賊遇陰有異志矣而公等皆未之知賊陷京師遣僞將劉芳亮射書城上誘降建泰得之召衆傳觀其書曰國亡矣復爲誰守公勃然曰吾輩受國厚恩宜以死報安能視顏向何家求活耶建泰趣何

史

卷

九

公叩迎降何公曰太守未嘗有印也卽有必不爲此用問公公頓視其肘涕泣被面大呼曰曩知府來不受印宗元所以不圖議者以守城之議倡自宗元也此時卽知府守印亦不與兄聞部將却取之以授賊乎因目建泰數之曰嗟乎宗元一江北老貢生耳位不過邵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忍背主苟活聞部固名印科受任將相繼不自愛惜獨不記出師時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耶顧義心若此建泰惶目無以對獨夜縋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明日城陷公挈印投城下爲羣賊所執搜得其印

欲奪之公大罵國不與遂爲賊所殺猶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取以去何公立碑前自盡死張光祿兄弟婦女數十人亦皆死而建泰竟率其麾下降賊矣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仕宦獨尊進士禍亦莫烈於進士士由鄉貢起家卽自樹立無有推轂至公卿無論公卿亦少有至牧守二十石者進士則進抗而退難幹舉易起結誤易復失職敗節可歸罪爲功其力至於顛倒一世之刑賞是非而不以爲難以故進士之黨益固勢益橫稍不入其黨則排斥禁錮流竄不遺餘力正人既去益靡顧忌

史

卷

十

易心蒙面宗社河覆君父可忘而進士之好官必不可失人謂明祚亡於闖亡於賊而不知實致千百輩庸惡陋劣之進士丹心一力居奇貨而趣之也公之老貢生與李建泰名甲科賢不肖相去何如一印尚惜肯以天下予賊乎進士之偏重流極若此可勝歎哉然如何公卒亦何嘗非進士也何公益以崇禎甲戌及第山東萊州人字見元云

張光祿傳 附張羅俊等

公諱羅彥字仲美號二酉清苑人崇禎戊辰進士由行人歷吏部文選司郎中晉光祿寺少卿罷歸甲申三月流賊李自成破居庸將逼京師上憂之臨朝而歎大學士李建泰前日諸臣不職以貽社稷憂臣西人知賊中事請督兵四行拒賊衝濟則祖宗之靈也否則以死報陛下叩頭泣數行下上壯之以特牲告廟授節鉞備法駕親御正陽門宴餞之所所龍過之者甚盛已而建泰聞賊陷宣雲懼怖再出國門卽以疾爲解不能軍陰遣左右通賊馬岱者保

身

卷五

十一

定總兵也介而見公曰賊分兩路來任珍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關臣督師遲延觀望我所統者僅二旅之衆賊圖之無援則立敗城陷誰爲蔽神京者吾當出鎮靈縣居衝要以待敵請殺妻子決死戰城守之事惟公任之公曰諾旦日岱果焚其妻子十一人率師去公則果負氣小從父都督僉事純臣歷行間習兵事先是家居時城守事都中徽推公主之給事中時敏奉敕過城夜半呼門不納敏効公撫司城鎗上獨重公詔勿問聲名震天下以故岱推奉公則同兄觀政進士羅俊弟武進士羅輔諸生羅善羅

詰羅士諸都庭與攝府某同知邵公宗元及後衛指揮劉公忠嗣至城守事收召鄉兵得二千久與郡人故工科都給事尹公洗故邠州知州韓公東因故平京通判張公維綱諸生韓公楓等刑牲盟北城上誓不與賊戴天會總監方正化舊守保定有功至是與新知府何公復先後至則益相與協力城守李建泰自聞宣雲之陷既已陰通賊而所統軍復道潰僅親軍五百人率之抵保定保定人聞建泰之過東光而殺掠其民人也拒不納建泰因監軍御史金公毓峒求入金公固不知建泰與賊通則率之入公廨

史

卷五

十二

其下屬登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公撫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守者劍砍之怒目髮上指衆譁聲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爲三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會聞京師已陷公與邵公等哭曰曩止城守今日則復君父仇矣各飲立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賊穿城濠涸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賊大攻西北陬守者奮殺賊無算賊繞城諦守者尤切齒張光祿隨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誰與守建泰得其書欲開城降衆呼齒大罵數建泰罪吳登震天地

益傳令擊賊當此之時賊見城守嚴大呼張光祿攻益力
舉大礮擊城鉛子如飛^{敵次將}壁蔽天穿屋破壁者人門燬燬而
士卒饋食傳令者皆偃偃循牆行無懈心芳亮怒目殺其
僞將數人期必援而建泰與賊約項上插白旗爲號舉火
西南隅令親丁馳殺城守人城上亂城遂陷公闔門死之
而保定一城人盡殉焉先是公大書聽事壁曰光祿寺少
卿張羅彥義不受辱誓死井亭及是視其妻趙氏妾宋氏
錢氏及子晉婦師氏入井畢取鏡照面寫一忠字乃自殺
賊至亭見公戎服斑斕怒目按劍爲錯愕狀不敢仰視有

卷之三

十三

太守公屍不去一賊耽足過犬嚙之絕其指賊愈駭乃
藉藁埋之先是公夫人趙當城破時語公曰予忝受朝廷
誥封願與君同死乃結雙環於井亭先引環環絕墮地傷
股落二齒及小姪匍匐入井是時子婦及妾已死於井矣
自投而下踰一日夜不沉家人聞井中有聲出之復索刀
欲自裁家人防之不得復倒投於井旋浮水上又不死越
兩日夜隣人挽之出曰夫人環不能死井不能死此天欲
以孤付夫人也是時晉幼子華宗尚存乃匿空室中已而
潛出城以免羅殺賊刃脫兩手抱一賊齧其耳血淋漓

口吻間大呼曰我進士張羅後不降者我也賊刺殺之
諸生投井死羅善於城危時諒伯仲兩兄曰吾家有慈母
豈可無義士城破是公後趙并知有婦女在懸何法
歸投其室前井死妻高氏攜三女亦不羅^{我元子}初欲保伯仲
潰圍國後舉羅後不從賊至羅執引弓射賊賊應弦而倒
矢盡躍馬揮刃從城上馳下砍賊賊圍之翌屍死妻曰氏
獨初夜二子一殺井死伯母李氏年七十四罵賊死羅妻
妻高氏羅婦妻王氏猛死張妻徐氏張妻劉氏并死
羅婦無子恐無嗣出亡鄰人義之賊購之甚惡卒無存應

卷之三

十四

者蓋張氏閨門死者三十有三太云劉忠嗣先城未破
日召妹楊千戶妻歸家同妻毛婦王暨女授以弓絃令曰
盡身仍登陴城破被執猶奮賊刃殺兩人刺目刺鼻以死
韓東明投井死子仲淹射賊墜城死張維綱罵賊死韓
同妻王氏死尹洗何復金毓嗣即宗元方正化等皆死之
馬岱之守蓋縣也勢不支聞城陷士卒皆欲散泣曰國破
君亡無所歸所佩印吾不忍委諸棄中付汝等任所量自
刎弗殊賊將張洪傳而致之自成自成以其將死也釋之
尋爲僧不知所終毓嗣宗元皆有傳其餘殉城可指數者

則有左衛巡捕指揮文運昌同妻宋投井死舉人高溥死水孫從範張雨暈死刃貢生郭鳴世聞城陷來巾端坐賊入持棒擊賊死刃諸生賀誠家人勸更衣誠曰吾乃忠臣之子今更衣逃何以對先將軍於地下衣巾同妻文死并何一中盡焚所讀書同妻趙暨子死并王之姪於二十三夜置酒飲妻子曰士不可辱婦女尤甚再圖家庭之樂則在泉下矣痛飲歡歡戒骨肉勿舍待旦城破同妻齊暨三子二女俱并死其世職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靖呂九章李昭李一廣千戶則有楊仁政李尚忠紀勳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等道府京朝有劉朝卿劉悅田壽敬王好善羅忠武王兩和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同子之垣戰死副總兵呂應蛟殺死武進士陳國政并死忠順營中軍某儒秀把總申錫郝國忠中衛鎮撫管民治王傅沙潤明材官主簿議醫官呂國賓王鑣王之瑄殺死文學則有杜日芳王松馮澤王胤嘉吳斌韓廷珍楊善譽何光岳韓紹淹顧學曾王敬嗣王繼桂趙居晉王昌祚孫誠趙世珩楊拱辰王建操阮積學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義民則有劉宋回不屈迎刃死田仰名與劉自重俱互殺其妻

鄉民曹氏乃同縊死楊強子刃賊勢屈刎死張子善不屈縊死鄭國寧擊賊不中李繼倫罵賊王提張智劉養心朱水寧胡來獻儒士則有劉子璉王景耀黃棟等或罵賊被殺或自縊死而婦女之殉節其縊死者則有諸生高樞妻王舉人高桂妻劉錦衣衛千戶賈詰妻霍監生賈鴻妻高王允慶妻徐陳善女陳諸生賈雨梅妻孫王爾爵妻劉張弘業妻王賀良材妻曹劉兆貞妻吳吳守默妻潘張映星妻李并死者則有進士王延綱妻張舉人張爾輩妻唐諸生陳禧王母張母楊妻常妹諸生金縷妻陳王傳芳妻劉史外
王延初妻賈劉弘妻王王繼妻劉阮積學妻何王繼桂妻張朱時中妻李抱女何有本妻唐王德元妻何何光岳妻師文斗光妻李高陽諸生馮某妻陳陳國政妻張王洛妻王楊佩奇妻賈張妻陳榮崇位妻梁賀謙妻張賀謙妻劉張玉妻李阮銘妻劉崇鴻妻劉張張妻裴孫誠妻許劉文耀妻劉抱孫女存姐李奇芳妻王劉鳳柱妻張抱姪治道曹儒俊妻李張爾遜妻顧郭奇讓妻彭石文光母施妻任石武光妻任張文燦母湯張邢政妻某張濟愚妻王李逢陽李李王鎮邦妻楊齊弘讓妻喬齊弘勲妻于安那

母張申錫妻王王惟一母倪韓有金妻王王朝卿妻宋黃口
妻齊榮宗智妻張何光增二妹連如二女劉世安母王王
文明妻李梁蓮芳妻王董秀妻燕死水者王傑妻董死翁
者王崇化妻趙同二子罵賊死者師遠妻劉以身衛大常
悅母李湯榮元妹賊擒不從師怨妻劉阮銘王母楊是爲
甲申三月二十四日也是日婦女殉城者最多死水有
井十餘人凍數十人者凡城內有水處婦女尸皆填滿
姓氏皆不可問矣

汪有典曰鴛鴦明之亡也殉節者衆矣而保定爲烈耶公
之門同盡尤樂舉也公兄弟六人居不析產羅俊少娶
雙碧女既貴顯終身不置廢妾蓋砥礪名節如此致命遂
志不虛耳保定後京師五日而亡同時死難者數十萬萬
人賊三日舉之不能盡忠魂義魄不可得而詳書矣嗚呼
治不盛哉

金御史傳 附金振孫等

公諱毓嗣字鶴仲完縣人萬曆乙卯舉於鄉益二十年不
第而志愈堅從子振孫豪邁召氣多才能文章精騎射與
公深相得是時國家多故東林復社諸賢既廢斥不用而
軍興繁費所在騷然諸將玩愒縱賊中原挺解兩人者論
次當世事輒扼腕拍髀流涕嗚咽恨不得一當也崇禎七
年公始成進士官中書舍人遷湖廣道監察御史則是
上疏請寬征徭誅黜將伸士氣清銜旬日間凡四上而
四報可出按秦川賊望風遠遁留三年以代去當是時賊
將牛金星顧君恩等方謀欲進關叩窺京師而秦督孫公
傳庭遭柿園性賊之餘屯田鍊兵軍粗集期遲久習熟乘
敵而後圖賊而廷議催戰之檄屢下公急爭之曰秦兵驕
悍將賊屢倉卒出師勝負未可知禍若延秦秦亡而天下
去矣疏奏不允初賊之起也剽掠無大志自汴梁既陷始
欲鯨吞天下然猶重視關中不敢北也未幾秦督之兵潰
而關中不守賊遂長驅西指據長安破居庸屢尋犯關矣
上念賊勢迫近而朝臣急門戶爭虛名建牙之吏不足任
討賊臨朝而軟閣臣李建泰願輸家財佐軍而自以身當

賊上則以建泰爲督師詔公監宣大軍宣靈告陷隨奉命督禁旅往扼畿南要害公冒矢石馳守保定保定距京三百里而近亦畿輔重郡也先是建泰兵過東光不戢士民閉城拒建泰怒雷攻三日克之剽掠剽於賊至是抵保定保定人不納建泰仰而大詬曰我關部重臣奉命征勦不幸譴其伍今賊東西來我孤軍重餉難與迎敵且朝廷命我便宜行事我守保定再議徵勤王師天下事猶可爲也當是時建泰已陰通賊而公固不知則因其求入且有賜劍也乃謂張光祿羅彥曰我等不可使關部陷賊開城納

更外

卷之五

二十九

之明日賊大至公馳見張光祿曰此與公廟食之地也遂相與據血定盟而撫守者皆曰勉之戮力固守爲京師捍衛睢陽之烈在此時矣即日散家貲獨士分守城之西門是時振孫亦以騎射舉於鄉矣相見泣下士卒見者亦泣有以飯羹餉者振孫厲聲曰賊此朝食即挾矢登陴連射殺賊將數十人賊恚而圍益急於是公夫人王攜二子屬振孫之弟肖孫曰夫子一旦有變我不肯爲未亡人爾惟善護兩孤毋絕夫子祀又檢冠帔金飾口此天子家物當爲天子家用之傾篋送公獨士卒聞者益泣下賊圍

城百計誘降不得偵知公與城守相顧失色曰此固曩年按秦金御史也從天來耶欲引去初公之按秦也駐洮河

引去三字伸詞有原委

新故

西寧間特賊兵方窺臨洮畏公不敢進志曰金毓嗣不死則堅耳何爲久居此耶至公去後而衆兵始入境上噪嘆悔不久任公於秦賊既畏公欲引去會聞京師陷遂雷攻益力公於是集城上語衆曰京師陷正臣子盡忠報主特待四方勤王兵報君父仇在此上谷一片土矣公哭衆亦哭聲震原野懸大銀牌數十於高臺令擊者自取於是士卒奮勇死矢擊傷賊無算爭取所懸牌殆盡又出其爵厄

卷之五

卷之五

二十九

聲帶以勞師建泰仰天歎曰此舉無唯賴免夜三更城中軍郭中杰李勇絕城至賊營獻城分兵開西北諸門各塞欄柵黑纓白甲軍盡殺城守大方正化者固章也監保定營此之時拔刀上馬顧謂左右曰朝廷謂我忠勇命視師此城吾力不能守雖死亦負忠勇矣且朝廷三年天下半壞於吾輩宦官之手吾當以一死稍稍爲奴僕生色耳躍馬上城黑纓白甲軍從後斷其頭擲城外招賊建泰復遣使持一矢招公公且走且手折其矢厲聲呵責使者有綠衣賊尾公入三皇廟公奮拳毆綠衣賊仆之遂

北望叩首曰臣不忠今待罪泉下矣抱監軍印趨廟前舌
并死夫人蕭孫婦陳與其祖母張母楊嫂常畫投於井張
抱孫於懷同下侍婢桂春四人亦從下振銀鎗金鑿使
釗立城西樓大呼曰我金御史姪振孫也城頭殺賊將者
我也揮劍殺賊數十人力竭不屈支解之肖孫匿公兒慰
孫憲孫曰我勿負王夫人言旋亦被執極刑掠問公後
抵死不承故二子得免城既陷建泰緋衣八座白梃前導
呵殿衛人出敕印賜劍并帑銀數冊詣芳亮納降而故御
史尹公沆分守北門芳亮執至將屈之且索金尹公植立
大罵因建泰數之建泰笑曰汝等不信本部院言而妄
聽金御史致有今日猶不悔耶會有僧善芳亮者爲尹公
求免尹公厲聲曰我大明都給事也吾城人人皆樂死彼
刑餘之夫武弁巾幗輩且義不苟活而我獨生乎正悔多
此一日不死耳賊怒縛至西郊殺之全家自焚死而建泰
隨芳亮去賊敗歸

本朝爲內院學士未幾罷歸與總兵姜壤謀叛伏誅

汪有典曰嗚呼明之亡內外臣之力而保定則建泰實尸
之卽建泰保定亦亡其述也則建泰實趣之建泰爲祭

酒時談說忠孝聲動六館讀命督師意氣激昂豈不居然
大丈夫哉顧卒與公異趣何耶君子是以痛惡夫聞太師

李總兵傳附尤世威等

公諱昌齡字王川鎮番衛人起家勲爵崇禎十二年爲巡
綏總兵數有功以剛直罷徙居榆林十六年李自成陷西
安傳檄榆林招降巡撫崔源之總兵王定懼棄城走於是
兵備副使祥符都公任督餉戶部郎中黃岡王公家祿副
將惠公顯潘公立勲與諸將及士民集議禦賊參將劉公
廷傑曰賊雖破西安三邊尙爲國守吾榆林爲天下勁兵
處一戰必奪其氣然後約寧夏固原爲三師以進進賊可
破也素以延綏寧夏甘肅爲三邊延綏之屬有四衛曰慶
陽曰延安曰綏德曰榆林榆林與河套接壤東接山西偏
頭關西至寧夏相距二千里而遙北濱黃河南以邊境限
之自古郡縣繙錯其中明初卽唐受降城故地營東勝路
河北以衛套中已棄東勝不守則河套遂失而鎮兵駐綏
德苦遠制非便乃移綏德重兵鎮榆林榆林遂爲大鎮其
地多沙漠民不事生產大抵荷戈從軍俗尙雄武而多將
材有氣節視他鎮爲最方諸人之議禦賊也府谷尤公世
祿世威兄弟皆故總兵亦家榆林懷臂前曰受國厚恩敢
不執義接梓鼓以效死王公世欽故山海關總兵也曰

今日之事死戰而後可以死守苟不然者非丈夫也累此
憤激瞋目擐甲登陴適延安人舒君唐與賊將黃色發先
後以白成手書來說降且賁五萬金犒師衆從城上遙譟
之曰吾榆林之人男不知耕女不知織縣官轉輸以食我
垂三百年矣忠義節俠著於九邊肯爲賊屈耶賊稍稍退
當是時衆酋適爲軍事無統紀咸推公署總兵事公
於是舉手揖衆曰事急矣諸公見推昌齡何敢讓遂歷血
誓師令街巷各聯絡大社習兵而與諸人定分地以守曰
南城樓爲備副使都任戶部郎中王家祿副將惠顯參將
劉廷傑故總兵尤世威定邊副將尤翟文坐營遊擊李英
設守而故保德州知州鍾乾健佐之曰東南城隅右營遊
擊劉芳馨姬維新設守而安邊參將馬鳴廉佐之曰城之
東南觀遠樓副將潘立勲故山海關副將楊明兵備中軍
柳永年火器營都司郭遇春設守而某官某佐之曰東城
信地樓故永平督餉戶部郎中張雲鶴設守而故西安參
將李應奎佐之曰前東門空心樓故山海關總兵王世欽
右營遊擊尤養醜設守而奇兵營中軍楊正驊佐之曰後
東門樓呂歸設守而故天津總兵王學書故孤山副將王

永祚佐之曰北城敵樓故真安州知州彭卿設守而某官
某佐之曰後西門樓及水西門樓故柳溝總兵王世國故
山海鐵騎營參將尤尙設守而故鳳州知州柳芳佐之曰
新深門樓故遼東總兵尤世祿故山海關總兵侯拱極設
守而左營遊擊陳二典故湖廣監紀趙彬佐之曰街巷定
邊副將張發旗鼓都司文經國等各督巡毋怠當是時簡
卒乘繕甲仗各出利財佐軍人人奮勇氣吞賊先是賊將
至或告公曰公罷官久無軍旅之任且此土非公之鄉也
盍去諸公曰賊至而遁非勇也見難而避非義也果此城
不守吾當與之俱死耳故公既總兵事諸將賊用命無
不一當而時時出兵大戰新獲無算賊懼而辟易然賊益
大骨賊之起也多西人自謂榆中父老皆其鄉人度不顧
兵而下已而見城守堅殺傷者衆則悉諸營兵薄城城三
面倚山一面臨河城北有護城墩五相爲犄角賊不敢近
而東南山阜參差祠廟林木隱蔽賊依之而軍而海潮寺
尤逼城下賊入其中潛爲地道穿城爲故總兵侯世祿與
莊子侯洪極所覺亦穿地截之賊乃於沙上起飛樓與城
樓相對客石交至尤世威與其從子尤翟文自南北出戰

於榆楊橋賊乃却翟文戰死東城亦懸壯士出擊賊賊披
靡將退守綏德諸益帥而城中有奸民舉火應之賊復環
攻越日南城將穿都任撤屋材爲重城以備缺又越日城
陷士女皆登屋巷戰刀楯之聲不絕是爲崇禎十六年冬
十一月二十七日也都任被執見賊帥賊帥曰若固壯男
子苟降無憂不富貴任怒罵不絕口遂遇害王家祿聞急
令將婦人運水灌城水厚數寸賊不能攻及城陷自刎死
劉廷傑被執賊語之曰若能降仍以若爲大將廷傑大罵
賊怒支解之廷傑殺德久既死父副使袁鼎聞之不哭曰
吾有子矣其從弟廷襲來榆林收其屍而瘞之且哭曰伯
兄死吾何獨生爲故遂投雲巖闕死廷襲妻高氏撫遺孤
荷長一日泣告其子曰我所以偷生者憐女耳今女已有
知識吾將去矣遂不食死意顯清閨世家子其伯兄曰世
揚宦至九卿初與楊忠烈左忠毅參名白首名德負海內
重賊之破西安也世揚爲賊脅節節受僞官顯少爲諸
生非其好也已而棄去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綏副將城
破被擒賊語之曰若固世家子而有武畧且爲世揚弟能
相從則權將軍可得也權將軍者賊中領兵之最尊者也

顯大罵不屈賊怒亦支解之其從子漸時為縣守賊亦
罵賊死漸世揚子也而公與尤世威王世欽王世國曰太
俱以檻車送至西安距西安四十里曰回軍店四人湊浴
更衣日將以下見祖宗也既入賊庭挺立仰視天賊欲跪
之不屈白成曰諸公皆名將助我平天下取封侯可乎公
等罵曰汝驛卒敢大言侮我自成本迎川驛馬夫故呼之
曰驛卒欲以激怒自成使速殺之自成笑前解其縛世威
叱曰勿前汚將軍衣自成怒命斬之公等臨死歎曰吾輩
不早殄此賊致有今日重死有餘恨先是王世國傾其家
貨招套人為援而撫邊中軍馬應舉亦以孤城不可獨守
乃往河套乞師套人至榆林西門見賊勢甚盛不敢敵遂
引而去至是賊入殺應舉懸首於凱歌樓當是時同死者
里居則指揮崔重觀散家財聚眾於漢壽亭侯祠喋血誓
死以死守城破重觀至家焚其餘積曰毋為賊貨也賊
怒殺之右營材官張天敘指其圍果曰吾不能殺賊亦不
可餉賊也焚之而自縊於庭衛李耀李光裕者皆材官
也耀守拒矢數十巷戰每發輒應弦而倒賊不敢近矢盡
乃自殺光裕赴家人俱自殺而後死中軍劉光裕罵賊死

指握黃廷政與弟子戶廷用百戶廷弼奮力殺賊同此十
戶賈世魁陳衣冠於庭取家世承襲燦文置案上焚香東
向拜曰臣力竭矣更衣深衣與妻柳氏從容自縊指揮傳
佑與妻杜氏戚武守備苗青與妻凡氏皆自縊里居戰死
則故西安參將李淮使其妻女自縊率子挾刃刀搏戰殺
數十人而後死百戶馬鳴節舉火焚其妻擊出持刀巷戰
殺十餘人力竭顧視其家火正烈亦赴火死緩德衛管屯
指揮鍾茂先知力不支先置二匕首於左右蔽膝中賊入
茂先家茂先佯勞以酒乃左手捧觴右手揮匕首割賊賊
負傷走茂先遂殺其妻承而自縊其他里居戰死與在官
死事并廉將守城死名已見前或不及備書者文武將吏
皆致命遂志無一人降者而諸生則陳義昌沈澍沈演白
拱極白舍章屬賊死張連元張連捷李可柱胡一魁李亂
祥皆自縊死商人張禮亦罵賊死而延安衛人台元者當
賊入城時兩手握大石欲狙擊賊隣人恐禍及縛之同至
家不食五日死其中婦女之就義甚烈有姓氏可記者則
榆林衛右所掌印石戶楊坤妻柳氏教授徐可徹妻潘氏
兵衛副使巡捕官喬國雲妻劉氏趙之珍妻馬氏吳伯裕

妻王氏以石自碎其首不死乃縊諸生劉伯新妻張氏攜

二女投井死管登魁妻傅氏攜幼子投井死中軍劉永昌

妻高氏先永昌死崔國安妻米氏王世欽妻高氏榆林衛

百戶王伸妻高氏高謂長婦曰吾寡居不見姻親中一男

子者十餘年矣今肯見賊乎攜長婦投井死賊退殞之閏

三月合葬於夫之曠敗棺視之香間數里吳守中妻楊氏

楊家饒於貲以寡婦督子及孫年十五以上者皆操戈登

陣躬著布繭日夜備緹緹以餉守卒城破投井死年八十

餘矣凡一城中婦女死義者數千人井中屍滿賊屠其城

遂攻陷寧夏慶陽甘肅二邊皆入於賊榆林爲天下雄鎮

兵最精將材最多然其地最瘠餉又最乏士常不宿飽乃

暴義殉忠志不少挫其忠烈又爲天下最盛事聞天子嗟

悼將大行褒恤國亡不呆

注有典曰嗚呼賊禍始於秦而釀於延撫朱童蒙之股創

雖以榆林雄鎮文武將吏一力一心終陷於烏合之衆豈

天眷有德特生右輩爲之驅除而寡義殉忠者徒自捐

其軀命已乎然則惠世揚之流晚節敗路百世當年芳臭

不倖矣

卷十五

卷十五

史外卷十六 前明忠義別傳

廬州忠義諸公合傳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寇禍徧天下名都大邑過輒屠掠或一至或再至三至計一邑死者無慮數百萬人然大抵逃生而倖遇寇死或乞殘喘於賊而卒不免死其卓然以忠義自命堅確不移自辦一死非死無以遂志者十無二三焉此二三人者類多以門戶衰落于孫賁賤不能自達於通才大儒以登諸琬琰而又無故知出氣力以表彰則日就澌滅離精英昭裏飛揚愴悽於酸風苦雨之中不自湮沒而仰而傳之者鮮矣至於不期死而死與乞殘喘而卒不免死者則往往雜出於求金索米之夫揚厲鋪張概與矢天誓日斷脰決胸抗節諸公比烈如野史雜記傳誌碑版不可勝數

本朝

列聖特於前明忠義諸人極爲崇獎而珥筆諸公亦悉心甄綜歷百年始有成書可云慎矣吾廬殉難者頗衆而正史不概見鄉大夫盧御史外如程大柰胡編修名僅附見而錢光祿則缺焉未書豈以名掛彛章不無遺議故慎重

不以立傳然比之匪人末路蓋行獲家錄者不少知不於光祿新也蓋兵燹之餘史籍殘燬人往風微無緣以聞則雖奇如子長遊攬遍海宇必有缺如之憾所云附驥尾以顯名者固亦無幾耳嗚呼賢士大夫之抗節猶尚有傳不傳之幸不幸如此況於匹夫編戶之氓乎作廬州忠義諸公傳

廬御史諱謙字吉甫號芳菱廬江人也萬曆甲辰進士任永豐令擢御史起按真定丁艱歸服除督學順天轉江西左秦政病歸崇禎八年以邑紳在籍城守死於難廬江廬

史外 卷十六

二十

屬邑地彈丸狃於承平素無兵守賊猝至衆欲棄城走公急止之曰四郊皆賊兵欲何往且走即遇賊遇賊必死死無名不如城守城守即不幸死爲天子捍圍死且不朽衆踴躍泣數行下曰敬如御史旨公爲人重廉隅謹然諾不苟營笑冠履飲食之節始終相較不失毫髮里黨嚴重公以故無敢違迂者於是率士民子弟登城禦賊壘家財輜衆不足則典衣銷帶繼之越數日奸人內應城遂陷公馳歸朝服坐中堂四僕侍側賊至逼公降公大罵曰吾朝廷大寮肯受辱於鼠狗若輩死亡無日尚敢凌辱官長耶殺

二僕身公公不顧鎗中左額不爲動右頰受一刃血淋漓復不動賊憤殺之馬猶不絕郡守章某謀其事欲以病死聞吾鄉少司馬吳公光義發憤具揭曰盧謙身殞賊鋒謀以病代無非以縉紳受慘則焚屑之禍益彰去而相形則守土之責莫謝不有表揚忠魂奚慰事聞詔贈光祿寺卿程大參諡愷字晦人合肥人萬曆己丑進士令平湖擢南禮曹出守東昌遷滇之布政司奏政之任見界石大書萬里雲南四字念母老妻然泣下曰吾不得爲王尊矣欲投劾歸會滇寇陸昌文等叛喟然曰王事多難吾不得爲王

史外

卷十六

三

陽矣星馳抵任設方畧討平之遂解組歸養壬午張獻忠寇廬州太守鄭公履祥知公饒方畧以城守屬公公毅然曰吾事也率衆堵禦甚力賊屢攻不能克解圍去是時寇盜蜂起中原大亂戶口八九流亡天子猶勤文事督學使者四出校士冀得人而驅當賊圍既解之後督學御史適校士至郡獻忠謂知之則令賊數百人僞挾書囊筆襲偏衣冠以入漏三下卷甲而趨之城上舉火以應四面環攻城遂陷道臣蔡如蘆合肥令湯登貴督學徐之坦繼城遁鄭公死之公奮勇巷戰賊衆大至遂遇害夫人高氏聞變

自縊死史公可法疏聞贈光祿寺卿

胡編修諱守恒字昂號吉雲舒城人崇禎戊辰進士授湖州司理舉廉吏第一召試平臺改翰林編修晉東宮講官乞歸養壬午張獻忠寇舒城時縣缺守令公與參將孔庭訓同飭脩庭訓兵淫掠舒人逐之庭訓怒而降賊教賊以衝柵穴城城穿數處公督守堙者塞之率衆死守凡七閱月賊盡夜圍攻射書城上約降公焚諸環復射書購長鬚翰林千金或勸之曰公爲賊耳目久矣割鬚易服疾入都當可免公曰我去顧令子弟獨死耶義不忍毀形以偷

史外

卷一

四

生吾不爲守益力已而城破賊執公好語之曰汝守土官耶無自苦公曰普天皆王土人人當守何論官耶大罵不屈賊以刀刺兩膝擗刺之洞胸死史公疏聞贈詹事府少詹事諡文節

錢光祿諱策字國獻號靖甫無爲人萬曆辛丑進士任南刑部主事性亢直遇事風發不避權貴東寧侯焦某子殺殺奕者李秋反誣以盜諸司畏勢不敢問公按其獄置東寧子於法登震南中嗣任職方郎中值柄淮漕者汰而暑薪除關小功唐通環鎮結朝譽公昌言糾之並二給舍

兩曹郎之附麗者其黨齊公出守黃陽而副總陳某怡兵
爲亂公裁以法收其黨不少貸不悛則抗疏劾之語連撫
軍公臨調回籍副總竟論如律回籍十餘年以勳卿召議
紅丸復忤要人出南閩晉光祿寺少卿復糾寺屬之頑離
職字者倡倡獄獄無所阿徇以浙撫推奸權素不業公多
方阻抑遂謝政歸壬午寇犯無爲公出方畧之賊少却
已而夜襲城破公列炬朝服南而坐開重門待賊賊至
欲降公公張目叱之曰若曹皆朝廷赤子恃亂如是乃欲
降光祿耶今日有死光祿無降光祿吾勢孤力弱不能斷
史外 卷十六

安衛指揮喬君允遷千戶張君國政耆民劉鉞等其文曰
奉簡書而治兵者虛擁齋牙遺羞巾幗視秦庭之哭耳如
不聞而援絕力窮城頭慘死乃在郡佐之大夫衛幕之散
員豈不慟哉守土之吏印累累綬若若平日苛政如虎不
復以百姓爲心一旦賊薄城下手足無措相與抱頭鼠竄
視民城如敵愾而奮不顧身手及賊聚正魁危坐誓死不
移乃在鄉士大夫二三烈升豈不慟哉號爲鄉紳者平日
以海內清流自負論長持短談說忠孝一旦臨難乃束身
就縛長跪乞哀俸金其就本之餘生爲節義名卿之辱而
登陴固守城破之曰視死如歸竟在守禮之子矜饒窮之
黎庶豈不慟哉予爲諸公勸士民勸而幾無以自解也爲
之請於朝如趙君之死城頭也或以爲酒醉或以爲疎防
太史胡君勳卿發君大參程君總旗趙君等或以爲激變
或以爲死遲予爲之辨雪而稟導大節乃果著於天地間
意諸君之死無憾矣如諸生江源洞等者民劉鉞等死不
一人死不一地即不能起九原之骨問其姓名要皆授白
刃而不悔衆玉碎無瓦全以視他人之偷生天地間突與
草木同腐者何啻霄壤然則諸生士民之烈烈而死亦何

飯乎嗚呼同時之殉難者程胡錢三公而外尚有若而人

今皆不可考矣而其見於志乘者若趙之璞金玉度喬元

遷張國正江源洞黃表赤劉銘等尚可考畧舉也

趙公之璞字連城合肥人廬州衛指揮同知分守小東門

五月七日城潰與賊遇四牌樓賊死

金玉度字汝若合肥人崇禎甲戌武進士體貌雍雍不

類武人守崇明回里寇至協守時雍門室家僅數十人巷

戰力屈死之

喬公說遷廬州六安人世居本衛壬午聞變將出拒賊家

次被圍此兒女幸何知投家而武功豈僅不饒領家發

題使儲門擊殺數賊遂遇害

張公國正廬州六安人本衛千戶壬午五月城變與賊

中流矢氣益奮復前死之長子斯美從死

江公源洞廬州六安人諸生精識兵州守偉其才史公按

六亦偉之城陷被擒所識偽將畢世勳斬其降節以溫語

不爲動披髮塗垢穢罵不絕聲賊刺其目截其舌含血噴

賊死

黃公裴亦郡志作中理霍山人諸生奮勇殺賊刀缺復前

遇伏死

劉公敘郡志作紕廬州六安人弱冠能文美丰姿城陷結

束鮮整挽強弓扶臂刃傷出陣賊從旁劈其首幾裂仍

自解尺帛束之躍三次數賊跌坐石上死次日家人覓得

之左右手握兩刀如重鐵其父呼曰兒賊去矣父在此乃

脫手仆按史公文謂逆者民則髦老矣尚有父耶豈別有

一劉銘而公固稱即嗚呼趙公之妾等幸賴史公以傳而

公則所謂匹夫編戶之氓亦得託於琬琰固可以無憾而

趙公與基鄭公元善其里居本末不可考獨姓字尚隱隱

於林壑間耳然亦其地人也

蔡公世和與次子行趙公嗣善於本路公覓吳公之

默錢公聚勳楊公鴻功等事得還史公之師典而掛名於

其間視太趙鄭雲公尤不幸矣焉可不垂錄歟

朱公應珍合肥人素行不阿壬午城陷罵賊死越三日兩

子入城主演武場見一屍動捉若招呼狀趙視之其父

也恍哭殮焉

蔡公世和字強子合肥人諸生鄉賢文毅公悉之孫焉賊

死

吳公士任午頗伯合肥人諸生以忠義自誓挺身立戰被創死

趙公嗣蕃字子之合肥人諸生城潰衣冠坐堂上賊強之跪不屈咽之淚滿不受賊怒執至西門縛於樹罵不絕口劬其舌以血喉之死

葛公一本字尚華合肥人諸生家傳孝友三世同居年十三母李氏病臥服者數次兄亡撫其子及孫與已正無異壬午寇至南關以身殉

路公寬字勳勳縣人合肥人諸生家傳孝友三世同居年十三母李氏病臥服者數次兄亡撫其子及孫與已正無異壬午寇至南關以身殉

州公聖舉字公壽長州府諸生家傳孝友三世同居年十三母李氏病臥服者數次兄亡撫其子及孫與已正無異壬午寇至南關以身殉

壬午寇至南關以身殉

吳公之獸手和時無爲人少有萬才三副鄉榜晚領歲薦適賊賊附執其家公抗言拒之賊不忍傷也賊疑踰辱官整衣冠趨馬之曰賊如何敢犯聖廟獨不具在天之靈乎賊怒殺之

錢公振綱號思軒無爲人諸生壬午賊圍光祿門公持鎗傷數賊賊蜂擁至公雖罵不絕口而力難敵遂遭亂刃死

楊公鴻功字冲若巢縣人諸生乙亥賊破縣去後入城細訪忠孝節義開函發微錄成一書名曰屬取錄羅鋒又有男婦凡一萬三千餘人義婢屬賊不屈死者片錄之壬午

城復陷偕兩子萬大力寺賊執見其果魁公說以天道人事聲色俱厲將殺殺附于爭以身代皆遇害時傳爲孝烈

凡此皆壬午之殉難者而先是乙亥之被賊也白盧御史而外則又有美公孔學張公四哲徐公奇陸公台新梅

公通秀君而人焉

美公孔學台肥人遭剿衛君尸乙亥賊圍城公鎮衆出四

有聲衆費被執還語城上曰賊蓋覺皆繼不足懼但防

聖可也賊怒磔其屍

張公四哲合肥人乙亥率弟四美四奇戰城下不勝謂兩弟曰郡城來日必陷與其被戮辱死不如舉家情自死遂偕弟及妻女等十五人盡投於井

徐公奇字長卿巢縣人諸生乙亥城破謂妻曰我家世清白不可辱故等當自裁親視其妻及女就縊妹繼寧亦自

獻忠之蹂躪中原也其在江北安撫者以英霍爲窟穴之

其美作公可引而不發

沈公志傑無爲人武生辛巳流賊犯境率子可則姪可仕及鄉兵六十餘人乘夜砍賊營父子叔姪俱罹難彭公之年廬州霍山縣人歲貢賊攻霍倡義編資助兵食每歲終代完窮民通賊後城陷死之

田公呈芳廬州六安人聞警約村人挈家以避賊賊騎驟至闕教里見一女端好欲掠之公大言此吾女也敢妄觀乎翻手刺女死呼衆急走留一身與賊鬪賊亦驚走居人四奔竟死鋒鏑然不知何年月矣廬御史程大猷胡編修錢允祿皆以宦歸城守殉難若曹縣令之死鄆西張縣令

之死威遠馬副將之死揚州徐縣丞之死滋陽黃守公之死湖東雖未與衆粹共存然皆廬人皆以官守死王事所由與廬御史四公先後比烈也因並次焉

曹縣令諱同申字初伯巢縣人任湖廣郎西知縣郎經破又安擒降寇老當當署事者僅於江干栖泊公集流移修城垣爲固守計忽張獻忠約降寇爲內應倉卒被執公護印不與死之當事跪請照那景春例優恤張縣令諱弘任字曾士廬江人崇禎舉人授四川威遠縣南抵任而賊猝至時城守無具令長子振祥突圍求救規

率士民登陴固守誓以死殉賊百計攻城公堵禦甚力久之援絕餉空賊乘間入被執誘以官公曰我爲國守土牧民今日之事有死而已肯從賊耶賊怒殺之振祥馳見制府泣陳危殆狀甚悉不應振祥憤甚瞋目詬責之曰若欲爲國進明耶嘶其面急躍馬還見父遇害持刀擊賊不勝死時公妻朱氏幼子振祥振祥俱隨任而振祥以試事歸後蜀中道梗音問遂絕歷七餘年振祥辭卹歸就道曰不見吾親舊不返攜一僕聞闢至保寧僕旋失蹤踪予予人之知父與兄俱死節而母弟妻子未嘗存亡道遇川省

藩司亦江南人告以故司憫之薦於撫軍俾署梓潼令亂定解任由嘉定至峨嵋見開壘籍中有庖籍張振祥名乃其弟也訪得之於是母弟妻子始相聚同歸故里焉時以比朱壽昌云

馬副將諱應奎字守卿廬江人以武職從史公征戰有功屢陞南京大教場坐營參將加副將乙酉與史公同守揚州知勢不支須作家書訣父母妻子謂真我何曾死假我何曾生不愧鬚眉四十年庶以報吾身城破死之徐縣丞諱日章無爲人遷貢主任山東滋陽縣丞署縣事

崇禎十四年城破死之

黃守備諱克嘉合肥人武榜任湖東守備山賊聚長塢公兩次討平之福建閩羅宋三家賊烏合萬衆憲檄黃建諱營合剿公臨陣先登馬蹶遇害將死抵鬚語賊曰無令血染我鬚時甲申七月十九日也先是三月十九日之變時宜死而不死者有不必死而決於死者宜死而不死者吾未之深言也不必死而決於死則有如高公翰冲張公弘化楊公維嶽固宜垂書也

高公翰冲字雲翔合肥人文行素優拜萊蜀山僧舍以古

其外

大自命甲申聞變涕泣累月投壙死

張公弘化字驂公合肥人諸生聞變步入文廟哭拜先聖焚其巾衫語家人曰死期至矣整冠別父而死

楊公維嶽字五真一字伯峻巢縣人貢生性迂謹好讀書

至忠孝大節往往三復流涕慕文文山之爲人也畫像祀

之都御史史可法巡撫淮揚徒步請軍門往謁口書兵事

史公大奇之居無何寇益急史公拜兩兵部尚書傳檄天

下捐資勸王公即畏家以應已而烈帝凶問至北何號懼

屢晝夜廢寢食禱王南渡條列時務十三事上之未幾

大兵破揚州史公死難而南京亦潰公曰國家養士三百

年以身殉國奈何獨一史公於是設史公主祭而哭於庭

家人進粥食麾之去素喜飲至是亦弗御曰踐土而思禹

功食粟而思稷德吾家世食膠庠之澤今值國勢如此飲

食能下咽乎居三日大兵至下令薙髮公不肯人謂易

避諸公曰避將何之吾死耳其子對之泣公曰小子吾生

平讀書何事苟全倖生吾義不爲今得死所矣小子何泣

作不髡永訣之辭以見志不食七日整衣冠詣先世神主

再拜入寢至遂祇死公於功名雅以義命自安竊童試時

見人有戒年者鄙之曰欲希進取而先自欺以誑子

客書進打云居家不欺親仕宦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

人幽不欺鬼神何希福報哉學者私證爲文烈先生

史外卷十七 前代史別傳

集中丞傳 附集源清等

公諱源字逢源又字涵一三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知沙河洛二縣擢四川道御史以鯁歸天啓四年起江西道御史羣臣聚訟三案忠奸混淆公抗疏曰人情意見或有異同綱常必無二理請平心以質之光宗爲祿宗之子爲元子者忠則爲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爲神宗之后爲二后者忠則爲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爲光宗之后爲二后者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此不待辯而明也鄭貴

妃逆謀從前未著至張差挺擊始發禁門喋血之禍迫在呼吸尚忍言哉况當先帝御極之初突傳神祖封后之命請封未遂而治容並進矣張差之挺不中則投以女優之戲崔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痛哉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若竟置弗問不幾於忘父乎今卽勉寬貴妃始終恩禮以慰神祖之靈以述先帝之孝而鄭養性之都督不可不奪也至李選侍不過一宮人耳非貴妃比使無失德於聖母陛下原無夙嫌則推先帝之愛自當特加優原臣恭誦陛下近諭所云凌虐聖母推

四聖下又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欲爲選侍乞憐曲宥前聖量加恩禮而移宮始末公卿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抹殺也若竟置弗問不幾於忘母乎且崔文昇李可灼不處極刑借廷尉持平之說開寬豎漏網之門刑部尚書黃克纘不得逃其罪也跪奏報聞而已尋巡按真保例遷潁州道副使而以崔文昇監視潁州遂移疾歸崇禎二年閏黨既誅起山西河東道武寧參政陞本省按察使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當是時餉缺兵單邊事日急屢值歲饑民無糶稅至淘馬通以食公止獨賑增兵調餉云

史外

卷十七

二

事俱不虛乃自劾去十六年冬李自成陷西安公被執以總督脅降不報則勒輸金公重視大罵曰賊吾恨不能生啖爾肉安從得金速殺我無多言鬚髮上指目背盡裂罵不絕聲賊怒拔其舌支解之時年六十三從兄中承源清亦死同時殉難者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綱等共二十有四人

注有典曰嗚呼挺擊之事神宗不欲竟其獄意可知已青宮元子禍切剥膚亦不能不委曲調護而外廷又烏能奪之神宗既已模稜區區嘉崇昏重抑又何能正之至於鉅

光事關君父。即可灼非。從哲使乃棄讓。而帝崩不加究。隨
 從而實焉。定燭。何必。即帝命正終。倉卒之際。何暇。思及
 於御醫。况光宗以乙亥朔日崩。從哲即於是日。稟旨。實可
 灼。銀幣。是時。乾清未淨。大行未殮。宸位未定。哀詔未頒。肯
 從何來。當此。何發。選侍。據宮。中外。洶洶。從哲。百輔。並無。
 言。為。助。頤。汲。汲。于。一。御。醫。之。可。灼。即。可。灼。有。燬。王。室。此。亦
 非。旌。功。之。時。斷。斯。獄。也。從。哲。即。不。與。乎。弑。君。而。忘。死。欺。生。
 黨。惡。遂。賊。徇。私。賞。奸。罪。浮。趙。盾。周。南。史。之。所。不。宥。也。夫。豈
 但。為。法。受。惡。已。乎。然。而。熹。宗。屈。於。眾。正。則。可。灼。成。載。於。率
 小。則。可。灼。免。顛。倒。隨。入。無。異。僞。偏。非。所。謂。絕。無。心。肝。者。乎
 選。侍。毀。廟。聖。母。威。挾。皇。躬。聖。誕。論。牌。煌。燭。不。聞。知。呂。后。危。漢
 光。武。中。興。越。伯。餘。年。拘。告。禍。高。廟。罷。其。配。食。先。儒。謂。武。氏
 亂。唐。中。宗。友。証。之。後。大。臣。宜。聲。罪。廢。黜。中。宗。不。得。而。與。况
 於。選。侍。妃。妾。何。難。以。義。斷。恩。豈。有。違。忤。先。帝。逼。逐。朕。母。之
 嫌。乃。繼。春。揭。出。廷。臣。獄。口。而。熹。宗。於。繼。春。旋。斥。旋。用。又。何
 怪。選。侍。之。曲。為。包容。夫。獨。不。念。殿。廟。聖。母。之。語。出。於。誰。氏
 之。口。而。忘。之。乎。然。而。熹。宗。憤。憤。正。如。任。易。之。人。時。露。清。明
 旋。復。沉。痼。此。霍。絳。華。之。言。所。以。易。入。而。要。典。之。成。羣。小。猖

據廟延宗社也

之外

卷十七

四

三御史傳 附王象復等

公諱與亂字百斯山東新城人浙江右布政使象晉父于崇禎元年進士由庶吉士出爲湖廣道監察御史總兵鄧邦毅良冒功抗疏欲斬之忤閹臣意謫江西按察司知事以歸遂不復出甲申三月賊陷京師公聞變自作墓銘辭父布政公從先帝殉祀稷卨握腦于服之不先赴水被救不先偕妻于氏共縊於室又繫絕不先家人遂共守之俟守者稍懈乃縊先于士和字允協諸生公求先時或諷士和乘間營解士和曰此世間好事汝曹安用喋喋爲賦絕

史外

卷十七

五

命詞亦從死其辭曰痛予生之不辰今天滅我之立王嗟世道之溷濁兮何四維之不張彼反面而仕仇兮方臣妾之未遑欲容身其無所兮願從吾親於帝鄉先是崇禎中新城凡再破其前則五年十一月公之從叔父象復及其子與夔先之象復字完初以保定府同知里居與夔字鳳虞舉人聞變倉卒部勒家人乘城拒守城陷父子皆被執大罵不屈見殺事聞贈象復光祿寺少卿與夔知縣其後則十五年十二月公之弟與朋從弟與攻及與朋子士熊士璫死之與攻字文玉與朋字壽三俱貢生

史外

卷十七

六

人士雅字大雅諸生與朋爲人慷慨有風節每平居酒酣耳熱輒談古忠義事淋漓感激及警至簡家丁營壘禦守并有方略城陷被執二子率家丁救之亦被執不屈死而象復之從子與慧者嘗五年城破時守其父柩不肯去亂兵着之腕不屈斫之傷首執以見其渠曰孝子也免之歸頃之縱火焚城中且及與慧處與慧伏柩哭其黨憐之爲斷火道得免賊既退與慧行積屍中求得叔父及兄歛之於是人翕然稱孝子云孝子字僧眼貢士

汪有典曰嗚呼天之愛才也尤愛忠孝往往不輕以畀人

故李陵憤其家聲都超削其父族王氏一門何才且賢者豈也豈天於王氏特寡歟或謂王氏家法素謹故踐形者多肖非所降有殊爾也然則善承天者尤在父兄之教哉

張文學傳

公諱秉純字不二號石門舍山縣諸生崇禎甲申烈帝殉社稷公錄遺詔置懷袖日夕讀讀已輒哭即祈死踰年妻母訖曰吾可以死矣遂絕粒餓餒旬日不死謂友人晏秋澤曰宋亡謝疊山不即死者有老母在也秋澤曰勉之我行從子矣寫小像署忠孝節義數字繫以簪待死餓又二日友諸礎玉曰北叩草深西山雲濕獨且奈何公曰千年一別子爲我飲強發玉醉而已談笑佐酌則益餓餓又數日強血數升已而便溺皆血卒不洗積二十七日具衣冠受外

卷十

七

沐浴北向叩頭大呼曰臣秉純今夜得從大行皇帝死矣顧卒不死友徒令奈璧之曰秀才死誰知者公笑曰人知則死人不不知則不死古人必欲人知孝始爲孝子人知忠始爲忠臣耶讀書種子絕矣益積餓至四十日然終不死姻姪爲具生祭公弗許固以請側立挺挺莫者墨酒三載且獻且哭公揮手斬之口止止無庸妻劉子湘等祭則端坐受拜拜已大笑強起賦詩賦已問湘佳否湘固善詩即應曰佳公曰我不能告恩擇易韻來當再賦之湘拈韻針帳頂仰對吟哦謂湘曰我大明亡今號西山餓夫舍笑入

地矣朝我當去追曉呼諸子曰忠孝節義關帝墳守之勿失即我目瞑當此之時公餓五十有一日矣復具衣冠沐浴齋肯伏地叩頭呼先皇帝者再而後死妻劉亦絕粒餓十有六日伏至公柩前拜伏痛哭亦死

廷有典曰嗚呼甚矣夫死重於生乃至是乎夫人寒疾不汗藥固必死迺於水火盜賊勢亦必死然往往自偷其生終亦不能免死豈其處死實難哉患生於多欲而是非之辨不明也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烈帝之變與公同約殉節者蓋亦有人已而中道回車想自新命

史

卷十

八

西山藏厥也精光輝映齊江有陽當時所爲謫令也公獨甘飴於絕粒取適於捐生歷五十餘日不少發易積金百鍊益動長河萬折必東非與何其烈也張獻忠據蜀殺科取士諸生盡至者二萬二千三百人已而盡殺之西門外青羊宮棄筆視如王壘獻忠固窮兒而諸生之爲所殺者夫豈盡哉可馬遷謂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予則謂處死非難知死爲難耳悲夫

左中丞傳附陳剛極等

公諱懋第字仲及號蘿石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初授韓城令有異政遭父喪三年不入內寢事母盡孝服闋考選吏科給事中崇禎十三年風範元早詔求直言公上言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李自成陷京師烈帝殉社稷福王南渡公以都御史巡撫應天當是時

本朝定鼎燕都大學士高弘圖等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公慨然請行加兵部右侍郎與左都督陳弘範太僕寺少卿馬紹愉偕往命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公言臣此行

奏外

九

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求東宮二王踪跡誼不敢辭但既克使臣勢不能兼封疆重寄請解臣經理職銜且馬紹愉前爲臣劾罷今不當與其事乞停其行皆不許公又言臣此行生死未知敢効一詞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議行事似少恢復之氣願陛下時時以先帝警壯爲心聽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黎民則思河北山東之赤子誰恤更望廷臣時時以整頓士馬爲事勿以和議爲必成勿以和成爲足恃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盡江而安家趨其言而馬阮

史外

卷十七

十

素不識公聞公死力營斂公扶柩歸後弘範奉太后並執潞王以杭州降公母徐寧海儒家女甲申京城陷懋泰載以歸行至白溝河仰天歎曰嗚呼此張叔夜絕吭處也呼懋泰前責以不能死國且曰吾婦人身受國恩不能草間偷活寄語懋第勉之勿以我爲念言訖而死盡出都不食已數日矣

注有典曰嗚呼公之慨然通好也禍福死生固已度外置之其貽書姜給諫陳琰謂國遭大故二東不聞有斷頭穴胸報故君者彼鄒魯仁義之稱安在懋第此行是懋第死日

諸奸日相與排斥善類報私讐漫不以國事爲意十月入都館鴻臚寺不得赴梓宮卽於館所陳太宰選察審戶部政王召見公麻衣孝巾草履向上長揖南面坐王以丘罪數公公抗辭不爲屈遂遷還南出京而弘範密奏請身赴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降附畱公勿道乃自濬洲追遠改館太醫院公從弟懋泰先爲吏部員外郎至是來勸降公叱曰汝非我弟驅之出題絕命詞死焉兵部主事陳同極遊擊王一斌張良佐王廷位劉統五人皆從死公赴義時風沙四起捲市棚於雲際屋瓦皆飛市爲之罷諸生曹某

也蓋公既能知死又能處死固與信國文公爭烈矣乃信國有弟璧公有弟泰南枝向緩北枝寒諒亦各從其志矣史公可法弟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官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南歸史公請置之法福王以史公故令養母同氣之不類如斯可慨也夫

卷十七

十一

周禮部傳

附雷鎮

公諱鑑字仲馭金壇人崇禎戊辰進士歷官禮部儀制司員外郎世父尚書應秋叔父御史雜持以附魏忠賢並歷逆案公深耻之通籍後卽交東林矯矯樹名節由是與羣小不合又數忤執政意遂罷歸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深詆之多聚於雨花桃葉之間而公實爲盟主大鍼以梨園子弟爲間諜每聞諸名士飲酒高會則用一二人闖入伶人別部中竊聽諸名士口語諸名士酒酣輒戟手言大鍼爲快大鍼聞則噴鵲提床大恨

史外 卷十七 二

當此之時流賊擾江北鋒火及於瓜步浦口諸名士且疑大鍼爲內應刊檄討之署曰留都防亂大鍼內啗且懼獨身跳匿於牛首之祖堂而使其腹心收買散文愈收而布愈廣大鍼之客語大鍼曰周鑑之名以誦公而重諸名士黨人又以誦公者媚鑑於是大鍼怨公及諸名士次骨思一旦得志卽起大獄殺之而未有以發也甲申李賊陷北都烈帝殉社稷馬士英擁立福王召用失職諸臣公與雷公演祚以三朝要典力阻定策忤士英意羣小遂謂公欲迎立疏藩而士英特以邊才援起大鍼欲次第翻逆案修

要典舉朝號爲君子者爭之而街市又布滿歌謠謂必殺馬阮忠者又謂公實使之於是馬阮謀曰不逐東林諸臣則案不可翻不殺仲馭一人則東林不盡不報冤迎立魏藩之名則殺仲馭爲無名於是士英首効從賊者而以公爲周鍾兄法當從坐所謂迎立魏藩者南都議立君諸王有賢舉諸大臣意多主之士英獨持福王諸大臣方列福王美德事爭之而士英已與總兵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軟血立福王矣由是益與家並不合周鍾字介生癸未進士假仁義以爲天下者二十年福王降賊草偽詔醜詆先

卷三

十三

帝天下根之司寇高公倬捕至開新竹篁對衆杖之數千斬於市士英既劾公大鍼又自爲疏購無賴子士之而一時附奸諸人先後論劾以驗成其罪與雷公續詐同繫刑部獄從吏訊而捕囚諸名士校尉粉出賊陰奔竄雲類爲之一空雷公字介公太湖人崇禎庚午舉入累官山東兵備政事十六年贛言周延儒招權納賄凡考選科道求總兵巡撫必先通幕客重廷獻然後得之士始疑延儒放歸復徵聽勸而賜之死以此爲家正所歸既與公同繫御史王樸阿大鍼意上疏請斬二人吉服承旨入獄雷公謂公

曰王樸能斷我首耶公曰不斷我首吉服何爲會左良玉稱兵檄討士英罪言引用大鍼擄陷鑣騎社士英大鍼益怒謂鑣騎詐實召良玉兵趨福王賜自盡乃各作家書訖又耳書先帝遺臣四字於腹遂雉經死遺命勿薙倣伍子胥抉目遺意置棺雨花臺未浹月而留都不守矣方大鍼之既起也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作正續蝗蝻錄蝻蝻錄及僧大悲獄起與御史張孫振謀倡爲十八羅漢五十三泰七十二菩薩之目共千餘人思誅附之以天下會大兵至而其禍始肇大鍼已先士英納款從大軍取閩將踰

卷三

卷三

十四

仙霞嶺得微疾相與親愛者謂之曰公老矣得無苦跋涉吾等先踰嶺而茹爾此調攝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鍼親然變色曰吾雖老尚能射強弓騎壯馬且今欲取七閩非吾不可奈何而言若是復慨然嘆曰此必東林復社來問我也軍中不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日全軍踰嶺大鍼下馬步行趨捷若飛持鞭指乘馬者而詬曰若等少壯男子顧不及老禿翁顧盼矍鑠軍中頗壯之行至五通嶺則喘急氣息不相屬坐一石上遂死其家人隨後至見之乃下嶺買棺而是時沿途居民皆奔竄偏負

無棺槨數日乃昇木扉至嶺上會天暑屍中益於路僅存
腐骨而已或云過嶺自書見雷公索命頭首曰介公僕我
遂驅馬死或云大兵擒之墮若死仍戮其屍先是崇禎十
六年大賊竄伏金陵左良玉兵南下大賊譚言歸德侯方
域爲內應方域亦復討中人大賊所切齒者也以書抵大
賊曰僕竊聞君子處已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
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顧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
行也神宗之末事大以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徵終事
終事而不能者執事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
史外 卷十七 十五

制官歸僕時訪沙每待未嘗不洽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
日及僕稍長知執事求友金陵將戒座而大人遷之曰金
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
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於林下語不及
執事及至金陵則處公已得罪僕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
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宜
嗚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
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憶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
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

黃酒泰妓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句不倦僕初不解既而
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
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汝陳
君定生與君犬尾庶稍滿乎僕飲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
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
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
光祿尋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
稱量自歎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
罪矣昨夜方接而揚令君文聰即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
史外 卷十七 十六

來都人洶洶阮光祿幾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
於內子蓋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盡之
族族而後快也僕誠與左有舊亦已奉能尚書之教馳書
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病
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
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
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繼之深也竊怪執事
常顧小交天下士而展轉陸路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
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違之故未必不

悔○悔○未○必○不○改○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
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
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且○必○隨○屬○其○後○長○揖○謝○過○
豈○爲○解○乎○而○奈○何○陰○壽○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
扁○舟○短○棹○惜○此○身○甚○易○獨○惜○執○事○校○機○一○動○長○伏○草○莽○則○
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投○蓋○天○下○以○驅○其○宿○所○不○快○則○是○使○
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採○簡○書○以○識○執○事○者○
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
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宜○越○明○年○大○鉞○

史記

卷十七

十七

果○得○志○服○手○殺○秦○高○將○義○神○粹○太○鉞○既○死○燕○潮○沈○士○柱○亦○
羅○黨○者○爲○文○繫○之○相○炳○城○長○至○之○後○二○日○近○故○降○大○司○
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無○漸○就○某○辱○公○知○最○深○爲○文○以○告○
其○臺○曰○古○稱○知○已○重○於○感○恩○以○余○觀○之○豈○獨○想○爲○知○已○哉○
漢○之○有○孔○融○也○薄○聞○強○記○一○代○師○表○擇○非○不○知○之○唐○之○有○
顏○真○卿○也○純○忠○大○節○爛○然○與○日○月○爭○光○盧○杞○非○不○知○之○然○
惟○知○之○深○故○忌○之○愈○切○殺○之○愈○速○天○下○後○世○止○知○樞○杞○之○
如○賢○榮○身○而○不○知○於○兩○公○未○始○不○稱○相○知○也○以○余○少○賤○未○
嘗○與○司○馬○公○謀○面○竊○聞○公○以○早○歲○投○科○歷○登○華○廡○中○常○持○

之○際○勢○中○要○路○與○賢○士○君○子○爲○仇○說○者○遂○詆○公○爲○假○子○獻○
百○官○圖○導○之○殺○正○人○予○謂○不○然○逆○焰○童○灼○嗣○胤○滿○天○下○得○
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效○吮○癰○截○痔○之○行○媚○附○憲○握○爵○之○
人○具○翻○江○攬○海○之○才○行○墜○石○下○井○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
盈○而○位○不○過○光○祿○雄○孤○九○尾○不○得○與○彪○虎○稱○雁○行○予○以○知○
公○之○迹○巧○而○事○拙○也○烈○皇○帝○手○定○逆○案○閱○公○封○事○入○贊○道○
之○列○終○身○不○齒○鼎○湖○之○後○說○者○以○公○深○仇○先○帝○不○復○爲○先○
帝○報○讐○予○謂○不○然○先○帝○御○宇○使○悉○公○權○智○復○爲○採○錄○抑○或○
洗○滌○瘡○痍○涵○茹○包○容○則○恩○親○仇○與○衆○相○忘○久○矣○惟○毅○然○

史外

卷十七

六

不○提○於○毫○論○使○公○十○七○年○林○壘○養○其○錢○甲○豐○其○羽○毛○得○甘○
心○快○意○爲○殺○人○之○具○者○伊○誰○之○賜○也○予○以○知○公○之○陽○仇○而○
陰○德○也○公○初○涉○藝○苑○其○詩○文○不○異○常○人○後○所○製○詞○曲○奔○走○
一○時○說○者○謂○其○憤○時○嫉○俗○科○諱○皆○指○目○正○人○予○謂○不○然○弘○
光○半○載○公○所○以○登○場○奎○面○自○爲○玩○弄○其○語○人○曰○寧○使○終○身○
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與○流○芳○遺○臭○語○何○異○及○逃○竄○鸞○茲○復○
謂○敵○鄉○親○友○我○必○不○學○伯○嚮○走○錢○塘○無○論○公○自○比○字○詭○作○
藏○錢○塘○此○語○不○出○前○史○作○劇○者○神○子○胥○之○靈○以○禱○後○世○公○
等○議○邪○之○魄○公○目○不○識○史○胸○中○獨○有○梨○園○稿○本○以○國○爲○戲○

子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里門小怨墮地微詞殺雷介公周仲駿復與鉤黨之獄使宇內重見范滂嚴險之事驟然不寧說者非公流弊宗社職此之由予謂不然公所以見叱者不止殺周雷一端且周雷以亢直開天下見忌羣小不獨一阮也阮不殺羣小必殺之即不死於阮不死於羣小設不幸置佐並列邪正不分終令大廈莫支狂瀾失砥迨五月十一日無補於存亡之數而後須命報國執春秋之義者不責其見幾之不早則議其反正之無術故死於阮猶愈自死也即同難諸君子青衫半落雕虫

史外

卷廿七

十九

小技當與道不同痛疾服公手登臺以示其名俾異代得之尉乃同稱難公爲國謀不忠爲身謀不祥而爲諸君子謀則善也子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義君如敵屣一代共主陷於懷懸徽欽之辱說者以賣君而緩追期與誤國而趨間道者律於馬同罪乎謂不然公與馬密謀策如置奕棋有無君之心然馬一貪夫敗類自公出山無日不以戕賊毒螫爲事馬墮其術中不覺及愧悔爲所用而事已去矣浙東一載馬尚默然同方合志而不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效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

近補過蓋愆大奪其魄何委質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麗行死並不得與馬同榮名天實爲之也又傳公騎行萬山中臨巖一跌身首異處從者拔其頭馬上三日而後得棺以歛公之智能保首傾於生前不能全軀於沒後誰分其屍誰傳其自天實爲之矣子以知公之意狡而神愚也是前五者其行事皆灼然耳目謹公險者子爲公平之議公深者子爲公淺之議公毒者子爲公厚之議公巧者子爲公拙之獨詞曲一端人或高公之才而子獨竊以俳優謂公以人國僥倖皆坐此病雖較衆爲深文然泉下有知

史外

卷廿七

二十

未嘗不以子爲知言也意子以隔歷諸生既無一日半面之交雖曾辱品題亦無單詞隻義之譏許濫施行墨不知公從何風聞怨毒爲甚友人曰君曾於庚午闕後同座稱願有宵人者以聞義質公爪牙君見其評閱曾當座叱之語微及公其人忿而介某某謂公門藉借君爲贊公於是伏欲殺之端矣此一說也或又曰君渭陽爲公鄉同籍侍御公未第辱公推分及公爲大行爲給諫侍御兩榜一令往還未絕也甲子以後公爲奄私人侍御公絕不與通公又欲以故人禮遇子子不屑仕也公於是又增欲殺之目

史外 卷十七 王
史外 卷十七 王
我但畏其胆摧其肺肝使之閉門思過縮胸不得出者也
惟二沈嘲強者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船生一謂予也夫
嘲強之名世所傳古所算公不吝以加諸予公不可不謂
知我今秋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命同人皆動色相戒復
爲予危之予笑謂人曰阮公校猶入也其於予一發不效
有極志矣使復再爲之公自度向以博象全力免而得脫
今遊魂餘燼自取不暇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於罪咎哉
予知公之必不爲也予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接遇之殷
網羅之衆而實況常公操利刃設深阱致我流離瑣尾家

業蕩然猶竊附於知已之誼魂而有靈當臨風一笑也
汪有與曰嗚呼陰疑於陽必賊蓋邪正之不兩立勢固如
此然如馬阮之必死公等殊無足異而張明弼公甥周銓
公兄也亦從而擠之不可怪與諸從公執經授業者皆煥
爲異言但字仲馭而不先生舉人某侍公最久蒙薦拔最
深以北部磨勘謂不爲之地呈身要人持疏惻喝多方畢
力而致公於死宋胡絳爲宋子門人謁師武夷以食服藥
飯憾之後爲侍御遂附職侂冑論朱子爲僞學徽宗陷虜
于楊議其謀反於廢王梟獲如此兄彼鬼城乾坤崩墮職
是之由予愛侯沈兩公文不惡而嚴附著於篇因嘆彼小
人者笑焉雖復相好窮究亦安在無所不至則何益矣
來者鑒諸

史外 卷十七 王
我但畏其胆摧其肺肝使之閉門思過縮胸不得出者也
惟二沈嘲強者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船生一謂予也夫
嘲強之名世所傳古所算公不吝以加諸予公不可不謂
知我今秋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命同人皆動色相戒復
爲予危之予笑謂人曰阮公校猶入也其於予一發不效
有極志矣使復再爲之公自度向以博象全力免而得脫
今遊魂餘燼自取不暇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於罪咎哉
予知公之必不爲也予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接遇之殷
網羅之衆而實況常公操利刃設深阱致我流離瑣尾家

史外 卷十七 王
我但畏其胆摧其肺肝使之閉門思過縮胸不得出者也
惟二沈嘲強者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船生一謂予也夫
嘲強之名世所傳古所算公不吝以加諸予公不可不謂
知我今秋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命同人皆動色相戒復
爲予危之予笑謂人曰阮公校猶入也其於予一發不效
有極志矣使復再爲之公自度向以博象全力免而得脫
今遊魂餘燼自取不暇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於罪咎哉
予知公之必不爲也予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接遇之殷
網羅之衆而實況常公操利刃設深阱致我流離瑣尾家

史外卷十八 前明忠義別傳

史相國傳 附許謹等

公諱可法字憲之號道鄰大興人左忠毅公爲督學御史首拔公選以公輔相器待公亦慷慨自許好讀書短衣無火寒涕交頤或竊聽其從誦聲即朗多經濟語亦不知其何書也登崇禎戊辰進士授西安推官入爲戶部雲南司主事歷員外郎改戶科都給事出爲安池兵備道轉江西右叅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徽丁外艱歸服闋起漕運總督拜南京兵部尚書甲申三月賊李自成逼京史夕

卷十八

一

師公督兵內援是時府庫虛耗軍資匱竭兵不得出公憤激天下捐貲勸王其辭曰竊聞遭時有道類多以文事之盛而繼武功遠會非常正可以國恩之洪而徵臣節故天寶亂而常山雖陽之事香靖康靡而宗澤李綱之氣顯彼皆應從上作變可預知然且俟骨鯨鯨與良嶽之峯而並厲義風發發機雲霓之奏以爭鳴況休命篤於上天明德光乎良史有若本朝者乎力掃日口二祖之廟清號同盤古治崇寬簡累朝之風治象振華管乃至今上特典宏模益構孝廟之溫恭儼在世宗之神武重光當冲齡而掃恭

顯之氣立清宮府於召對而發龔黃之嘆總爲編氓以冠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餉是虐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顧猶詔旨勤煩有再累吾民之語每遇天災修省無一時自逸之心疏膳布袍真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已瘦獨適省罪不難引一人之過以就臣名是宜大業之宏昌何意諸報之駢集理誠莫解事有可陳思爲蒼生而得上之張羅者甚廣責以赤心而報主下之自矢者難言家家有半閨之室事事同小兒之戲果能功名比曹武惠詎妨好官之得錢竟無肝胆似漢淮陰會

史夕

卷十八

二

念一人之推食成俗大都爾爾賢者亦並悠悠壘蔽實繁擔當何狀圖之不早病已成於養癰局尚可爲涉必窮於滅頂悲夫悲夫日口口口寇焰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霸圖無復追其三駕乃者介馬橫馳大纛輔羽書不絕於殿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餘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得謝太傅但憑歌嘯而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實類同仇請無分宦遊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最勝如全張或子虛之以貴起

或戰路之以談典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國士豪爲里雄合無各行壯謀共圖義旅仗不需於武庫復無操於郇厨飛附大軍力爭一決但羣策而承黃鉞遠賊運終至白頭龍顏立殲普天大誦此則萬代之所瞻仰雖九廟爲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夫即戎必義且先於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中人之家幸濟危機何眩高之牛足惜中非長物亦曹洪之馬是求各付有司轉輸罰計此則事彌從便氣易爲豪至登覽巨商聯田富室若以縉紳並舉亦自分誼有殊然使手筆法行即陽翟之雄豈

史外

卷十八

三

得居其奇貨又如手實令在將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算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欲與共爲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徧值嘉緣無忘善誘誓以同舟之誼但凡存千八百國囑非王臣懷諸恤藉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男子嗚呼親邵乃雍容之事唐莊尚有崇艸出塞本僥倖之圖漢武乃逢卜式矧茲何日敢曰無徒不惟社稷之憂即是身家之算如賊之巧於爲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迫我之既入其樊莫不要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牽而入平康珠戶綺牕所過便成戲說來俊臣之刑具則公卿之被拷

者痛雪鄭安上之書圖與老弱之受奇者酷肖是皆避民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連歲報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皆行省也其中金允何止一家牙籤正不勝紀若六時之平酒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已坐一怪遂成宵旰豈不寬哉欲圖穩着須問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萬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爲時策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州即一家破巢無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也哉法等智不足以效謀憤何辭於即死實切執爰之願概通托鉢之呼入理苟存我求必應如或纏情阿堵絕念封疆

史外

卷十八

四

雖陽之援竟停則雲雲抽誓言之矢荊州之栗獨擁則溫嶠有逼指之旌封章尚達於北辰奮筆敢驚於南史是爲過計亦屬痴愚見起君親約昭天日法等無任祈地呼天瀝血播心之至是爲崇禎十七年四月初日也已聞烈帝躬殉社稷遂議立君鳳督馬士英者逆黨也主福王福王與東林有卻欲資以傾正人翻逆案公謂王有失德持不可而士英握重兵與諸將深相結連營江上勢張甚諸大臣懼爲亂不敢違如士英旨福王立而明之亡也矣矣此之時公拜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爲首輔至召天

下名流以收人心請分江北爲四鎮復奏請設督師於揚州節制諸將舉劾方倚公爲重而士英拔擢立功恣爲奸忌公位出其上迫肘腋欲不得逞遂擠之因言於朝曰史公任嚴疆屢建奇績淮南士民仰史公盛德不啻神明慈父今日之任台史公其誰公曰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吾敢惜頂踵私尺寸重賞而長寇仇願文命去於是士英遂專國盡用逆案諸人而黨禍復烈公之督師揚州也本朝已定鼎燕京中原震疊諸將莫有同志四鎮惟黃得功忠勇善戰而高傑故降賊又爭據揚州失人心劉澤清劉

史外 卷十八

三

良佐輩皆資寇自重左良玉擁兵腰原不奉朝命公力支危疆經營軍務每至夜分寒暑不輟行軍職方郎中黃日芳從容言曰相國當節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繁蹈前人故轍且發書走檄幕僚濟濟俱優爲之徵兵問餉則有司事耳相國第董其成綽有餘裕何必躬親以博勞瘁損精神爲耶公曰固知君輩皆喜安逸不堪辛苦也先是公巡撫安徽提兵數與賊戰賊畏史都堂兵見輒奔潰公在軍中痛自刻勵與士卒同甘苦馳驅戎馬間衣不解帶輒至十餘日軍行不具帷幕襪被常寒夜討賊坐草間與一卒背

相倚假寐須臾霜滿甲冑欠伸起水稜聲覺然賊嘗犯安慶公率兵趣戰坐臥風雨中左右以幕進却之曰我何忍獨煖也大小數十百戰嘗以身先三軍當賊故將士皆樂爲用督師所至凡有技能獻書言事者閭閻賢館稟錄之冀拔真才脩緩急城破時從公而及於難者尚數十人天下旣多公之能得士而亦多士之能報公也是年十月攝政王遣副將唐起龍招撫江南致公書責以春秋之義公復之曰南中自接好音隨遣使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誠以大夫無私交非敢委隆誼於草莽也今捧來諭

史外 卷十八

六

以逆成尚稽天討爲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國臣民偷安江左頑忘君父之仇故爲殺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祇以庸臣誤國有三月十九日之變法待罪南樞故援無及師次江上凶信突來雖肆法於市朝爲泄泄者戒奚足慰先帝在天之靈爾時臣民切齒願悉東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大行皇帝弟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羣臣勸進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

屢請始於十五日卽位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成殿下入都爲先帝后發喪掃清宮殿撫輯羣黎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頂禮豈但感恩圖報已哉前因遣使請命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諭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推而言之此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言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拘牽不卽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題事春秋其間特書

史外

卷十八

齊穆漢祚光武中興不廢山陽昭烈繼起懷德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寵宋高繼統是皆於國仇未報之日先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與之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仁恩遐被 貴國夙膺封爵載在盟府而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春秋大義復見於今唯願合師問罪共梟逆首以洩敷天之恨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爲社稷故也傳曰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上福王疏曰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未有之變先

帝崩於賊秦皇帝亦附於賊此千古未有之仇先帝大故在北諸臣死節者少在南諸臣玩賊者多此千古未有之難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腹斷胸得而甘心况朝廷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庶忠臣義士聞而感奮也陛下嗣承大統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思外加恩名器濫觴宜爲慎重兵行之備宜將內庫本折奏濟軍供工役繁費一切報罷飲燕游戲一切節絕卽事關典禮樂從儉約願陛下念念思祖宗之大業

史外

卷十八

八

刻刻憤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海之物力以並於選將練兵一事庶幾人心可收天意可回矣疏入不省當是時星變地震廟門突風陵火大旱有饑饉已無存本之思東南復成破竹之勢福王居禁中日漁色醜飲妖童美女狗馬土木之費無限度馬士英侮亂政刑濫置官爵掛善類報私仇加以田張楊阮諸凶類假中旨肆行羅織文武離心內外解體國事愈不可爲矣先是馬士英折公於外則推嚴阮大猷爲本兵而厚結四鎮爲聲援四鎮既皆爲之用而高傑後以言事忤馬阮意聞公替其師備

惴恐不得當公拜公帳下辭色俱變懼不免公問誠示傑
保感勸願爲公死奉約束壯譚馬阮則大怒會兵許定
國殺傑與平諸將益歸誠公馬阮愈嫉之謀奪公兵柙則
以故左春坊左中允衛文總督與平軍開府揚州互分
汛地公不得已移駐潤州護祖陵至天長而潤州已失守
將侯方巖敗沒總兵李遇春等降公請入朝面奏機宜不
許不得已率副將史得威數騎回揚州當此之時公南北
東西不遑奔命獨立孤撐跋前疐後僞辱主之淫昏痛極
奸之覆國仰天椎心唏歔服臆無可如何也初高傑之降

紀外

卷一八

九

也士英贊使使以金幣招之其兵視諸將最強既歸命公
則身先士卒沿河築塙專力備禦公遂用以經略河南而
特傑爲長城已開定國殺傑大梁以南皆不守流涕頻足
曰中原不可爲建武紹興之事其可望乎是時諸將互爭
雄長幾至大亂公與諸將盟亂始定公嘗問監軍應廷吉
曰是道失權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公曰輔弼皆暗上相
其獨生乎愴然歸帳中又嘗問廷吉曰君言憂至前後南
都多事此何說也廷吉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肇
開提王太符曰文昌與太陰並凶禍有不可言者憂至

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公曰如君言奈天意何誠然者
久之乙酉三月 大兵入考城破歸德進逼城北直下徐
賴鄉兵李成棟南遁公劾之士英不省又疏劾各鎮擁兵
慶餉亦不應四月 大兵猝至揚州公檄召各鎮來援皆
觀望不赴是時李成棟駐高郵劉澤清與淮陽巡撫田仰
駐淮安皆擁兵不救攻圍甚急公屢疏告急不應血書請
援又不應先是甲申十一月 大兵至夏鎮別由濟寧南
下又從洛陽渡河攻海州圍邳州公與高傑劉澤清屢疏
告急士英大言曰強弱何常赤壁三萬沉木八千一戰而

史外

卷十八

一

江左以定元國家全盛兵力萬倍於前廓清底定直且慕
耳其奢泄如此會良王兵南犯以誅士英爲名士英乃啓
意急左邊備空虛公疏論士英蒙蔽宗社將危王卒不悟
揚州圍急外援絕餉亦不繼公知事不支召副將史得威
入相持大哭得威曰相國爲國殺身得威義當同死公曰
吾爲民亡汝爲我家存吾母老矣而吾無子汝爲吾嗣以
事吾母我不負國汝無負我得威泣拜受而公復屬之曰
吾死汝當葬我於高皇帝之側其或不能惟花嶺可也復
操筆書曰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仇耻受今上恩不能保

雖士受惡均恩不能備孝養選時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
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於地下耳爲君歎太
夫人曰兄仕宦凡一十有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
廷徒致曠違定省不忠不孝何以立於天地之間今日殉
死不足贖罪望母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副將史得威完
兄後母以親孫撫之遺夫人書曰可法死矣前與夫人
約當於泉下相俟也遺伯叔父兄若弟曰揚州旦夕不守
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憾獨先帝之仇未復是爲大恨耳
誓畢付得威乃登陴指麾諸將城西北崩兵入公拔劍自

史

卷十八

十一

制案將許誰救之未絕謹與得威擁公下城謹身被數十
矢死惟得威負公公大呼曰我史可法也衆以見豫王王
反復說之公曰吾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得罪萬世遂
不屈死從死者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上海何剛廉吉士崇
德吳爾璵等共七十餘人衛亂文亦死之而知府任民育
死猶烈自有傳當此之時揚城之以死殉者蓋八十萬萬
人云得威既被執乃曰我史可法子也

遷之尋收公遺體而天暑衆屍皆蒸變不能辨識痛哭歸
明年三月奉公衣冠及笏葬於揚州梅花嶺封坎建碑

遺命也公之殉難也以乙酉四月二十五日五月九日
大兵蔽江南南馬士英阮大鍼等竄去福王奔黃得功營
劉良佐救之降得功死之而南都亡後三年戊子鄭城公
厲詔伯冒公姓名舉兵所在響應未幾潰敗良久天不
義賊者猶稟稟頌史閣部也

汪有典曰嗚呼世多營劉福昏庸予獨以爲信任武侯其
德有高於成王者故武侯得君如昭烈不爲難也蓋自永
安受遺而後黃皓不能開譙周仇國論不致發惟所欲爲
至於祁山六出而終以不能滅賊興漢夫然後乃可曰成

史

卷十八

十二

敗利鈍非所逆觀也公矢武侯之志而所事之君尚不得
黎量於劉禪血濺沙場無裨宗社不亦宜乎公嘗致書給
諫倪某曰近地不靖何暇遠征內亂未清安暇外侮明明
恢復大局可惟我所爲而掣肘不舒心憂徒切每一念及
淚下沾襟不意砥礪半生到此一文不直也痛哉斯言亡
國之嘆音也予竊惟公之一身保障江淮安危皆視乎公
公存而南都存公亡而南都亡故備著於篇俾論弘光之
季者有考焉

後事述序於前則格律警拔提控有神前事倒序於後

則沙水潔迴意趣不竭其中忽放忽收倏起倏落備極
長篇之妙前書微悉敷全文而通體氣自足以舉之當
是揣摹史記秦本紀商君列傳諸篇而得其神髓者朱
五奇

卷十八

五

何職方傳附任民育等

公諱剛字總人上海人崇禎三年舉於鄉見海寇大亂慨
然有濟世之志十七年正月入都上書言國家設制科立
資格以約束天下豪傑此所以弭亂非所以戡亂也今日
救生民匡君國莫急於治兵陛下誠簡強壯英敏之士命
知兵大臣教習之講韜鈴練筋骨擴胆智時招而試之學
成優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功臣顯威繼光書繼光遺
言義烏東陽兵可用謀得招募數千加之訓練繼光遺
法分布河南郡縣大寇可平帝壯其言即擢公職方主事
史外
卷十八
十四
募兵金華公出都都城陷馳還南京先是賊逼京師公友
陳公子龍夏公允葵將聯海舟達天津備緩募卒二千
人至是令公統之陳公入爲兵科言防江莫如水師更乞
廣行招募委公訓練從之公乃上疏言臣請陛下三年之
內宮室不必修百官禮樂不必備惟日求天下才智者與
策廉者理財勇者禦敵爵賞無出此三者則國富兵強大
敵可服若以驕悍之將馭無制之兵空言恢復是却行而
求前也優游歲月潤色偏安錫爵豪傑於草間起異雄爲盜
賊是株守以待盡也惟廟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實績課

人則真才首爲國用而議論亦官矣分遣使者募募漢豪得才多者受上賞則景傑皆畢命封疆而寇盜亦少矣東南人滿或賜爵或贖罪則豪右皆盡力南郭而軍餉亦克矣時不能用尋進本司員外郎以兵隸史公可決史公大喜得公公亦自喜遇史公知已馬士英惡之出公遊義知府史公泣涕曰子去吾誰依公亦泣願死生無相背踰月揚州被圍佐史公拒守城破投井死任公民育者于時澤濟寧人天啓中鄉舉善騎射真定巡撫徐標請於朝用爲贊書理屯事真定失南還福王時授亳州知州以才擢

史外

卷十八

十五

揚州知府史公倚之辦賊史公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則絕飲一夕進數十觥思先帝泣下憑几此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進語其故任公曰相公此卧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史公罷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述任公意乃獲免其向患也如此城破任公緋衣坐堂上以鐵身兩手誓不屈支解免閭家男婦盡赴井死同時死者同知曲從直王養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強實功副將汪恩誠幕客盧渭歸昭

諸生高孝績王士秀王纘王纘王纘武生蘇之藩諸者陳天接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丹于徐某故自

纘

注有典曰嗚呼制科資格誠不足以致非常之才然烈帝固亦嘗破例求賢而所得者非人且致敗焉則王術疎也夫無週知沈憫之實一切以申韓刑名之學繩天下則雖海宇晏安亦足以招災崇禍細推於亂之日有趨之仁而已矣且其時散亂未嘗無人而用違其才又加以羣小媚嫉劉豪傑而迫梟雄淵叢之敵豈細故哉

史外

卷十八

十六

吳吉士傳 附會應字等

公諱爾壘字介子號以白石門人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是時閩賊已破西安獻賊亦破武昌已而渡河入晉國事益虞潰大舉士范公景文薦公對德政殿問守禦策公請遣間使於西邊土司李魯祁三姓假之重職使起兵牽制賊鋒以待援兵未及行而京師陷依史閣部軍於揚州誓討賊遇同邑舉人祝公淵還鄉因與謀佩刀解一扣令歸遺父母賊警未嘗不生還閣部令公招撫河南諸土寨擒勦自成偽署官辛若跋涉於荆榛中閣部揚被圍

尺外

十七

疾馳入見閣部相對痛哭城陷閣部死之公亦殉焉公著撰輯先節諸人傳目曰仁書傳有小序而各繫以古人曰湛身曰笑曰炮烙曰父曰自刎曰不食曰閉口曰雉經曰扼腕曰立稿曰歿陣曰觸曰墜曰鳩曰烹曰鉅擊曰刺曰幽曰東曰疽發背曰慟哭統論之曰諸死者或假手於人或憤激自裁或罵賊畢命身死至寤者有之身死敵懷者有之身死家破者有之身死名榮者有之要與禽息鳥視者遠矣於是爲之贊曰被犀甲操吳戈氣之雄騰天河驚廣野捐愛戚志之洪頭匪恤我心赤我血碧長城難壞白

如貫日論者謂公之自道也公先有故人殮其屍而寄棺於佛寺寺燬於兵火棺亦燬焉其家函所寄指葬之揚州既陷南都遂不守吏部文選司主事會公亨應同無語起兵亦自斷爪指裹而瘞之謂子筠曰此身分列君國此貞節之泉壤筠亦時語人曰我一門已登鬼錄父子當同死主事及會公被執並及筠顧謂筠曰勉之無自負筠曰諾於是父子同死會公弟利應曰吾不死何以見吾兄於地下急奉其父故廣東布政使棟避之肇慶乃赴井死棟弟杖爲滿圻知縣益爲貴州僉事皆死之人稱會氏一門五

尺外

卷十八

一八

節會公字子嘉崇禎七年進士臨汝人

汪有典曰嗚呼志士仁人所以砥礪於平時者其意氣豈不遠哉贊文忠父叔交先生人模樣書云士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尋一真節婦人做樣子則不難矣以故文忠若其訓而大節千秋與古之成仁取義者爭烈焉公之仁書亦做此意而尤加切殆異於以標榜爲名節者矣

張侍郎傳

秦變雅堂

公諱伯鯨字瀚伯江都人萬歷丙辰進士歷知會稽歸安
斷三縣天啟中大計調補盧氏當是時大璫弄柄天憲王
爵由其喜怒家宰修人子禮惟謹稍強者輒罹奇禍公
卒不少變以外艱歸崇禎二年服闋公初以不附瑞朝夕
慮不測死無所名至是帝英斷深遠如厲風門生義兒輩
略盡公嘉展布有地慨然以廉清內外爲己任苦一切不
避險難入爲戶部主事尋理延寧糧儲二繼自黃甫川西
至寧夏千二百里不產五穀務糧皆資內地南掠魚河則

五

秦三

十九

節迺迨遠年來中外多故蕭然煩費軍儲不供自賀蘭山
沿黃河至漢唐二集歷花馬池向所稱險固沃饒精兵勁
卒處今皆荒蕪備饑相枕殘黎僅可指數空城遄戍悲風
朔雪寒心消骨而已公踰陳其狀爲通商惠工轉募麥又
徵邊商中鹽遺意立官市法以招之軍民稱便大盜起延
緩擢公兵備倉事轄榆林中路擊破賈思賢斬金趙騰一
座城敗套寇於長樂堡六年晉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督總兵王承恩等分道擊破揶漢部長及套寇於雙
山魚河二堡當是時公氣吞九塞謂五原克捷朝廷威嚴

史外

卷十八

二十

卽內寇自靖其本謀也值內計論罷公還里念時事極本
標末日益壞聖天子孤立無公忠憂國之臣僞君子真小
人相與釀成魚爛將遂不可措手嘗蘊憤意不樂或中夜
起達牀傍得嘆息聲達曙外十一年天子憂賊甚圖一舉
撲滅大治餉思公延寧功起家拜戶部侍郎督理楚餉熊
文燦撫事敗委劾餉不繼於公閣臣楊嗣昌出督師統餉
帥左良玉等軍食盡於部給合計餉額歲三百八十萬而
嗣昌苛繞迂細已甚又懷自用不能諸公盡良玉病不
能用衆多收羣盜亡命擄掠劇於賊怯戰養寇糜餉不可
計顧反謂餉公爲披籍乃更羨良玉慚然卒以文燦故
坐貶秩十六年入爲本部左侍郎改兵部尚書馬元處在
告公掌部事召對萬歲山疾作中官扶出遂乞休明年聞
國變拊膺大慟曰使臣不得從皇上者疾爲之祟也昔瘡
洪田疇以一介事辟命之主猶誓死必報况臣天子大臣
有不梟誅逆賊者目何以瞑晝夜泣聞南都議迎立喜討
賊有主將赴行在表出師而形勢一變羣小肆於建業其
渠魁大慾至仇視先帝言義旗北向者禍不旋踵而且盡
撤江北之旅爲嚮楚皖之弓公聞之抵几曰事無可爲矣

使令先皇帝怪我久遲不死耳明年淮耗至公曰是吾死所也城陷兵衆至公冠履端坐大呼曰張侍郎今日明白死兵衆或嗤曰都愛官爾獨愛死耶公怒突前奪其佩刀自刎死夫人韓子婦郝投井死子雅度請選行部先受公指觀諸君所爲故獨不得死然厲志節不辱其父

汪有鼎曰嗚呼公之抗節也或謂出京開變自經於途然黃岡社濬客揚州與公子雅度交最久求作公傳先期齋沐齋拜盡禮召賓客歌舞爲壽極歡然後以情告其鄭重如此而濬雨至廣陵則主因圖困圍者公寧膏死節察其夫兄弟

卷之八

十一

人子婦同日死節處也爲之徘徊壯跋而不敢以興哀慮取笑於魂魄則公之正命於家必不誣矣予故以其言爲定云

乙總兵傳

附馬應彪等

秦襄峰文鈔

公諱邦才字奇白山山東青州人崇禎時以隊長擊賊河南江北間總兵黃得功與賊戰霍山單騎逐賊陷淖中賊靡而射之馬蹶得功徒步闖天將暮僅餘二矢公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得出公授以已馬分矢與之且戰且射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得功自是知公諱王將援爲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衡者亦以驍敢名賊圍六安急提督馬士英救之始至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爲乙邦才張六安取知州狀來報兩人則應曰諾即出簡壯士二百夜趨賊營突貫賊陣而入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守勿懈城中人喜守益堅兩人促知州署派復奪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邦才衡也皆止不敢逼既得報竟不失一騎自兵興之後賴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公常在其間大小十餘戰咸有功終退讓不自言福王時史公可法出督師願得公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大清兵至史公檄諸將赴援獨都督劉肇基自白洋河至請乘大兵未集曹城一

戰史公持重乃分守北門發礮傷賊者已百城賊卒所部
巷戰一軍盡沒公與副將馬應魁壯子固等皆死之應魁
字守卿貴池人初爲小將巡村落遇賊眾懼欲奔應
魁大聲曰勿怖死死命也連發二矢殲賊賊即退史公因
拔爲副總兵御戰披白甲大書盡忠報國四字於背至是
戰死子固字憲伯遼東人年十三殺人亡命後從軍有功
積官至參將史公用爲副總兵募壯士七百人以赤心報
國爲號戰死同時死者副將樓挺江雲龍李豫泰將陶國
祚許謹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遊擊李大忠孫開忠
兄外 卷十八 三

都司姚懷龍解學曾等皆巷戰死肇基字鼎維遼東人
汪有典曰嗚呼公貌僅及中人白皙均準隸臂而蜂腰善
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禮士大夫嘗爲客置酒自
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和之已復置琵琶於膝注視客曰
邦才自出行間數受上方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
家者惟此身耳一旦有急判此爲國家死矣卒踐其言偉
哉知書者何如哉

史外卷十九 前明忠義別傳

黃靖國傳

公諱得功號虎山遼東開原衛人原籍合肥小食落腮無聊賴走邊塞爲人執轡有神勇運鋒刀如飛雄於酒既醉以往猛氣益厲會中原用兵急材武乃自按行伍中以勦賊功屢進爵靖南侯益封靖國公公之以武藝也不知其所自起其勦賊每戰飲酒數斗提鐵鏑上馬前自衝陣而三填隨之戰酣則解甲擲斧蓋赤身短兵鏖鬪漬手腹以水濡之久乃得脫軍中呼黃鬪子威名震於賊中相戒勿

史外 卷十九

與黃將軍苦戰公建功河北賊渡河而南率所部扼賊於慮鳳之衝一部皆爲精兵賊不敢逼視江淮之聞咸倚公爲重崇禎九年以遊擊遷副總兵分管京衛營十一年以禁軍從總督熊文燾擊賊於舞陽先固聞八月又從擊賊馬光生於浙川之吳村王家寨大破之詔加太子太師署總兵銜十三年從太監盧九德破賊於板石廠與劉良佐等大破賊忠於潛山斬首六千餘級獻忠之在巢湖也焚攬陽奪商丹百餘艘募糧鄒卒謀南下聞公兵至走而營於占城長嶺潛山之險阨處也公夜半至緣山背謀而升

賊大擾越崖澗奔公追擊之自古山天井湖老鶴頭黃泥港六十里橫尸無算奪百產數萬救回難民數萬人賊腹心謀士婦豎皆盡於是散而便道攻桐桐有闕曰北峽阻深爲賊出沒地安廬道鄭二陽命部將廖應登自舒守桐應登之衆不敢入闕公奔桐急則送應登入賊出山逆之應登兵大潰公有愛將曰林報國每用兵報國輒爲前驅賊畏之亞於公至是報國至而賊趨虎首作北誘報國深入賊之羣賊正相資公突入虎陣斬虎衆復潰而走賊有勇將年少皆殺號無敵將軍於是無敵將軍呼於陣曰汝

史外 卷十九

二

曹何世也吾爲汝曹擒黃將軍以來衆賊皆按轡觀之無敵將軍奮勇大呼馳至公前公立擒之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背右手策馬去賊衆大驚於是應登潰兵乃得會於桐先是十一年史公可法爲安廬道公與宋劍謀太監盧九德軍九德守承天聞賊在潛桐間遣公來救公出賊不意殺賊數百騎賊入山不敢出而史公部將朱三才者一日飲酒醉入山中殺賊公慮其敗也率數十騎隨之三才遇害公怒提鐵鞭擊殺賊數百騎而還其梟雄急難如此十五年有給事中劾公擅殺桐將張寶山寶山蜀人總兵鄧

史記

卷十九

三

圯之小校也。爲桐標營。夜入山。襲賊兵。潰死於公。無與會。桐城令楊爾銘徵入京。上書白公。寬且論刻功。在江淮。天子乃以公爲都督。兼太子太師。予禁兵三十。用兵江淮。豫楚之間。是年十一月。張獻忠圍桐。急是時。公駐兵鳳陽縣。令張利民遣人間道告急於公。期以四日。如約而至。公則兼程進。自鳳陽三日行。六百餘里。賊有自北來者。呼軍中曰。走黃家兵。至矣。賊營皆亂。倉皇棄其軍資而去。及公至。城下獻忠已走數里矣。公追及之。獻忠呼曰。黃將軍何相厄也。吾爲將軍取。公侯留獻忠勿殺。不亦可乎。公曰。吾第欲得汝頭耳。何公侯爲也。急擊之。賊大敗。獻忠走。公縱馬追之。而賊以輜重牛馬遺民男女。塗道追少緩。逸去。夜半。公同桐明日縣人出謝公。公深自辭讓。曰。諸君守城勞苦。得功殺賊。自其職。何謝也。且日賊已西。一二子遺當深耕易轉。而戶口流亡。室廬已盡。今吾將獲牛五百。給與民。間有司當勸耕毋怠。又告羅九武。虞宗文。諸將當始終立功。名是夜。賊復圍營。遇伏皆走。明日復追之。不及。而還公。於是遂引兵北去。越二日。復至城下。獻賊復來。潛伏山間。待之。賊不至。乃還。公嘗遇獻忠於石牌。幾成擒矣。忽大霧

史記

卷十九

四

驟。而獻忠遁。又嘗射獻忠中之。復舉鞭碎其顙。左偏。獻忠負捕。驛馬奔公。馬忽蹶。易馬追之。獻忠逸去。公始建功。河北已而在江淮。而爲德於桐者尤多。桐之人築廟以祀。至今猶歌思之。凡公之擊賊。僥獲而僥失。天欲仁明。留此窮兇以成禍。亂。人力之所無。如何也。以故公每與賊戰。遇賊。輒報。天將曰。天不欲我成。此大功乎。立數行下土。亦莫不感憤流涕者。十六年。公西入楚。賊鄧公威聞黃將軍兵至。即喪胆奔竄。實同時有曹文詔曹變蛟周遇吉等。號爲名將。爲賊所憚。與公同矢赤誠。報國皆戰歿。前死莫竟其功。公雖忠勇。職繁。五無援。諸將皆持兩端。以苟富貴。莫有與同心者。而甲申之變。告矣。公聞難。號哭誓師討賊。而南都立君。分江北爲四鎮。以公與劉良佐劉澤清高傑分統之。傑封興平。伯駐揚州。良佐封廣昌。伯駐壽州。澤清封東平。伯駐淮安。公先封靖南。伯至是進兵駐廬州。揚州故華。灘地。諸將爭欲獨之。而諸傑先至。傑故降賊。淫毒不可法度。使揚民畏之。登陴固守。傑遂攻城掠。婦女四野。遺屠殺。史公可法。是浙以大學士督師揚州。慮傑難制。乃議以小州子傑。而移公。儀真相牽制。登萊總兵黃蜚往。

史記

卷之九

三

京口取道淮揚公與裴稱兄弟聞其將至率騎三百迎之
傑稅公圖已潛率卒伏道中公至土橋角巾緩帶尋食且
飲馬而伏兵皆起公出不意舉鐵鞭走飛矢雨集所乘馬
直千金斃於矢際他騎馳有賊將舞槩直前取公公反關
撲其槩而扶之復殺數十人聲咆哮如雷躍入穎垣中乃
免當此之時公隨行三百騎皆沒健復遺精兵千人襲儀
真爲公部將所獲無一存者公與傑交惡各泊兵欲相攻
史公知屈在傑親爲調釋乃止會僞太子至金陵是時南
渡主關弱焉阮濁亂朝政人情憤極皆言太子爲真公上

本朝劉澤清託名勳王大掠而東亦降

本朝寇其反復疎之高傑爲總兵許定國所殺劉良佐亦
來降四顧止公一人獨支危軀大兵破揚州史公死之

史記

卷之九

六

遂下金陵福王奔蕪湖至公軍公驚曰陛下死守都城各
鎮尚可合兵以圖興復奈何聽奸臣之言先出乎困歎曰
二百年國運爭此一時十五省皇圖歸此片土臣進不能
戰退無可守大事去矣與大兵戰於荻港公時傷臂幾
墜衣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督麾下八總兵前迎敵
劉良佐大呼岸上招降良佐殺賊亦有賊名每乘乘馬破
賊賊中稱之曰花馬劉至是公見良佐招降則大怒裂帛
髮上衝冠叱而罵之曰汝乃降乎降將張天祿從良佐後
射中公中疾公知事不可爲呼良佐曰花馬兒黃將軍男子
豈爲不義屈事不濟命也擲刀拾所拔箭刺喉以死夫人
出車資沉於江亦自刎中軍田旋捷王出降公葬蕪湖赭
山上人爲之立廟
江有典曰嗚呼李將軍才氣無雙而絀於用武之時天下
莫不傷之公之雄略願與李將軍類而踣蹙於傾覆之際
奇命臨節艱難轟烈百倍於李將軍而數奇抑又過之悲
夫寇賊奸宄被蒼旣非無意而生復以公戡亂之材下陽
九之運與亂臣賊子並時而出傾側接俾之功不克遂
卒以身殉接首可堪高處問哉

高司寇傳 附黃端低等

公諱倬字枝樓四川忠州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四年以縣令徵授御史以疏論劾遼總督曹文衡總監鄧希詔相詰奏事貶秩坐草場失火下吏逾年釋歸起上林署丞歷遷右金都御史提督操江南渡拜工部右侍郎由左侍郎拜刑部尚書初文衡與希詔之詰奏也帝詔羈力幹濟以副委任公疏言文衡骯髒成性必不能仰鼻息于中官希詔雖賊未亡何能化戈矛爲同氣封疆重事宜撤希詔安文衡心若文衡不足用宜更置勿使中官泰之諸邊鎮臣

史外

卷二十九

七

如希詔不少使人效希詔督撫之展布益難即諸邊督撫如文衡亦不少使人效文衡將邊事之廢壞愈甚疏又貶一秩蓋烈帝嘗謂太子曰羣臣所上書多爲人營私解救而故用浮辭管我勿爲所欺其成見如此故外廷疏入始而調停繼而偏左爭之愈力則持之愈堅任奄人愈專而斥逐諫臣愈甚其失天下也職此之由逮於福王益縱欲敗度羣小爭以聲色近嬪妃之選不絕於道狗馬土木繁費益多太妃至搜括實金無慮鉅萬而內官請給工料銀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費以數十萬公

請裁省光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公又以爲請皆不納給事中李公清疏言昔召公戒成王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鼂錯曰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明乎人君代天理物以用賢勸農爲上而區區器物金玉不與焉國初建宮殿時或言瑞州出文石可琢以築地高皇帝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若華美是好豈不過侈至哉言乎陛下今自中州播遷櫛風沐雨脩極艱難漢帝之不忘麥飯豆粥唐宗之不忘質衣儼舍此其時也不則侈用必至於多藏多藏必至於厚歛厚歛必至於煩刑雖全盛猶虞不支

史外

卷二十九

八

況此江左一隅乎又甄言伍胥之掘勾踐也曰爲人能耐辛苦蓋謂無荒於食無荒於酒無荒於色無荒於理宮瑤室之觀與南金和寶之玩也今何時乎宮闈已墟矣陵寢半蕪矣登城北望慨然可涕故臣深望陛下無忘痛耻以此志爲中外倡也公持之力爭卒不納大兵破揚州勦臣趙之龍密遣使責降書請大兵渡江大兵且薄都城王猶集梨園爲戲樂與諸內臣雜坐酣飲夜半出奔之龍率羣臣公侯伯駙馬暨軍中降者凡二十三萬人公痛羣小覆國而王奔莫識所之也仰天椎胸投繯死同時殉

難者黃公端伯字迎祥建昌新城人崇禎元年進士官儀制司主事國破百官迎降不出捕繫之閏四月論之降不從卒就戮絕命詞云欲識分身處刀山是道場劉公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崇禎七年進士官戶部郎中趙之龍將出降入戶部封府庫憤手搏之之龍跳而免遂自縊吳公嘉胤字純如華亭人由鄉舉入戶部主事奉使出都聞變還詣方正學祠投繯死龔公廷祥字伯輿無錫人崇禎十六年進士官中書舍人衣冠至武定橋投水死中書舍人陳公燧及其子舉人陳倫俞縉死欽天監博士陳子階國子史外 卷十 九

生吳可箕武舉黃金應布衣陳士達并死焉有乞兒題詩百川橋上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獨常器在甲田院乞丐若有命一條投水死李公字心水號耿碧興化人崇禎辛未進士隱居四十年考終

汪有典曰嗚呼勾踐薦材耳使湛樂淫荒情蕩於捧心而志馳於膏脂卽文范諸臣亦安所用其策哉顧卒能忍嗜欲信老成雪仇耻君子取節焉弘光之時何時乎福祿酒之慘而罹於前而壽皇享之痛卽見於後此誰家之君父而忘之乎聞爾梅刺金陵云藩王之仇與人異人居其

一爾居二又云不念何人殺爾君亦念何人殺爾父又云殺父之仇竟如此殺君之仇何足齒蓋痛乎其言之也崇禎錢澄之謂其非朱氏子或且辨其知報而失於考意者其或然乎至於羣小諸奸塗面登場猖獗播弄泉食暫宿自其常態不足深責何者彼於朱氏陷路異姓非其種族固宜痛癢不相關也此爾梅所云書朱高貴託君臣今當生死卽塗人匪曰君親故至是爾曾公爾爾君親若仇父仇猶等閒寧知天道原好還公爾將爾舍爾去降旋獵獵獨鍾山也歟如公等之竭忠貞而繼以死特識人倫而史外 卷十 十

存天理耳豈有異乎予感乞兒之節誦其詩而興嘆曰嗟乎繫何人其叩門拙言解者僞欺斯人而至於乞也必廉耻之分明而介不以三公易計惟出於乞也嗚呼斯人而終至於乞也明安得不亡也故附著於篇云

袁總制傳

公諱繼斌字季通號臨侯宜春人天啟乙丑進士授行人
崇禎庚午拜御史左遷南行人司司副轉禮部主事發西
典廣東鄉試遷山西提學科臣李世祺劾大學士溫體仁
吳宗達上怒謫世祺於外公時未出都上言曰發願欲鳴
義鷹欲擊今鳴而箝其口擊而箝其羽臣所深憂也上以
越職言事切責之中官張夔急總理戶工二部檄諸曹郎
以謁尚書儀住見公爭之曰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
節然後有事功今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坐尚
史外 卷十九 十一

得有廉恥乎上仍切責之公數忤權貴人輒起輒斥已而
以賊陷襄陽爲部議所抵復逮繫議戊午午以應總督九
江諸軍務大帥左良玉擁兵跋扈家且百萬皆降賊初軍
襄陽邵連敗引鄒安池間轉餉不繼寔爲暴上下數百里
江凱中斷公致苦良玉聲大義移餉十餘萬給之兵始戢
然不肯一戰張獻忠圍武昌公疾馳趣良玉西援見浮屠
蔽江指謂良玉曰將軍忍見此乎將軍功多罪亦不少朝
廷不背過之一歲兩道中使宜諭開國徐中山所未有也
奈何下圖報稱人孰無死張睢陽死賀蘭進明亦死吾行

矣寧爲壯陽死不爲賀蘭生左大轍始進師公錫以牛酒
授方畧破賊遂復武昌乙酉福王南渡馬士英專權立功
亂政下僞太子於獄良玉得聞起兵東下公集諸將泣
曰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因詣良玉賁
之曰高皇帝負若耶烈皇帝負若耶奈何以鄰大放劫天
子我段秀實也豈從賊反耶是時良玉已被病聞公言背
汗下喘發曰表終不可以抗袁公一夕自盡死先是公知
良玉意不可返以密章達都下架大砲橫截江中至則皆
廢也勸勸髮毫一東馳書上福王錄其副馳白父母曰人
史外 卷十九 十二

臣事君猶父母也今爲君故而幾危父母以不幸名吾有
死耳念受兩朝鉅恩尸一稟皆朝廷賜也願毛種種期親
所遺全而歸青張廷秀歸顧所髮於其妻髮之髮若勛我
髮見父母當如是太兵定金陵良玉王臺庚辰軍降挾
公俱北公求死不得軍中自銘曰死事也易成事也難爲
嬰弗克爲曰難張張死匪先許死匪後臣心靡他請獻我
后抵大勝關親王傳語袁總督着隨行與以大官做又自
銘曰大官好做大節難移成仁取義前訓是依文山袁山
何止唐幾袁山公自銘也八月抵吳台易服以朔公引疾

辭坐一室讀易春秋史鑑及謝華羽諸集作經觀易觀二
書未就丙戌六月復令就官公慨然曰不殺者與朝之
仁效死者明臣之義卒不屈而死

江有典曰嗚呼貂寺鵠張狼藩跋扈士氣臣節掃地盡矣
唯公砥之始稍稍振然亦無救於亡也迨夫南冠既繫丹
心不改終不死溺不死七日不食不死張難百折正氣熱
而從容南而後死蓋天雷正氣以死莫乾坤按節候
氣感其自主水火兵刃弗能斂也豈偶然哉

金文毅傳

附江孟泰

字

汪純翁

布子

謝

公諱聲字子駿號正布休寧人

湖廣嘉魚縣崇禎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時盜賊竊起國勢日壞敗在廷諸人皆儒緩

不任事公在翰林窮晝夜讀史考鏡古今治亂得失喜談兵講求古兵法營陣戰鬪之術欲得常為天子殺賊同館

皆自笑為迂已已大兵入門上御平臺召廷臣條上方得衆懷貽無一語公伏地哭曰大小臣工罕有為陛下任

事者上問公計安出先是南武人而髡者曰申甫雲南人

更外

卷二十二

任俠有口自言入嵩山遇異人授以書一卷啟視皆兵法

言軍戰甚具自習其術往來公卿間是時大兵自大安口入遠薄京師九門盡閉公念事急遂以申甫言帝召

見立授京營副總兵而公以御史奏其軍然實無兵于南

令甫招募所募卒皆市井鬻人子不知操兵而甫所授

又長於用車猝不能辦取民牛車加竹盾給之公疏陳

不可狀而權貴人俱不習兵與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

起用謀先委之普敵日夕下兵符趣戰而大帥滿桂先一

出列戰馬為僂月圍廬潰而陣大兵遣數百騎假漢職

入其營矢自中發一軍皆殲甫乃戰死而前時噤不出聲

者爭告甫且交章論公書生誤國賴上明察詔勿問公亦

再疏自劾乞賜罷斥不聽庚午以御史巡視陝西未幾以

病告章五上乃許癸酉輔臣徐以啟薦公修曆乙亥擢山

東驛傳道俱辭不赴當是時天下益以大亂公居休寧之

縣山懼旁邑奸民猝起愛郡人二天一偶僮多謀畧足辦

賊招與計事天一勃然有澄清之志遂推奉公事靡不盡

力因設友助法團結鄉人為守禦計良民皆習弓矢聽金

鼓識進退環視之境無不聽命公曰徽一郡耳沐通江右

兩浙陸走寧國大呼他郡地勢坦迤衝徽重嶺登險踞江

南極高之地倘積三年粟其中人人自捍雖離國獻手萬

賊可安坐而撤之吾保徽州所以蔽江東而衛陪京也然

竟以此為馬士英所陷幾不測馬士英於人福王時用事

湯亂東南者也時為鳳督癸未三月某日兵數千聲稱

兵奉督徵抵徽之初門語雜五

五

緩聲掠徽人震恐以為

賊謀抗拒之天一則腰刀抹首

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

里擊破初門斬徽大半置始定王英以倡亂許公將致之

死天一爲辨疏詰問上之復作。天說虎陽訴諸貴人公
亦上疏自理上覽疏識公名詔起公翰林修撰故事修撰
專授及第第一人無他官遷者公膺是命蓋異數也會遭
母喪力請終制明年三月賊陷京師帝死社稷公慟哭啞
血誓身自擗未死者再乙酉五月大兵渡江公懸太祖
像於明倫堂率士民痛哭三日集鄉兵分扼六嶺貴池副
榜吳應其宣城諸生麻三衡皆應之會迎降御史黃澍元
魁見公詞於公爲故人公信之遂爲內應城破被執公擲
天二去曰老母在無從我死也天一走歸拜其祖母母及

酒朝日吾首與空公舉事我亦能使公獨死矣追公及之
大呼曰我金翰林矣軍江天一也遂並執行至某所天言
笑謂公曰一泓清絕正足怡入公曰大丈夫死即死耳當
與天下共見之天一肅容謝曰逮受教追過蕪湖天一以
囚服從朱櫻帶刀者一人至閣遵古家遵古亦徽人與天
一同補府諸生有名家落僑蕪湖見天一執手熟視良久
且喜且泣曰事至此奈何天一曰無他言往拜孝陵死見
高皇帝耳遵古作雜黍進酒當是時賓友滿座視歸此兩
人此兩人把酒淋漓論議感憤激昂賓友聞之皆驚竄走

而帶刀者竊嗟嘆曰君無以我武人鄙我也我雅知忠義
今世吾心服者史閣部可法黃總兵得功金翰林及江君
四人耳然觀子亦義士者言仕坐子無乃有不盡之言乎
二小卒伺門外帶刀者竟去遵古因嘆息不得一見金先
生也天一遂索敗紙書數字投遵古見公至則僧海明先
在與公密語公曰甚思一見文石也文石天一字遵古還
招天一前帶刀者不許遵古正色責之曰君何與初言誓
也且吾家屬士餘日猶須臥子帶刀者曰不然金翰林好
將電親自被執不劫報猶使諸君並坐我獨待立於甬新
史公金翰林金翰林金翰林金翰林金翰林金翰林金翰林
史公金翰林金翰林金翰林金翰林金翰林金翰林金翰林

承曉歸
本朝爲內院學士欣然迎公公張目字謂承曉曰亭九襄陳
亡時先帝素服臨祭九壇備極卹典豈有受恩如亭九而
甘心降敵者吾竊疑其僞也天一復朗誦論祭文承曉歎

然出曰此老火性未除吾不能再見明日公出通濟門
衣冠望孝陵再拜曰臣力竭矣虛負國恩端生受刃時
年四十有八天一同日致命從死者江孟卿陳繼遇吳
慎余元英後應箕三衡亦不顧死海明聞公遇害乞貨市
棺徑前抱公屍而歛漢兵呵阻之海明不爲動卒歛公
載歸蕪湖巷中閤入蕭倫賈客也素不識公聞喪至拜之
見棺惡然曰此豈足歛公者吾有善棺值百數十金其
伐材環銅文漆皆在明時此乃我公所安寢者也遂易之
孟卿諸人悉改棺題銘諸家皆奉柩歸惟吳余無人至者
史外

遼古買地葬之而倫爲立碑書名氏鄉里誌其葬處方天
一之殉難也妻子將天官弟子洪備毅然曰是屬責也
熱走烈日中數百里以義激勸婚友及子貸大汙汚衣無
可易輒解衣於溪暴之伏身水中候其燥衣而後行得百
金贖天一妻子於官而以其餘買田宅里之旁給養殘焉
公舉義時自吳麻諸公外有在籍山東巡撫寧國即祖德
職方郎中涇縣尹民興徽州推官溫璜等皆同事諸生沈
壽彝吳太平阮恒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俱死之
乃徐淮者與吳漢超收演軍連破句容溧水高郵溧陽溧

太平諸縣三年丙戌正月兵敗漢超入見曰首事者我也
剖其腹臆長三寸妻戚投樓下死唐王特贈公禮部尚書
益文毅

汪有典曰嗚呼公以經義負盛名學者宗之此特其庸耳
上嘗令中使覘公布被蕭然篋中不名一錢爲之太息江
天一云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有味哉魏禧曰遵古學問
君子與天一爲至交倫賈客海明倫何其難也倫與四義
士皆平生不相知識獨以遵古義發動於中久而不懈雖
古人何加焉文月來迎其兄喪夜夢文石語之曰我無頭
文月曰頭固在也曰非是明日開棺頭果誤他棺中方倫
已收義士屍後三日滿洲兵大至屯其地人以爲忠義之
報然非倫曷濟哉

公被執時與長兄書云生死禍福皆有天命我等唯順
受之而已不必避逃我家爲王事勤勞死者死得其所
卽流離散亡亦流離散亡得其所弟日內靜觀之殊亦
不大悽慘視死真如歸可見平昔學道得力今爲郡事
未定不得不忍死在此毋令內地有慘變將來反謂我
誤郡人使郡人糜爛是弟真誤郡人也兄可鑒定以待

一切聽之天命唯父母南極未歸土日夕在念前日奠
墓地不知已成否知已成可擇吉日之最近者及早葬
之此爲要緊聞兄等前日積薪於屋俟有惡即舉火自
焚此真學道人弟所至欣羨者也與長男書云我往南
京去道經等聞我信必求自盡可且止之俟我南中信
歸再聽行其意未遲也爾在家中不必驚惶當此國家
大變人民惶亂不能自保之時不得其所者多矣如我
三月爲國勤勞今一日得正而斃自不枉我自問六月
來一身久如探囊無物之憂憂念但念郡事未定此心
更安得安哉
實實不安倘百姓安堵則我瞑目矣各鄉尚有好事言
兵者此實無益我死實甘徒殺百姓何辜孔子曰以不
教民戰是謂棄之此我數日之所惓惓也大丈夫不欲
自盡自盡非大丈夫事古人云吾國之三公不可辱於
賊此中自有道理我絲毫不亂我向欲自作年譜多事
未遑在道隨記隨書成編當寄回付梓公之臨難不肯
苟免從容就義如此而外間云云殊多刺謬如石門亦
云先生致命時許多周折何耶

溫司理傳
公諱璜字寶忠烏程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徽邵司理聞國
難慨引佩刀嘆曰此身當付汝及馬阮亂政明事日覺公
精誠惺惺義勇爲敵愾計不少懈乙酉秋王師下金陵
所在歸附公與金公聲分兵據徽大兵入境金公被執
公猶聚眾嚴守郡城邑紳黃潤爲內應城遂陷公謂夫人
茅氏曰吾守土臣義不可辱收當自爲計夫人與女寶德
俱誓死公先殺長女夫人匿其幼子遂整衣臥公以刀截
其喉少頃夫人嘆曰未也再刃乃絕公自刎不殊皆師張
誦其詞
五日手操其劍及死衣衾不各負氣骨節俱不
屈體亡故見其清操麻冠懸於鄉紳試薦擬舉侯而
他處失陷邑委忠清公義渠渠器重之越二十二年丙子
始獲鄉薦又庚午癸未會試同考吳忠節公甘來汪文毅
公偉於落卷中挾得公卷慶得大力薦之乃得第後公果
闔門殉難與三公同爲節烈名臣
汪有典曰嗚呼甲申乙酉之際上相握印劍專征所在督
撫及諸大帥擁重兵環賊壘而軍者相望也無能一紆國

家之禍甚且送欵賊廷推刃君父區區司理何有哉向欲
異趣管華殊轍自古嘆之別倉卒摸索於文字之中卒死
生不相背負豈易得哉且公連舉三十年老進士卑司理
功名富貴日暮途窮夙昔講學寔爲東林眉目者簡崇仕
靡亦倒行逆施而海內方羣仰之爲泰山北斗公卽少自
妄蛇既有執簡書公後者顧公卒不出此三公可謂能知
人而公亦可謂不負知己矣爭光日月其不在是與

卷二十

九

吳副榜傳

公諱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崇禎壬午副榜乙酉
王師下金陵謀起兵被執不屈死如梟自襲爲之序曰嗟
乎予讀樓山先生遺詩及子班北歸手奉史傳歎歌虞之
際文章朋友何其鴻昌俊偉極一時金石膠漆之剛堅又
致嘆可海一堂同聲合志相與憂憤激烈慷慨悲傷以至
於殺身成仁不待傳檄無煩號召如虎符令也嗟乎海岳
精英文章星鳳不必待時而駕威儀曷時一代醞釀三百
年培養風運難盡而薈輟日月之光兼總英雄之畧者受

十

命挺生電策雷驅金戈鐵馬畢命遂志以身殉君國不
辭膏斧甘心斬絕此唐宋以來所無而吾黨學問氣節數
十年輪囷離奇鬱蒸所致不可誣也猶憶當年聲氣千里
命駕風雨不渝晤對雖不以時不以地然三年應制會
傳京十五國人文畢集南雍之盛踰於北而諸生以禮相
見或珠盤玉勒推執牛耳會音咸千百人或某月某日甲
與乙相往而盟告之天地父母倚蓋終身砥礪期許大江
以上爲吳樓山劉伯宗城大以下爲楊維斗延樞張
大如應而雅揚上下之間絡繹八省郡合吳楚則余與

陸不報還里咸不至一日樓山責子不援同郡湯薦玄
之難余既未與湯相見又不敢忤父執賢者適於臨侯
使先生出獄特提兵憲揚州樓山相過數言袁公語學
使省免疏車送入閣樓山之爲友又如此時年伯周仲敷
令推以表服來南兩當事樓山諸君左右之一日於高座
寺取門生五百餘人余在座有所問不合去樓山不以爲
杓也是科密之德朝宗擬第三下第辛巳年歲先君由粵
調衡詠更調南破之襄陽監寧南軍左良余往返萬里上
書萬言卒獨救旋於三百萬贖賊三十萬醫兵中皆同

史外

卷七

七

志力是時將之爾第尊先生而謝以免無逮平賊兩
奇志樓山在紹興嘉興沈義翔藩司賊中與余同不于
苦辛窮之乎有兩不得當也壬午夏秋余從方孩先生
貴州楊樓部延江錢股求朝孝魚仲陳皇士長附孟長入
應春和洗心詩送黃石齋先生通期戊五溪同魚仲黎懷
真金陸拮据行李送吾師范大司馬應詔入京時樓山罵
石齋先生關人於爭海寺於司馬多所條對又同樓山王
一手子建嘉與看懷寧縣于等於魚仲河房復大罵懷寧
竟夜則目樓山者多所不可惟余知樓山玉岳在胸獨月

駭心事與境忤潦倒拂逆或奮袖傲昂忽成聒大嘆臥鄰
女傍過致罵座皆三年後死事張本也是科惟子一售子
已入徵與樓山雅賂寄章宋轅文徵與夏仲文金陵吳王
隨國劉宗鶴問上元百餘人同質副榜京兆金楚曉先生
謂副榜之盛百年所無千秋致慨特刻題名叙齒二錄記
知南國賢書竟以是終裁此後賊勢孔亟中原板蕩同志
烏歟故矣甲申崩圻南都建立吾邑割地隸與平與平仙
父民亂百口無所託秋冬走南都時懷寧翻案取用放手
殺吾黨修報復子靜臥一小河房聽之樓山定生以救仲

史外

卷七

十四

取南來定生不獄樓山疏而免校尉屢及子門不縛或曰
劉鐵意力孔明子不解也以小草與賊敵夫重仲文孟
蘭正貴州兄弟錢魚嬰無錫程權伯正與朱嬰士金陵張
拙生吳縣魯儒發和州同泰特用敬夫毅然請危聽余時
以獨子侍兩親兩辭閩邵史公可疏薦救災監軍歸泰
親走鹽官依則梁兄轉徙至張螺浮海監大白居卒遇
大兵殺掠男女二十口子驚憂病百日死一永夜復生還
里則

本朝第一

巡方使者姜公

金

徵書特薦已三到門按臨泰

州子時泰親奇寓宮紫玄家時錄免紫玄與周傑團兵憲

亮工親來勸駕予扶病告額至再後姜綱級始免時在乙

酉深冬則傳聞樓山以義靈節死江上子方父子死梁溪

敬夫從戰老嘗豪創歸死和州湛至死萬安孟璣死巡縣

克威死海上仲文全家死西粵太平蘭芷兄弟死豫章羅

贈兄弟叔姪死嘉定臥子蔡仲父子死華亭樓部發美周

南祥死處美周者庚辰同百史巢友與予分咏黃牡丹至

十律爲虞山宗伯錢謙益所特賞以永與樓山同前書故前

不害係巢友海鹽爲立額布衣髮削一以督撫死費之以

史外

督撫死粵樓山當日相救不愧也甲申超宗先以揚州城

守死亂民子一賦絕命明志死非都後維斗崑蜀趙我完

自許朱昭明諸君無不死眉生客之惠連年少如須臾

公拙生咸大半棄妻子散家產去鄉里以僧死於名山山

方湘客在粵稱殿上虎子杖造成死彌發爲大司馬歸死

謂少爲大中丞僧死南岳嗟乎列皇帝殉社稷自閩學以

下殉王者僅二十一人議者謂建文之難與魏璫殺戮忠

義種子殆盡何以奮義竭忠死者如微之表旌途父與昌

黎等云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善者

本朝其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奔冕不加於身祿食不進

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延頸受刃死不辭在古與今百

不得一今吾黨皆太學諸生所謂弁冕不加祿食不進死

者僧者數十百人視微之所褒百不得一何啻霄壤又議

者謂崇禎間處士橫議擅操國政要挾公卿皆漢亡國事

試想義膽繩樞乾瑩朽蠹與朝廷似有間乃一聞國變同

毀棄身家上減宗祀下殺妻子斷頭碎骨浩然不顧以燕

二祖列宗教義自非讀書明道窮理養氣靈居確然切礎

砥礪安能以天下已任綱常名教共肩一至於此小東林

史外

樓山首倡之其制義詩歌古茂辭高古不必論讀其北

史史論與東林本末兩朝刺復庚辛壬癸記讀書種子諸

書其刺促寒窓塵埋八股時根究治亂尚論千古至蒿目

時艱於國家陰陽順逆政事人才無不臆記手抄存之夾

袋其功在國家吾黨直與日月忠義同不朽矣冒義之非

如此方大鍼之必欲殺公也公語侯方域曰今有欲吾謝

大鍼可轉禍爲福者豈不爲茫茫所笑哉會左良玉稱兵

聲言清君側而大兵已逼得乃解公歸起義賊敗被執

沈刑諸刑者曰吾死勿去吾冠將以見先朝於地下也

笑而死授命處血迹至今猶有洗之不去

汪有典曰嗚呼公羅九經二十一史於胸中洞悉古今興亡順逆之迹當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公多憂危之言人皆竊笑之迨其後天狼壘鼠禍機將發大臣將相又皆畏罪持祿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身爲餌公則張目奮袂而言之禍福利害不爲少動人又竊而笑之羣犬吠怪理固然乎同時諸名士之社集者亦不盡皆君子而死生不相關負乘然霜泣鬼神者正自不少也予次公傳錄冒氏之文以附見焉誠不忍其沒沒已也

七

凌御史傳 附凌潤生

公諱馴字龍翰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從督撫李建泰出防河授職方司主事流賊薄保定公獨戰不支被執不屈刀矢及腦貫喉賊視已死乃去頃之復獲剗少愈亟馬赴臨清首建義旗斬賊官復東晉八十餘城福王南渡聞其忠勇拜監察御史巡按河南監各鎮軍、大兵渡河汝寧鎮將劉弘起欲南避公獨勞挽諸星馳歸德兵缺餉空逼諭士民誓以死守豫王遣人招降不從而著縣事胡斯等已開東北門迎降王下令無殺凌御史不者卽屠城衆郡帥公公與從子潤生已仰藥自殺奪去之拔佩刀自刎又奪去之公乃投印井中具疏云臣誓不受辱屬者仰藥引劍兩被強持因思慷慨而歿及小民何如從容而善全大節臣年七十登第末選一省子年四歲生來尚未識面受命疆場義不反顧伏乞大駕乾斷速定戰守之策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南向再拜誌單騎見王從子潤生從王曰御史私渡河復抗大軍何也公曰以大明之官歸大朝何云私職授監軍恨兵微不得一戰何云抗王默然愈加敬禮手金爵侑酒公曰天不飲也贈大帽貂裘革屨復

不顧或謂公學文文山耶公曰忠孝至性何事慕做斯學
道蔡鳳監軍道吳汝琦於公前公笑曰我已辦一死來矣
遂自縊潤生亦從死公遺豫王書願堅盟好慎勿南下否
則楊子江頭交御史卽錢塘江上伍相國也王嘉嘆久之
爲治喪成禮而去

注有典曰嗚呼時勢窮迫之際不幸嬰賊鋒以死或慷慨
自裁者多有然斃死復甦不能再振全面改行者亦復多
有公瀕於死者數矣殘喘餘生蒞任二十日驅馳數千里
餉絕兵空莫有應援淮北一帶望風附款豫王於公復有
史外
加禮此亦良禽擇木之秋也至秋始相殉以死者亦未必
徒以首領易虛名也

陳給事傳 附徐子遠等

公諱子龍字臥子號大樽江南華亭人負奇偉惆悵之才
視履高濂不可一世與徐公孚遠夏公允彝交善相砥礪
爲名節崇禎丁丑成進士出黃公道周門除紹興司理博
擊豪強不少貸陸境有劇盜單騎入其營降之遠述肅然
擢吏部主事旋告歸福王時起兵科給事中疏請慎名器
謂陛下問關南返從官幾何今天位既登來者何衆人誇
異戴之功豕切從龍之念傷體害政非國之福夫勅功誘
善惟在爵賞一爲輕溫後將無極嗣後果係服勞有功但

史外

卷三

三

賞賚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曹風不稱之譏犯太湯
負乘之戒又言請用賢勿二爵人以公一在憲臣之宜召
也憲臣老成清直海內盡知今入國門寄居蕭寺不得一
望天顏在陛下方謂大臣和衷共濟恐憲臣顛而奏對之
際復生異同然臣以陛下疑異君子之機從此而生恐君
子有攜手同歸之志黃道周之流皆擲匭而不敢矣陛下
誰與共濟天下哉一爲計臣之特用也計臣清端敏練白
條所服但古制爵人於朝與衆共之舉勅糾封覆轍可監
萬一異日有奸邪乘間左右先容餘司不及議幸輔不及

知而竟以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倖門日開爭之則已有
前例立國之始雖陛下特慎之也計臣者張公有舉清望
表著焉王英川中自晉戶部尚書借以開傳世佳門也靈
臣則劉公宗周所謂草莽孤臣疏論時事觸竹羣奸者也
福王與不聽遂歸衣歸乙酉南都不守起兵太湖兵潰死
之徐夏二公亦抗節死徐公字闇公與公同里崇禎壬午
舉人夏公字葵仲與公同年進士亦同里歷官吏部員外
郎子完淳字存古諸生有異秉十五從軍十七授命磨盾
草檄不與老生宿儒婚沐髮赴義將獻絕命詩遺其母與
妻妾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婦云孤兒哭無淚山鬼目爲濤石道麻衣客空堂白髮親
猶骸猶有夢負米竟何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憶昔
結納日立當懷甲時門相齊問閭花燭夾旌旗問發談忠
孝同袍聲唱隨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
汪有典曰嗚呼張耳陳餘世所謂刎頸交然卒相背負此
無異故其初相砥礪者非也固無問其終侯方域弔公詩
云長箋奏地下端不欺杵曰後死欲有爲成敗事皆偶斷
頸何足惜固其含笑受萬卷識是字文人非無來諸
輕薄顧公事不朽此足以繫三公完淳絕矣綱

石談

笑歸死其得於漸摩者固然夫又不足異矣然終童未聞
善賦汪蹄不見能文方之古人殊難其匹也

徐夏二公之抗節傳聞異辭朱葵尊謂徐公

引

騎鶴東歸似未舉兵死徐越調夏公息影林下淋瀝變
臥子自沉環公扼腕歎曰國破君亡朋友遊歷我何以
獨活亦死之似死在陳公之後而陳公有會葬夏環公
詩具載集中且爲長書焚夏公墓述已所以不死之意
期不負夏公侯方域弔陳公詩有長箋奏地下端不欺
杵曰語則夏公之先死無疑野史述夏公授命在乙酉

卷二十二

二十二

五月而其集中有練川五哀詩朱葵尊謂練川城潰乃
是年七月五日受公尚符則止水之投當是淞江失守
之日侯方域弔陳公詩細注謂當事者執之公曰何必
訟事皆有之但未得就耳不屈死于五歲亦論殺而屈
大均渚口跨塘橋弔陳黃門臥子先生詩云舟出吳松
網水逢黃門懷石此塘橋並汪琬所述曾潤之言考之
則陳公之未執自沉水死無疑然方域與陳公同時好
友其言又似非無據不可解也○據正史云南都失夏
公徬徨山澤間欲有所爲聞友人族嗣曾黃澤提徐

等死乃以八月中賊絕命詞自投深淵以死死後二年
子完淳兄之旭并以陳于龍獄詞連及亦死而同社徐
孚遠因松江被遁入海死於島中

史外卷二十

終

史外

卷二十

三

史外卷二十一 前朝忠義別傳

黃貞文傳

公諱淳耀字蓮生號陶菴嘉定人公爲人嚴毅方正卓然以名教爲己任舉崇禎癸未進士及第後寄弟書曰吾廷試傳臚時鼎甲先上殿人皆噴噴稱美吾此時嘆息天地間自有爲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必不肯爲數千年之一人而必欲爲三年之二人可怪也蓋其自命如此後由錢謙益薦延爲子師其客程嘉燧出海棠小箋題蔡和公詢唱者爲誰嘉燧曰吳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公吳伯如子也

嗣曾竭力城守城破從容詣城西僧舍將死曾止之曰公未仕可勿死也公曰城亡與亡此儒者分內事耳索筆書曰弘治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進士黃淳耀曰裁於城西僧舍嗚呼道不能宣力不能竭不能潔身自隱讀書益學道無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遂自經死弟諸生淵耀字偉恭亦從死學者私謚爲貞文先生方公之城守也與公同事者右里人張公錫眉董公用員馮公元調唐公全昌夏公雲蛟等皆死固守 大兵來攻乞師於總兵吳志葵志葵遣游擊蔡祥以七百人來赴一戰失利東甲遁外援遂絕城中矢石俱盡七月三日大雨城隅崩架巨木支之明日雨益甚城大崩 大兵入侯公拜家廟挈二子元演元潔並沉於池張重馬唐夏五公皆死之張重馬舉人董元秀水教諭馬唐夏並諸生

遂志以盡其才吳天上帝以大其誠日是河獄以達其氣者乎兄弟朋友矯首同歸豈虛也哉

史外

卷二十一

三

徐公詹傳

公諱洲字九一長洲人少孤貧事節母至孝諸生時即以名節自任嘉善魏公大中被逮過吳公募其忠血登內子簪珥質金贈之周公順昌聞而嘆曰國家養士三百年如徐生者真歲寒松柏也登崇禎戊辰進士山陰吉士授編修歷詹事府少詹事甲申京師陷帝殉社稷公號慟不已每朝望朝服北嚮而哭會南中立福藩舉情願願謂甲與公獨廢然曰相無王導謝安將非祖逖陶侃區區新造之江左分門別戶燕雀處堂其能旦夕安乎吾唯有一死

史外 卷二十一 四

以報十七年故至耳每指園中池謂人曰此吾止水也乙酉三月南都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進祭先帝阮大鍼偃蹇後至疾呼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不足以謝先帝今徐汧等皆北走矣馬士英笑而惡掩其口曰勿漫言徐九一現在蘄州聞者咸嗤笑之五月金陵失守阮大鍼等竄去公掃墓還投虎邱新塘橋死之子枋字昭法壬午舉人隱居不出山者幾四十年人目爲寒水百尺不可得而近也吳樵陽公弢屏囑導從一小舟扁舟造訪候門良久竟不獲見歎息還有一小舟

者字因仲癸酉舉人國變後改名確字潛夫禿頂緇衣亦數十年不見人年八十餘奇貧無子饑餓瀕死一時遇民欲歛貲爲扶月供枋曰君輩意良厚恐李先生不食他食君子愛人以德君輩力所不及聽其餓死可也已而李公竟餓死

汪有典曰嗚呼福藩既立時卽有王謝陶祖諸人亦無救於亡矣何者本已播也論者謂福藩親近於晉元統正於宋高地大於李昇其亡也則黨禍促之然使太阿旁落而倒持其柄此亦不得盡委罪於羣小也宜公之見機明決而權僅以共抗謝先皇歟王羲之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此直昭法潛夫一笑多耶

史記

卷五十一

五

華吏部傳附華尚書等

公諱允誠字汝立號鳳超無錫人曾祖舜欽瑞州知府祖啟直四川參政公天啟二年進士殿試對策極陳閹寺之害至者不敢進呈置二甲從同里高忠憲公誦學直書院未幾與忠憲先後旋里遂受業爲弟子四年春從忠憲入都授都水司主事忠憲去官公亦乞歸崇禎改元起督總主事進員外郎明年冬京師戒嚴分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少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及叙功復加俸一年久之致職方員外郎當此之時溫體仁在內閣閹洪學在吏部兩相畏懼謀翻故時所定逆案一切是非進退俱不厭衆望公發憤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謂三四年來天子焦勞於上羣臣耽享於下孜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才蕩盡夫以天子聖德加之勵精何難坐臻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無文擊斷之術倚皇上慈核而騁其持籌握算之能遂使恒和之世競尚刑名精明之躬寢成叢脞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圖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趨事赴功止此猜氣今但以覘觀微指爲無心指摘細瑕爲快意大僚驚魂於同奏諫臣并而

史記

卷五十一

六

於守科直指風裁徒較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迷使官
守言責止歸簿牒之煩吏治民生盡成鈎較之務以多士
修職之精神爲小夫趨承之能事可惜者二廟堂不以人
心爲憂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
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窮議論滋擾遂使僥倖
撫等於築舍忽用忽舍有若舉若以興邦啟聖之歲時爲
卽盡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
也喪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鐫異辟繁已愛民之奈
大成何以與孫元化並連甚至一事偶誤一言偶拂執訊

史外 卷三十一 七

隨之反使輕滑者不以捍綱爲懼而矜驕者且以對吏爲
榮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
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奸卽
黨不惟不用其言並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人人相戒暗
默求容是非共蔽忠謨互消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爲防
維者廉恥也今大臣握重權而有徒隸之心小臣占風氣
而鮮特立之樂近者中使一遭妄自尊倨鮮與抗衡羣事
阿諛是上以爲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爲可惟吾
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甘賄覲成風蓋惡書史二

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丞相之
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爲奸國朝罷丞相以用
人之權歸吏部而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家臣洪
學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已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
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統鈞大臣甘作承
行之吏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而且遍布私人脉暗通
千南北封疆重寄憂獨過於君王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
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諱官可借題逼逐
而薦剡遂作爰書陛下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矣怒諸

史外 卷三十一 八

臣之擅擅莫專於此矣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矣威福
下移舉錯倒置四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陛下尚德緩刑
用賢去佞勿以至神至聖之資爲臣下所誤勿以治人治
法之大爲奸邪所牽勿過於嚴致士氣人心日趨頑懦勿
偏爲任致名流善類永錮滿時使臣言得行卽治臣以出
位僭越之罪臣有餘榮矣疏奏凡再奉旨詰責公遂發洪
學冒功冒蔭諸弊言益侃侃不阿當是時體仁方擅寵中
朝見公疏者悉爲危之公亦自分禍及預爲概以俟命然
帝意頗悟僅奪俸半年而洪學亦旋罷去其冬以省親歸

第十一 年福王立起驗封員外郎到署十餘日即引疾歸

嗣後屏居墓田間捐項上髮曰留此必買禍然吾食祿先朝去之無以見故主於地下已而被執滿漢官咸集重以議言欽公公植立南向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在上允諒髮不可去身不可降遂死之從孫尚濂從公死僕薛成木孝亦號泣立死

注有典曰嗚呼公從忠憲得王靜之學整齊嚴肅殆若性威造夫顛沛雖忠憲亦資其益忠憲既歿公發明高氏之學歸然稱東南大儒卒其從容就義不負師門斯乃爲君史分 卷二十一 九

子儒哉公臨難時謂濂曰心即太虛之心太虛中何曾有刀鋸斧鉞清其刀鋸斧鉞不得加焉之心亦安往不得哉益公之見道分明如此視夫計無復之引決自我者異矣

侯通政傳 州侯嶺等

公諱嗣曾字豫瞻江南嘉定人以監察御史忤閹臣張居止外移累官福建右叅議謫堯封者公會祖也以給事中忤魏忠賢削籍贈太常少卿諱震鳴者公父也公天啟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外艱服闋改南京吏部歷官郎中出爲江西提學叅議繼宗生兩人忤王旨王問誤黜兩宗亦亦譴責有史子公毅然曰胥吏何罪此曹泰叅議叅議奉朝廷令甲也胥吏何罪王愕且怒然以其言且不

史分

卷二十一

十

被舉召爲順天府丞辭疾不至福王南渡召爲左通政又以疾固辭王師下蘄州偕苗公淳耀率吏民城守城既陷投池中未死兵鈎出之遂遇害子元演元潔皆從死弟岐曾字雍瞻太學生文行與公齊名坐匿故給事中陳公子龍不屈死母太恭人龔亦及難未幾名捕公幼子靜太學家子訪挾靜逃支硎之中峰已而聞追者將至謂游行矣晉代汝死立遺靜而身登小舟解腰間金與舟人揮之去入書靜姓名衣襟殆遍投於水有涸者拯之易服走吳山爲僧而靜亦難髮亡命事甫定靜死訪聞之撫胸曰吾

萬死一生保吾弟爲世父遺孤計耳今顧至此慘乎起歸里以其長子乘嗣從弟演主通政祀乘天死又以幼子來宜繼之於是訪遂無後瀕死以母弟汎子爲已後太學子涵謂與太學同死者有僕僉兒朱山鮑超陸二李愛凡五人涵之言曰子龍與叛人吳勝兆有連罪當死府君不知而舍之以舍之故而卒失子龍債死可也府君就領繫而責以必獲子龍亦可也顧子龍近在百里不待其獲而府君見法於二日之內何也子龍尚無反狀况府君乎共一老書生耳下一撇走一隸垂首就逮死生唯命何爲乎統

史外

卷二十一

十一

兵五百聯祠四十若將摧嚴城當大敵者已而擒獲揭篋繫其妾婦廝養罄室而胥奴之班師之後復出所劫一婦人至責直數百金何也且使坐府君以藏匿藏匿之罪誅及其身亦已過矣僉兒等五人以奚奴不曉事并駢首服上刑是勝兆子龍不辜戮而府君孥戮又何也聞勝兆事未盡而就縛是時一郡並皆按堵於法勝兆依謀叛律斬子龍以謀叛未行逃匿山澤律絞府君藏匿子龍律減子龍一等他人捕得及罪人已死又減一等法如是足矣諸大吏據實上聞必蒙報可從此熒爰關謗毀之章焚諸壘

投名之牒而地方本無事也今欲張靖亂之功利疊因之畜指書生爲強寇麗童儒以極刑勾連瓜蔓利掠不已嗟使一時士民魚龍散亡命潮海往往相構煽爲害益烈廬當于十餘年南顧之憂得毋有任其責者乎嗟哥疎濶之言其小雅詩人之儔與諸君子可以傷其志矣

史外

卷二十一

十一

楊解元傳

公諱廷樞字維斗江南吳縣人崇禎庚午鄉試第一以理學取節自命熹宗時魏闖亂政毒陷正人緹騎至吳逮周公順昌宣詔時聚觀者累萬人撫按左右立公與諸生王節等前而前曰大人有事地方詎不知吏部居鄉立朝者今日人情如此公獨不爲青史計乎撫按股栗不敢諾於是顏佩韋等五人擊殺緹騎數人撫按遂以變告周公斃於獄五人皆嚴誅王公節等遣戍有差而公獨免倡應社於吳中評隲五經文字張溥天如朱隗雲子主易楊葵子常顧夢

史外

卷二十一

主

麟主詩周銓節臣周鍾介生主春秋張采受先王啟榮惠常主禮記而公與嘉善錢旂旌林主書後與幾社復社合領解之後聲譽日重門下著錄者二千人國變避居光復山中忽被執繫之舟餓五日不死書血衣以遺其孤云廷樞幼讀聖賢之書長懷忠孝之志爲孝廉者一十五載生世間者五十年竹士林鄉黨之規模肩綱常名教之重任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受祿值中原之有難遂蒙禍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歲其月則孟夏之中方隱遁於山阿忽陷身於羅網時遭其變命付於天雖哭如其來如亦已知之久

矣生平所學至此方覺快然千古爲昭到底終爲不沒但困報國無能懷忠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事尚孤累朝所受之恩留此血衣以俟異日舟中矢志不能盡言見土巴二帥不順命斬於松陵之泗州橋上或云攜一女赴水死或云以薙刀自刎死或云嫚罵不已殺之蘆墟泗州寺首已斷聲從項中出益厲

汪有典曰嗚呼蔡柳奇葩名常爽實機雲高譽習不逮言文士無行蓋自古歎之故五經六藝不藏辱行之儒而廣見冷閱難免疚心之論周鍾馳聲文場卒敗節殺身議者

史外

卷二十一

西

謂明之亡也以八股良然如公之八股其於社稷豈有厚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史外卷二十一 終

史外卷二十二 前明忠義列傳

徐尚書傳 附李成等

公諱不麒字寶摩一字康求嘉興人天啟二年進士

部營繕司主事魏闡與三殿之役督責峻急帑藏不支母

顯請公折以令甲大忤閹意楊左之獄起黃公尊素公師也坐賊在繫公爲營救冀出之闡益怒以事誣許公罷官

歸崇禎初補南祠部郎改吏部文選尋改考功主計典遷尚寶卿轉應天府丞召拜左通政歷光祿寺卿陞少司寇署部事當是時貴索填滿公視事三月出滯獄屬餘陳新

史外

卷二十二

一

甲爲樞部乘方誤國可吏多與援公定爰書葉市海內快之晉大司寇以教劉公宗周並議姜公塚能公開元罪輕不足塞上意斥歸里甲中春賊迫畿甸中允李明睿倡議南遷廷臣持兩端莫適所至公聞而嘆曰若膠柱死守亦非臣于愛君父之道苟翠華南幸各鎮撫之兵騰勇奮發大臣勲衛半畱居守半充扈從以謀恢復亦不爲無策也倘觀望狐疑至求遷不得尚忍言哉於是爲文檄同志起義兵悉吳越之甲北首赴難而烈帝西閭至矣公聞發痛哭幾絕遂定繼嗣嫁二幼女悉遣姬媵誓報國仇未幾南都

立君起冢宰公方欲北定中原以匡王室而馬士英專國羣小互嬖事益不可爲謝病去糾義旅城守 大兵下嘉

興公適任鄉招募信迫趣歸曰吾大臣不可以野死時城閉絕之上老僕李成欲先登少僕徐錦謂成曰君老矣幸速歸鄉成怒曰童子何知謂我老耶俱絕入城陷公自經縊實不得薨顧老僕口幸速成全我成痛哭不敢視錦慨然叩首於下者再起爲主人繫縶遂絕當此之時徐錦年十五因謂成曰我輩食王食衣王衣王人死我輩顧苟活耶解帶繫急檣而死成大慟亦自經在鄉二僕祖敬李升

史外

卷二十二

二

聞之俱自經死子爾穀以湖寇死於市妻孫氏赴水死先是公歸田日築堂於郡榜曰可經人不解其故及自經於堂始信公之就義立志已久云

汪有典曰嗚呼明之亡無關於遷不遷也當是時王勢孤立於上臣心攜貳於下居守扈從兩無可仗不遷猶獲正終遷則爲諸臣苛貨耳癸未正朔帝臨朝受賀文武侍殿陛者僅百揆勳臣二人而已甲申正朔則金吾一人雖鳴鐘啟門待之良久終莫至者嗟乎臣無報禮之心君有獨夫之痛何以至是哉蓋至騎出東華成國之聞人不納身

紆兇耳柳棺之臨守無人益嘆諸臣之誤朕不誣也以烈
帝之旨吁憂動既不得如周宣之幹蠱中興又不得如東
晉南宋之君少延宗社也豈不悲夫李成祖敏輩人奴耳
徐錦年且瘠瘠寒死主難嗟乎人奴乃如是

卷二十三

劉總意傳附王觀

公諱宗周字起東號念臺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丁內艱
甲辰授行人歸養父母遭喪居七年壬子起官旋告病
去天啟元年起禮部儀制司主事遷光祿寺丞陞太僕寺
少卿亦以病歸甲子起有過政未赴冢宰趙公南星等破
逐朝局盡變公疏陳人臣進退之義力爭削籍崇禎初起
順天府尹卽以直諫被斥歸丙子起工部侍郎疏論閣臣
溫體仁及任用中官狀上怒斥爲民壬午起改吏部左侍
郎晉左都御史以教諫官熊公開元姜公瑑忤旨罷歸公

史外

卷二十三

四

歷事三朝好正言極諫以匡國家之失而於烈帝時指陳尤
切疏多不錄甲申三月京師陷公聞變跣足衣麻被髮詣
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誠以靜鎮欲俟哀詔
至發喪公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泣
血激厲同仇顧借口靜鎮作避遜計耶且此何時安所得
哀詔豈有子聞父喪不踴躍之理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
國起原官公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
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
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曰據形勢以規進

取曰重屏藩以資彈壓曰慎爵賞以肅軍情曰核舊官以立臣紀又言賊兵由秦及晉進逼京師大江南北二三督撫各不聞一人一騎北向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關坐視君父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宜誅者一既而大行皇帝齒間已確數天痛憤奮戈而起茲一戰以贖前愆當不俟朝食矣乃爭后固圍之計有圖定策之功督撫諸臣仍安坐地而不移一步則封疆之臣宜誅者二猶或曰事無稟奉迨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不然馳一介使問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吐城王共激仇耻未必無濟於

卷之三

五

事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宜誅者三更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頒行哀詔何等典詎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省可知時移事換是不爲先帝發喪也則今日典禮諸臣宜誅者四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詔旨乃舉用新恩翻先帝誅璫鐵案夫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憂勤宵旰念念可對天地泣鬼神一旦身殉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於臣下者乃如此其薄也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典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忠者始不報是時馬士英當國盡用

其私人公疏劾之謂兵戈益賊皆從小人之氣類賊名而生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賊竟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衆正不容且次第引去中朝之黨論方與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疎何以言臣等太怒謂公自綱章蕪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請加重戮不得乃遣路計車刺必客別後至者不敢害未幾詔起用阮大鍼公曰大鍼進退繫耳左與亡老臣不敢不一爭之不聽則亦將歸國既入不聽遂告歸將行疏陳五事曰修聖政振正綱綱國是端治術固邦本報憫而已明年

史外

卷之三

六

五封南都時疏謂陳之寶中書惟樂勸殺商提議奪食有勸以交謝故事請察賴九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間尚有望於坤輿則南都之變主上自棄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主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毋入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乃卒門人殉葬者有祝淵生鍼者祝公自有傳王公字元祉會稽人爲諸生跌宕不羈受業於公同學多非笑之杭州不守上

公書曰願先生早自裁無爲王炎午所弔俄一友來視王公曰子若何日有陶淵明故事在王公曰不然吾輩聲色中人慮久則難持也適召故人歡飲伶人奏樂酒罷攜燈出門投柳橋下先公死同時儒士潘公集袖石自沉死周公卜年赴海死明晨海濤湧屍上冠履不失山陰朱公瑞投江死原任大學士高公弘圖流寓紹興城外不食死汪有典曰嗚呼公旋起旋廢不能一日得行其志於公固無損抑國事矣賴焉謀賊不從不藏覆用此列帝之所以亡也况小朝廷哉王公委心相信豈移於末路造次顛沛

史外

卷三十三

七

益敢良規追難投杖之言爲之悚息

祝舉人傳

公諱淵字開美海寧人崇禎六年舉於鄉自以年少學未充棲峯巖僧舍讀書三年山僧罕見其面嘗有過入曲室長跪流涕自揭十五年會試入都適劉公宗周廷諄姜採熊開元上怒不測廷臣無敢言者公儒冠上疏曰臣聞王聖則臣直是切直之言入臣所願效而難遇其主入君所樂聞而不易得之下憲臣劉宗竊竊直性成忠孝天授皇上賜之罷斥臣亦不爲宗周惜而所惜者宗周以顯道而斥繼之者必懲之爲洪憲宗周以迂執而斥繼之者必懲

史外

卷三十三

八

之爲便捷洪憲便捷之徒安所不至夫平日有犯顏敢諫之忠隱難始有仗節赴義之槩士氣里靡至今日極矣寇亂以來開門揖寇者有之視顏偷生者有之坐視君父之爲遽延不進者有之此皆懸爵祿怖生死脂韋蓄縮之念爲之爾若宗周不惜軀命觸忤雷霆之威此其孤忠激烈言即不當陛下亦宜優容之書奏切責下所司議奪南宮試公故不識劉公既得命往謁劉公曰子爲此舉無所爲而爲之手抑動於名心而爲之也公爽然避席曰先生名滿天下誠耻不得列門墻耳願執贊爲弟子遂從劉公

開學劉公雖斥罷帝怒未釋遣官校逮公究主使意在劉
公公就逮於府環而觀者數千人皆大聲嘆息流涕故事
逮罪人以駕帖時以票旨無駕帖例不合諸生因疑之大
譁亂起而起者數十百人校俱驚匿公曉以大義衆乃解
散好義或有氣力者爭投以金及援救之贖公嘆曰使我
以利死死有餘恨即以利生生益有餘恨悉麾之既就道
諸校搜其裝惟周易莊子及先人小像一幅甲申正月入
詔獄即訊榜掠備至公抗言曰男兒死耳安有上書受指
他人者二月京師圍急放獄囚公得出已城陷同里太常

史

卷三

九

少卿吳公麟徵死之爲含歛歸其喪福王立詔刑部請竟
前獄尚書論止之止疏請誅奸輔馬士英通政司抑不奏
給事中陳公子龍疏薦公及待詔余仲吉可爲臺諫仲吉
者漳浦人以諸生走萬里上書明黃公道周免得罪杖謫
者也不許劉公復出爲意臣公痛時勢日潰亂勸之退明
年杭州失守公憂毋趣竣工還家設祭投環卒年三十五
或曰不食死越二日劉公亦絕糧卒上召陳僊梁清宏傳
曰祝淵上疏申救黃道周得門杖舊制廷杖榜笞有額數
門杖則亂施無全生者聞早朝上書曰哺餓路門卒就市

食驚熟識買人候於長安門門卒得錢許之罷買人坐除
爲買買人不知也此得首駕上人以淵亡羣究奸者勢涵
甚買人莫知所指淵疾趨大呼曰廷杖乎門杖乎祝淵者
我也聚舍買人執淵捧勅太監見淵一泓小書生壯其氣
謂曰上怒黃道周而爾申救何也淵曰爲其正直有用之
臣朝廷不宜殺也監曰若書生耳何得上書言國家事如
死何淵曰國家朝臣不敢言書生是以上書死何憾監賢
之戒行杖者淵得不死下北鎮撫司梁清標言於其兄北
鎮撫司理刑清宏清宏曰吾家世以忠直傳此心可矢天

史

卷三

十

月前不殺黃道周於肯綮祝淵哉卒保全之
注有典曰鴻呼賈生謂烈士殉名此磯言非知烈士者也
夫烈士期濟國事而已何心於名哉故士無炫譽當事乃
奇驥不騁足登途自駸不然浮氣激於一時初心幾於末
路蓋華士聞人未有終始若一之死不悔者也公於君亡
國破紛更擾攘之秋最時意氣其亦徘徊依回無容發抒
矣乃請竟前獄不得從而擊奸輔擊奸輔不得退而保憲
臣卒之妾親朋而報國恩忠孝無虧全歸康泰即曰殉名
亦與死名於東陵者異矣陳禧梁清宏傳載公疏救黃公

道周與救劉公事相類毋亦傳聞訛辭耶附著之以俟考

云

史外

卷三十三

十一

祁忠敏公傳

公諱彪佳字幼文一字虎子號世培山陰人天啟二年進士授興化推官崇禎四年擢御史即進封事畧云凡文武內外大小諸臣必使之安其位而後各盡其心邇來六卿九列之長詰責時間引罪日見固而周章急遽救過不遑竊恐留事諸臣悚於嚴旨難以迎合揣摩善保名位臣所慮於大臣者此也入材中下泰半藉上感發其忠義鼓舞以功名今司道有司或欽案之累由人或錢穀之輸未足降級任俸什居二三必至苟且支吾急功赴名之心不勝

史外

卷三十三

十一

其掩罪覆瑕之念臣所慮於羣臣者此也陛下開鼓鼙而思將帥之臣倘得真英雄即推轂設壇夫豈爲過一或獎拔之術未盡則冒濫之弊將萌臣所慮於武臣者此也陛下深懲精練特遣內臣撫按之事多令監視正恐同罪同功反使互蒙互蔽開水火之端其患顯啟結交之漸甚思深臣所慮於內臣者此也其言切中時弊其後亡國卒由此數端云巡按蔣松任滿居上考與舊輔周延儒忤家居八載詔起掌察吏部吳昌時破計典任意出入公疏劾其罪昌時敗循差例刷南京卷國變馬士英奉福王正大位

公坑言曰甫建國而遽登極何可且羣帥勸表未至即有忠如陶侃者尚以不預定策爲耻况其他乎宜爲先帝發喪布告天下使海內知無固以得位之心然後擇吉登大寶爲當與上英忤復疏論駁政謂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高皇帝見非法凌虐二十年遂焚其刑具移送刑部審理是祖宗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鍊爲工羅織爲牢雖曰朝廷之爪牙實爲奸雄之鷹犬口詞從逼勒而來非案從指授而定御衆朝堂知其枉而法司誰雪其冤酷慘等於來周千反從無徐壯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

告則矣是豈盛世之休風大失君臣之分讀此廷杖之嘆也伏乞嚴行禁革益忤上英會蘇州民變謂公素德蘇人出公安撫蘇州實遠之也公至即把榜於路曰叛逆不可忍忠義不可矜毋伯錮逆報私惡毋假勤王造禍亂捕蘇民伯錮者新之民賴以安撫平伯高保兵獲丹陽市錢大銀公馳至斬與平兵僕爲震惜一軍無敢譁者未幾阮大鍼謂公前阻監國正位爲路王地有二心嗾其黨張孫振劾之公不置辨拂衣歸王師下江南具勦以書幣聘公公別家人託言應聘宿所購山園夜開燭望南山笑曰山川人物皆幻形也今山川如故而人生已一世矣題其案曰圖功爲其難潔身爲其易吾爲其易者聊存潔身志含笑入九原浩然雷天地又書曰已治棺寄藏山戒珠寺可取以歛我是夜兄子鴻孫侍側夜分不寐公弟曰君子愛人以德逮鴻孫隱几步至放生碣下投水殊旦猶擊水帶立水中是爲乙酉閏六月六日也

汪有典曰嗚呼山川人物之故夫豈幻哉張司馬惶言被執臨刑見青山夾岸晴日好山色其言至深痛不可讀然不知山色正以公等好也不然馬首巢山癡頑老于幻矣

滿懷林樵何好之與有

姊

卷五

十一

王僉事傳

公諱思任字季重山陰人萬曆乙未進士歷興平當塗青浦三縣袁州推官所至皆被鑄降稍遷刑工二部郎出爲九江僉事罷歸乙酉王師下江寧福王奔蕪湖馬士英乘太妃走浙江公上書太妃請斬士英復致書士英曰閣下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只知酒色逢君門牆同黨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則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越社稷圯蹙閣下謀國至此卽隊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以愚上計莫如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尙爾相諒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能之士以召英雄猶可俸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烟霞仍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且欲來奔吾越吾越乃報仇雪耻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區也吾當先赴青嶠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士英接書愧憤不敢答王師取浙公遂不食死

汪石叟曰嗚呼公負儒才居官通脫自放不事名檢性好遊浪居恒與狎客縱酒談笑大噉遇達官大吏疎放絕倒不能自禁乃其指斥奸邪抗節殉國抑何豪邁與杖霜嚴

日比烈也馬士英遁入台州山寺爲僧 大兵搜獲斬
延平城下懸其首於黯淡羅妻孥百餘口悉給兵丁

史外

卷二十一

十七

陳監丞傳

公諱龍正字揚龍號幾亭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
舍人時政尚綜覈中外爭爲深文以避罪東廠給事充寃
溫察獄者累疊誅磔無虛日戊寅五月焚感守心公進進
四正極言事天無過好生致治責成宰輔上感動特論慎
刑已卯彗星見復應詔上疏立冬大雷電雨雹復疏請正
郊期壬午下詔罪已三上疏言時政俱優詔答時盜賊滿
天下司農籌餉無策公上壅荒議反覆數千言朝議相持
不決不果行御史黃澍以僞學詆公遂乞歸甲申正月調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國史監丞恭肅公諱龍正字揚龍號幾亭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
舍人時政尚綜覈中外爭爲深文以避罪東廠給事充寃
溫察獄者累疊誅磔無虛日戊寅五月焚感守心公進進
四正極言事天無過好生致治責成宰輔上感動特論慎
刑已卯彗星見復應詔上疏立冬大雷電雨雹復疏請正
郊期壬午下詔罪已三上疏言時政俱優詔答時盜賊滿
天下司農籌餉無策公上壅荒議反覆數千言朝議相持
不決不果行御史黃澍以僞學詆公遂乞歸甲申正月調
南京兵部遂絕經死之先是崇禎壬午月聞闖賊破潼關即
誓殉死殉書詞亟帶曰南箕靜聽常依主北關開居也致
身其致倫遂志蓋早定三與忠義德文最篤甲申春
忠義撫山西將招幼女未聘走書貽忠義曰吾知公必死
願得忠臣女爲孫婦忠義許之天啟時瑞燭日張有疑其
成篡者公決其必敗作大疑解以破之及崇禎改元天下
相望太平獨微窺上意將疑外廷而信內臣心憂之作定

本說有皆驗

汀有典曰嗚呼名節之際未有見道不明而能決然遂其志者也公從高忠憲遊悟身心性命之旨銘於座右日人前屋漏日裏纔鳴得於隨處體驗者至矣而一時名士如黃對董輒以倡學詆訕之卒之公從容就義不負所學而韓汝藩鎮以抗朝廷實君友以名當其途迺差謬焉嗚呼死日是非乃定豈不然乎

史外

卷二十一

九

陳御史傳

公諱潛夫字元倩錢塘人崇禎丙午舉於鄉榜名朱明後更謫十六年除開封司理輒抗疏言時事請召對不報闕賊蹂躪河南公飛章告變會故總兵陳永福降賊總巡按御史種京去發起倉卒遂奏周藩渡河時十七年正月也初汴梁東西土寨數百相攻殺無已爰遣一者最驍滑公單騎造其營勉以忠義道一叩頭聽命授以告身爲偏裨遠近諸賊聞之爭降附於是軍聲大振聞都城陷縞素出師邀擊賊於柳園大破之賊敗走秦中六月傳露布江南時南都諸臣方經理江淮度中原不可問及見公檄大帝之建論恢復功授巡按河南監軍監察御史陛見倡恢復之策謂四鎮之兵不下數十萬人而齊魯汴豫尚皆按堵如故誠分命藩鎮一軍出穎壽一軍出淮徐馬首北向則人心思奮汴梁一路臣聯絡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與藩鎮之兵相爲應援則河南五郡可以盡復五郡既復盡河爲固南運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魏上之恢復可望下之亦江淮永安此今日之至計如因循玩廢臣恐江淮亦未可恃也馬士英伴應之不爲理公傷社稷將亡輒心曰

潰惡上疏固爭士英深忌之適公以憂去嗾諂諂以他事
劾公命緹騎即家逮繫就獄金陵不守公間道歸營王之
時拜太僕寺少卿大兵下紹興公於是書絕命詞告妻
妾孟氏等赴水死時年三十七絕命詞曰父兮生我申以
嚴海惟孝惟友曰忠與義丙子鄉舉顧名自勵名曰孝廉
庶幾無愧致身之期歲在癸未司理開封星言視事以身
許若有死無二是時兩河賊氛如蠅衆人迴車了獨攬轡
賊出河朔羣工奔避予乃渡河擊柝而濟誓清河南以報
先帝手披荆榛身禦魍魎獨張空拳以當賊騎如有封疆
九死何畏三十州邑終復舊地維時先帝鑒予忠瘁授以
巡方繡衣北蒞惜也請好互相牽制中樞信譏嫉予不辭
聯絡夷圖置之罔遂三月撤歸可爲隕涕哀哀先人一時
捐棄甘旨莫承遺書淪廢我哀方盈好怒轉熾赫赫金吾
逮予邸第閭牆幽憂冠氣猝至匍匐歸來挈家奔避甌海
飄零兩兵於會召募丁男三百而已衣甲糗糧皆予自備
血戰汙干二十餘次糧寡兵微於事何裨疾痛呼號徒然
憤恚丙戌五月公於浦濱區區孤軍其何能濟事不可爲
偷生何貴拜別吾母以及諸弟孀妻妾從彭咸逝成仁

取義千古如是

正有典曰嗚呼逆當否塞扶危定傾之才未嘗不任用之
未嘗不效而檣賈溫放接踵橫梗必欲神州糜爛君仇不
報國耻不洒未知造物者生公等何心又生若曹何心也

史外卷二十一

史外卷二十一

主

史外卷二十三 前明忠義別傳

吳兵部傳 附孫兆奎等

公諱易字日生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甲申三月賊陷京師列帝崩於亂五月南都立君久之莫然無有爲先帝討賊者公發憤上中興四議一曰聲大義以作恢復之氣蓋春秋之旨大復仇而嚴討賊諸葛亮亦云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誠以君父之仇一日不報凡爲臣子憤恨愧耻無一日可以卽安且大義不明人不知有君父則無以立國雖欲苟且偏安而有所不得也生

史外

卷二十三

前明忠義別傳

吳兵部傳

附孫兆奎等

史外

卷二十三

前明忠義別傳

吳兵部傳

帝英羽恭儉勤求治平而卒致覆敗實前古所未有矣其禍原則一十七年當局諸臣誤國之罪不可辭也以門戶爲安身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以苞苴爲立命而不知節義之爲何事有文具而無實政有議論而無成功文臣受錢而委用僨帥武臣惜死而坐撫驕兵人心陷溺拜手而處賊庭視顏而受僞職土崩穽掃誰實厲階良由此等胸中久無君父久無廉耻也今幸聖主重典保有聖服此天心之所祐助祖宗神靈之所期望蓋在討賊復仇再擴疆宇開數百年太平之基非謂因循江左偷歲月之安如東

晉南宋故事也我二祖創基重開華夏列宗圖治遠邁唐而十陵劇廟寂寞塵沙之鄉先帝梓宮荒涼榛蕪之地興思及此痛絕忘生向日聞變之初見諸生父老無不涕泣哀感竊謂東南之人心未死社稷之興復可期而兩月以來義聲未舉恐天下人心自此靡然而不可振作也天下有忠臣義士報君死國之氣有英雄豪傑作事建功之氣二者當及其鋒而用之使天下感發而興起故進可圖敵而退可立國忠臣義士之氣無以用之則日就消磨英雄豪傑之氣無以用之則渙散而不可收拾此安危成敗之關不可忽也所願廟廷之上念篡逆之大仇思恢復之至計卧薪嘗胆存越國之憂勞布衣帛冠法衛公之儉約君臣歡洽合堂簾爲一體文武賡賡視軍國爲一家人有枕戈飲血之思時時有厲兵秣馬之志身且不有何有於苞苴家且不有何有於門戶門戶消而後職業可舉苞苴絕而後功罪可明死節者厚其優卹從逆者速其刑誅綱紀粗張經綸畢定哀下哀痛之詔頒小誓師之期選將練兵進據順勝逆賊之首不旋踵而可致於闕下矣或謂時方積弱大舉爲難則甚不然昔少康以一旅之師討賊

寒泥而祀夏配天立武職什從軍以贏卒三千破壽陽
萬卒與漢祚蓋其君臣之間立志既堅區畫素具鼓動振
起以乘天下之氣用能以少破衆變弱爲強況今疆土尚
居天下大半而財賦不乏人力繁庶教之少康文武將祖
什伯誠能舉而用之則風馳電掃廓清六合非難致之事
也事在不疑顧功有何如臣願在任期大勢以計謀復之
機蓋歷考創業中興之主必先度形勢據要害以長江爲
驅除之功而次亦不遠顧計之豫東南形勢雖以長江爲
險阻然自石晉陳南唐宋初守兩淮與荆襄之地兩淮
者近表之藩籬荆襄者北就之門戶舍藩籬而保墻垣棄
門戶而隔堂堂雖在至愚知其無濟孫吳之於曹魏百戰
於合肥濡須之地而以荊州分裂晉卒併焉其六代之世
僅曰偏安然以悍如石勒盛如苻堅如宇文拓後卒不
能跨江南以有尺寸者以強藩巨鎮皆在淮南荆襄間敵
也南唐李氏所以能都建康者以有淮南及淮南爲周世
宗所併遂有豫章之徒宋之南渡也先後有劉錡韓世忠
岳飛孟珙諸人擁重兵於兩淮襄漢之地而孟珙亦曰襄
樊爲朝廷根本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後伯顏兀朮之兵

竭死力以攻襄樊襄樊破而後順流南下而宋事遂不可
支矣此皆已事之明鑒也以今日之勢論之則荆襄爲尤
重何則逆閥巢穴盤據關中則賊之伸足南向浪奔豕突
道必出此而我之王師大軍奉辭伐罪道必出此是我得
之可以圖賊賊得之可以圖我實爲必爭重地而我未能
據而有之我未能有而賊亦未聞爲集兵堅守之計乃天
之留此都會以開我中興大業者也逆閥遊蹤旦夕消滅
又恐他有雄傑者襲迹而動踞形便以蹂中原習水軍於
漢沔之上放船燹於武昌夏口之間我將何以禦之是故
審廟筭而定規模必附恢復荆襄爲第一着次荆襄背襟
河洛側睨淮蔡包絡關陝襟帶吳蜀沃野千里有可耕之
土奇材劍客有可用之人地形四達有可戰可守可縱可
橫之勢從古英雄之所力爭而恃以爲混一之資也乃所
謂恢復者務爲恢復之實而無務爲恢復之名可謂恢復
之名驅烏合之兵入殘破之境紀律素未嘗明饋餉又苦
不足賊去則進據空城賊來則望風奔潰雖得聯城數百
何所用之不惟無益適足以喪師糜餉而已何謂恢復之
實選良將聚精兵以招徠安輯爲先圖以耕屯守禦爲實

事據一城則不使一城之復破立一堡則不使一堡之復
築以客爲主以逸待勞待寸寸得尺寸尺俟神氣克實
邊面堅守聯絡兩淮共圖進取如網之有綱如農之有畔
可以指掌計畫可以歲月責成所云坐而言之起而可行
有斷然者三日是大畧以收恢復之功蓋陸兩淮據荆襄
而斷國帑動心得重兵三四十萬卽力不能遽舉最少非
二十萬不可今郡邑之兵可用爲守禦而不可用爲馳驅
諸鎮之兵可用爲聲援而不可用爲進取何也積弱積玩
積驕積惰雖有周亞夫李光弼不能徒手而變其俗也聖

史外紀卷三十三

五

市人而戰卽韓信之用兵如神不得不致之死地而後勝
則兵非素練不可用明矣爲今惡討莫若精擇大帥三人
才兼文武忠義根心者使之分道募練新兵所募之兵必
須絕力或挽弓二三百觔或提石七八百觔膽勇倍實三
者俱備方爲及格其偏裨頭目亦聽大帥自行選用一初
兵法陣制大帥教偏裨偏裨教頭目頭目教兵齊之以束
伍之令申之以上下保結之法精之以步伐擊刺旌旗金
鼓分合奇正之數盡甲器械向之鈍敏不中法者自行製
造營陣部曲向之虛花不可用者自行操演訓練勤習比

及期年萬人一心動如指臂平時則有極重之餉勝敵則
有極重之賞違令則有極重之罰此軍一成可以虎視中
原前無橫陣後無缺口唐之銀槍宋之背嵬我明之陶家
軍是也由是特遣三帥分屯江北其一屯駐淮揚勒兵五
萬責以收復充濟津門河潤等處其一屯駐安撫勒兵五
萬責以收復東昌大名廣平順德等處其一勒兵十萬收
復荆襄招集流亡部勒壯健與屯種以爲久駐之基築堡
寨以爲清野之具辟用土豪廣布間諜來歸者給以土田
內應者予以官爵積粟通商訓民養士使家計牢固轉屯

史外紀卷三十三

六

進築唐鄧汝穎之間中州故地亦可漸次收復勁兵可札
於外老弱力耕於內如羊祜張全義故事省調發之勞息
轉輸之困以地養兵以兵衛地地益廣餉益多而兵益強
如是則賊之門戶失而我之藩籬固矣長淮一帶古有對
坡洪澤諸屯素稱膏沃亦當一舉舉行使富強之勢東西
聯絡大江以南坐有泰山四維之安其視沿江列戍與敵
共險處處可渡日日可至者相去何如哉當是時太倉諸
路軍聲罪西討令淮南兩帥由真保趨山西以擊其左移
檄四川將帥大兵出盧氏抵潼關指滑澠以衝其中我則

四面合時賊則首尾並應。釜魚穴鼠指顧就擒。然後告成。列聖之廟獻歲大行之靈灑掃山陵修治京邑此真中興之盛事而臣子之畢願也。唐莊宗受晉王三矢其後卒繫燕父子函梁君臣首而還矢於先王。包胥與伍員論志誓必復楚其後痛哭秦庭乞師而反卒如其志。彼皆以敵國之仇一人之誓而有志必伸有言必踐若此若乃奮天朝之神威殲叛逆之連賊名正勢順何疑何異而不圖再造之功徒鬱鬱居此爲左支右吾之下策哉。進退得失之數瞭然可觀矣。四曰固根本以立恢復之基。蓋自古戢守攻取有一定之局欲保固江南則必開擴江北而開擴江北又必先保固江南相維之理不可易也。漢高祖以關中爲根本故能東向與西楚爭衡光武以河內爲根本故能掃赤眉剪竊逆而興劉氏之業唐肅宗以靈武爲根本故能威安史而收兩京不固其本而徒事喜功好大之爲則如元嘉之北伐宣和之圖燕雲不推無功而且有大患金陵創業之地德澤浸於人心且山川雄厚物力克報此皇上經營海宇深根固本之所在也固本之策大約有四一在飭吏道一在行保甲一在儲倉粟一在練水師語云得一

賢令勝於勁兵三千得一賢守勝於勁兵三萬言其職最親民消患弭亂也。今吏道日衰皆由原本未清綱領未振原本者何銓選之路是也綱領者何撫按之權是也。但使銓選至公不至壟於吏而爲貪黷則原本既清而人精撫臣假以重柄賢能者聽其辟舉不稱者立行罷黜其不肖者則以國初之法懲之其勤績顯著例當陞轉者已令而守由守而司道由司道而撫使之久處其地不致傳舍其官威惠孚洽利弊周知自有吏習民安之效又邇來設官之多倍於祖制官多則多秩億之需多迎謁之需多文移牽掣之需多吏胥奸竇之害宜考會典大行裁減刑部添差者革司道閒緩者革佐貳猥雜者革卽按臣亦宜間歲一差使撫臣得以專心課吏而有司得以專力治民是法也李泌行之於唐李綱行之於宋非臆見也夫吏道不荒有司勤職則行保甲儲倉粟自可不勞而辦保甲之法始於管子先臣王守仁十家牌法卽其遺制可以練鄉勇可以禁盜賊可以預城守可以定賦役可以省獄訟可以厚風俗間察其奸滑敗羣者置之重典則小亂悍而大亂可弭國家立預備倉本常平遺意平糶之價防水旱

之灾極爲良法原以紙穀贖義用克程本數十年來主
侵漁蕩然盡矣所以一遇天災饑民載道民謫盜起積
可憂宜令大小郡縣積各數萬千斛便可備禦非常其
司報績以前二者定其殿最而不以催科簿書爲重此最
救時之急務也至於東南所特丹楨爲良雖猜置經緯重
在江北而沿江一帶及腹內地方不可不嚴防竄今在籍
軍伍非不足用所慮戰法未蒞技藝未精懸懸戰艦未備
所當急救撫臣分諭郡縣各將所在將領製造操演如荆
湖九江上流重處下而東西梁山而太平采石更下而

學

九

京口澄江此皆股肱帝京爲水道要害尤須加意調護若
曹魏父子相繼臨江汲視彼請而拒之雄旌旗戈甲必盛
並皆歎息而取此豈獨恃水爲阻亦治兵精整備禦其勇
故也今使大兵基布於江北水師星列於江南表裏相維
邊腹並壯天下之勢如常山蛇不出兩年國勢大張人心
大振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破以合則服恢復中興
之功可踴躍而俟也議上不省監吏閭部軍於揚州奉檄
徵餉江南未還而揚州失南京亦不守公走太湖與同邑
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駟自炳武進吳福之等謀聚其旬

日得千餘人屯於長白蕩唐王授兵部右侍郎兼右
御史總督江南諸軍務進兵部尚書是時魯王在浙亦授
兵部侍郎封長興伯八月大兵至公敗走父承緒妻沈
及女皆投水死自駟自炳福之亦死焉兆奎被獲一軍盡
磔明年鄉人周瑞復聚眾長白蕩迎公入其營未幾眾潰
公匿嘉善錢氏園中日夜酣飲痛哭不發一言爲邏者執
送武林軍門論降不從磔於市福之吳公鍾綱子也兆奎
兵敗時適公妻女被辱視其死而後行故被獲械至江寧
死之

史記

汪有典曰嗚呼申申之變南都建國雖南歷月而若荒杞
好葉牙已見瓊心射賊趁患國寇所以危亡也公因議聚
不亡及柯耶抑亦所謂疾急治標勢固不暇早計則論者
謂公舉事爲江南一大劫流毒十年始漸次勦滅嗟乎此
豈公之罪然即歸公首惡其亦奚辭也公中興四議予得
之友人做篋中因備錄於篇悼公志之不遂而以著其嘗
益知公之峭崛舉事者不徒也

張太保傳 附王之仁等

公諱國維字其四號王筠東陽人天啟二年進士授番禺令崇禎初擢刑科給事中改太常少卿秦中賊起延及黃鳳徐泗命公以僉都御史巡撫南直而賊勢益橫愈撲愈熾公方壯年左支右絀髮盡白積勞七載以兵工二侍郎督理河道會大盜李青山起山東公乘其不備擒之以功晉兵部尚書是時永城叛將劉超屠御史魏景瑞家據兵觀望廷議授超保定總兵官公獨抗言曰此實奸也若羽翼已成又二曹閹矣密授督鎮方畧共除之超卒伏誅

史外

卷二十三

七

未幾以誣下獄尋得釋復原官督浙兵餉甫出而邵城陷福王南渡授京營尚書與馬阮不合乞歸而南都不守遂與朱公大典陳公函輝等迎魯王於台州監國紹興公督師江上連復富陽於潛諸縣兵馬頗集而人治一軍所部驟然公疏請於王謂剋期會戰則彼出此人我有休咎之逸攻堅搗虛八無應接之暇此爲勝算必連諸帥之心化爲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爲一人之功罪於是率諸將嚴陣與大兵接戰於草橋門士氣十倍會大風雨火砲弓矢俱不得發遂解散唐王立閩中詔書至魯王不悅

欲返台州不受詔公慮其變生也馳至紹上書唐王曰國當大發凡爲高皇帝子孫宜皆同心並力共復國仇功成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守浙服禮制昭然若以倫序叔姪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浙東人心渙散鳩集爲勢一旦南拜正朔糧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矣豈敢朝秦暮楚有所左右於其間哉疏出議始定然閩浙成水火矣自草橋門敗諸將無敢復言戰者興國公王公之仁上疏言事起時人人有直趨黃龍之志乃一敗倏遂欲以錢塘爲鵲構天下事尚何忍言臣願率所部沉船

史外

卷二十三

七

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太兵驅船入江公命王公親水師從江心戰而自督諸軍渡江復杭州先是馬士英自南中奔至紹欲朝魯王布袍川公知之奏其誤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與阮大鍼依剡國公方國安會唐王使陸清源賁救犒師馬阮遂囑國安斬之且出檄數唐王罪公聞之歎曰曲在我矣國安過魯王南行江上諸軍盡散公追扈魯王至黃石巖國安已斷所過橋不得進國安馬阮議劾魯王降使人守之會守者病王脫去遁入舟山公過東陽治兵聞義烏破衆勸公曰

繼圖再舉公歎曰誤天下者文山番山也一死而已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赴園池死于亦被戮王公以母載其妻子及兩子婦幼女諸孫沉於蛟門下獨往見洪承疇曰之仁本朝大帥不肯沒身波濤今日來明白死承疇懷以禮強之雜髮不從斬於市 大兵至金華朱公城守甚堅阮大鍼故與朱公督南中時同事抵金華自言窮迫來歸朱公憐而納之而大鍼實為內應金華破屠之朱公自殺閭家五百人皆自焚死陳公入雲峰山中作絕命詞並自祭文埋骨記自經死方國安旣雜髮降後與馬士英

史外紀卷五十五

等並伏誅其時浙東西郡縣前後失守死難者杭州則有同知王道焜錢塘知縣顧咸建臨安知縣唐自綵紹興則有兵部主事高岱葉汝蘅衢州則有巡按王景虎鉅府伍經正推官鄧巖忠江山知縣方召諸生及布衣殉義者會稽潘集周卜年山陰朱瑋諸暨傅日炯鄞縣趙景麟浦江張君正瑞安鄒欽亮永嘉鄒之琦其尤著云王道焜字照平錢塘人以天啟元年舉於鄉崇禎時為南平知縣遷南雄河知會光澤寇發其父老言非道焜不能平撫按為請詔改邵武同知知光澤縣事撫勦兼施境內底定莊烈帝

史外紀卷五十五

破格求賢盡徵天下賢能吏撫按以道焜名聞方待命而都城陷微服南遁及杭州失守遂投縊死顧咸建字漢石崑山人大學士累臣曾孫也崇禎十六年進士授錢塘知縣辭之官開京師陷人情洶洶咸建嚴好先嚴警備巡按御史彭遇凱以貪殘激變咸建調護事寧而民免株連及南都失守鎮江守將鄭彩等率衆還閩緣道劫掠咸建出私財迎犒乃歛威去下則馬士英擁兵至順之大將方國安兵亦至咸建謀於上官先期遣使行賂兵乃入城四鄉多被淫掠城中得無擾焉監司及郡縣長吏悉遭竄咸建散遣妻子獨守官不告歸王既降咸建不至尋被執死之懸首城上暑月一燭不集顏色如生唐自綵遂州人為臨安知縣杭州失守自綵與從子階豫逃山中有言其受督王敕陰部署為變遂被捕獲自綵麾階豫走不從高同死高岱字晉瞻會稽人崇禎中以武學生舉順天鄉試晉王授為職方主事及紹興失守即絕粒死于即知父意不可同先躍入海中死岱聞之曰兒果能先我乎自是不復言數日亦卒葉汝蘅字衡山岱同邑人由舉人為兵部主事聞變與妻王氏出居桐塢墓所並赴水死王景虎

字武侯吳江人崇禎末登進士仕福王爲中書舍人唐王
立推御史巡撫金衢二府兼視學政伍經正安福人由貢
生爲西安知縣唐王超擢知府事鄧巖忠江陵人由鄉舉
爲推官衢州破經正赴井死景亮嚴忠皆自縊死督王所
遣鎮將張鵬翼亦死之方召宣城人署江山縣事金華被
屠集父老告之曰兵且至吾義不當去然不可以一人故
致國城被殃遂封其印冠帶向北拜赴井死士民爲收葬
立祠祀焉

汪有典曰嗚呼金堤應璩郡王尊之一身難填塊肉當存
史外
則也傑之危舟亦環縣而縣子種效靈之秋而聖山可爲
我之日也是故納肝無敢於衛城藏血何補於周亡素車
白馬怒濤江上系濟於吳沼哉文山疊山之痛公所街政
恨於畢命時也朱公大典不能持廉既被劾削籍復索結
馬既得官卒以援大鎮致內應而城陷雖傾命足以明心
然君子惜之矣華夫小人不可與作緣也夫

吳大尹傳

公諱繼善字志衍太倉人崇禎丁丑進士生平負志節
人患難鄉先生張公溥宿學老儒爲里中兒所構勢張其
公銳身營救卒以免大司馬馬公元騰聞而嚴重之願與
交已得慈谿令司馬其邑人益相引重而長安名公卿爭
掛公矣丁內艱未之任嘗遊黃山凌躡絕險慨然曰今天
下將亂大丈夫習勞苦任艱難爲國家驅馳奔走有如此
道矣已而得蜀之成都成都在萬里外又荆棘陷沒江鄂
道斷賓客遠巡勸少雷公曰吾既受命矣人臣守官其敢
以利害辭且今日何樂土之有徑所與游置酒張樂引滿
訣別當是時蜀事孔棘文武大吏無一人肯辦賊門憂
嘆諸險皆已失而蜀府金縢累數百萬棧弗用公痛哭於
王之朝以書諫王曰高皇帝聚建藩輔基置錯錯數年以
來路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者非真有敗道失德見絕
於天也所以擁富貴之資徂便安之計爲賊所利而不思
自全此非殿前下車之鑒乎今楚氛日惡秦關失守蜀
徂黃陸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邊
不在腹若設重戍於夔閣劍閣誠足自固否則黃牛白帝

亦燭臺映照冰鴈手更多岐徑乃欲坐守門廷謂爲設險不可解者一也往者瀟瀟撲撲賊賊逃遁正以闔兵力有虧缺地利不習今者荆襄撤其藩籬秦隴寒其唇齒揣量賊情益無懸足而欲援荆荆事曠律躬來不可解者二也至於錦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寧論瀟湘底可恃哉無虞彼何爲而失守且賊如孤柱救援先窮時及嚴冬真驅尤易累邪不足踰其危濬水漲足明其急前循事泄泄以幸苟免不可解者三也臨殿下詔宜召境內各官諮議試議發帑金以贖賊卒散粒粟以慰饑民出關索以絕斷

議者謂積逋觀覽荒離漢疎募民兵以時陰結矣臣以
 資援政教內修聲勢外虞則國易危爲安轉禍爲福苟或
 不然蜀事誠莫知術終矣竊爲嚴下危之王見書未切革
 無動特以祖宗之法不典兵不與民事不敢有所爲公再
 三告以高皇之制於諸王請以討賊委之保邦萬下不戒
 以至失守王雖不愛身獨不恤國家不念祖宗乎終弗從
 公撫卹數日事不調爲君疑此矣遂舉無自吾居無何成
 都陷焉不絕口賊讐而割之河間西至餘人同月併命友
 人李曾貴亦與焉家大五郡者免矣奮曰吾至與王將死

矢義不忍獨生慷慨誓賊而死

注有典曰嗚呼明之末造賊勢燎原帑乏瓊林之聚兵多
新父之呼諸藩坐擁重貲不顧縣官之急卒亦罔下爲賊
所有豈不重可歎哉楚府之亡也賀公逢聖誨負金驅軍
王不一就陷賊取宮中積金百餘萬輦載數百車不歸秦
府之俾也天寒永結不肖人給一棉衣福府謹錄紳士坐
視軍民枵腹死賊手而王卒爲賊隴今蜀亦然豈所謂金
淫者昏賊抑鬼瞞其室人固莫如何歟何其愚也尤偏爲
太倉沈公雲祚傳其論曰獻賊破蜀時有成都令雲祚同

史外 卷三

里人賊勢之隆溷爲禮部尚書既而郊天文災格復殺之
闔家戮焉其指葵謂公也予按吳偉業並鄒鶴所爲公傳
具載死事明白而偉業緣冠紀畧所云降賊爲禮部尚書
以郊天祝版不敬杖之百閨門自經者爲南充江鼎鎮則
非公可知且非太倉人無疑矣然陳鼎所爲沈雲祥傳云
載同時死難者如巡撫龍文光總兵劉佳胤御史劉之翰
推官劉士斗長史鄭安民教諭姚思孝太常卿尹仲給事
中吳字英雲南按察使莊祖誥東流知縣乾日貞主部王
事於如憲薦部員外李含乙進士王起我舉人江龍騰鄆

令趙嘉煒諸人言之詳矣而獨不及公何歟豈兵燹之餘傳聞異辭歟抑君子之死王事其姓名之存歿有幸不幸歟乎故附著於此以俟考焉

王太守傳

公諱行倫字質行宜興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郎中出知荊州府政重慶府張獻忠陷夔州重慶府追兵公撫馭有方時總兵趙貞吉失律公請於巡撫釋而用之後與賊相持數年果得趙力賊縱橫已罰惟重慶苦戰死守獻忠奪佛圖關用火具攻重慶時漢中已破瑞王來奔關南道陳繹及龍右士大夫率家從之城陷賊俘巡撫陳士奇知巴縣事王錫暨公傳之演武場將殺之俄而雷電風雨大作獻忠對天詈曰我殺人與天何涉衆飛礮已外

史外

卷二十三

二十

向天擊之諸公皆遇害公罵賊益厲賊剖公縷析之肉盡不倚端坐若禪定然見者咋指曰王太守真天人也汪有典曰嗚呼夫無身於心者幻人可以寒烈鏡况取義成仁者哉老子云吾所大患以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由公視之其不室城陷被擒而死也其所大患乃在無身而公有身又何患哉庶乎此固不可與彼家者流同日語也

陳中丞傳 附王錫等

公諱士奇字平人漳浦人天啟乙丑進士歷官四川巡撫
崇禎十年蜀中徭黃賊亂川之東北公與道臣陳公其赤
葛公徵奇郡守王公行儉巴令王公錫營將趙崇貴等殺
賊於重慶於順慶於定遠設奇來勦大獲全勝斬首一千
七百餘級擒賊魁馬超一斗麻代天王等救難民數萬賊
喪膽竄去癸未冬公別調候代瑞王自漢中來奔總兵趙
光遠擁兵二萬爲衛突入保寧蜀人大恐公馳赴之責光
遠曰兵以衛民若退守陽平關爲吾捍衛吾不惜三萬金

史外

卷三十三

三

犒軍若徒賴此以洵風鶴吾頭可斷爾不可得也光遠乃
退屯陽平公請王以三千騎入處重慶民竟無譁明年四
月始以川北道龍文光代而張獻忠陷夔州人言公已謝
事宜速去公不可遣水師曾英以火攻殺賊於忠州擊沉
其舟百餘艘賊死以千計又遣趙榮貴襲賊於梁山奮斬
三百餘級所獲賊驃馬弓箭無算賊憤恨悉聚來攻重慶
之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賊之由涪上也江路所必經公
宿軍兵以守獻忠以六月八日入涪分丹師泝流犯峽而
已則登山疾馳一百五十里破江津縣掠其船順流下不

三日而奪佛圖關重慶自壁立而水環之惟南錦門佛圖
關通一線賊無所恃則銅鑼峽反出其下兵勢遂不能支
賊發民爲囚其資之以穴城而盡大砲爲火攻城遂陷公
被執執忠欲降公公厲聲曰吾大臣也恨不從先帝左右
今死封贈吾願也豈有降賊之類乎原乎痛罵不屈賊大
志喪公出支解以死忽震雷四發烈風暴雨飄瓦吹砂大
木盡拔操刀者自相所獻忠驚且仆瑞王之奔自漢中也
關南迫陳羽白與之俱隴西士大夫多挈妻子從故衣冠
死者甚衆王在執雷方震賊祝曰若再雷者釋之既而王

史外

卷三十三

三

竟不免錫新建人崇禎十三年進士令巴縣嘗從公
寇彭長庚之黨又斬徭黃賊魁馬超至是賊衆巨板家賊
錫灌以熱油多死及被執太嘉扶其前罵不已播燄使跪
益屹立執至教場轉樹上射之又縛而烙之既死復燒其
骨指掘額景聞城陷入瑞王府以已所乘馬乘王輿而走
遇賊呼曰寧殺我母犯帝子賊刺殺王具遂死之文光馬
平人天啟二年進士以川北秦政代公巡撫四川聞命與
總兵劉祥胤率兵三千由順慶馳赴之部署未定數日而
賊陷賊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於東門之外將戮之

忽有龍尾自天下雷賦以爲瑞遂停刑文光佳亂卒不屈
死之瑞王之死也有氣衝天王端坐其中冉冉而上人謂
之兵解云

早有典曰嗚呼甚矣夫忠臣義士之難也如公之大節卓
卓而異偉業謂其性做率無他籌畧又謂迂緩不達時務
緣効免候代軍不放根無與分遷十三監口賊至巫山梅
子坡而饑以無兵故入然以謝事受代之人而當危疆之
及發獨冒患難而不惜軀命以殉君父顧可重非乎哉又
云榮貴望風走英與戰而敗與他書異此固君子所慎重
中外

而不取輕議也

史外卷二十四 前明忠義別傳

閩典史傳 附陳明選等 桑青門齋叢

公諱應元字麗亨順天通州人崇禎十四年爲江陰縣典史以平賊功遷廣東英德縣主簿道阻不赴寓居邑東之砂山南京亡州縣多起兵自保然不數日輒拔而江陰彈丸邑死守八十餘日始下蓋公之力居多乙酉歲髮令下諸生許公用德以閏六月朔懸太祖御容明倫堂率眾拜哭士民聚者萬人奉新討陳公明選主兵事以徽人邵康公爲將而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戰失利大敗

史外卷二十四

兵逼城下徽人程璧散家財二萬五千金充餉而身乞師於吳松總兵吳志葵志葵至璧遂不返康公戰不勝瑞龍水軍亦敗去當是時勢危急陳公謂眾曰吾智勇不如聞君此大事須聞君來則夜馳騎往迎公公投袂起率家丁十四人夜馳入城當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纔及萬又餉無所出公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器貯堞樓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畱鉛丸鐵子千石他酒醋鹽鐵錫漆稱分城

而守武舉黃畧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公守西門公自守北門仍微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常是時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弩乘高下大軍殺傷甚眾乃

架大礮擊城城垣裂公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組護之取卒棺實以土障溝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連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公乘月黑束囊爲人人竿一燈立睥睨間匝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將縋城斬營者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

史外卷二十四

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却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與閩君雅故爲我語閩君欲相見公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弘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

本朝總兵者也遙語公弘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公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尚知大義將軍胙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公偉軀碎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雖管員耳不少貸然輕財賞賜無所怯傷手者爲藥

創死者厚棺飲醇醪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兄弟乎
名陳公寬厚嚙嚙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
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 大軍畧地蘇松者
既連破大郡濟師來攻而縛兩降將將城下說降涕泗交
頤公曰敗軍之將被擒不速死奚樂樂爲又遣人諭令
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即撤圍公厲聲曰靈斬吾頭奈何殺
百姓此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
與刁斗聲相應竟三夜罷 大軍既覘知城中無降意攻

史

卷十四

四

逾疾梯衝死士鎧胄皆鎖鐵刀鋒及之聲鏗然鋒曰爲鏢
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聞
公慷慨登陣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
縷起土橋直射城西俄陷 大軍從烟焰霧雨中蜂擁
而上公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十數再
奪門閉不得出公度不免挺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
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公遂搜出良佐見公至躍起持之
哭公笑曰向哭事至此有一死耳一卒持鎗刺公貫膈脰
折路地大呼速斫我不絕口遂死之是爲八月二十一日

史

卷十四

四

也凡攻守八十一日 大軍圍城者三十四萬死者六萬
七十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
無慮五六萬屍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
時陳許二公眾家自焚死其他可紀者訓導將公厚敦冠
帶縵於明倫堂姊及妻王結袵投井死里居中書舍人戚
公歟令妻及子女子婦先縊乃舉火自焚血書在壁屋毀
壁立每陰雨字血逾鮮舉人夏公維新諸生王公華呂公
九韶自刎死貢生黃公毓祺字介子好學有盛名精釋氏
學與門人徐公適舉兵行塘以應城內兵及城陷兩人逸
去明年冬徐公偵江陰無備率壯士十四人襲之不克皆
死黃公既逸去避江北其子大湛大洪被收兄弟乃爭死
而黃公爲怨家所告捕繫江寧獄將刑其門人告之期命
取襲衣自歛跌坐而逝黃公有詩云可憐上帝如泥醉自
笑遺民與石頭公子嘯亦同坐睡妻黃死最烈自有傳
正有典曰嗚呼忠義顧自靖耳天不必擇而授已亦不必
擇而蹈也然背叛者往往出於崇高富貴之流卑官末秩
以夫市井草莽殊絕極焉計無復之與抑竊慕名高歟宋
黃萬石叛降元帳前卒米立不屈繫獄萬石論立曰吾官

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月卒耳但三世食趙氏祿趙氏亡何以生爲立乃陣上生擒合死之人與殺拜者不同遂死之爾公亦做此意而智謀忠勇抑又過之其他諸公名位亦甚微卒與之同盡彼之富貴何其重此之性命何其輕夫誠審所處也遂以安之也

五

鄧文學傳

公諱雲程字扶風黃岡人狀貌瑰偉才氣縱橫弱冠爲諸生負武勇有膽智以報國自矢時李自成張獻忠二賊猖狂爭奪肝食而在事諸臣無一可仗居政府者尤下劣不堪公大書榜其門明律醜詆見者爲公危勸收門傍公笑曰是斯方顯貨揀擇金珠無虛日奚暇殺我萬一殺我則是改其常度未免好名國家之福也聞者皆笑之卒不收門榜禍亦不及居無何賊逼黃岡游騎至外郭城中無糧無兵守令惶懼亟召公討事公歎曰事至於此不但生聚教訓爲隔世事并徵發科派亦無及且不可矣獨有不肖一軀可塞餓虎之腹耳誠願不愛死守令壯之而難其不敵握公手意悽愴公揮手與別卽執儒衣結束持一鐵鞭重四十斤長五尺許絕城而下獨當賊衝三晝夜賊不至相傳賊謀戒賊城中有一倖丈夫力能扼虎善設伏出奇慎勿近且穩至城無貨重破之何益不如并力北向無使捷足者先荷之遂麾其衆去公得無恙然更快恨未得一當賊且若有隱憂者守令特以開撫軍使使者議題敘旌獎公皆固辭閏三年甲申二月賊陷京師烈帝殂

稷公北望號吼血數升遂投水死人謂公未沾一毫可
不至此同里友人杜濬曰噫是豈知其然哉夫先帝之失
天下與從來之失天下者不同從來失天下者或以昏庸
或以落虐或以驕奢各有當失之道而先帝延嘉宗垂絕
之緒雖首除逆奄而百度皆廢從而苦心焦思節節整頓
如器已欹手扶正之如水已覆又別注之而遭天不弔約
已菲薄而財愈匱下詔哀痛而賊愈熾蓋孤撐獨立以至
於十有七年可謂創業未半而羣臣不肯併力臺迹相累
亟起而亡之也故嘗論先帝貴為天子而賦命之薄若以
尺外卷十四北
下況於士類猶劉蕡之不第李廣之不侯有足深悲者未
嘗享天下一日之樂而以有道蒙亡國之名千古之奇冤
也赫斯按劍后主同列古今之至痛也是以升遐之後數
年之間人心未死普天率土如喪考妣以予所知學校
士若太倉王元達奔哭文廟焚棄巾衫江都高生自縊於
廡下而為佛之徒若僧顯思亦灑涕辭眾不知所往甚至
深山窮谷愚夫愚婦有傷心之極閨門不食而死者何其
奇也迨又越數期向時寡廉鮮耻且前且却倖生觀望之
輩徐出而呈身而俊傑彙征特務之外一無所識則風氣

為之一變浸淫以造呵堯罵舜訾毀顓臾無所不至而
為猶未也則烏知其底止哉宜君之不忍聞見忽忽狂走
而寄死於洛南之橫谿於是為哀辭一章以慰其魂曰維
國恩之浩蕩兮食其糈而若其訓者垂三百年何斯人之
但知有已兮付祖禰於棄捐物交物則化物兮致本心之
蕩然固宜君之忿忿兮常斫地而問天嗟天亦有古今兮
謂將正而爾顛負登陴之雄藥兮失禦寇之長鞭君是以
又忽忽狂走兮蹈大河而弗還諒在鬼而為雄兮魂魄毅
而誰憐幸有子之克孝兮不忍親之不傳吾其收愛一辭
以卷十四八
為卷十四八
公卷十四八
王卷十四八
元卷十四八
吳卷十四八
尾卷十四八
諸卷十四八
君卷十四八
子卷十四八
兮卷十四八
義卷十四八
抗卷十四八
前卷十四八
而卷十四八
齊卷十四八
肩卷十四八
於卷十四八
歲卷十四八
求卷十四八
孝卷十四八
子卷十四八
於卷十四八
忠卷十四八
臣卷十四八
之卷十四八
門卷十四八
兮卷十四八
道卷十四八
固卷十四八
美卷十四八
夫卷十四八
循卷十四八
環卷十四八

兩林公傳

林公汝翁字大威福清人萬曆間舉於鄉授浦縣令天啟二年以擊白蓮賊徐鴻儒緝妖人王普光等功擢御史四年巡視京城民曹大妻與人奴忿爭不勝服毒死火者曹進傳聞與率家大掠奴主家擊傷其主刑官不敢問公請得進進懼劾請受杖卽杖之五十國輿邀於道罵不已公收繫之亦請受杖復杖之魏忠賢大怒立傳旨廷杖公先是數日工部郎中萬公燦以言事忤忠賢聞殺之公懼死杖下逸去首輔葉何獨者公舅氏也羣議疑公匿何

史

卷三

九

高所則列兵圖向高第大索婦女無得免者當是時諸輔臣難煩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偈咸畏縮不敢言何高第居郊外遜位去蓋宰相之不足恃如此公於是請順撫上聞卒杖之削籍歸崇禎初起官右叅議分守溫處道不赴久之起瓊州道坐奸民煽亂貶秩歸福王時起雲南僉事已而解職營王次長垣召爲兵部右侍郎與吏部鄂中林公盜攻福寧戰敗被執論降不從繫之存金厝死林公字子野侯官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游擊今月二月而燕京陷東南所在變起邑鎮李刀三叔大家奴乘間煽

衆爲亂通邑震恐公密遣人縛至對衆杖殺之其黨股死從僕中出一紙曉於衛元寬既除餘悉不問衆歡呼釋一邑安堵於是威名大著性淡泊無嗜欲厨傳蕭然不知肉食吏伺其乏啗以金公張兩手垢之若賤我十指骨相從何處受金耶明年解綬歸唐王授以吏部郎未幾唐王去江西而魯王由海入閩公往從之告其父曰兒當死久矣守海寧當死扈從駐鍾州當死兒今不死失人臣之分貽父母之羞乃直履負戈率先戰士死於陣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未有變亂祖宗之制而其國不覆亡

史

卷三

九

者也明太祖懲前代之失於內官特加厲禁法至善也三永樂則大變其制祖訓中奏不得預外事永樂則有出使者矣有採辦者矣有東廠刺大小事情以聞者矣不合與兵永樂則有鑾衛者矣有詐傳詔旨擅役軍民者矣有去叅政兵致王師覆沒者矣見公侯大臣叩首惟謹永樂則有誣劾忠正鎮臣有異謀者矣有尙書繫內官監者矣有總兵部督低眉俯首悉聽中官指使者矣有誣譖皇太子詐傳上意注趙王致羽林變起幾危社稷者矣不許議字預政與外官交結則有內書呈之發令大學士授小內

使罰矣。馴致秉筆之闕，乘機專政。王爵大憲，悉出其口。生殺予奪，任已愛憎。大權旁落，宰相皆其私人矣。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曰：履霜，堅冰至。可不戰戰兢兢哉！永樂以其陰賊之性，資狗兒諸閹之力，逞其篡奪之謀，不能無猜忌於中外，思以腹心參之。故於諸內侍，寄筆札，稱肺腑，則雖祖訓鉅鑄，視若弁髦。始之誣厲建文，變亂官制者，已亦旋踵焉。益其逆惡，無心肝如此。而在廷諸臣，多建文舊人，失節忠義，專務容悅，以固位。有祿受親見，哀哀忠義，屠戮之慘，則益切於積威之勢。史外紀事卷三十一

作俑永樂之罪，可擢髮數哉。

史外

卷三十一

王副使傳 附夏萬亨等

公諱養正字聖功一字蒙修泗州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官兵備副使十一年公爲襄陽府推官是時羣盜張獻忠等引衆數十萬據穀城僞降制府熊文燦文燦信之全楚兵吏皆以爲不可文燦不聽公出入賊中知賊降非實不敢與撫賊功已而賊果叛久之遷刑部主事再晉員外郎是時天子綜覈羣臣備端每有大獄輒懸揣意旨或持兩端相避不敢爭而公獨多所執奏奉命恤刑江西巡歷十三郡多所平反既還朝擢知南康府九江上賊鄧毛溪熊高

史外

卷二十四

十二

聚衆山谷間南康人恒懼議請兵公移疾閉閣臥陰遣間說鄉兵殺賊居數日賊盡殲一方賴之福王時進副使分巡建昌南都既覆一大兵下江西諸郡皆望風潰公與布政夏公萬亨知府王公域推官劉允浩南昌推官史公夏隆等飲泣誓師堅城拒守會所徵滇兵叛內應城破被執赴武昌見主兵者過南康人號泣隨之公謝曰父老良苦然吾有死所矣臨難日主兵者再三說使降卒不屈妻張聞之亦絕粒死時乙酉八月二十一日也夏公字元禮崑山人起家舉人南昌失守避建昌與公同死妻顧子師

孫女先赴井死僕婢死者數十數人王公字元

壽松江華亭人舉於鄉歷官工部主事推稅蕪湖都城陷諸權稅者多以自入王公歎曰君父遭非常禍臣子反因以爲捐耶悉歸之南京戶部尋出郎中遷建昌知府與劉公史公同日死劉公掖縣人史公宜興人皆崇禎十六年進士同死者六人其一失其姓名建昌人哀其忠哀而瘞之表曰六君子之墓

史外

卷五

十四

汪有慶曰嗚呼公宦遊半在江西而江西號文憲節義之鄉一府各宿如姜公曰廣袁公繼咸楊公廷麟黃公端伯皆天下有道高名之士公從之遊時輒與諸生講論道義修復白鹿洞學舍黃公與公同年友善設精舍廬山下日與往復議論諸生多所興起是年黃公盡節於南京明年袁公死於燕市楊公守贛州城破死又二年姜公起兵南昌戰死凡皆講學之功而友生切磋之力也風雨如晦鶴鳴不已惠而好我攜手同歸盛乎哉

黃相國傳附錄等

公諱道周字幼平號石齋福建鎮海衛人家負樂農年二十四始發憤讀書然負公輔之望然不屑應童子試郡縣禮聘之數始芒鞋布衣出登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歷編修監修國史實錄故事經筵展書官奉書膝行公謂膝行非禮也平步進魏璫目擊之不爲動未幾乞歸崇禎元年起原官故相錢龍錫坐袁崇煥事逮治藥治且與大獄天子怒不測公草疏救之貶秩三級而龍錫卒得減死九年書論發難權右仲夏明年遷少詹事兼侍讀

史外

卷十四

十五

學士公重名天下望以爲相而性頗直好面折善持相多舒緩養交浮沉取大位公羞之不忍爲天子一日開文華延詞臣問以用人理財策公據古今條對甚切上亦名重之呼先生者二久之楊嗣昌奪情用爲兵部尚書尋入閣而宣大總督盧公象昇丁艱嗣昌薦陳奇中之亦自喪中起公念國家卽無人奈何數以墨衰從政貽後世笑慨然思論之仰視榮惑逆行太白晝見嗣昌所籌諸事滋失策顯謂馮公元庭等太衆如此此人必誤國宜率同列等之公前召對時放誕詞幾不免矣中夜讀書至末臣

真德秀傳刊几歎曰古人立朝一月三十六封事而若然然已乎每見詔書有不便輒屏人削牘不起卓手自書之一字更定卽曰此誠不足以格主屏弗奏其欲糾嗣昌也爲數劄子論邊事寇事共一言奪情並論新甲未上也會上傳部院舉閣員馮公謂枚卜無出公上者獨苦其好言事疏入或觸忤卽推且弗用公重國事於已進退凶邪恤而馮公等遣所知日守之曰公得政所挽回者大奈何必以口舌爭卽輕率相獨不爲天下計乎以此久不發已而上竟相嗣昌等五人公不與上素知公學行謂其性偏

史外

卷十四

十六

執非救時相後之公亦非以不拾少有舉望特振爲詞列誤不早擊嗣昌竟就初稿爲三疏以進上之相嗣昌疑非朝士意公又衆所推而出身強諫偉其辭直欲以理折服召於平臺切責之公歷辯不屈公卿見上變色戰栗流汗嗣昌陽引咎徐出微言挑激帝怒公引大義力爭終無撓辭既對畢叩頭入班上目而斥之曰佞口公再入至上前叩頭起復奏曰請爲上分別忠佞反復又數百言上怒甚親校在殿下惴惴將有所收縛上終以儒者優容之奪三官得江西幕寮以去嗣昌虛振自用又煩碎無大略其

上病陵也偕幕士飲酒賦詩流連名勝好形家術通杜則
邱隴舉鞭馬上指與替以占驗否取華嚴第四卷謂可謂
煌已早下教郡邑且以上聞上亦知嗣昌僉疎言過實不
足仗顧已撓察議用之庶一出行師邀萬一功有以謝天
下然竟用以敗公言乃大誡而賊已躡秦蹂晉遠巡畿輔
明事益不可爲矣公之既敗也江西巡撫解學龍特薦公
上怒爲黨前逮治辭連黃文煥陳天定董黃河俱下詔獄
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徐仲吉疏救皆予杖納言馬思
理左右仲吉刑部主事吳文熾訊問遲緩亦杖公繫獄吏

史外紀卷十四

七

日奉紙筆乞書爲書孝經百二十本感明吏事著易象正
方草十二圖錦衣校徵急公恬然謂曰俟吾書一圖成就
遠耳擁之去至北寺就訊時奸黨必欲殺公尚書劉澤深
謂公不宜以建言誅得遣戍廣西既嗣昌敗復故官致仕
歸福王南渡以少宰召晉疾尙書公不欲出馬士英諷之
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乃不得已
趨朝陳進取九策而朝政日非正人多損不用公自請緊
馬慶夜泊龍門關憂高皇帝至厲聲曰卿竟舍我去耶對
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既報命而南都陷從唐王陳門

通四塞二師八友議遂首政府時政歸鄭氏將帥觀望
皆出死力公憤自請募兵江西號召義勇住廣信無兵與
餉徒以忠義激厲旬月間有衆萬餘與楊公廷麟萬公元
吉遙爲聲援部伍畧定出軍徽州兵潰被執至江寧羣
四十日不死夫人蔡氏聞之貽公書謂忠臣有國無家勿
以內顧爲念內院洪承疇以公同鄉使人致意公罵曰承
疇死久矣此必無藉小人冒名耳遂被囚繫赴萊時過東
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遂畢命方刑
時從者請曰公方萬年契闊請以數語遺家乃裂衫臂指

史外紀卷十四

十六

血大書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同死
者中書賴雍蔡紹謹等數千人俱先候於貨橋不知也忽
仰視謂行刑者曰黃公去矣冉冉乘雲而上矣我輩宜速
從之遂俱死公棉於易幾後家人於篋中得一小冊自推
終於丙戌年月日俱不喪云

汪有典曰嗚呼觀於烈帝之用人而知明之亡也決矣卽
位甫三載閣臣受重譴者九人享國十七年易相凡五十
餘人如置棋然局屢更而局屢敗無他好疑自用而衆臣
下爭勝也他不具論其灰室之舉閣員也帝意已屬嗣昌

故特駁廷推以彰獨斷示不測其始也假使蔡之名清剛
復之致其繼也因剛愎之私致眩迷之失措置乖方萬事
九裂至嗣昌二府三州十九縣之陷密本已達在廷諸臣
秘不令知護前如此獨何心哉蓋其所相五人自嗣昌外
程國祥倡間架之說蔡國用持朋黨之議沈復粹朝夕奉
佛方逢年望風雅拜而已此皆蠹癭鴛材堪任以軍國大
計乎夫欲得仗節忠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如公
之而折廷諍雖古社稷臣何以遠過帝顧以其強直疎之
獨於庸鄙畏惠貪汙陋劣之夫不惜委命焉夫以祖宗數
百年艱難締造之天下豈不勝其忿忿之心與臣下爭一日
之勝以僥倖於不敗臣皆亡國或亦不盡然乎

路閩學傳

公諱振飛字見白北直曲周人天啟五年進士除涇陽知縣太史譚魏忠賢將建祠澤陽公執不從邑人張聞達忤聞坐追贖十萬公故遷延閣故事解流賊入境擊却之崇禎四年徵授御史疏劾周延儒卑汚奸險黨邪觀正新立斥以清按路被百切責未幾陳時事十大弊門務苛細而傷政體突廉耻而壞官方民愈窮而賊愈亟有事恐而無事緩而難應而忘憂憂求論事而鮮治人責外重而責內

史外卷二十五

二

徑嚴於小而寬於大臣日偷而主君疑有詔旨而無奉行號入詔付所司六年巡按福建條請以京卿錄用八年夏帝將簡輔臣公言枚卜盛典使資修者編附則不光如向者周延儒溫體仁等公論俱棄宅孫以後民窮盜興辱已者必不能正天下時延儒已斥而體仁方居首揆銜之假他事激帝怒謫河南按察司檢校入爲上林丞屢遷光祿少卿十六年擢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明年北都陷福王立於南京河南副使呂弼周爲賊節度使來代公進士武愷爲賊防御使招撫徐沛公擒之竿弼周法

史外

卷二十五

二

場僉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礮之縛係狗諸市鞭八十監車獻諸朝伏誅五月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乃罷公公亦遭毋喪家無可歸流寓潯州大兵破南京唐王自立於福州拜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每責廷臣怠玩公進言曰上謂臣僚不改因循必致敗亡臣謂上不致撥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臣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見羣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上所共皆臣所憂也其言曲中王短云汀州破自殺於邵武山寺

唐大理傳

公諱兆恒字月如江西永豐人崇禎四年進士授臨漳知縣十一年徵授南京御史十二年巡按蘇松常鎮諸郡法紀嚴肅吏民畏戴之十四年夏言撫齊二十里間寇盜縱橫行旅阻絕四方輒金滯中途者至數百萬請發京軍勦滅又言楚豫之疆肅清歸日骨新徵舊通斷無從出諸多方獨貸帝並承納明年賊陷含山犯無爲幼總督高士光又明年秋賊陷廬州臨江欲渡陳內外合防策再劫士光請以史公可法代斗光遂獲譴時江北民避亂盡走南

史外傳卷二十五

卷二十五

四

諫憲從列春秋之案稟如也然御極十有七年此輩日夜合謀怨燃溺灰幸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今科官夜雨一坏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仇耻未復悲痛常有理心而忽召見沉大誠還以冠帶使屢年欽案速同黃士豈不上傷狂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乎疏奏命錄逆案進寃公繕寫進而士英亦進三朝要典矣大誠竟起用遂作螻蟻錄盡羅天下賢良指爲東林惡黨而公亦與焉公遂以太理寺左少卿引疾去唐王立拜兵部左侍郎佐黃公道周協寺廣信廣信破後懷王山聚眾數千人自保

史外

卷二十五

四

州之開化縣兵敗死之

汪有典曰嗚呼福王之立也特爲逆黨然既灰之燭了仇讎報復之局於君父宗社毫無交涉也故如福王者則宰之梟獍馬阮之鷹犬而諸正人君子之豺狼也天生是人亦間氣也哉

東文忠傳 附張家玉等

公諱子壯字集生廣東南海人萬曆四十七年賜進士第授編修天啟四年至浙江鄉試發策刺奄釐削籍崇禎初起故官累遷禮部右侍郎溫體仁當國盛稱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公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勦賊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阻遂成嫌隙而海內多故帝思廣羅賢才下詔援祖訓郡王子孫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驗授職公慮爲民患

吏外

卷三十五

五

立陳五不可會唐王上書歷引前代故事祇公遂除公客下之獄當上之從信即入也篤宗廟厚同姓以學重諸侯之禮數召見宗人遷其才擢之官欲以通宗祿之窮而變其制至是鑒金匱書得高皇帝制曰宗室子孫入爲中朝官者得以其階換授有司議議者曰將軍中驍告一品官如此即三公九卿一朝而盈廷者數百人非所以爲法上拂然曰親親任賢古之道也何不可却其奏公主覆奏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崇藩規圖銓政上以其沮詔聞親下於理久之始得釋而宗人溢有多不法公私苦之

史記

卷三十五

六

公以廷臣薦起故官協理詹事府未上京師陷福王南渡起禮部尚書未赴南京亦不守唐王立福建召相公以前辭宗室有宿憾辭不行唐王以王授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廣東福建江西湖廣軍務是時唐王弟聿錫亦立於廣州大兵入聿錫被執公止不行明年春故庶吉士張公家玉與貢生陳公邦彥等先後起兵公亦起兵九江村與約共攻廣州結故指揮使楊可觀爲內應事洩可觀死公駐五羊驛爲大兵擊敗走還九江村長子上庸陳發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公以故至事朱實運攝

從之三子偕妻梁氏徐氏區氏及女從之一小婢見之亦
投井死家玉字玄子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邦彥字會遠
廣州順德人廣州之圖大兵知謀出邦彥求其家獲妾
何氏及二子厚遇之爲書招邦彥邦彥判書尾曰妾辱之
子殺之義不顧妻子臨命歌云書生漫談兵時哉不我與
付子爾其詩而悲之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宗祿之窮至有韜衣行乞椎埋亡命
無所不至其賢且才則又屈於無所試而鬱鬱以死此無
術以馭之過也夫前代固有以宗人爲卿士爲牧伯爲大

史外

卷二十五

七

臣宰相者要在甄別之道得耳唐宗室不胙茅土賢能皆
策名仕籍自致功業而國家亦利賴之宋宗室散處各郡
縣入籍應試在京師者別爲玉牒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
程客俊言以所考合格附正奏名殿試其後雜廷諸科與
寒素等而官績相業亦相望不絕書至明禁不得與有司
之事甚且不得爲四民之業二百餘年椒耶蕃息幾數十
萬無所事事名曰天枝實爲棄物景泰時宗人男子有年
三十餘女子四十未有婚嫁者謂非聖王之所宜惻然而
可無法以通之乎夫慮爲民慮而靳之其病也固盡以其

階換其病也冗且濫而賢否混淆章服錯亂唐宗室李皇
以藩王而爲禁軍刺史兼官借職不必盡以本爵前事可
師也王安石謂祖宗親盡亦桃何況子孫此特爲慮祿計
耳不知祿即可裁而仕斷不可禁樂謂宗人不得登進抽
提與有司事則懷才抱德誠不願生帝王之家也且夫世
祿之家猶望象賢天衍玉牒不許入仕豈情也乎然宗室
自天啟二年開利得進士朱愼鑑一人而列名逆案爲宗
人羞崇禎中得進士十二人亦有官至祭酒者而才畧無
聞三百年來富國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
之而教之無素舉之無術國亦旋亡是可歎也公之斷斷
無乃爲是歟

史外

卷二十五

八

鄭中丞傳附黃大鳳

公諱爲則字天玉江都人宗廟癸未進士授浦城令嘗王時擢巡按旋陞巡撫丙戌大兵入閩公駐浦城與兵料給事中黃公大鵬防守大兵至浦百姓請出降公不可請行又不可城陷百姓德公權見至將泣求保全命難髮公曰貧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寧速死明日復責輸餉公曰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代輸贖死公曰民窮財盡烏乎可噴血大呼奮躍奮刀刺胸不死遂見殺時年三十五僕陳龍從死黃公字文若建陽人崇禎庚辰進士兵至冠服登陴朔之屹不爲動城破大呼死之

聖訓

卷二十五

九

余龍溪傳

公諱世名字仲嘉江西新城人天啟丁卯舉人知龍溪縣大兵入閩七郡風靡公獨不肯出降遂被執長子長吉從之死龍溪距新城道遠觀不能歸新任知漳州府祝登元與推官李毓秀龍溪知縣徐國璋捐橐中金又爲手疏募於衆始歸墓疏曰桀犬吠堯未識天命有歸而隣婦言人彼誠各爲其主夫孤竹傲周猶曰義士余嗣祠廟寧以忠臣今

二造區夏孰駕前王豈此罪膏不逢浩蕩茲者白旄牽足外

卷二十五

十

風靈車戒路爰與理刑李漳邑徐各致賻金更爲募疏編告紳士情惟念舊賁不擇多至於經過所在或戒彼封人蔽其歸卒或錫以楮筆表其貞懿則溫厚之規可返叔夜之勇不孤是所望於君子矣公櫬既歸里中多訛言死事不實公甥孔胤桂手出疏示之疏篋皆鈐以澧州府印并滿漢文朱色爛然譚者乃止

注有典曰嗚呼死節難矣而同時鄉里猶多疑議尚安問異時哉習俗薄惡不樂成人之美至於斯已極天地所以變亂也昌黎云濟逢父子自吾人發微視李諸人公父子

之善而執從而知之嗚呼賢人君子取義成仁遭逢不造
名雖顯而不彰者勝道哉

卷二十五

史外

卷二十五

熊御史傳

公諱化字仲龍號極峰江西清江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行
人出使朝鮮所至爭購其辭翰詞王寵遇無所受臨別獻
名馬公至山海關以書謝歸之後姜公曰廣使至朝鮮國
人訊公起居有詩云殷勤寄語清江老白髮相思又十年
其爲這人領服如此提監察御史是時朝政骯髒內感權
倖外倚債帥公上書慷慨言邊事乞清占役強正兵修器
械鍊火藥爲制勝長策又疏論首輔方從哲誤國不報時
朝士以東西樞黨門戶相傾軋公獨踴躍無所附出爲淮
陽備兵副使即日拂衣歸家居二十餘年再起關西討賊
奏政皆以疾辭崇禎甲申京師陷福王南渡起大僕寺少
卿不赴尋崎嶇閩粵鬱鬱不得志歸卧山陬當此之時天
下盡人販圖明臣多歸命新朝有強公出者公瞋目曰
吾前朝舊御史老且病矣安事折腰求活爲置腦子袋中
曰憑則用此已丑當事迫欲見之乃作絕命辭取腦子服
之不死家人護護之則鄉衆曰管仲魏徵非傑士乎爲我
具輿我將往應召衆稍解脫身投園池中衆趨救又不死
因長跽請曰我志已定徒苦我耳遂閉戶自經而絕

汪有典曰嗚呼立乎神宗之世而即以知明旌之將亡此其痛哭流涕之情適於賈生遠矣公之謀身去亂偃蹇山陬志豈嘗須臾忘天下哉顧卒無可奈何至於君亡國破播遷流離而繼之以死夫而後二十餘年酸風苦雨海思山哀殷憂沉痛不可解結之隱懷於是焉一隨而付之蒼冥詎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若公者庶幾從容者歟

史外

卷二十一

十一

增總制傳

公諱胤錫字仲藏小字牧寸宜興人少落魄有大志爲塾師盡一歲束修所入范白金鑄頭顱杯容一升許出入攜持爲飲具銘曰若要賊滅除非堵截嘉宗之際盜賊已竊發天下將大亂公所以志也已而爲萬言書抵太守自薦邊才欲北請經畧能延強太言曰熊公雖知兵非我佐之事且敗太守笑而易之崇禎丁丑成進士辛巳官長沙知府會山賊蕭相宇擾安化寧鄉數敗官公率鄉勇破斬之又破醴陵燕子窩賊斬其渠曰草上飛於是中外稱

史外

卷二十一

十一

知兵果與留都擁立遷武昌兵備副使改督學尋擢巡撫湖北先是李自成既死其義兒李錦等十八部屯澧州界上號三十萬遠近大震公偵知錦母高氏有智術軍事皆取決而高氏弟一功所部三萬人驍勇爲諸軍最公早請詣其營稱詔賜高氏命服錦一功蟒玉及金銀器犒軍皆賜躍叩首謝軍中酒酣公南面坐引卮談論慷慨具陳忠孝大義纏繞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呼錦曰公神人也汝曹不可負別部相繼來謁皆知約受撫事聞封高氏英淑夫人李錦左軍侯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

他部皆通侯號忠貞嘗自是屢立戰功加總督時即

尚方創順治六年正月王師下湘潭公兵敗走郴州王

肇慶檄召赤心等不至恚恨疾遂革十一月舟泊潯江夜

且半遽索紙筆草遺疏復自題其像擲筆呼左右曰吾不

能馬革裹屍今畢命臥榻死有餘恨膏衣起欲自沉於江

左右立抱持之遂卒公幼孤不及事父母登第後奏持服

三年廬於墓墓上枯桐再華有桐華篇傳世

汪有興曰嗚呼公天資忠孝人也顧抑有可怪焉公初

無子歸於神夢神予以冠進賢襴袍束帶者翁不願端衣

史外 卷二十五 十五

巾者又不願一牛欄牧牛兒翁願得之神固斬不予翁固

願得之即得之當戒筭翁即戒筭固願得之遂生公豈特

進賢襴袍束帶儒衣巾者世之所貴神之所賤耶所貴者

乃反在牧牛兒牧牛兒即忠且孝不忠且孝乃反在冠

賢襴袍束帶儒衣巾者耶此神之好惡取舍所由於人世

殊也翁即戒筭願得牧牛兒不願得冠進賢襴袍束帶儒

衣巾者此又翁之好惡取舍與人世之爲翁者殊也

孫副使傳 附楊文舉等

公諱臨字克威桐城人貢文武力矍偉馬千言立就能開

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曉聲伎吹簫度

曲喜爲俠斜遊然感慨時事則悲歌泣下不欲生一夕酒酣

談及冠亂莫分主憂激烈髮誓奮張引一指然燭上自誓

不滅賊有如此指遂改字武公金壇蔡生者以千斤力開

造公公出其所引角弓令生挽之生面赤喘息終不設款

日弓力過強非所用聊試我耳就其手取而挽之一引遽

滿開合如意者數色不少動生大驚以爲神常衣短後衣

史外 卷二十五 十六

騎生馬左右箭箠捕弓矢帶刀作邊塞健兒裝見者不知

是儒生也公爲中丞方公孔炤塔少司馬晉弟中丞開府

楚驛司馬督師宣大公益欲以武奮中丞屢與賊戰公輒

雜騎士中躍馬深入爲諸軍先已而中丞被議下獄司馬

亦以邊事孔棘請病移書戒公勿妄談兵意大沮遂一涸

於許酒而數數挾妓嬰邀常大雪挾所驅妓往遊鍾山下

與其友人戎服驟馬過通都避不及者或至顛仆妓紅綳

襦圍紫貂扶坐馬上抱琵琶以從諸子不能騎者強與之

騎前騎後騎亦縱騎者危慄震惶欲墜以爲笑樂既罷

則又手獨立上視青霄頓足深歎淚破面福王南渡馬阮
亂夜公益不得志於時金陵破避地雲間吳陳公子龍徐
公學遠等舉兵公聚米而談指掌陣圖一座傾聽間出木
牛流馬式放著不地能自轉運動移凡陳徐兩公向所爲
兵家言者公皆一一親習其事轉以詰兩公茫如也兩公
益心重公以公爲真知兵者未幾松江破陳公等不屈死
公入蘓撫楊文驄募文驄字龍友廣東貴陽人馬士英妹
夫也崇禎時以江寧知縣被劾寄官資主英力屢遷至巡
撫文驄諸聲氣著書畫題推獎名士士亦以此附之公欲

史外

卷二十五

一七

得當報國顧無尺寸資會文驄募兵龍泉山中素善公以
書招遂入其軍因上書唐王言關外情形悉特授副使
監文驄軍丙戌七月江東破大兵乘勝取閩文驄聞風
先入匿公亦隨之行文驄姬妾多昇肩輿者百數十人日
行數里至浦城界兵追及之問公爲誰公執言曰我監
軍副使孫某也遂與文驄同涉文驄不屈死之手左都督
鼎卿亦見殺公被執并縛其所幸僮僮爲嫩主將欲犯之嫩
故妓也大罵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公見嫩抗節
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遂并死也

江右興門嗚呼困人成事大丈夫誠不屑爲然亦有所難
不得已者特無如既已困人事復不成良足憾耳錢澄之
謂文驄志在聲色貨賄因時縮節鉞擁重資昇姬妾以自
隨其募兵自衛耳而因以倡義歸於閩則公之爲也然則
文驄歸着之善轉因公而成也亦何幸乎葛嫩曲中賤賈
何知名節義憤所激蹈白刃如甘膽芝草醴泉出於茲
不其異與固宜公之大笑登仙也

史外

卷二十五

一八

史外卷二十五

終

史外卷二十六 前明忠義列傳

熊尚書傳

公諱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同安知縣墾戶科給事中疏陳用將之失言曰偏禪至副將歷任有功方可授節鉞今足未履行陣已上首功背吏提虎旅統師子握兵符何由奮敵愾若大將之選其副將有功者時賜面對擇才者用之廷臣推擇有誤宜用文吏保舉連坐法帝納其言已言楊嗣昌未罪盧象昇未褒殊挫忠義氣至爲嗣昌書策練餉驅中原萬姓爲盜者原任給事中沈

史外

卷二十六

迅也爲嗣昌運籌以三千人駐襄陽城破輒走者監紀主事俞爵也爲嗣昌援引遭襄藩之陷節賂陳新甲株禍郎撫袁繼咸者今解任候代之宋一鶴也皆視國之臣宜罪不報京師戒嚴分守東直門嘗召對言將不任職敵南北往返謹隨其後如厮隸之於貴官召募前驅望塵靡及何名爲將何名爲督師帝深然之已言有司察處者不行嚴舉避才監司察處者不得遽踰巡撫庶封疆重任不爲匪人借途又言曰戒嚴以來臣疏凡二十上援勦機宜百不行一而所搆敵情不幸言中矣比者外縣難民紛紛入都

皆云避兵不云避敵薊州之破敵猶不多殺掠宮軍繼至

始無子遺朝廷歲費數百萬金錢以養兵豈欲毒我赤子帝惡其中有飲泣地下語謫爲福建按察司照磨福王立召還上疏言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爲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鎮以殺掠獲封爵我何憚不爲臣意四鎮必殺然北征一雪此耻今戀戀淮揚何也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曾與交之內而遠以藩籬視之頃之言臣竊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即偏安尚未可必宜日討究

史外

卷二十六

二

兵餉戰守乃事在恩怨異同勲臣方鎮五鋒筆錯是差近且以匿名帖逐舊臣以疏遼宗人劾李輔中外紛紛謂將復廢衛夫厥衛樹威俾利小民雖大無寧曰先帝止此一節未免府怨前事不遠後事之師且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遣誰死社稷係來與授盡是殃民則今何以使躍治不進而繼城可恃先帝隆重武臣而口口口口無一二叛降跋扈肯肯相踵則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惠威易行先帝委任勲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爲寇讎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客氣是屏先帝簡任內臣而小

忠小信原無足用謂門延敵且噪傳聞則今何以使柄無
弄操而恩有餘地先帝不次擢用文至而邊才督撫詎爲
其御趙遷宰執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
必用疏奏停俸尋補吏科右給事中初馬士英薦阮大鍼
公爭不可及大鍼起佐兵部公又言大鍼以知兵用當置
有用地不宜處中朝不聽踰月以奉使陞辭言朝端議論
日新宮府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
置詹尹蹊徑叠出諸詠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爲黨人
一官外遷輒警當事爲可殺置國恤於罔聞逞私圖而得

史外

卷三十六

三

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六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日
稅駕何地耶不報宋幾南京破士英竄杭州公背其棄主
士英無以應杭州亦破起兵應魯王擢右僉都御史督師
防江進兵部尚書唐王立閩中鄭彩憾公遣兵潛害之並
其幼子殺海中

汪有典曰嗚呼公於烈帝之時疏凡數十上所揣敵情無
有不中而侯勒機直百不行一顧以其言之過激而斥逐
之夫言不切直則不足以明道切直則不用而身危善種
不能生於磽地蓋自古歎之矣復何望於屍居餘氣之禍

王乎

史外

卷三十六

四

曾留守傳

公諱樓字二雲一字仲含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郎中天啟二年出知常州府公持身嚴毅不畏強禦屯田御史素屬吏應劭者姓名公不應御史危言恐之答曰僚屬已盡無可糾止知府無狀因自署下考杜門待罪撫按亟慰留乃起視事織造中官李實迫知府行屬禮公不從實移檄以徇致侮之公亦報以詞致卒不置當是時逆閹監柄羣小構煽失集東林矯旨折毀書院符檄旁午勢如雷霆人以端惡公獨立不懼而周全善類益

史外

卷二十七

五

力高公鑒龍繆公昌期李公應昇被逮公助之貲而經紀高公死後事爲文祭之邑令吳某繫高公長子世儒至常州公見之驚謂吳曰若欲使忠臣子孫必爲豺虎魚肉耶世儒不使出宜與毛士龍坐件觀忠賢遺戍公諷士龍逃去得免武進孫公愼行亦件忠賢當戍公緩其行忠賢敗事遂解崇禎元年以右叅政分守漳南擊賊屢有功而數被譏擢十五年以山東巡撫王永吉失陷州縣故被誣下刑部獄公於十四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明年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已乞假歸論前事永吉擢總督而公

奪官逮下獄不十日而京師陷唐王稱號福州起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掌吏部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淵閣正駐延平公留守福州大兵破福州公挈家避海外中左衛越五年其地被兵遂自縊

汪有典曰嗚呼當虐焰焚炙之日不有出萬死不顧一身之人以扶持而左右之則善人君子既無噍類而乾坤之正氣或幾乎息矣方公與高繆諸公講學東林其意氣固已薄日月而震河嶽然豈意禍之至此極哉及罹禍也發爲文詞淋漓慷慨不少瞻徇當時題揚忠烈之疏而書詩

史外

卷二十六

六

於寢者不旋踵被戮公竟昧之耶且完耶於覆巢而緩孫毛二公之戍亦曰道在我者當如是耳卒之履尾不陸非公所料而國亡與亡又分內事矣

張相國傳

公諱尚堂字叔寧江南華亭人天啟乙丑進士官監察御史崇禎之際寇氛猖獗專征之師多主招撫楊鶴之金鎖關陳奇瑜之車箱峽皆以撫收矣熊文燦復踵故智郿西之戰左良玉與獻忠角獻忠劍而走左師追之一晝夜蹕七百里獻忠窘甚乞降良玉謀執而誅之文燦謂殺降不祥力庇之無何獻忠叛良玉上其狀文燦逮斬西市以聞臣楊嗣昌代之嗣昌楊鶴子而黨於文燦亦主撫公奏言從古戡亂之法初起則解散勢成則剪除未有專任撫者

史外

卷三十八

七

今輔臣膺新命而出賊必仍用故技搖尾乞憐而失事諸臣冀獲從前敗局必多榮惑仍進撫議請特申一令專務勦除有創為撫說者議出獨戢行伍以奸細論議出道將紳矜以通賊論議出督撫鎮帥以誤國論帝以偏執意見責之而嗣昌卒以撫敗自殺公復言今討賊不可謂無人撫撫之外更有撫治總督之上又有督師位號雖殊事權無別今楚自報捷豫自報罷甚至南陽失守禍中親藩督師職業安在試問今為督師者將居中而進以發蹤指示為功乎抑分賊而辦以焦頭爛額為事乎今為秦保二督

者將兼顧提封相為犄角之勢乎抑遇賊追勦事提出境之師乎今為撫者將一稟督師之令進退惟其指揮乎抑兼視賊勢之急戰守可以擇乎凡此肯綮一切不問中樞冥冥而決諸臣腹贖而任至失地喪師中樞糾督撫以自解督撫又互相委以謝愆而辦事不可問矣帝納其言下所司詳議遷大理丞旋推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乙酉南都不守唐王自河南來閩遂與巡按吳春枝南安伯鄭芝龍在籍禮部黃公道周奉王監國拜公吏部尚書丙戌唐王被執公以私財募兵海上丁亥魯王浮海至澳約公

史外

卷二十六

八

共事遂與閣臣劉公中漢等連復建寧邵武興化三府及漳浦海澄等三十七縣軍聲頗振乙丑還舟山拜大學士辛卯大兵克福安劉公死之遂進還舟山王復航海命公與兵部尚書李公向中城守城破公向坐令四妾一子婦一女孫先死乃縊李公被執我師呵之曰聘不至捕而至何也李公抗聲曰向則辭官今就死耳遂不屈而死汪有典曰嗚呼賊之以撫愚明印金之以和愚宋也主計者甘受其紿以苟目前之富貴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益今古一轍也按臣徐一范謂可勦之機會與

能勦之物力俱從無裏錯過豈不深可痛哉蓋

盜之有巢穴者可救無巢穴者不可救起鈞鉏者可救起弓馬者不可救其脅從者可救而其渠魁不可救脅從之弱者可救而其強者亦不可救渠魁之僞降者不可救即真降者始救之後亦不可盡赦僞擬之盜不可故而饑寒之盜亦不可輕赦巢穴之盜或在巖峒或在數澤彼其妻子室廬積聚皆在其內馮其險阻以逆軍旅之顏行勝則乘機四出劫掠不出一二百里之內敗則守險以自固勢不能棄其巢穴遠出侵暴而有非常之望也若夫起於

史外

卷二十六

九

通都大邑平原曠野之間設帳幕夷城郭燒村落其妻子財物皆在營伍之中無巢穴則處處可爲巢穴也王師來而賊去名曰恢復而其民已盡矣起鈞鉏者皆農夫愚民或信妖人之言或以饑寒之故或報仇憤爭而相殘殺徒步蹕程以趨敵兵甲不具號令不嚴如鳥獸蟲蛇之相聚散耳起弓馬者則飄忽去來如風雨技藝足以致勝賞罰足以使衆器械足以城敵捕不能得追不能及此可不爲大憂乎脅從之盜或一時誤從而自悔或迫於不得已而強委命焉其弱者懼禍之及冀得自新而強者甘爲賊用

即撫之而內自疑其飛揚跋扈之念未嘗一日忘也而渠

魁則萬萬不可救彼知吾之畏賊也輒亦往往捉尾乞憐以玩弄將帥而陰以鯁其虛實恣其求索安民之機未頒而反者又見告矣即真降者不可遽絕以塞其自新之略令得効力行間以贖其罪事既大定而後論其功之大小以當其罪之輕重亦不可以論其功而忘其罪也而饑寒之盜爲豪傑大盜之資以爲癰疥之憂而區處未善則癰疽潰決之患作矣嗚呼羣盜起而殲之無遺類尚不足以伸國法而償吾民父母兄弟之仇乃欲爲之助其勢成其

史外

卷二十六

十

強原其罪除其罰而使天下盡斃於盜而後已天之亡人兩恨手於羣盜羣盜又假手文武大吏以爲囊橐其禍豈偶然哉

姜相國傳

公諱曰廣字居之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歷官詹事府詹事福王南渡拜東閣大學士先是吏部尚書張慎言疏薦原任大學士吳姓原任吏部尚書鄭三俊誠意伯劉孔昭執不可喧爭殿上公謂用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執定非其所私即謂之奸臣等皆鬻貨矣請賜斥罷福王慰留之馬士英復引用阮大鍼翻逆案公上疏曰臣前見文武紛競斷無術調和近見欽案掀翻又愧無能預緩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

史外

卷二十六

十一

前之明詔竟同覆雨幪雲未令增龍馭之凄凉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惟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又言祖宗會推之典立法萬世無弊斜封墨勅覆轍具在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爲盛美先帝之善政亦間有而以頻出中旨爲亂階用閹臣內傳矣用部臣勅臣內傳矣選大將言官亦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者其所得閣臣則逢君殃民奸險刻毒之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也其所得部臣則險邪貪滑之陳新甲等也其所得勅臣則力阻

史外

卷二十六

十一

南遷盡散守禦雅狂之李國禎也其所得大將則純癯支離之王朴倪寵等也其所得言官則貪婪無賴之史楚廉起新也凡此皆力排衆議箇中旨者也乃其後效亦可觀矣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總山匹夫熱心仕進一見指於公論遂乞哀於內廷絛索開通中旨有發門戶摧折巧爲之詞內廷但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而之詞不能無變動間以其事密聞於上又得上之意旨轉而授之於是平臺召對片語投機立談取官有若登壇之戲臣苦痛心此弊亦於講藝敷陳但以未及暢語至今猶存隱恨先帝既誤陛下豈堪再誤哉天威在上密勿深嚴臣安得事事而爭之但願深宮有暇溫習經書開取大學衍義實治迪鑑視之如周宣漢光之何以竟愾遠烈晉元宋高之何以終狃偏安武庫之出師征蠻何倦倦以親君子必遠小人爲說李綱之受命禦寇亦何切切以信君子勿問小人爲言反覆思維必能發明聖性點破邪謀陛下與其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獸畜之以供人刀俎也馬士英大怒嗾鎮國中尉朱統鎮劾公遂降調歸入觐諸大臣在側公曰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士

恩寬大猶許歸田臣歸後願陛下以國事爲重士英熟視公嘗曰我權奸汝且老而賊也既出復於朝堂相詬訾而罷金聲桓據南昌首迎公入省後城破赴俟家池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勁骨鯁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皆有公論奉使朝鮮朝鮮人爲立懷潔之碑共爲遠人服信如此而宗人朱統額獨疏誣公穢迹彰顯有逆謀馬士英嘗之曰賊與我惡者謂之惡賊韓昌黎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縛李逢吉之謗公亦猶是爾矣

史外

卷三十六

三

吳司理傳

公諱鍾魯字魯雅一字峻伯號靈丹武進人幼即以理學氣節自負不肯作齷齪兒嘗曰大丈夫不能爲大聖大賢亦當作忠臣義士豈可依同庸碌哉李忠毅應昇公門人也璵璠禍被逮過郡交遊閉戶不敢通公獨迎至家命二子輟讀侍左右李公曰此後亦勿令吾兒讀書也公曰書何必不讀特勿學子真讀書耳李公笑曰還須勿從真先生遊也相與賦詩論學二日然後別先是李公謫還時公賦水竹居送之其詞曰有水有水亦云其清不因撓濁不

史外

卷三十六

十四

隨快行靜則照物動則資生之子之遠爾心是旌有竹有竹亦云其善于霄玉幹憂風金聲中以虛貴節以芳名之子之遠爾德是成有居有居亦云其珍寵賂不人毀譽不聞淡焉虛止超然寡倫之子之遠最哉惟真其砥礪如此二十補諸生至五十八始敘貢授光州學正癸酉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長興令作中使崔璘罷歸公少講學於東林孫少宰某雅故敬公以甥女劉妻之試貢京師黃公迄周負重望一見喜曰吾夙尊李仲達恨不得見今見先生如見仲達矣當是時公名噪都門諸要人爭延

爲重客而公弗屑也學頑之際寇賊蜂起人爭談經濟公慨然曰不明於死生必不能忠義不知忠義必無經濟作勸學說與同志相切磨周延儒再相自以有故舊招之笑不應辛巳詔滿除外任參劾各官補紹興府昭慶居一年量移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變病絕復蘇曰馬素修必先已而果然馬素修者馬文肅公世奇與公同視席者也福王南渡擁禮部主客司主事以清獄未行乙酉抵南雄聞南都潰留不進自是轉徙桂閩兩粵間輒自念曰吾門人李仲達同學馬素修皆死節今年垂八十老矣脫不

史外

卷三十八

十五

幸病殘不幾負二人乎吾當尋一死所明白乾淨以見知已辛卯八月自普陀渡海入昌國衛城寓文廟中聚薪爲龕中設高座城陷登龕縱火自焚而全家殉焉公舊作十願齋說以教子孫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好釋典乞靈西竺其未則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顧其偷生事仇居海外親友以書招之歸作止歸說謂之公之先本無錫人洪武間始祖肇以徵辟官御史建文之難棄家從亡遇赦還託藥爲藥戒子孫勿入城市三遷至武進之橫林鎮卒葬其鄉公

歸骨從葬墓側蓋祖孫忠節與明代相終始云

汪有典曰嗚呼師弟朋友之間蓋多矣公與馬李二公何其相信之深也年運而往澹桑非昔卒相踰以死豈偶然哉夫朴白之下見程嬰以趙氏之復祀也固含笑入地矣公則丹心徒碎赤手何成雖白首之同歸正青天之難問未知九原相視當復何似耳

史外

卷三十八

十五

王兵憲傳 附 上 琛等

公諱士和字萬育號味文金谿人崇禎庚午舉於鄉見時事日非輒慨然曰九州雖大正人有幾名士如鮑從龍太國他日不爲漢之黨錮必爲晉之幽沉今既不救異時又無可奈何言已淚下至甲申而其言果驗南京既覆江西亦被兵公避入閩僑子宗翰至福州唐王授吏部司務陳時政闕失數千言唐王刊賜文武諸臣且召入對嘉獎備至擢兵部主事守延平時戰守機宜悉主鄭芝龍太兵人閩芝龍不爲備已而遽去唐王亦奔兵薄城下衆聞

史

卷三

十七

外事云何公曰跋扈見飛船而遁大事去矣跋扈見謂芝龍也急召父老曰吾雖一月郡守當與城亡若等可速出無使數萬生靈盡膏斧鉞提筆書絕命詞於屋壁題詩云雄烈烈烈爲虛城正氣從來履險貞一月延平甘死難孤忠千載有誰明召門諸友忠烈與以金曰忠爲我義爲我爲我護兒友人勸止之正色曰君子愛人以德姑息何爲趙宗翰取繩宗翰泣不置且請以身殉公聞宗翰言淚不禁旋拭之解顏曰騷兒兒殉難錄死父骸者家有母弟獨不一念乎亟索繩宗翰猶難之公曰兒大不解事吾志

已決遲兵至徒多辱我痛我耳宗翰乃獻繩從容正衣冠開戶投繯宛貝勒遣宗翰至曰爾父好官惜死矣吾以郡事屬汝宗翰曰曲荷生全感且不朽然亡肉未冷得旦夕望先人隴於願畢矣貝勒笑曰白面生不足錄汝欲還聽汝給以舟載柩歸方王之在延平也聞仙霞關失守倉卒走汀州從走汀州者有胡公上琛熊公綬皆以兜事者胡公字席公世襲福州右衛指揮使好讀書能詩既襲職復舉武鄉試唐王時官錦衣衛指揮遷署都督僉事充御營總兵官從至汀州王被執胡公奔還福州謂家人曰吾世

史

卷三

十八

臣不可苟活爲我牀毒草來妾劉年二十願同死胡公喜曰汝幼婦亦能死耶遂整袍帶與妾共飲藥酒而卒熊公字文江南昌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行人南京既覆每飲酒輒涕泗交橫友人語之曰昔狼曠有言吾未獲死所子既有志焉求斯乎乃赴延平謁唐王擢給事中尋扈行至汀州避變從官皆散熊公仍奔赴遇 大兵死之汪有典曰嗚呼公以五月五日生父年七十矣舉公則大喜以田文之高戶期之夫古之以五月五日生者其人亦甚衆漢則王鳳胡廣晉則紀邁王鎮惡宋則高綽唐則

崔信明張嘉禾則道君皇帝金則出特秀此數人者多經
既廟才下流不肖而道君高紱覆宗亡國尤不足數豈若
公之扶植綱常爲乾坤壯色哉由是觀之所謂高戶者千
百獨公一人耳嗟乎茲其所以爲祥也歟

楊州國傳 謝劉同升著

八諱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禎四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國臣楊嗣昌與總制盧公象昇有郤兵事無不中制公抗
疏請斬嗣昌專任象昇謂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
宗澤憤恨國有若人非疆場禍嗣昌患甚達謫公兵部職
方司主事隨盧公軍贊畫益加阻撓致盧公敗績歿於陣
公護其喪歸遂屏迹家居劉公同升者字晉卿吉水人祭
酒應秋子崇禎丁丑廷對第一授修撰亦以論楊嗣昌降
調歸甲申春李自成陷京師帝崩公聞變痛哭與劉公大

史外

卷二十六

二十

集紳士於澹臺祠爲烈帝發喪舉義旗誓滅賊復疆土削
劉聖仇恥是時福王南渡授公左庶子劉公左中允俱不
南都沒唐王羅劉公少詹事兵部侍郎總理江西而公
以東閣大學士召亦辭不赴是一公者義急賊不復計名
位也遂結連續撫李永茂立忠誠社於賴招致四方義勇
於是主其寘其腔劉明孫彭曰趣等各率家丁資糧入社
並訪者幾二萬人大享士於城西率兵收萬安抵太和復
吉安全郡奉表迎唐王赴賴拜公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開府南潞公念國破君亡偷安海甸非計劃意圖中原

未幾而劉公以集勞卒於軍永茂亦以憂歸按察副使彭公期生與公同保孤城公將入閩倉萬公元吉以總制七省至遂留辦軍事先是公招降嗣寇得四萬人賜名龍武新軍所謂四營者也張安者四營之一驍勇善戰統兵復撫州頗有斬獲順治三年壬戌五月戰於梅林而敗兵遂散八月大軍攻贛州圍之守者皆德十月四日黎明百道攻城城上發礮礮裂城陷公投清水塘死我將賈熊爲右軍有部丁獻佩刀者刀鋒及室皆黃金飾賈曰此必非常人馳往視屍識者曰此彬則部也賈惻然曰忠臣固

史列

卷二十六

二十一

無敵此昭王爲其像以四州扇爲棺瘞之庚戌公子來求屍賈爲改葬立墓碑致祭成禮彭公自縊死死之日守備楊大器潛改其屍瘞於萬安縣之百家村仲子孫貽訪其遺骸未得久之鄉人胡樞知萬安縣事一夕夢彭公語曰遺骸在縣境君能歸之故鄉幸甚會大器之友曾堯景亦以狀曰樞樞資遣之至海鹽家入詰其事皆合于女旋以血沾遺骨俱沉入乃慟哭葬之說者比於思歸之溫序焉公諱文正劉公諱文忠彭公字觀我海鹽人萬曆丙辰進

士

士有兵曰嗚呼丁崇禎之末造卽斬嗣昌任盧公於事亦未必有清濟亦必復生一物以敗之蓋天厭明德久矣況既破其金甌肯令公等復圖其死全乎語云天之所廢誰能與之則雖戈有魯陽無日可揮石有女嬋無入可陷三代而下志士仁人賁恨重泉者多矣獨公等也乎哉

史列

卷二十六

二十一

何太師傳

公諱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天啟辛酉舉人授南陽令數挫賊鋒又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畢山及討平土寇益知名內陞部郎出僉懷來憂歸起淮徐兵備復平土寇崇禎癸未擢僉都御史巡撫湖北時左良玉屯武昌橫甚甲申京師陷福王監國金陵詔至良玉諸將曰天下事皆當關我公今南中立君挾天子以坐詔我輩宜乘其未定引兵東下可也良玉不能無動公以劔自隨曰社稷安危在此若不開讀此身有付三尺劍耳會良玉腹心盧鼎力

吳外

卷三十八

三十三

勸事乃定公拜兵部侍郎兼撫湖南尋以故官總督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福王之既立也馬士英爲首輔而蓋用楊維垣阮大鍼爲心腹大事羅織避禍者多奔良玉營良玉自烈帝時已擁兵跋扈不奉朝命其衆且百萬皆降賊素慕南都富麗日夜爲反謀適金陵有僞太子事一時失職被收諸臣又爲春秋與趙映之說以贊成之遂以奉太子密旨誅奸臣馬士英爲名空國行監二旗於鎮首公曰清君側右曰定儲位邀公與俱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公遂解印付家人上福王將自裁良王令四將

勾之逼與偕行舟至漢陽與開投江流十餘里舟拯之達岸而懷印出走之僕亦遇漁舟忽失所在公從寧州轉湖陽以長沙大集馬吏痛哭盟誓而令堵亂錫撫湖北巡撫以上諭請湖南巡撫章瓚爲總督嚴起復爲衡永道督撫軍食隨調董訓宣張先璧劉承胤等兵先後俱至是爲乙酉四月某日也未幾良玉死福王旋被推唐王則于福州知公賢委任益至李自成敗入楚界公伏兵迎破之自成旋爲村民擊死於九宮山公招降其衆增兵二十餘萬軍聲大振而公疏止言元兇已除宣告郊廟不言已功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四

唐王大喜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督師取兩汪居無何唐王死永明王則子肇慶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丁亥大兵破長沙公走白牙市既而甯遠寶慶衡州永州盡失桂林戒嚴公帥趙印還胡一貴入助桂林乃安戊子正月加太子太師爵世侯統兵連復全州永州寶慶衡州常德數郡進兵長沙已丑擄吏卒三十入人湘潭遇李赤心赤心已先去大兵見公入空城遂徐勇入勇故公部將勸公降不從乃擁之去絕粒七日不死遂見公所居有神魚井井故無魚公生魚忽滿井皆五

色既殉節井魚亦空

江行典曰嗚呼賢人君子之生死向與尋常殊然必謂有神物以司之無亦涉於怪乃傳紀所載如公類者頗不乏儒者或不諱與夫生既不偶則出必有爲胡乃顛蹶流離於傾覆危難之中能不克展志不克遂而身不克保不祥孰甚焉謂之怪也亦宜然據在乾坤立人紀正惟公是賴怪也不可謂不祥也而漁舟之救世傳爲關壯繆神神意者公之授命尚非其時歟何辱刻之延也

吏外

卷下

五

萬司馬傳

公諱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天啟五年進士授湖廣推官補歸德捕大盜李守忠散其黨崇禎四年大計謫官十二年起監楊嗣昌軍多建奇謀嗣昌不能用以致於敗福王南渡起太僕寺少卿佐史公可法軍上疏曰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濟有常無過任義義貴相資先帝初征海宇懲逆瑄用事斷割元氣委廷臣力行寬大諸臣扭之爭意見之立畫累縹緲之桑主賊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一時宵王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廷杖加派抽要外

練新法備時使在朝者不暇暇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爲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多故十餘年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於是更崇寬大悉改前規天下以爲樂平可致諸臣復思競賄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擢聖怒誅殺方與宗社繼沒益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於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念偶偏也非歲孫傳庭擬兵關中誠者俱以爲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有逗撓等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謂急撤關寧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可以勝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蹙地

議之者矣及賊勢熏灼江京勸南遷勸出儲監國南都語
不澤音亦達宜應爾然口行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
公追恨違者已誤國設事幸不敗必共服職者之守經天
下事無全吉亦無全利大率類是當何者心休無全利之
言請教諸衆獨行旁觀者偏見無全吉之利必欲強人從
我私意從滋實者未識國事因之火藥於後則以什成之
途大喻也又言賊今被創入秦挑選精銳垂涎東南轉瞬
秋深出南漢則徑抵襄承出豫宋則直窺江北兩處兵民
積怨深怨於斯時底必爭迎賊以報兵兵更退疑民而進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七

畏賊恐將士之進壯游諸國而過在北岸者急而渡南
金陵東地武備單弱何以當此巨寇窺人情類皆積薪厝
火安寢其一居功者思爲史冊之傳誣見才者不顧公論
之注封舌戰徒紛齊請不講一旦有急不識置陛下於何
地得毋令三桂竊笑江左諸人功非功而才非才乎不聽
唐王時進兵部尚書總制七省事楊公廷麟同守贛州初
公在楊史兩閣部軍與江西總兵金聲桓素善聲桓收江
右以書幣招公公辭以各行其志聲桓勿迂也守贛日久
與楊公同心規畫苦各將不用命且出掠爲民患乃謀練

工著更番出戰頗有斬獲丙戌六月兵部尚書李永茂副
將吳之蕃以廣東兵五千至七月吏兵兩部尚書郭公維
經奉命督理江西湖廣軍事沿途募兵得八千人至湖南
援將趙印選等率兵三千至大學士蘇觀生遣兵亦如之
兩廣總督丁公魁楚亦遣兵四千至軍聲大振諸軍皆欲
戰公欲俟水軍羅明受至共擊八月大軍聞水師將至
即令兵士夜截諸江焚其巨舟公手明受遁於是諸營皆
散去公弟六吉調廣西狼兵悉至南安亦不戰潰已聞
縣土破難全城氣索水月天霧雨雪大軍乘夜土城城

史外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八

破公軍士悉戰部將欲擁公去公歎曰爲我謝贛人使合
城淪炭者我也我安得獨生遂投水死
公有典曰嗚呼公天下才也其從嗣皇亦欲存人於倉卒
而濟公家之難耳卒無如嗣昌不聽其言致貽禍宗社間
縣之敗公親至戰處爲文祭陣亡將士哀動三軍在楚門
收召募兵登白帝以望賊騎歷歷在山谷間我師用湖諸
將反出其後無一人禦之者不覺拊膺流涕而痛吾謀之
不用也事福事唐艱難盡欲少延垂絕之命亦曰一息
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耳至於城數餉鈍大豈其不逆觀之

也乎

史記卷二十六

史記卷二十六

史外卷二十七 前明忠義別傳

揭中丞傳 附傳別錄

公諱重熙字萬年江西進賢人崇禎丁丑進士知福寧州甲申京師陷同副總兵洪日升起兵勤王福王授吏部考功司王事以報歸乙酉

本朝建元二年矣南京破江省盡入版圖公善廟破家招集鄉勇起兵湖東是時益王亦舉兵建昌走謁益王與計事不果已而益王兵敗死永寧王復建昌 大兵圍之公提兵援戰許灣兵敗填之永寧亦死趨福州唐王授考功員外史

卷二十七

外兼兵科給事中與同邑楊謙俱僉克金谿復撫州有衆十萬授右僉都御史巡撫湖東與 大兵戰於銅瀟隘師姑嶺及高田孔坊俱報捷三年丙戌福州不守傳公往寧都借兵於田海也不應因集鄉兵復宜黃公援福州聞唐王赴贛即倍道趨贛 大兵掩擊兵大潰未幾唐王死當此之時所在魚爛瓦解士卒散亡略盡公收潰卒千人退至王洞間行至東安金貴諸將稍聯終獨自爲日者裝入南昌規虛實而金聲桓以南昌叛首迎公金聲桓者故寧南侯左良玉後軍性沉猜善持兩端乙酉來降贛兵

平江右自以爲功不世出旦夕望侯僅授副總兵氣酒常快映至是叛是爲順治五年戊子正月也先是丙戌癸丑唐王被執桂王在兩粵聲桓叛 大兵圍南昌公赴粵求援桂王拜公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兵未及歸而南昌破猝遇 大兵戰於程鄉大敗身中三矢僅而免嗚呼明社既屋矣公以宗室生率區區數駭乘突之卒於殘創餓殍之餘戰百萬日久之師於景命方新之目固已知其無能爲矣卒據鶴樓瞰崎嶇江間萬山中鋒鎗矢鏃萬死餘生於甲申屢戰屢奔曾不少悔視未諳聞

史外

卷二十七

二

未破共至猶存爾爾悉歸全妻承保富貴自詡識時達變者爲何如雖彼或亦擊推爲俊傑而以保境安民論功矣顧公不彼若何也然少未盡儒輒詆諆公謂無濟於家國而大禍於邦邦韓退之謂不樂成衣之美設淫諂助之環者非耶南昌既敗金聲桓殲於軍其故將張自盛等聞公奉新命出湖東爭來歸兵大集駐寧都石城間先是傳公援南昌敗於三江口被內幕不願往請再舉終江事公亦疏留乃拜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傳公遂令陳化龍馳檄浙東有徐孝伯者引軍來會同駐徐傳七年庚

史公以張自盛駐閭赴其軍約廣信曹大鎬並進甫入閭
 界大兵圍之數重公分部諸將戰數合作敗引大兵
 入伏中前後夾擊大捷遂徇諸郡邑皆下之八年辛卯傳
 公至廣信張村爲大兵所執江復夏一謫論之降不應
 令以書招公不可八月五日不屈死搜其笥先置米至書
 先付而空其月日自盛拔邵武縣敗被執公率數十人起
 大鎬於石丈寮適大鎬還軍鉛山雅空營大兵偵得率
 眾圍之射中公中項執至建寧公喜曰從此畢吾事矣日呼
 高皇帝祈死不得至冬十一月昂首受刃顏色不改方公
 提外
 之被執也
 公不識問曰爾爲誰男子曰公固不識我我慕公義特來
 隨公死爲公作伴耳遂同死卒不知姓名
 汪有此曰嗚呼痛即難爲棄無不下忠臣孝子無二理也
 公盡瘁於流離顛沛東西奔竄之餘下一君復奉一君存
 一日盡一日事遇卽文信國之遇心卽文信國之心也將
 江鄧吳顧以昧於順逆譬公此降歸之善挑者耳夫烏知
 天經地義乎哉張弘範趣信國以書招張世傑信國曰吾
 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傅公亦倣此意魂淪險

海血碧柴市前後孤忠若合符契夫惟道同故跡亦不大
 異也

史外

卷二十七

四

瞿雷守傳附張同齡

公諱式相字起田號稼軒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
科給事中崇禎元年坐錢謙益黨謫貶福王南渡起應天
府承振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明年南都破靖江王亨嘉
柔間擁兵據桂林公移書總督丁公魁楚徵思恩參將陳
邦傳提兵來援執亨嘉亂遂定於是奉唐王於閩唐王沒
泰示明王於粵當此之時幅輳日促粵西區區在遠荒
老成淪謝賢盡所與共圖國事者司公魁楚何公騰蛟數
人而已而閩外將帥叛服不常朝士仍植黨相角王無
處身

卷二十七

五

亂才宦官居中用事登政軍務任意顛倒聞者則逼王鳳
竄公屢爭屢拂卒無可如何以身殉之而王亦馴致於亡
焉永明王在粵也拜公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掌兵部
事頃之楊公廷麟萬公元吉等敗沒賴州報至司禮監王
坤迎王移避梧州公謂今日之立爲宗社雪仇耻正宜奮
大勇以號遠近東人復不靖苟自備外棄門戶內禦蕭牆
國何以立爭之不得遂移梧州東人謂龍觀生擁唐王弟
聿錫於廣州也

大兵破廣州王坤趣王西走公復爭
之不得王坤者烈帝時權璫南都易名掌基以碧色附

王於惡至是復用事擅朝政侵官多用內批公力爭不聽

大學士李永茂疏薦十五人爲十五省鄉望坤斥去之既
復自薦數十人公言大臣論薦新朝盛事司禮轍去取其
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且可禮抑人不可薦人更不
可然王終任坤不疑又以錦衣指揮馬吉羽掌綏綸房事
同票擬公疏請王攬大權明賞罰嚴好惡親正人聞
威德兼行以服遠近王卒不聽也王既西走諸臣各分去
公獨身從王抵桂州肅殿陛勅守禦請都爲王弗許未幾
太兵克瓊州坤又趣王往楚公曰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

卷三十一

六

心兵武無不惶惑臣在粵則粵危在楚則楚危我進一
人亦進一步我去速去日於楚亦速去日於楚內幅輳止此
一隅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微小而就粵西慨中原則一
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請留不許自
請留守許之進交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賜劍便宜從
事公之守桂林也大敵在前關門火微羽檄倥傯旁午衆
皆危疑不安公終日召客屬詠不輟以是鎮靜人心敗將
之氣竭而再鼓孤危之城破而復全蓋兵於內敵攻於
外陷者屢矣公卒能堅守以靖亂嘗有敵突入城馳騁城

上瞰公署公望見之曰是荷馬耶趣召將焦連璉袒臂大呼三箭燈三騎餘騎遁諸賊追之公與客坐談如故其意度暇整如此論者謂雖謝公之命將破堅寇羣之澶淵解敵無以還過也 大兵既屢薄桂林丁亥三月復至通野爭雞髮公與焦連璉孤守危城援兵劉承胤索餉而譚公招庫不足夫人耶齊珥佐之持益堅 大兵引而東既而劉承胤與焦連璉兵主客不和掠市而去 大兵俱變環攻時積雨城壞吏士皆無人色公急令璉負劍大呼奮勇擊殺自辰抵午不暇及餐公括署中櫟葉散分哺之明日復出戰

史外

卷二十一

公

大兵走不復窺桂林蓋公督師輒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故入無叛志樂爲之用而璉又久將桂得桂人心公國土遇之故得璉死力以保桂功晉公兼太子太師臨桂世伯公辭不拜疏上不允復請告自劾謂自三月十五以迄五月二十九此百六日中遇變者三皆極危險變故當前總辦一死亦送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獨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王不省又再請返鄴全陽卒不聽而是時丁公勉楚戰於藤江中箭死何公騰蛟兵破湘潭被執

死聞部大臣皆已次第降諸將復以私憤攜兵不相下武人多自署閣部罷者不謝免復置假王坤斥逐更用公知國事萬不可爲在軍中惟與客賦詩不談兵然靡日不戒嚴亦絕口不言死然靡日不辦死王左右禁近聞警輒逼王走王亦以奔避爲上策公謂播遷無寧日固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潮廻波逝雖長年三老能逆挽其戰伐哉丁公何公既歿大學士吳公炳兵部侍郎張公家玉兵科給事中陳公邦彥大學士陳公子壯等亦先後死於難而在廷諸正人往往遷謫請或去荷去或爲僧

史外

卷二十二

公

以遁公每慨人才周零殆盡凡既足而至者非懷忠抱義之人亦亂世取功名志士太歲月精神不用之於正則用之於邪安可驟爲他人用於是一才一藝靡不収羅幕府以備緩急公身在外政有關必疏諫嘗曰臣與王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一城一政自得與聞又嘗念無講官經筵不御何由聞得失手書八箴以進然王聽不聽言多柄盤內外臣工離志解體調之愈寡也庚寅正月南雄破羅成輝道靜州失九月全州破開國公趙印還居桂林衛國公胡一青寸榕江與寧遠伯王永祚皆罹不

出兵 大兵遂入嚴關。十一月，青永祚入桂林，分餉榕江，無戍兵。大兵益深入。十一月五日，公檄印退出，不肯行。再趣之，則盡棄逃。一青及武陵侯楊國棟、綏寧伯蒲繼寧、武伯錫、義縣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公危坐府中。總督張公同敵者相國居正曾孫負氣有膽，畧言國事。公曰：「公前帥師，有言也。」則鬚髮俱張，血淚交迸。年四十無子，妻死，蕭然一榻。念中原未復，無以家爲。酒後慷慨悲歌，不自知其家恨。時時得死爲快。每出師，躍馬爲諸將先誓死陣前。公獨倚重之。至是，聞難百里外，策馬泗水入城。見公曰：「事迫矣，將奈何？」

卷三

九

公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旣失，身將焉往？」張公曰：「公言是也。若恩師義敵共當之，公遂呼酒共飲。四顧左右，惟一老兵在。命召中軍徐高以敕書劄印付之，令馳付行在。張燈相向坐。至天明，有數騎腰刀，挾弓矢執公與張公去。公曰：「吾兩人坐待久矣，無容執遂與偕行。」大帥孔有德諭降，不從。勸薙髮，不可。令爲僧，亦不可。曰：「爲僧，薙髮之漸也。髮短，命長，我不爲也。」命副將護之，幽於民居。賦詩唱和，從容待盡。一日，數騎至，請出守。出，公曰：「已知之矣。」晞衣冠南向拜，取所手錄臨難詩，讀凡七步，出見一磐石，曰：「吾生

平愛住山水，此石頗佳，可以死矣。」遂與張公同赴。命張公既刑，僵立不仆，首墜地，躍而前者三時。值冬，李天大雷，龍空中震，擊軍士爲之股栗。給事中金公傑已削髮爲僧，名凌歸上書，有德請梟公，不報。吳江楊藝爲具衣冠，并張公墓於北門之園。時桂林殉難者光祿少卿汪暉投水死。其破平樂也，守將鍾西將軍朱晃如自刎。有周震者，官中書舍人，居全州，慷慨尚氣，節武剛矣。全州危，震邀文武將吏盟於神塘，死拒守。條城守事宜上之。公公卽題爲御史監全州軍。無何，郝永忠、盧鼎、曾全州撤兵，還桂林。守全諸

卷三

十

將議壘城降，震力爭不可。架怒，殺之。全州遂失。自是厥後，在在崩解。王逃死，絕旬而明之餘燼盡燬矣。汪有典曰：嗚呼！公之給事於烈帝朝也，纔數月，疏言李國樞宜畱內閣，王永光宜典銓，曹於汴宜秉憲，鄭三俊畢繼良宜總版曹，李邦華宜主戎政，爲王之案。請卽孫慎行訟寃，速楊鎬王化貞誅，白楊漣左光斗結毒之謗，追故相魏唐徵願、姜諫、馮銓黃立極罪言，奪情建祠之朱童蒙，不可寬。積愆久廢之湯賓尹，不可用來宗道。楊景辰附逆，不可居政府。頌楊漣、魏大中、周順昌爲清中之清忠中之忠，陳

時務七事謂起廢不可不覈陞遷不可不漸會推不可不
愼論典宜嚴刑章宜飭論人宜審附增者宜區分諸所條
奏豈不行事適機宜風采可畏慕哉逮於崎嶇危難之中
奉容頭顧身之至於流離奔竄之時羣小盡惑於內將卒
背叛於外國勢民情臣心主德調停匡救口瘁躬瘁茲真
仁爲已任死而後已者乎獨以謙益蒙詬君子惜焉然詎
墜師友卽忠關君父無二致也謙益每自謂忠孝之家至
用爲私印釋氏所云無慚愧者歟張公爲太岳曾孫公侍
郎景厚孫榮議汝說子竭力致死靡有二心孝子慈孫於

記外

卷二十七

十一

楊學士傳 附王運開等

公諱畏知字介夫陝西臨潼人崇禎庚午舉人歷官雲南
副使分巡金滄是時天下大亂而雲南以僻遠得脫黔禍
公世守雲南餘傳至沐天波天波年少政出多門諸土
司時時欲叛天波不知也乙酉秋武定土官吾必奎反連
陷祿豐廣迥諸縣及楚雄府公督兵復楚雄駐其地必奎
伏誅而阿迷土官沙定洲繼亂據雲南天波走楚雄定洲
追之公說天波避永昌而已以楚雄當定洲當是時永昌
推官王公運開亦通以他事至王公字子則以進士起家
弟運開崇禎壬午舉人官蜀亂攜其家從兗居永昌所謂
夾江二王兄弟者也相與嬰城守定洲不能破分兵陷大
理蒙化公乘間清野繕築徵隣境援兵姚安景東俱響應
定洲復還攻不能下公伺賊懈輒出擊殺傷多乃引去孫
可望者張獻忠黨也號平東將軍順治三年壬師殺獻
忠於蜀之鹽亭可望率其餘黨由蜀入貴州聞雲南亂遂
引兵襲雲南破之定洲走可望略地及楚雄公奮曰可望
國賊罪大惡極豈可坐而待其至乎率兵千餘人迎戰於
祿豐之教明橋兵敗投水不死踣而罵可望不問鄉里重

記外

卷二十七

十一

史外

卷二十七

七

公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吾爲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同
扶明室非有他也公頃目視之曰給我爾可盟因折箭爲
誓公乃喜曰果爾則自今請勿殺人勿焚廬舍勿逼人子
女可望皆許諾以故進西諸郡雖不守而皆無害殺擄掠
之懷者公之力也可望至楚雄使入招天波於永昌天波
欲索諸司印與俱而是時永昌通判劉公廷傑署郡守惟
官王公署參議兩人正色告天波曰吾曹之官皆權攝也
其印何敢與公爭然印在吾而予公以降賊是吾兩人亦
降賊也吾兩人受先帝命守此土自分死久矣豈能復向
賊廷求活且吾兩人猶義不爲賊屈公世臣奈何賊未至
輒降他日死何面目見祖宗地下吾兩人在印不可得必
欲印請待吾兩人死而後惟公所爲天波不能奪而陰告
永昌人曰不降城且屠永昌人洵爾日集衆議門哭且譁
曰明公固效死奈滿城生靈何衆議慰之使退乃又趨府
署譁如前劉公從容坐堂上召之曰來吾語汝逆賊詭譎
他州縣之降而屠多矣處亂世生死有命若何恐之甚耶
衆咸前曰人誰不畏死劉公笑曰汝以吾畏死耶吾欲死
久矣取卮酒開飲投醢將飲衆大驚奪去之皆走一夕王

史外

卷二十七

四

公遇劉公相與語臨別舉手曰吾熟思之惟此一路宜走
也劉公因諾衆有竊聽者私相告且賀曰兩人入走我輩生
矣旦日集衆議門視之見有老僕哭而出往告劉公曰若
上人夜半自經死矣劉公喟然嘆曰嗟乎君子哉遂先我
死耶沐浴焚香換上先帝表又獻詩數章自縊死可謂執
天波以歸聞兩人死節事驚嘆求其後官之或以通閭對
即召之通閭行至潞江謂其僕曰吾兄弟可與趣耶出手
中書付其僕曰志之遂躍入江死僕視其書云得我屍同
吾兄合葬題曰夷江三王兄弟之墓數日得其屍江上面
如生遂殮之河望還慎自稱李東玉以干支紀年鑄錢
曰興朝通寶營宮室造邸校設部寺臺省侍從官侵奪自
帝矣而其黨故等夷不相下每指腕怒目相爭曰爾自王
誰貴王之公亦憤其有所忤輒抵掌謾罵可望歎欲殺之
其黨李定國劉文秀爲保護得免是時永明王已自立於
粵公聞之告可望曰君自王滇南衆且不服今新王立廣
東君能束身歸命當得爵土之封誰不服者可望曰善即
使公至粵而武康伯胡執恭守泗城州與雲南接知可望
懼欲借爲援遂矯命封可望爲秦王公固不知也至肇慶

史外 卷二十七

見王道可望歸順意為請封大學士嚴起恒等持不可公
 言可望兵力強可借以為用何惜一封號以樹敵於是乃
 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遣大理卿趙昱為使加公兵
 部尚書而楚南督師堵胤錫會賜空敕得便宜行事昱就
 與謀命收封可望平遠王至則可望先受祭封不受命
 遣人至梧州問故廷臣始知矯詔事文安侯馬吉翔請封
 可望激江王使者言非秦王不致復命起恒等又力爭不
 可望不得封益怒其年九月親率兵至貴州十一月
 大兵破廣州下桂林事益急遣編修劉臣封可望興土仍

三

史外

卷三十七

十六

殺其妻李定國妻與公善而忌可望聞公死益切恨卒破
 走可望沙定洲亦為定國所擒斬之沐天波定國皆死於
 緬方公之守楚雄也有王承憲者為楚雄衛指揮擢遊擊
 為公前鋒定洲來攻凡守禦要備公深倚之賊去復至承
 憲偕士官邢篤等出城衝擊賊皆披靡俄為流矢所中死
 弟承璵亦力戰死而高其勲者為黔國公標下中軍焉必
 奎反擁參將守禦武定及沙定洲再反分兵來攻固守丹
 黔城陷衣冠望北拜服毒死有諫正者世為大理衛指揮
 未嗣職也賊陷城督家巷戰死

汪有典曰嗚呼叩叩以後明祚既終不踰年而南都亦覆
 唐王魯王之紛紛擾攘頃刻第就建公復欲資可望假名
 號於嶺嶠其何能為乎況狼子野心終不可收而卒為所
 乘認賊作子公固有所不得已而非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
 可等類比也事雖無成君子諒其志矣或於秦封一事深
 嘆諸人之不能明賊然其封之後可望之於永明竟何如
 也此不可以成敗論也

薛文學傳 附子之翰等

公諱大觀字爾望雲南昆明人子之翰父子皆爲諸生能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於滇南張獻忠既受誅其將孫可望李定國等走滇滇人多附可望得官而公父子名士或勸之出嘆曰此孫氏之官賊官也子義堯爲是時永明王自立於廣東可望陽臣附實不用其命而李定國與可望貳迎王入滇可望降於

本朝滇人之前不附可望者皆爭出自表異或又勸公則曰此李氏之官仍非明官也於是挈家居城北之黑龍潭

史外

卷二十七

十七

上有觀曰龍泉觀有樓曰魚樓父可讀書其間誓不出歲戊戌大兵破李定國兵浸尋至滇王出奔如緬甸公聞之嗚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天命不可以力爭顧獨不可效死一戰乃欲走蠻邦以求苟活不重可羞耶吾書生不能徒手搏敵惟有一死爲天下明大義汝其勉哉之翰泣對曰父爲國死兒安敢不爲父死當此之時公妻楊子婦孟皆在旁曰君父子爲國家死吾姑婦獨不能爲君父子死耶鎖兒者婢也抱幼子在懷前曰子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死亦可乎公曰

婢爲至死亦義也於是相率登魚樓公夫婦上坐子婦并鎖兒亦拜拜畢攜手下樓俱赴黑龍潭死明日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道旁人舉而瘞之公之女適同縣鄭生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亦同日赴火死那嵩者沅江土官也世爲知府嵩嗣職王走緬甸過沅江嵩與子壽迎謁供奉甚謹設宴皆金銀器宴畢悉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後李定國召諸土司兵嵩即起兵應之已而城破登樓自焚闔家皆死其士民亦多巷戰死王被執沅江總兵皮熊聞之絕粒七日不死大兵遣

史外

卷二十七

一八

騎執熊至背立不順命積十三日不食瘡十四日乃斃仍戮屍能增趙點亦被執索紙書絕命詞受戮汪育典曰嗚呼示明之人緬也隨從諸臣皆短衣跣足與緬婦相貿易爲笑樂大開賭市晝夜呼盧不絕爭賭毆爭喧譁聲徹王寢固宜緬人所輕而驅而殺之且盡因以及王也嗟乎此乾坤何等景象哉而尚欲乞殘喘不死也乎

史外卷二十七

史外卷二十八 前明忠義別傳

許文學諸公傳

汪有典曰嗚呼世常謂國破君亡諸生未受一命無必死之義猶女子未嫁未有以身許人之道即無殉夫之禮不知納采問名父母主之固以女子之身許之矣父母許之女惡得違之而不諾之既已諾之即又惡得不信之而背之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後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女子於其夫之死必服斬衰以弔也既許其弔又許其服是明示以夫婦之道矣廉

史外 卷二十八

耻之防孰大於是况婦人無二斬斬服以弔與從之以身何異雖殉焉可也若諸生未受一命視列爵於朝者迥殊分固甚微然業已著籍學官上其名於禮部此亦如女子許字於人納采問名從一而不可變矣國破君亡義不苟生與女子之未嫁殉夫同爲名教之坊不得謂其越禮違分舍生傷勇其行怪奇也嗟乎以此爲坊世猶有以皇后醜試其夫而媚賊宰相重事五代八姓十二君而復其爲聖人者幾倫如之何不攸歟天地如之何不易位也明亡諸生之抗節者眾予既已論次各見於篇今又得數人焉

爲類而書之惜也予見聞狹隘遺漏靡窮然無可如何也

作文學諸公傳

許公琰者字玉仲興縣人諸生甲申四月京師變至祭告先祠毀家募士誓殺賊報國仇走告友人聲義旗北而時南都未立君哀詔未頒五月五日友山蒲酒傷公擲於地嚼其面曰咄今何時目直上視氣結不能言血淚交迸拂衣去痛哭明倫堂御史某者鼓吹呵殿古服入謁廟公哭前被其帶叱責之御史慚謝罪去已而福王監國良久不發喪公歎曰吾忍見此乎縊於家縊於僧寺皆爲人救解

史外 卷二十八

則出走投晉門江當是時適洛王南下泊舟望見之遣人馳救召問故公泣對曰君仇不可不報京師不可不復逆寇不可不誅臣子不可不死有識公者強按歸免轉悲號賦詩曰一介書生難殺賊願爲厲鬼效微忠絕粒七日死

鄉人私謚曰潛忠先生

許公重玉者長洲人亦諸生間變通體書崇禎甲申四字哀絳哀號亦絕粒死

賀公同峻者字葵忱汪公葵者字中子皆丹陽人諸生甲申之變賀公痛哭累日夜啜血數升忽披髮狂走遇汪公

於逆旅。凡語合相持痛哭麻衣繩屨彷徨山澤間房數日昧首跨兩刀率壯士十餘人馳去之大空山聚眾千人鑿金塹破之會大軍徇江南諸郡縣賀公爲王兵者晝策不聽或勸之去曰共舉事業之不義吾與城俱碎耳兵敗被執不屈死之年僅十九汪公跳而免已稍收其餘卒復搏戰城外殺傷過常知事不濟步行拔短刀手格殺四五人被重創死

王公介休者亦丹陽人諸生不食七日死

王公明儼者金壇人諸生聞變慟哭家人慰解之託故走

使例 卷二十一

三

三才里殺水死諸生聞變慟哭家人慰解之託故走

謝公球者豫陽人諸生南都覆毀家募兵兵敗被執不屈

死

王公湛者太倉人諸生城已下與兄淳復集里人數百圍

城城中出擊淳赴水死湛被斫死

馬公純仁者六合人諸生南京既下六合即歸附公題銘

橋柱抱石投水死

王公台輔者邳州人諸生崇禎末聞宦官復出鎮將草疏極諫甫入都都城陷乃還福王時東平伯劉澤清御史王熒

張樂大宴於睢寧公衰絰直入責之曰國破君亡此公等卧薪嘗膽食不下咽時顧賢酒大會耶左右欲鞭之熒曰狂生也命引去及南京覆視其廬曰此吾所樹畫此死明年粟盡北面再拜自縊死

鄧公思銘者建昌人諸生北都陷集其僑數十人爲庠兵期期望首射學技擊爲報復訪於令令曰庠可兵子衆志遂懈公歎曰此非所謂清債事者耶滿腔熱血却從何處灑也城破死之

張公敬觀者雲夢人諸生城據城公立寨自守賊執去出

夏分 卷二十八

四

題試之罵曰汝既知文亦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耶

賊怒殺之

殷公淵者雞澤人諸生甲申賊至檄諸生就選不應且死

或勸之叱曰好頭顱暫寄項上耳賊必不可見也二而聞

烈帝變發喪哭臨同諸生黃公祐等約義勇擒賊事敗死

之

司公石盤者鹽城人諸生與都司鄧某同舉兵兵敗被執

鄧言此儒生吾劫之爲書記耳公曰吾首事奈何諱之繫獄六十餘日與鄧偕死

李公若妻者大同人諸生京師獲與親屬九人皆自縊
曰一門完節

曹公肅蘭公衛卿周公肅李公汝異者京師人諸生賊入
曹公與祖母妾母張嫂李及弟持敏妹持順弟婦鄧並自
縊蘭公止一幼女託其友亦自縊周公被執不屈死李公
亦罵賊被磔死

王公素者字御亦即墨人諸生國變杜門養母母歿遺書
告子曰吾身爲親之子卽爲君之臣天地大經無貴賤一
也我生不辰當茲酷亂貪微生而善義不可以爲臣然親
不忍遺故寧蹈不臣之罪以養母服母喪而殺身不可以
爲子然君不忍後故寧蹈不予之罪以殉君是予之苦心
予之大罪也遂自經死

謝公宮錦者臨寧人諸生 大清兵至避入山學使者聞
其名論謝族人趣回許破格待之公誓死不出情辭哀切
聲淚俱下當大雪山中火絕遂不食死

彭公某字守丁凡蠶縣人諸生亂後杜門不出或授之粟
不食竟坐死噓嗟旁孫徵君奇進題曰餓夫墓

理公聖和者字寒石西華人木姓李耻與逆國同姓改曰

理諸生亂後奉母薤菹中母歿遂自盡

史外 卷二十八

六

劉縣令傳 附馮三立等

公諱孔暉字默菴鄖陽人天啟辛酉舉人爲龍陽教諭巡
按御史林鳴球知其賢表爲縣得河南之新鄭是時羣賊
擾中原河南大亂公從間道抵新鄭新鄭城且頽戴復
人民多逃徙或教公棄城走民衆自全賊勢甚盛毋守死
空城爲也公謝曰朝廷不以孔暉爲不肖待罪茲土縣存
亡卽孔暉存亡敢逃死乎於是修垣浚隄城守暑且而李
自成兵至呼城上人速降縣官與印不然城且屠公繫印
於肘登城守禦而賊來益衆縣人酒酒欲走無固志富豪

史外

卷三十八

七

絕城降賊求生公執而斬之而賊已斬南關入焚掠倉庫
譙樓皆燬縣人皆走公大呼百姓巷戰莫有應者賊射公
中臂墜城而須賊尋去閤人張賈等昇至民家燒湯灌之
閱二日而縣移文上官言孔暉口暮且死急遣官來署縣
事且收印巡撫高名衛不可於是公仍城守如故賊復引
衆至執公見印在肱間折臂取印去執至朱仙鎮見自成
不屈遂遇害從者閤人馮三立亦感憤罵賊死其僕劉廷
及門人鍾寬楊芳皆殉難是爲崇禎壬午正月十二日也
事出贈尚寶寺卿

汪有典曰嗚呼公事親孝謹而與兄相友愛幼時詣塾師
學書課已畢而兄課不能竟則伏几泣師詰之以責對師
喜稱友愛絕至以勵他子弟計偕入京師道聞兄疾卽
反侍湯藥弗懈此其天性所發至誠惻怛見危授命何有
哉

史外

卷三十八

八



馬太僕傳 附黎弘業等

公諱如蛟字騰仲號訥齋和州人天啟二年進士令山陰以清操自勵所食米悉自家糴致凡歷道路千三百里見者咸驚異之曰嗟乎使君清至此哉考最擢御史巡按四川有平奢功以覲歸崇禎八年賊寇和州公方在草上起涕泣營其衆散家財練鄉勇任邑令黎公弘業擢城固守賊圍城三面晝夜環攻用礮擊殺數百人賊計窮將引去忽怪風大作沙塵刮面守者皆墮賊且陷公曰事迫矣寧坐以待斃耶懸下令能相從擊賊者予白金須臾得壯士

史外

卷二十八

九

自人鼓勇巷戰良久力屈或勸奔水次當可渡渡且生矣公曰清流湯湯不照偷生顏面轉戰死之兄通尹如亂諸生如虹及家屬十四人皆死事聞贈太僕少卿黎公弘業一作弘慧字孟擴順德人由舉人知和州城將陷繫印於時跪告母李曰兒不肖貪微官以累母奈何母泣曰汝勿以我爲意事至此有死而已遂自縊妻楊妾李及女四人縊之黎公北面慟哭再拜自刎未殊滿頸血大書曰爲臣盡忠爲子盡孝何惜一死賊入傷數刃而絕贈太僕少卿加官錢大用偕妻子婦俱死吏目景一高總管周廷儒被

創死學正康正諫祁門舉人偕妻丁孺章杜木死諸國子監丞訓導趙世遷不屈死贈國子學祿和州之陷也死者二十萬人公之男婦死者既衆而魯公一忠一門亦烈魯公字和之原官把總城陷角巾衣袍立城東塘水中賊酒而執之脅以刃不屈訶曰好硬老子取礮擊破頭額推沒水死長子諸生可爲字妻夫守峨嵋城賊登陴執之不出一語賊怒刃亂下終不一語而死妻王亦死池水中弟連字逸少原任崇仁縣主簿二女長適章其攜妻及婢投舍旁草屋焚死次適汪某貽書訣別父母縊死

史外

卷二十八

十

汪有典曰嗚呼公爲德於鄉賑貧施棺已責焚券不可數計而於族人尤加任卹耕者予田讀者予塾生者予聚死者予藏和人歸義以爲范文正再見斯其敦行篤德清操紀世已手執干戈捍牧圉繼之以死又豈顧問哉

宋稽勳傳 附姜鴻里等

公諱應亨字長元山東萊陽人天啟乙丑進士歷官吏部稽勳司郎中龍歸子璜舉進士司理杭州請偕行弗許當是時盜賊充斥而大兵又數歲入公繕治武備慨然以致命遂志爲任曰若爲刑官我保鄉井無相越也崇禎十五年閏十月大兵陷臨清公率士民城守城四隅北面單弱捐千金建臺城大兵至獨當一面募壯士夜擣營斬數十級相蹂死者無筭旋拔營去明年二月大兵復奄至以公守城北避不敢攻由東北隅緣雲梯上公平巾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箭衣統家僮巷戰殺傷頗衆公項中一刀遂被獲遺之降不所與族子侍郎玖縛左右柱嚼齒齧血漬洞交迸呼絕口遂死之侍郎字文玉與公同年舉進士爲御史疏論用人謂皇上求治之心愈疾則浮薄喜事之人愈易離說而釣奇皇上破格之意愈殷則巧言孔王之徒愈易乘機而聞捷皆切中時弊云以事觸帝怒下獄除名里居時大兵雲擾或勸之避侍郎曰身受國恩縱無守土責寧先去以爲民望既與公同殉城夫人高亦從死縣令陳公顯際邑紳趙公士驥咸死焉時同邑有姜公鴻里者字爾彬

給諫疎行人埃父也 大兵薄城下率親丁巷戰刃中於

爵被執去須金帛自贖大言曰吾兒爲請官聞天下晉受國恩死即死安得俯仰乞命遂遇害季子坡遽卒抱父屍大哭被執去夜舉火焚營 大帥覺擄殺之諸甥媳俱死 仁有典曰嗚呼士君子生明世之末流何以禦災捍患成論國恩之受與否而君臣之義無所於逃況於析主擔爵之累累哉萊陽之學傾動海內首推姜宋矯首同歸名實

外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二

宋御史傳 附鄧謙

公諱學朱字用晦長洲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管寶源局歲餘得息若干俱以歸公裕不取一錢日把絲易紛處脂易膩也著同鑄政署上下便之丁外艱歸服除補禮部主事改監南道監察御史疏劾楊嗣昌用惟嘉唐世濟史荏袁鯨等由是爲黨人所忌十一年巡按山東寄書別家人曰奸黨盈朝海岱多故此行盡瘁報國功名性命置度外矣當此之時 大清兵破居庸關山東大震巡撫顏繼祖鎮德州總監太監高起潛駐臨濟齊襄間名臣外 卷三十一

十三

爲聲援實期朝觀望不發一兵也濟南告急公適巡撫鄧謙難叱馭至城中惟主兵五百汲調募兵七百人公仰天歎曰此省會重地且有藩王在守衛單弱乃爾吾無死所決矣當是時也公無兵馬守主之責又無綜覈將令之數而省城標兵三千先據巡撫遠駐北直高起潛與楊嗣昌表裏爲奸旣擁兵不赴公求救援并條上勞苦北直而七不報 大兵數十萬盡薄城公登陴捍禦嚴奇其立功票鼓馮將士城中餉絕赴王府疾呼三日始出幣犒軍又命將士與佛郎機火器以擊 大兵圍少却相持六十日

史外

卷三十一

十四

鬚髮盡白守城者頭面皆生瘡援兵竟不至明年正月二日公率巡道官周公之訓守東南門城外西北隅堝水爲濠頗險固獨東南平衍公與周公犯矢石嚴爲防 大兵不得上醴酒城頭夜分握手語欷歔達旦衆皆感憤泣下誓共死項之衆譁曰西北城甚惡 北兵雲梯上矣公卽躍馬循城而西手格殺數人刃中於面被執去不屈懸城樓上卒殺之須臾縱火焚樓屍遂燼周公亦死撫按諸臣屢疏請卹嗣昌卽怨不予起潛旣不援濟南又以潘王故惡受誅謀卹卽罪於公而中朝黨人忌公者遂誣公不死

守德宜扶欄上書畧謂臣父銜命巡方本無兵柄然猶據

本朝以子德宜貴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同時有鄧公謙者字少千孝感人崇禎元年進士慕于忠肅之爲人嘗曰大丈夫當戮力王事卽與櫬而歸猶愈死兒女子手爲山東參政 大兵困濟南泣血登陴手架大砲執勁弓

射殺多人城陷被磔死母黃氏聞難歎息謂兒幸得死所
吾復何憾亦不食死子穉被擒去逾年逃歸甫十歲與悅
旋里事聞贈中憲大夫諡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疆場之事尚堪問哉書生弱肉雖無
救於危亡然猛氣干霄亦足以壯敵愾而梟狴狴豺狼
膽目死且見誣塞厄之氣結於宮署人心益以不同
益以不支矣丈夫達生安問遺骸笑草裏鍾埋之多事也
然如鄧公之貌孤歸骨又歎天懷忠孝烏知公之齒果腐
而魄果燬哉

史記

卷二十八

十五

王司馬傳

公諱漢字子房山東掖縣人崇禎十年進士有膽夫負氣
敢任除高平知縣調河內邑大饑貸萬金易粟於淮徐浮
河而至既以賑饑因以修城垣募壯士巨寇劉二將以正
月三日攻濟源濟源告急公伴不應於除夕乘賊不意赴
之以元旦登天壇山山陡絕數仞遊者或用數人以布牽
挽乃得登公持刀前行直上衆鼓勇從之奪其寨擒二以
歸乘大雪突至山西破妖僧智善夜半渡河破賊楊六郎
李自成圍開封外援不至公率親兵馳赴金龍口柳林諸

史記

卷二十八

十六

處燃火爲疑兵令死士入城中聲言宣太及左良玉兵數
十萬至矣賊聞之大驚遂解圍去當是時公威名遠振行
取至京召劉爾晉授御史監左良玉軍至潼關卽命巡按
河南遂入開封追賊朱仙鎮連戰皆捷陞巡撫公爲虛懷
愛士人有一長握手贊歎不容口僚屬紳士能陳民疾若
及言公過者則瞿然下拜陛下有能爲公辦一事者經年
不忘用兵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爲之死先後破賊皆縱
間謀入賊中賊舉動無不預知以故都下推知兵者必曰
王子房云未幾而劉超之難作起永城人爲河南總兵以

史抄

卷三十八

十七

私怨屠御史魏景琦家懼罪招納土賊據城以叛廷議欲更授以官欽之張公區維力持不可公亦齎疏請討遂奔寺以策授公發言招撫有洩其謀者賊得爲備公率兵馳至奮其北門兵大捷輩騎入大呼勿殺百姓當是時賊在東門倚樓爲寨自保天忽雨軍小却賊乘勢突至刃及公遂遇害奈將陳治那游擊連光耀父子及家人劉聖張金竹戰死事聞贈公兵部尚書未幾擢劉超至京師磔之

仕有典曰嗚呼明事之壞在於養寇而於叛臣復欲緩之大戰亂之際重武故有使貪使詐者矣未聞有使叛者也

苟非公之奉彭天討王黨幾何其不振矣身雖陷敗而叛臣卒以誅焉

許太僕傳附李新等

史抄

卷三十八

十七

公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崇禎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職方郎中出守黃州黃當寇亂後戶口凋殘人多逃匿大司馬范公景文以南都根本地提調之公不可曰事不避險巨職也慷慨登舟比至捐俸製火器嚴拆埃募丁壯集父老喻以忠義衆皆感泣未閱月賊至遣騎徐鳳常勝領之伏兵以待賊方貪噉發倉皇奔潰其前鋒一隻虎獲之奪大纛而還與鄉人梅之煥耿應衡聯絡各鄉堡賊聞不敢近十三年遷下江防道副使駐新州賊遣其黨張雄飛潛渡將南下公偵得遣游擊楊富馳至田家鎮焚其舟殆盡賊乃却副將張一龍善馭兵公軍之嘗共宿帳中中夜呼噪聲四起公曰此必奸人乘夜思遁耳堅壁不出贊明叛兵百餘果奪門遁一龍追獲盡斬之一軍肅然召對稱其才推郎陽巡撫未拜命荆襄失守左良玉潰兵南下長江數千里民皆商艘被掠器盡公立江口迎之兵莫敢犯時警報日急人無固志會改督糧道客曰公今可行矣歎曰吾爲天子守孤城三載矣分當死封疆雖危急奈何棄之撤楊富毛顯文屯關廂爲固守計先是楊富久

鎮斷楚撫宋一鶴復遣泰將毛顯文至不相能兵民滿
公會二將以杯酒釋之各散兵民始無患至是咸惟公命
無何荆王府將校郝承忠潛通張獻忠大舉兵來攻公率
甲士堵禦發礮斃賊甚眾是為十六年正月某日也當是
時夜將半天寒雪盈尺賊破西門入公督軍巷戰雪愈甚
火藥皆沾濕不得發諸將請渡江公曰封疆已陷吾何取
獨生自經樹下家人救之佩刀出復殺數賊力盡被執獻
忠聞其名頗禮之公厲聲曰既被執惟速死耳獻忠擊之
後當營是時要人奚鼎鉉等數十人同繫公密謂曰觀賊

史

卷三十八

十九

老營多患舍居此營卒皆被掠良民若告得去義所
協力賊可肅也於是陰相結期賊中起事以柳園為號
而奸人某某憾公以其謀害遂被害將死語人曰吾所以
不死者志滅賊耳今事不成天也含笑而卒時公陷賊中
已七十餘日矣事聞贈太僕寺卿賊既陷斬州遂屠其民
鄉官陝西會事李新墨家被執賊欲屈之新叱曰我昔官
秦中爾輩古為斯養今日肯屈膝汝則賊怒斬抱父屍就
刃其時屬吏死者府城教諭定遠蕭領聖斬水訓導施州
童天申並郭以重者黃州天世為衛指揮城陷自他所來

走難其妻欲止之叱曰朝家昇我十三葉金紫不能易一
死哉吾將先殺汝妻乃不敢言既至遇賊欲脅之去堅不
從露刃懾之乃好謂賊曰從汝非難但抱小兒者吾妻也
汝為我殺之吾無累矣賊如其言以重卽奪賊刃擊斬一
賊奪賊撫至遂赴水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弱冠從其伯父赴東林會講即有省曰
讀書以利祿為者非夫也當向聖賢路上行乃可耳斯其
識趣不已遠哉中歲馳驅疆場志業不遂展轉賊中謀又
不就要自無愧為聖賢之徒也洵公諫者為黜生王國
賢家被公種實遂喜悅以報彼所謂何書哉或謂
其過於王國賢然而吾不欲實其人矣

史記卷二十八

史外卷二十九 前明忠義別傳

許布衣傳

公諱德溥字元博如舉人忠愍公直族子也父爲里塾師公幼隨父學問忠孝節義事則喜動眉宇曰不當如是耶甲申間烈帝變號泣誓死當是時忠愍既殉難公得所賦詩曰夕讀讀已卽泣乙酉大兵南下揚城破令難髮蓬者死公曰頭可斷髮不可雜同妻朱也勿子曰臨河旁聞曰有相迫者偕赴水死毋爲所辱久之父婉諭之曰吾老矣貧汝館穀以養汝髮不雜誰授之館者爭一髮而忿俄突卒

卷二十九

其親乎不得已剪其髮如頭陀而授經村塾刺字兩臂曰生爲明人死爲明鬼刺於胸曰不愧本朝而繫崇禎錢一枚於肘雖盛暑不解衣良久事覺令捕至則曰願讀數行書我不忍忘先朝耳且吾不蚤死亦有故謝疊山隱居養母至元世祖二十五年被魏天祐所執始不食死於燕京驛中彼爲有母在也我亦爲有老親在耳今日至此惟有一死復何言強之跪則曰大丈夫豈肯屈膝於人遂就義西市是爲 順治戊子三月十四日也庚寅夏又有

先生事

以下錄王

書網巾先生者其姓名爵里不可得而知也○天兵既定江東南遂平七閩先生攜僕二人皆仍明衣冠匿迹於鄧武光澤山寺中事頗聞於外而光澤守將吳鎮使人掩捕之逮送鄧武守將池鳳陽鳳陽爲去其網巾留於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既失網巾盥櫛畢謂二僕曰衣冠者歷代各有定制至於網巾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爲之也今吾遭國破卽死詎可忘祖制乎汝曹取筆墨來爲我書網巾額主於是二僕爲先生書網巾書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書也日以爲常於是軍中皆譁笑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片

卷二十九

將之曰書網巾云居有頃池鳳陽檻致先生於提督楊名高名高謂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嘗識王之綱當就彼決之王之綱故明總兵而歸誠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綱所之綱曰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綱窮其姓名先生曰吾思未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卽致身留姓名卽辱身軍中呼我爲書網巾卽以此爲吾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匹夫倔強死何益且改制易服前

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詰之曰此種種者而不去何也先生曰吾於網巾且不忍去况髮耶之網怒命卒先斬二僕羣卒前捧之二僕瞋目曰吾兩人豈惜死者顧死亦有禮當一辭告主人而死耳於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等事掃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網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冀耶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効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赴義故耻不自述也遂延頸就戮軍中有馬提圖者見而識之曰是爲馮愛生也至其他生平則又不能言故終不

史外紀事 卷二十九

三

取定其爲何許人云云其生平事蹟又見前卷
汪有地曰嗚呼大兵之禍孤獨也淄川人孫之獬卽土表言其家婦女俱已效國裝之獬在明時官列九卿矣其達卽如此公等區區一匹夫乃爾耿介之獬聞之能無驚冷乎乙酉大兵南下公卿皆薙髮迎降浸尋及於吳江張文達者負販氓也從明之一二遺臣起事荷戈爲小卒戰敗不屈死其家不知其存止使其親周志達往偵之志達亦氓也被執令薙髮不從遂見殺二人之婦姊妹也姓許氏貧無依有兄勸薙髮以從其教姑曰婦人之髮奈何

妄自毀去之妹曰吾夫以不薙髮死而吾反薙之何以見吾夫地下嗟乎鴻毛重於泰山一髮引乎千鈞其是之謂乎特恐孫氏妻孥聞之又竊笑也

史外

卷二十九

四

鄧歐石三布表傳

江有典自鴻呼當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士大夫相率迎賊旋轉取富貴開門者樞臣也勸進者宰輔也投名受職者百司也而問至於南都立私人報私仇者逆黨也咸置先帝不問矣而市井耕氓悼喪其君耻不戴天者獨所在不乏也予以所問鄧歐石三公者分固不必死也然竟死

遠鳥得不傳
鄧公諱奇過字會明栢鄉人農家子也不知書問國變

缺欲殺賊苦無勸謂其妻曰吾欲死義爾能從乎妻曰大

子將頭鎬爾妻請爾之妻仰藥殉衣履症之禮聖之勸

親舊與妻家曰有車薪薪太前病軀有固塚名不已甚乎

恨然爾等乎是何言士固有志豈以死博名高哉竟仰藥

死之

歐石三公者皆武進市人歐公諱敬竹有妻與鄧公同亦

不知書石公諱士鳳無妻有僕僕亦無妻畧識字家俱貧

無生產歐公爲人修破扇糊口得錢即飲酒市中醉輒爲

歌言無物世入市人皆笑之聞烈帝變招降人與飲曰

行與若若盡我丈庵酒其妻提壺來覲之笑曰子休矣

聞舊官皆作新官又安在于歐公曰經何知此而翁所以欲死也竟闔戶自經妻未從

石公既貧無妻與一僕相依而不屑營生計聞歐公死歎

曰我不可以後之剪紙爲位大書曰明布衣石士鳳之位

爾之忠義祠文信國諸公位次下市脯酒祭其先邀降人

與痛飲竟日追夜出戶赴忠義祠池中死比曉其僕踰牆

自號哭於市曰吾主人死矣竟其屍不得至池旁見雙履

乃得屍先數日石公以三金子其隣鬻棺者曰世亂吾無

用此姑寄汝家既死遂取棺以殮其僕未死然終身不娶

同時存武氏僕者事武愷率匡以義愷受賊僞職索吉服

迎賊僕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上已前此何

等時不奔喪哭臨反取吉服事賊乎叩頭出血慟不聽叱

之去僕曰士爲名利惑不聽吾言後必悔李賊貪活無道

上干天怒下拂民情不久必敗吾不忍見主人之失身且

懼禍也遂絕粒死愷官僞准揚防禦使准撫路公振飛擒

解南京斬於市嗚呼衣冠爲盜賊丈夫爲妾婦詩書文字

爲梯煤滔滔皆是僅一武愷哉固亦不足責爾矣獨怪武

愷之教不能行於其僕且爲所料也憶是爲附傳

史外卷三十前明忠義列傳

姜貞毅傳

公諱珠字如農萊陽人學顧辛未進士除密雲令改儀保
巡禮部儀制司主事轉禮科給事中時閣臣周延儒奏
賣爵行人司副熊公開元面陳其罪觸王怒而京師有
十四氣之譏皆指宦官貪橫獄上降旨切責科道公疏爭
之曰今日賄賂公然極矣然若輩臣等之面懷
靡然從風言官御劾匪類豈無權臣奸者而陛下之
責之淫瀾斯云纖纖親親爲之出微果何所見而云然其
史外

卷三十

二十四氣譏言嚴厲請禁此必尤奸臣惡巧於嫁禍臣惡
言道不利於已而思申之謂重其罪不能激主上之怒
以解言官之困後將爭效寒煙垂蔽天聽誰爲陛下言之
哉又言孫州知州劉三聘生疏薦故輔馮銓逆案陛下所
手定三聘何物爲魔苟非內有與援焉敢爲此尤當矜治
其事上大怒謂廷臣曰採疾惡無開元等俱革職下鎮撫
司治被劾一套回問二十四氣姓名二十四氣者故上
臣時大猷與臺諫相構煽其不與會推者造言誘傷以挫
威中外曰殺氣吳起提氣孫普辰氣金元宸陰氣章正宸

妖氣吳昌時淫氣倪元璐瘴氣吳錫夏時氣黃景昉煙氣
馬嘉植賊氣楊枝起梅氣王士銘霸氣倪仁植疝氣周仲
連囊氣房之騏驎氣沈紅炳毒氣姚思孝逆氣賀王盛臭
氣房可止聖氣吳偉業雜氣馮元慶濁氣袁愷油氣徐汧
穢氣翟式紹尸氣錢元憲此數人者賢不肖混淆雖小人
巧於傾君子亦詭以自脫也卒之薰蕕難並堅白依然小
人無自全之術君子有虛寒之操所謂淫氣毒氣逆氣油
氣穢氣者咸死國難與日月爭光矣然而小人敢爲是言
者亦帝有以致之也諸葛武侯曰進驪樊滔天之辭欲以
史外

卷三十

詭譎唐帝諷解馬獲邪徒套套套套套套套套套套套
「既回問二十四氣姓名公恐不亡則正人且盡以指染
口血書死字終不肯承主上大怒謂拷擊輕情實未當
衛司官令再訊復被刑一套一套者一榜敲五十夾一五
十敲五十也當此之時上怒不已出片紙密諭衛臣曰
姜球能開元取畢命以病故告衛臣駭養性具奏日即二
套當死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
并殺出臣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又密旨於諸大
臣而都御史劉公宗周上殿力爭良久不肯退上怒草職

徵郎御史金光辰請以身代宗周上復怒亦奪職而公與
能公又復各杖一百蓋至此凡三杖矣當是時上怒甚特
遣大司馬化淳王德化監視聚官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
左右更番錦衣衛各三十人下別旗校數百襲衣執木棍
直趨前殿時麻沸丸奔束之縛兩足四面曳露股受杖
地地塵滿口中杖數折公皆絕且殆弟埏曰含溺飲
公謂良書大敗肉汁許得不死埏字如須庚辰進士時官
行人世所稱二姜先生者也期年春東陽破公父死於難
上省哀章請罷公歸治喪葬上許埏上疏請代兄繫獄

衆矣而救死扶傷猶得骨肉相保未有身在囹圄既聞
門戶禍而曾不得奔喪一哭者也臣是以恐死呼天伏祈
將臣付法司繫獄代兄使得奔喪臣死且不朽即或獄臣
兄罪不容追奔喪之後仍復遠治前日妄言之罪并治臣
以今日妄請之罪亦死且不朽矣上終不許埏即從就奔
喪帝母遷蘇州頃之延儒以罪死羣臣請釋二公上不許
已而賊鋒益近太學士李建泰督師山西請釋埏開元上
怒稍解公成宣州衛熊公成旌旌衛公未至戍師而京師
陷者崩廬至南渡救公留蘇州與母弟同居會馬士英來
閩薦逆案阮大鍼至兵部尚書公長歎泣下曰三人用天
下事不可爲矣大鍼既嘲之而埏初爲行人時人嘗見題
名碑促呈秀阮大鍼與故吏科都給事中魏公大中並列
上疏言大中忠節褒卹之臣不可與逆奸同列請剷除呈
秀大鍼名上從之大鍼恨失骨至是思有以中之公與埏
變姓名爲僧走匿浙東大鍼敗復至蘇州兄弟杜門不與
世接公自號敬亭山人又號宣州老兵識君命也母數思
故鄉奉母歸山東巡撫某雅重公將薦於朝公伴驢馬折
股請醫治竹篋昇之以故事得已復馳至蘇州未幾遂卒

久之公亦病呼二子謂曰余受命成宣州遭逢禍患若
異鄉浮沉三十年今病寢劇不可不速往以終吾志死必
理我敬亭吾成所也成者吾君所命君求而後命而君亡
吾猶罪人也故以異伐背死君技作易置歌嘔血數升遂
卒歌曰丈夫生年不遇時但遭坎壈當安之一腔熱血灑
何地萬種傷心欲訴誰我今病魔已如此丈夫處死要自
怡然奈何不死於三十年之前而在再歲月空懷代馬越
鳥之悲南村之夢誠已矣東望松楸血淚垂吾親吾親聽
兒致詞自今以往孤魂相隨故鄉不可到死葬我於敬亭

史

卷三

五

之嶺持家何山剛烈德昭辭職路帝街共賦詩有我獨
徃自適之彼山之下青松幾杖中有白馬素車客吾與
雨晦明而結相思三千遺命葬於敬亭之麓碑碣神主
皆曰敬亭山人門人私謚曰貞毅先生

汪有典曰嗚呼烈帝之剛愎自用也無復大君之度矣迹
其所以遇公者甚於犬馬寇讎君臣分誼掃地舊盡其於
奸輔何其護之深而於直臣何其惡之劇也公銜旨出國
門不四日而國事一變河山既易荷戈無從歸湖既升
賜環無望而公坎壈三十年死不忘君歸骨成所不以盛

安改節不以存亡易心殆公之謂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卷三

能尚書傳

公諱開元字玄年號魚山嘉魚人天啟乙丑進士授崇則令調吳江提吏科給事中謫山西按察司簡校遷行太司副時周延儒再柄用文選吳昌時互爲奸公欲劾之請面見言事及入延儒侍側因言軍事而出既復見延儒亦入公前屏左右上合左右退公曰臣所言輔臣亦不可與問生曰輔臣朕師傅也何傷公頓首曰陛下求治甚切而天下益亂必有其故上曰朕固欲聞之公曰朱子云天下之治在大主方寸與勤延儒二人而已今陛下方寸已無間

史外

卷三十

七

然惟六三大實不能與陛下同德臣不暇他論卽其所用人皆因情面賄賂壞天下人心使皆營私廢公陛下不早察之後必噬臍延儒曰情面之笑相沿已久賄賂則實無之公曰督撫諸臣皆用監司不用京職且廢會推定例其中豈無賄賂者公在陛下前不宜得自飾上怒曰爾以謂臣非賢能也爾所賢者公曰國人皆曰賢然後明之陛下試稽之百姓詢之在廷當自知之臣何敢妄駁上曰去爾具疏以進明日疏進上謂不及督撫事與而奏不相應大怒下錦衣衛問開元何前後語不相應且小臣敢讒謫大

史外

卷三十

八

臣必有主之者公對上疏意或有遺忘主者實無人則於是益怒發全刑移一畝五十夾一畝五十杖五十所謂一套也蓋有明之御臣下其刑如此然而上愈益怒謂杖輕復又破一套而敲八十云是時禮科給事中姜公塚亦論事忤旨下獄上畧諭衛臣令殺二臣衛臣駭養性曰誠如聖諭則天下皆畏臣衙門之刑不畏陛下之法且將二臣發刑部擬罪都御史劉公宗周上殿力爭上怒執劾偏迂革職僉都御史金公光宸奏宗周清直無他腸願以身代宗周上怒雷同問上亦革職廷臣范公景文等謂陳大指委曲規勸始移公與姜公刑部獄刑部尚書徐公石麒謂開元塚建言獲罪情輕擬擬附延寬重上大怒石麒冠帶開往諭塚塚泣去各三百大瑞曹化淳王德化監視塚復命上曰二人顧何言塚對曰二臣言陛下聖主臣得爲龍逢比干足矣上曰二人崛強至今日猶是時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也已而延儒事敗賜死而斬昌時於市或謂釋二臣上不許曰朕怒二人豈爲非輔哉十七年正月賊鋒益近大學士李廷泰督師山西臨行請釋開元塚上乃許之姜公茂宣州衛公茂杭州衛時公聞母亡欲奔喪不得至

杭州京師陷南都亦沒遂入閩唐二拜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大兵平閩亡走蘇州靈巖山爲僧名正志號栗菴卒於蘇州

汪有典曰嗚呼廷杖與東西版錦衣衛鎮撫司獄用刑之酷前代未有也自王振亂政輟廷朝士大臣有柳刃者成化中汪直用事廷杖臺省臣王濬等五十六人正德間以諫南巡杖舒芬黃華等百三十人死者十一人嘉靖初以諫大禮哭左順門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七人此其最甚者矣萬曆六年論首輔張居正奪情杖趙用斐外

卷三十一

无

賢沈思賢鄒元標等五人後定陵顯祿建言諸臣疏多言中廷杖寢不用至天啟四年太監王體乾奉敕大審復開其端重笞戚臣李本恩以悅魏忠賢於是主事萬煥御史吳裕中相繼斃杖下而許顯純田爾耕輩煩刑以逞備極慘毒楊左諸君子之禍有不忍言者矣思陵卽作雪消見現用獄稍平公與姜公論列兩臣時勢輻輳逆鱗觸天怒莫回撓掠之慘九死一生蓋自柄臣自裁而兩公之荷戈終未見釋樞部尹民興謂帝時已悲宜與命魚山且疏者度必列欵欲據之便按問及見疏乃曰如此不漏不覆

思兩邊做好人則盡實怒其不力參而反以誹謗大臣罪非思陵本意也然爰書既上帝一日譴諸輔臣再曰謂陰狡三日毀謗狡肆謂非曲庇延儒吾不信也且延儒謂情面之獎相沿已久果何語延儒不諱而直任之亦不問而膜置之獨斤斤於言事之小臣赫然惡必欲致之死而後快豈似重爲延儒報仇也者卽延儒何憚而不爲所欲爲乎平之賈滴難有君臣之誼究亦不終胡康侯謂鄭莊以惡養叔段縱使失道因以剪之然則延儒雖

以夕

卷三十一

下

黃戶部傳附葉向高等

公諱周星字九煙上元人育於楚酒局氏崇順度辰放進士除戶部主事疏請復姓亂後變姓名曰黃人字舉似號半非又號圓菴又曰汰沃主人又曰笑蒼道人布衣素冠寒暑不易生平正直忠厚好濟人利物而甚少文剛腸疾惡自饒一印文曰性剛骨傲腸熱心慈自謂此正人君子見神仙佛焉知而與小人多不合嘗賦詩云高山流水詩千軸明月清風酒一缸借問阿誰堪伴伴美人才子與神仙又嘗作楚州酒人歌云酒人酒人爾從何處來我欲

史外

卷三十

上

與爾一飲三百杯囊匣斗大不堪容我兩人醉直須上叩關問尋適來我思酒人昔在青天上氣吐長虹光萬丈手援北斗斟天漿天廚絡繹供奇饌兩輪化作琥珀光白榆歷歷皆杯盤吸盡銀河烏鵲愁黃姑渴死悲清秋咄咄酒人渾無賴乘風且訪崑崙王綠蟻深坐視眉下萬樹桃華覆深窓酒人歌到徹一見酒人皆大詫變成長跼進三觴人醉如雪舌霜桃花如雨八駿叫春風浩浩心飛馬蹏蹏躑躅曉促阿母綺牕不堪宿願假青鳥採瀛洲神仙神仙多知天下無不讀書之神仙亦無讀書不飲

史外

卷三十

上

酒之神仙神仙酒人化爲一相逢一笑皆陶然此語堪千古平原河朔安足數瑤瑤瓊瑤廢賤如蓬萊龍可饒可騎典刑顧目叫怪哉海波清淺不盈杯排雲忽復干帝座撞鐘伐鼓轟如雷金華玉液沉湮竭披髮大笑還歸來是時酒人獨身橫行四天下上天下地如龍馬百靈奔蹏海岳翻所向無不披靡者真宰上訴天帝驚起劍廷公卿今者酒人有罪罪不赦不殺不可殺之度成酒人急救酒人令斷酒酒人惶恐頓首奏陛下臣有醉死無醒生帝顧巫陽笑扶酒人去風馳雨驟倉皇謫置楚州城酒人墜地頗狡猶讀書學劍皆雄快白晝鬚髮三千時歲披青紫如拾芥生平一飲萬春酒再飲萬壽酒湖手版腰章束縛苦半生半醉聊支吾誰知一朝乾坤忽反覆酒人發狂大叫還痛哭胸中五岳口裁我眼底九州何處是頭顱頭顱改真生座酒非酒分人非人把壺破鏡尋事畢那計金陵十斛春酒此時天醉地醉人皆醉丈夫留空酒樓從空酒樓空酒民頌德稱功等遊戲下如大詔天下酒徒牛飲飽飲因飲終日能可淋漓如笑怒罵聊快意請與酒人搗一裘雲樂口之高堂以爲舞爲酒帝義農爲酒皇尊

子爲酒伯仲尾爲酒土陶潛李白坐兩廡糟粕餘子踰其
旁門外醉鄉風拂拂門內酒泉流湯湯熨熨天情也不知黃
庚與晉魏程科跣日飛觴一斗五斗至百斗延年益壽
樂未央請爲爾更記西施歌虞姬舞荆卿擊劍福生樹放
玉環飛燕傳觥箸周史秦宮泰壘氣與爾痛飲三萬六千
觴下視王侯將相皆糞土但願酒人一世二世傳無窮令
千秋萬歲酒氏之子孫人人號爾酒盤古酒人聞此耳熱
復顏酡我更仰天鳴鳥悲慨多即今萬事不得意神仙富
貴兩陸跑酒人酒人當奈何噫呼嘻酒人酒人當奈何爾

史外

卷三十一

十一

且是舞舞舞歌公感憤怨無聊不平則一寄之於詩喜
食鐘底焦飯人吟爲鐫巴者遂欣然受之賦詩云龍餐
幸無郎將號鐫巴猶得老多名兒曹相笑非無謂慚愧西
山有此生學仙恨少休釋試嚇鬼空多噉飯身如此老多
愚鐵鑊鐫巴致望史雲席隔江紅尾就琵琶金帳聲知雪
水蒼新婦羹湯多得意老多自合嚼鐫巴哺視焦飯記先
賢苦節多有感慨篇莫道鐫巴非韻事鐫巴或借老多傳
公靜臥一室中每夜起疊衣冠肅客絮語不休質明或問
故則曰吾故人忠魂來相慰耳年七十忽感愴傷心仰天

歎曰嗟而今不可以死乎白撰墓誌且爲銘曰笑翁乎笑
翁乎爾既不屑生前之富貴獨不留死後之文章乎既不
能飛身於碧落獨不當眞夢於黃梁乎而今竟若此是安
得不心傷乎然則爾之英風浩氣寧不驕五嶽而配三光
乎與妻卒訣取酒縱飲盡數斗大醉自沉於水時庚申五
月五日也先是明亡之四年丁亥葉公尙高升以五月五
日自盡葉公字而立萊清人○府學生兵後伴狂體
大袖行於市太守見而執之心詩云北風神大卷寒風
亂蘇州刺史腸何似蜉蝣易生死得全楚楚好衣裝守葬
也

史外

卷三十一

十四

之不問丁亥二月丁巳搗木一杯永并一束表太守未釋
發哭於孔子之庭曰吾師乎吾師乎縱泰山之已崩曾林
放之不如乎字至怒繫之獄迨五月○日詣獄卒曰詰朝
始大沉澗之日吾其死夫俾具湯沐三明日經陳公繼
謝若仁和人臨卽納石懷中赴龍淵寺門潭中死
注有與曰嗚呼公之自撰墓誌也謂一生事蹟陷五倫
行然曰小至老未嘗一日安樂蓋生世不辰遂與貧賤相
終始然則功累行善豈爲善非義所在一介不苟俯仰之
間毫無愧怍見哉文人之有行者惟公能實證其言公變

姓名有附詩云半井裂以苦尚云此曹安得復爲人嗚呼
此曹安得復爲人

史外

卷三十

十五

朱長源傳別集

朱永慶字長源以字行太興縣諸生父之馮撫宣麻李自成攻之急軍民爭納款之馮獨行巡城指大噉呼聚發之三命無應者即自起燃火聚衆殺執其手乃奪佩刀自刎死乙酉夏豫王下江南郡縣推長源起義兵敗被執隸正黃旗城宣府入妻納吾居長源修幹美婢備負氣節性佞佛嘗持此條戒法入目爲三教總持烏金王聞而賢之賜以婦人輒辭不受寧科場某死於難夫人華墮德姬隊玉皆以賜夫人薨髮以拒威迫告長源長源領之王既賢長源欲賜以婦人以德姬陸森班擇長源既聞楊夫人是恥也遂弗辭見與蒲床蓋類其楊夫趙大言曰夫與故殉難巡撫沐之馮子也禁視而自引其服若髮手亦道張大卿這昆裝差易與耳昆陵者夫人故里也以此言微動之夫大知其非常人欲資以正掌科墓也亦弗辭長源以夫人歸納吾家何夕矣本即長源曰君難於成家難人否長源曰爲今天夫人節特哀之而已是時納之伏事奴數輩俱兩人而長源據椅誦佛燭且盡聲益高至曉聲不絕童奴報納吾納吾異之不言抵夜復令童奴

以班同長源誦如初納吾又不言三夕伺之又復如初則
納吾晨盥洗更衣候門敬抱長源足叩頭呼活佛徐曰
君旣不近婦人何贅此一受爲長源曰此縉紳婦吾非
欲妻之欲完若璧以歸恐機洩弗果吾願故且伺至然非
謂佛無以明心不意爲君偵得幸爲我諱毋敗機事也納
吾曰君誼動鬼神毋復夕夕苦君爲治別室遣老姬侍楊
夫人日奉兩人如佛矣久之聞於王王愈益賢長源召長
源曰公誠異人吾爲公合浮屠光起長源令夫人具書達
毘陵以其母與弟來王資送之還平江夫人歸踰年長源

史外

卷三

七

示微疾踰跌而化時順治辛亥秋某月也

汪有典曰世傳柳下坐懷不亂事非也夫坐懷卽亂矣聖
人若是失權衡哉且非所以全女也山陰徐渭謂媒閉關
公與其嫂於一室公明燭達旦事乃無有雖有不足爲公
奇良然如長源家園破亡躬且不問乃欲脫人於難而
全其節男女之際歷三夕不爲變庶幾稟稟造次顛沛必
於是者歟豈不賢乎王與納吾之好義也雖由長源有以
感之然世固有感之而不動者君子於是乎賢王與納吾

史外卷三十

終

史外卷三十一 前明忠義別傳

史八夫人傳 別集

八夫人者姓李氏宛平人史文忠可法夫人之妹而公弟可之妻也可早世文忠公殉國難八夫人奉太夫人夫人居金陵浙人厲詔伯者嘗入文忠幕軀貌類文忠冒文忠名集亡命數百人破巢縣破無爲州提督率省兵擒之堅冒文忠名衆莫辨召三夫人識認斥其妄始吐實而八夫人有國色爲衆所窺會金聲桓反豫章禁旅往討駐金陵遶宦婦三媚少宰某斃八夫人強爲委禽八夫人遭

史

卷三十一

一

史

婢拒之不聽誓之又不聽須臾婢捧黑漆盤進焉曰奉八夫人命恣若所爲尋視之則一髮髻一耳一鼻也血淋漓滿漆盤聶失措躍馬馳去
王有與曰嗚呼明之亡也周皇后從列帝殉社稷後宮嬪御視死如歸節烈之音前亡莫與比而文忠公殉難揚州官兵相繼蹈河死者五六千人最後八夫人復以節烈聞何其盛也抑予聞豫王之下江南也輒呈東走少保兼太子太保總督京營戎政忻城伯趙之龍自署掌都察院事兵部右侍郎李喬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蔡奕琛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錢謙益等首率從官公侯伯駙馬數十百人爭先納款郊迎數百里時大雨如注旬旬泥淖中王前過過塵之不敢起王過馬蹄蹴踏復不敢起得王命叩頭呼萬歲而後乃起是三百八座非以身從人者歟而謙益尤東林之選也至如三夫人箕筑在疚去文忠殉難時無幾耳固已不免於恤繹之傷而八夫人之抗節卒無有樂道之者其無乃嗔此婦人非識時俊傑乎歐陽永叔論馮道附以王疑妻斷臂事有以也夫予之傳八夫人牽連諸要人猶永叔志也然亦書不勝

書

卷三十一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兩女將軍傳 別集

沈雲英浙江蕭山人居長巷里中父至緒崇禎辛未武進士爲道州守僑雲英性聰慧工書勞涉經史癸未張獻忠破武昌入湖南陷岳州過洞庭風作覆其百艘大怒還岳州縱火延燒遂騎而破長沙寶慶衡州湖南郡縣皆靡惟道州以至結力戰得全旣而再與賊戰馬驚仆負於陣雲英聞父受傷呼持矛趨賊壘奮死遂賊環擄之雲英左右支格賊莫能傷完守入保而道州終不可破胡撫王聚奎疏請烈帝詔贈至緒昭武將軍賜祠麻灘邑而授雲英忠女

卷三十一

三

游擊將軍仍代父爲守備領兵守道州雲英隨父作進四川人西黨策爲荊州督師營中軍分守南門城陷不屈死雲英聞夫變慟哭辭職去間關數千里出入賊壘凡輓歸蕭山既殯遂隱居教授里中兼以書法訓後學族一兆陽從雲英受春秋胡傳爲知名士雲英年三十八而卒於今蕭山人稱長巷沈氏有女將軍

劉淑英江西廬陵人故忠烈劉公鐸女也忠烈死瑤禍淑英年七歲母蕭泰人陳忠烈追書教之旁及禪學劍術淑英兵法莫不精曉歸同邑王而十八而寡李自成陷京

他帝后殉社稷淑英聞變痛哭曰先忠烈與王氏皆世戚吾恨非男子然獨不能殲此渠魁以報國仇耶散家財募士卒得千人作其童僕悉以司馬法部署指擢成一旅然孤軍寡援自念當寇徒死無益順治三年丙戌定將張宅壁駐紮新聞淑英名請謁淑英欲資爲助則大喜開壁門見之流涕爲言指陳大義諸軍聞之無不變色却立者日日過先營報禮周視營壘閱步伐出千金犒之任以牛酒一軍盡歡然先璧心持兩端卒不敢赴敵且欲納淑英爲配淑英大怒卽筵間拔劍將斬先璧先璧環柱走一軍

史外

卷三十一

四

皆驚盡甲淑英叱曰若曹何怯吾一女子耳安事甲口占詩曰銷磨鐵膽甘吞劍挾却雙瞳欲掛門大書於壁從容北向拜曰妾將從先國母周皇后在天左右先璧悔且懼翠麾下叩頭請死淑英曰婦言不出於閨吾爲國難以至於此事之不濟天也將軍好爲之跨馬去盡散其所募士使歸田里闢一小菴日進觴迎其母歸養蒲佛以終身焉汪有典曰嗚呼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而婦人女子頗往往以忠孝貞烈著稱其亦足悲矣求屍殺寇不用城隍哭父捐軀如浮江出蓋雲英之誥詞云爾雲英固可以無愧

淑英痛父被逮欲先死聞下母病刲股以愈母幾孝與云
英類然兩女子憤然卒完節以踵爲九難嗟乎是國
兩女子也哉

國變難臣鈔記

雍正癸丑夏沙博士偉業出敵紙一弓曰國變難臣鈔云
明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其先世自燕邸創記者紙
據敗然諸人姓名頗完好即不無一二漏網者名不全而
數尚存也凡分目爲七一曰死難姓名一曰刑辱姓名一
曰囚辱姓名一曰潛身姓名一曰叛逃奸臣姓名一曰受
賈官職姓名一曰誅戮姓名其死難姓名自縊死者九人
爲李邦華施邦耀凌義吳麟徵吳甘來許直成德張慶

史外

卷三十二

一

孫肇永固其自縊爲家人解救賦詩投古井死者爲范景
文其自縊并妻幼女俱縊死者爲倪元璐其自縊并合門
縊死者爲賊數百人跪哭者爲劉理順其自縊與其子新進
士諱章明皆縊死者爲孟兆祥其同妻俱朝服飲酒自縊
死者爲汪偉其於二十一日入朝則自縊死者爲周鳳翔
其其衣冠赴朝內金水橋死者爲金鉅其罵賊破賊殺者
爲官尉趙撫朱之樞其罵賊不跪被磔死者爲
大同巡撫衛景瑛其驅一家老幼俱上樓放火并自焚死
者爲劉文炳劉文樞凡死者二十有二人皆致命赴義爭

光日月者也其言列刑辱姓名者爲方岳貢夾二夾完耻

三千兩不死留用次邱瑜夾與岳貢同完耻倍之而減其
六之一若雷耀龍若郝晉王蒼承沈日彰呂兆龍雖僥倖
而留而夾皆與岳貢等其夾二夾仍不齒用者則有陳必
謙李明唐張鳳翔金之俊沈性廟周宗張栢諸人其夾
二夾并其子亦夾一夾爲一校者爲王志正其夾二夾頭
縮一縮仍夾其僕二夾奪賊刀自刎死者爲張維儀其以
古玉杯金盃及諸賂器丐周鍾賄王旗鼓得復授職者一
爲夾一夾之湯汝成一爲夾一夾之吳履中其以削髮夾

史外

卷三十二

二

三夾者坊間彰楊昌祚衛能文劉明侯吳華昌夾四夾追
銀四萬兩死於家者孫從度夾四夾死尤慘者李士淳林
增其他如陳德純方以智王顧鉞鄭楚勳馮桓登吳
邦臣諸時賢萬黃龍亂張正尹趙士錦吳伯宗李起
龍鄭洪陸馬思鄭廷周范方謝於陸陳邦林蘭友蔡國光
劉中漢何崇才曾繼才李逢甲錢增鄒逢吉或夾二夾三
夾不等凡夾者五十有五人雖爲人好醜不類而皆至氣
於辱者焉宋之繩削髮以楊廷鑑周鍾力薦於王旗致免
夾汪光緒楊若橋周亮工劉令尹俱未夾此所謂囚辱者

也兩總兵計三回離朝出往農家摘外郎三陽會禮施延
徵張伯翰莊雖幼翁翁焉避其其是傳驛程于者彭遇劉
施莊蔣臣諱良友史夏隆嚴道林飭王崇簡所謂清身者
也其叛逆奸臣姓名則張霸廖周奎宋企郊等四人其時
以太子獻者周奎也劉十九日洞太監開齊化東便三門
獻城仍被夾者張籍彥也其受賊官職姓名則劉大鞏光
時亨楊枝起三人倡爲助餉之說各寫五千金丐宋企郊
投詔召見授職梁鴻鵬召見元三授兵部侍郎楊觀光亦
召見三授禮部侍郎周鍾授檢討撰勸進表登極詔并蘇

史分

卷三二二

三

下江南策進入卽自詔牛老師極爲歎賞者周鍾也福王
南渡與光時亨武標駢斬於市者卽周鍾也項煜授太常
丞煜門生黎志陞爲賊腹心欲大拜之卽昌言於衆曰大
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後授
本職始沮決逃歸南渡時煜亦被人執而沉諸河死錢位坤
授國子監丞初璜不用坤巧周鍾質緣爲文選額楊赴部
時對人曰茂明日此時便非凡人矣京師有不凡人傳言
所蓋授祭酒何瑞徵授教習館元宋學顯趙京士葉初春
授大理丞負王聖吳家周授原職董家恒楊廷鑑韓四維

高爾威陳名夏張之琦趙王森傅鼎銓楊名琅魏學濂張
元琳吳爾璉劉餘謨魏天賞史可程朱積勳早王自超劉
廷琮何九雲張九錫劉肇國李化麟姚文然高衍明統虞
仰學出羅獻收梁清標白胤謙何胤光李呈祥譚肅趙顯
楊梅鶚黃燦成克鞏張端呂崇烈劉廷諫熊文舉侯佐俱
原職楊元錫孫承澤戴明說傅振鐸時敏中芝芳高翔漢
高元益郭元金汝礪朱徽彭瑄林鳴球柳寅東陳白羽張
明駿蔡鵬霄衛禎國徐必泓王于曜鄒魁明吳剛思徐家
林吳元謙穆沅李之琦胡顯李丕著張元輔呂兆龍龔葵

史外

卷三二二

四

湯有慶黃徽亂吳之琦張琦程玉成王皐黃國琦王孫蕙
孫以敬王爾祿吳泰來武標李登雲俱授職龔□□授防
禦使朱□□授四川府尹張家玉以建言綱三書夜仍授
原職凡爲人一百有五半皆一世知名之士也所謂誅戮
姓名者百補則陳演夾一夾追黃金三百六十兩銀四萬
七千兩建夜殺之魏藻德夾一夾這銀一萬七千兩其妻
二校十二次飲水死吏部尚書則李遇知夾二夾彬一彬
追銀四萬六千兩仍夾死其見於敝紙劄記者如此嗚呼
予於甲中死難諸君子既已考之他書次第爲之傳今復

得此抄印證之所謂信而有徵者庶幾無憾與至於衛孔文吳爾璵殉楊州難曾櫻殉桂州難張伯鯨殉揚州難各有傳傳鼎銓南還爲鄉人非笑嘗欲求一死所與揭公重熙同舉義旗死附見揭公傳魏學謙欲有所爲未遂自縊死無錫趙瑞微與如皋冒襄嘗雪其冤自有傳張家玉起兵廣史屢破龍州博羅連平長寧諸縣轉戰一年入振增城大兵環攻之戰十日乃敗諸將潰圍出家王凱曰矢盡袍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徧拜諸將赴野塘死附見瞿公式和傳方以智爲僧入粵大帥物色繫之

史外

卷三十二

五

通令更服則生不更則死袍帽在左白刃在右唯其自擇以智解左而受右帥起親解其縛聽爲僧錢澄之記一事云順治甲午方密之以智旣爲僧閉關高座寺余往看之寓報恩寺坐寶下周勿菴建中有老僧與同坐故中官也問余知爲桐城人因曰桐城有一方以智尚在乎昔於內廷供事烈皇一日御經筵回天顏不懌忽歎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如是者再某跪請其故上曰今早經筵上有展書官陳某乃陳某子其父巡撫河南失機問大辟繫獄僕決某衣錦還鄉書展書朕前畧無戚容不孝如此其能忠

乎其跽進曰展書官舊例皆然跪進上前防有不潔之氣上觸衣必解華蓋香盈袖要令展書特芳香襲脚座耳一日說知此例便當辭官不然辭差可也朕聞新進士中有一方以智其父方孔炤亦以巡撫湖廣與陳某同罪下獄附以智懷有血疏日日於朝門外候百官過叩頭呼號求爲上達此亦是人子言訖又歎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求幾時釋孔炤而辟某孔炤之得生由此外廷豈知之乎余聞其語隨到竹園說與以智以智伏地哭失聲北向九叩頭謝恩甲午秋九月事也嗚呼世受國恩甘心降賊

史外

卷三十二

六

吾無責焉矣爲嚴鈞索往遭刑辱生逢亂世勢難防免唯晚節末路力持人紀君子重焉若傳衛孔公罪斯刑天悔能晚蓋固董狐之所必錄也至於過故主之柳枻矢極口之諷語者爲人臣子渥理喪心雖復舍舊從新勲業開天文章盡代比於管仲禮微不可同年語矣此寫應理儀衍中且百年博士忽於靈竈唾棄之餘發而出之彼死藹諸公殉忠大節固築鏐不能汙天地不能死理即無此局自當不朽而頌頌亡耶者展轉費緣彌紛粉糝圖汁且爲禮泉而鳴鳳復鳴鳳矣則此局也在當日爲六等之刑請

在異日爲千秋之鉄案竄不剝蝕豈無意乎乙丑二月八日無爲注有典記

余按他書載襄城伯李國楨以三事要賊禮葬烈帝遂死帝后旁國楨所舉轟烈昭著如此此鈔不宜獨畧而不書余幼時鄉先輩齊博士耕六曾爲余言襄城伯事殊僞在江西一合幕中知之甚悉曾有文以駁正情當時未經親授記錄今先輩去世已久無從取證矣然寧都魏禧新樂侯傳後已詳辯之其書具在無可疑者且國楨城守盡撤守禦福王時姜公曰廣詆爲狂禪至與史夕 卷三十一

險邪貪滑之陳新甲統禔支離之王樸倪寵貪婪無賴之史桼陳起新並列章奏而曰其後效可觀吳國楨有大節足取姜公決不違心抹殺也况禪吉聰肅松錄吳陳瑛曠園雜志所書趙一桂葬烈帝事俱甚詳何獨無一語及國楨耶而邵長衡且云以一桂事考之襄城未嘗一至陵下無疑而爭三大事及自殺似傳譌名節甚重未易輕以予人也國楨死帝后旁事具見無錫鄒滿明季遺聞其書順治間最先出他書接踵而襲之正史亦據以爲斷而魏禧文此果都未寓目矣吳梅村贈劉雪

勛詩云寧爲英國死不爲襄城生英國謂張世澤襄城則李國楨也此又一証矣鄉諺於失足諸人極力附會頌勳桐城錢澄之憤臨死賦詩云史家神實錄孔子贊問文所以信後世豈不書其真不見韓退之有論不敢伸天刑與人禍言之憐心神斯人怒不畏謬妄撰造聞申殉國變烈哉數名臣此外安足道表章必有因又如賣國者丹書者國門公論豈能廢曲筆乃爲原皆言此書出意實由斯人南渡政多端綱領畧不存所載諸論論當時未一陳乃知紀失實總以殉交親至於國粵事史夕 卷三十一

行若夢中言年月既錯亂爵里亦紛紜是非與功罪顛倒誰具論聞有華小吏遭斥懷怒噴私意撰僞書詆誣無不云儼然編野史小人語是遵此事吾親見紀錄亦未遑奈何當吾世親見是非熟遺聞頗流布人國耳目新耳目既以惑後世何所循安得有識者一見輒爲概然作此詩耶以竊謂究福王時予北京約難諸臣論國楨諡貞武此採摭不實之過且吳襄以賊命招降三桂三桂不從賊遂殺襄亦非眞實殉難者而予諡忠壯當以三桂故曲殉之卽國楨可知矣余伯顧錫嘯以前

創溫體仁謚奪職而諸逆黨請表章三案諸臣各爭訟
蔣蔡蔣當日之朝典其可信乎張捷爲東林僧人逼死
鷄鳴寺楊維垣詐利殉難置三棺於中庭挾二妾背遁
半道遭仇家擊死某氏紀畧則謂兩人皆阮馬黨晚節
自全人皆異之傳聞異辭耶正史亦與死節諸公並書
據某氏言耶抑別有見而不寧唯是耶 某氏言者其
紀畧則謂兩人皆阮馬黨晚節自全人皆異之傳聞異辭耶
考正史云范景文至金鉞二十有一人皆自引決其
他率委蛇見賊賊以大僚多誤國繫囚繫之庶官則或
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餘除不用者諸僞將榜掠取其

史外

卷三十一

九

貨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三福王時以六等定罪治諸
從逆者而文武臣殉難並予贈祭葬且建旌忠祠於
都城焉曰正祀文臣祀景文以下二十人及大同巡撫
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瓊諸生許琰四人
曰正祀武臣祀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襄城伯
李國楨駙馬都尉輩永固左都督劉文耀山西總兵官
周遇吉遼東總兵官吳襄七人曰正祀內臣祀太監王
承恩一人曰正祀婦人祀烈婦成德母張氏金鉞母章
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姜李氏馬世奇妾朱氏

史外

卷三十二

十

李氏陳良謨奏時氏吳襄妻祖氏九人曰附祀文臣祀
進士孟章朋及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鉉彭瑞御史俞
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煥七人曰附祀武臣祀成國
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迹定遠侯鄧文明討定侯郭培
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徐德懷寧侯
孫維藩彰武伯楊宗獻宣城伯喬嵩卷清平伯吳遵周
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澤右都封方履泰錦衣衛
千戶李國祿十五人曰附祀內臣祀太監李鳳翔王之
心高時明積憲章方正化張國元六人有司春秋致祭
然顧鉉彭瑞俞志虞輩特爲賊拷死諸侯伯亦大半以
兵死而郎中周之茂員外郎寧承烈中書朱天顯署承
干騰雲兵馬指揮姚成知州馬象乾皆以不屈死碩未
憲諸卿也
正史解學龍傳云解學龍字石帆揚州興化人萬曆四
十一年進士官刑部尚書福王時治從賊之獄倣唐制
六等之罪其一等應磔者吏部員外郎宋企鰲舉人牛
金星平陽知府張嶠然人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
俞上猷山西提學秦議黎志陞陝西左布政使陸之祺

之外

卷三十二

十一

兵科給事中高翔漢漢關道僉事楊王休翰林院檢討
劉世芳十一人也二等應斯秩央者刑科給事中光時
河南提學僉事登炳慶吉士周鍾兵科給事方允昌
四人也三等應敘換贖者翰林修撰兼戶兵二科都給
事中陳名夏戶科給事中楊扶起廖國遴義陽知府王
承曾天澤兵備副使原毓宗慶吉士何季光少詹事項
煜七人也四等應敘者禮部主事王孫惠南翰林院
檢討梁兆陽大理寺正錢位坤總督侍郎侯恂山西儒
使上東道御史陳羽白裴布度張懋節禮部郎中劉大

史外

卷三十二

十一

能文舉太僕卿葉初春給事中龔鼎華戴明說孫承澤
劉昌余必引張鳴駿司業薛所蘊通政參議趙京仕編
修高爾儼戶部郎中衛周祚及黃紀孫襄十九人也其
另存再議者給事中翁元益郭克誠吉士曾果吳爾堪
史可程王自超白孕謙梁清標楊謙等元順五年劉
李化麟朱積趙頤劉廷琮吏部郎中侯佐員外郎左懋
泰禮部郎中吳之琦兵部員外郎都明魁行人許作梅
進士胡顯太常博士龔熙及王之牧王皇梅鵬姬現朱
國壽吳高孕二十八人也其已奉旨錄用者兵部尚書
張綱彥給事中時敏諭德衛胤文錢四維御史蘇京行
取知縣黃國琦施鳳儀兵部郎中張振聲內閣中書舍
人顧大成及姜奎林等十人也得旨周鍾不當緩發陳
名夏等未蔽厥辜侯恂宋學顯吳剛思方以智潘同春
等擬罪未合新榜進士盡涉僞命不當復玷班聯令再
議陸方拱乾結納馬阮特旨免其罪明年正月學龍奉
詔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並同春諸臣皆候補小
臣受僞無據仍執前律當是時馬阮必欲殺周鍾學龍
欲緩其死謀之次輔王鏊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雪刑

鐸卽擬前旨褒以詳慎平允士英聞之大怒然事已無及士英暨其黨張提揚維垣聲言欲劾學龍學龍引疾命求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詆其曲庇徇私遂削籍大鉞既殺鍾時亨卽傳旨二等罪斬者請充雲南金甌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爲民永不叙用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未嘗立明罪也黃繼祖沈元龍向列星李樹賓紀孫襄王之牧王皇梅魁姬琨朱國壽吳嵩孕華登林皆未詳其官學龍歸南都旋失久之卒於家蓋

史外

卷三十一

一三

當日之刑賞真僞有未易核者矣

采薇子傳附一壺先生

汪有與曰吾宗人之居歛者由憲爲予言國初績溪之歛北有宿於路亭者拾枯枝掘野菜入沙鍾煮食之鴨衣百結間入書館作字題詩詩不可解而字甚工自署曰采薇子問其姓名卽泣而不答每當三月國忌時則僵臥數日不飲不食不言笑人以其爲故明之有官若子蓋積爲瘞之僻壤嶺北又續之僻壤采薇子之隱此有入山唯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之意乎其姓名既不可得則其科分官位益不可得而捐妻子甘行遲其意極可哀予往績

史外

卷三十二

南

之嶺北偕友曹尚賢等尋其墓榛莽之中一孤墳耳再拜而退此人既無姓名則不可以入史外之書然予費半生苦心搜羅勝國孤忠得香盈屋得玉盈車而畢竟香玉之沒於泥沙者多有吾欲子於書之終篇梓此一傳以樂忠義之士之不知姓名者以慰忠義之士之不知姓名者又卽以爲子書之後序可乎予敬如其說備者之抑又有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卽留宿其家間一讀書歔歔流涕而罷

往往不能竟讀也先生蹤跡無定或宿野人家或居僧舍
然不久輒去去不知所之嘗往來登萊間與即墨黃生萊
陽李生齊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燈下無語輒曰行酒來余
爲飲酒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于酒嘗
從容叩之不答叩舍之去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
又來即墨會客新熟神氣暢悅半夜半以放聲哭哭竟
然則其自縊死年垂七十矣李生云嗚呼子論次前
頃忠公未一落澤下蓋投筆而起者屢矣吁嗟乎
又益以采薇一壺先生